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七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3B89/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七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8.25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七四冊目次

史部·詔令奏議類

皇明兩朝疏抄十二卷(二)

〔明〕顧爾行輯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六年大名府刻本

..... 一

皇明留臺奏議二十卷(一)

〔明〕朱吾弼等輯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三年刻本

..... 四五五

皇明兩朝疏抄十二卷(二)

〔明〕顧爾行輯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六年大名府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兩朝疏抄

十二卷》提要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六

時政類

直陳時政切要疏

張居正

臣聞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務正心修身建極以為臣民之表率者圖治之大本也審機度勢量才宜民者救時之急務也大本雖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調不解而更張之不可鼓也恭惟我皇上踐祚以來正身修德講學勤政惕以敬天法祖為心以節財愛民為務圖治之大本既已立矣但近來風俗人情積習生弊有頽靡不振之漸有輕重難反之幾若不稍加更易恐無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臣不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一

揣邊陲日夜思惟謹就今時之所宜者條為六事開款上請用備

聖明採擇臣又自惟幸得以經術遭逢聖主備位輔弼朝夕與

同事諸臣寅恭諧協凡有所事自可隨事納忠似不必更有

建白但臣之愚昧切見皇上有必為之志而淵衷靜默臣下

莫能仰窺天下有願治之心而舊習因仍趨向未知所謂設教不

避形迹披瀝上陳期于宣照主德而齊一衆志非有他也伏

乞聖慈垂鑒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一省議論臣聞

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于衆斷在于獨漢臣申公

云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臣竊見頃年以來朝廷之

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人而朝由暮訖或前後

陳愚見以裨 聖治疏

凌儒

臣謂人臣生值 昌明之時復遘可哀之會乃不能殫心畢知以裨時政之萬一不可謂忠臣愚無知待罪言責久矣茲者伏遇 聖明夙夜孜孜以求治理而大臣亦多精白以承 休德臣愚偶有所見敢復避忌而不一吐納於君父之前哉臣竊見 今日近臣清肅矣而外臣之貪墨者未見回風選將公明矣而操軍之虛冒者未聞改轍茲應屏除矣而賄賂之伏處者未遂登崇此皆海內日昃時焉延頸企踵以俟而不容不蚤慰其心者也臣謹據事條列如左伏望 聖明俯賜採擇施行 一曰重貪墨之罰以勵頑風蓋 國家建立在外大小臣工凡以為潤澤生民保安地方之計而其最切且要者則在布政與知府知州知縣等官若此輩不貪則保籍司牧咸得其人民瘼庶幾其有瘳矣奈何此輩提方寸之印任意伸縮錢糧朝夕營私執款朴以鞭笞百姓其所以括取常規舊例火耗秤頭與夫因事受賄指公科歛甚至假借軍餉名色動罰大家富戶輒至幾百幾千椎剝庸民不堪命至是極矣然其所以肆無忌憚者亦以贓吏之罰太輕蓋曰縱或敗露彰聞重不過為民次亦不失冠帶以去此外更無憂矣則其所以嗜利殉財惟日不足又何所顧而不為哉臣謂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五 奏

五

今日在內臣工率相重名檢而遠甚而 明旨屢頒復詳諄乎私覬是禁迺日聽外官之貪墨如故不為破格一處如吾民之倒懸何合無 勅下該部通行撫按將屬內貪墨異常者不得優以藩司官尊中科可惜不得待以朝覲嚴斥差完論劾即不時指實奏 聞仍令該部今後遇有指名特奏者不得槩擬開任為民務須重擬以憑鑒解來京追贓治罪其事情稍輕應行提問者該部仍酌地方遠近限以具 奏之期不許歲月遷延復致倖免其有先經論劾見行提問久而不報者通行切責為何姑息長姦如此則禁例之申飭益嚴風聲之感召自別而懲一警百之餘庶貪黷者稍知改弦易轍矣 一曰革虛冒之兵以求實用蓋 國家設置春秋操軍凡以護衛都城即古所謂衆穢之戍此其善也奈何法久弊滋有空名而無實益除山東河南尚依限赴營積弊頗少者姑不論外獨江址直隸臣自束髮以來未聞每年有一軍上班有一批廼附募者邇來雖立法稽查甚嚴領操官參提降罰殆盡卒不能使一人來京何也蓋中都留守司所轄凡操軍共四萬四千有奇通計行糧銀一十四萬餘兩各在該府關給百計留難如該班應給銀一千止先給與三百即三百之內又皆加一扣除領操官得此止帶一二管事人役遂巡赴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六 奏

京隱姓諱名上下打點子以東支而吾萬一稽查即便棄
營而走矣其所以頂名代役者又多在京積習之徒專一
用強包占而營官以納賄為便該吏以得財為常左右通
同剋減賣放者十且八九此其行無所資勢不能米而茲
有所售且不必米其為弊非一日矣夫 朝廷外則歲費
銀十餘萬兩以給軍內則歲費米數萬石以養軍乃竟無
分毫之用或者猶謂法不可以卒變是徒知愛禮存羊而
不知採雉忘賢者也合無 勅下該部再加議擬將江北
操軍免其過京止將原額行糧銀兩如數徵解仍於應操
各軍名下每名量追銀一兩謂之免班責令衛所掌印官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七 奏三
依限徵收批差領操官一併解部則內外所積歲可得銀
十八萬兩有奇然後付工部以十分之三以為各營夫役
之費貯兵部十分之七以備緩急召募之需蓋所謂一舉
而兩得之矣其在山東河南附近常來者則嚴行清查一
如該部所議如此則實既數而名亦存財不歛而用自足
達權通變之餘而官軍公私兩利俱存矣 一曰拔隱逸
之材以振士氣蓋 人主遠慕為其妙治額俊將以維風
固有並行而不容偏廢者也我 皇上臨御四十二年以
來壽考作人凡布列在位者固濟濟多譽髦之士然其砥
礪名節伏處山林者求之海內可謂盡無其人哉舉臣所

知則充養純粹輿論久孚有所謂吉水羅洪先其人者行
誼優長鄉評推重有所謂華亭林樹聲莫如忠臨川徐良
傳其人者薦正自守終始弗渝有所謂汶上吳嶽其人者
疆殺有為盤錯不變有所謂金谿吳悌其人者此數臣者
或懲創益深而才行可用或沉疴久起而年力方強即今
身處獻畝之中非不忻幸有昇平之遇而思欲一置身
於 聖明之朝也苟失今不蚤為錄用而風采不表見于
後固若輩之所甘心者而野有遺賢其謂之何臣謂頃者
既多罷斥匪人而將來復者豈不肖人才亦幾于乏矣此
而舉隱逸以接續之誠 今日之所不容緩者合無 勅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八 奏四
下該部再加採訪果臣所舉或非繆妄將羅洪先等隨材
器使及時登庸使不使臣愚冒知而不舉之嫌復不使天
下抱舉而不用之嘆若夫限于耳目未周聞見未悉許地
方撫按各拔其尤疏其名以 聞如濫舉以樹私恩若三
十七年借邊材以希進用者連坐所舉如此則江漢鮮
綸之士四方集千里之材而拔茅連茹之餘庶在列者咸
知所觀感興起矣伏乞 聖裁

陳愚惻以廣 天恩疏

顧存仁

臣聞宋儒周敦頤曰乾坤父母生於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若父母宗子大臣宗子之家相凡天下疲癯殘疾惻獨繹泉皆吾兄弟之顛連無告者也至聞 先師孔子曰黃帝堯舜氏作而正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而終之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是知人君與天地常相為流通君道失而天下否 上天未嘗不降災以示怒君道得而天下泰 上天未嘗不垂祥以示喜而人君所以知化以喜述窮神以善繼者又未嘗不以天下之心為心天之所怒者人君亦怒之天之所喜者人君亦喜之此天人交感之機父母宗子一氣流通之妙一定而不可易者是故帝王之治始於幾農成於皇帝至堯舜則通變神化法制大備而鳳凰來儀自堯舜之後歷幾百年至成周之治肇基於后稷顯承於文武成康則制禮作樂郁乎文而海不揚波當時之替其治者不過曰恭己曰無名曰刑措不用是知堯舜成康之法天為治也當其法制之未備人文之未治未嘗不乾旋坤轉發揚蹈厲以新天下之耳目比其法制之既備人文之既洽又未嘗不歛寂神功休養生息以疑天下之心志此其治所以至一稱盛說者謂泰

皇明西朝疏抄

卷六

九

仁二

和在唐虞成周宇宙間者有自也自成康之後歷千餘年

至我 太祖高皇帝出對酌漢唐宋元制而一準於成周

我 成祖文皇帝又重起而恢之而其治可謂一新矣迨

我 皇上中興御極十七有紀凡天下之利病制度之因

革或出於 祖宗之未暇或由於近代之廢弛莫不次第

舉行煥然大備而寶靈靈鷲不一而足乃今秋 明堂

配享稱 祖稱 宗而景靈宮見亦不旋踵及至昨朔

冊上 皇帝上帝之大號而天下鑒星月爛然如尊

高祖高后之鴻號而 祖廟普設 天日晴朗當其時宇

宙之和氣充塞臣民之惟近無間維唐虞成周之際真元

皇明西朝疏抄

卷六

十 仁二

會合之運恐無以過於此者則 朝廷之禮樂可謂曠古

而無倫 皇上之功德可謂格 天而無二矣臣備員該

科濫叨侍從何幸身親見之茲有一得之愚可以迓 天

休頌者不為 陛下獻之章惟所以負 陛下抑且以

負 良時矣謹條為五事冒昧 上陳伏乞 勅下廷臣

詳議題 請推類施行務使天下得 虞周之盛而萬世

之下復稱 陛下為恭己無名刑措不用之君此實千載

一時也若我 皇上恭默以承 天休靜息以培民命此

又在 陛下躬行而獨得之者臣不敢一一煩瑣 聖聰

一曰廣曠蕩之詔臣聞孝子之養親也樂其心不違其志

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所敬亦敬之至於天恩之於人乎今大皇帝上帝陛下之父母陛下皇上帝之宗子也而天下之顛連無告者又皆皇上帝之所生陛下同胞之赤子也今我皇上因明堂配父而冊天尊祖此自古未有之典禮也天心鑒悅而雲日燦爛此自古未有之祥瑞也近該刑部審錄重囚而特詔暫罷上廣天恩及該御史胡子中奏決罪囚而順天八府一體詔罷此又自古未聞之恩澤也目今詔示中外使不溥承天意以廣天恩際破常調以垂曠典則陛下視今日亦猶夫常耳何以昭示華夷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十一 仁三本

而超越今古哉臣愚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皇上之所子愛者不止於京師我皇上之所哀泣者亦不特於畿輔也即今天下罪囚暫免行刑者止於畿輔而已耳嗚呼是不知畿輔之外業已處決而不及奏免者獨非皇天之所生而為陛下之赤子乎他如往年謫戍諸臣不下百十餘人昨因廷議俱已詔宥無遺所未及者止於馬錄楊慎呂經馮恩等數人爾即今劉濟豐熙聞知病死其他摧折風塵所未知者恐又不止此而已則今天下之顛連無告臣知未有甚於此輩者切思六合同春而一夫不獲蒲室歲

笑而向隅獨泣臣決知皇上之心必有所不忍矣臣一不蒙恩宥而責志俱沒豈不為大造之憾而臣之累哉伏乞勅下廷臣議擬合無今日大詔之頒凡臣民恩賜破例加隆至於寬宥無辜比前特廣其他謫戍諸臣一體矜宥俾得生還鄉土均為聖世之民同歌太平之盛豈不休哉至於節年言事謫降與夫邇來舉薦諸臣併望推廣天恩不拘常例一體查奏陞用及或自後言官狂妄而志非有他者亦乞賜優容豈惟民臣之幸我皇上渾淪平蕩之治真與天地同休而萬物一體矣二曰崇安靜之吏臣聞漢帝元和之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惴惴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此誠王者之言深識治體之詔也今我皇上制作無前而上天垂鑒禮樂之蓋世可謂咸備而無缺功德之及人可謂溥洽而無外矣雖補偏救弊之方時不可無而國家之元氣生民之命脉此正陛下與天下休養生息相忘於無家而治之日也夫何邇年以來守令出率往往厭棄舊章好為新政不究國家之大本大原惟屑屑於簿書期會之間不詳生民之大利大弊惟瑣瑣於毛錐聲色之末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取勝於前官而受知於當路如興一利也名曰愛人後之欲自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十二 仁四本

附於愛人者復欲更張之不知 祖宗之良法固在也利
未及而民先不勝其擾矣况未必利乎如除一弊也名曰
節用後之欲自附於節用者復欲裁省之不知有司之用
度固在也用日節而民益不可為貞矣况未必節乎此自
昔之常態莫有甚於今日者使為常道者史復惟其名不
惟其實形之薦剗考之課最者俱若人焉則後之為政者
安得不效尤之而人甚一人日甚一日耶信如是則政體
之得失生人之理亂彼必至於不顧其勢不得其術以誰
衆屈指以待遷善思積弊以遺後人豈有肯加惻怛於細
民助 陛下流教化者耶此仁人之所隱憂而司 國柄
者不可不亟反之也臣惟 祖宗之法未嘗不善而孰
所趨或有所偏而臣等言官之建言廷臣之建議領之
詔諭詳悉無遺至於今年天下朝 觀官員欵開利病吏
部採擇題行者尤簡要而切當但各官到任不齊邸報之
抄傳未盡司府之文移浩繁新官之民情未諳其勢不得
不視為故紙束之高閣愚者限於不及觀智者眇然不足
觀反欲出已見以創為新政此 陛下所以有配天之德
格天之政而天下黎元未得享安寧樂業之休者未必
不由於此伏乞 勅下該部備行內外官員務要上遵
皇祖成法盡修職業不必刻為新政以紛擾或令該部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十三

五

將近日條約所陳利弊及否近年 欽詔事宜凡有益於
郡縣者悉擇成帙遇初選官員如降頒知事劄人授一冊
以便省覽未必不為策仕之助而 國家之元氣生民之
命脉庶幾培養其二而天休永無矣三曰重撫按之責
臣聞天下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天官之黜陟係撫按之
薦劾是撫按者守令所視以賢否天官所視以黜陟生民
所視以休戚即古代天子巡狩之職而可任非其人如往
年 皇上勅諭部院曰欲守令盡職又在巡按御史克盡
職以為表率他自不敢不勉近該吏部題選急缺風憲官
員事奉 聖旨近來御史出巡往往恣肆不遵憲綱今後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十四 仁六言
你每務要揀選老成持重的補用不許一槩濫授大哉
皇言誠切中時弊矣惟撫按之薦劾不貴多而貴精至於
巡行之懲勸不以刻而以慎昔人所謂賞一人而天下勸
罰一人而天下懼者用此道也以薦劾言如近年之指派
刻為名流日循良為廉潔者固不足道至若所舉者必欲
盡其人以市恩而漫無皂白之可別所劾者必欲得其人
以備數而不顧他長之可取則亦非公平之體也以巡行
言如近年之捨驍驍而肥身指狐狸而埋轍者固不足道
至若以是餘為謀賊而奪之資盤者務欲設法坐贓以除
強為能吏而耗之貲者惟欲入人之罪則又殃民之尤

者也他如唯謹聲譽不思士風之日下趨走問諂而不恤驛傳之騷擾近該湖廣都御史顧鄰其科都給事中朱隆禧已言之矣至於更調一節尤所當慎臣惟天之生材不甚相遠而許承應更重聽何傷以操觚染翰之徒且又臨之於民上當道者遽憑喜怒而責成效不知數易更送故迎新所易新吏又未必皆賢徒相益為亂耳此漢臣黃霸之言尤為今日切弊也伏乞 勅下都察院行令撫按今後按臨務要恪修職業共持大体以自表率至其舉劾懲勸更簡調繁以報 陛下者必精必慎以保我黎民至於各官之陞調撫按之推選該部亦不得輕舉濫授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十五 七

交固其心則 國家之元氣生民之命脉庶幾培養其二而天休永垂矣四曰慎考察之政臣聞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舍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是以伯鯨治水無功必待九載而後考黜臯陶為士執法而堯宥之三信夫人材難得而罰疑惟輕也目今京官而當事者不以惜材為念而精考核臣恐以二卵棄千城以能言信宰我不自者漏網而為善者懼矣臣聞 祖宗之朝治化渾淪人皆修飾而考察數少至成化弘治之間而此意尚在也昨考察京官而至今備究未必非各官之罪而當事者亦或徇耳

目為是非任喜怒為憎愛植同異為怨恩失之太而過刻也爾因廷臣建議各官之負盈于下者 陛下數數 詔舉而用之得非以往年之大濫而人材之可惜乎殊不知今日所謂賢而舉用者即往年所謂不肖而考察者與其憐舉之于既黜之後執若精慎之干未黜之先乎此其情不可以不矜而當事者不可以不察也又况 皇上 御極年久 德化之洽決諸臣者比前特深而諸臣之漸濡而向化者脩飾亦異比正 陛下與天下相忘于垂裳而治之時與諸臣相忘于家人父子之日即今 大禮告成皇天垂鑒薄海內外皆欲同春而諸臣之服勤左右奔走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十六 八

後先周旋侍從之間親見 德化之成者顧不大垂 曠典以 錫其身象以矜其罪過此豈 皇天一視同仁之心 陛下推恩自近之意乎伏乞 勅下部院明年考察務以愛惜為心以寬厚為本秉公持平開誠布公比往年事例特加情恕以仰体 陛下之意以上答 皇天之心 陛下之于自陳待罪者亦乞 賜優容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則 國家之元氣生民之命脉庶幾培養其二而 天休永垂矣五曰抑邪佞之風臣聞堯舜之命禹精一執中之言垂之而又諄諄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孔子曰四代之禮樂告頽淵而又終之曰放鄭

聲遠使人信夫邪佞之言易惑而可畏也乃今如 明
 告成雖因豐坊之建言 聖心之定議已久矣吳璫何人
 而議如誤農害義違其於釋氏之徒 皇上之欲化正有
 肯矣葉凝秀何人而乙度其他蟬噪蛙鳴紛紛不已獻書
 獻頌源源不絕釋此 禮樂大明之時 天心垂鑒之日
 不預為 詔諭以禁其將來臣恐造言生事以瀆 聖聰
 者不止於吳璫巧言令色以搖 國是者不特於葉凝秀
 矣伏乞 榜 諭中外以昭示人人使知吾 聖明正教中
 天如日或有前項之徒出位陳言棄間希進者各該衙門
 務要參察究治及照著察京官員今在邇近來遊食之徒
 多有罷閑官吏黜退生儒脫逃軍匠潛住京師希圖教唆
 本狀詐冒良善挾制官府報復仇怨甚至匿名投書晝夜
 黏貼糾習成風漸不可長蓋有不止於希求進用而已者
 近該禮部察治生員黃淮奉 聖旨今後罷黜生員并各
 色人等潛住京師假以建言為由希圖進用及寫本狀教
 唆挾制人的看緝事衙門訪拏昭例加號發遣 陛下之
 意已先得之矣伏乞通行巡城御史緝事衙門預令用心
 緝拏重則開俟口外輕則遞回原籍仍責月報有無以驗
 勤惰務使公議止出於臺諫而無容喙於蠹蟪 國是常
 守于 廟堂而不搖惑於美辭則政教一而風俗美人心

定而士曰端 國家之元氣生民之命脉庶幾培養其二
 而 天休永垂矣

時務最要三事疏

魏時亮

臣聞帝王之治以親親為先以禦虜為急以仁民為本方今天下有三大患親親則藩祿不給矣禦虜則邊餉不足矣仁民則公私告匱矣皇上即位東宮首念宗藩祿之缺東西宮首念宗藩多官安攘之謀登極布令重軫國匱民窮之急則我皇上所加意者固恒以此三大患為首務臣等效忠君父者又敢不竭犬馬之思而念切國家之計哉語曰厝火積薪之下火未及燃尚以為安今日國家匱乏之勢何以異此臣請為皇上備言之臣等伏聞宗藩者天潢之戚脉也匹夫而饑寒皇上且將惻然動念矧天潢乎迺今宗室蕃盛屬祿日增各處竭民脂膏不足供歲入之半祿厚者猶可展祿薄者轉死溝壑昔人謂饑寒切身雖慈母不能保其子而今者遠在天潢非細故也饑寒迫其外復無禮義以養其中有識之士方抱長慮矧日前已難支持即日後作何措處此而不為之計真賈誼所謂及今不治必成痼疾者矣臣等淺見薄識何能為謀顧區區一念愛國不容自已嘗伏思之有一時教養之計有百世經久之計所謂一時教養者何蓋宗室最多之慶貧困焉極矣子弟失教之素不檢者多矣創立宗學不但為禮義之閑實可資為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九

十一

生養之地伏在今日切不可視宗學為緩圖也禮義之性或驕淫是肆禮義之習非預養弗成勢眾易於變生困極易於為暴苟不籍禮義以經之詎能久乎是以宗藩條例首載乎此而各處並未舉行者何哉以事有本原得其本原則事可就緒今宜申勅巡撫如例內所謂悉采武岡王議特建一學特選宗室中行修舉著者一人為宗正以主宗學一應事專責巡撫為提督官此事之原也三者如其議然後教師生習學出學及稽考賢否并放縱傷教者悉奏降革之條方可責在巡撫著實舉行但提督在巡撫而教訓仍責在提學地方大遠并責在該道守巡等官其宗室多處特建一學果少處即宜於府縣軍民學內闢除空地一段創立一祖訓堂并號舍以便宗生肄業宗學教訓爭重德行宜訪其性度時加拘檢詢其素行立為勸戒凡具宗饑困率由奢侈所致教訓之中更宜申重守身節儉之義嚴加提撕終覺差令習與性成若宗學條教脩明宗室各就規矩守巡等官俱聽巡按特薦不次超擢然臣等又謂可資為生養之地者蓋貧窘宗室於中有行誼最著宜加風勸者責令巡撫舉來在學於常祿外養以訓導一官之俸舉當必賞濫舉者罰其餘極貧無倚所當賑救而非行誼應舉者宜於常祿外日重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二十

十二

給學米賑之有貧不能舉者且呈到學量助其宗生回宜
少課文辭而貧宗子弟更宜復開醫學一路延取醫師教
訓是禮義貧富交相為養誠今日處 宗藩之急務焉但
貧宗之勢亟矣或乞食道途或投身傭隸此固途人所不
忍而親 郡王之支派伊邇者何獨忍之况祿厚者坐享
貧迫者環視非久安之道也今宜因 宗學之建定議
郡鎮國各仰答 祖宗之靈深思一體之誼特開勸學睦
宗之例凡祿萬石者歲薄捐五分之一祿二千石者歲薄
捐十分之一祿一千石者歲薄捐二十分之一扣存該處
衙門悉收作宗學內風行誼賑貧多助歛葬之用夫勸學
睦宗為善最樂我 皇上特賜聖書扁額以獎異之各分
祿之數歲者為例此尤宗學所當聯屬之誼也凡此皆不
過一時教養之計耳苟為百世經久之慮宜及今蚤為之
計焉蘇軾有言聚則爭於不足之中散則樂於有餘之外
今貧宗多慶聚居一城不但民力難供抑且地方有限在
官府莫能為之謀即各宗口為生計亦無所措手足焉語
曰聚則爭爭則亂無事既相尚以驕侈之風有事又相邀
為挾制之術皆聚故也茲急宜散之於 宗室最多極貧
之處如平涼大同開封等府專該處撫按就本省相度
其府州縣大縣去守巡附近地方可安插 宗室者奏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十一 聖

請酌量分封然後生計可活 兩省可引也 宗室之
遠稍便搬移原封除什物自 有變賣外其房產應賣
以助分封房舍皆限令狹小不得逾分封并有王府地方
有司正官伏乞著為 令典 管理 宗室有異常積
肆者有司仍許暫行拘管守住一面稟知該管 親郡一
面徑自奏 聞一一著為令 此分封所當議者不容緩
也伏見中土邊方宗甚貧迫也 有曠閑其在各處宗室者
連阡陌之田宗貧者無立鑽之地皆不可不措處也伏乞
嚴限各撫按守巡查有官民無碍田地酌量歲可收利和
若干各給貧宗抵折祿糧若干俾各令人佃種更嚴立登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十一 聖

卷六

十一

聖

不過紙上虛文微隱難知誰能澈怨伏乞 申議除保勘
舊規已行外今後責任 親郡通行嚴禁乞 宗室及本
家官眷親屬牧生等婦知情者各赴該管 親郡并官府
衙門舉首舉首之人行布政司或本府縣官合賞銀五十
兩或三十兩若已汗混 王牒者所犯 宗室撫按奏
請定行黜削此 天潢所當辦者不容緩也此三者皆自
世經久之計雖非奇論實可必行儼當事者以遠慮為心
庶幾或以一得可採議者又謂宜依 國初遼韓伊岷肅
諸府之制祿米皆二千石 郡王遞減又謂漢宋得應制
舉及工商各治生為兩便此二者雖經具題臣等未容輕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三十一 時立守
議但竊則思變則思通苟不措處久益難圖冀謀國者
重加留意仰惟 皇上憐憫貧宗 勅下該部查務務申
嚴宗學之法刻期創建定議經久之計責在必行也乞
特賜聖書與各該 親郡王府接諭指授宗學尚義睦宗
凡事體應責地方撫按有司各官者俱限文書到日半年
一年奏報此 宗藩所當計處者一也 國家定都燕
去遼咫尺遼事振則安遼事壞則危茲欲大張遼計非選
練將士不可欲結士心非厚充邊餉不可先年邊餉之法
藉商人中鹽屯田於邊而利而官亦利今則取給 內帑
邊屯廢而鹽課日增商困而官困焉去咸仰遵 明諭

廷議籌邊申重理鹽法之一策特設屯鹽大臣選用才望
蓋誠有見於此而思為救急之計矣伏考 廷議有曰奏
請 簡用俾之清理因以興屯田之利裕塞下之民此舉
為塞下非為內地也迺昨 欽遣大臣一往江北一往江
南一往河東等處往江北者兼理山東河南等處屯田往
江南者兼理浙江湖廣雲貴等處屯田往河東者兼理四
川等處屯田是內地在所重而塞下反在所畧夫屯田
法相為表裏專以塞下屯田言也若內地之屯田原與
法無相干與緣內地省直屯田自有省直專責以經理則
有巡撫以專管則有分守屯田等道以查覈虛實則有巡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三十四 時立守
按御史封疆既濶事體亦殊今徧以一大臣兼統之豈惟
巡歷之難周亦且查訪之不及不過行文各該地方添一
造冊繳報而已今仍宜責在該部申明事體專責各省巡
撫與分守屯田道以下等官各務實修屯政嚴立舉劾外
而昨者 欽遣大臣諸悉罷兼山東河南浙江湖廣雲貴
四川等處屯田事務只宜各分搭九邊屯鹽地方管理俾
各清理鹽法外專意興復塞下屯田如是而後仰答 聖
明不負初議何者鹽法清理一巡撫御史稍加久任可責
成之若三大臣則專為清鹽法於內而因以復屯鹽於外
為不然其非議 遣之初意以慰中外人心之屬望者

但九邊分搭管理或謂以遠近分搭則江南鹽法即宜經理
薊遼保定等處屯鹽江北鹽法即宜經理宣大山西等
處屯鹽河東鹽法即宜經理延寧甘肅屯鹽或謂宜以事
體相關分搭則又宜查酌屯墾事例凡商人報中於某邊
即支鹽於內地某處者今大臣清理內地某處鹽法即宜
管理其邊屯田因各商支鹽報中地方以為大臣分搭
管理庶內外相關事體亦便若謂鹽法清理稍易屯墾與
復其難殊不知大臣設心惟思利國有利於國不以其難
而遂委之無利於國不以其易而苟為之今三大臣之
遣事欲復邊商之屯中也議其難者不過曰 內帑旦夕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二十五 時七 阮

給邊專藉鹽引折色一旦赴邊報中則在邊尚未得本色
之利而在內已先乏給發邊餉之資不知利不可以驟興
法良良於遠慮又遠之計與復屯鹽為最即在目前酌處
盈縮有方向者凡在內鹽額初年以十分為率宜令八分
仍納折色二分赴邊庶在內折色尚多在邊脩復以漸其
赴邊商人必令厚利漸使樂趨待邊屯大興本色果賤每
年漸加以漸可多復焉若謂虜犯非時邊屯難種今在邊
屯軍非赤子耶果如所言邊塞將不保矣得鹽商而邊屯
愈固虜犯愈難但今屯鹽大臣必宜令兼領修築墩堡
勅書事務俾屯軍鹽戶墩堡可觀一應事宜聽大臣悉心

措處惟當事者責而成之苟利社稷誠非久任不可所

遣大臣一考三考累有勞績則倍加恩蔭特獎即本

任漸進尚書宮保之職俟後在內正卿員缺仍內補又

任以酬其勞統乞皇上加念籌邊大計勅下該部查

議欽遣三大臣專職責令各兼邊鎮屯墾事務又任考

成必期興復祖宗良法庶邊儲不匱而官商軍民皆利

此屯鹽之當計處者二也伏讀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

聚人曰財是天子所以聚人民守天位所需於財用者至

急也今者府庫空虛百姓窮困則民不可聚矣不可聚豈

特為民患已哉言及至此良可寒心將欲蠲稅以裕民而

度支無終歲之計將欲取民以足國而百姓有離畔之憂

議者乃遂括天下府庫之餘以充目前匱乏之用殊不知

府庫不遺錙銖甚非地方之福萬一變生不測官民將求

手待斃矣今宜酌量停止各處府庫搜括外其所以為急

救之策者惟在責成乎守令焉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通者百姓之不足實守令之不良致之也近年多慮守令

非才立為卓異勸獎綜覈各賢失策尤甚自卓異之名出

而守令之職愈失何者天下人材不相逮其今以某之才

為異而彼不以異稱者在賢智之士將感慨俗論而少懈

其心彼不賢之徒必希覬他途以營求其進雖中有可

稱誦者置之瀛列誰曰不宜一立此名實緣捕過之輩實
多飾詐匿情之風互起則官風愈偽而吏治漸虛恒卓異
之名誤之也至於上下成風其害甚承太過故守令奔走
無虛日一以能稱即致上司妄用故州縣上官多差遣茲
欲大振吏治須從中世變者其迎逐奉承與上官差委務
查近題事例嚴立禁律違者定行察辦一二示我知是則
守令不緣虛名以亂實心不緣迎奉妄用以耗精力然後
各府州縣庶幾乎有實效矣夫政在養民義在愛國所謂
實政者救今日之隱憂是也嘗聞守令有九事曰治民生
計也清民賦役也通民財用也興民禮教也防民暴亂也
皇明高朝疏抄 卷六 二十七 時九

之拖捱而小民不蒙惠也自非精敏通才輒於錢穀烹考
其要弊孔竅究其原委必嚴責府縣清查覈凡見徵錢
糧除災傷蠲免外設法追完通負錢糧除逐年恩赦外其
近年侵欺瞞隱拖捱者盡數查出則呈請上司追究如
情節重大並許奏聞有錢糧不完不清者自州縣以上
至分守管糧等官照例不得轉陞離任如不完不清至五
分七分以上者戶部歲終照例查參降黜蓋賦有常經乃
所以足國惟後役輕減實可以便民曰清民賦役者蓋如
此遇若通民財用者蓋全民之困窮極矣錢法通行於民
最便今不但南方未有行者即 尊嚴之下且阻格馬臣
皇明高朝疏抄 卷六 二十八 時十

五者皆實政而簿書詞訟等不與焉興禮教則倡德行軍
鄉約防暴亂則練鄉兵嚴保甲此二者於匱乏一救之後
賢守令自能力行之廼今救民匱乏則莫要於生養賦役
與財用之三事者伏見近來守令每借口於撫字云自拙
於催科臣等竊謂欲撫百姓自有惠政原不係催科之拙
與不拙也所謂惠政必使嗷嗷赤子各遂生計或開墾築
鑿或勸農賑饑或蠶桑或樹畜或商賈或工或作或山澤
興利凡一應有生計可措者因地便民得所欲焉曰治民
生計者蓋如此至若今之催科原有額數催科云拙徒不
過縱批頭攬戶之侵欺長猾胥積棍之瞞隱滋奸頑宜鮮

等伏思官以錢為稅則民未有不以錢為用者其在京須
要員令 崇文門查照舊法以錢為稅外凡各衙門納官
用皆須額定半銀半錢又必通行南北用錢地方凡係存
留本處納官官用銀兩並額定半銀半錢若素不行錢地
方限文書則日聽撫按官議處有能倡率錢法通行者許
撫按特薦量陞獎勵備官有阻撓並令在京巡城御史及
內外巡按科道等官參奏但錢之為用每銀一分只額限
與用嘉靖通寶六文其前代舊錢皆視件時貴賤用七分
之一庶錢不過賤民皆樂用嚴立諭禁不許故違有故違
者當即重治更宜申重鑄錢之令而京工部添設鑄錢仍

乞行令各省撫按轉行布政司各特設鑄錢一局委官造
鑄歲鑄若干存留該處府庫歲終奏報所鑄之錢例鑄
大明通寶四字以便通用嚴行天下每銀一分亦只用六
文夫錢法通則民困可蘇民困蘇則國用可裕曰通民財
用者蓋如此似此三者惟係撫按嚴責守令以上各官行
之而撫按舉劾不必造飾文辭虛稱德譽只宜直書曰卷
民生計能治幾分不治幾分賦役能清幾分不清幾分財
用能通幾分不通幾分以至興禮教防暴亂俱如此類據
事直書但失舉者必連坐妄劾者必降罰連坐降罰先後
已經題 准而當道並未舉行此後撫按舉劾不得雷同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二十九時士 佃

若有互相朦朧聽部院科道不時查訪叅劾庶幾連坐可
行降罰無隱凡此無非嚴飭吏治裕 國保民之計伏乞
勅下該部查議務停止奏薦卓異之名申嚴迎送委用之
禁責成保民足 國之計申明連坐降罰并舉劾不用文
字直書其事之條至如錢糧違欠不許離任以錢為稅及
申重鑄錢之令一一乞 勅戶部嚴切議行之各該省直
遠近俱要限期 奏報此民窮國匱之當計處者三也凡
此三事最為拯救匱乏中要務價值 明聖躬節儉以先
天下尤為救民恤匱之本焉嘗伏讀 聖詔 明旨有曰
朕加意節省又曰朕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分毫大哉

聖恩以民憤動然伏欲或生於頽廢儉德易於有終
乞我 皇上仍賜加意節省待罪該科慮懷經久敬獻
卷之惻少紓終種之誠題石三事誠不足以察微意未
必其能盡義不取於和眾而盡言之未必其遽行仰賴
皇上念宗藩之至急思以固未然之防懷遠慮之至虛不
以消脫巾之患計民窮國匱之已甚務以寡聚人守位之
謀責在當事嚴議實行經書稽處於先稽考奏陳於後力
挽之必勝身任之弗辭在 皇上遂觀親仁民之心 朝
廷定安內懷外之喜不惟艱難既多之已濟而且久安長
治之可圖矣 宗社幸甚中外生靈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三十

時士

不覺背馳或毀譽自為矛盾是非淆於尋常用舍決於愛憎政多紛更事無統紀又每見督撫等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條陳一疏或謾言數事或更至數言文藻婉工覽者每為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賢蒞任之始也少利病豈盡周知屬官賢否豈能洞察不過採聽於眾口耳讀其詞藻雖若爛然究其指歸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 皇上以虜賊內犯特勅廷臣集議防虜之策當時眾言盈廷群策畢舉今又將一年矣其所言者果盡舉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實效否乎又如薊鎮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相能士譁於伍異論繁興訛言踵至於是議罷練兵者又紛紛矣臣竊以為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所共知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今始則計慮未詳既以人言而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謾言微中飛語流傳尋之莫究其端聽者不勝其眩是以人懷疑貳動見譁張虛曠歲時成功難睹時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此最今之大患也伏望 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化機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欲為一事須審之於約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即斷而行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三十二

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阻之而終不為之挫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任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為之動再乞 天語丁寧部院幸衙門今後各宜仰體 朝廷省事尚實之意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須明白直陳毋得彼此推諉徒託虛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誠心直道相與以勉修職業為務及薄歸厚尚質省文庶治理可興而風俗可變也伏乞 聖裁 一振紀綱臣聞人主以一身而居兆民之上臨制四海之廣所以能使天下皆服從其教令整齊而不亂者紀綱而已綱如網之有繩紀如絲之有總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人主大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者也臣竊見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為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而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法之所加唯在於微賤而強梗者雖壞法干紀而莫之誰何禮之所制反在於 朝廷而為下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實誼所謂踐齏者深可慮也然人情習玩已久驟一振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將曰此務為操切者也臣請有以解之夫徇情之與順情名雖同而實則異振作之與操切事若近而用則殊蓋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三十三

而施之大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也
徇情則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使而已
振作者謂整齊嚴肅懸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
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若操切則為嚴刑峻法虐使
其民而已故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伏望

皇上奮乾剛之斷普雖照之明張法紀以肅群工攬權綱
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
教號令必斷於宸衷而無致紛更於浮議法所當加雖貴
近不宥事有所枉雖賤必伸仍乞 勅下都察院查照

嘉靖初年初定憲綱事理再加申飭秉持公諭振揚風紀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三十四 正四

以佐 皇上明作勵精之治庶體統正 朝廷尊而下有
法守矣伏乞 聖裁 一重詔令臣聞君者主令者也臣
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則無威臣不行君
之令而致之民則無法斯大亂之道也臣看得舊規凡各
衙門章奏奉 旨有其部看了來說者必是緊關事情重
大機務有其部知道者雖若稍緩亦必合行事務或關係
各地方民情利病該衙門自宜斟酌緩急次第題覆至於
發自 聖衷特降 勅諭者又於此常不同尤宜上緊奉
行事乃無壅蓋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霆若風不能動而霆
不能擊則造化之機滯而乾坤之用息矣臣竊見近日以

來 朝廷詔旨廢格不行抄到各衙門縣從停閣或已題
奉 欽依一切視為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從至於應勅

應報奉 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為遲慢有查勘一事而
數十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致沉埋千證之人半在鬼錄
年月既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中之法覆盆
自古人懷不自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望
勅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 明旨須數日之內
即行題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者即行據理剖斷毋但

諉之撫按議處以致耽延其有合行議勘問奏亦要酌量
事情緩急道里遠近嚴立期限責令上緊奏報該部置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三十五 正五

號簿登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叅坐以違
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為賢否然後人思盡職
而事無壅滯伏乞 聖裁 一覈名實臣聞人主之所以
取其臣者賞罰用舍而已欲用舍賞罰之當在於綜覈名
實而已臣每見 朝廷欲用一人當事者輒有乏才之歎
切以為古今人才不甚相遠人主操用舍奪之權以奔
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無才焉臣不信也惟名
實之不覈揀擇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則
上之爵賞不重而人懷僥倖之心牛驥以並駕而俱疲工
拙以混吹而莫辨才惡得而不乏事惡得而有濟臣請

累其弊夫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良否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情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惟魯少文者以無用見譏而人言無當者以虛聲叨譽倘僥倖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韋逢迎者以巧佞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為資或以一動之差而眾口訾之以為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且近來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務為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連編累牘乞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三十六 正六

數其本等職業及屬莊昧主錢穀者不知出納之數司刑名者未諳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舉凡此皆所謂名與實乖者也如此則真才實能之士何由得進而官有司之職何由得舉哉故臣妄以為世不患無才患無用才之道如得其道則舉天下之事唯上之所欲為無不應者臣願 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求其當有功於 國家即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吝吝無功於 國家雖頓啖之微散袴之賤亦勿輕予仍乞 陛下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真偽 祖宗舊規凡

官及三六年考滿升得舉引復職監給 恩典須明白

開具稱職平常不稱職以為殿最若其功過未大顯者未可據行黜斥者乞將 誥勅 勳階等項酌量裁與稍加差等以示激勵至於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為準毋徒眩於聲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搖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青掩其大節在京各衙門佐貳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職業贊佐長官如長官有缺即以佐貳代之不必另索其屬官有諳練故事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亦照吏部升授 京職或即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堂上官品級相同者不必更相調補各處巡撫官果於地方相宜久任者或就彼加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三十七 正七

秩不必又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參議久者可陞參政僉事久者可陞副使不必互轉數易以滋勞擾如此則人有專職事可責成人材亦不患其缺之矣此外如臣言有未盡者亦乞 陛下該部悉心講求條列具奏伏乞 聖裁 一固邦本臣聞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內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自古雖極治之時不能無災秋盜賊之患惟百姓安樂家給人足雖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無虞唯自百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然後夷狄盜賊乘之而起蓋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其勢然也恭惟 皇上嗣登太寶首下綱恤之詔黎元忻忻方切更生

和昨歲以元年蠲賦一半國用不足又邊費重大內帑空乏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賦三都御史清理屯糧皆一切權宜以佐國用之急而人遂有苛其搜括者臣近日訪之外論皆稱不便緣各御史差出日觀百姓窮苦亦無別法清查止將官庫所儲盡行催解以致各省庫藏空虛水旱災傷視民之死而不能根而廣軍兵供餉百出而不能支是國未克而元氣已耗矣臣切以為天之生財任官在民止有此數譬之於人竊賦強弱自有分別善養生者惟樽節愛惜不以嗜欲戕之亦皆足以却病而延壽昔漢昭帝武帝多事之後海內虛耗霍光佐之節儉省用與民休息行之數年百姓阜安國用遂足然則與其設法征求索之於有限之數以病民孰若加意省儉取之於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仰惟 皇上即位以來凡諸齋醮土木淫侈之費悉行停革雖大禹之克勤克儉不是過矣然臣切以為矯枉者必過其正當民窮財盡之時若不痛加省節恐不能救也伏望 皇上軫念民窮加惠邦本於凡不急工程無益徵辦一切俾免敷尚儉素以為天下先仍乞 勅下吏部慎選良吏特養小民其守令賢否最惟以守已端潔實心愛民者乃與上考稱職不次擢用若但喜事上日許理簿書而無實政於百姓者雖有才能宜為止與中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三十八正八

考其貪污顯著者不必引例發遣但將所犯贓私嚴行追併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發回原籍為民不但懲貪亦可以為實邊之一助再乞 勅下戶部悉心講求財用之所以日匱者其弊何在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強誣并賦役不均花分詭寄時頑不納田糧徧累小民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無實各衙門在官錢糧漫無稽查假公濟私官吏滋弊凡此耗財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財者而去之則亦何必索之於勞困之民而自耗國家之元氣乎前項催督御史事竣之後宜即今回京此後不必再差重為地方之病其也塩各差都御史應否取回別用但責成於該管撫按使之悉心清理亦乞 勅下該部從長計議具奏 定奪以後上下唯務清心省事安靜不擾庶民生可遂而邦本獲寧也伏乞 聖裁 一飭戎備臣惟當今之事可慮者莫重於邊防廟堂之上所當日夜圖畫者亦莫急於邊防邇年以來虜患日深邊事及廢比者屢蒙 聖諭嚴飭邊臣人人思奮一時督撫將令等官頗稱得人日前守禦似亦畧備矣然臣以為虜為禽獸然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計以計勝之正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 皇上赫然奮發先定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三十九正九

聖志 聖志定 而懷忠蘊謀之士得效於前矣今談者皆
曰吾兵不多食 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為此三者不足
患也夫兵不患 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俱存若能
按籍徵求清查 古隨宜募補着實訓練何患無兵損無
用不急之費併其財力以撫養戰聞之士何患無財懸重
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
何患於無將臣之所患特患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因循
怠玩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為耳故臣
願 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為之志獨任謀臣脩舉
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虜可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四十一 正十

常以為憂伏乞 勅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
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 聖駕親臨校閱一以試
將官之賢否一以觀軍士之勇怯有技藝精者分別 賞
賚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如此不惟使 輦轂之下常有
數萬精兵得居重取輕之道且此一舉勸傳之遠近皆知
皇上加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醜虜之謀銷未萌之
患誠轉弱為強之一機也伏乞 聖裁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四十一 正十

皇明兩朝疏抄

時政類

陳愚惻少裨 聖治疏

霍韜

臣伏觀 聖旨有關國家大計各自陳說來行欽此臣竊見近年凡遇災變只煩 聖主憂念而已無有能長治久安之策為 社稷任其憂者也豈諸臣皆無識者耶抑亦為身謀不為 國謀也臣於嘉靖元年曾進三劄嘉靖七年又錄奏疏二帙仰 聖覽矣竊念臣之愚見極是粗淺惟一念愚衷實欲為 朝廷盡積弊立 宗社千萬世無涯之基心有餘而力不足也臣今再錄嘉靖第二劄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陳一

仰 聖覽如蒙日月之照察臣之言 召各官詳議萬一少有補焉臣愚幸甚蓋臣學識止此故十數年獻上愚計亦不過此伏惟 聖明俯賜採納臣不勝幸甚錄進嘉靖第二劄臣聞漢文帝入蒞大統首問每歲決獄幾何每歲錢穀出入幾何陳平對曰一有主者司馬光謂平所對為非非也或又有云文帝非宜問亦非也蓋知刑獄之數可以知風化矣知錢穀之數可以知經費矣此文帝之問實人君初政之首務也臣願 陛下即此問推廣可乎如蒙首詔戶部問之曰 祖宗朝歲計賦稅所入幾何各省存留幾何內府軍費幾何百官廩祿幾何軍士糧

餉幾何三邊供億幾何 藩封祿米幾何內官月糧幾何較之今日歲計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賦稅所入猶夫昔也所費所出不有倍於昔者乎年代愈深流弊愈極益有以虞之乎次 召吏部問之曰 祖宗朝外任百官幾何京任百官幾何薦舉幾何科貢幾何雜流幾何較之今日冗員所增幾何衙門添設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興國政事猶夫昔也冗員冗食不有加於昔者乎官添弊冗政紛多門益有以虞之乎次 召兵部問之曰 祖宗朝天下軍職幾何京衛帶俸幾何外衛帶俸幾何天下軍士幾何在京軍士幾何校尉幾何較之今日所增幾何何所減幾何虛名無實勢要苞辦月糧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天下疆圉猶夫昔也冗員冗兵不有倍於昔者乎愈久愈冗愈冗愈極糧食無措益有以虞之乎次 召禮部問之曰 祖宗朝天下 親藩幾何鎮國奉國將軍中尉幾何儀賓幾何內官幾何較之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歲計賦入猶夫昔也 宗藩內宦有不倍於昔者乎勢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盡有以虞之乎次 召工部問之曰 祖宗朝歲計物料所入幾何恒年修理幾何工匠幾何粟炭幾何較之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天下課料猶夫昔也益有以虞之乎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二陳二

於昔者乎繁費日滋帑藏日竭天下日困 國計日艱
有以處之乎次 召刑部問之曰 祖宗朝歲決大辟幾
何較之今日天下決大辟幾何情真着監幾何可疑見監
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好生惡死人心猶夫昔也嗜利忘
死有不倍于昔者乎經泰處決有此數也敲推冤死不有
方於此者乎民無恒產斯無恒心刑酷民冤 國體攸繫
盡有以處之乎是故天下一大家也處天下猶夫處家也
今夫千金之家一人享之其百費饒洽也固宜再世再有
五人焉則為二百金之家矣則二百金之家復圖千金之
費不日就窮促已乎雖然三百金之家儉以圖存其不墜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三 陳圭
先業也亦宜再世再有五人焉則為四十金之家矣以四
十金之家復圖千金之費不立墜先業已乎然雖四十金
之家猶可擴之為二百金之家也二百金之家猶可擴之
為千金之家也存乎人者也天下一大家也不再擴焉者
限於勢者也我 祖宗創業之初猶夫億萬金之家也
宗藩之分封猶夫子孫也百官猶夫工作也內臣猶夫臧
獲也軍士猶夫守家之大也歲費供億猶夫家之調度也
率是數者皆如 祖宗之舊猶勢窮弊生尚宜思所以救
夫末流之患以適夫時宜之制柰之何年積月冗於是數
者不知幾倍於 祖宗之舊浮費日出日益日甚不知幾

倍於 祖宗之舊是猶承千金之後者不知其已落二十
金之家矣復妄意夫千金之費也若之何其不窮乎
陛下思而及此尚早圖之由內臣外臣協心同憂兢業十
年乃克有濟失今不圖後無及矣今縱未大更張 陛下
只時念及此或 命六部開具大數揭帖朝夕觀覽則所
以恐懼樽節之思自不能已矣內臣勲戚亦使之憂勤惕
厲以防夫日後之患以舒夫目前之急 國家得宏又大
之圖內臣亦享綿長之福 陛下日慎一日心由此正慾
由此窒天理常存邪佞退聽克已復禮之力由此益堅析
天永命之道由此馴致潛消默運之中自致夫 聖德神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四 陳圭
力感矣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預陳用人理財大要疏

張國

近該吏科都給事中鄭大經題又該吏部覆題乞 勅兩京九卿堂上科道及在外撫按諸臣限一月以聚各以前項事宜據所見聞開陳奏 進奉 聖旨是欽此臣惟今天下事至急且大莫先此二者今天下議論徒多而無裨實效亦莫先此二者故 聖心甚盛舉矣竊恐 殿宰者猶不皆當實不免仍落故套且容有基禍流毒不但徒仍故套而已蓋古之用人惟隨時隨事隨地隨才舉一事無非求才之方舉一世無非求才之地故垂綸者一日而協卜扣角者經宿而授政知之真即用之當也今一旦促柱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四十二 預一 守偏期令其各舉其學求物色之功已不能如古人周至重以近日習成舉論人才故萃每一人倡即十人和使倡之果必得其真則和之亦不妨于多然其人亦有偶係傳聞原無的見且容有夾雜意見不本至公其十人漫以羣和成之欲吏部即據名登籍曰其某者其才異時九卿督撫陞除惟取足于是外此者不復審錄此大亂之道也如近日巡撫鄧陽右僉都御史孫應鰲舉境內人才而原任南京刑部右侍郎何遷亦在所舉夫以遷之黨休權效貪黷賄賂江西巡撫殊已盡喪平生末路經營不復更知廉恥乃今奉身歸里得脫堯舜之誅亦云至幸而齎猶以境

內人才舉之不知在驚意見其將謂何茲若不預為申飭謂舉主無復如驚而所舉無復如遷臣不敢信古人治財卓有良法宋臣司馬光有言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澍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此桑弘羊之所以欺武帝也臣嘗誦其言以為千古明自至論今日財用即周官法度無補今之治財雖桑弘羊孔僅劉晏陳京趙贊之徒亦不能生今之財蓋 國儲既虛民力亦竭今言理財者謂但在節財不在生財夫謂在節財是矣但為節財之議者皆閭閻而不究其說擅節財之事者皆畧大而獨苛于細且不經孟浪之談後比比而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四十三 預二 守有如 先帝丙辰中 詔求足財之道于時尚書吳鵬都御史鄔懋卿各以裁減舉人坊牌及驛遞鋪陳船隻馬廐頭匹銀兩之議獻後于舉人銀兩或許囑說入學童生以所得補所減之數而士習壞或為加增長夫水手以設處避原額之名而民病滋此人所共知臣不暇細論至于驛遞諸差民既以血汗包陪後乃復逾年按限追徵其額設銀數減半還官臣向知高平時嘗追徵以等前件親見其顛連情狀雖極痛心駭異臨之竟坐視其蕩田腐蠹女子而不能救茲若不預為申飭謂不有如鵬如懋卿之議復出臣亦不敢信臣又惟今之事勢語用人如博和者

急求明珠若一誤認燕石為明珠則明珠無再至之理語
理財如治羸者必遠為啄石一誤于榮豈難為啄則參苓
無再奏之功使用一人而不能為朝廷光重權國于城
顧使無似之人先以敗類用一策而未及濟逸儲匱竭
內帑空乏顧使不經之說先以戕民然則落難難之士
可使若人之更敗而救救待斃之民能禁斯言之再誤耶
臣是以不勝隱憂過計故今日明發入朝一聞明詔
敢即急呈以此愚昧無知之見預陳君父之前伏乞
天語叮嚀勅下吏部再加詳議要見速之為人果是何
品量再乞勅下戶部亦加詳議要見昔之獻議果曾否
皇明兩朝疏抄卷六
病民果臣言不謬宜即將臣疏備細通行原擬應該獻
議諸臣務要各出已見一本至公于用人則以如鰲如遷
之事為懲戒但取真才勿拘方類即以一人舉十數人不
為多合數才人舉一人不為少于理財則以如鰲如卿之
議為懲戒但未大段勿事苛屑事可必行則嫌怨非所更
計法可通變則今昔不必盡同以共求上合天意仰副
君心俯切民瘼則時事得因是以為推移朝廷亦借是
以為休美不則一番舉動竟屬空談後有施為人亦不信
臣竊為朝廷恥之其所不傾心罄力以共任斯言者誠
亦無所逃罪臣備數諫垣亦當與議若惟圖隨眾塞責即

于臣亦甚便然臣必為此說者以一念去馬口切之心終
不敢惟忍圖自便而不為國體惜也伏惟皇上裁察
施行幸甚

舉曠典以激人心以風吏治疏

張國

臣惟聖王之鼓舞天下惟在賞罰賞罰之初中人心貴及時宜茲恭惟我皇上以一王御極之初適萬國朝正之會正人心世道下是攸關而賞勸懲罰蓋茲攸繁所謂罰以懲惡者先之以我皇上敦朴愛勤諸臣精白寅畏表儀之建既見于躬行重之以詔旨叮嚀言官建白禁止之嚴又昭于誓戒臣嘗謂今天下雖不敢必小人盡為君子然君子之守道固重于守官而小人之愛官亦甚于愛財臣可保目今遠近諸臣苟非喪心病難決不敢自取禍謫以干明憲勅罰之典臣固無庸議者獨賞以勸善皇明尚朝疏抄 卷六 四六 典一 仍大有缺遺我祖宗每於三年大朝之期非但責其職事以舉故常每復特示旌別以昭勸戒如太祖三等之規英宗十人之獎遂致人心懽服更治大興義問相傳至今猶烈然自是列聖相因間時一行先帝末年欲行未果豈其盛典之復誠亦有待邇時諸臣建議其所惓惓屬望于皇上者固已悉盡觀縷矣方今冠裳玉帛已萃朝廷而黜幽陟明又偪時期臣竊恐言之一不果行行之一不盡當則回視多方擬議又為虛文而上係新政觀瞻良非細故臣不敢不以愚昧一得之見復仰陳于君父之前也伏乞 勅下吏禮二部都察院共加詳

議果故事可憑懿則未遠先乞 勅下禮部備查先朝賜給筵宴儀式楮幣等差及諸凡詳節事宜定期開議上

請再乞 勅下吏部都察院將兩畿各省來朝及在任官自嚴加考覈其卑異人員雖已經各該無按文章薦揚然無按持據一省以為見聞部院當合天下以為精鑒此正宜獨持國是而不容盡委于相同者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果即一省得數人焉不為過果合數省得一人焉不為疎果郡邑優于方面即下及郡邑果尉倖優于正官亦旁及尉倖不為曠等如是但得數人至期疏名上一聞以請膺 宴賜務各竭萬分明慎不得一致匪人濫冒殊皇明尚朝疏抄 卷六 四七 典一 恩以累舉主若然則嘉樂茲重陰寓于旌別黜陟之中而感恩思齊有出于法令章程之外蒙蕭湛露將不得于美于前而 國家隆厚昌明之治實因之大有裨補

勤聖勵臣工以成治道

何維柏

臣聞臣書心為國當以帝王之道事其君若君心為民必以帝王之治責諸己蓋帝王之治本諸道帝王之道本諸心帝王之心本諸學帝王之學本於上下交而後成臣諱觀士晉盛時君臣非自能伸聖也其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君以此責難於其臣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臣以此責難於其君至於成湯則有若伊尹太甲有若保衡太戊有若伊陟祖乙則有若巫賢武丁則有若其盤文武則有若呂散成康則有若周召上下君臣交相敬戒不敢荒寧共成此學以臻大道運諸心以達於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四十八

何一

政當是時內則貞於四岳外則州牧侯伯莫不同心德教敷厥職百工庶政惟和六府三事允治德普天下聲施後世自時厥後教弛道墮人心陷溺君不知所以盡君道臣不知所以盡臣道徒以智術相事使功利相征逐挾法制以把持天下而籠絡斯民其相與有為者又不過隨世低昂殫慮於章程法守之末以致力于補偏救弊之方所謂修己治人之理天德王道之要不復講求其間矣君如漢文宋仁有可學願治之資而不遇其臣聖賢如孔孟周程有

好學輔治之實而不遇其君君不遇其臣則不能以成其學而雖之治臣不遇其君則不能以行其學以濟夫時自

漢迄今道汙治陋極矣肆惟我 白王上淵穆溫文寬仁恭

儉嗣服 太寶敘承 先帝遺詔以推廣德孝信任輔臣

以幹旋世道日就月將遜志時敏節戒佚遊罔失矩度法

行近習教肅 宮闈恩威出自 淵衷取舍裁于 宸鑑

納諫從言懋昭帝王之度謙虛弘重允裕 聖學之基大

小臣工夙夜祗承三公輔政協德和衷卿士大夫靖共法

守衆正盈 朝茲邪欽跡 上下際遇之隆時運昌泰之

會二千餘年實所曠睹敬而守之帝王事業可坐而致然

臣竊慮之難得者時保時者幾察幾者學蓋天命無常理

亂安危相為倚伏今雖時泰運昌然幾微謹畏之不存則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四十九

何二

怠荒之所自起上下儆戒之不一則變故之所由生况人主一心攻之者衆喜怒哀惡之微用舍予奪之機端入正士規之以進退其身壬人儉夫伺之以作止其惡世道汙隆國家興替所由繫不可不慎故臣敢以交修進學之說進復列君道臣道今日所當盡之實以告 陛下然臣所謂學者非有異論不過自 陛下之心與群臣之心求之而自得之耳 陛下之心即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心群臣之心即臯鼐益稷伊傅周召之心篤學以存心因心以達政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唐虞三代之治可運諸掌伏望 聖明詳鑒臣言當以帝王之治自任而責難於

群臣群臣當以帝王之道事上而責難於陛下上下交
修其成德業則世道幸甚 一曰盡君道人君一心萬化
本原君心正則天下治而尊國長久君心不正則天下亂
而天祿永終故曰與治同道固不與亂同事固不亡昔
者殷高宗宅憂三祀既免喪弗言群臣諫曰天子惟君萬
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臬令高宗悅而
言乃命傳說曰爾惟訓于朕志爾父修予罔予棄予惟克
邁乃訓於是學于古訓道積于厥躬惟說式克欽承旁招
俊乂列于庶位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故四海之內咸仰高
宗之德而享國五十有九年稱為盛治 陛下諒陰不言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五十何三

恭默思道同符高宗茲者 先帝服除即吉正可言乃雍
之日伏望 陛下鑒高宗之懷于茲之心及今與諸大臣
言每日 視朝之後請 御便殿 宣召元老講讀近臣
咨論經史道理以為政治本源間 召九卿各衙門大臣
問以職掌責令奏封凡有嘉謀嘉猷悉以入 告及於中
外群臣有學術純正德行老成堪為啟沃者舉十數人或
隨時 召見或輪次入直朝夕納誨相與講求帝王之心
法以達天德率由帝王之治法以弘王道 陛下恭已淵
默靜理化機則自 深宮以至 太庭莫非戒懼修省之
也自旦興以至晦息一皆憂勤勵勵之時思平天下之任

繫矩則公好惡以欽厥止思慮中節由於慎獨則致中
和以贊化育思帝王一日二日萬幾不可以太康則必如
堯舜兢兢業業戒逸欲于有邦思天祿永終由於四海困
窮則必如禹相告戒罔淫于佚以執厥中思后從諫則聖
不可陷于酒德之愆則必如禹之惡旨酒而好善言思君
臣咸有一德則必如湯之不邇聲色以協于克一思君子
有大道惟命不于常則必如文王望道未見而視民如傷
思王者所共無逸則必如周公之戒成王先知稼穡之艱
難乃可以保文武之業而無失此數者皆君道之所當盡
者臣望 陛下以此責成于已仍 勅下部院與諸大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五十何四

擬議上 請乞 賜敕宣召日期毅然行之責成此舉
共圖治理則協德率應享國永年匪惟無俾高宗專美於
有商而都俞喜起天保卷阿之盛可復見于今日伏乞
聖裁 一曰盡臣道高宗命說曰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
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蓋人臣必以道自
盡而後可以道事君必交修於下而後可以責成於上故
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臣觀由漢以來人君不能致治康
民實由臣僚不能盡道匡正有負於君無論前代即先
朝事可為近鑑 世宗先皇帝聖智英斷足大有為使得
賢臣同心輔德則嘉靖殷邦可致盛治顧曲學褊夫聯時

勝黨同代異血禮固正元氣已索繼而效難顯政遂收
詣惑比周恣肆荼毒生靈天下謗發矣晚幸 先帝悔
心極竄滌惡一二元輔維持幹旋而勝負消長之機亦艱
且危我 皇上御極明明在上赫赫在下二年以米人心
轉淑世道改觀然酷烈之餘四海困窮未甦災異迭究未
息職思其故實原於此調元葆泰正在此時今卿大夫忠
清敏慎守正奉公大異往昔迺精神志意未孚通於上下
法紀軌物尚睽滯於多方群邦庶邑踵故襲常所督責者
簿書職守之末而開誠布公之體未彰所計量者體貌勢
分之常而僉謀大同之誼未協紛更劫於浮議實意衰於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五十一 何五

于後署坐論職事當否有無忌玩比謾互相救正非
怙終及欺罔效私即當聲責繼以恭治俾人知警畏爭赴
事功其朔望大臣會日各屬衆多難以共聽擇公所訂同
為會相與講明道術辨義利扶植綱維即心論學即學
察政無得侈談玄虛以滋盛世感省郡之吏至自外者亦
得預會以詢政俗在外撫按與司道郡長亦徵朔望之會
以究軍民休戚以察官吏賢否事關 廟朝亦即以入
聞司道郡邑之長暨乃僚屬亦僅五日之會忠告規勸節
用愛人盡心修職有不共不恪者有常罰是使心志交孚
於聚晤德業相勵於觀摩規復稽謀可以規性術之邪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五十二 何六

彌文以調停為善而不稽其所故以搏擊為能而不慮其
所終事未盡一或此是而彼非政之遠圖多朝行而夕改
且茲回革固過不敢肆投種于地有俟而生閃縮包藏伏
深憂千莫測乘間抵隙隱机檻於無形慮遠察微貴於定
志上致下澤責任同心臣伏望 陛下勅諭內閣輔臣申
飭中外大小臣工共圖同心盡道之實每月朔望 朝畢
輔臣即出於九卿各衙門長佐會於公所廣公集思揆政
論道將各掌職事摘取重大者實訂確當付所司施行上
關 君德及今機務所當變通釐正者從容商議協求經
久乃以入 告九卿各衙門之長每五日堂事畢率僚屬

治理之得失官常賢否糾激荐揚者覈黜陟咸據於此如
是則大夫師長不敢逸豫而切于憂勤中外遠邇不敢欺
玩而一於畏敬書曰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又曰凡我有
官君子欽乃攸司以公滅私民其永懷是上可以匡正
君德下可以康濟民生臣言若迂實切治理伏願 陛下
俯賜詳察 勅公卿大臣及時裁酌擬議上 請期在必
行交脩定志興道致治所繫不細伏乞 聖裁

急圖政要以保治安

戴士瞻

頃緣災沴疊見時事多艱臣等官職陳部臣議復遵奉

俞旨行令九卿科道等官講求用人理財事宜人共一疏

各薦所知各陳所見上備 采擇臣等濫竽九卿義不容默

臣聞太學平天下章論用人理財始于君子先慎乎德孟

子謂人不足適政不足問惟仁義格心為急務誠以君身

萬化之原幹旋振作之機固在上不在下也臣謹按科臣

原疏所奉拳拳懇望在乞 皇上宣召大臣咨訪商確俾各

以職條對務求實濟而該部覆奏亦請 仰法 列聖俯

采群言將 宣召大臣一事亟 賜舉行以通上下之情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五十四 十一

以消天下之變蓋皆有見夫治理要務莫切於此 聖明

所宜留念必不可緩者也此不之圖雖條奏叢交封章山

積奚裨實用哉夫人材賢否吏部職也考覈論薦冊籍俱

存聞見訪求臧否素定即近日諸臣所舉豈能出吏部所

知外乎若吏部雖知不敢用必拘于禁例資格非章疏所

能悉耳 國計一盈縮戶部職也出納經常素有成算弊蠹

源委久懷隱憂即近日諸臣條議豈能出戶部所知外乎

若戶部雖知難于議難于革必事有掣肘窒礙非奏體所

能達耳 陛下誠念時事多艱思得異才而任之惟 宣

召吏部大臣令其面對凡實心任事輿論稱賢無間卑遠

廢棄並許破格論荐其宜於南其宜於北其過今可原宥

其例宜疏通一一盡言之 陛下再與輔臣 面相商確

隨材酌用則鼓舞激勵之下自然人思感奮足充任使何

乏材之可慮哉 陛下誠念經用匱竭欲知浮費而裁之

惟 宣召戶部大臣令其 面對凡沿襲宿弊浮冗當覈

無間 官府纖鉅並許備陳直指其額可減其費可能其

宜月有清查其宜即時釐正一一盡言之 陛下更與輔

臣 面相商確毅然 獨斷則懲艾振刷之餘自然源潔

流清可期饒裕何匱竭之為患哉昔宋臣趙普薦人至裂

膚補進太祖親聽其言果得實用唐臣魏徵因言者充外

使多妄奏請杜其源太宗曰非卿朕安得聞此語乃傳克

使史傳紀二君納諫以為美談向非面對安得達其誠悃

卒相孚信也臣比見吏部大臣於原任給事中石星御史

詹仰庇二臣嘗 請錄用此其心正欲仰成我 皇上愛

惜人材之 盛德非有他也疏入並從 報罷是吏部所

薦且未蒙 俞允矣戶部大臣於太和香稅軍局鋪墊等

事嘗有論奏此其心亦欲仰贊我 皇上愛惜民膏之至

計非有他也言出即獲譴呵是戶部所陳且未蒙 天聽

矣傳有之人臣盡瘁宣力多從直言敢諫中得之故用人

者與其下收瑕類之士不若優容骨鯁之臣如前吏部所

薦二臣雖未經履邊方乃其一念忠貞圖報之心臣固知
必能忘身殉國終始無二也取斯人用之艱危緩急可
恃賴不愈於使貪使詐起寡廉鮮耻輩蓋開倖進之端乎
昔人謂天下之費有舊約而今浮必求浮之自杜之故節
用者與其加察乎遠不若法行自近如前戶部所陳諸事
雖浮冗不盡在此由是推廣使每事皆有稽查臣固知必
能漸塞弊源漏卮可補也及今日圖之標節儲蓄定獲實
效不愈於毛舉瑣摘為移甲就乙計重貽斯民之困乎臣
聞劣寡交事體茫昧誠不敢雷同臆度妄有塵 瀆竊觀
言官部臣建議拳拳意所歸重實關至要未宜徒付空言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五十六十三

故迂愚之見惟願 聖明下順輿情於 宣召咨訪亟
賜施行凡用人理財事宜但責成部臣所言當理 俯垂
聽納 廣仁恩以容類直 慎儉德以懷永圖則實政日
修繁文日省所以消弭災變感召休祥安內懷外永保萬
世治安端在此矣

竭愚忠以陳政要疏

鄭從禧

伏惟時方多故萬姓爰咨頃年以來上持議論煩終之
及民之澤下實窮愁局暗累艱難生之心工費繁商各失
其業在災備賦率土靡寧燕雲遼代中原之脊也輶轡一
聞則三關震動徐梁齊衛天下之腹也洪波蕩折而四顧
無煙荆襄秦洛形勝之區也強狼憑依而嘯聚相角漸丘
閩廣財貨之藪也師勞費劇而菽水未繼搜餉日新耗盡
日甚請給日增於括克帑庾日罄於那移 宗藩之坐倉
無等中澤之哀鳴尤慘舟車盡散飛輓多艱枵腹既空枷
鎖猶逼民已窮而事益不可息散已極而法竟不可行饑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五十一

望原荒朱殺邊圍肅條間里烽火關河武衛凌夷卒伍騷
怨內憂外棘百孔千瘡物怪人妖天鳴地震彗星兩見於
尾女日月繼食於元春鬼神告凶苗孽游至緩急無備根
本潛搖殆有陳涉阿黑打之徒窺伺於世雖李綱宗澤之
才及布猶難天心人事種種可駭臣等常慟哭流涕於
陛前 皇上應卧薪嘗膽於宵旰也夫饑寒逼身易為衣
食教養赤子 聖主之資若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謀切
虞廷困窮之懼則上天所以警動海內者適以資他矣而
今之最急孰如用賢乎諸葛亮曰親賢人遠小人此先漢
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人此後漢所以傾頽也 陛下

御極以來諒陰恭默已三期矣濟濟多士豈無一當
心似可少慰承式之望矣憂虞縈心天步艱難又值不容
靜逸之時矣寧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謬官賞納一諫士
以共畫思慮豫防之策乎竊慮高九朕孤乾坤否隔欲見
君子阻於車鄰呈約巷牖寂無取告忠言重折檻之罰儒
臣虛納誨之功姬姜違脫珥之規周召拂同舟之義日
觀絕囁咨之益 便殿邀晉接之期回話既微道遠憂從
而補牘 內批徑出蘇轍何自以封還紀綱廢於因循賢
愚襲於玩愒功罪之欺蒙罔核浮繁之文案徒盈善類既
失於振揚屬階陰降平奄寺言涉官府輒肆阻撓梗在私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五十六 津上

門堅不可破始也童牛藏之圖不豫他日城狐社鼠之
計莫施逮其手操王爵口誣憲風行勢易積權移會使
台輔具員六卿拱手元良惴惴於孤 福倒驅於冠裳
茲霜雖未冰月已幾望前車不遠 况旁觀宇內
果何時也而處堂燕雀蔽日 命偏海潮風孔懷漂
顧隱憂誠恐川潰土崩一旦决裂不可復救萬眾洶洶皆
謂群小侮常明良疎間自開闢以來未有若是可以永安
者寧顧倚之由願裕蠱而端拱淵默遂可濟泰亨也乎
陛下不自以 宗社之憂為憂縱有忠臣烈士以憂 陛
下之憂亦何能上達以自效也伏願 早奮英斷之剛於

以决大計而勿為小故之所淆弘昭濬哲之明於以任君
子而勿為僻昵之所惑 上天天子之責至重必思栽培
傾覆之命為難謀下民父母之望至殷必思向背晷陰之
情為可畏以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瘡痍以昭陽細務之勤
而和庶政以蠻夷為關門勁敵以錢穀為黎庶脂膏援用
陸樹聲石星之流以建法家拂士 省納殷士儋翁大立
等疏以求鯁議訐謔 經史講筵臣民章奏必與所司面
相可否親授 絲綸都俞一堂乃成 朝著萬幾之裁理
漸熟人材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此不
然而或仍彼故習則雖皇夔伊傳接踵 都門晁董公孫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五十九 淳三

昌言盈耳終何補於 國是之萬一且三年無及於蒼艾
幾事一去不可為矣愚陋微臣本無言責數年家食忤際
清時廼見邪正相持賢人掣肘太平未兆感憤激衷冒犯
天威觸怒權勢自知弗宥伏祈 聖明垂鑒臣心無他更
勅閣部科道諸臣再加看議如果臣言頗或可採即乞俯
賜施行蒼生幸甚

教陳會試切要事宜以首隆 新政張 張 鹵

臣惟今天下仕進獨重于進士一科蓋 朝廷光揚寵

綬于是為極而士之嚮往儀式亦惟茲為最向臣當

先帝時曾條議科貢事宜謂天地清淑之氣 祖宗豐芑

之仁 先帝四十五年壽考作人之化所以培植我 國

家文明昌運固非前代可同矧茲鴻漸之多賢又際 龍

飛之首試所宜上賴我 皇上廣登進備式程尤非在在

司三載一行故事可比臣待罪該科值茲 盛事既不敢

先期泛陳又不敢勦同成議今試期既迫謹將諸臣已陳

而未妥已妥而未全者列為四事上請 勅下禮部議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六十一 金

覆題請 肯定奪仍即通揭大書告示令有事場屋者各

一體遵行則 國體科名不勝幸甚 一曰嚴關防以祛

積奸臣惟 朝廷待士本重而士多自待則輕往時禮部

會試關防甚疎以致懷挾公行叢生奸弊嘉靖四十四年

會試奉有 先帝明旨舉人懷挾則罪枷號于時以始嚴

法令尚半涉寬容故當場違獲猶不至一二今次乞

勅監試御史務即事盡法以悉社蠹弊如往年懸掛席舍

圖式同號姓名已先期預知看守軍人可先期納賂此其

積弊尤甚著明合無自今不用先期懸掛席舍第將天下

舉人姓名隔別錯綜編定號簿名置號次小票粘連卷面

鈴以關防點名散卷各照號進入仍于彌封時將小票揭

却二場三場各俱準此庶預知交通前弊可革此關防常

嚴于編號者一也會試舉人四方輻湊監試之官難以辨

識前次題奉 欽依令各省米朝藩臬方面官點名照進

此法之甚善無容議矣但方面官於所屬舉人亦豈能一

一辨別今宜行令各方面官員于未點名之先備造花

名文冊每省以各科先後編為類次點名時每科以名次

在前者一人在傍認辨覺察若科目既遠人數單隻則以

本生郡縣來朝官一員從傍代辨遇有形跡可疑即時舉

出以憑究問施行不則罪必連坐仍先取各該連名結狀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六十一 金

以便稽查又往時榜檢祇嚴于舉人近訪得有等父憤奸

猾軍人于進入時預先稍帶文字及字墨紙張臨時以圖

欺騙致使舉人負苦含冤間亦有合無今次于看卷單

人先入點名時更嚴加榜檢若有仍前夾帶隻字片紙者

即先重行枷號治罪此關防之當嚴于點名者二也近年

榜錄並夫生員以書手代之亦未為無見但會試至闕殊

卷此方書手多係遊食棍徒不惟致魯魚亥豕校閱不使

又或轉顧在京四方流寓深奸巨猾其說尤多不如生員

各自係有身家功名必知自愛合無仍行提舉御史于順

天所屬附近處所查取生員的確年貌文冊臨場時照試

官但嚴加點驗進入若有轉顧替身及後不務花刺頭等弊照條舉人懷挾事例更嚴加枷號問遣此開防之當嚴手騰錄者三也臣非惟科場一切事務全在監試一官乞勅下禮部于覆題臣章下部之日即移文都察院先期照例請差御史四員即各離朝題隨前赴科場內外常川住劄以整飭一應內外各該事宜庶治法歸于治人朝廷求才之意始真不負矣伏乞 聖裁 一曰嚴供應以濟實用臣惟場屋但應近該順天府鄉試題 准合用燭臺水碓飲食等項俱官為辦給在籍僻遠下肅行禁革不許復帶其硯石蠟燭仍應生員自備每生石硯一片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六十三 今三

黃蠟五枝先期題試卷一同交納順天府委官給散合無今次會試亦倣此例施行但石硯蠟燭訪得先該鄉試時預先交納臨時領情弊百出蓋以交納者既靠于趙甲錢乙推倚之私收掌者又樂于真假高低之便致情弊百出固勢所宜然現有不堪猶足備用臣追憶往昔入試時第一場文字秉燭瞻真者十每六七燭之不堪則固勢有難為者茲欲行令順天府備辦但用燭數萬陸費備一府不惟備辦不前且恐贗惡如故欲仍令生儒自備又恐蓄弊容奸關防更耐切詳各官鄉試油燭俱官為辦給今各省方面官既在點名宜行備處務各給堅硬大燭

每舉人五枝一場三場各二枝一場一枝就于該省點名時信手給散每省舉人若干名用過油燭若干枝該銀若干兩回日就以在庫應勸官銀補還不許吏行科擾是後每遇會試年分即先期給銀早辦庶為力既易而來帶可絕矣臣再惟今開防既密則點名進入不得不早三場于先期一日夜漏一鼓各舉人即當起候點名投至當場之日有夜漏至三鼓納卷方出者計之已一日兩夜時充矣若自帶果餅既行嚴禁而公家飲餼又不堪用夫以三年期望還道奔趨一日兩夜之辛勞而顧使一飽之難得者此事之不近人情固亦難為法例合無 勅下該部預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六十三 今三

行辦估每場每舉人一名各給麵餅十枚梨二枚粳飯粉湯各一盤監試官嚴督各該委官分投給辦務使得用如一有仍前濫惡即將該管官員指名奏 奏仍總計所支費過官錢坐贓治罪庶嚴法一行而實用有補矣伏乞 聖裁 三曰正文體以端士習臣惟我 朝舉業文字原有定式弘治以前士之業此者其言皆平正純確故其人品事業皆光明俊偉今士習一變而為馳騁之弊使學究冗談豪迷經旨再變而為夾雜之弊使樞翰餘孽流毒士學不惟自壞心術抑且上關世道故近日主司惓惓於限

法及經之論亦固所當不得已者臣以為欲祛此弊

甲之法則不足徵之事則有餘今欲干聖著力並命題
開卷之三事述日命題之要向臣于 先帝時俱已陳
述今次題目務要考試官會同同考試官公同隨在擬出
不必更拘如前時務須聖諭說便求試舉人得分門預備
又其申明限字固亦良法但恐昧者為之一于窘迫拘促
反礙文體太率文字一于理致自是簡約徒尚浮華難掩
允盡其權惟在主持予奪再乞 勅下各典試官閱卷于
簡約平正說理文字必首用銳收其說異冗長必嚴加斥
落不更于才之可觀氣之可取少為姑貸如同考試官員
有不遵依仍取前項文詞以誘壞文體者必其人亦係冒
皇明兩朝錄抄 卷六 六十四 金五

朝文章所以復古昔而振流靡者莫盛于弘治今其會試
錄文俱在自今錄文務要力復是體以挽頹風以翊士習
庶敦龐渾厚之程式一與而靡靡纖薄之流弊斯終矣伏
乞 聖裁 四曰廣 制額以答殊遇臣惟 祖宗禮闈
取士相沿原有舊額但人文興盛其大發有時而制額加
增滾間行一用當 祖宗時世運初開人文初啓雖鴻儒
碩士應運疊興而士之為業其時尚少自 孝廟以來世
際雍睦文運彬彬于斯為盛感而至于今日雖三尺童子
皆能談性命故昔之卷于學者自一邑言僅數十人而今
則數百人矣集于試者自一省言僅汜十人而今則數千
皇明兩朝錄抄 卷六 六十五 金六

而欲大廷賜第之多殊不可得臣望皇上勅下禮部明示今科取士務特加于前俾其至期于歷科名數曾取最多者一二科毋加擬議開陳上請宸斷則典試者知廣于甄收入試者自益思奮勵而得人之盛庶使于臨時矣伏乞聖裁

條獻末議以裨聖政疏

陳以勤

臣惟方今治道休明朝廷清肅百凡執事成績碩著盡能總總焉懼蹈於曠職之罪况乎公卿大臣祿位崇厚責任異於他人若但憑藉寵榮優游日月既不能畢力以興設便宜又不能矢諫以冀宣神智其為曠職孰甚焉臣備員密勿幾及四年幸逢皇上恭己圖治虛心任人凡機務之繁悉委裁於內閣臣得隨諸臣後竊見國家大體時用之宜已多謀求而措於行間有一二因循不飭者臣頗潛究其畧區區之懷不自揣量亦思與諸臣漸次舉之顧臣年來多病氣血衰殘理當乞身恐不能待即欲緘默無復一言而去則上負恩遇下垂素心律以人臣圖報之義豈能無愧謹晝夜虔條為六事或稽諸方冊所載或參以衆多之言實於治體有關不但虛文塞責而已伏乞聖明加惠垂覽勅下該部早賜施行臣不勝大願一慎擢用臣惟爵祿者天下之砥石聖王所以彌世磨鈍恃有此具而已故其低昂之際不可不慎也臣竊觀近年以來朝廷所貴重而擢之最優者豈非吏部司馬與科道耶蓋諸部司屬計俸躋級必待年滿時廼得為而司知府等官而此三衙門有數月逾年即驟陞者然且謂為外也多愷愷不得志以去若京堂員缺則此三衙

出官常次員貴而進止餘固不及矣夫京堂者部院之儲
品格崇峻迺今可以計日月其得之臣故曰朝廷所
貴者莫如吏部科道也然所以貴重之者非徒以其資
地而已誠以其人也臣考前志稱吏部即宜得整風俗理
人倫者而臺諫之選尤稱華選往名卿碩輔由此而出
今制每遇三衙門之人則於內外相類官員中簡以充其
餘迺受諸部寺為至諸部寺簡有時察者又難而致之三
衙門中是三衙門者所拔於諸司之秀也其拔之最優者
即古者始選以待俊才之意又非不善也所可議者第一
以俊才待之而或不得其當其即以臣歷官所觀記其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李八 齊

而非屈今顧以定法繩之殆非為官擇人之意也書曰明王
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若今之優擢此三衙門者豈盡所
謂其人者哉陸贄有言居常則寵遇太厚有急則備位不
充如此則何以厭服諸臣之心而使無積薪之歎乎今欲
曠然一矯前弊莫若畧去資地止論才望不以累日積久
為賢能惟以任官稱職為差等此後遇三衙門有缺既擇
人以處之又必時時探其行能閱其議論其優劣循默低
迴庸衆間者亦只照常推補不必過為旌別惟察其方正
修潔有宏猷遠識將來可以勝大事者乃留為四司郎中
給事中及京畿提學巡按御史候京堂員缺簡而用之所
任愈重則所擇愈精然後尋常尺寸之才不得爭馳競進
而澄汰之後斌斌乎皆天下之選矣以此而膺不次之恩
居顯膺之任畀之者無異議居之者無愧容且今國家
常得真才而使之豈不盛哉至於諸部寺屬其間多有志
行偉然在本衙門稱為特出及南京科道各省藩臬中亦
有令聞卓犖人所共推較者合無一體蒐訪遇京堂缺每
歲間擇數人庶幾內外賢才羅網不遺百司庶府孰不踴
躍自奮求無負于明時而官人之典亦公平正大不致
有所偏重矣是誠新美治道之一助也伏乞 聖裁 一
酌久任臣惟久任之法其來已遠在今日凡內外臣工均

宜倣而行之而施於郡縣守令尤為至切蓋守令者親
之官其職專其務劇不可倉卒而效功者也今之仕者各
踰為一切因循觀遷孰肯盡心於政教科指為數世利者
故毋視官職如傳舍視其民如胡越循良善治卒不可復
勢使然也左雄謂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于其事則民
服教化以臣觀之實為至論蓋自隆慶元年以来凡議之
臣多及於此比見吏部于撫按停留官往往增秩加俸仍
令任郡縣如故是久任之法亦畧已脩舉矣或者謂所保
留官在知府則惟行於一隅而不徧於天下在州縣則惟
行於舉貢而不及於進士不及今斟酌而推廣之未可以
皇明高朝疏抄 卷六 十一 條中細

贖貨殘民者即數月覺露亦必以峻法處之其官箴不朱
而未嘗有卓越之舉者仍照常三年遷轉惟擇其約已愛
民有異政在人耳目課為一方最者比及大計群吏之期
各撫按官疏名以聞本部又按采輿論總核名實如果不
謬所舉請 聖書褒勸論令久任勿更轉徙其任亦不必
限之九年也大率以六年為則知府即內寺少卿各省參
政知州即陞郎中僉事知縣即取為左右給事中實授御
史左右缺少仍補給事中隨授以應得 勅命其佐貳官
果有廉謹敏幹治行殊常者候六年一體超陞如此則為
吏者皆安官樂職計慮長遠不有屑於旦暮可稱之功且
皇明高朝疏抄 卷六 七十一 條五

言法之備也夫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厥任惟均且立賢無
類進士舉貢何擇焉今或久於州縣不久於府久於舉貢
不久於進士非政體也然欲行久任而不議官秩酬其勞
勤即聖人與居不能驅之使安於職何則人情無所望而
為者蓋無幾也其餘非縣尉當以激發其心使奔走於功
名之會則鬱鬱不平之意生於中其職且將解弛而墮於
事如是而責其治理誠難矣臣謂方今之務宜通計天下
府州縣官無論進士舉貢一體待遇即於循資推調之中
間行久任超陞之法所謂久任者非必人盡久也第舉其
聲名藉甚者以風其餘而已假如一時郡縣有習常慢令

聖裁 一處賊吏臣惟 朝廷設守令之官所以安民故
其勞之雖久酌之亦異人孰不願竭忠盡力務治其業以
蒙 上之知遇也哉臣見所拔用者不過數十人而天下
郡吏莫不爭自洗濯精白以承休德矣夫守令稱職則
年而天下之賢守令蒸蒸然布滿郡邑矣夫守令稱職則
王德宣恩澤流百姓皆樂其所而無愁嘆怨恨之聲當今
治平第一義恐無以易此再照郡縣官既已久任則缺之
待補者必多臣以為職任相若者則改之閑散無事者則
虛之遺逸可錄悉加揆羅大材可惜不輕擯棄是在銓曹
一調劑消息之而何患乎官之不充法之不行也伏乞

必廉潔者膺非常之賞。當著蒙不可省之誅。然後長吏
興行而黎庶獲以安業。何也。市人之情。思厚祿可以動
之。至其不自省。實之亦不能勸。則必盡法繩之。而後有所
懲。所謂賊吏是已。漢制以六條察守令。而侵漁百姓聚斂
為姦者。居其首。順帝時。遣使案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
驛馬上之墨綬。以下輒自收舉法至嚴也。我祖宗朝。綜
覈吏治。於枉法受賕者。憲典最重。嗣後稍從姑息。人心
怠玩。遂至海隅。磨缺名檢。墮失。寢以成風。不可禁制。故先
臣何塘謂受賊滿貫以上。宜籍沒家產。近日大學士張居
正亦謂將賊私嚴行追併。其言皆深切時務之要。臣竊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七十一 系六
比來仕路。雖稍稍改良。流習而守舊。下也吏之縱恣。自若
其行如盜。踞其欲如饕餮。剝民之財。罄於錙銖。各撫按官
耳目委諸下僚。多為所欺。蒙不即檄發。即有敗露者。又以
寬紓容隱。為良曲意。回護以徇私恩。其載下考語及奏劾
疏中。未盡其什一。吏部據其詞。而議懲創之輕者。改調或
陞。王府官屬。重者。褫其職。任如此而已。其有賊私狼藉。
衆所共憤者。乃請。古提問所司。竟聽廢日月。照常歸結。
利法以容姦。臣誠不知其可也。且賊吏之強。非在於為名
也。其始也。以市井。徂僧之行。冒膺名秩。即垂涎民之所有。
欲以自潤。及其囊橐既充。溪壑已滿。不幸而致敗。罷官。迺

其所甘心者。方且覓良田美宅。揚言謂得計。而人亦以
其居官致富。自謂雄傑矣。今欲懲賊吏。而止于罰官。是徒
辱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操之爵祿。而止非道所獲
者。不能損其毫毛。安得不掉臂而棄去也。夫以貪錢之徒。
漏網。聖朝者。不知其幾。則敗。竊職。又竟隲其策中。至
其姦者。得從吏訊。可謂盡法矣。然復密緣以脫。然則百姓
之憤。何由而洩。國家之綱紀。何由而振。與惑乎寵賂日
章。而清白不著也。合無申飭撫按官。凡所屬有司。悉心
訪果。有不自砥礪。侵虐下民者。或徑自拿問。或密奏。慶
治吏部更加裁酌。如係各庸無知。利歸旁側者。姑照常罷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七十三 系七
官。但是入已。賊私不徒論罷。必如敕追出。助邊。輕者。追完
放歸。重者。仍依律問斷。即木索受賕。辱亦不足惜。或謂是
舉。頗傷操切。非所以明厚臣也。切思此輩貪婪。多以暴虐
濟之。自當俸外。皆是腹削膏血。民之貧羸。孤弱者。往往捐
其妻子。殞命箠械。以應。其求。蓋切齒。心欲刺刃其腹中。
久矣。此之重處。所謂今而後得反之也。本臣范仲淹一家
哭何如。一路哭意。亦如此。臣謂此法。果行。則人皆恐。恐然
畏刑。懲之及而欲其手。足不敢輒犯。天下疲民。得以漸洗
瘴癘。沐浴膏潤。太平之美。可日月與矣。夫久任。則中材者
亦。恭手進職。追職。則不肯者。有所畏。士後而不敢為非。

臣之議所宜並舉而實以相濟者也伏乞 聖裁 一
廣用人臣惟 國家以科貢而途選舉賢才蒐羅之法至
為詳密然執此而曰盡天下之人則未也蓋今之所取第
一文學高等進者耳若夫豪傑之士拘于文而不能自達
者豈盡無哉昔者漢制既以孝廉賢良茂異明經取士而
六部良家子多用材力為官又嘗下詔求新進非常之士
而宋自制策進士又許大臣辟召異諸色人等薦舉意以
天下人材甚多文章經術之事不足以籠絡豪傑故博求
而引用之如此亟也夫賢士大夫守道執義先聖之術
明當世之務進則為王國棟樑退則有老死靡下而已豪傑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七十四 余八言
之士則不然其中國有推魯少文雅有徐倫詹曠絕世方
敵千人者有諳曉兵事知韜鈴術數者有論辨縱橫可使
絕域者此等之人何代不有朝廷能用之亦肯盡心出力
自見其所長不用之則或托迹于畝畝屠沽商賈醫卜之
間有所蓄焉而思動自古大臣為國慮者當平居時常
欲加意收拾之使其抑心下氣儼精而不散發大難之端
脫或忽畧不圖即不幸一旦有事輒爾乘輿而起橫戈
一呼群然嘯聚其流靡潰裂四出非日月可掃除者先臣
任濟所云在中國則為盜賊主謀在外境則為夷狄効力
大率皆此輩為之也當今之時所謂豪傑往往而是山

之東西河之南北及關中徐沛之間尤甚御之不得其道
則姦雄多自此出見今頗有椎埋鼓鑄武斷鄉曲招納亡
命蔑視州縣如古大俠郭解劇孟之流且其自以仕進無
階必嘗快快如鷹擊蹴蹶不能忘飛揚奔騰也夫當平治
之世而其萌芽已漸露矣加以四方凶旱民愁無聊或至
弄兵種蓄此輩相率攘臂其間左提而右挈之則貽禍必
非小小於此而欲為之計其猶有及乎臣愚竊思此輩其
心亦頗效用當世特不能由文墨以進又懼上官為約束
苦之故寧死溝壑而不忍就方今疆場繹騷爪牙缺乏之
際何惜升斗之祿不籠取而用之請令各撫按官多方採
訪果有知邊情善騎射及膂力技能絕人可以應 明詔
塞厚望者錄名以聞多者舉十數人少者五六人務在撫
實不得徒任耳目苟應文具該部又於其中覈實用之如
試有顯效則舉主隨加祿秩以酬獎之其或繆濫憤事舉
主依律科罪以示懲戒行之數年則梟俊禽敵之士輻輳
而出於此途將來必有能為 朝廷立名攘夷狄者是
國家于科貢兩途外又有得人之利即萬一有豪猾狂逞
之形亦藉此可以潛消而豫制之是亦司國論者所宜慮
及也伏乞 聖裁 一練民兵嘗考民兵即古寓兵于農
之意而行畿甸為最急蓋 京師去塞垣甚逼萬一有虜

警則都城戒嚴非多立聲援無以鎮定人心臣憶元年初
虜犯永平勢將西窺灤河羽檄日且數至臣曾與兵部臣
議調兵入援兵部臣默然無以應也久乃曰無兵奈何當
是時臣心竊危之年來極慮博訪因得練民兵可以入援
一節甚為得策請試言其堅蓋直隸八府古幽冀地其人
沉鷁健悍慷慨多材力臣往開河間保定等處民皆團聚
為社分曹角藝日縣弓矢馳獵為樂大抵勇敢善騎射其
天性然也今誠立法揀擇自可用以擁衛京師但恐處
置失宜於民不能無所憂苦而精銳者未必羅致亦為無
益臣以為苟欲無擾民之害而又得精銳之用其道在編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七十六 余九

練尺籍者將平日雜徭役悉與蠲除以免本身丁銀一錢
每年自操練外不得有絲毫差遣夫一錢乃最下之丁本
不妨編派頭役于官既無所損而為兵者又得優免以蘇
其困無別役以妨其業誰不踴躍應命者且因其用之為
兵而萃乎行陣不用之為農而散於田里蓋不費廩粟不
水庫帛而隱然自恃為保障是官民兩便之道也至於郡
縣既已奉行之後該道兵備官仍歲終親歷各府調各州
縣兵至府驗其將卒有勦靖武備有生熟者大行賞罰以
為勸懲數年之後兵皆精練即地方盜賊啟釁各兵足為
防禦至於都城脫有警本兵奏請徵發以符契下之巡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七十七 余十

撫巡撫下兵備等官除正兵留以城守將奇兵盡數調至
各府各府彙為幾軍以一大將軍領之通稽八府可得勁
卒數十萬馳赴近京要地以為聲援所以壯國威固社
本永持至安之策無出於此者昔宋仁宗時藉河北強壯
棟為義勇寇至則溯集赴援至孝宗時陳俊卿奏請民家
三丁取一教之戰陣也據要守待敵至以壯聲勢今欲點
集民兵胡不引前事一觀之也或謂兵既棟擇當給以衣
裝器械至操練時不可不懸賞以觀今須豫為料理臣查
得近日御史清出畿內勸戚地上甚多雖有租銀在保一
頃各山口散兵後既有老家軍守之又添設民壯同守每

名編銀三兩有奇似為創用其他尚有類此可取者合無令各巡撫一併勘議徵銀在官庫備民兵之供費伏乞

聖裁 一重農穀臣聞農者天下之大本穀者民之大命

乃帝王之先務也我 祖宗之極定制本憫憫加意於此

宣德成化間常令各省布政司增設參政一員所屬府州

縣增設同知一員縣丞等官專治農事及預備倉糴穀賑

濟者今詳明所為愛憫元元計安四海之道甚備奈何法

久玩弛從政者率視為迂濶而不談百年以來末利大熾

民心搖惑游惰成習田多汙萊數口之家至無餘蓄重以

急政橫歛愈不堪命歲稍不登狼顧莫救弱者轉瘠溝壑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七十八

茶士

強悍之衆奮臂起而為盜蓋緣勸課不行貯積無策以至

於此所關繫非細事也臣竊度此以為方今之務亟責

成各該巡撫令查原設參政有無俱各坐委一員仍以屯

田水利念事增其職掌其領農事府州縣除掌印官外其

佐貳官亦各查原設有無即定委一員分理當無事時而

司官分行郡縣禁戢游民招徠流移田地拋荒者募農開

墾陂塘渠堰有侵沒墜塞者悉查出濬導使水潦得以決

瀉旱乾有所儲積及屆農期則趣有司躬臨疆畔勉其積

事輕徭薄賦稍紓其力或有牛種不敷者官量給與以寓

恤補助之意如此則農夫日服其時而通畝者鮮矣夫

民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未有農事舉而人不克

者也若積穀一節近日申明甚嚴但有司多視罰緩之入

已為應得往往取充私橐不肯盡其糴買或偶因他事罰

穀貯倉不過十之一二徒應文耳及遇年饑民困倉穀告

竭然後呈皇請慶卒無以相恤蘇軾所謂小人淺見不為

君父惜民類皆如此非一大振撻之則民之慚息尚未可

期今猶有言積穀之害者曰計數取盈則獄訟繁興湖南

寬鄉則無積千穀夫天下豈皆湖南而不積穀果自可以

無訟耶此皆飾說以撓成事者也至於各處鄉村宜隨其

遠近略倣隋唐遺意皆設義倉每豐歲則每糧一石令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七十九

茶士

加納五升總計糧若干得穀若干蓋不必多取即可分給

為各倉之本有本則可以取息有息則可以濟民又于每

倉擇一有物力人戶克義倉中頭以司收放仍一二年一

換勿令偏累其他謹謹藏以虛腐敗嚴稽驗以防侵欺禁

別用以耗本息考虛實以行賞罰皆一一具為詳書而蓄

積有不足恃者臣不信矣凡此皆須二司官率屬行之而

巡撫時時察其廢弛論奏重懲感終其後穀愈耗散之

數送戶部照對仍乞 勅吏部于大臣中采其高識遠見

能為 國立事者為戶部侍郎居中調度如古無判大司

農故事以總攝各巡撫等官歲加黜陟行之數年可望稟

應皆滿家給人足水旱盜賊不足為虞富安天下之術也
再昭農穀之事至為繁劇一應不周反致擾害於民臣思
心能知之口且不能悉數之况能徧以疏舉若夫博詢詳
議期於事體精密可為萬世長利是在該部臣留意而已
伏乞 聖裁

皇明西朝疏抄

卷六

八十

卷六

應 詔陳言疏

王世貞

臣伏觀隆慶三年三月 詔書內一欵朝政得失許諸人
直言無隱欽此臣竊惟 皇上以 聖曆之資當鼎革之
際委用良佐詢召耆碩挽國是於將非收人心於既渙大
法小廉朝野垂謐而又需然下 德音求謫論此誠古
帝王之盛典臣向隅餘生猥伏草野過蒙 漸被復領事
寄而夙講疾癘委頓不前長負生成銜 恩丘壑苟有一
得敢 愛其愚伏惟 明主不遺瑣瑣之微小臣遂忘刀
祝之戒謹列為八事上 請倘以為可采 俯賜約用臣
愚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一法

皇明西朝疏抄

卷六

八十一

世一

祖宗以弘 聖德臣竊惟我 祖宗功莫盛于 太祖高
皇帝德莫盛于 孝宗敬皇帝 高皇帝業由開創政多
更始臣愚不妄 竄至于 孝宗皇帝承 列聖之貽範
而丕顯之深仁厚澤淪浹民志迨于今過一甲子而謳謠
之不衰臣不佞 請舉其一二以告 孝宗皇帝簡素恬
穆後宮無偏私聲豔之寵節儉敦謹後乘無徇馬趨肥之
嗜 御極十八年 貢獻裁損殆盡行幸稀簡昧爽視
朝退 御經筵咨詢治道暇則 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
謝遷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綱等相與講析政要較求盡
一以故 聖聰日啓萬機益練心聲第王慈嘗講文王不

收盤於游政章有所指摘退朝即召中人李廣戒勗之曰今日講臣言殆為汝等宜自省勿貽後悔學士張元栢上太極圖說亟讀之且歎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中人為皇后治袍請開廣東珠池特命內庫擇藏珠為之而以責中人曰若不過欲自得珠不思困吾赤子耶員外郎李夢陽上疏忤旨左右請加杖責不許曰若輩欲快吾一時不過成吾殺諫臣名耳凡九卿大臣不輕更易以年至致仕者進階賜金績以輿廬偶遇輿彈即為溫慰聽自陳乞休以故當時大臣肅恭狗法無自求避之念言官精白靖獻戒愴計刻數之風宮府一體朝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八十二 世三

野牧寧即詩書所稱曷以加焉臣願我皇上深唯而慮述之或命輔臣細繹金匱之秘于孝宗皇帝聖政略成一編朝夕呈覽以為聖德之助臣愚不勝惓惓一正殿名以尊治體臣竊惟太祖高皇帝恭行天討掃逐胡元登極之後名其大朝門曰奉天門殿曰奉天殿以至詔赦誥勅俱以奉天冠之明人主不敢以一人肆於民上無所往而非奉天也軍除年中悉更諸門殿名成祖靖難之初明舉其罪布告天下永復太祖之舊先帝偶創舊修新耳目未幾安駕御史往有所陳皇上不為遽易臣竊惟國治在乎法祖大孝貴

乎成親皇上為上帝元子可一日而不奉繼太祖大業可一日而遽忘伏望需發明詔於大朝門殿仍奉天故號以昭象魏之重或以華蓋護身二殿左右各門存皇極殿等名以慰羹牆之思臣愚不勝惓惓一酌恩義以慶宗室臣于嘉靖二十九年遇故脩玉牒臣自親王而下至庶人已未名者幾三萬位又二十年矣可得五萬位今周府已近四千位韓府亦千餘位雖竭天下之財力恐不足以供其源源之產得者則禮部會議裁省經制臣愚越在草莽不能盡識竊以為國家待宗室之意往往傷於用恩其待宗室之法往往傷於用義夫族屬至於奉國將軍亦可已矣又復推而三其中尉以至世世不絕所謂傷於用恩者也雖其疎者皆高帝及列聖後也無罪而困之于一城而絕其仕進之路所謂傷于用義者也伏望皇上下禮部及府部大臣會議於奉國將軍諸子俱聽免其祿秩分居附近州縣廢署之日仍照會典事例給與房糧量復役終身使得盡力農賈其有志科目者照常肄學應試聽為南京及司府州縣等官一應宗室年至五十量與本等服色冠帶其周韓二府郡王至奉國將軍改封雲南廣西四川福建地方量給路費行根庶幾少慰中土之民且獲安天族之養再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八十三 世三

昭各 宗室命名俱限金木水土字樣以致重複互犯
創造生澁自今而後係中尉以下止從上字定名其下不
拘何字非惟可免重複創造之苦抑亦少寓親疎之別或
謂事體重大或謂關係典章臣竊以為及今不處十年之
後將有不勝其弊者矣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唯

皇上銳然行之臣愚不勝慙慙 一覽錄例以求才哲竊

惟 王府親戚不得為京朝官原非 祖宗甲令止是宣

德年中 奉府永興王欲以女女通政使李錫子詔謂錫

見居喉舌之地不許弘治中吏部尚書屠滽與大理少卿

王輔有隙以輔係 王親創為此例出輔參政警邑以沒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全四

世四

夫屠滽修區區之小忿而使 國家負猜疑 宗室之咎

狹賢才進用之途臣以為滽非純臣也大學士楊一清先

後建言頗有次第而新貴人張桂等謂一清有所援引

浮言沮之迄今未復 天潢派派繩繩無已屬在 國親

其難不億即有許謀石畫不得與廟廊之議干城腹心不

得膺保障之托以 皇上之側席思治求士草野而顧乃

畫才於 聖世甚無謂也且今 宗藩之最鉅者不過以

財自娛如江南一富室而已豈有鈎結黨與為 國家憂

如梁孝孺刺者乎伏乞下臣所言于吏部今後凡係 王

國親屬一體照常陞用京職毋得建關照幾 國家宏濶

游平平之政 宗親無戚戚其爾少 慈臣愚不勝慙慙

一條典章以昭 國紀臣竊惟 大明會典一書實我

祖宗經世大法百司庶僚奉而行之可以傳示永永而時

涉變通事多損益詎嘉靖二十九年間修完 進呈不

知何緣廢閣然自三十年以後隆慶二年以前中間典儀

之更革兵制之裁定財賦之出納又有不容于不修者臣

愚欲 命內閣輔臣作速更訂進 御頒行至於法司上

惴 天威下媚政府以意為師顛倒三尺或疏辭引 二

王而比以詐傳 令旨或出題涉風諫而比以子罵父或

奉 旨延遲而比以棄致 詔書或奏事欠實而比以衝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八十五

世五

突儀仗舞文弄法不可枚舉亦且 明旨禁筆著之會典

中求以為戒臣又唯 太祖實錄洪武三十一年止中間

至永樂元年尚有闕漏未載夫漢不以呂氏而廢本紀唐

不以武氏而廢實錄何者明天下不可一日無史也臣愚

欲下 內閣諸著碩臣考究章餘年間事跡別為一書附

之國史之末其侍講方孝孺尚書鐵鉉殞身滅族以衛

社稷宜鑒其吠堯之忠 賜以易名之典他若尚書魯恭

等亦要明著功罪以示勸懲其於 國家治體關係非細

臣愚不勝慙慙 一推 德意以昭大勸前奉隆慶元年

詔書旌錄言事及查舉 先朝大臣卹典海內士大夫欣

然如願思奮其忠力以為 國家風潮一世之興無或過
於此或有事涉遐遠或格小有未合者臣 請罄其一得
以備採擇 高皇帝時開國諸公侯自中山開平岐陽諸
王外功莫大于韓國公李善長頴國公傅友德宋國公馮
勝德慶侯廖永忠善長籌糧轉餉之功不下於鄧留中問
以難疑獲罪王國用辨之其詳友德等戡定蕩關之績遠
過於絳灌卒老牖下而時屬戡戡未蒙易名之典 文皇
帝北伐時失律者主帥立福耳而固安侯火育等罵賊力
戰以死其忠節激激著實錄中臣以為此諸臣者宜優加
贈諡者也徵士吳與弼刻行追古力辭宮秩其高風足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八十七世

廉頑而起懦翰林檢討陳獻章潛心聖傳化行里閭其緒
言足以繼往而開來副使李夢陽何景明再 上諫言力
持權賄氣節足以彰 明國是文章足以潤色 皇猷臣
以為數臣者宜 特褒以諡者也故給事中陸鏊吏部郎
中薛惠一則 上言典禮一則糾論權奸相繼謫罷中間
察量移邑令惠則引疾乞休以故於例小有不合然其
直節激行句可道也臣以為此二臣者宜厚以贈者也
夫旌及于遠則潛德者思奮其忠下則位卑者勉修一
舉而勵世之善備焉臣愚不勝惓惓 一昭爵賞以徠異
勳臣見 先帝時復開國六王之後俱為列侯所以張大

國恩率厲士氣至隆厚也今虜無歲不犯邊 國家之財
用稍絀謂宜提空名以鼓舞之而上不為異格以待下下
不為異勳以報上斤斤守利印之故規而欲貴人以捷伐
之苛列臣以為萬無是理且王守仁在 武廟時提烏合
一旅生縛逆薄致之闕下而區區伯爵始見格于悍卒今
復沮於多言夫書生不諳典故謂伯爵為至重不知今世
世稱伯者不下數十人曷不取其 祖宗時鐵券校之其
功不過下一城破一軍而止有能如王守仁者乎 皇上
幸下臣言吏兵二部會議若守仁者予之世封其 高帝
功臣如前所舉宋國公馮勝頴國公傅友德德慶侯廖永
忠亦宜并下所司講求所以中廢之故取其嫡系量復封
爵明告天下有能驅滅虜大者公小者伯世世勿奪教
年之間能無長平冠軍出而應 詔者乎臣愚不勝惓惓
一練兵實以重根本臣見節年防秋延綏同原將士萬里
入衛日漸減耗為之痛心而大倉歲漕四百萬石以養疲
瘵無用之士為之扼腕且 京師與薊遼呼吸相應臂指
互使其勢與他鎮不同臣愚欲望 皇上勅下兵部分委
御史等官于陝西各邊不分軍十合餘精選五千餘名以
為騎士山東河南山西北直隸等處精選三千餘名浙江
義烏等處精選二千餘名而廣楚蜀士兵精選二千餘名

以為步兵仍于團營錦衣衛各官軍旗校精選一萬五千
餘名合三萬人分為二營另委名將如戚繼光馬芳者統
之明詔內所舉廢棄大小將官皆經戰陣者各任偏裨
分領哨校日逐演練嚴其賞罰一遇釐息令其協助前邊
總督戰守其陝西每歲入衛官兵俱從停免仍委嚴明給
事中御史將京營京衛大小官軍悉心清查其老弱者黜
退見闕者停補至于錦衣一衛冗食尤多尤宜酌量裁革
歲可得漕米三四十萬石以養此一萬五千之精兵不唯
剗鎮緩急有賴而國家隱然得居重馭輕之意昔周世
宗宋藝祖嘗行此法兵以強強戰無不勝臣愚不勝惓惓
奏請

卷六

八十八

其

仰承 德意敷求實政以求保治安疏 鄭欽

臣惟 聖皇在上而天下蒙久安長治之福者致治有實
功而用人有實效也臣竊于言責待罪該科披閱章疏恭
觀 皇上嘉納敷奏 訓勅臣工屢有從實舉行實心幹
理之 諭今歲四方多謠言害異常伏蒙 聖慈加意民
庶蠲租發賑停刑罷役優恤之 恩等於 天地竊俯
而思曰 君令而臣弗共是不忠也 德施而澤不究臣
之咎也頃者家宰員缺仰荷 宸聰慎簡至公為 國之
人以膺 眷命而臺卿閫帥皆極一時之選中外臣工罔
不率正人之柄用憚吏治之嚴明洗心滌慮精白肅恭以
求報效不遑笑顧臣愚測管窺何能竭涓埃於萬一然誦
聖謨而惕念感時事而激衷思救弊以補偏政循名以
責實用據一得條為六事惟 聖明垂覽焉 一曰定
國是以正人心 臣切照人才有淑慝而政事關焉政事有
治忽而是非係焉 聖天子運 乾綱於獨斷而分庶職
於有寮寄耳目於臺諫而總權衡於部院言官有賢不肖
許臺諫風聞論列非私臺諫也所以廣視聽而防其壅也
臺諫有可否下部院查覈覆奏非私部院也所以審群言
而折其衷也邇來爭端滋起辨許成姦憲臣曰部臣宜斥
部臣亦曰憲臣宜黜一人刺之為非一人又執之為是甲

可乙否堅白異同建言者似出公心報復者殊涉私意所
以然者良由 國是未明而人心不古耳夫 國是未定
而欲使議論之協一是猶止嬰兒之啼而塞其口也仰惟
天威震懾海宇澄清人心士習大異時昔矣然士路已
清而頹風未振法網日密而實裨罕聞弱者因循以觀望
雖 國虧民苦勢迫于燃眉之急而且姑謂之徐徐強者
者逞辯以飾欺雖事煩民擾明雖大獲輟之虞而猶肆利口
之喋喋任勞任怨者自無一二推奸避事者十恒八九負
清修之譽或飭貌而不飭心徇破格之名或采文而不采
實將欲舉之而無名則曰彼曾不附嚴氏將欲刺之而無
名則曰彼曾濡足嚴門殊權所以待異才也而便給為能
貪滋不檢者亦得驟登夫顯秩何以作天下之忠勤起廢
所以濡幹濟也而桑榆景暮尺寸未酬者亦得冒獵夫崇
階孰不以終南為捷徑撫按外官之表率守令為生民
之父母好惡不佛傳豈言之惶惶君子詩嘗咏之矣往見
為監臨者徒以簿書督責為守令者多以深刻承望
風旨上官喜罰贖相率剝削削以快其私上官喜博擊
相率破家滅門以投其奸無所顧者有矣恤民饑寒者
誰歟不畏強禦者有矣救民疾苦者誰歟連篇累牘及旋
皆卓茂之才問俗觀風觸目盡凋疲之狀是何列之薦剡

皇明兩朝疏抄

卷末

仰二

進

者有餘而徵諸治功者不足耶抑何張湯虐政多宜于此
時而召杜仁風不可見于今日耶近該銓司留心都邑之
賢者 請加服俸蓋出格之典激勸之機非為生民計
也但恐希望者或不求其實昧 上意徇日循良為俗吏
務竣刻為丰裁則恤民適以病民 盛典不為厲階乎據
已往之積習乞將來之明鑒當此賢哲奮庸之日孜孜汲
汲之秋苟不定畫一之章程而徒更一時勢立一法制易
一歲月新一見聞非所以培元氣而長 國脉也合無
勅下該部俯察邇言大加振刷除 盛治昌明之會酌大
中至正之規圖治務求實濟毋修虛文用人務揀真才母
采虛望度德授官因官取效以靜修為館翰而有耳目風
紀之司者不當以緘默為持重以清謹律儒官而有錢穀
庫甲之寄者不當以規避為老成一拔擢也必其入而在
內足以膺柱石出而在外足以寄干城者然後舉而加之
否則寧備資序遷可也母使非望之福誤及匪人以速擢
官之誼一起用也必其功施民社為詳 國老成私濟艱
難係蒼生重望者然後召而致之否則寧 賜閒表宅可
也母使舍耄耄之流徒取充位以貽伴食之譏其為徃行可
嘉母以一節信全德其為薦延可議母以一青紫平生酷
之宰官其於官居民牧有不當以條剡為瞻能上有

皇明兩朝疏抄

卷末

仰三

六

好而下必其則身範物先者不當以操切為任事實意擔
當有救其小過雖三至之報勿疑也巧言令色者務灼
其深察雖衆好之中必察也再取言官論列內多風聞部
院查覆自有公議言所係重不輕信聖明在上照
臨如月則未習難別下察昭然辨計之風不司長也
合無容題准事例除大臣引致以候聖裁餘
經論列者不問覆實與否宜杜門省德其從公議獲
毋許輒行奏辭以滋疑端如此則道揆而發志乎法守
嚴而上風正所以興道致理者可期實效矣二曰慎陞
遷以一事權臣切昭才不可多得善治必先久任我

皇明高廟疏抄

卷六

御四

示

國朝稽古建官內設臺館部寺外設督撫藩臬凡以國
與民之責寄之也節經議覆任之法固宜簡在必行矣
然卒不免陞遷之太驟者得非沿習久而拘牽深乎是故
內而卿寺或為人耶或遇缺推人遠不及非近不踰月
一歲數遷者有之旬日再轉者有之外而督撫或以東易
西或自外補內趨迎之機未安輟代之檄忽至靖盜之戈
甫息內庭之擢隨臨以至藩臬官皆係稍滯者陞改
多憑於途次往來空費於將迎果為國平煖席未遑朝
一籌之速展易為民乎自肩不暇奚四體之能舒今之議
皆不過曰高位常苦於多人下察每差於白首他邦非此

人不可外任不容以久勞維時與勢不得不然而不知率
主莫非生靈顧彼不宜失此功化難責俄頃有成必待三
年若一處未寧忽遷他處一官方授復改他官通歷尊崇
一人之榮羅待矣於朝家何賴焉昔大禹治水八年於
外必俟錫圭告成始有百揆之命先年巡撫周忱並皆歷
任一二十載當是時豈故踈而遠之而廟堂之上豈無
一京缺可推者乎孟軻氏云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
踈踰戚可不慎歟書曰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
合無今後用人必加慎重毋輕授受卿寺過有員缺除資
望相應者照常推補外餘歷俸未久者並暫虛以待如有

皇明高廟疏抄

卷六

御五

東

正則副可虛有左則右可虛縱弔獲已欲推其人必俟一
年二載之後方可及之母復驟遷數四以厭耳目督撫正
當有事安攘方殷者必俟三載之後考有成績即擢置
內庭如事方有緒未成民方呻吟未安者縱使久勞於外
或增以秩或加以俸毋復他改別遷以失觀望各省兩司
果係資深望重即酌道里伊邇或見任地方就便超遷查
照前任體科左給事中鄧楚望所議毋使朝秦暮越不勝
絡繹之勞再照事勢每內逸而外勞人情恒厭違而喜速
臣切見邊方撫臣有缺廟堂會推甚難其人及不踰時
被推者方抵任向之不堪推者又公然列為上卿矣此無

惑新精養拙者多而殫力程能者寡也合無今後通計歷任之勞逸為叙遷之盈縮如終身安閑坐鎮者不使超越於折衝禦侮者之上如此則人得安心職業而無缺望之私實意為民不蒙速化之念所以熙載亮工者可期實效矣 三口禁改調以肅臣紀臣切照改調之弊與久任正相矛盾欲久任而不禁改調是猶却步而求前也今內外官員係為事為民之最切者莫如部屬守令夫六部司屬職守各為至要官制原有定序可言繁簡而不可論低昂也往往有假公濟私更調靡常者謂吏部進退人才不宜輕授必擇有才望者而調之似矣其餘各部亦皆東更西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仰六

改果何所擇而取之歟謂兵部職司軍旅不宜輕選必簡有韜畧者而調之似矣然既調之後又復出此入彼豈一司馬尤不足盡其才歟况錢穀 國脉所關刑獄民命所係工虞孰非急務而組豆軍旅之事亦非可卒辦此部急於得人則彼部獨可廢事乎應調者既稱有望則未調者豈皆不才乎昔顏閔命世之才所長各止一科稷契名世之佐終身惟一事何者不如是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也夫積習沿固非一日然方今清明之時不為釐正恐公心反嫌私意將為他日鑽刺者啓倖門覬覦者示赤幟下縣之有令最號親民百責攸萃官之乂暫而民之休戚

因之也往往有到任未幾改調繁難者即如臣邑二年內兩令皆以調去以致邑政廢弛盜賊充斥一邑如此他可類推矣若云他邑多事則此邦方且敷政若云才力有餘則舊任亦宜綽綽矧今一調而五害乘之官無固志而假脫顯以要名者一也代木及至而委權官以肆劫者二也上無定令吏胥緣為姦者三也民無恒心姦究乘機竊發者四也巧猾之徒或倖其脫去而恣漁獵者五也凡此五害皆臣愚所目擊而身親者也議者欲附合己意援疾為喻謂疾之未甚庸醫可調危急之症非盧扁不可治所以為彼者則善矣而不知此方元氣就虛積癰成毒一旦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仰七

滑中竟可救藥雖急求盧扁亦何及乎夫十室之邑必有民杜武城雖小不廢弦歌戶今邑里蕭條殆皆長官數訪其非百姓之福也合無今後益慎簡於始無輕改於終宜為官擇人毋為人擇官六部司屬一體重視除吏兵已經題 准非才德俱優韜畧素諳者不得擅改二部其各部員缺新選遵照舊規余即於內外相應衙門推補必遴訪而後授之優文學者界之禮官義會計者委之錢穀以司刑獄必刑名之熟也以職工虞必綜理之周也如其才果優長功能茂著者即留本部久任而權用之如近日戶部郎中魏學魯兵部郎中張崇年事例任之不為不重

而待之不為不隆矣何必徇龍壓之計以啓奔兢之端乎
至於縣令初補必視才力優劣為邑里繁簡既任之後果
係不及者方准改調簡僻以示曲全其地方稱便者毋復
改調繁名邑以致偏累再昭官有內外將無榮卑每遇推
陞京官恒遲遲而外仕恒貴速有何哉蓋京官論俸不論
資外官論資不論俸此人情所以重內而輕外也合無外
任如郡守等官查照京官推陞事例歷俸三年者陞以憲
副五年六年者竟陞叅政廉使積而至於九年者竟陞方
伯巡撫之秩如此則德薄於委任之專績成於行政之久
所以足國恤民者可期實效矣四曰專責成以省添
設臣切照京官置吏不惟逸豫惟以治民也民之聚而為
盜反側不靖豈得已哉蓋其始也必有以激之其既也又
有以縱之其終也勢之所迫不止揆厥所自其過在
官而不在民也間者災害疊臻盜賊蜂起劫庫殺官攻城
破邑上損國威下貽民貽節該失事地方當事者不追
求致弊之由救弊之實奉旨議善後之策不曰增縣治
添職官則曰加兵備復總督近該閩廣又各有兵後該縣
之請焉臣每見此不勝慨嘆夫官事不攝宣聖所譏冗官
之議職者先之今天下藩臬郡縣各有分土正佐寮屬各
有分民糧儲兵備守巡等道各有分職又有重臣以彈壓

之按院以監察之謹備禦則有都司衛所等職防險要則
有總兵遊守等官一事必設一官一方必轄一職揆文書
武棋布星列可謂十羊九牧無復如矣奈何位氏者賢
智則勤勞素庸以獵薦剝不肖則剝民脂膏以充囊橐
以賦繁役重民失恒業饑寒迫厲不能自保弄兵潢池嘯
聚山谷癰潰一旦束手莫支要皆官之失職非無官也即
如徽發礦賊生發已數十年各該守土之官閉目稱千畧
不究禁延至劫人燬宅民急而哀籲控訴於長官為長官
者且曰有上司在不暇及此即一處而他可知矣養虎貽
患坐以紆弊乃汲汲於添官設邑豈理也哉先因財誅民
窮議革冗員以省靡費如川省總督蘇常叅政廣德兵備
清浦縣治其始皆添設也一經裁革漸快不勝今歲徽衢
兵備之添設復踵廣德故事非浙江撫按為之調停歸併
則不一二年又將有裁減之議矣夫地里遼曠人情強悍
易發難制亦必有所當增設者但不揆之地方九經失事
一槩陳請為苟且推諉計切恐殘喘之區瘡痍之後不
務休養生息而供億動作靡費出將見擾害愈增而顛
連愈甚矣合無勅下該部務加審酌見今陳請者必
揆諸地里之宜民情之便委係曠悍難制萬弗獲已者然
後曲從所議毋任彼目前之謀以貽後累其已經添設如

川湖等處或有無事地方官多所當歸併者行令量照
浙中事例募多益寡以圖官民兩便仍通行各省直撫按
官申飭各該司道郡縣念所在之多虞備閭閻之疾苦為
守令者饑溺猶已視民如傷田野荒蕪何以闢之流離逃
竄何以復之風俗薄惡何以挽回之民情頑悍何以馴服
之刑罰申教化勿恃守身之濯濯而險刺以矜能催科中
撫字勿視待哺之嗷嗷而苛併以塞責保甲毋襲故套而
必求寓兵於農以彌盜於未形積穀毋飾虛文而必求有
備無患以救災於既至萬一水旱為災積貯無備者必追
求舊欠之官及地方有警不能早見預防者尤根極貽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仲士

允抵轉寧之休所以極聲望也者可期實效矣 五日嚴
任代以圖安攘臣切照忠於事 君者不謀其利急於為
國者不顧其家我 國朝加意安攘凡邊陲臣鎮專設督
撫重臣握樞控要彈壓保障兵馬之強弱糧餉之盈縮地
方之安危所關係誠重且大也往多冒濫邊銀侵剋餉
銀藉助及被 命赴任者相率遲延致遭論劾臣切謂
此所以仰荷 厚恩俯膺重寄者何如而可以貪肆怠
緩若此耶夫禮君言不宿於家督撫職專聞外一受 勅
命即有地方之責痼瘼休戚身且不免况可枉道回家以
遂其從容宴豫之私耶先經題 准凡總督巡撫下拘邊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仲士

之原一併重加斥治雖已經陞遷者亦要嚴行提究不得
輕宥佐貳等官督糧官糧清軍巡捕管馬理刑原有專職
嚴加切責各求實效以不失 國朝設官之意毋許舍本
職營別差以妨正務兩司如兵道務率所屬練卒伍時簡
教以戒不虞守巡時行郊陌省耕飲問疾苦以察撫按所
不周補守令所不逮毋或自求暇逸動委有司徒了文移
撫按出巡各照所屬職守悉心考核其為恤民而稱職其
為殃民而不職其為廉能其為貪酷必訪其實跡可據者
定為舉刺毋或尊大其體面寄耳目於匪人惟奔走承順
之為恭如此則官不加多而自無惰事之患民免紛擾而

方腹衷如遇陞遷事故俱候交代畢日方許離任非徒使
之假宴會之歡以叙新舊之雅也蓋以重大責任非可輕
授錢糧兵馬安危利病躬相授受俾舊政不墮於垂成新
任藉有所持循耳頻年陞調不常遷轉靡定等開府如傳
舍視 勅命如弁髦為新任者領 勅私歸絡繹遷延其
中固有情不容已者而要之私便身圖問田卜宅侈炫耀
於故鄉者恒多也彼舊任之人或京權行或調繁去或貪
酷罷或守制歸鄉候動渝半載使久任皆陞調者猶知自
檢以避物議而罷廢休致者亦坐以待終焉則將有不肖
之徒貪得無厭惟恐代者之不進此方駐節而彼已滿載

矣如江西巡撫某久坐遷管而漏索前件數月何啻萬金
靈曰甘宗遺愛延綏巡撫其侵剋餉銀而大誤邊事藉助
俱有實跡豈云蔡暢清風此外又有事變無容少待至情
不亦久淹者如之何而可遲且緩也邇來新舊相接彼此
交代不過盛張筵宴備陳儀物酬酢交牘而已迺有賊私
數萬如其某等所為者殆常懷故玩愒因循及經查盤賊
跡暴露雖奉 旨追賠在不肖者固無足惜然堂堂都憲
而下同於僕隸於體統不甚戡乎自今督撫諸臣一時多
係新任尤宜申明法制嚴示期限深鑒往鑒著為定例伏
乞 天語叮嚀申飭各該新任撫臣不問邊腹地方俱刻
期就道着速赴任並不許枉道回京稽遲歲月交代之日
即將前任動支過錢糧給散過軍餉或修築過橋堡或練
補過軍伍田地有無荒蕪曾否無者有無開闢若干人民
有無以竄竄外竄者有無招撫若干賦稅有無拖欠曾通
欠者有無徵完若干盜賊有無生發曾生發者作何撫剿
地方有無災傷曾災傷者作何賑恤一應承接事宜具悉
交割舊任復 命新任報代逐一開款具 奏如仍蹈故
習枉道稽遲及徒事虛文舉行不實者容該科訪聞察究
如舊任官有冒破侵欺等弊新任官隱護不行稽考聽巡
按官查出一併察 奏斥罰如此則視 國猶家而督責

皇朝兩朝疏抄

卷六

仰三

有專功急功忘私而撫綏無遺力所以安內攘外者可期
實效矣 六曰革風靈以振漕緝臣切照行法者貴求其
本革弊者務濬其源凡一應漕運事宜先該都給事中張
憲臣建議已經題覆臣無容復贅今閱漕司條奏首以根
極弊源歸咎有司之不守漕規不遵 明旨而謂謀謀於
運官之貪取常例運軍之恣肆刁索為不揣其本而務其
末臣切謂糧米粗濕及舡到無糧誠當責備有司而官軍
之刁蹬需索作弊營營壞漕之本源也何者蓋漕運之
患不過曰違誤漂流掛欠而壞漕之弊則莫如運官之科
索與運軍之缺少耳臣查得議單內開稱凡遇故軍士各
該衛所不行食補者聽各該委官比照京操官軍班班不
到事例事發究又稱凡把總等官索要運軍常例科派
銀兩照銀數多寡酌量降級有差重者發邊衛充軍及侵
剋運軍月糧者亦照此例降級等項銀兩查有賊私俱照監
守自盜事例嚴懲是立法非不嚴防茲非不密也奈
何因循日久迄無成效地總兵其狡詐沽名殊無任事之實
終將其持身廉謹而乏通敏之才其各把總之設所以約
束一總督督備運也率皆庸碌為效恣行科索每舡船一
隻索銀一兩名曰幫錢索米一石名曰食米沿途派搭私
貨責令各船包認登費名曰貨錢抵京交糧後其各旗軍

皇朝兩朝疏抄

卷六

仰三

出銀額車裝載回南名曰車錢種種名色頭命筆欽特
江西把總某為然也如江南上江把總某先索新安衛指
揮某封銀一百二十五兩及指揮某為事某代運又勒銀
八十兩到京充復索致本官竭債完糧即一二總而餘可
知某大把總貪肆為姦故官旗通同作弊人咸以武弁稱
流置之弗齒而不知關係 國儲為害實大也舊例每船
一隻旗軍十人衛軍先僅撥軍次及到差今各衛所官多
將有田正軍膏脫而以無田餘丁補數其行月二糧又皆
官旗冒領以充使費併扣還通年補納漂流之數軍丁告
累情願貼貼旗甲不肯赴軍明載空名軍無實數每船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四

額數方許開俸勒限先期造冊解赴漕運衙門候撥軍
淮之日漕司照冊查點各軍有無定額是否精壯真正軍
丁如有不足比照原操該班不到分數事例將掌印官罰
降如復虐掠詭名領寬抵徒者併行嚴提重究月糧務要
親給安家行糧如數給散各軍毋許官旗仍前侵剋違者
察究如例再照舊欠糧米通年沿襲不常延推不行完納
各把總又復冒領新運殊非 國法合無 勅下總督倉
場衙門即查覓年掛欠之數將各把總嚴行察問輕則罰
俸重則降級令其戴罪領運必俟賠補完日方許開俸復
職如此則紀法嚴而風靈以清漕綱振而轉輸有賴所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仰上

裕儲足食者可期實效矣夫以上六事極知為不輕之論
迂遠之談然螢光無補於 日月而 大造弗棄乎芻蕘
是以不揣鄙愚冒昧瑣 瀆乞 聖慈 俯賜採納
勅下該部參酌可否具 諸施行或可以為循名責實又安
長治之一助也臣不勝戰慄祈懇之至

應詔陳言疏

周

恭遇 皇上登極勵精圖治 即位一詔諸利所當

所當革纖悉無遺且又 詔開許諸人直言無隱此誠萬

一也戰戰兢兢思求條為十二事其有言曰有治人

所條公會議以下八事其要皆在于得人故

人精先之又用行政皆本于 人君之一

心故以務實學勤政事先之伏望我 皇上不鄙芻蕘

特賜省覽仍乞 勅下該部酌議 上請采擇施行天下

幸甚職愚幸甚緣係應 詔陳言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除具 題外理合備具 一務實學以隆 聖德常聞

皇明尚朝疏抄 卷六 周

明君以務學為急 聖學以正心為要故先儒許衡有言

曰人心猶印板板正不差雖千萬紙不差板既差參舉之

于紙無不差者况 人主之心又與凡庶不同世道之汙

陷人材之進退生民之休戚其所以關係乎 一人之心

者如此其大聲色貨利之奇麗仙佛土木之妖妄纔使便

給之誦讀其所以攻害 一人之心者如此其多此 人

君之學所以莫要于正心亦未易言也伏望我 皇上嚴

恭寅畏持守此心動靜隱微罔敢忽仍乞 聖選經筵之

臣不時進講或稍乘政事之暇 留意經書不徒聽其議

其文采務必究其治亂興衰之故考其用人立政之

方如觀澤水警乎黎民阻饑則思曰以克之至仁猶有阻

饑警予之嘆以勤民隱今之民視堯之民何如也如觀明

四目達四聰則思曰以舜之大智猶以明目達聰為務以

防壘蔽今之時視舜之時何如也以致堯桀父則思俊

父之當求不近刑人則思刑人之不近不肖其物賤用物

則思淫污之當戒不作無益害有益則思工作之當止凡

古之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將見

我 皇上聰明上智之資既由于 天賜而潛心學問之

功又極其淵深則涵養益至理義益熟而本原之地虛靈

洞徹出之以撥事宰物若權度然輕重長短皆有定則如

皇明尚朝疏抄 卷六 周

此方為有體有用之實學而平天下絜矩之道端不外于

斯矣伏惟 聖裁 一勤政事以勵治功古稱一日萬幾

夫以一日萬幾之責而萃于 人主之一身其任亦惟艱

矣矧我 皇上即位之初適值四海多事之候關陝遼東

失事非小兩海徐沛河患異常八閩困于海寇襄岳蕩為

水鄉二廣則山水之盜交橫不息江西則三巢之賊竊發

無時川貴連歲用兵雲南時有警報浙直苦于倭患而木

蘇而加派軍餉尤為至害 畿輔疲于差煩而未醒而寄

養馬匹累民獨深河南之祿糧湊辦不及陝西之班軍消

耗過半乞我 皇上思一日萬幾之匪易念保民致治之

惟艱每遇 大朝之時 面召府部寺院大臣與之講求
討論其邊兵馬作何措置其鎮錢糧作何區處其省賊盜
作何剿撫其有災患作何存恤其為賢良武勇所賞任其
為臺官債師所當揀黜或有事體重大諮詢未悉者退居
便殿或 召輔臣如 先朝召太學士李 故事或 先
朝召尚書王 劉故事與之反覆面議可否必使人盡其
謀而勿相推避事求其當而勿為苟且其有未當者許科
道言官盡言駁正必求至當歸一之論審慶而行之昔宋
仁宗有言曰朕心一日行天下一兩遭職願 皇上之心
亦如是矣伏惟 聖裁 一正風俗以反澆薄天下之治
亂風俗之美惡則風俗之關于 國大矣以言乎今日之
士風似偷似諛以言乎今日之民風似侈似惰假清談以
躡聲希心腹而延虛譽以推避事為老成以任事任怨
為急躁此其偷也推獎不本乎情實取于悉由于附和彼
此頌稱功德以極太尉足查之諛朋儕規箴過失以為空
谷足音之難此其諛也富商大賈服食悉同于公侯豪姓
右家棟宇無異于 宮闈婚嫁甘于論財祭送悉遵異教
此其侈也冗差稍過即快意而為游民工藝頗閑遂甘心
而棄本業託身沙門而逃避租稅掛搭衙門而蠶食善良
此其惰也今之士風民俗不古者非一而四者此其大端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周三

乞我 皇上勅下該部廣收風節正直之人罷屈輒美浮
沉之輩訓儉禁侈以禮制率天下賢農抑末以稼穡培本
根則一轉移之間而治隆俗美康慶三代之風漫漫然再
見矣伏惟 聖裁 一辨人材以為用舍古人有言曰官
惟賢實惟功職未敢泛及只以 國朝言之楊主奇以審
理發身而用為翰林何嘗專于一甲之選黃福以貢士而
官為尚書何嘗定于進士之科况鍾以吏貢而為知府正
途所用有幾人出其上者乎伏覩 明詔有舉人絕望于
九卿歲貢不得為方面之 論大哉 皇言真三商三王
立賢無方之 盛心也數年已稱破格用人尚未見收破
格用人之効即江東王化昔以異議今以貶貶使 國家
極盛之典為群小口實之資二臣無論矣其之舉之者誰
乎以職部見欲超拔于資格之外當先鑒別其品之真
如德器純粹學問淵深正直忠厚表裏洞然此其品之最
上者而沉毅孤介明敏練達重名檢輕富貴不惜舉于顯
貴在右者次之皆君子流也斯枉貪殘姦諂媚嫉妨賢
行險徼幸此其品之最下者而輒美脂韋與世浮沉言清
行濁廣交延譽者次之要之皆小人流也乞我 皇上嚴
諭該部悉心訪求果真知其為君子之流也然後破格而
推之如知之未真也姑循資而及之仍乞 諭兩京大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周四

及科道等官各舉所知一為才德是求便不必問其官秩之崇卑出身之格調也吏部斟酌上請直隸用後所舉者犯正入已贓則保舉官甘與同罪如此則收錄廣而遴選精兵不乏材官多稱德矣伏惟聖裁一公會議以集眾思竊見朝廷每有重大政事及文武大臣員缺必勅下廷臣會議舉然後施行蓋以獨見之偏恐無以周天下之情而眾思之集庶足以盡事理之變協眾群謀用贊國是甚盛典也但行之年久事體變更雖會多官因稽衆論生議者獨揖而揚與議者拱手而傾聽人之賢否未見誣評事之利害不相可否遂便軍國大政止以數言而決會議如此亦復何益謹按漢史淳于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及塞上吏卒以休天下之民帝下公卿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獨中郎將應侯以為不可上書言不可罷者十事漢帝遂詔勿罷由此觀之在人臣各得申其議論在事理無不盡其曲折人君從其長者而用之則國家之政事無有不得其善者矣今之議事者不求商量徒為唯唯不惟有愧古人之風亦且戾於立法之意合無今後有事會議先期將所議事情開具議帖事體稍緩者三日前事體緊急者一日前送各該會議官處先行檢看籌度至期務要虛心商確各盡

所長使一事之中是非利害機宜委曲無不周悉明當至於推用文武官員尤要從公開誠賢能若否各舉所知俾詢謀僉同公論允協然後盡題聯名上請其有謬不相合如應侯之不願罷邊備者不必強其聽其另行具奏上請庶足以盡諸臣之見而會議之舉亦至公無私矣伏惟聖裁一汰冗食以節財用古今談理財者一生之有節而已今日生財之道除土地歲額常供下盡山林川澤關市之利又甚而度僧尼稅間架納官宅退驛傳之供應民壯之工食各官之贓罰悉取以輸京師可謂掇括殆盡無錙銖遺利矣獨有節財之道所當講焉然欲節財又當自其大者先之使徒節其支流餘緒則所省有幾雖節猶未節也乞我皇上命該部衙門開具錢糧歲入歲出之數若出數多於入數則逐一追求大要今日為王府祿米一節日增月益此其勢之不容已者其餘一切費用皆可復祖宗之舊除內府各色財用已經奉有明詔清查外餘若文思院之臣官匠祖宗朝若干員名今日若干員名各監局食糧匠作光祿寺食糧廚役祖宗朝若干名今日若干名內有加增於祖宗朝者必根尋其所以加增之故講求規畫務復原額常使歲出之數不踰於歲入之數此外工作之可罷者罷之賞賜之

可已者已之積而久之則國用足民生自遂公私兩便之道莫利于此而一切納餉諸法皆可以免矣伏惟聖裁一練民兵以資防務之費自古患之而今之冗兵為尤甚何也設使所總計所轄官軍踰九十萬除西北邊兵三十萬前得其用股裏六十餘萬消耗過多食糧則有調遣則無天順元年始照糧餉念民壯按月操練過警調集官給行糧弘治二年又申明其法而加詳焉此舉過兵于農深得變而通之道後法又弊生有司失其初意悉取之以供他役及地方有警別行招募名曰客兵夫官軍之月糧猶存民壯之工食如故而招募之兵又復加派軍餉是古之養兵之費一今之養兵之費三也以職鄙見衛所之消耗勾清頗煩于有司之招募之無賴標掠何異于盜賊不若專意以兵大加訓練其州縣清軍官即以兼練兵名色不時操練本府清軍同知亦兼練兵名色四季往來所屬州縣督同掌印官閱視操練而加賞罰焉兵備官又每歲巡視所屬府分調集總操而大加賞罰焉至于同知兵備之選必擇勤敏清謹之人而又任之即近亦以六年為期練兵大有成效撫按保舉不次超擢以酬其勞凡一切招募悉行解散凡一切加餉悉行裁革一舉而可以實軍伍蘇民困天再照民兵之

聖明兩朝錄抄

卷六

周七

糾其利無窮行則為兵居則為民無供需廩給之費一也行伍之間皆同溝共井之夫則赴闕勇于救援二也臨敵之際有親戚墳墓之戀則號令易于鈐束三也較之衛兵之肥弱客兵之驕悍相去萬萬顧在人之練之者何如耳昔李抱真練澤潞步兵二萬東西討賊所向無前今各處民兵職雖未知其數即職昔所官江西一省計總不下三萬使得人如抱真者以練之則何寇不滅何功不立而又奚必于招募以生擾奪加派以困貧民哉先臣余子俊有言曰人臣謀國雖近且小者亦當為百年之規職願當事諸臣亦如是矣伏惟聖裁一稽編審以寬民力嘗聞之民為邦本此固邦寧古今保民之政不盡其力不盡其財而已今以言乎財則耗以言乎力則疲所以致此者非一而審編不公乃天下之通患查得見行優免事例文武等官俱照品遞免各有石數冒濫之風似已革其六七但稽查之法未備而竊竊之弊日滋假如一官一甲既已免矣及三四甲又免焉五六甲又免焉一人而冒免乎數次一官而散見于各圖甚此為此州之人民也而優免冒行于他州為此郡之縉紳也而徃氏暗裁于他邑之甚而貪求賄賂不畏法紀廣受投靠之輩妄引全免之文名有須實則額外而免者數倍又數倍焉夫終歲之產有此

聖明兩朝錄抄

卷六

周八

定數不容毫髮減損此既冒免一分彼必加派一分此富者所以愈富貧者所以愈貧也職常署篆永豐見該縣有編審文冊與近時所談十段錦者相同而其法加密大約一縣十糧以一萬為率每年一千細開下糧花戶檢造一冊仍于各戶有官員署監生員吏承分別見任致仕閑居及例議議免若干石數目類附于本冊之前每年一樣二本十年共二十冊俱送驛傳道用印鈐蓋以十冊施該海備照以十冊發縣儲庫每年編審十冊隨出一覽周知其法定于十年之中一人止免一次一次之內止免應得數目其有違例而多免一石與夫十年之內而混免二次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周九

者編審官吏及冒免者同罪職切謂此法天下可行也伏惟 聖裁 一立義倉以備凶荒 祖宗朝天下郡縣皆有預備倉之設近來法久弊生有名無實凡遇旱潦之年小民則嗷嗷待哺官司則束手無策不請發 內帑之銀則 奏留運運之米習以為常不知遠慮以職郵見民愚無謀惟 上之謀當其豐稔之時則浪費不經及其凶歲之荒則枵腹待斃此豈民之罪哉長民者之責耳謹按唐貞觀二年詔天下並置義倉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畝秋熟每畝隨粟稻麥約二升貯之州縣以備凶年其法至善也但歛收無分于貧富出入猶掌手有司

此其節目之未盡者職常即其法度而較度之如材社居民或三丁家或四十家定為一倉使其公自品論分別人上中下等則豐年則歛之其歛之法先富及貧雖及富者每年一年無得過三石以次遞減至三斗而止而極貧者亦量出焉凶年則散之其散之法先貧後富雖極貧者每一口無得過九斗以次遞減至三斗而止而極富者不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周十

如此則賑濟不煩於官而實惠得常於民縱有水旱之災災無流亡之患活民之法莫善如此且此法之行可以寓保甲以息盜賊可以寓鄉約以敦風俗一法立而三善興養民之中教民之義存焉成周井田之法其善亦不過此矣伏惟 聖裁 一嚴比試以訓武臣 國家大小軍職萬計有餘歲支俸給何啻百萬即今有一二大將偏裨稍以謀勇著聞者皆出于白身之徒此其故何哉良田正德年以來悉以此試視為虛文苟不至翻鞍逸騎墜于落矢皆得申式而去以此武弁養尊驕惰因循久自恃世貴不流才能使 國家歲費百萬之糧而不獲一將之用者也

也伏祝 大明會典洪武二十七年 今初試不中者
署事食半俸二年後再比中者食全俸不中者降充軍
樂十年 今再比不中仍食半俸三試不中者降充軍
祖宗立法之嚴如此今後武職比試乞我 皇上嚴諭諫
部從實校閱或比照武舉事例添差御史二員以監試之
務使學子躍馬跳澗越壙悉開孰利便方准合試其有不
合者盡數發回無得過為姑息集至三次仍不中者或照
例處分或奪其半俸姑以祖職致仕仍令應籠管束永襲
比試如此則 國家減歲支之俸而足食以汰武臣懷激
勵之心而修業亦專餘虎干城之輩皆出於將門子弟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周十一

于金後漸增至四柱六柱又易以石矣每二枋費二百
金今則增至八柱又採其石之精者為之矣每二枋費三
四百金又塗以丹青加以雕刻五彩燦爛百獸珍瑞駁一
觀之驚心奪目以非士庶家之氣象矣其僭踰不亦極乎
十數年以前士大夫以此為常例請託不嫌撫按以此為
舊規批行不礙撫之不才有司冒破物料科索貧難上空
府庫之積聚下竭閭閻之脂膏其原皆始於此邇來廢禁
撫按之醜遺而不限以建枋之制所謂治其流而不窮其
原也今後除絕等科名異常勲業出自 欽賜如任亨泰
之類者勿論外餘必部院三品以上京堂親自具 奏得
旨方許有司建立兩柱木枋一座其有不奉 旨而私自
建立與得 旨建立而不安於兩柱之數者俱以專擅僭
越論如此則庶乎法制嚴而名器不濫財用節而公私兩
裕矣伏惟 聖裁 一革冗役以從京制我 朝天下
府州縣及邊衛皆建學設官總計教授學正各二百餘員
教諭千餘員訓導三千餘員視宋時諸路學官僅五十三
員者殆百倍焉一時冗員多而學官為尤甚矣查得順天
應天二府每府各設一學而大興宛平江寧上元皆未嘗
設今外省各府即設府學附郭又設縣學非特與京 國
之制不侔亦且收錄既廣則儲養欠精儲養欠精則廩祿

雖糜而實月鮮獲以職思覓今後各府合無比照京府之制止設一學專以儲附郭縣分人材其所屬外縣原在府學者查照舊日食糧補入學年月次序發回該縣儒學俟收其應該裁革教官免其赴部改選就酌量地里遠近調用如此則庶乎冗員革而制度歸一四五年間而師生廩餼門斗之費亦可省十餘萬之積矣或者曰貢行一途缺少人彘果如此則選法少礙職請有以折之今之所議革者計教官二百餘員耳而所議革廩膳之缺亦不下二千餘名就選之缺雖裁出員之途亦省以所省當所裁亦足相對而何選法之礙哉故切謂此法之必可行也伏惟

聖明兩朝疏抄卷六 周士三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七

貢獻類

龍額外進獻以重 詔令疏

張紳

竊聞之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傳曰今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古之帝王所恃以治平天下之術也苟樂於迎合之說昧於利害之歸輕徇其私朝更夕改則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天下之弊紛然維出此固苟且之政非臣等所望於 聖明之世也頃者守備鳳陽太監張陽題稱乞處停止獻新果品該禮部覆題奉 聖旨還都照舊例行務要禁約下人不許生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貢一

擾人自取罪累臣等謂此舉動該部言之明白痛切所宜尊奉 詔令以貽久遠之謀根究奸諛以杜貪戾之漸乃奉 綸音都照舊例一際容許重疑人心不知所謂因云者其張陽所稱洪武年間之 宣諭與近年太監廖貴等之故事乎抑 大明會典 皇考集大成之書以傳信於天下後世者也夫鳳陽王業兆基之地號為中都其進獻諸果應著令申使相繼承以奉 宗廟夫何畧焉而不之載也蓋月朔 薦新取其時鮮以隆孝思初不貴於遠方難致之物以勞吾民况鳳陽所產即如張陽所開諸果皆高京所素有 皇祖之意殆以驗看守之勤情樂種

之有成或偶因便川之宜虞後世遂以為例相延於無窮耶 會典不之載則其不以為例也審矣 陛下改元一詔天下信之與 會典同為不刊之書內一款有曰各處鎮守協守守備等官不許假以進貢為名貪取急隸科歛銀兩擾害軍民額外進貢一切停止夫何 詔墨未乾而破於奸謀施行未幾而格於橫議不惜反汗復啓厲諸夫匹夫食言人凡非譏而況 天子之指揮關係重大一有不審則人將睥睨 朝廷以為可以窺測侮易政令以為可以搖動故證據出將不可制只如茶芽一節查得蘭直隸井浙江福建等處凡地土所宜皆入例 貢備載 會典未之有改鳳陽原非產茶地方 陛下不察誤中其欺曰茶芽只着自行收買進貢民猶切疑之以為陽之收買或不一時資也既而侵尋得有此奏 陛下再中其欺不惟不之罪也而又重許之鳳陽根本重地百姓連年饑荒守備為地方設也為張陽者正且深加撫戢用黃郭基乃敢陰懷側媚之私外托年例之說曰黃船則雜以人大曰茶芽則混入果品巧飾詞說意在必行公違 詔書全然不顧雖 明旨禁約不許下人生事然以積年厲大之徒一旦事權在手未免徼大索錢騷擾地方津貼打乾重煩騷通故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言重本也煩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二

貢

民以為 列聖在天之靈其膏享之乎又况倖途一開四方效尤爭進奇巧何所底極如唐之月進月進宋之花石史冊昭然卒之罷撤天下皇風因以不競其流之弊雖未必遽至於此 明主謹無逸之戒聖人重有漸之防可不先事為之慮哉大都宦官出守者非蚤夜搜羅指稱名目為希寵自私之圖則塊然地方束手坐食故進 獻為此輩第一事百計巧鑽必得其門而後已伏願 陛下思詔令之當重察利源之二可謂前從該部所 請如遇前項果品成熟選精潔奉 獻 美陵其南北進 獻果品并茶芽皆係額外仍舊一切停止切責張陽務宜安靜毋起事端以作俑於天下尤望申明 詔旨通行各鎮地方今後但有違 詔獻進者論之如律罪在不赦則天下可以無事而生民得所安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三

貢

停免額外貢 獻以昭大信源

張紳

臣聞帝王之盛貢 獻出於租入之中而邦本安者且之
政貢 獻浮於租入之外而國脉耗是故奸諂之徒挾殘
人之術開媚上之端識君子之所羞稱 明主之所深惡
亟去而不以聽者也臣伏觀 皇上登極 詔旨有額外
進貢一切停止之言有以仰窺 陛下仁聖天至愛惜元
氣不欲重困軍民以適其私而海內臣工惟所鼓舞皆將
翹首拭目以觀太平之極致但各鎮守總兵等官不該仰
體 聖懷講求 德意或託舊例以誤 天聽或假謝
恩以售已私此皆悅之不以其道君子之所不悅者也而

明兩朝疏抄

卷七

四

九一

陛下未究其所從來承前之訛遂後之失格 恩旨於不
信廢貪戾於方來臣竊為 聖明惑之臣節查得 大明
會典 內府織造所用紅花於所產之處稅糧內折收按
歲差人進該庫支用如山東河南二處俱有定數其法一
成而不變其額百世而不虧而寧夏鎮總衙門所 貢紅
花蓋不繫 今甲之內特一時喜事獻諛之徒創為此輩
以誤 先朝前大學士楊一清總制陝西軍務時亦嘗諫
白乞為停免而沮於群小未得 命允之命因循持父遂
為厲階夫寧夏地方孤懸海外與其虜為隣其間雖有平
衍田疇類多饑饉寒冷之地而所入之花播種耕耨看守

採摘之苦不可勝言歲無豐凶例取登足往往登越驅軍
出錢賠補自甲及乙及丙操切嚴峻莫敢或後而又程途
遙遠輸運艱難起後丁夫雇倩車馬以及指稱盤費打點
使用尤為不貲 朝廷之所得幾何而計其所耗固已百
倍於所 貢之數徒以患苦軍民招取怨謫此愚臣之所
為長太息也至於鎮總等官到任未幾輒有獻馬之舉名
為謝 恩此實 先朝敝風所宜亟為痛革以塞其源而
不可輕有假借蓋前項官員受 命關外僅可有行三坐
伍廩米而馬匹之出殊無所從其取辦窮軍以邀寵利不
待知者而知也 先帝不逆其奸而顧謂其效順於我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五

九二

喜其能充吾之腹而不悟其割吾之肉取其能適己之欲
而不知其傷吾之心而其流弊至使中官旁午道路依憑
別 旨以發府庫之財假托供奉以靡縣官之物如趙林
張王等恣為番進回回佛骨課書火合珊瑚等項名色蒐
羅種種數目浩潮折乾動以百餘萬計而西土之膏血竭
矣此固 陛下之所深知而痛心疾首者也頃來各鎮貪
殘官員仰荷 聖明一一誅退而易以廉靜老成之人但
所謂進馬之說猶仍故智未之有改夫 陛下聰明神聖
追跡堯舜或洞察其奸而痛絕之臣不得而知也然臣區
區之私竊慮 陛下或悅於名而不究其實重違其殷勤

之意而入其甘美之言居然受之為彼職分之所宜所謂
教人以貪非所以示不取於天下也夫側媚之徒類以唱
人為生者其心專為私而不利於公其情專好動而不便
於靜是以百計鑽伺嘗試 陛下以求售其奸 陛下大
奮乾剛塞其途輒或少靜於一時而尚難保於他日辟之
鼠穴左固右逸其勢將有所必至也而况示之以貪以啓
其端乎夫却千里馬之獻漢文帝以清淨之化而培而漢
四百之基絕龍花藥之貢宋真宗慮其為交州之害而出
內侍裴俞之輩垂之史冊為世美談伏惟我 皇祖洪武
二年免租之 詔凡三下而三年以後無歲無之及蘄州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六 免三
進竹簾則却之曰恐天下聞風爭進奇巧仍令四方毋得
妄有所獻太原歲進葡萄酒則曰朕飲酒不多自今令其
勿進 國家以養民為務豈可口腹累人而我 仁宗覽
黃驥賈湖之奏乃以示尚書呂震而有存國體恤民窮毋
侵削根之言 英宗拒海濱馬駝之進至擲其奏於地而
有莊京頭畜殆盡復為總督所索不然從何而得之語夫
漢宋二君英主之所不屑而 祖宗之所以結人心凝天
命以培千萬年不拔之基者其典則俱在是固 聖子神
孫所當服膺而遵承之者也况今物力凋敝之餘軍民困
苦之後 陛下於先年實徵錢糧歲辦織造等項皆已量

免其 深仁厚德真如父母之於赤子疾痛疴癢無細不
細抑搔撫摩無遠不及顧偶未聞此額外 貢獻之害而
臣下未能開具本末上 請蠲除此非特錢糧之罪也
夫歲額租賦 陛下尚不惜一免以華天下之罪也
貢獻乃以恬然安之以病人乎臣固知 聖慈之仁
於此必有所不忍矣用敢不避誅譴冒昧以 聞伏願
陛下上繩 祖武下憫人窮知紅花之入甚薄而所費寔
多知馬匹之受甚微而所損不細務畧一時之小利以懷
萬世之永圖 勅下該部行令該鎮將前項紅花亟為停
免以永除窮邊之害及通行訪查凡不係有司額 貢者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七 免四
在 令甲止是各鎮自行創進因仍未改者並不許 貢
獻以擾軍民其鎮總等官敢有指稱謝 恩并各項名目
獻馬求媚即為根究來歷坐以剝削官軍之罪如此庶幾
不失 詔旨之初意而有以廣大信於天下興利之源永
塞而邦本安固不搖矣

恭進俘獲古器疏

曾省吾

臣等看得都蠻呼銅鼓曰諸葛鼓相傳以為寶器雷阿大王等執稱鼓有剝蝕又聲響者為上上鼓易牛千頭吹者七八百頭遞有等差藏至二三面者即得推視一方僭稱王號每出劫擊鼓高山諸蠻頃刻雲集集則推牛數十頭饗蠻乃出劫劫數勝益以鼓為靈臣等細觀所鑄皆奇文異狀相錯蟠僅可辨者雕鏤刻鷺間綴篆其數皆四緡紳父老云諸葛製以鎮蠻若曰鼓去則蠻運終理或然也及考蜀藝文志史臣楊慎所編內稱淳于古禮器也廣漢什邡人段祖以獻蓋州刺史蕭鑑高一尺六寸六分圍三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五十二

尺四寸圓如桶銅色如漆令去地尺餘以手振之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然不著所自始今以諸葛鼓證之疑即淳于銅鐵鍋二口皆阿大王所鑄製更奇異識者曰此非鍋乃鼎類也其名曰鬲詩曰溉之金鬲是也音樂旨歸云鬲大上小下若甌鑄無足和羹用之或曰鬲也亦無足乃其實是以函牛西峙如山形鑿尤以為至寶即諸蠻多不得見其重又不啻銅鼓臣等謹按春秋來歸衛俘三傳皆云衛寶解曰俘取也與書俘厥寶王義同華陽國志云漢建武為郡寄鼎輝光于江流今九絲即建武地其為寶器非臣等淺陋所能識第決知必數千年以上物

即殷周未可知後世莫能製也方今皇上以天挺明聖光紹大業純心任賢期登千極治是以宇內和平地不愛寶貢此古器白環素雉未足擅美前聞是宜獻之 大廷藏之內府庶幾諸九成之奏佐烹飪之用傳示罔極計廟堂公卿大夫博物洽聞必有知此器所從來考定其名以為 皇上頌者臣等謹令製架裝盛差官上進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五十二

却貢獻以光 聖德疏

鄭一鵬

近該甘肅地方都御史陳九疇奏稱魯迷地方番王差人進貢獅子西牛西狗西馬阿骨刺馬駝珊瑚珠玉等物該部題覆奉 聖旨是這遠夷既非常貢地面應否起送你部裏還會同兵部議了來說欽此臣聞周武王時西旅貢獒太保召公奭作書戒于王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畜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武王遂却而不受成王時越裳重九譯來獻白雉周公亦以德不及為辭下逮漢唐賢君猶有却千里馬如文帝不受林邑火珠如太宗者書之史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却一稿冊足為美談仰惟 陛下賦性高明秉心冲澹 即之初珍禽奇獸一切縱放而淫巧異玩罔干嗜好古帝王莫能遠尚矣今魯迷遠夷所貢獅子西牛等物固 陛下所必存而不溺焉者顧肯輕受其獻為 聖德累耶臣又聞洪武初內使奏增餉虎肉 上曰養象以備用作養馬以資騎乘養虎欲以何為而費肉以飼之命以虎送光祿寺他禽獸悉縱之 乾明門等處禽鳥虫蟻尚多存留近易州民人有進鷹二十餘連者皆仰給大官日費猪羊米穀黑綠豆藕林之類以歲給之亦且不貲臣往嘗具題欲望 聖恩通行釋放未蒙允行今魯迷復有此獻且獅子等獸

即非土性所宜必須夷人喂養受之徒糜國用却之有光聖猷其餘珊瑚玉石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焉用之矣臣聞議者謂一却其獻恐沮夷心臣竊以為不然周穆王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周武王成王漢文帝唐太宗皆以却遠物而獲遠來邇安之效此前事明鑒也今不以四君為法迺欲踵周穆遺踪臣不知何說也臣訪得各處遠夷朝貢經歷地方輒肆騷擾或抑買市井之物或凌轢伴送之使或折辱厨傳之吏其貢獻珍玩無益經費而供億賞資已計倍徙爰稽漢典亦有閉玉門關謝西域故事且一夷朝貢未足為 朝廷重輕兼以來帶夷人貨物數多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却二稿若盡行起送不惟復踵前弊抑且重困地方乞 勅該部轉行彼處鎮巡等官或就彼量行賞資遣回或起送頭目數人赴京其獅子一切珍玩之物通行遣退庶幾夷知朝廷有不寶遠物之盛德不惟潛杜其窺伺之心益以彰中國清明正大之體周武王成王漢文帝唐太宗豈專美於前哉其 乾明門等處禽鳥虫蟻乞通行縱放該寺供應特賜停止仍乞明示中外無得復以禽鳥為獻則皇猷益光 聖德益隆臣不勝頓首之至

釐弊類

奉 旨查明銀兩疏

劉取

先該臣劾奏太監崔文以左道蠱惑 聖心靡費 內帑銀兩千戶陶淳不法等事奉 聖旨是該衙門知道續該刑部題覆奉 聖旨是崔文已有旨了饒他昨該太監崔文奏為再乞 天恩陳情辭任辯明恩抑以弭後患等事奉 聖旨爾端謹老成操持有年小心廉靜方切任用不准辭宜照舊用心辦事銀兩着劉宸查明丁來說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聞 命驚惶莫知所措切思當崔文首事之時已經科道官不次論劾屢蒙優容齋醮未息中外傳言

皇明西朝疏抄

卷七

十

奉一

咸謂近來不用光祿寺供應乃於 內帑支取銀兩侵費頗多臣思 內帑之財乃 祖宗累朝之所蓄積以待不虞之備豈為左道之資況今 天變屢形兵荒叠見正當重惜財用以厚民生豈宜妄作無益陰耗 國費此實朝野之同憤豈臣一人之私聞事關安危容緘默是以輒陳愚悃奏 請追究臣之職也 聖恩浩蕩特從寬宥臣謂崔文宜感恩悔罪不敢復以邪謀私術誤 陛下矣詎意旬月之後復有此奏要令臣逐一查策侵欺 內帑銀兩數目夫內帑銀數屬之內府惟司禮監得以稽之雖戶部為國司計尚不能考其出入盈縮之數今臣查

明不過假藉稽之事以掩復已過後可乘之際以構會臣罪耳夫當 聖明納諫之時崔文復敢恣肆巧辯以箝制言官臣謂此風實不可長且被劾之人皆得強辯反噬則言官無可劾之人所指之事皆欲親查左証則言官無所指之事巧於障蔽者自此得以遂其奸讐於報復者孰不盡用其計是豈 祖宗設言官之本意亦豈 陛下弘納言之偉度哉但崔文之情罪具有公論而臣工所劾實出傳聞惟是崔文方切 陛下委任而臣不知忌諱直辭糾劾不能無罪乞將臣罷出以洩崔文之忿臣實幸甚

皇明西朝疏抄

卷七

十一

奉二

納忠言懲欺罔以謹初服

邵錫

伏覲 皇上登極 詔書一欵內開以後直主替補照例

兵部驗軍官處驗過方許收糧又一欵內開以後年

分還着巡視科道官備查馬牛實存數目昭數會計以

免冒濫欽此通行欽遵問該 御馬監大監閻洪等朦朧

奏 准不許清查隨該兵部尚書彭澤等題稱勝驤左等

四衛勇士旗軍人等虛掛名額冒濫食糧之要照例查驗

以革冗食及將該監各官拏問重治等因奉 聖旨已有

旨了罷欽此續該臣等六科題稱 御馬監及壩上等十

九馬房逐年虛增馬數冒支料草之要遵 詔查照以省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十二 納 編

浪費并將大監閻洪等革退閑住等因又奉 聖旨已有

旨了罷欽此臣等聞 命之餘夙夜憂懼竊謂 陛下當

中官欺蔽之患邪仰惟我 孝宗皇帝勵精圖治上有八

年信任大臣廣開言路是以奸不能惑佞不能欺徂因

衛軍士冗食數多特差兵部左侍郎熊綱等逐一清查又

以各馬房馬牛浪費錢糧特令給事中許天錫等通查

點節有 明有成法俱存宿弊一清人心痛快後至

武宗皇帝任用群閹始終壞事如太監谷大用等竊威

權百計蠱惑故前項清查之法停止不行是以每年占役

軍士無慮數千侵剋錢糧動以萬計國病民莫甚於此

卒致人心共憤 社稷幾危幸遇 聖明嗣位洞燭群姦

知前項軍馬錢糧弊端百出特下 明詔許令兵部及科

道官清查此誠祛弊省費繼志述事之大者也天下臣民

莫不延頸相望太平何 詔下未及一載而太監閻洪等

首先沮撓肆為欺蔽妄奏事遂中止不惟抗違 詔旨抑

史 74—66

民計為 國家千萬年計也顧乃不蒙 俞允且曰已有
育了罷何其忠言難入而易阻橫議易入而難回耶且天
下之事出於一已者謂之私合於衆論者謂之公前項清
查軍馬錢糧之法群臣皆曰可行而閩洪等獨以為不可
行今一言既出衆論難移豈以在 廷群臣之見不如閩
洪等一二人之言為可信耶臣等反覆思之不得其說將
謂此法必行於時無補殊不知 孝宗清查之後每年
計省倉糧不下十萬餘石每歲計省料草折銀其該二十
七萬餘兩今若踵而行之則上可以充裕 國計下可以
節省民財不可謂無補也將謂此法不行於事無補殊不
知冗食日增則京儲因而虛耗浪費日甚則生民由此困
窮將來公私告竭待將誰歸不可為無害也用是而觀則
知左右之言斷不可信清查法決不可罷夫以不可信
而信不可罷而罷則非踵 先帝之遺教矣要成法若
之私情拂群臣之公議此臣等之所未喻也夫人君元首
也大臣股肱也諫官耳目也人君資群臣以為治猶元首
須股肱耳目以為用也今 陛下於大臣科道之言一切
拒之不聽則是自廢股肱而不能盡其展布自塞耳目而
無所用其聰明 陛下孤立乎上將誰與為治乎臣等嘗
聞書曰慎厥終惟其始言善惡在於謹始也又曰與治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十四 綱三

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言治亂之分在於慎所與也
自古人君未有始之不謹而能善其終者亦未有與治而
不興與亂而不亡者也今 陛下當嗣大歷服之初政令
得失所關 社稷安危所係正宜從善如流改過不吝省
費以足 國節用以裕民斯為慎始圖終與治同道者也
今乃不以前車為戒猶蹈其覆轍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
視昔也臣等以為 陛下固大有為之君豈宜有此是必
大監閩洪等怙寵恃 恩玩法無忌以私役軍士為當然
而不知 國用之匱之所當慮以侵欺錢糧為得計而不
知生民之困苦所當憂乃敢欲踵奸貪肆為欺罔以故黃
緣左右親信之人捏寫 旨意蒙蔽 朝廷使 聖明不
得一覽內閣不得與聞不然何清明之 朝而有 陛下
之威權誤國欺君莫此為甚迹其情罪死有餘辜曾不思
自來權奸蒙蔽身不免於誅竄則亦何利之有况今 改
元之初風霾大作日失精光皆小人蒙蔽之象也此必
天心仁愛以垂譴告正欲 陛下恐懼修省以謹初服然
初服之所當謹者莫大于去左右蒙蔽之患也昔齊桓公
問於群臣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城狐社鼠人主左右
是也今 聖明在上而左右敢以欺蔽如此若不覺悟早
去竊恐聰明日蔽於上惡政日加于下而天下之禍將有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十五 綱四

甚於前日者矣臣等所以夙夜憂懼而不能已於言也伏望 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中興之不易俯從公議斷自宸衷明以燭奸剛以去惡將太監閹宦及該監倉書等官通行拏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為宦官欺君誤國壞法亂政者之戒并將四衛及各馬房軍馬錢糧俱照詔旨聽兵部及科道官逐一清查施行至若內府各監局等衙門凡事有不便於民及與 聖旨不合者悉聽各部查革改正仍乞今後凡百章疏先令 內府議擬然後批答不必徑從中出務使政無過舉其左右近侍敢有仍前沮格忠言不得上達許臣等面劾重治如此則政令無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十六納五 登

多門之弊群小絕欺罔之奸庶幾天變可彌休徵可致而堯舜之聖亦可以媲美矣豈惟天下之幸實 宗社無疆之福也若果 聖心難悟 天聽未回是必臣等忠誠未至言無可采乞將臣等特賜罷歸以為言官不職之戒臣等無任懼切俟 命之至

舉正欺弊疏

劉取

伏讀 英宗睿皇帝勅諭六科言曰朝廷設立六科給事中欲其出納命令封駁章奏舉正欺弊扶善抑惡知無不言使百僚知所教畏然後為能蓋職若依阿從事徇私交通以徇委任事務必罪不宥欽此臣待罪該科一年餘矣雖才疎識闇不能使百僚之教畏然感恩圖報亦豈敢徇私以交通嘗陳八事殊無寸補深愧誠意未至論列未明無以感 聖君而措之實政今復聊遵舉正欺弊之訓有三事昧死為 皇上陳之臣惟大臣之進退關係匪輕士類占之以為賢否天下視之以為輕重苟非甚不得已之故必不可倖倖以求去既自劾以求去必不可無謂而見留蓋言有不合事有難為決一已去就以為感悟君心之幾違其言而必去用其言而後留此固大臣之義也今之一二大臣或陳言而不納或執奏而不從責難弼違之志未能據格心輔德之忠無由達慨然自劾請歸似乎以義自處然歸疏力陳謝 恩隨至前日之求去謂何今日之見留謂何進退無據肺肝昭然寧知其不退號於人曰我輩蓋以去就力諍矣其如上不聽乎使拒諫之名歸於君而避賢之名掠於已名求去而實坐要 溫旨名自劾而實姑免人言凡有識者皆非笑之尚安能使 陛下之

見信耶然是弊也豈今日三三大臣之創為哉其所由來
久矣臣愚欲乞 陛下於大臣之自劾末去者必諒其不
得已之故凡所陳奏曲加聽從如不信其言則必聽其去
既不聽其去則必用其言毋使其致虛議以要 溫旨假
君父以違已愆則誠信交而欺偽絕此臣之所欲舉正者
一也我 朝凡大臣員缺 命廷臣會推必德望足以服
衆心才識足以濟衆務者兄之未聞以天下之素所鄙惡
科道之屢次彈劾者溫遷焉惟 武宗朝群小得志政以
賄成青州府知府張龍依憑城社每經劾奏反陞一級遂
超遷至通政使當時士夫竊笑以為科道之劾章為張龍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十八 奉二守
之催官符然 武宗豈能知之權奸飲苞苴之欲 朝廷
蒙昏闇之名言及於此良可痛心今 陛下以聖明御極
前日之弊豈宜復有只如今陞侍郎李瓚童瑞有何德望
簡在 聖心南北科道交章累劾其人可知矣今迺排臺
諫之公議立奸黨之赤幟非惟不能去又超用之此與張
龍輩何異雖五天之童知非 陛下用二臣之本心必有
懷私大臣陰為之地以壞 陛下之法者夫臺諫一面
公劾之吏部一面推用之是視科道為贅員而公論不足
惜矣使人如瓚如瑞則維新之治寧保不壞如 武宗
朝耶臣愚欲乞 陛下特勅吏部凡經科道累次糾劾者

而京九卿之缺不得推補或年資所及如該陞遷者亦必
開具被劾情由 上請或量難外任責其他効或優加散
秩致臣而歸庶仕路清而奔競息此臣所欲舉正者二也
然我 朝準古制設立六科給事中十二道御史以司封
駁糾劾之任號為言官其職甚重凡大臣子弟皆不得為
所以防親暱而革欺弊也勢之輕重言之從違雖係乎時
而官之風紀則不可一日不立宣德年間薛瑄為御史太
學士楊士奇等欲見之辭曰瑄當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
士奇稱於朝士論兩高之而臺諫之風采殊振今一二言
官之於大臣也私相慶賀杯酒勸酬日奉 勅於 朝堂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十九 奉三守
畫請命於私室遇塗則狼狽奔趨有疾則問候曲謹夫趨
事既嚴情好既密尚何望其能糾舉其失以振臺諫之風
紀以肅 朝廷之紀綱乎若是者固瑄之罪人而大臣乃
以是為賢其親士奇輩又何如苟鰥直不阿敢言無忌者
皆得陰排巧詆以阻斥之則是所以成其側媚而教之緘
默矣尚何怪哉臣愚欲乞 陛下特勅吏部都察院公其
權衡稱量人物雖不以搏擊為能要必以剛直為貴雖以
浮瑣為可厭要不可以緘默為賢嚴加察訪有如臣所言
者當書之下考選之別任以各盡其能其鰥直敢言之士
毋或陰排巧詆以喪直臣之氣以快盛榮之心庶士氣振

而浮賈軍此臣之所欲舉正者三也方今有百司庶政事屬欺弊者多矣臣特舉此三者以為言蓋三事在今日關係事體甚大勢若緩而實急三者既正則餘漸可歸正而有不必要者臣性疎愚不識忌諱言論所及傷觸必多惟陛下憐其愚而有其罪不勝感戴之至

戒幸成以圖長治久安疏

林若周

臣聞去歲山東盜起報者數以日多始之以數人繼之以百以千以萬而猶謂不已又繼之以官兵或至失利克燭重熾隨至戒嚴至有以厘聖慮近據鳳陽府手本飛報前賊已於二月初三日被大軍圍住洪賊集地方剿絕殆盡人心始得稍寧是蓋陛下德繫人心威震逆勝天助吾順不半載而底定蕩平可幸矣但痛定思痛豈不寒心曩者劉六劉七之變亦猶是也後無一生全但兵民死於劉六劉七者不知其幾十萬民財沒於劉六劉七者與費公家之犒賞者亦不知其幾十萬猶曰以是為幸嗣是又幸於今日矣夫幸不可以常僥況于兵哉及今不圖又安知不望幸於他日蓋陛下知盜之興而不知其所以興知底定平蕩之可幸而不知安定於無事之當圖知為吾地之梗不容於不殺而不知其物亦吾赤子為之也亦可矜憫臣惟民之為盜固不幸而自待以死吾又幸而殺之又及夫無罪之兵民吾何忍哉方今天下大勢民窮財盡極矣而有司方爾漁獵鎮守之徵求者又不已此民焉得不窮且盜也夫有司漁獵近蒙朝親已大明黜罰矣其鎮守大監陛下亦宜親降手勅切責或有以虐之則亦庶乎弭盜安民之一策也彼鎮守大監要亦有人心

者親見夫民窮財盡豈不知恤但所以刻剝之者亦其不得已之勢然也蓋方其出鎮之時所用或有不十數十萬金者夫數十萬金豈一人所能獨辦固無藉小人為之分授舉借以成之爾是以秦幣終隨雖有定例而無名之允孰得而稽之為鎮守者不過享一身之富貴此輩各多其利息以倍償其資本則彼雖有一點愛民之心亦將有不獲矣臣愚以為宜乘此盜賊方熄之初貪官汙吏一革之後亦宜將鎮守取回與民休息則未有民不富盜不已而太平不立致也且向者陛下登極之初言官亦屢有及此者而陛下諉之以祖宗之舊不見施行是以民無仰賴馴致於此固養痾養之不振也今又無以廢之豈不類於玩愒憂而不治而果以為不足以傷人哉若猶以為不可以驟舉也臣愚又以為宜勅各處巡撫巡按備查鎮守府舊隨人員不許無名濫充及雖經奏帶但額外者許以奏革抑且為鎮守者逐償主也其跟隨軍伴雖有定數亦須為之申明仍着各該衙門按月或按季更換不使積年任內交通撫按官員時為查考但有生事害人者即便拏問今後遇有盜起地方與致令百姓疾視而未敢發有實跡者就將鎮守太監取回缺不必補撫按官員亦嚴懲罰則亦變通神明之一法也大抵天下之理與其動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二十二

林二

心於臨事孰若預知其本原與其微倖萬一之為得計若曲突徙薪之為金智臣以陛下聰明睿智先有以及此矣但或末之舉耳今舉是為治未有不常治者也若徒取必於學者又況未必可以常幸陛下何為必以幸而為治不必於非其為幸也大矣陛下又何為不舉臣疎狂不知進退敢以此言進固知不容於左右而自分去仙去一臣未為無臣也臣何惜一上哉臣請無避惟陛下擇焉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二十二

林二

飭法令懲惡數以保治安疏

安盤

竊見錦衣衛已革職旗校王邦奇等奏復職役一節前有通行查革之詔書後有奏請隆治之物肯抗違玩侮情法甚明無容於詳著辭說也陛下曰兵部看了來說豈許之邪邦奇等之奏至再三至千六且七矣終不一懲其奸若緩之然者臣竊恐為臣請言邦奇等之狀正德中朝廷之權在奸黨內之劉瑾張銳外楊王錢寧邦奇等以賄納才甘為鷹犬搏噬豺狼各肆其凶既積其構會之功以營官又累其擢挾之財以立產故其捕奸盜也或以一人而牽十餘人或以一家而連數十家鍛鍊獄詞付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二十四 安一

之法司謂之鑄銅板其緝妖言也或用番子四出搜愚民詭異之書或買奸僧潛行誘愚民彌勒之教然後掩之無有解脫謂之種妖言數十年間死者填獄冤苦之聲籲天無從幸陛下悉其奸蠹首下查革之詔少紓人鬼之憤然不追及致死無辜之罪不籍其害眾成家之產或降其級或令冠帶其於恩司謂曠蕩浩濫無涯矣而邦奇等日生怨望不自悔戢敢於抗違撫拾原勘肆然無忌動若有憑意者陛下左右之人以身設利陰主其中與故凡為之申理開說者皆數黨也不可察也不然邦奇等伏陛下之威嚴畏該部之送問虞該科之參駁其欺邪

上該科批邦奇之奏尾已六其參矣而該部該司未聞引詔曰當查革引 旨曰當重治東之几閣漫無可否則立案不行實則辜背任怨則致邦奇等之怙終頑愾者該部該司成之也况邦奇等號於眾曰該部言非本部不爾施行但該科既以參出臣愚以為大臣理國事不應有此萬一有之豈同舟共濟之義哉陛下今日收已渙之人心真將危之國勢四海頌功萬方同慶者在登極一詔中問事體重大開涉國課者在裁革數條此革雖手援臂壞之一朝則屬階之下環而立者默而以伺者睥睨而垂涎者將四至譬之堤時省目視東塞西築猶有蟻穴之虞今聽決則水之布放衝激欲遏而障之其為不易較然甚明矣臣為言官皆陛下守堤之吏萬蟻之穴日引水至而暗然及其破壞潰決然後咈咈其聲罪可贖哉臣聞法令者所以整齊宇內者也上數降其 旨下數違其意甚非所以軌物而信度也邦奇等在先朝為罪人使先帝結怨于天下在今日為頑民使陛下失信于將來且新政之初 聖心方堅猶且橫為恭擾如此况既奪之後左右之人為之遊說耳且孰者乎是誠不可不憂而慮也為之說者曰中間容有緝獲得真者例用查革此於情不堪以不知一人之身積數事而後論功真者十一而

偽者十九則安可以一真而蓋其偽之罪哉凡此不有所懲則無畏不奪其心則不知止陛下寬其累犯之罪該部其甚數奏之辭巧辯厚誣乃至是極此其效也望陛下念治亂安危在此事之關塞毋惑人言明勅該部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三

安

復成法以慎杜姦萌疏

張

近該上林苑海子海戶王印等及提督上林苑海子司禮監太監孟冲各累奏事情續該鎮撫司題奉聖旨這該司官是何問理且不究王印等係海戶這等刁惡着錦衣衛擎去紅門枷號一箇月滿日發邊衛充軍欽此先後節據戶部尚書劉體乾戶科都給事中劉繼文刑科給事中魏體明錦衣衛千戶溫堯民等極請當以其事送赴法司既而戶科右給事中李已試監察御史蕭廩劉良弼復申前請皆不蒙允俞且于已疏又欽蒙勅旨朕處了臣下強辯是何禮該衙門知道欽此夫自古及今人臣非喪心病癡孰敢與君強辯哉但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子不忍以父一事不從而輒忘幾諫之誠臣不忍以君一事不從而輒昧匪躬之義今日之事臣猶有不得不為皇上言之者其印冲各奏情罪重輕事體虛實臣不暇更論但祖宗三百年來無不許輔臣與聞之政令無不由法司詳讞之刑獄此我朝美政家法為能遠過前古今孟冲何人特欲遂其所甘心于王印之私乃陡使內閣不與聞法司不詳讞一任其姦欺巧幻即仰煩皇上從中議法親自處分凡枷號充軍悉盡如所擬

皇上試思在祖宗時雖無朝朝精明初政果宜有此事

乎且將置 內閣法司于何地乎 皇上何不更近思王
振劉瑾諸人之禍豈嘗遷底滔天哉其機正起于今日傳
一 旨明日擢一令當時閣臣不能力爭于 上前而極
辯之致 內閣之位望日輕今日干一政明日亂一法當
時六卿不能力爭于 上前而極辯之致諸司之職掌寢
失遂一舉滔天 三朝未靖追思往事倘可寒心故
先帝初年廓清大政惟首禁中官所以坐收四十五年淪
決之人心其機盡在于此今冲怒肆兇殘執迷不悟不惟
深文已罪且占悖其濟惡黨助之人如劉儒雅紹孔喬珉
亦不肯令其出而伏罪以少伸 皇上之明法即此而推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成二
勢將何所不至若不乞急 賜處分竊恐其恣肆日深探
視日熟此等巧幻機括不但可加于王印將使 皇上國
事日非而大不可救此臣所以披瀝肝膽再籲 君父者
誠非為一區區王印惜也伏乞 皇上大鑒覆轍上法
先帝俯順群情將冲即重加懲究斥逐仍將兩疏有名人
犯俱付法司從公擬斷另請 聖裁自後政令必商同于
內閣刑獄必盡付于法司中官設有不合法如冲即痛加裁
制不使得誤相效尤縱肆以陷明法此尤萬姓臣民均不
勝激切至望又不但臣犬馬慄慄冀望之私而已伏惟
聖明斷賜必行幸甚

審輕重別公私疏 孫漳
頃者吏兵等部奉 勅旨都督同知陳萬言進封伯爵
親太師壽寧侯張鶴齡進封昌國公慶陽伯夏臣加太子
太保陳紹祖與做尚寶司司丞各人將恭蔭清蔭俱與
做錦衣衛正千戶吳振武俱受百戶欽此該臣等會題為
遵 成憲重名器以全威範事奉 聖旨陳紹祖着帶俸
其餘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仰窺 陛下之心
止以陳紹祖見任為不可而 俯從所言其餘未蒙 賜
允者或以為可行而弗之改也若果可行臣等將順之不
暇又奚敢故為執諫先自乖違以忤 聖意哉緣此故者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三九系一
皆出溺愛之私情實違 祖宗之成憲於 聖德不能無
虧於治體誠為有碍不容以緘默也蓋國家之事有重有
輕有公有私有緩有急其間分限相去或相十百千萬至
有不可對舉而並言之者若於其中權度不審分限不明
鮮不倒行逆施以妨政害治而啓釁召偏者臣等敢以今
日重輕公私緩急為 陛下言之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
垂統率由典常 列聖相承續乃舊服百數十年太平之
治非偶然也 先帝之朝群奸蠱惑百度紛更民命 國
脉不絕如綫賴 祖宗之重恩厚澤猶在民心積功累仁
尚疑 天眷乃得元良入承大統以光啓中興之業此誠

皇明再造時也今日天地賴陛下以清寧萬物賴

陛下以生遂列聖百五十年之舊章成憲賴陛下之

續成先朝一十六載之變更敝壞賴陛下之修舉責

莫有重於此者事莫有公於此者矧今變異頻仍災沴重

大南北直隸湖廣江浙河南山東旱澇非常留都郊甸疫

癘大作流離轉徙哀號載途病餓死尸僵尸蔽野又況邊

儲素置烽燧屢紅畏天命而悲人窮者責躬引咎之不遑

矣勢又莫有急於此者陛下宵旰兢惕以思所以拯溺

而救焚猶恐緩不及事雖天理喪所當行而可姑緩以

俟時者亦當一切姑置退聽以紓目前之急今陛下於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三十一

此重且急者熱然漫不加意而徒汲汲於外戚之恩澤其

於輕重公私緩急分限何其不審量耶祖宗於公爵非

元勳不封非追贈不及故昌國之爵孝廟終身靳於其

父而今乃一旦加封其子使鶴齡無功獲德慨然於開

國元勳之列而陳萬言亦驟進五爵之中夏臣遂濫叨官

保之秩竊恐功臣自茲解體益錦衣衛官祖宗非軍功

不授而陛下痛革傳陞乞陞之詔猶在耳也將泰等何

功吳振武等何親乃一日傳陞五人及一親二三姓成

憲可故違明詔可食言豈不於部司執奏科道文章

陛下北惟不為動念而傳陞變近者又復勅吏部太

傳定國公徐光祚太保武定侯郭勳俱加兼太子太傅鎮

遠侯顧士隆豐城侯李景忠安伯張偉俱加太子太傅遂

安伯陳璉玉田伯莊輪俱加太子太保步及濫施名器濶

褒獨不念爵賞者天命有德之具人君誠動天下之術哉

傳曰傳者傳德德者保其身體顧名思義厥責匪輕

恐此膏粱纨绔之輩難望其輔養儲德而得益東宮

也陛下此舉殊異乎爵爵及惡德官不及私昵矣臣等

竊惟陛下所以為此者不過欲推恩后族寵榮戚里

而已既而欲掩其迹也故因陳萬言而及張鶴齡夏臣因

張鶴齡夏臣而及徐光祚郭勳等愈勞而事愈非恩愈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三十一

濫而失愈遠矣此馬能為有為無不足為緊要者而於臣

等之所謂重所謂公所謂急者其分限相去何啻千百千

萬陛下棄臣工之忠益違祖宗之舊章甘食言於

明詔終持馳於上天而斷然行之意天下之重而專意於

所輕拂人心之公而溺情於所私棄置天變民窮之急而

獨於祖宗所未有禮法所未宜者汲汲焉何其於輕重

公私緩急不審量至此也或者陛下以天變不足畏民

窮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焉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

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

罔不亡此古先言明徵定保有天人之責者不可不惕然

行省也臣等竊疑今日之天似無仁愛人君之意何者
旱徧天下而獨於京城內外雨暘時若禾麥豐發或者將
為是年盜盜疾而以休徵享乎未可知也今日之民誠所
謂救死不贍矣收成無顆粒而饑寒困苦之極賑卹不時
科差如故其肯坐以待斃忍流劫鄉村殘破州縣不特素
蕪之礦徒可逆知也試觀今日有識寒心而陛下獨不
軫念若臣等待罪言官又皆畏避苟容恐濫恩非實益干
天和廢公行私重為民困而禍亂隨之則臣等誤陛下
於有過 祖廟社稷之災靈天下後世之公議其肯寬臣
等之責哉伏望 皇上念 九廟簡界之重而思所以光
皇明兩朝跡抄 卷七 三十二 系四
揚 祖烈憐四海凶荒之急而高所以培固邦本體
天命爵賞之公而非分之封拜濫冒之名號收回 成命
廓然大公動循禮法俾中興之業始終善美以貽億萬年
無疆之福而威里亦得保全譽與 國同休 陛下之
重急要務克舉無遺公道流洽而私恩亦無至矣豈臣
等幸甚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

懲欺罔以杜後漸跡

鄭自璧

近該錦衣衛校尉元鏞等奏辯復役奉 欽依各役查勘
果不係詭名頂補的准與收欽此又該千百戶等官李全
等奏辯復職 欽依李全等准與收職級緣由與他備查果
不係冒濫的開寫來看欽此仰惟 陛下登極之初裁革
冒濫該部以事體重大奏 准差科道官查勘事竣具奏
該部覆題節奉 欽依各該官員旗校都休擬查軍中閒
係職官年盡職級的還與冠帶開任被革人員有朦朧辯
的你部裏及該科參奏重治欽此續該王邦奇等抗 旨
奏辯該部參題奉 欽依這正德元年以後陞授職級的
皇明兩朝跡抄 卷十 三十三 系五
已該科道部裏官公同查勘明白 朝廷從輕革罷免其
追陪俸糧仍與冠帶開任王邦奇等如何不知感恩悔過
節次朦朧奏辯今又撫拾勘官首為惡階沮壞新政好生
不畏法度并寫本之人本當拏送法司究問且都饒這遭
再來奏擾不饒存留的且罷欽此又該科道等官都給事
中許復禮等論奏獲奉 欽依王邦奇等已有旨了原革
有未盡的還着原差科道該衙官你部裏再差屬官一員
會同查勘明白來說欽此各官重復磨磨駁駁查出原冊
遺漏并開載不實周傳等七名議擬降職革役該部題奉
欽依各該官旗還有查革未盡的着原差官員再查明白

來說欽此各官又行查奏該部覆題奉 欽依是各該官
旗校尉先次造冊遺漏開報不實應該減革及回還原所
司等項的既磨對駁勘明白各依擬減革查發王邦奇糾
率人衆撫拾勘官首為亂階沮壞新政本當提問姑從寬
并張迪等車錦陳鼎等都饒幸欽此竊惟 詔令者出
之 朝廷以播之天下傳之後世人心去留之所關

宗社安危之攸繫也 詔令所出則高爵富貴故賞而信
則人樂趨而善者勸罰而信則人知懼而惡者沮古先哲
王之所以風天下圖化理者此而已 詔令一布而中少
變更則人遂玩之以為無據而況游令無徵則凡在賞罰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二十四

自二元

之下孰不滋倖倖之念哉正德年間群姦用事內官西廠
朝入而暮獲功張銳錢寧辰賄而固陞職故擊平人為捕
獲劇盜撥拾俚語為緝訪妖言身不違几席而邊徼奏功
目不識鋒銛而流賊剿殺班行濫及輿皂金紫賤若土苴
名器之壞至此極矣幸遇 皇上登極一詔盡行查革數
十年之宿弊頓清千萬人之歡心大慰不意又有竄竄不
省前如王邦奇等無厭奏擾廢行 聖恩而垂寬宥以
本等冠帶免其追陪俸糧實出望外然狐鼠之黠不忘城
社之憑而狼虎之貪尚意豚羔之舒今有如李全元鑄與
王邦奇等輪流首倡朝夕會盟以繕刺為多能以抗

認為有力以畜緣 休肯為名劔以打點成事為利刃出
入 內府三五成群此等踪跡不惟臣等知之而市井舉
知之不惟外臣知之而近侍 陛下者亦或知之知而不
從固有老成解事者矣但恐其間亦有為彼所惑過聽甘
言貪圖賄賂而反陰於 陛下之側為之所者不然

陛下不度幾宜不惜反汗即奏施行此臣等所不能不駭
愕也況先次 綸音屢降一則曰原革有未盡的會同查
勘明白來說二則曰還有查未盡的着再查明白來說則
是 淵衷所切止欲查勘存留之人恐有一二漏網不足
以絀後口而厭眾心今日之 旨欲將累次勘明裁革李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三十五

自三元

全元鑄等備查奏 請竊意當時被差官員與該衛人等
素無德怨應留應革止憑該衛文冊全憑本人親供研審
再三駁查數次况 明詔條條昭昭如日星猶持規矩以揣
方員合則留不合則棄殆有不容易者今李全等文冊親
供固在無隱語無遁情無捏詞無翻案縱使復查後先磨
對徒招初閱之勞反覆奏 聞祇見 宸聰之清而彼職
役緣由一一明白如故正合 明詔所載應革款內誰敢
小變前說以來欺罔之罪哉如蒙伏望 皇上重三言之
不可食謹俾門之不可開追回 願 成命 勅該部不
必再查以招後黨仍將王邦奇元鑄等通行革逐法司照

侯楊東等事例問擬發遣以為等次欺罔之戒臣等待罪
該科若循默不言獲戾茲用是不避讒嫌不辭謗怨披
瀝上陳進退小人治忽一幾惟 陛下留神則 宗社
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三十六白田楊

遵 成法以裨 國計疏

劉繼文

竊惟 國家莫重於財賦而財賦莫大於 內帑蓋凡所
積貯皆以備 供用之需而出納繁費易生一遠軍
小民尤難完解故自開創之初凡 內府庫藏設有科道
巡視以監出納以釐宿弊所以為財用計為生民慮著其
意固深遠也迨我 皇上踐祚以來敬 天法 祖凡所
規畫一遵 成憲乃於 御極之年首納撫臣之請
特復監局巡視一時中外臣民莫不歡忻鼓舞咸頌我
皇上仁聖雖古之帝王亦不是過遵行已逾二載積弊漸
除民方稱便邇者言官論事不合偶觸 聖怒遂並監局
臣明兩朝疏抄 卷七 三十七 去
科道此原與之自我 皇上議者猶以 命令不信為我
皇上新政惜續謬戶部以供用庫解到錢糧申明為巡視
科道職掌題奉 聖旨這庫與局同遵旨行欽此伏覩
前旨原未及庫今若此是以供用庫與監局為無異也如
果無異則既奉有 明旨臣等何敢復言但庫與監局實
則有不同者茲該部移文重差自是供用庫無復有巡視
之司矣臣等又竊思之添有不安於心焉敬為我 皇上
陳之蓋監局錢糧固為重大然多由於內辦而外解者猶
少若供用庫之錢糧比之監局尤為浩繁額派外省又皆
出於民運夫惟其浩繁也則非巡視無以理其出納惟其

出於民運也則非巡視無以恤其困若誠非監苟可得而
同也故該部大臣謂考之 大明會典自景泰三年已有
御史監收之令甲臣等查得嘉靖四十四年該庫為報
燒燬錢糧奉 旨查盤隨該戶部具題將供用庫錢糧俱
照光祿寺查刷事理今巡視科道一體兼管 世宗皇帝
欽此遵行已久是供用庫之有巡視固為 先朝不易之
成法與監局之添設於近日者不同今一旦監局同重
則 成法不違恐非 陛下法 祖立政之意傳之中外
載之史冊將 陛下因一時之疑悞廢 先世之令典遂
左右之私情志 國家之大計或未免為 聖政之累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三十八 文三
等備員該科職掌所關若隱忍不言則燠曠之罪大矣故
不識忌諱輒敢冒瀆 天聽伏願我 皇上仰遵 先廟
之典 俯從計臣之言不泥於 成命不惑於先入 勅
下戶部仍將供用庫錢糧復令科道照舊兼管巡視庶法
行自近 宮府一體小民有所倚賴而 仁恩以普 法
令不致分更而 國體攸美矣臣等不勝隕越之至

復 先朝大選常規以肅門禁疏 陳三讓

臣惟我 皇上自臨御以來 勵精興治補缺救偏諸凡
注措無非光復 祖宗之舊以隆 一代之制故庶政修
明咸正無缺無庸議矣惟吏兵二部于雙月大選文武官
員未過丑刻早已攢點 內禁傳鑰以出各門一時俱啟
該部堂屬官及應選官并給由官叢雜而進寅夜昏黑不
識人面如遇風雨關防更難夫其始也部司等官自外而
入司禮監官自內而出其終也司禮監官復進于內部司
各官退出于外往返侍立之間已至移時天尚未曙臣以
庸愚備員該科經大選者十有七次每昏夜出入目擊心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先一
惟思其所以極早之故殊無取意恭照 祖宗舊制吏兵
二部大選文武官員俱于常 朝鳴鞭後 聖駕退御金
殿中 宣召該部堂上官 面奏給與印子然後該部官
同司禮監于 皇極門同用印子其老滿復職官員亦即
于此時引 奏前萬曆二年 皇上曾御門 召吏部尚
書張瀚等 親賜選除即 先朝舊規也至嘉靖中年偶
以 世宗肅皇帝御居西內至四鼓始就寢內侍官惟恐
奏進遲悞故述此時為之以為相沿遂為故事經隆慶改
元至今十餘年未敢議更夫 禁廷嚴密各門閉皆有
常時其啓也每于黎明其閉也必于日暮惟是 聖駕出

郊禋祀及遇 聖節元旦冬至則深夜而啓乃大禮攸存
不得不然者茲大選庶官不過常行公務乃于深夜時啓
禁門出入往來稠衆混雜非所以肅門禁而慎關防也臣
大馬愚忱深思過慮竊謂憲夜啓門秉燭行事殊于關防
未便亦于事體無益夫事有益于昔而亦宜于今者因之
無嫌襲故事有便于昔而不便于今者改之不謂紛更要
惟其富而已矣且聽選官員稔知深夜無所稽考間有偷
惰不到者及侍立行禮亦有參差錯亂者昏黑之際序班
不能覺察無由糾舉受 命之初怠惰如此亦豈臣節所
宜伏望斷自 聖衷自今八月為始大選文武官員仍照
皇明高朝疏抄 卷七 先二
祖宗舊制俱以黎明行事如蒙 聖明加意吏治照舊曆
二年故事 親賜選除則誠善矣若 皇上以為常務不
必一一親理則于常朝後令該部等官恭詣 皇極門側
領用選官印子免 朝之日亦照此行斯 禁門不須夜
啓遵守各有常期關防既便門禁益肅矣其聽選各官于
叩頭畢鴻臚寺官于 金水橋南東旁逐名查點如不到
者從重叅究臣一得之愚冒昧上 請伏候 聖明裁奪
勅下該部及臣等遵奉施行

酌議文憑違限事例以警曠官疏 陳三謨
臣等查得萬曆三年五月內該吏部題 准事例今後赴
任違限官員惟州縣正官遵照隆慶二年題 准事例違
限一月之上問罪兩月之上送部別用三月之上罷職不
叙其餘方面佐貳大小官員俱照弘治十五年嘉靖三年
題 准事例違限半年以上送部別用一年以上革職為
民半年以下止照律例問罪發落五品以上官照舊奏
請定奪六品以下應提問起送革職者徑自照例施行
明例一行數年以來內外衙門遵守惟謹何庸置喙但其
間緩急輕重之等尚不無可議者臣等請為 皇上陳之
皇明高朝疏抄 卷七 文一
如州縣正官謂其職係親民較之庶官為重故違限之例
獨嚴然知府統理州縣之事官秩漸崇責任均重百姓所
賴以保護者其違限之例可獨減于州縣正官矣乎藩臬
掌印及守巡兵備各官爵位更崇事權尤重地方所恃為
緩急者其違限之例可下同于卑官雜職矣乎今事例之
議處者既各有輕重之差則臣工之赴任者自不無遲速
之別如近日吏部題覆四川巡撫都御史王廷瞻巡按御
史虞懷忠查泰布政司左參議陳堂到任違限三箇月零
二十五日照例提問發落奉 聖旨着巡按御史提了問
欽此夫以分守地方之 副憲限逾時之久豈非自恃罪

止提問故枉道選延一至此乎此則方面官違限事例太寬之故也查得萬曆四年該吏部題覆貴州巡撫都御史嚴清查叅晉安州知州蘇兆印過違限兩箇月零二十六日例應送部別用但因文憑到遲別無他故情似可原姑免起送奉 聖旨是蘇兆印姑免究欽此夫嚴立限期本欲促其辦事而地方僻遠其勢不能不違故常有自知違限日久而棄官在逃者是限愈急而地方愈至缺官此則州縣正官違限事例太嚴之故也臣等謂州縣正官之例過于嚴在人有所不堪方面正之例過于寬於法似為偏縱合無自今伊始凡方面正官員違限者與州縣正官一例處治在一月以上者問罪還職三月以上者送部別用半年以上者罷職閑住其餘佐貳大小官員則違限一月以上者問罪還職半年以上者降級別用八箇月以上者罷職閑住其問罪者五品以上奏 請定奪六品以下徑自發落其起送別用及閑住者不分品級一併奏 請自 聖裁斯法守重法而人心知警也至于兩京各官除大九卿陞轉該部移咨到任外其餘小九卿及科道部屬等官皆有文憑則皆有定限在南京則違限數日不免題叅此相沿之例奉法維嚴在北京則違限數月亦所不問且有併文憑而不繳者此積習之弊由來已久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文二

革數之下詎可姑容臣等謂南北一體不宜異同兩京官員亦當比照庶官立為定例違限一月以上者問罪半年以上者降調八箇月以上者閑住各聽兩京吏部查叅如有隱匿文憑不行投繳者從重叅究請 旨降黜其行太僕寺死馬寺運鹽使司正官違限照方面例及內外大小官員給由回任違限照庶官例一體施行斯內外適均而情法無偏也再照選法陞遷必計實歷月日違限問罪原係私犯過名今之叅問不過文移了事仍得照常支俸考數不以此為優劣陞遷不因之而遲速所以人心無警在方面官尤甚合無通押兩京堂上官及各省撫按官凡遇違限應叅官員就令住俸管事候提問完日方准開支其選部招由務要明開于何年月日住俸提問何年月日問完支俸吏部仍將違限過名紀錄在簿待後給由及陞遷之日逐一查考以別優劣遲速給憑之時就于憑後填寫違限事例使知遵守庶法不虛設官無曠責地方之事良有攸賴矣然臣等猶有說焉大臣者百官之表率督撫者方面之權衡故王事靡盬則啟慶不違 簡書戒嚴則公車不佚此人臣之通義也况爵位愈崇則敬謹當愈至責任益重則趨事當益勤今兩京大九卿及督撫大臣每遇陞遷皆移咨到任原不究以限期豈故以為可緩哉所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文三

隆其體貌而優異于庶官也然其間亦有遷延曠廢不即赴任者律以人臣敬恭趨事之義實難自解雖經明旨申飭玩愒尚存甚有撫臣聞命接咨而留戀桑梓遲迴數月方行赴任雖有候代之官一如束手釋負終不便行事上下之間互相觀望一旦地方有事誰任其咎哉似應通行申飭自後兩京大九卿及督撫官並以咨到及交代之日為始俱要作急趨任仍具實奏報違者聽吏部及臣等兩京該科并各該巡按御史據實查恭請旨黜罰則上有責成之大典下有奉公之實心即懷私自便者亦知所斂戢而不敢肆矣此尤振飭臣工之大機括也

皇明高宗純皇帝

卷七

文四

臣等職掌所關不敢緘默伏望聖明俯賜採擇勅下吏部酌議題覆以實舉行著為定令臣等華其吏治謹此

陞乞陞大小官職盡行裁革臣等有以仰見陛下奮發斷剛收還威柄革弊求治之初意也當時臣言恨以非才實奉新詔前項傳乞人員俱已革削殆盡中外人心固不慰悅名器自此稍重國用由是漸紓宗社靈長之基國家中興之運端係於此奈何改元以來未及一年詔令數有改易政體漸不如初外議徒事紛紜聖旨不聞允納至于傳乞一事尤為露政之尤先朝祗因太監趙之既既啟其端而後求楊順遂踵其例至於今日戴錦戴俊之陞則抑又甚矣夫趙山楊順之死陛下念及藩邸舊勞憫其沾恩未久曲加恩澤猶之可也乃若戴義歷事累朝恭侍列聖連遇聖明被膺簡任不端帶上平生榮寵亦已極矣適者病故朝廷錫之諡祭賜以寶鏤屢給爵祿帑分麻布官造塋域優崇亦已厚矣今因梁公等之乞復蒙聖慈一旦官其二子則恩典實為過濫此則臣等不能已于言也且朝廷之政祖宗世守之法皆大壞于先朝而陛下更化之功卓著之大益係于登極一詔今乃復有此舉則是欲蹈先朝之故轍而非所以全明詔之大信也是欲違祖宗之法而非所以隆聖明之新政也况先朝之傳乞陛下既有以之今日之傳乞陛下又何為而從之若以先朝之

傳乞是則前日之裁革非也前日之裁革是則今日之傳乞非也先後矛盾首尾衡決 帝王畫一之政似不如此臣等考之古典武職資格自軍立功至副千戶凡歷四級以西北三邊實格言之則該擒斬虜賊四名類以西南番賊苗蠻功次言之則該擒斬十二名類以內地反賊功次言之則該擒斬二十四名類若以領軍官南方殺賊二十五次至三十九次例言之則該殺賊一百五十六次以陣亡言之則該死於戰者四人軍功得官之難如此錦等何功而 陛下可輕與之耶副千戶係從五品官月支俸米一十四石歲該支一百六十八石雖非本色而在官員每月支糧一石歲計一十二石俱出江南水漕陸挽之勞小民水耕火耘筋力之苦錦等何德而 陛下乃厚祿之耶且武職世襲至指揮便而止蓋軍功之極賞也今與戴錦戴俊各副千戶若併加一人則當為指揮使雖非世襲而其秩甚重矣且戴義乃 憲宗朝罪人有何功德而身死之後錦等有得冒軍功之極賞耶 陛下於此誠宜察之慎之不當輕畀之也萬一此源一開末流日趨于濫人人標以為例 陛下後雖禁制不可得矣矧今天下災傷殆遍 國家府庫日就匱乏邊防無處不害疲弊田野無人不稱困苦虞寇無時不侵掠盜賊無時不竊發正宜澄汰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四十五

冗雜以寬調度貴重爵賞以勵才能舍此不圖寢成大患數年之後冒濫如前一網既紊百目盡隳天下之事將有不可救之患矣伏望 陛下上承 祖宗之訓下為社稷之計將今次傳陞戴錦戴俊官職特寢 成命痛加裁抑仍令 內府各衙門今後各官物故不許名下之人冒陳勞効妄自請乞以累 聖德且使中興之政始終如一不復為 後日之所釐正此則臣等區區死願獻之忠也惟 聖明留神則天下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四十五

七

慎辭賞嚴 主威以正國體 張九叙

臣等 陛下親降手勅付之吏部兵部臣等皆以紀元之
修大政必有 聖謨號召文武群僚以列天下之瞻
聽以振紀綱之施應是以聖德昭而 時勳彰而
宇等覆 奏之後有本送科則 陛下以入繼大統臨功
臣下爵官之施特超常格臣等見之伏竊思 陛下無嗣
建父子以繼大宗禮之經也 是以我 太祖高皇帝祖訓
之製明示以兄終弟及之文其為 聖子神孫萬世應深
遠矣况 陛下以 武宗皇帝第一懿弟入奉 皇考孝
宗皇帝之祀為萬方民物之主既親且長倫序最正天與
聖明兩朝誥林 卷七 四十三上
人歸不約而合 武宗遺詔之頒 昭聖慈意皇太后懿
旨之出大學士楊廷和將冕毛紀皆以職事奉 命視草
寔遵我 皇祖之明訓當其時非敢擬之而後定也若
陛下以為元功進爵為伯給之誥券俾子孫世世承襲食
祿一千石恐非廷和等之所敢當也漢虞植誥帝武曰同
宗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豈橫叨天功以為已
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卒受開臺之封以及
於敗廷和等之所知也費宏援起久廢之餘贊佐清廟之
政遇亦奇矣若隆一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亦非宏之
所敢當也 陛下與其重錫廷和等以延世之賞不若能

任廷和等盡諫之責聽信不專徒畀厚利有識者懼矣親
捧信符迎立等官駙馬都尉崔元太傅壽寧侯張鶴齡禮
部尚書毛澄承事奔走亦其職也前者賞銀各一千兩紵
絲各二十表裏酌過其勞論者方以為濫彼之受之已不
勝其愧而已矣我 朝駙馬都尉與公侯伯俱列為爵非
若前代徒為名號崔元太以民間子弟惟材貌選尚 公
主受茲重爵報答 洪恩雖勞不過比之以勤死事之人
臣萬萬不同無功而侯恐不可也而况子孫世世承襲食
祿一千五百石乎張鶴齡緣戚昵之私承封侯之業弟兄
並列榮遇已極加祿三百石盈溢甚矣况太師人臣之極
以奔走得之何以勵臣節哉毛澄以集議 大禮不得盡
其職守固已踧踖不安太子太傅蔭子一人為錦衣衛世
襲指揮同知亦非澄之所敢當也夫叙援立之功率因叔
季之世主威削弱強臣擅命而後有之我 國家體統嚴
正事權無偏重之虞 陛下層數在躬神人故戴奈何自
受擁立之名哉官寺之用事也自漢武帝數宴後庭潛游
離館奏請機事多以官人司之迨於東京安用漸大於是
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霧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闈
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泰建桓之策漢之紀
綱因以大壞及唐中衰遂有門生天子定策國老之名唐

之禍遂不可言今陛下聖德龍興非若漢唐之主果立於內寺之謀也陛下何以太監張錦得預奉迎之後輒欲廢其弟姪一人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陛下又何以太監扶安溫祥賴義泰文張欽張淮各能同心贊襄大計輒欲各歲加祿米三十六石其弟姪一人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當武宗之事多同禮監所擅幸

陛下一切置之不問亦已寬矣顧乃以贊襄大計歸之臣等恐主威之漸以不振也至於蕭敬繁經綸列陛下

不惟不能遠之且復用之亦已誤矣緊因旅進得加祿米三十六石廢弟姪一人為錦衣衛指揮使誤又甚焉黃偉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四十五 九三

鮑忠各歲加祿米二十四石廢弟姪一人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臣等抑不知其以何功也恭惟陛下之在藩邸聰明仁孝久有令聞武宗大漸之際天下屬心諒

陛下養威懿德必多近端人良士以為前後今陛下錄從事諸邸劾勞年久左右有功之臣乃張佐董英戴永璉

忠刀永馬俊賈友陳宣閻洪趙山黃錦李清士許孫端趙彬李雲張昇蘇璉郭仲趙林陳林張西劉臣劉銳丁玉劉

榮各欲加祿米多者至四十八石次者三十六石再次二

十四石廢弟姪為世襲錦衣衛官多者二人次者亦一人其大者為指揮使同知僉事次者則正副千百戶夫佐等

各先任藩府承奉等官不過給應使命豈遭際會從

獨來京既已陞各監太監諸職并得着蟒衣玉帶等項服

色榮已極矣今若加祿世襲則猥濫其誠非古聖帝明

王立法自近之意我祖宗愛重爵賞之心也昔者漢文

帝之自代來也當劉氏開創之初諸呂難作之際惟宋昌

決策勸進乃獨重其餘六人但以叙進未聞以從

龍之功盡錄中官至二十七人之多也況此二十七人者

皆無宋昌先機觀變之功陛下奈何欲事出漢文之下

乎况我祖宗之初治之令甚嚴各監局內無敢招置家

人樹立田產交通外屬者是以志意專良無敢敗事自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四十六 九四

振以來始壞舊法甲第名田橫連都鄙弟姪支附半於郡

縣專樹黨類更相援引希附強權者率腐身重予以自衛

進敗國蠹政之事至正德以來極矣陛下方昇遂群小

查革傳陞乞陞官員未一年也何為暗其覆轍私昵寺監

且使錦衣衛內官監之譏再見千萬夫之口哉臣等誠以

為不可也方陛下即位之後即勅下禮部頒賞戚

文武大小臣工既各受銀幣之錫矣督兵迎護道路惠

安伯張偉侍郎鄭宗仁趙璜不必復加祿陞俸當時在

朝府部院寺諸司掌印官并各科道官不必復賞表裏銀

兩建昌侯張迺齡慶陽伯夏臣亦不必加官益祿進階而

廢其舍人蓋前日之賞 列聖以來登極之舊例也既賞
矣旋復賞之是何例也臣等聞之上出無名之賜為費下
受無功之賞為貪費非經國之謀貪失格君之本君臣之
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陛下入繼大統天下之大義也
奈何欲以利啗臣下哉臣等誠以為不可也我 朝外戚
雖得例受封爵皆以太宗嫡統之親以叙次進 陛下既
專承繼之義又念顧復之恩勉以 昭聖慈壽皇太后之
命尊 祖母曰壽安皇太后 本生母 興國太后已踰
禮之經伸其情矣豈可又推其情俾邵喜蔣輪得進伯爵
徒取私厚外氏之名於天下後世哉 陛下既母 昭聖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之 四十七 九五
慈壽皇太后則孝貞純皇后乃 嫡祖母也自當以王張
二家為外氏而二家各已有封矣今復封蔣邵則爵制過
盛外家寵偏臣等聞之漢之王氏以諸舅受封比緩和之
末丁傳皆為列侯陰沴女孽大千天常於是黃霧四塞異
世相見諫大夫楊宣曰此殆爵土過制傷亂士氣之所致
也而西京之惡是以是兆今春以來黃濁之氣蔽天塞地
晝夜不解日月星辰精光失耀乃正月十九日雨土其暮
風霾大作變色異常皆 上天先事垂戒及我 祖宗陰
示告教之意 陛下徒知警惕而不知攬威柄決蒙蔽以
回變異乃欲乞外戚封爵及於外戚大臣侯一人伯五人世

廢高官又將及至十人何視之輕而予之易且多也若
陛下念蔣邵二家時加存問俾以舊常得奉 朝請斯固
悠久保全之道不暇私親之禮也臣等竊又聞之爵人於
朝與衆共之言人君不敢以天官私非其人也其所謂人
君獨斷於上者則以合卿大夫國人之言而後斷之非獨
出已意貿然斷之也今 陛下特降手勅 大頒爵賞既
不先下該部集議可否視章代言內閣又不預聞顧乃與
一二近習決策於中大違經義甚非 祖宗之法意者一
二近習欲擅贊美大計之功固結 陛下之寵幸播弄威
福既以世賞牽制內閣又以厚爵援樹外氏徧資列卿及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之 四十八 九六
諸給事中御史以收其心而塞其口誠大謬誤也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治倡議者之罪亟收 成命以決蒙蔽之
漸如果斷自宸衷亦宜舍已從人示天下以王者無私之
義錫絕奸諛杜群小徼切固寵之心則 主威日嚴人無
異議近習知懼政柄不移天變可回 國體可尊矣此誠
宗社安危所係天下治亂之機惟 陛下慎之重之無貽
後悔也

慎爵賞以正 國體疏

汪淵

伏觀嘉靖元年三月二十五日奉 勅旨內外文武勲戚大臣大學士等官楊廷和等或以定策或以贊襄或以迎立或以效勞或以迎護或以當時在 朝各序功次封侯者一人封伯二人膺錦衣衛世襲指揮者一十六人世襲千戶者二十六人其餘陞官加官加祿陞俸給賞各有差等臣等竊謂爵賞人主之大柄天下之公器必慎之惜之勿輕以施然後爵賞之典重而 人主之柄尊否則賞非酬功爵不稱德滋泛濫之弊啓鑽求之門不至于拂人心壞 國體臣未之信也 陛下興獻帝長子 興獻帝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四九

正一

孝宗皇帝親弟不幸而 武宗皇帝不嗣則入繼大統光嗣 孝宗非 陛下而誰歸歟然則 陛下之有天下偷序當然人心共屬私議無所加人力無所為况 先帝之遺詔明頒 昭帝慈壽皇太后之懿旨已定大學士楊廷和等何與于定策太監張佐等何與于贊襄至於駙馬等官崔元等之捧 符迎立太監張佐等之藩邸効勞惠安伯等官張偉等之督兵迎護此臣子奉職之常食君之祿者事君之事何足為功而殊 恩曠典一跌濫施其當時在 朝及親戚并 藩府諸臣 陛下即位之初俱荷 寵榮或陞祿位或降錫于於分已足於禮已榮豈應再加

非分之典夫侯伯至貴之爵也非開 國元勲不可以遽

封錦衣衛指揮千百戶至要之官也非汗馬勞動不可以

輕授我 太祖高皇帝親冒矢石開闢幾二十年始有天下彼時諸臣運籌戮力之功莫如劉基雖封伯爵尚不世

襲今日 陛下之有天下與 太宗高皇帝如何諸臣之輔 陛下非創業之君則不必行賞諸臣無開 國之

勞則不當受賞何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 陛下應得而得之在 陛下不為恭於諸臣不為功胡為輒生異議濫

序勞勲官爵可及於爛羊祿賞反輕於敝袴古人謂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又曰衆悅而後行賞今 陛下勅旨一出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五十正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五十正二

議論沸騰人心不服既非與衆之公又無衆心之悅何所

取而行之且 陛下此舉古今天下殊 恩擬議不下廷

臣撰 勅恐非內閣跡同傳奉與屬私情何以詔天下何

以示後世受者何足榮與者何足惠 聖明在上舉動之

輕爵賞之濫如此實非臣等頓望也臣聞服之不衷身之

災也況於爵賞之大非所當得而得之安能無災 陛下

恩雖厚而反貽諸臣之災非所以愛惜臣下也詩曰殷鑒

不遠在夏后之世 陛下獨不以 先帝為鑒乎正德年

間奸邪怙勢僥倖成風冒功奪功傳陞請乞奴人厮僕悉

廁崇階况食贅員布滿 朝著紀綱紊亂 國祚幾危幸

而陛下登極首先沙汰人心始快 朝政始清今

陛下行之未久何為而復蹈前轍臣愚竊謂此非陛下

意也亦非有識者所肯言也中間必貪饕餮小急於富貴

蠱惑陛下行之假報功之說為自遂之謀獨不知於彼

之願得矣於陛下之國事何哉濟一己之私誤陛下

天下之大此輩置諸典刑尚有餘辜夫漸不可長陛下不可

開臣恐此舉之後共一事者必自叙偶一得者必要功奸

回犯法之徒必援引而覬覦賞祿奔競殆無虛時其弊之

流將日甚于先帝之朝不至於極敝大壞不已也臣等

待罪官職司諫諍治亂安危之機人心向背之繫大非

皇明朝疏抄 卷七 五十一

細故敢不舍生昧死為陛下極言以救今日之失以杜

將來之禍伏望聖明念大業艱難惜爵賞之隆重夜回

成命俯恤人言庶幾恩不濫施政無乖謬而宗社可

保於萬世矣

慎名器以懷公論疏

許復禮

頃者該兵科具題為、欽奉事據通政使司送據廣德等

各書受賄前來本部欲便遵照節奉 勅旨將前該等

授給俸千百戶俱照後開註定錦衣衛各所司帶休等因

題奉 聖旨這各官都照原降勅旨與世襲前職等若

上帶俸張潤等各依擬銓註管軍內府衙門該補米的為

戶部查照 勅旨行欽此隨該兵部稽題前事內開前職

張潤等不係軍功歷與世襲不由考選俱令管事上輕

國家之名器下貽譏等之罪愆等因題奉 聖旨已有旨

了欽此臣等竊惟 恩賞一事前日群臣交章諫止情以

皇明朝疏抄 卷七 五十一

聲矣詞以竭矣未蒙 俞允近日更兵二部及各衙門及

南京六科十二道等官又皆交章奏 請亦未蒙准信臣

等仰承 聖意遲延月日不欲連章數諫者以俟 聖心

開悟洞見輿情不以改易為難而以從善為貴且使要於

至當而後已迄今閱日之久大臣累疏辭免而尚未得處

戚畹近習宴然冒受而醞釀益深大爵賞本為勸功也教

悅而後賞之理之常也今 陛下延賞群臣而使物議沸

騰如此則亦何貴於賞哉況錦衣係近 侍衙門所關者

重若不待選擇而獎以廕叙私及其人則將來戚畹近習

比例當緣充斥衛所耗廩祿而竊威權又將復順正德年

間之轍矣况世襲必由軍功見任必待考選此祖宗之
成法累朝之事例若一旦廢之何以定內外武臣之法
守而服天下後世之心也耶臣等職司言路今雖循默順
旨天下後世必將以今日為濫賞且責臣等以不言之罪
臣等與其受天下萬世之責且陷我皇上於有過孰若
披瀝肝膽盡言於上以不免於斧鉞之誅為是耶且此
舉未善若一人言之而輿論未協未定信也小臣言之而
遠臣未言未足信也今大小臣工合詞奏請遠邇臣庶
不約而同陛下獨可違之而自信乎聖王本人情而為
治若違衆心而直遂恐非所以與衆圖成之道也陛下

皇朝兩朝野抄

卷七

五十二 許三

試於便殿燕閒之時悉取前後諸臣辭奏之疏端閱而
詳察之其義可以自見矣竊勿大臣功在社稷誠有如
聖諭諱復慰免者陛下尚且准辭伯爵况近習之賸
叙領敢君然自受乎前日南道御史陶儼等奏稱中外臣
民咸謂陛下偏厚戚屬欲徇其首得之情故連擊內
閣以息其私賞之議今若此則是果如人言矣紛紛物議
何時而能解息乎且封蔭過制在諸臣則受食冒之名在
陛下則蒙濫與之失本以廣仁恩顧以虧聖治臣等
竊為陛下不取也然戚畹驟進已不厭衆心而都尉封
侯則難開事例從龍超擢已為過望司禮舊任自足酌

勅今又世襲不由軍功見任不由考選何

况加祿陞俸係耗軍國之需銀兩貯絲各有定額之

賦云與其平時耗于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之絕之供

見今邊患告急四方靡寧群小窺期校間抵隙人心未定

治亂攸分胡安國所謂舉動人君之大節皆存量之以行

其道好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隣望之以厚薄其情正

此之謂也况人臣之義與國休戚天下安則人臣榮天下

危則人臣辱若惟貪圖榮利而不顧國事之成敗前日正

德年間之事可以鑒矣是豈遠而難見晦而難知者哉且

維新快觀之際史冊必書四夷必覲天下諸藩亦必拭目

而具瞻者若本源一涸末流難制臣等伏望陛下思之

若果無關於治亂不傷於國體臣等何為不知將順

德意為美而且好處戚畹近習之怨恫耶臣等言論及此

拊心自訟深慚精誠不足以感悟而意意不善于聞陳愧

古人遇菴之誠曠瑣諫垣諍之職臣等罪豈能逃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開張聖德收回累次之命姑惜封蔭之

恩於有功者則加議處務使當其功而不處非其義於

無功者斷之以義使賞不濫授而絕僥倖之前庶乎

祖宗之成法保守而不墜朝廷之名器貴重而不輕可

節靡費之供成 中興之治者此其一 大節目也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皇明兩朝錄抄

卷七

五十五

慎重爵賞疏

張原

昨見吏部奉 勅阜親太師壽寧侯張鶴齡進封昌國公慶陽伯夏臣加太子太保欽此又奉 勅都督同知陳萬言進封伯爵與誥券子孫世承欽此又該司禮監太監張欽傳奉 聖旨都督同知陳萬言男陳紹祖與做尚寶司丞欽此又該傳奉 聖旨舍人蔣泰清蔣景俱與做正千戶吳振武受俱百戶欽此臣聞 命錯愕甚有不安於心者竊惟祿以報德爵以賞功天地之常經先王之大法 祖宗之定制不可易也易則濫濫則賤賤則無以收檢人心砥礪世道 陛下續 祖宗大統為天下義主當以爵祿為公天下之具以待天下有才德之人不宜私恩外家而濫施妄予以酬 祖宗天下法制也鶴齡等無間關百戰功非俊傑九德士徒以椒房之親重荷 恩寵富貴已極名位已盛今無上事銜加崇階一日之間徧及四氏封公者一人封伯者一人進 官階者一人授六品文職者一人五品武職者三人六品武職者二人不惟寵賚頗侈爵賞橫濫抑且私厚戚屬輕用主章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萬言親聯 國戚列佐都督循之舊例進封以伯固有可諉臣猶嫌於太驟鶴齡果何謂耶若以為母氏之恩罔極 陛下之孝未盡則去歲之 詔恩已

至乎茲之子又似無名繼使鶴齡等有績勞於國則論功行賞亦止宜於一行豈可去年降一勅今年又降一勅去年加其官今年又加其官洪恩過寵頻頻澤見以濟以借至於如此然何時可止也吳振武受又出異姓臣不知為何人今皆曲緣私恩一聚濫被輕授無度實傳陛下之屬階何以厭塞人言防杜僥倖臣所以不能不駭且惜也公之與伯上爵也五品六品文武官階重職也封拜大事也陛下不謀之輔弼大臣輒自內降手勅率易行之揆之事理殊為未安況大恩不可以頻假上爵豈容以輕授祖訓昭然法制俱在陛下又似不宜任情率易行朝疏抄

卷七 五十七 五十八

易行之也夫富貴忌於大盈功名嫌於過盛造化消息盈虛之理有一定而不可誣者是以漢唐宋賢君往往慎重公賞抑絕私恩而不肯少為假借乎外戚其外戚之知義理識時勢者亦或守禮法戒盈滿而不敢少為憑藉於公家用是上下共成保全之道而為善處富貴之人書之簡冊於今有光臣方以堯舜望陛下顧今所為又似戾於漢唐宋賢君遠甚使天下得而私相非議後世得而橫加指評臣所以為陛下甚惜者以此況今各處盜賊縱橫生靈糜爛饑饉連亘道殣枕藉而南京之所奏報又有不忍聽者陛下曾不少動於中而存心於宵旰顧惟奉養戚

畹而數數累輩乎恩澤臣恐天下以陛下無意於斯民而祇知有外氏其害非細也臣所以為陛下甚惜者又以此伏望陛下以天下為家以萬民為念以義制事以禮制情遵祖宗慎守名器之訓謹戚屬驕僭禮制之防俯納臣言將前項恩澤暫為停止徐俟他日再圖議行庶賜賚有名官爵不濫陛下不失守文之盛德戚畹得全知足之令為臣之此言非敢薄於陛下之所親自顧備員言路封駁乃其與守觀茲事理之或舛實有不能忍於心者抑懼天下後世之議及臣也是以昧死上聞不勝頓越待命之至

皇明商朝疏抄

卷七

五十八

五十八

慎名器以保全功臣疏

胡洵

竊惟爵賞所以報功也重之足以勸輕則至於濫不勸而濫雖是弊不能治天下何也夫礪世磨鈍之術也孰謂名器君之所司而可以忽易乎哉近該吏部奉 勅太傅定國公等官徐光祚等六臣或加兼太子太傅或加太子太傅或加太子太保在 廷之臣相顧驚愕謂此 殊恩胡為乎無故而普施也且爵為公為侯為伯蓋先有絕代之功而後膺此不世之賞惟子若孫得之已不勝其榮矣一旦益之以非分之寵謂之何哉世固有以武臣而加散官率皆奉若天命未有若此之輕且濫也竊慮戎狄不式王命逞其兇惡來寇掠我邊疆於是乎克致戎捷則加之草竊奸宄窺伺神器鼓群小而從之以米虔劉我生民於是乎克奏膚功則加之強臣跋扈侵欺王畧臣為不軌以致震驚我社稷於是乎克定其難則加之今光祚等六臣有靖邊之功與有遏亂之功與有定難之功與三者皆無聞也而猥加以官保之名無功之賞有職者之憂也萬一武臣中於前三者之功有一焉或兼而有之又將何以賞之不可賞而賞是藝夫之命不當受而受是不畏天之命何也爵賞出於天非人之所得私也昔唐玄宗美張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不可玄宗曰假以其名而不使任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五十九

洵

職司乎九齡對以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也是以卒不之賞宋太祖時曹彬平南唐始行許以使相品位極矣後更何加耶因賜錢五十萬而使相亦未嘗輕賞夫守珪有破契丹之功彬有平南唐之功唐宋君臣於官賞之際尚如此其慎今光祚等席寵惟舊安坐而食曾不能建奇功樹偉績以求無忝於前人而無負於厚祿豈爵發鍊之刺方且藉藉不休茲又賞之以散官寧不益重其過臣知六臣亦必揣諸已而不敢虛受也昨該徐光祚等具辭節奉旨有奉迎防守之勞之答奉迎臣子之分也防守臣子之職也循分守職何功之有况中間又有并其迎守且不與而一切加之此尤可駭之甚著伏望 陛下重念爵賞出於天不宜有所左右而致輕藝鑒宋祖之不與使相及九齡之諫止唐宗愛惜名器收回 成命庶幾塞僭濫之源杜僥倖之門而鼓鑄豪傑之具保全功臣之道兩為得之足以奠 宗社於無虞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六十

洵

漸濫恩以重名器

鄭白璧

該兵部題為捷音事節奉 欽依是回達犯邊各官奉命征討遠涉道途風聲所及將士用命致有克捷勞績可嘉張忠應第姪一人做正千戶金獻民杭樵各一子百戶俱錦衣衛世襲各官奏帶隨事人員該陞賞的便查例米看欽此兵部題奉 欽依各官奏帶隨事人員各准陞一級其餘官軍與重賞你部裏還開姓名來看欽此臣惟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以化天下而不僭不濫又古人之所以封建厥福而致中興之道者甘肅之後回虜掃國而來也各官奉 命出師鞠躬盡瘁指揮之下使賊仆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六十一

名一

軍無慮數萬又莫不曰如其者如其者名雖奏帶環營而列無虞也俱已錄用吾輩突鋒銛排患難以忘軀命雖僅獲功顧奪占之勢迫脅所臨查勘之概往返經歲陞賞恩澤茫如捕風一字聲牙前功盡棄何難易不均如此切惟朝廷之所以奔走群動者名與利而已故曰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又曰行罰自近行賞自遠今陞下輕名而賤利急近而緩遠權度之間倒施其法冠裳濫及與臺名器賤同走礮臣恐既得者不肯以倖致自名而未得者又皆以隳功為恨此風著聞人懷嚮志脫或外難復作誰肯樂於用命哉此臣等所以懼也此事係該科不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六十二

名二

敢不為 陛下言也乞 勅兵部轉行太監張忠等查照先年尚書彭澤事例將奏帶人員分別等第勞績頗多者量加甄錄其餘遞加賞資以杜將來錫予之繁今各官遜讓之美庶幾名器重而人情樂趨邊士在出而後患可圖矣

慎爵賞以戒不職疏

鄭自璧

近該鎮守大同地方太監忠以老疾具疏乞休奉

欽依武忠與總兵巡撫等官同心協力擒捕盜賊盡絕以

致邊方寧靖勞績可嘉不任辭看照舊用心鎮守還廕弟

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朱振陞實授都督僉事蔡天

佑陞右副都御史俱照舊辦事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仰

測淵衷意以武職非軍功不授忠等之功軍功也應忠

所以報功勵邊臣也各邊之臣素號明察者傳之未真亦

皆曰忠謀勇人也此功以謀勇集朝廷今日之命將以

恩重輩之驚歎者也二說皆是殊不知忠之飾詐能采

溫厚之言而不能逃輿論之公能蔽冕旒之明而不能

掩天下之目能欺各邊之明且察而不能罔大同一鎮之

愚且昧者誠如是矣以當為臣敢參詳為陛下言之夫

自大同告變亦于成雙肅節賊者徒擁重兵寄心腹者坐

觀成敗大臣嬉河上之師主帥等推轂之命宗藩避難

骨肉喉連闔鎮生靈幾為魚肉迄今思之猶且哽咽幸仗

宗社威靈廟堂謨算桂勇奮激忠義倡率于先朱振思

報感恩收功于後其先後瞻職廢事鎮巡守官悉蒙原

宥此瞻蕩之恩出人望外者也彼時臣等尤欲責以大義

合辭糾舉然又諒身勢之孤危體朝廷之德意疏上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六十三

戒一

中止者三終使人心未平國法太縱此臣等之罪也

之幸也忠豈不知哉今據忠奏內其曰不習水土老病

篤未審此病何乃不作於叛軍熾惡多欺惶懼之時而乃

增劇於地方底寧安恬暇豫之日其曰協謀鎮巡擒斬首

惡不知其起首惡出忠方更至援首其起助惡遣忠部

下率至成擒憐訪廣詢漫無一實而乃假病乞休備陳歷

獲謂忠無要挾之意可乎陛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

不探其心而誤中其計庸肯溫醇天恩優渥援他績

以及忠因忠以及振祐臣恐祐思今職之有振振幸前幸

之僅賸不惟忠不敢偃然而二臣者亦不敢強顏而受也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六十四

戒二

不然何以自解于天下後世之公論哉此臣等所以為

不可者也如蒙乞賜追寢成命武忠不必賜賚朱

振蔡天祐不必陞職仍乞戒飭忠等宜當矢厥忠貞同

補前關俟將來建有邊績別加陞賞不得因人成事自甘

碌碌之名罔上售私輒犯洶洶之議以貽累聖明以自

速天譴庶幾朝廷爵賞當功邊檄守臣知勵矣

靳惜名器以懲奸頑疏

鄭自璧

近該兵部將查勘過錦衣衛旗校季全等軍職來歷奏請懲治節奉 欽依嗣安等五名由營建定確賡陞的准與原陞職級內崔玉着見任管事其餘季全各與做署百戶職事不許貪緣管事重複奏擾此外亦不許比例陳乞有違犯的叅究治罪欽此臣等聞 命不勝錯愕以為此輩當時進身情弊 詔旨開載已極明盡科道等官歷勘駁查殊無訛舛臣等先次執奏亦敢自謂剴切豈期水石之投猶有今命 聖慮所在愚莫能窺良無用於詭譎者但此一舉 國體人心兩無一得此臣等之言又不能但已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六十五 靳一

也且季全等俱為市井庸流闖葦下品捕盜緝奸挾苞宜而徵績衝鋒破陣詭名姓而奏功百計朦朧貪緣青紫墜下在藩邸之時亦嘗痛 先朝之積弊矣亦嘗憤此輩之干紀矣 登極之初且原其必懲之罪止蒙削籍而此輩亦皆俛首縮頸不敢肆辯者以 陛下去之者有辭而厭服其心也夫何痛憤未幾旋自踵效奸回得志公道不伸 詔令視如有無法度終於廢閣天下後世其將謂何此其不可者一也 國家之制爵祿所以奔走群動德報有功爵以顯身名之謂也祿以養廉利之謂也名出於上而無窮利入於下而有限然顧治之君終不肯輕名而重

利者欲人之趨之也全等彼時靡弊腐庸百十萬石盜竊名器十有餘年幸追罰恩已逾涯 陛下又從而衣冠之爵以情援權以寵加賤及臺廝溢於局外使將米損驅殞命者薄名器為何物焉知所以德其上哉今日其端矣此其不可者二也且全等方輩之立節奉 明詔有曰抗違妄奏者發遣衛充軍被革之後奉 明旨有曰朦朧奏辯的叅奏重治又曰再來奏擾不饒官之 綸辭威如雷霆布之朝野昭如星日相去幾父盟約已乖一時憐人糾類呼朋依城負社竟有 今日縱是不許貪緣比例然 威明之旨既成虛文鑽刺之心必無止足約束難恃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六十六 靳二

往迹甚明况關安等五名俱係內官傳乞事同一體法恃兩端已作厲階終成德實且法久則勢將必玩人情如水隄防一開各相奔競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阻遏之計顧不難哉此不可者三也臣等豈不知悻悻可以護若循默足以悅眾但 朝廷之體不可不全名器之錫不可不重久言之騰不可不恤妨治之漸不可不虞利害相權權當從重不然犯眾怒以欲誇豈人情哉再照季全等自往歲九月抵十二月始奏有 前旨查勘中間奏擾凡七八次俱經本科痛行查出使該部擬此豫為叅奏縱不能果如 明詔發遣以去然德謀或可暫打賞緣之 典未必

止傳乞抑奔競以正士風疏

鄭一鵬

近該吏部題為纂脩事奉 聖旨孫元席春劉斐陞按察司僉事又該禮部尚書題為乞 恩比昭事例改陞館職事奉 聖旨席春准陞翰林院脩撰劉斐編修欽此成命一下朝野驚愕不圖今日清明之 朝有此傳乞異事也夫爵賞者人主之利器也威福者人主之大權也命令者人主之大信也利器不可以假人大權不可以下移大信不可以反汗茲三者失不可以為政臣謹按 會典內一款凡內外大小衙門官員有不由吏部銓選推舉徑自朦朧奏請乞恩傳旨陞除等項本科參出施行欽此又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六十八 止一 福謹按弘治年間該科道建言該部議得今後各衙門大小官員敢有不由本部銓選推舉擬奏定奪徑自朦朧奏請希求進用實緣奔競乞恩傳奉等項阻壞選法本部恭送法司重罪黜退為民等因奉 聖旨准擬欽此臣惟爵以命德非人主之私與也賞出於公則爵重而賞競勸是以我 列聖愛之重之布在 令甲為子孫法我 皇上登極明詔凡傳陞乞陞者首賜裁革咸以體 祖宗廢爵重賞之意所以塞邪徑清仕路也不意今日首開此途又創出於文臣之中在席書一家之感恩得矣其如 聖明之累何哉夫正德年間傳乞雖多類出於武職雖流矣文臣

清秩無有也豈非 祖宗之成憲縉紳之清議為之隄防

權奸猶有所憚而不敢為者乎今春等乞陞則徃時權奸所不敢為而書敢冒為之是其罪反浮于憲軫革謂

陛下為何如主哉夫人臣任職惟其稱而已僉事為天子

巡守重臣不為不尊矣書正宜責其躬修職圖報奚內外

之擇耶且先朝子弟為書諫者多改授行人司職銜此舊

例也其有一二改入翰林者俱資緣得之當時已騰物議

其後旋即外補當春之改官也書胡不引前此之改授行

人司為例今日之纂脩顧引以為例可乎夫楊士奇等以

文行優異選充纂脩席春等以父兄貴勢改入翰林事體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六十九 止一 萬既殊人品大異安得比而同之乎參照席書本以險邪小

人龍斷鄙夫自負議禮偶合 聖意恣行胸臆凌轢縉紳

初因其第改官未厭大懷怨望合璉等以誣構大臣既見

其疏留中未出復肆哀憐為其弟以改求館職向使席春

不外補書璉璉之疏必不上矣書挾私誣構專恣欺罔毒

璉甘為鷹犬無復忌憚平生奸偽洞見真性書輩將誰欺

乎身為大臣而為子弟乞官上壞 祖宗成憲下汙縉紳

清議有臣如此 陛下將焉用之如蒙伏望 皇上大奮

乾斷收回 成命將席書亟賜罷斥為大臣專恣無恥之

戒其席春等亦乞查照節年題奉 欽依事例拿送法司

問罪黜退為民其書及璽等懷素事情亦乞明下 廷議
別白是非取自 上裁則誣善構讒之奸不得以汙治
朝實緣奔競之徒不得以玷清班庶公論不昧而仕路永
清矣

重賞以彌弊端

郭自璧

該御用監太監張忠等將官匠工人等援 內官監
蓋造宮殿事例乞 恩陞授職級并牙牌懸帶其間以百
戶乞錦衣衛千戶者二小旗乞百戶者一冠帶人匠乞錦
衣衛所鎮撫者四十四書象官乞序班者七匠役乞冠帶
者十四工拙因辭踰分布恩貴賤不分率污奏剗計得六
十八人蓋事之創見者也節奉 欽依都准他欽此

綸命既渙錯愕相應者不啻臣等而已臣等竊惟 朝廷
之所以奔走群動者莫先于名器一事名器之所以致人
榮重者莫越于文武二途故武非軍功不授而千戶等官
皇明朝疏抄 卷七 七十一 重賞

與有長人之責必勲多績茂而後遷文非科貢不銓而序
班亦係儀禮之司必資及試優而後授間有外此而得非
恩出資緣則如聯戚戚然亦固可指屈未有多至六七
人如今云者請以近侍言之甘肅之役坐食徵恩死事邊
我未嘗寸級頃者撫臣之代奏可憫也科名制額營校迤
邐自首青衿動嗟遲暮屬今銓曹之需闕可驗也夫骨朽
而功未覩貌鍾而志猶鬱以此而論之前項人役張願耗
廩徒手搜官者難易果何如耶 陛下試請少注濬思其
輕重可否必當自悟否則臣等不敢知也且 內官監以
蓋造乙歷惟內臣弟姪百方鑽刺如籍錦衣其諸匠作則

皆銜之文思院官僅入流而已然其職甚重品級列舊規
之失科部參行無幾數謂之意人欲以事行收放能
顧可指為明例耶其若該監作得官歸不者其間之
故老惟有希鈺李中區王簡兒王等數家外亦多其年所
事出特恩蓋不多見胡從世一事而以理刑之勞瘁
之驟使小夫細卒例發優優後果工成通官籍其為官
緣之計固不昧矣所謂禮義清地可謂工師進什器門
淪為匠局將來氣公影射之輩藉口技藝微成惘惘然
有世襲班列之想矣謂不起于昇平又以此市虛名徒
掛實用全無程職並則專務技巧以為智謀課事工則玩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七十一 重刊
惜日時以為勞勩雖是後則假威內府以復身家尚存
競則轉相效尤以置章服干求之近人所共知他倪之容
彼亦自媿若固有所圖也朝廷安所利而容之正德數
年足可懲鑒華賴陛下登極一詔痛行裁抑宿弊盡釐
以故察政體則先時縱而新政始嚴酌名器則先時輕
而新政始重量度廣則先時濫而新政始充計帑
藏則先時疎而新政始密夫統御道修隆異趣賦
入無增豐歉殊軌揆厥所原豈不以朝廷之聽有偏與
不偏允贊之責有進與不進也臣等待罪該科親奉前
旨實不忍曲為將順致陛下復蹈故轍以荒天下後世

之議故收昧死上壓伏乞 約飾御以風不遜之俗嚴省
試而庸信度之工亟 賜收回 成命將官匠趙奎等照
舊供職着後果有年深服事之人量官一二人於文思院
則情似可通法不盡廢非照張忠等當 清朝肅政之時
為恣情干紀之舉恢張偉門踐踐公器守法之人似不如
此仍乞 天語戒飭務期安靜以遠罪愆庶幾 國度不
虧物議不作而後慶或可彌矣

鄭自璧

近該御用監太監黃錦等題稱司禮監太監黃英病故蒙
遣臣發送事單乞將伊弟姪黃富等普賜恩典節奉

欽修黃英歷事年久老成勳慎他弟姪黃富與做錦衣衛

指揮僉事着在南鎮撫司見任管事黃喜正千戶黃鉉副

千戶黃銳黃鏡黃綬百戶陳昊所鎮撫俱見任管事欽此

又該酒麪局副使米用題樞司監監大監器發病故乞將

姪男陞授節奉欽依賈通與做錦衣衛正千戶欽此甫

閱崇智疊此
綸命臣等疑懼交集以為
陛下聰明聖

智仁孝恭儉
日萬幾鮮有愆
度誠不世出之
主河漢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七十四
予一

於爵賞一事重違倖請臣等屢疏之而陛下屢拂之累

不一轉移也竊惟祖宗之於軍職非有突鋒排難之功

錘寸級不得輕授
列聖繼承畫一相守間有一二造膝

之人錐破常格然且上虞國典下恤公議或令行雲

止或恩監而中裁惓心固栗栗也逮及武朝之世法

池於時窮矣茲於干要紛紜云維省料封黑救之章誠無盡

日嗣我皇上齊者黜陟黜陟嚴矣完而新之有諸明

以爲戮亂百功千馬書賁斷三某歲以上組非此二愈而

以爲甚留宿工汴口望女媧昇舟以一與山二遊

聖旨之益者員幾之元亨女票去女元三不辭

望治之心溢諸眉睫矣既而時欲深法欲玩左右得

御之臣縉紳家而速功利
朝為一鮮焉移陛下莫為

一落馬移 陛下時則有焉 猶有甚焉 潘伯恭郭晁有

若潘傑范志以身沒而官其後者幾人進者半却者半

未肆也然而倖竇浸而開矣至若求
下求治之心

愈防而何物之攻益乖諸臣愛君之誠而收智之施

不易一遇可惜名色萬有凡為立派歸山者皆謂之

古如我意亦少長不倫難而宜之現棟不分裂而築之戈

星上節出美故止僅存竹盡母幾矣殊今這一從吏男是

皇曰以勇武其不有者豈美矣哉今豈之絲竹而英

易貢貨物之
以時一
時以五
之三
去
得
畏
二

則初禮也之

地牙

之濟能無窮乎

魚山草堂抄
卷十
七十五
乙卯之魁非母家子也

力原之自無使乎是乃不存乎後世之官與否也又有

行近年禮監太監某以秦文熾疾故其弟姪厚以指擇

乞見任者各一人惟戴義乞千戶亦止一人惟扶安病

故陳乞過多彼時科部論列之詞未嘗脫口今以英一人

其弟姪得為指揮者一為正千戶者一為副千戶者二為

百戶者三為鎮撫者一八人之中尚有異姓如陳晷者亦

獲則名震遐邇觴未必止此臣等仰窺陛下豈不以福

威在上祈慤在側錫而厚焉大誰不可抑豈知朝廷之

恩節則平優則溢平則重溢則輕重則授之而下是於

而主之而不德無益何損乎正於斯且以人計之歲

靡常祿奚啻百餘石月費俸錢奚啻百餘兩影占軍役奚
啻百餘人車從喧填里閭踈畏是謂多矣但其徒確虛銜
無所於事名器之尊祇見其藝耳夫名器者 祖宗賴
之以磨鈍勵世者而 陛下其芥至此謂之繩武可乎況
今各處秋旱春霖天妖地異 國家賦入半屬蠲除
皇上已下明 綍令各衙門興革利弊以聞其若惜名器
汰冗員固恐懼脩省之首務臣等方將畢輪丹悃疑列皂
囊因以徹 九重而回於穆乃復仰此舉措敢兀然而自
嘿耶伏乞 陛下為 祖宗守法為天下惜財塞厥竇而
拓其所僅存返厥初而副其所厚望官不以私昵而及匪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七十一

人賞不以徇情而裂常調追寢二項 成命將黃富賈通等
緊免甄錄則 聖政昭公論愜實大中至正之道若
聖衷其有未憮則將黃富賈等事例任之南鎮撫
以示優渥雖於事體非宜然亦母寧過厚之意也若
聖衷仍有未憮則將黃富賈等進候一二人量陞一階俱
賜見任管事其餘族之疎遠與夫姓之別異者俱照舊帶
俸着後膏通止與族後所司食糧此則臣等勉為將順之
策殊非令之善者也惟 陛下擇而行之不惟 清時美
政可以樞中外而型無窮其餘消災弭變之道諒非小補
也

慎議閩廣軍功以嚴敘勅人心疏 張南

七月初八日接到總督閩廣軍務右都御史劉燾巡撫福
建方念都御史金澤民巡撫廣東右念都御史熊桴皆以
生擒巨寇寇首平本及海關俱奉 聖旨嘉獎道銓今紀功之疏又
已續到正該部當總覆前 奏以仰乞 皇上論功行賞
之時然成功之難在將論功之難在君臣當感往事如唐
元和中吳元濟就擒昌黎韓愈為平淮西之碑以著唐功
德中間叙言諸將而不特錄李愬之功知言者殊有遺憾
可見此等評騭軒輊自昔為難今一本諸賊固不能比同
于元濟即其縱橫海上十有餘年屢抗王師深入大寇凡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七十一

沿海軍民被其焚劫殺戮不知其幾千萬眾今一旦功成
奏凱正人心觀望于此為切况近日諸將其拙于臨敵而
巧于延譽怯于克戰而勇于爭功尤習染相承牢不可破
即今日閩廣事雖世道清明不能他有營為然托人先走
京師以黑白揚播其在己功勞亦仍間有臣念惟今南北
屯兵疆場多事師勞財匱凡整飭振勵正難于為功幸奔
走一世之賢豪而照屬匪懈之人心者惟恃賴 皇上賞
罰精明一事于此機緘關係正所當嚴伏乞 勅下兵部
將前後報功與續到紀功之疏通加詳議務本至公合之
當第二省為優劣析之當分人各為殿最果實功當報則

請如寵頒隆爵必不當惜不則尺布寸帛亦所當慎不使
挺身戮力而如烈有擗沒之失不致濫引傍及而皆得蒙
倖功之賞且自三臣 獻捷入 京候已月餘抵以紀功
者未到地方故事涉有待律以司馬法不踰時之說固已
非宜今其疏既到再 勅兵部待其疏 命下之日即
與覆奏不得再涉遲延庶虞置得宜則閩粵人心藉有永
賴若論其風聲鼓舞機緘固又不但閩粵一域之人心已
也伏惟 聖明裁定施行垂甚

愚忠以永圖善後機宜疏

張國

頃劇賊曾一本就擒捷 聞該臣題約乞 勅慎議閩廣
軍功以嚴激勸人心事又該兵部覆題前事欽蒙 聖恩
將總督右都御史劉燾巡撫右僉都御史熊倬塗澤民而
下首功然將王詔總兵俞大猷郭成李錫而下各陞官陞
子及銀幣之儀有差夫諸將成功誠亦可嘉 朝廷報功
誠已不薄目前之注措似矣但閩粵事固難于在目下成
功尤難于為將來已亂姑以從事當鑒者言之如自嘉靖
己未庚申以至乙丑丙寅之際諸臣稱山寇蕩平者數矣
而何今日山寇之猖獗者猶故耶自嘉靖辛亥以至乙丑
丙寅之際諸臣稱海寇蕩平者數矣而何今日海寇之猖
獗者猶故耶蓋其所謂蕩平者每當渠首一得羣兇未靖
于時即假聲稱以誑誤 朝廷不曰安插則曰招撫致一
酋首方擒一派魁輒立侵淫十餘年來竊據我良田殺戮
我良民海壖民物已十去六七當事者猶且下誑民心上
徼 君寵公然謂為給榜招安報捷以欺 先帝徒以
進秩錄贍為一身顯榮而不更念百姓無祿之隱禍諸臣
之罪狀誠渥矣往事一談聞言酸鼻故今言閩廣之亂者
但謂一本繼吳平而不知吳平未死之先一本已在當時
諸將祇以相傳猶死之吳平為目前無事而不思存留之

一本更所當度是一本繼吳平者當諸將貽之使繼而非一本之能陡起以繼吳平也其在今日尚存餘黨即總督燕所自言則猶有外夷未靖之賊山中添劫之賊沿海接濟之賊及似賊非賊者凡五種即按臣揚標又舉其尤則有林客程老王老郎臣等嘗聞則有惠潮江葉卓鍾諸姓及香山螺鏡其說尤多席西古田一縣久沒賊巢守臣以失地為常談以安靜為省事今竟尚吳敢誰何至奏報一本二百號船隻亦難謂沉溺擒獲但盡是未除賊窠視昔更有明徵南京兩浙之銀既已經發京運之供又已特給諸路徵兵更難中阻是見在兵力視昔幸有可賴以此增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八十 忠二

兵足餉之時當此乘勝長驅之際所賴于營撫鎮總諸臣正宜協力同心淬勵整頓將前項諸賊取次蕩平賊絕黨類係干一本賊中已平者專責之紀功山賊等項未平者仍責之巡按稽覈其已經擒斬者要覓若干名顯其招撫安插者要覓見在某某其都某其項下入籍服役務盡使安帖完畢仍將地方一應安輯事宜一一審處如練土著以去募兵增建宜以總攝機權守令以重民牧蠲徵賦以甦疲瘵諸餘頭緒正在多端如良醫視疾于人之沉疴方脫必大補藥術庶保生全恨今諸臣于此一不置念惟苦澁後散觀其市 獻捷音總督劉壽即倡為水土不服

之說巡撫能掣即上一病勢危篤之跡而總兵郭成額告回籍養病一節敢即亦效為歸詞海言以引索高價此其心皆何心不過以為一本既擒吾青已塞縱後日禍亂復生干吾固無干預更不思臣受君托當事歷歷雖殫軀捐生亦宜自盡且神明天道不可獨欺即如一本就擒一事彼夏月擁重兵于東北逆風之地者惟其為觀望延推而王詔以添設新兵殊無依藉乃一本卒獲干詔手故臣昨專請干詔當有特加固用以勵人心亦所以明天道諸臣于此即可添思而顧尚忍為欺詎執迷不知何謂伏乞勅下兵部通加看詳將臣所言蕩平諸賊始末經卷一一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八十一 忠三

條議果因時乘勢不可緩圖即乞請 勅下彼中當事諸臣如期從事再乞 勅下吏部自後將督撫諸臣托疾章奏俱與罷停直待事定功成擬加擢用不得容聽其因襲規避徒啟紛紜替代以致誤軍機則 國運易危為安民生轉禍為福臣披瀝愚忠于此固不任懇懇惓惓之至

抑倖進以遵大禮疏

解一貫

先該吏部題王价係朝覲考察開住人數 祖宗朝百六十餘年凡經考察黜退者並不曾有一人復職王价假以建言 大禮若使遂其僥倖豈惟無以為不職之懲抑且啓奸人倖進之路伏望將王价仍以原陞教職致仕等因題奉 欽依還照前旨用他欽此續該革職光祿寺錄事錢子勳奏稱伊與王价一般開住人員建言大禮事同一體彼累蒙陞用獨伊仍着致仕似有不均乞照王价陞用事例施行奉 欽依錢子勳准他復職欽此夫以史禮一部所擬既如彼 陛下所以處价與勳者優如此臣等深有所未喻故不敢循默復有區區愚忠以 獻竊恐大禮者 陛下天性自然之孝非因人言而成官將者陛下勵世磨鈍之物非可僥倖而得彼議 禮者皆何如人耶其心果出於公果但知忠于 陛下果惟求其說之行決不敢自以為功亦不敢有一毫覬覦之念猶之可也若假公營私望風希 旨以議 大禮為因以贊 聖旨為餌上欺 陛下之聰明下騙 陛下之官爵則為奸邪小人無疑矣得免刑誅已幸又從而官之可乎王价欲京官則與京官錢子勳欲復職則與復職豈二八皆君子而非小人哉臣等竊得王价錢子勳俱係朝覲考察黜退

卷七

八十三

聖明高朝朝抄

卷七

八十三

抑一

人數平素無賴縉紳鄉閭皆所不齒真穿窬小輩也嚙去果核自知槁木冷灰不復生然故假建言 大禮以圖進用耳非真忠於 陛下者也非其有心於議禮者也陛下前此將价陞一級勳復原職各致仕固已隨其術中今又將价晉京職勳復原職各見任是復落套內我朝起用人雖曰無常然惟考察黜退人員則終身不復用者為定例以風勵庶官今若復用价與勳則不惟壞祖宗百年之制抑且啓小人倖進之門即今考察京官在通何以示後諂諛成風邪佞得志故自議禮以來始猶陽假陞售今如价與勳則明白陳乞不至於必得不已矣姑猶以獲一官為倖今如价與勳則恣意賂竊不滿其所欲不已矣餘人言固不足信尚書書議禮臣也亦曰价勳不可准與復職准之則典禮汙壞其言亦不可信耶小臣言固不足信尚書廖紀等老臣謀國大臣也亦曰价革不可復晉京職復之則奸人倖進其言亦不可信耶 陛下若以既采其言當用其人不復原其設心不復究其欺罔則今日其甲以議禮得官明日其乙以議禮得官小人將以大禮為騙官之資誠如書所言不足以信今而傳後是朝廷之典禮真為此等人所汙壞矣垂延富貴者朝以議禮為言染指功名暮以議禮藉口小人將以官爵

為囊中之物誠如紀等所言無以懲奸而杜倖實以微利而遂私伏望 陛下俯從該部原議將王价錢子勲仍令致仕後再有假以 大禮建言希圖進用者拏送法司嚴加重治則 朝廷之典禮尊不為小人所壞 國家之名器重不為小人所騙豈非 清朝一盛事哉

皇明司朝疏抄

卷七

全十四

折三

遵 成憲禁傳乞以惜名器疏 廢偽

近該錦衣衛右千戶所旗幟司校尉邢福海奏以隨侍與獻帝之國三十餘年及姊邢氏寅侍 藩宮之要此照輔聖夫人家屬百戶魏振等事例陞本衛所見任職事該兵部執奏未蒙 聽納隨該司禮監太監鮑忠傳奉聖旨莊奉夫人邢氏弟校尉邢福海肅奉夫人顧氏弟小旗顧錦都陞錦衣衛世襲正千戶兵部知道欽此又該本部執奏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臣等得報驚愕方欲論沮又該邢福海顧錦奏以兵部註千常俸數內乞要見任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夫官有當授則必任之以

皇明司朝疏抄

卷七

全五

全五

事邢福海等不思乞陞已非其據且嫌於帶俸而欲乞見任臣等於此未暇深論直以其官自不宜授耳竊以武職非有軍功不許輕授此 祖宗之成憲垂之千萬世而不可易者也今邢福海妄擬陳乞該部執奏為 成憲之難紊也 陛下乃不少思 祖宗垂憲之嚴與本兵職掌之重竟 批答曰已有旨了是何甘自紊壞至此哉且武職之授必有軍功不待言也授而世襲以其祖宗有勳勞於國故官其子孫與國同休戚也今邢福海等公其侍國年久不過執役之勞既非軍功之比以其姊氏嬪御自有封命之寵亦與私家無與又其所擬輔聖莊奉等名號

不同則各人在 官事體亦別在前日所進之 恩非今
日可授之例原情據法雖百戶亦不宜授也況千戶乎千
百戶皆不宜也況正千戶而世襲乎是非之判甚為明白
治亂之機大有關係 陛下聖明豈得獨昧於此乎諫者
皆以為由於莊奉肅奉二夫人之寵故邢福海敢於陳乞
顧錦亦得併傳而 陛下特有以私之也夫女謁之不可
不戒也尚矣寵既盛於內事必預乎外漢飛燕唐大真之
禍可鑒也若果以邢氏顧氏侍奉之勞則既有 寵命之
褒矣即欲推其私家亦不過管輅之而已爾若武職世襲
以待有軍功者豈宜輕授乎况傳陞乞陞官職乃正德年
皇明高朝疏抄 卷七 八十六 座
問權奸用事弊政也 陛下登極之日因其事乖 成憲
首 詔裁革天下臣民方切慶幸延頸以望嘉靖之治不
意查革方定 聖恩未歷而 陛下身先背之且前此以
宮闈親屬傳授將冊等為錦衣衛指揮正千戶及吳振等
為百戶該部執奏臣等交章言無施至今為憾茲乃又
因女侍之故至以旗校之後而輒降以錦衣五品之階不
獨止其一身之榮而定以子孫世官之典在 祖宗不肯
輕假以名器 陛下每濫以與人而全無顧惜若果有軍
功者更將何以待之乎此臣等之所未喻也夫武宗之朝
傳乞之弊起於權奸其流尚至於泛濫而不可收拾今日

傳乞之事或由 宮闈或由女謁則恩常掩義公不勝私
而其流之弊又有不可勝揀者于此不戒天下之事未可
知也伏望 陛下熟思臣等所奏深惟 祖宗成憲之當
守 朝廷名器之當惜 登極詔旨之當信特為追寢
前命令福海等止以原役供事不許再有陳乞則 陛下
改過不吝上有以昭一德於乾斷之剛而聽言能行下有
以息群疑於私愛之溺矣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

杜請乞抑冒濫以慎名器疏

劉體乾

近該御馬監等衙門太監等官李慶等題稱本官司禮監大監鮑忠病故乞要將遺下姪男鮑恩等八名陞級奉聖旨鮑恩等准各陞一級兵部知道欽此又一本乞將鮑璇等五十名准收勇士奉聖旨鮑璇等准收御馬監勇士該衙門知道欽此臣惟國家所以奔走天下激勵人心者惟爵與祿惟予與奪也予奪公則人無濟志爵祿慎斯國無廢權故我太祖之令武職非有軍功不輕陞授此其良法至意同符堯舜者也而乞陞官職並行裁革我皇上見之登極一詔則又同符太祖者也聖聖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八十八 乾一 卷

相繼如出一轍宗社靈長之福端有繫于此者夫何慶等狡猾由性貪冒成風輒以鮑恩等五十八名妄行奏乞彼豈不知祖宗世守之法昭如日月而今日赫然中興之令典有非前朝之故事所可同者乃敢恣肆如此臣待罪該科義激于中實有不容已於言者且恩等官至指揮僉事名號不為不崇貴矣又且衛屬錦衣地方不為不清切矣律之舊章宜在深懲而痛懲之者幸賴天慈矜宥不失故物為李慶者固當曉恩等以王法之不可故違聖恩之不容倖得使之矢心圖報思感激于無窮者也顧乃覬覦非分遽躡崇階畔援無涯罔知憲典於

此不禁則章服如之何而不侈越名分如之何而不陵替府庫倉廩如之何而不耗竭也哉臣嘗考之大明會典指揮使九級從軍當擒斬北虜九名斬正千戶六級當擒斬六名斬實授百戶四級當擒斬四名斬總旗二級當擒斬二名顆若等寄身戈矛命爭一擲甘心矢石功求半賞猶復官司勘驗奏止數人文移往來勒經五載軍功之難得如此恩等何人可以希圖此爵耶臣又考得指揮正三品月該支俸二十五石正千戶五品月該一石五斗勇士每名該支一石合五十八人而計之共支一百五十二石五斗合二年而計之共支一千八百三十石是雖糧米不敷多有折色而銀絹所給亦是美貲豈可容恩等無功而坐食也哉臣竊料慶等之意不過謂忠建事累朝積有勞勩生前蠶主之榮金帛之賜茲者榮域之建諭祭之加天地父母之恩不可謂不至矣膺是殊典已足酬功又何至上干國家億萬世之紀綱下朕國家億萬人之膏血以求為彼之後人作富貴耶是何慶等不知足也昨自鮑忠初故之後京城內外衆言喧騰共謂忠家財約有九十六萬雖事出人傳未委虛的而言以物致必有根因推之其他房屋田土車馬衣服器玩稱是則費者不下幾百萬也觀其囊橐之私富盛如此則其靡帖之惡素行可

知矣雖自今落恩等之職損斥之天下後世當亦不謂

陛下待忠之薄也縱忠有可嘉尚之功勞朝廷亦自有

優恤之恩與正今聖明在上功罪莫逃賞罰不渝倘有

可錄必賜追崇是則惟辟作福之大義而可頌慶等紛紛

奏請耶且官其忠之子姪亦已足矣而柴成劉鐸等五十

人異姓別宗與鮑門枝派又全不相及者也何乃混以名

籍一舉請乞憑城附社既欲盜朝廷之器以濟已私引類

呼朋復欲市朝廷之恩以通物賄遂使胥徒雜沓平青

紫廡隸混淆于冠裳臣謂清朝之名器而慶等敢輕褻

如此耶又且徑列職銜自定名數意氣專恣事若已出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九十

乾三

謂雷霆之下而慶等之無忌憚一至是哉今胡維作梗

邊塵屢驚策勦者日廣而職事不勝其用遣戍者歲增而

糧餉不副其需孜孜瘠衷固營產陛下之宵旰矣此亦

慶之所親見者而區區為恩等一念庇覆之私遂不知有

天下之大君父之憂為所當急也臣愚伏望陛下軫

念多事之際重惜國體收回成命將鮑恩等官嚴加

裁革鮑璇等勇士速賜停罷仍令以後內府各官有

故若果著有勤勞該在優恤一聽上裁以見恩威出

自朝廷不許名下之人輒得冒敘功勳僥求官職則員

無冗授足以服西北捍禦之心俸不虛糜足以紓東南漕

輓之力而內治既修外患斯弭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九十一

慎選寺臣以重祀典疏

陳三謨

臣等竊惟國家大事惟祀太常之官與郊廟百神之禮樂而以時贊襄祭祀夙稱清秩其來久矣先年有由樂舞生進者多累資至寺卿加至禮部侍郎尚書仍掌寺事惟其出身異途故咸病其未足以光祀典隆慶元年恭遇穆宗皇帝俯納廷議簡甲科之有學行老補任為官擇人意甚重矣我皇上建中和之極興禮樂之治仁孝誠敬特嚴祀事明德馨香感干神明故陰陽順軌民安物阜以延宗社于無疆嗣是職者必克秉寅清祗若崇祀德意其步趨俯仰也無不適其宜其聲容節奏也無不協于禮斯足以修厥官而贊祀事且該寺官惟祭祀乃其專職故每遇先期奏祭之辰則必數宣于殿陛之前而親承天語每當駕臨禋祭之日則必供事于皇上之側而密通天顏其榮重一何至也而可不尤慎其選乎茲遇太常寺卿員缺適當推補之時臣等觸目激心輒陳鄙見謂宜于科甲中博選其才識通達學行兼優儀度端莊語言正當者以司其任蓋惟其人之能稱不必拘其資俸之淺深如其資俸之深也則加以尚書侍郎通政使等官而領寺事蓋先朝固有行之者矣如其資俸之淺也則不妨以本寺少卿而署寺事俟其積有年勞則徑轉本

皇明西朝疏抄

卷七

東一

寺卿漸加至通政使侍郎尚書等官而仍掌寺事皆無不可者臣等恭親先朝于內閣國子翰林諸臣年深者多帶寺卿職銜蓋以奉常階清地峻特重諸曹用以崇其班秩而酬其資望耳膺是任者顧可備資遷轉而不避其冗稱者乎為此冒昧上請伏乞勅下吏部將太常寺卿員缺慎加推選相應官數具請旨簡用庶廟堂重典禮之臣禮祀有得人之慶我皇上對越駸奔之誠庶幾仰承之而無負矣

皇明西朝疏抄

卷七

東二

慎名器抑冒濫以正 國體疏

管大猷

臣一介草茅幸荷 國恩由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伏蒙
皇上除授前職感激涕泗切切夕兢兢兩越月矣
茲者伏覩 發下題本有司禮監太監滕祥等題一本比
例乞 恩復見任以圖補報事又一本比例懇乞 天恩
以圖補報事又一本比例懇乞 天恩以圖補報事各奉
聖旨朕念黃錦効勞年久克著誠慎伊姪黃浦特准錦原
奏新恩并照鮑璿例着復職管事兵部知道着查照鮑恩
等例與他兵部知道黃斌等准收充御馬監勇士該衙門
知道欽此臣反覆捧讀深思過慮時事之當言者孰大於

皇明西朝野抄

卷七

九十二

六十一

是臣又何俟而不言哉臣竊惟爵位者 國家之名器不
可濫也 卹錄者 朝廷之大典不可冒也自惟溪壑之
欲未厭則請乞之端遂開請乞之門未杜則專恣之漸遂
起而天下之亂實階之故聖王制治謹于未然忠臣為
國必防其漸况身居言責而目擊弊端之已著者尚可隱
忍規避於 君父之前哉謹按軍職錦承衛僉事後府都
督黃浦及黃保黃斌等事情臣請為 陛下下一陳其不
可伏望 聖明俯察愚忠試垂聽焉臣嘗攷 祖宗之法
武職非軍功不輕陞授而錦承衛官入以侍衛 殿廷出
以扈從 法駕至為清貴故得 錦承衛官入以侍衛 殿廷出

重凡遇員缺必由該衛題請兵部慎加推選二員具名上

請 簡用又錦承衛為事復職雖過 赦宥仍調在京別

衛帶俸蓋重其任慎其選二百年成法具在今該已故太

監黃錦昔事 先帝頗著勤勞節蒙 國恩錄陞其弟姪

義男為督都錦承指揮等官黃時坤黃時泰黃鍾黃安錚

聯金紫其餘未盡舉也 皇上登極覃恩又陞授黃詔為

指揮僉事矣續蒙加錄黃錦弟姪一人與做錦承衛僉事

使為錦後者揣知過分辭之可也如其不能別選無犯親

屬以應 新命亦可也胡黃浦不思 先帝明旨歷舉乘

錦病勢臨危希圖復職妄引鮑璿例朦朧將錦名奏

請夫璿見任正千戶而乞陞指揮僉事與浦輩任右都督

而復圖見任管事者事例不合理難比照且璿是時承

先帝旨准他不為例即已慎之矣今浦安得據為例焉况

原奏既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合候該部查議應否題

覆取自 上裁顧乃百計廣緣急為請乞貪冒無恥之輩

遂幾冠綬綬于朝班之上廢黜不叙之流復佩刀懸玉于

殿陛之間秩崇一品序並三公豈不盜名器而紊紀綱背

先帝而忽 前旨乎浦之罪不容逭矣再攷 祖宗陵寢

設之衛所官軍以護 神靈而守御器此其制不可一毫

僭竊者也黃錦雖勤勞其分臣子也其功使令也身沒之

陛下命工部營建地蓋御堂建碑亭 賜旌祠所以

榮寵之者極矣其墳墓祠宇今伊弟姪輩往來省守同朝

伍貴會聚一門氣勢張大誰敢為黃氏竊塊上折寸木耶

廼篤言中墳妄乞 朝命黃保黃雄黃如金等六名復冀

恩典進秩錦衣其越禮又何如耶夫以親屬而守先塋家

事也若 命以職官則國之厚子也豈有堂堂 天朝侍

直宿衛之臣而為一中貴護柩骨骸上機 陵寢下冒

恩澤如之何其可也 國家事務日繁員職日冗而經用

日費令戶部計籌隆慶二年財賦所入不足充糜祿諸費

共約欠銀二百萬兩有奇見奉 明詔清查內外衙門添

設官員及除冗員一體具奏查革決無可以添耗蠹彼黃

斌等三十名果何人斯乃敢盡數竇食公家不顧清查之

命而反行冒充勇士乎夫勇士冗役也而益其冗焉國將

奚給每名計一歲常費幾何總三十人約數十年其蠹耗

又何可計耶竊 朝廷之廩祿養詐冒之斯流收無名之

豺狼靡有限之膏脂言之良可痛心切齒矣據引鮑恩等

例蓋先年太監鮑恩身故李慶等題要將鮑恩等陞級鮑

璇等收勇士隨該給事中劉休乾論劾蒙 先帝溫旨嘉

納深燭冒濫裁革太半今 皇上秉攬朝綱肅清 朝政

臣等陳乞等弊尤當盡行釐革彼黃斌一十名與事之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九十四大三

耳何為而生前身後同 臣姪輩然數十道皆得被 封

拜蒙甄錄而能使 國家之報懋且重若此我中官尚然

假令有安邦定國攻城掠地身膏鋒鏑而功名鍾鼎者和

將何以報之伏望 陛下念名器之不可輕思貪冒之不

可縱收回 成命乞 勅兵部備查前項事情將黃浦通

先帝明旨仍令革職將黃保等查議 舊典裁革以正

朝廷之統體將黃斌等遵奉 明詔革除以節 國家之

財用毋得聽容妄引近例以恣無厭之求庶乎冒濫之弊

抑而請乞之風杜矣臣又聞 先朝宦官若懷恩戴義輩

率能薦賢為 國秉功効忠贊助 鴻猷光垂青史我

皇上中興固幸有輔弼諸臣翼幹於外而 九重之地深

望有懷恩戴義之賢以維持於中斯治化可成而無疆之

祚可行也仍乞 陛下勅諭中官各勉忠義毋徇私情妄

為陳乞與外廷協贊 聖治則 宮府一體內外同心而

中興大業端有賴矣臣待罪該科事干名器責所當言他

非惶恤無任懇切祈請待 命之云云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九十五

太四

題為慎名器裁幸恩以隆 聖治疏 周弘祖

嘗聞 帝王之取世也莫不以名器為先故人君以名器為重則天下從而重之而得之者以為異人君以名器為輕則天下從而輕之而得之者以為常為其以為異也則恩雖至微而被其恩者莫不以為榮而可勸為其以為常也則恩雖至厚而被其恩者莫不以為榮而不榮惟古之

聖帝明王深知乎此故惜之慎之持此以磨世砥鈍為役使臣工奔走豪傑之具故寧割數城之地而重違用匪之請寧與十萬之富而靳壹使相之封者此也然名器之重尤莫先於官職官職者實封也官職之重尤莫先於武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九十六

以

職武職者世貴也武職之重尤莫先於錦衣錦衣者近侍也又事權之所任也即官職且不可輕授况武職之世貴乎即武職且不可輕授况錦衣之要秩乎臣近親御報見欽陞司禮監太監滕祥陳洪孟冲等弟姪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俞事千戶百戶鎮撫等官多至貳拾餘員不勝驚駭考之 國初之 制武職非軍功不授錦衣非特功不除已故兵部尚書于謙功在 社稷僅官其子冕為錦衣千戶又各邊將率拔堅執銳身敵衝鋒捐萬死幸一生積有年勞亦不得露錦衣一命之榮各監內臣雖奉侍

下不過任奔走使令之役腰金貂玉足以酬其勞且多

焉今以勲臣 社稷之臣不能得之於其子指軀奔命之

士不能得之於其身而奔走使令者乃能得之於其若弟若姪則 陛下之恩無亦未權其輕重矣乎伏乞 皇上

收回 成命或量 賜金帛或姑與職銜革其世襲則名器重而法紀嚴塞近習非望之求成 清朝無私之政矣

再惟閣覽聞名非國之福也故有堯舜之君則閹豎不開於唐虞有禹湯之君則閹豎不開於商夏石顯弘恭聞於

漢而漢弱程元振魚朝恩聞於唐而唐衰童貫梁師成聞於宋而宋削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深鑒前代宦官之禍

定其職掌載之 祖訓不過灑掃供養并飯食諸物禮儀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九十七

以

筵宴關防出入等事而已絕不使干預朝政洪武中有內臣言及政事者 上震怒責之即日遣還鄉里乃 諭群

臣曰自古賢明之君有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獨斷之於己未聞近習嬖幸得與謀者况閹寺之人朝夕在

君左右出入起居聲音笑貌目接耳聞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佞倖專恣其體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可

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政事及其父也遂至於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朕嘗以為戒故立法寺人不遇傳奉灑

掃不許干預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如息矣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臣又伏聞我 孝宗敬皇帝凡召大

臣議事必左右面顧各內臣退去數拾夫非惟不使之預
亦且不使之聞此其 神謀遠慮迥出漢唐諸君之上而
萬世 聖子神孫所當朝夕誦詠效法者也我 皇上新
政之初尤宜加意於此燕居無事則三復 太祖之諭有
事 召對則取法 孝宗之行凡一應內臣俱遵 祖訓
止掌應行職業勿與之謀議政事勿與之進退人材勿遂
其非禮之 請勿悅其諂譽之言陳乞勿假以 溫旨侍
立勿假以 溫顏 國之大政悉謀於輔弼諸臣而 獨
斷之如此則我 皇上英明神武同乎於 太祖 孝宗
而諸內臣亦得享安靜和平之福於有未矣再照得 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九十八
家之任大臣非為其藉榮寵而侈顯耀也正賴其每事奉
公執 奏以匡輔其不逮耳嘗聞 先朝設官太監張欽
養子為錦衣衛官兵部尚書彭澤執 奏至於再三今照
兵部尚書趙炳然躬逢 堯舜之君不能一效彭澤之
奏所謂大臣以道事 君者果如是乎此其罪亦難委也
伏乞我 皇上重加 戒諭仍申飭院部大臣以後凡事
關 國體紀綱者務要據法執 奏以成我 皇上光明
正大之業則明良喜起之歌再見於今日矣臣千冒 天
威不勝戰慄俟命之至為此具本專差舍人楊應龍齎捧
謹題 詩 旨 皇明兩朝疏抄卷七終

皇明兩朝疏抄卷八
國是類
去聲 專委任以杜神效疏 張達
竊惟 朝廷之政柄必有所寄天下之公議必有所歸然
必主政者秉直而不敢失司公議者補察而無所私則
朝廷無失政天下無遺議矣今之內閣政事所出之府也
六科十三道公議所歸之地也 陛下即位以來委任內
閣政由裁決可謂以腹心待宰執矣而權倖率多於曲全
形迹不無於規避是內閣之任未專而政事尚有缺也信
用科道事由建明可謂以耳目寄言官矣而空言徒盈於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一
章奏成效罕聞於行事是言官之任未至而公議尚有撓
也臣以非才謬膺言職受任以來日夜汲汲思有獻於
陛下重政本之任求聽言之實而未得止說涉歷累旬惶
惑無任豈謂復有先任給事中今降除州判官史道劾奏
太學士楊廷和不法繼而兵部尚書彭澤御史曹嘉給事
中于桂相次論列之事哉夫史道輩指劾廷和蓋諫官言
事本許風聞若可護也至議侵內閣之權則倒持政柄臣
不知其何說彭澤糾劾史道是以議論大臣當存體貌若
有見也至於籍言官之口則因噎廢食臣不知其何心臣
竊惟 朝廷之政柄必有所寄不在當閣則在 宮闈不

在 宮闈則在近習臣請歷以前代治亂言之其政柄在
臺閣而亂者有幾在 宮闈在近習而治者有幾一數
之則責成之地斷可識矣故臣曰今日內閣之任不專而
政事尚有缺也天下之公議必有所歸不在臺諫則在衣
冠不在衣冠則在草莽在臺諫而亂者有幾在衣冠在草
莽而治者有幾亦一數之則委任之司從可決矣故臣
曰今日言官之任不至而公議尚有鬱也然此皆屢奏
綸音節經論列言官增氣而大臣心安煩復之論臣若可
但已也可已而不已不必言而必欲言之者何也蓋恐疑
二之未定而來諛言之口問隙之可乘而貽瀾倒之禍也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二 去聲

日張貴妃侍仁宗親見所為燈籠錦者妃曰彥博以
陛下眷妾故有此獻或以為彥博夫人遺妃彥博不知也
夫以彥博夫人所為而遂以罪博則介言失實矣然仁宗
終不以疑介而博遂以功名終臣伏惟 陛下弘此之謨
則疑二自消奸言不至腹心耳目之司各得其職矣二者
各得其職而天下不治萬務不舉美祥不應者臣未之前
聞也臣竊見 陛下慙勤嘉納有虛懷聽受之心懇欵備
極有至誠委託之意宵旰勤勞有勵精不怠之勇而臣猶
進言於 陛下者何也內閣大臣未嘗蒙 召對之寵而
言官章奏罕獲承甲夜之視故也且夫古之任大臣者顧
問備至延見不時是以不惟疑議得決而抑且心志交孚
至我 祖宗列聖悉由茲道議機密則左右盡屏謀大政
則畧漏率忘令猷鴻軌載在方策燦然可述所以開業之
艱難致治之光美良有以也臣今伏見 陛下凡有大事
令與大臣商確者惟 宣諭之旨屢聞而召見之使罕觀
且政關慎重甚有家人所不可得聞同僚所不得與議者
如此等事而欲展轉相託臣恐宣泄又未免失身之虞因
循則浸成誤 國之禍抑亦情志隔絕忱恂不平 陛下
雖屢降 溫旨示之以無疑命之以展布而終未免於扞
格也且今之士大夫偶有交際非極稔熟或寄聲於友朋

或申欵於簡素建及相見尚多生疎必至握手交飲言咲
啞啞然後足以成莫逆之好況 陛下體勢之尊威福之
重轉移之間利害隨其大臣非得養奉 而頗真見心素
而欲其慨然不疑直以身任天下之重臣恐其必不敢也
方今當 陛下清明之初左右謹戴盆之戒凡有宣諭舉
常 聖心然中人之情狀難測設或積日累月巧量蠹熒
之後因緣傳奉以遂其已私假托大臣以文其奸計問之
內閣則曰 陛下之意也質之 陛下則曰大臣之謀也
天門九重堂上百里切恐大臣將有蓄疑於終身而無由
一白於 陛下之左右者上下不交內外無攝為害又孰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四 非品
有大於此哉夫以 陛下之明臣固知必無是事但臣過
事而慮可也慮及而不言可乎伏願 陛下自是以後凡
有大政大疑必面 召內閣大臣從容講論更可明示惻
誠不遺肝膈如此則祿沃有資奸欺不生情志無間而大
臣得其任矣至于天下章奏自軍民切已之事以上及於
左右所請之私大臣辭避之疏言官彈劾之文補拾之論
天下水火盜賊災祥之報日不知幾欲以 陛下一人之
耳目一人之精神而事加省覽事加體亮勢不及也然無
關於權倖拱關於大臣者各有司存皆能承奉 德意就
吏容私十無一二惟關彈劾與補拾者則未免由曲徑以

彌縫假倖門而掩襲甚之公道全廢私意橫行此大非所
以昭 中興之治也臣伏願 陛下自是以後每日條天
下之奏章軍民切已之事有幾左右所請之私有幾如此
等項明着欵數一一附合仍照每日常格批出 聖旨各
付有司其諫官彈劾補拾之奏必經 聖覽必由 聖斷
必須 聖批然後頒降則欺弊自絕請托不行何者人必
非其用而後有所為彈劾也事必乖其常而後有所謂補
拾也執此二端則其餘章奏雖不必一一省覽行之而常
自不必勞 宸嚴美行之而不當則諫官將繼言之終何
以逃 陛下之明覽哉是 陛下所親省覽者雖止一言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五 非品
官之奏而天下微情曲隱固已網絡無遺所謂執一實以
御百虛身不勞而事畢舉之道也不然何以 陛下之聖
明雄斷近者諸大刑罰奏疏雜沓而迄無見及正耶良由
萬幾無窮耳目有限 陛下或見其始而不見其終左右
或舉其細而遺其大是以雖甚悻悻禮悞國之事而卒蒙
煦姑息之 恩良可惜也夫大臣未蒙 面對臣方以腹
心之任不專也而論者以為太重言官罕承 俞旨臣方
以耳目之司失職也而說者以為橫行嗚呼衣冠之士縉
紳之流自相詆訐自相非議快一時之論而啟無窮之疑
因一事之失而傷莫大之體將識之士孰不為時事仰屋

上始之以竊嘆繼之以長太息繼之以哽咽流涕也哉
所類 聖明在上養和平之治斥偏激之論重委任責成
之心絕乘便伺隙翫就交關之奸謂臣之言為 陛下腹
心計也非為大臣作遊說也為 陛下耳目計也非為言
職立門戶也則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

持公論破私黨以定國是疏

曹嘉

臣愚竊聞之大順之道大臣之法夫法者人君與天下共
者也就可以不法而獨貴之大臣大臣者近君秉政權以
攝御庶官者也去君近則勢易逼秉權重則事易擅受御
者衆則下之附者易以篤三者之形成然後大臣之強不
可制君威弱而國法斂治亂安危之機轉瞬變矣此大順
之道所以必言大臣之法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創法
制治度越百王酌古建官分列六部故敢言復該丞相者
誅大小稱位內外絕跡故敢有上言大臣德政者誅政在
朝廷權在 主上故敢有交結朋黨變亂成法者各以其
皇明高朝疏抄 卷八 十一 持一
罪誅大臣奉法各守其職司小臣盡忠或為之耳目互相
關紐迭為唇齒此我 聖祖立國命官之體防微杜奸之
深慮也故李善長胡惟庸非不皆欺舊大臣所嘗聯以姻
婭而托以心腹者也及惟庸以不法被誅而善良亦以黨
庇竟戮死夫豈少恩樂殘至是哉懲大臣之奸惡者法固
不得不盡也解縉以晚進書生階官不過七品所上封事
又率激烈詆忤萬非善長者之親之舊之深之乂可比也
顧乃一切優容采用不加譴責是獎進直臣以散大臣之
黨廣開言路以收總攬之權又我 聖祖洞昭奇慮防禦
群邪之速籌也恭惟 皇上嗣守洪基固當遠承 祖武

大奮乾剛以誅大臣之強以杜壅蔽之漸以成大順之道也但精勵之心雖切而輔導之事因聞宵旰之計徒勤而獻替之誠孰進甚則招權納賄樹黨行私故其勢不得不逼且擅其附之者不得不眾且其受攝御者不得不重足而後立累息而後言矣是豈祖宗不設丞相之法其弊使然哉良以假師保之虛銜者除據機密之權任票擬之大事者竊弄威福之柄積習慣便力不可回其弊自至此耳正德十六年間以及新政之後其神奸巨惡誤國欺君以獲罪于天地祖宗者百律千條臣愚不暇深論今止觀僉事史道劾奏大學士楊廷和不法事狀遂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八 持二福

得嚴旨切責下之禁獄及廷和具本自辯尚書彭澤符奏附勢俱以蒙溫旨慰留褒獎至律身處家之際無不該載是為大臣者真能擅威權以移主柄黨大臣者真能取容悅以惑聖聽矣且澤既謂廷和古社稷臣不過固宜眷任終始矣既謂史道論救陸完王瓊許泰等為朋黨奸惡納賄玩法乞要嚴加考究矣既謂科道官不樸大體不徇公議聽舉奏黜退以示懲戒矣何再奏乃稱廷和之可去可留史道之有罪無罪科道之會本文章一一簡左聖心非敢干預反覆變詐巧佞百端幸矣哉我太祖高皇帝之不相值也如其值之則上言德政交結朋

黨符同奏啓繼亂成法諸大罪安能逃鉞斧之誅乎夫罪至誅戮亦大矣澤獨敢為不顧者澤豈至愚哉知廷和為內閣之長其同官壅票擬之權調停處置暗有機關外廷不得盡知也是雖陛下聖明亦且被壅蔽不能事事盡防也不然正德中聖齒尚幼至如廷和律身處家之際及力沮護衛不附權奸不寫威武大將軍勅書彩帳等事龍潛藩邸千里隔越陛下何由而知之且著之綸音重複申演必至數百言始已哉臣愚於是敢謂陛下之不知而私庇阿護者為之矣且史道之救陸完等也納賄與否臣餘不能逆料但在御史則范來奎在都御史則李承勛在南京六科則給事中魯綸等或連章或單本至稱保其必求之太過獨一史道之言獨一史道之罪哉且法司天下之平也刑科者參駁之要也內閣者票擬之地也而巧言諛免暗遷人心又不可赦之罪人所共知者也史道既犯此罪當時肯意何不詰責刑部覆題何不執奏該科出納何不參駁內閣代言票擬何不從中核之如近日夷情手本邊慎之類也大家好作饒人以免連累為愚奸及已私遂書諉之以咎道道誠不足惜也祖宗之法度無乃非朝廷之聰明無乃壅蔽奸權朋黨之徒無乃猖狂大肆不復知所忌憚乎書曰小人怨女置

女則皇自敬德故語及宗社則天子改容事關廟廟則宰
相待罪受言之道宜爾也縱使史道言盡謬妄廷和尤當
引咎況辭多有指事或關人吏部何憑重叅以啓拿問之
端彭澤何敢傍侵以售迎合之計廷和又何必假泣號之
言感動 主上以蓋其雄辯二十欺罔之過哉嗟夫大奸
似忠大詐似信臣愚不意梁儲陸完上璫等復接踵於
聖明之朝矣正德年間劉瑾錢寧江彬相繼用事凡以言
觸忤者輒捏罵 旨意令錦衣衛拏送鎮撫司打問以苦
之然後鍛鍊誣服吞聲以去彼時御史孟洋劾奏太學士
梁儲斬貴亦受此苦誦教桂林此權奸之所為非 聖世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十

持中

之所宜有也廷和每事盡咎儲等所壞何至今日反襲其
故智以蹈覆轍之轍乎傳曰禮義不愆何恤乎人之言
與廷和既各奏辯在官而編脩葉桂章等又皆閥閹事內
兩詞備具衆口難私 陛下何不先令數臣明白開奏有
無聞其免止之情曾否允其原題之本各另上陳取聽
宸斷仍將道與廷和奏辯事情通送法司勘實具 奏道
果誣罔則罪在道廷和 米不法則罪在廷和 太祖典刑
具在昭如日星 聖子 神孫正宜恪守成憲安能庇奸以
損威移權以階亂乎如此則朋黨固結之根可以漸除大
臣倔強不可制之勢可以漸抑壅蔽之途開而大順之道

昭矣若猶縱其假 詔獄之威以箝制人口挾絲綸之便
以遮蓋已私竊恐伏闕叩閣者駢集而請納以斷佞臣之
頭者至矣臣愚再觀今日之事惟移祥下政在多門竊謂
功德者皆贊伊霍之尊希圖富貴者而奸龍蠱之望使方
陰排異已巧用私人翼張煽虐而其勢人不可禦也故寧
犯 天子莫侮權臣何也資望深者恐棄其成之功蹤
跡孤者妙施其規避之術人囚於獄我銜於 朝人絀極
楷我服錦綉詩曰有覲面目視人罔極廷和獨何心者曾
無毫髮之愧若痴狂者邪包容狂直所以激敢諫之忠優
禮舊臣所以全堂庶之體伏望 陛下速允廷和休致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十一

持五

曲保其身家仍將史道薄示懲戒以少舒其憤懣公法既
行私情亦遂庶幾九卿六部近慕劉健謝遷韓文馬文昇
劉大夏之風六科十三道遠追薛瑄王竑鍾同林聰葉盛
之議而我 太祖不設丞相 太宗官卑易制之良法漸
意始復矣仍望 陛下戒大臣各安職守代言稟擬者毋
招權以樹威承 旨覆奏者毋附權而趨利吏部陞遷叙
用行指使之私科道糾劾論諫毋巧避薰灼之勢其餘
部院諸司以及百執事俱毋觀望以求容奉承而結好上
下協恭內外同德然後 朝廷之威福不移耳目之聰明
不蔽大臣之專擅消清臺諫之忠節顯著大順之道成而

天下之治可言矣仍望陛下親覽此奏早賜施行俾臣
愚無受失言之禍以彰聖明納諫行法之美則臣愚不
勝幸甚

皇明高朝疏抄

卷八

十二

持六

明公論以消私黨疏

陳講

竊見近日山東總督史道舉大學士楊廷和不法華情廷
和奏辯方已而尚書彭澤繼有所言科道交章甫畢而御
史曹嘉復有所論彭澤之疏一出人曰此大臣之黨大臣
也曹嘉之疏一出人曰此又小臣之黨小臣也道路喧騰
聽者駭愕夫公論不明於天下而後朋黨之說起此國步
之厲階縉紳之禍阱戕元氣而傷太和莫此為甚也豈
聖世之所宜有而抑豈宗社之福哉臣不暇遠論近者
有宋天禧之黨以小人攻君子也慶曆之黨以君子攻小
人也元祐之黨則以君子而攻君子矣夫號為君子而亦
至相攻是以不旋踵而有紹聖之禍覆轍既昭後車不戒
此何為也宋人有言曰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
則私情交起又曰小人欲空人之國者必進朋黨之說噫
其亦可畏也已況自陛下踐祚以來納諫求賢勵精圖
治然施乾轉坤功業雖顯於無前制治保邦根本猶疑於
未固權姦擅矣檻虎潛得噬之威兇員次矣死灰明復燃
之焰去歲江南大水而天道變於上京師地震而地道變
於下盜賊橫亘於中原夷狄憑陵乎邊境此其何時哉大
小臣工正當蹇躬盡瘁協志同心以承陛下之德以建
太平之基可也而可相忌相疑切齒忿忿自攻以快

一已之私哉臣聞君子之處小人必有其術而其應之也常恐其疎彼方旁觀竊伺日夜以乘吾之隙吾大小相安彼此戮力脩其本以勝之猶懼其有一朝之患也而顧胥譖胥怨自貽其隙長彼歡呼踴躍之氣而啓覬覦觀望之心此何為哉等諸泛舟風濤而舟子相仇舟中之人弗之利而舟外之人所必喜然不知舟既不測招招舟子豈能免乎私忿可快而天下之公論可畏也臣下不足惜而祖宗之社稷可痛也臣又聞內閣者重地也成祖文皇帝設以是安定秩五品仁宗以後隆以師保其任尤重蓋國初章疏日簡總覽在朝廷其勢不得不輕後世機務日繁而擬票付臣下其勢不能不重勢有可輕而不必於重是以儒生堪擬章之司勢有可重而或失之輕是以逆瑾恣專權之禍晚事者斷知其位不可一日而少虛權不可一日而少假也臣見曹嘉舉劾之後內閣大臣乞休家居或稱疾不出閉閣二日擬票由中樞竊滋堅永之萌大阿授倒持之柄是徒知人言可避而不知大柄之不可移徒知他日責有所歸而不知今日漸不可長也愿變謹微奉公體國者固如是哉夫朝廷者衆正之本原是非之衡鑑伏望陛下清心觀理虛已察言明治亂之歸審邪正之辯大奮乾斷主張公議勅下大小臣工

皇明尚書疏抄

卷八

十四

明二

念茲時勢之艱各効公忠之義和衷合德同寅協恭為大臣者推信布誠持廉秉直廣弘人之度勿以直言而見疑竭體國之誠勿以浮議而自阻為小臣者以官為守務有嚴而有恪以言為責務公是而公非任天下之重而無忌小嫌先國家之急而顧惜大體必使眾言矛盾折衷於聖心人情好惡會歸於皇極國論與輿論不相異同公議與私議無所抵牾秩分以相安同心有斷金之利交歛以相濟勿顧爭計國之盟緣偽朋以相黨者自撤其私門剿激論以惑人者自消其奸術中府中無畛域之分南司北司無水火之反如此則棟梁接榘遂適用之宜耳目股肱安一體之義君子有所恃而自與彈冠之慶小人有所畏而不徼榮指之萌以精明之治功成渾厚之治體以臣工之和輒致國家之治安其為宗社之福莫大矣仍乞陛下詔揚廷和等急出供職以終太平之功將史道薄示罪罰以昭含弘之治也臣不勝戰慄懇祈之至

皇明尚書疏抄

卷八

十五

存君子退小人以裨聖治疏

浦鈞

天下之治亂關乎君子小人進退之間君子進則治小人進則亂此古今自然之勢也伏見陛下於尚書林俊陶琰俞允致仕而去於太監秦文復用委任守備溫書一下人心惶怖皆謂嘉靖之治尤未及見正德之風又將繼作聞太息者不獨臣一人也昔先帝武宗初嗣帝業惑於群小以致大臣若劉大夏韓文等不能安位行志而去故十數年間劇變於先寧彬振於後小人接踵靡亂天下殘傷國本有不可勝言者幸陛下入繼大統首以進君子退小人為天下急務於尚書林俊陶琰德望俱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十六 存

天下之公論才猷關天下之安危乃以禮起用君子可謂進矣於太監秦文等為寧彬之逆黨雄銳之羽翼乃罷退閒住小人可謂退矣天下欣戴人心鼓舞皆謂太平之治不數年間尚可復見邇者陛下圖治之心漸不克終任人之際頗乖物議罰俸貶斥既以權斥臣工樂用之意認罪回話又以沮撓大臣發布之誠政中閣宦黨雖累上而不行事後貴戚觸犯一及而移怒是於君子始焉進進而終不能用於小人始焉退退而終不能速故猶得繼繼於禁外以立資緣之謀周旋於黨內以伸援引之術臣恐將來進之者不獨一秦文也不能用則安位行志之機既與

心而相悖去國懷鄉之志必因時以自高臣恐將來之者不獨一林俊陶琰也陰長之漸陽消之萌於此可見若林俊等今日可容其去則昔日不必起矣昔日所應起則今日可容於輕去乎秦文等今日猶為可用則昔日不必革矣昔日所應革則今日可容於復進乎臣所以惜其去者非獨為一人也為天下之治也所以惡其進者非獨為一人也為天下之亂也陛下整紛未久殷鑒不遠進退之間可無所庸心耶伏願陛下惜林俊等老誠忠愛之臣收回致仁成命仍留辦事實給事中黃臣慎用奸邪之奏革去秦文守備以抑奸黨自此之後親君子唯信任大臣處以優容之禮以養其德望託以心膂之責以專其任使委以施設之柄以殄其器能不奪於群小之私以撓其權不昵於貴親之恩以沮其志遠小人亟除奸惡追其引用之自以發其奸重以法律之施以詳其禁究其要求之類以破其黨守以剛明不惑於左右之言持以果斷不撓於是非之口則小人無可乘之隙君子有樂用之志仍將臣罷黜一以代林俊之去一以快秦文之心蓋臣之待罪諫負其有臣無臣不足為輕為重也庶幾陛下取舍之分明進退之機決而朝廷之政可清祖宗之業可光繼述之孝不衰人心悅而天意順禎祥應而災異消太

平之治可復望於今日矣

嘉明尚朝服抄

卷八

六

存

正名義以杜邊患議功罪以存國體疏

曾忭

竊惟推隱殛辭者明法之臣也慮遠存體者燭微之君也是故輸刑讞獄必盡其情執憲典罪不遺其隱匪曰為深以明法而俗識也書曰其刑上備有併而刑是也察時度變以權重輕議功矜疑以昭國是匪曰為異以慮遠而存體也書曰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故聖人觀時而制刑囚人而議罪則朝廷無失政天下無異議矣臣等愚昧不識治體然於大同之事蓋嘗反覆思辨竊見其大端有四蓋內關國體外係邊防近示天下遠詔來世所不可不慎者也是故叛逆之罪不誅則無以明法而戒後憤事之臣不論則無以懲慢而勵忠觀寡之臣不嚴則辱身負國而大義乖矣招降之賞太厚則損威傷體而朝廷輕矣是故必知囚者而後可與議大同之罪也臣等竊觀禮部侍郎黃綰疏狀其於叛徒逆黨間以擒戮二監遺孽亦議調遣雖未盡法差勝於前矣其於劉源清之議誅雖或過甚而卻永武滢之罪則公論協矣其於潘倣孫允之叙用雖非為訓而趙鎮蛟蔡等之忝則大義明矣其於禁書屠案繼祖等之功雖頗為大然陞賞曰量行則國體亦尊矣若夫窮姦推隱辨功正罪不復遺餘力者則臣等所謂明法之臣體固當如是也不如是則詔為不稱

嘉明尚朝服抄

卷八

十九

忭

陛下任使矣至於觀時察變以權輕重議功於疑以昭
國是以為 朝廷惜大體為遠慮防遠慮固 聖明所獨
斷非法更所得招狀外越擬者也夫今大同終事之期諸
鎮觀望之秋 陛下更始善後之一機也臣等若復畏避
當言而不言則臣等不忠於 陛下其矣臣等固非為兵
事談也蓋成事而說孔子不與今事已既往業已告成言
之徒增 聖慮傷 國體耳又臣等之所不敢也所望
陛下防遠慮存 國體以圖善後策耳然非謂愚言之必
可行也惟 陛下赦其萬死幸矣竊惟折奏莫先于聲罪
誅賊莫大於正名名不正罪不彰則多殺之不足威厚宥
之不足勸夫蘇綬謀叛之不辯則大義乖而 國是隨之
臣等竊按律謀殺謀叛輕重較然懸矣所謂謀殺者或三
二人陰計詭會擄衆所不及而致人於死尋即解散者也
必能聚衆至數十人操弓挾矢明刃呼噪自夜達旦以
與諸將格鬪者也必非謂初殺良善焚毀公廨逼廩撫臣
出師 觀步久而不解者也特此非 國家所習有固未
聖皇聖后聖訓其慈假令三三人謀人於途潛殺之而
奪其財殺十人者明火揚刃強劫人殺人不知將坐以
謀殺人者律乎抑坐以強盜律乎事固當有辨矣况大同
之變累朝叛亂解六臣拒城逆命非一朝一夕之故稔

惡積慮無君父久矣其於念士卒卒一時偶聚為亂者萬
萬不可同日語也况律謀殺止言指揮千百戶而不及大
臣總兵者豈其遺哉其微意蓋可識矣蓋大臣者 天子
之所改容而禮者也總兵者 朝廷之所推轂而遣者也
賈誼所謂是皆於 主上為近者也蕭堂之分誠不邇於
此矣此而可殺是不有 朝廷也如是而罪之曰叛逆豈
不與明乎哉是故制律定罪不得與指揮千百戶同議將
重鎮撫以防漸也夫 國家於鎮撫重其權任尊其位號
降其禮數而士卒猶得執而殺之今既不許正法聲罪以
為鎮撫重至復輕殺者之罪以與殺指揮千百戶同議自
今以往鎮撫威體下同未屬士卒視之無大尊顯鎮撫少
不如意欲殺即殺其殺之當得輕於前矣雖鎮撫亦將自
視卑也且豈備焉死生首領之慮又何暇為 國家嚴法
振武以飭邊防也哉此其為誤誠非細故也傳曰水洩而
人狎之故多死焉火烈而人憚之故少死焉茲固先王嚴
法重令使民易避難犯之意也先王豈樂為是重法哉且
聖人立法創例皆因時救敝止天下之亂者也今士卒殺
鎮撫亦皆見殺矣使律文果輕 陛下猶當乘時立刻以
重其典以立天下之防今律有重條而故降示以輕典是
奪主將尊而導民易犯也非所以明威別等正名杜漸之

以爲不如此則無以爲肆赦大同辭耳臣等以
終之仁而古之聖人寧失不經同一好生之心也即是以
賜天下傳播來世豈不光明俊偉之甚又何必文借輕
典以惠姦惡由援律義以貽後艱姑以成此辭哉徒使
陛下赦之不以爲罪放奸雄易犯之路開鎮撫不自謀之端
貽邊境無窮已之禍臣等誠竊惜之臣等非爲律例爭也
此義既明則國是王法皆此焉定後禍隱憂存此焉寢
蓋東隅不可追將前桑榆之救也臣愚等頌 陛下勅下
兵部及法司諸臣從長查議申明律例榜示各鎮使知大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王二四
同不盡之誅寔蒙 陛下不殺之仁嗣是敢有聚衆劫殺
撫鎮官者俱以謀叛已行論重則稱兵聲討輕則據法追
論又使天下人知 陛下義理之怒無復倭赦終宥之幸
庶幾有所戒懼而不敢犯矣此固明法救時及重折萌之
道也惟 聖明裁鑒又看得黃綬在撫侍即劉源清賊賄
交通貪功憤事春秋必誅 國典難貸夫源清受 陛下
命爲總制大臣與有丘戎之責不能相親機宜以高進止
老師費卒罔克成功使醜虜深入幾於危辱奉職無效罪
當萬死然聞八議之典功賢必議先王所以示厚廣也
往者宸濠謀逆源清爲進賢令守孤城獨以忠義激賊上

民嘗大書誓死報國及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之句倡衆爲死守復積薪圍其私第約賊至則闔室自
焚偕死以報國有家人請棄城逃走者源清即撫死以徇
宸濠遺偽將將兵百餘人道進賢招源清源清大罵曰吾
豈從若反耶立斬黃偽諭者宸濠卒亦不敢加兵進賢隣
邑聞風始皆有固守志今兵部尚書唐龍往以御史按江
西自上源清功狀謂其首挫宸濠之鋒而奪其氣使賊不
敢東窺湖東諸郡屹然爲閩浙防蔽者源清之功也夫死
生滅亡之際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源清視古人特差未
死耳使源清而死 陛下萬一聞其事將不加而壯之乎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王二
昨者九卿科道諸臣交剴論薦無弗上源清者皆有試於
此也由是觀之源清固賢且有功矣即其事少不當尚當
蒙八議之貸況今之罪猶或有可矜疑者臣等又按律所
謂激變蓋言救民之官失於撫字激良民爲變者也源清
未用兵之前士卒亦既終總兵驅撫臣誅良善追 親王
出奔爲變矣固不得謂非法行事又明矣特其累失機宜措
置乖方滋令其大耳此則源清之罪也 陛下即以是重
誅之匪惟天下服 陛下之公明且知奉職不效者其責
如此不懲警而勉舉職者非人情也又何辭之有若治軍

行旅紀律中令皆主將之責源清尚與邵永垂矣不和又
權倖任均不相令制妄殺之罪視永亦當少從未減若夫
貪功任事之變則心術隱微之際所未易以形迹觀者夫
縣令小吏也族滅大禍也源清為小吏能不愛族滅之禍
以報 先帝今當 聖明之朝為 國家大臣受車間之
委顧棄其平生以負 聖主臣等誠竊疑之夫今中外文
武臣工以才能明辨議論文采出源清之上者信不少若
委身徇 國忘家報王如進賢者非源清誠不可多與也
近南科諸臣連章會疏所以訟源清者大抵與臣等合非
臣等實天下公言也迺今欲與邵永同殺匪惟其心或不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二十四 牋六 奏
死恐嗣後人臣不究顛末不自循省將懷疑畏不敢為天
下出力任事矣即叛逆之徒亦必快心洩忿借口為源天
下後世且將謂 國家以大同之故殺一非死素志義人
臣豈曰小戾云矣哉夫源清罪誠可誅常不在叛逆者之
上馬昇楊林親為叛逆矣猶得以後功請保全議陞拜源
清獨不可以舊忠貸一死乎竊恐天下後世有辭矣伏望
陛下念其前忠慮其舊績憫其矜疑之迹 特賜貸其
死若其奉職不效之罪則請重加明罰以為人臣慎事之
戒夫錄往忠以贖新愆不失為義不以疑罪殺大臣不失
為仁慎事不舉職則必罪無有不失為斷如是其誰不勉

思忠義死効馳驅以報 陛下以避 明典哉輕一人之
罪以伸天下心義之義固 聖帝明王所以鼓舞臣節者
也惟 聖明裁矜又所得黃綬崇稱滿倣孫允中俱應叙
用夫滿倣職任巡撫寄切安危鎮城中外將士吏民休戚
寧動倣當誰委耶自今觀之亂階不杜何以示威見難不
援何以示智踰垣而避何以示體 勅符俱亡何以示守
降志辱身伏隸叛卒何以示節觀募自全何以示忠冒功
祈叙何以示恥惶恐草疏為賊請貸何以示法夫 陛下
以禮法肅恥待臣而倣等以此報塞 陛下此而不罪方
來之臣以苟辱為上計以觀募為良苗養亂蓄缺以成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二十四 牋七 奏
國難且使大義日乖臣節日斁誠非所以風示來世而教
不忠也 陛下天地為量倣等倘蒙 容覆得免流為孽
已極猶將覲顏垢面玷職 朝紳叨迪簡之例哉臣愚竊
陛下勅該部查照 先命仍罷倣等庶少存肅恥以激懦
頑若楚書彥榮等之功賞則臣等前疏已具夫 國家全
盛之時大同一鎮之叛不能明法正罪使 朝廷誅賊討
亂之義伸於邊圉顧二三小臣得以口舌乘時為功
陛下不勝其好生之仁俯聽其言然天下猶未能測 淵
衷之注也若遂以為奇勲顯績優賞駁拜張皇誇詡天下
後世將謂 朝廷為何夫賞不當功匪惟人不思勸且

國體輕重隨之以臣愚論之臣身陷賊中本無
之責焚書奉使築濠非有軍旅之事乃肯越職以謀
成事且其膽能入圍口足說賊陛下錄此而稍加賞
之亦可以為人臣出疆奔走君難留回敢於趨事者之
矣若曰大同之功非此二臣者寄為莫可就也竊恐天
下有以窺朝廷矣將謂朝廷過視大同為勅強不可
制故招降餌伏者遂倖為奇勳賜上賞甚非所以示威
崇休尊朝廷也故臣等為楚夏榮不宜厚賞者非為
國家吝惜誠愛体也無已則以歲月二臣資叙當遷更
部別擇選秩加常叙一二循制陞降足示優異則体全
皇明兩朝師抄 卷八 二六十八
勞叙兩存不廢若夫樊繼祖挫威於城下張瓚愛備于軍
中亦復貪天因人冒昧掠美又非臣等之所知也夫如是
則賞罰畢協而大義明規模宏遠而國體尊嚴軌潛折
而邊圉戢近可以示天下遠可以昭累世矣惟臣等前議
與勘事大臣微有異同然非臣等以欲與縮異也亦非絕
之見不及此也蓋法臣之体貴於分明朝廷之法貴於
弘遠固各有攸當也臣等言官所論者朝廷之體中
國家善後之策遠鎮久安之計追察機事議在今日必
愚并陳封非悉達廣延博議然後三業擇有基也臣等
內避異同之嫌外惧群小之非絨慙公語仰祈收則不

忠之罪死且無贖之臣之所大畏也且天下之事非一家
私議要於是而已臣等言而足則適足為紹助亦大臣眾
眾思廣忠益之道異也迺所以為同如其非是亂國
紀則聖明在上眾論在廷是非公私無所遁飾臣等
藁肅闕下以候明誅再惟臣等俱遠方賤愚歷歷郡
縣誤蒙拔擢待罪言官數進疎狂過承溫允感激知
遇萬死思酬顧志慮庸懦故事每過憂死稱塞故言多
忤眾觸犯時忌罔知所死亦惟仰恃聖明耳伏乞
矜其愚而察其無他臣不勝恐懼顛望之至
皇明兩朝師抄 卷八 二七
附錄

欽承 詔命乞正廷臣會議條疏 張國

昨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趙貞吉以改置京營軍制上 請欽蒙 詔命覽卿所奏具見忠謀分營練兵係祖宗舊制該部便廷臣著實會議來說欽此夫我 皇上于貞吉之奏不即 允俞施行而必 下廷臣會議不惟下廷臣會議且命以著實會議來說 聖心獨有見于軍國事重詢謀同 德意虛懷誠為懇至但今會議之法久涉虛文若不先乞 勅釐正改更則臣與在 廷諸臣欺 君之罪先已難贖更何望能仰體 聖心上裨國是蓋古之所謂會議云者吁咈都俞不限君臣師錫嚳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二十八 承一

答不拘貴賤此寡彼眾不病懸隔甲越乙秦不妨互異惟期裨補于國靖獻于君終底同心相成善法此侯應劭飲尚能以甲秩孤踪垂光漢史在 祖宗時凡置法維政此意猶存自臣荷祿掖垣每見今之會議先期一日應該衙門干各該與議官員通以手本盡知至期會于 東闕該衙門掌印官于所當議事首發一言或班行中一二人以片語微言畧為應答或竟無一人應答輟筆不俾閣輪書題稿再揖而退即事已完成及既出 闕門尚有不知今日所議為何事者或有明知其事不言至是始嘖嘖自道其可否確然之狀以告人者夫知其事而不言與不知其

事而不問其人豈真如是之容默哉設心不過以一經出言便有是非一有是非便關利害惟取一時隱忍之便寧甘為誤 國而不恤惟便一念依阿之私遂陷于欺 君而不顧是回曲之狀既自愧其良心而光輝之誅復難容于 盛世臣又為腐心切齒欲有數陳今幸蒙 皇上留心而況京營事務又自非照常唯諾一言可即為定議者伏望 勅下兵部將會議時期畧少停延更望 勅該部將輔臣貞吉原疏與臣此疏各刊刻為幅于應該與議官員各分發一紙仍附發書格紙一葉首不書官銜名氏空其下方令其于所應議京營事務各自書應行應止緣由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二十九 承二

如以為應行要詳書何以見其應行如以為應止要詳書何以見其應止各出已見勿相連謀至會議之日各持議所回與商同即其事實若據議論歸著經畧斷棄意從違而其人之心術忠邪心術固亦可察見如有不得與議而另自為疏亦聽從各便夫古人曝背食芹尚思獻上當 皇上如此懇切求言若尚有懷習軟熟支吾不以實應誠亦非矣然後兵部彙萃為冊再加斷案且疏覆題皇上須更俯察羣言慎加 宸斷庶 國是昭明人心增進後遇有應行會議悉宜照此施行則古帝王與我祖宗稽衆從人之善復自我 皇上昌明之而 國是人

心萬世其猶有永賴矣臣愚殊無任惓惓懇懇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三十卷

廣至明大英斷以昭盛德疏

謝汝儀

臣聞人君之德莫大於明亦莫大於斷適者所報傳布海

隅竊聞給事中衛道御史丘養浩以言忤 旨陛下尋

用諫者之言復其官天下鼓舞翕然稱 陛下之至明太

監雅文罔上專權 陛下察其奸即賜罷黜天下鼓舞翕

然稱誦 陛下之英斷雖上之聖帝明王從諫弗弗去諂

弗疑與三代以下英君詎能聞善如轉圜不為佞人所惑

者何以過此真足以配休百王垂光萬代也臣又聞御史

張袞因春時和欲 陛下憲 天行道乞將因議禮乞軍

為民降調諭德等官豐熙等量加放還錄用奉 聖旨該

部看了來說中外欣然翹望再造之 恩既而奉 聖旨

曰罷豈 聖心尚疑於孝道有妨不無芥蒂於中邪書曰

后從諫則聖中庸論舜之大孝則曰德為聖人蓋帝王盛

節莫過於此尊親要道惟斯為極孝固在此不在彼也豐

熙等學識偏隘不能上承 聖意罪固狂愚也 陛下震

之以雷霆之威放之謫之已足示罰履之以歲月之久慮

之危之其悔已深從而宥之實有可觀 請者雖頻未蒙

俞允今日正 陛下當憐恤之時也何者伏 闕諸臣傷

于急迫因箠物故為類頗多已非盛世之事矣今死者不

可復生而生者尚賴回春之舉臣愚以為 陛下之

明仁怒諸臣之在竄逃者終當仰被日光但恐鬱鬱於行
伍卒徒之中依依於下寮編氓之內今歲無一人焉明歲
無一人焉歲月既深易損易失人才難得成就之難而廢
棄之易陛下他日縱憐而用之亦何及乎在諸臣萬死
固甘於陛下聖德不無有妨張參之言所當急從也臣
又聞御史喬棋極論內使谷大用不當取回康陵司香
欲陛下防微杜漸收回成命奉聖旨該衙門知道
中外駭愕延竚追奪之命日又未見舉行豈左右者為
之先容聖心不無眷戀於中耶易曰履霜堅冰至始之
初六則留羸豕孚蹢躅蓋履霜微而知堅冰之漸因豕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三十二 汝三
之羸而逆蹢躅之孚皆喻君子之小人貴防其漸也谷
大用之罪惡重大皆莫逃於睿鑑不假臣言也登極
之初執而付之法司其足為曠世之舉而聖恩浩蕩竟
置其誅已不足以洩神人之忿一旦無故從而用之禍機
所伏誠為不測今日正陛下寬防之時也何者往歲
起用王堂天壽山守備臣嘗抗疏論之未蒙施行未幾
王堂且守備南京矣今去王堂守備歲月曾幾何時復有
谷大用之命臣愚以為陛下之聖神文武左右者欲
顯用姦慝固有所憚而不敢惟其錯刺寅緣甚秘而援引
摺置甚密今祇用一人焉明必用一人焉萬幾之煩豈

暇畢照一墮其計根柢將日深成福將日移陛下他日
縱終然去之不亦晚乎先帝已誤陛下豈宜再款喬
棋之言所當急行也夫日月惟至明故其照臨之所及
不以遠而弗及天地惟至健故時乎秋冬肅殺之氣斷
斷而不移伏望陛下不以遐遺推廣原復循道在茲浩
之心將充軍豐潤余等為民張漢卿郭楠等謫官呂耕
等慨然召還一體叙復寬免不以通泄充大罪黜崔文之
斷將王堂一体熱退谷大用發回孝陵司香另選內臣
中謹厚者以充任使則陛下之至明與日月同照
陛下之英斷與天地同流不特前二事為天下鼓舞懾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三十二 汝三
怵翕然稱誦而已也臣過蒙信任遠在萬里犬馬微誠昧
死上千天聽不勝頓首竦懼之至

昧死陳言以效愚忠疏

楊名

臣以災異修省有建白繼奉 聖旨令臣明言臣捧詞之餘不勝悚懼切念臣本庸劣無所知識荷蒙 皇上簡拔及第寵列詞林感仰 殊恩每懷圖報近見諸臣奉詔陳言議論不一恐未足以上慰淵衷故以草茅之見騰為狂妄之說塵瀆 睿覽但臣涵養未至故氣之和平問學未明故言多踈謬乃重煩 明旨臣驚悸隕越無地自審既而伏自思省所以有言實出于犬馬一念之誠非敢故為矯激以速譴責也以臣之愚時務人品固未能一一周知然得於見聞實不容已者况承嚴命之下苟復畏罪隱默或支離遷就以求幸免豈不有負 皇上虛心納諫之仁也哉而臣顧忠之初心亦自負矣故敢不避誅誅謹以所聞見出于臣民之公論者為 皇上明言之惟皇上既許之復終察之臣愚萬幸 臣惟吏部諸曹之首尚書百官之表而汪銑者小人之尤者也往者吏部尚書有缺 皇上亦慎重大其人不肯輕予今乃屬任於鉉豈不以鉉為賢於諸臣耶然而 命下之日大小臣工罔不驚愕雖閭閻細民亦切切不已皆曰此地非鉉所宜廢也蓋以鉉之為人心行反覆舉動乖張志惟務於逢迎心祇期於報復向總憲臺累遭論劾今遷吏部又被群言臣恐

皇明西朝疏抄

卷八

三十四

名

失今不處使在位日久必以逢迎之巧濟其報復之私內

外臣工用舍盡謬則其為害可勝言哉此鉉之不當用也

如武定侯郭勛賦性姦回之心險詐阿奉 權貴叨受

天恩蓋不必考其心術之微觀其氣象之著亦知其為險

人也 皇上使之久典戎務屢代祀事及凡要緊 朝政

皆得與議彼復不自檢飭肆意猖狂使為臣子者朝夕觀

效皆知助之為人豈得無可慮乎此助之不當用也如太

常寺者本司掌禮儀以事神祇 祖宗導迎和氣光昭

國祚者也位列崇階稱為清要非心行純白資望深久者

不得與矣近者乃使陳道瀛金寶仁輩庸惡道流充任其

皇明西朝疏抄

卷八

三十五

名

秩臣每觀其聲音容貌即極粗鄙及聞其素行則飲酒食

肉貪財好色無所不至一遇祭祀則專意于分受品物及

香燭柴炭之類而已如此等人如此等心而望其誠敬精

白以贊助 皇上明禋之敬有是理乎此道瀛輩不當用

也臣愚竊妄以為是數人者群心皆曰不當用也而

皇上用之豈亦 聖心之偏于喜者耶又如 皇上踐祚

以來在廷之臣條建議論之間識見偏執言詞糾紛以上

觸 天威自取罪戾者固非一人一事但據其迹雖若難

恕而究其心則皆可原自明示薄罰之餘懲創已久况皆

累朝作養才能文行各有可取其遺我 皇上共成光明

之治者也而可終忍于廢棄老死已乎雖累有寬釋起用
為言者尚求蒙慨然允行近見大學士李時以愛惜人材
為請即苟加納中外臣民不勝欣躍此可以觀人心矣但
下該部已久未見覆題則臣所謂遲回觀望不能悉力將
順縱有陳焉不過虛文塞責之說豈可謂無哉臣愚竊憂
以為是得罪群心皆曰當矜宥也而皇上亦未能釋然
豈亦聖心之偏於怒者耶推而至于施為之間如稽復
舊典以備一代之制真盛舉也但未免工作屢興財力並
竭採運木植燒造碑瓦裝載灰石所至騷然民無寧日則
閭閻之下形諸愁歎以矣太和者亦豈少乎又如真人邵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三十六 名三

元節者得以其術過蒙采聽於內府脩建應事此雖

皇上祈天永命之心不能自己但禱祀之說自古無驗今
乃不惜糜費使之頻舉且命左右大臣奔走共事而元
節復率其徒侶持其燭樂敢干大內闡揚浩事遂至不肖
之臣妄為依託且聞有晝夜乞哀出其門下者亦不能必
其無市恩播威賞緣僨事之失也夫以皇上敬一之心
臣民祝頌之念感格天地萬壽之福百男之祥可以坐致
乃使其端小術攘以為功書之史冊以垂後世亦謂何哉
凡此或皆聖心少有所偏者故臣敢為內照自省及戒
謹恐懼之說蓋欲皇上遠稽堯舜所以德高群聖治冠

百王者不外此心之中和也使或一念之微一瞬之際及
一事之末少有間斷即未純一即非中和是故慎獨之功
確乎不可忽也乃臣之誠不足以孚感悟言無足以備採
擇至塵明諭臣罪安可逃矣伏乞聖明原臣頑嚚之
至宥臣狂顛之失將汪銑等早賜罷免得罪諸臣亦明
勅下該部量為議處及大工完日如意休養無復有所興
作以重困農民而禱祀之事一切遠却如此而民心有不
嚮應天心有不潛孚者臣未之聞也臣疎遠賤士朦朧狂
言干冒雷霆莫知死所惟聖鑒矜憫再賜垂察斯世幸
甚斯民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三十七 名四

採興議以定大計彌遠患疏

卷八

近該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等題稱南京外守備軍
大重積威所切慮民死心承順武臣志肆橫楚平民被殺
無敢訟冤又稱留都遠隔江淮將臣推重人畏可謂寒心
乞要查照永樂正統年間例更用等因荷蒙 采納下公
卿群臣集議隨該兵部尚書王憲會同武定侯郭勛吏部
尚書汪銑等議得守備權任委實太重久任不易原非定
規守備魏國公徐鵬舉令行令自陳嗣後公侯伯賢者一
體推代則事權不偏重地方獲安平矣 廷議既上衆且
喜且懼以此為 國家數十年所當議者先是臣工寡所

皇朝朝野叢書

卷八

卷八

卷八

深慮今 聖祖英斷固相濟相成之幾也然又以鵬舉世
緣動廢皆當無倫中外寵要多所交識公侯勳戚半屬婚
姻勢盛基固恐水易動搖既伏奉 俞旨衆迺加額嘆曰
真大哉 聖人也圖永燭微猷翼壽祿罔 宗社生民無
疆之休也及鵬舉自陳兵部移議題奉 聖旨徐鵬舉不
准辭還着照舊辦事欽此群工迺相驚愕竊惟諸臣忠謀
非一人私議 陛下紫已久知迺今忽異 前旨 聖謨
淵深固非臣等所能測識然其議也臣忖叨陪末議竊見
諸臣憂深慮遠之意似有未盡徹于 聰睿者敢繹陳其
議惟 陛下赦其愚死而垂 聽焉竊聞談徒新之計於

火未及燃之時則主人徒駭而不見聽論危亂之禍於清

明全盛之朝則明主固疑而不蒙察何也變固未形而事

未易逆觀也然而忠臣哲士往往先事而陳憂未亂而極

策者誠知夫過微之力易而圖著之功難也漢文之際諸

侯王寶貴以時可謂治安矣賈生迺逆慮其強大難制請

分其地而損抑其權至於痛哭流涕文帝遷生之言而不

能用卒之七國並起幾危漢室迺知逆討先見雖聖哲有

遺明而鑒往知來則迂士有時曲中也惟 聖明御極群

工効忠徐鵬舉以庸才叨靈寵微力重有將免過靡違而

安敢有他志 廷議所云固非慮鵬舉之有他亦非謂徐

氏不當典兵慮徐氏不當世世典兵耳昔周成王大封諸

侯分土建國至厚也命之曰共來衛王室萬葉子孫無相

為不利至明也其所命功臣又皆大公周召之徒至忠也

卒之諸侯強大竟以弱周此豈成王命建之初志亦豈呂

召所望於後人者哉成王不能得於呂召之子孫而今欲

厚望於徐氏之後亦難矣惟留都古江左建康金陵也長

江天險昔人所勝三國五代世爭都焉故往往昔豪傑圖形

勝以得志於天下則必以金陵為意又况我 皇祖開基

創業根本之地哉此豈可以他姓世典之乎古者畿內之

地天子自治之下置卿大夫佐焉畿外之地則以分封諸

皇朝朝野叢書

卷八

卷八

卷八

侯留郡雖遠在東南非今日所都宗廟社稷宮闕百
官固具也是即王畿地矣廼徐氏得世世之陛下
雖非錫之士徐氏固隱若有而無民矣且奉命守土固
得假陛下之威福而誅賞之也彼民愚無知徒見威福
之柄徐氏世操之而其父祖子孫又世為徐氏隸是故虐
民之則畏附而不敢有辭惠恤之則感恩懷德牢結而不
解夫世兵之臣為衆所畏附與大得衆心者皆古人所忌
是故其仁其暴皆非國家之利也陛下世有天下徐
氏世典南畿兩都相望徐氏與陛下相世其非所以明
嫌遠僭尊君卑臣之道也且國家分建之制世祿而不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甲子
世其土世爵而不世其權是故親王得世食其地不得
職民而典兵功臣得典兵職民然更推迭用或朝拜而夕
奪之不得歷世長任久而不易也是故臣無逆節而若無
刑刑今徐氏世爵世祿與親王及諸功臣同而世世典
兵職民獨與親王及諸功臣異則徐氏固尊於親王
而重於諸功臣矣京師陛下所世承而親御之者臣聞
營丘稱諸功臣猶數易歲更無得世任者留都遠在數千
里外廼使一姓世典之縱不有後憂亦非所以一制而同
軌也周之東郊猶今之南畿也東郊周公君陳畢公和
保釐未聞世任周旦之子孫而不易也且

原非世任者稽之古典參之今制考之往古豈治亂之
故則徐氏不當世任畿內政明矣且今議代徐氏任者非
他人即陛下勳臣其威重貴勢固與徐氏等而衆推公
舉猶可得才望賢臣為之孰與世任徐氏則雖有幼愚不
肖之嗣陛下不得而廢之矣此春秋所以重譏世卿而
深惡宋之世大夫也故臣以為世任徐氏有害而無利易
徐氏有利而無害陛下何疑而不亟易此惟國家禮
文制度大政懿典有乖先王之制非祖宗之舊者
陛下悉釐正而復之聖德與武固千載一遇不世之
主也惟徐氏世任之制異先王之典非祖宗之舊有莫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四十一 朱
大之慮失尊上之體虧全安之福乖同軌之制今所當釐
正者莫先焉此諸臣之所以乘時奮議深望於陛下者
也夫群臣未以此言進則上下猶相安今此言聞矣
陛下縱推誠徐氏不免於疑畏積疑懷畏之臣容復可以
典司兵事耶伏望聖明鑒往代之失策循先王之懿矩
察後世之過計復祖宗之初制採群臣之公議杜將來
之隱憂特准徐鵬舉所辭解甘其柄仍勅兵部別推
才威忠廉公侯大臣數員疏名上請陛下簡命而時
更任之則一舉而衆善備且後世復遠於憂患宗社生
民之計無大於此矣惟徐氏處聲勢視京師任事諸臣

不啻十倍南都士大夫雖心知之然無敢私議者况敢為
陛下公言乎夫為徐氏而忍負陛下非忠也故敢冒萬
死進愚說為伏惟聖明矜其狂而寬其死臣無任恐懼
頓望之至

皇明兩朝野抄

卷八

四十二

卷八

擴太忠以贊聖治跡

霍韜

竊惟天下之治在人才人才振作任至公苟權有偏重人
競其私則忠賢沉屈下僚庸才倖登要秩賢否混淆其非
所以贊聖治熙鴻績也臣伏觀陛下宵旰孜孜圖惟
治理十有四年于茲矣是宜百官有司無不競勸矣是宜
治政無不理矣乃今郡邑有司未見其慎職賦私未見其
改屬政治未見其振飭生民未見其安養怨氣鬱積感召
災變皆臣等不職不能奉揚至公之罪也臣恒謂天下不
治皆百官不職之罪也百官失職皆吏部之罪也臣未敢
備舉謹自推陞官員一事開具積年綱要為聖明陳之

皇明兩朝野抄

卷八

四十三

凡京堂有缺吏部不得擅推惟具員缺朝廷特旨陞用
考滿黜陟取自上裁吏部例不得考覈案牘具存可質
也自成化末年權歸內閣萬安劉吉等招權納賄言官攻
焉自後小京堂推陞遂屬吏部其至兩京府尹光祿寺卿
太常寺卿京堂三品官也推陞亦屬吏部巡撫都御史至
要節重職也推陞惟會同兵部吏部之權愈偏重矣權
所在人之易行私故自府尹及各寺卿凡蒙推陞即拜謝
於吏部之門語云受官公朝謝恩私室古今大戒各官
乃感恩吏部不知歸恩朝廷吏部權重之弊一也若大
理光祿各寺少卿順天大理寺丞惟吏部專權推舉故科

道部官欲陞小京堂只勿得罪吏部勿得罪內閣即可安坐得之矣或暗托腹心於吏部或借吹噓於內閣小京堂亦無不得之矣外任兩司知府雖有推陞卿丞之例地勢孤遠得與其選者或鮮矣剛直正之士不肯抵背權門輒縮細人恒奔迫以竊位所任非才真材不任吏部權重之弊二也天下知府只有五十餘員知府之秩四品位不為不尊所統專城地方千里責不為不重矣生民休戚皆寄命焉權不為不要矣有缺推陞惟具一員朝廷不能裁其可否重權一付之吏部矣科道官有得罪吏部推陞知府彼即緘口以去矣吏屬官有不宜內任或被讒謔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四十四

忠

陞遠方知府無所於懇矣百官惟知畏吏部不知畏朝廷吏部權重之弊三也近承聖諭自今巡撫員缺皆會官推舉聖上層見洞察隱微矣自是撫臣知推舉之公出諸輿論與奪實由朝廷不專歸恩吏部矣惟光祿太常太僕府尹卿丞之職吏部尚尊權焉甚非所以昭大公也夫卿丞美秩也況由是進焉六卿之長亦其選也可勿重乎伏乞聖斷著為定例凡兩京太常寺卿太僕寺卿光祿寺卿秩皆三品者也遵照聖上新定會舉巡撫事例會九卿推舉吏部毋自專焉兩京太理寺少卿寺丞太常寺少卿太僕寺少卿兩京國子監祭酒司業兩京府

丞南京通政參議皆清要職也合候四員員缺即會九卿推舉內外才望官八員請旨權用吏部勿得專焉於八人之舉也六部大理寺科道官中舉四人為惟求內外均平使人無重內輕外之嫌也部屬與科道並舉使吏部司官無專陞京職之私也僉事知府運使才德昭著皆陞京堂使人知競勉守職毋疎遠自棄也必九卿僉舉絕吏部握權過重之弊也必四缺乃會推從簡便也亦猶六科給事中五缺以上乃一推補也否則人惡其厲已也謀沮焉曰是煩數會也僕僕廢時也自是內外官員轉遷美職皆知出諸輿論與奪實由朝廷不專歸恩吏部矣推陞知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四十五

忠

府亦照推陞僉事例焉凡缺一員推資望三員請旨權用推舉不當署再推焉有隱蔽不公言官糾正焉自是人知郡守之重思所以奮庸矣自是科道官推陞知府自知朝廷寵擢不怨曰權勢擠我矣自是吏部官不聽惡私報怨擠才望官於遠郡矣自是郡守得人與奪實由朝廷不專歸恩於吏部矣是天下之大公也惟貪權者甚不利焉吏部徇私者曰是勢更舊例實削我權不利一也小入油猾者曰我善鑽刺自今權要不能吹噓一人矣不利二也權要欲遂囑託自壓於輿論已私無所容矣不利三也吏部四司官不得顧陞京堂不利四也於治体有大利

馬吏部不得市恩植黨皇明神宗也利道官知
直已守道不畏吏部不畏內閣以作朝臣二也六部屬
官才德昭著皆陞美秩外任官勞績昭著亦陞美秩滿
平平之治於聖治有尤焉三也人思供職紀綱自振
治化自淳四也斯議也臣又欲上聞廟事休未諳不
敢輕率或恐焚更之嫌乃今謬承聖恩著掌印推陞
各項官員目不可缺積年調獎尚有悉宜條陳改革者俱
日力未及臣竊伏自念若因仍舊弊則吏部何以勵精百
官何以養廉治化何以福澤天下何以仰休聖心懔懔
圖治之美臣等職職竊食何以外罪乃謹略述推陞京堂
皇明神宗疏抄 卷八 四十六 忠四

嚴名實辨邪正以隆治道疏

毛愷

臣聞帝王之治莫先于用人而用人之道必明乎黜陟黜
陟明則人心勵人心勵則庶官正庶官正則政務舉而至
治成是以尚書稱堯舜之治亦惟曰三載考績三考黜
陟幽明庶績咸熙此誠治化之本致治之經也漢唐以來
考績之法未嘗不具黜陟之典未嘗不嚴而得人熙績之
効遠不逮古此其故何也蓋唐虞之所黜者四凶也皆天
下之所謂不肖也所陟者九官十二牧也皆天下之所謂
賢也漢唐之所黜者未必皆不肖而所陟者未必皆賢其
者名實混淆是非反易有以不肖為賢而反陟之者矣有
皇明神宗疏抄 卷八 四十七 毛

以賢為不肖而反黜之者矣是以黜陟雖同而治理不効
也仰惟我皇上之德神聖卓冠前古敬天勤民惟日
孳孳至於進退人才尤厯聖慮竊當京官考察之期正
皇上靜攝致齋之日深惟治本灼見政機特勅禮部俾
諭部院考察官員務要平允公當以候黜陟一時臣工懼
動中外皆謂皇上聖心之一王言之大真如天地
之於萬物長養生成栽培傾覆無所不用其極雖堯舜之
聖何以加諸一時當事大臣必能仰體聖心恪恭
皇度以彰平日之典而唐虞熙績之盛可以復見於
今日矣但近年以來清議不甚明公道不甚著人心不專

正士習不其端是非不易分名實不易考邪正不易辨首
于黜陟之間一有不當其賢不肖之實則於 皇上平允
公當之盛心不無有負此臣區區杞人之見不能不慮也
臣不敢浮議泛說請悉指其名實之著而以往事證之且
如朝 觀年考察在外官員據有撫按藩臬歷年考語其
分遠其勢隔其情易公而難私然猶未盡得其當至於京
官考察止憑該衙門臨時訪采其分近其勢親其情易私
而難公是以賢否得實比之外官尤為不易據臣耳目所
見有行已端潔而不同於俗者有守法公謹而不諧於時
者有雅靜廉實而不善於承迎者有直介敢言而不容於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四十九 毛三

行檢不脩而不言其果有何事廢墜或謂其貪矣而未嘗
指其以其事糾其人之貽或謂其奔兢矣而未嘗指其得
其官出其人之門或加以帷薄曖昧之事而辱及於室家
或摘其細微疑似之迹而遂略其大節此賢者所以或負
不肖之跡而所黜者未必盡當也至于不肖者自知其不
為時論所與則又深為根蒂巧於弥縫或僭譽於賢者之
口或倚勢於富路之門或以鄉里而固結或以姻婭而憑
依或託門生而出入求容或假故吏而徃來干謁或以鑽
刺而曲為夤緣或以黨與而自相援引或以詞章小技而
文其奸或以厚貌深情而掩其實或為異同反覆之論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四十九 毛三

聖明在上 天語叮嚀且係威飭罔敢不恭必不至如彼
之謬竊恐流俗滋久積習難更萬一有如愚臣所慮外
議所傳者則於 平明治體不無有累臣官名監察職司
糾舉既有見聞宜不容默伏乞 皇上俯察微言 勅下
吏部都察院務秉公正之心痛釐久積之弊考其素履不
惑於浮言按其實跡不眩於疑似其庸劣素著為衆所共
嫉妬害而必留名實不至於混淆是非不至於倒置萬一
見聞未真偶有虧漏人心所不服公論所不容聽臣等從
公舉論以明 國是以正公法則於 朝廷黜陟之典不
虛 皇上平允公當之論無負而唐虞咸熙風動之化可
成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五十一

毛聖

敦國體共濟時艱疏

臣惟人臣事君無分崇卑無分內外皆以盡心體 國為
忠協力濟事為和舍已從人為忠應序賢為公自古及
今未有不由此而臻治理者也况御輔大臣爭於朝撫總
大臣爭於邊而求脩內治禦外侮萬萬無是理也近知
內閣大學士翟鑾嚴嵩與吏部尚書許讚不和互相詆訐
及查兵部先因大同總兵周尙文奏討錢糧馬匹題覆疏
內知巡撫總兵不相協和近據督理糧餉右侍郎趙廷瑞
之疏又知總兵張鳳周尙文與總制侍郎翟鵬及督餉侍
郎趙廷瑞俱各不和人持已見各自為心此大不祥之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五十一 毛聖

誤 國大禍目前立見臣請先論其理而後及其事易曰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傳曰陰陽
和而雨澤降其論兵則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和之時義大矣天地陰陽不能違也近驗之一身尤見親
切今夫心志寧靜則目之所視耳亦聽焉足之所至手亦
從焉各從心所欲而効其職能然或目視而耳不聽則見
聞不相為用手持而足不行則物位阻而事廢其於心志
所欲曷克由濟人君猶心志也內外群臣猶耳目手足也
人君苟知尊奉心志寧肯耳目自相違手足相賊也故曰
同寅協恭和衷哉風教之大禮讓為先禮讓之行 朝廷

大臣為首 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大臣者群臣之所拱
模觀而效焉必其甚者 朝廷有違言之隙則讒譖之釁
長於人大臣有動色之爭則攻訐之禍流於下由今邇昔
未之或易也 皇上臨御以來二十三年於茲矣由初年
求治之銳以及今日憂民之切宜乎天地位而萬物育太
平有象而四夷來王也今 陛下日事禱祀而四方之水
旱災傷未能消也歲開納銀之例而府庫未能充也歲頒
蠲租之令而百姓未能蘇也時下邊將練士之命而邊境
未能寧也此其故何也良由 陛下勞心焦慮于上而下
未有肯將命之臣也今何時也以內則財貨匱乏而百役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五十三周三
繁興以外則夷狄驕甚而九邊虛耗為輔臣者宜如丙魏
同心輔政房杜謀斷相資夙夜匪懈畏 天命而悲人窮
凡可以利 國家惠小民安邊徼者無不精思詳畫上以
啓 君心下以勵群工可也夫何大學士程繼盛言為籍
龍靈崇已徇私播弄 威福市恩脩怨聞二輔臣在內
閣有違言失色入見 陛下各有私陳背詆是二臣已不
和矣何望其同寅協恭和衷以事 上而風下也輔臣以
至九卿百執事位有崇卑均之為耳目手足聽命心志以
共成一身者也宜相濟而不可以相賊也輔臣直知人之
賢不肖宜明告吏部進之退之則人心攸服不宜挾勢徇

私以不可服人者屬之進退吏部宜有貞心直節如貞女
烈士使人望之知畏雖權貴不敢以非義相干不宜依阿
奉承一啓順端而後不可逆也今嚴嵩威靈震焰凌逼百
司招權攬威使凡有陳乞疑畏罔不奔走其門先得其意
而後敢聞于 陛下中外之臣不畏 陛下而惟知畏嵩
也程繼盛則依阿委靡不能張主而氣勢之弱猶不足以驅
人之趨附名位之先亦足以為嵩之妨碍尚書許讚兩世
三居吏部亦可謂世臣矣雖曰小心謹畏而直氣正色不
能預銷權位要求之心弱亦其美凡此皆 陛下所洞照
知臣言之非誣也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五十三周三
天子穆穆此盛世氣象也今卿輔大臣陰擠陽排互相詆
訐以 陛下為何如主當此之時不思培植元氣愛惜人
材共圖折衝禦侮之計而務修私怨果何心哉臣恐大臣
不和則險邪細人乘間抵隙互相黨比媒孽謗毀非 國
之福可懼之甚也往時論劾輔臣御史如謝瑜童漢臣相
繼假公事而罪謫之去矣其伊敏生喻時等亦已露于聲
色直言敢諫之臣於權貴雖不利於 朝廷則大有利也
今皆假以公事奉有 明命罪之謫之臣恐自是無言者
矣 陛下之臣雖有如櫟社驩堯誰復言之非 國之福
可懼之甚也既經入秋宣大已報聲息而文武總制大臣

各立門戶各持已見平時既藩籬行格不相和協則必無
長馭遠駕之策臨敵擊任按伏對壘將見甲可乙否彼是
此非正臣所謂目視而耳不聽手持而足不行其不誤事
敗謀臣不敢信也初設總制總督大臣欲其權力足以制
三軍之命如願指氣使可無不如意也今乃以相抗各自
為大而恥相下各自為是而恥相用是假之權位以相角
而非為衛國禦寇謀也大敵在前而文武構釁非國
之福可懼之甚也臣又見總督兩廣兵部尚書無右都御
史蔡經舉劾方面守令員歸內舉布按二司而劾一都指
揮命事又以去任踰年踰月二知府劾以塞責舉文効武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五十四 周四 五

諸臣誠喜於被論而退信如是則上負朝廷推轂之心
下解三軍死綏之志庸懦不忠召虜人輕視之侮為國
大辱誤事非小也臣愚無知伏乞陛下大明離照赫施
乾斷無惑近論無忽遠圖戒輔臣毋務修怨以竊威福
戒吏部毋務依阿以輕黜陟戒撫臣毋辱將官以離士志
戒將官毋懷小忿以誤大事此皆目前緊要不可一日緩
者也更望陛下優容言官博采羣策虛心聽納先務和
德於上則大臣自爾公忠為國虛已忘讐各務和讓
于下群臣肅雍百姓泰和人和薰蒸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區區外侮有不足攘矣此皆係於陛下建中和之極以
先之臣微小無知竊見時事大傷國體私切憤懣恨力
不能排闥以號訴於宸前誠得天聽而見之施行
則亦可以報陛下祿養洪恩萬分之一即日賜死所甘
心也他日曖昧制于輔臣之手如謝瑜童漢臣輩陛下
能知之乎臣愚無任戰慄隕越之至惟聖明覆照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五十五

周五

欽奉 聖諭疏

趙貞吉

伏覲吏部接出 聖諭朝覲在邇糾劾要公自朕即位以來四年科道官一向放肆欺亂朝綱有奸邪不職卿等嚴加考察仔細來說欽此蓋因御史葉夢熊奏論邊事言辭躁妄上干 聖怒以致 聖諭臣聞之不勝驚懼臣切思葉夢熊已蒙 皇上薄示降罰足以懲一戒百矣今又因此一人遂波及于諸臣并及前四年之諸臣一時衆心洶洶人人自危抱此私憂故不敢默也臣查得自 皇上登極以來科道諸臣近二百人中間豈無赤心報 國忠直敢言之士今一舉以放肆欺亂奸邪不職罪之其罪不容皇明尚朝疏抄 卷八 五十六 聖意過於嚴切未免于死矣臣恐考察之日所司承奉 德意過於嚴切未免忠邪並黜玉石俱焚則將來言路壅塞士氣銷沮有傷國家安靜和平之福其關係非小也恭惟 皇上聖德寬仁如天如地臣民仰戴洋溢四海今有所激故降此 嚴諭臣猥以疎庸謬承 委託當此衆心惶亂之時治忽將分之際豈敢惜身保位結舌而不言哉臣嘗考往古漢唐宋之事皆因鈎致黨人之罪遂令將一時賢才銷磨殆盡致國空虛無以濟緩急之用而時夷以致于不救此誠可為戒者我 祖宗之制設立科道許其聞風言事或是或不是尚有執政諸臣酌量可否取旨 上裁縱有不當亦

宜各受罰責以為懲戒而已未聞群數百人而盡加考察一網打盡以蹈漢唐宋之弊者也伏望 皇上垂大造之恩收回成諭特加 寬赦仍許科道諸臣洗心滌慮以圖省改臣將見 聖諭之嚴既足以鎮狂躁之心而 聖恩之寬又足以作忠直之氣 寬嚴並施 恩威相濟萬世治安之道也臣待罪內閣一年之內屢被科道官妄加詆毀不勝其辱是科道官本不知臣也臣今乃以此言以救之豈敢有一毫徇私庇護市恩要譽之意哉 天地神明實鑒此心緣臣一念朴忠實欲為 皇上尊顯聖名為國家護養元氣為天下愛惜人才耳且臣兼掌都察院事亦有考察諸臣之責與其調停營救于下孰若輸忠哀懇于 皇上之前倘蒙 聖明垂慈曲赦有此無知之輩豈不度越前代之美光 祖宗而垂令名于無窮也哉故敢冒萬死為 皇上陳之伏乞 皇上俯鑒愚衷不即 加誅戮臣無任激切懇祈隕越俟 命之至

皇明尚朝疏抄

卷八

五十七

聖意

皇明兩朝疏抄

援五類一

乞貸五類還臣以昭 聖德疏

張紳

伏見頃者 聖心獨斷大禮告成多士盈庭噤不得語而翰林院編修鄒守益修撰呂柟感激於衷各具陳奏詞旨互懇觸犯雷霆節奉 欽依鄒守益這廝出位妄言不修本業既知忌憚又來清慢好生輕意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打着問了來說呂柟這廝不修本業累次輕率大禮已定了巧撓妄言故違前旨好生忤慢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打着問了來說欽此臣等聞之子路問事君夫子曰勿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五十八

貽也而犯之禮曰近而不諫則刀利也竊謂柟與守益秉不欺之朴忠職今日之侍從不識忠諫有可憫况之二臣者皆以輪魁之選夙負時名當 先帝時分甘岑寂求志林下者十有餘年幸逢 聖明龍飛相與激勵激昂願立于 朝以各行其所學一時正人端士動色相賀誠見陛下寤寐英登延忠諫首以昭古帝王聖哲聰明之政成正大光明之業於億千萬年之遠也乃茲相繼以言獲罪束縛繫細事出不意駭耳目夫之二臣者苟以願望畏懷臨 陛下于有過之地則在 聖明自有應奏不奏之非止誰敢議之而顧以其有指訐之私刺譏之迹必置

於理不少假借此固臣等之所未解也夫諫鼓之置謗木之立詩非之采芻蕘之詢古之帝王尚欲取一得于千慮之餘求無過于有過之內而 陛下特以二臣之言苦而難入有此舉動就使其言粗疎無取引喻失宜未能盡當聖心此在 陛下聽不聽之間也而何必深罪之也耶之二臣者非不知諸司百職各有分守但以事体舛誤關係匪輕所司既知其不可而未能盡言臺諫時或有言而未盡盡徹 九天之聽用此越職冒昧不敢愛身自古類直之臣以言得罪皆足以為 盛德之累故 英君詎辟往徂舍垢納汚以 示包容彼非不能強復自遂特所惜者後世之名耳 陛下御極之初大開言路天下翹首跂足思見 祖宗堯舜之世而比日以來數罪言者有心之士人懷疑懼 陛下以深沙視今日之人材不甚惜此所謂以有限之士而恣無已之深臣等恐傳之天下垂之史冊將謂 陛下塗耳目之聰虧清明之治索忠義之氣孕危亂之胎在此舉矣伏望 皇上大恢聖度少霽天威念狂直之無他 思舊寒之可畏特將呂柟鄒守益二臣 俯賜矜宥仍令以原職從事則 聖德廣大聖政光明足以掩迹堯舜而追配 祖宗此臣等之願也宗社無疆之慶也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五十九

均恩赦過以實修省疏

陳守愚

先該試御史魏有本題審用舍以肅軍政以安邊陲事奉
聖旨馬永出位妄言欲為逆臣奏請卹典 朝廷以從寬
發落魏有本這廝如何又行論救轉來奏擾奸生狂妄不
識事體難居憲職着對品調外任該衙門知道欽此續該
都給事中鄭自璧等題乞 有疎謬將官以安地方以光
聖德事奉 聖旨馬永出位妄言欲為逆臣陳乞卹典
朝廷以從寬處置鄭自璧等如何輒為救論奸生不識事
體本當究治且饒這遭還各罰俸三箇月該部知道欽此
監察御史鄭洛書題乞惜將材以安邊境事奉 聖旨鄭
洛書這廝結附馬永瀆擾朝廷奸生狂妄本當究罪但巡
按用人且不究該衙門知道欽此諸臣感戴之懷已出憂
惶之外臣愚以念三疏所陳無大懸殊而 震斷所施若
為差等及微愚之得非以魏有本試職未及輒干大義而
忤 聖情也夫彼臣之所以獲罪者正以初試未諳事體
加之歲時宜免此咎且臣聞之噉足之馬尚望前途失晨
之鷄猶思改旦今以一事之失而遽屏之于外彼雖孜孜
悔過莫敢徃愆是 陛下涵育之恩獨遺有本一人而臣
之所以不能已于言也況邇者災變異常上勤 宵旰之
慮廼 命臣工各加脩省臣惟自肯帝王過災恐俱未始

不以求言為首務頃者有本所論即其十言之中不無一
言之得固 陛下所庸采取以備修省者而亦弗忍棄其
人矣且修省之物乃招延之日屬逾出一言官以疑群望
臣愚事有則病不聞激切之言今日者否無復舉刺之公
陛下雖減膳徹樂勞神愷切不除和氣不應有負
純心多矣如蒙伏望挽回 成命仍將魏有本復其原職
或赦論如鄭洛書等罰俸如鄭自璧等庶 天地果無遺
哉之私而聖衷亦昭露之澤凡為臣子者宜無不披瀝
肝肺以圖報補化災為和實肇於此臣無任隕越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六十一

加意聽納以省空言疏

章僑

臣惟人君之治天下行為上言次之言而至於空言甚非所以昭令德廣惠益也是故徒紛糾而寔無益每抗擊而不下聞者不足以為戒言者始足以為罪其厭之也固宜夫古之言也善乎治今之言也病乎治何也君臣之間蓄疑成離為言路大開猶之夫痿痺不仁始成病痼疾久而靈扁弗治也今日之事大何以異此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言官憂深瘼廣谷鉞在念或有告者曰無多言且獲矣臣未之信也改元之詔明許科道等官直言無隱維時言者唯恐其不盡陛下行之唯恐其不亟斯何等景象也邇來聽納稍倦一變而為煩瀆之形厭惡日深再變而為呵譴之漸蓋不知誰為陛下盡此策者既不用其言亦不罪其人內可自便外無失于予大夫此法極天下之妙而實坐天下之拙也斯固陛下神聖諸臣莫及間有一二過言不足信遂執此而罪之歟其始左右神效自伺其便宣奏之際指摘瑕疪而故堅陛下之不信歟將來嘉靖之業萬一不終誰任其咎哉臣嘗披閱前後邸報除災異建言與各衙門常事奏題可得俞允外其如法言與言難之言端違之言是非臧否一唯付之不理自人有信任之說卒未嘗面進一大臣自

夫有罷黜之說卒未嘗主安陸之祀自夫有內降之說

卒未嘗清錦衣之籍言封拜曰不可王田京山自若也

言賞罰曰太私貴戚新宅將與也言詔令虛文渙汗之

未也言官內異法協體之尤難也李路念言可殺既

朝帝而復勘廖鵬數請誅籍罔圖以養生他如下羅戰

于法司却崔文之請離票擬出自內閣章奏經由乙

覽寡欲以養心勤學而好問尚何言哉凡此等類言官言

之陛下行之一言足以了一事陛下固拂之者固

激之是故累言之不足初不虞以為煩且瀆也自今言之

暮校詆而入且取旨而出應答如響累無滯疑言路之

通似真過於今日始而漫應之曰該衙門知道繼而却

之曰已有旨了又繼則怒之曰如何又來奏擾曰如何又

違等來說伏而思之厭惡之狀溢于言外但未之加誅焉

耳則言路之塞實莫過于今日先朝拒諫十無一答

其甚者必見諸實事也陛下開諫十有十答其答者徒

托諸空言也正德年來縉紳擢刺之余幸有今日諫官

一書生耳批鱗舉鋒豈不自愛將謂一得未數盡比伏焉

之立詎意薄言無采徒聞鳥鳥之鳴然則臣等亦自厭之

矣愚用是曉曉者為哉臣不佞不知所裁將不登而獻然

乎抑引疾而來去乎靜言思之不勝惶汗曠官之罪夫復

奚辭尚望 陛下開樂善之門進改過之轍布告有位凡以匡予不逮匪言勿言劾人欲其可去論事欲其可行無侈于辭以眩其名于天下各該奉行衙門按日覆奏有不可者執之弗得弗措也 陛下亦庶幾夙夜勵精圖治親覽章奏委信 內閣不宜文過自賢務以至誠惻怛之心共成正大光明之業如是而忠諫弗昌瘝乃官事請先治臣之罪以告 宗廟之靈昔馬周之諫唐太宗有曰陛下欲為久遠之謀不必遠法上古但如真觀之初則天下幸甚臣亦謂 陛下但如嘉靖之初太平何足慮焉臣不勝悚息出一旦之命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本十四

七

勤志聽言以端化本疏

鄭慶雲

竊惟人君以求言為職臣子以進言為忠是故臣子言焉人君採而行焉斯固君之明也亦臣之願也夫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夫君有過失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人君于臣子諫而不聽是安其危而利其亡也輕其君之危亡者非忠臣也樂其危而利其亡者非明主也在昔虞夏三代之盛君臣都俞吁咈一堂之上言者無費辭受者無難色是之謂至治三代之下人君于此臣之言或聽或不聽而治亂亦因之不足論也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六十五

志一

陛下自登極以來亦嘗求言矣然聽之者不什一拂之者嘗什九臣子有逆鱗之忠 陛下無轉圜之美臣等近因聖體晏爾進和具務學親賢保 聖躬數事上塵 睿覽其間千百數言自謂披裂肝膽頗皆切于 陛下心身之學又竊謂 陛下於此必將有所 感動覺悟 添宮幽遠之中有篤恭持敬之道如禹之祗敬湯之日新文王之小心翼翼武王之以義勝欲則於 聖學 聖躬少有補裨而臣等之職盡矣近者伏觀邸報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愚昧誠不知所謂至于遠近傳聞之人亦謂陛下不宜有如此批答也夫所謂該衙門者如今之六部

三法司百執事之屬也故凡錢穀刑獄中兵馬之事則固其所司存也謂之口該衙門知道可也至於臣等所言乃陛下身心之學非可以外求也此在陛下自知之而自行之該衙門何與焉語曰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明言為仁之道在己而不任人也夫臣等所言非臣等之言也先儒之言也非先儒之言也古先帝王之所以保身保民永年昌後之道也使其言之可用陛下當采而行之使其言之不可用亦當明示譏責以為言官失言者之戒今徒諉之于該衙門毋乃以其言為常諱不足聽信姑為是尋常推托之詞抑或以其言有所拂牽乎

皇明高朝疏抄

卷八

六

志

聖心而為是距絕之詞也夫人主之患莫大于距絕人言傳曰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則謏謏面諛之人至矣與謏謏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其可得乎其矣人言不可距絕也臣等竊思今日如此之批答非陛下之過也司章奏者之過也然其端有二或隱匿不以上聞或標擬不由內閣是謂攬權夫人主之病莫大於權柄下移而蒙蔽人主之聰明為國大憂其罪浮于亂臣賊子以陛下左右腹心之臣而負此二者之大惡陛下又可一日安枕而卧乎蓋蒙蔽者必于攬權苟權一入其手則其蒙蔽者無時而可解也我武宗

皇帝在御之日十五六年之間國不得治天下不得安寧者其弊正在于此陛下所親見者也柰何今日又忍蹈襲之耶臣等職列諫垣遠在南服凡有見聞不敢隱諱竊念騰章于數千里之外待報于二月之間心有餘而力不逮言雖切而勢愈隔其所以望陛下者如日月焉惟恐其虧也今臣等言焉陛下復不以臣等之言為然漫不加省而果於棄之不少愛恤則臣等之心益孤矣夫臣之言不足聽也不足信也今老臣耄耋杖起于朝法家拂士襟連于國其所以排琅玕而吐蘭闥吐忠朴以報明主者方未已也倘陛下不加獎用一切以是拒之其

皇明高朝疏抄

卷八

六

志

所以失忠良之心塞諫諍之路蒙蔽鮮休奸邪萌惑聰明日蔽于上惡政日加于下唐虞三代之治無復見于今日矣伏望陛下自今以後勤萬機而不閑于旦暮之功俯群言而不遺乎芻蕘之善言切于身心者務躬行之不怠利在于國家者務舉行之必力則君身正而萬事理國家治而天下平矣

容直言露嚴譴以廣 聖聽疏

陳時明

臣切見近日禮科給事中劉辰論太監崔文以左道惑
聖心糜費 內帑銀兩數多節奉 聖旨內帑銀兩自有
職掌豈容擅便動支劉辰不諳事體輕率妄言本當提問
且饒這遭着對品調外任吏部知道欽此 嚴命一下舉
朝驚駭夫劉辰非他言官也言官非他 朝廷之耳目也
自古帝王暨我 祖宗所以設立言官者以朝政缺失奸
邪情狀責之而使察察之而使言也所以博視聽而防壅
蔽也所以圖安全而戒危亡也言之而當雖于君身不便
左右不便操而從之其不當雖觸忌諱亦包而容之所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六十八 客十一
盡下而冀善言也所以畧小過而存大体也竊自以身荷
國恩官以諫名職當耳目誠見邇者 聖恩之不篤也時
政之不修也大臣之不親也忠諫之不行也意必有左右
怙倖之徒惑後 聖心蒙蔽 聖聰著已而庶得准文誘
導誦經設離事且風聞崔文指以齋醮為由濫用 內帑
銀兩至六七萬故為 陛下言之所以輸忠效舉職事也
當覈此跡下時臣竊自愧均一待罪言官而耳目短淺識
見疎暗不知左右欺罔有如此者特謂 陛下必痛罪崔
文以彰 英斷以肅近幸也詎意閱月之後復有作文強
肆之奏致有 陛下今日之怒乎竊以假齋醮侵 內帑

幼崔文有是事當 命內司勘果出風聞亦可因以戒諭
左右而為先事之防竊為 朝廷慮無不可也文被劾時
若無此事即當明白陳奏使外廷知之何有事涉旬月之
餘言者已目為醜詭矣乃敢揣息而為反噬之計乎乃敢
譏譖而誣誤 陛下乎詩曰取彼諸人投界豺虎豺虎不
食投界有北有北不受投界有吳蓋痛憤譏邪之傷善類
而欲其死亡之甚也臣意文被劾時自以肺肝畢見所惧
者 陛下之知其奸而致其罰也所經營者在乞哀 左
右而求免于戾也正多方救罪之不暇安能謀人及
陛下曲賜 恩宥文罪已脫矣人言亦稍息矣其彌縫亦
已固矣左右頗有助矣讒計度可行矣內外一無顧忌乃
豐言者發其陰事潛為狙擊之謀要言官以必不能根究
之事以激怒 陛下故 陛下隨其術中而不悟也自古
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樹進善之旌言之而善尊其爵
富其家不善則姑置之猶不敢顯言其諫之過也舒徐以
諭之和顏色以悅之何則古先哲王誠見進言之難而慮
人之不敢盡言也言官進言實難循默不言誰則不能盡
有言必有讐凡言官所詣而不讐者百千中間一二也所
賴者 聖明為之主而庇護之耳猶司房之犬博噬獲兔
而之主者不知憐恤其不為盜賊之釐粉也罕矣自非忠

鯁獨立之士幾何不為利害所怵故言官敢言之難非獨臣以為難自古以為難也若使言官持祿以富家積考以遷官從容附會上無忤于君下無怨于人此言官之利也恐非有國之福也前有謬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政事日非而其社稷隨之矣其一時風聞之誤雖有言過而論者人主亦當取其千里而畧其牝牡驪黃昔人所謂不激切不足以動人主之心是也至其正言不諱尤足以闡揚盛德古所謂主聖則臣直君仁則臣直載諸前史可復尋也况陛下嘉靖改元之詔有曰給事中御史職當言路今後凡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許直言無隱

皇明高朝疏抄 卷八 七十一 客三

明詔一出播諸萬國傳諸四夷義重為千古聖德事今家忽以言得罪恐非陛下明詔之意也人有千金之璧固珍襲以藏之也而自毀棄之而有黥污之觀者以為何如夫嘉靖改元一詔陛下之一代之大制度也猶漢高之約法也三章之法亦草草觀其耳猶漢世未之改易陛下登極之詔賢諸天理揆諸人心斷諸聖裁採諸輿論與帝王致治之跡如出一軌轍固特傳之聖子神孫以為萬世不刊之典陛下之寶陛下自當惜之可也詎意方自為之而旋自背之乎彼漢唐宋顧治之主其自為法制猶兢兢持守終其世而不肯少變

陛下有此大制度良法美意縱不能貽厥孫謀猶當矜持永世今乃始終參差一至如此陛下方比隆堯舜豈可使所為出漢唐宋末之下乎就使取言委任妄罪委當加天下之人先以明詔為主而望治之深也必將慨然曰向也求言今也罪言何以異於正德之世天下太平無復望為宸鉅狂率妄言之罪誰與家喻而戶曉也聞諸中國尚不知况可使聞於夷狄乎竊設以他事得罪猶之可也今以劾崔文而得罪天下聞之必曰陛下之寵幸宦臣文以所蒙幸者習道經建齋醮也取之所以得罪者忤幸臣關異端也寵倖宦官非朝廷美事也崇尚異端亦非朝廷美事也陛下雖曰最狂率天下則曰陛下何私朝廷美事也陛下雖曰最妄言天下則曰陛下何私近倖之故陛下雖曰最妄言天下則曰陛下惑於異端之故將宸之名愈彰而朝廷之失益著此一事取言官之責庶幾矣如陛下何忤已而罪言官除漢唐宋顧治之主猶弗為也今以忤近幸而罪言官不亦異乎夫天下人心竭力收之而不足一事失之而有餘此風一出遠近傳布其于盛德關係匪輕願留三思無為聖明之累此轉禍為福之機也陛下寵幸崔文縱不治前事之罪然因其中傷言官亦足明其為兇悍無良之人知人之惡而不能去自古以來未有不遺後日之悔者也况因文

皇明高朝疏抄 卷八 七十一 客四

而罪言官。朝廷納諫之美。蓄天下忠義之憤。阻蒼生
恩。治。首。壞。明。詔。上。站。盛。德。阻。言。官。忠。盡。之。門。反。
奸。諂。驕。橫。之。氣。他。日。事。有。大。于。此。者。誰。敢。復。為。陛。下。言。
之。後。世。有。秉。朱。子。綱。目。之。筆。者。必。書。曰。某。月。日。以。給。事。中。
劉。淑。為。某。官。分。註。曰。時。官。官。崔。文。誘。上。設。齋。離。因。而。盜。
費。內。帑。不。賞。給。事。中。劉。淑。以。為。言。文。慙。之。上。怒。命。劉。品。
調。外。任。自。是。在。廷。以。言。為。諱。嗚。呼。文。非。獨。誤。陛。下。于。一。
時。而。是。使。陛。下。取。議。于。萬。世。只。此。一。事。文。可。斬。也。後。世。
之。主。國。有。始。好。言。而。終。惡。言。如。唐。之。玄。宗。者。彼。因。在。位。日。
久。世。道。小。康。志。滿。意。得。不。勝。驕。矜。之。偏。私。汨。其。禮。義。之。反。
皇。明。兩。朝。疏。抄。卷。八。七。十。三。客。主。

猶。鳥。也。鳥。將。散。復。從。而。駭。之。近。幸。猶。虎。也。虎。出。柙。又。隨。而。
翼。之。臣。忠。恥。隸。櫪。不。特。起。于。秦。指。鹿。為。馬。將。復。見。於。
今。也。伏。望。陛。下。惕。然。猛。省。收。回。成。命。存。劉。淑。以。誘。
致。盡。言。罪。崔。文。以。前。雪。聖。德。千。以。疏。通。既。塞。之。言。路。于。
以。招。徠。將。散。之。人。心。于。以。控。馭。泛。駕。之。近。習。則。四。海。清。寧。
尚。可。望。也。若。終。迷。不。復。他。日。之。患。臣。有。不。敢。盡。言。者。矣。辭。
不。忍。盡。言。者。矣。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詰。改。過。責。速。也。臣。
待。罪。言。官。知。言。出。于。口。必。觸。犯。近。幸。但。臣。職。在。進。言。非。言。
無。以。報。國。觸。犯。近。幸。固。知。有。不。測。之。禍。然。陷。君。父。于。
有。過。之。地。當。蒙。萬。世。不。忠。之。誅。其。實。一。也。一。時。之。禍。是。為。
皇。明。兩。朝。疏。抄。卷。八。七。十。三。客。主。

累。及。身。家。萬。世。之。誅。寔。以。得。罪。名。教。臣。非。不。解。人。為。而。為。
是。瞽。言。也。亦。非。瞑。目。宵。行。而。自。投。陷。穽。也。於。罪。戾。之。中。擇。
其。近。且。輕。者。而。居。之。誠。日。夜。拳。拳。於。君。父。不。顧。朝廷。
有。此。不。美。事。也。惟。陛。下。留。神。靜。察。勿。以。臣。名。位。疎。遠。而。
亮。其。衷。悃。勿。以。成。命。已。下。而。難。于。收。回。使。天。下。之。人。知。
今。日。罪。言。官。果。非。陛。下。本。意。也。則。社。稷。幸。甚。天。下。蒼。
生。幸。甚。臣。待。罪。言。署。之。臣。亦。幸。甚。

有愚直以彰 聖德疏

陳道

臣聞陸贄之告其君曰諫者直彰我之能賢諫者多義我之能好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容諫者之愚昭聖德皇太后聖旨節不受 朝賀御史馬明衡朱泚不知其出于太后懿旨也帳有論列上下 天聽可謂狂且誣矣然而原其本心則以為 朝廷議禮之初中外憂疑之際太后因而不受 朝賀傳之天下將以為 陛下之意有所偏重而奸邪讒佞之流或從而投間抵隙獻媚行私以僥倖于富貴利澤之途則天下之事終不可回而其禍有不可蓋迷者乃冒昧言之而不知其事本出于 太后皇明西朝疏抄 卷八 七十四 聖旨

非 陛下初心也且 陛下自臨御以來所以致孝致敬于 兩宮者平均如一蓋無毫髮有愧于天地神明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若 今日之事果出于 太后懿旨則馬明衡等狂瞽之言適足以昭 聖明之達孝釋群臣之憂疑其亦無足深罪矣今乃下之 詔獄加之刑辟恐天下聞之者將以為 陛下因 宮闈之事罪及言官本生正統之義不能無所軒輊而諍臣義士且將卷舌杜口不敢復議天下之事矣伏惟 陛下深惟社稷之計 俯察蟻蟻之忱將馬明衡等並 賜釋放以安 兩宮之心以綏 九廟之靈以開 聽納之門以養

臣王之望則 崇社稷甚臣愚望甚

皇明西朝疏抄

卷八

七十五

故過宥罪以光 聖德

于光

臣聞之聖人喜如春怒如秋天道在我也其喜以天故天下共仰春生之仁其怒以天故天下共範秋成之化待歲元後言禮伏 闕諸臣坐轡妄之罪 陛下怒而罪之此

際秋肅物之權固天之道也然是時中外臣民皆知

陛下特出 一時王成之意使之動心忍性所謂益之以凶

事非同欲終絕之厄該御史張袞疏乞 聖有果蒙 勅

該部着詳邸報一出不但舉朝臣工加額忻仰凡都下斯

役賤吏皆歡喜告語以為 聖天子將選前日得罪之臣

矣天道賙物之春其襲人一至是乎既而吏部詳覆上請

皇明高朝疏抄 卷八 七十六 聖裁而 命下報罷又有以仰見 聖意天成之深欲其

磨礪之又然後用而全之也夫天地之春有所不動動則

必舒 聖人之仁有所不行行則必貫况諸臣皆 陛下

所親拔擢欲與共圖治理以茂 中興之業者而廢謫已

而閣歲大臣未遽其先憂後樂之忠小臣未遂其幼學壯

行之志家居者或年垂晚暮謫者或處于瘴鄉一日有

如劉安世之齋志以歿如范祖禹之梅州不返以 陛下

愛惜人才之心必有 宥過後時之悔雖人才消息代不

終之然沮德明求舉之奸竇淮陽叛逸之謀者皆譽望素

著之臣也伏望 陛下早貴春生之仁即起諸臣于懲艾

之後必自感 恩奮奮以圖報稱將未績效可必其有大

裨補 聖治無疆之休者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皇明高朝疏抄

卷八

七十七

于三

均恩赦過以實脩省疏

陳亨惠

先該試御史魏有本題審用舍以肅軍政以安邊陲事奏
聖旨馬永出位妄言欲為逆臣奏請卹典朝廷以從寬
俸落魏有本這廝如何又行論救輒來奏擾好生狂妄不
識事體難居憲職著對品調外任該衙門知道欽此續都
給事中鄭自璧等題乞有疎謬將官以安地方以光

聖德事奉聖旨馬永出位妄言欲為逆臣陳乞卹典朝
廷以從寬處置鄭自璧等如何輒為救論好生不識事體
本當究治且饒這遭還各罰俸三箇月該部知道欽此監
察御史鄒洛書題乞惜將材以安邊境事奉聖旨鄒洛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七十九

聖

書這廝結附馬永清樓朝廷好生狂妄本當究罪但巡按
用人且不究該衙門知道欽此諸臣感戴之懷已出憂惶
之外臣愚伏念三疏所陳無大懸殊而震斷所施若為
差等反覆思之得非以魏有本試識未及輒干大義而忤
聖情也夫彼臣之所以獲罪者正以初試未諳事體加之
歲時宜免此外且臣聞之蹶足之馬尚望前途失晨之鷄
猶思改旦今以一事之失而遽屏之于外彼雖孜孜悔過
以嚴徒愆是陛下涵育之恩獨遺有本一人而臣之所
不能已于言也況邇者災變異常上勤宵旰之慮延
各加修省臣惟自昔帝王遇災恐懼未始不

言為首務頃者有本所論即其十言之中不無一言之得
固陛下所庸採取以備修省者而亦弗忍棄其人矣且
修省之初乃招延之日偶遇出一言官以疑群望臣恐事
有利病不開激切之言人有賢否無復舉刺之公陛下
雖戒勝微舉勞神凝思豈習不除和氣不應有負純心
多矣如蒙伏望挽回成命仍將魏有本復其原職或
嚴諭如鄒洛書或罰俸如鄭自璧等庶天地果無覆載
之私而草茅均雨露之澤凡為臣子者宜無不披瀝肝
膽以圖報補化戾為和實肇於此臣無任踴躍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七十九

聖

廣求言以達民情疏

余才

近因大學士楊一清奏 請寬恤小民以宣脩省之澤已
有旨待 郊祀後令各衙門開具條件降勅頒行朕思民
間疾苦情狀甚多一時所聞或有未盡則匹夫匹婦猶不
被其澤者可着諸司四品以上官及六科十三道各將利
民事宜具本條陳限正月以前奏來以備朕采納斟酌施
行所言務要切於政事合於民情忠誠明白足以消弭災
變副朕敬 天恤民之意禮部知道欽此欽遵 明詔渙
頒群情忻躍茲蓋 皇上敬 天勤民勵精圖治每存心
于天下猶加志于窮民誠古帝王不虐無告不負鰥寡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八十一 才二

盛心也九重留意于閭閻一念潛孚于膏澤的然有足徵
者但拘以四品始得條陳則求言之道尚為未廣切照
朝廷之上或 賜御書或 頒宸翰或 賞鮮品或 錫
宴樂不能偏及群臣則可 限以官若夫下 詔求言豈
宜復以拘定臣嘗伏觀 大明律一欵凡國家政令得失
軍民利病一切興利除害之事並從各陳所見直言無隱
若百工技藝之人應有可言之事亦許直至御前奏聞其
言可用即付所司施行此我 太祖高皇帝之所欽定而
累朝詔旨亦皆首以為言况好察謫言設詔求諫舜禹為
君率由此道是故不惟問之在 朝而又問之在野不但

詢及窮蹙而又詢及工瞽不言者尚誘之而使進言况
當言者故拘之而俾不得達哉今之四品以上大臣皆能
諳練世故洞達民情必有敬承 明詔以對揚清問者矣
但群臣之中曾經事故居家得執聞於士俗或因公差便
道得採詢于民間均為臣子豈無留心民隱之人同習儒
書豈無啓沃 君心之語若有所拘則向隅之泣不聞于
朝對非之詞見遺于野豈廣詢博訪之美意哉若小臣
輕躁言多浮泛無稽亦當示以 明旨不必復拘品級欲
達四聰在此一舉伏望 皇上大開納諫之門廣闢求言
之路勿拘四品以上許令百官之中有能稔知民情見聞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八十一 才二

的實者俱要條具以 聞但須直言簡易庶幾便干
御覽不許虛飾繁文以致瀆干 宸聽如此則 皇上明
見萬里之外小臣吐露一得之愚而天下軍民之情皆得
備達于 上矣臣不勝感激涕泣之至

獻愚衷請齊 天威以弘 聖德疏 鄭洛書

內閣近諸臣人職無狀刑失其中 聖聰明見萬里洞燭
枉直又置諸臣于理當雷厲風飛陽開陰闔臣猶必盡其
說者臣聞周之世也貴士貴而後官貴官貴而後國
貴國貴而後王尊故刑不上大夫所以尊 君勢勵臣
節也今事勢雖有緩病不可絕之以急政雖或法輕不
可一之於用法以急政救緩病以用法救輕法臣恐如病
之深者怒藥之不為功而以毒攻之使異時良醫措手無
所此可思而喻也自 陛下臨御以來天施地育含垢藏
疾疏通耳目嘉惠言事之官其能隨事納忠開陳 主意
者固自有素餘非高而誕謾則卑而淺陋甚者捕風捉影
承舛襲訛致有今日自觸法經孤負 陛下教大臣休群
臣之初意歷 聖慈傷 國體者不細亦臣之所私惡也
但念 祖宗設立臺諫委以言事臺諫固未必能皆賢所
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決壅
蔽達聰明也 陛下尚亦垂情及此乎伏願 俯察臣言
而垂情于此則至道容服至德容下臣雖失之而君得之
也春秋之義立法貴嚴用法貴寬 陛下矜憐諸臣
無知少寬罪譴去其大甚與之更始斯君子長者之道也
夫法所以待有罪雖至親隆貴不得輕私然臣以為人主

能使其臣無犯君之公不當以刑法即其臣今其犯法者
多豈盡不才乎蓋因循玩習之久漸染漸漬之深而
陛下不然以剛決之一日未知趨避此臣所以有望于始
從曲 宥先教後刑也

寬宥言官以開言路疏

周在

內開先任吏部尚書王瓊侍郎桂萼力薦其材以為可用御史胡松劾其舉用非人奉 欽依着吏部對品調外任邊方用續該吏部覆奉 欽依王瓊既公論有干不必起用欽此臣敢論萼之薦瓊及松之論萼瓊之廢斥久矣萼欲起而用之萼誠見西北二邊廣患孔棘意以經畧之任惟瓊可辦而不知瓊之不足以當此選也夫瓊以陰賊險狠之資久在謫戍如桺中之虎思欲咆哮食肉者非一日也即起而用之彼將背其所舉援其所私以逞其無忌憚之為何所不至哉是故逆制而預排之松豈好訐以為直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八十四 臣在

哉故萼之薦瓊固為 國也松之論萼亦為 國也萼急于用人故專取其才松審於擇人故深鄙其行其心一而已矣夫萼 陛下之股肱松 陛下之耳目今萼之薦瓊雖非而居位如故松之論瓊雖是而遠調遐荒是何待股肱之厚而待耳目之薄耶臣聞宋唐介劾文彥博之私仁宗貶之彥博為之營救甚力 陛下之聖遠過仁宗桂萼之賢不及彥博調松之後不聞一言救之大臣休休之量固如是乎伏望 有松狂直救回 成命俾松仍以原職供事則言路開而下情達直道顯而 聖德彰矣

弘虛受以隆至治疏

馮成能

恭惟 陛下自臨御以來 聖德含宏虛懷延納中外進言者悉荷 寬宥此誠堯舜受敷施之量四海方切頌揚以為太平可指日待矣乃近日內閣傳奉 聖諭朕即位以來賴卿等輔弼近來科道等官不諳事體本內政廢次欺言是何意卿等詳覆來說欽此一時科道諸臣誠切驚疑茫然莫知所自皇皇若無所容者待罪數日以來荷蒙 陛下天地之量曲 賜優容以此知 陛下本無厭言之心偶因一二言者辭涉踈狂故發 綸音以為後警耳 至德至仁臣等得於親承者誠感激無地矣但嚴切之 聖諭方傳播于群臣而容納之 仁信未宣昭于天下恐千里之外四海臣民未知 聖意所在妄疑 陛下不樂直言而從此以言為譴大非所以彰 聖德而勸將來也臣至愚極陋屢進狂言暴蒙 採納感戴 天恩誠願以身殉 國家者當此之際止言路通塞世道理亂之機故敢仰窺 聖意懇效愚忠惟 陛下垂聽焉臣聞君仁則臣直故必有不世之仁君而后有不阿之直士尤必有不阿之直士而益足以顯不世之仁君二者常相須而成也故漢書云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治功昭當時而芳聲垂後世者用此道耳 陛下聖

明御宇化理維新諸臣際遇 昌期各思靖 獻是以教
月以來章疏籍籍 陛下自一處觀之誠覺其煩然自諸
臣人各懷忠者尚猶以為少也但才識不同見聞亦異故
或有激于義氣涉于風聞而粗疎影響誠如 聖諭所謂
不諳事體者臣等反身自省誠懼悚汗下仰服 聖明矣
若謂之有欺者則諸臣之所不敢也人臣之罪莫大于欺
諸臣志在効忠安敢有此孔子論事君曰勿欺也而犯之
然則犯者固所以為忠非所以為欺也苟其心之不欺則
無論其言之當否在並蓄而並容即其諸事體者行之不
諳事體者置之任 聖明之決擇耳譬諸一身以耳目為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八十六世
見聞以一心為主宰固不可盡信耳目而即措之行然謂
耳目之見聞有未善可也而遂疑耳目之欺我也寧有是
哉天地之容物也非必麟鳳也鷹鸇虎豹無不畜焉非必
珠玉也蟠木礪石無不具焉若人者固效天而法地者也
使非純良顛直並列于朝嘉言迂說並聞于 上其何以
示天地無所不容之量哉夫容一言之不當者則百當者
隸罪一言之不當者則百當者離何者尚忠之士進不閑
人主喜怒退不顧一身安危者千百之一二也其次則上
下兼度是非利害並存于中係乎 上之所導耳故
明君開導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猶恐士之畏懦而不敢

進若責而詰之則忠言日希而讒諂者至 國是將日非
矣天下之意尤不可言者安可弗慮也昔唐太宗嘗貴王
珪溫彥博附下罔 上而次日為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
諫同難朕夙夜庶幾於前聖昨責珪等痛自悔心公等勿
因是不進諫也是太宗始雖責之終則悔之又誘之使言
其益廣聰明而成貞觀之治宜矣 陛下固將上法堯
舜者何有于太宗前者之 諭固即太宗之責臣下者今
豈無悔心導之諫若太宗之諭玄齡者乎今災變頻仍露
雨大水若大同之水雹遼東之火旗尤為大異者此正側
身脩行下 詔求言之日也伏望 陛下法天地之慈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八十七世
容師 帝王之過軌 渙發德音昭示天下凡 朝廷之
得失生民之利病人才之邪正仍許科道等官直言無隱
廣開衆正之路大昭無我之公使天下曉然知前日之
諭乃一時有為之言而非 陛下之本意直言骨鯁之
風播行于 廟廟而懷忠積學之士莫不興起而頓行其
志則忠言日聞 聖德日廣而合天下以成仁即唐虞熙
皞之風復見于 今曰矣夫人君德莫大于政過名莫大
于從諫自惟邪臣欲阻塞言路以自便已私者則曰諫官
彰 君之過不知改 君之過者正所以彰 君之美也
一不察而惑之則壅蔽之禍生無所不至矣惟 聖明其

坐昭爲臣愚忠激切干冒 天威無任悚慄待罪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八十八

張

有言官弘 聖量以廣忠諫

鍾繼英

臣惟國祚君德與言路譬一元氣無窮其意虛機相為運也言路關則君德隆君德隆則國祚昌是故古之聖帝明王思以隆君德而昌國祚則未有不關言路者也敢諫之鼓聞善之旌止輦之受勤切慄至如將不及抑獨何心哉蓋所以防微決壅運元氣以保天和耳目者吏科給事中石星見歲序更新乃萬化伊始之會以故有亟圖政理以慰人心之跡其疏中所指語言率多勁直不識忌避宜有以觸 天威而犯雷霆之怒者加之重譴革職爲民犬復何辭然臣謂石星非敢於訕謗也乃恃 聖量天寬不覺肆言之至此耳我 皇上踐祚以來旁求耆碩博采謨謨無論大小一有所陳輒 虛懷以納之屈已以從之內外臣工孰不頌我 皇上含弘之度博大之仁迺千古也茲乃于石星之言不少假借是前此諸臣咸被 皇上優容之恩而石星獨蒙斥逐之譴 天地萬物一體聖人一視同仁我 皇上寧能忍然已耶夫 國之所以隆替者機而已矣言之所以通塞者亦機而已矣其機一室則銳氣冥伸日挫月摧挽之難及然則有國者其可不慎厥機乎且臣之于君言其所敢言者不足以為異而言其所不敢言者乃所以為忠君之於臣有其所可省者不足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八十九

張

為難而宥其所不可宥者乃所以為大臣忠則賢君大則
聖石星邇者肆言無忌指摘乘輿是言其所不敢言也我
皇上若能俯賜優容還其舊職是宥其所不可宥也臣
願我皇上毅然以大聖自居毋徒使臣下得以獨專
忠言之譽則言路闢君德隆國祚昌而元氣之周流
機從此始矣臣不勝祈望隕越之至

廣延納以隆大業跡

駱問禮

伏觀郎報御史詹仰庇言事狂妄蒙陛下命錦衣衛筆
打一百棍為民且不許黨護奏據將各監局大使裁革
又該尚書劉體乾言事蒙陛下責其不遵明旨奏擬
罰俸半年臣等不勝駭異竊惟體乾係大臣仰庇係官
皆陛下所賴以昭盛德而定大業者乃不思敬慎
圖報自抵罪戾陛下既以賜之顯罰夫復何言但臣等
不能無慮者方今寇盜頻興災傷荐至所缺者財用所急
者清查而二臣所言皆外切時宜內關官整且信任大臣
優容言官乃帝王之要務祖宗之盛節陛下之雅
意也而一旦有此道路藉藉皆以陛下忽時政輕言官
而縱官整臣等雖知聖明必不以此亦無詞於眾口且
自古帝王未有輕用百棍之刑者况以施之言官緣去歲
陛下杖石星無恙今又及仰庇此皆天幸耳萬一不幸致
有不意則殺諫臣之名豈聖明所宜有哉即二臣所奏
詞涉狂悖若經理財用則自有不容已者陛下乃并各
監局之科道而革之怒甲移乙天下人心洞若觀火雖至
愚知非聖明雅意也伏望陛下廓天地有容之杓度
鑒堯舜用中之杓心信任大臣不以萋菲之私言而易
股肱之大義優容言路不以一時之喜怒而推萬世之紀

綱慎儉德無間隱微 釋成心有同水霧如一財用之微不自專也必曰輔臣以為何如該部以為何如科道以為何如必三者無間言而後適于用一刑法之小不自專也必曰輔臣以為何如法司以為何如科道以為何如必三者無間言而後即於刑推而 萬幾莫不皆然則聖德益昭 聖政益舉而大業亦可永固矣若夫劉休乾應否免其罪罰詹仰庇應否復其原職使大小諸臣毋以二臣為戒二臣所奏應否其言詞之顛而取其用心之無他若監局錢糧應否仍令科道巡理在 聖明以國體政計為念則所施為舉動當必有超 帝王並 祖宗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九十一 九十二

而不以 成命為泥者非臣等所敢知也臣等十冒天威不勝惶懼懇望之至

察忠直慎去留以重新政首務疏 歐陽一敬

臣聞之不勝驚訝蓋 太宗一中主耳即位之初賞納侍御史孫伏伽直言史臣贊之以為首開言路况應嘉新論其事歷有所指其意實是無他抵以 陛下首舉斥幽之典而該部奉行猶不免庇私含憤固惜國是如此則舉正欺獎扶持善類固應嘉盡忠於 陛下之惻誠亦該科所專掌之職分也又何罪焉且自古 聖帝明王於此嘉諫之臣雖所言未必盡是所用未必皆賢然而借以彈擊之權養其敢言之氣者乃所以別奸邪之謀於未萌防政令之失於未兆也今當 陛下訪落之杓政在大臣之際固宜廣開聰明留意採納而直言如應嘉輒以此論列嚴斥為奸邪所快臣實不勝痛惜雖 陛下之意或以博為大臣信任宜專乃斥應嘉以慰博意此亦統體宜然顧應嘉雖七品小官而言責所關亦重若止不行其言或行其言而姑宥博之罰亦庶幾禮大臣開言路兩得其道矣乃不究其所言之是非不察其諫諍之當否而應嘉竟從革斥使忠正之臣憤懣而不敢伸敢言之氣阻縮而不敢發臣恐此固大臣之利非社稷之利也萬一博果奸臣誰敢復為 陛下言之然博非奸臣亦非純臣徇私挾憤之事即廷臣難保其無而近日銓司諸臣聞亦向應嘉切有夾雜

之憂矣先年傳任本兵時該給事中張岳條議及該部四司之事並無一字侵傳而傳亦嘗憤然求去給事中曹棟又因而議其舉動太急卒之二臣相繼外補實皆由傳所致逮轉銓曹未及旬日都給事中趙格論傳鄉親何東序酷刻不數日東序公然善補而格竟坐此外遷是傳之摩牙切齒嫉惡臺諫已非一事一日矣其意將何為哉秦晉所謂休休大臣寔能容之者必不如此况給事中鄭欽議該部之條陳未覆御史胡維新巡按宣大之風采猶存縱無私憤亦安能服天下公議哉計茲考察去由進士出身者四十餘人而科道共居其半是烏得不謂之裁抑所去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考察二 御

諸臣孰有如應嘉之任事任怨先 國之憂而後其身者哉切惟漢臣汲黯頗直好諫如公孫弘張敖趙懷奸飭詐黯常面斥之故不獨漢廷之臣知所畏懼至淮南王謀叛以黯在朝亦為之寢謀諫臣如應嘉足倚為重又安可以一言議及大臣而遽使之去哉臣非為應嘉一人惜為陛下惜一敢言之臣也非爭一言官為 陛下惜一言路也言路重則 朝廷尊風憲凌則 國體弱弱此理勢之所必然在新政尤不可不慮况 陛下登極 詔書首開錄用先年建言得罪諸臣又開正士習糾官邪許諸臣直言無隱今翰墨未乾而輒自皆馳若此將何以示天下後世乎輔弼諸臣何無一人為 陛下計及此耶關係殊非細故且又近日訛言煩興謔口交聞父兄時望如侍郎吳嶽亦動氣輕信互相騰謗有市井婦嫗之為此風尤非盛世之所宜有臣切又深為此懼伏乞 聖明俯察應嘉前劾輔臣高拱及今論尚書楊博俱出一念忠鯁別無他意在 先帝末年尚且優容適 陛下新政尤不可不大加涵育以通言路曾乞收回成命容應嘉昭舊供職其所論考察數臣聽該部院虛心再議毋動意氣毋惑浮言從公分別去留取自 聖裁則治體有關言路不阻而大小臣工亦咸知所激勵矣前疏臣實與謀臣之才識不及應嘉

遠甚若必斥應嘉則臣當受其罰若蒙俯容臣愚則不若
斥臣以贖還應嘉於世道尤為有賴臣實所甘心也臣冒
瀆天威不勝戰慄顛越之至

明倫彙編

卷八

永曆四年

考察不公有妨 新政以杜私恩疏 胡應嘉

恭惟 皇上踐祚之初實孚更化之會故 明詔特舉考
察之典蓋甄別人才以為圖治之首務也京官五品以下
之去留付之吏部都察院部院諸臣止當仰承 德意至
公無私庶幾世道之有賴諸臣盡忠報國之心亦可稍塞
矣但近日之都御史自周延以後率皆風紀不振雖云會
同吏部考察不過唯唯聽命去留罔贊一詞黜陟惟其所
欲而已昨十九日考察之 命下其各部之未當者固不
敢暇論如給事鄭欽御史胡維新亦在浮躁淺露之列臣
等臺省諸臣見之不勝駭愕此二臣者志向既端議論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胡考
正有任事任怨之誠無畏首畏尾之意時訥許之臣等方
倚以為重誠不意其亦被此名也反覆求之不得其故止
緣鄭欽兩月之前曾條陳吏部舉措之不公別無他過尚
書楊博遂深啣之而維新亦以昔按宣大彼時博任本兵
建議過激以拂本兵之心故今儉手考察而俱因之以甘
心也聞都御史王廷亦惜維新之風力以臺長不能辯一
屬官之冤以伸救於臨時烏在其為紀法之宗哉博於六
卿之中實負時望今不意其遽失人心敢連公議至於如
此 皇上之詔旨在於開闢言路而博之意則在於阻塞
言路 皇上之詔旨在於崇獎言官而博之意則在於摧

折言官是與 皇上之德意大相背馳矣其意何為將欲
防人之口以肆行其胸臆也律以違 制之罪博其何說
之可辭乎二臣之疏其觸彼怨者詞甚隱微固未嘗明目
張膽公然以及博也且不免今日之中傷即使數其罪而
責之則他日之被禍又不知何如其極也嘗聞 天子改
容宰相待罪皆言官之所有事博為大臣獨不聞此議為
言官之盛事乎又獨不聞此風繫於在上者之培植乎二
臣之去留固不足深惜但恐此舉既行莫敢誰何則將來
庸鄙之徒皆奔走承順之不暇無一言以及吏部之臧否
也大臣之過 陛下其何自而聞哉且博之專擅自肆者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胡考主
不止此一端如徽州府知府何東序殘虐有聲一方痛恨
刑科都給事中趙格因事論之不惟東序反得善地未一
月而格已補外矣推其故則東序乃博鄉親之最厚者故
曲庇之而深疾言官之論及也今又黜鄭欽維新以籍眾
口是數月以來屢逐言官稍有忌憚者敢若是之甚乎考
察之例明開有疾者致仕刑科左給事中李森芳以疾已
數月矣 先帝之大故不能入臨 陛下之即位不能起
朝只以同鄉之故遂爾苟免且命之先期陳乞欲覆其養
病此固厚道也御史熊迥已奉 旨養病矣今何復以有
疾黜之若論二臣之人品殆未相遠似此舉動豈所以敏

服人心者乎吏部不私其所屬然後可布至公於天下先
任文選司郎中晉應槐父子納賄減私狼籍言官論列鑒
鑒有據衆以為必當首黜者今竟覆免亦緣博之桑梓
耳是果大臣至公無私之義哉臣雖不肖濫叨諫臣之首
此而不言誠恐言路從此日塞私恩從此日隆則臣負
國之罪真不能一日以容於 堯舜之世矣大臣專擅選
官律有 明刑不知其專擅黜陟復私怨市私恩者 清
朝亦可以置之不問耶伏乞 勅下都察院會同六科十
三道將臣所言一一從公考察如臣有私一或不當先奪
臣官以為諫臣謬妄之戒如鄭欽胡維新果未得罪於公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胡考主
議即乞 聖恩容令二臣照舊供職晉應槐減跡不誣亦
宜與衆棄之昭示至公仍將楊博從重罰治以警大臣之
專擅者或欲全其家鄉之體亦乞 天語叮嚀申飭令其
省改以圖善後於將來考功司郎中武金曲詢堂官不思
公議當考察之典假黜陟以行私排孤直之臣竊聲名以
賣直究其心已無公是公非之心治其罪真孚殺人媚人
之罪如此周童實無盛舉亦當重行議罰以彰不職之戒
也臣與鄭欽雖係同官素不甚洽維新只識一面博則平
日之所敬重而武金又其推相友善者獨以職業相干
因是攸繫豈敢依阿雷同以負 陛下之至意哉儻

奏速賜處分則 聖天子之威斷自茲伊始蓋誠攬權
綱聞言路之第一義也臣無任激切恐悚之至緣係部臣
考察不公有妨新政乞賜重加罰治以杜私恩以扶公
議事理謹題請 旨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胡考四

皇明兩朝疏抄卷九

援直類二

優言官以存大體疏

馬銑

竊惟自古帝王未嘗不以納言受諫為美德故曰主聖則
臣直又曰君仁則臣直蓋平居無犯顏敢諫之人則臨難
無從即死義之士故敢言之臣 國家求之惟恐不得若
夫庸庸碌碌趨炎附勢以保富貴之徒利于身而不利于
國人主得此將安用之故朱雲折檻漢室雅重且言官舉
劾大臣自是常事無足異者昔往生詆毀李沆且謝
之古今以為美談比見御史曹嘉謨有章疏論列大臣蒙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馬銑
陛下改調外任已於公論不愜尋復有茂州之 命大茂
州僻在萬里殆有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之意臣謂嘉謨
過當要亦有志敢言之士得罪恐不至此况其所言未必
盡為妄謬 陛下以此處之不亦甚乎夫人主之于言官
言有不當寢之而已未有罪之之理罪之而又罪之不亦
甚乎臣恐天下後世謂 陛下為不喜聞言路矣且天下
之事大臣得行之言官得言之勢宜兩重不宜偏枯傳曰
敬大臣也體群臣也 陛下因曹嘉謨論列大臣怒之之深
必謫竄遐方而後已足于大臣何厚于言官何薄也臣近
見通報乃知非出 陛下意也惑于給事中毛玉御史劉

往簾向信輩之言也夫數臣有或懷觀望或為所私乃為此舉按并下石獨何心哉即嘉死于窮荒數臣由此遂得美官雖快一時之意其如天下萬世公議何哉夫曹嘉一時感激失之迅速陛下罪之猶可諉也至于給事中閻閣陞授僉事命卜已久一旦忽有萬里投荒之行使中外之人驚駭而莫知其端言者謂曹嘉之本假手於閻此曖昧之事誰得而見況嘉雅有才識途人皆知固不假手于人而亦非人之所使也小人進言羅織連坐如此陛下無乃墮其術中乎夫大臣科道皆陛下臣子慈父於子無所偏愛今使嘉與閻也因大臣而貶竄遠荒恐非陛下之本心而為大臣者恐亦無以自安矣嘗謂異類相攻勢之常也猶可言也同類相攻非常之變不可言也且天下之患莫大于朋黨竊觀今日之勢黨議將起矣陛下可不體乾剛奮震斷早為之慮乎且臣與曹嘉實同鄉里臣有此論必有謂臣私于嘉而為之地者臣但知為陛下盛德惜為國家大體惜萬一陛下惑于人言復以曹嘉閻閣慶臣臣亦不復顧矣惟望陛下不厭煩勞親覽臣言惜人才之難得勅下吏部從嘉閻二臣之官使得養德量以就遠大之器豈非清朝一盛事乎

皇明司馬疏抄

卷九

二

馬三

信任大臣以光聖治疏

張曰範

近者大學士楊廷和等懇乞停止差官織造奉聖旨卿等所言具見忠誠愛君惜民至意朕心已知宜安心辦事但官已差着了着安靜行事不許分外擾人臣仰窺聖心深知地方之窮困早潦之煩仍饑殍載途盜賊四起官之不宜差也亦知差官一去多方騷擾剝削凶殘民不堪命差官之為害也又知諸臣之所言者皆忠君愛國之實心不可不聽納也聖心聰明是非莫掩然知是之當從而不知從知非之當改而不改者獨何哉蓋由信任大臣之弗思而群小之為害也然君子小人不容並立自古未有群邪蔽蔽于內而股肱大臣能盡忠於外者近聞崔文舉二三群小愚蒙聖衷竊弄威福惟圖一身之富貴而不顧社稷之安危亂政先朝陛下未曾明正其罪豈期今日乃敢復蹈前日之為夫內閣九卿科道諸臣之所以憐憫論列不敢輕于奉承者其識見之忠貞防患之宏遠決非此輩所能及者陛下俱不之聽獨于此輩之言乃聽之而不疑幸而疑其非矣而獨不肯改豈聖心復明為此輩所昏乎抑剛毅不足為此輩所制乎臣聞織造之官揭借銀兩費踰數萬方有此差陛下乃責以安靜行不許分外擾人是數萬之債誰代之還耶既欲還數萬

皇明司馬疏抄

卷九

三

且

之債則勢必肆其餓虎之威殘噬百姓也 陛下為民之
父母痾疾痛癢切吾身可也寧驅餓虎以食人耶伏願
陛下俯察廷和等之忠誠念地方之困苦百姓之流亡亟
賜停止差官織造照依該部議處施行仍 勅司禮監將
前項蒙蔽奸佞小人查出斥逐于外庶 宗社無疆之休
也

皇明高朝疏抄

卷九

四

五

有狂直以振士氣疏

鄭一鵬

臣聞人臣之職以進言為忠人君之德以納諫為明故古
之帝王或稽眾舍己或好聞好察或從諫弗咈乃至立謗
木設諫鼓百工技藝之賤皆得執簡書以匡其上其有不
匡者則有常刑其汲汲求諫如此之切者誠以人主之威
至尊而勢至重道之以言猶恐其然而况加之威則臣
下不得自盡人主不得聞過而 杜纓危矣仰惟 陛下
臨御以來拔擢者俊察納思諫臣下進言者雖狂計煩瑣
類皆優容化理清明班班可述此皆 陛下納諫之效也
臣以為 陛下執此之志始終不渝則堯舜不難為

皇明高朝疏抄

卷九

五

五

祖宗不難法矣近脩撰呂柟編修鄒守益論諫大體俱以
言辭忤慢下錦衣獄思我 陛下咸知 臣之無罪無一人
敢為 陛下言者臣竊以為此非盛德事也夫臣之事君
猶子之事父其忠愛固結肺腑而逃焉者也食芹曝背雖野
人亦有是心而况職列 侍從值 聖明無忌諱之朝士
皆得盡言者乎夫呂柟言雖激切其憂時感事忠愛之
心誠有可亮者且 臣文學行誼素為翰林所重而呂柟
大節尤著當逆瑾播虐柟獨懷憤遠遯講學明道以俟時
之清 陛下龍飛二臣先後如拔夙夜奮報固欲舉
明至三代之隆而躋之堯舜之上也有臣如柟輩

陛下正宜置之 左右以資其論思啓沃之益固忍摧折而挫辱之耶夫士氣振揚之餘雖中人易以自奮言路阻塞之後則賢者難以自立蓋士君子之正氣 國家之元氣係焉在 先朝佞倖煽惑群臣言事者一切構以奇端故忠賢播棄言路阻塞天下幾至敗壞此 陛下所親見也仰賴 聖明振作培植士無貶厲咸得米納然士君子之氣尚猶萎靡不振未能恢復我 祖宗之舊習更加摧折誠恐士氣益靡元氣日耗 國事之憂危理亂未可知也且 陛下以天變 勅臣下同加修省柵守益以進言相繼下獄又豈應天以實之意耶誠恐天下將謂 陛下有厭聽人言之意則忠良正直之士遠謫諂面諛之人至陛下誰與共理哉伏望 陛下深惟 杜稷安危之計天命人心去留之機念士氣之當振人材之可惜不以容受直言為難而以言路阻塞為懼將昌柵等特 賜寬宥俾照舊供職則士氣益振 聖德彌光 國家元氣愈固一舉而數美從之矣臣僞冒諫官恩報 厚恩惟在竭誠為此不避塵瀆伏惟 聖明矜宥裁察幸甚

皇明西朝疏抄

卷九

六

十三

有狂直以安 宗福跡

萬

臣惟大臣進退繫天下之安危忠諫從違關 朝廷之興亂故自古至今未有不受言而亂任人而治者也頃者太學士楊廷和以道事 陛下至不可再疏引辭 陛下輒准致仕給事中鄧繼曾以言事忤 旨 陛下怒而下之獄一則輕放大臣果于不任股肱一則罪建言官顯示自塗耳目臣以為此天下治忽之機 乾坤轉移之漸所繫至不小也 陛下若以廷和為衰老可去則 國無老成人古所其惜况堂堂 天朝耆舊不滿十數人 祖宗儲養四五十年以遺 陛下者忍令一旦棄之邪若以廷和為執拗則古人在中書有封還詞頭者有對使者引燭焚手詔附奏曰但道臣沉以為不可者其君未嘗以為執拗而當時致治之盛至不可考也廷和不縱纖造勅書乃為 陛下杜稷謀非徇其欲而身是圖者 陛下何不鑒其忠而乃厭其執拗耶若以廷和議禮不能仰承 陛下之孝思則其所議于京亦嘗無考據于事未嘗無兩全非如造妖捏怪之徒駕怨以榮惑 聖聽者至如功在 杜稷則 陛下亦嘗許之矣胡廼以妻非之言而遽聽其引去邪傳說之告而舉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繼曾所言所謂逆于心者

皇明西朝疏抄

卷九

七

安

陛下若於此往而求諸道未始無益也今以其言謂之性
慢不惟不聽又從而罪之山藪蔽疾川澤納汙瑣瑜匿瑕
國君舍垢天之道似不如此假使繼曾所言悉從過常
陛下亦必急其官以諫名而直廷爭于以少霽天威用
存國體以倡言者之風可也不然則隨行結舌亦將焉
用彼為矧其言若有可取陛下乃加之以微繼臣恐將
來人懷擲重諍臣杜口天下事不知何所底極也方今山
川水湧雷震天鳴或白氣亘空或五星聚室至正旦地震
徧滿衆中根本之區災異尤甚內而列郡人相食外而邊
境之軍儲此皆社稷之憂矣之所以警戒陛下者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八 生本
矣臣每一讀報不覺涕泗交零陛下深居法宮之中
不知曾一言及否也今流民嘯聚為賊已漸不可撲滅各
邊夷狄亦聞窺伺萬一長驅深入以戰則多疲兵以守則
多餓殍當此之際何以支持計今正宜任股肱以資辟沃
之方廣耳目以決壅蔽之患豈可引去者聽其去進者
罪其往哉伏望皇上仰思天命之難謀俯念四方
之多故收回廷和致仕成命使之展布四體益竭忠謀
左右大猷股肱王室將繼曾速賜赦出以旌直臣從此
日坐便殿召廷和輩數人與之揚確政事清心寡慾端
本澄源一意更新追惟過誤公好惡以登材俊抑偏聽以

杜私門罷傳乞以重王儲節浮費以養材力振政
氣用廣聰明停織造之官培植邦本如是而天變不消
天下不治者臣未之信也若以臣言妄誕第而不錄臣恐
將來多事方勞聖慮豈臣所能預言亦豈臣所忍預言
哉伏望陛下省納臣言必見之施行臣不勝幸甚
宗杜不勝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九

安云

弘聰約以別淑慝

王時柯

臣聞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孔子曰君有爭臣則無過舉父有爭子不陷無禮故子從父命奚咎孝臣從君命奚咎為貞夫能審其所以從之謂孝子貞矣以此觀之則臣子之於君父言之順逆命之從違孰孰非孰孰貞陛下當知所擇近日桂萼輩緣議典譴逐逐機會聖心簡在傳陞美官吏部考功清吏司員外郎薛惠湖廣等道監察御史陳相段續鴻臚寺右少卿胡侍上言辭解連章論劾雖不避險君路馬之嫌實求盡臣子諫爭之職陛下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十一

柯

心豈不以為承順者之為恭而佛逆者之為忤諸人之見亦豈不知從之則順而有福拂之則逆而有禍誠不敢為身謀坐視姦賊為國家憂爾臣聞典禮雖天之叙秩而惇庸則在乎上德罪原天之命討而刑賞則在乎君實恭之協政事之懋臣亦與有責焉此數臣者言雖過猶有激心亦諒其無他然直道難容枉道易合正言難入邪言易從此其所以天威震怒聖衷震怒而于華等益監倚任之心于諸臣益致猜嫌之念臣愚以為陛下猶天地父母也群臣雖有遠近親疎尊卑貴賤之不同其言雖有順逆從違可否承順之不一而其實天地中之萬物父母

中之嫡庶子則一也今以一議禮之故而諸人超遷群言獲罪或捕或詔獄或左遷外任臣愚憐憫聞之以為

陛下私于庶孽之邪媚忘其嫡長之孝貞抑且之天地也荒之量而有日月照臨之私陛下之淺深從此可窺而桂萼輩坐要美官安享厚祿寵遇日隆楊揚自若而群臣緣此坐罪本其禁遇而甘僂辱自非喪心病狂何至于此而桂萼輩肆以巧言上激聖怒已要忠誠之名而使臣工皆為誹謗已齟取寵于上而使人人得罪于下已方曳履朝堂而使群臣遷逐外境已叨金馬玉堂之榮而使群臣蒙械繫極楚之辱士君子忠厚仁恕之道殆不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十一

柯

如此就使其論為正其人非邪臣不知其何說將以自解于天下後世也就其中論之庸書恥與同事蓋天理之復萌方猷夫復膠前說實人言之有激而張聰桂等堅執前非大肆報復使其為庸方之唇舌二人且不覺之而其假借人言以為己重二人且極避焉是又欲為庸方之唇舌而不可得者臣查得弘治年間事例文職傳奉者黜退為民而近日蝗飛蔽天識者以蝗虫為不之蟲亦猶喻邪為正士之害變不虛生理之先見臣觀漢唐黨錮之禍其始也蓋欲快己之憤其後也至于亡人之國空其其身亦何所不免此其載任史策歷歷可考伏望皇上

天之變守 祖宗之法 採忠貞之言消朋黨之禍將蔭
惠等特 賜寬宥特復還原職以示 優容方獻夫席
書從其辭免以 今名節張聰雖以到任轉患病未出
乞 勅吏部改除別職庶不違弘治年間之例而諸人亦
得齒冠裳之列 陛下欲保全諸人而諸人欲以自全者
其計不出乎此臣觸罪 威嚴無任戰慄腹越之至

皇明高朝疏抄

卷九

十二

柯三

有言官以弘化理順

程祿允

先任給事中楊言 題稱王邦奇奏告不實事件節奉
欽依楊言輕率妄言對品調外任欽此續該吏部擬除外
伏念 國家之患莫大于讒蔽 人君之罪莫重于依違
進蔽則忠言遠而是非不明依違則觀望多而紀綱廢壞
古之聖王深為此惧于是立敢諫之鼓設進善之旌復置
言師以言為職不匡之墨 國有常刑古稱從諫如流又
曰從諫弗拂三代而下此道漸衰以順旨為納忠以諫諍
為揚惡小人巧于揣摩其言委曲逢迎君子期于責難其
辭忠鯁剗切時之治亂亦係于茲 陛下宵旰憂勤勵精
圖治往者給事中軒道御史丘養浩魏有本曾存仁相繼
以言獲罪 聖恩通賜保全蓋 天地之德原本好生故
雷霆之威終期開霽優容收錄並無遐遺可見 聖德含
弘光大萬有邇者王邦奇流言動衆大肆猖狂 陛下勅
付外廷多官鞠訊群臣悚惕莫敢出聲揚言冒昧上陳似
為不知避忌其區區之心實欲因言以盡其職也因事以
效其忠也臣等皆以不言為羞揚言顧以敢言獲罪下同
輿輶備受嚴刑情既不申復斥外任此等用舍何以勵臣
工示天下哉況其官為給事以言為職然與會問之末以
無出位之嫌縱使言有過激不猶愈于不言者乎臣等

率不循愈下觀望者乎今使不言者守官觀望者任使而
敢言者出之外任恐非 陛下求治之初心也若使人各
以言為諱禍幾病益誰則發之舜之好問好察不以爲難
而或遺禹聞善言則拜固嘗屈已以求諫誠知夫進言之
難而導之使言也故曰 國將興賞諫又曰君仁則臣直
又曰主聖則臣直有如臣言 陛下仁且聖矣貴而復之
國家之興不在是乎伏望 皇上念 祖宗設官之意
有狂瞽逆耳之愚痛懲懲蔽依違將揚言復還原職庶幾
聽言之知使過之仁圖治之勇三者備焉所得多矣

有狂直以光 聖德疏

韓楷

臣聞人君以用言為明人臣以進言為忠用言者不當計
其言之遜逆進言者不當計其身之利害皆惟其理之所
在何如耳矧言官職司獻替義存舉正言及 乘輿天子
動容事關廊廟宰相待罪法固使之然也豈得謂之沽直
近名而必欲其嗾伊脂章以自媚耶歷觀古之帝王未始
不求言為先務後之妄若詭譎乘時有為而其間言路
之通塞治道之否泰未始不相關焉 陛下升潛勵精
圖治虛已受言海內欣然庶幾復見帝王之盛而行之未
久持之靡堅一二年來頓不如初頃者給事中邵繼曾上
言 綸音當審 陛下罪以輕率忤慢竟繫 詔獄未
蒙釋放夫一繼曾不足惜也第 國體所關為可深惜耳
兼之衆庶愚頑未易戶曉一經聽聞輒相驚駭必以清明
之朝且諱言矣 聖明之君且拒諫矣流傳四方關係
非細況夫災變日報 天怒方殷盜賊肆行民窮日甚此
下 詔求言之際豈可反以言為罪哉臣竊聞之君人之
度 天寬地容君人之德海涵春育今有一繼曾于
聖德未必有損罪一繼曾于 聖德未必有光何也繼曾
以言為職者也而以言獲罪于繼曾何負焉使 陛下始
焉下之獄矣而終釋之則天下之人必將皆曰 陛下之

所以優容直言也如此 陛下之不宰制于近習之私愛也如此天下之頌 聖明者皆集于 陛下矣如此而謂於 聖德有損不謂之欺罔臣愚未之信也使 陛下始馬下之獄矣而竟罪之則天下之人必將皆曰繼曾以言職而獲罪也如此繼曾無負于 朝廷而 朝廷竟不之察也如此天下之頌忠直者皆集于 繼曾矣如此而謂于 聖德有光不謂之欺罔臣愚亦未之信也况天下惟中才最多故古之帝王常矜容愚狂以作士氣若蹇蹇謬謬者不蒙甄錄而惴惴欵欵者竟見摧折將相顧駭駭率為誕謾諍臣噤口直士咋舌 陛下將誰與共理耶此風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十六

老

一長敝俗兢成求疵索瘢無所底極刑獄繁法經太密甚傷清議大爵輿情豈所以望于治世者也亦豈所以望陛下者耶臣與繼曾並列言官知繼曾之當進言而不當以言為諱知 朝廷之當用言而不當以言為罪耳他固非所恤也惟 陛下留神省察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垂天鑒以省非赦過

魏良弼

臣竊見南京山東等道監察御史等官馬敷等論列吏部尚書王瓊事狀 陛下特勅錦衣衛差官校將馬敷等道行拏解來京臣連日反覆思惟馬敷等遠在留都事多傳聞未能深知 陛下所以召用王瓊之意乃仍溺舊聞之舉徃事肆為論說自以為盡忠 聖明不自知其已昧進言之體而陷于狂妄之罪矣 陛下差官拘囚無非使之懲創以輕率論列為戒抑且安瓊之心欲其感 恩思報展布才猷以贊 休明之治也但敷等職居言路言雖冒昧心實求稱况十人之中半為試職皆誤蒙 陛下近月簡拔之恩豈其不思圖報而其心遽有他哉蓋以中人之性事 聖明之主雖抱區區解免乖謬所賴 陛下天涵地育藏病納汙庶幾奉令修職可幸無罪而已臣又惟虎豹在山藜藿為之不採夫虎豹人所惡而逐之者然後使窺藜藿者惧焉則虎豹于山未必無益也故狂妄之言固若可罪然自古以來奸臣不敢竊威福之柄大臣不敢行比黨之私小臣不敢肆偷惰之習權豪不敢長縱恣之風正以二三臣工知則必言無論虛實言則必盡無所迴避故人皆有所忌憚也故 聖主御世寧使有狂言無使有隱論然後 朝廷有虎豹在山之勢若使為臣者量而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十七

老

言慮而後說則度伏之情有遺于聰明之外者多矣故曰
聞言貴博聽言貴審蓋聞之博則奸慝不遺審而行則是
非不謬是在陛下垂深長之思而已如蒙俯賜寬貸
曲示優容或將敷等行彼慶法司提問以懲其既往之愆
或重加罰治別行戒飭以開其自新之路如此不惟敷等
感激懲創凡聞敷等之風者皆知以任率為戒而知所以
求自盡矣臣極知愚戇觸犯天威無任戰慄待罪之至

轉成殿以平政體疏

黃宗明

竊見翰林院編修楊名一木陳愚見以裨修省事奉
聖旨覽此奏足見納忠但說身自自省朕性拙不能如曰
以喜怒失中用人去人有不常有未盡有不合朕情者可
明言之伏惟聖度寬弘聖諭渥厚為楊名者自當俯
伏遜避待罪闕庭以俟誅譴豈惟臣子之分亦進退之
体所當然者顧乃不勝其好名之私率意妄言撫按浮辭
以干聖怒奉聖旨楊名這廝納忠論事自當體實
誠明白於說却乃心存奸詐疑主欺君沽名賣直託星
異脅制朝廷之可憂幸蒙聖意寬容引寬類志在報復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十九 天
亂法怨君奸生無算新編家範錄卷之四首用刑究
問奏請移舊案伏讀前後明旨寬宥各當其施
真若日月之為明而雷霆之為威已足以成楊名定案夫
孰敢有異議哉然楊名疏內及排論劾至詆吏部尚書汪
純為小人之尤夫汪純初掌銓衡方將矢心以圖榮効而
遽以小人之尤目之則其心豈能隱忍甘受而不為之辨
說哉是則汪純發憤所為至平辭氣過激連根引蔓追尋
既往之罪過誠在是之臣以世其怒此亦人情之所不
能免也但刑罰輕重自有中制包荒懲河各有攸當連坐
之法非異代之美政今以一楊名之妄言而必欲追究去

使之人則在廷之臣比肩一朝者孰不人人自疑儻錦
衣該司官奉法過嚴則必將以疑似之跡風聞之言窮極
根株引而不能窮也況物名已經兩次用刑死而復蘇
瘡痍正苦當此嚴冬萬口內斃深固豈不友為 仁明之
累臣生當 聖明備位卿佐遭逢非偶安忍坐視旁觀緘
默自便致使刑罰失中以復起紛紛之議哉此臣之所以
終夜長嘆繼之以淚觸目萬死而不能已于言者也伏望
皇上勅下錦衣該司遵照原旨止將楊名逮具獄詞奏請
發落其餘寧失不經免及無辜庶使友側有平心之漸而
楊名亦得全生以彰 皇上寬仁之度矣

皇明西朝頭抄

卷九

二十一

七

鑒亮建言臣工以昭聖德

三用賓

臣等待罪南垣接到邸報伏觀七月內該太常寺少卿周
怡一本為感激 天恩深厚竭瀝血忱以 圖補報萬一
事內條陳定 君志以修德業等語奉 聖旨周怡這
廝抗違降二級調外任用吏部知道欽此臣等竊念周怡
向事 先帝以建言得罪落職編氓二十餘年今際遇
昌時仰荷 陛下推 先帝遺詔召用之恩復授原職旋
蒙不次遷擢徑至今官其遭逢奇謂不偶矣為怡者正
當祇承 陛下休德之不暇何至遽有抗違而自罹
明庭之辜罰乎繼旬日復接邸報內錄有怡前疏全抄臣
等再三披閱則見其疏內語多率直徑情無忌委失人臣
恭順之体似與 陛下所謂審擇所言以承朕意之諭少
有違背 陛下責以大義罪在抗違量行降調薄示警戒
此誠 天高地厚之恩在怡亦當感戴無涯矣臣等復何
詞但臣等竊思 天子之尊如天也其威雷震也人非病
風喪心其誰肯抗 天而觸雷霆也哉語曰責難于君謂
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人臣進言于君或以將順或以匡
救皆所以務恭敬之實而盡忠君之道爾稽古虞廷以
帝舜之君臨御在上智如大禹豈不知其峻德重華之盛
而告戒無所隱避今見之經傳其懇切如此蓋忠

必防其漸聽其言固究其意則美此自古制
未亂伴邦未危之良圖也他俗者直以感激 先帝未全
之厚恩感激 陛下之歸罪不次超擢之奇遇故欲效
虞廷之所以事其君者以重罪愚乎 陛下以少罄其
生平葵藿之悃觀其疏內言受非常之恩者當有非
常之報遭希世之遇者當有希世之義則其情可見矣雖
其中間過于狂顛未加審擇而其心實無他也豈敢故為
是以抗 陛下天地之尊而 陛下雷霆之威而其蹈
于不測之禍也哉 陛下能熟思俯察而優容采納之未
必非涓埃之裨于高深則忠之初心遂矣如必于字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二十二 聖言
而較之句句而摘之則 日月照臨燭火失其微光雷霆
震迅品物失其故態怡以狂瞽上干 天威將亦何辭以
自解哉書曰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古人稱
主聖則臣直良有深意 陛下天縱聖神寬仁大度即位
以來虛懷納諫言路宏開而 登極詔內又有許諸人直
言無隱之條復終之以贊 帝軌而翊 皇猷尚有資于
忠盡之論所以廓獻納之門云誘掖臣隣者誠著明矣周
怡感千載之一時思效忠之有地其輸誠入告務期靖獻
殊不覺其言之顛直至於如此爾即怡之能直適足以彰
陛下之至聖臣等猶慮 陛下下愚貴之何乃復以其直

而罪之乎怡與起廢諸臣曩日以建言得罪其忠誠昭灼
天下莫不誦之頃 陛下之收錄之者亦必以其當日直
事之忠也今諸臣方各慶幸得 主而事之以伸未究之
志詎知會幾何時而怡復首以建言蒙譴則不惟 陛下
收錄怡與諸臣之初心稍覺自異而起廢在列諸臣其效
用之心將不亦因是而幾於疑阻乎况 陛下之罪怡者
固以其疏內一二語詞直遂不知審擇罪之誠是也然臣
等參閱其疏內亦有六惟願 陛下萬有千載 永保四
海之富長居 九五之尊子孫千億萬邦協和庶幾臣之
鄙心少舒萬一如此等語其將順頌禱之悃何如也既可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二十三 聖言
摘其抗違者而罪之獨不可嘉其將順之詞而姑 宥之
乎彼士人以危言峻節得罪廢旋復 甄用者多有改
絃易轍毀方為圓而怡乃能吐露肝膈若此縱其言狂顛
有類抗違而終始正直一節不少變易亦可嘉也臣等與
怡素無交惟之好今惓惓為之控訴于 君父之前者非
敢阿黨比周以忤 陛下也誠以怡之情有可亮怡之罪
有可原或恐 宸覽少略未曾加察爾可亮而不之亮可
原而不之原于 聖神之德猶為少歉天下後世其謂
陛下何臣等職耳目之司于此而緘默不以上告是臣等
亦有負于 陛下之任使也天下後世又將謂臣等何此

臣等所以不揣愚昧而不容已言也仰望 陛下下駭
天地之量廣 大造之仁監臣等愚昧之衷豁周怡抗違
之罪或復其原職或量改別衙門用使之策勵以圖後效
以終補報庶乎含弘徧覆而 聖德益光大小曲成而臣
工競勸矣臣等不勝惓惓祈望之至

優容言官以廣忠益疏

龐尚鵬

竊聞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無抗節死義之臣夫
節義之臣何代無之顧 朝廷所以愛惜而成全之者何
如耳 陛下求賢若渴從諫如流獨于言官狂躁者必杖
而遣之彼顛而不情無入臣體罪由自致更復何辭然推
其懇惻之情亦未嘗無可原者 陛下恭儉仁明為萬世
法乃言官復兢兢然懷後艱之慮而因事納忠非實直以
沽名也蓋恐心思或懈于憂勤則佚慾易長耳目少偏于
視聽則威權下移忠臣愛 君必防其漸言雖過激心本
無他 陛下駭聞其言獨未及深察其心遂使正色危言
者卒無以自存而一時骨鯁諸臣皆憂矣乎若不能終朝
矣忠諫路絕則諛佞成風時政之缺失不聞 朝士之忠
邪莫辨事關 宗社沈默苟容 陛下孤立于
內廷理亂安危何從而知古稱賞諫臣而虛懷延納士猶
逡巡却步中切危疑况逆耳之言嘗蹈禍不測即使忠智
者大憚于其間亦何忍冒敢諫之名以遂 朝廷拒諫之
失亦且 陛下罪言官並發原籍為民圖待之以不死也
萬一草莽餘生或斃于杖下他日史官載筆乃曰 朝廷
不能容直臣其於 聖德之累豈小哉先哲有言木從繩
則正后從諫則 聖言納諫為 英明之主也山有樛

慈濟不採 朝有直臣致死不生言忠貞為 社稷之衛
也故言路之通塞而世道之治亂因之古人望言路與城
門並開其慮甚遠矣伏願 陛下擴天地獲載之心鑒
古今興亡之轍凡言官枉直曲 賜優容儻欲薄罰以示
懲乞少霽 天威免其 廷杖或下法司論如律附過還
職或 命輔臣集九卿 廷議請自 上裁但責其論事
持大體不為風聞所誤以致是非混淆而已 陛下何容
心焉仍行錦衣衛自今以往凡奉 旨杖言官許即時執
奏改送法司會同擬斷併乞著為 令使奉行者不得依
違則直臣接踵于 清朝議論飛章手 禁聞驅群邪壅
皇明而朝疏抄 卷九 二十六 以
蔽之患燭四海理亂之源萬世太平從今伊始 聖子
神孫永以為訓此 社稷無疆之福也其三逐臣乞給
復冠帶不終絕之使克實敗圖若矜其愚姑從遠錄
用以警發其良心此尤 陛下特恩中外所歧望而不敢
必也再照文武官員凡於 朝班失儀者五品以下悉
面糾拏問夫 天顏咫尺孰敢忘敬慎之心其或言動周
章皆戰兢之過也刑曹收問不過照常納贖本無大罪乃
校士得奮呼而執之如捕重囚倍常寔辱此在頑鈍鄙夫
或強顏不大慚若施諸直節奇氣之士摧折多矣乞
勅所司酌量情法凡有失儀俱于 朝見後具本叅劾候

明旨施行考之前朝憲章不及于公卿輒朴不行于
殿陛事傳青史至今以為美談願 陛下留神其裨
國體官常所關大矣臣無任惶悚待罪之至

皇明商朝疏抄

卷九

二十七

水

俯有任真言官以彰 聖德

張漢

近接邸報內開該南京刑科給事中駱問禮一本條陳十
事又該巡視西城御史楊松一本論劾內臣黃維俱奉
明旨處分降調臣等仰觀 天威震疊不勝戰慄伏念
皇上臨御以來納諫聽言應慈揚善 聖懷虛廓容如大
造二臣獲罪至是其中情狀必有法不可以輕宥者乃荷
皇上不加重譴俱降級留用是使之困憊心慮省咎自新
天恩深渥二臣雖捐糜無以為報矣臣等竊思 國家設
六科給事中使之班聯侍從凡 朝廷政事彼皆得而敷
陳之又設十三道御史使之執持法紀凡群臣邪辟彼皆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壬午 任一
得而彈劾之惟其以言為責是以雖不敢樂有直諫之名
然事或得于風聞或又切于自擊則不惟責不容諉而一
念忠赤必欲達于 君父之前然後其心或可少慰也問
禮所奏十事理當否臣等不敢復贅但原其心以為我
皇上近俞言官之請復舉 面奏之制感激躍踴竊喜陪
古都俞吁咈氣象宛然在目故發之詞語委失詳慎然言
雖可罪其心則無他也至若楊松論劾黃維之事臣等不
及知但按所奏以為 當奉法紀凜然 輦轂之下旌敢
特強喝眾歐傷平人問訊傳昇元持票突入則旌用計
開脫情所必有松執此具 題固責任當然其心亦無他

也是二臣者在問禮欲為 陛下獻一得之愚故不自矜
其詞語之躁妄在松欲為 陛下申三尺之法故不自覺
其題 請之過激我 皇上宥其意原其意則問禮所
言於時政不無少裨松所 奏於群小不無少警也旬日
之內而被降罰是二臣雖不足惜臣等恐傳聞未真皆謂
言事得罪將見人心疑畏緘默成風倘 國家有大利害
臣下有大慈惡誰得敢為 皇上言之此臣等所以日
夕憂懼而不容已于言者也方今財用匱乏災沴疊見淮
揚水害甚慘 京師地震可畏邊陲雖幸少安而兵餉之
乞請莫支閭閻雖云奏捷而山寇之哨聚如故當此多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壬午 任一
我 皇上敬畏 天變洞悉民隱至不遑寧處者頃因
言官論列廣求足 國阜民之方務人各一疏用備
采擇雖蕪蕪未賤皆得盡言蓋時勢至此不得不然耳
皇上求言於前顧罪言者於後似非所以鼓舞群工而使
之有懷必吐也 法紀人心所關甚重伏望 皇上俯
憐言官論事原出無心收回 成命俾駱問禮楊松仍以
舊職供事果其罪難寬宥或量行罰治以 警止後至于
黃維既蒙 聖斷降發更乞 明諭大小中官自後各
宜守法以供職役或有亂法干紀如維者許言官陳情勿
謂言官使直諫之臣受連而出 雍熙太僕之計日可

得矣臣等無任惻息待罪之至

皇明高宗純皇帝

卷九

三

三

夜忠類

遵 詔開揚幽忠以彰 聖朝盛典疏 賀一桂

臣伏觀 皇上登極之初 詔天下有司優錄革除間忠

臣時臣民莫不歡呼欣戴以為 大聖人之所作為曠

古一見即武王之封墓釋囚遠讓 德焉臣欽遵備行各

屬遍訪博求務使幽忠隱節昭昭無遺節據山西布按司

道查報張昂澤州人累官刑部侍郎掌北平布政司事與

謝貴共集兵守王城被執不屈同賁死靖難後族昂家一

子避脫苗裔今猶有存者累召長治縣人歷官刑部侍郎

充北平採訪使尋陞刑部尚書靖難兵入城被執不服死

皇明高宗純皇帝 卷九 表一

家尋沒子孫間有變姓名逃者今苗裔尚存高魏遼州人

洪武年間以孝行旌授前府左斷事累疏時事 太祖嘉

納之坐罪謫戍貴州後乞歸應詔陳時政會北兵起趨濟

南守城城破縊死驛舍子孫流散間有存者第高宣代戍

貴州魏死調羽林左衛有孫高廣見戍不缺又徐讓係布

政司理問衛健係孝義縣丞俱不知何許人建文間兩

人同應募使北平還俱授衛鎮撫赴軍戰沒等因臣惟恨

昂首難死事殺身無悔暴昭高魏從容就義捐生不移其

精忠勁節均之可泣鬼神徐讓衛健雖各原籍難考然以

微職而效顯忠要皆九死不回且苗魏孫高廣見戍羽林

有司不敢自釋坐視忠臣苗裔造成如故豈所以奉揚

德意而昭宣 曠典臣伏觀 文皇帝聖諭有曰諸臣盡

忠于 太祖故盡忠于建文又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今

皇上優錄一詔即 太祖高皇帝之心亦 成祖文皇帝

之心所謂善繼善述莫踰于此蓋包天下萬世以為 度

而實維天下萬世以為 教此其風世廟節節有涯際大

上德弗宣幽忠弗顯有司考之過也是敢冒昧陳瀆伏乞

勅下 部再加擬議覆 請睿 督行有司總建一祠于

省城將三臣秩祀以徐讓衛健配之惟復 允賜各子孫

衣巾一人奉祀其高麗苗裔見戊羽林左衛併乞 矜宥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表二

而復其業庶幾 至德不昭風教永垂 聖朝之曠典修

德意而昭世之正節維植不朽矣

表忠類

表忠義以維持世道

楊傑

臣聞忠義之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天柱地維賴以奠

立 聖帝明王急先褒表以維世範俗者也是以史傳所

載貞臣烈士心事彪炳至今讀之古道光華照人顏色然

豈獨古之人能爾哉我 國初死節之臣生靈感慕表表

可錄褒崇之典實有待夫 今日者矣臣自少時傳聞父

老談及革除之變時當事之臣若尚書鐵鉉張統陳迪齊

泰侯恭侍郎卓敬胡子昭黃觀郭任陳性善都御史景清

練子寧葉大方大理寺少卿胡蘭寺丞鄒瑾太常寺卿黃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三十一

表三

子澄少卿廖昇虞原督待讀老儒龔璘修撰王敘英給

事中陳繼之舉恭苗鐵鉉韓永御史高翔曾鳳韶魏

冕王慶業希賢中書舍人朱和郭節梁良王何申郎中梁

田玉主事巨政布政使張島按察使王良副使程本文魚

事林嘉猷知府姚善陳淳回葉重仲長史劉璟紀善周是

脩斷事高巍知縣顏伯璋鄭恕孫授陳品賢教諭王省都

指揮馬宣朱鑑等雖職有崇卑志往不二要之均能奮不

顧身以義自殉視死如歸不為勢屈或先事而失謀或臨

危而抗節或竭力而固守或同心以赴義或從容自殞或

慷慨就刑或冒身海濱或結誠庭序誠天地間正氣中流

砥柱方駕古人無少媿者也而錄忠詔後尚為缺典此臣竊為之嘆不得不汲汲與之哀鳴而干瀆聖聰者也且當其時而死其事者臣之分也天地之義也盡吾之心固無較于人之知與不知也哀其死而錄其忠者君之仁也天地之道也所以教天下後世之為人臣為人子者不可一念而忘忠孝之心也君義臣忠各盡其道焉耳仰惟聖明御極百度惟貞凡可以風勵天下之道罔不欲修舉而推行之俾萬邦臣庶知所自奮若夫錄精忠于既往啓人範于將來關係風教豈小補哉臣敢據厥愚惓惓昧上言伏乞皇上務閱群忠立准萬世勅下廷臣詳為萬古計議旁求博訪務俾不遺各舉所知類疏上聞果與臣言相孚乞將鐵鉉張統等死忠實跡付史局編校載在史籍以世諸不朽仍念其盡忠所事各追贈官謚錄用其子孫俾所在有司創立祠宇以時享祀則鐵鉉等孤忠勳節轟烈天地英魄義氣光臨俎豆九原之下雖死猶生皆陛下賜也天下後世將莫不曰鐵鉉等忠臣也知而錄之自陛下始也凡懷忠義者莫不欣欣然感激爭自奮發矣夫仁莫先于恤死教莫大于表忠一舉而仁道立教化行人才之盛亦因以見此帝王盛節萬代所瞻

仰者也千載休明時雖再得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惻忠貞以勵風俗疏

趙允

欽奉 詔書內一款宸濠之變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達杖節死義一時被害之人日久尚未褒錄都御史王守仁倡義督兵平定禍亂件同事協謀有勞之人亦未及論功行賞該部即便會議擬奏來定奉欽此該兵部具題北都御史王守仁等已蒙 聖恩封賞有差續該禮部祠祭清吏司為孫燧許達登葬題奉 聖旨是孫燧許達同時死義精忠大節著在天下孫燧贈禮部尚書許達贈右副都御史建立祠宇春秋祭享祠額與做旌忠還着照贈官品級於葬後他男各一人做世襲百戶欽此臣切惟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三十五

人臣不幸而臨大節其幸而成大功者 國家褒賞之典皆不容已但生死心跡之間不可不辨何者節一出于忠貞功或成于際會褒節所以勵萬世賞功所以勸一時使人皆執節未必無功然有功者固不必其皆有節也當震殲初變人心洶洶一時遠近提師旅嬰城守者固皆奮然也忠義之臣顧慮定而行或觀釁而動仗 皇威于坐勝因衆志之既攜跡顯心微功成不計故大加封賞報典已逾厚矣惟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達憂出倉卒命在呼吸獨能抗節不屈折以危言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臨刑焉不絕口忠義激烈心跡昭然使一時省臣皆懷忠憤如

燧與達則平時不阿皆可折其謀臨事固死皆可奪其氣兇威自削惡黨自消宸濠必不得出江西至安慶待攻城不克狼狽旋師而後就擒頃蒙 詔旨褒嘉 恩禮稠疊賜之祠額題曰旌忠是二臣之跡與心 淵衷洞鑒復何敢議但臣愚竊謂官雖不同同歸于死功雖未成能成其志今贈官視其職應子止于百戶臣恐隆重之典激勸之道寧有未盡何則依違以立罪或減于得生廷延而待功或遂夫厚報如二臣者一死重于太山太節勝于成功也况父子出于天性哀痛極于終身萬一二臣之子困頓于家貧偃蹇于卑品或祿不足以供其祀勢不足以贍其家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三十五

一有不當其心則人將謂死者之薄不如生者之厚皆愛生以希功惡死而燬節人心未厭風化有虧故臣愚以謂陛下隆重之典激勸之道容有未盡者誠有慮乎此也伏望 皇上憫二臣之死之苦 勅下該部議處其贈官不必別有所崇惟于應子一節于百戶之上量增爵秩以示殊恩則不惟慰二臣長隕之心為二子終身之地而國典以公人心加勸臣節勵而姦宄消矣

錄忠裔以均郵典疏

章衡

正德十六年五月間該臣奉 詔往雲南等處 開讀既

而謁諸先賢有所謂二忠祠者並祀前朝忠臣王忠文

禕刑部尚書吳憲節雲于其市額 賜曰二忠祠也先是

无梁王弗內據有茲上我 太祖高皇帝特命祿往諭

不屈死之繼雲往亦死精先傳後事載雲兩誌

及諸文與者為詳 朝廷深加痛悼 贈官 錫謚廟食

于茲以彰忠義之教以峻夷夏之防以壽我 明億萬年

之命脉者其意已獨至矣臣自初時聞諸父老者曰我金

華入 國朝求以德學文章敵輔太平之治者有宋濂氏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三十一 均一

以文章節義表樹君臣之極者有王禕氏濂從蜀禕死濱

中二氏子孫門祚落談者慨焉臣同鄉晚進景行有年

行而萬里之外瞻瞻遺像感愴深訪之士人猶或能道

其遺事雅敬如昨豈非所謂理義入人之深千載猶一日

者乎查得先年雲子辭以 恩膺補 國子生知交吐縣

事歿于官言者上瀟事始末 朝廷復官翰林承 旨

賜謚文憲近六世孫德芳乞 恩比例錄前已經該部行

查去後則濂之子孫亦庶乎不長棄矣獨禕自 國初

以迄今日子孫未霑一 命之 賜揆之郵典以為未均

夫人臣死 國固無報膾之望 國家勸忠則有世祿之

恩蓋將以厚往而開來也死事於雲則先文學於濂則並

而 應錄一節若干禕平少斬焉何耶 國家百五十年

餘伏節死義之臣後先相望是固 祖宗養士之報而

禮倡率之功要不可誣故宸濠之變孫燧從容死之許逵

慷慨死之卒之罪人得而 社稷不搖 陛下得以

中興燧逵之功不可少也故臣嘗有言曰孫燧許逵

中興之忠臣也王禕吳雲 開國之忠臣也 中興之迹

近而易見故言者易為力 開國之事遠而漸忘故論者

難為功然而 帝王興滅繼絕之道 酬功報德之典雖

在異世猶或追之况 國初之臣也耶是意也給事中毛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三十七 均一

憲言之監察御史唐龍言之虞守隨言之可見公論之在

後世者益不容于泯沒嗚呼韓厥有言成季之勲宣孟之

忠而無後為善者惧矣 陛下何忍篤近而遺遐厚於

彼而嗇于此也伏望 節省濫官之私以 卹忠臣之裔

仍 勅行查王禕原籍有無嫡庶孫男起取來 京或量

與一官或送 監讀書遠附吳敵之例近如德芳之

恩天下將指而目之曰此 國初忠臣王文忠之裔也顧

不美與併乞查雲自敵後曾否承襲而與之續焉則

恩與同而無不均之嘆風化彰而有興起之效其于

國家豈曰小補之云禕等子孫幸甚 宗社幸甚

錄愚忠以光 聖孝疏

陳洪謨

欽奉 詔書昔者孝未遂於尊親事多拂于天性君臣之際未免少乖舉措之間或多違戾今曩倫攸叙大禮告成朕方欲同心以和典禮之衷故事以建臣民之極爾內外諸司百僚務宜體朕之意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凡舊章未復弊政未除人才未用民生未安邊備未修軍儲未充一切有補于政理利下軍民者其一一條具奏 聞朕將舉而行之期于得萬國之歡心致天人之祐助以成至治以全 大孝則朕之志于是乎可慰矣欽此欽遵臣伏聽之餘仰歎 堯仁如天 舜孝通神然猶不自滿假許令臣等修職盡忠一切有裨于政理者條具奏 聞寔即 成湯撝身如不及 武王不泄邇忘遠之盛心也臣愚且闇荷蒙 聖恩簡拔權任撫臣矢心戮力無以仰酬萬一然鄙懷偶有所見不以上 聞是以君如是而忍負之臣之罪豈容誅哉用是敢布其腹心為臣聞諸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又曰父母之所愛所敬者亦愛之敬之終身不褻至于犬馬盡然而況于人乎前此在 廷諸臣因議 大禮各出已見未當 聖心伏諫號泣于 殿陛之間誠亦有罪矣然揆之于禮則亦臣子事 君父之常耳豈可滯以為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三十九

孝

異乎諸臣如侍郎學士以至給事中御史主事等官皆祖宗列聖之所培養且 恭穆獻皇帝好賢樂善遠邁東平龍潛之日每見賢臣貞士輒降禮遇則前諸臣者正獻皇帝之所深愛而致敬焉者 陛下如有其過憫其愚從其寬貸之調適遠成其德則職被獲物故者優恤厥後是即禮所謂父母之所愛所敬者愛之敬之終身不衰之意真是以仰慰 獻皇帝在天之靈其於 聖孝豈不為大有光哉臣聞 陛下英賁天授紹統之初嘗 禮召輔臣 賜之燕坐又嘗數錫群臣渙頒 恩典 君臣之際禮遇隆重何嘗有乖但此舉措揆之 堯舜之德委有違矣 綸音播告凡有耳目者孰不感慨激烈以爲聖心必有不安于此者矣然 湯武之聖史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故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 陛下奚獨吝于是乎況侍即何孟春學士豐興等皆操履醇固學識闡深正宜置諸 左右以資啓沃修撰等官呂柟楊慎鄒守益王元正安磐張漢卿朱淵明等皆涵養冲裕論思有体亦宜出入 禁闥以資後效至于給事中等官張原毛玉裴紹宗王思王相胡璣等身後無以為殮妻孥未免流落尤為可憫然此皆諸臣愚癡之甚不能將順其美之罪也如蒙 皇上廓與天同體之量推威與維新之 恩特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三十九

孝

垂聖慈前諸臣而賜優食俸調謫者得以及時效
用物故者可以自慰無憾聖諭之所謂有裨于政理
者當甚急于此而得萬國之歡心致天人之祐助或亦不
出于此矣

明商朝疏抄

卷九

四十一

亟旌忠勇以昭激勵

沈

臣惟宣武功而彰征討朝廷之大政也旌功能而
崇節激勵之大機也故上有必賞之典以酬功則下懷必
報之忠以竭義感應速而武功競帝王安攘之道在是
矣近該總督宣大兵部尚書翁萬達奏稱急處總兵官員
以安極邊重鎮事內開總兵周尚文病故緣由一昨俾播
中外聞者莫不悼惜則尚文之為將也封疆所賴而公論
攸歸可知矣臣嘗訪其為人薄淡氣志忠勤自許馴驕悍
之卒而制其命消方形之變而伐其謀忠勇素著有足稱
者及今所漸深入聞命疾趨奮勇先登仰仗天威多
所殺獲虜遂獲綽有邊此又一時奇功也遇蒙皇上明
見萬里特賜褒嘉陞其官秩綸音渙頒固足以感動
乎人心矣但考尚文之功似有未盡之賞聲謨宏遠
必有在昔宋欽和英辟也太原未下不與曹彬使相非有
觀者之心亦非以其功之不足以為使相也懸爵賞以待
之所以鼓其志而將厚其終也臣愚妄揣聖心亦以邊
境未寧尚文之賞固將有待而施乎然瞻蕩之恩可徐
施于生存而懋賞之典當終全于死後今尚文既死勲績
猶存皇上卹典之隆所必加者臣復何言但賞不論時
後人知感厚以酬功而後效忠赴義者有所奮因一二

而制千萬人者此機不可失也臣惟願 皇上速施典

厚報而已誠于此時 勅下該部查其先今功次從公

議贈之以爵 命之榮寵之以延世之賞則 仁恩所

被真若春風時雨萬象皆所九遠之廣百萬之衆感激而

思奮者又安知無出于尚文之右者乎且查向日大學士

翟鳳伍堡之修初非格戰之功特仰賴財力之富猶得騰

子為錦衣千戶尚文知衛 國而不知有身誠今日長城

也所以處之者可出自程鑾乎此臣所以請 皇上之

厚其報也臣入聞之忠莫先于殉義勇莫難于敢死董賜

江瀚膺北虜之衝以南奔之勢兵援不至而繼之以死是

皇明尚朝疏抄 卷九 聖

誠 社稷之臣也廟祀隆贈 國有常典也蒙 皇上憫

念忠魂另議舉行矣但照孤遠之臣忠赤每滯于 上聞

廣運之德 仁恩恒寄于 命令辭之足以通天下而感

人心聖人所不廢也嘗觀我 太祖高皇帝之廓清胡

元也北平一 詔人心翕然景從凡遇將帥死王事者每

每 親製文祭之聞者莫不感泣踴躍是以三軍合心百

戰無敵 功高萬古有由然矣夫人心本無今昔之異而

時勢又有難易之殊以開 國草創之時友側未附尚能

通人心乎詔諭之聞而况 今深仁厚澤萬世攸同其易

又可知也臣乞 皇上勅下該部俟查勘後再行

林院特將董賜江瀚死事之功擬文 諭祭頒布 朝廷

惻惻之意惻惻再卹之仁務使明白易知感入易入則聞

者激烈悲壯意氣奮躍惟恐董賜江瀚之不若以自棄於

朝廷也由是率忠義之師歷烏合之虜可一鼓而空北漠

矣此所謂心戰為主制挺以撓利兵者也 皇上廓清之

功將不與 聖祖同符哉此臣所以願 皇上宣諭祭以

彰 德惠也夫三臣者成敗易致而同功一體臣非敢私

厚于三臣也誠恐 九重深遠下懷難訴而當事之臣不

能上體 聖心任已意而與奪于其間則冒濫或得于倖

成功忠反抑于捐棄以致 皇上嘉功憫死之至仁將鬱

皇明尚朝疏抄 卷九 四十三 忠

而不能下究絕遠窮塞之將士亦隔而不能上達安能奮

發興起以自效于頗牧之流而副 皇上拊髀之思乎臣

等待罪言官切見邊方未靖每塵 聖慮苟有一得之愚

不上塵 天聽 皇上少加垂察焉

廣恤典以光 聖治疏

王治

近該吏部欽遵 詔旨查議原任光祿寺衙門少卿等官
馬從謙申良張達常泰周鈇 卹錄之典奉 聖旨這所
每無理都不准欽此大小臣工莫不驚疑以為 陛下
臨御以來 恩澤廣大在以言得罪之臣蒙被為尤渥也
豈獨於從謙等五人斬之乎意者五人生平間有不足以
當 褒恤者歟然其因事納忠節堅固相近也借得有所
軒輊豈宜一槩兼擲臣等備員言路若不懇情不為無罪
但以此事原在吏部奉行虧替否亦其職分如其不行
執 奏臣等將糾其阿徇之失以批鱗可 闕不允下

皇明兩朝疏

卷九

四十四

王治

止未為晚也至本月十一日接到吏部一本為申明

新詔以廣 聖恩以昭大信詔內陳道 詔卹錄從謙等

不可中止之故詔意明白懇至矣猶未感動 天聽奉

聖旨已有旨罷欽此臣王治加驚疑以為前此群臣奉

詔卹錄之議俱蒙 賜允錄此至再之請 天語峻指便

曉諭有遺拾遺補闕責在臣等豈容默然不為從謙等應

該 卹錄緣由具列該部詔內臣等無不重資查核此

卹錄之典有不吝已者六端竊惟先朝諸臣建官雖忤

觸 雷霆而心本無他一念報 乘而蒙 恩責斥

無誤下情陷者之語非 光緒本意也廷以憑凡 詔卹

諒其為 國之赤心而忘其愚陋之小過此由 堯舜之

德 覆載之度超越千古遠矣 陛下似宜成終續美

一也伏觀 皇上明如日月萬物畢照誰不仰之則從

謙等苦狀不可獨使沉昧于覆轍之下二也 皇上仁

如大造萬物並育誰不感之則從謙等幽魂不可獨使抑

塞于寒谷之中三也 皇上登極 詔傳布天下信如

四時矣從謙等既合 明詔卹錄之條而忽中止焉恐無

以示 大信于四海四也 自正德十六年以後嘉靖四

十五年以前建言得罪諸臣雖經查舉然事遠人亡未免

遺漏方許撫按續舉若使傳聞從謙等不蒙 卹錄恐遠

皇明兩朝疏 卷九 四十五 王治

近觀望顧避野有遺忠 朝有缺典非 盛世美事五也

且時正多事方慮乏材遠懷博取不過求為 陛下矢

謀據忠邪賢愚當以濟天下之事焉耳今使諸臣言不入

議不行閤臣不得與聞 旨意裨贊可否 元首股肱

似乎間隔 陛下虛心信委者又何人也誠恐山林材

賢將見幾而遠引矣即強出焉求順 旨而不求濟事雖

臯夔何益于 今日哉一事輟而衆正之志沮焉此不容

已者六也伏望 聖明俯納該部及臣等愚忠將馬從

謙等或照前 卹錄或分別輕重量加 恩典不惟表忠

將直禁死者足以激勸乎生人而言聽道行信見用者尤

足以興起乎未用 唐虞都俞之風 雍熙太和之治機括在此臣等誠為世道計不為從諫等五人請也下情無任懇祈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四十六

王三

廣郵典以勸忠義疏

龐尚鵬

近該吏部欽奉 詔書將原任光祿寺少卿充軍馬從謙員外郎杖死申良右給事中充軍張逢給事中充軍常泰清紀即為民周缺各擬贈官有差奉 聖旨這廝每無理都不准後該部仍具 奏請 聖旨已有旨罷欽此臣等仰見 陛下權出 獨斷 恩不濫施何敢更為 瀆擾但竊念馬從謙申良等抗節死義排斥權姦無非為 宗廟 社稷計今雖死填溝壑而孤忠勁氣凜凜猶存伏聞 先帝諒思 皇上新 詔豈獨草莽生全之臣讀之感泣即馬從謙申良等皆自拜泉下不圖今日復見 天日重明矣茲該部而題 恤典未蒙俞允豈 陛下猶未詳其往行而深察其心也耶馬從謙以危言犯 先帝之怒復聞有陰嫉之者遂終蹈不測卒無以自明至今士論昭然皆知非 先帝意而申良張達常泰周缺等或以 大禮或以大獄或指斥時政皆奮不顧身力持 國是天下皆信其為古之遺直而深憐之皇上鑒別精嚴徒泥馬從謙被誣之跡而槩使諸臣並絕于生成之外今考其因事納忠與前後建言得罪者迹跡並著百世同符而 陛下矜恤之恩乃彼此懸絕輿情洶湧紛然有詞皆謂 明詔流傳海內稱快今朝夕

改何以布太信于天下莫不罪臣等職列臺諫奉 詔依
違無以廣 陛下覆載之公激天下忠義之氣且將曰
陛下仰休 先帝至懷自 登極迄今無一念不抵承
先帝獨于存恤馬從謙等與 遺詔不同先是諫言之臣
存者 召用矣歿者卹錄矣 詔累未乾觀聽頓異恐以
後凡應題卹典一切報罷則嚴穴之人聞 命解休正宜
之士望風攢眉此于世道 維新之時誠非細故豈獨為
五臣惜哉事關輿奪之公將為萬世法豈輔諸臣在
陛下左右皆不得與聞耶何無勸導之者雖臣等亦無以
自解干衆論而不能釋 朝士之疑也伏望 皇上下廷
聖明兩朝疏抄 卷九 四十八 尚書

臣議 俯察輿情仍從該部所 請或量為區別使馬從
謙等得釋其前過事 先帝于九原耿耿英魂銜結思奮
雖死猶生而天下直節奇義之人更相感發效忠于
陛下者益濟濟 清時矣

崇禎類

顧天乞恩願代夫死疏

楊繼盛代張氏

臣夫原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因先任本部主事馬
市預伐仇鸞逆謀 聖恩簡從薄謫旋因鸞敗首 賜削
洗一歲四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之後仰 恩感泣私圖
報效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親見不意謫聞市井
之談尚徂書生之習遂發狂論奏的一時斥咻復荷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即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扶後入
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刺去臂肉兩片斷腿筋二條膿血流
約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霑汗日夜籠梏備極苦楚又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四十九 此上

年荒家貧常不能給止臣紡績織履供給餉食已經三年
該部兩次奏請俱蒙 特允監候是臣夫再臨于死而
皇上累置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 萬壽無疆而
已但聞今歲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奏 請題奉

欽依依律處決臣夫雖復捐軀市曹亦將瞑目地下臣仰
惟 皇上方願養冲和保合元氣昆虫草木皆欲得所豈
惜一迴 宸極下垂覆盆倘蒙 鑒臣螻蟻之私少從
末減不勝太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即將臣斬首都市以代
臣夫之死夫雖遠懷懸懸親執矛戈必能為疆場效命之
鬼以報 皇上臣于九泉稍有知識亦復叩結無憾矣

臣無任激切祈懇惶悚待罪之至

西朝聖抄

卷九

五十

唐仁恩以振紀綱疏

陳洪謨

聞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而紀綱者所以疆理上下整齊人道不可一日紊焉者也禮曰紀綱既正天下大定韓愈氏曰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我朝創制立法稽古建官內外相承上下相維大綱小紀秩然不紊以故百六十餘年海內乂安雖有一二悖逆之徒包藏禍心妄干天紀者皆不旋踵底于殄滅國勢尊而無杭隄之虞此無他名分定而紀綱布耳乃者大同叛卒既賊虐將官復叛害撫官陛下初欲寬貸許其自新皇明兩朝聖抄 卷九 五十 洪一言有識之士皆以為紀綱所繫李唐藩鎮之禍漸不可長既而寇梟其魄復肆跳梁幸賴皇上震怒命將出師人自奮勇氣百倍不旬日間就擒斬者五十餘人此誠警服姦雄易危為安之機也近睹邸報侍郎胡瓚掣軍宣府駐劄總兵桂勇行取回京別用等因臣愚且聞遠阻江湖不識廟堂至計第以今日之事有進無退王師所指必令殲厥渠魁搜捕首惡而後青炎肆赦得從罔治庶幾威令可行紀綱可振否則奸宄猶昔而欲國體之尊世道之理蓋亦難矣又睹邸報張太錦妻李氏奏稱邊官挾讐謀同計害辭雪極苦冤抑等因臣謹奉聖旨張文錦

方激成過患李氏如何又捏詞 奏辭主使之入
着將抱本之人追究明白未說欽此臣不知其中所緣何
事但伏讀 聖諭似有致恨于文錦而不容釋焉若夫以
文錦叨膺重任致茲大患當深加譴責以為付託不効
之戒然事在朝廷雖難免可也若因慢手士卒又從而
懲之傳之四方將小皆藉口而滋生陵替之階其
紊 國家紀綱之大豈細故也執昔宋太祖時李漢超為
將強取民間女為妾又稱貸不還其人懇于太祖乃召而
問之曰汝女當嫁何人也農家也又問自漢超為將契丹
敢犯邊乎曰否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為妾不猶愈
皇明高朝疏抄 夫卷九 五十一 崇禎
于農婦乎漢超不守閭閻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遂責而
遣之由是將帥感 恩誓死圖報遂開大業史稱宋祖得
待臣之體終三百年饗養士之報其以此也且文錦在大
同若果貪財縱慾剝削軍士或妄興工役致誤軍機猶有
朝廷大中至正之法况其心本為 國謀其事亦為邊計
若緊指以為激變死有餘慘曾不少惜將來萬一地方有
事誰復肯任其責哉矧自正德年來江彬用事誘置邊卒
出入 禁庭後雖分道歸鎮此輩猶懷快怏下議不靜且
稔知內地軍士強弱稍不如意輒敢撫劍疾視譬其長帥
漸成驕橫難制甘肅之變已為之先矣然則何獨歸咎于

文錦乎伏望 皇上擴天地有容之量昔日月必照之明
將臣言下之 廷議悉詳公論再查張文錦賈鑑脩復水
口果為公無私或量 賜優恤或容其奏辯免其追究庶
名分可全而紀綱為之稍振矣臣非敢為張氏之謀也實
以為 國體計耳伏冀 聖明懔察無任戰怖待罪之至

皇明高朝疏抄

卷九

五十三

崇禎

披瀝血誠懇 恩身代夫囚疏

沈東妻張氏

臣夫沈東叨中嘉靖二十三年進士除授直隸徽州府推官績業行取選授禮科給事中東猥以愚昧之性冒妄建言誠當萬死荷蒙 皇上寬宥下獄待罪終今一十四年束上有老親下無子女孤苦伶仃俯仰無賴止遺臣一身寄居旅舍草簷力作女工以供口食艱難萬狀度日如年臣夫之父今年八十有七棄病侵尋風燭不定養生送死之具更無可託臣氣竄寒妻顧此失彼欲歸以養舅則夫之體無資欲留以給夫則舅又且夕待盡臣夫束縛囚之臣誠不敢復顧家私切覩 聖朝仁恩曠蕩庶幾樂生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五十四 東

豈臣一門窮苦顛連自遺 覆載之外臣每自念何惜一死所以忍苦苟延者誠望 天地有曲全之仁 雨露無不披之澤也今臣舅已當垂死之年臣夫未有再生之日臣願以身代夫繫獄暫容臣夫送父年終仍即赴獄待罪庶使臣夫得復見其父少伸父子之情臣以舅付託于夫亦得全夫婦之義則臣舉家感戴 天恩萬代銜結圖報無窮矣

皇明兩朝疏抄

財計類

明會計以預遠圖疏

馬森

山西清吏司案呈查得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及南北直隸各府州地方田土通計夏稅歲額除奏豁并摘撥莊田及農桑稅絲人丁等絲折絹及本色絲綿各留本處與解納內府外實徵起存麥米共四百六十二萬五千七百五十七石九升八合零內除京庫小麥三十四萬二千二百石折銀二錢五分係歲鮮承運庫之數與坐派南北二京各監司局及內外邊鎮堡各倉庫本折色并絹布豆折等項俱有項下解納外止有派剩小麥一萬七千餘石每石折銀一兩共一萬七千餘兩并各絹布折銀九萬一千二百八十九兩四錢八分秋糧除奏豁外實徵米二千二百一十六萬四千七百一十七石八升七合零又除存留及地畝花絨存留本處并起運本色外實徵起運秋糧米一千三百一十萬一千五百四十五石一升三合零內該歲鮮承運庫折銀米三百七十一萬八千九百九十二石三斗七合六勺零漕運米四百萬石南京各倉米一百八萬三千二百八十七石零抵斗黑豆二萬六千三百一十六石零內府各監局司光祿寺神樂觀及在京 宗人等府

部院等衙門并商京各府庫等衙門坐派米豆約共五十
六萬六千九百一十一石九斗零又內外各馬房倉場邊
鎮各倉口坐派民運本色折色不等外只有派剩米二十
四萬石二千五百七十五石零每石折七錢六錢不等共
該折銀一十五萬八千四百三十三兩零京庫折色布銀
二萬八千六百一十三兩又帶徵馬草內除存留及起運
各場外該折解太倉庫草七百一十九萬五千二百三十
九束每束折徵銀三分五厘計商草二百九十六萬七千
九百包每包折銀三分二項共該銀二十七萬八百七十
兩零在京五場草并備派 內府會無稍草等項折徵等
皇明商朝疏抄 卷九 五十七
庫銀共約四萬五千七百七十八兩七錢四分此外各衛所府
縣屯田地畝牧地子粒租銀與各省府戶口鹽鈔各鈔關
船料商稅等銀應解太倉庫者約歲額共二十六萬六千
九百八十兩零通計歲收太倉庫銀約共不過九十八萬
四千一百六十四兩零內除各鈔關本折輸收歲該一半
及扣二八項扣省等銀共二十一萬四千五百七十兩外
皆奉 詔蠲免十分之五又少銀四十三萬四千七百九
十七兩零及查歲支公侯駙馬伯綠米折銀及在京文武
百官京城內外各衛所官軍勇士伍俸折絹布鈔冬衣布
花并各營將官家下軍士馬匹折色口糧料草 內府各

監局會無買辦果兒等項神樂觀樂舞生夏衣冬麥太常
寺諸價 欽賞番僧夷人各衛所軍伴雜役折米銀京五
草場召買草束商價并約歲支銀一百三十五萬餘兩九
邊近年歲發主客二兵年例銀增至二百三十六萬餘兩
以上京邊通共用銀三百七十一萬餘兩除前歲入折糧
等項銀九十八萬四千一百六十四兩零并兩淮兩浙等
處各運司等衙門歲解鹽課共約一百三萬餘兩通融支
放此外尚欠歲支銀一百六十九萬五千八百三十六
兩零并無生派年年按括已竭今隆慶元年奉 詔蠲半
又少去銀四十三萬四千七百九十七兩零通計歲用額
皇明商朝疏抄 卷九 五十七
數實少銀二百一十三萬零又查得九邊各鎮倉庫歲派
山東河南北直隸順天等府及盡山陝二布政司金有之
稅糧民運輸納共本折約銀三百六十四萬一千五百五
十兩三錢二分七厘今奉 詔蠲免十分之五則又少民
運銀一百八十二萬七百七十五兩一錢六分其各鎮軍
士月支升合俱不可少以上通共實少銀三百九十五萬
一千四百八兩零無從措辦及照先為計處蠲免錢糧以
濟邊儲以裕 國用事該本部題以隆慶元年奉 詔蠲
半通計歲入之數較之歲出不敷數多隨行參事宜條為
四事已經題奉 欽依通行欽遵訖但恐按括未得能盡

如原議之數而各邊支用欠數尚多呈乞轉行計處施行
案呈到部有得計補蠲免乃一時之權宜而經久之謀尤
當酌損預圖臣考先臣王慶任戶部尚書開宣府鎮

計缺少增添軍餉奏稱弘治年間各邊歲終共止四十八
萬兩今該鎮稱增添官軍原無估計議行勘議別處添額
一鎮耳未聞如今增至二百三十餘萬也及查宣府鎮原
額官軍止五萬八千八百七十七員名而已也糧秋青草
束皆日漸消耗以至無徵即此以例他鎮此餉之所以日
增而戶部實為難繼第先任戶部諸臣未有以陳于

先帝之前而言官并各部院邊鎮諸臣亦未身任其責而
皇明尚朝錄抄 卷九 五十九 出

不如察耳臣伏讀 明詔有曰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朕
加意節省用自有餘大哉 皇言有以仰見 皇上節愛
之仁同乎天地而唐虞之隆可復見于今日矣顧臣等雖
庸駑謬司 國計敢不奮激以對揚 休命但往事因循
已成七年之病今承空乏急無三年之艾臣前所計歲入
發邊在部之數已為無備而在各邊所儲猶日亦不給此
臣所以不得已而為通時變之說也臣不敢避瑣瀆而再
條開措處于後蓋窮則變變則通若拘泥執滯坐視而不
為先謀則臣之罪無所逃矣然此先目前之急則可以久
遠之圖則非古人有言國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今臣

查京通二倉存貯糧米共止七百萬餘石總以各衛官軍
月支二十五萬石計之僅足二年半之用耳而漕糧四
百萬石內除撥餉鎮三千萬石又以湖廣 顯陵承天二

衛官軍兌運減折與撥運薊州倉軍行糧自平密雲二
鎮軍餉外每年實止運納京通二倉三百四十九萬二千
六百五十五石四升加以拖欠漂流歲不下二十餘萬石
今歲漕糧改折十分之三又內外各衙門歲派白糧奉
詔蠲半若或撥支奏給則歲用之外所在無多欲為三年
之蓄亦不可得況于六年九年之求乎萬一河道阻澁輸
運不達而白糧亦阻六官官之需皆取之于太倉又將

皇明尚朝錄抄 卷九 五十九 出

何以為備耶兼以四方虛耗百姓困窮邊餉增多原無額
派撥括之計已極善後之策何在此臣所以抱杞人之憂
而又有預遠圖之謀也臣請議處目前于先而復詳其說
于後焉蓋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必自今畜之乃為可
得若但知目前而不懷永圖則臣負 陛下委任之罪雖
粉骨碎身亦無以自贖矣伏望 皇上留神俯賜垂察臣
不勝幸甚邊方幸甚
一南京舊坐放軍士月糧隆慶元年七月例該本色該臣
先任南京戶部尚書曹同右侍郎萬士和查照總督糧餉
衙門題 准隨宜折放因見本月米價頗平改放折色六

萬石每石折銀五錢共支在庫銀三萬兩以江西舊例本色南米一石每石連耗脚實徵八錢民且稱便今雖會派本色已行徵收尚未及期合行該省將坐派南京倉米本色內改折六萬石每石折徵八錢內將五錢解南京戶部庫抵還前數扣解三錢類解太倉庫可得銀一萬八千兩以接濟邊餉一南京工部見在庫銀一十九萬三千五百十四兩先該本部題取十萬兩但于內新增蘆課銀一萬九千四十九兩零原係本部集會會議題准行巡江御史清查當不止此數仍行申明嚴查盡行起解定為歲額一漕糧奉詔改折十分之三該兌運米改折九十萬六千六百七十九石五斗九升改兌米改折一十八萬七千九百四十一石五斗一升先時災傷議折每兌運一石折銀七錢改兌一石折銀六錢及查嘉靖二十年該御史鄭雲龍因邊餉缺乏議將漕糧改折十分之三每石折徵一兩內將輕實席板并耗米等項折銀扣解接濟邊餉彼時戶部止照舊議折兌運七錢改兌六錢而原議折耗等銀通不查處以致二十三年輒沿襲此議改折發還存失建議之意又查得嘉靖三十七年尚書方鈍題准每免運一石徵銀九錢改兌一石徵銀八錢已有前例相應查照改折徵納且臣任江西撫時查知江西兌運改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本十一

山

皆每石加耗四斗又加濕潤米一斗又三六輕實折銀一錢八分楞木蘆席折銀在外大約免運一石民間徵銀二兩三分改兌八錢以上其河南山東雖係一六輕實較之三六二六若為輕少但臣先任大理寺見外計河南衛輝府輝縣民人王傳招內每兌運米一石徵銀一兩五錢以此例各州縣亦相去不遠故河南布政司每年督糧道到小灘買米交兌將餘銀解回抵補王有祿糧是每石九錢知不虧累計此各扣折徵之數亦不背明詔可多得銀二十一萬九千餘兩以濟邊餉一隆慶元年漕糧四百萬石奉詔咸折十分之三內除薊鎮本州倉原額三十萬石舊例折色十四萬石本色十萬石又折撥天津倉改兌米六萬石及顯陵奉天二衛免運原議改折光軍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石七斗改兌一萬三千五百二十八石三斗共改折米五萬一千二百六十三石外實止歲運京通二倉免運米三百三萬二千二百六十五石三斗改兌米六十二萬六千四百七十一石七斗通共米三百六十四萬八千七百三十七石內以改折十分之三計之該改折米一百九萬四千六百二十一石一斗以議單每軍該運止米三千石七斗合計之該用軍三萬三千六百五十四名以免運不操為任事例該每名每月扣糧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本十一

山

欽二錢每年十二月每名合扣料銀二兩四錢通共該銀
八萬五千五百六十九兩六錢以每軍一名行糧三石每
石折銀五錢計之該給銀五萬三千四百八十一兩但于
內有江北衛分減給米麥二石八斗二石六斗者大約亦
該行糧銀五萬餘兩案查先該本部議覆巡倉監察御史
蔣機題為陳末議申漕規以裨國計事內款開補缺船
以濟糧運將漕糧改折應減運軍行糧及免改米席板楞
木輕省等銀照數折追一同管解漕司以備補造缺少淺
船題奉 欽依去後今該臣案查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
內該本部會議准漕司條陳款開議補缺船以濟全運乞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六十二七火
留河工銀兩補造船隻原係輕費銀兩每石加耗米二升
折銀一分歲得餘二萬兩已經題奉 欽依自嘉靖四十
五年起至隆慶二年止應徵河工銀兩准留三年收貯准
庫補造船隻去後本部失于查明參酌議處以致復將改
折輕費席板行糧等銀又行盡數准解漕司補造船隻之
用似涉太多其減存料價又失開議今查九邊民運以隆
慶元年奉 詔蠲半少銀數多乞如臣今議將輕費席板
等項總案折徵每兌運一石徵銀九錢改兌一石徵銀八
錢解赴太倉庫扣接濟邊餉其減存料銀與行糧扣價約
共一十二萬五千五百六十餘兩內扣三萬五千五百六

十兩遵照巡倉御史原議摘解漕司卷則原議河工銀并
嘉靖四十三四五年減存料銀查追補造船隻已自有
餘其外十萬兩仍通行查催一同漕折銀兩解赴太倉庫
接濟邊餉但在外省府諸臣一聞改折遂將應撥運糧軍
旗不行取補則月糧無支而漕司亦無從開且運軍
行糧南京各衛例該水次倉支給其餘各衛所俱于本處
倉分及淮徐鳳陽等倉支給勢必推延仍合嚴行漕司并
行各總將改折十分之三照依上年全運撥派各該衛所
定數造冊發各省府州縣照例查覈追徵庶不悞事而可
期實用 一南京兩總每年例該撥運江西浙江二省糧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六十三 八火
米各十萬石以資三六輕濟幫貼之用計江西十萬石約
該漕軍三千二百二十餘名各旗軍行糧皆例于本衛造
冊赴江西水次將該省額運南京倉米內坐支每名三石
約該行糧九千六百六十餘石每石例該折銀五錢外應
加脚耗銀三錢名曰行糧扣除該銀二千八百九十
八兩合應照數取解太倉庫接濟邊餉其浙江十萬石旗
軍行糧查果有司坐派南京倉米內支給亦行照例一體
查扣解部 一南京上元縣庫見貯南京都察院項下贖
贖銀一萬五千六百七十三兩九分零戶部總巡郎中項
下銀二千七百六十一兩九錢五分零副卷御史項下銀

二千八百三十二兩二錢一分零江夏縣庫見貯南京都察院項下贖銀一萬二千四百八十三兩一錢一分零戶部總巡即中項下銀八千五百四錢九分零刷卷御史項下銀五千二百五十二兩八錢六分零二縣寄庫銀共四萬七千五百三兩六錢九分零除南京都察院量存十分之一合取解二萬五千三百四十兩五錢九分其總巡刷卷項下盡數解部共該銀四萬四千二百三十八兩七分一各省并直隸府州所屬遞運所除坐派支關夫船外尚有額設防夫每所或三四十名或二十五名本為接交防送軍囚囚徒而設今俱各僉短解及差壯快人役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本十四 光緒

管解並不以此役皆多在司道府州縣衙門供役打差相應行撫按衙門盡數查出革去將隆慶二年防夫徭役銀而通行解部接濟邊餉一各省并直隸府州縣各編有民壯快手機兵等役及各巡檢司弓兵皆本以護守城池及巡邏地方等役近來因循習弊多不操練皆在州縣打差撥送過客及司道跟用今無行撫按衙門各照額編原數每十名查扣二名工食在官革去募後通將扣過名數及原額若干造冊一同解部以濟邊餉一醫獸之後原為聚牧孳生馬匹而設今驛驛各派養馬卷民間自行養牧馬草場又聽軍民耕種另行收納租銀並無千百

成群放牧何用醫獸在官而各州縣猶照原額徭編前後歲解太僕寺作為公用支費似此冒濫合通行該府州縣但有額派徭編前後者俱各查追役銀類解本部太倉庫充補邊餉不許解寺仍行各該撫按衙門清查永為歲用開報一各處措造稅契銀該本部原行查解並無十之一二而各該司官多以原無定額因而侵漁乾沒者多其各處稅課司局皆徒存虛名但係州縣私自徵收牙行稅銀今查止順天府武清縣歲解商稅餘銀四千兩張家灣塩商牙行五百兩其他如徐州有一千兩淮安府一千餘兩近皆奏准暫留本處餘或有軍門去處查解軍餉亦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本十五 中

不及十之二三俱各私自費耗隱瞞如滁州一州亦歲有三百四五十兩近訪知州葉露新頗能操守充作該州公費支用省派千民如此計之各處不下數萬相應通行差去御史逐一清查盡數解部以充邊餉以後年分仍行各該巡按御史查解不許隱瞞其僻遠去處原無市易者亦不許一槩取討一各省府州縣近奉明詔嘉靖四十四年以前拖欠盡數蠲免中間多有徵收在官者及侵欺間追在官與各處年應解站馬價銀及沿河皇木未用解大銀而為數亦多相應通行各撫按各取州縣庫簿清解部一工部原有工夫不時坐派料價府州縣不知

事出一時節節重徵在官及三十五年該部尚書趙文華建議總作四司料價派徵前制多有仍舊重徵重收納解不明積貯在庫相應通行撫按衙門清查但在隆慶元年以前者各照見在數畫改解本部先補邊餉以上大約計可取解八九十萬而臣所謂通時變之說者以此仍有不敷容臣等另行計議陸續上請一京師積蓄久在太倉嘉靖二十年以前在倉糧米尚有七八年之蓄今止二年餘止不無可憂蓋嘉靖二十年以前因邊餉缺乏議行改折後又累次空運邊鎮乃河間歲災倭警燬船各因而議折以致月漸耗少若不自今議行積貯則七年之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六十六 七十七 中

病而三年之艾終不可得矣何者漕糧四百萬石內除通州三十萬石係原議外其三百七十萬石皆應盡輸京通二倉計一年除二箇月折色外該歲支二百六十七萬石猶有一百萬石存貯似三年有一年之積也今自嘉靖十一年以顯陵承天二衛免運改折又于嘉靖二十九年北虜侵犯改撥薊州班軍行糧又昌平密雲二鎮糧餉共去二十萬七千三百四十四石六斗遂變為例在昔既以改折空運而耗絀在今歲收又不查復原額則以後各處有水旱之災日亦不足矣是則今日之所當議復者也

一湖廣荊州安陸二衛改 顯陵承天二護衛免運當矣

而船米則宜難永之各總衛所代運不宜改折以虧原額也以湖廣之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石三斗改折猶為有說而江西之一萬三千五百二十八石三斗偶緣是年走派二衛免運因而弊之何也是皆有原議未安相應改正仍便本色行漕司分派各總輸運一薊鎮撥漕糧充班軍行糧一萬二千一百四石七斗原非舊額出于庚戌年虜警奏撥本出一時之事因襲為例則謬甚矣夫班軍惟兩京在外衛所分班入衛者則有之在各鎮則惟主客二兵雖調用班軍其行糧亦合作客兵內會計為當况該鎮二十四萬石漕糧本色原額既以改折十四萬石漕糧本色又何必取此本色以虧太倉之數相應改正輸京通二倉其缺之前額軍餉改作客兵年例內會計加發銀兩可也一密雲鎮近撥漕糧十四萬八千八百一十五石八斗昌平鎮三萬九千二百七十二石五斗俱非原額亦皆始于庚戌之警共該漕糧一十四萬四千八十三石三斗歲撥山東河南二省免運水陸輸納官軍甚亦負累臣先任漕運都御史曾建議寄國通倉本部委官另行轉運者只為恤在運官軍之困尚未及為儲蓄深長之思也今照太倉歲積不前應係舊改在京通二倉上納以足原額其昌密二鎮軍餉照舊議行比照大同事例于隆慶三年為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六十七 中

始預發銀兩秋收之時委官抵心糴買上納昌密二倉庶
可復歲收原額三百七十萬之數縱有漂流拖欠一二十
萬石每歲多此十萬糧則漸漸充裕而三年之蓄可必矣
一臨清德州二倉原係本部題差主事監收糧米以前皆
有數十萬石之蓄後因倉儲支告艱各又差去主事避
嫌不肯發銀糴買亦減少本部以前諸臣因見發邊餉銀
而不敷又歲各取解十萬餘兩抵數以致今皆蓄積無多
臣思此二倉皆在運河之北相應議覆原額于隆慶三年
照例積貯萬一河道有阻即此亦便于轉運一京師則有
備無患而不至于坐困矣一積蓄之務本以備不虞今
倉庫多虛在在告乏又節以水旱兵防之故在外者奏乞
停徵在內者奏乞多發每至按括無遺別無善後良策不
知夏秋稅糧額數之入已定而今歲出者至增數倍而難
繼何能有餘若預備倉一祖宗之制甚周乃今奉行者多
不究心遵守徒為虛文一遇水旱輒行請發內帑失量
入為出之規非居重馭輕之勢年復一年將來必至不能
救藥矣蓋邊鎮之會計雖講而兵馬未敷出納未清無以
時勢陵夷屯收不脩大非往日之舊而因時酌損以就中
振作量劑其出入者則在今日所宜亟行講求者也至
于在外預儲倉宜申明祖宗之舊制宜查議先後所因

輩者而詳之計戒飭有司着實查行則亦庶幾有備于外
而各處或遇有水旱之災不至束手無策而皆紛紛仰給
于內帑矣一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
此生財之道萬古不易也而在今日之勢有難言者矣昔
人謂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雖欲無饑不可得也今則
一人耕之不止千百人聚而食之矣九邊之兵馬比
祖宗之舊增添數多而歲派民運錢糧止是舊額而又加
以征調客兵之費日亦不給且秋青屯糧漸以耗減無徵
欲量入為出而勢不可得者况四方風俗民情日以奢耗
而務本者少作無益者有甚者皆未之禁誠費出無經而
官民糜費矣今欲變今之俗由古之道不去冗食浮費不
重守令課農桑務本業不得而更化也今農官有專設營
田有重委朝廷非不留心于此也而無實意舉行之者
故未見有可績之效則庶而富貴而教崇本抑末制節謹
度以量入為出者則在內外諸臣協心一體以圖振勵有
為于今日而後戶部始得而不平量劑之以調其盈縮也
不則終于按括計窮而救藥無術矣以上所議臣所慮
遠圖者以此但生財積貯究極本源須內外一體着實施
行而後有濟至于冗役冗食之費原經建議輒復停寢而
邊鎮兵馬增添數多秋青屯糧減少無徵皆非祖宗之

舊清查覈實酌損因軍與天下稅糧原額已定邊餉不敷
從何區處通候該部院科道諸臣議開九行題 請至于
漕糧改正欲自今為之則又以奉 詔蠲免歲用不敷無
銀糴發其前應復舊漕糧乞于隆慶二年會議定擬其糴
買事宜乞於隆慶三年查照施行伏乞 聖裁

三
二
一
二十
五

節內費以重大計

張漢卿

近該內 承運庫署庫事司設監太監梁棟等題稱急缺
金銀寶石珍珠乞要區處應用該戶部覆題梁棟等具奏
成造却混稱例賞及舉已往費用繁勦 聖鑒冀圖多借
查得太倉銀兩不及往年十一已支過部計無所出等因
奉 聖旨這合用錢糧你部東還上緊通融計處進用毋
致缺少欽此又先該 內存供用庫署庫事 御馬監太
監梁政等題稱會計年例錢糧要將減去三分之數暫于
京倉粳米撥補該戶部覆題近查得內官內使人等實在
食糧之數支米石歲額有餘若干太倉般給是踵先弊欲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七十一 申也
將該庫見在并解到錢糧通融支用等因奉 聖旨這該
庫糧米嘉靖元年減免三分之數暫准于太倉給以後年
分照舊欽此又該戶部覆奏乞將該庫以後年分白糧務
開食糧的數坐派節奉 聖旨糧米還照前旨徵派欽此
臣等待罪諫垣職司封駁竊見本便理難緘默夫人君宰
理天下審量出入以制經費譬猶巨室治生必較收入多
寡以為致用贏縮苟有不足必先樸節若復浪費鮮不困
蹙仰惟 皇上登極寶承彫弊之餘天下一歲之供不足
二歲之用內凡郡邑外達遠隔罔不匱竭加以連歲災傷
生民疾苦若非 朝廷自凡糜費賞予成造一一檢覈

寡存舊裕新徒欲傾耗府庫求小民以忍無窮之用恐
非為 國家經常之遠圖也伊尹曰慎乃儉德惟懷永
圖自古忠臣愛君率皆相用為戒臣等頃見天象譴見地
理震驚災沴頻仍財力殫竭每有 上言輒望 皇上躬
行節儉以圖富庶之効伏觀 綸旨有曰躬行節儉朕自
有慶置又曰躬行節儉已知道了仰窺 聖慈實稱節用
無不奉奉特以職掌人員先意伺隙靡靡侈端乃至誤有
聽納督責取盈臣等固知非 陛下意也且梁棟等以成
造急缺錢糧奏行 進用是欲括戶部之銀也梁政等以
元梗米減免奏行撥補是欲耗太倉之粟也夫府庫之財
皇明兩朝鼎抄 卷九 上 臣
孰非 陛下之財亦孰非供 陛下之用但戶部太倉
軍國重計京師百萬生靈四方非時災沴各邊緊急調度
一切千條倘至缺乏何由支持竊度棟等政等之心不過
緣以職掌迎合 上意以取容悅多積歲餘以資漕費豈
知樽節計量為 國家愛惜財用乎臣等見得 內庫軍
庫自 先帝升遐之後凡豹房各處積年收貯并抄沒人
犯銀兩俱各運貯其中雖曾奉有 詔旨運送數百萬于
太倉銀庫收貯竟新不果臣等外聞未知的數度其所積
不為不多雖比年關領成造舖 宮賞賜等項節有動支
該部又經 進供三十六萬今未三年即已告乏支費之

繁又過 先朝夫以 先帝十五年之積蓄不足今
日三四年之 供用若不痛加裁省雖罄天下之力恐不
足以資將來之費也又查得 內府供應庫弘治年間會
計歲用糧米止四萬六千石正德年來 內府人員冗濫
會至八萬五千餘石既經奉 詔查選減革又節奉
欽依事故一千員名原派糧米着照數減派必其食糧人
數比前漸少額供米石自當有贏餘雖減免三分計亦不
至多欠若餘積盈餘足可接濟之費今又 准令太倉
撥補已為重冒若復以後照舊徵派歲餘之數亦作銷除
大凡 內府運納錢糧小民十倍艱辛坐費無藝良可矜
皇明兩朝鼎抄 卷九 上 臣
惜經 國制用豈應若此夫 內庫不足取之該部該部
不足取之郡縣小民小民不足將誰告耶即今東南財賦
之鄉 國家倚為盈裕疾癘橫作飢饉荐臻骨肉相食既
已二回賑濟又復一面括索臣等竊為不可也傳曰天地
生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今公私俱竭既非在官又
不在民徒以靡費珍巧之具侵漁冗濫之手不可不深察
而熟計也該部割切論奏且固為吝惜以遵 上命哉誠
以 國家大計不可不深慮耳伏望 皇上憫時愛物
去奢從儉自乘輿 御服以及 宮掖乘從節省一應坐
石珍珠無益費用通行裁禁一切 賜予不必濫及其累

林等奏稱 尊上 徽號例賞內外官員銀兩動以萬計
見今倉庫缺乏地方災傷內外 恩賞通行停罷不必過
費以益匱竭其 內承運庫見存之數務在撙節用度候
至豐熟逐漸 供進其 內府供用庫白熟粳米減免之
數仍查見年歲例全派及節年徵補拖欠之數通融支用
稟計有餘以續不足大倉撥補暫免搬運以守舊規仍遇
會計年例務要開具食糧的數酌量派徵再乞將各庫前
項經管官員 勅下司禮監通行查勘果於錢糧混舉增
加導非啓費即為罷退別選廉慎老成之人更代掌管若
祗緣 供應過求附益亦乞 天語嚴加戒飭令其協心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二十四 內四
撙節無恣妄費以貽罪譴如此則 國計得制用之宜民
生免貽亡之苦治安大計莫重于此矣

查理倉漕風弊以培 國計疏 王國光
雲南清吏司案呈照得 國家收運錢糧立法周悉而其
節目之煩在漕運有輕齎以備兌運有勘覈以慎漂流在
太倉有斛量以均出納有官攢以司放支載在議單各宜
遵守但邇來奸弊漸生大失初意若不及時查理誠恐將
來愈無紀極呈乞議處施行案呈到部看得前項事宜除
臣等可以徑行者逐項裁處外其有事係 題請不得不
行改正者謹條列五事上 聖覽伏候 命下通行各
該衙門遵照施行萬曆元年正月十七日題奉 聖旨依
擬行欽此 一議官攢以杜冒濫臣等查得更部職掌內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二十四 內四
開在京倉場副使守支五年之上者比照邊倉事例另立
行秋付選攢典守支六年之上免其有祭在部守選又開
大同宣遼東甘肅等處官攢俱以九年為期或八年前後
遇例差官經盤數目不以准令起送又查近年題准事例
在京倉場每歲支剩正糧千石上下即盤與見年代放官
攢起送甲斗發回俸糧舊日住支又查邊倉官攢守支有
七八年者繼選之官不得管事株守則通同為奸回籍則
竟至老死故陝西查盤御史蕭廩議將一年已滿官攢即
將任內經手錢糧呈詳撫按逐一查盤明白交與接管官
攢看守支放即與起送如有情弊就便追賠擬罪又經本

部覆奉 欽依備行陝西撫按欽遵去訖切照官攢守支

九年五年六年另立行額並守選者實其守支之勞也十石上下即與交代者防其希圖年月之弊也前京通三倉官攢張勉李福等一百餘人係四十五等年着役已七八年尚不呈請交盤起送在倉放債盜米黃緣作弊及查守支剩糧或止一二百石或百十餘石或二三十石糜費俸糧一歲至三千餘石等弊銀數百餘兩其各邊倉場追賄侵沒監禁至五六年每亡軀除張勉李福等已經貴治起送陝西地方已經覆行外合無備行京通二坐糧廳照例將應放年分嚴口支剩者先行查數造冊轉行下

皇明商朝疏抄

卷九

查三

糧廳并將漂流米石不候揀陳者附載冊後順序早放登果該嚴應支盡絕即日住糧起送如一時零數坐支不盡千石上下者責令盤併別嚴奏放一體起送若故行延挨查有過期一年以後者參呈送問革職革役干礙各廳人役一例問究其各邊倉場俱通行各邊撫按凡官攢一年滿日照依陝西事例一體呈明查盤起送移咨吏部知會不惟清刷夙弊抑且疏通選法 一議置斛以平出納查得舊例太倉木斛該漕運衙門造成印烙封識每三年一次給發頭幫糧船順實到倉轉發應用近來造不如法往往即壞且送不依時又無楠木各倉不敢另造耳臣總督

倉場時備驗糧解多係破損乃徧加較量每石有多一升至三三升者皆官攢損之弊致運官賠補之苦及其支效又不均之甚因委官脩補六百餘張躬自復較一平分散各倉是以該年運官納米一斛大約可省三升一石有米四升一百萬石者米四萬石計四百萬石省米一十六萬石有餘往皆群小偷盜真為鼠穴但恐以後年分仍復舊習啓弊容奸相應速處合無咨行漕運衙門查將應造木斛真正物料照數分給各幫頭船順實前來送付東官廳交收具呈總督衙門照依 欽降鐵斛查數成造務期堅固較印的當分給各倉收放則可多可少隨壞

皇明商朝疏抄

卷九

查三

隨修無後時之誤免抵昂之害矣 一申舊例以重輕費近據通倉坐糧廳呈稱據各衛所呈驗輕費銀兩中間十分之三沿途支費俱係把總關防執照並不經由管倉官關洪閘等差部官及地方兵備糧道以致官旗把總通同侵冒呈乞議處等因到部該本部查得議革欵開輕費銀兩每幫先給十分之三聽備沿途起剥支用仍行各把總官務要催督本總船隻揀幫前進不許相離寬遠如遇盤剥俱要呈明督押參政或官河管閘管倉鈔關及兵備等關查與前後幫船起剥米數地里相同批與印信執照照功支前銀若有不經盤剥隱匿虛捏侵費或將厚銀與販

貨物稽誤糧運把總以下聽漕司及就近官司查察坐以侵欺問擬等因通行遵守去後今據所呈運官文費止有本總印信執照別無稽查係干漕運錢糧豈容聽其自便行私合無申明議單事例自後各該運官凡有起剥應支輕賚銀兩務要照例呈明就近部屬及參政兵備等官查實批允給與執照方准動支若到京之日坐糧廳查無前項執照不挂支銷俱作冒破旗錢糧皆為實用而奸弊無所容矣 一查解納以清隱弊據通倉坐糧廳呈稱羨餘銀兩例該一分解淮二分給軍近該言官議將隆慶二年以後一分銀兩差部官類解不許運官領解以杜侵漁但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查五

隆慶元年以前俱係各把總及運官經自領解中間有無蓋數赴漕司交割漫無稽查今查自嘉靖三十五年起支領過銀數職名造冊見在呈乞備行查覈等因到部臣等查得一分銀兩雖係各衙完糧羨餘實皆小民攤納正供起運之時分毫不欠且又在部領出皇容奸徒侵費訪得隆慶元年以前嘉靖三十五年以後各把總領出前銀不下十萬餘兩或買補原欠或買貨營運或放債官旗解淮者十無一二查得歷年皆無批照對公家所需其同見戲合將坐糧廳造到嘉靖三十五年起至隆慶九年止領解一分銀兩文冊轉送漕運衙門將逐年逐總解去銀兩

數目親自清查要見示官交割若干某官未經解到某項係捏通虛領某項係亦移別用有無補還中間應提追者徑自提追應奉奏者指名參奏以後年分此項銀兩本部查委司屬官一員督解前去並不許各總領解庶綜核詳悉而奸欺自革矣 一覈漂流以便覈補查得議單款開見貯通庫并以後年分係二分給軍羨餘銀兩凡有漂流奏到并印信執照及上年未完漂欠者一面准令動支補納一面嚴行查勘若有假捏情弊務要追出前銀照侵欺事例擬罪若起欠掛欠即是侵欺與漂欠事例不同不得藉口告援前例等因通行遵守等因有得前所謂并有執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查五

照者以所奏未能速勘回報先有執照到部以一事言之也但開載未明往往奸猾運官假作漂流捏實執照地方官員一為權奸誑惑妄行出給是既已侵欺于先又復誑騙于後揆之法紀豈容輕假然或又以原係彼運之銀抵買彼運之欠於情似亦可通昧不知水次交兌升合不少一路盤剝之費又准動支此銀十分之三若能完納後以其餘給賞處之亦云厚矣乃名係侵欺更為補買是濟惡而誨盜也彼奸運者何憚而不設詐以謀利乎合無申嚴議單事例以後凡官旗漂流船糧即付所在督押司道陳告當日委官親勘具奏收糧之日照例減除免晒處補不

數方許動支二分給軍羨餘若未經奏到雖有執照即係假捏不得一舉混支以滋冒濫

皇明高朝疏抄

卷九

管本

催節年逋負錢糧疏

王國光

四川等清吏司奉呈卷查節經本部將歲派一應身稅秋糧馬草頭料布絹本折錢糧題行各該司府州縣及時徵解如未完三分以下管糧官俸五分以上起送吏部降級調簡掌印官俸糧完開支未完七分以上管糧官革職掌印官起送降調其司府等官總計一省一府完欠之數一體施行又為欽奉 聖諭事該本部議題京庫錢糧通籌約以十分為率未完四分者布政司掌印管糧官俱降俸二級移咨吏部不許推陞追徵完日准照舊俸未完六分者俱照不及事例降一級起送吏部調用未完八分

皇明高朝疏抄 卷九 催一

以上者俱革職為民其餘府州縣掌印管糧官亦照前分數降俸降級調用革職為民又為懇乞 聖明廣延群策豫虞 國計以保邊圉以永治平事該戶科給事中維蓮題本部覆奉 穆宗皇帝聖旨這京邊錢糧拖欠有司不行徵解中間情弊多端巡撫官全不查覈致悞國計好生有負委任今後未完數多的巡撫官也住了俸待催徵完日方許推用其餘依擬欽此通行欽遵去後但近來各官曠廢職守不行及時徵解積欠數多隆慶五年十月內本部查得福建廣東江西等省應天蘇松等府自嘉靖四十四年起至隆慶四年止各項錢糧逋欠尤甚已經題行各

省直巡撫官嚴行查催及將各該違慢掌印管糧等官一體照例參究迄今一年有餘各司府前欠各項糧銀二百二十五萬九千一百餘兩止完六十四萬六千七百餘兩尚欠一百六十一萬二千四百餘兩本色蠟茶果等項一百六十三萬六千餘斤止完一十二萬四千一百餘斤尚欠一百五十萬六千四百餘斤本色絹布一百三十三萬九千五百餘疋止完一十三萬七千一百餘疋尚欠一百二十萬二千四百餘疋查其完解十無二三今又奉有恩詔將隆慶元年以前蠲免訖二年至四年拖欠內量免三分外餘亦未見解到迄今隆慶五年拖欠愈多各省府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催千

總計共欠銀二百一十五萬餘兩蠟茶顏料果品等項七十一萬餘斤絹布五十萬餘疋絲綿三十一萬餘兩綿花十萬餘斤浙江江西山東河南福建湖廣等省蘇松常州應天池州等府尤其特甚目今巡鎮之支費至為浩繁內庫之供用常至缺乏節奉明例雖嚴有司怠玩如故所據各處後開逋欠錢糧相應再行申飭前例嚴行督催用濟急呈乞題 請施行奉呈到部臣等有得歲派錢糧督係小民惟正之供京庫額用之數例該當年通完後漸急緩越歲始解然尚無積欠至此極者嘉靖四十三年以後年甚一年京庫之用歲窘一歲矣夫降罰之例管糧官

不足懲矣而議及千正官又議及于司府又議及于巡撫是官自卑而崇法自疎而密宜可完矣而逋欠益多者此其故何哉深思博訪其弊有四而細民小吏不與焉臣請得而畧言之今之稱拖欠者孰不曰小民然非小民也勢豪也蓋勢豪之家田連阡陌糧數獨多每遇開收倚勢抗阻甚又利人干求與之影射以他人之田為己田以公家之賦為己賦糧里不敢督催官司不敢追併一加查比則即生怨詈不以為不擾冠裳則以為催科太急揚言自得莫敢誰何至閭閻小民孰敢不納間有不納非真頑連無告之民則係逃絕流亡之戶然此亦無幾耳此其弊一也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催千

管糧卑官甘受常例不肯追比恐畏豪右不敢追比無足言矣州縣正官未完則沽撫字之虛名而不能持法速併解出則任奸人之侵費而不知立限完銷僅及分數便以為吾職盡矣是可免于懲罰矣遇有陞遷反行捏報司道之官不惟不糾復從而開飭之本無徵也而曰見在追徵本無欠也而曰灾疫難併司道庇之撫按信之積逋之處比比皆是也每年奏罰能幾何人縱有一二州縣管糧官耳司府之上層層降罰一官耶經管者多以陞遷漏網矣而繼之者又以新任無干開免是無時而可以懲一官也此其弊二也民間奸猾大戶收銀在手恣意侵渙固可罪

矣而列仕籍者亦聞風而倣效之或令家人充當收頭而倍收耗銀或令子姪出名代解而中途賣易展轉遷延竟成乾沒間有解到銀色物料低惡不堪一抵換問其獲利已不貲此其弊三也京城積債棍徒包攬代納捏計騙害固可恨矣而勢要之家亦受賄而庇覆之銀料本自粗惡則力為囑托致難收受之官事犯本宜監追則代求寬假甘為狐鼠之花一或不從遂起嫌怨騰造飛語以惑朝紳此其弊四也夫錢糧也而四弊叢集財賦為得而充經費烏待而足在昔數年之欠銀至二百餘萬兩緡布蠟茶等料俱百萬有奇臣已不勝駭異迺今一歲之欠銀兩緡布等料視前數歲相若拖有至於過半言之疎可痛憤解欠行催該管官漫不經意視部檄為故紙以查催為具由可言矣屢奉 明旨切責亦畧不警畏法紀何在職等何在及今若不亟行嚴催大懲積玩恐財賦日虧國計之艱將至於不可支不惟督賦諸臣不得以正其罪而臣循默不言亦不得辭其責矣既經該司具呈中飭查催相應題 請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各省自巡撫都御史及各省都察院轉行各巡按御史遵照 明例嚴實嚴查後開各項錢糧緣何拖有愈多各該官員緣何不任催解一面將拖欠太甚府州縣經管見任掌印管糧官

皇明國朝野史

卷九

雜

先行住俸一面將應免年分已徵在官并免剩應徵之數及見徵各項錢糧督令司府等官上緊設法逐一根究務項係已徵在官者刻期盡數起解某項係已解未獲批額者勒限嚴行追比中間如有官吏那移庫書侵隱地方勢豪巨惡倚持奸頑不納錢糧及包攬乾沒等項情弊有司不能治者廉查得實應奉提者徑自恭提應拿問者即便拿問俱從重擬遣還官銀兩陸續起解似前奸惡每年要提數起報部方為加意 國儲不負委任其餘果係小民拖欠除四年以前姑照題 准分數帶徵其五年拖欠勒限嚴比務期半年以裏通完速解以濟匱乏仍行各府州縣以後魚充解戶慎選放實定限完銷不得濫令奸人致滋侵費錢糧雖解批關未獲不唯作完若當年不能通完帶徵不及分數縱得陸續不許離任司道官自今亦要痛瀆因循加意振刷毋得委靡避刺歸怨下僚倘猶因循不及分數無被官照例一體從實懲究以憑題覆隆降隆降施行不得姑息市恩掩護不實以負 朝廷亦不得優游坐視任其拖欠不行查理半年以裏完不及八分以上者咨本部查題 上請合照 穆宗皇帝聖旨巡撫官住俸停陞待完及分數方許開俸陞用巡按御史亦有稽查之責本部會同都察院該科參處以為忌事者之防至在京

皇明國朝野史

卷九

雜

勢要奸詭憑藉無復忌憚兵馬官不敢執法緝拿自今亦
行都察院轉行五城御史嚴加訪治于礙勢豪指名奏
奏再乞 天語叮嚀當事大小臣工念誠乏之可憂思
國計之當重各勵乃心共圖實效如此庶目前之用或可
以少濟而意外之慮亦可以有備矣隆慶六年十二月二
十日題奉 聖旨這稅糧布絹等項係正供緊用錢糧何
一年之間逋負至二百餘萬顯是各該撫按官糧等官不
以國用為急故縱勢豪竊侵欺隱匿沽名撫字捱日待
遷以至拖欠日積友累小民包賠這所奏深切時弊本當
盡法查究以朕臨御之始姑依擬便行文與他每着上緊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惟本
設法催徵修限完解如再遲延你部裏并該科查照節年
嚴 旨從實叅來雖已經去任的一併重治不饒欽此

節省以足 國裕民疏 劉體乾
近自比虜陸梁肆為不逞 陛下赫然震怒爰集義師奮
欲有以大舉而捷伐之傾一時國計所需徃徃告乏各該
建議諸臣或欲徵歷年之欠或欲加數目之賦額無非
以供億既繁調度莫繼遂為一切不得已之計姑以紓
困急佐經費也臣愚不知生財大計但聞之宋臣蘇軾有
曰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
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由軾之言觀之則今日之事不
在于征歛之紛紛而革冗吏清冗費乃當今理財之第一
義也臣不暇遠考臣嘗見原任禮部尚書霍韜之奏有曰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七十五 臣
我 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矣合文職計之蓋已
逾十萬矣此固韜之言也猶自成化五年以前者云爾也
計至于今則歷年遷功之陞授勳賞之傳請不知其幾是
武職入不止于八萬矣各衙門之添設大臣之恩廕不知
其幾是合文職又不止于十萬矣臣以是推之成化五年
之吏視洪武初年之吏為冗今之吏視成化五年之吏為
尤冗也遠而擬之宋制止三萬四千餘員唐制止一萬八
千餘員漢制止七千五百餘員與唐虞之建官惟自夏商
之官倍用又奚啻倍蓰不但此也他如內官閹宦之收入
若漸廣未有底極錦衣衛官校之奏備選充者漸多未有

限制中書等衙門之乞恩帶俸者漸濫未有區畫極之
禮部之譯字生鴻臚寺通事序班光祿寺之廚役神樂
觀之樂舞生內而各監局之勇士匠人并寫字及以土工
陞除者其間狐媚猿攀途轍不一蠹營狗竊窺自且多臣
不能悉舉蓋已萬萬千祖宗時於是覺張口待哺以仰
給予陛下者也且如勇士匠人至賤者也勇士每月則
有月糧一石馬料豆九斗穀草三十束匠人每月則有月
糧一石直米三斗五升所費固已不貲至于一官則有輿
轎廩祿之數所費又不止此也其所以糜爛其財賦者豈
少少者哉臣又恐之土地猶夫祖宗之土地也戶口猶
夫祖宗之戶口也賦稅猶夫祖宗之賦稅也獨至于
用度乃百倍之是其所入者少所出者多譬之富室大家
生理猶前而賓客之資廝僕之費視前及侈則千金之產
有不索然而罄者哉此其蠹國耗財之源所宜痛懲而
亟罷之者也不此之求乃于憔悴無聊之民而屑屑取盈
焉此臣之所未喻也臣愚伏望陛下勅下各該衙門除
見今聽征官員并在營軍士不查外其餘內外大小衙門
一應冒濫食糧及前項人數逐一查議何人應存何人應
革扣筭定擬停當備造文冊奏繳仍乞明詔務從簡
約庶見為國節省之意此臣之所為革冗吏者一也臣

皇明高宗純皇帝

卷九

七十六

七十六

近又查得光祿寺卿高濬等題稱本寺所費錢糧自嘉靖
元年至十五年積剩銀不下七八十萬而又多拖欠以致
不足等情臣又近得本寺進御果品等項原無定額臨
期止憑內官小票數目交納及果品既進小票隨即去明
日內官又復以昨日所進者實與本寺行戶以備上納臣
固知聖明節儉之德終始如一而所以有前後多寡之
異者固內官之滲漏乾沒于其間也蓋其經制之初驟有
品度則供應之際自難以稽察以本寺諸臣不敢問其真
偽不敢辯其是非而貪冒之徒得以自便而自取矣臣不
意堯舜在上憂時惜費日有孜孜而若等之嗜利行私
其無所忌憚者一至於此也然此但有自光祿寺一處言
之其他供應等衙門中間轉移侵盜尚有未易悉數者臣
嘗讀周禮見周公于凡王之饗膳酒漿之物次合裘服之
用一一為之度數而又于歲終太宰以九式節用蓋亦聖
人防姦之微意也臣愚伏望陛下倣成周之典勅下
禮部將內外各該供應等衙門所用品物錢糧再三酌議
如某衙門一日合用品物若干通計一年合用錢糧若干
開具明白上請裁定著為令典每遇年終選差科道一
員逐一查盤奏繳以防冒破如此則豐約有正數取之
者不得而妄取盈縮有定規饑乏者不得而妄供而糾察

卷九

七十六

七十六

會計之事又得以行于其中則沉匿掩蔽之患自無所容而帑藏之貨賄將沛然其有餘矣此臣之所謂清冗實者一也二冗即除則事之害財者去害財者既去豐財者自至而徵欠加賦之事可無講也說者謂臣等所見或非拯溺救焚之策臣則謂二冗之除慮在奉行者之未得其人耳若果當事大臣真能仰承德意悉力奉行則所當省下數十萬金朝焉在彼能省數十萬金之費暮焉在此即得數十萬金之蓄見效甚速為力固易民既不擾國亦不乏也且月計不足歲計有餘一月既有數十萬金之蓄一歲當有數百萬金之蓄是所謂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七十八 三十四

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如之何而不可行耶况今天下府州縣百姓資產蕩析邑里蕭條嗷嗷之情大非前日雖所在官司急于督併然蠶楚不勝之際固不可謂全無欲辦之心而死亡不瞻之餘亦難保其必有可完之理則亦徒掛簿書刑罰而已是節用愛人之道臣固不敢于此時諺為迂濶之談而目前幹辦之圖臣亦不敢盡以為得也即使欠戶徵焉盡如諸臣之議而冗吏之聚而食之者如故冗費侵而盜之者如故則亦無異乎世之所謂揚湯止沸者如薪不抽沸終不止揚之何益臣固知于耗虛匱乏之患無補也且此輩皆貪饕餮之徒俸門既開必至侵淫

未已將來之吏無能愈冗于今日者乎紛繁未遂必至滋濫無極將來之費能無愈冗于今日者乎而百姓之欠者從而益欠加者難以復加雖有百劉晏者出何以為措手之地耶故臣敢謂冗吏既革冗費既清雖不徵欠戶不賦額貧可使富也至革冗官不清冗費雖欠戶日徵賦額日加富可使貧也臣愚惓惓猶望 陛下念時事之多艱憫民生之未遂節省一念斷在必行申飭各衙門當事大臣務要着實舉行毋得陰為庇護耽延時月曲示包容相惜顏面使此輩當緣僥倖以圖苟免中間如有此等情弊及應革應清利干衙門人役敢有推調抗違并鼓動浮言陰為阻撓者許臣等科道訪知實為 奏治罪仍通諭京城內外諸司除係關緊要軍務其餘一切不急之需併從裁減如是則 國豐而裕無功不成士飽而敵有戰則充蠶彼醜虜宥之則為犂格有苗不但如漢文帝不宥則為殺之克鬼方不但如唐太宗進退伸縮無不在我業隆湯武功光 祖宗顧不足以示天下垂後世也哉使失令不圖悔將無及臣恐敵人無歲而不入則邊備無歲而不嚴邊備無歲而不嚴則錢穀無歲而不費府庫已竭調度方殷根本已空而蠹耗不止如不幸而加之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財已盡而計窮敵已至而力屈始有不能

不重煩 朝廷之憂者矣容臣等靡靡悠悠拱默坐視之時乎臣是以不辭固陋條例上應伏惟 陛下憐其迫切不容已之情 赦其冒昧無所知之罪 留神採納 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李師義

李師義

以惟貪者王政之所先積貯者天下之大命故周官版
萬三之條而王制重九年之積蓋以量入為出酌盈濟虛
誠有天下者之不可一日不講也近蒙 皇上軫念積貯
既乏特諭計部以處理充蓄之計仰見 聖明憂國憂民
之盛心凡有見聞皆思所以資廟謨於萬一况臣等侍罪
該科與聞 國計者乎但錢糧之數日浩繁而出入之頭
緒紛沓有未易以口父曉者昨見該部條例八事以上亦
可謂幾于詳盡矣然臣等竊疑之見再四請求猶有二
可以引而伸之者敢甘隱默不併為我 皇上陳之臣等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十一 文一本
切惟理財之道莫過于大學一書至謂生財之道則不過
曰生之者寡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而已而唐臣
陸贄亦曰生財之豐歉在天用財之多寡在人節之雖虛
必盈不節雖盈必竭合而觀之則開其源與節其流理財
者合是無別法矣方今山林川澤悉入徵輸夏稅秋糧各
有歲額舳舻千里飛輓窮年其所以充邊儲而供 國用
者既有成規矣頻年以來倭虜為患此外復有坐派加派
之名養馬養兵之費而當事臣工權宜議處至于贍罰商
稅寺產事例度牒引錢所以搜括之者亦既無不盡矣况
今閭閻鋒鏑之餘殘傷才起淮徐荒歉之後逋逋未歸而

江之右山之東亦且以水溢旱乾紛紛具奏則開門之法誠不可以一毫復加于民者矣然則處理充蓄之計舍樽節其何以哉昔人謂節財之法行謂在革冗員汰冗兵節冗費今之冗員誠不知其幾也嘉靖四十年為帑藏匱乏歲用益煩該本科建白已經議革之矣然所革者不過務司堪驛之派以上曾未有一議及之者其為省能幾何哉茲且不暇遠舉即如錦衣衛恩廕之輩踵接有摩各衙門帶銜之官日增月盛是雖賞勞酬功之典所不容無而冒濫之費則不可不為之慮矣一澄而汰之或禁止之于後則所省不既多乎民出食以養兵兵出力以衛民此定制也况京師之眾皆取足于漕糧又率數石而致一石其微解運之苦不論也奈何其可以易視之查得戶部所開月糧之數共該支米二十四萬五千餘石及查營操總數則止於九萬焉其餘或係錦衣衛官校人等或係各衛所官吏勇士官攢人等或係各該匠役人等湊之乃合前數臣等訪得此項月糧數孔甚多有以一人而每月包領數石者有以一吏而每月冒支數十石者考求其故則以兵馬之實數司農不得而知也錢糧之出數司馬不得而知也各司止據衛所開來之數即以付之糧廳糧廳止司所發之數即以准其支給漫無稽考如此則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八十三

卷九

有以逃作在之弊亦將何所不至哉夫以每月二十四萬餘之錢糧止養九萬營操有用之軍士而其不操之軍無益之衆反從而兩倍之若是謂其一皆充實用則臣等所不敢信矣伏乞 勅下兵部候各衙門遵奉 前旨將各項冒濫人役查革外仍要查核在京各該食糧人數其項若干其項若干造為總冊用印鈐蓋一送戶部一送本科考查如遇支放之時各該衛所造冊送司十三司須要類齊核實然後發之糧廳撥支其各該衛所官吏凡遇月終通將支過扣還之數齊赴本所對銷如或參差不齊虛應故事者聽臣等該科參究則冒濫者庶有所懲矣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八十三

卷九

有不遵約束將領聽其指名給治其各邊鎮行糧應否照例查議則錢糧不患其不節縮矣夫錢糧固貴于節縮而尤貴于措處查得舊制太倉解發之銀止以供客兵之用而主兵則取足于民運與夫各鎮屯糧秋青馬草等項奏給耳邇來各邊多事以屯地馬草則稱拋荒棄置久矣一遇缺乏即行奏計太倉如之何不告匱也近聞有能措處者將無礙草場給軍採打即役其力以修邊牆而不為怨者使人人效此則各鎮之中豈無一二可以措處以少省太倉之萬一哉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議移文各邊巡撫示以國儲匱乏凡有地方可以措處或于各年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八十四 文四
民運拖欠之中設法督追完解以充下年正項之用年終各將措處過錢糧若干督追完拖欠若干以上年為額今年省出太倉銀若干造冊奏報其有區處督追數目過多者或特加廩秩或從重獎賞則激勵之餘孰無公家之念誰無共濟之心雖不敢大望其贏餘亦可省千百于萬千矣凡此皆臣等管窺之見瑣屑之談無非欲省一分則存一分之意至于轉移運用之則惟在于聖明留意焉耳再照民生國計事本相須手足腹心原係一體則視之誠不容有一焉者近有淮徐等處水旱為災十室九空逃移過半其糧運之額俱見在人戶包陪官軍師生

糧已稱數年不給其艱難之狀態具撫按疏中亦臣邦夏間差回所目擊者今欲奏留商稅與改折二事誠知其萬非得已而該部猶靳靳全與豈非以國儲為重恐開奏改之門雖知其急未暇理與然臣等切伏思之淮徐之地糧運之襟喉非他方可比其荒歉又為數年之積患亦非他處可得而同也失今不處誠恐枵腹之久或有脫巾之呼其于運糧關係不小是不可不為之慮也况聞商稅數十年來原係彼中借支之數即全與之亦不過歸其故物耳運糧如必不可折亦當權其受災輕重量准二三年仍行漕運衙門嚴督折銀完解以充軍士月糧正數則公私兩便而嗷嗷望救之眾亦且幸寬舒于目前矣至于招撫營田一節事本甚難然非得人以任之處有能濟者臣等訪得漕運巡撫王廷素號清修亦稱簡靜但處理通變之才原非所長當茲多事之時兼此重大之任豈可以因循坐視者伏乞勅下該部查訪如果臣等所言非謬將王廷改之別用另推有幹濟有才望者代之至于所屬州縣官亦須令撫按體訪精力才幹者調用庶地方得而招撫有道綏輯可望而運道無虞矣

酌議任官事宜以裨國計疏

鄭大經

宋臣司馬光嘗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言不能兩利俱存也方今國儲內匱官帑之搜括無遺民病誅求海內之空虛日甚既不在官又不任民矣母乃屯政不修而財源日蹙邊儲加益而經費未核以故歛之甚勤取之盡法而時艱無濟也已屯田之法專官而經理之矣查覈之令詳議而布告之矣以開財源節財流者亦既講求脩舉孜孜不遐逸矣第善政修復于廢墜之餘吳濟燃眉之急切實稽檢于凡藉之著難窮影射之奸近聞戶部題覆每年正額缺至一百五十餘萬此皆張口待哺不皇明而朝疏抄

卷九

八十六

容一毫虧欠不容一時稽緩者也夫以國家全勝之天下四海雖多故尚稱又安財用缺乏至此萬一不逞之變突出不虞潢池之警忽生意外財用所需為第一急務當事者何以應之毋直諉于難為而遂已之乎及是時正宜悉心曲盡通融酌處若恬然不恤坐以待之無異燕雀晏然于堂室之安者其害可勝言哉臣等待罪該科任人事宜職得與聞敬摠臆見用備采擇少資國計諸凡職掌所關者俾令各陳所見蓋特務所急莫先于此而芻蕘畢集庶或有裨于時艱之萬一也一日重權務我國家通商裕國凡財貨舟楫會通之所置關權稅部臣專

勅往督之蓋取商賈之纖微以資國用重本抑末之意

亦行乎其間年來當事之臣固有潔已澄源通商利國者操柄行私蔑法干紀者亦往往有之夫關市之設取之民者已為遺利乃不盡利千國顧充嗜利者之囊橐奸亦甚矣近年題准輪差府佐一員監收防範亦云密矣但委多通判部臣不肖者少假體貌即甘心以聽而不復計其他況錢糧掌干部臣委官不與名雖監收實無稽檢近口九江鈔關主事楊柟稍不降節通判郭希泰劫制之因得所侵匿不下數萬在他關務尤可類推失常國用匱乏之時顧以自然之利不充公家之費而以資愚夫之貪

皇明而朝疏抄

卷九

八十七

良可痛恨茲欲整行加額必至橫征而無藝欲折衷定數尤恐膠柱而難通其要在於待人而已故必擇部臣清望有聲者不必拘于主事不必限于一司回部之日聽堂官考察一如御史出差回道之例果操持堅定賦倍往時者送吏部陞授憲職京堂官以示風勸各府委官輪差推官一員每季更易循序遞差不許推諉在部臣止據所報定稅商人執票赴委官上納稅銀寄頓府庫積至一季通查傾銷該府掌印官年終額解既不得增差以浮于數亦不得減省以要于民彼此互稽雖無定額而有定數至于相見儀節酌為定例以便遵守庶賢者得以自白其心不

亦以有制而不敢放肆矣各該地方抽分小稅所在
巡按通查附報各差部臣一併類解敢有仍前乾沒者聽
巡按糾治以懲不恪蓋時當括索與其括索無告之窮民
不若因自然之利加處置之法着實舉行未必無資手
國計也伏乞 勅下戶工二部查議通行通因考察各差
部臣諸涉瑕疵者片謫不少貸既足示警矣工部主事楊
時喬操持潔白後先莫並所刊樞事一書足占素養若不
稍加優處無以倡率將來伏乞 勅下吏部將楊時喬別
改清職以示表異部臣不職者回察即行處分不俟大計
以定去留如此則勸懲不忒而人心競勸矣樞務之不可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八十八 太

不重者一也 二曰革冗員我 國家因事建官無濫職
可裁矣但各衙門事務稍簡而員額寢多因事增置而添
註如故匪直虞祿之虛糜事亦未為妥順也內外各衙
門咸有可議者年來錢糧訛乏屢行裁革報到裁減官員
率多雜職儒官所省幾何徒滋繁擾在京各衙門俸薪皆
出州縣徵解以充減一員省一員之供應大者如未諭即
如兵馬指揮一員約計俸薪五十餘兩每員額設弓兵七
名或八名約計上食銀五十餘兩每城革去三員可省銀
一千五百餘兩即此推之凡京堂部屬監局衙門事務簡
而員額多者通行查議南京各衙門事務簡而官全設者乞

京吏部將各衙門量其煩簡悉從裁酌員下俸薪
一併徵庶寬一分之惠近有在外革去訓導仍稱所革
俸薪無從查考夫省官本以省費漫無究竟如此合無通
行查革已徵在官者作正支銷不得仍前埋沒兩京衙門
裁革官員及裁省俸薪 勅下該部一併查銷庶官有定
員食無冗費而于 國計未必無少裨益矣冗員之不可
不革者二也 三曰併差遣夫奉 天子命以有事地方
凡以涉歷觀風拯民疾苦職任不同要在為民則一事有
定員不可更置也邇來緣節修千儀文生民疲于奔命奉
使輟跡聯絡道途迎送之擾供應之繁當事者雖日勤裁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八十九 太

省而 制使太史統一舉動休統自別勢固有不得不然
者比年歲不告登民力稱竭若不及時通變非所以廣
德意而適時宜也姑以直隸言之臣曾任順德府推官每
見巡按苦于無事可為而各差巡歷者一周覽間事務畢
集未直隸僅八郡耳實不逮一大省巡按者二而各差有
得按歷之臣愚以巡按可以兼八郡而兩防閩武巡閱二
差乃其專職巡按可無與已至于各差事務可兼者通行
酌議稍加裁省南直隸及各兵備屯田水利等差可議
併者 一休裁酌至于先經有甲地方添設兵備事寧之日
相沿不已尤屬費員至于各州通判多至二員三員者通

行酌議可革者革可省者省不惟供費之節縮足以紓民之力而繁文既除亦可免多事之弊錯矣至于禁止迎送之條尤宜一併申飭庶官省而民力可興事省而官屬無擾矣均乞 勅下部院從長計議以紓 國計蓋道之不可不併者三也 四曰推勘報夫徼貪之禁不嚴則民生奚賴查勘之報不結則文且徒施通因貪黷日熾凡撫按糾劾有司擇其甚者欽奉 明旨提問追賍以禁貪黷以衛民生法禁亦嚴矣完銷者十無一二玩忽故縱沿習故事者相安焉殊非所以彰法紀而昭官戒也伏乞 勅下都察院通行查勘近年行移提問勘合完過若干未完若干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九十一 本

邦本所在關係匪輕年來兵燹之加倍于常賦而水旱旱寇無虞無之小民亦嗷嗷待哺于上矣若剝肉充腸氣息雖存而大命隨之其何能及哉近因 帑藏空虛專官括索毫髮靡遺而州郡所積實行徵解無復有存焉者矣夫名器不可以假人而爵爵非儲世者少知治休者孰不知之臣愚以天下事執一者難以達化通變者所以趨時方今民生困竭與其括索待盡之民以傷 國脉孰若取有餘之民以紓 國計者之為得也我 國家任官之法極為詳悉始焉官不輕授而考選之必慎有司小吏少有不職貶罰者隨以法繩之未嘗假借以恣縱其不肖而黜逐譴責未始姑待于三年之後也夫親民之官不得而輕授矣開曹散局似亦可行也品秩之崇不得而濫加矣虛名虛銜似亦可與也伏乞 勅下該部通行查酌可無干礙選法者量行開納要亦時詘而通之以權取之于民而無損于民者也開納之所當酌議者五也凡此五者事非常經裁之可以善治時當變易措置宜以宜民要之寬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省一事則 國家受一事之福其于 國計未必無涓埃之助也伏乞 勅下部院一併酌覈之施行臣等不勝願望至于根本所在臣等 皇上聖德以先天下諸凡上供錢糧足支二三年者 勅下

該部查該年開事例量行折色或三年停止或開年
一行一通融之間而置之濟民固可紓矣至於服飾器
用尤宜節儉以昭 令德方今天下各雖治平而財用匱
乏實有莫測之憂宵衣旰食此其時也尤望我 皇上亟
加之意臣等不勝懇乞之至

皇明高廟疏抄

卷九

九十二

太監

清查欺冒以裨 國計疏

詹仰庇

臣惟理財者經 國之要務節用者為治之大端財不理
則綜覈無法而無以開財之源用不節則侈靡無度而無
以止財之流皆非求安圖治之術也今天下財用日竭
倉庫空虛當事諸臣計無措處議下群臣各陳所見以為
經理之宜臣猥蒙任使職居言官恨無濟時之策惟懷竊
祿之慚每于奉 命巡視監局庫藏不敢不悉心盡職以
負報稱謹以得于所見有裨財用者為 皇上陳之臣于
本年四月內查得內監錢糧浩大租稅甚多其收納開支
漫無稽考奏行大使李可華查報去後隨據本官將本監

皇明高廟疏抄

卷九

九十三

各庫廠作年例買辦關領物料總數造報到臣臣仍批行
再查房租地租年計所入若干從何支用一併查明回報
間隨據 內官監揭稱 先帝時凡遇傳報緊急細巧

御覽器物產覓各匠磨修及時買辦進貢南方茉莉瑞香
蘭草松桂等花木俱是 御前請出銀兩本監專事為增添
白隆慶元年新政以來前項傳造器物愈覺精美而四時
進貢花草果品之類俱是本監委曲辦處止靠屬廠紫頂
聊以濟急所以不敢言者別無別意蓋為節奉傳造不係
外傳此內監所切于已諱者也如謂地租者房租者或云
楊村寶坻二處為言蓋二處地方乃九河下稍低窪潞泊

所在原非版籍民田案查成化弘治年間 御馬監春夏
收牧馬匹本監題 准採行 應盡蓋 皇不之用每遇
年豐收成之後量取此項必為般運費等費或云山西
廠臺基廠等昨租者案查先朝將本監各監年老內官不
能供事者出居外廠空閑餘地自行耕種以為優老之需
日積月滋漸為園圃本監量收地租輸之公堂以備修飭
廠房之用如謂房租者案查隆慶元年九月內該細瓦廠
官呈稱本廠街衢高峻口面穢水灌注呈乞及時修理該
先任太監李芳建議各官協力修飭添造園房每月量取
房資以供傳造之急又云如去歲成造園警山添顧匠役
皇明尚朝疏抄 卷十 九四 歷正火
買辦物料所費不貲不敢明載如修理官後苑藥欄欽安
殿觀花殿清望閣玉芳軒等亭慈寧宮花園乾清宮擺設
各樣南花松竹樹株及四時 供進時鮮蔬菜果品并修
理南城河內金海亭軒龍鳳舫集歡廳等項及傳造寶雕
渾貼金雲龍盤龍箱等件及成造白玉石等
盆供係本監委曲措處而于戶工二部並無干預也等因
到臣又據大使李可華申稱內開親詣該監清查再三不
肯開銀俱查得前光祿東西樓房共一百七間南北平房
共三百九間廠內房七十餘間房租多寡不等每月計約
銀一百五十餘兩廠計二千八百餘兩及廠內外三千餘

每共租銀五十四兩糞廠每歲租銀五十兩此特舉其可
查之二耳至于楊村寶坻等處抽分清河猪房土城猪
房猪欄鹿房馬鞍山大小窩周家口慈家屋琉璃局大石
廠小石廠監磨廠 皇末歲共十四處則有地畝子粒抽
分銀兩在京神木廠山西廠鑄鍾廠台基廠淨車廠稻田
廠椒根土廠通妙宅隆福寺琉璃窯黑窯北果園柳花園
洗花房河內花園土城花園外面添作蜂窩東給殿共二
十一處俱有房租地租月報內備用廠金殿廠外米窖廣
通寺張越房西安門北小石廠海眼蘆溝橋狼谷地亦有
租銀本監該管地方廣瀾錢糧甚大各處租銀數目難以
皇明尚朝疏抄 卷九 九十五 苑三
細查前項地方猶報不盡節年徵收租銀本監隱匿不行
開報及查先蒙 欽差巡視庫藏給事中龍光御史楊相
題 准自隆慶三年正月為始聽本科道逐將該監庫廠
積貯合十錢糧照依供用庫查制事例務求明確數目戶
工二部辦用商解一應大小錢糧俱要命同科道監收如
有數目不明隱匿等項從重奏治及今帶管大使逐
項登記出入之數本監往來文移不行科道掛號私自收
受少有隱漏等差許本官具由申奪在卷等因到臣看得
該監供應御用器物費雖繁繁照各庫關領工部辦納且
有年例定額而成造匠作又不係雇工資資則應有賴

可免貽累之難據查隆慶二年太監開派工部物料照依嘉靖七年事例尚該銀一萬四千餘兩及太監李芳酌議裁減上用九千餘兩而在正派之中尚可裁省則其無待前項房廠租稅以為附益之需從可知也且細看廠店房係內木石用在官匠作悉皆官錢楊村寶坻等處抽稅神木山西等廠地租原皆官地其間曾經題准者本監遂緣此侵漁以為民害夫何以朝廷之士地視為已有濫收租稅充入私囊懼官聲其欺冒之罪動則委諸供進難支則是利歸已而以過歸諸朝廷也如果賴此租稅以補內府不足之用則皆為公費也亦宜報之于官明白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九十六

虎田

查該伏乞 勅下戶工二部會同禮監巡視科道將前項房廠在京者行五城兵馬司在外者行順天府隨處查勘要見租稅若干仍拘本監弘文等科書手吳永儒等質審實報年收租稅作何支用及未盡報者逐一清查應章者議革毋滋之以蠹 國病民應留者議留悉取解內庫公需應存多寡以濟本監需用者造報循環文冊存查仍令巡視科道掛號監收中間如有隱漏者容科道官查出參奏及照樹棍一廠逼近西山該監假借混占民業查得先年曾經撫按等官耽隨卿等稔知民病代為申奏

已經該部覆奉

欽依查勘太監李芳題詞要債仍舊

侵奪取煎剝各廠之中惟此一廠為害特甚誠如國害民之尤者也仍乞 勅下該部節查題奏文卷及行勘事例嚴速催報或以本廠原額存留其餘混占小民山地盡數給還庶 國計少紓民困少息矣再照人君之奢儉四方係之以安危 朝廷之嗜好左右視之為趨向其矣不可不慎也臣切觀該監開稱成造圓盤山修理宮苑花闌龍鳳船鞦韆架傳造樹櫃白玉盆之類悉皆浮費元用誠如該監所謂未及外傳者也吊取戶部銀兩在 廷諸臣將謂充足 內帑以備緩急今果如該監所云則是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九十七

虎田

有限之財供無益之費臣不知其何取也蓋 朝廷費出于無經則小人覬覦以為利用無二而侵濫則十分之七八分矣如成造圓盤山物料取諸各庫匠作役之在官其費無經其工可稽而逐報萬餘金即今一事之冒濫若此他可知矣況當中外訕乏之時果能身親節儉以正官闈俾內監諸臣凜然畏法奉公不敢效尤欺冒則內帑用足何事取盈于邊輸而司 國計者何至為賣官鬻爵之謀哉臣目擊時艱乃敢因事效忠少冀有裨 國用之萬一耳伏望 皇上念邊餉措處之艱嚴辭小靡濫之費艱食器用惟以節儉為主如金櫃玉盆刻絲之類皆

無益之冗費也悉亟停止近侍之臣或以織造採辦玩好逢迎陛下者是即奸貪小人之徒也則屏斥而深罪之如此則正直者進而奸尚日端節儉成習而國計日裕矣

皇明尚朝疏抄

卷九

九十八

庶末

節財用以固邦本疏

李已

竊聞之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古之聖人豈志于為利而樂于貨財哉蓋言財者民之心財散則民聚聚邦之本本固則邦寧是理財一事而人心之向背國家之安危所由係焉可不重乎以故臯陶告舜惟在安民而孔子論治國之道亦不過節用而愛人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于害民故愛民者必先于節用然有天下國家而為臣民之主者可不如此哉恭惟我朝富有四海祖宗以來二百餘年之積其帑藏之充前古莫及加以陛下即位凡百節省其于賞賚錫予皇明尚朝疏抄卷九九十九已一中舉無妄費宜乎取之不窮用之不竭可也奈何頻年庫藏空虛一歲之所入不足以供一歲之所出此在平安無事大較已然設或國家稍有多事不知將何以應之是以日夜究心反覆謀計將欲取之內帑而內帑供億已竭矣欲取之省直而省直搜括已盡矣關納之例雖為濟時之權而所入甚少屯鹽之法雖為經國之計而獲利甚遲所恃以救燃眉之急者不過復取之民焉者矣臣思國家取民之法稅糧之外既有雜徵雜徵之外復有派料誅求已盡于錙銖剝削直入乎骨髓而况近年飢饉荐臻災傷屢至子遺之輩日不聊生以民財之耗民生之困至

於如此苟再追微不已過為窮通誠恐饑寒之衆歟况之徒鼓譟于一呼勢成于群吾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之可憂莫大于是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有天下者可不急慮哉夫利國則害民愛民則病國然則將何處乎臣聞古人有言國用盈虛在乎節與不節不節雖盈必竭能節雖竭必盈為今日計亦在節之而已合是蓋無策焉節之道何如一曰汰冗員二曰革冗役三曰裁冗費此三者乃古人之所已試今人之所厭聞更之節財至計實不外此請為陛下陳之何謂汰冗員臣聞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故書謂官不必備惟其人孔子謂官事不攝焉得儉一以防多事之擾一以省無實之費也祖宗朝法古為治官有定員俸有定額近年事漸繁密官亦漸增臣見而京內外各有濫設之弊如兩京各部寺屬在外司府州縣官糧管馬等官及王府空閒官僚驛遞巡司邑丞郡判之類不可勝計且在京武職冒濫太多徒取充位其間冒功陞賞老弱不堪難以悉紀又如錦衣衛傳俸帶俸廕授等官千百有餘皆歲支俸糧占役校隸冗官之濫莫有甚于此時者也若不痛加裁革則以有限之財而供無窮之費匱乏之患何日可已伏乞陛下斷自宸衷

皇明高朝疏

卷九

二百一

已三

勅各部院大臣通行各省撫按及歸永衛堂官從公計議其于文僚其官可以兼攝其官可以裁削其事可以停罷備考武職原黃果係軍功世襲如有冒功陞職及老幼不堪者具奏革退至于錦衣等官除額內設該無干國計外其餘傳奉帶俸廕授等項通行裁革或止冠帶帶身隨葬俱事如使聖恩優容亦當照依成化年間事例量為減支半俸更乙嚴立成命今後官舍軍民人等敢有冒功希賞奏帶錦衣衛職銜者加以上罪則事體不煩而國家錢糧可歲省數萬矣何謂革冗役臣照得國家設內外監局匠役之所皆以供膳服而備器用是故不可缺者然必人通其藝事稱其食乃可收用邇年不遵祖制工匠伎役漸增不知幾倍于昔又其間私補替點占役影射頭緒繁雜姦弊叢生國計不可枚舉冗役之濫未有甚于此時者也先年諸臣屢曾建議率欲清查該管官司各惟便已中從阻格臣不知于國家紀綱為何如矣伏乞陛下洞燭弊源赫然釐革勅下該部併同禮監會同各該衙門掌印官協心經畫從公議處取戶部食糧文冊光祿寺見支直米手本及各衛軍匠宛大二縣民匠冊籍赴各監局逐一查對詳細點明呈覽局原額其匠若干陸續增添若干其開有各

皇明高朝疏

卷九

二百一

已三

無人老弱殘疾私補替點影射占役徑與開除其應留人數再驗精曉何處內有不堪用者即行減退果係堪用應留人匠分別衙門彙明自取其各該掌印正官執結備造年貌籍貫文冊分送本部并同禮監及光祿寺巡視科道等官循環備照如有逃亡事故不許徑自私補若果缺人公同再議則不惟工役有人而歲省錢糧亦非止千萬矣何謂裁冗費臣考國家賦民田土稅糧之外有鹽課茶課金銀課鐵課魚課稅商紅鈔戶口食鹽皮角羽毛油漆行木之類已不為不重矣近年以來雜派物料又紛紛而出如供用庫物料甲丁庫顏料光祿寺厨料太常寺牲料以及器皿軍械隨時坐派不可勝數其間指一而科十者有之用十而作萬者有之名奉公家利歸私室冗費之弊莫有甚于此時者也若不及時裁廢慮恐江淮之水難實漏卮况今江河已竭哉伏乞 陛下以社稷為重以斯民為憂勅下各該部寺查自嘉靖元年以後節次派出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應天順天二府及南北直隸府州縣一切買辦物料牲口果品及見追成造解京軍器與夫內府一應物料已未完數會同五府六部堂上官六科十三道掌印官從長計議其料合當存留其料合當蠲免其料合當量減其料合當暫停凡可節財裕民之處

皇明高廟疏抄

卷九

二百一

已四

良規謹修條當上請 聖裁其果係急用者仍望 勅下內府并該衙門會同該部計集各庫有無合用若干方纔奏行該部斟酌各該司府地方有災傷分派前去辦納如有似前多派侵欺冒破者該科道官從重察究減一物則庫有一物之餘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日計者少歲計者多不必加賦而帑藏日見其充足以上三者皆所以節之于下耳至于身先作則尤在于上伏望 陛下念 皇天之眷顧恤黎庶之艱難存子惠困窮之心施節以制度之術凡百用度務從儉約如昔日收珠今日買玉皆無益之費合當省減者徃事不可追矣買玉之事皇明高廟疏抄

卷九

二百一

已五

聖明裁之臣愚不勝懇切企望之止

講求財用疏

靳學顏

准戶部咨該戶科都給事中劉繼文等題前事該本部議擬恭候 命下本部催行在外撫按等衙門查照節次題奉 欽依內事理各據所見于凡財用有裨事體無礙可以弘濟 今日缺乏者無論巨細作速條例次第 上陳仍要人具一疏不許連名共奏止于寒責又不可仍前遲延有辜 明命通候條議完日容臣等會集多官逐一再行酌議覆請 宸斷施行等因覆奉 欽依備咨前來准此臣頃者親時多事奮欲效諸臣慷慨膏臆有所論奏緣臣平生疎鹵不練世故又自十年以來衰病侵目並將皇明高朝疏抄 卷九 一百四 李 少時聞見遺亡殆盡今該部覆行題 請責臣等以言臣不容緘默必強所不能則惟有迂誕之說或諸臣所已言而臣復為之竟其所未悉者如斯而已其于 國計有裨萬一與否不敢必也臣不勝兢惕待罪之至臣論今日耗天下之財者天下之兵也而邊兵不可以言耗即以山西論之以八百里之邊而守以不滿五萬之卒無時不言修無處不言守無歲不罹厲患也即一意主戰或可言冗然山西之計在守不在戰雖城操老弱之軍無不從事于修築之後者若以其不任戰而汰之則任戰者不多而脩築者無賴焉即如灰溝一營今招軍十年矣尚不滿其半也

故他鎮兵或患冗山西兵患少至于山西軍糧原不及數而軍士有逃亡馬匹有倒失故以不及數之糧而餉不滿額之兵若歲無災傷而年例應時早給則僅僅充足若軍滿其額則糧不盈筭矣且民力有限譬如血脈一有鍼鏹之漏便成全體之枯今養兵之費既不容已則自兵以外但一力節省而已夫以徭役夫馬供給交際文移迎送之類皆不必言至于詞訟一節今世方目之為生財之一術而不知此其為耗民之一孔也臣巡撫衙門自數年前限解贖銀兩因攬受多詞臣愚以為一省獄情有差按臬司守巡主持于上有郡縣有司分決于下民之冤抑者鮮矣若巡撫又加多事則官司紙牘一兩之入民間有十數百兩之費不啻也贖罰所得能幾何哉臣今所受詞惟關軍情邊事地方利弊其餘民間齒牙之競一切不行凡事關兩院者臣即于批詳中委曲教語以省異同之擾故臣巡撫贖罰從此免解可也臣於理財中卑提詞訟為言者以民間之詞訟正如有 國家者之用兵一關繫端此縣而彼不有休心欲惜財而勢不由已此二事最相類也今山西無礦可開無錢可鑄以塩法則盡通矣以屯田則盡闕矣以耕作則盡力矣而財用之誑乏日甚臣謂除節省外無策焉然該部責臣等以言者蓋不此為山西計為天下

計也臣請陳其迂誕之說臣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夫殷之所鑒者夏周之所鑒者殷則今之所鑒者宋也宋自太祖立國懲唐藩鎮遂欲盡去天下之兵故于京師置禁軍十萬而天下諸路總之亦不過十萬曰以京師十萬而制一路有餘力焉當時曹彬潘美等所將以下江南平漢伐蜀滅越皆禁軍也乃一再傳而兩備寧夏北備契丹慶曆以來招募漸多至八九十萬治平以後又增十五六萬至熙寧以後又有女直之備而兵益不勝紀矣彼時財用不言訕乏故倭人得以弱其豐亨豫大之說是宋之患不在乎理財以困民而坐夫馭戎之無策不獨其取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一百六十三 一
戎之無策也而坐夫上下之苟安不獨其上下之苟安也而坐夫國是不定夫天下之患莫大乎上下之苟安也而史特之彼其元昊請和則舉朝稱賀契丹尋盟則邊防鮮敵計日密我圖日疎而不悟也莫大乎國是不定也而宋人忽之彼其世方無事言官請繕洛陽則目為迂談及近郊廷臣言和言戰則終日不決大計如此小者可知而不悟也議者歸咎于王安石之理財夫敵強則增兵兵增則食益欲不言利得乎而宋計又如此即無安石未有能振之期也我朝自成祖北征至于南望北平虜弱極矣初非若宋人立國之初即有契丹之隣

也東盡西極奄有諸險又不若宋人之僅保中城棄險資敵也其始沿邊一帶置兵不過四十萬人此後胡孽日滋版帙日衆至今增兵益戍稍倍于前初不若宋人之十倍其初也與國廣遠二百年米無彈丸黑子之虧初不若宋之疆宇迫蹙也客兵雖增主兵多缺初不若宋人軍餉之外又有歲幣輸鄰絡賂敵也然而自嘉靖年間即言訕之歲歲講求而卒無一效何哉臣亦反覆思之而不得其說下是乃以臆揆之曰宋人雖增新兵而天下原無養兵之費我朝海內皆兵民處其七以供舊軍之餉而新軍一切仰給太倉是舊軍之餉不減而新軍之餉日增其費一也前代惟周有豐鎬漢置南都率有其名而無其實我朝留都之設建官立衛稱而京馬坐食公帑其費二也宋人宗室亦有王公之號而親疎繁然或通名仕版或散處民間我朝分封列爵授支固本不農不仕啖民膏脂其費三也夫此三費者天下之大費也皆前代所無而我朝為獨盛焉又駸駸乎日增也賦歛安得不日急儲蓄安得不日廣哉今之計宗室者形之章奏亦屢以煩而見之施為則病其室或中有機括此在樞軸之臣必有達于權而通其變者非臣愚所能竟其說焉至于留都官費

衛林立是否 聖祖垂統 列聖貽謀初意此在

館閣之臣討論綜覈必有得其詳而言其故者非臣愚所得預其意焉臣愚惟有見于純天下之財者在兵故敢陳兵說以俟司計者擇焉夫天下之兵有四曰邊兵曰京兵曰留都之兵曰腹內衛所之兵此四兵者坐食則同而緩急之用異焉又其目有五曰見伍曰召募曰徵調曰清勾曰充發此五目者又籍則同而名實之歸異焉然四兵之中邊兵為急何也戎狄日臨所以外悍而內恃之者非邊兵而誰乎京兵則居重馭輕壓四方爾故次之至于留都腹內之兵除駕運差撥京班做工之外無庸施矣五目之中召募見伍為實何也應急濟事所與負強勁而實矢石者非召募而誰乎根生土著所與長子孫而充實伍者非見伍而誰乎徵調則虛彼實此但資糧守爾故曰次之至于清勾充發按冊則可觀實實則難必無益兵數而專取擾民矣夫惟邊兵為急而邊兵之中又惟見伍召募為實所謂新增仰給太倉者正此輩也今為計者曰欲言理財先裁冗食夫邊鎮自大小頭目以及督撫之臣其見任在職者彼或為身謀或為利計姑無敢為其說試使曾見任在職而今辭去者今之熟計而獻之曰其所居鎮兵誠多可損也食誠冗可裁也如是而損其數裁其食何不可之有然而臣知彼不敢為是說也其敢為是說者必其

皇明高朝疏抄

卷九

王百八

李孟

人未嘗居是地者也誠使為計者知緩急之用也而酌量于拍益之間以緩之損而益之急如免班軍之役而徵償以解邊非一計乎知名實之異歸也而通融于因革之際先其實而後其名如省充發者解而量其等以折贖非一計乎夫所費乎兵者不謂其習號令開技擊日走演場而已謂其衝鋒對敵旗鼓相當乃兵之實猶之醫也不謂其明素難究岐黃議論風生而已謂其臨榻對症起死回生乃醫之實也今虜規邊兵易與耳然邊兵則猶有戰時而以殺人為樂盜馬斬級之事接踵見焉不獨邊兵雖邊民亦有奮死而一躍者何者彼固習之而教養之雖損死尚冀一生若他兵則不能爾是以邊兵則易腹兵腹兵則易京兵京兵則易南兵南兵則終世皆不啻寇皆不足恃也臣嘗有驗于此請試言之臣每見海內但有山賊竊發之寇多不動用官軍非陰警雜職則承二判簿以為之將非鄉夫里保則義勇快壯以為之兵在北則有塩磧徒毛葫蘆角腦之借在南則有狼公土官之借觀正德辛未壬申之間劉賊起霸州無幾堅之耳舉中原之衛所而不能當至不免于邊軍之調是以石印山之捷嘉靖中年倭寇發海上五十餘人耳轉掠十餘府至于應天門外而四十八衛者無一人出禦其鋒卒耳夷于淮揚民兵之手是以有

皇明高朝疏抄

卷九

王百九

李孟

振武營之設已亡之役腹內所尚實也而卒無一至此
固年遠莫大之驗也郎陽有都司漢中有衛所近日一
何免而不能圖乃往逐數千里外調遣鎮之兵以臨之此
又么麼目前之驗也臣所言者非謂盡去腹內之兵謂既
名以兵當責以實當試以戰欲試以戰當限以輪番戍守
之法彼其或遠而不可使或弱而不顧戍則優其身以自
便而移其食以解邊有事則按籍而徵之而饋餉一出于
官無事則任其自便而耕商無異于民要之無事時多有
事時少也而名籍屯牧住居部署固在也人有恒言軍強
民弱謂夫正屯之外又兼餘地餘地之外又買民田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一百十 李七
不能手有司不得制比夫民之輸筋脊竭筐篋終歲而辦
官指親戚去墓墳隨地而占籍者相什百也臣又見庚戌
以來山東河南江北等處有徵皆創募義勇餘者臣不知
在山東者臣畧知之山東義勇蓋六千人其始一名徵銀
八十兩而民不堪命今漸減至三十餘兩民猶以為病也
而國又無賴焉此盜去關門之計今皆不敢言去臣愚
以為既不敢言去試六千人者分為二班賣其馬之半而
歸其值于官以其半而給三千人三千人者歲一上其
下班三千人者每名于貼戶下徵銀三之二貯庫而優免
其身以自便遇有徵發計日而與之銀其上班者來歲亦

復下班而交其馬于上班之人三年無事則計其所貯以
一年者留種不測以二年者解輸于邊止河南江北等處
亦復如是其于邊餉又一計也臣又見天下腹裏民壯原
非祖宗舊制亦自己以後始今不過充游手勾欄之
差官府掃除之役無事時多有事時少亦終歲無戰聞之
事者臣請亦如義勇分班之例其于邊餉又一計也故
曰臣非欲盡去腹內之兵以此兵二百年來而未嘗見敵
如邊兵之一年及偶一見敵而往驗又章灼如此今乃與
不可一日緩之邊兵同一坐食馬孔子嘗言不得已而去
兵今當去何兵不得已去食今當去何兵之食今日固不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一百一十八 本
得已之時也司權度者可容忽焉一不致較哉或曰懲噓
廢食不可夫是其食雖日一遇噓不可恃以為療飢之資
也若乃京兵臣言其次者非謂京兵虛設無謂凡無益也
謂京兵依託 輦轂涵育 太平比夫邊兵之日臨鋒鏑
瀕危亡者有間也若乃求其食則京兵視邊兵乃以心視
臂主臨僕馬為繫其重今乃懷生顧養綰轡積弱為邊兵
所易也奈何望其控制四方以懾羗胡威蠻夷者哉臣愚
以為欲京兵強亦宜試以戰欲試以戰亦宜責以輪番戍
守之法夫京師去宣府薊鎮纔數百里耳以京營九萬
之卒歲以一萬而戍二鎮是九年而一戍于京卒未為苦

也不數年而成編而京卒之怯亦與遠兵同其勤矣又以
畿輔之卒塹京成之空其部位號令月糧撫賞亦與京卒
同焉不數年而畿輔之卒皆親君之兵矣夫出京卒
以成鎮則延固之費可省出京卒以成宣府則宣府之
勢益強宣府之勢益強而大同之氣自倍逆胡雖衆即敢
扣曉殿而播根本則畏宣大以全力而制其後京卒之勤
當其全而仰攻深入之事鮮矣臣所謂耗天下之財者在
兵在京與邊猶當倍其數而責其實何敢言耗也乃在腹
內留都徵調清勾充發之兵則緩急名實居然指掌之
間而通融斟酌其時矣適今不為臣見夫內外並耗三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李士

李士

費交加而區區于今日罷一役明日裁一員洩之以尾閭
而益之以畎澮也何益于計哉臣又見近世之言理財者
曰財無從生也惟有節費而已臣愚以前代生財之法較
之今日尚缺一大政焉臣舉此一大政何謂其無從生哉
而錢法足已臣聞人之所由生衣食為大王者利用厚生
必先乎此此出于天時地利人力相待而已成三才之用
者也有此三才即有此布帛五穀增虧相乘有無相貿而
非有水旱之災兵革之奪癘疫之妨以一歲之功而供一
年之用自周也今天下之民愁居懣處不勝其束濕之
慘司計者日夜憂煩遑遑以匱乏為慮者豈布帛五穀不

足之謂哉謂銀兩不足耳夫銀者寒之不可衣饑之不可
食又非衣食之所自出也不過貿遷以通衣食之用爾而
銅錢亦貿遷以通用與銀異質而同神者猶雲南不用錢
而用海巴三者不同而致用則一焉今獨奈何用銀而廢
錢惟時天下之用錢者豈不什一而錢法一政久矣其不
舉矣錢益費則銀益獨行銀獨行則豪右之藏益深而銀
益貴銀貴則貨益賤而折色之辦益難而豪右者又乘其
賤而收之時其貴而難之銀之積在豪右者愈厚而銀之
行于天下者愈少再踰數年臣不知其又何如也則錢法
不行之故爾者計者又開礦夫礦不可開開益無益也一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李士

李士

禁而不可弛弛則亂也臣試根極錢說而司計者擇焉臣
聞錢者泉也如水之行地中不得一日廢者一日廢則有
枯槁之虞從成周兩漢唐宋以來見之史一一可觀未有
用銀費錢如今日之甚者也而用錢之多鑄錢之盛者尤
莫如宋故宋太祖欲積錢至五百萬而贖山後諸郡于遼
靖康中趙良嗣奉使歲加稅銀一百萬于金其平時賂契
丹寧夏也歲幣率有常額其外國亦用錢可知又宋之饒
州處州江寧等處皆其鼓鑄之地今江南人家嘗有發地
得窖錢者則無南北皆用錢可知其餘書史所嘗言幾百
萬無慮鉅萬累鉅萬之說率多以錢計臣亦不暇枚舉今

去宋不遠故所用錢多宋之物夫用錢則民生日裕鑄錢則國用益饒此裁成輔相之業惟人主得為之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因位而制權因權而制用故又曰錢者權也人主操富貴之權以後使奔走乎天下故一代之興則制之一主之立則制之改元則制之軍國不足則制之此經國足用之一大政也奈何廢而不舉臣竊聞江南富室有積銀至數十萬兩者今皇上天府之積亦不過百萬而以上若使銀獨行而錢遂廢焉是不過數十里富室之積足相擬矣皇上試一舉其權而振之則彼富室者智勇豪俊者將奔走于吾權之不暇彼敢冒萬死而盜鑄吾一文者哉故曰權也權者立之乎無形而達之乎無窮用之則天下舉有求于我而有餘不用則日擾擾焉以求之于天下而不足為驗甚明也且夫富貴其權一也皇上今出數寸之符移片紙之檄以匹夫而拜將相焉又能使同姓王罷姓侯焉于公帑未有損也此馭貴之權若是乎其易也若乃今日與人以千金為明日與人以萬金焉曾不踰年而大倉告匱矣夫何馭富之權若是乎其不侔與誠以有其權而不用與無權等爾昔漢文帝之寵鄧通也曰吾能富之賜以蜀山之銅而鄧氏之錢滿天下夫鄧氏之錢滿天下則天下之貨萃于鄧氏明矣吳王濞

擅鑄山之利而輒稱兵漢廷之抗亦不過竊漢廷之權明矣夫以竊一日之權尚足以得民而抗漢況以萬乘而自振其權可勝用哉今之為計者謂錢法之難有二曰利不酬本所費多而所得鮮矣臣愚以為此取效于旦夕計本利于出入蓋民間之算非天府之算也夫天府之算以山海之產為材以億兆之方為工以修潔英達之為後果何本而何利哉此所謂本猶不免用銀之說爾臣所謂本蓋無形之權是已何則鑄錢之須一曰銅料一曰炭一曰轉致一曰人工夫此四者在民間計之銀一分而得錢四分誠十不酬五矣自臣愚計之皆可不用銀而取辦者誠將天下以產銅料之處贖軍徒以下之罪而定其則以收銅于西山產煤之窯以法司有罪之人而准其罪以納炭其運銅則通水路者附以官民之舟如臨清帶輓之例通陸路者資以驛遞之力而給之官庫之錢其運炭則請出府庫之見貯之錢或于京城或于近縣或于營軍如係官身則量給以工食如係民營則平給以腳價如是而患無材與夫轉致之難臣不信也至于人工取之見役而皆足則又不煩銀兩而可辦也臣不知工部及寶源局原額炭役若干見今坐食與否即以營軍九萬人論之抽用其一二千人足矣四謂妨訓練耶今京城之內

假金刺紡聲技力作之徒與夫雜衙門而衣食者孰非當
軍募營一二千也而未嘗患其妨凡此皆不用銀而可以
成務固無本利之足較矣其二曰民不願行強之恐物情
之沸騰也臣愚以為歷代無不用之至稱為錢神我

先朝又用之祇見其利不聞其病正德嘉靖以前猶盛行
之蓋五六百而值一兩今七八十歲人固多尚司一召而
訊也獨至于今屢言而屢廢由行而輒輟焉何哉臣竊詳
之錢比鈔異于小民無不利也獨所不便者姦豪爾一曰
盜不便一曰官為姦弊不便一曰商賈持挾不便一曰豪
家蓋藏不便此數不便者與小民無異也臣竊聞往時但

皇明商賈疏抄

卷九

百六

本三三

一行錢法則輒張告示戒嚴衛不先之于冒棄之備則責
之以荷擔之役愚而相煽既閉既觀望之不免而姦豪右
族依託城社者又從旁竄鼓之以濟其不便之私一日而
下令二日而閉匿下三四日而中沮矣務大計者宜若是
其易動哉臣聞施恩澤者自無告始行法令者自貴近
始豈惟貴近自朝廷始可也請自今以後追紙贖者
除折穀外而責之以納錢上事例者除二分納銀外而一
分以納錢存留戶口則兼收錢商稅課程則純用收錢
此謂自朝廷始又因而賜予之費宗室之祿百官
之俸則銀錢兼支又因而驛遞雜符雇夫雇馬則惟錢是

用又因而軍旅之餉則分其主客量其遠近或以代布花

或以充折色此謂自貴近始矣此數者有出有入而民間

無底滯之患誠以上下交會血脉流通故也輕歛輕散官

府有餘積之藏誠以正賦之銀既以無幾于常額而一切

之費又取辦于一權故也此權不可行之于天下以啓盜

權之釁請于寶源局或西倉專設侍郎或用左右侍

郎一員督于上以十三司員外或主事分理十三省事于

下以科道各一員監之銅料工材各有攸掌各省欵散各

照分司先之以區畫條議計定而行而又輕重適均無駭

于俗仍以唐宋以來舊錢兼之或有施于下或下有

皇明商賈疏抄

卷九

二百七

李西

納于上著之以必行之令遲之以歲月之效久之而本
末無利公私循環可以輟鼓鑄之勞而嚴工作之使臣愚
不揣竊謂千慮一得也昔我祖宗初制鈔時下令甚嚴
有以金銀貨物交易者輒沒給告者然不徒責之下也後
又令各處稅糧課程贓罰俱准折收鈔則聖意淵微
可測矣此固血脉流通之意所謂泉也而法以佐之所謂
權也夫帝王以元氣為靈鑰以造化為錘鑪而風行神
運不言所利乃至子齊民賈賈美本利較鉅鉅臣愚非所
望也臣又聞之邊鄙強固則夷狄沐服中原又安則邊鄙
傾嚮故中原者邊鄙之根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不

食者百姓之根本也。閭閻之細，有終世無銀而不能終歲無衣。寧終歲無衣而不能終日無食。今日司夙夜宰卿不遑者，乃在銀而不在于穀。臣竊慮之夫以國家建都于摠東，極齊西盡秦南阻江淮，神鼎之重，金甌之固，此萬世不拔之業也。而臣竊有慮焉。何哉？誠以京師北據幽都，更無郡縣而守在險狹，雖有東齊西秦其形勢皆足以外中原而自固。京師以南絕無名山大澤之限，強藩與國之資。皇上南面而臨之，所恃以為腹心股肱之重者，惟河南山東江北東八府之人。心耳此數處之人率驚悸而輕生易動，而難戢將食而寡積者也。一不如意則輕去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二百六十五

其鄉一有所激則視死如歸。臣固視之熟矣。八府遭歉則走山東山東遭歉則走江北又未已也。匹夫作難而千人響應，往事蓋屢驗之。然其強之計無他，不過曰恤農以繫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其骨肉以繫其心而已。今試移文于此數處者而數其官舍之所藏，每郡得穀上萬焉則同計者可安枕而無慮矣。得三萬焉則可以賑饑饉者之望，設不滿萬焉真寒心哉。臣竊意其不滿萬者多也。即有水旱何所賴焉？即有師旅之興何所給焉？臣竊謂自古中原空虛未有如今日者也。漢以前有聚倉儲以前有洛只倉唐有義倉宋有常平倉皆隨在而貯不專京師。今徐臨

德州皆有官倉本為寄國至於存積幾何哉。臣近日有願為山西積穀荷蒙皇上通行各省臣非不知以用言為禁而所慮者人意向不同或行之不力或施之無序輒以為無益有損焉。臣且不堪其任咎也。臣前疏謂一曰官倉蓋發官銀以糴者此必甚豐乃可以舉一曰社倉蓋收民穀以充者此雖終歲皆可以行臣知中原空虛不但穀少而銀亦甚少其官倉一節今歲已不能舉又聞有災變則社倉一節今歲亦不能行但能以今歲始講求其條件加意于積儲即明歲舉而後歲效未晚也。此二倉者社倉舉之甚易而效甚捷然非官府主持于上則其事終不能成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二百六十六

矣。夫社倉即義倉也蓋始于漢耿壽昌而盛于隋長孫平唐戴胄之徒唐又最盛計天下積至數千萬以上及推其故唐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其積獨多臣所謂法令之行自貴近始也宋則准各民正稅之數于二十分而取其一以為社蓋富者必田多田多則稅多稅多則社入多亦唐意也要之其出也則中歉賑極貧大歉賑中戶又大歉焉乃沾及于富室所謂恩澤之加自無告始也。今之言官倉者今年曰社無銀焉明年曰庫無銀焉如是除八分紙贖之外無幾言社倉者此曰官戶當優免我也彼曰占役何科擾我乎又田多者曰我不願賑于

後亦不願出于今也如是不過貧民下戶之輸無幾耳是
二法終不可行而中原之空虛如故也夫民之饑也必至
于轉徙不已必至于盜盜必无諸官戶與夫役占有有力之
家而此輩多不悟非官府主行而鼓舞之終空言耳臣
請下之各省以唐宋歛穀之法為則而就土俗合人情占
歲候以通其變限明春以裏盡報各府已前見貯之數以
品其虛盈于明年冬末通計一歲二倉新收之穀以驗其
功能者而為令歲歲修之在官倉者時其豐歉散之利歸
于官若民有大饑則以賑之在民倉者時其豐歉而散
之利歸于官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此藏富于民即藏富
皇明尚朝疏抄 卷九 一百五 李七一

官 皇上所為南面而特以無恐者其根本在此今之言
計者不慮穀之不足而憂銀之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理
亂銀之不足而泉貨代之五穀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故
曰 明君不寶金玉而寶五穀伏惟 聖明垂意臣本腐
儒不勝其懇懇愚忠每所陳說多涉迂誕又不知其不可
冒萬死至賈 天聽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再加採擇可
行則行有當圖之以漸而勿驟有當斷之以必然而勿撓
不可行而罷甘 議臣亦以仰塞 明詔少緩期會之罪臣
不勝幸甚

酌量地方以慎查比疏

賈三近

臣惟 國家經費取給財賦財賦徵辦責在有司 國
用詘乏之時使九賦不充三征逋拖有司之罪也先該戶
部酌議降罰事例見在遵行方今 聖明御極海內庶職
鱗集 釐輟下大司農徧問諸所掌錢穀數執冊籍而殿
最之懲玩曠勵精勤所裨益 國計不淺臣更復何言但
念天下郡邑千百其等而催科之難易因之富饒之區有
司朝出令而暮集事其稱凋疲者必寬以歲月假以鞭箠
而後集事其尤甚者至使有司窮年累月疲精耗神小民
則械繫箠楚裂膚墮指狼狽流離千態萬狀而猶不能集
皇明尚朝疏抄 卷九 一百五 近一

事此難易之辨也譬之人家然千金之子出百緡特指顧
間寔子需一錢猶徬徨搜索茫無所出是貧者之一錢難
於富者之百緡也執千金之子而望寔子同之世豈有是
理哉疲邑之視豐壤何以異是夫有司催徵不敷則貶斥
及之小民輸納不前則鞭朴繼之在在司豈不知自愛其
官在小民豈不知自愛其身哉勢有所不能也是故豐壤
無逋賦疲邑多積欠理有固然間有一人焉處於凋敝之
中能自振拔取所掌錢穀之數經營之苦心思懸科條日
勞勞焉以求足正額卒之智窮力竭計所徵收準舊額雖
未足視舊逋則已加一二焉彼方欣然以為幸其無罪及

司計者課之不以加于舊通者為切而反以未及舊額為罪此何足以服其心也故胡慶一人焉削其官暮慶一人焉褫其俸則繼此而官於其地也環視四境問輒自安於勢之不可為私自計曰吾縱畢力為之其究竟止當如其其也奈何不為囊橐計而重歎怨於百姓耶如此是又棄凋瘵之遺黎充自棄者之訟壑而通肩將愈甚矣臣愚昧竊謂數分數以稽考錢糧是矣而凋疲之地其逋欠久難于完者似不可以常例取盈錢穀以敷最庶官是矣而積逋之邑其催徵有加于舊者似不可以未完罪罪臣備員該科每思國儲邊餉日有正支司計之臣竭力經營猶望明兩朝疏抄 卷九 百上 題二言
恐告匱乃一時郡縣有司或不能仰體 德意徵辦愆期查比 題恭委不可任 乞 飭下戶部再加詳議將天下 朝覲官員逐一查覈以見徵帶徵起運各項錢糧遵照原 題隆罰事例開列欠數分別恭究中間府州縣有素號凋疲積歲逋欠掌印管糧等官果能留心催徵起解錢糧縱不及九分以上如舊止完五六分今完能至七八分者似當酌量免其降罰勒令督催其餘郡縣不得一槩寬假庶乎玩曠者有所懲而 國用可充精勤者知所勸而人心益勵矣

裁省繁文疏

王國光

竊惟自司庶務至贖難察隨時立法更變多端不有簿籍文移莫可據而理也况戶部案卷之司尤極冗瑣分毫顛粒絲縷不得差舛近來調度徵派愈煩奸偽愈滋故冊籍愈繁所以去偽而釐弊也何節經條議者各款陳一見起一事即其事一人言之置一冊矣越數年言之又一冊焉逐件漸添堆案盈屋其實大同小異且有全無異者殊不知有三費焉有各處攢造之費有道路解送之費有文納需索之費總計兩直隸十三省九邊及眾差委備論之難以悉數取之多方遠幾萬里之高閣曾未一月徒作無益真屬不經各該處所疾苦額領應有而已臣等逐一檢閱如先該輔臣題造格眼文簿稽查元欠簡要可守其餘一應冊籍中間事屬層層非題奉 欽依者本部徑自議處外所有原係題 准事理應行歸併裁減者相應 題 請恭候 命下移咨南京戶部及次各巡撫都御史并各都察院轉行各巡按御史及通行各該衙門查將後開冊籍勘合等項應裁減者不必再造應歸併者歸併一冊依期 奏繳送部務要事情明妥不得因而簡畧致難稽查隆慶六年十月二十一日題奉 聖旨冊籍浩繁委屬冗費這所奏依擬行在京各衙門文冊繁冗的着

體查議裁省 一南京戶部為弘遠慮責實效以濟富強
事每年造送兩京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鴻臚
寺等衙門司禮等監局庫錦衣等所并各倉場應天府及
常平倉各開造分管錢糧列為四目內開歲徵歲收歲支
歲儲該部類造文冊二本每本四百餘張相應裁省一本
合咨南京戶部以後將前四目文冊止造一本送部一本
免造 一南京戶部每年咨送浙江等布政司并直隸蘇
松等府各將所屬州縣該年糧長俵造供單文冊一本并
編完糧長勘合號簿各一扇送部查得前項供單止是各
州縣鄉都圖區正副糧長姓名額派糧石數目及查各司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文十
府本年見徵錢糧至次年將完過前項糧長勘合 奏繳
抄膳似冊內有起運南北二京總撥糧石數目明白前項
供單事屬重項相應裁省合咨南京戶部以後止將編完
勘合底簿送部其供單文冊行令各司府免其造送 一
山西巡撫造報一件乞 賜預開盤引並時召買糧草等
事每年將解過宣大三關邊糧造冊一本又山西撫按各
造一件並愚衷議時政兵書成憲臣督賦釐好等二事併
為一冊每年將解過宣大三鎮邊糧造冊各一本又一件
懇乞 天恩嚴禁改折等事每年將解過宣大山山西邊
儲與解京各部錢糧開款具本 奏繳殊請雖殊事體則

一合行該省巡撫將前四件鉅續殊語錄由歸併一冊巡
按將整愚衷并責成憲臣及懇乞 天恩嚴禁改折等三
件亦併一冊每年將解過本部并宣大山山西三鎮一應京
邊錢糧數目及官解姓名起程日期數目府州縣掌印管
糧官職名開載明白各造冊一本 奏繳各亦止造青冊
一本送部查考其餘盡行裁減 一河南巡撫按造報一件
主兵糧餉缺之各省拖欠數多乞 請移文催督以濟時
艱事每年將解過宣府民運銀兩各造冊一本又一件
主兵糧餉十分缺乏各省解納稀少懇乞題 請催解等
事每年將解過宣府民運銀兩并拖欠數目各造冊一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文十
本查得前冊雖係先後題 准事例中間錢糧止係一事
似應歸併合行奏請撫按將前二冊接續殊語錄由歸併
一冊每年將解過宣府民運銀兩明開每年原額若干已
完若干未完若干節年拖欠若干分折州縣總徵數目止
造一冊 奏繳亦止造青冊一本送部查考 一河南巡
撫每年造報所屬招撫過復業人戶開墾過荒田數目文
冊一本河南布政司每年又造冊一本止有招撫過復業
人戶內無開墾荒田數目其招撫復業人戶與巡撫文冊
相同相應歸併合行該省巡撫以後將前三事備造一冊
其布政司不必再造 一河南巡撫為欽奉 勅諭事每

年造積谷冊一本又河南按察司為遵憲綱以定冊式
事每年造積谷冊一本殊語銓殊中問各府州縣積谷數
目相同事屬重複應歸併合行該省巡撫以後備將司
府州縣衛所明開舊冊新收開除實在數目及州縣里丈
應積谷石并掌印官員職名備造一冊按察司不必造報
一南比直隸各府州浙江等十三省每年造報實徵文冊
官民田糧一本夏稅一本農桑一本秋糧馬草一本派徵
文冊夏稅一本秋糧一本馬草一本共計七本又間有似
冊中又及官民田土中明舊例等冊相應歸併裁省合行
各該司府州將實徵四冊併造一冊名曰實徵田土夏稅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文四
農桑秋糧馬草文冊派徵三冊亦併一冊名曰派徵起運
京邊并存留本處夏稅秋糧馬草文冊內將實徵起運錢
糧總數數目及京倉通口坐派州縣分析明白遵照欽
限其同別項錢糧冊籍依期造報其似冊申文及官民田
土申明舊例與裁併各項徵派文冊俱不必徵派山東布
政司并順德府實報前項冊籍又有各府州縣結狀充屬
虛文一併裁革 一山東河南雲南陝西布政司真定寧
國等府徐滁等州每年造報完過節年錢糧數目名曰
奏繳通關冊查得各省皆有起存錢糧亦各有取獲通關
並不奏繳事屬故套及查本部有發去格眼文簿節年

錢糧完欠數目俱經開載明白前冊實係重複合行司府
州以後不必奏繳亦不必造冊報部 一浙江布按二
司每年會造預備倉糧文冊一本將嘉靖二十六年起至
見今本年止先後大小官員職名并各積過一應紙贖贖
罰等項造冊年終具報此係習訛踵謬之弊年復一年恬
不知改合行該省將前項文冊照依奉到節次緣由仍以
勅諭為首內止將上年十二月終為舊冊造一總數不必
開造節年官職贖罰數目將本年見積過收貯錢糧數目
及官員職名備造冊內依限送部查考 一山東布政司
每年將所屬糧庫過預備倉糧及招撫過流移糧業人戶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文五
并每年將解過京邊錢糧各造文冊一摺二本共六本送
撫按轉繳實係重複但巡按有稽查之責難以議減合行
該省巡按每年每季止將催完各項錢糧總數咨部免其
造冊候巡按冊至一併稽查 一山東布政司每年將所
屬州縣發遣過外郡流民人口造冊繳報查得該省所屬
州縣間發為民人犯自有原問案由呈部前項文冊止是
造報花名事屬無益相應裁省合行該省以後不必造報
一在京各衛所每年造報所管屯田地畝佈種青苗冊一
本又造實徵錢糧冊一本事屬繁費各行各衛所每年備
將原額新增地畝總數及實徵糧石銀兩各數目并管屯

官員職名分折舊冊收開除實在總具一呈限五月以
裏報部以便查催其佈種青苗及實徵屯種二冊盡行裁
去不必造報 一在京七十八衛所每月支糧文冊每衛
各造三本俱投本部一送該管司分一送照磨所一送下
糧廳查得各司糧冊俱經照磨所磨算明白方送各司然
後照依冊內實在官軍應支糧數條付下糧廳查撥倉數
其照磨所下糧廳二冊實係重項相應裁省各行各衛所
以後每月造送支糧文冊止用一本其照磨所下糧廳二
冊不必造報 一在外各都司行都司留守司每年將所
屬衛所各項文冊類總造報而各衛所又自行造報事屬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文六
重複相應裁省各行五軍都督府經歷司轉行各處都司
留守等事以後將所屬各項冊籍俱令該司類總依期
報部各衛所不必另造其各衛所每年有造報佈種青苗
文冊亦屬繁文該司刪去免造如不係都司所轄衛所仍
要俟自依期造報 一薊永密昌遼東等鎮每季差人赴
部印刷主客兵勘合數百道用盡繳部費紙印刷及查各
鎮見有置立長單及實支并稽餉等項文冊自足為據所
有前項勘合俱係臨時繳部方行填寫應故事令行各
鎮管糧官查照各處事體嚴行稽查原舊勘合盡行省減
以後不必差人印刷 一薊永密昌易州等鎮每年支放

主客兵馬錢糧每月有月報揭帖每季有邊儲文簿又類
造文冊 奏繳一應主客兵馬錢糧登報稽查煩為詳備
此外又每季有客兵錢糧青冊一本送部實係重複合行
該鎮管糧郎中將召買過客兵錢糧查照青冊造報緣由
明白開載月報季報揭帖文簿內青冊不必造報 一而
淮兩浙等運司每年造送申明舊例以清鹽法冊一本又
造整理鹽法冊一本殊語不同事屬一体相應歸併合行
各運司以後將申明舊例緣由併造整理鹽法一冊務將
冊內總數數目分析明白以便稽查 一浙江都司每年
造報合屬軍衛歲用冊一本歲支冊一本布政司每年又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文七
造合屬軍衛官吏旗軍人等歲用歲支文冊各一本實係
重複合行該省以後止行都司將歲用歲支各造冊依期
報部其部政司不必造報 一保定府每年造報一件陳
言設官備差事文冊一本一件預計保固地方事文冊一
本俱係積谷備荒緣由殊語不同係屬一事相應歸併令
行該府將前積谷備荒文冊接續陳請總冊一本 一浙
暨九江臨清揚州淮安北新河西務各鈔關監收主事原
有發去該關空白稽考文簿三扇逐日將收過船料銀兩
登記簿內一年滿日一扇留存本關備照二扇本官收掌
一扇貴部查考本官回部之日將一年經收過銀兩數目

造冊 奏繳書冊送部該關每年季又將逐日收過商人船
戶姓名梁頭夫尺銀兩數目按季造冊一本報部實為繁
費各行各關主事以後每季止將收過船料銀兩正餘數
目總一主差人報部其季報文冊并革冊減去不必造送
內船料簿查係該關必不可少亦從簡省登記徑留該
衙門備照不必繳部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文八

稽覈存留稅糧疏

照得 國家制賦有起運有存留起運通商聽本部察覈
存留每歲造冊解部稽考並行查覈內外攸賴 國家千
萬世之長計也往時天下無事庫藏充實故當事諸臣於
存留一節一任有司出入即今公私困乏山澤闕市之利
已竭而開納之例未停各項搜括靡有孑遺乃於額內之
徵置之弗問夫取之本無千方而不足求諸原設一查而
有餘習弊安常失計甚矣臣等叨任計曹日擊時艱旦夕
憂患欲得少濟查得存留夏稅秋糧共一千一百九十一
萬七千四百五十六石有奇當初議留各處俱從寬免非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文八
止供一方之用實欲積餘以備不虞也即如福建一省
近談陞任巡撫譚綸清查糧額歲十有一萬以濟兵餉尚
不止此即福建糧剩之數而他省可以類推若將各省直
歲入歲用滿算滿除每歲可剩銀百萬有餘使郡縣有司
歲歲如數徵足其有餘皆必積貯則水旱不能為災盜賊
不能為困矣乃今各處境內遇有兵荒非奏留軍需則奏
討 內帑皇皇然若不能朝夕焉臣等展轉思惟今之天
下固昔之天下也田土之起科非縮於曩時也 王府官
吏師生等費其出有數也又如養兵一項 國初建立衛
所一衛計軍六千餘名今行伍消耗而屯田子粒又在稅

糧之外顧各處財用缺乏若此按厥所由實緣監司之因循有司之姑息以存留為可緩以追尋為太過其每歲徵收不過窮鄉下邑之民而已故豪家右族積歲拖欠者十有四五而收頭之侵欺如晉之乾沒十有三復有那借抵補莫可究詰一遇蠲免此輩網利昔宋臣論賦稅有云天下有僥倖而免則有不幸而受其弊者蓋莫甚於今日焉竊謂欲國儲之充裕莫先於覈存留之額數查得各省直歲報冊籍總數不明含糊難稽其有文冊全不至部者若不及今稽考實數嚴行追徵年復一年內外不繼罔肢可慮而根本實難雖有百私羊千孔僅一無所施其術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昭二

矣相應題請恭候 命下移咨各巡撫都御史及咨都察院轉行各巡按御史嚴督司道等官照每年所報歲入歲用文冊磨實明白限半年以裏解部要見存留稅糧額若干支用若干餘剩若干本折色見貯倉庫若干拖欠若干與部中先年老冊相對明白聽臣等通融會計奏請以後專備本處各正項支用其餘剩者解送京庫濟過未完分數併照先例察究巡按御史復命之日通將前項稅糧造冊奏報青冊送部查考

皇明兩朝疏抄卷十

邊事類

嚴開馬市以絕邊患疏

楊繼盛

臣以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考滿到京陞任今職有蒙 皇上眷育簡用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况臣官居兵部職專馬政觀此開馬市之議豈敢苟避禍患隨聲隱默不言竊惟去年胡虜悖逆 天道大肆猖獗犯我城關殺我人民擄我妻子焚我廬舍慘我陵寢其辱我中國極矣臣在南都轉聞此報冠髮上指肝腸寸裂恨不能身生兩翼飛至都下以刺逆賊以報 國讐茲者恭遇皇上赫然震怒遣將統兵克日興師聲罪致討以報百萬赤子之讐以雪城下凌辱之耻不惟天下臣民共相慶幸我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多矣及臣至都下見傳言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意上觸 聖怒其征討之志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 欽依准開行臣不覺仰 天大呼喟然長嘆曰 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之太宗不過二霸主耳猶能威震長狄氣壓突厥以 皇上之英武 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之伏于草莽下位者又不可勝數其蠢茲胡虜反不能生擒酋長剝絕苗裔而乃為此

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者為
皇上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虜素質服尚不可
言及此去年入寇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所共憤不共戴
天之深讐矣今不惟不能聲罪復讐而反與之為此和議
之事何以上解 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天下
之大讐一不可也信者 人君之太寶雖匹夫匹婦尚不
可少失信義況于 天子之尊哉 皇上北伐之命屢下
臣民所共知四夷所共喻者也方今各處兵馬集矣糧草
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 王師之興真若大旱之
望雨也乃翻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之所以選將練
兵者為何備糧草精器械者為何不有以孤百姓仰望之
心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 人君居中制外統馭
四夷以其有 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 天朝
之尊而下與犬羊為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履同器
將不取笑于天下後世乎此損 國家之重威三不可也
天下豪傑聞胡虜殺戮人民之慘發憤婦女之辱其忿恨
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
願出以復天下之讐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 朝廷忘
赤子之讐厭兵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見在林下者不
肯出在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復石號誰肯興起此輩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二

古三朝

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
事雖童叟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既動兵將日強馬市一開
則舉相謂曰 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
哉有邊鎮之責者日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益惰
其偷安之氣矣廢弛既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
修武之心五不可也宣大人民懷嚮二之心久矣一向雖
有交構之事猶畏 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一
開則彼之交通者乃 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
言乎此開邊方通虜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民憚于水旱
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 國家之兵威而不敢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三 古三言
變動也今馬市之開則彼皆以為天下兵威已弱蠢茲
虜尚不能服群起為盜又焉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勝
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歲胡虜深入雖未
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為我軍倉卒未備其疑畏之心尚在
也今 皇上聲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于今止為馬市之
開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矣月中又奚有乎我哉此長胡
虜輕 中國之心八不可也犬羊之性變詐無常謀深計
巧以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
愚弄乎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寧候開市彼違約不無
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即行猖獗撞關而入未可知

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遺衆入寇而偶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過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墮胡虜狡詐之計九不可也胡虜之產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官府延緩等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得銀數千萬兩一旦胡虜之馬已盡中國之財告之將安慶乎水久之計將安在哉此中國之財胡虜之馬而難相繼十不可也彼倡為開馬市之議以欺誑皇上者其謬說不過有五月日外開馬市暫以為羈縻之術內脩武備實以為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自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虜性無厭請開馬市之後或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已漸至於其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即違約則彼之入寇為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未為失信矣孰謂太平無虞之說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欲脩武備以圖戰守雖不用此羈縻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

車也不過為征虜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況虜以馬為生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於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市馬暫保乎犬羊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為永久之計夫謂之進貢者豈古所謂感賓來王君哉不過我賄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來耳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虜雖犬羊最不失信觀其聲言其時搶某處再不愆期可驗彼既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虜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於中國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于凍餒以至于死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征討于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為上乎噫為此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虜寇于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

文之遇昔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
蓋春秋殺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並用
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皆癱瘓毒日內攻乃
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將不至于傷其元氣乎此其說
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曰易知則馬市之開
不利于我 中國明矣而于虜賊則其利焉蓋數十年來
虜賊以 中國之百姓為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以
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入寇莫
敢與敵虛實既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 中
國之重利况馬多捕自 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市六
馬肥則入而再捕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
青蚨之利是昔日彼猶以為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為
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于
虜賊而不利于 中國滿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
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之者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
意以為征討之事已難枚拾虜再入寇 皇上神明必追
究夫謀 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再悻事之禍何以能
免况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致開馬市猶可二三
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前之禍暫固目前
之寵虜縱背約再為脫逃之計未晚也然不思 皇上所

以禮之專禮遇之厚爵位之重錫予之隆者蓋欲
張 國是征討逆賊也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所不敢
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為事權既不在我時勢已至鷙突有
欲謝重擔於人而無由者吾何以自禍擔當使有所言而
馬市罷開弛其防守而虜再深入則必歸咎于止開馬市
之人加之以誤 國事之罪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
之為上乎然胡虜之寇與不寇不係馬市之開與不開前
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者去年胡虜何以深入此時罷
開馬市虜或入寇亦與去年同耳 開馬市之人夫豈誤
天下之事者哉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母早喪妻子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市七
無依非不知隱默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禍也竊惟
皇上初時震怒奮武其氣若此之壯 命將征討其計若
此之勇則知 今日馬市之開乃議者之奸計斷非
皇上之本心也以 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軟避事不足
以副之心欲持行而手足癱瘓 奇深恨此事係 國家
盛衰之機臣敢預憂後禍忍心 繫乎伏乞 皇上俯察
愚臣之罪言回思欲討之初志 念犬羊之志欲難戢非
馬市小利足以係屬其心 祖 示之 社稷無疆非二三
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緒故 回 成命罷開馬市銳意
戎兵志征討務欲擒 蒼 關前驅醜類于海

厲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乎彼則上而祖宗其下而臣民事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

八

市八

杜校夷以安中土疏

張紳

頃者日本國差來進貢使人宗設等與後到一起未素卿等在於浙江寧波府地方互執詐偽相與讎殺因而橫肆抄掠戕殺官民一時巡察備禦等官坐視恬然任其逸去節該鎮守太監梁瑤巡按監察御史歐珠陳德鳴先後報到臣等聞之相顧驚愕竊惟外夷入貢我國家者有常法其來也接之以禮其叛也示之以威其所以自為備固不以逆順為之踈虞也日本國僻在東海舊號倭奴自漢魏之際已通中國俗尚貪狠頗知用兵唐攻百濟白江口之戰大受挫衄以有日本為之強援也在勝國時許其互市朦朧數十戈矛充斥時出其重貨賄易即不滿所欲燔焚城郭大肆侵軼世祖至元十八年擊日本兵十餘萬死於海島還者僅三千人蠢茲裔夷恃其窟穴之幽凶狡之性往往出沒海洋窺伺中上得聞則報其我語以切殺為事不得聞則陳其方物以朝貢為辭劫殺則利民財朝貢則利國賜問有得不得而利無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我太祖高皇帝洞燭其奸乃洪武七年及十四年兩却其貢僧人發陝西四川各等寺居住仍著之祖訓曰日本國雖朝貢詐贗奸臣謀為不軌故絕之太當開國之初四夷賓服雖諸北太虜皆遠去遼

皇明兩朝疏抄

卷

九

土一

傲稽顙 關廷碩茲小醜時犯海道用此於東淮浙關
廣沿海要害去處列置衛所及所設總督把總巡哨等官
又專設巡視海道副使一員并都布二司堂上官往來督
視所以備禦之術可謂周且遠矣宣德之末復來稱貢
朝廷不逆其詐燕賞豐渥相載而歸蓋墮其計中矣正統
中入我大嵩犯我桃渚屠殺蒸庶血流成川或得孕婦相
與剝剔計其女男以為賭酒之具或縛嬰兒于柱沃之沸
湯視其啼哭以為笑樂其為荒淫穢惡不可勝言前吏部
右侍郎楊守陳論著其寔取為深切讀者噴涕乃今二起
夷虜相繼到來既曰譯得宗設等紅髮人口教日差異又
稱譯得宋素卿等勒令係應銷繳而宋銷繳之數遙相訛
詆至於數日則是各官已稔知其隱情懸矛盾法應預防
况在彼無兩貢之例在此無而是之理真屬未分強弱
已判譬之群犬百十相聚主之者所宜別其牢檻嚴其羈
縛然後可保其無彼此吞噬之虞一失措置未有不猜猜
而爭傷及人類者也然照巡視海道按察司副使張芹提
督市舶司內官監太監賴恩布政司右參政朱鳴陽都司
署都指揮僉事張浩等均承委注慣樂因循議處未定而
今素卿之盤敝慢藏居竊賊之奸逆狀已形而聽宗設之
謝罪當面甘愚弄之術避地觀望恣賊縱橫謀未展於一

皇明而朝疏抄 卷一 十一 十一
等官凡沿海要害去處如遇前項夷船到彼就便督發官
軍併力截殺仍行浙江鎮巡等官將見獲夷黨宋素卿等
譯審明白取問罪犯緣由宋素卿先年潛從外夷人數重
賂逆墮脫網生還宗設人眾但係從逆賊徒罪在不赦通
合正之典刑以昭 天朝之法以嚴夷夏之防但其中間
容有出于脅從非其本意亦須分別等第量遣情輕數人
歸諭本國以示好生昔漢之姜石詭辟或棄珠崖或謝西
域垂之史冊為世美談况倭奴此調情態具有明驗若更
許其通貢是利彼尺寸之微損我丘山之重其干
聖祖垂訓之意不無背馳尤望 皇上震赫斯怒絕約閉

關永斷其 朝旨之途毋徒敝所恃以事無用此非臣等
區區之私見實沈海億萬生靈之心也其一應誤事人員
并死事方面劉錦及官吏軍民人等被殺緣由仍 勅該
部及行巡按御史作急備查奏 請大昭賞罰以示勸懲
毋得通同隱蔽責有攸歸臣等又訪得寧波紹興等處間
有一種無賴潛從外夷誘引作奸如宋素卿者實繁有徒
合行出給榜文於各該地方張貼曉諭遇有前項無賴踪
跡可疑許隣里首告官府不時覺察即便擒拿家屬從重
究治庶幾 中國之勢常尊外夷之侮少禦而五不試
萬邦咸寧凡沿海生靈得以共享太平之休無窮矣

皇明司訓陳抄

卷

十二

十四

慶元情疏

霍翰

自土魯番攻陷哈密我金印據我城池幾年經畧未克
底定今西番求貢尚書王瓊譚進番文一十餘紙俱尙夷
小醜之語無印信足徵之辭則土魯番未有悔罪之實可
知也彼未悔罪遽許通貢恐我心益驕後難駕馭而邊患
愈熾可虞者一也哈密城池雖稱獻還而無番文足據不
知後日作何阻礙或者遂有棄置不問之議夫土魯之無
道也固我哈密之憂矣我邊疆置不問彼愈得志將劫我罕
東誘我赤斤掠我瓜沙外連北狄內擾甘肅而邊患遂轉
矣可虞者二也牙木蘭者土魯番腹心也擁帳二千遠來
款塞彼乃不知也安知彼非詐降以餌我 他日犯邊則
曰我納彼叛人彼不歸哈密也自是哈密永無興復之期
矣彼叛眾益大而我之邊患愈無休息矣可虞者三也牙
木蘭之降也廬餽口食仰給于我費已不小矣猶曰羈縻
之策不得已也若土魯番擁眾叩關曰取彼叛人也將驅
牙木蘭而與之也彼則詭曰降也以移生也今出則死而
不肯去將從而納之也恐為內應而有肘腋之憂土魯番
擁兵于外牙木蘭為讎於內即甘肅危矣可虞者四也或
曰今陝西荒僻其肅孤危尚虞不保雖棄哈密可也臣則
曰保哈密所以保甘肅也保甘肅所以保陝西也若曰哈

皇明司訓陳抄

卷

十二

自

密難守則棄險密然則其難守亦棄其難可乎因塞其
肅并棄臨洮寧夏可乎西北二邊與虜為隣退尺寸則失
尋丈是故疆場棄寸之議不可不順也甘肅去年銀一錢
易粟四升今銀一錢僅易粟二升矣軍士空腹救死不暇
在其肅且虞虞何有於密密臣曰此則戶部之罪也昔我
太宗皇帝之供邊也悉以塩利其制塩科也塩一引輸邊
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賈悉于三邊自出財力自招邊
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自築堡伍成時雖時菽
粟盈至天順成化年間其肅寧夏粟二石易銀二錢時有
計利者曰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塩一引是以銀五分得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十四 自二 卷

塩一引也戶部乃變其法凡商人引塩悉輸銀于戶部間
有輸粟之例亦舉行廢止且雖輸粟亦非復二斗五升之
舊矣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遂徹業而歸戎虜入寇一遭兵
創生靈日遂凋落邊方日遂困敝今千里沃壤莽然蕪
稻米一石值銀五兩然則欲足邊糧莫善于 太宗皇帝
之塩法矣戶部何為而不行乎臣曰輸粟於邊則利歸邊
民若輸銀於戶部則利歸戶部今戶部之徵塩銀也計銀
一萬加耗千兩若行輸粟之令則戶部失耗銀之利矣是
故謹守弊法而不肯復 太宗之令典也此皆臣愚博采
衆謀復相辯詰過不自揣其為狂瞽者如此伏惟 陛下

勅問兵部土魯番叩關求貢有何印信惟非番文哈密
池城作何典禮牙木蘭米降其誠其偽作何料理務出萬
全之策勿墮狡戎之謀耳 勅戶部以肅寧夏糧累年缺乏
若何而為目下賑救之策若何而為經久饒贍之策并畫
上 聞臣愚且見 中國莫安萬世水賴矣

振紀綱以綏四方疏

胡經

臣聞文以定治武以勦亂明王張弛之大道貴以酬勞罰以懲逸馭世鼓舞之大權故仁義並用而政事和恩威懸著而人心服恭惟 皇上御極以來承 聖祖神武之威新 列聖弘文之治彛倫叙而父子君臣之位定典禮秩而堯舜周孔之道明是故海宇絃誦聲聞豆中土之民至有老死而未見丘華者固宜遠戍效忠夷狄率德乃大同之卒呼聚稱亂至戕殺主師偏逐撫臣以自外文明之化亦虞之苗裔之虐矣通蒙 皇上赫然震怒亟諭征討真乃文乃武 大聖人哉茲茲貶貶賊寇有日乃復誘胡虜數萬餘騎衝斤突入直抵叛城與之接援我軍腰背受敵眾寡殊勢以致解圍左次幸而胡虜以草枯不能久駐復自解收河套以圖其後此正天奪其計而使我軍得為之地也臣愚無知竊意今之憂不在叛卒而在強胡今日之罪不在強胡而在叛卒易曰復霜堅冰至言所由來者漸也始以正德年間召入邊卒為親兵而勢橫因得窺戶兵虛實而氣驕至殺撫臣殺裨將則叛形露矣乃復督不治若必謂 王法無如我養成大變固其所也臣切思歷代養兵之厚無如我 朝一農所獲不足以供一軍之需近雖散犒愆期要亦當重者之責而 朝廷養養之恩

皇明神宗皇帝

卷六

文一

卷六

文一

文一

固世世也乃敢據我城廓弄我利兵資我糧餉脅我良民害我 王師是其滔天無赦之惡臣不願與之俱生也然此特金中魚肉少頃更且安足上勞 聖慮哉獨惟胡虜自我 高皇帝驅逐之後 文皇帝迅掃之餘其休息今百有餘年故部落藩盛焉精強勢則然也我 國家承平日久上不習戰將不閑兵城堡不修火煥欠明虜乘則遠避虜去則佯追以是習為故事歲復一歲求欲無大舉互寇如今日無已也臣本南人不諳北事然竊料此虜雖強備禦有方亦無有大患也何居臣聞不掉之尾起于中乾風邪之疾危於內虛今際幸 聖明在上群賢布列根本之地敦大強固有同磐石雖遭茲不虞特氣數之少慙耳夫夷狄猖獗自晉唐而宋幾千有餘歲至入主中華翻天覆地之變極矣幸而 天壓胡虜篤生 聖祖盡驅而蕩滌之今甫百六十年仰觀 天道俯察人事豈此虜能復躡躡時耶雖然天下事無恃彼之無患而恃我之有備易曰童牛之牯慎其微也頽豕之牙握其機也蓋微慎則早見而預待機座則用力要而成功易矣虜寇交作譬則人之一身外感內傷未可謂非疴疾也良醫鑒之則遐齡之徵萬一輕視而徐徐云吾不知所生矣臣職叨近侍心切過憂謹條陳戎討賊上事忘昧為 陛下陳之

一曰定 聖謨以成大計二曰設大將以一紀律三曰益
將兵以格賊勢四曰重將權以肅軍威五曰善召募以責
實用六曰重陞賞以勵人心七曰略微過以便展布八曰
時糧蓄以健士馬九曰崇正議以安將士十曰嚴閑隘以
防奔潰臣竊惟 陛下一身天地神明之主也 陛下一
心萬化闢闢之源也故君志定而後天下之治成孫子曰
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策多也夫大同者兩陲之藩籬六鎮
者西北之要害與晉者天下之脊膂無大同則宣府之勢
牽無宣大則六鎮之兵樞無六鎮則西北之民危而東南
無安枕之期矣伏願 陛下俯救一方之溺兼收群士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

十八文三

策乘焰燭之方張絕炎之無已雖號四方之兵費太倉
之粟耗府庫之財不得已也不得已而為之是為應兵應
兵者強易曰田有禽利執言又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其
斯之謂乎夫大將三軍之司命 社稷靈長之寄也故漢
高拜韓信于行陣而七國服宋祖命曹彬為都部署而江
南平是兵之有大將猶指之有臂臂之有身身之有心伸
縮進退惟心之一運而已適者 命憲臣為制使 遣武
臣為帥夫亦為備當虜設也今擁眾直入至號七萬則非
常虜矣集兵四萬亦為討叛賊計也今虜寇相援聚莫
莫敵而員同援強則擊後曳獨且奈何哉矧而貴不相使

謀猷之下豈無異同臣會今日大將誠不可不設也待之
不可不重也求之不可不慎也必其智足以識微量足以
容物謀足以成務望足以壓眾如古裴度曹彬其人可也
使四方耳目收觀易聽以將軍自天而下亦 陛下神武
之大節也臣聞今之邊患一虜挾弓十夫疲靡虜騎至萬
望風退守此正近時急弛積弱之弊者也 聖祖定中原
江上卒耳 文皇帝北伐土兵耳是故虜不自奮存乎時
將不自任存乎君今之邊臣專以討賊則有必克之日燕
以禦虜恐難兩顧之勢且今所集者四方兵耳若外攘內
攻則非十數萬兵不可伏乞 陛下俯從群臣所薦中外

皇明兩朝疏抄

卷

十九文四

所服者添設為制使督師與張璠卻永軍表裏相濟一專
于攻賊一專于防虜而兩軍將士悉聽大將之命庶乎統
紀一而無忌彼顧此之患血脉通而有此失彼得之助故
曰成大事者不恤小費強近憂者必多遠慮古之立將也
君親操斧鉞而授之柄將拜命曰君不許臣臣不敢將于
是軍中之事皆由將命故曰從此上至天下至淵者將軍
制之故 朝廷之上惟在責將不在責策將得其人則凡
安危之計攻守之畧呼吸變化自有機度所顧者于奪生
殺降拜調度之權悉以付之而無以專便以行之而無待
于請如 先朝之任靖遠伯王驥是也則智謀勇闢軍

氣自勵廣寇不足平矣募兵之道六一曰貴別二曰貴精
三曰貴速四曰貴信五曰貴聽六曰貴厚因能任器謀勇
並收大者居上小者居下之謂別選壯勇可許更賞可
挾可盜毋使懦弱之濫與勢豪之依附之謂精春氣漸青
虜將復至矣即今為計亦已遲矣進而猶拱手徐行
而救人焚溺之中是以無程督謀朝暮之分以赴軍門之
會之謂速邊鄙之民樂戰而輕死饑饉之民重食而輕命
故因地呼號者不出朝而重集因饑收納者不煩命而予
來使今之將若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則地方不憂
而行伍充民濟無憂而強壯用是之謂靜進食之民性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二十 文平 趙

為亦眉所敗光武畧而益任之卒佐興漢業功首諸名將
蓋以兵家勝敗固常事也伏願 陛下鑒功過之並使畧
得失之細故無拘文法從以權宜征西將士張膽直氣無
後瞻顧之患矣兵者國之衛也食者兵之命也用其力而
先奪其命敗之也也乞 勅戶部大加計度時其飛輓裕
其糧草使軍門調度給散之有餘斯萬民之幸也是故佚
之而後可勞酬之而後可棲生之而後可死史曰千里饋
糧士有饑色夫士而且饑其孰與戰哉武王曰子有臣三
千人惟一心蓋心一而後誓同誓同而後力齊力齊而後
戰勇大同之變或撫或剿前此猶可說也今日之事有討
而已矣易曰得其大首獲非其醜仁義無用之謂也蓋首
從別則賊心二而力孤玉石分則良善安而德溥然必威
行而後 恩可施勢窮而後力乃屈故將欲生之必故死
之文武闔關之機也切念天時人事此賊已漸失所據矣
大兵衝之不北走羗胡則南走中原近蒙 陛下分遣諸
將益守各關誠豫防之道也仍乞嚴加 勅責關將有清
賊若干人者必戮擒賊一人者同賞要害鎖鑰則此賊逃
無所匿匿無所止大同之俘馘不日且獻矣然此固大畧
也非夫運量之妙攻守之策難以老將如趙充國者尚不
敢為漢遠度以取金城况弱質綿力未學軍旅如愚臣敢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二十

文平

趙

敬嗟哉然臣之食陛下之食也臣之身陛下之成
之也日擊狗鼠之跳梁心切犬馬之報效儻不以臣言為
狂妄而加對非之采則天下臣民之福也臣不勝恐懼待
罪之至

平政今以定危疑

曾作

竊見遼東守臣奏報遼陽軍士變狀及兵部覆議經署
宜反覆思惟無任驚愕仰惟聖明御極禮備樂和天下
臣民咸望至治而邊鎮之兵一紀四叛雖於聖德無所
缺損而威和之化胡可為醇速變激亂固無臣之過而軍
士悍傲輕干變背胡可為順紀綱法度至於淪斃胡可為
立人心机捏鼓之易搖胡可為固此臣之所以日夜疚心
者也然以廟謀廷議當有為國家深長思者故不敢
妄有陳說近觀兵部先後覆題則不免于懲咽廢食之過
也臣等敢遂終言之臣聞天下之勢如權衡然平則物情
得而爭奪息幾微輕重之間則低昂懸叛矣國家大鎮
凡七而叛者五方豈其撫鎮皆不肖哉蓋姑息之弊滋而
偏重之勢成也今縱不能亟圖而善反之豈可復助其勢
而益昂之乎以臣愚論之呂經奉命拊循不能宣布
德威迺重法厚斂以肇黨端罪誠不可辭然巡撫者
天子所命大吏也自軍士視之則亦有冠履首足之分即
其舉措少乖而國家紀綱法度固森不可亂迺今驅逼
而拘繫之無異小吏然其至鼓衆閉關呼號稱叛此可謂
非罪乎縱今不能明法正罪以杜驕悍固宜平議而均治
之矣兵部迺過懲于大同之故遂不復為國家長久之

計不待勘報即懸斷而遙議之夫巡撫越牆而避繁劇可
本軍士逼逐而拘置之也則曰畏法懼罪意有所待鼓發
乎噪擅開城門罪迹已彰也則曰收斂求原無他意至
於欲免查屯田則與免查欲更置巡撫則與更置庇其罪
而深為之辭惟其意而莫之或逆於撫臣則厚文周內惟
懼弗深於軍士則曲隱旁飾惟懼弗失輕重之倫忘父
大之患長驕悍之氣滋邊境之憂計非所以為安也臣等
愚不知大計然竊以為今日之事異於大同亦遠矣夫大
同之所以取行叛亂者其事有二高城深池以守則固一
也多積厚聚餉給不匱二也隆冬迄寒我兵不耐三也鼠

皇明兩朝疏抄

卷

二十四 平

伏 親藩庇同城社四也外隣強虜急可撓援五也屢積
稔惡累叛無懲六也夫賊有此六恃而我又不習之兵
寡謀之將臨之此賊之所以怙終為叛而我之所以師久
無功也遼陽遠在廣寧三百餘里邊城節鉞士馬精銳厚
餉積芻堅甲利器悉在廣寧遼陽僅一副總兵分守之地
有兵不過五千芻糧仰給遼寧外城也高唐僅半大同附
近諸夷則東為朝鮮北為奴顏海西毛憐諸酋皆 國家
冠帶效順之國歲時稱貢之臣非若北狄強黠無忌世為
中國仇盜者比也夫外無強虜之援內復鮮 親藩之比
大同六恃無一有者也是故叩門呼噪而終不敢有他者

者非誠有所畏懼蓋自軍力也臣非妄意誠知其無能
為矣今 陛下重於舉事而天下休息此不過一傳檄
而定耳夫重抑士卒則然然速禍將激目前之變偏撫
臣則傷體損威將遺久大之憂一者皆安危治亂之機不
可不順也臣愚以為自今以後遼東諸臣復有奏報事狀
陛下宜鎮之以靜曠然視之待以無事一若邊境常靜悉
付巡按御史從公體勘長慮周謀聽其詳實委悉以聞
陛下權其事變 觀其時利徐圖而平議之罪在巡撫則
罪巡撫罪在軍士則罪軍士使刑罰平而法令昭務足為
國家久安之賴兵部不得過事姑息遙斷是非曲為低昂

皇明兩朝疏抄

卷

二十五 平

偏右軍士重抑撫臣令其各分乖舛法典應廢見張皇之
形視懦弱之迹使天下不得以終窺我而無畏也夫待之
以無事則反側不疑示之以鎮靜則 國威不襲付之於
邊臣則罪狀可稽得情而徐議則闔闢在我即有一二委
曲不盡法者猶曰邊臣之故而 廟堂之體固自尊也如
此非惟足以安反側之心抑足以全 國家之體固曰之
內軍士不疑伏而請罪者臣不信矣又何必如兵部張皇
損威而後為安也伏望 聖明虛心定變順應平施不得
過勞 聖慮重厘 當守以損 陛下神明之治臣等無
任悚慄

正名制舉用以杜絕前例

角

近該鎮守太監王純等題稱據廣寧軍民人等狀告呂經

軍民十一事乞轉奏 皇上欽處施行再乞聖鑒

臣等永侍即前敘前來撫安等因又該兵部題奉

聖旨呂經已有旨革職開任了還着錦衣衛差官校齎寫

帖拏解來京問理袁璘并地方有罪人犯都着巡按御史

查提問擬來訖韓邦奇也不必去吏部另推可以撫靖地

方的面員來着欽此臣等伏讀 明旨仰見 皇上好生

不殺體權達鑒推誠矜物與古之聖人寧失不經同一至

仁也臣等敢不將順以紆 至懷惟 九重嚴遠 君門

萬里邊城鑒故之狀軍士驕悍之罪臣工情懣之氣不微

於 聰睿者猶多也至 陛下所親者又皆危城之疏一

偏之語議者且復抑揚輕重手其間 陛下何所度衷而

裁之乎傳曰庸受之愬智者惑焉文致之罪即臯陶之德

以為有餘辜矣今日之事非賴 陛下之聖明公虛洞燭

鎮靜遐思若遽聽遠臣之奏從軍士之請則所以處此又

不獨如今矣近有山海關守臣帖報兵部開稱本月二十

五日呂都御史進謁總兵勸說不必久住軍士恐生他

變呂經不從二十六日叫寫字進各軍聞知云你將我貼

了不與又將糧銀減半今還寫本害我各哨喊撞鍾打

齊人將都察院門打開擁入將呂經遍身踢打肘錄送監

又將都察院并文卷盡行燒毀着總兵太監奏本討

赦等因臣等於兵部借觀之乃知危城之疏未可盡信

蔽之弊不可不深察也何也蓋危城諸臣寄命軍士自刃

在前死生在念苟可以免於戮辱則家室之罪無愛矣故

先後奏詞所以伸彼抑此者非有所恩怨厚薄之也自全

之道在于此也且今之官府所得行威虐者以 陛下之

委任權久在已也呂經奉 命取回則權任固奪矣縱欲

為虐誰復與用命者況其受侮遼陽瀕死者屢彼縱自愧

寧復不畏死耶若曰往政之虐則遼陽已發之苛政刻金

御史又悉除而更之矣此其為情亦大可察也夫今日邊

境之禍平心反本而論之撫鎮苛刻之過軍士驕悍之習

國家數有之積二者實相因而成之是酷吏亂卒厥罪惟

均法固不得以輕重之也 明旨已下 命使已行呂經

之罪臣等不敢復言矣至于軍士之多辜不正名晰義以

昭示天下竊恐姦雄之竊咲而亂臣賊子之接迹也嘗聞

按鼠者忌器狐穴于城則灌者避焉何也以其所托者重

也巡撫者 天子所命大臣也即其有罪 朝廷法度

明典固在也軍士誠聲于 朝 陛下英明剛果其治經

猶腐鼠耳豈當以麾下小卒輒自倖辱如此且聞其髮鬚

半接體無完膚袒裸齷齪示通衢此何等刑辱耶雖經
所自致如 朝廷何經不足道獨不畏 陛下耶臣等請
得數其罪夫執斧撫臣殘 天子命吏罪一焚燬公廨擅
開城門罪二欲易鎮則執名易以請要君廢置罪三既
執撫臣乃以狀訴先發後聞罪四詞曰請轉奏 皇上而
不具姓名傲居無上罪五決堂陛之等倒首足之序裂名
分之防蔑視 王章輕玩 憲典罪六此豈薄於呂經者
哉若不獲真正元惡數十人數其罪而責之則將來軍士
無復嚴憚自是 國家紀綱愈不立法令愈不行邊境效
尤循環而動 陛下之憂日滋以大矣兵部議曰軍士被
毒雖淺積怒實深中間恐有三五姦徒幸禍乘機鼓扇愚
軍者若曰無與于軍而二三奸徒為之是欲示勘官意也
勘官職在地方志幸苟安而 廟堂所議又復云然他日
不過誣執二三乞兒丐子鍊鍛成獄以報 陛下以姑塞
明詔如此胡不直有參赦之猶不使無辜被汝刑戮也臣
等近又看得巡按御史曹達題稱臣奉 命巡視居庸關
四月十九日赴教場閱操見行伍紛亂喧囂不肅弓不知
操止馬輒墜廢弛殊甚欲據法行罰却被官軍人眾環坐
號呼大噪不服臣惡激變只得姑息夫御史 陛下觀風
之臣搏擊之司也今其為詞乃甚卑其為情亦甚畏矣豈

皇明高廟疏抄

卷十

二十八

正三

本心哉時事如此將來亦大可見矣夫旬日之間中外三
變雖大小或殊而可以觀人心無畏也如此尤謂法今為
行紀綱為立此正德則誠皆非審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
往歲寬大識者常謂推今日之事告 陛下矣今且有左
驗矣而群臣猶玩忽不戒直為是煦煦以幸目前之安不
知養亂蓄變將自誰遣也無亦重 國家舉事之難乎臣
請得而言之昔唐中葉京師再難玄德播遷天下多故蕃
夷雲擾故藩鎮之臣乘敝而起憲宗發憤創往振累世之
弱聞賢練眾信賞必罰果斷博謀卒之淮蔡底定諸藩再
欽赫然稱 中興焉然此猶可諉曰異代事也臣請證諸
本朝者正統間大虜入寇直犯 京城駐兵德勝門之外
可謂危急矣而叛賊葉宗流等六七人者又皆乘時並起
各擁眾數萬據土稱王七省之間騷然震動內外交變視
此萬萬烈矣而 廟謀先定群工效忠卒之醜虜悔禍叛
賊悉平期月之間天下晏然方今 聖明英武群哲勵翼
豈異 祖宗之時本兵乃獨為數十小卒掣肘結舌竟不
出一語以問罪人此臣等之所以未解也近又傳聞當事
之臣議欲聽軍士之請以周叙代韓邦奇巡撫夫 陛下
所以罷邦奇不遣者蓋察邦奇非輕寧才故欲易之此固
陛下知人善用之意非因軍士之請而欲以叙更也當事

皇明高廟疏抄

卷十

二十九

正三

之臣過為承望遂欲以叙往如此又何異唐時藩鎮之為耶昔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孔子曰以為要君蓋廢置予奪君上之操也軍士得請而廢置之則是主上之柄操在士卒太阿倒持非所以為順也且將來邊鎮效尤紛起以請陛下從之則難繼不從則軍士固有辭矣夫體損威尤莫有大焉者此尤臣等之所扼腕不平者也伏願陛下勅下兵部再加詳議特遣大臣一員前去查勘務得真正守惡數其罪而責之以昭示天下無得即聽邊臣取二三小卒苟且了事及勅吏部別推廉靖大臣一員往代巡撫毋得輒聽軍士之請遂以周叙往以肇將來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二十 正五

廢置之端則未盡之法猶有存者庶幾可以示後而昭來也若或冥頑不悟首惡不欵陛下問罪興師言順名正勝負曲直非所與論矣昔成湯居亳輒為隣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無以供犧牲湯使饋之牛羊又不以祀湯又問曰無以供粢盛使毫衆往為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葛伯殺而奪之湯遂伐葛夫始以柔恤之仁也終以兵征之義也是故天下咸服而後世稱聖今陛下所以寬大兩鎮者世亦成湯牛羊粢盛之饋將以昭吾仁也萬一兩鎮冥頑不服首惡不欵則陛下神武震怒必赫然加之終不免于葛伯之征矣夫葛伯墮國耳罪止于不祀

及殺一童子而已而湯卒征之今軍士固國家世蕃臣僕罪浮于葛伯已甚陛下庸肯盡有之乎聖謨淵深或出于此固非臣等所能測識然而不能已於言何也誠激于中不能自已也今中外臣工私相告語罔不憤然為國不平然不以告陛下者彼自計其身得事陛下之日遠或十餘年近或三四年非嚴即死耳自幸身榮親顯使國家漸安無恙彼得以安食坐享以遂其肥家保妻子之計即他日安危責固不及也誰肯為國家出長治之謀畫久安之策以自取陳蔡之罪哉臣等誠愚昧狂戇妄論大同事至今大同之民怨入骨髓即大臣亦惡臣為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三十 集

異已讒毀構議無所不有賴陛下天地之恩曲賜保全日夜思惟冀效涓埃以答高深而聖恩深重仰報無由又兵戎邊鎮實臣該科之責非若異科事自有司存忘其愚陋復陳觀縷臣等非不知養默足以自全緘口足以和衆然如負陛下何此臣之所以萬死而不敢默也且今日邊境屢叛屢赦誠恐習久而民安殆將忘其為非以叛逆為當然倡亂為常事不復知有上下名分之辨紀綱法度之防積習成俗恬不為異水流風靡日深月甚雖陛下大聖人以教化隄防之未易挽而回也今建議諸瑣瑣千紀綱法度之論若常談迂說陛下聰明者然使

天下聞之愾然知大義之不可干正議之不能容扶世弱
教折亂賊之萌是故未可少也 陛下容而聽之又使知
陛下之舉動體權變一時濟艱之策諸臣所論則守經
持體萬世不易之常權以濟變經以詔後固並行不悖也
昔孔子作春秋取二百二十四年之間亂臣賊子而筆誅
之孔子非不知死者之不可追而空言之無補也然而不
已者蓋誅死者于既往所以戒生者于將來孔子固為後
世慮也故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悞然則今日
論諸之論又安可盡廢哉伏乞 聖明俯賜洞察天下幸
甚邊鎮幸甚臣等不勝悽惓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二十二五七

陳永議以備經畫以贊安撫

張 國

臣惟方今天下之患莫大于邊陲而閭閻之憂已見于眉
睫然在外既有可憂之形而在內殊絕無可恃之實不
待言識之士始為寒心何者我祖宗以武驅胡虜平一
天下其曰強曰盛振古一無今甫二百年來在我之強盛
日削而在彼之萌蘖日遂終 先帝之世辛丑則度入三
關壬寅則遠薄澤潞至庚戌則飲馬鳴鏑直逼 畿甸甘
泉烽火近憂 宸居自今觀之于時雖雖深入未至城邑
失守今東寇則幾陷昌黎而三輔之慘禍益深矣西寇則
已陷石州而三晉之蹂躪益甚矣其前首黃台吉猶踞
塞明兩朝疏抄 卷十 三十三 宋一
近邊未嘗輕動夫其動不輕則其志不小以 先帝甫燕
群臣 陛下新登大寶人心望治方切而逆胡陡橫如此
臣雖書生不習戎事然日夜疚心如狂不敢不以腐儒執
古之識上應 明詔而畢獻于 君父之前也臣惟夷狄
之敢欺而中國之最歉者莫不曰卒伍之不充也將帥之
不勇也軍法之不明也成筭之不定也臣謂四者皆可卒
辦其最難而不可卒辦者莫先于無食無食則往來帶甲
其孰與養故卒伍由之以不充方召衛霍其孰與尊故將
帥由之以不任欲明軍法雖呂蒙能示覆瓿之信稷卨
厥後至之誅無食則徒足激變而取尤欲定成筭雖諸葛

亮拘隆中之策趙充國富金城之畧無食則徒以空談而誤國臣故其一曰裕食然食之為用有節制之常經有濟時之最急臣待罪諫科嘗具有公疏所以括籌籌度于節制常經其說頗悉茲臣復謬議于濟時之最急者得其說有二蓋法者祖宗用以輸邊號曰飛輓然天順成化中以常版供之而有餘今不惟常版加以存積不惟存積益以工本近工本之外又允益餘鹽益愈加而用愈不足此何說也且准鹽原額六十萬引在天順成化間每鹽一引價祇二錢有餘今每鹽一引加至五錢或八錢價愈多而用愈不足此又何說也雖曰兵備日增實以鹽法日皇明兩朝縣抄卷十 三十四 未干

壞蓋重價留難夾帶私販朝廷既有以病商而開中吏納收支銷繳商人亦重以滋弊加以賊臣驕憍假名盜利弊更莫支近復令犒邊諸臣隨在講求亦非專責其在各該鹽法御史雖有專責但以天下因循久敝之法而不為振新破格之舉恐終屬之掣肘難行臣嘗思昔宋皇祐中開陝鹽法大敝得范祥制置其事遂使其利大興又如我朝弘治中沿邊馬政之敝極矣得楊一清整理一行迄今永賴今在廷之臣豈無有如祥如一清者乎臣願勅下廷臣會推才力廉正大臣一員總領制置鹽法事宜凡權豪右點商會買舉其害之大端者而其他可知悉

聽抵法如鮮池之鹽遺太半而苦于撈取之不時餘鹽之利尚可取盈而拘于鮮額之已定其在鮮池者而他方可知悉聽規正招商既眾則開中本色可以議復鹽利既多則每引價銀可以議減限其三年功成事定方復命還朝果其弊盡革其利大興于軍國大務有裨許科道諸臣指事薦揚以軍法論賞若仍循故套上負委託許科道諸臣指事糾劾以軍法示罰朝廷能懲憊卿之誤以用人而人敢有覆轍憊卿之轍者固法之不貸而理之必無此一勅廷臣詳議而鹽法之實用可圖也開納之例祖宗原以待有事之用國家頻年以來顧多用于無事皇明兩朝縣抄卷十 三十五 未三

之時往事不可追矣今當備查近年節開事例急開于勘遼山西宣大紫關諸鎮為酌其地里量其時值定為則例令諸人俱于各該處所上納本色實收到部方許給授然部司與邊關遠近不同納銀與本色貲費不同于此若不加調停則民間莫肯應例吏部臨期又當于遠近貲費之間折其倍數或減其注選年資或優其授官等差則事歸均一人可樂從此一勅廷臣詳議而開納之實用可圖也若本色一尚則屯田可興所謂濟經于權實為永利此焉不圖則國之賦既無經而民之貧已到骨為一事出倉皇公私無措其不至如漢之籌舟車唐之稅間架宋之

免夫諸錢以為新政之累以貽後世之羞者不但已也
其二曰簡士卒古稱善用兵者以少為多不善用兵者雖
多愈少今以薊鎮一邊聚兵六萬誠非不多也然事無當
實名多虛曠客兵苦于道路之疲勞班軍困于顧覓之煩
代主兵則零星分布曉顧弗瞻中間且老弱不堪十居六
七當事者恐致脫巾激變皆一任姑容漫不可否舉一薊
鎮而他方可知所以耗軍食損軍威連年迄無成功者職
此故也臣願陛下特降專勅著落各總督官員將所部
兵卒一一精揀實開役占按治稽覈至老弱不堪于客兵
則退還本鎮以易精強班軍則嚴行各衛解發原役主兵
則先儘本役以換餘丁無已則收存月糧缺名不補果得
一卒精強足當二人之用則寧兼二人糧餉以養一卒之
力定限半年以裏清結奏報唐破突厥于定襄只用三
千人國家在曩時土木之後兵多戰沒勢甚岌危定襄
侯郭登尚以八百騎精卒破虜衆數千于栲樁山前後能
成戰功第一者用此道也邊軍既以精實土兵尤宜廩用
土兵者寓兵于農前古良法國朝之制向惟城守不以
役邊蓋以既勞民以養兵又復勤民于遠役朝廷仁天
下之心固有所不忍也豈知朝廷雖膺有仁天下之心
而斯人何嘗享一日之逸以臣所見于山西者言之在百

皇明尚書疏抄

卷十

二十七

未四

里以上縣分莫不各有民壯幾二百名內有視民壯尤精
者為義兵視義兵尤精者為快手亦各不下四五十名總
之亦幾古侯國一旅之師每名歲給工食銀七兩二錢間
歲起邊又出協濟歲費銀約三千兩有奇其百里而下及
五十里而下者遞遞相參亦各稱是夫役民如此其繁多
費民如此其浩繁其費用數年以前任督撫者惟取解
工食置人不用以填給繁近年以來雖以修邊為名徒見
倏忽往來茫無績效至留備城中者又苦被不才官員將
已應該早役徵取編銀獨以此為在官無附著之人任其
占用遺差以恣跟辦臣故曰朝廷雖有仁天下之心而
斯人未嘗享一日之逸者此固其明徵也今莫若因其舊
有之制整其極弊之法于此見有民兵重加精選凡近邊
五百里州縣尤宜減其雜徭役于此更加名額或兩戶
抽一或三戶朋釀如見有精健人丁即令逐名應役不則
凡里中豪宕任俠者聽其顧替應當再申飭明法有司如
仍有私役民兵一人即以私役軍人律例擬罪仍將前項
工食再加增教本門差役盡與復除該道守巡官員俸分
所屬地方各專提調仍將實在額名開報督撫軍門聽其
分番調發臨近邊地無事則互為保伍以習兵法有事則
行陣分屬以隨征戰既可驟致增兵之實又不更議養兵

皇明尚書疏抄

卷十

二十七

未四

之費善莫有善焉者或者曰民兵後邊原非舊制不如
詔沿邊州縣有民之願從軍者即厚其信賞著為兵額臣
愚以為 朝廷貴于得軍之用而不在于泥軍之名蓋起
民兵以後邊者乃從其所舊有而定民以為軍者為駭其
所難知此漢用六郡良家子以禦匈奴則法行而威震宋
則義勇徒以資非議之紛省也其三曰選將才夫古之將
帥或出于士卒或出于奴僕或出于罪人惟不次用之乃
為名將今 朝廷遇將之恩雖厚而取將之途太狹凡總
兵參遊指揮使名銜不叙資級則不預銓補夫 朝廷不
能脫尋常之例以用人而欲人建非常之功以報 國豈
皇明兩朝源抄 卷十 三十八未五

將之術不如是也我 太祖高皇帝嘗曰天下賢才未嘗
乏也謂軍變稷契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
士今軍中衛霍間外下城四顧寥寥殆不多見豈我 盛
世人才獨乏于異代乎無乃脫去常格所以求之者有未
至耶臣願 陛下特勅兵部都察院轉行各該撫按衙門
敷宣 詔旨加意旁求如有智勇絕人韜畧素諳得于廉
試真切不拘其人之倫類名目即以禮羅之上于兵部兵
部再得于廉試真切即當請于 陛下置之陣攻取
之聞先為明立賞格果能斬將奪旗及獲取首級若干顆
以上即當授之綰印登壇秉旄開府人與激勵不問資格

若將更為武舉立一制科而不盡為武舉拘焉其揮
駢弛之士皆將率下麾下行間而將才不可勝用矣其四
曰明軍法人情其實也不及時則不勸其罰也不威眾則
不懲將帥者固恃 君上之賞罰以糾衆而成功者也使
君上誅罰獨行于將帥而將帥之威信不行于軍中欲得
人死力以成功也難矣我 太祖高皇帝命將之制詞有
曰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而周官以司勳糾司馬之後
欲賞不及時也今旁制多岐將權削弱管人數十皆常有
關白雖尺布寸帛之給必經年越歲而後至此何理也臣
願 陛下特降勅軍門開示款條自今凡軍人逗遛違慢
皇明兩朝源抄 卷十 三十九未六

者其賊斬之權百夫之長即可行于百人千夫之長即可
行于千人其總督鈐轄又惟專于將領精數以綜體要其
臨機對敵應用賞犒皆當任其出給司紀察者亦惟後軍
盤稽不得當事阻撓欲祛頻年之積弊而振久玩之人心
此固尤為先務其五曰定成筭蓋先事制敵之大計在君
臨事應敵之活法在將所謂成筭者固制敵之大計也
朝廷必確然以素定之中外必瞭然以預知之然後圖惟
專一績效可成如南仲城朔方吉甫代獫狁所謂周人得
策以能先韓此今用人也則功罪不分其畫計也則是非
一定以功罪不分之人而循是非不定之法無怪乎人心

愈失兵機愈左而天下之患日甚于一日也何以謂用人之功罪不分如本兵以調度于中督撫以宣防于外中外既分責任攸別若在内常有先事之圖而本兵失之則罪本兵也必無赦若在外果有取勝之機而督撫失之則罪督撫也必無赦今各該總督巡撫已蒙有 詔旨切責將分別其情罪而處分矣獨兵部尚書郭乾之去也臣有莫知其故者臣固非惜乾之去也謂夫乾去之無名也何者當 朝廷之用乾得非以其久歷邊陲能知兵事而從眾望以 簡命之乎使既用乾而乾果坐失軍機情罪重大則按而治之可也使其任事有得有失則據其得失之多寡明而朝疏抄 卷十 四十一 未六 五

寡而為情罪之重輕可也若果無失則固當切責以圖後效既而乾去夫乾去而乾之屬職方郎中何源又去夫及問其名則皆以謝病行初非有微罪去夫當 主憂臣辱四郊多壘之日而為本兵屬者皆漫然去國則此後賢者感憤于任用之不專不肖者樂乘于歲會之甚便皆將束裝荷櫜其心惟曰使明年虜寇再入吾當即為去國謝病之人矣夫人情大賢以下必有不可辭之責任斯有不客已之施為使臨事而有易辭責任之體例如此後之當言者欲望其有死之心無生之氣就勞任怨以為 國家樹經緯之業臣恐其道不如是也臣願 陛下自今下諸

臣擇之必精信之必專任之必久待其果至過惡顯者然後復明行不得已之罰俾罪狀昭然人心懲戒故曰孟明不遇秦穆以之疊設而有餘李廣之不以有罪廢者武帝之明也何以謂畫計之是非無定夫禦戎之策非戰則守今味議交爭咸建撤擲邊之議夫擲邊之不能大有裨益固矣然各邊事勢不同隨時戰守自別必待如臣前練兵練兵之說的有成效于時士馬精強人皆可戰使零賊數百騎而下皆不敢窺我環圍則撤邊之役不言可撤若擲邊之卒遽盡撤能戰之兵尚未練將致彼此衝決戰守交失恐合戰而專言守者既已誤天下于二十年之前矣守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四十一 未七 五

而專言戰者又將誤天下于既多事之後臣謂創鎮之兵邊難議撤他鎮之兵可撤而亦不可徒撤者此大計也六曰勵精勤語云多難興邦聲靈震聖故自古人國不能必外患之銷而貴我有自修之實所謂自修之實者君勵精以作臣臣勵精以任事耳臣自邊方多事以來 聖心憂勤臣工祇畏固可謂備切交儆矣然臣獨以為 陛下內有憂勤之心而外無憂勤之跡故致臣下雖切任事之忠而茫無底績之效何者昔宋慶曆中元昊反仁宗為之羅經筵其崇政殿說書趙鼎民皆言有曰帝王治經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寇重臣等即不復進見是為

先王遺教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為之世臣愚以
過矣既而仁宗嘉祐嘗曾公亮以講學無倦是元昊之不
能為憂廢病者固韓范富歐有以經營于外實以仁宗勵
精一念有以鼓舞而默成之也我 祖宗因寒暑暫罷
經筵冬夏俱有定期昨十月中乃先期數日 陛下于經
筵日講俱報停罪雖諸臣相繼陳說竟不蒙 俞允夫以
聖學素崇 聖心豫養講學之期視 祖宗早罷數日固
亦何足為 陛下嘗議但 陛下當此寶極新登邊關多
事即此講學一節能稅 祖宗多加數日足昭夫 勤勵
之心顧早罷數日若示以厭敦之意天下事固未有君心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四十二末八
厭敦而人臣得以第功于下者臣故謂 陛下內有憂勤
之心而外無憂勤之跡致臣下雖切任事之忠而茫無底
績之效者為此故也臣願 陛下戒之慎之上畏 天心
付托之隆重仰思 祖宗創造之艱難監州城失陷之漸
其防不可以不嚴痛天民屠戮之慘其懲不可以不復
講筵雖可暫停矣臣之所謂勵精者固非獨 講筵之一
事也臣願 陛下自今于每日 視朝之外或間日一出
或旬日再出 臨御文華殿或平臺輪 召內閣文武卿
佐省臺侍從之臣 顧問叮嚀延訪兵機圖惟治道果詢
謀有得如其言當用其策當行其利當舉其弊當革隨震

天威一新 聖斷夫 天威一震萬孽咸興 聖斷一新
羣賢自息則方來之禍有不難與匪茹之虞有不難格此
其事者在 陛下自盡無難而時勢轉旋之機天下安危
之大惟將下是決之固不勝外是而更有他圖也惟
陛下裁度臣不勝慙慙至望

獻愚忠以預飭防秋大計疏

張爾

臣惟方今言天下之大患莫重乎邊防整邊防之大弊莫
要于責實頃我皇上憤胡虜內侵陸梁為患嘗命輔
臣與諸臣集議惟時臣方待罪戶科亦嘗謬有封題隨諸
臣策進既而荷蒙聖裁擇取一十三事而總以責實一
言勅兵部舉行所謂九重宸慮一代計謀信多在此
夫何詔旨責成甚殷而事體因循猶故條議章程其備
而奉行績效茫然當事諸臣已為可恨况今秋防在即勢
更可虞蓋近據兩鎮諸邊奏報土蠻猾虜百計窺隙地震
星妖四方屢見蓋天固欲潰虜之毒示我之警佑啟我
皇明尚朝疏抄 卷十 四十四 秋一 亦
皇上豐功偉烈以大昌明之祚而在我沿邊諸將尚且泄
泄侵尋無能奮勵如此不惟虜負國恩抑且上孤天
意臣叨此責任當此時期日夜焦思腐心惟望于議之已
定者責其必行而未定者速為改議則防秋大計當不出
此臣嘗括悉前議內除其事不在邊鄙而在于朝廷與
其事當懷永圖而難責近利者俱不敢贅責在今日責
實之最急者莫先于申軍令然法之行也不于其言于其
事且如元年界嶺口牆子嶺之失失事重大貽患慘毒其
失守諸臣至今遷延含糊不惟得脫震鼓誅罰且復各肆
文章奏辯臣等雖屢示懲駭俾其抄寢但人見其功罪不

明紀法不定姑息成風牢不可破如此欲望從此必行靡
下軍前獻馘斬將其胡可即得此軍令之未責實效者一
也莫先于明戰守今分兵教練分工修築分地戍守既未
確有成功亦未的有定據而徒見道傍浮議蜚起輩與此
戰守之未責實效者二也莫急于練兵卒今不惟在內京
營與騰驤四衛既奪于官府之異同而會官總查專官
另查又苦于分合之未定其各邊鎮之存留黜汰亦未見
施行此兵卒之未責實效者三也莫先于繕城堡即其已
經脩築且不能必保其堅完况節據各邊奉報其未經修
築分數猶多奄忽之間防秋期至又將委于無及此城堡
之未責實效者四也莫先于廣招納今不惟孟備蒼黃
吉諸酋之首與率衆來降不敢遽望且虜中板升諸處相
鄰伊邇誘我天民結聚彌多凡近日奸細得千盤獲者率
我中國之人為之嚮導此招徠之未責實效者五也昨兵
部右侍郎冀鍊至自宣大稱督同知戚繼光至自關越臣
嘗取觀其所帶軍中素用什物率多銳利精堅一可當百
問其所以乃曰皆其家丁之自造以供實用者至于公家
造作不惟鐵刀不鋼筋膠不固抑且式樣不合軍中用之
不過以為觀望送迎之具夫公家歲出數鉅萬之貲以造
供軍器乃使軍自為備其舊徒委給鑿此器械之未責實

效者六也 國家財用雖細軍需米少不備惟司山納者
貴于先時調停隨事樽節使主客相參本折和資則雖歉
當豐又且月糧之給貴于及時行糧之給貴于濟事今司
月糧者株守故常弗知變易司行糧者泥關避拒惟恐速
得不惟費出彌多抑且人不知惠此餽餉之不責實效者
七也凡此欲使良法必與實弊並行必行人心必信
則其說俱在已奉 欽依集議語中乞 勅下兵部查照
今昔事理移文前上兩鎮諸邊務逐件責成要見某件已
完某件未完某件已行某件方行已完已行者務不致疎
虞未完方行者務刻期 奏報至于都督同知戚繼光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四十六 秋三 廿
赴 召 朝廷既責以練兵為名遽難別議其於總兵諸
將在今日練兵之惑否分合他時功罪之有無關涉相與
相臨之是何統體與戶部錢糧必當先期速發以便彼中
之調停工部軍器但宜估發價值以聽軍中之自造該部
自當另具條議以補前日集議之缺仍各取其不致有誤
防秋重甘結奏限 命下星速奏 聞不則 國憲俱存
容臣指名奏究臣固不敢更為私智弗詢之見勦同重復
之說以致枉事實費 天聽臣之所謂防秋之大計如
此至于事機有無一當可徒以難于同異狃于拘泥而無
一人之敢言其非者今日巡邊大臣之設是矣臣敢披瀝

衷悃更盡言為我 皇上陳之何者所謂巡邊大臣之設
不過巡此而教者而已使教者能修則以一總督專任之
而存餘數者不修則雖有巡邊分任之而不足況人情貴
任在已可以成直而勇往之力鈴轄多門實以資推委
吾之便又況方今邊事勢若累卵外雖有防備已甚責之各
人各地猶恐捐軀赴義之難今既以各兵備為不足憑而
攝之以巡撫又以各巡撫為不足憑而再起巡邊大臣之
議重疊分責自當及今言用人之失策左計更無踰此臣
恐自今在邊有勢之難行事之難言則互相觀望滯格在
總督則以為有待于巡邊在巡邊則以為無與于機守處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四十七 秋四 三
一時過患成難旋煩 朝廷之虞分竟何補危亡之事機
如向時虜方深入 朝廷曾命兵部左侍郎遲鳳翔督師
是 命以往下時制邊邊鎮有墩牆之未繕完行陣之未
整擱皆失速粉飾成功以冀鳳翔之經過一視既鳳翔經
過不三日而軍伍復缺墩牆盡圯矣空費銀三萬兩既
盡而却如東歸不知于安危事機竟亦何補見今在入關
見昭昭可為未鑒 朝廷夫何利之而忍使貼危邊事
可復誤于斯行耶 朝廷復以是任 命之前前遊總
督劉燾言大總督三之語以病辭今日復聞 欽命以某
鎮代誥臣固以為不煩也或者謂巡邊之不宜復設裂

亦知之但已奉 明旨允行若于此格豈不致傷 體
廷之大信臣愚以為 朝廷之大信 正不在此蓋 聖訓
者貴于惟是之從使其是也雖 聖訓之微言當求之而不
疑使未必是也雖 廟堂之定議當以之而不吝故宋臣
蘇軾論漢事有云刻印銷印不足以損高帝之明適足以
明聖人之無我今我 皇上若以前有見集于眾議之若
可行而允行今有見于驗于事為之必不可行而中止此
固我 皇上之所以為明而出于尋常萬萬也非大信之
失也伏望 勅下吏部再加詳議如臣言不謬除之誥既
已奉 旨允辭無容再議 韓鍊仍留部管事劉盡力為添
聖明可謂疏抄 卷十 四十八 秋五

註兵部以侯別用慶分諸邊機務專以責之將撫重臣永
為遵守則邊防幸甚 宗社幸甚固又不但 臣等一
防秋之操議已也

即時事動人心 國太不安據疏 張國

頃惟我 皇上既庶政咸興尤 留心邊事其 大布
威廣調兵食一新條教諸凡 汪措迥出恒格臣待罪該
科及當事諸臣不能乘時宣力元 奏銷鋒灌燧之成功
以少裨 張皇機武之洪界撫已慚惶固自餘罪時日轉
瞬又值秋防今之秋防臣尤切深慮然臣所深慮者固衆
人甚以為安者也比年虜騎蹂躪深入突犯終 先帝之
世歲歷四紀無歲不鼓邊塵治我 皇上元年丁卯汾石
薊永其禍猶烈戊辰之秋才 宸定然 天之貽我以安
者固欲其及時以備也今諸將以此輒動有德色率皆泄
泄徵逐一年已過而不思暇日政刑先時桑土不可常得
此其不戒之人心為可慮又自去年之冬至今轉報謂西
坂傳答大舉西行會搶瓦剌 諸部繼見都御史王輪諸疏
尤的有證據每遇甘涼使至臣即備究前因皆以為探至
嘉峪赤斤其說道潛跡尚無消息衆皆又即以夷狄自戕
為中國之利渠苗遠跡為 國之安而不知獵狁整居
在窺周冒頓移兵將以誑此其巨測之虞計為可慮夫
以巨測之虞計而嬰以不戒之人心其為可慮固不待知
者方知今之不戒事端臣不能盡姑舉數端練兵一
事言之往年建議者欲于 區區兵馬之外另立兵額募及

三萬俾總兵官戚繼光特自領練與各區分布絕不干涉
比及三年成效設虜至則約守一邊肅入則約當一陣分
精列銳可以橫行匈奴由是主兵既強客兵可減良家不
那足成桑麻力衛之功西夏諸軍得脫道路分番之苦當
此議一出皆以易冗為精易弱為強誠無踰此舉 朝廷
即為徵將于閩募兵于越凡處置施行悉如原議今既二
年于茲矣新募之兵多方未得入衛之兵一卒未減問之
將帥者皆謂募兵則無人有兵則無食欲如期集事胡可
即得臣則以即本鎮舊有主客二十餘將領將皆有兵兵
多有馬賸各麾下標兵能于此練之有成使上之一可當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五十一 即三

之威令曾不得行于軍中軍中猶多未申會稽私開其
養玩將領猶多未稱殘缺何銳數且不及器械猶多未完
連年修築財力匱殫但修築其虜所既入之途而不料理
其向所未入之地則修築猶多未備夫以 聖明在上銳
意戎機如此在將帥者猶不無舊套相沿停滯調本厥
所自罪竟誰歸乞 勅下兵部速加詳議果臣言不謬即
馬上差人移文行令九邊總督鎮巡官員務深鑒目下人
心庸計將今歲秋防蓋各謹時機嚴加飭戒于臣所開六
條教練軍令將官兵馬器械修築未臻實効事宜速預為
戒辦整棚至臨期如嚴信地謹燈塔明哨探與諸戰在防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五十一 即三

實成不可以不備大同大邊陲失通丁墩堡相兼議誠允
當但事跡果否覈查不可以不嚴以縱橫岐路且方披驟
躡不但偏頭一關老營一堡之路跡紛紛石三晉周防尤
宜為最大虜方西寧延甘固固角惟均至的哨回踪以
馳秦京師分傳各鎮者在甘肅鎮巡尤宜專任不得少
涉談調致誤時幾臣又惟事關儆飭人心不獨在大如近
日五重安關下零賊竊入以虜殺雖止八人以潛入雖止
二十餘騎據跡論事若所宜忽但大役方興春防未撤而
虜之其去其來若蹈無人之境使禍機更大竟將若何故
嘉靖乙丑中本鎮事有類此者一時都御史溫景葵兵備
皇明西朝疏抄 卷十 五十一 四
副使沈應乾督經罰治在先帝豈固備于貴人哉良以
小者不懲則大者將至君惟貴將而卒徒者不足及也
該部屢此但將將將維端而下及守把軍卒請勅嚴究
兵備以上故為寬假通不相及是上下異施而本源不究
其規先帝所以處景葵應乾諸臣孰得孰失臣誠不知
其可乞勅該部即李照先今事體仍速為改正庶當此
一時即此一事人心知儆有補軍機該部自後遇此等事
端亦更不得再為因人執法以致滋他釁再乞天誥叮
囑該部督撫諸臣沿邊諸將自今務各本真誠前滌舊套
的知吾君不可負吾心不可欺不可脫為已地而辭難

不可徒事虛文而實舉事當固舊不可輕易以啓分更議
貴會同不可偏執以決爭彙必督撫相協文武相成上下
相益以報明時以答天貺則勳庸祉福亦有長若君
仍臨前輒漫不省戎容臣急則特疏上聞緩則待秋防
畢日一併列名奏究憲典俱存當不少貸近據宣府大
同遼東寧夏數送捷音劍鎮風聲振懾遼瀛我軍生氣亦
有明徵臣復為此說若尚憂其無可恃者益切于相成之
義而不欲以聊且相安貪于國報之心而必欲以萬全為
期故如此也伏惟均賜施行不勝幸甚

皇明西朝疏抄 卷十 五十一 四

昨初八日未特聞刑部尚書毛愷等接出 聖諭目今虜報緊急見監將官劉寶田世威都統死於邊衛充軍者賊立功贖罪如三年無功還擊米後了法司知道欽此臣惟聖王制馭夷狄要在紀綱故賞罰功罪非人主之所能私臣固不服復漫述古昔以瀆 天聽即 皇上嗣登大寶三年視 先帝時兵革固不加多儲蓄固不加富然而一時諸將傾心一軍生色駭服淳淳然若增千城萬旅之雄者何哉惟以二年秋 皇上大奮乾綱市曹斬將自申維獄罪萬一朝就戮將待特旨軍之將特與援以誤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五十五法一

國路權貴以全生諸凡舊套一對無餘于是沿邊將領始曉然知不忠之臣不法之謀舉不迭述 皇上日月昭臨而其死市曹戮之辱與死封疆積草之助又皆有以激切鼓勸其良心而熟察其得失所以駭服淳淳有此令口景象者其機固盡在此也臣固以我 皇上儆保此無失將克成 一代洪烈信易易無難夫何捏持未及一朝盡解忽 諭虜報緊急出一犯以立功贖罪夫以今虜之遠寇雲中勢猶未謂緊急縱勢誠恐在馬步趙哥謝朝恩等勇諸軍方四面徵集雲擁皇列時亦未為之將乃朝廷于此即釋繫囚嚴法紀張皇四顧以為禦虜之策假

設虜騎如雲時直薄 都城驚若 畿甸將更舉何策以應之且一事而生死罪獄一律而先後殊決臣大恐無以服當時死者之心而解方今任事之體殊更不知 廟堂為此誠亦何心或有謂秦繆公之于孟明漢武帝之于李廣皆以罪釋成功何獨尼于二犯臣曾有以折之謂臣之所以惜 朝廷處二犯者正以不能盡明李廣同也蓋二君之于二子相信誠不但腹心相與又誠不但如家人父子手足爾也其罪其釋皆有以昭白人心故史牒散艱使 皇上于二犯果曾知其入不營 面君本共問其所以失律之故 召法司問其所以招罪之由乃據其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五十五法二

可矜情節一言斷而釋之則雖然 雷霆誰敢不服今數者無一于此忽 旨從內降其致人駭異誠所宜然臣又惟天下之患莫大于使 君父有言而大不見信前日兵部覆議意伯劉世延之奏忽 命自中別出人方噴噴相異乃今又有此若不明乞 諭詔以祛群疑竊恐此機括一成將漸為人臣假借市恩之利而致干 明作威福之權且遣將巧干窺測者將復幾欺自出尤非細故伏萬乞 皇上將二犯仍明正前法用以激諸將有死之心以嚴軍法無赦之律固為至當其不然如以 成命已頒不容更易頃乞 勅旨昭示一時謂二犯之所以得釋者以

有其項情即可於何賢功能可議用何臣之薦何言之入
遂乃有此以暢羣疑非勅兵刑二部俾定議功格更嚴
期限亦為急臣等仰體我皇上好生之心固亦知雖
昆蟲草木皆欲得所乃敢惓惓以從釋罪即為此 瀟疎
者良以 朝無定法人有蓄疑誠不可不訓故一念大馬
丹誠不敢容默伏惟 聖明裁正施行幸甚幸甚

皇明高朝疏抄

卷十

五十六

法三

再飭春防大計以慎回疆場畧

張爾

臣竊惟今日邊計以上勤 主上焦勞下悉臣工專自自
臣待罪該科其春秋時期五遇巡防每仰見凡將領責成
兵食調度陸塞城守戰陣機宜可謂明畫詳明更無遺算
然而章和若續效茫然所以然者正臣向謂徒事無益
任人有功今沿邊諸總戎關內多無能為 皇上任事之
臣令人扼腕長談殊為于邑姑言此事如去年秋虜寇
中其視元年汾石之變失陷州城昌黎之圍近偏 畿輔
雖大屬有聞然謂之全無失事不可也于時總督右侍郎
陳其學巡撫右僉都御史李秋各大以捷 聞幸臣一得
皇明高朝疏抄 卷十 五十七 再一相
之愚各據其奏內語意衡決意必我軍失利即行奏 奏
乞 下彼中巡按御史行查越六日按臣嗣有奏 聞臣
復請 嚴勅該部速行查究不得少容延調致涉含糊
當報功之初臣即逆探其有罪當是時在臣犬馬之心恨
不 朝廷威靈即雷動風行于諸將諸臣情罪即悉達畢
露于 朝廷謂之過于責成則有之固未嘗毫髮為之避
匿也既按臣勦報部臣覆題關臣互辨其事迹業既分明
臣固無容再贅蒙 皇上親加 宸斷畢竟通以寬仁慶
之鎮巡之臣入曲示敗調舉一方而他方可知舉一事而
他事可知是 皇上有罪之仁器使之義如 天之恩其

被及諸臣將者誠至富而除派矣大 皇上因之
如此而邊臣自今有尚不懋策勳軍冒孤 恩遇誠亦非
夫但恐其中有策勵不前執迷不悟者如總督陳其學
生徒持清謹殊乏揮霍之才巡撫王達臨事不近人情太
鮮含弘之度久俾人心缺望物議繁興學復顯被懲罰尤
難展布臣當防秋事竣即欲言及但學則 聖恩方為曲
宥恐致妨夫 宸斷之明遵則將官方病其嚴恐誤中其
擠排之計今春防伊始政令方新若不一為處分終屬未
便乞 勅吏兵二部將其學速為議處遵則 勅令痛加
懲艾俾務為公平政令以萃人心庶在邊策勵有門而學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五十八 再上
則終始曲全皆霑 洪造其在宣大創遼事之尤急可議
者如宣大總督原住陽和本為兩鎮適中聲援俱便後事
為南山拱護移住懷來蓋廣既不能越上谷以伺南山則
我兵固不宜專居重南山以為關要合無將原列入衛之
兵領以司道官僚仍前分戍以守南山而總督仍住陽和
俾復舊貫其入衛之兵太耗兵食臣曾經議徹當時本兵
議復謂以待今年將入衛遊兵先行量減一二枝以省度
支之費嗣復有各枝均為遞減之議今要見已減徹士馬
若何名額前鎮軍中南軍教習方畧議論已多時日亦久
亦要見其教習成功若何等差自今廣首俺答歸抵巢穴

正潛蓄窺伺方殷其在總督侍郎譚綸總兵官馬芳趙奇
戚繼光等尤宜奮騰吐新矢心戮力以早完機宜在寄猶
不得再為譎詐虛飾重干 明憲其餘邊鎮諸臣均乞
勅兵部待臣疏 命下之日除將臣所指陳事宜各詳議
應否及即馬上差人移文傳示俾各將先年刊布防邊議
條及臣等節經題奉 欽依春防事務要一一遵行幹
濟共保成功如有支吾怠慢少謬軍機容臣即指名奏究
皇上必更為痛加懲究以振明法使知 朝廷雨露生全
輿重震肅固並行同運庶懷德畏 威之餘斯任事
得人而疆場有賴此臣所謂為今日春防要務而固不敢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五十九 再上
徒勅取冗談舊調以瀆詔于 君父之前也伏惟
明裁斷施行幸甚

陳膚見以養修攘疏

王燁

竊惟夷狄之為中國患由來久矣而猖獗之勢比年滋甚夫聖主當陽正四夷來王之會而其頑醜虜顧敢於悖驚若此意者上帝赫怒故驕其心梟其魄假手於我聖武之君一肆英蕩以貽聖子神孫萬億年之安乎不然何驟聞我疆土度劉我人民而猶狡焉不已其侵軼之心耶邇來陳遼將練兵繕壙蓄糧之議者章滿闕庭

皇上亦多俯賜採納付之有司矣但今日廟堂之殷憂在於斯臣民之共憤在於斯西北之遺黎洵洵焉不能朝夕在於斯畢收群策以成一勞永逸之功正皇上宵旰

皇明兩朝疏

卷十

六

見

至意也臣子苟有所見皆當敷瀝悃誠以備采擇况臣等以言為職又安敢畏陋自嫌僭冒是悞徒習循默無所陳納以效此欵欵之愚乎蓋天下之事貴于謀定而濟之以實古豪傑之臣不動聲色而應猝敵難常有餘力者由此道也謀之不定緩急之間一失其分而公事去矣宜急而緩則渙散頹弛無以備不虞古語有之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況涉河之舟行大行之車乎宜緩而急則張遼追遽而反乖于事理有急之形坐緩之實則今日撥禦之計恐不能不動聖慮耳以為緩耶則募兵買糧內外切實固宜在外此有賴通德倉糧之議者有欽京師諸產

之議者皆有煩言何張皇至是耶此謂有急之形以為耶則皇上嚴旨以責其治兵矣而司兵柄者未見其所以治責其備糧矣而司計者未見糧之所以備不虞之本而惟末之圖故力雖勤而功愈塞萬一有驚則秋迫甚不逞之虜顧可以空言退耶此謂坐緩之實臣等謹以邊務之大勢先為陛下陳之夫兵也者氣也故先治兵莫先于飽其氣今法而積弱氣之不揚甚矣臣等每以虜事詢諸綠邊之人率握手蹙額謂其敢梗臣等雖其駑駘笑其說之卑也夫括虜部而周數之大約僅二十餘萬而以駭悍自怙者惟吉囊與俺哈爾不魯二部共七萬

皇明兩朝疏

卷十

六

見

人竊據河套為我門庭之寇耳其餘如亦克罕之荒昏伯思罕台吉之庸瑯固皆鼠子也我兵無論外郡環邊關者四十餘萬矣眾寡之分固已不論若整我節制之師驅彼嗜利易駭漫無紀律之虜一戰負六百群皆奔矣况伏聖天子之明威以臨之哉將謂虜之獷狽猶豺虎之不可禦虜信豺虎也然豺虎而屠之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者獨非人乎哉蓋智勇並用必非徒勇者之能當也若去秋平定嵐石之寇是又入奔之獸耳以孤懸之虜深入千里之地內不知經幾嚴已越幾險阻使關外有人縱不能迎敵奮擊以揚我軍威亦必堅壁清野以銷其鋒時出掩襲

以牽其四掠候其去而集厚陣以尾之遣驍騎而左之在
之夜則多鼓鉦聲以震之或衝枚以襲之晝則多張旗幟
以疑之或據險以激之或閉其泉源收地以困之乘其困
極而殲之虜固遁我之獲也乃一籌不展使得以呼嘯跳
梁而去此志士之扼腕而憤懣焉者也雖然忘羊而補牢
未為晚也臣等恐率之敝而羊愈觝逸耳夫秦晉之民古
所稱尚氣堅勇力敢決者也今宜勇而反怯者有三弊焉
勢之分也法制之束之也心之攜也何謂勢之分聚數十
之鐵以為推可以擊堅而無缺引而丈之則弱堅可以伸
之挽之聚四十萬之兵以壓虜鮮不靡者然環數千里之
邊分戍之而聚焉者蓋寡矣及寇之來則又分其兵于其
處按伏其兵于其處應援其兵於其處防禦時零隔越正
所謂小敵之堅大敵之擒矣況虜騎之來無慮數萬而諸
將所領僅止三千雖使孫吳顏牧復生無可為者故不為
往昔楊琳孔頴溝之敗賊則為近日丁璋石湖鎮之覆沒
勢則然耳是蓋以竊發之禦大舉不知因勢變通之過也
竊發之禦兵不得而不分其防多也大舉之禦兵不得而
不聚其勢重也臣等謹按東自柴溝迄邇至靈州以西無
虞非套賊竊窺之徑然大舉之衝則有二焉東犯應順順
西等處則大同其衝也西犯平固環慶等處則花馬池其

皇明西朝疏抄

卷一

李三

見三

衝也大同固為重鎮矣臣等請增戍於高山聚落二堡以
為之翼其次則偏頭寧武鴈門之兵所當寇衝焉花馬池
近固知所重矣臣等請以固原總制恭遊等官移鎮彼地
更增戍于安定柳楊二堡以為之翼其次則定邊興武之
兵所宜整訓焉寇東侵則聚重兵于大同以遏其衝高山
聚落之兵應之偏頭寧武鴈門之兵又應之如勢重不可
支則宣府左援延綏右援之寇西犯則聚重兵于花馬池
以遏其衝安定柳楊之兵應之定邊興武之兵又應之如
不可支則又延綏為左援而寧夏為右援若親延綏則大
同花馬池之援亦如之如其深入則省府之兵與州邑之
民兵又相應之不以非我信地而東兵以坐觀不慮出
境而返轅以自適如是則聯絡之勢固矣不但已也賊
於東則西兵偵探虜帳之遠近虜實而遣死士以擣其巢
穴賊於西則東人偵探虜帳之遠近虜實而遣死士以
焚蕩其種孽應畜如是而犄角之勢成矣聯絡可也設或
羽檄紛馳而延調干戍裝之未辦客兵方集而虜已棹尾
而去則若之何是在重總制鎮撫之事柄而使威令信義
之素孚則臂指之便首尾之應無不如志矣犄角可也設
或輕重以自擾緩發而後机二者皆取敗之道也則若之
何是在衝要偵探者之賞給而使之必明必信則所謂知

皇明西朝疏抄

卷一

李三

見四

戰之地知戰之日而我得勝策矣奇正分合有定策而無
定形俞張運棹勢在我而不任敵何有于不腆之虜蓋守
于而守之不若振其吭之為要端端焉以矜其擊固不若
批九擣虛之為得勢也此今日經界之要機也若以為固
之鎮未可以議遷而花馬池之懸隔未可以易守臣等
請以往事明之延綏之兵昔駐延德而虜橫今遷榆林虜
勢過者正得扼吭之策也雖然如法制之東何哉兵之者
將之利器也將也者國家之利器也今之取兵以折軍之
法嚴諸將領大面軍相構鋒鏑交加不死則傷今若將領
之折軍是不欲軍之戰也乎今之取將若謂寧拙守無巧
皇明尚書疏抄 卷一 見五

三固將昭軌物引綱維以作法于下者猶或自戕於
之外而乃以剪剪之法持百死一生之將士不惟無以作
其氣亦恐無以服其心也臣等請除禁禁軍邀功浪戰
者固赦若有鉅折軍而奮勇克捷雖出邊而具有成算者
亦從寬假以開放其驚擊虎搏之心除貪殘刻軍逗遛失
機者固赦餘悉簡節疎自治之無責其成律無村以苛細
以長養其校石超鉅曳乘棹輶之氣則治邊將士不戰而
勇增百倍矣雖然又如人心之携二何將之與兵相倚為
命者也故可與之生可與之死可與之赴水可與之蹈火
而後可以言戰守是何也固之有以結其死心威之足以
皇明尚書疏抄 卷一 見六

之以心腹有經有紀不震不懼則恩之無不感威之無不
畏耳將歌舞涕洟喜其乘悲其晚矣若謂積疑已深恐不
得而威之臣等則謂無名之惠適以生阻而有恩之威足
以招携何則誠偽之分也且養戰士如蓄獵犬然終日發
縱指示以馳搏狐兔則精神鼓舞各盡技能而大有獲也
不然則安疲樂怠惟嗷嗷待食於人且釀成驕悍之氣搏
噬人矣五代顏軍驕甚動生反側而宋祖以一劍治之遂
帖然定者此明懲也若延緩之兵獨以忠勇者而獨有艱
于衣食抑揚勸率之道似或闕焉至于治兵備糧孰不以
為至急矣但臣等所謂不理其本而末之圖者有說焉今
之議治兵者清戎募兵二策而已以清戎言之清解雖勤
而通亡繼踵徒衝吏胥之橐為生民一重擾耳况風土不
諳甲冑不勝而無濟于用乎以募兵言之往年大同之變
蓋常召募而罕有應者縱有之則見伍之軍不敷支給而
新募之兵將何犒餼耶此皆不審事實為空談者也今之
議當糧者不曰京倉挖運則曰例外發銀言挖運則飛輓
之費不貲而京倉之儲有限言發銀則票價漸昂而銀
用雖竭帑銀以輸邊壁之以填海也况軍上所需需者矣
粟其交粟生息積金如山有月哉夫然後知難矣蓋邊
實粟為有見之言固可務二而而得者也傳曰有人此有

土有土此有財今邊境蕭條沃壤盡棄人散財匱又奈何
司計者不立根抵又安之圖耶人將謂中政之壞由於法
之廢臣等則謂必盡舊法而後中政可舉耳何也利歸
於下則不戒而人情樂於趨法持於上則愈嚴而事體漸
以弛故寬大之政違人尚焉而況於荒蕪寒瘠之地尤宜
施也臣等聞往年邊師蒙戶銀蠶俱廢不惟封其私園而
且便於公糶不惟太車小負為便廩之充而架梁防護尤
足為悍圉之固璫具者不欲利之遺於下也於是清屯勘
地之疏紛紛焉今日追屯糧明日丈屯地正德初年寧夏
之變以此鼓眾怨而遂欲然起矣糧之以弗靖持之以大
急夫然後人情散而地荒地荒而糧乏糧乏而人益攜今
邊民之日就凋瘵且甘心叛為虜用者二百來豈一日耶
言之至此誠可慨憤臣等乞 皇上渙發 明詔邊境
地有能佃種者無論軍民無拘籍貫無限頃畝悉與為業
永不懲科其壯夫健卒有可耕之力無可耕之資者官仍
量給種子三時藝獲仍督令遊騎更番巡邏以防剽劫將
官舉舉廣者兼得多畜死士以護其世業以壯軍威軍府
有司但定其疆畔治其爭盜毋妄生擾害仍 勅撫巡等
官時加優恤勞問如此則兵戢錯布耕戰相協三年之內
殷殷也也可以平糶於無事之時以勸農可以擾給于有

事之日以恤事由而皆困倉糧不蓄而自充乘朱鑄者皆
千城兵不募而自足何此之不為而顧為不得已燃眉之
計空竭 內儲割心腹且無益肢體哉若謂王制無不稅
之士而繩武人不可以弛法也則當主茂田忍捐于輿
之無沒而固斬于我軍我民之播佃生息乎忍容將領
銖為軍士腹削而不欲其且戰且耕以自食其力乎君謂
懸餽待炊不啻涸轍之鮒而江西之挽不及于救也則挖
運發銀一二年間偶一為之以拯其急若以此為蓄糧之
長策則非矣至于勞米安定猶在州縣親民之官時其急
艱而周之察其農事之勤惰而勸督之稽其夫家聚寡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十八 見九

不傲而行之徒專於寸矢之程况戈矛戈戟神槍機砲連
弩之利器廣置有之而遂謂不可文耶縱馬之不可缺則
茶馬監馬監馬牧馬之制何盡廢弛而顧紛紛于買馬貴
皇無所歸耶况擊畜之馬應墮腫于江之南北無濟于
戎備而徒為民之巨蠹是誠不可解也調馬於邊或於近
邊之苑監而歲解備用之銀於軍府斯兼利於軍民矣臣
等見寸矢之造偏天下每郡計數千金率為蕞芥巨猾之
欺冒而徒以散弓枉矢應需頓厚取諸民而于戎備無絲
縷之益此又不可解也以歲造之直悉解軍府聽其選士
精造以便給用茲不可耶若謂馬價方扶之利悉歸於邊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十九 見十力

理之不貫或有之矣臣等請戰守調集之機以元發後聞
可乎軍中賞罰生殺之柄一由彼制可乎做便宜置吏之
意文自守巡以下武自容遊以下悉由專奏易置如往年
楊一清之保舉胡經仇鉞等官疏入即報可乎做市租皆
輸幕府之意賞犒支給悉由隨官專決不以銖兩稽勘使
不得展布可乎圖遠大者無近功而兵家之勝負無定形
請不急其目文之效而惟責其成功于五年之上下不問
其城堡小戰之失利而惟取其軍律氣勢之恢張森肅可
乎擬議貴精咨訪貴廣以禮敦辟名臣俊士足為主帥之
師友以積軍機如古幕府之開可乎遠近士民有義勇絕
倫者許招至麾下優其賞給為軍鋒之冠俟立戰功奏
請補用可乎此皆 朝廷取將之制固非小臣所敢妄
議然 皇上振宏綱以清積弊植弛之弊以建萬億年
永固之圖則推轂之義固不可以不申事柄之歸不可以
不專且重也近月有議河套之復者臣等以為議復河套
于今日誠落落不可幾鮮不指為狂易人矣但兵也者勢
也弛之則垂翅而委地振之則動乎九天之上信得邊陲
而委重焉數年之後可以捧河南地還之 陛下不然善
所特以限隔胡虜者黃河一帶水耳險為彼據而二千里
衍沃之土使得以收牧豕千百其間異日醜類延蔓則勢

橫益甚其蠢動將不但今日已也奉天意以驅殄驕虜此
固復我故疆承 先烈以固永圖與好大喜功快心狼望
之比者異矣至於郊坰密邇之遺孽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不密為之防而欲倚為緩急之用非陞之役夜半之杲何
如哉疾癰已發蓋不待徵往鑒于劉石之禍也此實隱憂
之宜圖而尤不可輕發以起黨潛移然奪要在柄事者之
善處耳若夫衛所徧天下而繁兵籍者皆備吸之犬將領
承世廕而司軍政者率裙屐之子我武之不揚不止邊疆
已也乞大 賜振整自而京以至郡縣之兵一體訓練以
備不虞則克詰戎兵固隆吉制治保邦之所急務也臣等
猶有說焉急治其剽故不得已而投攻伐之劑然保和榮
衛為元氣之護良醫恒憂痼疾為夷狄其剽也民其本也急
于攘禦之策而忘其輯寧之治饑凶之謂何而催迫之使
楊鑣競馳于宇內征督不已繼之籌楚籌楚不已繼之戒
繫有司承望以苛急里胥膏綠以肆姦民之騷擾不更甚
乎周書有之用顧畏於民若是獨不宜深長思乎臣等進
猶有說焉重正治官乃肆征弗庭之本故折衝千里之威
常在樽俎間也今小大臣工果能精白一心罄竭忠悃以
仰承 聖德否乎乞 皇上嚴加戒飭俾自今伊始義和
必明而廉隅之無闕奸惡必公而賢否之不淆切 主憂

臣等之義而靖其以匪懈知本固邦寧之訓而保愛以勿
傷庶 內治修而外攘之功不難于舉矣臣等竊叨南垣
仰報無由感切時艱有懷欲盡遂以猥馬燕澁之辭冒干
天聽幸 賜鑒納以裨涓埃此實 皇上不遺窮荒天包
地育之至 恩也瞻仰 宸極臣等無任懇悃戰越之至

皇明高朝疏抄

卷十

七十二見主

申飭邊臣以固善後疏

丘樞

竊惟 中華之德強虜張 天討以蕩靡氛乃 王師之
所以成百勝而振風猷以壯聲實尤邊計之所以保萬全
也昨者胡騎跳梁擾我東鄙賴 天威 廟畧立 命陸
師殲之河東占北斬馘無算不旋踵而犬羊跡焉誠足
以伸華夏之威而洩 神人之憤矣然以利害較之孰若
先聲極暢而使其不敢來又且豫備周嚴而使其不能入
豈不尤為長計哉此則方來之急務邊臣者之責也乃兵
部議處十策其於安邊謀 國蓋亦曲盡其機宜矣臣等
復欲條列規畫以效一籌恐議論愈多徒重邊臣之牽制
耳謹直叙管窺大畧以俟 聖明採擇焉其一曰破邊官
之長套夫邊事之不振皆長套拘之也人亦孰不知其為
非而相傳已久驟改為難於是互相倣效以釀成沿襲之
害而不知其為誰之罪夫即如兵馬係一方之保障而豈
堪迎送之疲錢糧竭百姓之膏脂而不惜無遺之濫總制
之職非不重也而任下官抗禮致軍令之相妨勘合之禁
非不嚴也而借各路通行使郵程之俱備有往復之金幣
以賞禮有泛常之宴會以靡財殫墮事而不共執乎雅道
以巡撫而薦總督之功以督撫而叙巡按及臣等朝紳之
莫功名念重乃甘自處於誦夫諸如此類未易枚舉合無

皇明高朝疏抄

卷十

七十三見主

許新任總督鎮巡等官既成規良法未為遵守外其餘
體因循任行整飭縱使振揚少過浮議流聞亦無遽以文
法繩之則脫畧干隱徑之外可以綽綽然展布其驥足矣
其二曰除邊人之積蠹巧猾之弊何處無之其在邊方為
尤甚蓋疆場之外防禦為急而刑罰弗逞姑息為多而法
網易弛且恐招怨生謗故皆熟視而莫之問耳即如邊土
之擅殺降夷也豈不沮歸附之心墮軍之心貪虜貨也每
至於窺覷之囊剋除糧賞可憐寒餒之脫巾攘奪首功不
免英雄之喪氣盜賣以及虛出則虜虜為虛而役占又燕
買關則名籍徒具軍地有清查之名矣豪強占據而莫敢
皇明高朝疏抄 卷一 七十四 年一
誰何也糧石徵收之數矣官吏侵漁而無從對照其他百
孔千穴蓋更僕未易數也合無許新任總督鎮巡等官盡
將官府及地方中累年宿弊次第剗革無分官民豪右但
一有阻撓聽指各奏 聞以憑究治昔人有言興一利不
如除一害正此之謂矣其三曰略邊務之虛文自庚戌以
來封疆之吏人人自奮選將也練兵也轉餉也修墻也分
區擺邊也條列自宜及奏報功次也未嘗不僕僕然稱勞
矣然不務粉飾不涉支吾者幾人哉他姑勿論只如昨日
河東數戰說者遂以為二百年來之所未有則前此各邊
紛紛報捷凡所謂官軍奮勇血戰斬獲首級奪回達馬夷

器大庫敗逃出境皆紙上之空言可知矣合無許新任總
督鎮巡等官痛加剋勵此後如其事當行其事當罷其事
宜請其事宜專務期看實舉以責成效無徒藉口而
取快目前非但上為 國家下為軍民而亦即所以自為
其身矣獨不見近年以來各邊之崇飾虛文者豈不徼一
時之幸少則敗露而斥罰隨之矣畢竟何益也耶萬一諸
臣不悛仍前搪塞聽本兵及巡按并臣等該科不時劾
奏積衰之邊察庶其有瘳矣乎臣等迂見如斯言病而不
處其方舉舉而未竟其說竟欲不開事規不煩覆煩使得
便宜行事各效所長而不敢多岐以亂其心遙度以掣其
皇明高朝疏抄 卷一 七十五 年一
肘也伏乞 勅下兵部申飭前鎮大小諸臣鑒前轍之非
遙勉同舟而共濟閭外之事悉以委之諸凡建白注措許
以不從中制焉至於功罪賞罰自有典 章在也其各邊
應否通行成 諭一體遵行均惟 皇上裁之臣等無任
悚息企望之至

條陳邊計疏

楊士琦

准兵部咨該內閣傳奉 聖鑒朕看得東西二鎮屬
於校至甚防虞之計如何預慮等會文武群臣着實
議來着欽此欽遵該本部覆議等因再通行大小官員
忠願慮彼格講求各令刻期具 奏容臣等酌量緩急會
同內閣并五府九卿科道各官逐一詳議列款上請
取旨 聖裁等因題奉 欽依侍習前來臣等切惟狂胡
匪如分道瀕陵東犯薊鎮則九重震驚西犯偏關則三
平搖動搶殺至甚誠如 聖諭荷蒙 皇上軫念生靈日
勤宵旰 特諭輔臣公同臣等詳議預防之計臣等雖至
愚極隨目擊時艱敢不祗承自昔防虞不過戰守二端而
各邊地勢不同戰守亦自互異即如薊州昌平保定三鎮
有牆可恃虜難保其不來但當乘高據險使之匹馬不入
即為上策山西宣大遼東四鎮無牆可恃虜難保其不
入但當堅壁清野使之一毫不得即為中策臣博臣本固臣
士儋連日面相酌議除重將權明軍令脩城堡等項事宜
已經各官條 奏不敢驟及外謹將東西六鎮戰守之機
其大且要者列款上陳伏望 聖明特賜省覽 勅下該
衙門會官詳議欽定施行及照奉 旨建白者臣等之事
乞詢謀參酌者輔臣本兵之任也至于削卡處方力求實

皇朝明史稿抄

卷

七

楊士琦

皇朝明史稿抄

卷

七

楊士琦

救者則總督鎮巡兵備將領之責也若使臣等言之輔臣
不兵議之邊臣不肯力任其事或明肆異同或陰行規避
紙上空談營之盡餅竟何益乎安攘之效所據責成邊臣
同心寅恭實心幹理乃今日之第一務也又念兵凶戰危
人情所難 朝廷所以驅策之者惟在賞罰有功不賞人
固弗勸有罪不刑人孰肯輕蹈白刃之禍哉近歲薊鎮瀕
家口磨刀谷失守總督王忬楊選相繼棄市而總兵參將
遊擊及從未減是以今歲虜警屢稱敵戰竟無一將請纓
而死可以見其情實矣頃蒙 宸斷建緊鎮巡人心始知
警惕而副參等官田世威劉寶等進忠吳光裕等分有信
地不能固守其罪尤重亦當先行收問合無將田世威等
提拿到京法司查照所犯一併擬罪以為邊臣縱寇殃民
者之戒臣等不勝慷慨切祈聖之至 一定薊昌守牆之議
薊昌二鎮因山為牆延長幾二千里自唐成虜變以來屢
經修繕河防口古北口黑谷關一片石等處拒回大虜明
有徵驗近因積腐潰牆說者遂謂牆不可守是誠因噎而
廢食也蓋前年牆子嶺失守乃通州官軍今歲界嶺口失守
乃河間官軍守兵單弱援兵不至此調度之失宜豈可歸
罪于牆哉合無聽總督侍郎曹邦輔督同鎮巡等官越此
冬閒躬履邊垣逐一閱視牆有不備即為修補春秋兩防

將調到入衛邊兵分營配搭每路各得一二千名駐劄通中地方猝遇虜衆攻牆令其併力戰守彼仰面而攻我乘高而擊虜騎雖強亦未能飛渡一定宣府南山之議宣府東路咫尺昌平其四海冶岔道八達嶺等處俱有通賊要路總督軍門統領重兵拱護南山實以陵京為重連年關外增設墩牆深得重門待暴之義近議紛紛欲將兵馬列於張家口左右衛等處俟其南下方守南山失策甚矣合無備行總督都御史王之誥督同鎮巡等官今後春秋而防仍照成議謹守南山以慰君父宵旰之懷不得藉口外防致遺內患一定山西擲列之議應門軍武備

皇明高朝疏抄 卷一 七十八 楊一

頭三關均為山西門戶雁寧二關外有大同猶稱屏障偏頭一關西連延綏獨當其衝先年寧夏一帶添築邊牆增兵戍守未為無據然邊長八百餘里原守官兵民壯不滿數萬名曰擲邊實為故事固未見其倚牆拒守如劉昌二鎮真能遏虜之歸者也蓋劉昌合諸鎮之力為守頗易山西上一鎮之力為守實難今該給事中張齊議罷擲邊得之目擊非臆說者但事在關外遠難遙斷合無聽總督都御史王之誥督同鎮巡等官悉心酌議務求長便具奏聞如果可罷每歲秋防官軍民壯止宜屯駐適中地方遇有虜警相機戡守以保萬全一定保鎮防守之議紫荊

倒馬龍泉諸關營寨皆稱天險且籍宣大為之屏蔽虜若南犯諸關勢必經由二鎮即使界馬而馳亦須數日可到但當明其耳目養其銳氣如果虜犯宣大已入南內遼南窺洪蔚保安靈丘廣昌等處然後乘牆拒守斯為得策近年以來先期擲邊不惟空勞士馬亦且靡費餉餉令無聽總督侍郎曹邦輔督同鎮巡等官每遇春秋而防預將兵馬分定地方照常操練必須的有警報方可登牆以成以逸待勞之計一定大同擲巢之議大同地方外連朔漠與虜為鄰虜犯山西保定勢必由之先年總兵官梁震每遇虜入輒率勁兵出邊擲巢故終震之任虜即入寇不敢久駐蓋牽千內顧耳合無備行總督都御史王之誥督同鎮巡等官今後虜果深入發兵擲巢冬春虜賊馬弱之時虜雖不犯我境間亦搗之亦不為過有功破格陞賞縱有敗衄不當輒加開邊擲巢之罪至于宣府亦可倣而行之蓋總兵馬芳驍勇不減于震戮力報國此其時也一定遼東積貯之議遼東一鎮濱海陵夷中通一線之路一切兵食悉皆仰給本鎮之產且地甚肥饒收成常稔但鎮人愚昧不肯必為積蓄之計豐收之年粒米狼戾一遭荒荒坐而待斃如嘉靖三十八年三十九年人至相食食既不足兵自難振何以責其敵愾之功合無備行巡撫都

皇明高朝疏抄 卷一 七十九 楊一

御史魏學曾督同守巡兵備等官多方設法其開墾荒
蕪每遇年豐穀賤屢發官銀糴買收貯仍教諭民間昭依
江南規則各自蓄積務為一年二年之備而不可費事在
可行

皇明兩朝疏抄

卷

八十

楊

經畧邊務疏

李崇

近該總督宣大王崇古等題稱酌議北虜乞討通貢緣
由條例八事該兵部題奉欽依刊刻成冊分送應議諸
臣會議重復參酌詳議上請奉聖旨這事情你們既
酌處傳當都依擬行還着王崇古悉心經畫務要穩妥仍
督率總巡等官比常倍加防守毋得因而懈弛以致疎虞
欽此臣有以仰見陛下制御夷狄之道安不怠危之心
所以責成任事重臣而叮囑之者至矣崇古復何所辭敢
不竭心殫智以求無負陛下委任之重乎夫已成之勢
易圖而未然之情難覩故不徒苟安于目前而必思預防
于事後事無常形而必使在我有常勝之勢所恃者以有
備耳難成者機也易失者時也乘其機及其時急為之備
經畧不可緩矣經畧既定臂指隨使恩可施威可加羈縻
可久可撫可拒可戰可守執其樞而應之無不可者不然
睥睨以伺鷹空拳以搏虎恩流於納幣威由以搆怨而日
任事日久任其誤事豈小哉今有隱憂者不在倭寇夷
酋之多詐而在板升生靈之日蕃不謂其將來之無患而
深慮板升之未歸今日之舉非盟非和叛服難料不可恃
也就其事情勢處之耳若以為即可相安于無事之天
不敢保也若其乘時及機急求其可恃大為難賴有以傳

皇明兩朝疏抄

卷

八十一

李

之為可久之圖則經畫未必其德安防守未免於疎虞適以墮詐謀而滋禍端矣臣不敢避嫌謹議其急於經畧者有六為 陛下陳之一曰修邊古稱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增置堡并增險 國初設大寧城于山後設東勝城于三陣城之東東直抵于遼陽西直抵於甘肅東西聯絡列鎮屯戍連為一線山川阻隔虜人不敢跨山踰河而南牧雖時變援亦易以禦 中國之人亦不敢逃虜去亦即思歸以無可以生也自後棄大寧而守東勝宣遼之勢始分又失東勝而河套之虜始入又失河套而形勢弱矣然猶賴都御史余子俊秦統楊一清王瓊聖明而朝疏抄 卷十一 李三 本馬文昇劉太夏等總畧諸臣條築崖端深廣濶塹壑要害增城墩堡置敵臺謹斥堠有外邊之險有內邊之險來亦可拒也逃亦可追也因循極壞於嚴嵩父子二十餘年間權門一開用匪其人撫臣日望遷轉將領惟知饋賂內外之險不備墻塹之迹徒存廣騎得以縱橫東西任其出入生靈極其慘毒財物悉歸禮懣日惟媚虜通商之術是用可忍言哉今復苟延歲月偷安自保虜氣日驕板升日衆以 中國之人為虜之用日移日集愈進愈近不知將來所失又何如也為臣者受 恩深重恩漫然日觀而心安乎 陛下幸忍坐待其困敝而不知救乎則今日汲汲

於修邊以設險求其遺跡而變通之其議不容已矣一曰足兵夫城堡堅要害固斥堠謹則未可禦去可守而屯戍卒伍豈可少哉 國初沿邊戍守各有定數有操兵有調兵兵非不足也傷殘千槍殺戰之多流移于饑饉刑役之苦有其名不足其數實數不足其用練習未豫而優恤之恩寡也故練兵必先實兵實兵必湏恤兵方可操擇強壯稽查逃情嚴賞罰役土著之民查照先年李綱余子俊王質楊一清戴金等題行事例審而行之而後軍伍可充戍守有具及今修邊開屯一應役使之人悉於召募內選用領工工完即罷不復為例其原設屯戍操調軍伍悉仍舊差而愛養之萬勿役使并那減糧食致生怨尤今既禁而楊集趕馬媚虜私易而將官家丁又不得冒功陞賞則必藉此鼓惑以起事端工未就而內變作如之何其可也召募輪番用工以原額選操練習險乃可恃所謂效死勿去地利不如人和勇敢之氣日倡率作之功可期此足兵之議不容已矣一曰足食古者寓兵于農食足而後兵可用也養軍之費不以煩官則用自裕軍之自養悉出于田則家自給今各邊地土皆古之邊郡也趙充國以全取勝先陳屯田之利 國家立屯政之官故有屯軍有操軍有守城軍有調遣軍卒四人食一人焉其制固存也今

或以荒蕪或以典賣或以占種而屯田之法壞於邊地雖
未皆可墾而必有可墾者多以其可墾者以爲其爲之官
給其資民盡其力或令軍民自種無事則耕有事則守清
查其畝額而量徵其科稅就近轉輸爲力則少乃查照先
年創大夏楊一清等開種召納事例便宜行事務使蓄積
有餘邊儲不匱不惟糧食而內帑可省軍民以有養而
巡移亦少此足食之議也一曰理財 國之大計財用爲
急今欲修邊則有用功之費足兵則有召募之費足食則
有屯墾之費其在軍則有月糧之費有行糧之費有軍實
之費其在虜則又有入貢之費有撫賞之費有補市之
費必皆動支于官而不可取辦于軍仰給于內而未能遽
盈于外則戶工二部於茲不可不講也天之生財止有此
數 國之所入亦止有此數而請取無窮一或告乏何
以繼之臣請戶部會計開納事例銀兩若干前後抄沒財
產銀兩若干及天下各項徵解錢糧銀兩若干存留 京
用若干專候邊用工部會計開河修河各項營繕錢糧已
支若干未支若干以若干相應存留以備邊用不急之功
一切暫停南京兵部收積地租草場各項銀兩若干俱應
查存不許冒濫又用以備邊用惟太僕寺馬價不許借支
以備召軍買地之需仍將各處查盤錢糧已未解到數目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十四

李四朝

通行查催各省供邊錢糧已未支完數目通行查明 請
差各該科臣會同該部實心體 國一一料理的確應否
裕用務求邊費可繼二三年後事有成功以漸而舒先勞
後逸伏望 陛下節用惜財以俟德先天下留有限之財
濟邊務之急固 祖宗之疆宇保生民于熙皞是大慶也
此理財之議也一曰用人夫邊鎮之才雖殊腹裡秉賦剛
柔雖分南北大要以通方志識慮勤強幹爲用總督總兵
文武大臣固皆極其選者尤莫重于巡撫遠方巡撫其任
最重往以希望遷轉之速殊無經遠之圖是以不奉總督
之令巧爲規避之術坐致邊事之廢積弊至今若詢舉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李四朝
未稱依違苟簡而獨責成總督難矣自今邊防巡撫務求
實心幹理經濟樞才非兩者不遷總督總兵兵備將領凡
係邊臣俱要久任者遷超超遷者久任人有固志者有遠
圖然兵備分守守備副將遊擊指揮而下皆有地方之責
府州縣官亦有委任之事合無通行查棟一審不地者邊
方改調腹裏堪用者腹裏陞調邊方各舉所知各隨器使
或可以修邊或可以練兵或可以屯田各盡其才各成其
用邊事庶有濟矣此用人之議也一曰重任古者藩鎮節
度之臣專制一方錢糧軍馬調遣悉給偏裨將領恭將官
僚俱得自處攻守應援隨機自便人堪任使動無牽制是

以權重而法行任專而事易今者事必待 奏奏多遲疑
持奏者之議論不同同事者之意見相左是以節制下移
於抗違督率每挑干欺玩號令不獲自由兵餉難平急應
精神耗困于文劄之煩冗志氣消沮于展布之危艱雖欲
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其可得乎臣請自今假以
便宜之權獲專閫外之寄事關大計必須奏 請可以自
處徑自施行言官必不苛細過求少寬文法俾可自效巡
撫將領以下悉聽節制至于追論一節人所深畏是以欲
言復寢欲為未敢必須朋奸黨惡誤 國亂政方可追論
若心誠為 國事涉差錯亦當秉公原情豈容挾私傾陷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李六元

是勅下吏兵二部慎邊疆之選嚴久任之法不拘常格
不惑浮議激勵有方務求實用其在武職惟以安邊受賞
不以小勝為功考選之期一例超遷不分文武實著懷柔
勝算得宜勿致弊端大昭 朝廷覆育之仁務求所以裨
補下戶工二部經理錢糧務備邊用選差兼明邊即管理
是風力御史稽查毋惜暫時使破冒以便二三年接
濟期于成功為上毋分彼此其圖實効合行事宜通行邊
鎮督撫鎮巡等官作速奉行修饒整理免圖安機毋從空
言玩愒更祈 申飭大小臣工各秉公忠 官府相為一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李七元

體中外不宜異同輔相協和文武兼濟惟以 國事為重
保邦防患是急深為遠計永底咸寧久安長治之策無出
此矣

皇明兩朝疏抄卷十六終

嚴杜妄請以重邊儲疏

賈三近

臣於本月初八日接得司鑰庫署庫事內官監太監溫泰等一本為急缺錢鈔不足供用事內稱庫藏不充要將九江淮安揚州蘇州杭州臨清河西務鈔關及山東河南南北直隸浙江等處戶口食塩商稅俱各解庫供用等因奉聖旨戶部知道欽此臣見之懼然若輩不識所以竊謂國家正費藉課稅為多而海內要錢獨邊儲為重臣伏祝皇上御極之初首頒明詔中間一欵各處鈔關本折輪徵折色解部濟邊本色解送天財等庫計今該庫見貯數多將本色暫行停止俱令徵收折色三年接濟邊儲大哉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八十八臣

王言宣布中外九邊將吏歡然鼓舞昨今曾幾何時而該庫乃有此請夫該庫供應已非一日矣祖宗之時賞賜辦邊有此數端未聞匱乏至我皇上恭儉節用過於祖宗時豈至羅海內之課稅悉入該庫而後足用耶况海內之課稅邊儲之正支也當今足財之路漸減於初而九邊財用之繁大增於舊如大同年例原止七萬兩今則加之五十四萬有奇宣府年例原止八萬兩今則加之三十三萬有奇延綏年例原止三萬兩今則加之三十二萬有奇薊州密雲昌平原無年例今薊州加至四十餘萬密雲加至三十六萬昌平加至十二萬他若遼東歲加至

二十萬山西歲加至二十三萬寧夏甘肅等鎮或八萬或六萬或五萬亦皆歲有增進大約前計各邊年例自正德辛巳以前猶止四十三萬小自嘉靖庚戌之後以至於今則漸加至二百七十餘萬矣邊費日增則用財日廣用財日廣則需財日急徵輸辦解浚小民之膏血不足以供之所賴增蓋其所不及者不能不取足于山津關澤之利也其在今日更異昔時各邊屯政半就荒蕪而河東畿池歲虧正課謀國之士方切隱憂又於此時括天下商稅戶口食塩之利盡歸內帑至使諸邊棄障登埤之士日數數焉望升合而不可得夫豈聖世所宜有也伏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八十九臣

乞皇上軫念邊計至重儲餉為急勅下戶部將各處鈔關課稅及各省戶口食塩等項仍舊解部接濟邊儲一應別項供用不得妄行奏討庭使國課不虛而邊事重有賴矣臣等幸甚疆場幸甚

臣惟天下之治如人一身氣血盈則四體和順腹心受患則手足不仁今之言事者多致意邊方謂修兵脩備則疆圉永寧臣愚以為邊疆之患手足之疥癢也中國之困腹心之憂也聖王操外必先安內安內之本在實腹心欲實腹心莫若休養百姓欲休養百姓莫若責四方守土之臣方今四方民力疲矣九路將士終歲防閑輿馬連兵頻年不解何忍鼠竊關陝安西騷擾黔中澠軍之間賴衣威群白晝攫金更不能禁其由山妖海寇時有奏聞加以歲惡不入田荒不耕旱魃之災方數千里自關以東穀價翔貴江淮之民竟相展轉妻子莫保鄧豫之間民聚草根木皮殆盡人且相食言之至可為痛心問閭赤子日就流離而四海誅求急于星火嗚呼老叟嗷嗷告困誠於此時守土之臣循祖宗之法夫煩瀾苛與時休息安養民命猶可以維繫本根培植國脉臣觀十餘年來四方督撫藩臬諸臣固多老成謀國忠厚宜民鑒鑒然修舉實政者中亦有以建立為能以安靜為鈍駕言通變銳意更張兵方銷而議招官甫裁而議設或均丈土田或更革驛傳或分派稅糧用一條邊或輪倉里甲變十段錦或革除役代以吏胥或罷編徭役兼用丁田諸所變更難以悉

臣明兩朝疏抄

卷十

九十一

舉語其措注大約積養務本者才立之身并應租庸逋者千金之子不占一役視法如土梗變法如蝟毛前之人以如是而興後之人又以如是而止甲可乙否人無定說朝更夕改民無定守移文旁午議論紛紜計其究竟曾無絲髮裨于國家亦曾無益於百姓正額中寬一分之賜徒使法度一更弊源百出夫以頻年災害未息有之民方呻吟喘息之不暇而又加以勞擾之法愈不得休息是以強者共相嘯聚而弱者竟展轉於溝壑民不堪命坐視危亡譬諸疢癘之人惟當斷絕外事安坐飲水暇以歲月以漸復已耗之血氣若朝從而櫻之暮從而燥之則元氣日虛明兩朝疏抄

卷十

九十一

縣長吏一身上而撫按藩臬郡之長貳均被統屬而馬政
屯田鹽法清軍茶馬倉糧江關查盤諸使者紛然四出各
以職任有事地方臨邊則有督總臨河則有漕運軍戎開
府不一而足有司於是均有迎送之勞有參謁之禮有供
給之費使值會城益加繁劇策馬晨出奔走諸司抵暮方
歸比執燭視民事則形神已幾困憊矣如此勞瘁為諸司
者正宜寬假體息俾盡心民務顧其中猶有區區計較於
禮文末節之間或以迎送遠近意有低昂或以參謁後先
因為臧否或以體貌疎密或以應對工拙一蒙罪戾則志
意輒銷權衡之勢自宜重此臨民莅政姑且不暇若 二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九十二賈四

京通道水陸要衝則貴官大吏及百執事御 命去來者
往往出其途分屬和應則迎謁動輒而夫馬供億皆所取
辦一或當意則廣為延譽一遲緩缺畧則議論橫生雌黃
出其唇吻朱紫由其咳唾有司於此奈何肯省財于百姓
而欲怨于一已也至於各處鄉官類多志潔清脩分甘寒
素足不履公門身不及塵市詩書自娛謝絕應酬超然有
羔羊素絲之風者然亦間有以請托為媒以貨賄為市校
詞優餉更出登入從之則枉法拒之則拂意且第宅堪邪
田連阡陌課其賦稅率多後時猶有遷延規避不落一毛
者有司於此然諾少不如意征賦欲足常額則倡為浮議

亦試誣或具揭上司或投劾當路或為匿名文書以快
私謀或為童謠俚語以彰公道一塵不染誣以百計營求
六事孔脩謂其一等莫展媒孽四出攻陷百端期及大計
此風益熾上之人縱相知信鮮不投杼矣策仕者一遇此
地如避畏途曾有紫足抑首俛眉事屬鄉官則法因情屈
其有寬恤之仁公平之政可以裨益齊民者方議舉行又
輒以不便鄉官而中止矣夫有司所望以宣廣 德意調
和民事者也而奔馳牽制危疑之患從而搖奪其身心紛
擾其職業譬一人之身齊人曳之楚人掣之秦晉之人又
從而搖堅之求其四體展布伸縮如意也得乎此守令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九十三

賈四

所以數易而斯民之所以坐斃也再照當今之時 廟堂
之令不信于郡國郡國之令不信于下民 蠲租之令甫
下而有司數以稅不及額被謫 賑濟之令甫下而斯民
反以逋負之故見執 欽恤之令甫下而斯民重以誅求
之急傷生民苦于是非一日也 君門萬里何所控訴事
屬有司有司不能自專事屬監司監司不能上 請縱請
矣不能減正額之征縱減正額矣不能減 上供及邊方
諸費是以蠲免之令徒取具文書而賑恤之條亦苟完故
事有司縱欲推廣 德意惠安元元而事相迫阻莫可柰
何况監司斂最多取振作集事之人而略寬厚平易之士

使安靜之吏口計不足月計有餘者並為當世所疑

字心勞催課政拙者果考而下矣守令雖賢安養之心漸

移苛察撫字之念日奪征輸固其宜也下民狼顧漸不可

支天下財產安得不覺會今天災饑饉流亡益眾國儲

還餉何以應之此臣所謂腹心之患也伏乞 勅下該部

再加詳議通行各處總督巡撫衙門今後一應事務恪遵

祖宗令甲不得妄意更革致滋弊端貽害百姓中有法久

弊生或事關國計者許隨時調劑用意參酌奏 請施

行計圖經久畫一毋致紛擾已變諸法再行審畫果不便

民不妨更正所在司仍於州縣長吏一意責成實政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九十四 賈五 本

為繁文牽制令 德意不宜惠澤不流其禁止參謁迎送

一節尤當嚴加申飭無仍前陽却逢迎陰喜甘奉惶惑有

司適今大計近期監司於按察守令宜悉心廉訪毋惑於

鄉官過客挾私訾毀浮詞因為毀最使玉石混淆賢良蒙

訐所關匪細諸所評薦有司振飭卓絕微德不群者自宜

最著至寬厚宜民無赫赫名而收閭閻之效者宜一體推

薦以長循吏之風庶庶官得人民困漸蘇 國儲可裕軍

威可揚中夏日就昇平而邊陲亦可安然無事矣臣所謂

實腹心以理四肢者也

議處兵餉以肅江防以圖永安事

王象

該臣欽奉 勅諭每歲巡江二次臣于萬曆四年六月內

巡歷鎮江關山儀真瓜州等處沿江信地凡兵勇戰船器

具糧餉之類逐一查覈俱各整飭頗稱防禦惟是瓜州一

鎮南接蕪常北抵淮揚以拱衛南都倚為水口其長江環

繞則下通圖山三江崇明海洋諸險上聯青山采石蕪湖

九江諸地舟楫鱗集商賈雲屯鹽盜竊充潛滋出沒又江

南輓漕百萬悉經於此其為重鎮要害明矣往因倭寇焚

劫建立城垣專設同知駐劄督領衛官守禦把截其慎固

厥防亦已周至顧兵多借債人無實餉卒有變故殊為可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兵一 登

慮隨據巡江衛總指揮姜宗舜呈稱水兵止得二百四

名分哨不足合添九十六名共成三百實數庶足防守又

撥行兵陸鑑寺告稱有兵無食難以出力合照給餉以圖

補報各等情到 臣 惟增兵非難處餉為難頃東南水旱

頻仍隄工重鉅疲民惟正之供且猶不及况可於額外加

征方議設處間遣儀民吳祖等具告儀真原設有梁頭稅

銀以給兵食近來嚴商避稅悉奔瓜州合於瓜州並設梁

稅以益兵衛民又瓜民蔣清李蔚諸有祿肅隆王勝等一

百五十七人各連名具告願充斛行接輸軍餉以益 國

吏民臣謂事宜通變法貴順情即是兩者可議增兵亦可

以是餉俱批行淮揚海防兵備副使程學博督同揚州府知府趙慎修瓜州江防同知嚴從簡咨議去後據各中呈又覆批道再議據該道酌議具呈到臣見其區畫周詳誠有兵不待募而自足餉不待征而自裕以行永久當無不可者顧係增兵設稅事體重大非經上請不敢擅行謹即敷陳二議條列如左如蒙 皇上軫念重地勅下該部再加酌議題覆行臣遵照施行則武備可飭巨鎮有賴地方幸甚臣愚幸甚 一添水兵以靖江洋夫兵以水戰為難盜以水劫為易查得瓜洲水兵草撤船十隻兵一百二十名鐵船四隻兵四十名哨船一隻兵二十四名校船十隻兵二十名船大兵少難以撐駕外將脚兵一百三十名協駕然係借情無糧之人曠役時多緝捕不事有兵之名無兵之實除此止實兵二百四名分為三哨各百餘里江面橫闊一望無涯港口深隱於沙頭蘆葦叢藏於洲際窺穴密埋地雷黨結其出沒無常非一屯所可控禦者今以二百餘兵分而為三每哨不過五六十人風波浩蕩號令懸絕顧彼失此援首失尾故盜賊得以乘機肆行無忌相應加添水兵九十六名共成實兵三百名加造校船十隻比舊稍寬其制俾可容十人分列於三哨之間適其地卑遠近酌其船隻大小相兼防守往來報探則

皇明兩朝疏

卷十

兵二

疏

地雖遠而勢相聯絡港雖多而人相望助平時可遏草竊以安商旅有事可振敵愾以衛南畿然民以兵為衛兵以食為天今既增兵則餉當先議查據吳祖等告稱儀真下河船戶每人納梁頭銀一分以充兵餉近各船希圖隱漏盡奔瓜州該臣批行同知嚴從簡等照原奏查得先因該縣馬家港空闊添兵一百三十名將上下河裝卸客船各照梁頭丈尺每尺納銀一分以為兵餉矧瓜儀連界商賈輻輳船隻既同載貨而納稅則分有無固宜船戶竟趨瓜州以避儀真之稅也今瓜州若不照例起稅非惟彼此不均反致儀真日減且稅於儀者不稅於瓜征於瓜者得免於儀其為便商一而已矣及查儀真既有衛縣軍兵又有守備重兵止緣二港空闊尚欲起稅為防瓜州視儀尤險而水兵既已數少陸兵又無實糧萬一遇有警急則平時無養養之恩有事責圍報之力將安能乎故在今日瓜州兵食之議誠有不容少緩者也合無比照前例將瓜州一體起稅上下河船每梁頭一尺納銀一分委官收貯府庫以為新兵之餉頭目支五分舵工四分兵夫三分置簿循環按季填報有餘則補脩造船隻之價戎器操賞之需庶商無遺歎船無漏稅糧不煩虞而兵得實用矣一嚴陸兵以實城守查得瓜州鎮城始於嘉靖三十二年

皇明兩朝疏

卷十

兵三

疏

倭亂該前任操江都御史史褒善題建軍設同知一員防守因無兵捍禦即借債本地殷實人戶免其門差三間使出丁防守名曰驍勇共二百四十人蓋即以豁差為餉也又會報解脚行因其領行利多便出一丁防守名曰脚兵共三百五十九人蓋即以行用為餉也而者一係殷實居民一係運貨牙行豈能以身荷戈不過倩代徃徃失五離次名有實無近據脚兵陸鑑等又以有兵無餉為告夫驍勇除其門差安居無事其益不止抵平餉脚兵人人願充其利之所獲又不止數倍於餉乃尚不滿足以無餉潤告者不及今一處將來借口無餉勢雖強後將并所謂驍勇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兵四

勇脚兵之名盡廢而長江巨鎮孰與為守比及是時始議添兵則兵數百餉即以數千計而民稱疲困又何從征派且是兩後其雇工之家出直一也既可以此銀雇人亦可以此銀納官其受雇之人出力一也既可以此力雇於人亦可以此力雇於官合無今後凡驍勇之家免其門差三間量其差之所費每間出銀三錢每歲止納銀九錢於官除其驍勇之名而改曰門稅脚兵之家准其解脚一行量其行之所得每月出銀三錢每歲納銀三兩六錢於官除其脚兵之名而改曰行稅蓋雇工出直乃其分額今不過以其出於私者移之公非額外加征之也况驍勇雇直有

每月六七錢者今一年惟九錢每月止數分比之私雇國已大減脚兵行用之人有每月得十餘金者今一年僅出三兩大錢則分其一月所獲尚為有餘矧納銀既安享其逸而得兵又自衛其家此人情所樂從事理之至當也計一歲可得門稅銀二百一十六兩行稅銀一千二百九十二兩四錢二項通共銀一千五百零八兩肆錢收貯在官召募精壯勇敢之兵一百七十五名與該鎮原編民壯百七十五名共成三百五十名相兼防守不必取足原額徒擁虛數查民壯係各州縣徭編工食歲支七兩二錢今所募之兵亦應照此例於前門行二稅歲給七兩二錢按月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兵五

造冊支給庶糧有定額兵得實用而重鎮無單弱之患南畿華磐石之安矣

竭愚忠飭武備以固江防以衛重地事 王篆

臣猥以庸劣承乏任使濫竽江防重寄兩年以來奔走勦勦凡操巡諸務是殫竭耳目心思之用亦粗有章程可為禦防之具矣但一二操備事理甚切江防大計者以承平日久將鼓不驚諸當事視為不急從以疲卒充其故事因循沿襲幾垂百年雖臣極力莫可卒復且臣所得為者固不敢他議乃有其責雖在於臣而非臣所獨專其事雖切於臣而非臣所得為者臣將奈何臣若及今不言一旦倉卒諸所禦防無一堪應主上神聖將根究諸從事而臣干役為時頗久當蒙自罰猶之治病然雖投劑並皇明兩朝朝抄 卷十 忠二

進至日沉痾將各所調治獨深者彼臣安所辭責而烏能已於言哉然非敢漫為勸說也臣日有事江上因事稽綜曉人諮訪得於營務有裨急當議行者其大端有難焉敢輒條具如左如蒙 皇上軫念根本重地 勅下兵工二部重加看詳酌議題奏行南京該衙門速見行之則上營復振而臣亦少追源曠之憂矣一核軍實以充營伍查得新江口營設於永樂初年合南京五十二衛所挑選官軍一萬五千八百有奇天順等年復添調鎮江新安建陽三衛官軍一千二百有奇通共一萬七千有奇在營操備可謂盛矣自臣莅其軍按尺籍而覈之除添調三

衛官軍取出江遊巡外實在營止得五千六百餘人又半疲弱老病不勝驚懼因而訪之江營官軍差役繁苦數倍諸營以故強者營改別差弱者逃移他境巧猾者投充影射而各當事又復役占不常行伍空虛職此故也比臣即欲具 聞查前任操江都御史何寬已曾有言臣但移咨南京兵部該尚書劉光濟將影射役占等項嚴行清勾日頗還微然比之原數相去竟遠臣復移咨該部調取近年各衛所戶口底冊行委應天府通判浦朝柱協同該營把總洪恩李棟黃冲霄清查去後據各官呈稱查得改差指揮等官張軌等二百五十七員軍餘殷狗兒等二百九十五名逃故指揮等官陳英等三百二十二員軍餘張見等八千三百九十一名取回衛千戶等官劉煥等四百五十五員退回衛百戶等官吳松等三十二員軍餘王狗兒等四百六十八名為事在外百戶等官文相等五十七員軍餘吳清等八十六名有丁未行替補千戶等官余奎等八十一員軍人王臣等四百六十七名以上共一萬九千餘員名見存五千六百二十二員名夫以全盛之軍僅存若此又半疲廢則謂江營無復有兵可也故軍之逃亡臣不之恨惟有力而強者以避別差為可恨軍之改遊臣不深恨惟世祿而官者亦復以改遊為可深恨改遊目前已可深恨

更有通同考識悉去其... 他日地將令江營終
不可蹤跡則尤可深恨也查得正德政年操江都御史張
津南京吏科給事中潘崇等具題覆奏 欽依以後操江
官軍敢有營求別差希圖避重就輕者許點軍科道密奏
門罪不分官軍但罰發極邊烟瘴衛分官員帶俸軍人守
哨其例可謂嚴且重也數十年來法久廢弛人多玩愒上
下沿以為常無復知有前例固不可得而盡罪之矣若不
及今早為查處則官軍日見消耗營伍益就空虛大江重
鎮所恃禦防者安在乎伏乞 勅下兵部移咨南京兵部將
原額官軍盡數查明定註冊籍該部及 衙門各留一冊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忠三

遠有曰三江暗伏有曰總府夜巡有曰巡視營祇有曰巡
視中街大勝關有把守提舉司有五角船至於後占追呼擁
列護送使步吹手識字軍半火藥等差又不可以時限
而數計彼內外諸營曾有一於是其勞如是已自不堪
况又軍少而差繁糧輕而役重雖欲不逃亡不改避不可
得已臣所陳於前欲將逃亡者勾銷改避者追究法也然
欲其相安于後非可徒繩之法必體悉其情可也欲以體
悉其情非能盡革差遣惟去其冗甚可也凡諸差冗當請
裁者臣已得徑行外至暗伏一差 臣聞江營諸軍最苦勞
者莫過於此江營諸差最稱冗者亦莫過於此以所最勞
又為最冗久而不議裁者非諸當事見不及此以為舊例
也當愛禮而存其羊也臣謂為此說者非也 臣訪暗伏所
由立此因長江廣闊埃戍蕭然不得已而借用以示之威
今既有遊兵官兵一千四百餘名遊巡官軍一千二百餘
名艤艫戈戟棋布星羅禦防之術固已周矣何所資於暗
伏况暗伏所守之地即遊兵所守之地遊兵所守之地又
遊巡所守之地識者謂既有遊兵即遊巡且當議革又何
有於暗伏乎是暗伏之當裁也明且決矣伏乞 勅下該
部將暗伏官軍撤撤回營專工操練即以原守信地真之
兵巡二營則暗伏之軍雖撤暗伏之地有兵不惟在營諸

軍勞困少延而逃亡改避者聞風思復矣向何軍實有不
克其威有不振也哉一棟勁卒以充選鋒聞攻堅敵
銳必有勁卒當先而法亦曰兵無選鋒者北此選鋒為兵
家要務也江營重鎮所存額軍止五千餘名即人人可當
選鋒亦不謂多又奚容有所選擇但此五千餘名實多老
弱不堪者無分於老弱而羣之操練但可備觀必有其於
驍雄而資之克敵不容無擇故於諸軍班中搜揀精力
方剛占通一技者共之一千名分為兩班列為十隊以把
總二員董其部伍管隊官十員隊長四十名分頭率領無
間寒暑不煩別差專工操演水陸戰陣復以時校閱而
皇明兩朝疏抄卷十忠五

共三千二十餘兩款乞之帑藏則司計者稱欲取之閭閻則司牧者告匱以是當事舉議中止及臣兩年亦復持
議未決也今該臣查慶將造水甲器械者搜括各郡原屬
衙門無碍官銀如太倉州兵銀一百八十五兩常州
府歇班銀十一兩太平府教夫民壯銀四十七兩江陰縣
造開銀二十七兩武進縣由帖銀五十六兩無錫縣歇班
戰船銀二十八兩六合縣解剩蕭縣民壯銀二十三兩各
有零通共三百七十七兩堪以動支其不足數得於事故
兵損奏慶緣衣甲器械止是造給一番後有朽壞屬各軍
士自辦故今得委曲措處至於口糧則逐年支給而兵之
皇明兩朝疏抄卷十忠六

賞罰之名曰江營選鋒其不入選者照常舊營操練選鋒
有踰情退入舊營舊營有勇健進入選鋒例得不時進退
以昭激勵而亦不限千名以倡勇敢將使雞虎雲屯稱選
鋒者得二千人焉斯為雄鎮也然選鋒立矣苟不量如原
餉則此食軍何能自足不給予衣甲器械則此食軍何能
自具是雖設猶不設也今以衣甲計則勇甲軍甲戰裙腰
帶紅帽角標金鼓旗物等用銀二百七十兩七錢以器械
計則強弓勁弩長戟短刀鳥銃藤牌等用銀一百六十八
兩七錢以口糧計每軍月給柴菜銀二錢把總管隊隊長
而下加給有差每歲用銀二千五百八十兩以上三項通

選也又日加增是不可不為經常久遠之計也該臣熟思
審慶將遊兵營一切虛冗員監如操船兵勇中軍哨總識
字家丁等項酌量簡汰每歲得銀二千八百八十七兩以
抵選鋒口糧之用尚餘三百兩即由是而選鋒之兵日有
加府庫之餉或不足如臣去歲所奏設瓜州梁頭稅銀每
歲正支外尚餘千兩亦可取給自無憂於枵腹荷戈也夫
此選鋒一立無論緩急可備遣卒即居常無事而旗鼓日
振於江營亦可坐銷未萌永為江南之保障矣一議戰
艦以圖實効大江營原備水戰水戰必資舟楫查得該營
自永樂初年額設戰船四百一隻嘉靖十二年操江都郵

史濟珍奏減二百一隻嘉靖三十四年南京兵部尚書張時徹奏復一百隻嘉靖三十六年操江都御史高捷奏將樓船改造沙船二百隻隆慶二年操江都御史吳時來奏變價一百五隻漂失二隻實在二百九十四隻夫以四百一隻減而不滿三百宜皆堅利可備攻戰之用也臣每閱操查各戰艦俱損敗不堪以處承平操演水陣尚可飾觀一旦緩急有一堪用者乎以求其改造船者南京工部提舉司守船者新江口營軍士也以問之該司則曰脩造未嘗不善也其看守非人以致損壞且有積損不存徒繫虛舟者於脩造何與乎以責軍士則曰看守未嘗不力也其脩造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忠七 三

不法以致易壞且有方駕出江遽稱滲漏者於看守何與乎各執其說互相推諉以臣自責惟是看守非人乃其實有不盡然者臣安敢坐視以俟日趨於敝壞也乎為今之計合無以後有應脩應造戰船該營具呈到臣查驗得實移咨南京工部委司屬一員臣委江防官或府佐一員公同會勘從實估報該用料價若干如數咨解到臣選委能幹文職官一員協同武職官一員買料督脩勒工完報臣復以出江月日回咨該部以備後來脩造查考或未及期限無故而壞則看守之罪也臣當查責修理或中流遇風間有損壞則又不得拘以年例致將舊料湮爛即當查

勘及時脩理其督修官員連委輒効者容臣年終分別獎薦如此則脩造看守皆出於一事有專責無容推諉矣斯議也先訪豐伯曹文炳操江都御史吳時來皆有言該部以係隸職掌未即題覆以臣愚見人臣之義苟有濟於公家當無分於彼此況實所以相濟曾未至於相侵如臣所處委勘估驗支給查覈蓋出該部而但以竹頭木屑之事屬之於臣於職掌原無侵損也此脩造之議也至於船數去留臣亦有可得而議者臣間物之可備而待用者雖多費不為過不可備而待用者則徒費為可惜故江營戰艦以立法初意而言謂無事則用之操演有事則資之攻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忠八 四

戰惟有備斯可足用如之何可無備而議減也然以物理論常用者易壞時久者必敝即使脩造看守皆得其法而摧剝於風雨撞擊於波濤皆所不免能使脩造於今日者可得十年之後乎以不可待用之物而徒捐不貲以備之又費衆力以守之臣未敢以為善算也據該部咨開造者十年一次每隻費一百餘兩脩者五年一次每隻費五十餘兩計每歲修造不止六十餘隻約費工料四千餘兩以此二百九十四隻通計十年修造當費四萬餘兩而此四萬餘兩半置空歇無用之地不濫費而可惜乎該臣熟思審處計今所用遊巡哨守該四十隻選鋒及舊營操練該

五十六隻又或修造更替不時多備六十四隻共一百六十隻有餘矣此外一百三十四隻皆冗說也宜退還該部變價以後即行停造計十年內可省銀二萬餘兩引而上之其積愈久則數愈多脫遇有事用船即以二萬金造船二百隻鳩工飭材不日造成又皆堅利可用何必虛糜重費備此不堪用者為狀况如前所云以一百六十者屬臣衙門修造或皆堅利即可實用當無事乎自後亦未可知矣以上兩者一則可以裨實用一則可以省虛費竊以為善算而可經久也

陳末議以飭邊防疏

周弘祖

虜自庚戌以來逼我畿甸者三矣往猶止於擄掠今則攻城屠邑其漸不可長其患不可測臣實痛念疾首焉率賴我皇上赫然震怒速開邊臣且納言官之請令集廷議若夫足兵食選將材精器械繕城堡固皆今日馭戎上策想諸臣言之已悉將次第見之施行矣第臣愚托人之意以為不在邊關而在根本不在無將而在將多不在接戰於原野之日而在議法於廟堂之時不在於有形之虜而在於無形之虜不在於無兵在於有兵而不善用謹以一待之愚條為伍事上塵睿覽伏乞皇明兩朝聖鑒

卷十

陳一

勅下該部酌議上請采擇施行邊方幸甚臣愚幸甚緣係陳末議以飭邊防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舍人丁憲齋捧讀題請旨一議整營兵以壯根本今之營兵非古天子之六師乎南征北伐皆取諸此豈止於備護神京而設耶我成祖三犁虜廷後張輔三縛交孽當時要皆以營兵為主而稍益以交省之兵即今求之今日有能整營廷者乎有能平交匪者乎非惟白叟黃童有兵而難用亦且陽裁陰梏有名而無人其所以致此者雖非一端而樞門之強占私役憤帥之包納月錢其大端矣此臣愚所謂憂不在邊關而在根本者也戎政大

臣心加整理旋以飛語中傷去之。以故任是者雖無持祿
保位之心多有憂說畏訖之念。顧臣等不敢建白縱有
數陳悉屬文具其實未能援消耗之病源得獲膏肓也
今欲破格整頓必須揀任通敏忠赤之大臣佐以風力材
敵而三司屬以為耳目腹心協謀贊助其大机括仍乞我
皇上面加慰諭令其安心展布毋抱負母校杼之憂毋
懷樂羊盈匣之謗。憂諫母得以聞風彈指銓部母得以遇
缺推陞遂以五年近以三年當必有成效矣。此軍既練則
根本強盛精神折衝自足以消虜人鄙遠之謀縱必死
之寇仍前犯順逼我郊畿。勅沿邊諸將邀其歸路而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陳二

以營兵四面綴之使之不敢分營。屬掠則勞逸主客之勢
勝算在我。臣敢謂隻輪無歸可也不此之務終歲惟調遣
兵入衛豈獨非策且伏隱憂。孟子曰猶七年之病求三年
之艾臣願以今日為三年之始一日也伏乞 聖裁

議定職掌以覈功罪力弱於兵散權分於將多自古難
矣。今各邊既有總督矣又有總兵既有總兵矣又有巡
撫既有參遊矣又有副總既有副總矣又有兵備昔邨之
戰皆六卿俱在韓馥子曰進而不勝惡有所分臣觀此時
一經失事之後不請增將則乞添官究其意之所在豈非
韓馥分惡之謀乎即我 國初有無總督巡撫名色不識

當時捍邊禦虜者誰耶目今官愈加而失事愈多。分
兵兩犯兵家之忌欲邊事之不壞也得乎此臣愚所謂
不在於無將而在於將多者此也沿襲已久驟難歸併亦
須與之明白條析定其職掌以覈功罪如守備之不設調
遣之不時任用之不當責在其調遣逗遛臨陣退縮應敵
失機責在將帥之不精利城堡之不完固糧馬之不預
儲責在軍凡有所失按款追求臣愚妄謂各邊功罪其有
功也惟以提戈對敵者為上賞而文墨議論之臣不得冒
居汗馬之右其有罪也亦以臨陣失事者為顯戮而督撫
兵備之臣止各坐以應得之條至於參遊以上將官俱宜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陳三

重其禮秩寬其文法稍假以生殺與奪之權古云愛將甚
於愛身畏將甚於畏敵此非生殺與奪何以致之否則雖
起剪煩牧難以用不親上死長之民矣伏乞 聖裁

議信賞罰以肅人心蓋賞罰者人主之紀綱 賞罰信
則紀綱肅而百度惟貞矣故宋祖誅何暉而敗北漢賞全
丘而下兩川卓有明徵可為世鑑邇者報功之級不以賄
求則以勢請足未復於帳門名以先於冊籍而投堅執銳
之士反後且無焉至於失事下獄者獨誅之將官往往
貪緣微幸脫去夫調遣者文臣也守備者武臣也今杜郵
之賜劄不惜於文臣而三

領先以下獄不死為後門雖諸葛為軍師孫武為監護亦何以用此貪生畏死之輩而使之有功耶此臣愚所謂憂不在接戰於原野之日而在議法於廟堂之時者此也願我皇上大奮乾剛痛懲佞弊信賞必罰以肅人心使人知不可以幸得罪不可以幸免則思曰朝廷高官大爵如許不可以賄求不可以勢請今指諸集功無由得復又思曰死一也與其死於刑孰若死於敵歟之以捐軀集功之念惕之以死刑不若死敵之心又得通敏老練之大臣驅駕而用之則何戰不勝何守不固古稱以一當百想亦用此術耳伏乞 聖裁 一議收不逞以消虜與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陳四

往聞虜多一鄉導數鄉皆中國之叛亡也臣觀昨者入寇運葉填溝城掠邑且三路並進使我東臺面絆有首尾不救之患即其所為深合兵法制人之術謂無亡命作孽者教之不可臣愚所謂憂不在有形之虜而在無形之虜者此也今各邊招募此輩必以竄入其籍但隨行逐隊斗糧尺布終不足以厭其欲而息其心嘗聞韓范行邊有張元姚嗣宗者詣轅門獻詩其一云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其二云好者金龍收拾去莫教飛去別人家二帥不之省其後卒逃入元吳連兵二十餘年西方至於疲敝職此二人為之臣愚以為軍中塞上凡有豪傑如張元姚嗣宗者

其他任俠如荆軻聶政者不第如黃巢樊宏秀者壯士隱於屠冶如樊噲尉遲恭者小有技藝如鷄鳴狗盜者悉以英勇名色甄收別給衣糧鎧甲馬匹兵仗使之隨軍效用不惟可以得其死力而亦不使其為彼所用如此則無形之虜既消而有形之虜可禦矣然此法之行全在厚給邊將使能如李牧之以市租饗士陳平之以黃金縱間方能為之若出入分毫悉為法吏所持彼安所藉賴而得士人之死力哉伏乞 聖裁 一議出奇伏以圖致勝虜連子隊萬驍且勇悍憤戰誠難爭鋒然兵無常形在周之何如宜彼既以數十萬入寇則其巢穴空吾獨不可遣猛將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陳幸

率敢死士從間道直搗其巢如孫臏之圍魏以救趙者方虜謀於常勝謂我之不莫予抗也情而且驕吾獨不可畫則示稽夜斫其營如劉錡之於順昌者乎聞虜嘗所在每遣騎肆掠多或五六十騎少或二三十騎吾獨不可跡其所往伏而藏之仍戒令不必斬首惟割其耳目剝其手指使之帶血帝傷奔歸老營轉相搖動如鳥仲進之於睢陽者乎凡此之類未見為而不效而輒委於衆寡之不敵焉臣愚所謂憂不在於無兵在有兵而不善用者此也此非獨見之往牒為然聞 先朝有總兵楊洪者多以夜劫敵營虜人畏之呼為楊王有梁震者屢擄其巢卒卒畏之呼

為那顏震又聞總制尚書劉天和嘗言在鎮時慮忽入寇
將副總兵兵三番出兵皆為所圖而不拔乃親至開佳
副總兵時臣家委之出援時臣曰若用時臣須用我計
雖大眾在此必分兵山後搶掠今不必往救諸將之圖又
領兵往山後攻其搶掠者其勢本孤其戰自勝此處勝犬
圖自解矣從之時臣乃引數千騎出山後果遇虜一戰殺
數十人其衆輿尸奔告老營且以為有大軍至虜遂吹哨
一聲接營而去此皆搗巢斫營出奇致勝之驗也伏乞
聖裁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陳大猷

際 聖世竭愚忠以裨邊政疏 胡惟新

臣惟 聖皇在上 德溢四海 威震八荒精白

者承休姦怠者弭志即今內外臣工兢兢朝夕孰敢不敬

共厥事以底績 熙朝真所謂內順治外威嚴者臣復

何言所可言者獨有邊事耳而九邊之中宣太為重鎮鎗

北門藩衛 神京即如人身之有咽喉室奧之有門戶

兼之戎馬紛紜不定醜虜出沒無常此其為事誠有較之

諸鎮為特重者誠使邊臣得經略之宜庶政極措置之苦

則蓄威養銳何用不藏安內攘外茲焉攸賴足食足兵可

戰可守萬里得長城之寄而 九重釋 宵旰之勞

皇明兩朝疏抄 際 者未必不由此矣願惟今者或有不然夷狄塞而來附也

所以招徠之者或未盡達志通欲之方鄰受敵而望救也

所以赴趨之者或未盡援手投足之力言先節省若冒疾

而忌醫漫不加意議及脩築若旁道而作室迄無成功兵

卒乏超距之勇將軍無抵掌之能以備禦者或非其人矣

糧儲鮮運厥之富樽俎少運籌之精以區畫者或無其策

矣擁旄者欺隱以成風不過全身保妻子之計臨治者貪

鄙之交習全無忠 君愛百姓之心體統漸弛威令靡

振臣不知宣大之所以致重於 聖懷者何如而可以

如此也臣本壹介草茅仰荷 聖明使按茲土竊見前

項政務頗於邊事有聞見聞所及既不敢有隱早夜懷思又無以自獻是以謹據壹得釐為十款極知淺識無補於神謨廣見尚闕於大體狀茲藹之傾陽也蟋蟀之鳴秋以時也因時以盡其心此臣之所以不容於默者惟聖皇垂聽焉一曰議撫官以結夷心二曰考支放以給客兵三曰慎咨送以節浮費四曰嚴閱視以臻實効五曰明職掌以慎官守六曰重文職以資邊治七曰期同心以革弊習八曰均戍卒以節勞逸九曰嚴勸懲以鼓士氣十曰謹脩築以固疆圉臣謂議撫實以結夷心者何也臣聞之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蓋夷狄不可以中國治也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又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蓋言夷狄亦可以德威感也是以其悍然入寇也申征伐之令焉其欣然款塞也有賚予之恩焉此非莫測之不可而故款之以利也誠欲有以結其心焉耳臣於往歲巡視四海治沿邊等處見屬夷吏大官兒等亦相率來迎臣因諭以皇上恩德爾等當各效忠義豈不因譯致語稱天以謝是可見夷狄雖辨髮文身而亦知感焉皇上之德雖狼子野心而亦知畏焉皇上之威使沿邊諸臣誠撫得其宜則恃此以為境外之嚮導因之而壯中國之藩籬無不可者奈何邊臣通不用心料理實為欺冒如撫賞之物題請官

銀每年止一千二百餘兩夷多銀少數不足用此外仍加添宣府北路八百五兩九錢東路一千一十九兩一錢皆扣官軍月糧以補之夫扣軍糧以充表賞已非得計又况承委賈辦之官出哨通夜之輩冒破冒支不奪不壓而叅守等官更從而剋削之為言呈樣任官樣以入私囊乘機散糧剝軍糧以歸己室至於臨時分給公然任意侵欺因夷之不識尺寸段帛則絕長與短因夷之不識數目牛羊則減二為一呈請而覘報花名造冊而偽增虛數連篇牘牘非哈喇則火力之稱捕影捉風存十一於千百之數其真其偽誰則稽查或有或無憑其回報諸凡此類不可枚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舉今幸而夷輩仰賴皇上威德以化服之或無他意然放豚入筮走墻之心尚存飛鳥依人出樊之性難保使少拂其意安知其不舍此而去乎又安知不引彼而來乎此不可不先為措置而使撫賞得其宜者也合無今後撫夷之物買辦既完容臣等嚴行查驗發該道轉行叅將收貯於撫賞之時仍當總兵官會同該道親至地方逐一唱名撫賞其叅守官員通夜人等敢有如前項虛報侵欺等弊各照賊坐罪其扣軍月糧一節似應停止有不足者或於各處商稅地租內如數補給如此則中國不糜財力而信義自昭夷狄得蒙實惠而感激愈深矣此謂議撫賞

以結夷心者一也臣謂考受放以給客兵者何也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是軍行以糧爲命也又聞國用之制量入爲出是糧數非人莫稽也軍以糧爲命故其計者不可計行而廢其常數非人莫稽故主之者不容無法以稽其數今以兩鎮客兵言之大略不過三項秋防春防而應時更踐者於是乎有入援之兵條出條入而隨地住劄者於是乎有按伏之兵聞警聞報而隔鄰遠步者於是乎有調遣之兵夫此數者皆客兵也兵有定額則糧料草束宜各有定數而支放之間可容無議但近年邊方當事之臣調遣頗繁客兵經行之處支放不一總督之信牌冒破之張

每年有盤驗之籍而百孔千瘡亦未如之何矣矣安得坐視而不爲計也臣愚以爲客兵之糧料固不可廢查客兵之支放亦未爲無法要其弊不在於經行住止之所而在始先出門之時合無今後兵行之際先期赴巡撫處關領勘合仍將實數開報總兵及各道核實給以印信方准支備關千把總官驗明有馬無馬軍數多寡實數每一日用紙一張到處盤放官驗實照其多寡之數行住之日支給仍將前印信實支附卷其止宿住劄去處領兵將官每日亦須抽隊點閱軍有事故馬有倒失卽行扣除若有通同貪擄固當仍前虛報虛出者聽該道舉發容臣等來問提究如此則給予有節不惟可以杜冒破之姦查考有原抑亦可以稽營伍之數矣是謂考支放以給客兵者二也臣謂慎客送以節浮費者何也臣聞功不可以虛立當求其成名不可以僞彰當究其真故投筆而起者達玉關之績條策以上者成金城之勲古之人志存立功事專報主者類如此矣固未有爲其事而無其功昧其實而獨享其名者也臣查得各邊軍門類有咨送人員名爲報效實盡夫塞垣多事懷雄略者方籍其勛帷幄難籌抱寄謀者可舍其智如此咨送豈本兵之得已哉在本兵之心固將曰用智用勇類不可擇使功使過例所當蕪來者不拒去者

不但足誠思致駿以千金而不以十城弃一邠也延攬之法斯甚善矣臣以為必有豪傑之士出其間功名之人赴其會入虎穴斬燕然如古人之為休者然而贊畫者議彌衆而效彌寡報效者人愈多而功愈少者何也誠緣咨送之時類多草率而咨送之人又不樹立故轅門非兒戲之地也而口尚乳臭者交聚焉軍幕非遁逃之藪也而身先僨事者肩藏焉三五成群十百為伴更有廝養之輩黃綠墜賞之功深根固蒂依勢作威傳目下之一札則何求不遂給軍門之片紙則隨地可容督憲待之上賓地方媚以非禮以下程廣給則燕收雖神連鬼輸亦安得而不竭若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糧料草束則重冒縱日積月累亦安得而有餘彼諛得餉口之計而不知此皆民之脂膏也彼誠得養身之策而不知此皆軍之衣食也其他買級冒功姑置勿論而即此耗財玩法殊可寒心是有咨送之名無咨送之功而益滋咨送之害矣况此窮邊雖云乏才而如此等輩則自不少擇而用之似又不煩於咨送者立虛名受實害臣竊為邊方惜也若必謂咨送為不可已則臣請立為一定之法合無以後但係應送各邊督憲報效人員非經題請者不准非年力精壯武藝精通者不准非於兵部考選者不准其明文起送必須兵科掛號其勇藝有無必委之京營科

治者駁將至地方更容巡按稽實既入軍門自當隨帶操練不許名在邊而身在家本無功而冒有功或下屬給止其本身或有誤事治以軍法三年之後通聽總督自分其功巡按嚴定其功罪如此庶幾循名責實豪傑有自致之心因食償功邊儲無冒破之患矣是謂慎咨送以節浮費者三也臣請嚴閱視以臻實效者何也臣聞七鳥首非獨恃其射也必利其矢以待鳥釣魚者非獨恃其餌也必理其綸以待魚防虜者非獨恃其兵也必精其兵以待虜固知有兵而不養徒養而不精猶之無矢以爲射無餌以爲釣也其所以備虜者似亦疏矣今以宜大之兵言之食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糧在田計十五萬餘一年所費至二百餘萬金有總督巡撫以提其綱有總副巡撫以領其衆按籍則其數非不存也給糧則其費非不多也宜乎守則必固戰則必利以之堅壁清野投石有餘以之追奔逐北掃塵無類矣然邇年以來虜特不聚耳未有聚而不入虜特不入耳未有入而不搶搶而不滿載殺傷者何也豈其封豕長蛇禦戎原無上策是以毀押出橫防邊香無一人耶蓋支糧者十之九而出戰者十之一居常者無計教而臨陣者又無其法一隊之內額數不完一營之中老弱居半敗絮蔽膚而垂頭喪氣者固兵也痼疾纏身而眇視跛履者亦兵也方出

負而手不勝雖者固兵也倒持器械而力難據者亦兵也
間有年壯力強又不素習預結坐作進退不知視爲何物
劍矢矛不知作爲何事少聞警報背談虎而變色及驅
戰陣其低羊而解藩信有如今之所謂赤白囊一至而騷
然者矣尚安振敵愾之氣獲拘原之功也哉夫養大以防
盜也聞盜而避難無大可也養兵以防虜也見虜而懼雖
無兵可也故與其竭民脂以養無用之兵孰若汰疲兵以
節有限之費但沙汰之說一行恐謗怨之言肆起緣劉慶
太急或生意外之虞必因時制方庶中目前之病合無比
照前鎮補練事例每年差部屬一人或行巡按逐一閱視
皇明兩朝疏抄

以一營之強弱爲一將之賢否以一鎮之強弱爲總督鎮
巡之勤惰分別功罪請 旨定奪仍將總督鎮巡久任
今其和衷幹理實心匡濟隨營整肅因時選黜不許虛捱
歲月徒取坐鎮之名以致欺誑 朝廷漫無取勝之績如
此庶選屬惟宜兵人冗而益精簡練既定法以漸而可久
矣是謂嚴閣視以臻實效者四也臣謂明職掌以慎官守
者何也臣惟設官分職各爲體統所係明刑弼教豈無專
主之司臣照得二鎮設在極邊切鄰虜穴差繁賊重地瘠
民貧加以災旱相仍因而寇患僭逼閭閻貧多懸磬城郭
景亦蕭條軍民所賴以延其餘喘者不過望官府之存恤

科罰之實貨耳使其職掌不明故詞訟胥得以濫受軍民
無辭故苛罰尤易以自滋如此而欲求其民生之遂民隱
之恤官守之慎誠亦難矣臣切見前項弊政最爲邊方巨
害而近來上下相承尤爲肆行無忌又查得問刑條例內
一款凡在外軍衛有司不係掌印官不許接受詞訟近訪
得沿邊各遊都司管屯巡捕及各衛佐貳不辦軍民衙門
不分應管職務率多濫行接受聽單伴之拘拏勢如狼虎
聽左右之言語罰盡鉅銀理未究其曲直罔圖之苦經年
事不辯其短長苞苴之入隨意或因而逼其自縊者有之
或因而逼其跳崖者有之或以經歷依恃巡撫之差委而
皇明兩朝疏抄

凌虐將官者有之或以中軍迫挾總鎮之桂詞而抗拒守
巡者有之紊亂體統顛倒成規莫此爲甚除臣所按地方
嚴行禁止外若不題 請申明誠恐各邊整習一旦難
除尤而效之爲害滋甚何以杜旣長之萌將來之漸耶合
無通行各邊總鎮巡撫凡有刑名之事不得委之軍職衙
門仍行令軍衛各該大小掌印軍政等官管屯者專理屯
政巡捕者專理巡緝管局管操各專一職務要洗滌心慮
勉厲官箴凡遇軍衛詞訟聽掌印官照常受理其佐貳官
不許擅自接受至於百姓所告事情不論掌印佐貳俱不
許強攬受理希圖科罰貽害地方違者許各道指實查舉

臣等從重察究如此庶職掌自明軍民之聽理者不混苛罰盡革官常之一定者可守矣是謂明職掌以慎官守者五也臣謂重文職以資邊治者何也庸敷化有載者不以窮壞而廢其仁達官惟賢才以返取而曠其職蓋以一官之缺即一事之廢一事之廢即一境之害此所以有司之先信非虛語而守令之重古昔為然况宣大雖曰邊方而緊要尤殊它省若使缺人廢事何以宣化承流如能勸善旌賢自可激庸厲鉅臣見得兩鎮有司大同一府計四州七縣宣府計二州一縣除大同一縣之外俱係裁減原無佐貳而二鎮各路通判所司兵馬錢糧尤號繁劇艱辛往年吏部以惜才為念除授之際每以年老歲貢多才力不及者選之間有一二舉人率多闇習且數似此不堪任事之人必多鮮克有終之弊而欲望其昭利器於盤錯收成功於桑榆豈特上之知其不可而其心固亦已自諒矣邇年以來家室體 皇上力行之訓尤加意邊方汰老黜庸登良拔俊三鎮之官較之往時誠為有間但地方之事頗多軍民之職難任方來者事體生疎即未能取效於一時而見在者資望昭彰又恐遷移於他處故選用之際似所當嚴而資格之限或非所以待邊臣陞遷之典必不可無久任之勞或當以體衆職若夫昔之建議者以必求

士以充之臣獨以為不然人臣以任職為良必選其向後為邊方之官則即今如應州知州宋能者固貢途也志行才幹卓冠兩鎮終始一節隨地不改回視他科目者又有不若之者矣又以為非進士即陞擢不美也臣又以為不然昔歲朔州知州楊啓充舉人也部員外之擢可謂不美乎要之不必於進士也不必於舉貢也隨其缺而亟補之授其尤而風勵之是在銓曹一加之意耳伏乞 皇上軫念邊方 勅下吏部採擇臣言如遇兩鎮有司有缺不拘科目惟觀其才力堪任即行選補仍乞久任以觀其成或應陞擢亦即於兩鎮之中如三年之後果有成績屢經撫按保薦者照例給與 恩典再照知州宋能在地方法效勞頗久志行委可嘉尚亦乞下吏部再加查訪或比照通州知州張守中事例先量加服俸以激勸邊吏庶乎官不乏人率土有綏輯之效賞以酬勞庶位懷淳厲之心矣是謂重文職以資邊治者六也臣謂期同心以革弊習者何也臣往常山有蛇首尾相應故例而為陣以援之者甚速也同至有鬪冠髮不束故取以為喻以救之者至切也况九邊之地如血脉交貫而宣大二鎮尤唇齒相連必常事臣工一德一心沿邊將帥共其共苦庶幾戮切同舟齊力以捍患勢如一體衆心可以成城無事則為交驩

非聚精會神而百戰無遺策者此也有事則爲犄角爲連
合倍道兼程而千里不留行者此也臣竊見兩鎮帥臣胥
昧茲義不患致身爲國母欲嫁禍於人同一晉屬也而
意分彼此同一節制也而勢若秦越見相矛盾將坐視而
投下井之石者有矣勢持鷸蚌將從中而收漁人之功者
有矣雖於鎮城之中尚隔形骸至於傳案之內更多爾我
總督鎮巡且各以其心爲心矣而况守道乎總副叅遊
且各以其兵爲兵矣而况守操衛所乎故其在宣大也恒
幸山西之有事而在山西也亦幸宣大之有事由此推之
而其任各鎮者又可知矣幸人之意既多爲國之心彌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三 十一

而啓藉費之端毋公然逗遛以違令而習推避之套毋假
法以報私怨毋因小忿而廢大義但有不改故習仍蹈前
非離德離心以壞邊事者各臣等即時指名參奏重治
仍乞 天語叮嚀當無諸臣身先爲倡開誠布公推心
置腹在上者不得睚眦而友在下者不得面是而非一體
宣猷同心戮力如此庶舟楫共濟忠義激而氣自壯輔車
相依應援速而勢不分矣是謂期同心以革弊習者七也
臣謂均戍卒以節勞逸者何也臣惟兵所以衛國也不
可無食以償其勞食所以養兵也不可徒名以耗夫食今
之以名而耗食者在兩鎮誠不可以指計而其最所當先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三 十二

寡利已之念一萌忠君之心何在即若山西之失事損
折殺傷亦近日所無而大同之諸將不聞有一應援者豈
無謂遣之令耶抑按兵觀望耶及其賊自退矣有何可援而
又曰應援耶不併力救之於始而詐情擠餉於終較之元
戎寄閫之大義臣誠不知當如是否也使其如是於已誠
等無遺策矣而於國家何賴焉氣勢之所以愈分兵力
之所以愈弱職是故耳此而不禁臣懼其風行而莫之返
也合無今後總督鎮巡痛修舊章該將領務秉至公有警
則彼此策應無事則上下相維毋以越鎮而懷幸災樂禍
之心毋以爲已而懷妬功嫉能之意毋以通賄賂以嫁禍

議者莫重撫墩之戍卒焉查得南山自四海冶鎮南墩起
至保安衛所管鐵洞口止共墩臺口四百六十八處把
總提調官共四十四員每員日支行糧三升軍二千九百
三十八名每名日支行糧一升五合衛墩以爲耳目據牆
以爲昇輪星拱雲屯一以壯 陵寢之藩籬鱗次珠連
一以樹 京畿之保障當時建議言曰無因今日慎防亦
爲有見臣草茅也事關邊務臣誠無所知識何敢別議乎
但前項官軍不分警報之有無即如夏冬之間空除彼月
糧之外更有行糧之支計一日支糧近五十石計一年費
糧近二萬石十年近二十萬石縱使原額皆在計經費已

皇明詩朝頭抄

際

皇明詩朝韻抄

陳五



嘗於原野被畫錦於閭閻此命盡於鋒鏑彼名寄於鼎彝
慶弔哀樂情此可想三邊將士鬱鬱不平臣恐此風行則
豪傑之士將從而解體規避之臣或因而真力其非所以
激厲邊臣而振揚戎政也臣自知山西非臣所按歷亦自
知言之當取憎於人但念身居激揚之任况屬聽聞之真
且當罰之典軍民之心胥此關係世雖無李翰寧使張巡
之無傳哉惟 皇上 特勅兵部速將梁本祁謀陣
亡緣由查明早 賜恤典以勸人臣之忠勇者毋使再
罪以輕率其邊臣如楊宗氣等亦乞分別擬議究點以戒
人臣之不任事者毋使再濫於仕籍如此庶賞不踰時聞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荆棘四顧盡羅雀之墟此之為謀而欲求以備虜是何異
徹門戶以延狼而欲狼之不來關堂階以呼犬而欲犬之不
至亦云難矣此所以本兵近日之題 請誠有見於此
也除當行事宜方總督巡撫議行諒有成規臣不敢再舉
但私竊過計所以裨修築之宜者有二焉蓋地方有興作之
事不可無監督之人兩鎮墩堡無慮千百雖設有總巡六
道彼其兵馬錢糧咸萃於身顧此則失彼瞻前而忽後以
是而欲責其往來督視勢有不能故議者欲照陝西城堡
道專設一官以監督之待其功成另行別處此固一見也
至於物料之費工價之資又不可均派軍民削其衣食要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風者彌深於報 國罰當其罪懷欺者不至於漏網矣是
謂嚴勸懲以鼓士氣者九也臣謂謹脩築以固疆圉者何
也臣聞設險所以守國古道宜先天時不如地利兵家不
廢故一勞者所以永逸也慮始者所以樂成也臣切照二
鎮地方醜虜垂涎久矣惟常有備乃能無患故以立隄防
則三邊之牆不可缺也以明耳目則沿邊之墩不可缺也
以棲止耕牧而保障軍民則又不能無賴於城與堡也形
勢克壯戰守胥資當時經畫務為詳盡自固之策宜無有
善於此者矣第因循日久披塌甚多或焚毀於猾虜之寇
或傾頽於天雨之連綿滿目蒿萊一望比皆產蛙之窟漫空

當熟議以圖充饒如河南班價專備修築之用者也不足
又於何項處之鹽菜銀兩均資夫役之勞者也不足則於
何處派之故議者以為軍門地租每年數萬及都司提調
等銀兩皆可權宜量借以助工程斯又一見也夫有專官
則日省月試可以考其成有餘財則率作興事可以盡其
力由是而運經營之美由是而創揀度之功又何城之不
高何堡之不堅何墩寨之不立也哉否則臣恐紙上之移
文徒切如實心幹事者之無人口中之議論空多如一時
取辦者之有限時詘舉羸民窮財盡未有能濟者也惟
皇上總下兵部同督撫成議酌定施行或於二鎮特設

一、定其期限年月定期修創果有成續各臣等即為
薦舉若其怠緩參臣等嚴行查劾前項費用亦乞併查不
靳處發務求實效毋事虛文如此庶幾長增高崇使履歷
之裨國安內捍外禦然虎豹之在山矣是謂謹修築以固
藩固者十也凡此十者臣特舉耳目所及與各詢所至者
言之而其利弊大都已可概見若夫事有不盡於此者因
時制宜出謀發慮是又在壯猷之老制閫之師所當盡心
亟處而不遺餘力者也若曰因循如故經略不聞臣恐邊
事之目弛慮患之日熾誠不知 皇上北顧之懷何時
而可紓也臣實無知杞人之憂獨切故不覺言詞煩冒
皇明兩朝疏抄

千 天聰如蒙 聖明採擇通下諸司詳為擬議地
行則豈獨臣愚之幸哉而邊地邊民亦胥被無疆之福矣
緣係際 聖世竭愚忠以裨邊政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具本專差舍人高浩親詣謹題請 旨奉 聖旨兵
部知道

兵部尚書楊博 題為際 聖世竭愚忠以裨邊政事
職方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巡按直隸御史胡維新
題前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抄出送司案到部
看得直隸巡按胡維新條陳十事除考文放以給客兵重
文職以資邊治二事移咨吏戶二部徑自議覆外其餘

事均於邊防有益相應開立前件議擬上請 定奪
計開 一議撫賞以結夷心 前件臣等看得御史胡維
新所陳議撫賞以結夷心一節大率謂四海治邊等處
屬夷每年撫賞官銀止於一千二百餘兩銀少夷多數不
足用此外扣除軍糧奏補費用以致承委之人侵欺剝削
欲要預為措置總行給散以示實惠無非懷外安內之意
合無依其所擬備行宣府巡撫李秋總兵官馬芳將該鎮
應賞夷人糧餉實銀半段布合用銀兩通行計算要見
原領官銀若干即今所費若干如有不足許於商稅地租
銀內照數補給如再不敷具由奏 請一應撫賞之物
皇明兩朝疏抄

嚴行承委官員預期買備俱赴巡按查驗明白轉發該道
察將官收貯一遇該賞之時總兵官會同各道親詣地方
逐一唱名無散其扣軍月糧補賞之弊務要痛加禁革該
管官員通夜人等敢有仍前虛冒任意侵欺者坐贓治罪
年終通特用過銀兩賞過夷人姓名數目造冊奏繳青冊
送部查考伏乞 聖裁 一慎客送以節浮費 前件
臣等看得御史胡維新所題慎客送以節浮費一節大率
謂客邊軍門客送人員名為報效實資資資為虛費應極
緣陸廣欲要本部嚴加考試科道各行查驗該鎮總督撫
按分別勘情委得杜絕弊端查報人員節經兵

科具題本部覆奉 欽依通行總督鎮巡各將見在員

役試驗武藝熟習應存應黜徑自處置以後具告人員本

部密係三次武舉及異常謀勇方准咨送其額未衛官校

人等俱有侍衛之責不得仍行告擾已經通行欽遵去後

查與御史胡維新所奏大畧相同合無斟酌酌量移咨部

察院轉行南北沿邊沿海巡按御史會同總督巡撫官通

將本鎮總用人員嚴加試驗應存應革從實舉行仍令本

具由冊奏以後果有奇謀異材堪以委用者聽本部奏奉

明旨方許咨送以杜紛紛告擾之弊伏乞 聖裁

一嚴閱視以臻實效 前件臣等看得巡按胡維新所陳

嚴閱視以臻實效一節大率謂宣大之兵居常無教臨陣

無法以致見虜輒懼等語又欲要比照前鎮補練事例

著落巡按改差部為一員各行閱視查與本部議覆御史

孫丕揚之奏事體相同合無申明前議移咨都察院轉行

宣大巡按將二鎮兵馬照依前鎮補練事例每年遇春防

畢日各隨軍士習定武藝逐一嚴加較閱要見其營射打

分數為多其營將領為優其鎮總分為少其鎮將領不肖

分別上中下等次第酌量陞賞降罰輕重具實奏 請

其奏遊將領月一閱視該路兵備季一閱視悉如御史孫

丕揚新議施行一面移咨總督鎮巡等官悉心幹理中間

果有虛應故事者巡按一體嚴治其部屬官不必議處

伏乞 聖裁 一明職掌以慎官守 前件臣等看得

巡按胡維新所陳明職掌以慎官守一節大率謂沿邊聚

遊都司管屯巡捕各衛佐貳等官不辨軍民職務濫接詞訟

妄行追罰以致地方貽害軍民殘累欲要申明條例嚴加

禁止無非釐革貪殘之意合無依其所擬通行各邊督撫

衙門今後但係刑名事情軍民詞訟俱要批行各該兵備

守巡道從公勘理不得隱委軍職妄肆問罰賄取賄賄仍

嚴行軍衛各該大小掌印軍政等官各照職掌體統分理

屯種清軍事務其餘一應佐貳官不許擅自接受掌印官

亦不得輒行分斷中間敢有違礙受理希圖科罰者兵備

守巡道即指實查舉聽巡按從重究寃伏乞 聖裁

一期同心以革弊習 前件臣等看得巡按胡維新所陳

期同心以革弊習一節大率謂宣大山西各鎮營衛相連

當事臣工將帥不能同舟共濟各分彼此致誤事機欲要

申諭督撫諸臣身先為倡開誠布公總副將領戮力相濟

反覆開陳深中二鎮積習之弊且與本部節經題奉 欽

依事體大畧相同合無依其所擬備行總督鎮巡衙門

各該大小將領今後務要秉公敦誼協力齊心在一鎮則

切同室之戚在各鎮則敦比隣之好無事則上下相懽有

警則彼此策應共保萬全果有姦功姦能通賄嫁禍致壞
邊事者悉聽巡按指名奏報則提問重則拏解處置以
示懲戒伏乞 聖裁 一均戍卒以節勞逸 前件臣
等看得巡按胡維新所陳均戍卒以節勞逸一節大率謂
南山聯數戍卒不分警報有無虛費行糧且多費放欲要
於冬夏無警之時在墩分爲班次下班停止行糧管墩把
總等官量減數員殊得節勞省費之意合無依其所擬備
行宣府總督鎮巡等官將南山四海冶等處守墩軍人春
秋有警之時各要嚴加稽查全班擺守其餘夏深久遠
爲哨探如果實無北虜往牧踪跡酌量衝緩或分班或
皇明兩朝疏抄 隆慶二年

今半支行管墩把總官員應否量減數員徑自施行平時
如敢分行賣放臨期如敢故行冒支悉聽管糧衙門查究
處治伏乞 聖裁 一嚴勸懲以鼓士氣 前件臣等
看得巡按胡維新所陳嚴勸懲以鼓士氣一節大率謂去
歲山西老營堡之寇勢極猖獗遊擊梁平守備祁謀力戰
陣亡情當優恤巡撫楊宗氣副使張楷反欲坐梁平祁謀
以輕率之罪以掩已之失事欲要將梁平祁謀之死查明
早賜恤典楊宗氣等分別究黜毋使再濫仕籍查得前項
事情先該巡按楊衍慶兵科都給事邢守庭等先後具題
節經本部覆奉 欽依備行巡按立限查勘未見回奏

無將楊宗氣張楷行令回籍聽勘而後各都察院轉行
山西巡按查照先今事理備將遊擊梁平守備祁謀陣亡
情節速行勘報應得恤典即與同起死事官軍一併議奏
其楊宗氣張楷有無隱匿等項情弊并地方悞事人員亦
要一體分別具奏不許延緩伏乞 聖裁 一謹脩築
以固疆圉 前件臣等看得巡按胡維新所陳謹脩築以
固疆圉一節大率謂宣大二鎮該修墩堡數多止有守巡
六道顧慮不周河南班價銀兩料理不給款要比照陝西
城堡道單設一官以便監督量借各項銀兩以爲工費除
修工銀兩先該臣等議題聽總督江東等分委各道估計
皇明兩朝疏抄 隆慶二年

開數另行覈發其軍門果有地租數萬都司果有註調等
銀應聽督撫徑自酌處外所據添官監督一節查得舊例
宜府止有分巡道一員大同止有守巡道二員近來添設
四道官已過多分地責成自足辦理合無嚴行各官督同
大小文武委官及時整飭不許因而推避致誤邊計伏乞
聖裁奉 聖旨楊宗氣張楷著回籍聽勘其餘依擬行
戶部少保燕太子太保尚書商 謹題爲際 聖世
竭愚忠以裨邊政事准兵部咨該直隸巡按胡維新題前
事奏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看得巡按御史胡維新條
陳內考支放以給客兵係該本部議覆施行等因案查先

為稽考邊儲事該本部議結印信空白勘合填立主客字
號每鎮各給二百道懸管糧郎中主事收掌如遇支放官
軍俸月報賞及按伏截殺應與行糧料單者各照主客字
號填註即赴各該倉場照數支給完日收銷按季隨邊儲
文簿繳部以憑查考用盡呈部另行印發其有不赴管糧
郎中主事處開領本部勘合雖有各衙門關文催帖通行
截章不得擅動軍儲違者究等因題奉 欽依通行
欽遵訖今該御史胡維新題稱宣大二鎮客兵支領糧料
軍束稽查無據致獎多端一要於兵行之際先期開報實
數給以印信實支以憑關一節無非目擊獎狀立法稽
皇明兩朝疏抄 際主中
查以博節邊儲之意相應依擬恭候 命下移咨總督
及宣大巡撫九各鎮動調各兵行令領兵官員于未行之
先關領本部勘合仍將所領軍馬實數開報該道核勘的
實給以印信方許實支各一據備開若干把總官幾員
軍若干名馬若干匹務大勘合數目執赴各該監放官總
實數目及行住日期支給糧料軍束仍將印信實支備卷
其填勘合類繳本部查考如無該道印信雖有將官私刻
關防及空白實支者以不准給其止宿住劄去處各該將
領每日仍要抽隊點閱或軍有事故焉有倒失即行扣除
不許朦朧侵冒如有通同貪贖高富仍前冒破虛糜者聽

巡按從重察究庶法禁詳而貪鄙知戒茲舉而軍儲可
節奉 聖旨是軍馬實數兵備官固當嚴實亦不許藉
口留難致誤職守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仍暫掌吏
部事嚴 謹 題為除 聖世竭愚忠以裨邊政事查
得嘉靖四十二年六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顏鯨題薦
通州知州張守中乞要量加俸級以旌拔良吏等因隨該
本部覆奉 欽依陞俸一級及看得巡按直隸監察御
史胡 題稱要將宣大二鎮有司員缺不拘資格年限
惟其才力堪任即行選補務久任以責其成功及要將應
州知州宋應地照張守中事例量加服俸各一節為照守
皇明兩朝疏抄 際主中
今乃生民之師帥而宣大二鎮實畿輔之藩屏信非志
行才幹兼優者不足以勝其任也今該巡按御史胡
係列前因相應依議合無今後宣大守令員缺不拘資格
惟觀才力堪任者即為選補仍令久任以觀其成或應陞
擢即於兩鎮之中遷轉如三年考滿果有成效曾經撫按
官保薦者照例給與 誥命以示優異及照應州知州
宋應才志委有可觀合無比照張守中事例量陞俸級仍
令照舊管事俟後政績有成本部另行具 請不次擢用
等因嘉靖四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仍暫掌吏部事嚴 等具題十七日奉

聖旨是宋度牒陞俸一級

皇明兩朝疏抄

降主本

集輿論列邊情以光昭無疆聖治既 胡維新

臣惟人臣之事君也任獨知不若持衆美聘私見不若通下情故周咨博訪皇華之意也集思廣益則濟之烈也又况事關軍國利害不可以自專政屬疆圉機宜尤當以上請此而有隱是懷芹而不獻也有所獻而不盡是自負於 聖明而貽笑臺烏也臣雖至愚極陋沐我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揆置於臺未備員御史為當言之官也際遇 聖明值可言之時也執役邊塞多當言之事

也故每夙夜圖維思所以獻一言以贊 聖皇順治威嚴之謨而又自愧穉子之見非所以議於 廟堂鄙大之

皇明兩朝疏抄

集一

識非可以參於樽俎將欲伸紙又復闕筆蓋不敢以未定之煩言瀆 九重之一覽也是以每於巡歷所至採訪

輿情或得於閭閻之赴愬而其情不能上達或得於僚庶之規計而其言出於僉同所聞所見大小不捐在軍在民

周咨煩盡即其議論雖未必鑿鑿可行而於邊方一切之利害亦庶幾乎蠡測而管窺之矣臣竊不自揣各為記列

茲當期滿謹用摛其政務之大且要者為之次叙鋪衍上聞固知燭火無裨於 日月消埃何補於滄溟第

以聞見既昔所關心而對揚當用茲藉手抑亦以藹蕙之言 聖皇之所不棄也唯 賜垂聽而採擇焉則幸

矣一曰改駐劄以保要害照得設不調之懸者必有更張之術處極弊之地者當思通變之宜故智者不待時以求功而善治貴補偏以救弊查得天城地方東接懷安西連陽和南通順聖川等處北與虜穴逼隣往者經略得人邊事修明醜類退伏計志南牧故本城地方素稱為殷庶凡耕者樵者與夫貿易而為商賈者莫不欣然趨之自近時一二年以來虜勢益猖我守日替當事之臣付此於度外而又加以守備不得其人以致戎馬騷擾訖無寧際頽弛之勢日甚一旦將領擁旌而城門謹閉邊烽告警而行旅蕭然耕牧廢於居人樵採荒於山澤即其無事血脉已自不通萬一有警將援何由且達近者督撫諸臣因見地方廢墜勢難掩飾姑託為經略雲東之議以彌縫闕漏其意雖是而其為謀也誠急矣但今日孔千瘡欲一旦而瘳之非得歲月不能匪假名手不可故兵將固曾改置而整飭尤貴及時况近來邊將誰為顧牧執聽其言類冠三軍之勇而求其實渾無一線之長怯懦日滋練習久廢使非得人以振飭未免畏難以苟安改瓦窯口等處雖經挑築矣而防備稍懈終成漫衍之區果西川兩路雖通往來矣而彈壓少疎難免梗阻之患且該城軍民重以積憂感懷去志寧廬所在拆毀日多若不嚴為禁制其散而之四方

者又不知其幾矣蓋好逸惡勞雖人之情而自危就安亦勢之所必趨焉者凡此疆場之臣坐視其危而不為之所民將何所利賴而亦豈體國保民之心哉衆議以為失今不早為之處誠恐地方益致傷殘人心益致離散將來之事憂方大耳為今之計合無將朔州兵備道暫行移住天城以示整飭其一應練習備禦事宜及招徠安輯條件并應添兵馬錢糧以及火器盔甲等項聽其悉心詢訪詳議具呈應具奏者會行題奏應舉行者徑自舉行仍會同該城新改參將官員務期大破常格加意整頓於以共濟時艱用圖保全要害不得向泥舊套以自疑阻致誤戰守鎮巡等官仍要不時巡歷以示聯絡不得高臥各城其衆將而下如有廢時失事玩寇殃民及科剋軍人騷擾地方者詢訪真確即時通呈以憑從重參治待事寧之日仍行題請回駐陽和燕地方廢壞者得人以脩舉而人心之攜二者恃此以遠定官不虛設費不煩滋兩鎮交控之區隱然有長城之固矣然議者有曰朔州兵備原為總督而設或當同駐陽和則臣以為兵備非總督之官也總督威令所不行者而兵備代之不猶愈於同坐陽和之為愈也議者又以為天城地險人不樂往則臣以為監根錯節以昭利器此正其立功之秋也而諒亦彼之所自負者矣

輿論所謂移駐劄以休安者此也二曰處嫌疑以安地方得古者罰以懲惡而傳稱不仁之人必曰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蓋以不仁之人窮凶極惡習與性成在在方則為一方之害在一日則為一日之害防制稍疎流禍必大嚴禁伏商人所以保安善類而去惡務本法當如是也通者 皇上大赫乾斷肆二逆於士博至邊方百萬軍民上自垂白之叟下至三尺之童莫不歌舞踴躍以仰日月之明伏雷霆之震皆以手加額曰此千古之快也然軍民又以當時與世蕃為厲犬流毒遍地尚有如楊順其人焉必不可置此邊境以啓他端是以臣敢希跡

皇明兩朝疏抄

集四

鷹鷂以明攻其惡謹按原任宣大總督今充代州衛軍楊順者本以險邪濟以貪惡往者交結權彊濁亂邊政附和群小與巡察司道等官表裏用事戕殺平民以邀功級而行旅為之斷絕盜冒邊儲以充囊橐而軍餉為之空虛且又私通虜首殺害來降以快虜心如挑松塞滿太等事至今邊人言之猶且切齒痛心思食其肉而未之但已此其故何也蓋以匹夫匹婦之讎無以報而今之邊事廢壞而難以脩舉者彼固有以釀成之也今群姦盜冒邊儲各致鉅富且窮奢極惡憤激 神人厥罪未正已屬非法而順也見處代州地隣虜境宿將重兵實其故部私書通交

於三鎮細邪時集於一堂走奔無藉覓伺撫按撫拾細事挾制司府凡此上谷雲中尚時沾凶被毒焉夫以虎負隅而從狼成群別嫌明微誠不可不制其後以為地方計矣况訪順在代州縱令心腹家人楊宗勳等及親族孫陰陽等各馱載綿細魚鱉蒲葦胡椒布等物分給其妻廣武代州東結及宣大叅將守備等處勒令派散軍士却將各軍糧銀高臺貨價扣剋肥已以致軍士怨嗟不敢聲說又強占東結叅將營軍七十餘名納辦月錢又占用代州并遙運所夫皂三十餘人張打傘蓋乘坐明轎以欺壓軍衛有司又強占田村峪口村樹園村南流泰村官民田地百

皇明兩朝疏抄

集五

十餘頃不行納辦科差鄉官李通判房屋價銀一千五百餘金乃倚強威勒承買破人產業略不顧忌又強將本鎮塩商要致門下各給低惡銀貨令其行使因而迫脅厚利又交通將官有司揭放軍民錢債少有不遂輒用官刑拶打又時常差令惡少遍屬官司以罔財利如指揮陳祥正砍伐 禁山犯有重罪乃要銀五百兩而逼令擬徒凶惡飽國祀致死呂管業有成案也乃要銀三百兩而屬改不應李四被陳指揮毆死乃要銀四百兩首飾一副而屬官以開脫其獄視刑法如戲且耳周謨求止妻口把總乃要銀五十兩大馬一匹而逼官以立補其缺以邊隘為私

地耳強姦指揮王濟之妻鮑氏而上下不敢明言其非實
占娼婦是滿兒蔡玉兒蔡長兒李鳳兒王紅袖兒是實情
兒等數十餘口不止荒淫無度而且用以結納邊將之權
心近以蹤跡昭著地方危疑以致鄉人吳省養等肅訪其
事要行首發乃挾求重賂方得候戚夫以小人無賴之行
而濟之以肆無忌憚之心明處要害之地而日與失志之
人及舊日門下諸將為伍觖望所及漸生萌蘖衆議以為
失今不早防制將來貽害地方未可知也如蒙 軫念
該鎮係官人要塞不當置此邪枉以擾害地方 特將
本犯改發遠郡以禦魍魎及當時詐冒功次蔭襲併行追
皇明兩朝疏抄 集八
奪以為邊臣不忠之戒庶承牙得早償制而曲突知所徙
薪禍萌以杜人心以安而三關重地或去一大害矣輿論
所謂處嫌疑以安地方者此也三曰禁交結以杜厲階照
得古者制馭夷狄自有常道而寇兵之借盜糧之齎皆深
以為失策而不肯為者何也夷狄豺狼不可厭也內華外
夷不可淆也夫是以嚴軍中之令禁境外之交而苟有犯
者必無 赦也查得大同鎮大邊墩臺等各有守哨軍
士所以明烽火便傳報信不可無者但其地在虜境防閑
不及查考不至由此姦猾敦軍潛行交結諸虜故時
瓜換哨也仍各潛備紅布鈔葉鐵梳之類恐虜圍困

新水此已為法所不容矣及今沿襲既久積弊日多
中國烽聯之設反為腥膻貿易之市軍營哨探之人更作
匪徒商賈之流故當出哨之時換班之際有不齎斗米不
持寸鐵凡虜中之所缺 中國之所有無不百方搆求
以邀厚利各城之中又有窩藏之主名曰接竿去則圖其
銀以為貨物之資來則掩其跡以貨所易之物交易之時
各有約定信期之曰送腳來則聯轡而來去則累馬而去
其來其去悉行搶掠凡此敦軍束手高視又其甚者潛往
虜營而為之鄉導陰見酋長而指以搶掠病則送醫愈則
酬馬凡我之虛實盡告於虜而虜之動靜却乃曲為迴護
皇明兩朝疏抄 集七
或以無而為有或張少而作多一則以利在於虜中一則
以命懸於虜手也是誠託之為耳目者虜反結之為心腹
持反射之矢操入室之戈固不待其游騎侵薄茲細窺覷
而疆場之陷易兵甲之強弱我與虜共之矣故自右衛解
圍之後今本兵楊博經略之時目擊其弊亦曾條具以
聞出示曉諭而嗣後有建議在大邊墩臺之說者誠以
此也然當其時邊臣尚有先事之慮而邊之人亦無敢頭
然為之者縱有之止大同墩軍一二輩耳狼子野心固可
痛恨而鼠竊狗偷猶可撲滅也今則奚止於大同哉尤而
效之將侵陷於宣府之邊鄙矣塞正於墩軍哉等而上之

將延蔓於城堡之將領矣以我所有易彼所無風行草電俗成半下其弊可勝言哉故以墩軍言之近日如范名者此其渠魁也雖已發遣而其餘為范名者非一人也以將領言之近日如任秉公者此其作俑也雖已革任而其餘為任秉公者非一人也馳重幣於一介稱為買免不知其昨弟者何事扣月糧於四季號以納租不知所租者何地且臣昨據平遠堡軍人安國哭告操守余可達司扣每軍糧四錢五分買改布送虜及宣府西路參將潘忠呈守備閃元勳等私受達馬等情已經批行該道查勘事情另行招參外據此情狀固昭昭不誣矣夫堂堂中國兵戎若

皇明兩朝疏抄

集八

雲糧聚若山者正將以防邊也而鼠輩又敢剽貪軍之肉以餐虜口上行下效恬不知怪雖在於總督等官亦付之無可奈何已耳亦惟陽為不知已耳殊不知大之能燎原者星星起之也水之成江河者涓涓發之也事常伏於至微而機常制於先事今不有以弭之安知將來又不蹈右衛之前轍耶近來總督亦知駭於觀聽不得已而為之改置將領雖不明示其意似亦默寓其機矣但恐積習於歲月者既久而因循於習俗者有餘粉飾於一隅者或易而改轍於沿邊者或難未得和戎之利先貽畏敵之譏新將軍之至行當復為舊令尹之政未可知也再霜之戒可不

慎歟故議者以為此輩誅之不可勝誅也治之難以不消也惟當事之臣誠能加意於此長慮却顧毋為徇鼠同眠懲一戒百不使射備當道嚴為之法以禁絕焉及今猶可止也臣斯言既出固知邊臣當有咲臣為迂闊而目臣以多事者然此事緣邊鄙軍民欲言而不敢自言者臣若不為之吐露焉則它日論邊情之隱臣亦與有責矣合無嚴行諭飭督撫等官杜漸防微設法禁制既不能止乎先尤不可太激乎後既不能盡其類尤不可不慎其防無強辯無容隱無對人以善故之言無自恃為縹緲之策力挽勢政一新軍容斯夷不亂華保障有長計人有固志邊

皇明兩朝疏抄

集九

固無後患矣與論所謂禁交結以杜厲階者此也四曰定墩堡以固保障照得圖事而要於必行然後無廢事立法而期於可久然後有成功故事不期於必行與廢事同法不期於可久與無法同通者 皇上軫念邊民重惟荼毒 渙發 明詔脩築城堡紆 內帑之金嚴告成之令三軍鼓氣百堵皆興垣牆固飭然舉矣維王盡制上兵伐謀消滅於中維屏維翰之聯御邊民有所恃而卒免戕害之虞事期必行甚大惠也但人情多玩於既事而政體要貴於有恒今之墩堡脩矣然土工之性剛柔異宜更非時勤其脩葺分派其地方能保無傾圮乎今之墩

保其然小民之能彼此異情使非服習其訓練申嚴其保障能保無攻毀乎故定分轄則責成不可不專也求成功則督視不可不嚴也且古之盛際方吏問民疾苦雖閭閻節屋必親躬視如慈母之視赤子無欲不達故事為之制曲為之防而民有實惠惟今之為吏者以其分自相懸絕而使官民之情不通故民雖有大患苦積而不得上聞至有終死而不得自白者勢使之然也今之司道固古監司之職皆與有撫綏保人之責者也果盡躬至豐節切心痛養者乎如此是誠土苴其民耳况下此而司牧又孰肯遠上則效以相摩育者哉故議者以為所在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墩堡合照各路分隸本路通判令其會同各該有司守操等官時加督視遇有損壞工大者呈詳修築工小者徑自修補至於什伍其堡人以盡訓練之法精嚴其器具以備防守之宜濬廣堡壕以示地險載列壕塹以益虧蔽懸標必制角墩務完選堡長以定教習戒科擾以安人心又皆法之不可已者也司道之臣務要不時躬親巡歷無憚遠近閱驗其垣墉較定其訓習中間如有傾缺太甚訓練廢弛者即將分隸各官嚴行懲戒果有修築整備訓習精明者一体厚加犒賞其司道各官如有視為瑣屑轉委各官

非從經歷虛應故事者聽撫按衙門從重參究及照邊

方近頗多事人情日就困憊其巡歷一節惟巡按或時至稍遠地方而至於巡撫較之其體大為不同故在大同惟僅至陽和一見總督而於凡應朔等州且不知在何處在宣府惟歲春秋二防一至懷來等處而於凡獨石等險且不知在何地今歲巡撫始因修築期嚴方行各出督視而邊人且以為希曠之事是可見巡歷地方在巡撫信亦不可不加之意也寧獨巡按之當然哉合無遇有緊要城堡州縣仍行不時巡歷以示稽考以行勸戒中間果有廢時怠事不時併行查叅無事姑息年終巡撫亦將驗過城堡月日數目比較過練習賞罰事宜各緣由備造文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集二

冊咨送都察院查覈類行 奏繳庶人心知所警畏地方得以安枕事期必行而法亦可久矣與論所謂定墩堡以固保障者此也五曰飭督撫以振紀綱照得有虎豹則狐狸遁跡有鷹鷂則禽雀潛形有重臣則邊陲息警所以然者何也蓋馭戎制敵各有紀綱而所以鼓舞振揚之者顧邊臣之加意何如也苟能加意焉則雷動風行其威聲也山嶽震其德望也銷鋒止門以釋 九重宵旰之憂者胥賴之矣否則優游卒歲希寵光耳掩飾過時獵虛譽耳實之不存而徒取名焉則將焉用彼今沿邊督撫其於邊事皆有鼓舞振作之責而於此等振作之效獨宜

開而久不聞焉豈其位之未重乎抑其才之未中歟抑亦
不如意焉之故耳玩愒成風博塞過日以體統言之狹小
愈則以刻薄作聰明而至於大事則又糊塗矣見弊政則
以頹塌名寬大而至於軍機則又朦朧矣體統之不振立
者未有其於今之督撫者也以舉動言之同乎已者為腹
心而比隣而不能依違者則視如秦越也出乎已者為成
黨為定式而非其創立者則弃如弁髦也舉動之不光明
者有其於今之督撫者也以法令言之中軍放砲而挾於
少者朝散糧以媚之若兵醢酒而駭於門者親善言以慰
之法今之不嚴肅未有其於今之督撫者也以奏報言

皇明兩朝疏抄

集十

以前裁塘帖而先後其日月以為欺隱之端收拾厲情而
輕重其情節以飾傷殺之實奏報之不真切未有其於
今之督撫者也夫督之為義有倡率之責而今如是以為
督撫之為義有保釐之道而今如是以為撫雖諸湯之臣
未必人人皆然而較其因循之弊亦若有不甚相遠矣又
其甚者老無益壯之心動作歸歟之嘆今日曰藥餌相扶
也明日曰精神減少也曾不知大馬無知尚思戀主匈奴
未滅孰敢言家而乃敢持此心以事君不知其何謂
也是皆乏報國之忠忘致身之義其於鼓舞振作之政
不惟不之容心而且忘之矣邊政之所以日益不振虜患

之所以日肆縱橫者抑有由哉督撫如此諸將可知矣
將如此三軍可知矣且鼓舞振作原其責在當然上為下
慮其機可以立見即如近者修築失時我皇上知巡
撫之怠也俾之戴罪而工即告成將帥後期我皇上
以督之懦也命以軍法而士皆用命故昨戰莊堡而
黃吉之元修築二鎮邊工而得蒙千萬年之利者
非我皇上明見萬里而神威鼓舞振作之其孰
能之故議者以為今之為督撫者常能以皇上之心
為心而鼓舞振作之則懷必勝之籌運廓清之畧而三邊
可息肩矣奈之何其不盡然哉伏乞 皇上重念邊

皇明兩朝疏抄

集十

重將臣所宜前項整習 叮嚀兵部曉諭督撫諸臣
戮力同心鞠躬盡瘁體統必立舉動必公法令必嚴奏
報必真無詐病以圖歸計無推姦以廢計讓務期振作軍
威奉揚 德意如古之方叔召虎克壯其猷以不負我
皇上付託之意若有僥塞如前不能鼓舞振作以昭
故曰者亦容臣等即時參奏重則拿問輕則究治以示
戒警庶上將任專旌旗改色於閭外先聲氣壯力行惠
於軍前矣輿論所謂飭督撫以振紀綱者此也夫曰見祖
選以嚴守備照得因邊設堡因堡設軍所以謹防備捷
欽也二鎮沿邊密邇虜穴各堡額設者固有而新為增

者亦多蓋緣先後邊臣運經略之制而定其宅相之宜始議設堡或二十里或三十里遠近不一未有至於五十里者以地方衝緩之區而定其難易之勢始議設軍或五百或一千多寡不同未有至於二三千者此邊疆相為依附堡與軍相為存亡三者缺一不可故堡之大而極衝者以一守備官坐鎮之堡之小而次衝者以一操守官坐鎮之無事而操練人馬督慎耕作有事而因時收斂相機戰守皆守操官職分之所當盡而責任之所當為是邊不可無堡堡不可無軍理勢之必然也近年以來沿邊各堡有馬之軍年力精壯弓馬熟閑者多或二三百名少或七八

皇明兩朝詠抄



集古

十名盡數抽選以充督府標兵至於鎮守之正兵亦皆擄取於此不知未設邊堡之前督府鎮守標下之兵又從何自而取給也軍被抽選所遺者不過老少步軍而已一遇有警擺守堡牆尚不足用况欲責守操以戰守截殺乎若致失事俱問以守備不設或斬絞或充軍垂首圜牆情莫訴殊不論遇警戰守有軍無軍矣有軍而問之以此罪設官以統軍統軍以防堡事既不濟死亦甘心無軍而問之以此罪尤以我守堡之軍為上人所所有之衆而欲使徒手搏虎虎安得不傷充軍者為冤卒擬死者為冤鬼為邊設堡為堡設軍之初意浸失不講矣且各軍既得選為督

鎮親兵守操之官勢無統轄輪班更換任意開散該堡不過寄名食糧而已差操既不敢問點閱又不相及支放每欲先得糧草勤要全數守操以親兵而未嘗出一言各軍以親兵而自恃為驕子食雙糧以虛延歲月樂養養以爲肆姦淫如遇大舉賊衆侵犯異常總督或行親征標兵方隨一出否則袖手旁觀耳此所以合鎮之兵無不視標兵為高貴邊堡之軍無不願抽選以自榮也為今之計合無清查各堡所設額軍若干有馬若干無馬若干係督鎮抽選者盡數歸還各堡再不得挑取以虛營伍守操之官務要因時操練整綱毋私占役買開一聞警報以步軍則

皇明兩朝詠抄



集古

堡以馬軍則出戰照依信地盡力擺守隣近堡分互相慎防以一堡言之有操守以各任其事以一路言之有衆將以督率其征如賊不退或至突犯姦按伏遊兵出其兩翼以邀擊之繼而又有副將以應援之再繼而又有總帥以鎮壓之集我萬餘之衆馳騁一百里之間未有不能成功者亦未有賊見而不畏者夫何所難而不為哉至於總督標兵勢不可無者或三千或五千縣行三鎮衛所守城軍士內食糧一石者挑選充數鎮守之兵行該鎮衛所挑選充數如數不足召募家丁或一千或五百務足原數可也其各鎮衛所食糧六斗三斗者如係各家祖重難准存恤

以守城池俟其長成收穫一石以聽差操如係頂名應賞
原非祖軍者盡數清革雖是三斗六斗不免俱費糧餉豈
容以他人之蒼頭孩抱任情破冒且終年不見漸長而有
食至終身者衛所之弊可勝言哉再照堡軍既足戰守無
難若使調度無方運籌罔效此又當論賊勢之變寡以定
守操之功罪若賊至五百及一千而不能成功以至損軍
失事者則責之於守操若賊至一千及五千而不能成功
以致損軍失事者則併責之於參將若賊至五千及一萬
而不能成功以致損軍失事者則併責之副總賊勢漸多
責任漸重必如是而後功罪適均矣不然以一守操之官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提兵不過十百而以千萬之賊欲責之以成堵截之功功
不成而且軍之且死之劑量不當莫此為甚 朝廷之設
法固禦不可犯而要之調停以奉行者亦不可無因勢亟
反之權矣輿論所謂免抽選以嚴守備者此也七曰清屯
種以便民情照得屯田以資軍餉寓兵於農古今之通制
也而我 聖朝尤慎重焉良法美意兼舉並行故昔年
曾遣大臣經略矣近年又差憲臣清查矣宜乎租稅充裕
於徵收地土蒐執於耕耨也顧今之視昔糧草不多加多田
地不加闢而公私每稱病焉何哉緣簿書嚴於期會而完
速委用利於便捷而虛應尤多偽增田糧終鮮實效

如膏腴兼并於勢豪而額糧之輸納未完者未及釐正也
肥饒私抵於沙薄而坵段之版籍已亂者未及稽查也糧
草侵用於攬收而完欠之分數不明者未及覈治也他若
以熟作荒以荒作熟妄官雖欲沿坵履畝又藉口虞警因
而中止又豈得臻清查之效而錢糧不至於混淆哉况屯
田糧草係屬儲會計實徵實用之數不容短少故不得已
而為扣兌之舉夫扣應納之糧石節見在之銀兩在戶部
不如益在衛所不加損亦救時之權也省催科之騷擾寬
輸納之勞費在軍人得其惠在官員免其害亦通變之道
也若使扣應扣之人免應免之糧亦無不可行矣顧法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而獎生有不可以盡述者豪強觀望遷延不納茲須侵漁
借口拖欠良弱已輸完矣卒不免於重追重免住餘未領
種矣竟不免於勾攝包賠此其在戶人則然也舊識作弊
給散免帖遇軍人之強梁者則給以有主人戶雖已完已
免再三重複所不顧也遇軍人之柔弱者則給以無籍清
名每月連率不得實惠所不惜也如此之類難以悉數
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况宣大重鎮豈可不以和輯為要
乎拋荒賠糧屯餘困矣虛名免糧軍人困矣日復一日其
勢將不免於逃移屯籍日益脫漏營伍日益空虛稅糧日
益虧損為地方患蓋不淺也今不難於清地而難於得人

若委用得人則丈勘以實處分不爽而田糧有裨益矣若不得其人則虛應故事苟且塞責而地方滋擾矣合無
令下該部轉行各該巡撫選委官員將各衛所地上
沿坵畝逐一丈勘先儘成熟者不論官軍餘丁通融計
筭亦不拘屯田地畝牛具照一併編法加徵每畝連原糧
俱不過七升加帶未盡之數先儘臨近荒地均撥前成熟
之家領種總計須畝量忍稅糧務責令開墾種辦不許仍
前荒闕其相去遠者設法召集各處流寓之人官給仔
種儘力開耕待其業定地熟方議起科其離遠稍近開種
有妨總計該衛所未盡原額糧石或量議分豁或改派富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八

饒糧輕地方帶納如此庶不至墮墮遠氓而田糧之充盈
有期又不至苦累貧軍而扣免之奸弊頓革然其所以委
官又必慎於選用而不徒事於虛文假以歲月而不取必
於速效庶幾清理有方實功可俟矣輿論所謂消屯種以
便民情者此也八曰明支放以均祿糧照得 宗室乃
皇祖一本之分祿糧實 天朝厚親之典必解納得
其時支給有其法斯惠不偏而用始濟也查得大同鎮城
係 代府分封其宗儀之繁衍二千一百三十二位員祿
糧之支放每季該銀六萬七千六百五十六兩零遞季有
加而無減者也逐年額派大同州縣該銀九萬三千四百

三十五兩有奇太原等府州縣該銀四萬四千五十二兩
有奇河東運司鹽價銀四萬三千有奇在州縣者不免有
早霜之連負在運司者不免有微解之愆期以致 宗儀
告計無日無之蜂聚於巡撫之門雲屯於府堂之上或趨
前而立或圍階而坐或笑語自如或罵詈喧嘩前者退後
者復來左者卑右者續至知府既不敢不以禮待又不
敢不以言答以至終日立談漿水不得入口衆言交詬簿書
各至稽延府官苦於自累莫過於 宗室之請祿糧也若
微解足數一季出示支放之間今日該某府某府之 宗
儀立守分鑿包封臨期將放甲曰某人借某人銀若干該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九

扣領若干乙曰某人借某人銀若干某帳不明告闕在庫
皆欲知府為之處分得放一季祿糧必須一二月煩擾府
官之勞於瑣碎莫過於 宗室之放祿糧也况 宗室派
出 天潢貴分藩府中間讀書奉法者固多而其恃勢
越禮者亦有既非禮義所可拘又非法度所可正官府惟
從違是聽欲彼欲此唯唯而已如祿糧果足一季知府未
有隱而不放者苟不足一季必每行逼借那移以遂其欲
而後已將奈之何哉為今之計合無行令長史司凡遇
宗儀該放祿糧之時備將該季應支 宗儀位員 親王
一位某府 郡王一位鎮輔奉國將軍各若干位全支儀

貨若干員減支儀賓若干員查照食祿等第詳細造冊照
名具領預先赴大同府投下候其庫貯銀足會同長史司
當堂秤對除親王另自支領外其各府郡王該銀若干
千鎮國將軍若干位每位該銀若干通共該銀若干奉國
將軍若干位每位該銀若干通共該銀若干鎮輔泰國中
尉各若干位每位該銀若干通共該銀若干全支儀賓若
千員每員該銀若干通共該銀若干減支儀賓若干員每
員該銀若干通共該銀若干妃夫淑人并嬪居郡縣等主
君若干位每位各支不等共該銀若干合一府之宗儀
筭祿糧之銀與該公同長史秤封在匣給與長史同一
二宗儀領出啓知代王令旨發赴郡王府第仍同
長史授等官逐位逐員分數包封唱名給散有私債者
任其自行笑還郡王不得擅行干預斷給如債主取償
違禁或借者負騙不與許告法司明與處分如此庶支放
間便體統有歸而知府之官亦得幹辦公事矣再照祿糧
乃宗儀之所應得今每歲河東運司之銀不肯時解必
須代王責差儀賓告給明文齎送厚禮每費幾千金止
一萬兩或二萬兩若不如此終不可得在運司之官既
以為當然而在宗儀之衆亦沿襲而不以為異奉差
支且以此為奇貨而中間圖侵漁以肥己也然運司

利弊惟巡鹽御史得以理之石以原派四萬之銀每季分
作二萬解之每次二萬二千務足甘數嚴催督解務依其
時則運司之官無自而受餽宗儀之禮從是而禁革杜
欽侵漁胥吏免矣否則是以朝廷厚親之祿而反為運
司釣餌之媒是豈可哉輿論所謂明支放以均祿糧者此
也九曰寬商富以培利源昭得固邦本者急於保民厚元
氣者先於節力二鎮絕域窮邊居民無他貿易縱有一二
殷實之家不過僅能自顧如盈漕之水其流易竭望秋之
木其葉繁苟非善為保惜幾何而不至於極也除臣巡歷
所至凡錢穀利病督同司道盡力興革外查得供歲各邊
倉場俱係召商上納商得以為利而民亦以為便始因
商侵利大損國儲商始革矣繼而法網太嚴商人失利
商不惟革而亦不樂為商矣於是遠近軍民富家責之召
買因勢利道法固有不得不然者然而奉行既久召買之
苦累更不可勝言矣故有所謂預借之苦焉蓋歲辦未發
先責上納恐軍馬之忽臨將以酬應其急名曰預借使借
之未久即行補給亦多不可乃糧草已行支銷價銀尚不
為給該道或行呈請而督撫故諉不管致使出納者資本
一空控訴無地誠有瞽瞍前之瘡剜心頭之肉如昔人所
言者此預借之苦也有所謂時估之苦焉蓋凡遇召買及

欽買等項上之人欲知盈絀先報斗數名曰時估使估之者或皆照時亦奚不可然或時估在前發銀在後以致銀方給商而糧米草束已騰貴者又或估者加倍於常求稱上意蕪之交納倉場費用多端以致領銀若干即陪銀若干不至於餓死其身懸罄其室不止矣此時估之苦也有所謂查盤之苦焉蓋商人輸力餉邊經官交納米豆日久泥爛不無一遇查盤細行苛責或錢糧已放而不准支銷或泥爛尚存而坐名拖欠商無不罪之人家無不破之產非死則軍輕重於明例之間賣妻與女完納於籌筵之際以致貨泉之源視為陷人之井而莫敢言焉此查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十一

盤之苦也夫國之有民以固本也凡有司邊儲之責者不思所以富之而且促之貧且逃焉是豈善培元氣者乎故議者謂借可預也而償不可以不補估可行也而數不可以故增查盤可舉也而法不可以太刻合無命下所司詳議轉行該鎮巡撫及管糧衙門或查各鎮所居人戶殷富之家共有若干定以三等分以九則逐一清審務使均平或輪番應當或照年更換預借必早補給無使延稽時估必稱均平無使低昂查盤必求公正無便屈枉如此則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而於邊儲亦不無小補矣然士持商人之受累者如此耳至於奸商刁戶滑吏貪官糧

草全無通關虛出銀兩未散常例先收和糖土於米糧夾木石於草束惟曰包敷包採詐為已放已支此則累年通同之弊又當重為之懲者也若夫豪強攀扯於下戶使喚需索於公門或名造冊之紙張徵追無厭或名上納之幫貼催償無期此則臨時無名之費又當痛為之革者也若夫倉廩所以貯積今則敗瓦頽垣間架僅存甚者寄菴寺以出納矣似非收歛蓋藏之法斗斛所以較量今則隨方逐處品式各殊甚者借民斛以盤驗矣似非關石和鈞之制成式懲忘官民交病此則兩鎮官司因循不振之習又當一新其制以定耳目者也凡此數端要之均切邊儲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不可不亟為之處者輿論所謂寬商富以培利源者此也十曰明體統以崇學政昭得學校為賢士所關而賢士為朝廷禎瑞苟非作養之善教育之勤鮮有能成其才者大同一府例屬山西設立一府四州七縣十七衛所遠在三關之外密邇虜虜之區風氣剛勁禮讓鮮興產有人才學無傳授故子弟之生有美質者不學以自弃生徒之學知文義者易滿以自甘况選來教職率多歲貢精神既倦於日暮心志又懈於途窮不過借祿苟延安望其立師道以成就善人哉欲曲盡鼓舞之術以開化導之源時勤通變之宜以培國家之瑞惟於提學一官勤懇作人是賴

爾查得本鎮因云山西寫遠又值賊出沒不常提學能求
考校不便該先年巡撫題將督學事宜仍分巡並道
官以其親臨在鎮便宜考校人心有前巡撫師生各盡
職業故鄉試每不乏人而會試開亦有之自嘉靖三十一
因倉事張鎬急於考試以致提學陳某且至山西撫按
題 准仍將督學事務改屬提學以職掌之舊規 國
家之定制固無容議矣但提學之官視人同為邊境懼怕
屬望絕不一至每遇科舉之年率多代州調考其送考之
官吏并應考之師生問關數百之程跋涉重關之險或遇
游騎身且不保是以合鎮之勞而就一人之逸也及其再
是明兩朝疏抄 集

考必至三年故人心玩愒多無日就月將之功考校久疎
難望提學警覺之功在有司雖有提調之責緣無進退之
權且為有司者不盡科甲也在教官雖有訓迪之任緣非
模範之人且為教官者無可師資也故生員率多曠蕩自
由不顧行檢放肆於禮法之外固就於規矩之中段衣冠
以武斷鄉曲恃學校以出入衙門竟攬糧差用強說事苟
有利於身不顧廉耻而為之矣若夫豪傑之士能自興者
有幾人哉此其故何也蓋因提學屬於山西撫按而與大
同撫按無相關學政之寬嚴考校之勤惰山西撫按既
聞而大同撫按又不干預是以提學之官行止決於

壹已而撫按衙門應察無由以及彼此相承樂於無事欲
求其地有真才士有實學何可得哉况大同兵備守巡等
道奉 勅分隸大同撫按矣其到任繳憑給由等項事
宜俱行呈請山西撫按詳允焉有提學考大同地方之生
員而不一呈白大同之撫按者乎有行大同合鎮之事而
不一往見大同之撫按者乎有相臨大同合鎮之官為屬
官而自已非大同撫按之屬官者乎事體皆屬莫甚於此
合無今後山西提學道每年遇夏廣賊北徙按臨本鎮通
歷州縣歲考其沿途衛分調於適中州縣聽考考畢之日
備將取過各等生員并續進生儒名數照依考案備呈大
是明兩朝疏抄 集

同撫按知會其賢仍兼聽大同撫按舉劾使地方生員亦
知提學與撫按體統相維所為不情不法等事撫按得以
徑批提學定議去留誰敢有越厥志而不存心上進者乎
若宣府一鎮則係屬北直隸不時過關以示較閱則又望
之督學御史者也若因循故弊習而不更則士心益壞於
偷薄而用夏變夷者無其機學校愈臻於棘榛而殫數文
教者則其本何以育一方英邁之才而成 聖世文明
之會哉輿論所謂明體統以崇學政者此也十一曰革冗
員以節財用照得古者官事必攝以謹浮費而宋臣論去
三冗必先於冗官豈古人不詳於備制而故為是簡縮之

舉以就固陋蓋時誦舉盈已非與世推移之道而支費
不繼名實兩亡其勢亦有不得不然者時為之也故察緩
急之宜酌損益之變所以相時而動也先年當事諸臣以
宣大錢糧重大後先建議宣府 特設通判八員分管
各路大同亦設五通判以分轄各方其各處儒學教授訓
導等官以大同府則計五員朔應等州縣共計有三十七
員雲川等衛則約有八員以萬全都司則三員右衛等處
則約有一十七員隆慶保安永寧則約有十餘員夫宣府
西北二路雖稱要害然除錢糧之外無州縣縣通判各
一員足矣今多二員鎮城離葛峪四十里所屬七堡東西

皇明兩朝疏抄

集廿六

其近亦一員足矣今亦並設二員大同府北路所轄僅止
數堡又且駐劄鎮城况查本鎮城內既有管糧中路通判
二員見在其管糧通判事又稍安閑兼以攝之自有餘裕
而五路並建亦似屬乎太多教導之官雖不嫌於多設然
年來財困已極起運祿糧已屬拖欠而存留學糧何望徵
收以此寒官而使之終歲枵腹以待饑饉寒且迫身又
奚暇秉禮義哉名存實亡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如蒙
軫念邊方財用困絀冗員當裁將宣府通判西路裁柴
溝堡一員移右衛通判左衛駐劄北路裁龍門城一員移
馬營通判赤城駐劄中路裁一員附之在城即在城駐劄

共裁三員其大同府將北路通判併行裁革該路錢糧事
務即令管糧或中路通判并總其事本路原設通判租界
盡行查出歸於本府以補支祿糧其教官除宣府已經裁
革者不計外其大同府并各屬州縣衛及宣府未經裁革
者合無各裁減一員以節冗費庶官聯不致多設財用或
可省減是亦損益盈虛之道也再查大同五路管糧通判
俱列衍本府出管各路每員各於州縣均徭內派撥門皂
跟隨若宣府各路通判則列衛保定大名直定河間等府
到任之後各守分署雖一門一皂該府並不撥與問其故
則曰無舊規也夫腹裏與邊鄙苦樂相懸豈啻百倍在腹
裏則有舊規在邊鄙則曰無焉未免不均之嘆也况大同
與宣府同一通判也同一管糧也大同則跟隨之役有定
額有定數宣府則招覓為之任其自來聽其自去錢糧何
以催辦前件何以完銷體面何以振立不能不為邊儲之
累矣合無比照大同事例每通判於各管路分尖丁內每
員量行派撥門皂或比照各列衛府通判門皂行令該府
照數派撥庶邊官無腹裏之患而 朝廷之待臣無內外
厚薄之分矣輿論所謂革冗員以節財用者此也十二曰
清場地以興馬政照得 國之大事莫大於兵兵之強弱
匪係乎馬故 祖宗遠鑒前代於兩京邊境各設太僕

皇明兩朝疏抄

集廿七

凡以期汗血之功符雲錦之績而出入折衝乞賴之耳臣不敢他舉即一鎮言之如宣府鎮城并所屬城堡原設牧馬場共計八千九百九十八頃九十餘畝舊例鎮城五月初旬各營軍士馬匹分為兩班一班存留在城一班令把總等官統領赴保安縣尾河諸草場群牧半月一換存留者於城西門外草場放牧歸俱隨便採取備冬草束為利其廣遠年常整頓仍收採例廢冬無積芻遂令折價不知貧軍得銀借以自給豈暇養以致瘠損倒死而馬因大耗矣先年屢經巡撫衙門查出牧場被人侵耕數多分析水田旱田共若干頃責徵稻米粟米共若干石以濟軍需今碑刻具載名有實亡伊誰之咎良由勢豪之家僭以承種納糧侵占為業務稽僧道倚附權要霸為香火由是場地益埋沒矣今欲壯兵威莫先於興馬政欲興馬政莫先於復草場合無責成巡撫分委風力能幹官員將原額場地盡行查出隨宜酌處如堪開墾者召人承種照依隣畔每畝量徵豆草若干不堪開墾者任其拋荒收採每軍日晒一束定擬斤數督令把總登記月報運場堆垛以供冬春支用如此則人力不費養馬有資以歲記之節省召員殆不費矣輿論所謂清場地以興馬政者此也大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十八

三

聖事非自能足亦不能度其可行與否其利與否然耳耳目而二鎮之官吏軍民其所以朝夕之聚談而屬望焉者如此耳臣忝耳目之寄故敢條具以聞伏希 俯垂 天聰勅下該部照款備加詳議如其可行惟 早賜採錄以慰邊民之心如其未當更望 宥其庸瑣而通融酌處以彰 廟堂遠矜如是則邊民沐我 聖皇順治威靈之化即 天地發育生成之恩而鼓舞歌頌以共祝萬年雍熙之盛於無疆矣臣冒 天威無任戰慄之至緣係集與論列邊情以光昭無疆 聖治事理為此其本專差舍人高富親齎謹請 旨兵部少保兼太子太保尚書楊 謹題為集與論列邊情以光昭無疆 聖治事該本題聖明兩朝疏抄 卷三十九 聖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巡按直隸御史胡維新題前事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巡按御史胡維新條陳十二事除事干別部者各另徑自議覆外所據議政駐劄等七事均與邊防有益合就開立前件議擬上請 定奪改駐劄以保要害 前件臣等看得巡按胡維新所陳改駐劄以保要害一節大率謂大同天城虜勢益倡修守日廢欲將朔州兵備道暫移天城會同恭將官員及時整飭反覆辨析極為明切但總督軍門春秋兩防多在懷來恭將先已移駐天城若再將兵備移去遺下陽和未免空虛根本之地尤當謹慮合無斟酌所擬將朔州兵備仍駐陽和以後不時巡歷天地以

謹東防年來破之極趣今秋事畢即便先詣彼中會同副總兵趙伯勳查照所議破格整頓兵馬疲鈍作何訓練墻壘傾圯作何修築軍人逃竄作何招徠居民疑畏作何安輯餼糧未充作何儲備火器未足作何處給盜甲未贖作何辦造應議處者具呈督撫議奏應給處者徑行施行如果應設巡歷之時怠玩不出聽巡按御史訪實察究其總督巡撫亦要往來巡歷以示一身倡率之義伏乞

聖裁 一處嫌疑以安地方 前件臣等看得巡按胡維

新所陳慶嫌疑以安地方一節大率謂原任宣大總督今

克代州衛軍楊順交結權奸濁亂邊政與販私貨占種公

皇明兩朝疏抄

集

個

田潛通關節欲要遠加謫遣追奪功蔭但犯改調邊地自

有明例必須罪當方服其心似難輕動合無斟酌所擬聽

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宣大巡按御史將楊順行提到官

要見軍民是戕傷以裝功級處儲是否盜冒以充囊橐來

降果否殺害以快虜心但奏內一切事情逐一審究明實

如果違法重大具招奏請以俟 宸斷伏乞 聖裁

一禁交結以杜厲階 前件臣等看得巡按胡維新所

陳禁交結以杜厲階一節大率謂大同大邊墩臺糧哨官

軍通同接接送腳之輩潛以紅布鈔葉針梳等物私行貿

易透漏關防及指操守守備等官事跡顯著欲要督撫

嚴加禁治查得大同墩臺交通止虜自來有之臣博昔任總督之時嚴加禁戢一時頗知畏憚乃今不止敦軍通

虜操中等官公然通虜不止大同通虜宣府近亦通虜矣

夷夏大防奔潰無極深為痛恨合無依期所擬備行宣大

總督及兩鎮巡撫會同巡按御史先將守備閃元勳操守

余可述嚴加查勘依律重擬以示懲戒仍查照先令事理

嚴督各道將沿邊該糧哨軍上三班之時細加搜檢本

等衣裝器械之外不許夾帶別物違者即以通虜之律治

罪如敢仍前通虜干碍職官從寬奏 請處置諸重典

以示懲戒伏乞 聖裁 一曰定墩堡以固保障

皇明兩朝疏抄

集

個

前件臣等看得巡按胡維新所陳定墩堡以固保障一節

大率謂宣大各邊墩堡慮有損壞管理人員慮有因循欲

要分隸各路通判掌管脩補司道親行較驗巡撫巡歷勸

戒查得巡撫出邊一節軍機民事均當整飭不止墩堡一

事通判職務頗簡使之綜理墩堡委為有益合無依其所

擬備行巡撫宣府都御史李 張 貴各該司道分行

各路通判公同州縣衛所等官各將所管地方脩完墩堡

壘壘嚴督堡長及時脩濬務要堅固選定民兵及時訓練

務要精強該管司道不時巡歷親行督責二鎮巡撫除春

夏兩季自難輕動其余季分亦要逐一巡歷以脩邊鎮不

許專坐鎮城持祿養望每年終將巡過城堡較過練習等項數目日期造冊送部查考伏乞

聖裁

一撥督撫

以振紀綱 前件臣等看得巡按胡

所陳撥督以振

紀綱一節大率謂沿途督撫諸臣體統不振立舉動不光

明法才不嚴肅奏報不真切乞要 叮嚀曉諭鼓舞振作

以懲夙弊詞嚴意正極為痛切查得總督權兼文武間外

重臣巡撫政轄民兵臺端正職 朝廷之上既不輕以與

人當謂之臣自全忠以報 國但今新任總督方及振勵

之 見任巡撫又值淬勵之後難以一槩申飭合無依其

所擬通行各該督撫果體統未立務要振作舉動未公務

皇明兩朝疏抄 集三十一

加表正法令未嚴務要整飭奏報未真務加綜覈毋以小

忿而亂大謀毋執已見而不公議毋事姑息而長驕悍在

旗政觀烽煙振息方副 聖明委任責成至意中間如

或因仍舊習不思振刷悉聽各該巡按御史指名奏養伏

乞 聖裁 一免抽選以嚴守備 前件臣等看得巡

按胡 所陳免抽選以嚴守備一節大率謂各邊堡有

馬壯軍俱被督鎮抽作標兵輪班買開寄名費止遺老

弱步軍戰守不敷欲要盡數歸還整棚戰守另行衛所挑

選并議清革幼軍及論賊勢衆寡以定將領功罪查得軍

門應援標兵三鎮總兵正兵糧祿平係一方均屬重大邊

堡軍士如果殘缺亦係總督總兵之責必須計處周匝難

以顧此失彼合無移咨新任總督官督同宣大二鎮撫鎮

官從長經理務使標兵堡兵應戰應守兩無妨害方為上

策至於清查存恤幼軍以省糧餉分別賊勢多少以定功

罪尤為有見亦容 臣等備行管軍問刑衙門一體遵守伏

乞 聖裁 一清場地以興馬政 前件臣等看得巡

按胡維新所陳清場地以興馬政一節大率謂宣府鎮原

有牧馬草場地畝軍士牧放馬匹採取備冬草束適年牧

採例廢不無積習至今折價買軍喂養不前所給馬匹多

致耗損故要責成巡撫清查堪種者召種微租不堪者仍

皇明兩朝疏抄 集三十一

令收採積草備用興廢舉墜深於馬政有益合無依其所

擬移咨巡撫都御史李 文書到日限兩月以裏將該鎮

原額牧馬場地備行該道選委能幹官員盡行查出逐一

丈量明白原係開熟并堪以開墾者通行召人承種每畝

定徵租數貼助喂馬不堪開墾者仍令各軍隨便牧放照

例採晒草束如法堆積委官收掌以供冬春支用清查完

日造冊 奏繳青冊送部查考伏乞 聖裁奉

聖旨依議行

乘騎非時入寇以申法紀疏

胡維新

本年六月二十六日據宣府張家口堡守備張雲鵬差人報稱達賊約有七千餘騎入犯南路地方七月初二日又據大同瓦窯口防守把總原於天差人報稱前賊於初一日出邊去訖等因節報到臣查係零賊隨行朔州兵備守巡道查勘賊經地方攻毀堡寨殺虜人畜失事緣由并該路察守等官待查明另行具奏外所據各該誤事臣工臣待罪地方政容緘默臣查得前賊雖報七千有餘實數僅止三千原非大舉況前月節據哨報人役報稱零賊不時近邊住牧及要西搶等情是沿邊將領已熟知此賊

皇明兩朝疏抄

申一

聖誕二鎮久矣便能各以地方為憂嚴加提防廣雖驕悍未必敢肆縱橫今乃藉習舊套漫不加謹如宣府總兵官馬芳副總兵崔應奇遊擊盧國讓兵駐鎮城去賊進口處所僅數十里既不能領兵按伏於未入之先併兵堵截於既入之後任其越左衛暨紅塘溝至丁軍嶺長驅直入若陷無人之境其間雖馬芳自統兵赴渡口桑乾往剿防禦幸而賊不南侵而崔應奇盧國讓又各延緩不進以致賊得由東西城肆犯大同天城陽和瓦窯口一帶地方及查大同總兵官姜應龍領兵在彼防範脩工開報甚早程途至近亦乃接兵自衛未曾堵截軍門標下遊擊補於漢駐

皇明兩朝疏抄

申二

陽和入衛遊擊劉淳駐劄天城正賊經由之地其力則銳其機可乘亦惟畏避坐視不行剿逐蕪之督撫諸臣更復調度失時不行行督察遂使二鎮之中縱其自去自來四郊之內一似無軍無將誠不知沿邊黨素諸臣何急緩之若是也且前項達賊若謂勢之不敵則彼賊數止三千而我兩鎮之兵有馬者不啻數萬協力夾攻其鋒易摧也若謂機無可乘則紅塘丁軍諸處天城瓦窯各口路至險隘張疑設伏其魄可禡也若謂時未可動則賊進境行走已六七日其來雖勇其歸自情遊擊坐困其類易殲也今諸臣無故坐失機會各自束手兩鎮之中曾無一人見賊縱雖地方無損已為賊所見笑矣而况虜殺有不止此者乎玩寇殃民是誰之罪况要深零騎既不能挫衄矣萬一秋高之際恣其大舉臣不知諸臣之怯弱如此果能收斬獲之績張敵愾之氣否也夫國家竭民財養將士將期實用也今皆見賊而靡則邊臣之設是為虛文哉聖皇北顧之懷何時可息哉若不重加懲治何以振飭法紀而勵頑風於將來合行奏究察照宣府副總兵崔應奇遊擊盧國讓韜鈴是寄退縮為心一則軍期延緩迹似涉於逗遛一則客氣橫行令故蹈於違紀况近來交相詬病體面全無倘異日漸至仇讎國家何賴所當重行究治

者也宣府總兵官馬芳大同總兵官姜應熊防禦無謀致
虜騎侵入手內地應援不早俾機宜坐失於臨時徒負駭
勇之名未見擒斬之績軍門標下遊擊補於漠天城入衛
遊擊劉淳心懷觀望勇乏奮揚發縱指不雖稱令緩於轅
門避事推姦是亦習成平園套所當併加究治者也再照
總督尚書江東巡撫宣府右僉都御史李秋巡撫大同右
僉都御史張邦彥督贊叨承謀謨未效內不能和睦卒乘
列保障而衛疆圉外未見震懾虜酋驅羶而壯關輔失
事地方難諉罪責所當併加罰治者也如蒙乞 勅該
部再加議擬將崔應奇盧國讓即行革任以爲將官退避
皇明兩朝頭抄 申三

題請 寺

之戒焉芳等併加究治惟復念秋防在邇重加罰治江東
等量加罰治庶法紀明而邊臣知警戎政飭而軍威克壯
矣緣係零騎非時入寇將領怯懦不行同心敵剿乞
賜究治以中法紀事理爲此具本專差舍人高浩親齎謹

設險隘以固邊防疏

胡維新

照得上谷雲中切鄰塞比紫荊倒馬密邇 畿南每年

虜犯宣大兩關遠爲戒嚴唇齒相連其勢不得不急恐其

南下突犯故也若兩關有警則 畿南震動而 京

師天下根本亦爲得以宴然乎故安 京師者必責兩

關以嚴其備備兩關者必先宣大以設其防譬如有家者

垣墉高厚則門戶肅清門戶肅清則堂室謹靜外侮雖強

何由得入今之宣大即有家者之垣墉也今之兩關即有

家者之門戶也今之 京師畿南之地即有家者之堂

室也宣大爲戎馬之場徒有邊牆而不一遇虜出戰守

皇明兩朝頭抄 險

莫支且每值秋防虜善窺伺兵集於東而虜犯平西兵集

於西而虜犯平東若東西俱有設備則東西俱出牽帶我

兵不得專攻散漫無疆場之擾邊塞被劫虜之殘今已百

里丘墟荒蕪殆盡將來之危固城池在所不免矣是垣墉

既已頽敗欲求門戶之肅清堂室之謹靜得乎使虜徑南

下直犯兩關以宣大官兵尚不能禦兩關官兵原未見虜

焉有不棄甲曳兵而走者乎雖有金城湯池誰肯効死勿

去而守者乎所仗者惟 朝廷福德之遐露 皇上

天威之遠震故蠢爾大羊自不敢逼近兩關隨人隨出即

爲此近幸其無大志而長驅也兩關雖屬於真倂似與宣

大無干若寃其虜之從入則利害根本之地宜大亦焉得而他委乎為今之計宜大既不能保其蜀之不犯兵馬又不能禦其虜之不南當事者受人之牛羊而不與之求牧也竊思視其虜之可也然虜欲南侵必由廣濟驛趨南略有關隘但常守者敵而不知設備者棄而不守爾查得蕪州正南三十里為口北兩山壁立石峽峻紆徐四十餘里至黑石嶺峻峻南下六十里直抵廣昌此可據之險一也蕪州東距五十里為九宮口雖亦兩山對峙較之北口稍為平漫將及百有餘里直抵廣昌之東可以徑犯紫荊此可據之險二也蕪州西南四十里為石門峪口雖亦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除十

兩山對峙較之九宮口又為平漫將及百里直抵廣昌之西可以徑犯掃箭嶺白石口倒馬關等處此可據之險三也舍此不守而徒用力於兩關之防是震鄰之患已及其躬而利膚之災甚切其體矣惠既及躬而災又切體徒為臨事之懼欲求免禍不可得也及查蕪州地方係宣府南界參將所轄廣昌東由保安由桃花堡南下西由東城由沈蕪堡南下宣府東西兩路參將及為殿後不過尾隨傍觀竟難堵截且宣府東南兩路地方橫直各數百里之遠亦非一參將可以遙制者不若將大同南路參將改住蕪州專一堤備北口等處及廣濟驛黑口地方以防虜賊

南犯兩關北口等處既為嚴備是兩關又添一藩籬之固神京畿南之地可以永保鎮靜而無驚矣以三口論之北口最險止用黑石嶺原設把總官軍一百員名改住千口上擇其兩山峽峻處立關防禦九宮口亦設把總一員領軍一百名亦照北口立關防禦石門峪口較之二口稍為寬平須設把總二員領軍二百名立關防禦二口之中倚險設關關設飛樓樓設火器關牆橫截下修水口以洩漲水無事之時照常啓閉以通往來行旅有事之時堅壁不開官軍坐山擺守舉放火器拋打礮石任是猱猱之飛捷亦難免其矢石之不傷聞之先年虜由北口南犯回時止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除三

百軍據險礮石打死牛羊馬匹賊衆積屍填壑至今不敢犯北口者懲此敗爾渾源之鐵寨口係山西官軍守把每遇防秋不過加添按伏步軍而已況去兩關路遠中隔驛馬山嶺險阻難行雖不設備無妨也今參將住劄靈丘控制三城全為無用策應兩關使應故事若改住蕪州專備三口一遇宣大有警相機應援可以北則北在北不失為堵截之師可以南則南在南不失為拒守之衆兩關如此一防朝廷可以無西顧之憂矣且參將之兵不必別設原有渾源靈廣土兵如蕪州舊有土兵亦該合為一營屬之統領其蕪州守備官與渾源廣靈靈丘廣昌等處守

備體彼提調其官軍應支錢糧合於大兩鎮照數
會計平派辦支用如此則兩關之隱憂由是而釋宜大
之禍本由是而消國家桑土之慮亦由是而周悉不
然則險隘無據而事亦難以責成廣惠無防而官亦徒以
虛設矣為此具本專差舍人親齎謹題請 旨

二月朔疏

際四

皇明兩朝疏抄

武備類

嚴武備以壯國威疏

陳明時

臣聞天下之患發於遠者不足畏而發於近者為可畏發
於國之所戒者不足畏而發於國之所不戒者為可畏發
於戒而有備者不足畏發於戒而無備者為可畏何則緩
急之勢異而禍害之輕重隨之切唯國家建都於燕乃
中國極北之盡處也東隣渤海工良哈則女直奚契丹雜
種北接沙漠則蒙古餘孽彼之窺我者固近而速我之所
以慮彼者不可有一時之放逸一虞之滲漏也宣大遼東
諸鎮皆祖宗所規畫障以重垣限以深塹警以烽燧戍
以重兵雖廣騎時或竊入去都城尚遠諸鎮亦自謹其封
疆慎守其土而備其不虞賊來則戰賊去則守故虜騎倏
來倏去不能為吾大患也惟居庸關以東至遼東之四海
冶與朵顏三衛虜寇只隔一山諸部落遠者去都城不過
三四十里近者僅有數十里耳國初嘗以永平以北山
後置大寧都司統興營義營等衛以守其地後以朵顏等
部恭順之故移大寧都司并屬衛指揮定等處空其地與
之以為我東北外藩離使之東捍女直北捍蒙古所謂守
在四夷是也北虜在我祖宗時食我桑棧懷我好音

朝貢以時種類微弱故得彼此相安後正統己巳之變為
也非所誘我是以有土木之禍弘治庚申之後為火師所
脅我是以有魚臺之慘近年以來招納我叛亡驅掠我邊
鄙其衆增盛部落日繁則今日之患非復前日乞活
之比矣數年前嘗聞朵顏衛酋花當之子把兒孫與比虜
小王子結親此賊狡情偽巨測為虛聲以恐喝我邊上
將上未可知也心媚大種而獻女結歡亦未可知也變詐
如此尚敢以痴蠢無知易之乎往日害我將陳乾把兒
孫實為我首今石塘嶺殺我指揮殷隆等或亦此賊為之
蓋三衛之衆朵顏為強諸酋兒詐把兒孫為最 朝廷雖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武三言
歲加以爵衛時優以金帛終不能滿其溪壑之欲馴其豺
狼之心此賊不死異日東北有事必此人也數年來縱令
醜類剽掠我人民近鄉歸一二即要市我名器都給事中
許復禮等憤其以堂堂 中國為蕞爾胡鵠所欺侮已且
疏為 陛下懇懇言之矣今日之事不與則結怨而起釁
與之則損威而示弱二者皆當審度臣愚以為 中國者
乃中國所自立之中國初不係于猾虜之輕重也彼雖禽
獸豈不自念曰往歲吾嘗殺害中國將領部下時常侵犯
中國人民今復持所掠之餘以易官爵中國無乃不我與
乎知其不與而求易中國也中國假羈縻之術忘時昔

之憤徇其欲而與之是示弱而易夷狄也夷狄而易中國
則驕驕則凌人中國而畏夷狄則替替則受凌欲求弭
而無乃速之矣乎今固當示強以破其姦嚴備以防其詐
振威以折其萌區區不知之說不可當猾夷之身而施之
也所謂防其詐折其萌者臣請為 陛下細言之京城東
北一帶雖逼近胡虜原無邊塞所恃者山嶺陡峻林木稠
密虜騎不能為難而已往日居庸以東有松木數百里後
以供採薪燒炭之利取者無禁如近日黃花鎮守備張楠
之所為者遂使林木日就疎薄往日朵顏諸部落時向北
虜大營盜馬過塞下者或語我以虜中動靜北虜亦追趨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九十七
此虜亦敵殺不甚相往還近見我邊備廢弛入無空回故
連合為一其來犯邊加以把兒孫調和於其間遂使二虜
日就親密况薊州等處雖設有三堂若一巨鎮然衛所單
寡卒伍空缺將士亦罕經戰陣名為邊鎮實則腹裏之安
緩急實不足倚仗東北諸胡數來 朝貢熟見我山川險
易納我殺人備知我士馬虛實此虜 國家真難疽結於
脇下而豺狼伏于門庭也萬一北虜萌深入之利把兒孫
挾不逞之姦潛通此虜出我不意掩我無備縱都城金湯
萬雉其若郊甸之民何且自此以兩地皆平曠更無險阻
四通八達騎兵之利鳴鞭馳驟任其縱橫臣嘗考之前史

五代時唐失榆關之險，盧文進導契丹入陷新州，金之攻遼自占北口入陷燕京，元之攻金或自占北口或自太寧，今諸關口皆近郊之險要也。雖有戍守，備疎力微，又遼之元史金人恃居唐之塞，治鐵鋼關門，而鐵鑊鑊百餘里，太祖距關不能前，召札八兒問計，對曰：「從此而北，黑龍江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太祖乃命札八兒前導，旦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趨南口，金鼓之聲若自天，金人猶睡未知也。比驚起已莫能支，吾關既破，中都大震。元人知中都有備，分兵三道，右軍循大行而西，取保遂懷孟澤潞等州，大掠平陽太原之閒，左軍循海而東，取平瀋諸郡，大掠遼西之地。中軍當雄霸而南，破清濟濟寧等郡，往者已已。之變，蔡荊曰：「羊矢守虜騎且犯。」京師其先至者星散，搶掠大衆既去，零騎百餘猶驅掠各郡，乃命楊洪等追至關，殲焉。夫考之前代，既如彼，驗之近世，又如此，今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而預為之慮也。蓋我各邊有山川之險，有亭障之隘，有備禦之具，且居民疎闊，膏腴甚微，虜入則戰，雖有所得不無所損，內地原野平曠，居民稠密，城郭遼遠，加以州郡無兵，民不識戰，虜雖深入亦無遠慮之患，而所掠有無窮之利，然所以歷百餘年而不敗，大興深入者一則懲我，國初殺伐之

威見我各邊將士猶足敢與之力戰，將謂內地之兵皆然，不敢輕我無人。二則見我各邊重垣深塹，高山窮谷，恐我縱之使人據險，邀截斷其歸路。三則自疑精銳深入，老弱輜重在後，或為別部所鈔，或為邊將所劫，如近世威寧海二之類，四則東北諸胡各有分土，導虜入掠必由其境，牛羊未分其虜獲部落先受其騷擾，故閉途距境不使得通。此所以百餘年但於沿邊剽掠未嘗大舉深入也。今則不然，去歲西師屢挫虜氣，益張凌轡，我將士踴籍我城堡安行，至入如蹈無人之境，牛羊金帛如取囊中之物，此已自啓其輕我之志，歆動其無厭之心矣。加以新有把兒孫之隙，此臣之所拳拳也。夷狄嗜利如螭蛇之赴醢，羶塵之復集，寧知紀極遭挫則遠遁有獲則復來，近西邊樞虜騎萬餘散漫賀蘭山後，北邊報虜營聯絡駐牧威寧海傍，然未見大入犯邊，安知非多方誤我俟秋高馬肥出沮詐以乘我無備耶？虜雖大羊其形耳，目甚長，近見延寧地方原野蕭條而又有大臣在彼總制宣天舊鎮有備而亦有大臣在彼提督三處俱未可以得志，彷徨塞下以誘我不虞全之事勢殆賈誼所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寢處其上也。臣愚過為杞人之憂，聊設必無之喻，備虜以散騎迭入延寧境內以綴我西師，又以輜重往來宣天塞下以款我北鄙，納

燕人反戈之謀因元良哈同利之舉入我東北空虛之
處重兵據我隘口輕騎駐我郊牧餘則掠我郡縣捉我運
道此亦坐困都城之術也已已之鑒豈遠也先直趨
京師由小兒為虜謀出紫荆抵臨清華虜無大志得利即
還當時若從其數計其禍蓋有不可勝言者矣近世名臣
如大學士在瀋者欲以大寧都司移千保定者立于永平
或遵化或薊州以為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千沿山要害
相為聲勢此老成卻慮之畜也但保定當紫荆之衝實郊
外咽喉之地備亦不可無而安土之眾為遷邑之舉事亦
不可輕惟在朝廷較量利害審度時勢不使有意外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百一 武七

變斯為善慶之術臣迂淺之論非特一慮患而已自古有
國家者必居重以取輕安內以制外頃以流賊之故調發
邊騎入剿邊上將士周歷諸省悉見城池卑淺將士怯弱
先帝末年扈駕南征經過名都大郡又見人物繁華財
貨富實近日各邊餽運不給將士不免凍餒加以胡虜強
盛日有鋒鏑之苦安知其不厭窮邊為地獄之愁慕中華
有天上之嘆昔有唐中葉府兵法壞而為驍騎其驍騎之
法天寶以後稍以變廢雁塞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
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猛將精兵
皆聚于西北邊安祿山見武備廢弛遂有輕中國之心

設所部十五萬眾反於范陽引兵而南無敢拒之者乃使
封常清詣東都募兵六萬人皆白徒未經訓練也武卒以
拒賊賊以鐵騎驟之官軍大敗高仙芝退自陝州哥舒翰
潰於靈寶玄宗幸蜀而長安不守矣近甘州假告糧而後
害巡撫大臣大同因下操而抗拒巡按御史宣府於懿
喇賊寇武因諸名潰散其他偏強不服者又往往告其情
易動如此勢已漸緩乎其可畏矣萬一有奸人呼唱于其
間豈直為愚邊醜而已哉前日何錦之在寧夏近日李隆
之在甘州使其姦謀得遂事亦未可量也況近年以來水
旱不時國家多事賊後繁重民不聊生匹夫不逞一呼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百一 武七

成群小則流剽鄉村阻劫道路大則圍城廓掠官軍
隨滅隨起習以為常蜀寇甫平而蜀賊起蜀賊方平而
徒作此徐樂所謂土崩之勢也樂之言曰天下之患在于
土崩不在瓦解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
尊尺土之地然起窮巷奮刺棘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是
之謂土崩昔有唐之季奢侈日甚賦歛愈急連年水旱州
縣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烽起州
縣兵少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于是王仙芝起于
長垣黃巢起於○旬其後果賊自鎮西踰江越淮直陷
東都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弟質名軍籍厚得廩賜未

嘗更戰陣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
行往往不能操兵於是賊巢入長安僖宗走興元今觀其
宰相稱疾不出天子大廷垂泣良可哀也今邊塞有諫脫
之隙胡虜有窺伺之形戎卒有跋扈之心窮民有離渙之
迹古曰明者見于未形聰者聽于無聲今形聲暴著夫人
皆能見之亦能聞之不待明者聰者而後能也事機如此
豈可聽其自來任其自至而不為之慮也大抵禍患已來
從而圖之為力既難幸而獲濟亦必有所損傷禍患未至
先以待之用力既易雖有不祥亦不能大為災害今日之
計上策莫若修文事其次莫若嚴武備所謂修文事者親
善明兩朝疏抄 卷十 百二成八本
賢遠奸節用愛人而已所謂嚴武備者臣有管見之見不
避狂瑣之誅謹為 陛下陳之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
易萃之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宋儒五
氏曰君子當萃聚之世而除戎器非有武也特戒不虞而
已既濟之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宋
儒程頤曰自古天下既濟而致禍亂者蓋不能思患而預
防也宋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晉人有
言在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操蓋教戰乃所以息戰而
訓兵乃所以寢兵也我 太祖高皇帝聰明睿智神武不

殺天下既平猶今日遣其官其屬練兵明日遣其官其屬
練兵蓋無寧歲且制為 祖訓曰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
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況今 天子自為
守邊而將可不選兵可不練武事可一日不為備邪我
太宗文皇帝聖神文武繼志承事祕承 德意故大啓燕
都親控隘塞內難既靖猶今歲出開平明歲出興和
躬御鞍馬與胡虜角逐蓋恐一時武事不競後嗣將弱故
不憚一己之勞而為萬世慮也以教閱言之 國初南京
大小教場之設以練伍軍將士永樂初既有五軍營又有
三千營以司寶纛令旗 神機營以司神鎗火器是為三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百三武九 中
太營各營管操官曰提督各哨分管曰坐營曰坐司而中
都留守山東河南太寧四都司歲輪班馬步官軍隸伍軍
操練此 祖宗時營操之舊規也景泰初因胡寇瀕陵邊
三營精銳分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為團營每營官
軍一萬員名其提督及坐營受號把總等內外官員略如
三大營之制而命兵部尚書或都御史一同提督天順初
罷八年復置成化初罷三年復置分營武至振威為十二
營此則復來隨時之建置也自大開營建而三營漸輕今
三營壞而團營亦敝籍有萬人之名營無萬人之實科道
點閫官員據其實報到營名數無從究其隊伍蓋由內外

坐營等軍似以軍件士匠為名一任恣意於差亡之後老壯不聞有簡別之期其怯不聞有去留之舉去歲北鄙有警命於國營選兵二萬聽征夫聞營本摘三營精銳而設今國營選兵則兵之不精可知而今之國營猶太昔之三營也臣嘗觀五代史謂衛之士累朝相承務為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需需若半每遇大敵不克即降周世宗自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一甲十奈何浚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勦乃命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老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諸道所畜召募天下壯士咸遣諸關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餘步騎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所向克捷宋之藝祖亦踵此制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有驍勇者升為上軍而命諸州長史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由是驍悍之士隸禁籍矣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禁旅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士卒不驕惰夫固宋都汴去尚遠餽輓亦便猶以兵不可濫募財不可濫費今各省水旱連年災厲迭見朝廷以小民困苦雖有補兵之恩有司慮

國計匱乏率多費格而止當僅徵之際期以促限迫以嚴刑使閭閻民質田毀屋鬻賣女歲租僅辦生事一空豐年流乞道路凶年轉為盜賊况漕運之粟近亦千數百里遠者往還萬餘里計其程途非周歲不能至有江湖風濤之險有洪壩搬撥之勞有津滸淺闊之患當夫秋冬之交河水流漸猶裸身抗淺入水牽舟不卒舟敗米漂則貨家易殫以償官猶不足則逃竄四方至死不歸者有之今諸軍日月所食皆農夫之脂膏漕卒之汗血也以輓輸之難如此而養此疲鈍無用之物均一覆載之下幸與不幸有如此哉臣愚以為今日之事民之財力竭矣兵之凋敝極矣非大有所更張不能杜積年之弊非大有所振作不能復已去之威近日本兵請于本部尚書外則設一員專督營務良以此也請命本兵大臣會同內外提督坐營等官將各營見在將士大加簡閱仍命給事中御史按其不如式者如團營所統十二營必滿一萬之數兵必極一時之選如五軍等三營驗其實在之數以杜其占役數其逃亡之數以致其清勾然欲選兵當先選將今各營里營多以功勳之胄為之此輩生於統綽之家長于婦人之手自未嘗辨旗旌之色耳未嘗聆金鼓之音身未嘗經鋒鏑之交足未嘗履沙場之地若一旦授以坐營重任彼建

桐大將旗鼓坐於將壇之上儼然一大將也叩其中之所謂識者不過衣服輿馬之間飲食男女之際而已既無材能又不省事且聽信心腹家人及積年識字光棍撥置剝削行伍實放軍後營務廢壞職此之由今各營坐營官請用出入均勞之例必邊上有功將官方得入為坐營其武弁之曹非卓然有志功名操履肅氣習者但世其祿不任其事可也下而把總管隊官員亦要先擇其所管部伍先令自選以次引驗如一隊五十人就俾管隊官自選精壯者幾人老弱者幾人逐一引於該管把總等官處驗看果精壯則留之果老弱則去之如有濫誤則隨其多寡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一百六

武三

杖責其原選之人甚者呈請於提督官處易置之如有受財作弊等項情由則呈稟科道官處察奏重治之如一把總該管若干隊就俾逐隊自選除老弱類開外其選中者明開其隊武藝精熟者幾人膂力強壯者幾人逐隊開寫引送坐營官處驗如選取不精輕則量為責治重則呈請提督官處更換其人如有受財作弊等項情由則開具揭帖送科道官察奏重治以罪如一營該管若干總坐營官逐總自選畢引送提督官處驗看有膂力者試其膂力有武藝者試其武藝且因以觀該管將領之才否則不行用心視為泛常會同科道官員察奏黜罰提督官逐

一驗中者仍送科道官處察實有不墮者駁回另選且註數奏聞請旨戒諭其簡選之法驗之年貌以求其老壯驗之身材以求其勇怯驗之技藝以求其精疎雖伍兵並用而尤以弓矢為主蓋刀鎗旬日可精弓矢非積久不能熟弓矢既熟則他技皆餘事矣去取之間雖以武藝為

尚尤以膂力為先蓋武藝可學而能膂力不可強而至膂力既壯則武藝皆可學矣團營取不足則於三營見操將士中取之猶不足則於四都司京操軍士中取之其四都兩班京軍士宜略倣周末之制簡其驍銳者升為京軍即命原衛所官司將選中軍士當房家小津遣赴京當任待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一百七

武三

其衰老仍遣回原衛所收伍其餘班操官軍亦不必赴京虛耗國儲亦畧倣大學士丘濬備郡之議該班京操將士就于附近郡操備東則以永平或薊州西則以保定或易州南則以臨清或徐州但北乃宣府不必設輔郡邊城芻粟價高委輸實難內郡將士至彼不能戰陣虛糜錢糧有事則以京營精選將士戍之三營將士除選團營外餘留本營操演宜復簡其壯健者免其做工嚴加訓練別為一項一以備意外調發一以備團營選補其老弱不堪者團營則退回三營若慮外衛所選取既多原伍空缺則京營老弱將士願回原籍附送衛所者聽其便收充補伍

近世名臣大學士李賢嘗言於英宗皇帝欲以在京軍
官老弱殘疾者令兵部漸漸調出在外以省冗費誠有見
也選取既畢賞賜月糧亦宜略倣前世之制稍為之益等
聞帝聽征將士為一等三營聽選將士為一等老弱做工
將士為一等如此則勇壯者勸而疲懦者勉兵庶幾可用
而國無浪費之虞矣然兵法有曰兵無選鋒曰北又於
每營之中拔其驍銳者三千員名置為遊兵若先鋒之名
於各邊都指揮等官中擇其善戰有謀者授以署遊擊若
先鋒之號就俾于邊上平日所知慣戰將官中自指揮而
下奏取數十人以為領哨把總管隊等項應用又於邊上
皇朝高廟疏抄 卷一 一百八 武臣劄
夜不收人役中選其通年出塞及工于劫營者奏取數十
人以為京營哨探人役之師名仍統屬于該營操則別置
于一處使之常為戰裝一遇有警命下即行有事之時
本營悉行就以充該營遊擊先鋒之用若只發所部則俾
受節制于所在三堂等官每歲發遣二三枝于宣大等處
以代內地邊操備禦之行入則聽所在三堂調遣與邊
上遊擊併進以為犄角之勢不得仍踵京營閉門坐守之
怯不得肆為禁旅偃蹇驕悍之態輪班出戍周而復始以
識明虜情狀以經戰陣動苦以習塞上風寒其更代以期
道里之費又因時制宜而區處之有方至于教練之法臣

不避煩瑣為陛下復陳之今京營將士教戰之法月凡
三次操練除郊寒暑暑工役外月不過數日通計一歲不
過數十日耳其下操也又不過聞鼓角大砲之聲音趨走
數十步喊數千聲而已質明而入營未午而歸家未嘗
習擊刺之方閑馳射之法甚至於都人所言京營下操非
操練也乃比較也今日下操則追昨日該操不到之罰銀
明日下操又追今日該操不到之罰銀何嘗有營子發矢
揮戈躍馬之實其將士之入教場也挾一無效之弓插二
三枝無羽之箭或腰一無鞘之刀或以竿而為鏑或以棒
而為鎗即其器仗真如兒戲昔英廟北狩都御史楊善
皇朝高廟疏抄 卷一 一百九 武臣劄
往迎也先密遣一人先來因問向日土木之圍南朝兵何
故脫衣甲而走答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因四方無虞兵
營修寺宇而已何曾操習彼爾庸兵徒然衝突如何不走
嗚呼善言京營總習之無能將士之無能歷今日猶昔日
也今日之教練請勿以營中成法拘之使將各以己意教
之周旋進退必有擊刺格鬪之實技左右開闔必有陷陣
潰圍之實勇猶張巡所謂使兵識士情技之而往如手之
使指兵將相識人自為戰斯為善矣或如宋太宗親閱之
法刻木為箭鏃裹以氈綱命強者兩兩相對射避即櫓之
取其不避者又以木槌為馬槓施諸羣將騎騎相擊取

其尤勝者各分等級遷移之夫格闘之法如手搏然精如
手搏者他人雖奮力擊之終莫能就而乘虛一手其人即
朴雖一人可敵數人雖中人可敵壯士格闘之法其技兩
避箭批九擣虛固自有方平居不習一旦臨敵則眼目眩
皇手足軟顫故有平日挽強命中而臨敵不能彎弓平日
運稍風生而臨敵不能牢握昔尉遲恭奪稍亦由目定手
捷故也至於神槍火礮亦宜使之常放演習其安置之宜
付量其高下之勢蓋槍礮之放尤難高一寸則騰空低一
寸則入地徒聞雷礮之聲殊無僅擊之益亦以平日未嘗
量定故臨敵不知所以持挾安頓也如此簡拔如此教練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武六
則營伍文官將士勇銳有此十萬之衆賢於他日不習之
兵百萬可以折蠻夷復之萌可以銷寇賊敵之漸可
以省 國儲無用之費 國勢有雷霆之威有泰華之固
豈直虎豹在山而已耶是則所謂伐謀之上兵也此法既
立而又一年一蒐補三年一大閱以若此施為雖似紛更
然于緩急實為有賴宋蘇軾有言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
輕于鴻毛有事則匹夫之言重于泰山今之形勢似不可
謂之無事矣如臣言可用乞下 廷臣會議務求 國勢
之尊安無憚更張之煩擾愚竊見亦其大略耳若夫條
目之詳綜理之密自有 廟堂深識永高非臣之愚所能

為也一得之愚上 天聰惟 陛下留神省視臣待罪
該科切有所見不敢不言不知忌諱罪當萬死 一國初
永平以北山後置大軍都司統興義會等衛以守其地
後以朵顏等部恭順故移大寧都司并所屬衛於保定等
處蓋其地與之近世名臣大學士丘濬欲以太寧都司移
於保定立於永平或遵化薊州其屬衛移於沿山要害相
為聲勢但遷邑之舉事不可輕要較量利害審度時勢善
處之一修文事在親賢遠奸節用愛人嚴武備有管蠶之
見 國初南京有大小教場以練軍伍將士永樂初既有
五軍又有神機等營官軍而中都晉守山東河南大寧四
都司輪班官軍隸五軍營操練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分
十營團操每營官軍一萬員名今有萬人之名而無萬人
之實要 命本兵大臣內外提督坐營等官將各營見在
將士簡閱仍 命給事中御史按其不如式者每營必滿
一萬之數然欲選兵先當選將各營坐營官用邊上有功
將官入為坐營其武世胄但世其祿不任以事把總管隊
官員所管部伍先令自選以次引驗團營不足于二營取
之尤不足於四都司取之四都司軍簡其號銳升為京軍
家小赴京常住其餘班操將士就於附近輔郡操備或永
或薊州或保定易州臨清等處但宣府不必設輔郡以

京營精銳將士成之二營將士聽征為一等聽選為一等
老弱做二為一等 一兵法有曰兵無選鋒曰北每營之
中當拔其尤曉銳者三十員名置為遊兵若先鋒之名於
各邊都指揮等官中擇其善戰有謀者拔以署遊擊就俾
於邊上所知慣戰將官中奏取數十人為哨領把總管隊
等項又於邊上役不收中選其工於初營者奏取數十人
以為京營人役之師遇有警 命下即行仍每歲發遣二
三枝於宣大等處以代內地邊操備禦之行其更代之期
道里之費因時制宜區處 一京營將士教戰之法月凡
三次操練除祁寒酷暑二役後月不過數日通計一歲不
過數十日耳其下操也又不過因鼓角火砲之聲音趨走
數十步吶喊數聲而解明而入營未午而歸家實未嘗習
擊刺之方閑馳射之法其至於都人所言京營下操非操
練也乃比較也今日下操則追昨日之操練不到之則銀明
日下操又追今日之操練不到之則銀何嘗有進步操長揮
戈躍馬之實其大將之入教場也挾一無弦之弓揮二三
技無羽之箭或腰無鞘之刀或以竿而為鎗或以棒而為
銳即其器仗直如兒戲今之教練請勿以營中成法拘之
使將各以己意教之周旋運還必有擊刺格闘之實技左
右開闢必有陷陣潰圍之實勇至於神鎗火礮亦宜使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一百一十二

武人

常于演習如此簡拔如此教練則營伍充實將士勇銳有
此十萬之衆賢於他日不習之兵百萬可以折蠻夷猶夏
之萌可以銷寇賊燕亢之漸可省 國儲無用之費矣所
謂伐謀之上兵也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一百一十三

武人

特增武舉額名以廣羅材疏

張鹵

隆慶二年秋值當兵部會試天下武士之期屢伏蒙

詔旨勅該部舉行仰見我皇上側席附驥之心必欲得

夫鷹揚名世之才以保我皇家德意所嚮重可知矣

其諸凡條格事宜昭有明法該部與監試官員奉行當必

增餉加嚴前除夙弊以求無負我皇上委托俱且無容

再議臣獨伏思唐臣韓愈有言相為天子得人于朝廷將

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欲天下無治不可得也我國

家為將得人固非止一途自科目之制既立則名器之歸

有定上之登進也固惟以此為至隆而下之進取也亦惟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一百十四 特十

以此為至重惜中式名額向苦不多其斟酌至意在先

朝雖自有微權而鼓舞新恩在 今日則最為關係况武

舉會試之科弘治末肇舉一行正德中間行屢罷至先

帝改元之初始 勅下廷臣修明 典制令此科每三歲

必舉每舉必于文科比隆故今日薄海人士仰感于先

帝四十五年鼓舞之恩快觀于皇上龍飛九五之會其

待試 京師者皆聯肩踵足桓桓濟濟即初試之集不止

千五百餘人而一時之盛視昔有加又况方今疆圉未寧

四方多事每臨敵任將動輒乏人而廣包併蓄以儲備他

日之用者正當此為急夫以將材之待用甚眾 國家之

需將甚急顧使今日選將之路太狹如往歲多拘循舊額

雖三試俱精亦不能盡取若此者殆非 今日鼓舞人心

之意指也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詳議果臣言不盡諒待

三試既竣之日合照邊腹分數將中式數目據實上

聞乞 勅下近科九十名外 特賜增新額以廣招延使

天下之人皆知此武科之設肇始干 孝皇加重于先

帝益振新干 皇上臨御之初庶人心思奮科目增崇謂

其中不有過跡策名功略 社稷如唐郭子儀之流出而

以仰答我 皇上之隆恩者臣不敢信也再照選取貴精

既取貴用 先帝之勅旨昭然其為武科用人誠灼見終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一百十五 特五

始但近年以來選取徒勤乘擲易中有既經登進竟數

年不一附除且于緣事限年之法亦多漫無稽考無怪

乎豪傑之士多視為虛文而倖應之供徒恣其靡費所以

求材甚急而乏材愈甚者職此之由再乞 勅下兵部于

今 制額增新之後務查照 欽定資給其應當叙准委

用者務一如文舉登科待次之法即行叙用其有用之因

効當隨將所有資級據事據參加給米石數目住歷如此

是我 皇上既以降禮進之士前復以實効督之于後縱

如前郭子儀之流時不多得其中才以下若皆不感發思

激慷慨 恩以求無負今日之登名者臣亦不敢信也

飭勵人心振新 典制惟在我 皇上轉移之間耳何
今年春禮部會試天下士田時視藝禮科嘗以乞增制
科額名上 請得蒙 皇上採納今臣敢復為是言者良
欲望我 皇上聖武科名並矣一時以操內修外攘之
要以運久安長治之術臣等固不勝其惓惓至望也故敢
復為是言也

預上京營五論以火倖戎機源

張園

頃惟我 皇上嘉納輔臣 奏數騰 勅旨將臨 大閱
累朝曠事一日施行臣自 辛得備後羈勒以再親成周洛
水榮華千載一時之盛殊不勝至願適日來乃見當事諸
臣不于興革事宜大較而顧庸心于當行儀式之間與夫
臨時條貫之末臣愚獨以為我 皇上所以躬 萬乘臨
戎意正不在此其意蓋以人心久玩法度久弛諸臣有避
難而不肯為諸將皆安富而不知變固欲借 六飛蒞臨
之會為六軍奮起之機凡諸臣有留心軍事平日阻于無
故而不可言縱言而不可行正當於此悉陳以無孤 盛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一百七十七 京一言
會臣愚所欲言者除將帥賞罰一節今月初四日因總督
京營戎政鎮遠侯顧寰奏老疾辭任本到科臣即謬向兵
部尚書霍冀面議謂我 皇上今茲之舉正欲分別諸將
功罪以明勅賞罰使寰賢而整飭營務有功則論功行賞
當首及寰今日之任不可辭使寰不肖而廢格營務有罪
則明法勅罰當首及寰今日之任不得辭且無使寰當
無事時則優游十五年以享大將之章至此却腕然遠退
以使他人代當其臨事之難之理繼該部覆題見其亦不
擬寰謝任復荷蒙 明旨著寰策勵供職舉一寰而四副
將二十八叅佐三十二營四百餘員千把總之官莫不皆

然此皆首待我 皇上臨時視其功罪市輕斷自 宸衷
以為賞罰激勵臣固無容預及至于京營大端可論有五
若失今不振則不可復救五者何一論營伍消頹 國初
京師軍制有中軍有左哨右哨有左腰右腰名曰五軍營
又以大營圍于手幼官舍人及千二四營附之類三十餘
萬永樂中又以三千隨侍 神機譚家馬諸營附之全景
恭因大營兵不精強內選取十二萬聽征謂之十二團營
精兵至弘治又因團營兵不精強內選取三萬聽征謂之
東西官廳精兵其大營餘者謂為老家兒兵但以備差遣
修營無復恃賴至 先帝嘉靖庚戌又改十二團營為三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一百六十八 京二 一

家兵制兵額自洪武視永樂自永樂視景泰自景泰視弘
治自弘治視 先帝嘉靖之末及 皇上隆慶之始其間
揀選因革多寡名數當時之所原有與今日之所保存試
屈指一計不待有識之士始知寒心凡此在 上大夫不詳
究則不盡知不盡知則不深覺于此若謂役占全無而其
實尚猶有議焉謂勾補無益而其法必所當行若謂揀擇
當精而餘額亦不可使濫欲嚴行役占兵部當會同總協
巡視官先查覓在役占人員彙行重究再將有事營務官
員應准跟伴名額即終身跟伴不許擅易別名請 欽定
為例例定有多役及擅易一名者即充罪者家屬一名為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一百六十九 京二 一

大營雖易新名仍舊額至各省班軍 先帝時但執役
土木為時滋久今雖脫役入營其將領軍人渾忘本來面
目俱寸挺不持空身備伍與無軍同故今日號稱精銳戰
兵亦不過祇有當時東西官廳之數而大營不副名數不
及額載總計三大營中其掛名校閱更替役老弱無用
之人尤不暇悉計即明開缺額者亦不止十分之三當元
年左給事中孫枝巡視時臣詢其營中軍額枝尚謂有九
萬三年給事中陳行健替代臣復一詢之健謂與枝相代
一年間復消耗萬餘見數祇存八萬令臣一聞不勝疑畏
以此觀之見在之數視前十分之七猶所不及夫總

長技皆非虜所能及至今相傳我成祖北征但用神槍一技即所向無敵豈神槍獨宜于曩時不宜于今日哉習與不習耳且如操教者即以此等為習固亦人所易曉近年京營操練每日平明以號頭舉放大砲三聲為進操之期至所謂操者如羣兒登場但出一二慣習熟爛規格以為般弄為將者更不知出一另著發一新語以真相較閱日寸辰初號砲再舉三聲間有一營將領尚營陣未畢比較未完即所般弄者且方行未竟各營之軍輒已散漫羣驚徑出不顧求能使三軍手足利而耳目明真如臨陣交鋒景象一不可得京師所以謂安定門外砲聲為誼費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一百一

京四

朝廷糧賞之具故今昔有識諸臣每于此不勝憤激至有謂若守今京營積弊而不變其法一遇緩急事亦非但不可賴亦不能集宜于京城東北曠郊令指揮以下將共以居各立保伍給兵符為信且守且練有事但命將統之又其有謂欲振營軍莫如調操宜選南北久經戰陣名將數員到京及在營將領並加挑選會同總協巡視官特營軍選其號壯籍其年貌付各取選將官每人一二千上下每次以一二萬數折為數枝聽其統到不拘邊腹去京三五百里內同彼兵備將官嚴加操練待有成功仍令番回伍此皆事體重大俟另議施行今莫若先于各營戰兵另為

加功操教如見在原任總兵官郭琬來自邊方者即可將之俾其于神槍諸法為銳諸器進退之度金鼓之節器具亥申逐一整備且因日限事因事立法務使此輩一可當百隱屹干城以光復祖宗廳立譚馬之遺意此教演之不可不急求精實者二也三論將不聯屬今三大營以文武二大臣總督即古謂大將副將四員即大將之偏裨每參佐下把總十員即參佐之部曲將把總下管隊伍名即把總之部曲將管隊下五旗甲每旗甲下軍人五名是以旗甲約束五人把總約束管隊參佐約束把總副將約束參佐約束大將約束副將正兵法所謂徹上徹下以一統十以十統百以百統千以千統萬而為節制之師向總協者止知大將之專情于節制為副將者亦僅與兵三千而下視參佐則無別參佐之兵專為部曲而上于副將則無預夫上下相別以其相臨今副將視參佐之任既無異則統馭之體襲大將遇副將之禮却不同則大將之威玩而又不達夫古人兵制大將入營則副將固為偏裨大將不入則副將即為大將此又兵法所謂奇亦為正正亦為奇者今三教榜之地總督既不得齊時俱入却以大號頭一員得坐中臺司其進止左副將亦傍守信地同乎參佐是入各在其兵而總督不得不下親偏裨之務所以事業錯而日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一百一

京五

不足勢禁岐而政不舉識其勢而反之莫若副將但聽節制于總督參佐俱聽節制于副將則無私兵其兵盡屬參佐參佐無私其兵盡屬把總把總無私其兵盡屬旗甲旗甲管五人五人自為伍則責成易而實効臻此將制之不可不急為歸一者三也門論參將紀兵法曰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今操法入場則隊伍錯亂散操則喧嘩無紀點閱則攙越不倫平時如此其于臨敵整治萬所必無所以然者以分數之不明也且如軍中以騎兵為首而馳逐風雨在步卒迥不相及今各營分偏止于三千勢難獨用故以馬步相兼而更不知在大將合營馬步固當兼用而三千一將馬步仍貴相別又兵法伍兵五當長短輕重刺衛之技互相錯綜雜用如五行循環其制明白易曉如今長槍特為隊圓牌特為隊弓箭特為隊火器特為隊甲什旗物分辦無章以此治兵尤為可笑今當令騎兵自為營以知兵驍將領之步兵自為營各照本管領之又自五人為伍五伍為甲五甲為隊五隊為哨二哨為總陸總為營務使技藝相攙物衆互辨統領各別庶部曲適均分數易定此營伍之不可不急為清肅者四也五論軍法不信古云軍容不入于國者蓋以臣于君側太厲威嚴則勢屬不可此蓋以國中而言若今教場即闌以外將軍治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百五十一 京六

之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地非國中地也恨將帥者以息成風寧上負吾君而不敢下繩軍士使皇上今日不為是舉雖日戮一將而求其法之行也亦不可得何者蓋釐殺之下人心易搖人言易惑萬使威行而播惑一動則群起非之不曰浮躁則曰激變當是時竟無能為當事之臣一引任其責無怪乎舊套活法牢不可破而軍中法紀盡以陵夷今皇上既不惜先勞而自任其事矣臣願再為新其號令兵部當會同總協等官詳為條例如後有玩愒驕慢者其事當重其法當抵其罪亦上請 欽定為例再明使悉知當 大閱一臨則將帥固當待罪而聽禍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百五十一 京七

謫于 君軍士平日亦當畏 而聽禍謫于將轉息玩而為嚴威固于此尤為至要此法之不可不急為一定者五也夫此五者自待罪兵科于該營事宜經年窮究乘今事機故敢 獻迂談伏乞 勅下兵部即會同京營總協及巡視科道官員再加詳 實于言不盡謬者乞為請勅下該部及該營諸將一一 照施行如諸將仍有不以誠心上孤 德意容臣先指 奏究以明示疆罰庶積弊一新 大舉斯稱由是六軍鄉 從四海風聲萬軍室家皆為我 皇上既同之福極不則 若徒饗節一日之觀瞻而無救從前之積弊則其弊情事有不可勝言者伏惟

皇上裁密臣不勝至禱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一百五十八

附進京營議

張國

臣頃請乞正 廷臣會議條格俾于輔臣所奏欲改京營制事宜人各詳議既欽奉 詔命臣當自 獻其愚大抵今日之議惟在于用輔臣之意而不可泥其詞蓋輔臣之意意在嚴訓練以強兵是切中肯綮若謂欲創更營制則今日營制不惟不可更而亦不必更所謂不可更者蓋人國變法乃變其法之不善在昔君臣雖欲變祖宗不善之法尤必乘事機可變之時若法既未嘗不善時又不可輕為則必不為之以言今日兵制當我 高皇帝開天合五府統隸之兵為一營操練有中軍有左哨右哨左腋右腋故名曰五軍營外以圍子手幼官舍人神忠效義千一凡四營附之 文皇帝繼極以 龍旗 寶纛下三千小達于立營故名曰三千營外以隨侍營附之又以神鎗及火器另立一營故名曰神機營外又以譚家馬附之夫曰五軍曰三千曰神機此所謂三大營也景泰初因已之變遂于三大營中選立十團營成化中復增為十二團營以為操練之兵既未免權宜而非經弘治中又于十二團營中選立東西官廳兵以為聽征之兵亦未免失多而携募至我 先帝當庚戌歲廣騎長驅大飭戎務乃革十二團營及東西官廳之名盡歸五軍以光復我 高皇帝之

舊制因神機為神機改三千為神樞以式增我 文皇帝
之宏規總之為三營以盡其大分之為一總督一協理二
巡視四副將三十二營四百餘員千把總之間以盡其詳
實昭折太甚固未嘗分數不明也在 先帝力復祖制百
方慎重之心會于羣臣告于 祖廟才者定規畫其 詔
旨昭如日星有曰這事體非輕必復 祖制方可事權歸
一又曰朕復 祖制三營修武當時諸臣合詞稱頌有曰
規模宏遠修理精詳上增 二祖修攘之耿光下垂萬世
治安之成德臣等謹誦揚以為我 朝京軍三大營之
制是 高皇創立于始 文皇增定于中 先皇完成于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一百六 謹上
終凡 三聖人作為三百年遵守誠 祖孫作述先後相
成萬萬世 聖子神孫當欽承無替此正我 皇上所謂
分營練兵條 祖宗舊制外此固無所謂 祖宗分營亦
非所謂 祖宗舊制也且 先帝所克復 祖宗成規不
獨臣與在 廷諸臣以為善即歲前九月 皇上勅諭營
臣有曰國家設立京營以養戰士越我 皇考又更新戎
政中傍宏規其制大備今 詔鑒末乾是 皇上之心亦
已灼見其善矣夫既灼見其善而復強欲更之此固臣愚
之所未解況今正當 國家安定之時絕無曩日事機之
變不能乘時修明 祖宗成憲以泰寧功乃無故徒取其

成憲而紛更之以大致駭異人心尤屬未便故臣以為不
可更所謂不必更者蓋 祖宗之法既不可以輕變而臣
時之策又不貴于循名為今雖在于營政實實而已誠將
領擇其才賢營伍補其消耗軍法勵其嚴威而又調給存
恤悉其情苦取從前節奉 欽依操練程法通行而盡飭
之以日求成效則今日營制即 祖宗之營制今日兵威
即 祖宗之兵威此而不能則今日之營制無益也五軍
之分練亦無益也豈惟無益又將并其原有者而失之蓋
舊以人統三千顧更以人統二萬是本欲明分數而分數
轉淆統三千者尚相維相制統二萬者顧人自為兵是本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一百六 謹上
欲分兵權而兵權彌重況 先帝定制一更則平日垂延
兵柄者皆得以肆為協同參預之謀將流弊潰決不可更
制重之號令多統紀愈弛占役多營伍愈耗誅求多侵削
愈深又重之制度一新而法不可輒行人心未定而教不
可卒施胥將以可為之時日而盡曠于無益之紛更語曰
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又曰利不百者
不變俗功不十者不易器今即以功利言不惟百利十功
且無功而失利焉故臣又以為不必更也夫山臣前說則
成憲之當遵由臣後說則無益之可惜臣故以為不可更
不必更如此至謂大將原無專設我政不當有印輔臣言

此二事獨誠為有稽無以則當裁總督之設銷戎政之印
三大營各專設總兵一員副將一員而五軍營特加副
將一員為三大支以司專領又命文官大臣一員特加
本兵尚書級銜以總提督總督文臣一如巡視事例照
銜職掌另請欽給關防以便行事其巡視科道官員與
關防勅諭各仍照舊例存留此既依守二祖之法又
不失先帝之意抑庶乎其可行也謹議

皇明高廟疏抄

卷十

三百五十九

本

修兵政以固根本源

管律

臣惟安不忘危明王之所以盛弊不知救庸主之所以衰
既往之迹昭明可考陛下勤學鑒古篤志準今洞察高
出百王謨猷遠追三代義嘗發綸音有曰朕以人君深
居宮禁不知外間事情群臣聞命無任惟悅至今傳為
美談咸恐無所建白以負陛下也臣以諫為職敢援政
之弊于今而關係天下之至重者言惟我太祖高皇
帝剪胡元凋弊之俗定萬世不易之規羅中書省而設六
部革樞密院而置五府五府之官設左右都督各一員同
知各二員命事各一員統領天下衛所分掌在京軍馬上
皇明高廟疏抄 卷十 三百五十九 本
下相維體統不紊歷代之兵制莫良於斯至如公侯伯但
帶銜隸籍以便支祿府事一無預也比時負缺寧命六
王之仲子為署都督分命事未嘗輕及公侯伯誠為慎重
權任成化初自缺定襄伯郭登嘗奏舉都督指揮六員蒙
欽依補之猶能率循德興迄今承平日久事漸乖張而
其掌印者既侯伯金書者亦侯伯應任之臣不過三四而
已缺多廢久與六部事體頗殊然以國家兵馬綱領之
地坐擁養驕侈之徒利不知興弊不知革恒騁侵漁之
術而為溫飽之圖此舊規不復之大弊一也至于京
師為天下根本之地五軍三千神機團營乃四方觀望

之兵存強幹弱枝之勢寓居重馭輕之機今乃坐聽其
皆安之侯伯中間謀勇材畧堪任常事調度布置頗屬
心固有二三其人餘則聽人指揮一丁不識事今無處
不致慮固也一遇有警則多冀能料者誰歟直前效用者
誰歟不待臣言固莫逃於陛下之洞見也況我太祖
高皇帝肅嚴軍政凡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
之既旋則卑身還第軍士各歸其衛又降律令各衛禁止
軍官軍人不得私下接受公侯所與金銀段疋衣服錢物
及非出征不得侍立于公侯之門聖謨洋洋具載典策
今以此禁暴禦侮之兵資彼呵前擁後之具名雖管操實
皇明高朝疏抄 卷一 一百一十五 兵三

聲望果堪委任者委任懷鄙劣陋果當黜者黜各嚴
帶俸都督有年力勲著者查取列府任事不許廢虛祿俸
在京在外都指揮有才識超凡藝勇出眾名譽素孚可以
備緩急之用者按成化年事例奏請上裁量假署職俾
之坐府坐營必如此則人才奮勵威武振揚可以固基本
之重可以折觀觀之奸可以消災異之患上續太祖
太宗之緒遠垂聖子神孫之謀如以臣言為非臣再以
時勢論之今夫郡縣無高城之據深池之阻而盜賊之患
視國初何如也今夫兵馬精壯在開疲瘠在役而敵愾
之氣視國初何如也今夫武備校習折弓殘旗破鎧而
皇明高朝疏抄 卷一 一百一十五 兵三

器械之嚴視國初何如也宣大二鎮乃神都北門宜
府原設官軍一十九萬大同原設官軍一十二萬今兩鎮
之間僅十之三其延寧甘肅遼東以及天下衛所可以例
推而強弱之勢視國初何如也今夫廣川流賊諸藩夷
虜恃驕犯順羽檄交馳而外難之侵視國初何如也今
太賞不及勞施恩偏重手權倖而鼓舞之術視國初
何如也兵政一弊于此日益洋渙而弗振矣且祖宗于
兵政任重都督而不輕授侯伯者豈無謂哉蓋都督流
無所怙恃心常小而畏常深恩之易感威之易行公侯伯
之世爵難視有犯不能盡其法有求必欲盡其恩此良法

善意通於任用別于嫌疑者如此其善也夫事常敗於所忽禍每伏於無形伏望 陛下念 祖宗創造之難察臣愚一得之細除宿弊而一新之則制治保邦千萬年長久之計不外是矣 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脩舉農兵以壯邦本疏

葛守禮

竊惟我 國家定鼎金臺切近北虜初定經制內設雄毅外聯重鎮表裏相維計慮至悉防備甚完確乎天府之固也自大寧內徙 京師遂露左肩其初猶恃朵顏三衛為藩籬後乃夷情漸異交通向導陽順陰背於是北虜得以近境窺伺竊犯不時而我之登陴戍守亦無虛日矣庚戌之後 朝廷計食者已二十年矣有常衛則有常兵可也初以倉卒至調陝西客兵以為待土兵練成則免調遣今既二十年矣土兵之練者何往而調客兵如故且秦兵未遣而越兵復來山東義勇亦以防秋而至果土人底蘊不可用乎古稱燕趙為天下精兵處不宜至今遽不可用也嘗考春秋而後燕趙與虜為隣各以其國當之未聞借兵於列於列國也至漢設沿邊郡各以其郡當之未聞借兵於列郡也今以萬世疆域而為朝夕暫保之計或者有遺算乎天人情安於因循故議罷客兵抑亦不觀調客兵之害爾彼其遠拋室家妻子而靡非內顧之心日夜不怠經年遠戍介冑蟻聚無所漸替何能自安此在本軍之苦不堪者一也往來在途不免驛騷約束縱弛劫掠亦有所至寄寓男女相離市肆用強嚴禁不戢此為居人之害不堪者二也至於歲用行糧司農之供億者已過千餘萬矣而山東

之費亦將二百萬年復一年可常繼乎且近邇州縣一二
富家又坐商人派買客兵糧草連年有累皆思南遷此為
官民之病不堪者三也陝西亦邊地也防禦維均今那西
而補東顧此而失彼亦非通計也而此為三秦之缺不堪
者四也且庚戌以來虜犯東方又復數次每米必入客兵
固在也然則何益乎而鄉民奔竄無路延頸束手任其虜
殺以素不習兵無以自衛故爾如此不已即數年間中原
坐困財匱民稀不可復支持矣虜乃長驅不知何如為計
也臣愚以為及今客兵在邊伏望 皇上亟勅畿輔撫按
各行兵備等官督令府州縣官署倣唐家府兵之意從古

皇明諸朝疏抄

卷

一百二十五本

寓兵于農之法將各州縣壯丁但能勝兵器者編為保甲
分為守調二號除火器弓矢槍刀隨宜便置其餘貧者亦
令置連珠棍一根其貧者官為屨給不妨農事遇便演習
調字號者免其本身差役仍量加資給一有警報悉聽信
牌調集分布戰禦即給客兵行糧守字號者在城在鄉各
就近屯聚防守待賊散槍各出與戰其虜既舉國入寇我
民亦隨在應敵縱不大勝亦計令失利而去或者先聲所
及虜知有備而自不敢入矣貧種世衛守青洲教士農工
商皆習射而夏人戒不犯可知也凡此皆不煩平日預養
偶一用之雖厚其賞資所費不多彼亦有保家鄉不誤生

葉不惟為 國家敵愾亦且為地方復讐鼓舞易從勇氣
自倍子孫孫世其守之是疆域之長城永賴之保障也
此與客兵之利病相去豈真遠哉但須禁其擾害時其訓
練利其器械明其賞罰及其餘津貼處辦酌量地里遠近
定擬聽調人數并諸凡未盡事宜通乞 勅下該部并各
撫按官從長議擬奏 請着實舉行地方幸甚軍民幸甚
臣熟思時務備虜為先而備虜之方惟農兵為要謹臆一
得冒昧開陳伏乞 聖明裁斷施行

皇明諸朝疏抄

卷

一百二十五本

外戚類

隆繼述抑爵賞以圖治理疏

曹懷

功惟書監于先王成憲其承無衍傳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蓋典章者人君之器戒不守則爵賞者人君之大柄不慎則濫舉與濫用者察焉陛下偷序攸歸入繼大統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陛下不守而私也凡繼述之道必重至計母事變圖必固公道毋忘其大者務學以明理正心以御物親賢以訪得失總謀以廣聰明去讒以防壅蔽遠色以清志慮省躬以杜災變德以紆匱乏如是則繼述之道盡而祖宗在天之靈慰矣陛下嘗究皇明高廟神機抄卷十一

心于此而行之未力耶抑舍此不為而漸不克終耶邇來封拜大行各器日濫往者玉田今者泰和固知陛下之眷注者蔣也陳也因以推恩者張也夏也流以旁及者戚戚教家也陛下獨不視天下如固有而乃私德于人人耶或不念流弊之極似無意乎繼述耶蓋監田泰和之封雖非所當得而嫌于太驟紹祖帶俸雖不甚踰制而惜其文階成典具存固不敢喋喋以取煩煩也若皇親封公國朝未有宮端秩重視為朝綱豈所謂紹不足狗尾續者乎傳陞乞陞正德弊政吳振武受首為厲階豈所謂爛羊頭灶下養者乎凡此皆示天下以私不可為後世法者也

諸臣者席寵太過無知妄作設或請隧地取武庫奪心園陛下將何以應之耶曾長慮而却顧耶臣以為萬言猶知恤人言也始激怒陛下而欲二臣繼疏請而解之至方隅丈尺亦曲從該部所定斯二者不可少也乞軫念四方告災勅下工部暫停估計之命稍遲歲年乃所以益全萬言令名也輪則不畏公議也以情言之孰不知蔣為母后氏也隆之宜也但一門太盛猶屬濫觴振等則食饗無厭非所以慰母后而陛下之孝亦不純矣乞勅兵部削振等所授大所以福輪也昌國之封鶴齡以何功而敢冒此不韙陛下亦何忍棄祖宗之法于不足守耶更乞勅下吏部并夏臣等徐光祚等教臣官秩之賜收回成命斯則惜繁縷之意也由是大公至正昭王者無私之道而善繼善述莫大于是矣

皇明高廟神機抄

卷十一

二

外二

惜名器以全威嚴疏

王瓚

伏見 陛下推恩四氏有封公者有封伯者有加宮保者有為尚書司丞者有為錦衣衛百戶者在 陛下以為必如是而後可親親也臣切思之甚為不可故敢不避忌諱為 陛下陳之張鶴齡之封公因父爵也似矣然冒國之封殺後之謚蓋榮終之典也今以其父榮終之典而為其子生日之封不審鶴齡身後將何加之也臣恐不至于封王不止矣王非臣子所當封也 皇親之疎遠者尚多而其親且近者張氏之外猶有夏蔣陳邵四家鶴齡既公矣四家必將援例以 請不從則親戚之間似有厚薄之分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三十一

王

從之則公爵不勝其冗且濫親同 恩宜同 陛下亦將無善處之術矣且今之稱公者定黔英成而已鴻勳懿績其紀于太常者視鶴齡蓋不止百倍也今則鶴齡于四家之例抑何以服天下服後世哉此施于張氏者之不可也前此 皇親封伯遲則五六年速三三年而夏氏之封又遲至十六年之後今陳雷言猶未逾年即封伯爵比于諸外戚則太驟夏氏則相繼矣夫 皇親而封伯當封者也以當封之爵而乃不能以待于三三年之內臣謂萬夏之慶富貴亦甚不智也其子 紹祖固他日之伯也伯乃武衛尚寶者文職 陛下欲尊 紹祖武臣中獨無可以居之者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四

王

乎以待位武衛之臣而置之文職之列論階侵官莫此為甚况義子府之重事即今物議未泯守法奉公之臣如葉寬程璘者猶繫獄待罪而陳氏父子封爵拜官日加一日臣恐天下有以窺 陛下之淺深矣此施于陳氏者之不可也宮保所以蒙 聖功以致他日之太平也此天下第一等人之任彼官位不過循理守分保有富貴而已惡足以當此雖曰無官不親其事似不大害事者然量才而授官 帝王之先務顧名而思義君子之盛心以此言之陛下之賜夏臣之受官非矣此則施于夏氏者之不可也王田之封亦足以榮蔣氏矣 陛下以為未足而復使為指揮者三千戶者三一門貴戚其 賞之僭已不待言矣然猶諉之曰至親也吳振武受 陛下之何親也而乃亦冒錦衣之榮此門一開凡與 皇親瓜葛者皆得為錦衣矣若夫姦巧之徒伺間投隙藉錢神以交通假親黨而冒爵此又勢之必至而臣預料其必然者也此施于蔣氏者之不可也凡此數者 陛下固已行之矣然聞言必察者智也改過弗吝者勇也 陛下天錫勇智臣不敢謂其不能察於是不能改於是也伏望 陛下依納臣言收回成命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重名器以全威職疏

張仲賢

近該吏兵二部傳奉 聖旨張鶴齡封昌國公陳萬言加伯爵陳紹祖做尚書司司丞令人蔣泰將清海吳振武受俱做錦衣衛正千戶百戶等官臣等仰惟我朝 列聖之待外戚其優禮也固隆之以恩其愛惜也每節之以禮蓋以 母后之黨椒房之親事關 孝理情切姻締優之以大官厚祿俾得貴榮顯恩固隆矣然其事行之有序而不驟施之有節而不過者又所以防驕倨之萌杜陵踰之漸以保全愛惜之也是以百年以來外戚之臣 寵雖渥而不踰其制世雖久而能享其成者有禮以為之節也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五

仲二

祖宗成憲皇親不封公如會昌慶雲等侯皆以本爵終身先太師張繼在 孝廟時寵榮雖盛以都督之戚帶俸三年之後始進以侯爵身後方以公贈固非在生而封爵也壽寧建昌二侯雖為 太后至親然 皇子誕生 東宮既立始進今爵亦非驟然而登之者至如錦衣世官亦不可輕濫昔 英廟時袁彬以保護之功艱關數年備嘗辛苦回鑾之日止授以錦衣之職又越數年方以指揮慶之況 皇家公主所生之子始得授此官名器之重昭然可知亦未有外戚舍人旁及異姓同日授官三五人者也是皆 祖宗之慎重官爵保全外戚而復節之以禮率皆顯

此 聖明中興賞罰操縱百世瞻仰尤當致謹而不可忽焉者今日之推 恩外戚是一大制度天下後世之所取法者固宜遵 祖宗之成憲未可任情為之也且壽寧侯張鶴齡 恩寵已極前日 皇上推恩已有加祿之典今復此舉似為踰分况 上公之爵每待元勳 戚畹之家未宜輕授并與世襲君在生待之如此身後有請何以待之陳萬言為 國懿親待以異 寵固為當然但都督未幾驟加伯爵若從復加 恩何以繼之陳紹祖之官尤當酌處與之見任亦非 祖宗成憲外戚之法也將輪幸沐寵光進以伯爵榮及祖考一時榮遇無以比隆者彼當謙抑自持盛滿為惧可也顧乃衡非分之望恣無厭之求子孫蔣泰等一日之間得受三官吳振武受俱得連茹祿蔭名器之假似為輕易若以為 陛下致孝 兩宮推恩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六

仲二

后族禮固從厚臣等愚昧以為所謂禮之厚者乃得中而不過者是也厚祿之家 寵榮既盛有禮以制其心使其驕侈不至常保其盛自足以致 兩宮之懽心所謂事之以禮乃 孝之大者伏望 聖明上鑒 成憲下恤人言俯從吏部所 請張鶴齡免 加新爵陳萬言姑待以時陳紹祖免為見任蔣泰吳振等毋令輕濫名器使天下臣民曉然知 皇上推 恩至公不私外戚使他日史官傳

外戚者母曰 戚畹濫封自僞始受進自萬言始見任
自紹祖始濫官自將輪子弟始杜奢侈之源塞冒倖之路
俾外戚之家守禮遵度永保富貴 國家同為悠久而其
為 恩寵曠蕩無窮矣臣等待罪言官事有重言不敢容
默固其職也伏乞 聖明俯賜採納 杜稷幸甚外戚幸
甚臣等幸甚

裁抑戚畹恩倖疏

張漢卿

近該泰和伯陳萬言奏討莊田以贍家口該戶部覆題奉
聖旨給賜皇親親疏回 累朝俱有事例還照前旨便查空
閑地土來說欽此臣等敢放陳之竊惟 賞予過多則
恩數而為僭陳乞太繁則法傷而為襲僭則濫襲則弛皆
非所以尊 憲典保 貴戚訓臣民也自昔外戚之家莫
不以謙約退慎為盛美亦莫不以貪縱驕盈為深戒興衰
廢替載之方牘歷歷可考其 國家欲保愛而曲全之亦
莫不裁抑其勢而節減其欲也乃者泰和伯陳萬言起身
寒悴聯姻 帝室即其平日為人頗能誦讀經訓豈不知
雅尚冲澹樂循朴儉為是與區區博利之徒汨沒富貴而
不能振拔者有間也被 眷之初眾方望其躬自檢修不
忘儒素為諸戚首倡以裨益 清明之化顧不自愛惜日
事貪冒去歲深冬寒洊起大第經費數十餘萬勞役數
千餘人入春以來增徒愈甚營伍疲卒罷操執鋪街巷小
民轉餽上工咨怨之聲盈傳載路況夫四方災沴相繼江
淮餓死之人乞穴掃埋動以萬計萬言曾是不意惟汲汲
完美不顧 國家治忽今復求給莊田且欲自收租利及
該戶部查覆抄沒地土變賣給賞殆盡近便田土又係輸
納佃種民業別無空閒仰荷 睿旨猶欲再查臣等以為

陛下慈愛感屬必務保全誠宜杜漸夫十之受祿且足代耕况復崇爵祿十倍之乃謂不足養瞻需求增加田土今抄沒田產既已將盡其餘公私之田無非軍民世業且困窮小民一廛之地一畝之田終歲耕作求數斗之入以供國賦而養私室豐年厚入猶稱不足稍加災沴頻至顛越是其謀生亦已促矣其不至流離散亡者幸有畦田咫尺猶足繫戀其心今又折割而畀之貴戚之家彼既受為田里專其封植必將折改田廬易置佃戶巧事誅求多生騷擾小民其何以堪不亡不盜不可得也自萬言之奏被有優旨遂至轉相效尤錦衣衛正千戶文榮張楫亦各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九 戚三 緣 貴戚相繼煩奏俱經該部奏批復奉 欽依還查空閑相應撥給的米看夫邦畿之田圖版有數節年侵奪所餘無幾 皇上御極之初差官清理正其疆隅退其侵牟小民方纔歡悅仰戴 天日今 戚軍閥忽並起而吞侵之若果人滿其欲郊牧之內豈復有餘田乎夫庶常之人所望惟 恩寵賜逾涯驕恣漸積不至猖狂踰檢僭修干法不已也是以 國家立法率多裁損用圖庇護查得該本科題為禁革求討莊田欽奉 憲宗皇帝聖旨是後求討田地的都不准欽此成化十五年又該御史李介題昇平日父野無不關宜有空閒厚祿之家奪田速懲今

不許奏討違者科道糾舉祇奉 欽依節年遵守 新政以來又申禁約萬言等明知 成諭諄切却復故違奏討若誤 准給是虧紀法臣等奉有前例因敢依阿伏望 皇上剴恩以義杜漸以法將萬言等前項奏討莊田舉照節年事例一切裁抑 勅下戶部通免再查仍乞 天語丁寧諭令各戚務皆循法守分保延爵祿無過 請示致一 憲典則 朝廷恩義無全 貴戚始終無患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十

戚三

議禮類

行大禮以慰人心疏

周冕

近該禮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費家等題為 廟建禮儀事
奉 聖旨你每原計在秋祭完工人果完了何必又待朕
雖非長者豈自己變詐如何交與鬼神不序昭穆何得成
王禮着作急擇日奉安 神主朕難躬事或太子或攝行
事悉照 先朝儀節出 主上香奠獻等次皆除其舊
行具儀來着欽此又該禮部題 廟建禮儀事奉 聖旨
都依擬行欽此大小臣工捧讀 綸音固不喜動顏色皆
曰我 主上以孝治天下而急于奉先也如此真天地神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十一

行二

人之福也臣濫厠言官無由補報一得之愚昧死 上陳
臣聞聖王繼天立極莫大於典禮而報本反始莫先于
宗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蓋自仁率親以至於祖
尊尊之義隆自義率祖以至於禰親親之仁篤尊祖敬親
仁至義盡王者所以萃人心以立人極正綱常以昭萬世
者莫要于此臣謹按易曰王假有廟禮曰惟孝子為能享
親蓋子孫之于祖考其氣本相為流通其心常相為感應
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必子孫之精神萃於已而後
祖考之精神萃于廟此古今不易之道也禮孝子祭之日
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

肅出戶而聽儼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蓋事死如事生
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孔子嘗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先儒
朱熹解之謂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
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孔
子之心必已親致其祭而後其心始慊然也洪惟我

皇上德符天地 孝法帝王 睿智風成 神謀獨斷觀
會通以行禮廣用心以盡制誠所謂考三王建天地廣
神而俟百世者矣茲當 大工告成之始臣仰見 肅清
廟貌煥然一新森嚴氣象昭耀宇宙 祖宗 列聖血食
億萬年悠久無疆之休端在今日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十一

行二

萃其神自教年來每祭皆於 景神殿 聖心常有所不
安今 廟成而 祖宗列聖得復其定位非 陛下之誠
敬無以安其靈 曆宗廟皇帝以精潔之在天與 祖宗
列聖同入 新廟合享一堂歡欣交孚不言而喻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通其志於斯時也霜露既降仁人孝子
履之必有悽慘之心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發其思文武
百官皆得躬逢其盛思欲一覲 聖天子穆穆之容正止
廟廷以行大禮以交 神明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慰其
心蓋 陛下之心即 上天之心即 祖考之心惟
陛下之誠敬斯足以致 祖考之來格臣恐命攝者之心

豈能如陛下之心而其誠敬豈得如陛下之誠敬耶
矧國家重典所係匪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比於常祭
萬有不同伏望 聖明俯從所請或于奉安之日或于
秋祭之時齋戒一心親致孝享 祖考精靈昭然在上
皇上誠敬對越任下文武百執事奔走左右詩之所謂肅
雍顯相不顯丕承無射于人斯其在周廟者不有在於
今日乎自此奏假之誠下觀而化丕顯之德百辟其刑天
地神人共相慶悅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矣臣愚
無任惓惓懇祈之至

皇明神廟疏抄

卷十一

十三

行三

五

收 戒命躬時享以光 聖孝疏 張 鹵

本年新正月初八日恭遇我 皇上時享 太廟之期惟時
大小臣工莫不精白寅恭肅將以待乃于初五日該司禮
監太監滕祥等于 會極門傳奉 聖諭孟春享 太廟
遣公希忠代行一時臣與在 廷諸臣莫不相顧駭愕臣
即具有疏草繕聞該禮部尚書高儀等已上疏懇陳冀
皇上必俯垂聽納矣乃今日卯刻儀等疏下奉 聖旨已
有旨了臣等固不知我 皇上何乃千萬分不可之中而
必有此 諭耶臣謹以萬分不可之中其大者三事敢披
瀝肝膽陳之何者宣奉 宗廟帝王首務有事而攝又且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十四 一 收一
特書若無事而攝其將謂何且 皇上自正位以來而
時享之在孟春者今方伊始其上千禧端正始之慶最為
切要此其大不可者一也 先帝正位之初其制作禮樂
精誠 郊廟必躬必慎迄二十餘年至其 遺詔諄切且
追恨其末年 郊廟弗親惓惓以益愆成美托之 皇上
今凡我諸臣每誦斯言輒為歎欷其朕膺遵奉在 皇上
當萬年如一日可也乃今 韶聖未乾 山陵甫畢行未
非年而背之將使天下臣民于 皇上仁孝之心能無異
議此其大不可者二也臣又聞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
者天子之孝今庶邦四朝羣牧畢集薦牲粢粢絜清

朝而所以歡騰鼓舞以快觀成周雖歌載見之儀式者正在于茲而主祭者顧使希忠代焉則一時在廟人心公大失望臣恐異時雖有條教號令之頒而所以作天下之愛作天下之敬者其機械已失此其大不可者三也其萬分不可之中臣雖不能盡言即此三失其致累皇上君德已誠為不細伏望我皇上俯鑒愚誠持加澄省不新收回成命至期仍躬親孝享以答九有之人心以承九廟之靈貺則遐邇幽明不勝均慶此惟在皇上轉授裁度臣殊無任罪忝激切瞻望懇誠之至

舉曠典以備大禮疏

唐車

臣聞祭祀之禮莫重於郊丘君臣之情必通於燕享古之帝王所以大本始之報而篤終惠之恩於此乎在則大祀郊成誠禮之不可廢者竊昭嘉靖三年正月十二日大祀天地次日例該慶成賜宴皇上因禮部請念災傷之故特賜罷免此誠懼災恤民之盛心也臣竊以為郊則尊祖以配天孝之至也宴則受釐而介福仁之至也一舉而仁孝之道備此帝王之所貴祖宗之所詳定而垂世守也豈可偶因水旱之故例以他宴遂廢而不舉哉自武宗末年巡幸在外或曠而不郊或郊而不宴神人乖隔災變頻仍可追觀也皇上升潛繼統百度維新敬天事神靈既饗矣今臨御已及三年之久而君臣尚不能同一日之歡非缺典歟前此妨於國郵今則委於歲凶議者必曰日食正朝前代曾已受質見警災傷迭服今日當以省禮為宜夫禮有大有小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也郊祀祀之大者慶成宴之大者今此特從罷免損孰甚焉禮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郊丘之祭欽天監擇日禮歟也光祿寺設宴禮之終也終始具備是謂大成今損郊而廢宴有始而罔終謂之備禮可乎臣誠寡陋無所知識攷之周公制禮首于后稷以配

天而行草之詩則因祭畢而宴被聲歌是知郊之必有宴也唐張九齡告其君曰天者百神之君而王者受命之所台故繼統之君敬天之命以報所受故於郊義不以德澤未洽年穀不登而闕其禮又知災傷之不可廢郊也宋朝因郊肆赦蔭補賞賚為費不貲郊祀禮畢必宴紫宸廢郊則廢宴矣然景祐不以淮汴之溢澶河之決而廢郊乾道不以一府八州軍之饑而廢郊景祐猶夷簡柄用之時乾道則朱熹召對垂拱之後未聞其以為非則又知災傷之不可省郊而廢宴也竊見江淮告災陛下惻然憫恤發去縣遣重臣往賑濟之其為民亦至矣要在大臣委任得皇明兩朝願抄 卷十一 十七 唐二 五

人慶置得宜使民沾實惠以不負簡命爾况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則風雨調寒暑時而休徵應之亦轉災為祥之一端也顧可惜一日之樂而不克承天靈之貺哉伏望皇上深惟大報之禮光昭大備之儀俯察惠言特賜俞允勅下有司照例舉行則數年曠典一朝載觀神人胥介悅之休而君臣慶同遊之盛矣

舉行盛禮以安群情疏 馮明衡

臣惟臣子之事君親莫不似其有德而獲福尤莫下願其有壽而享福故歌詠慶祝天下之至情也國家以孝治天下每遇萬壽聖節則文武群臣畢賀於外皇太后聖節則命婦入賀於內所以昭福德之休而盡臣子忠愛之極也茲者二月二十日恭遇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先該光祿寺請辦壽麵陛下欣然舉行臣雖至愚有以仰窺陛下純孝之心至誠至篤上欲承歡於皇太后下欲廣示孝愛之風於無窮也伏覩近旨復令命婦免朝賀臣竊疑之非惟臣疑之在廷諸臣及眾庶莫不盡疑之矣夫暫免朝賀在尋常固有是事然當議禮紛更之時正人心多皇之際忽傳此報至情所激安得不疑故皆私恠竊嘆以為此意若出於皇太后則中間必有因事拂抑之懷往時存歿之感故情無聊賴不暇及此耳若出於聖意則陛下母子至情有隆無已豈以皇太后聖旦之節而忍輟此盛禮哉此臣民之疑所不能自己者也況前者興國太后令旦節命婦已行朝賀臣見當時左右之人宴賜之余咸欣欣然有喜色今昭聖皇太后聖旦之節相去未越月耳乃輟而不行前後情狀相違異臣民之疑又何足恠乎伏惟

孝宗皇帝臨御天下十有八年深仁厚澤實在人心至今
父老道及孝宗時事甚至流涕天下人心之思孝宗
如此則其思昭聖皇太后當何如哉陛下仁孝風成
恩禮之隆宜無不至然萬一因禮文末節之微稍成嫌隙
此其關係非細故也夫母子之間人所難言人臣愛君思
杜其漸况孝敬難駕而易踈諛言易聞而難合微之往事
自古為然其在今日尤不可委曲而加之意乎伏願
陛下思孝宗皇帝之仁思念武宗皇帝之付託追前
者皇太后之懿旨体今日皇太后之深情益隆孝
養之誠務盡惻怛之實聖旦之期還令命婦入賀彼
皇明高廟疏抄卷十一
此之情洞然無間則皇太后安陛下安天下臣民俱
安矣雖有今日之疑適為陛下隆孝之地耳臣言及此
不覺痛心伏惟聖慈俯垂睿察則天下臣民不勝幸
甚

守禮義以明國論疏

鄒守益

伏見皇上欲隆本生之恩優下群臣會議以求天下
之公而公卿至於臺諫百執事交章論奏惟太宗小宗之
議辯正統私親之等惟恐謾前代輟輟此皇上舍已
從人務以禮尊親而群臣獻可替否思以義事君甚盛
節也繼而一二小人妄以強說欺君上激聖怒
陛下不察而誤信之尊號之上猶曰宸衷大小臣工
莫敢匡救近日建室之議嗚呼聖訓詰責以為欺
朕冲年其失綱常敗父子之禮傷君臣之義而公卿至于
臺諫百執事畏懼天威不敢復陳一言以解陛下之
皇明高廟疏抄卷十一
疑而所以漸奉行道路相傳且謂有孝長子之稱是
陛下徇情以為孝群臣順公以為忠若長此而不已則
陛下獨斷于上而不顧天下萬世之公群臣依阿于下
以苟一時之富貴而忽宗社長久之計棄禮害義非
國家之福也昔魯元不忍父之寢疾悍于易簣蓋愛之至
也而曾子責之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
姑息今之致隆獻帝非但一簣之失也以獻帝之明
念萬子之守禮其不以陛下為姑息之愛乎昔魯公受
天子之禮樂以祀周公蓋尊之至也而孔子傷之曰魯之
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也萬世之下將有非禮其衰之虞

上累 獻帝 陛下其多乎大小臣工撥經據古欲
陛下專意正統因推異於 獻帝尊稱存始封之號避
皇考之嫌而於 陵廟時遣重臣代祭俟 皇嗣既蕃
立後安陸以全百世不祀之尊然後 宗廟 宮闈無替
之嫌而在 本生得追崇之宜播之 宗藩而安傳之
天下而服此群臣忠愛惻怛之至情也 陛下察而督過
之謂忤且慢則 曆智清明之心有所撻奪而喜怒好惡
不無少失其平矣夫 陛下入繼大統以考 孝宗天下
臣民愛戴 孝宗之德而思報之於 陛下誰敢有二心
者况 聖德高明視 朝講學聖學圖治在 廷之臣莫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二十一 守一
不感激 初詔思佐太平大禮至重孰敢為欺欺之一字
非獨不敢宣之于口實不敢萌之于心獨一二姦人變亂
黑白指忠為欺離間上下之交摧挫忠直之氣而未以投
間抵隙竊弄威福此先王之所必誅而不必聽也 陛下
不加誅斥而誤信其言臣恐後漸進共濟邪謀公論元
氣索然遂盡天下之事有大可憂者矣臣歷觀前史論所
後所生之義者昭昭可攷也冷褒段熲之徒當時所謂忠
愛後世所斥以為邪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
詐後世所仰以為正者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古也臣愚
以為大小臣工宜披肝瀝膽仗節盡忠守師丹司馬光之

正以開悟 聖心不可怵於 威嚴遽就回互二三其德
以冒 寵祿而 陛下屈已從善不吝改過察群臣忠愛
之情信而用之其忤 旨去 國者召而復之使各展布
四體歸正闕違而如冷褒段熲者正而絕之庶幾 聖志
堅定 國論昭明無復敢有動搖 宗廟離間 宮闈而
聖德大孝光于四方太平之治尚其可圖也昔 先帝之
南巡也群臣交諫沮之 先帝赫然怒重加罰黜豈不
以群臣之欺慢違犯為可罪哉然 皇上在 藩邸聞之
必以是數臣者為盡忠于 先帝也今日入繼 大統獨
不能容群臣之盡忠于 陛下者乎今天變地震災惟預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二十一 守一
仍民窮盜起白骨盈野至有父子兄弟相食此自古以來
所罕聞也所宜上下交修畏 天憂民寢食弗寧之時豈
可泄泄相安自諉無虞臣待罪史館預修 先帝實錄每
見姦人用事政刑日非潛然出涕愧無匡救以報 先帝
之德若復緘默自全以負 陛下而從背言死有餘愧
是以冒陳狂愚冀微 聖聰使異日史冊之上德業日增
則臣屏伏田里亦與 寵榮干犯 天威不勝慙越俎罪
之至

遵 成憲以昭典禮疏

唐曾

臣惟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必生一代佐命之臣以為之輔
故君當大統既成之後必隆褒臣之典非但以報其功亦
所以尊崇吾之德業以昭示萬世也我 太祖高皇帝南
京功臣廟之建此開 國之大典今日六十九年天下至
今無不仰者近日武定侯郭勛故將伊始祖郭英 奏
欲添祀以致該部乞請多官會議不敢遽抑之者以稱伊
祖與在祀徐達等功同一時但達等物故各當廟建之時
而英獨以後不與此可欺以方之一言惑之也及都給事
中邢如默之 奏已明而我 皇上慎重禮部者了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二十一 成二
來說豈如默之論理雖甚當而敘事或未詳也臣惟
皇祖當開基洪武之二年正月乙巳 命立功臣廟于鷄
鳴山六月丙寅甫成遂論功列祀凡三十一人 命塑死
者之像虛生者之位蓋是時胡大海馮國用趙得勝耿再
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等皆已死先棲神于下靈蔭
于文等廟今復祀此所謂如像者此也而徐達常遇春李
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華高吳良吳祜曹良臣康茂才吳棟
孫興祖俱見在所謂虛位者此也是實論祀之時已合生
死者之功而定之矣勛何據而敢為此言也哉及細讀
奏稱英于洪武十七年論開 國功受封永樂改元始卒

享祀非功優劣實死有先後然後知勛乃不學少知之誤
也蓋洪武十六年雲南既平次年論功以大将穎川侯傅
友德進封穎國公而於副將已侯之藍玉仍成王弼許世
其爵因論及偏裨謂陳桓胡海郭英張瑄等與以來屢
效勤勞今勛尤著於是各都督僉事桓封晉定侯海東川
侯英武定侯瑄鶴慶侯子孫世襲食祿各二千五百石蓋
廟之定祀至是已十六年而英始侯其所論者乃雲南之
功而勛誤以為 開國也且 大明一統志凡天下郡縣
例書人物故鳳陽志蓋各以其地言彭韶尹直楊蕪所
著 皇明名臣錄俱不載英惟黃金 開國功臣錄五百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二十一 成二
九十三人凡建功於 國初者不論大小皆錄而英亦與
蓋各以其人言 皇明祖訓首章議親條下開列三公二
侯五家而英以 皇妃王妃駙馬之貴其家亦與蓋專以
親言俱與廟祀無干而勛皆泛引以為證又惑也又
太廟配享當廖永安未除之先凡一十三人其已死廖永
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之七人
於洪武二年正月 未 太廟之事已躋在配至九年始
加封號贈謚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等六
王則各隨其卒之年進侑皆 皇祖親定即古爾祖從享
祭于天蒸之義比之廟祀其與尤重英與廟且不與祀加

又欲望其配享豈不尤惑也哉夫武功累至侯非不大又以武弁詩書大備孝友恭儉謙虛之德為世所仰而勛今日之祇奉 眷顧且能奏 大禮大獄諸罪之釋以將順聖德之美亦為可重故尊祖而陷於不知其情雖輕而於我 開國之一大禮所關則重前代帝王之舉此者若漢高祖唐太宗之自於其身漢明帝之於其父光武皆身當龍虎風雲之會目擊乾坤再造之貞觀貞觀附之勞素李于平居而山海排倒之機又燭于臨境其翊戴之力雖保不負于山河帶領之盟而意氣之與則自有出於牝牡驪黃之外如西漢元功十八任沙東漢靈臺三十二及唐凌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二十五 成二福

烟二十四之圖畫炳赫宇宙其歷世代未有異議而欲參差之者至今照映青史然皆託褒揚於位貌而我 聖祖之享祀則以血食寓褒揚其報尤重故品尤精如六王元勳配享廟祀兩聯上俎其配享六王以下今尚六人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皆取于死事而當時茅成亦死事者惟與廟祀而不得配享廟祀六王以下十五人以多功于五百九十三人之中僅取馮國用丁德興華高晏良吳禎康茂才吳復曹良臣孫興祖九人以明其功雖今配享六人之中惟胡大海趙德勝耿再成俞通海張德勝得與茅成而下六人其桑世傑雖在配享而

不得兼廟祀其神會之妙非口舌能言筆墨能盡者故全位列差次之間尚不可輕移易況有無之額敢得而增損乎使勛而知此縱英侯功先于 開國亦當俯首歛避況後以南征而敢啓口也哉伏賴 皇上於英之配享廟祀且寢其議使在 天之靈慰 聖祖當日之心頌序之席悅諸臣素聚之魂而英平生謙讓之精葵安食家廟于百世而不致怙怙于非擬之旁則勛知孝而不知學之誤亦可洗雪以全終臣節而我 國朝之一代典禮崇隆于聖明之世而史籍萬萬年無疆之光矣臣以事干 祖宗成憲故敢罄衷披瀝冒瀆 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伏望 聖恩俯察鑒納則典情允協禮樂昭明神人悅服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二十六 成四 恭

除胡邪正祀典以昭華夷大分疏

陳恭

臣惟天極尊於上地維奠於下聖人立乎其中惟天地立聖人于中國是以函夏為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地此天地華夷之限阻隔之以山川區界之以風氣殊別之以言語辨異之以衣服乃二儀開闢之所建而非人力之可混也故內夏以外夷而夷不可僭華如夜之不可為晝履之不加首此萬世之綱常天地之大義也故蠻夷猾夏征誅必加戎狄是膺籍稱厥功春秋奪炳若日星臣見近者北虜聚強稔惡逞毒犯我中土往年犯太原次年犯澤潞昨犯紫荊矣而我邊氓連掠在彼導之攻劫往年有石天皇帝明廟疏抄卷一 二十七 葉一 爵次年有白通事昨有王三矣夫北虜而犯我中國是以夷猾夏也我氓而附乎北虜是以夏從夷也履霜堅冰漸不可長臣愚竊謂今日治禦安攘之方固欲群策之畢舉而第一莫急之務尤自於嚴內夏外夷之辨明萬世之綱常以正百代之典禮始 今日綱常典禮之極有關係者胡元之鬼不可祀于我中國聖明王之列是也既當祀胡虜之君又何以禁胡虜之侵既當禮其神又何以遏其人此臣之所以晝夜思轉轉而竟不可解腐心疾首扼腕而不能平者也臣按帝王廟之建所以崇德報功昭極明統奉 上天以尊中國也故自盤古以迄于今上

下數萬千年歷數百君而所取者止十五六人曰三皇曰

五帝曰夏禹商湯周武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茲數君者純金美玉無少疵議不惟功德俱盛而且大統相承所謂功德者有功德於中國非謂強其本國也所謂大統者承帝王之正統非但言其一統也擇之甚嚴取之甚精矣夫何十數帝王之下乃使蒙古忽必烈元人稱為世祖者廁于其間夫蒙古之元其先則孛端義兒其姓則奇渥溫氏其居則烏桓之北其所謂鉄不真而元人稱為太祖者雖毒中原猶未殄滅南統迨忽必烈時力愈雄而惡愈肆真乘宋之弱而吞噬之習中國以胡俗言中國以胡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二十八 葉一

語譯中國之書以胡字官中國之正以胡人濁我寰宇數我彝倫始則以夷猾夏既則變夏於夷當是之時吾天地所開之中土吾萬古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區域盡淪胥而為夷狄斯皆忽必烈之巨罪也得罪於我中國帝王實得罪於天地也若以為功是有功于夷狄而非有功于中國也若以承統是得統于夷狄而非得統于帝王也我太祖膺圖撫運起而驅之 神功聖烈所以掀揭宇宙超越古今正以其驅開闢以來中國所本無之夷狄復開闢以來帝王所本有之中國胡元為中國之所當驅是中國決非胡元之所當居矣中國非胡元之所當居是胡元決

非中國之所當祀矣故必除胡丑之祀而後驅胡之功彰
今欲存胡君之祀者顧不負養其夷之限而無以深著
聖祖驅胡之功耶臣嘗捧誦我太祖諭中原之檄首曰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
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猗歟大哉我
聖祖森嚴數語凜如秋霜據斯言也使聖祖興于忽必
烈之時則忽必烈亦必在驅逐之首夷狄生既不可以居
中國而治天下豈豈可以廟中國而享帝祀哉臣固知祀
忽必烈于帝王者非聖祖之本心也是則當黜也臣又
謹考國初太祖高皇帝因禮部尚書牛諒奏三皇則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上 二十九 非聖
天立極大有功德于民京都有廟春秋享祭宜令太常寺
掌之上諭曰五帝三皇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宜于
京師立廟致祭初不言元君同祭帝王廟也臣益知祀忽
必烈于帝王者非聖祖之原議也是則當黜也臣又謹
誦大明會典洪武六年議定三皇五帝三王及漢唐宋
創業之君俱于京師立廟每歲春秋致祭遂建帝王廟于
京師止言漢唐宋則無元可知矣而下列位號乃及元世
祖夫不序其代而祀其君臣益知祀忽必烈于帝王廟者
非聖祖之定制也是則當黜也夫祀此胡君既非我
聖祖之本心原議定制也而乃冒列祀典以至于今日者

何也國初諸臣定禮議制者成之也諸臣多曾中元進
士受元爵秩於此不過欲強假元以帝統謬予元以帝祀
以掩其初仕元之非耳顧胡國秦養之私恩而不念中國
天地之大義臣為國初諸臣深惜之也然聖祖不斥
正之者何也聖祖國初見于詔諭者嘗曰朕元末布
衣是知聖祖之意祇以生於元世不忍遽泯元迹姑亦
暫祀之耳睿見淵衷豈不謂一再傳世聖子神孫即
與胡元渺無關涉自有善繼其志而黜之者熟料寥寥百
餘禩襲常踵舊規若當然因而弗改臣知太祖在天之
靈亦必切望黜此胡鬼于冥漠之中矣夫禮樂必待百年
而後興制作當俟千聖而不惑此所以當黜祛更正不能
不望于今日也仰惟皇上道合重玄權操三重郊
廟群祀之典無不釐正精當於太廟之配享者曾去姚
廣孝矣以其嘗從胡教也於孔廟之從祀者曾去吳澄矣
以其嘗仕胡君也而胡君之鬼顧可祀于帝王之廟而不
去哉我皇上崇正黜邪於胡佛之宮之像之骨屢除
之夫佛氏誠宣除之然猶胡邪之無位者耳乃若忽必烈
以強有力干取大器最雄偉惡尤胡邪之渠魁也此而不
去顧廟貌而神禮之彼豈不陰助其黨以梗皇上聖神
驅除胡邪之妙用哉胡君之鬼決不可崇祀于中國如胡

佛之鬼決不可崇奉於中國也胡佛不可以繼道統而胡君豈可以繼帝統哉自伏羲以迄唐虞三代漢唐宋中國帝王之正統也秦晉宋齊隋梁中國帝王之變統也胡元盜居中土變統之變者也此儒賢之定論而我皇上明晰之素也今帝王所廟祀皆正統者變統皆弗祀矣而變之變者顧可祀乎秦晉隋有元之一統非元之夷狄而固不可同元之祀秦晉隋諸臣亦不平之矣非但秦晉隋不平之而宋太祖尤深仇之德祐景炎之末忽必烈于宋之子孫何如也讀史而至此當為乾坤一墮淚而宋祖以骨肉之恨與忽必烈實不共戴天之仇也而乃使之共座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三十一 禁五

今天下後世謂中國祀胡君自我明始也帝王廟之設建修換姚深已嘗奏稱元世祖不當與祀當時禮部不能集議一洗前說而謬引夷而中國則中國之禮說竟使宋之正泰沮格未行迨及流患夫春秋謹華夷之辨故韓愈氏曰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是明指諸侯而夷狄者如春秋荆吳之類耳進于中國而康義稟命臣於中國也如是則中國之為非謂竊中國之統盜中國之上即胡元之真夷者而可中國之也禮官引此語以寬假胡元而不識夷字遂至背盤聖經誣民惑世是謂邪說甚于洪水猛獸之災啓夷狄侵亂之禍者也如曰待勝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三十一 禁五

清之功 皇上當與 聖祖一也臣謂帝王廟祀當
議斥胡君若此臣因此有大惑者焉 國朝於歷代帝
王陵寢之祭傳 制令官各有歲時其重典也臣考方輿
圖志曰 伏羲以至宋孝宗三十五陵所祭之虞夏有
陵墓惟順天府所祭元世陵臣通考府志絕無陵所不知
何憑祭之臣聞胡元沒皆返葬漠北之谷不加祭為陵不
知去我 朝邊圉之外幾千百里也今每遇祭但權於
府西廟址掃塔薦饗以畢事夫既曰祭陵而祭實無陵既
非祭地而祭於空地以禁闕之旁而望空祀一舊嘗竊據
之胡鬼其誰曰宜乎况陵墓無祭之禮而華夷天限
皇明而朝疏抄 卷一 三十三 集七 本
隔閡封疆其何所望乎臣以為祭元世祖陵義亦無據通
罷之便臣自家食已知此胡君之決當除此祀也決當
正厥而承乏官兼竊禮者職司如彼其專也遂叨連任
已幾三年壽度如彼其久也而竟使畏難前却不敢建明
是自待如彼其卑也臣念是輒不量力審勢敵一得千
聖明之前以求不負于心不負于所學不負于 中國帝
王伏望 皇上俯賜察納令行該部會議備考 太祖撥
諭并諸華元之旨實以春秋內夏外夷謹微之大義將帝
王廟所祀忽必烈及木剌華博爾忽等五臣并行黜祀毀
其木主送之塞外永絕根本仍 勅該部查所謂元世祖

陵委實在何地方考經據理駁之伏羲以下帝王見有諸
陵應否同致祭如果順天府原無此陵或速出 國家輿
圖之外即議罷祀然後 皇上以黜胡尊夏釐正祀典大
義 詔諭海內必有以發舒華夏之氣震驚桀桀之心續
議重委本兵嚴責總督將訓練軍閫武招亡行間募勇設
奇以為必可勝敵之計是大義既明則士氣自奮士氣既
奮則兵威自揚斯可以繫不孩之頸梟台吉之頭致之
闕下以奠 中國萬萬年盤石之安誠 大聖之作為曠
世之事業也臣鄙見如斯胡鬼有知當先自愧遁或能歎
咎宜加臣身臣憤切衷懷不自覺其詞之過激惟冀
皇明而朝疏抄 卷一 三十四 集八 万
皇上優容體察虛聽勇行臣不勝干冒職越之至

酌議從祀先賢疏

周弘祖

竊惟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漢之宗瀛海出嶽之祖泉
崙也然禮莫大於祀亦莫先於祀主之以夫子配之以四
亞從之以先賢先儒所以崇德報功垂世教淑人心也去
取之間可苟乎臣以外服微臣未敢越俎而妄議第以
承乏謬領文教職掌所關稽之史傳採之輿論反之於心
而真有所不安者亦安能默然耶茲以不當嚴而偶嚴者
一焉理宜祀而未及祀者二焉已在從祀之列而稱名未
定似當歸一者七焉敢據實為皇上陳之謹按衛夫子遽
瑗魯人林放卓哉二賢其從祀孔庭也久矣一旦罷去殊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附一

駭聽聞瑗之修己實無異行寡過若未能用則行舍則
藏夫子以此許顏淵者亦以此許伯玉放之大哉之稱已
見於問禮之日他日泰山之旅又從而贊嘆之焉其有契
於聖心也深矣漢時文翁成都廟壁所畫二子俱在從祀
之列歷千五百載我太祖龍飛三年肇正祀典無異焉
便果可裁聖祖嘗先之矣何待今日乎嘉靖九年禮官
議始嚴從祀而祀於所生之鄉然亦非始於禮官也弘
治末年學士程敏政已倡此議當時以其謬寢閣未行近
世禮臣勇於制作以新耳目者祖其餘談而遂成之耳臣
愚昧不識其故考其疏議不過曰二子非聖人及門之士

云耳夫君子之教五有箴問者有私淑文者二子雖在

門然親與夫子面相習正得非問答之科私淑之例耶且
自漢唐盛明以及戰國及漢唐宋諸儒何嘗在大門也
但求不忤於世大之道而已伯玉林放為聖人之徒無嫌
也但伯玉使夫子尚與之坐而主人者乃斥逐而出官
牆之外聖心有鑒其能安乎臣竊謂此二賢者似當還其
從祀以安聖靈者也謹按宋羅源去簿羅從芳潮州民李
侗卓哉二儒其羽翼聖道也多矣廟祀未與誠為缺典從
彦受學楊時者而特則受學二程為從彦嘗令學者驗喜
怒哀樂未發之前作何氣象而求所謂中者此與子思中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附一

庸之旨大有發明學之本領不於此可窺其一二乎至於
潛心力行任重詣極性明而修行完而紫見於宋史之所
稱者又如此焉倘受學從彦者再傳則朱熹矣何嘗謂其
口學問之道不在吾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者見雖一
毫人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如此庶幾漸明漸悟始
有益耳此與宋虞廷精一之旨大有發明學之本領不於此
可窺其一二乎至於色溫言厲神定氣和冰壺秋月雲徹
無瑕見於伊洛淵源錄之所稱者又如此焉時無從彦則
無侗無侗則無熹而濂洛之傳絕矣二子有功聖道彰彰
甚明不幸當南渡之後凡百草創未及表揚嘉靖初年提

學副使臣金寶亨具奏上 請以與禮臣意見不同旋則
報罷臣愚昧不知其故以鄙衷妄度不過曰少著述云耳
從彥著有春秋解毛詩解中庸說論孟解議春秋指瑕遺
堯錄 國初其書盛行近以士人多習治經罕讀今經稍
散逸耳求之故在也何雖寒著述而意所編輯遺書皆其
指授訓釋經傳每每引二家之言則意之著述即從彥與
侗之著述也且歐陽脩文人耳濮安主議以乖戾乎太倫
性非所先尤得罪於名教今亦在從祀矣以二子而較脩
果誰為聖人之徒與果誰為不聖人之徒與取彼棄此臣
實未知臣竊謂此二儒者似當置之從祀以光祖豆者也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酌三
謹按先賢石作蜀冉孺公哲哀奚成公夏孔忠縣成此
皆據史記所稱而書之者考之家語作蜀書子蜀冉孺書
冉孺公哲哀書公哲克字季沉奚容蒧書奚成字子楷公
夏自書夏守孔忠書孔弗縣成書縣成竊詳家語在先史
語在後家語出於孔氏門人史記出於漢儒司馬此七賢
者似當以家語為據正其名稱使精爽有所憑依者也仰
惟 皇上睿智性成 聰明天縱正吾道大明賢哲所由
以表章日也盛典之待夫豈偶然臣嘗讀禮曰凡祭有其
舉之莫敢廢也况無故而廢其所不當廢者哉又曰凡有
力於民者則祀之况上續伊洛之統下開紫陽之傳者哉

臣之斯言似合天理當人心伏乞 惟臣所奏 勅下大
臣再加詳議將璣放還其固有與參與侗特 賜從祀俾
蜀等改正原名則吾道幸甚天下幸甚緣係酌議從祀先
賢以彰 盛典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典史謹具
奏聞

定從祀直儒以端士習疏

周弘祖

惟我朝以來聖聖相承培植養作與二百餘餘載義
隆美俗人文之盛匹休前古而孔廟俎豆尚缺其公爲顧
此熙朝之盛舉若有所俟而待於今日充舜之君非偶然也
除臣知識愚昧未能仰窺前哲之萬一謹即中外輿論僉
同者得壹焉焉爲 皇上陳之謹按已故禮部侍郎薛
瑄其學以居敬爲本以讀書窮理爲功以反躬踐履爲實
故其言曰敬者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又曰凡讀書思
索之又覺有倦意當欲襟正坐澄定比心少時再思則心
清而義理自見其他備載讀書錄者可考而知也稽其躬
行則又不折節於權門不謝恩於思室不曲法於近貴不
愜志於臨刑此其言必領行行不愧心真所謂慙慙乎君
子之輩聖人之徒也故我 朝孔庭從祀惟瑄爲最先時
言官亦嘗以此爲 請矣竟議格未行大抵人之所以議
瑄者有一一則論瑄專於修行而不聞道一又少其撰著
者夫道之爲言道也本自周行廣路人在窮壤間誰能去
周行廣路而凌虛厲空以有行乎設有能凌虛厲空以有
行直幻妄耳夫行道者既不可凌虛厲空則君子之體道
也即當以躬行實踐爲貴如人之日遊於周行廣道者則
爲正所以聞道也安得以談玄語妙乘龍御風上天下地

出鬼八神閃倏於有無之際不可揣度如人之凌虛厲空
以爲行者而後謂之聞道耶况其言曰萬物不能礙天之
太萬事不能礙心之虛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
不相肖矣又曰鳥集茂林龍潛淵聖人洗心退藏於密
豈非深造自得之言而可厚誣以來聞道者至若少其撰
著此尤淺淺乎視瑄者孔門七十二子之徒自曾子子思
外其言見於齊魯論者曾幾何人其他姓名無聞者固多
矣而槩可以著述蘄之耶夫傳聖人之道者在心不在言
百世之師者在風不在書必欲區區乎著述之爲功則鄭
衆劉歆之徒皆可師表而顏閔仲弓之輩俱當以罷祀論
矣臣嘗聞先尚書胡松有言曰論漢以前諸儒不患其無
窮行忠信之實而貴其有發明著述之功論漢以後諸儒
不貴其有議論詞說之詳而病其無真積力行之實良竊
謂即此數言亦可以定瑄之從祀矣伏乞 皇上 勅下
諸臣再加詳議如果輿論攸同將瑄擇古從祀仍乞再
勅諸臣通加查議取其學有本源高不溺於稗宗近不卑
於功利其言其行直無詭於聖人之門如瑄之類者一併
從祀則不惟有以彰我 國家人文之盛俾士類有所表
帥交勉爲下學上達躬行實踐之君子更不敢危談性命
而脫畧操觚等妄求而騷擾虛損悟斷戒思念廢棄文字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定二

而沉溺異宗其有關於世教有補於士風豈小小哉緣係懇乞 天恩定從祀真儒而以彰 聖化以端士習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舍人楊應龍齋捧謹題請 旨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上

一定三

議舉典禮以隆 聖德疏

王治

恭惟 陛下出震當乾 龍飛物覩大小臣下莫不欲披瀝丹誠以贊 明德臣極愚陋待罪禮科尸素懷憂屏矚思獻又矣初以 先帝新業 陛下身當大事 聖孝純篤哀慟何堪故不敢遽 進瑣言以瀆 天聰茲者山陵就功 梓宮發引有日 陛下必誠必信之心既盡乎送終之典則善繼善述之道當即為萬世之圖臣愚愧無博古通今之學幸際 更化善治之始伏念禮莫嚴于宗廟莫重於 朝廷莫急于親近乎輔弼侍從之臣莫要于致謹乎 深宮燕居之節謹條此四事昧死上 聞 崇 采納議行不勝戰慄感戴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上

三十五

治

一曰議 宗廟之禮以隆 聖孝臣聞古者天子 尊崇始祖萬世不遷如木之本群枝生焉如水之源萬派出焉故隆如此其次則昭穆遞遷非曰薄之厭于 祖也先帝孝心無窮追崇罔極尊 成祖如 太祖并萬世不遷蓋以 成祖戡定內難再造 洪業故倣周文武世室之制永孝思焉已為義起之禮矣若夫 獻皇邁德肇慶誠優入 聖域追崇之至固世德重尤也但以貴雖曰天子之父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也而乃與 祖宗諸帝並列以親雖曰 武宗之叔父然實常北回事 武宗

矣顧乃設位于 武宗之右此雖 先帝天性之愛有加
然已然揆之名義終似未安 先帝之心終有未安是以
進賢進饗 太廟之後而 世室之養猶並舉之不以為
濟者豈非孝惠之極有以休 親意於不言以為或者
獻皇儼不使其饗于彼則必樂乎饗于此耶夫 宗法至
重不可不明名分至嚴不可不辨尊卑公躋於閔公之
右春秋議其逆祀彼周諸侯均之魯其一國者也但先後
少紊猶為乖禮況 獻皇生為親王臣事 武廟其心豈
安於儼然處其上乎且漢才追崇定陶王宋濮園之禮猶
斬於稱皇稱帝固當時議禮之臣不明于父子天性之經
皇明兩朝廟抄 卷一 三十六 治
也 先帝追崇 獻皇尊稱大備誠得天經地義可為人
倫之至但聖人制禮緣人情而酌其中漢宋之制不及於
禮則 先帝追崇 獻皇隆至誠萬世不刊之典魯制
禮貽譏于經則 獻皇入廟稱宗適 今日所當更議也
先年 世廟生夢事誠奇異安知非天地 祖宗之意
獻皇不安之心無以自解而 先帝兩朝之奉未得歸一
故一旦產此奇夢以示吉兆以昭 獻皇萬世廟食之祥
當在此不在彼耶伏觀 先帝遺詔祔享斟酌改正近議
孝烈皇后別祀而祔 孝潔皇后於 世廟夫婦之義始
森然明白真可法天下而傳後世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

矣不知 獻皇廟祀及今 先帝入祔之時亦斟酌改正
否耶且 獻皇祔於 太廟也雖謂於 祖宗實配於
祖宗終不免有祔後之時若奉於 世廟也雖於 祖宗
稍遠猶禮與尊實為兩世不改之祀但事體重大非一
介小臣所能窺測伏乞 勅下多官博考詳議務求至當
可實鬼神可俟百世於以安 獻皇靈則 先帝孝思
之心為益慰而 陛下永承 宗廟之孝為益光矣
二曰議 朝講之禮以國治安臣惟自古帝王勤學好問
視 朝親政汲汲遑遑無暇豫者豈好為是勞苦哉蓋
天工人代一日二日有萬幾焉非講學無以明其理非勤
皇明兩朝廟抄 卷一 三十七 治
政無以固其應臣竊聞 陛下嘗閱資治通鑑古人成敗
具在此書試觀前古有縱逸豫而不貽災者乎有勵明
作而不怠者乎則朝講之禮斷乎不容已也我
祖宗創業守成稽古作則如 御殿衙門各有成規午朝
兩朝各有 舊制雖有 日講有官與夫前後左右
妙選宿儒大臣 奏事面相可否所以重熙累洽之治近
代莫及者非偶然也 陛下新臨萬邦臣下仰觀 聖顏
和粹濟莊剛毅莫不慶幸以為 陛下必純 祖武克勤
勵精以培萬世太平之丕基也今 梓宮未行 陛下衣
絲方切臣子忠愛之道且當欲盡禮節哀勉襄大事保和

息慮調護 聖躬為急 政遽以此責備 陛下也但不

日山陵事畢 廟禮成則 陛下孝思可以少寬 朝

議所宜並舉矣 臣愚以為 朝議之儀似宜預定斯

陛下便於以時舉行 群臣得以如期趨 侍伏乞 勅下

該部稽考 舊章條列 儀注或刪去虛文或增補未備於

講也務有啓沃 聖智之長規於 朝也務有訂議取舍

之實事尤望 陛下朝夕勤政始終典學毋憚於難毋怠

於易母因一人一言一事偶然不當 聖意遂阻輕厭之

心庶乎 盛典不為虛文則 聖德日崇 聖功日起而

萬世治安可坐致也

三曰議親輔弼之禮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三十八

治

以成 德業臣惟人主必待賢才以弘化人臣必遇 聖

主以立功上下相須誠甚殷也 陛下恢弘新政優禮老

成推恩養學 盛德至矣一時諸臣際遇奇矣中外莫不

欣慶以為 明主思興堯舜之治故眷注左右輔弼之臣

如濟巨川者飾舟楫也如備大寒者振衣裘也誰不思効

寸尺以答 明時觀諸臣辭 恩陳謝之疏感激之詞矢

報之心許國忠矣然榮之以恩尤貴親之以禮感恩於言

猶貴酬之以心若徒恩數隆渥而接遇稀疎爵秩優崇而

志意間隔則人將曰 陛下於諸臣憐其舊勞云爾非任

賢圖治之謂也諸臣於 陛下承被 恩賚云爾非簡在

亮功之謂也不惟失臣民望治之心且無以明諸臣感激

酬報之志好爵豈能縻之哉洪惟我 太祖平安天下

之始 召杜敷等置諸左右更番直贊四時燮理亦分屬

之 成祖創置 內閣使典機務接遇甚密至於 孝宗

優獎臣下猶為篤志當時君臣之際如家人父子之相親

無際離阻隔之患議處天下之事如議處家事之真切無

干撓掣肘之難此所以能開萬萬世無疆之休也伏望

陛下取法 祖宗親賢樂善信老成如著蔡倚輔弼如股

肱早 朝之後即 御文華殿披閱章奏 召見閣臣面

相可否諫隨之許止糾正俾各輸所見 聖明察決進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三十九

治

退着為定規率以常行不厭如是則 朝廷之待輔弼也

禮優於恩輔弼之報 朝廷也行副其志雲龍風虎之喻

都俞吁咈之風不過如是斯 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四曰議謹 燕居之禮以澄化源夫人主於 宗廟易於

齊明以心存於對越也於 朝廷易於端拱以心存于照

臨也况公卿在側臺諫在下左右前後皆秉禮之臣便佞

邪媚自無所容雖欲放達游騁不可得也乃惟燕居之時

境靜心閒百念易起深遠邃密外人不知富貴繁華何物

不具巧佞便僻何人不親或以宴飲勸或以聲容呈或以

任感或以騎射諷或以技藝獻或以貨利營凡此皆人

情所易惑而難悟者也夫百物之養生人所需六藝之學射御居二臣非敢謂聖主獨可一一營心屏絕乎此也蓋接之貴有時用之貴有禮過則違和疾病所由生也惑則累德危亂所由起也此古今不易之定理是以聖王致慎忠臣進儆防之惟恐不早節之惟恐或溺也至於冠服頓笑之間嗜好起居之細皆當從容中禮以建皇極而表萬方近日人言嘖嘖若謂陛下宮中燕閒所御有非諒陰所宜者臣意陛下聖明必無此事或者奉承之人預備太早九重萬里遂成訛言然燕居之禮陛下雖天縱聖神亦當致慎不可忽畧伏望清閒之燕款謹齋明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治本 四十

調適服御愛惜精神防嗜欲於未萌使周旋而中禮考求家法參酌典制優重中官相成儆戒左右前後悉擇淑哲使掌服御而知飲膳典器用而知起居各許其隨時進諫因事納忠再察謹厚內臣使約其徒凡無益之事溺情之物毋迎悅要寵以瀆聖脩焉庶幾燕閒之際非僻不干法宮之中化源澄徹所以正朝廷正百官萬民者綽然有餘沛然莫禦矣

皇明兩朝疏抄

士風類

揭官歲明士節以正始進疏

葛守禮

竊惟夫人之情靜則無欲聖賢之教慈於未發嘗見人為諸生時莫不誦法聖賢講明道義冀得效用以樹勳名及其出服官政矯然不變寒者固多乃輒動於利欲恣其性情盡喪其平生者亦復不少何者勢分移人非有卓識定見不能自立爾臣等今春謬以職掌得與大計群吏之治見以貪酷不謹去者不勝嘆惜然已無及矣夫破甑既以無顧而完璞所宜慎雕今科進士增額至四百人固以一時濟事安民於四百人者攸賴也然鑒往逆來切慮未必無一二復蹈不韙者昔人謂禮者禁于未然之前法者施于已然之後與其既敗而行法孰若方初以明禮提撕一悟則所全多矣今當諸士觀聽聿新之始臣等謹將官箴節槩舉切要者數事條上懇乞聖明俯鑒嚴命曉諭使其為候朝第一義將不至于迷途而失命遠矣諸士幸甚官民幸甚

一端趨向昔人謂士品有三道德功名富貴是也顧人所志何如爾夫道德尚美果趨向在此由是而建功名必為光明俊偉之業若但志在功名而隨世襲俗以就之雖未必無所成立其於道德所虧多矣若或見之

以恢廓大其包量高而為謙虛功崇而彌遜遜斯為服
臣之訓得君子之遺也

振賢科定額貢以羅真才

張鹵

臣惟圖治莫先于人才才宜法于始進科貢者人才始
進之途也今天下 天地醇淑之氣 祖宗壽考之仁
皇上壽考作人之化宸厚宸凝之明宸睿然于文運蕃隆
之會而群然趨賴靡之風人才極盛之時而隱然落洗窮
之漸或經術大壞或廢弛莫持經術大壞者科舉之法是
也廢弛莫持者歲貢之法是也其為世道人文過計正望
我 皇上大聖至神一振而銜之今科舉行當天下開科
之歲歲貢正值正官建議之始臣又待罪該科與聞職掌
謹條為科舉之議者三為歲貢之議者一官有因人擬議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四十四 十一

而適觸犬馬之心因欲即事效忠而莫已芹曝之 獻伏
惟 勅下禮部詳議施行則世道人文不勝幸甚

一曰精考選以復應試之類臣惟兩畿十三省應試生儒
原有定數自嘉靖四十三年 臺臣建議欲減額名遂將校
士者樂趨簡便之方實失承承之過臣以為殆非也蓋
國家當洪武永樂宣德中設解之類無定入試之人至多
其後解額有定入試無定但定者所以防仕進冗濫之失
無拘者所以廣俊乂旁求之例在 祖宗先後立賢額後
之心具可想見其什美今 人文增盛不但十倍 國初矣
顧于此時議減應試名額實令人心詫異臣故以為非也

直以提學之任難盡得人即今奸高者務講學之虛名苟
容者工悅人之常套先時于應該學憲漫不施行及為應
試選人勸勤從事或祇命四書義一篇經義一破而輒以
次定夫品評或祇憑閭年考案列名郡邑截考次第而但
為少加增損夫場屋所貢之士提學所選之士也提學以
如是草率之法而更藉口于裁減太削之數欲使洪才遠
養之士能無遺佚于科舉也得乎臣願 勅下禮部即轉
行兩京十三省提學官員自嘉靖四十六年正月初一日
為始選定應試生儒在兩畿者當首奮風力以倡諸省在
諸省者將追隨撫按衙門出城進省賀節間安作揖候見
皇明商朝疏抄 卷十一 奏上 四十一 據三

一切煩文俗調俱與罷停務當年巡行從新考試正可依
古人里選遞上之法許郡邑提調官先行嚴試其文詞應
察其行誼各照未經裁減以前名數加五倍之以送于道
各道當場考試務命題經書策論四篇各以所優者取之
更質提調師儒如文學雖優而行誼稍劣即不以入試盡
脫驕黃牝牡雜雜儒士必盡錄其長仍取足未經裁減
以前名數以登于場屋誠美也或有謂應試名數方裁而
邊議復之恐煩執事者議論之衝決臣謂昔議裁者為革
奸弊然革弊在立法之精嚴而不在人數之多寡如往時
鄉會試之法是也一可復也為省冗費然各方試院有

定局科舉有定費以此為省費之名而 朝廷無可省之
實二可復也况千駟萬鍾不顧者士之志而效用 明時
則士之心多其名數而戒其盤費作典誠無不可三可復
也即三者以變通而何煩于執事者議論之衝決也伏乞
聖裁 二曰勵公明以均校閱之任臣按鄉試試官自戊
子迄今四十年來京考外考當用與不當用之辨內簾外
簾閱卷與不閱卷之說建議紛紛屢煩 聖聽矣除京考
已不差京闈但當簡簡林官可任者為之總考又時有辦
事進士為之同考無容再議其在各省然皆不詳其內簾
所以漸不可恃之故而當為之振興外簾所以必無不用
之法而在去其積弊徒上之命下也曰外簾不許閱卷下
之應上也曰外簾並不閱卷上下相欺名實俱左臣竊恨
之何者內簾者受專任而取人固所常用但通之充是任
者或歷官既久而問學荒蕪或徒具科名而虛年運暮不
但職分既卑學力未稱恩之所加勢亦隨之如先臣謝鐸
之所憂者而實有不可恃之人惟人不可恃巡按御史以
監臨為責則必以得人為重薄之以不能自盡之心而協
之以外簾各所之力令其分經閱卷用之以稽察內簾者
固亦所宜也但其近日偏重任人之漸定人之取予惟因
其取人之多寡惟循其望如其府州有物望者也其舉

卷視他府州則獨多其令倖有物室者也其甲卷視他令倖則獨多在此則魚目混珠而其餘在彼雖隋珠夜光而不售以致分卷則磨校胎之端總之則其房之號外龍既定內簾不過比附相同自餘開卷易通防範難密而亦有不司之弊臣願自今更若動而但新之乞 勅下禮部轉行各該巡按御史在內按者遇別省聘取考官必會同各該提學官備行廉察親自考選不得仍前以匪人從事漫用塞責在監臨者于開場之際內簾獨有考試官矣外簾亦當于提調監試官中會推年力精強問學表著潘某各二員雖無總考之名儼有總考之任而不盡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四十七 諸司執事官于官職內簾固有同考試官矣外簾亦當于諸司執事官中臨期會推年力精強問學表著者將總考為人教保之名雖分列于各所官則同聚于一簾而不更煩以重任改壓墨卷于內留分硃卷于外分卷則監臨自為秘紀有卷則各官不署名銜令內外參同互相校閱將揭榜之日監臨官對同內外總要官員于內外取中相同卷中通如輪選內外取中不同卷中嚴詳嚴然後拔其尤者如額中式庶于不可為恃者有以新其振興不可不用也其有以刻其專恣自諸獎廉清而定制不久矣伏乞 聖裁 三曰正命題以燈曲學之習臣按 祖宗去詞章以重經

術用敦根本之實今之淺經術以滋派獎反落詞章之後古人恪守一經窮而懋脩達而弘濟終相為用 朝廷先進諸臣彬彬濟濟亦咸允如茲而今之經生則有大不然者不以經旨為沉潛惟以命題為快擇甚則一卷中以一章為有題而更不知上下章詮次為何說一節中以一句為摘題而更不知上下文相承為何意至經書是題以備主司之求却又非能研精以覃思也不過套襲冗詞濫語漫衍成篇顧反不如自唐以還以詞賦登科為能振迅雍詞輝煌麗藻者主司一失鑒別肅入逐掄及布列有位欲即是人而求經濟也難矣故邇日臣僚切議實成士習臣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四十八 據五 以為此非士之罪也其所以司取士之責者啓之也何者比年科試出題或摘取片言或多及四字創立意義謂之時務題目會試間有或然鄉試爭相附效嘗有一二題目自有識者視之絕無所謂特以字面與其說有合乃不約而同出者數省主司所注擬如此則七生 熙朝榮願勛名而垂滋榮利又何怪乎為業之不比類分門岐趨捷徑也哉臣願 勅下禮部轉行兩京十三省自嘉靖四十六年鄉試為始所試題目除應該迴避字樣自餘俱隨在出擬不必拘泥其論表策場乃止可以我 祖宗我 皇上聖德神功及稽古匡時事宜為題以觀其識見大端亦更

不必煩雜細瑣當閱卷之際其剽竊之下思致浮明
醇確尤責成于典校閱者之甄鑒思致醇確朴畧必錄
竊浮泛藻麗必除其三場參酌互取務必遵照先年禮部
題准事例施行庶故調除而士林有更新之效表極樹而
文場端及王之趨矣伏乞 聖裁 四曰寓甄別以嚴歲
貢之典臣惟 祖宗時 國學有積分鄉學有歲貢今積
分不行而貢法大敝蓋因提學官歲考之法久廢生儒以
一日之長幸食廩祿即為世守其為士也玩日愒月既負
一己之平生其為師也嘆者嗟卑又孤 朝廷之委任實
士習化本頹剝由茲故近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龐尚鵬
建議欲將郡邑生儒不拘廩增附名色但考入應試額數
廩生名數即與食糧隨每年歲考更疊不拘一定歲時
救弊之一法矣以臣觀之法在此輩其振新也固不可一
任委靡之因循甚易法也亦不可遽失 祖宗之仁厚若
渾同選貢而年資頓亡則于科試無異况今天下仕進之
途其洪才茂學者固致身甲第而賈官納級者亦濫籍冠
裳獨使比輩到省之資垂白之老沒齒窮經茫無歸着者
非人情也臣欲擬令該貢之年郡邑各起正貢生員一名
陪貢生員三名赴提學官考試定取學行優長者一人充
貢果正貢得在取中尤為當可不在取中而猶堪進用則

發學肄業以需再試果學業荒落年齒衰頹必不堪進用
則准給冠帶榮身餘徑發學以需再試如是以考試則換
名起四既不失 祖宗久行額定之規以賓興則拔四得
一又不失 朝廷新寓甄別之意似人無異議法可常行
再照歲貢生上千禮部舊規雖祇稱引入午門內翰林院
出題考試原無 廷試之文今則事體侵尋規格忽漫致
諸生于去取低昂之際每每不服自今禮部當上請
欽定春秋兩試時期如鄉試于秋會試于春確有時月不
得仍前漫為先後總試事者除掌翰林院事官一員再加
修撰編修等官五員分經校閱聽內閣輔臣定奪試後越
三日定揭名示于禮部有不稱數至二名以上監試御史
即會同禮部將該省提學官指名叅究其監試御史一員
自始試閱卷以迄揭名必終始監同方許該省
牒者有一定之趨錄名者慊至公之望亦重
之一機也伏乞 聖裁

表揚六世同居義族以彰風化疏

賀一桂

據山西布按二司查勘過潞安府長治縣民仇火仇塢等
一門合食六世同居自一世仇鶚等始至二世旌表孝子
仇朴仇欄等立家範行鄉約建義學設義塚積貯義穀冠
婚喪祭悉遵古禮家範鄉約一書見存歷三世旌表孝子
仇勲等四世教諭仇堦等五世仇承教等六世仇崇儒等
今男女數百人悉聽族長仇火仇塢約束凡事統于一敦
和守義安分循理尊卑有序人無私蓄之財內外甚嚴里
有義門之譽緣由到臣臣惟朝廷有教化而後天下有
風俗故觀化則知所風觀風則知所自上者表也下者影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世一
也所從來豈無自哉今潞安仇氏一家六世同居合食事
無異緒人無越分蓋與江州陳門壽張張氏異代同轍矣
良由皇上道德禮義之教感孚人深 昭代崇熙累治
之治化導歲久故仁讓風行士民影從而仇氏一家特被
化最先者耳夫一節一行例應表揚況合族慶世守禮尚
義尤世所難臣叨觀風之責墜不上聞臣之罪也是敢
據實具題如蒙乞 勅該部再加查議覆 請或表其
宅或優其役或 賜族長冠帶以風示寰宇俾天下曉然
知聖心所嚮而又前然知聖化所先庶在仇氏特感
恩而益勵在天下亦觀風而思奮矣

民隱類

議救災預防後患疏

何孟春

昔宋蘇軾官杭州歲饑奏于其君曰事豫則立不豫則廢
救災恤患尤當在早災傷之民救之于未饑則用物約而
所及廣救之于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臣切見今歲戶
部兩次會官議賑淮徐等處災傷是救之于已饑之餘用
物博而所及微矣然又有可預憂者古人云天災流行國
家代有向去之災如人初病藥未之災如病再發雖同氣
力衰耗恐難支持今各處屢報災傷幸被 皇慈大施拯
恤民于百死中微有生意米年收穫知復何如軾謂當急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世一
救之于可救之前莫待救之于不可救之後者實前事之
鑒也宋孝宗時朱熹論荒政曰蠲除賑貸固當汲汲于其
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于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
其病時湯劑發灸不可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所
以將護節宣小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不
深畏今者饑民雖免死亡然皆鳥形鵠面爾然無異于大
病之人新起若有司加惠撫綏寬其財力一二年間筋骸
氣血庶幾可復其舊若遂以既愈而不復致其調攝但見
其尚能耕墾曰嚙糠粒門戶而堅實以累年之逋負與夫
倚閣之官物是人其必無全理矣熹之所論譬若軾之論

也。皇朝乾道間旱稅皆常惠有而流殍甚衆久而不復
蓋次年帶納逼迫所致至清康熙乃以存饑始蒙蠲放則
三年之間所失已多而無復及於事又明年之所當廢者
也臣敢通錄如前上動 睿覽 詔在廷諸公加規畫臣
聞漢先帝時魏相因歲不登奏故事詔書二十餘事凡賈
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皆條行之唐宋諸臣因災進言於
君多按前代故事我 祖宗惻怛民隱之實德發于
詔令為荒政者其備具載有司臣無容盡述惟願 皇帝
陛下特勅該部詳檢而速行之敬 天保民救災恤患之
術蓋必有在若稍增節酌議論則前代故事見諸史冊
皇明開朝錄抄 卷一 二十二 何子久
亦極詳悉臣敢亦擇一二願切于今日者竊附愚思開
坐于後輩惟 陛下少垂省焉臣忝居議列上瀆 天聰
無任惶恐激切屏營之至 一唐德宗時陸贄奏曰聖人
作則皆以天地為本陰陽為端慶曆順陽之功行於春
夏刑罰者法陰之氣川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心惟咎典籍
垂誠言固不誣天人符同理當必應既有繫于舒慘是能
致於災祥雖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內為家無論遐邇
雖遠瑕以德消沴以和戢惠之和濟合且陰陽之運行自
序臣惟今日當多慮得罰失公平可用之財未歸藏府最
彰之罪非正典刑以月令推之行時咎徵水旱並臻臣

何自贊所謂慶厲刑罰者惟 聖明留意省 新恩之當
祿可以哺困窮追巨罪之通贓可以補租賦檢視常課而
後罕踰一聽十公可消前臬 一宋太宗時王禹偁奏曰
一谷不收謂之饑五谷不收謂之饑饑則大夫以下皆損
其祿饑則盡無祿廢食而已今旱雲未沾宿麥未出既無
積蓄民饑可憂望下詔直云君臣之間政教有關上自乘
輿服御下至百官俸糧非宿衛軍士邊廷將帥悉遞減之
上若 天譴下厭人心俟雨足復故雖朝行中家最貧俸
最薄亦願首減俸以贖耗蠹之咎但感人心必召和氣臣
惟今日饑則淮南江北等處為其饑則湖廣等布政司在
處有之成化間布政彭韶奏要將在京在外文武官員
位高祿厚者額設皂隸遞減名數還官公用該部查例具
奏多寡次第已經斟酌彼時不為災傷且有此議近日侍
即吳廷舉又奏兩京府部院等衙門直堂皂隸應合退出
若干賑濟次第明白深合昔人遞減之意四品以上祿厚
則家不可以言貧五品以下家貧則俸不餉以吏積累備
所謂上谷而下厭者惟 聖明留意自四品以上悉遞減
之文官五品及武官四品以下聽其自審為義無積不強
在京在外官有因事加俸添皂之資即當裁割以備拯恤
若夫 乘輿服御 官禁用度體大禹克儉之德內

帑何患無餘中貴外戚百凡賞賚無論舊例際茲歉歲俱
各省免候災傷寧曰通議定奪 一宋高宗時李光奏曰
方今之患莫甚於州縣之吏蓋公廩多不容而賤貪或得
俸免百姓受弊不可勝言慶曆間歲旱范仲淹請遣使者
往勞來之於是命仲淹為江淮安撫今日荒旱民多流徙
願選公忠諒直之臣通民情曉吏治者以撫為名察郡縣
貪苛之吏孝宗時趙汝愚奏曰講行荒政全在得人任得
其人則能每事隨宜措置不至乖疎任非其人鮮不貽事
守令之不堪倚仗者宜委諸監司體察苛之責在今
尤須謹擇若旱傷分數稍重必須選師臣有才望者專一
皇明高朝疏抄 卷五 手四 何四

以晉之閉糴為負義夫秦晉敵國猶知通有無以拯其民
孰謂一化之內乃欲分彼此耶昨歲旱荒所在不收令糴
穀將沒民且艱食竊慮州縣官吏各私其民胡越相視而
不相恤則老弱有溝壑之患而壯者聚為盜賊在朝夕矣
欲望中戒諸路監司使之監察所部官吏毋得遏糴庶幾
通融周急國無饑民臣惟今日荒熟相近地方有米願糴
有錢願易商旅規利船裝車載有司正當招誘以通可無
而州縣官各私其民彼路此郡有米去處遏不出境是豈
臣子與 國休戚之心 朝廷一視同仁之義哉臣訪知
各處為監司而遏亦間有之剛所謂通融周急者惟
皇明高朝疏抄 卷五 五十五 何五

聖明留意 勅下該部行撫按官今後有災地方召人興
販無災州縣遇有隣郡米客收買許依市價平糴仍約課
務不得邀租收稅則商旅皆願出于其途有無一通價值
自減而饑或接濟矣 一宋孝宗時趙汝愚奏曰諸郡連
歲旱傷流徙未定不可不厚有施惠以慰人情合將旱傷
州縣人戶第四等第五等來年諸物稅錢盡數蠲放使彼
無聊之民蒙被德澤預知嗣歲青黃未接之際免其催徵
自然人情稍安不至失所臣惟今日重災地方百姓艱食
已多流徙若不早加安慰彼戀土者亦將首鼠而端待春
徂夏日月尚遙豐凶之期豈能自定戶有負逋各懷憂畏

寧無相率而逃失業既窮餓死溝壑強壯者聚眾
為盜賊盜賊一起倖難計擒盜相尋邦國深禍汝愚所
謂使彼預知免催徵若 聖明留意 勅下該部行撫按
官于重災地方再行詢究分別等第先後奏 聞曠然垂
恩以示諭之微催既寬逃亡必少所在田畝不至拋荒鄉
農安心布種自救其饑萬一更罹薄災可以不仰官司重
為拯恤而將來公家租賦亦免失陷矣

全大信昭至公以惠窮民疏

張漢卿

臣聞之惟天立君將以惠民也惟君惠民所以奉天也古
之人君制民恒產以安其居薄民稅入以藏其富享之恩
信以固其心謂奉天以惠民未聞仁人之言方布而輒已
惠政徒善而復使窮民盼然有望而弗得焉此豈帝王
致治之盛節哉臣等查得先該戶部題為傳奉事節該奉
聖旨是畿內根本地 祖宗朝屢有優恤禁例近年以來
奸猾無藉妄將軍民田土指作空閒設謀投獻管莊官校
人等因為乘機侵奪藉端混賴橫征巧取百般剋害利歸
群小怨在 朝廷以致軍民失業盜賊生發朕在藩邸已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五十七 全
知其弊竇奏深用惻然便馬勅差科道部屬官各一員前
去會同巡按御史親詣查勘但自正德元年以后朦朧投
獻及額外侵占的盡行查出各依擬給主召佃管莊人員
盡數取回欽此仰惟 聖心軫念及此畿內之民固不歡
忻鼓舞以戴 離照之明恩享太平之福矣聖帝明王至
公至仁之政何以加此乃者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主
事沈希伊受竊 欽命會勘安州地方鷹房草場及涿州
黃皮廠地土已明應該給主罷革又該戶部俱各覆題相
應准擬其冒昧奏辯之徒臣等又嘗據法駁之是衆見之
則合輿論之公所以奉將 德意加惠窮民全 陛下之

大信也況 陛下即位以來畏天念民田獵盤游之事一
切并却則鷹房草場地上係民產者豈照數還主係官場
者豈盡教革去當莊官校通行取回撥置之人各實於法
戶部覆夏言等之章可行也及奉 聖旨這鷹房地土係
八年舊有的都還照舊與他不必紊亂紛更欽此則鷹房
之害民者尚在也 陛下服御器物動遵禮度供辦取給
各有司存則近年謬立簪履殿即宜革罷管殿內官郭添
等并家人郭英等生事害人如戶部覆夏言等之請及奉
聖旨這地上已有旨留用罷欽此則涿州受管廠人員
之害猶前也臣等切惟去年之 旨惠念民窮可謂切矣
皇明商朝疏抄 卷一 五十八 全一

論下可謂公且嚴矣羣小乘機藉勢冠害軍民之情罪可
謂無所逃矣今 綸音處分與前大異所謂信與公者安
在平小民至愚而神怨不在大治當慎微畿輔之人心誠
不可重失而屢傷也 先帝之世群姦擅政蠱惑道誘積
以歲年以致政荒民流天下離二謫者至今以八黨為惡
首焉永成既死矣谷大用止得降遣之罰有識者方以為
惟況黨皮厥永成之所創立奪之平民勸舊之家而重取
無名之稅今焉俊乃敢直蹈前惡妄奏免查其鷹房草場
又谷大用受姦民李義所校猷以益脫脫黃玉之舊趾假
名撤放海青其實私徵子粒而趙霜利踵姦轍實錄仍舊

夫俊與霜以 從龍之舊仰恩恃寵 上行私無異前
日馬永成谷大用之所為 陛下又不深察且從而許之
是前日畏天愛民之善政一變而成廢寵納賄之弊端
王言不信于天下公道首壞于近習 畿甸之民疑且不
安橫暴之害久而益甚怨讟召水旱之災流移增盜賊之
當臣等謂馬俊趙霜朦朧奏辭眩惑 聖明干預 朝政
敢拂公論律以 祖宗之法該當深罪而不可緩其主謀
撥置積年通同生事害人之人並宜鞫問以懲其後其原
場并侵占軍民動戚之地俱各罷革給主召佃以昭
陛下至公至仁之法以蘇小民數十餘年之困况該戶部
皇明商朝疏抄 卷一 五十九 全一

逐一執 奏委曲懇切誠欲宣布 陛下惠民之德以副
海宇之望 陛下竟而答以 已有旨了是通置不省無
復聽納之意矣非所以勵臣等弘 主德也臣等待罪該
科事關職掌誠不忍 陛下拂公論以徇私請失大信以
貽民艱而傷 新政之大體也伏望 皇上詳察各官查
勘之明俯從該部執奏之切法行自近罪俊與霜以懲妄
奏欺蔽之姦今出惟行盡革鷹房草場黨皮厥等積弊以
除勢要侵奪之患其管莊人員盡數取回投獻撥置生事
害人之人從重究治使儆小玩法之惡無所容庶厚澤流
而民患息大信全而至公昭矣

輿地

議天下郡縣繁簡疏

楊博

伏觀 詔書內一欵各處府州縣大小繁簡冲僻難易不同或逸而得譽或勞而速謗既乖黜陟之宜遂啓趨避之巧士風日壞吏治不修吏部通將天下府州縣逐一品第定為上中下三等遇該推陞選補重才授任各官考語獎薦同在優列者先儘上等府州縣推行取次及中等次及下等不惟視等以為歲月之遲速仍視等以為官資之高下內有以才優才短更調者各就中酌處之欽此欽遵隨將天下府州縣大小繁簡冲僻難易細加查訪逐一品第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六十一

第一又通行各處撫按官分別開報今已查理完備主乞具

題案呈到部臣等切惟吏治不清則士風日壞即如郡縣

向來不分繁簡冲僻難易則勞者無所勸逸者無所懲避

繁求簡避油求僻避難求易勢所必至以致緊要難治地

方缺人整理日漸廢弛頃雖漸次剗革然必法有畫一方

可行之經久 皇上登極之初首念及此可謂仰體天心

洞察民隱深得帝王之大經大法矣臣等奉行 綸音不

勝踴躍其于各處地方今止備核民情未暇兼論形勢大

率以邊方殘破遠方困備盜賊猖獗災沴頻仍冲繁難支

刁頑難治為上稍易者為中易者為下每省總括數語以

陳其弊細列等差以盡詳使一方利病宛然在目治道

緩急可指諸掌為守令者果能視遠方殘破則思保障之

畧視遠方困備則思拯救之術視盜賊則思撫循而掃蕩

視災傷則思賑恤而安輯視冲繁則思愛人而節用視刁

疲則思力本而善俗外以是脩其實政內以是謀其成功

至於推陞行取必準於此以為遲速高下又念一紀之間

一方之事體更變不常五方之民俗美惡難定本部每十

年釐止一次今將南北兩直隸浙江等十三省府州縣上

中下三等開坐進呈恭候 聖明裁定勅下遵行此外合

行事宜容臣等另行題 請 一北直隸臣等謹按北直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六十一

天一

隸 畿甸重地根本係焉永平通遼陞陞屢遭虜患順天

夜賦並繁禁場在田星羅棋布事務掣肘而養馬之累則

諸縣同焉河間類多水患真定保定略極冲繁軍屯達場

交錯其間撫輯為難且每秋防守三關吏為勞費順德俗

淳訟簡不名席平地僻土饒賦稅易辦長民者持廉倍儉

加意撫綏可不勞而治矣 一南直隸臣按南都根本重

地應天賦重役繁頗為難治蘇松常均稱煩劇蘇為最松

次之常又次之至於歲遭水患時增軍餉則諸郡之患患

也鎮江太平寧國池州安慶民業產瘠吏事殊簡不甚難

有威者不能安於其職江以北廬為善地楊冲而俗
安轉漕煩劇特甚鳳陽地廣大荒與淮北一帶不同賦而
開後徐邵俗悍業極水陸孔道州邑疲敝一望蕭條不當
以江北簡易例也 一浙江臣等謹按兩浙當天下財賦
之半頃歲倭夷陸梁東則寧紹溫台西則杭嘉湖諸郡邑
皆被蹂躪以故增兵置帥加賦給餉視昔數倍近方稍寧
議者即欲罷兵輟餉海上卒然有警莫知何以應之况定
海係倭夷入貢之道尤為兩浙門戶懷安撫之遠圖者
奚容以一日忘備哉至於杭嘉湖地饒多利俗尚紛華賦
役不均逋負日多救弊補偏誠為急務處州依山盜礦黨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六十二 五
與本衆且與衢嚴徽州之寇踪踪哨聚時時剽掠為民
俗獷悍窺各兵藉散無所歸恐生他變先事預籌不可不
加之意也 一江西臣等謹按江西介吳楚閩廣之間土
薄民勤俗尚儉嗇頗稱安樸南昌會冲繁吉安健訟奸
猾至於蒙右掣肘田糧逋負則二郡同也南贛客贛閩廣
巢寇時發南贛當其冲故軍門兵備恭將任馬饒州南枕
彭蠡九江東據上流江湖水寇四出為患而饒郡內有蒲
封邑多頑梗瑞州地狹民頑撫州訟繁多盜袁州臨江建
昌廣信頗稱饒庶第袁州界湖水寇常貴撫臣南贛山寇
督臣有司又能輕徭薄賦養而教之瘠上瘠瘁之民

靡幾其行廖乎 一福建臣等謹按福建僻在商服皆稱
沃壤頃緣島夷入犯山寇內訌地方荼毒極矣大抵福興
泉州以海為襟民習獷悍而月港海滄詔安漳浦同安福
清等縣則為漢渤要害延建邵汀以山為枕民多負固而
上抗永定大田永安松溪光澤等縣則為逋逃淵藪福寧
居通省上游八閩喉舌商輿係廣閩交界倭寇乘隙地勢
民情尤難控制且閩中地狹民貧殘傷之餘錢糧無措窺
伺者未已兵食之計不可緩也反側者未安綏靖之方不
可後也端本澄源補偏救弊全賴有司而風勵激勸則又
係乎撫鎮諸大吏焉 一湖廣臣等謹按湖廣襟帶江湖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六十三 天
澤多田少民俗慄慄鮮思積聚且道通九省冠蓋輻輳
驛苦之即今 宗室日繁徭賦日重採辦之役財力愈難
故其民率此竄而難治此其大較也武漢德安民窮地瘠
承天 陵寢所在費冗事繁荆岳潛汚之間頻遭水患盜
且乘之近日鄖襄大水盡損田廬則又向來未有之變長
沙地雖稍沃稅田甲於他所黃州澆頑常德困憊辰沅半
為賊穴麻陽溪洞諸蠻連結永保每肆劫掠去歲支羅之
害實緣於此衡永僻饒寶慶靜庶幾可為然已非復曩
時比矣加志窮民者其當心援拯之策乎 一廣東臣等
謹按粵東介嶺海間昔稱富庶地遠法疎官多贖貨以

致山海諸寇懸哨聚師旅繁興民之疲既極而廣西
兵餉又全仰給近增巡撫雖稱得策方在經始故廣潮惠
肇南韶諸郡盜熾事繁遠用守令為急雷廉高州諸郡民
淳務簡稍為次之至于擇海道副使以備諸夷擇廣南兵
備以防山寇擇屯荒急事以修舉屯政講求鹽法庶幾南
粵有息肩之日乎 一廣西臣等謹按廣西當嶺南右偏
幅員其廣 國初以桂林為省會肇建靖藩于時編氓稀
少招徠墾荒歲久墾田土半為侵占糧額日減宗人日
繁祿糧軍餉支給不敷昔惟府江五百餘里夷獍阻難為
患潯州太勝等峽諸蠻巢穴其間與安西延陸峒與武岡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本四 天五中
接壤為梗盤據又柳慶以西八寨者稱盜數耳今則珠連
繩貫在在有之如古田洛容荔浦思恩懷素等縣為其蠢
食將無民矣是以官多降調惟事誅求以致土官驕橫民
散徭賦越城劫庫戕害方面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邊方
之官非才不足以戢亂非守不足以服人非久任不足以
諸土俗而識物情斯乃謀國者任人之責也 一河南臣
謹按河南為諸夏中區向稱樂土近以 宗室日繁黃河
歲徙祿糧工役勞費不貲民始不堪命矣開封河南衛輝
懷慶彰德五郡衝煩雖同彰德間于趙魏軍民雜處壘制
尤甚歸德地聯數省統轄非一宿姦大猾時發首難之端

南陽潁潁且多礦盜殷富則滋弊為優勁強則河洛為憂
是故潯祿軍需均當規籌第恐皮盡而毛無所附方來之
患有難言者保釐大臣其察夜垣圖之哉 一山東臣謹
按山東齊魯舊城濶濶區區濟寧東忠在役重其民頑輕
於流移青登萊忠在賦煩其民悍敢於武衛濟南雖稱沃
壤而武瀆需蒲一帶即古廣斥之地一望百莽兗州水陸
之冲且 宗藩河工勞費不貲至平沂費郊滕則荒落甚
矣東昌青州差役可觀均非昔比登萊地本瘠鹵舟車不
通雖值富歲猶多通負大率濟青依山多礦盜萊登頗海
多盜徒臨淄之間多姦使單曹之境多妖民保釐大臣實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六十五 天六 本
心綏輯之外又不可不銳意於防練矣 一山西臣等謹
按山西大同府逼臨虜穴最苦侵暴太原府屬如助哥嵐
保河一帶虜一大舉輒入其境斷烟宿奔肅條甚矣汾州
宗藩不戢 國法頗為地方之害潞澤遼環列大行上下
谷深林密盜時竊發往往歲青羊山之事可為鑒也平陽雖
稱富庶其實止薄絳臨汾太平襄陵曲沃翼城差有可觀
地震之後則亦大不如昔矣是故休養內地之民使之裕
於供邊乃一方保釐者之責否則割肉充腹立見其斃可
嘆也矣 一陝西臣等謹按陝西內綜八郡外控三邊吏
效土者牧且燕帥焉責誠難矣西鳳漢中稍稱饒裕日需

給仰供應頗難延慶平涼臨鞏逼近邊陲一入無論
產鋒鎬死傷之患獨先嘗焉三邊視諸郡尤衝而勢不相
貫故甘肅星懸於河外寧夏株保於橫城榆林一望虜
千口餽糧獨其人輕生敢戰相恃無恐頻年更番入衛耗
亡半矣墮城殞將蓋有由然又其甚者固原為開府調度
之衝重兵屯戌自去秋敗績之後懸賞募募至今銳士尚
不滿千若虜襲獲養直驅踐并隴薄涇邠窺三輔特再靈
夜力耳鳳汚之墟風多回種而無良亡命者又多逃匿其
中立俟風塵鼓煽而起腹心之患其將大乎是故有牧帥
之責者所當觀象而預圖也 一四川臣等謹按四川西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六十六 未
南粵區上則松茂建昌番夷時肆侵暴下則播西石砬土
司互為劫掠控制消弭非一朝可圖者也成都素稱沃野
賦重役繁供億稱詘叙州地饒而高拱諸夷兵費不貲且
大木多產其境採辦之擾商民殘廢重變土寇連結施州
諸夷虔劉未已而妖人內訌受患尤烈保順衝疲民朴務
簡馬湖僻小民夷相安龍安新造全在經大抵蜀地夷漢
雜處氣習靡淳地遠巡歷難遍加以大木之困大兵
之殘民貧多盜勢使然也事在撫按廣平咨詢司道動于
躬歷督率有司持節省費愛養撫綏數年之後或者蜀其
有瘳乎 一雲南臣等謹按雲南遠在西南漢夷雜居無

事則互為驚驚積然也府屬如雲南臨安大理永昌
慶越種足稱沃壤曲靖為入滇之路供億惟艱武定當新
造之區安輯為要元江景東麗江姚安北勝鄧川需益諸
夷其情叵測鎮巡同心恩威兼濟方可稱治至于旌別庶
官責在監司撫字百姓責在守令惟求得人而已 一貴
州臣等謹按貴州初屬四川行都司永樂年間始建省治
官則流土相參民則漢夷雜處不當中土一大縣一線之
路外通滇南官軍月糧仰給川湖二省黎平寄治湖廣五
開衛銅仁僻處萬山逼近苗穴都勻程番與廣西接壤土
苗殺素稱難治鎮遠湖廣之衝苗水背山險頗足恃恩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六十六 未
石旰孤懸一隅勢可隱憂惟思南城下有江足通舟楫
商賈行旅比之他郡不甚蕭條大抵貴州謂為雲南無貴
州是無雲南也內安外攘其撫鎮大臣之責哉

議處黃河疏通運道疏

重刊

內開臣前月過徐州聞建議引沁水自蘭陽注于宿遷少
敘河勢臣與小庵事方懋夫議不溢沛猶有二洪束捍者
山環列若蘭陽注宿遷則蘭陽歸德平地溢決恩數郡一
壑第聞時有定策不及竟言今聞愈益則前議猶宜言之
先通運道後處水患此緩急之序也前議起天疏落然沙
沉隨水勢無限極今運舟皆由昭陽湖入若沿湖側畔築
砌長堤潞為小河河口為閘以時畜洩目前運道可以無
阻較之役夫潞淤勞佚大不侔也近山東僉事江良材到
京臣與面議亦曰此策一時之利也前議疏濬蘭陽不若
疏通衛河上接黃河可得三利三代以前黃河東北入海
宇內全氣隨而踵襲我太祖定鼎神京宇內全氣一旦
千萬年而獨盛今圖便宜之策自河陰懷孟之間審勢引
河注于衛河至於臨清天津則不惟徐沛水患可終一半
而京師形勢亦壯一倍此便利一元人漕舟淑江入淮
至淇門入御河達於京師御河即衛河今由河陰原武
導河注衛水平田江入淮至天津水迅仍由徐沛至于天
津是一舉而得兩運道也此其為利者二水流行于地猶
血運行于人身今河水注于徐沛潰決猶血注于下為痔

孟津疏一支于海猶血運于肘腋州縣為瀾洳引水猶
血運于口陝西沿白寧秦漢故跡後則內資灌漑
外禦臣聞今大學士楊一清云陝西
沃壤臣聞三邊軍餉不煩饋運又聞副使
周用臣聞
創始三臣聞
河患山東河正臣聞
力聖德神功配天
勅下該部詳議臣再臣聞
題請旨

皇明西朝疏

卷一

六十九

河

曆法

正曆元以定歲差疏

華湘

臣自昔聖王承天御極必以治曆明時為先蓋乾坤奠位之後四時七政隨大而運寒暑多代謝為歲虧盈之易為月晝夜之環轉為日經緯之錯列為星辰步算之周審為曆數而王者曆數所在也故能奉順陰陽時以作事事以後生而世治時苟不明晦朔弦望失其節分至啟閉乖其期進留伏見爽其候則攝提失方蟄蟲不伏無以諧決生靈而災祥至矣曆之明否治忽隨之聖王所以必慎焉然曆之來由黃帝而訖秦末凡六改也由漢高祖而訖秦末凡五改也由魏文帝而訖隋末凡十三改也由唐高祖而訖周末凡十改也由宋太宗而訖宋末凡十八改也由金熙宗而訖元末三改也一曆之改集眾見而治之測驗之必精課試之必密策無遺算思無遺智法無遺術宜其行永久而不變然歷代言天者不數世而輒差是何故哉杜預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歐陽脩曰事在天下其易差者莫如曆臣切考其所以差者由天周之有餘日周之不足也天周有餘則天常平運而舒漸差而移于西天日之差而于中星乎驗焉堯之初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虛者北方之宿則日行北陸嚳於玄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七十一

卷一

七十一

元

樛之子也今之冬至初昏室中而日在其六度實者東方之宿則日行東陸嚳於析木之實計今去堯末四千年而退餘五十度矣再以歲差及赤道黃道考之勝國至元辛巳造授時曆大正冬至歲差一分五十秒今差三度六十四分五十秒也日嚳赤道十度今嚳六度三十七分日嚳黃道九度者二十二分一十七秒今嚳五度八十六分七十四秒也故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上言我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年遠數盈漸差天度距之元辛巳至元統上言時歲在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年迄今則二百四十三年矣年愈遠而數愈盈然則治曆者豈可不隨時修政以求合於天哉平立之分不脩則陰陽二軌不順晷矢之分不脩則黃赤二道不正殆見推步氣朔及日月交食并七政躔度必違天而不入數也是以正德年戊寅日食已卯庚辰月時刻分秒起復方位頗與本監所推不合山東道監察御史朱節為歲差以正曆學事濫以臣充之使觀秘書加以歲月而謂庶幾曆可更臣仰惟陛下應天順人入經大統之年陽在重光陰在荒落適與元之革命改憲辛巳之歲相符則謂元正曆以定未定之差法固有待於今日也臣以凡陋之軀生繆曆重任竊念班固作漢曆志以昭治曆者之所尚必

專門之裔必明經之儒必精算之上臣於三者無類焉
夜不遑罔知攸措然於治曆之法畧聞其概矣古今善治
曆者三家一曰太初二曰太術三曰授時太初之曆以鍾
律太術之曆以著象授時之曆以景影曆以鍾律而起固
正也然聲氣之元不易求曆以著象而起固善也然排初
之數有一定惟以晷影而就日之體測之毫忽微秒不可
得而遺矣元史所謂自古及今推驗之精未有出于此者
顧豈詎哉今欲正曆而不登臺測影臣竊以為皆空言臆
見也伏望 陛下以欽天監而授人時為重乞可御史朱
節之奏 賜臣中秘所藏有關曆學之書及 國朝曆志
皇明南朝疏抄 卷十一 元三傳
准臣親督會 奏政曆中宜正周曆等及曉人子弟內論
選諸曉本業善手書算者及今冬至之前請觀象臺晨昏
晝夜推測日影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記月書候至來年
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食台朔弦望併日
躔月離黃赤二道及昏旦夜半中星七政躔紫氣月孛離
聯計都等類視元辛巳委有所差備錄 上之仍 勅該
部巡訪四方之人如能知曆理之楊子如善立差法之邵
雍如靜煉巧智之許衡郭守敬今其參別同異重建曆元
詳定歲差以成 一代之制制可也方今天下涵沐 聖
化之中豈無其人哉臣雖不佞或可執一籌以備驅策也

刑獄類

平刑獄以服人心疏

劉濟

仰惟 國家置三法司衙門專理刑獄一切大小罪犯刑
部都察院主鞫門大理寺主評審鞫問者未當評審者雖
屢駁不置必使情麗于法罪協其情而後已蓋于是權姦
不得以憑怨為出入 天子不得以喜怒為輕重此我
太祖高皇帝立國之初稽古定制所以平天下之刑使天
下之人君子有所懷而守法小人有所警而遠罪萬世所
當遵守而不廢者也其後又有錦衣衛鎮撫司專理
詔獄刑法特峻繫者倍苦已非好生之意故中間因革不
皇明南朝疏抄 卷十一 七十三 刑一 宣
一然雖出常制之外其所職掌則止是推鞠取具招由奏
行法司擬罪詳審如律然後奏 請發落其間或有冤抑
刑部都察院必一體與之辯明大理寺必一體與之駁問
高皇之良法美意亦未嘗盡相傳也法久漸弊茲充乘之
其極也至以 天子詔獄為權倖伸忿之所而三法司平
刑衙門虛設不用其所得理者不過疏遠不關涉重大紀
綱者而已蓋至正德為甚于今思之良可於也 陛下升
清革舊弊諸大姦惡悉下法司人心痛快共贊 英明
邇來漸為私移大乖 初意法司所擬雖亦大惡多犯法
以從輕鎮撫所擬雖在小過蓋任情而加重上 舊制既廢

政亦於上累 聖德下拂群心災變之來夫豈無事
臣等屢言之 陛下不以為信然也近日劉宸之私討
應付黃國用之私出紙牌頗如壞之私用違禁包庇與夫
郭九臯等實係趙紀所誣曾受賄賂 奏乞付法司辯
明劉宸黃國用頗如壞之罪律有明條法所當舉 陛下
天性寬仁或者追念數言在廷因言得罪國用如壞俱係
小失不必深求從而 赦之未可知也不然則推問既明
照依定制 奏送法司施行如律擬罪而已是以被逮以
來不復為言既而忽出 獨斷不令照例擬罪宸則充軍
矣如壞則為民矣國用則降遠方雜職矣夫罪至於充軍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刑一
為民降遠方雜職亦大矣使其不應是律所失固為不小
若其與律相合何不使法司明白議擬 昭示天下以為
懲戒而乃為此曖昧不明之舉哉臣陳惠言寅仔等情詞
相連俱係一千人犯彼乃皆法法司而此獨煩 上裁其
故何也傳之天下必謂宸等之罪本不至此 陛下特過
為偏重爾不然何緝訪下雜職之門鍛鍊乎 詔獄之手
而又裁決于 內降之旨哉奉洪陳言罪至殺人降級而
已王鈞兄弟犯該姦竇亂政充軍而已以國用視洪宜以
劉宸視鈞等豈啻天淵懸絕而 陛下顧乃一律罪之其
何以示天下耶夫刑以輔治也刑而不平適以致亂何者

民心不服而怨譴生惡人無忌而效尤肆雖堯舜在上臯
蕀在下亦將何以為之此其所係誠非細故臣等以言為
職豈敢終為緘默以負 國家任使伏望 陛下念
祖宗定制不可不守毋偏聽以害公毋獨斷以害明毋任
情以害仁毋各過以害正悉付定制以勵初心仍將近日
特旨發落過劉宸黃國用頗如壞三臣俱送法司擬以律
例應得罪名若其果係犯該充軍為民降調彼亦甘受無
詞如有可原亦與分豁其郭九臯問明之日亦付法司擬
審無勞 特旨以乖大體自茲以往凡獄皆然則刑法無
不平 聖德無不廣而天下咸服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七十五

刑三

信法令以全紀綱源

曹懷

臣聞求臣朱熹曰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紀綱正則朝廷尊而萬事理故之紀之綱以定四方我朝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聯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以聽常刑今之三法司是也假鎮撫司以聽禁獄古之掖庭是也事下鎮撫司者必送法司擬罪乃祖宗至公至平之法即刑人於市與衆共之者也使奪法司之獄而下鎮撫必奸佞之徒快私情復睚眦順指氣使以養成禍階豈聖主所以壽命脉之源培根本之道哉前者奪刑部之李陽鳳以歸鎮撫此則陛下之失刑也今又奪都察院之程景貴以復歸鎮撫忍視陛下再蹈之哉不知誰為陛下畫此策者試思之其人可勝誅耶信若是則五刑之用任一鎮撫足矣殆恐法司為空庭法官為冗員豈古所謂士聽之公聽之而後王審之者耶如臬陶之所掌呂侯之所訓鄭僑之所鑄蕭何之所定以一鎮撫而能議擬耶是則倒持大阿之柄授之刑政舛錯孰大于是耶且景貴卑官也李臺中貴也信臺之情而逮城景貴已不能無偏聽之私而必中傷千鎮撫者豈為臺報復之地耶蓋法者天子與天下共者也烏得臺一人而壞天下法耶譬之主人委戒獲以田所人有告戒獲其私其私為主入者將治吾之戒獲乎抑訶譴其

告者乎今景貴能發臺之賕私猶告戒獲於主人也乃下景貴於獄猶訶譴其告者戒獲能畏其主哉以陛下之聰明天縱何暗於此而不潛消默奪其奸佞之心耶嗚呼景貴或不足惜也所惜者祖宗之法也朝廷之紀綱也伏望勿蹈前轍速收今命并付景貴臺等以歸法司則有罪無罪昭然於臺一之下庶刑以弼教而奸佞可杜紀綱可立矣未敢擅便臣不勝隕越之至

平大獄以圖治安疏

事商臣

臣聞人君為政之舉必將有用言之實人臣遇得言之秋必當納進言之忠臣自七月初旬到任隨感冒池瀾筆證神疲各立自分不免終負 聖明睿具雖乞休未蒙即行罷黜近始勉供職伏遇九月十五日 詔書有云爾內外諸司百寮務宜休養之意有官者脩其職有責者盡其忠一切有裨於政理利於軍民者宜一一脩具奏聞朕將熟而行之臣竊慶堯舜之清問下民舜之樂取諸人不足過也臣雖不肖心負 聖明之德乎臣惟古司刑官有士師即今之大理是也夫理也者理其情之是皇明兩朝肅抄 卷十一 七十六 皇明之輕重而已矣有廷尉平即今之評事是也夫評也者評其是非之當輕重之宜而已矣古廷尉平專掌平決詔獄故銓曹參注必以才望清高標格孤秀者署之臣之庸腐愧非其人而謫蒙 陛下之錄除者則其職也職在與聞刑獄請得以獄之大者一為 陛下評之臣自授官以來竊見以大禮事群臣伏 闕號泣以諍觸犯 聖怒大臣調任者吏部左侍郎何孟春一人其餘以為首犯軍者學士豐熙等凡八人決杖病瘡死者編脩汪思等七人以送逆忤使臣而擊問者副使劉秉監知府羅繼人以及織造抗使臣而擊問者布政馬知府查

仲道等凡幾人以失儀下獄者御史葉奇主事燕乾前後凡五人以京堂官為所屬計奏下獄者御史任洛副使任忠凡二人此皆 國家大獄上干天象下駭民心關係甚鉅者也臣不敢愛死妄議以為伏 闕諸臣狂直之罪信有之矣然其當宥者猶有三焉蓋雖已往情猶可推其初不過欲 陛下特重 太宗崇奉正統為 宗廟社稷計至深且遠若諸為首者又特以職銜在先改名次亦先之耳如本寺秦瓚雖左寺正母得純為之首然臣在病中猶署名焉實微忠所不容已也彼豈能迫之使從耶觀此則其他可知矣此當宥者一也古昔聖王得萬國之歡心皇明兩朝肅抄 卷十一 七十九 以事其先王今 陛下行孝似先失廷臣之歡心臣夙聞獻皇帝寬明仁聖使其有靈恐不能安其祭也此當宥者二也 先帝朝罪謫者 陛下悉起而用之天下至今以為美談今日貶黜者安知後日無優恤之者乎是 陛下自安其過而遷其美以遺後人也惟自今大之自今復之則天下萬世皆將謂 陛下前日之赫然怒者猶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者也 今日之釋然悟者猶日月之更人皆仰之者也豈非 皇明之盛事耶此當宥者三也臣願 陛下大奮明斷凡去位遠戍者悉復其官不幸死者悉錄其子孫庶幾猶不失欽恤之意爾以迎送及織造逮繫諸

臣其疎黷之罪容有之矣然其當宥者猶有四焉蓋大監賴義以奉迎 神主經過順德地方副使劉秉監等送迎館校禮也顧因驛遞之傳報失候倉卒不及候迎因院宇之規模相似因循不及更易其迹誠若可惡然皆一時小過所謂人有不及可以情恕者也且不免寬宥乎當時擊問于今日亦足以贖其罪矣此當宥者一也布政馬卿等受藩宣之寄為 陛下保障一方者太監吳勳奉織造之勅或失安靜之 旨故卿等少為鉗制之以安其民是知有 陛下之民而不知有使臣也命使且然則其他豪強不得以擾民可知矣為 陛下守土者皆若人也天下何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八十 平三

患其不治耶此當宥者二也劉秉監馬卿等及賴義吳勳等雖遠近不同均之臣子也勳等一言遂不辯其是非曲直而卿等遽有擊問之辱臣恐宣力四方者莫不聞而解體也此當宥者三也 先帝朝內使四出罕聞有此今 陛下在上反顧有之者必當時畏懼之故 今日侍 陛下為甚厚而故 陛下為甚大也此當宥者四也臣願 陛下廣昭仁慈釋其囚羈其官庶幾有不失明允之意爾諸臣以失儀下獄者罪固不可逭矣然臣愚以為臣子之微或失儀于 君父之前斷非敬之不至乃其敬過甚所致耳是過也非故也故 陛下有過無大刑故無小且

陛下往歲亦嘗行之矣何獨至 今日而異之或曰失儀擊問亦 祖宗之法也臣竊謂 祖宗良法美意尤有大于此者誠能舉其大而不拘其小得其意而不盡其法則所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矣臣願自茲以後待臣於失儀者必從而糾之所以盡其職 陛下於既糾者或從而宥之所以 廣其量上下交盡大誰謂之不可耶以京堂憲臺為所屬小民計 奏下獄者罪固有所歸矣然臣愚以為諸臣不足惜所惜者 朝廷之大體爾夫天子所以為至尊而天下之人仰之如天敬之如神明者特以等級明白截然不可踰體統森嚴凜然不可犯爾故曰蕪遠地則堂高又曰體統正而 朝廷尊今所屬得以奏去其堂官小民得以奏去其方面是等級可踰體統可犯也是豈 陛下之福也且陳彥章所 奏憲臣方囚首垢面係累於法司而彥章何人顧儼然得寧家以去樂護等刑部鞠之於前大理評之於後法律具在誰敢容私于其間而 內批降級調任亦莫知所由臣聞之道路凡此皆非 陛下本意或有左右其間者爾臣謂此 先帝朝權姦播弄威福之所為而謂 聖明之世亦有之乎倘有之則前車之覆後車之戒彼獨不見前日播弄威福者之禍耶况西虜跳梁正日夜占驗天象之時而少知天文者

使之不在左右恐非計之得者北邊軍士反則議者猶
欲添註官司以備之易州兵備可議議故當時兵
部之執奏利道之交章殆有見矣 陛下嘗得一省覽
否乎臣願復諸臣之官正妻妻者之罪以存大體或有擬
除令吏部考其賢否而為之黜陟焉庶乎用刑用人各得
其當也臣與前項諸臣三四人鮮有桑梓之好蓋仕之始
亦寡平生之交但念臣前疾雖已漸平弱質終難久待苟
不及時少當微忠重或地安漸整則負 陛下擢用之績
則有臣父訓育之恩則有臣父化諭之功臣每思之誠有
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之意此或臣之良心也所謂人無有
皇明御朝錄抄 卷十一 八十二 平五 卷
不善者也所謂君臣之義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臣安
敢避嫌遠罪自賊良心而不一盡其愚也昔有虞皋陶為
大理天下無虐刑其稱舜曰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罪疑惟
輕功疑惟重唐戴胄至大理犯顏據正憲慶法意有罪常
流者太宗欲置之死胄曰法者布大信于人言乃一時真
怒所發 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置諸此小
忿存大信也太宗從其言大慶拜皇陶二聖交孚太宗誠
賢兩賢相得忠澤流于當時聲譽於萬世凡有道之君
有志之士莫不嘖然服于無窮今臣位微才劣固不敢
望戴胄之賢千萬一況皇陶之聖乎然 陛下寬信之德

則上追虞舜而下視周宗者矣臣敢曰吾 君不能從也
諸太息而已哉况適有水旱厲疫風雹星隕地震山崩
湧蝗蝻之災始遍天下又西戎不順說者謂應春首丑星
聚于宮室之變有識者多為之寒心臣以為消彌倫與之
道固自有在然平反刑獄亦一事也蓋刑獄不失其平然
後下得人和以上致天和近得內寧以遠消外憂爾其轉
移幹運之機亦非此孰所能盡者伏乞 聖明採納大之
言舉蒙瞽之意下臣言法司議果前項諸臣其情何原請
從肆赦以昭 陛下之仁如臣所言於律有碍情甘願戮
以彰 陛下之義奉奉忠懇不勝待罪之至
皇明御朝錄抄 卷十一 八十二 平五 卷

正 國法以光 聖治疏

唐樞

臣竊見近日李福達之事 陛下存心懇至駁勘再三惟
欲求民之平誠古帝王欽恤之盛心臣實欣誦不已奈伺
臣下之負 陛下欺蔽者肆其讒諛諛者混其說固位者
絀其口畏威者變其詞訪紀者失其真是以 陛下之感
激甚而是非卒不能明于其所哀矜而幾至於僻矣臣請
得細陳之願 陛下細聽之細察之臣竊惟 陛下之疑
此獄有六謂謀反罪不當輕意加於所疑一也謂天下人
有形相似者二也謂薛良之言易可聽三也謂李珣之申
文明悉四也謂文臣立黨欲以傾郭勛因而輕擢五也謂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上 今五
崢嶸等縣諸証人皆警勿可信六也臣願為 陛下一一
細解福達始而王良李鉞從其意何為繼而為惠慶郡進
祿等師其傳何事李鉞漢十月下旬之約其行何求口稱
我有天分等語其情何謀劫庫攻城張旗封爵雖成於郡
進祿等其原何自風流記太上玄天垂文書其詞何指要
之反扶甚明故在外諸衙門曰可殺在內府部諸衙門曰
可殺陝之人曰可殺山之人曰可殺 京畿中無一人不
曰可殺是諸大夫國人皆曰可殺惟左右之人曰不可
則臣不得而知也此第一疑之不必疑可得而知矣且福
達之形最易認識或取辯于青布之並立或明驗于自幼

之禿頭聲言李俊李三李四是其族識之矣明發于
廣之妻之口是其孫識之矣始認于杜文注是其姻識之
矣對証於韓良相李景金是其友識之矣一言于高尚節
王宗美是鄰州主人識之矣再言于邵繼宗白成是洛川
主人識之矣三言于石文舉等是洛川道路人皆識之矣
此第二疑之不得疑可得而明矣薛良怙惡小人誠非良
善故所許福達事情類多不實但所言張寅即李福達即
李五即妖賊實是標訪明白今已驗之况福達踪跡詭秘
慧術過人人皆落其計中苟非薛良狡獪之人亦不能發
彼之陰私也此第三疑之不可疑可得而明矣是時李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上 今五
因見薛良非良民又見李福達指龍虎形助無殊砂字又
見五臺縣張子真戶內實有張寅姓名又見崢嶸左廂都
李無李伏谷軍籍并李五名貫遂苟且粗率因小疑而誤
大獄據纖智而釋元兇殊不知五臺縣嘉靖元年黃冊始
收張寅父子入戶時張寅年五十四歲則張子名衛輝店
內之交可考而知矣崢嶸止有在城坊李福達字為伏谷
乃于左廂都追查又以李五為實名求其貫址安可得耶
則軍籍之無查可考而知也况福達既能妖書妖唱燒煉
等事安知其無妖術若果有妖術則龍虎形砂字亦不
能盡必薛良之誣矣此第四疑之不可疑可得而明矣

京師之自外方來者不止一福達既改名張寅又衣冠言語似人郭勛從而信之亦理之所有也亦意料之所不能及也文臣縱有傾軋之心亦安能加之罪乎此第五疑之不待疑可得而明矣若曰薛良雖也則一千中証非讐也若曰韓良相戚廣輩讐也則高節屈孔石文舉諸人非讐也若曰魏恭劉永振讐也則即今布按府縣官非讐也若曰山陝人讐也則京師各色人員非讐也何獨嗷嗷衆口盡顧福達之誅乎此第六疑之不容疑可得而明矣臣竊見陛下勵精圖治足追三五天下臣民深所仰戴但三思有聖賢之訓多猜非帝王之宜伏願陛下六疑一釋大奮乾剛即將福達明正典刑以為聖世一快則政治之光可為萬萬世傳矣臣待罪刑官激切妄言罪當萬死不勝悚懼待命之至

皇明高宗純皇帝

卷一

八十六

唐

三

酌慶緝訪事宜以廣聖恩疏 歐陽一牧

臣惟緝訪之設所以肅法紀寬抑之防所以廣仁恩我皇上乾剛丕振而奸宄畏威法紀肅矣矜疑必恤賄熱必審即罪入大辟往往姑緩其死仁恩溥矣然節奉

詔旨申飭尤諄切於妄拿誣陷之禁及知其冤而不為辯理之例則緝訪一獄實聖明所軫念者一時嚴飭法司諸臣孰不仰承休德刑期無冤也哉臣愚待罪該科猶不能無過計者切惟訟必兩造具備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重有據也緝訪則止屬風聞多涉曖昧即善聽者初無可據矧緝事員役隸屬衙門其勢易逞而又各類計

皇明高宗純皇帝

卷一

八十七

歐

一

所獲功次以為陞授則憑其可逞之勢而邀其必獲之功枉人利已抑將何所不至甚至鎮撫司衙門之私而嚴刑鍛鍊法司非甚有執法者不免懷忌避之念而苟且扶同則此獄之不能無固亦勢之所必至也是故臣每聞奸匿之禁內外雖多而無辜被逮冤抑終莫之伸者殊亦多狀捕風捉影兵衛每附會以讐其奸非法考訊瓜牙自威逼以強其認有真盜出首幸免而故令多繫平民以備其數者有括家囊為盜賊而通同捏惡以証其事者有潛種圖書陷人於妖言之律者有懷挾偽批坐人以假印之科者有姓名彷彿筆注堯民為王氏而荼毒以死者有親父

素稱孝子亦被擊誣作忤逆者有無辜 顧天極口冤號
于法司之衢者有酷威所劫甘承冤獄領少須臾無死而
不敢復辯者且訪拿所及家貲一空甚至并同室之有而
靡捲以去故被訪之家謬稱為刻言若刻無餘也毒害
堪憐之狀莫此為甚語曰巨溝壑壑川無恬鱗驚鰲拂野
林無靜羽都城赤子每踴躍於虎獄也久矣我 皇上如
天之仁無遠弗届詎忍使 輦轂之下有是哉此臣所以
感激愚衷不敢不冒為酌慶之議也夫誣妄之禁嚴矣不
為辯理之例重矣緝訪以詰奸慝本 京師之不可已者
更將何以處之臣愚以為止沸在去其薪棟弊必塞其源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八十八 歐二 火
蓋嚴衛之論功類 奏不免徇情所屬每獲一犯即紀一
功不問其獄之成否虛張勞勩不記其犯之輕重含糊題
請朦朧比擬即兵部覆勘亦不過查例陞授而功與犯之
真偽皆非所與遂使市井厮養之流假此驟躋官階舉凡
無功欲冒有功之賞不免以無罪致之有罪之地也審楚
之下亦何獄而不成哉合無今後緝訪人犯果係機密重
情有干 憲典者嚴衛據覆題 知其情罪真偽隱微未
經鞠審不得輒紀功次待法司詳擬成獄之後方許紀功
該法司仍逐起開造摺由畧節送兵部備照每當類奏該
部同職衛會題仍 勅兵刑二部勘對明白請 旨陞賞

其曾經緝拏而未成獄者不得虛冒比擬有主與親屬人
命及占產詐財等項有對理者均乞 嚴申禁諭無得一
槩混拿以滋騙詐之局如有獄未成而官校及鎮撫司者
打傷重或至死者許法司徑往察治法司容隱扶同仍聽
該科并參重究如此則功必覆實而情涉誣妄者不得以
行其私訪必機密而市井 常憲者不得以肆其擾刑無
非而平民橫遭羅織者不致畏迫而妄招庶幾刑清民服
奸宄戢而冤抑之防亦慎矣邦畿千里維民所止 聖恩
之所被及豈其微哉要之禁詰姦細兵部之事也會題與
嚴衛同則冒濫之防是即所以禁奸門理獄囚刑部之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八十九 歐二 火
也查勘與兵部同則議功之慎固亦所以議獄彼此相須
關係殊非細故伏乞 勅下該部詳議如有一得可採
特賜見之施行亦 今日刑獄中急務也臣愚不勝戰慄
瞻仰之至

申明律例以全民命疏

萬守禮

惟我國家稽古制律例為五刑其管杖既有寸十之
數而大小杖又有圓徑分寸之等取其可以決膚而不欲
其痛也至於徒流各有等則亦不過苦之遠之而已若
大罪大惡極衆所共棄者乃入于死然不遽置之法問以
刑部評以大理 朝審以多官及至臨刑又三覆而互奏
若不得已而後加刑焉蓋兢兢乎視人命如此其重也此
我 皇祖垂欽恤之曲即虞廷欲並生哉之意也我

皇上恭極之初大布 恩赦與民更至以致停刑有

肯熟審有貸此其 矜恤之仁即帝舜好生之德也顧我

皇明西朝疏抄

卷五

九十

中

皇上惻然有憫念黎元之意而在外有司無以奉承

休德臣切憾之如鞠審止宜隔別參對多方詳究自可得

情即有決罰應用鞭朴今以為不足示威乃不論罪犯輕

重動用夾棍等刑剥皮碎骨慘不忍言有問一事未竟以

斃一二命到任甫期年而拷死數十人者輕視人命有若

草菅其見諸章奏如汾州知州齊宗堯三年致死五十人

榮河知縣吳朝一年致死十七人初聞甚駭惜未有以重

處也乃今遠近聲聞酷以風殘民以逞在在有之是

皇上用之以牧民而彼自以屠民任之也且痛楚之下何

事不成威切之餘何求不得此固國所以多冤抑之人而

貪婪所以滿溪壑之欲也小民何以堪命哉若不嚴加懲

戒日甚一日則下激民變上干天和所繫非小也伏望

皇上特降嚴旨 勅下臣部務密察院轉行各處撫按

官督同司府等衙門加意查論各處有司不許設置夾棍

等項慘刻刑具如有仍前濫用者即照非法用刑事問以

降級為民中間有故勘故禁故入平人致死者依律問以

抵罪本管監司若姑息縱容只知為人惜官而不知為民

惜命者酷官別有舉發監司責有所分如此則上下知警

有司不得肆為刑殺而小民得以為生矣再照守令所以

敢于酷刑者不知律例之故也律有故勘故禁故入抵死

皇明西朝疏抄

卷五

九十一

中

之條例有非刑降級為民之戒各官素未講讀是以任意

冥行全無忌憚夫既不知以律自治而又安能以律治人

查得 大明律講讀律令條下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

律意剖決事務每遇年終在內從都察院在外從分巡御

史按察司官按治去處考校若不能講解律意者初犯罰

俸錢一月再犯答四十附過三犯於本衙門遞降叙用欽

此則是於已仕各官皆令講明律意矣乞 勅各該監司

着實舉行其未仕如辦事進士各衙門堂官督令人各熟

讀講明仍不時考校務使通曉其舉人監生待選千吏部

者每遇考選摘取律文數條令其背錄本文解釋大義觀

且通否分數以定錄否則凡在官者皆能通律例之人既不敢以自犯而士民之觸犯者可以按律而治刑罰清而百姓服食殘飲而天下無冤獄矣臣民幸甚

正 國法以銷禍本疏

龐尚鵬

臣自為書生時讀嘉靖初年 欽明大獄錄前後翻異

若矛盾然及詢諸海內士大夫乃知李午係山西太原府

五臺縣人今逆賊李越之姪初名福達因緣成逃歸黨居

陝西洛川縣倡白蓮教聚眾稱亂收殺長吏屠其城後餘

黨盡滅惟午變姓名占籍該府徐溝縣詐稱張寅納授太

原左衛指揮使數被韓良相等詰其罪惡寅緣脫免已而

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馬錄捕之午即大賂武定侯郭勛移

書請託欲待以不死錄飛章劾勛黨逆賊執其手書及其

平反狀 聞尋奉 欽依李午抵法郭勛着回話勸懼

皇明高朝疏抄

卷一

九十三

尚

五

先帝怒禍且不測遂陰結貴近陽欺 朝廷流毒縉紳蔓

延天下如刑部尚書顏頤壽都察院左都御史聶賢大理

寺卿湯沐等皆讞議法司也或逮繫 詔獄或禁錮終身

給事中劉琦御史姚鳳鳴等皆抗疏言官也或埋冤狂狷

或委質窮荒山西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都指揮馬參

等皆原問三司也或已遷官而行提于別省或已罷職而

追補于私家甚或以通問致書而稱為朋黨以偶語立談

而指為訕謗其餘羅織成獄者通計部院各寺科道等官

凡四十餘人衣冠之禍可謂烈矣逆賊李午與其親男

大仁李人禮等乃脫然網之外業有成業人不敢復言

臣亦以事經數十年無從發其隱矣近歷山西三關至延綏訪徐溝洛川二縣皆李午狼獾之窟也質之故老并知其詳後聞嘉靖四十五年四川妖賊蔡伯貴反逆就擒狀招以山西李同為師即李午之孫也傳習白蓮教自言為大唐子孫當出世安民結謀倡亂扇惑人心隨該四川撫按移文山西捕李同下獄及覆按問佐驗甚明招稱李相同則李午以妖術傳家世為逆賊別無可疑今撫按衙門將李同等依律坐斬題奉 欽依聽秋後處決臣便行山西按察司取原發招由與大獄錄參對彼此互見不謀皇明西朝跡抄 卷一 九十四 白二集

同符乃擊節嘆曰天下之所以誅逆賊信毫髮不爽能巧護於生前而不能撫詞於死後能苟免於其身而終不能免禍其子若孫如此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似亦足以示凶德之報矣然李午身為叛賊殺長吏屠城邑且縉紳之禍徧天下雖眾族誅夷人猶有遺憾乃得仍其官老死牖下宣天地乎今觀李同之獄而午之罪狀益彰法當剖棺磔其屍以正錢斧之誅以洩神人之憤此千古一大斷案也李同以妖言稱伏罪當正其身若以李午之窮兇極惡盡法繩之即使閻門無噍類亦不為濫是在持法者權衡于其間臣何敢懸斷也午之罪誠不可勝誅矣特助世受

國恩結知 明主乃黨逆賊陷縉紳白日撼風雲蒙蔽日月使舉 朝側目卷舌藏聲而樞要之人悉順指氣使會其意權奸之可畏一至此哉萬一陰蓄異謀人人皆重足而立俯首順命焉其為禍豈忍言哉正助之罪似當革其生前之爵貶為匹夫以示懲創誅權姦于既往垂鑒戒於將來此誠今日正人心銷禍本第一義也至于大學士桂萼張璁等時以三法司被逮缺官奉 命典獄彼等心胥大臣也一言悟主動若轉圜乃觀望扶同竄易原案甘犯天下之清議而不恤使 國是淆亂人心危疑載筆特書不免為 清朝之玷禍端寔長誰任其事似應追論前皇明西朝跡抄 卷一 九十五 尚三

德以明擢直之責參之往牒察之輿情使罪坐所由當無復他詞矣先是獄既定 上以馬錄為首惡欲誅之賴等輩中排得收永遠充軍編發南川衛錄之免死多其力他或有所牽制不得自專云使當其時正色危言以去就爭之必不至此苟以迎合徇時曲為自全之地尤是心也亦將何所不至哉再照大獄諸臣多一時忠讜之士其英風勁氣百折不回寧忤權臣而不敢忤 國法世之所謂狂瀝砥柱非耶今以姓名官階具載獄狀刻本見存凡未經恤錄者乞通行擬議請自 上裁特加優異以廣 天地生成之恩以伸忠良感慨之氣其子士風世教豈謂無小

補哉或告臣曰往轍可鑒何用招大臣謂天地有正氣宇
宙有正人故天綱地維萬古不墜若依阿邪人埋沒正論
終使亂賊之徒得以苟容於後世天地且顛覆矣國家
何賴焉天道有知亟當返正豈得庸庸猶能為厲于銷
滅之後耶陛下秉嫉邪為萬世計倘不以臣言為大謬
乞勅該部覆議施行臣素抱剛腸嫉惡已甚故得諸見
聞義難緘默惟陛下聖明少垂矜察臣無任隕越祈望
之至

皇朝兩朝疏抄

卷一

九十六

尚

禁刑獄之濫以慎職守疏

毛

通者屢覩在外各撫按官後先奏報災傷如幾何

楚之南北山之東西與夫雲中上谷之間率洪水暴溢

人田舍飛電鼎煌彼此荐作地方被災廣且重大夫變不虛

正災由人召仰惟皇上恭儉仁慈愛民勤政宜乎人安

物阜時和歲豐今若此將非大小臣工職守未盡有以致

之也乎否則何其反常若是也夫水與雷蝗皆陰物也為

災廣重陰莫盛焉求諸所致厥類雖多而刑獄乃其尤者

蓋刑乘陰令主肅殺臣等所職業在于是毋亦中外之獄

容有橫濫不法如水之泛濫莫可堤防如蝗電之害稼奪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九十七 毛一言

民生命者乎夫漢廷遇災策免大吏律以漢法臣等誠莫

知罪之所逃矣謹以中外刑獄之濫者有六敬為我

皇上陳之竊惟大凡詞訟自下而上越訴者有罰非係正

官而擅受者有罰今則有舍本縣而薦告之州有舍本州

而薦告之府有府縣未結而且薦告之監司志在誣人紛

然無忌又多私自訴諸州縣之佐貳首領等官彼既利其

易行此亦因以自立至于正官之好事者則或不審其情

之輕重理之是非驟行准理遂使告訐之習相煽成風險

健之夫終訟不止是曰濫詞虛誕之詞累人衆多本無辜

而程稱正犯非知見而指作證人蔓引枝牽動至數十各

官祇宜摘取緊關數名聽審為得至差人下逮盡數弗遺驟突叫呼驚及鴛狗束縛馳驟無異犬羊投到則然滿庭供明則被誣過半而詐欺凌虐無論也口口口口人犯到官審理宜速然或才性遲慢而未即審或事勢忙迫而未暇審則又不分人數多寡事情輕重繁行寄監寄倉寄舖馬至于追贓之犯有以斗粟貫鈔而久為拘繫有以家屬姻黨而幽令代遺忽漫因循動淹歲月被犯之人坐井觀天悲嘆抑鬱被繫之家各各俱生生理俱廢是曰濫禁從古訊獄固未去刑然刑之即加自有所在故鞭朴祇以作教決罰不過臂膊固未嘗廣為非法之具而猛以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九十八 毛二

其是非之實又有不可勝言者由是扣胃之夫接踵于獄中茹冤之婦不止東海一人而已是曰濫擬獄有定議自宜查照發落間有以為情重律輕罪外加譴或指修理或指備荒或指作興或指軍餉巧立名色重為厚科遂使貧男鬻女散之四方破產蕩家委之溝壑者往往如是是曰濫罰凡此六濫刑獄之蠹民生之殃召災致沴大率因之儼蒙 皇上不以臣等所言為謬或以修省萬有一分之助伏乞 勅下臣等遵守將前弊嚴飭司馬及咨南京法司并各巡撫衙門仍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一體痛為禁革夫大事二十日程中事十日程小事五日程而濫禁者應以不及論刑猶兵也不得已而用之因公科歛律例猶嚴為之防而濫刑濫罰者應以貪酷論政出多門議罪不當均干法紀者也而濫詞者掌印官以能軟論擅受與夫濫擬者俱以不謹論若夫濫拘一節初犯次犯量為戒飭以嬰犯者送調別用以上數者往革濫斃似或宜然務在着實舉行毋事姑息庶幾從容幾措太和洋溢豈惟災沴不生將雨暘時若年稱大有矣俎災召祥固非一端然此其最先者云臣等不勝憊倦不勝待罪

皇明兩朝疏抄卷十二

近倖類

堅處倖臣以保 新政疏

趙漢

臣聞我太祖嘗曰壘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
惟奸之漸嚴哉戒辭豈非百世 嗣皇所宜慎思而深畏
者哉自古國無惟奸禍亂何由而作朝無壘蔽專恣安得
而容故將擅政者必去問於言言不足以通上下之情而
其奸以售其權以攬禍亂貽矣夫方其竊弄之初不過使
已之私逞已之勝而已上挾制令下拒人言至於自知不
免則騎虎之勢不亂不止況夫勢之所在爭附者眾故奸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二

一

趙一

不獨成亦黨之者成之且臣觀近日習倖之臣根據於

陛下左右而間言擅政如太監崔文者漸日以長尚不可
不豫處之乎今論文之罪者不止以十計煩煩 勅旨不
口已有旨了則曰該衙門知道回 天之力若無誰索之
何者臣何不憚煩而復以為言正以 聖明受其壘蔽忽
其專恣行道之人皆知其亂撓 新政之首而 朝廷獨
未知耳臣竊見 陛下繼統以來納言如嚮從善如流苟
有一得之愚陳于前者必嘉其言之有理而舉行之

玉音在耳何光且大也而今者以文之故致使 命令漫
出不嚴眾心豈 陛下知而顧為之哉蓋文之力能展轉

矯詐致此也且 睿覽於論文之疏果一得而悉之乎

抑止見其畧節也如止於其畧節者見之安知不有黨文
者為文妄匿被劾之條洗索言者之過以激 聖情之喜

愠乎又安知其不覲見 聖情和盛前 旨且以諷

陛下為優容以防 陛下之見疑乎夫謂已有旨了則文

之罪不必諸人之再言謂該衙門知道則文之罪已逃一

人之獨斷此即文之挾 皇命拒人言以諱己罪其為壘

蔽可謂甚矣若文之所專恣者豈特庇一廝役李鳳陽而

已耶李鳳陽之事不其大而文快心之大者在內矯 詔

獄以制人在能致尚書以回話在能加言官以奏優臣恐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二

二

趙二

充其勢蓋不亂不已也近者相傳初工部尚書趙璜准皇

發文家人之罪文疾之輒捕告人痛杖幾死此之去曰此

杖寄與趙尚書的文之作威無狀至此則其呼叱大臣如

正德年間劉瑾之為者不患其不能為也是以再干

勅旨責林俊以違旨之試丁俊也俊何人也而文敢誤

陛下幾罪一者舊邪此皆其壘蔽之深而 朝廷之上有

所不得而知者也臣請 陛下俯察臣言急臣非營文也

不忍 新政亂於文也不忍 皇上粹質茂年諒中文間

而有過舉也由臣言之諄文以慰人心可也如 皇上好
生之德為文求全請 賜斥逐使之遠去 左右則所

以麻文者 恩莫大焉文不序人言不已人言不及文必
執迷自圖臣恐權奸之禍無日矣

糾劾近倖疏

章儔

先是東廠太監蒞景賢接受民人趙紀詞狀具奏追勘
誤蒙 陛下過聽不疑輒差官校將知府郭九臯等一千
人犯拏解來京問理已經刑科批帖去後都給事中劉濟
會臣等駁言之於是景賢有分理之奏 陛下褒崇獎借
侈美濫情雖古寺人彼呂強張承業秦翰等若無出其右
者使誠操守而廉慎也才識而老成也行事而安靜也
朝廷委任臣方為得人賀而安所庸吾喙柰之何其不然
耳只以拿官一事言之其罪狀有六 祖宗設立東廠名
為緝事衙門京城內外密訪逆謀妖言等項重情原不該
受外方民詞景賢無上事而案趙紀之狀罪一先年張銳
張樞等雖當 天地閉塞之時狐鼠縱橫之日其或有詞
不當理則送法司景賢權招無上作威作福而甘出鉅等
下罪一受詞誤矣奏行彼處撫按勘報一吏人事耳何必
追提來京天順年間大學士李賢極言錦衣官校差出事
民 英宗為之斂戢成化中大學士商輅又復言之時坐
廠汪直也至弘治以來此風頓伏號稱我明成康正德不
足論也矣景賢奏差此輩手握 駕帖兩處拿人未免騷
擾地方置 陛下有過之地罪三知府秩二千石視古諸
侯今之所謂方面 天子與其安天下者也故治理效鑒

書褒嘉九臯雖庸知府也一旦差人數千里外檻械之奴
虜之殆實誼所謂不可令衆庶見者乎 朝廷名器失
上大夫心罪以會題時等咸謂景賢以安靜聞不應有
此乖繆其必千戶陶淳為之今而曰未嘗被其愚弄將誰
欺與夫陶淳京城三尺童子皆知其惡或呼為陶竭豈景
賢獨不知邢政主文於內陶淳行事於外彼此相扇搜
洗作奸正恐景賢由之而不覺也夫不知而用之謂之不
智知而縱之謂之不仁不智不仁其究不忠罪五近言者
指陶淳罪狀不聞景賢考之於理罪人不在臨洮永平而
在蕭牆之內乃欲以身庇之畜其猛狗之力獲重在前明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五 糾二
鑒不遠失今不治後患益深罪六夫此六者 祖宗有神
靈 朝廷有法度天下士人有公論景賢其何說之辭老
成燕靜不如是也何竿主事陳嘉言則以太監溫祥為之
訟者有說也迺今輕信一民人而便擊一官府自此閉告
密之門長刀惡之風興羅織之漸蒙衣冠之辱解志士之
體變 成法之良嘉靖之治蹈正德之亂是誤 陛下
者昔有崔文今又有為景賢矣可勝誅哉為景賢訂開言
引咎亟請停差將人詞連送法司以謝天下天下之人皆
將聞景賢之賢也如此而能不憚改過禪補 新政如此
則臣等亦與有休焉默可也而其執迷自是不能會變終

為亂法之臣乞將為景賢所斥將陶淳邢政拿送法司將
郭九臯等一千人犯改付相應衙門問理速罷差遣天下
幸甚臣不勝一念憤激知言出禍隨惟 陛下察其愚誠
無使播天下之口謹題請 旨

嚴禁今以杜奸謀

章僑

進者南京 孝陵神宮監司香內外使谷大用奏為懇乞
大司香圖報以便調理一節 陛下付之該部知道是
蓋不與其進也仰惟 聖明銳意中興決不為此輩所惑
而竊有過慮者則謂谷大用等罪大惡極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幸未即誅方將囑言不恤猶惡不得首領以沒而
何敢於自鳴哉其為此謀蓋以嘗試 陛下也不於此時
早辦而痛絕之死灰復燃之心贏豕踴躍之勢豈一大用
而已此臣之所謂過慮也痛惟 先帝初政清明可繼
列聖之美未幾為大用等所誤內連璫戚外引寧彬樹八
皇明兩疏疏抄 卷十一 七 章一 本
黨之充曠十年之禍而汚我 明百五十年之治遂使
先帝不得正其終論者言之備矣 陛下知之悉矣是故
節奉 欽依列其罪狀則曰他每隨侍 先帝朋奸黨惡
百計盡惑離間 官闈竊弄威柄變亂 成法放逐大臣
陷死忠諫導引巡遊招權納賄盜竊名器冒濫爵賞古今
大惡神人共怒本都當從重治姑 且寬處谷大用仁聚降
休南京 孝陵司香欽此乃正德十六年四月之 明旨
也查該綠則曰谷大用魏彬張 永等皆先帝從黨專
權亂政張銳張忠張雄千總蘇繼 和和劉養等相繼進用
彼此效尤朋奸壞事幾危 社稷累 先帝俱罪惡深

重朕在藩邸知之甚悉且新政之初姑從寬發遣勸導
容寬綠再亂天下今後但有與他往來通請謁的即係奸
黨一體從重治罪欽此嘉靖元年十月之 明旨也夫
天語戒嚴威於雷霆凜於鈇鉞由前 旨則大用等死有
餘辜由後 旨則大用等生無還理不知一旦何所窺伺
何所倚賴故違 詔旨而敢干陳乞如此叙 奉迎之勞
懷 康陵之便假生還之語投干進之機既誤 先帝復
欲誤 陛下既誤 先帝於御前復欲誤 先帝於
康陵其為設謀積慮可知也罪不容誅矣臣謂不早辭而
痛遏之而姑從應之恐乘間伺隙每飯不忘一邪先登群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八 章二人
竟競起擅久憤之毒而甘心於執路不但一大用不但如
往時而已也 先帝既誤 陛下容再誤耶且今左右諸
臣號為老成練達者有之所望中外夾持共塞蹊徑將小
人自無容足之地萬一慮不及此而輕啓其竇致被復乳
天下將來玉石不分矣臣之所過慮尤左右之所當慮者
也關係匪輕法宜禁絕不惟是也臣又風聞有等先年壞
事虧闕文武官吏人等或以考効或以裁革自宜畏罪遠
去老死牖下未為不幸顧乃潛住京師交通往來夜聚晚
散鬼秘神奸或亂衣冠以混衆或假名姓以欺人或挾其
以營求或流言以飛謗變黑以為白倒上以為下權門乞

哀怨家致仇恣肆浸淫漸不可長凡此皆先朝之罪人
新政之所宜誅而不誅者也其奸謀去谷大用等無幾
矣如臣愚慮亦合通行禁約伏望陛下大奮乾綱申嚴
與命先將谷大用遠徙以示決不復用之意然後
勅司禮監及南京守備衙門務各嚴加鈴束其有貪緣如
谷大用等前項罷開官吏人等希圖復用蠹害新政者
宜着緝事衙門通行訪拿斥逐務在盡絕不得容隱回護
知而不舉者許臣等科道指實劾奏以故縱論仍望
陛下以謹微之恩圖勵精之治庶上下一德法度整嚴久
安長治之策端在此矣臣待罪言官今日不言將有不勝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二 九 章三

其言者以故冒昧不敢謂杞人之私也伏惟

聖明裁擇

全國體以振紀綱疏

王廷

臣等候陛下退朝散出掖門外偶見內臣集有百餘
人填塞掖門外臣等以為朝廷頒賞伺候因即前行
聽聞譴擾回見眾內臣擁排眾御史李學道按拉在地
剥去官帶口叫打死奉殿脚物拔髮棍打頭破血出亮橫
莫救一時大小臣工相顧駭愕以為自古所未有之變蓋
帝王所以治天下者在法度臣民所最敬畏者在朝廷
今掖門之外皆朝堂也乃糾集多人毆打朝臣猶謂
有法度乎猶謂畏朝廷乎及詢被打之故蓋因御史李
學道巡視中兵馬司地方于六月二十七日總甲呈并
徐氏投告有已故夫陳用先日逐出義勇許義私自淨身
投入皇城今來家持刀嚇財等因到官已經本官奏奏
夫許義既入皇城即不當出入既已具奏即應候
朝廷處分今乃不候處分糾眾毆打御史于闕廷之下
臣等切惟御史為朝廷耳目之臣掖門係朝廷嚴
禁之地敢行稱亂是視朝廷為無法度矣其視陛下
為何如雖先朝蒞官橫恣亦所未見不意乃見于今日
此事傳于遠邇人將謂何四夷朝貢何所觀瞻臣等甚
為陛下惜也今所毆人眾臣等不知其誰然掖門內
臣必知之錦衣旗校必知之內官必知之蓋許義既選入

皇城必有執事係何太監名下以此推求則今日糾眾毆打皆此太監之所為也身為太監為朝廷禁近之臣敢干蔑視法度蔑視朝廷猶使近臣左右殆恐不可況漸不可長姦不可縱臣等不能不為之隱憂也伏望陛下聖念及此大彰乾斷亟行究治以振紀綱以保治安再昭臣等待罪紀綱重地才識闇劣先事不能復朋姦之謀臨事不能為解禁之策目激此變實切慙悚乞將臣等速行罷黜以為不職之戒臣等不勝懇切待罪之至

嚴寬恣肆內臣以端近習疏

唐仰庇

臣惟捐德害身之大莫過於逸欲而逸欲之漸每起於近習蓋人君深居九重延接正人之時少親近便嬖之時多侈靡習成逸欲易生至於損德壞身則莫之知也是可不為之戒哉臣聞本月初五日夜內官監研製火藥發火延燒房屋十餘間道路傳言謂製辦烟火進上臣聞之不勝驚駭夫陛下躬行節儉四方仰頌阻抑寵倖中官斂跡臣固有以知陛下不肯為此也兩廣不寧邊關報警災異疊見余哀未忘臣又有以知陛下不樂為此也蓋由此輩細人諂媚巧姦邪思無以悅陛下之心志將欲緣此以為取寵之階慮無以娛陛下之耳目將欲藉此以為求媚之漸而於君德有損君身有害彼何知焉况官禁之地法當嚴防奈何以研火藥而焚燒房屋設或蔓延難遏將若之何縱恣無忌至於此極若不嚴行究治則小人得肆其奸而侈靡之事皆抵隙而進矣伏望陛下大奮乾剛敕尚儉德深惡逸欲之漸以端近習之風乞將內官監失事人員盡行查究而一切烟火燈棚悉皆禁止則於聖德不為無補聖身不為無益也今日正春伊始萬象更新茲一舉動天下所田傾耳拭目者矣若以上元之樂為微事烟火之舉為細故不

足以為 聖明之累者是歟 陛下而誤 國家也再照
每年正月十一日起至十五日止 京師東角頭開張燈
市繁華異常每燈一架值金數百中官富家誇財競買而
游觀喧擾男女混雜後之俗莫此為甚臣謂 京師者
四方之表率也 陛下既以節儉為天下先而 京師
奢靡若此則四方相尚民困俗偷有由然矣仍乞 勅下
嚴飭禁革使天下知敦本崇實以成朴儉之風未必非
國家之福也天下幸甚臣民幸甚

皇明西朝疏抄

卷三

十三

仰一 中

權奸類

申逆罪正典刑以彰 天討疏

林潤

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故亂臣賊子天下之所共誅幽
明之所同情也臣近因嚴世蕃羅龍文罪惡顯著敢陳其
概上瀆 宸聞仰荷 聖明洞察專奏拿送臣感激就道
馳赴九江凡所經過府州縣及江西境內之民聞風聚觀
歡呼鼓舞若出于湯火之中而瞻于春臺之上又莫不舉
手加額祝曰 聖天子為民除害造福誠願 萬壽無疆
臣因備詢其事始得逆狀之詳竊思世蕃之首惡雖拿而
餘黨猶未解禍根猶未絕人情洵尚慮其後此臣所以
切齒痛心不避斧鉞而再瀆 天威伏惟 陛下少垂鑒
焉切照逆犯嚴世蕃罪惡滔天積非一日而近時不法之
事又非一端任孔彭為主謀任羅龍文為羽翼任惡男嚴
鵠等家人嚴珍二等為爪牙窮兇極欲無所不至在省城
已占倉基而又併吞 寧室之府第在袁州已占官地而
又侵奪平民之居房改祝 聖之寺以為家祠鑿穿城之
池以象西海其直欄橫檻峻宇雕牆巍然 朝堂之規模
也袁城之中列為五府南府居鵠西府居鴻東府居紹慶
中府居紹康而嚴鵠與世蕃則居相府廊房廻繞高閣
舍環垣數里招四方之民為護衛之壯丁森然 分封

皇明西朝疏抄

卷三

十四

仰一 中

之儀度也總天下之貨寶盡入其家傾天下之庫藏莫比其蓄世蕃已踰 天府諸子各冠東南雖豪奴之嚴年謀客之彭孔倚勢而作威福家貨亦稱億萬聞閭閻脂剝剝殆盡民窮盜起賊此之由從古以來未有 擬其貪而彼方揚揚誇于衆曰 朝廷有我富乎粉黛之女列星群君所衣皆龍鳳之絹所飾盡珍珠之寶張象牙之床圍金絲之帳朝歌而夜弦左斟而右舞宣淫無度汗巖綱常從古以來未有擬其奢而彼又揚揚誇于衆曰 朝廷有我樂乎養家丁已踰二千納三叛更倍其數以造房為名而聚四千之衆以防盜為名而募數千之兵精悍皆在其中妖術並收于內且則伐鼓而聚暮則鳴金而解故有嚴珍一則窩藏強盜而白晝行兇如郭宜三劉相誼洪斗文樊錦段回鍾福秀等百十餘人明稱嚴府官令出沒于湖廣江西之界打劫無忌近有萍鄉縣張恭八之家則被其殺死男口淫汙婦女有瑞州過客兒則被其殺死性命劫奪財物此則袁州府已擒獲三十餘人招中兵備道可證也有嚴壽二則陰養刺客而昏夜殺人之壽二與胡龍之妻何香兒殺姦遂令勇士刺其夫而拐其妻此則分宜縣訪獲成招監候可証也或奪人妻女而致其孤寡者則有嚴良一占周龍一之妻嚴良二占易通秀之妻嚴思一占易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二

十五

林

江一之妻嚴采重占郭良六之婦或被人投獻而毆傷人命者則有嚴和鳴之傷鄒均重嚴鳴鳳之傷黃質練嚴葵之傷任良諫嚴瑞朋之傷鄒公顯或奪人田地而負累管糧者則有嚴富之騙陳寶也有嚴崇八之騙孔源也有嚴蔡富之騙彭柏也有嚴進壽之騙鍾發祥也有嚴琴之騙楊宗儀也有嚴珍之騙郭寓也有嚴七之騙鄧承勸也有嚴積之騙彭槐也或奪人之房基而指價不與者則有嚴嚴保之害者李元三也被嚴思之害者崔元二也被嚴勤之害者王鑑也被嚴珍之害者黃家也被嚴漢二之害者林紹新也被嚴仲一之害者彭述古也被嚴富二之害者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二

十六

林

蕭珠也被嚴良之害者張文耀也被嚴志之害者朱寶王奎也被嚴珍二之害者楊允積陳子良也凡此皆世蕃之孽令孔彭之主謀敗露者已如斯而隱秘者又不知其何限也告發者已如斯而懼勢含冤者又不知其何限也結斷申詳者已如斯而把持抑案不行者又不知其何限也袁州府一衙門問理者已如斯而在別衙門者又不知其何限也自四十二年十一月起至四十四年四月止半年之間已如斯其餘臣所不及查者又不知其何限也臣竊思宸濠逆謀之初亦不過招納賊首誘致數人受獻田產已今世蕃之不法撥之于逆濠無異故今日民皆草莽

必甚于當日之民苦于濠耳且江廣間楚山谷之賊匪凝
收家積其著威視其未嘗一日忘也其在江西隱憂不
在世藩則在山賊矣況世藩也賊禍心已著於在朝之
日臣又請而實之伊藩與樞妄懷異心不籍沒其府則有
咀咒之詞又有九五當乾之牌見財河南布政司是伊藩
不軌之迹甚昭彰矣然其所以結於內者實世藩也世藩愛
典稱賂金十餘萬而其罪故曲極收其狂背之志及
聞世藩問遣而典模之望已孤遂聚黨三十餘人至其
家倒懸回至吉安地方俱為世藩討殺此中外大小臣工
之所共明也故臣前論伊藩之疏有曰托交竄逆之門數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二 十七 楊

謂事君之道止曰勿欺也嵩獨不聞是訓乎夫嵩位極人
臣龍絕百僚以義則不可欺以恩則何忍欺而嵩顧公
然欺之何也自世藩問發雷州並未赴伍僅居南雄二月
而返南雄去雷州三千餘里而抵袁州則數程耳嵩於往
歲乃敢朦朧奏請量移附近衛所夫近已莫近于家不
思又移何處未赴伍而求改移既在家而復請乞斯疏
一上物情俱駭嵩獨不顧恣意行私茲非嵩之欺陛下
乎既而伏蒙聖旨云嵩有孫鴻看待此恩已特是
陛下辭婉而意嚴真明見萬里且古莫及矣嵩又恬不為
惟仍復容留在家以明旨為不足恤以國法為不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二 十八 林

泣者聲徹霄蒼高亦曾聽聞矣有司受詞數千為之問理者十之一二其餘盡送與高亦檢閱其詞而處分矣然則世蕃之惡高猶諉於不知臣求之信也夫既知之而又縱之不特縱之而又恐庇之此臣所以及覆置之謂高誠不能無罪也故敢披瀝血誠以極忠悃而併鳴于 君父之前伏乞 聖明詳察 勅下三法司會同多官將臣所奏事件逐一查究如果臣言歷歷可據願將羅龍文嚴世蕃處以極刑碎肉梟首圖示天下以洩神人之憤嚴絕庭併提查禁仍乞 遣忠直副正素有德望大臣一員領勅前去會同江西撫按議處安輯孔明正典刑以謝萬姓之怨其無賴家人與招納亡叛之輩尚有數千餘人則設法解散毋貽地方之患其家財不當千萬萬則籍沒輸邊且以杜姦賊窺伺之心外軍嚴飭等與家人嚴珍一等則提問如律基地田產應還官者還官給主者給主原占妻女曾否給配原負稅糧曾否豁分今袁州一府四縣之田七在漫而三在民在嚴者皆膏腴民者悉瘠薄在嚴則墾戶優免在民則獨累不勝臣聞百姓苦楚難支外散流離者接踵矣併乞行議處如近言官所請限田之制限制之外悉與百姓均差以蘇困疲仍出給告示聽民赴理一一俱為處分毋畏強禦要在安民茲豈特地方一時之

皇明高朝疏抄

卷五

十九

林六

聖實 宗社無疆之慶也其致仕大學士嚴嵩伏乞
聖明裁斷少加切責以為人臣欺君之戒臣僻遠孤寒感
激涕零願報乃其素心銜直沽名委所深耻此犬馬
之微忠實神明之共鑒謹此干冒 天威臣無任忠憤激
切恐懼待罪之至

皇明高朝疏抄

卷五

二十

林七

斥大姦以除惡本疏

孫應奎

臣惟君子小人各以類聚而消長之機繫小人進退之何如故而治之君好善固篤而惡惡尤加嚴焉何也蓋君子以禮義為大閑求之不誠則未必輕進小人惟利祿之圖營營何所不至非深拒而痛絕之則是繁有徒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而亂之所以常多於治也然則進退之權容可不知所輕重乎昔魯參大賢也其傳大學至末章論平天下之道在潔矩矱之以公好惡均財貨矣又繼之以谷賢利國妨賢病國之臣對言之以見得賢臣而道斯舉然獨於妨賢病國之臣則申之曰唯仁人放流之進

皇明朝疏抄

卷十一

二十一 斥一中

張其目翼然必有所畏而不收也及鉉將具本擬題揚言於部曰若欲去他每官寧去我官曲為飾說悉加殲天一時諠傳臣甚駭愕自古奸惡排人好惡變亂黑白敢為蒙蔽者以君之不能察也今神堯御極離照中天猶肆無所忌如此不知視陛下為何如王鉉固昔所無而今僅有之奸臣即欲忘身奮擊陳於丹陛既而思之奸弊昭白情狀畢露必為聖明所燭而逃誅誅實理所必加大奸數盡實天下之福矣臣坐不安席卧不安枕仰望明旨愈於饑渴是月二十一日趨入本科聞鉉復本已下臣即往吏科觀之伏讀御批正鉉之所罔而各區處之使群邪震疊四海從觀臣歡幸喜嘆不覺舞蹈嘆曰真曠世盛事大聖之所作為也非我皇上聖學精一心源澄徹曷能無私好惡以建此皇極哉但鉉罪止罰俸一月此固王者重絕人之意然臣愚竊有說焉凡亂臣賊子與其知而不亟去不若不知之為愈蓋方其君之未知則彼雖為惡尚懷顧忌曰君特未之知耳知則禍將不可言及其既知猶遲疑不決誅逐不加則彼復益將逞謀用智諂上行私始無紀極延至大弊然後從而處之甚不過一死然民禍已極國事已非亦已晚矣此理彰明不待慮而知者也今陛下於鉉既已知其奸發其隱且獎

皇明朝疏抄

卷十一

二十二

斥二中

亦極矣何不毅然遠去之以為天下太快而尚使之在位哉臣聞春秋大義君人者之律令臣無將若取之以律則鉞之誅當不違今日而陛下猶未明罰勅法豈將小懲而大誡以為小人之福與臣則以為聖意曲成固無不至然鉞血氣既衰行險僥倖之機已熟雖聖人與臣不可化而入且人賞之可使為善者而後罰之可使不為惡臣觀陛下於鉞行顧于大臣之中掣家宰之任排群議而用之臣長六卿封及三代加以宮保朕以子孫其委任之重亦云極矣而陛下之所以必為此者將以利其忠也苟有人心容不匪躬鉞猶大為欺諛若無關於利其忠也苟有人心容不匪躬鉞猶大為欺諛若無關於君父之休戚誠惡積而不可解臣恐區區罰俸未必能為之懲勸以變其奸直將以縱其無忌憚之心耳臣意陛下將無以鉞昔為能勤且忠今特小失姑再試之而後絕之歟臣則以為自古小人其得君秉權必有可觀之才必有可見之績但其心惟欲藉此以竊君之寵患得患失重負君國流禍且深他何足錄今鉞於部事屢入申出固問寒暑誠不可謂不動也順承意旨足稱任使誠不可謂不能也然積招物議終不悛身黨群小憾招邪佞可謂之忠乎惟其不忠故斯勤能抵足為部事之豪傑也之具而已人臣之罪莫大不忠尚可再試之耶陛下

賴以與共治者人才也鉞銜之地正人才之端縱使公正或失不明而邪正之權低昂稍欠猶足以為上言之憂敗亂之兆況不忠如鉞而可與之一朝居之耶臣知鉞不亟去則風之所鼓氣之所悉既不勝其漸染而彼復以從違為福禍以奪其所守中人以下將悉化為邪佞陛下一日萬幾鉞之抑揚播弄豈能一一而察之亦可以然矣然則陛下欲得真才以臻治理可不汲汲於鉞費之地而加之意乎臣請復以臣之所見者言之嘉靖十四年正月期當考察十三年冬正庶官入覲之期鉞身斯任其當知所斂節亦明矣臣于十三年起復赴京十月內行

之。皇上欲使物各得所之意。設眾口傳議。謂亦
惟視賄賂之有無為扶持之頓異耳。欺天因人負君誤
國臣之不知鉉之所為何如也。陛下誠以睿明已昭。復
即臣之所聞見者。恭之則鉉果忠乎。奸乎。果可以不速去
乎。進退之機。臣知陛下不崇朝而決矣。夫臣家居三載
入科甫及數月。固非有積憤。夙怨於鉉者也。臣聞君之所
愛臣亦愛之。其往徇焉。且然況大臣乎。則欲相忘于無言
者。亦臣之心也。比年以來。又聞一忤鉉者。則立中奇禍。不
然亦以漸去。其或僅存十無二三。則臣亦誠危矣。然臣不
暇自顧。猶諄復為陛下陳之。以鉉之必去為快。以去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二十五 斥五

罷姦佞以勵臣節疏

王廷

臣惟禮義廉耻立國之四維。則賞予奪君人之大柄。匪四
維以攝之。則風流波靡。其潰靡極。匪大柄以馭之。則畜
長奸其亂。將大歷考古昔。聖明王。鑄美常時。垂休百世
率由是道。莫之有改也。今陛下明聖洞燭。幽隱收攬。威
權親樞。大柄雖古帝王何以加之。陛下之臣乃有不公
不法。冒姦惡以叨大位。亦既暴白之矣。陛下亦既洞悉
之矣。而猶使之自決隄防。自破。應恥強辯飾非。覲顏在位
是不能不吐露血誠仰聖。陛下早為之所也。近該科道
等官交章論劾。吏部尚書汪鉉在任奸惡情狀。該鉉自陳
乞休節荷。俞旨勉留。臣仰見陛下推誠待物。以禮遇
下一以全大臣進退之體。一以養士人廉耻之節。甚盛
也。臣聞賈誼有言曰。上設禮義廉耻以待其臣。而下不
勵節行以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汪鉉若果以禮義自防。以
廉耻自勵。當不惡人言。披瀝誠悃。再四陳乞。必於求去。則
陛下優容之體。大臣進退之義。兩得之矣。今汪鉉自陳
無懇詞。且強為飾辯。大肆猖狂。全無忌憚。臣聞宋仁宗之
時。任用臺諫。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廟廊。則宰相待
罪。至今相傳以為盛事。今鉉惡聖明之朝。敢肆其姦佞
貪鄙之狀。擬拾奏辭欺罔。朝廷天下後世。其將謂何。

不勝憤怨其誣銖欲懲諸臣已甚之臣不敢為惡今銖欲以此為禁將欲使人盡如銖貪昧無耻蠅營狗苟桎梏於貨利不顧禮義不惜廉恥然後為善耶何其不忌之甚也昔漢桓帝誤聽左修而有黨錮之禁唐文宗誤用訓注而有朋黨之禁宋哲宗誤信蔡京韓侂胄而有黨禁偽學之禁一時端人正士斥逐殆盡至今言之猶足酸鼻漢唐宋之天下竟以滅亡載在史冊一可觀也今銖欲取以誤陛下臣不知其視陛下為何如主也臣反覆觀銖之跡其姦惡無耻其可駭見而陛下猶不即斥去尚使供職者臣仰觀陛下之意欲得大臣之體以聽其自決耳然禮義可行于君子而黜罰當加于小人臣觀汪銖之意決不能自裁以義懇切求休以仰承陛下之休美何也臣有以驗之而知其然矣往手汪銖在都察院科道諸臣嘗糾劾其奸惡至斥為面帶千層皮銖乃強顏就列動輒肆辯今復蹈之是陛下之所知也不知累朝大臣被劾曾有此論辯否乎被劾人員不許論辯所以防微儆效祖宗重禁之今被劾論辯實自銖始此知其不能懇切求退一也後遇吏部尚書員缺銖乃自陳才能獻於陛下以求任用其轉吏部亦有疏上陳臣猶記其語曰使臣十年不死得以十年在部而天下有不治者請斬首以謝不職之罪夫天官宰人物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二十七

王

林

甫作吏部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詔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暇焉用多言諸君不見立食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時補闕杜連上書言事即黜為上邳今自是諫諍路絕而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任李林甫之所為矣今銖以林甫自待臣不知其視陛下為何如主也至於所言欲禁偽學此尤奸險兇惡敢於無禮自有宋大儒闡明道學之統我祖宗列聖及我陛下聖聖相繼以道化民而於申初天下提督學校憲臣之諭猶拳拳焉道久化成天下之方知講明義理砥礪名節有所昌而勉於為善有所畏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二十八

王

林

權衡 陛下所慎重而不輕以授人者也苟非其人一日不可使居其位而况可以自售得之且使之十年在位乎鈐之意不過欲媚假 靈寵坊權納賄行私報怨以肆其惡耳其為此言誠溺于其中而不覺也此知其不能懇切求退二也夫官階之可予可奪 陛下實主之也臣下何得而專之哉年 陛下嘗有言責吏部矣為汪鉉者自當輸情服罪祗候 明旨可也却乃先詣權門長跪乞憐且曰汪鉉得吏部尚書是老先生與的全仗老先生扶持其跟隨官吏莫不掩口非議一時士夫傳以為笑雖卒以嫁禍而鉉之行檢益彰於人此知其不能懇切求退三也夫

皇明兩朝雜抄 卷五 二十九

由前觀今則汪鉉姦鄙成性無耻自恣若非待 陛下明示譴發彼必貪昧隱忍戀慕祿且或不免有長跪乞憐如昔日之所為者是不惟有負 陛下待大臣之盛心其為汙 聖朝清明之化損 國家威重之體亦不少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曾謂以患失之鄙夫而可使之冒大位列 清班乎且蒙宰者百官之昌也士風者治理之機也上古所以稱治者以士夫尚廉耻而風俗厚也後世所以不治者以士人寡廉鮮耻而風俗薄惡也今之士風惟奔競交結阿諛趨諂之為務而禮義廉耻漫不

知為何物若汪鉉者前後論列幾數十疏且猶儼然恬恬不為忤談笑如故撥辯不已是無禮義廉恥之尤者也今此姦惡已敗露矣 陛下若不亟去之則在 朝諸臣將益倣效成風廉耻道盡實不知其所抵極故臣欲陛下亟去汪鉉者非有深讐宿怨於鉉實以百官表率之地非鄙夫壬人所宜久據而強辯無耻之臣尤非 聖世所宜有正以導士習而勵臣節也孔子曰遠佞人記曰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是無非言斥邪遠姦實平治天下之大機括也伏願 陛下俯鑒臣下之奏深惟治理之原察汪鉉姦佞欺負之狀早為罷黜別選德素

皇明兩朝雜抄 卷五 三十

皆老成肅靜公清直亮大臣一員以充其任使凡内外大小臣工如有姦佞無耻如鉉輩者決不容于 堯舜之世而相勉為善不敢效尤則士習可端風俗可正而太平清明之治可坐致矣實天下生民之幸 宗社無疆之幸臣冒瀆 天威無任惶悚待罪之至

庸穢不堪憲臺疏

朱伯衣

頃者撫治鄖陽都御史員缺該吏部會推而以通政使趙文華充任一時傳聞舉朝臣工莫不相顧駭愕驚訝不已查謂文華何以堪此抑何遽至此耶夫鄖陽重鎮衆轄夷方方今苗患未盡正疆場有事之秋而劣犢僭據非庸才得據之地臣竊謂其有不可者敢併舉其平生而悉陳於君父之前謹按文華本以狎邪小人市井無賴其素行又不齒於士論徒以其獵涉浮詞濫叨甲第初授部屬即放肆不檢乃以考察謫調外任及其佐州善狀無聞貪聲愈著鑽刺夤緣營遷京職未及數年洊至通顯然猶謂其所居北切要之地尚可置而弗論也乃今循資得遂濫推撫治則繼此而二於六卿又繼此而長于六部亦將循資而陞可濫及矣臣固不徒為今日撫治惜將為他日之名器重也夫古今小人不假之以權未有能濟其惡者何也勢不得行耳苟虎而翼焉則害將益烈鄖陽之民何罪哉矧遠徵鉅任付之匪人抑將何以彈壓軍民示威夷服以紓朝廷南顧之慮耶臣固知撫治斷非文華之所能堪而名器之壞尤不能不為之深惜也參照通政司趙文華邪媚鄙夫汙庸本惡器任不謹即考察而謫官鑽刺通神遂當緣而復進部署甫遷通察尋改即其庸斷下富貴

之場可知競奔于權賄之路狐媚接攀憑勢而寵賂日章地營苟恣貪饕餮而廉耻盡喪鄉黨稱紳共鄙縱居閑散之地猶為汙玷於班行加茲臺憲之重何以克堪於任使伏乞聖明俯察愚衷勿俞所擬仍勅吏部從公看詳如果臣言不誣將趙文華亟行罷斥毋得顧望回護復使之覲面充位久玷清朝所有前項撫治員缺另行推舉才望相應者疏名上請庶名器不致于濫觴而邊方緩急為有賴矣

皇明高朝疏抄

卷十二

三十二

朱二

昭國法以絕禍根疏

林潤

臣濫役巡視上江備防江洋夥賊強劫皆土豪巨室以為之窩主有軍犯羅龍文逃回原籍縣城三匪死迹涉可疑臣隨密行徽州府推官葉祁緝捕據本官揭稱龍文近潛住嚴世蕃之家不知何故臣又訪得到家隨差兵衛同該縣協拿緝獲龍文擁衆自衛竟致脫走聞又投入世蕃矣夫世蕃龍文二犯悖逆克醜罪惡滔天仰荷 聖明洞察逮獄考訊一時人心奮躍孰不曰必粉身碎骨庶可以洩神人之憤伏蒙 聖恩寬宥宥以不死姑從末減充軍為二犯者宜感激再生沒身圖報可也乃弗見省愆反懷皇明高朝疏抄 卷十二 三十三 昭一

怨望蔑視 國法徑不赴伍而妄享富貴僭擬 王公此無忌憚何如哉如龍文之居則據山為險去縣五十餘里謁祖則鼓樂盛張冠裳炫耀居常則擅著蟒衣妓女環列且招集惡少出入靡常今之江洋行劫雖未必盡出其門要皆多彼之黨矣世番之暴橫無異於在 朝之時或肆為訕毀或縱為淫樂或奪人財產負 國背 恩亂風敗俗莫此為甚聞鄉里含冤每赴愬於官司者動以百計近以造屋為名聚衆至四千餘人機謀詭秘人心動搖百姓望父母妻子而逃有司以城池倉庫為懼不有推官節制臣申聞上司解散而地方之變成矣夫此二犯橫惡風著

於平時狂克更彰於謫後以世番之逆而濟以龍文之險以小人之無忌憚而更懷怨望之心況其交結往來神出鬼沒而莫知其狀招集黨與夜聚曉散而莫測其蹤此其意欲何為哉臣恐失今不誅後患難圖亂機所伏關係匪輕故敢披瀝以 聞伏乞 勅下法司詳訪如果臣言不虛乞 賜將嚴世蕃羅龍文差校提解或行各原籍撫按嚴拿竊恐臣已發覺二犯必聞風暫赴該衛仍乞行各看伍所在撫按嚴督解京究問明正典刑庶法度昭而姦宥知懼禍根絕而 朝野寧謐矣

皇明高朝疏抄

卷十二

三十四 昭二

黜巨蠹以消民怨疏

林潤

仰惟我 皇上敬 天勤民任賢圖治邇者偶因早暵經時風霾示異又從言官之請 特命西京部院考察諸司百官四品以上京堂着其自陳又聽科道衙門拾遺密劾甄別賢否去留至明至當故凡在位諸臣莫不洗心改行勉圖職業以共成太平之治蓋彬彬然盛矣然內外喧騰咸謂風憲大臣之中有罪惡昭著極為公論所不容者尚得倖脫是猶未免為 清時之一塵穢也臣待罪南臺博採群議不忍隱默敢舉其人併條其跡跡為我 皇上陳之謹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鄔懋卿奉 命總理淮浙等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三十五

自一

慶塩法蓋因 內帑空虚邊儲匱乏我 皇上特勅其經理財用以濟時艱亦出于不得已之計也為懋卿者仰体聖心潔已奉公調停區畫使我上不失 國課下不失民情斯為大臣謀 國之忠也顧乃自廢 憲典罔法行私所過屬縣培剋無遺府則定以千教州則五百縣則二百三百各有通等其塩運司則無算為兩淮尤為塩商輳集之所懋卿明對運司欲取銀十萬兩應用運司遂令商人黃球黃煥王鎰等賂引科派共計四百兩送進其管收則經紀周仁等其接遞手本則龍瑞瑞其押送出境則楚瑞等同商人黃球等也以兩淮一運司而推之則兩浙長蘆等

處可知矣夫懋卿有理塩課不知有增於 內帑幾何而攫入於私囊者如此是黷貨無厭背公營私其為罪一也又平民李守謙告親人王鐵等侵匿寄頓財物懋卿將鐵等親提面審定罪發府繳等悞罪具送禮銀三千兩被守謙妻父千戶杜詩在於本院門首阻執又商人吳章波人首告項堆事情吳章悞罪送銀八百兩托主簿吳道東門子徐應進進其送銀之時吳章令家人持銀被聽事吏搜獲併原遞進發出照收手本衆目共見道路傳醜夫懋卿職司風紀正當嚴加律已以振肅百僚而乃暴露賍私如是則大喪名檢玷辱風紀其為罪二也每張筵會百金為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三十六

自一

常及至揚州明知巡撫劉景韶貪殘過甚則以為苛貨而挾之乃對府官作冷語曰吾將參之使景韶聞風曲意阿承設酒一席幾費千金金銀器皿極其奇巧花飾以寶珠而下貯以銀瓶餽贐之禮聞亦萬餘然後始得其驪顏又往鳳陽謁 陵敢帶戲子王權王灼等仍分付江都縣帶領茶廚郝信張元等及承應人等共百餘人各給路資工食皆出自里役靡費無紀此奢侈縱肆反道悖禮其為罪三也且陵鑲有司暴虐百姓在揚州州縣創纔三月耳而平民斃于杖下者二十餘人如堪管姚佩送冊稽遲尉役蔡經置酒久整皆小事也俱杖三十而身故聞沿途打傷人

亦不計其數也小民吁嗟無所控訴此殘忍酷毒不恤怨言其為罪四也北直隸山東連歲荒歉餓殍盈野死亡枕藉至廬我皇上宵旰之憂多方賑濟憊卿躬歷其地目擊其形畧不加動念仍責於有司勢必取之於民是浚垂斃之民膏血以自封也我皇上愛養元元而憊卿固欲戕之是果何如其為心也揚州畿輔重地自有倭患以來兵費浩重益以去歲之水災重以撫臣之剝削富者蕩產貧者流竄蓋商亦相挈而逃憊卿查覈過嚴人已不堪而又加無名之派去歲盜徒幾欲相聚為亂此動搖邦本斷傷元氣禍雖隱而貽害實深其為罪五也夫憊卿之罪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二十七

臣三

朝野共知遠近側目比言官會議論列皆私恨竊嘆疑發言謂憊卿廣於結交巧為彌縫非惟言之無益抑且惟其中傷臣一介孤寒愚蠢憂虞獨念身忝言職既知而不言自負腹辜之罪不忠之甚也豈人臣事君父之道哉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禮于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君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獸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臣犬馬區區實如此伏乞皇上察臣微衷勅下部院再加體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鄙憊卿速賜罷黜庶民怨消而士論快如臣有一言涉虛臣甘受顯罰以為言官妄言之戒臣無任激切忠憤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權奸二

褫奪跋扈權奸疏

高時

近該巡按御史車邦祐等遵奉 明旨登蔡羽國公郭勛招納亡命克從濫開違法大店擅收私稅酷用官刑四路邀截客商貨物百計霸占軍民房屋貪賄專權召災致異等項不法事情據實具奏仰惟 聖明洞察弊端著飭從實回話續該都御史胡守中亦將郭勛奸黨重情串結統事旗校暗捏嚴衛機權冒占官軍侵欺糧餉嚇詐各商賈本貪濫包辦工價狂悖不忠抗違 明旨怨望不領勅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三十八 高一本

書等項欺心情節具本論劾欽奉 明旨着令鎮撫司一併勘問見先後 命下之日京師凡民皆愚老幼相向歡騰皆云老奸臣得蒂固根深賴我 皇上離明乾斷一旦與民除害逆折奸萌百姓之福也是以輿情公法律之助之罪不容誅矣茲者僅蒙 皇上暫令認罪回話姑待勘明厚治此實 聖明御極極頓挫奸雄之道必有深思遠慮非臣等愚昧所能窺測顧為之助者法當惕然省愆吐實露情辭避其柄哀乞 聖寬重懲猶難進於放殛之誅矣夫何郭勛文過遂奸執迷不悛數日之間連章三次撫飾妄辭中間情實愈戾一則曰臣實不敢深懷怨望在

聖明固以盡識其微而狂悖支吾端不止此何必又勞

皇上賜物等語而已欺天罔人聽言可以觀其臣不知其

何心也意者勛之志肆飾非尚謂守中邦祐所論事情未

得肯察察要若可巧言遮蔽殊不知踪跡敗露欲蓋彌彰

鍾使三尺之童亦能言其梗概夫以勛之罔利無厭言之

如南京東南財賦之地淮揚魚鹽饒腴之所臨清徐州德

州亦齊魯會通貿易之區也勛皆置有私店同夥計與販

群聚充斥道路水陸船車各懸國公金字牌面騷動地

方關津不取正稅侵漁民利歲入鉅萬而貪夫給發難填

之慾可謂無遠不至矣且以頻年剝削畿輔軍民膏血已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三十五

盡錐至 朝廷近侍內官房屋勛亦任情吞併全無顧忌

如南城水頭華麗屋一所田連阡陌值銀三十萬兩此

則勛之白占近故肅敬太監之業也東城沿溝衙前大宅

一所中間古銅玩好之器不計其數又有城外庄田二處

值銀二十萬兩此則勛之白占近故魏彬太監之業也城

外八里庄房屋田園一所值銀十萬餘兩此則勛之白占

近故韋繼太監之業也城南八里莊輪奐膏腴墳宇田園

一所值銀二十萬兩此則勛之白占近故竊璫太監之業

也又如太監溫璽物故家資玩好值銀十萬兩勛則用強

奪取過半又占庄田一處值銀萬兩竟抑無伸將各官

一應護、勅御祭龍碑毀廢無存所創庵院寺觀殿宇拆

回改造庄舍孰敢撓阻蓋由郭勛威力赫著凡有觸其怒

者欲求止於破家而不可得所以聞風戰懼不但犬馬之

畏猛虎也人言但領得罪於官府不願得罪於後府勛之

忍心害理常何如其報也且以運糧船隻成造工價不

少 國家賴以為用勛則每年慣使黨惡光棍將銀貨

捱借運糧軍士按月收息率其浪費貧窘逼勒就將官舡

准折私債不論舡之大小新舊一槩拆卸變價是誠何心

哉權奸之惡貽患于商賈貽患于畿民貽患于內官貽患

于漕運從此不治日夕月深始將無所不至矣民之蠹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四十

國之盜臣不圖見於 聖明之世也以上貪婪大畧是又

出于御史車邦祐聞見之外者矣又以私植黨與言之郭

憲郭勛通同壞法嘗為守中所論矣若夫勛之坐地運籌

籍為謀主則有逆黨張綏綽弟張維仁命生員楊紹言罷

斥鄉官錢俊民翁守洪喇虎高廷專一舞文弄法操置行

私五人尤為無賴中之巨魁至於託之心腹可備緩急之

用者又有橫蒙官旗人員陳璟孫聰梁永濟彭福李福鄒

經劉宣柴鐸郭鎮黃曙韓傑李魁陳三趙勳王叢林邵寶

申鑑司昇王胡孫應乾李濟王月李昂李秉馬奎張鑾莫

非鷄鳴狗盜之輩也若夫布為瓜牙生事害人則有棍徒

孫錫孫漢裴應龍袁元瓚戴保光周路王三孫淮來
宗彞李茂日逃走透敵衛消息訪察詐財為生則有刁
校尉劉致李淮呂保居鐸梁木等狐假虎威軍民切齒且
有剋剝官軍極其狠毒興言至此真可流涕每年河南山
東等處春秋領班都司到營要磕頭銀二百兩領班指揮
頭五十兩管隊千戶寫字旗軍各五兩辦納若為定分
更之皆非各官之已資也却將班軍行糧賞米一一扣除
交送明白方免網羅凡遇外衛工價無借明縱孫聰
陳璟用撥推借低銀每一百兩先扣保頭銀二十兩互相
影射完工一候軍班滿回衛輒便濫批詞狀或差管工
皇明兩朝野抄 卷十二 高四
把總守催責令該衛監併加倍追收解償私債以致原籍
軍餘貧窘徹骨而轉徙流離者踵踵也勛之貽患及此可
謂忍矣又如京衛官軍未盡派撥工所蓋 國家節養餘
力優恤軍士之渥典也奈何郭勛私室計日後占者不計
其數聽信投充跟用者有之仍令辦納月錢者有之買閑
回籍者有之修造房屋庄田凡有一技一能手藝軍士莫
不輪番役使止給食米一升皆隸陳璟孫聰置有私簿挨
次分派令覓動控訴無門損壞營務實由勛始蓋勛既
叨掌管府事又兼提督京營全不仰思我 聖明眷注者
何如而勛顧可以為是也是其上孤 君父之恩天理人

心戕滅盡矣再照郭勛舉動乖方機緘叵測踪跡可疑者
非一是也且如重犯張延齡包藏禍心罪在不宥平人稍
知畏法者自能遠避嫌疑以圖保全身家勛為閣閣權貴
與之交通代伊管理店家私如此存心豈無所為也哉
京師舊制不許堆積糧食律法必有深意勛之莊第貯蓄
雜糧各以萬計可謂多矣又如各倉每月放糧之期人人
隨處羅買多方私自專殖有積無散此欲何為律開違式
器用不許擅制勛先年令漕運將李節鑄造派金圓爐
六十面發藍方爐四十面又營造有金銀山等項侈肆物
件臣庶之家不知作為何用然其積聚玩法尤駭觀瞻外
皇明兩朝野抄 卷十二 高五
國不許交通關津不許阻隔亦禁例也勛則拳拳然必欲
革夫巡關御史又令家人李福孫錫王二等潛住縣頻邊
郡販鹽販茶貿易恬無忌憚 祖宗法度森嚴不知
視為何物是必勛之貪鄙兇殘根于天性恭惟 堯舜在
上尚不格心感化 聖明今日不可不為之所矣易謂童
牛之牯將以預防其觸也豬豕之牙將以預制其噬也臣
等伏觀 明旨責勛內云好生強悍無禮恬不畏法欽此
則知勛之媒孽情狀自悉於 聖明日月昭臨之下若無
咎言矣臣又竊謂小人為惡亦恐人知未及知猶有所憚
也迨夫貫盈敗露人皆知之矣然又不能明正其罪屈法

姑容彼將安意肆志卷成隱憂覆轡不戒而堅冰必至天下之勢則然也且駙馬謝詔英國公張溶其安伯張綱均朝廷勳戚罪犯輕重比勛為次今皆置之明法而不蓋以功臣外戚位望已隆則強忍難制故惡雖小而治使人不敢犯也夫勛之過惡深重無以加矣要之羽異尚多鋒威排異無異一時執法則官未免遲疑觀望事體尤為不便中間疑忌幾會所在不可不審聖明大縱高出身常萬萬等何敢多言伏乞皇上大施剛斷其早奪坐府督權柄勅下錦衣衛將首惡郭勛及一千惡人犯拏送鎮撫司同前謝詔張溶等一併究問明白不許回護徇私從公具本奏請明有治罪將見軍民之冤抑可伸奸邪之黨類自散禍胎永絕國法昭明而社無疆之休端在旦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主

四十三

高本

劾貪驕恣武臣疏

謝瑜

近接邸報武定侯郭勛奏為陳愚見遵聖明通達法用人才立稽考惜民財蘇困苦添鎮守以清政治永圖安寧事奉聖旨這所奏事宜各該衙門會議了來說欽此臣等覽誦大駭聖明在上內外大小臣工莫不祇肅請共罔敢踰越而勛乃妄言瀆亂肆無忌憚如此據勛之言則是六部院寺科道及撫按監司守令盡皆不才天下政務盡出勛之指畫乃理也謂聖明之世盡無一人可用盡無一事得宜何其誣妄之甚乎觀其所論各項事宜類多影響恍惚妄意未嘗灼見有何利弊其添設鎮守乃其志之所在也必是久開內臣重賄鑽求勛乃交其不肖之人并其日後肆出利民以供奉于已為之試探陛下却乃謗譏諸臣以鉗眾口臣不敢縷舉以塵天聽請只此一事與勛辯之其曰天下官吏貪污害民皆因陛下無腹心耳目之人在天下也又曰文武官員推奸避事該內臣勦奏則奸貪飲跡此正先朝奸邪之人所蠱惑君心蠱害朝政之言而勛乃敢以陳於陛下之前乎果如勛言則內臣用事不如正德年間內臣飲手莫如陛下臨御以來是以正德年為太平極治而今為積弊之時也夫數年大壞極弊陛下下一洗而更新之得失治亂不

較自明而勛之倡議顛倒若此意豈無所為乎如勛之言
果行則 陛下累年惠養安堵之民一旦困苦愁嘆當復
如正德年矣且宦官用事害政傷治不獨正德年為然自
古有之 陛下斷自宸衷毅然裁革可謂度越百王傳之
萬世而運祚綿永書之史冊而宇宙常光勛乃謂嘉靖年
來不知何人 奏請 皇上節次因事取回豈奏者為要
奏而 陛下為過聽耶 陛下光明俊偉之事而勛以為
偏私不公之甚其恣肆不臣何如耶 陛下為萬國民臣
之元首凡文武百官莫非 陛下之股肱耳目心膂而刑
餘之屬特以備灑掃人役耳君臣一體忠義天性豈惟宦
官之親而大臣群臣皆疎也宦官鎮守利於宦官者勛欲
用之科道巡視不利於宦官者勛欲去之是欲 陛下盡
棄天下之臣而獨倚宦官為心腹耳目勛何切切于宦官
耶前代有以宦官為心腹耳目者 陛下視之為何如而
勛欲以此望 陛下也孟子曰貴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
邪謂之敬勛之此言不恭不敬莫大於是又其言曰文官
弄法武官已被鉗制不得如文官并用之時又非虛心為
國忠 陛下之言也勛亦武官獨被厚 寵位極太師班
列三公之上此武官之極也正其持滿戒盈謙虛自保以
求無負殊遇斯為善道乃欲以一身攬九卿之權以數言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二

四十五

劾二言

賜區慶天下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四十六

一勅三

罷斥奸貪以清治本疏

徐學詩

頃者逆胡犯順入侵 畿甸焚殺之慘前所未有釐
皇上勅諭文武群臣凡有見聞可以助大破逆賊虜寇者
人人盡言昨又蒙 聖諭示諸府部院科道欽此仰見
皇上憂勤惕勵之誠先事預防之慮不勝感思效條
舉口陳而未嘗有採本之論盡言於 皇上者臣備員郎
署非不知隱默遷延可以苟祿全身而出位言事罪當萬
死伏念委質為臣身非已有親事積忝義激於衷又遵奉
聖諭人皆盡言所以不避責難冒死陳之臣惟外攘之備
在於內治之修然內治之要貴先端本正原歷觀前史得
皇明高朝疏抄 卷上 四七 徐一
人則理匪人則亂其應如響今照大學士嚴嵩位極人臣
職同政本奸險算測貪黷無止以內動貴之交結以外群
小之趨承賄賂填門舟車載道凡文階武職自布按叅遊
以下瑣瑣無論至如巡撫總兵等官每一遷擢例索銀千
兩諸他珍奇玩異之物尚難數計蓋不如是即不能安其
位凡此非扣軍衣糧則剝民膏血而來也故高每歲四季
遣家人數千輩回籍榜檣應船更番迭運擅役夫皂冒支
關領沿河驛通州縣望風承順高輔政十年不為不久不
為不專大臣不法小臣解燕貪軍利日甚一日釀成庸
患其所由來漸矣而高自進為自得計日肆欺罔臣

嘗計萬姓歲終論序班龔結等疏內無故自表寸絲尺
帛不敢收受門下雖等語萬目所視萬手所指將誰欺
欺天乎然此特無事時耳見今虜勢猖獗武備廢弛正宜
張皇六師克詰戎寇之日况身居元輔世受 皇恩如高
者尤宜食不下咽寢不帖席創往更新捐軀報國贖前
愆而何謬引佳兵不祥之說以漫 清問且貪饕如故恬
不知畏薊州總兵羅希韓奉 旨拏問高子太常卿嚴世
蕃接收失事問單李鳳鳴銀二千兩囑伊代任他日鳳鳴
必將陪封邊軍取償倍利尚安望其練精蓄銳為 京師
之屏衛哉漕運總兵員缺世蕃又接年老昏庸郭琮銀三
千兩囑伊推補他日琮必將陪封軍卒取償倍利又安望
其釐奸清弊為漕河之保障哉此二臣失事老廢眾所共
知又當多事之秋一旦舉而委之重任聞者莫不錯愕問
故而臣亦得以知其弊又近日史館書辦例與八品此
聖恩也該部未題之先世蕃即邀為已力而預索顧布陳
世良等銀一千二百兩王府科吏至瑣微也舊吏未滿之
日世蕃即為註撥而預受盛堯相銀三百兩故大而餘曹
本兵之選擢起用微而官辦吏胥之營求頂撥以世蕃權
臨勢托而得美地者十常八九臣徒見積忿痛心流毒滿
目故不能以悉數而亦不以清聞網利之密不遺鉅細誠

前此輔相所未有之貪亦前此輔相所未有之富也夫萬
節蒙 聖上之優賚久叨一品之厚祿歷計不下數萬似
可充其欲矣而不知足平居無事嘗官商賈賂遺請托之
賊歷計何啻百萬似可充其欲矣而不知足奈何 宵旰
不遑緊要用人之際 京師安危糧餉緩急所依賴之官
而復賄囑李鳳鳴郭琮為之不知高之心何心哉又自九
月初旬以來高之私宅後門暗集車輜數十連行李出張
家灣旬日未息本月十三日黎明時分高有潛自直所出
私宅看發女轎四十餘頂回去非高眷屬即世蕃衆多之
妾媵今沿河樓船一十二號滿載而還彼亦自知其非各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四十九徐三
船封職悉假別衙門名號以誑道路臣聞 君逸臣勞又
聞 主憂臣辱高既平昔不肯任事以成 主上之逸臨
事又乏籌策以舒 宵旰之憂及事稍不寧人尚警潯即
顧其家屬重賄悉徙而南以先衆望於已得矣如 君父
何負 天地罔極之恩積神人共憤之禍不知高之必何
心也臣受職至今每接士大夫論及高父子無不切齒痛
恨而七八年間竟無一人少敢抵牾誠以內外結成而世
蕃狡獪擅執父政諸衙門奏 請稍涉疑畏者必先關白
世蕃而後 聞又高權柄足以呼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
制人勢利足以廣交自固乘機隙足以示威脅衆文詞

便給足以飾非強辯而精神警敏揣摩精巧足以趨避利
害而彌縫缺失其私交密會令色脂言又足以結當路之
權心而緘其口即巨奸老猾鮮能逃其術者幸今 天威
在上離照方中先經諭高者不能顯禍于正言直指之時
往往托事假人陰中於遷除考察之際臣晚進不能悉記
姑即目覩如先任給事中王輝陳璫御史謝瑜董漢臣等
彼時俱蒙 聖恩寬宥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高父
子如鬼如蜮不可識度痾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者誠畏
其陰中之不測也伏乞 皇上勅下科道備加詢訪指實
參論如果臣言不妄將高父子早 賜罷斥別簡忠良委
任責成 乾剛總攬於清穆之上而六卿分治其職自無
阻撓脇屬之患天下官司庶府庶幾革心向化而治穰之
政一舉可振內順治而外威嚴尚何醜虜之足慮哉此
聖諭所謂大破逆賊虜寇之大端也昔宋臣岳飛以精忠
神策之將當偏安板蕩之餘論天下太平不過曰文臣不
愛錢武臣不惜死而已况今四海一統 聖人在天子之
位又何太平之難致然文臣愛錢欲責武臣之死亦相語
云臊子到門前閣老還愛錢我有口不敢言况陳列食祿
者乎故臣不量孤寒踰分觸權於萬無一毫私怨惡也倘
涉虛誣甘受欺罔之誅死無悔憾緣係奸貪輔臣欺 君

奏請旨
宸斷特賜嚴斥以清治本事理未敢擅便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五十一

徐五

奸惡疏

王鐸

臣每讀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有曰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
精會神相得益彰化洽四表橫被無窮至此未嘗不三復
欣感焉恭惟 皇上天縱仁聖求賢圖治之心勤倦朝夕
真天下臣民千萬載希濶之遇果得貞亮純實之輔仰宣
德化則豐功偉績高明廣大何啻 天地日月也夫何臣
職不修上負 聖主闕輔理之効以勤 宵旰之慮臣等
實為承春 命者懷憤滿焉前茲之去如距斯脫此固仰
賴 明威之昭格矣臣等猶慮後人之負 聖眷襲前非
而加甚耳竊照新任大學士仍掌禮部事嚴嵩婪無恥辱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五十一 華一

汚同駟僧媚嫉成性毒甚虺蜮外謹恪而內即悖淫陽恭
順而陰肆驕橫奸邪百狀屢經論劾復加鄙惡之子嚴世
蕃招權納賂以助其惡是虐焰方熾又從而煽之也
皇上不世出之主而斯人猥居端揆豈不瀆 聖朝哉竊
惟嚴嵩奸惡之詳已徹 宸聰而復加要任將惟以其位
次之及而姑試之然贊畫樞機庶務之舉廢係於斯百官
之邪正係於斯而輔臣非姑試之位況士風日墮民生日
艱夷狄日橫求賢更化正 今日所宜汲汲也而非姑試
之時臣等蓋反覆思之設或人心可感萬一嚴嵩感激
殊眷蠲舊惡以勉新圖亦有望乎但古昔大臣勲業之

之厚故能發之光大高自任仕以收關汗辱之
行而談巷議譁然以為口實雖欲改圖如大本之既撥素
之不平何哉則後效之不可望彰彰明矣臣等又思之
聖君當極萬一不敢大肆其惡但內外臣工多沒溺於利
欲之私而忘其忠義之良久矣若復樹斯人以為之標則
互相朋比為害滋蔓是故萬一人之貪雖未足竭天下之
財然貪者皆將醵附焉而天下之事實矣惡源不塞末流
必濫是則塞源之計正當於出謹之未高之柄用簡在
帝心而臣等敢言之似不免於違拂之罪然 君門之深
重萬里奸臣之詐為百端故堯智如神而其工驩堯得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二 五十二 筆二
象恭而雜進此衡巷之議芻蕘之言堯之所必採也 新
命甫加任事伊始而臣等遽言之似不免於躁妄之罪然
與其言之于蠹政之後則焦頭爛額何救於焚不若言之
于方仕之始猶得以效曲突徙薪之愚欸也臣等之論高
亦既屢矣而猶譁說不已似不免于執慝之罪但輔臣政
樞也嚴嵩奸邪之尤者也嵩不去則必竄 聖政以煩
聖慮舍是不懲為 陛下言之餘無足言者矣况洗滌乃
心修舉乃職 綸音煥若而猶畏權避罪隱默乾沒以自
取容臣等雖至愚極陋如上言 聖明何所不敢也 不
忍也且 君父即 天也而臣子者獨一無二矢心

以俟 明命之降而已 皇上俯賜鑒察以為出于天下
之公議而採納之將嚴嵩黜別求賢輔以成高明廣大
之業使微末小臣得依 聖主之光以竊榮照臣之幸也
若以為大臣之進退而小臣是議罪其冒昧而黜罰之則
身辱辱而仰報 君父之心庶幾其無負焉實臣等之分
也披瀝悃誠冒干 聖聽不勝惶恐之至

早正奸臣誤 國以決征虜大策疏

沈鍊

臣觀昨歲逆虜犯順得利而歸邇又陽言入貢陰懷故智致厯皇上宵旰之憂奮揚神武張皇六師必欲乘時以興北伐此固天地神人之所共憤文武群臣之所願戮力者也然用兵之機必先廟筭方今廟筭必先為天下除奸邪而激忠義則虜賊不足平矣伏讀聖諭有能大破逆賊虜寇者人人盡言欽此臣至今思割肝膽竭股肱以效其至愚臣誠憤懣誓不與此賊俱生切見輔臣嚴嵩受國重任視如鴻毛貪婪之性疾如膏肓愚鄙之心頑于鐵石當此之時不聞其勞心焦思延訪賢豪咨諏方略以為治國安邊之策惟與伊子世蕃日夜圖惟不過為自全之計人有欲為忠謀奇計者恐其勝我也多方以阻之人有欲貢諛言諂色者樂其親我也則曲意以交之揣摩之術利於錐刀而不用之以經國狐媚之態病於夏畦而不用之以親賢納賄以驚官吏也已成常例則心知其過而不能回開筵以結士夫也用市虛文則外懼其顯而不能止原其所以納賄者以為既得其財而又可以制其心既得其心又可以資其力此其為身謀善矣其如國家之事何哉邊將非多用黃金不可以得官彼曷肯奮身却敵以錢而買死守臣非累通書幣不可以致譽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二

五十五

沈

故為計忘已愛民以私而為公乃今考察之時又其父干獲利之日矣朝廷賞一人則曰由我而賞之也罰一人則曰由我而罰之也于是人人皆思所以計為父子之愛憎而不復知有朝廷之恩威矣臣非不能指其細姑舉其罪之大者有十納將官之賄以開邊陲之釁罪之一也受諸王餽遺令宗藩失職罪之二也攬吏部之權奸賊狼藉至于驛丞小吏亦無所遺官常不立風紀大壞罪之三也索撫按之常例奔走書使絡繹其門以致有司聚歛而百姓之財日削教化不行罪之四也陰制科道官俾不敢言罪之五也露賢欺肅中傷善類一忤其意必擠之死地而後已使人為國之心頓然消沮罪之六也縱其子受財以歛怨天下罪之七也日月搬移財貨騷動道路民窮財盡國之元氣大虧罪之八也為內閣久而奸貪日甚無一善狀罪之九也不能恤謀天討以舒君父之憂罪之十也故今虜寇之來者三尺童子皆知嚴嵩父子所致也又况重之以十罪乎吏部尚書夏邦謨名為公室之臣實為私門之吏大事罔白嚴嵩而後敢行小事盡通世蕃而後敢發三公但然謀議豈可以父子而干預六卿之政耶為邦謨者少有骨鯁之風昌言執法彼不能不回面而改行籍隄陰惜其手不過解官而去耳惟其計利之心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二

五十六

沈

一動則患失之謀百出始也因賄而得官既也因官而得賄勢利墜下膠漆道義淪於秋雲妾婦之道至工丈夫之心已喪如之何其察天下之官吏也官吏之言曰內閣更部要錢五萬兩清無益于是內外遠近相視成風廉恥不行風俗起今之考察將以進廉退貪不除此三人者雖日大談德義更無庸恥身為污辱之吏而曰我將進賢退不肖也吾誰欺欺天乎使內閣吏部盡忠則六卿盡職矣又何異于丁汝璉之失事乎廼今日之事未艾也猶聞有阻北伐以為不可者然庸賊之稱實也許亦來不許亦來而朝廷之出兵也來亦伐不來亦伐善用兵者可以皇明朝疏抄 卷三 五十七 沈一

守亦可以戰不善用兵者不能戰則亦不能守矣今能阻朝廷之北伐能保虜寇之不南侵乎但整兵列陣陳險而後動以保萬全之勝則存乎將帥之能耳今之欲阻北伐者其心曰事成則歸功下將帥事失則歸罪于輔臣此所以倡為不可戰之說下其間其為欺君誤國之罪又大矣伏乞 皇上 勅下廷臣將此三人詳議其罪應誅而誅應斥而斥則當罰明而賢否別忠臣義士無不仗劍而起感激奮發爭先效死而虜酋不足戚矣邇者颶風大作 皇上所宜速發 乾剛以回 天變以慰人心臣不勝惓惓激切之至

之恩雖粉骨碎身不足以報豈有令家人報捷又令其孫冒濫軍功之理竊疑不信既又聞士民傳言道路道次兩廣功次有嚴閣老人家姓名在內原未有人親去平地安功得官臣始信人言不誣憤悶不平久之不意嵩居宰輔表率百僚乃惟知為家謀而不知為 國謀敢效市井之行忍壞 朝廷之法一至於此臣以事非職掌不敢以言今華 聖明在上因尚書歐陽必進之奏辯 勅下本部查明來說嵩合當任部查明 奏請以聽 聖斷可也其子世蕃乃私創一稿令人封送到臣皆一片虛詞與堂稿多不相合欲臣依從題覆臣深憤往事皆非真實上下蒙蔽緣以為奸臣欲明目張膽直言無隱以上聞於 宸聰顧恬不知畏猶自作稿欲部聽其僥倖欺罔之心可容誅哉天地鬼神鑒臨在上其稿見存可以對證臣請折之如曰嚴效忠果有勇敢何不咨送宣大之近而惟送兩廣之遠如曰效忠曾考會武舉未第何本省無起送公文今又自開民人不言武舉之故如曰效忠果係鵠之親兄世蕃數子俱幼未有名效忠者此滿京士夫軍民所共知如曰效忠果世蕃之子據當時通狀止十六歲豈有能赴戰陣親冒矢石之勇如曰效忠斬獲首級七顆有軍民將士未斬獲之多者止宰相一孫獨能勇冠三軍遽收七級之

功如曰效忠對敵右手傷左腿砍破計二月二十五日
方在陣中不及一月產委何其身體累無他恙即能飛躍
軍情千萬里之京師如曰效忠到京金鑰舉發近日
病故何以嚴鵠替職之日止告不能授職而又捏添病故
之說如曰效忠試鎮撫之官當替况秦捷之功止終本身
原無承襲之例如曰效忠功次當併見行事例當先奏
請何故止用通狀而逼迫同官以行臣訪得原無嚴效忠
親赴軍門聽用嚴鵠原非效忠之親弟其秦捷皆詐添之
姓名其功次皆實奪之首級千計百較神出鬼沒無非做
成圈套以為嚴高造謀欺罔之情明若觀火有不待智者
皇明高朝明抄 卷三 六十一 究三
而後知也將誰欺乎其歐陽公進高之鄉曲陳圭係世蕃
親家依阿朋比預為之地誰謂其無益豁豁之欲巧詐之
術發端于嵩之權奸濟成于世蕃之詭譎尤甚于嵩之
惡已無所不至况加以其子之惡中外之臣順之則有喜
拂之則有害一惟其言莫違罔不畏之如庠即此一事其
他罪狀可勝言哉昨世蕃又封一帖與臣云昨稿明日即
上本勿遲蓋恐朝廷因遲致疑等語仰見皇上所以
待嵩者真如股肱心腹未嘗有一毫疑貳於其中嵩亦以
陛下待極其隆人言遽難以搖動故欺上罔下之事公
然肆行若無所忌憚于外今乃自知事出虛詐有干軍國

法典慎日月之明奸莫能逃是以惟恐因遲致疑踪跡敗
露自懷疑而不能安也天地鬼神昭然在上其帖尚存可
以對驗臣竊思祖宗之法有汗馬勲勞真正擒斬者方
准計功陞賞所以鼓舞將士為萬世不易之法紀猶慮有
法外之遺奸也又參之以冒功冒功奪功之明條行之既
久法為甚嚴累朝以來未見宰相之孫送軍門報効者今
嵩不惟送軍門而且捏添名姓以無作有是大壞
祖宗之法者自嵩始惟嵩以輔臣冒濫于其前是以將應
魁唐國相以卿二之臣亦敢冒濫于其後陛下方追論
之內外人心少知警畏今嵩之冒濫若不究正將來效尤
皇明高朝明抄 卷三 六十一 究四
誰復禁乎在陛下無一毫負於嵩在嵩之負陛下已
到十分極處陛下以天地之心尤欲望嵩之不欺臣恐
不可得矣臣與嵩原無夙怨臣雖至愚非不知含默可以
免父子之毒害但功次真偽係臣職掌將來襲替皆本於
此今日甘為嵩之奴隸則得罪於天地祖宗得罪于天
下萬世之公議陛下他日追論其罪臣雖萬死亦何能
贖是以寧盡言以致彼之害不敢畏忌隱默以負陛下
官使之責以孤朝廷作養之恩是愚於陛下之職分
也嵩見臣之言必設為他說以自辨以激皇上之怒以
中臣孤危之禍伏望聖明察臣大馬之心特賜究正

內外臣工知朝廷之上有森然不可犯之法則賞不加于無功而將士知勸朝綱整肅法清明雖隕首亦無恨矣臣無任冒昧愚誠戰慄待罪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六十三

糾劾誤國輔臣疏

王宗茂

臣聞舜之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桑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註曰凡此五者虞之各得其宜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服從矣頃年我皇上九重靜拱百工急事以致蠢茲北虜敢肆萌牧仰賴皇上勵精圖治大奮乾剛赫然震怒如軫念度之多方夙佩食可足矢罷息誅求敗崇節省遠近懷矣從諫如流求賢若渴德元尚矣而獨所謂壬人者或為陛下之監察或為言官之論列皇上亦俯念忠讜察納敢言一犯清議輒加咎譴雖舜之明目達聰禹之去邪勿疑何以加焉但豺狼當道此特狐狸之問耳澄濁必於其源芟蕪貴去其本臣敢昧死為陛下言之自古宰相之設所以上佐一人下率百僚相道得而萬國理中華清而夷狄賓蓋以京師乃四方之極宰執為其瞻之係此調燮之機而理亂之本也故有苗采格虞歸益贊之功而越裳來享周賴姬旦之力以至北門鎖鑰之對中國司馬之相則夷狄之強弱每視輔弼之忠佞是以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良將敵國共敵侮哉則其責誠大而其任誠不可不得其人也惟其責大而任重故唐之陸贄亦曰古先聖哲之垂言立訓必懇懇切切至以小人為戒者豈將有意離而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六十三

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當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
鑒深所以自有 國家者不得不去之耳良由自古以來
雖有明君而為奸臣家蔽以致亂亡者多是以我 太祖
深鑒前轍置罷丞相恐致偏聽獨任之弊也臣訪得大學
士嚴嵩本以邪媚諂諛之徒濟以寡廉鮮恥之行 陛下
入其詐術之中進極人臣之位入持 國柄叨攬 朝剛
凡有奏 請多資其判夾一應降旨出其用舍雖三尺
之孫亦需一 命之榮 陛下待之無以加矣固宜靖共
爾職用酬殊遇尚懼 至德之莫報忝據之可羞也乃因
根蒂盤固氣焰熏灼作威作福無忌無憚以黷貨為長策
聖明兩朝疏抄 卷三 六十四
以彌縫為嘉猷備縉紳之所惡以為奸巧有往昔之所戒
以為行能疎通萬國寃含九地引用奸邪以為羽翼之助
大小臣工半其門廡之人使中外唾罵神人怨悵雖所之
楊嗣宗之秦檜嵩將大有甚焉如吏部者銓選之曹黜陟
之司也嵩攬吏部之權則每選額要二十員名州判三百
兩通判五百兩天下各區聽其揀擇自州判而上以至二
司雖聞多恬退而奔競之出其門者每年生旦不分遠近
皆來稱壽折段銀皆百兩有餘該部非不知其柄之顯移
也一不從則禍立至孰肯犯其怒耶兵部者將帥之府邊
疆之管焉總兵部之權則每選亦額要十餘名員管軍指

指三百兩都指揮七百兩三邊要地不計匪人自指揮而
上以至總兵雖聞多安靜而營求之惑其恩者至於歲時
皆果叩頭果饋或至于金該部非不知職之不專也二不
從則禍立至誰敢當其鋒耶即二部而諸部皆然臣獨舉
二部者例其餘耳此嵩誤負之罪一也如應天府監生勝
應表借刁琛銀五百兩充為饋送即除廣東德安州判官
未及到任物故此債尚未完至今告償追不息臨江府富
豪游三桂逃罪來京潛住吏部考功司員外郎萬家私宅
一月用銀二千兩萬家特鄉曲伊親百計求免案既由賂
而能脫人則由賂而能官人可知即今外官之陞沉不必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六十五
稽其器能察其勞考但視禮物之豐菲簡書之疎密是以
方正志謀之士或不得 陛下之用耳此嵩誤負之罪二
也如已酉年因人論劾自分莫逃欲潛搬家屬回籍其他
財物玩好不暇殫述但聞治裝之時有一家人曰請老爺
檢點金銀器皿以紀入庫之數前列數十卓嵩坐于後愈
出愈奇惟見卓之前增椅之後還尚無置屢蓋不知其數
目有一門官窺見其間發藍金銀美人高二尺五寸許者
并金銀溺器狼籍卓下皆雲南之物而遠集於此不知
陛下宮中亦有此器否耶此嵩誤負之罪三也如袁州分
宜宜春等縣其膏腴田產投獻地宅不遑悉數聞相府之

後別置室五間下鑿一丈五尺旁砌大石上布堅板
室皆積石於煨炭云內皆珍寶金銀器物其成錠金銀
賞賜銀兩猶不存此其深藏也誠恐心恩勞費
謀畫若以此而謀國尚何不臧之有此高誤負之罪四
也如所畜家人五百餘名并袁州所屬皆冒供親名色絡
繹水路其供應無窮馬匹月無虛日口無虛時少有遲緩
即細打需索雞犬不寧小民無所申控官司不敢阻當雖
督運糧船亦日讓其先過至于開關商舟未有免其破碎
即今徐淮地方驛門書關過客有闕文者惟在門樓垂絕
上下蓋惧狼僕鄉里之擾害也此高誤負之罪五也如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六十六

陛下所食太牢滋味不過數品天下臣民無不知之蓋不
極玉食以費天下也高除陛下賞賜勝盆之外凡窮海
之脂極陸之毛絕域之所產人間之所無罔不畢至以供
飲宴九夷四方之待高有其待陛下也其故何哉以
國家之事皆由于彼也此高誤負之罪六也如往年虜犯
京畿正主憂臣懼之日則新嘗膳之時高不惟漫無儲
備之策尚有乘時之索謠云勝子在門前宰相還要錢
北狄亦聞之可謂國之有人而陰消其犯順之謀乎
人兒童聽聞其贖貨病國之久亦為謠曰介溪介溪好
不知幾禍福到頭終有報爭來早粟米堪蓋高誤負之

極弊貴之盈負恩之殃不小責國之罪匪輕不能假
手於陛下而但祈假手於上天也為人臣子致人怨惡
之至無可奈何而求乞降于天其惡可想已此高誤負之
罪七也如陛下近因邊鄙多事太倉空虛雖各處王
府尚有羨積亦奉表輸納以助軍需蓋以見忠愛之心
且臣子之分所宜爾也王府於陛下有骨肉之親高
於陛下有股肱之託若存一毫愛國之心當不知何
如為裕國之謀矣而乃因陛下不信人言遂愈縱奢
整之欲不顧賢否之混自為編修以迄于今聚類養愚凡
為乾兒子三十有餘其踪跡尚藏猶可警省以責後效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六十七

五十五

且不敢毛舉外若君耕梁紹儒之數則其已敗露者也即
其已敗露者如此而其未敗露者可知也此皆衣冠之盜
獸心之人雖不嚴氏之性實同一本之親其孤因城貴鼠
憑社黥肆毒稔害不可勝述夫富貴者人主之標柄而
高之能貴人能富人如此則其柄不由於陛下矣此高
誤負之罪八也高之欺天罔人雖汗南山之竹不足以紀
其惡縱有絲張之口不能以言其詳而其尤大彰明較著
痛恨太息于天下者茲其梗概耳臣惟陛下臨御以來
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海內殷富四海向風何至邇年百物
騰貴軍民窮困南征北伐殆無寧歲乎蓋天下之所恃以

久安長治者財也兵也不才之文官以賂而出其門則剥
民脂膏去百而求償其千夫千而求償其萬民幾何而
不困其困民如此又安有無恤之政哉不才之武官以賂
而出其門則浸渙芻糧或支之不及其時或散之常非其
數軍士安得而不弱其弱兵如此又安得有折衝之功哉
即今天下之民竭其地之出不足以勝其求殫其廬之入
不足以免其桎梏征誅之酷算及雞豚嗟怨之聲徹于蒼旻
是以家之賦稅既有常數而私門苞苴又無定額也不然
則臣前所謂數十卓之器皿五間庫之深藏豈神輸鬼運
哉官歛之千民而又納之於萬也萬之授受若固有之視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六十九 王五
之若不甚惜而不知籊楚之苦膏血之盡一路之哭向隅
之悲倘 陛下聞之亦不能不愴然而憫矣臣惟適者各
處地震由臣專權之徵也而所謂專權者寧有出于萬之
右者乎 陛下用萬將以論道經邦燮理 陰陽而至千
傷 天地之和招徠異之至何取于萬而信任之哉臣聞
陛下之帑藏不足以支諸邊五年之費而萬之積蓄可以
贍諸邊數年之需是不惟孔子所謂富於周公而且富于
陛下矣夫 陛下以四海為富豈真不如萬哉蓋 陛下
之積而有施而萬之獨積于無用祇見其多而為害之甚
耳 陛下與其為費官鬻爵之令以助邊用豈不此寤財

惑衆之臣以培 國之元氣臣又聞數年以來忠諫之
士敗怒而不敢言者由萬矣豈足以傳其奸陰險足以肆
其毒未為朝陽之鳳即為落日之馬不為 廷樞之鬼則
為遐傲之卒苟有身家之念孰肯犯大難之端為此無用
之言以賈必死之慘哉是以卷舌而長吁結氣而有待也
臣為行人時每聞臣庶言及切齒腐心久矣彼以尚非言
責思惧出位過蒙擢用待罪南臺辜廁墮言之路遭遇受
言之 君既知奸惡復為緘默則臣刀位素餐之罪既不
可追而 國家言官之置不如刻木為人而列之於朝
且無食祿之費矣臣非不知曉薄西山泰虐無幾然一日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六十九 王五
業乎其官則一日派毒于民 陛下為 三皇五帝之隆
而容此共工驩兜之屬以 月恒日升之聖而曜此朝不
謀夕之奸臣不知天下後世將以 陛下為何如主也臣
非不知謝事高蹈獲勇還之名隱惡苟全養壽命之道何
乃自苦如此蓋既以身許 國則死亦人之所不免耳而
況於毒民以逞誠非細故為邊關憂每由斯人可隱忍自
全以貽 主上之憂乎臣非不知憚人無才不足以動
人主一為所動非踈遯之臣末字之言所能離也然進言
在 君不敢逆睹其不聽而不進也臣非不知 左右爰
立皆其深締之腹心一言浸潤密啓安 憤力錮伏為臣

亦盡其職焉耳其他不暇顧也臣非不知高之數十假子待高而舉火一苞或去諸安附則所以為機符之救井石之下者不知其幾也臣既為机上之內其後不遑恤也臣非不知錢至百萬可以通神以高之富惟願指氣使臣無死所矣臣雖握粟又何計焉臣父母悲老妻子俱少非不知承歡膝下樂其妻孥之為快也臣死之後父母失養妻子零丁孤苦有甚于天下臣民罹高之害也然時事至此殊非太平之象特為戎馬之場臣且舉家焚燎自經林木有甚于失養孤苦者此時若用微臣之言猶為不遠之復則臣之父母妻子享安寧之福有甚于臣之生矣臣以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七十一 五八

一死而易天下之治父母妻子之安顧不偉歟夫高之血氣既凝戒之在得固也其所以得之不以其道愈得而愈無厭者高能持之入地下乎為後計也臣亦人也寧無計後之心而死 陛下之怒欲去必不可去之奸以取必不可生之辱雖後亦不遑計有良以世受 恩榮作養之遠每欲捐軀以報 陛下之知遇復敢畏死常言而不言也哉臣犬馬之誠恭奉隨班綴之後以累平明之治伏乞俯鑒臣言將高逮 賜罪無以謝 陛下并究臣不當許大臣之罪以謝嚴嵩則臣隣幸甚天下幸甚再照吏部為百官之長同為衡鑑之公衡不平則輕重或得以清其

等鑑不空則妍媸或容以逃其形此進退人才之機而古今理亂之源尤不可使一壬人廁乎其間者也案既以奔競而為中書復假權勢而入吏部玩法干紀肆行無忌公得私親明受不辭遂使中外垂罵賢愚共怒號私宅為金帛之府聞 京師有小萬之謠夫以高之奸佞欺負而案矣况頃值 皇上宵旰求賢若此近臣濫竽華秩固宜上體 一人之憂允稱百僚之式使來 享之遠人聞之凜然有韓范之威可也而乃穢墨如此傳笑四方何以示中國之清乎且 朝覲在邇冠裳咸集似此巧人偽夫必善潛要詐索亦不可一日居乎其位以妨賢哲之路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并將萬案亟為罷斥別選正人以充斯任庶名器不濫而官箴以肅奸慝用懲而嗇方可遏矣臣感激于衷不識忌諱冒昧 上言干瀆 天威任職職隕越俟 命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七十一 五九

察奸邪以清政本

吳時來

臣連日伏睹 聖明以邊事為急將各該事之臣究問大小臣工無不忻躍肯綮四罪而天下咸服文武一怒而天下舉安正 聖明今日之謂也夫邊臣剋剝軍餉以餽執事之臣罪也何辭至若執政之臣與之交結通同上欺人主下壞邊防揆其所自厥罪惟均若不一併究治臣恐病根不除久必復發臣待罪諫垣有聞而不以告是謂之上負 天子也臣不政也臣聞四方多壘士大夫之耻宋臣呂蒙正尚以四方無事變夷賓服自卜相識之盡人間其故直以為我無他所能見惟知為 國求賢使文武各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二 十一 吳一

稱其職而已今大學上嚴高議政已十二年若謂文武進退悉由吏兵二部則輔臣不宜下侵其事今既下侵其事而引用匪人以致姦 國害民邊事日非誰之過與萬年已老志慮精神大不如前位極忘滿無所他望唯有黷貨之心不自厭足私令其子世蕃入直托言書寫干預 國政擬要揭帖盡出其手 旨意全下先以傳播人口世蕃亦每每先以示人不知辭避萬 對人言小兒之意如此此臣謂 聖天子明明在上萬機獨斷即有一二謀及宰執高宜自竭其愚不應謀及其子 世蕃以輔臣之子自當避嫌不應窺覷幾微以市恩欺令下外也濫引伊親萬眾

為文選即中方祥為職方郎中彼此為奸賄賂入行吏部推一官覆一事必稟白世蕃而後敢推收發兵部推一官覆一事必稟白世蕃而後敢推收發世蕃何曾有恩報之心論其人之賢否事之是非助其父以忠於 君上哉不過視其所入之多寡而已即不論他趙文華萬所引用也征南回時將銀二萬兩銀絛帳一床送與世蕃要安二十人各金銀首飾一副世蕃猶以為未足文華告病疏草即世蕃為之若非 聖天子明明在上文華且馳驛葉歸矣張經之被逮也將銀五千兩送與世蕃求救及其不免止將銀五百兩送還經弟張中洲名曰路費夫經 朝廷之罪人也若非先受其賄賂死後何為贈以路費乎若非 聖天子明明在上經且幸保首領矣王汝孝荊州失事將銀三千兩央檢討紹儒過與世蕃止問軍罪當有給事中袁洪劾去紹儒特畏世蕃不敢言耳蔡克廉一陞淮揚巡撫即行吉安府將銀三千兩送至其家赴淮不及數月賊報方急而克廉果陞戶部侍郎去年給事中張燈乞更久任蓋指克廉特未顯言之耳楊順誤 國故 君 陛下之所知也何功可錄而三廉其子既監讀書又為錦衣書戶及百戶乎人言陞賞一次順共銀三萬兩方祥以職方司奉行亦得三千則三萬之多必無疑也臣

思聖天子明明在上今已洞察其奸矣必不肯輕以賤
子之典濫加順有罪之人必世蕃謬焉因以誤陛下
也昔姑會修邊昌破陛下之所知也何功可錄而驟陞
三級連勝三子乎人言嘉會將修邊銀兩打造銀器五扛
送與文華轉送世蕃曾彼尚書萬兩折其事今御史萬
民英言其鑽刺結援蓋其所結非世蕃而誰臣思聖天
子明明在上今已洞察其奸矣必不肯以賤子之典濫加
嘉會有罪之人必世蕃謬焉因以誤陛下也太為
朝廷弭盜安民於外者不過文武諸臣然而以督撫為尊
朝廷之激勵人心者不過曰賞曰罰然而以得中為權今
皇明尚書疏抄 卷三 七十四 吳三

唯賄賂之行可以免罪可以脫身又可以陞官賤子亦何
難于冠軍民之膏脂以博顯庸而復繫于任事任難以為
朝廷圖久安之業者哉邊事之難人人知之若其難必須
自盡其力不能則繼之以死又不能則宜自度罔效以聽
其罰子朝廷但不應極其莫大之罪以竊非常之
恩今日陛下明明在上子欺罔天廷一至此極也今之軍
民貧困極矣謀國者既乏長策又敢私其黨類任其培
剋而又酬以陞賞之厚典焉是幸城之求以為市也不亦
深可痛哭流涕乎故今邊事之不張由於軍民之窮軍民
之窮由於上官之貪上官之貪由於謀國之無人松本

塞源之喻願皇上察之也昔楊漣招業俱可稱述其子
以事受誅家藏十萬金今萬之貪污不比楊漣而世蕃之
很過於楊因每月二次差人搬運回家充斥道路絡繹不
絕其果何所從來哉萬家方祥南行俱各滿載人有萬百
萬方十萬之號其在世蕃又可知也伏乞勅下九卿衙
門提證如果臣言不謬將萬放歸田里以全國體世蕃
肆諸市朝以正國法庶幾天討彰而獎源清將內順
治而外威嚴安攘大業掀揭古今於南倭北虜無難矣

亟慶大奸巨惡以謝天下

張翀

臣自幼讀書知 君父之恩天於天地每懷忠孝欲報

明時耿耿於中久矣臣自二月以來病卧在床屢聞邊報

其急錢糧空虛至歷 聖慮求所以備邊禦虜之宜久安

長治之策臣因扶病強起感激泣下曰 聖明求治如此

之勤憂民如此之切而下有奸臣重負 國恩使 朝廷

美意不能下究今天下臣民徒痛入骨髓然皆畏彼之威

愛已之死不敢言臣又畏威愛死亦不敢言其自為計則

得矣其如 君父之恩時事之急何哉乃敢焚香具疏瀝

血陳懇誓布赤心仰塵 天聽語曰主聖則臣直惟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七十六 張一

陛下察之憐之臣按大學士嚴嵩陛下任之甚專優之

甚厚以貴則位極人臣以富則貲蓋天下錄其子至工部

侍郎錄其孫至錦衣中書賓客盡登顯要親戚盡衣青紫

古今以來可謂極榮遇矣夫馬尚知報主而况人臣受知

君父又極其優渥者乎報 恩且不暇而又况恣行貪險

大壞政事乎臣不暇歷舉姑以今日邊情之所以急錢糧

之所以乏人才之所以下皆本于嵩所致為 陛下陳之

何謂邊情之所以急 國家所恃以奔馳醜虜者在於邊

鎮而已苟邊鎮諸臣皆由公道推舉各得其人則必能留

邊務何至今日惶惶哉自嵩輔政以來一時督撫將帥

盡由賂賄所得方其未相之先不論其才德關節通於

焉者該部乃收以其名上及其既相之後俱不論其功但

問安勤於嵩者該部隨即以其名上陞托名修邊者非實修

邊以覬覬也并名築堡者其實築堡以覬覬也賄賂一人

或指收為功或謂入為道濫發全軍得以養子戕殺平民

得以陞官相欺相隱日甚一日至使 祖宗二百平以來

邊防之計盡為廢壞如此則醜虜安得不橫右衛安得不

困耶臣竊為高不能雖有善用兵如韓信李牧邊防無能

為何何謂錢糧之所以乏 國家定額以給發各邊者取

之戶部而已苟戶部所發督撫將帥盡得以供軍需而高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七十七 張一

不重責常例似亦足用而至今日大費哉自嵩輔政以來

一時督撫將帥既以賄賂為事豈敢取之私家必起減軍

餉朝出戶部之門暮入奸臣之府以十分計之四分輸邊

六分覬覬矣臣每過長安街即見嵩門下無非覬覬承差

齋覬絡繹日以十數計未見嵩先見其子世蕃未見世蕃

先覬家人嚴年即嚴年之覬已至數十萬則世蕃可知語

曰人臣不可使富於 國嵩欲何為耶致使軍餉盡歸私

第而沿邊將士凍餒不保朝又臣不意 祖宗二百年以

來養軍之費盡為所耗散如此則戶部安得不竭四方安

得不窮也臣竊謂嵩不罷雖有善理財如張弘羊劉晏軍

餉亦不能足也夫邊防急矣錢糧乏矣使為之人才者猶足以供陛下之用則亦不足憂也奈何今日之人才不為高所敗壞無有底止乎蓋自彼輔政以來不顧朝廷名器為紀綱所在惟知私家囊橐大開鬻爵之門其千世蕃又以市井無賴之資藉父虎狼之勢凡百貪惡害人固所不至故一時無耻之徒如梟獍腐如蛆蚋穢或在內也則圖為改官終日干謁于私第或在外也則謀為遷秩終歲打點干京師有以三千五千調美官者有以七百八百得與選者公行白日乞哀昏夜遂至靡然成風如喪心狂病然臣不意祖宗二百年以來養士之節其廉恥禮義盡為高所敗壞一至於此又安望今日人才有能忠貞為國愛民憂時耶臣竊謂高不限則人才日下人才日下則理財禦邊終不能為也夫國家之最重要且大至於邊防錢糧人才盡之矣今皆為其所壞如此陛下雖憂民之深求治之切奚益哉雖然不但已也其險足以傾人其詐足以惑世其辯足以亂正其才足以濟惡附己者不顧公論立登之顯要不附己者不思天道立陷之死地其意蓋以箝天下之口使天下之人深畏其威而不敢言也既不敢言然後益得以恣其兇惡無所顧忌忠義之士安得不悵慨激憤深長之憂也臣嘗讀宋史至仁宋之朝夏

皇明尚書疏抄

卷十二

七十八

張三千人

疎在位當是時元昊陸梁女直犯順于是歐陽脩論疎奸邪傾險懷詐不忠仁宗遂罷之蔡襄言於仁宗曰陛下罷疎之日士大夫賀於朝萬民歌於路至飲酒斗號以為歡夫退一巨奸使人心踴躍如此則忠義奮發群策畢舉又何憂乎元昊女直哉今陛下聖神剛健即堯舜禹湯文武豈宋仁宗所能彷彿其萬一如曩者亟出奸臣趙文華當時百官兆民莫不舉手加額極口稱快咸服聖神明見萬里以為太平盛事今高者又文華十倍歛怨已深不可不亟處以謝天下者也況今虜騎縱橫東南未靖府庫空虛天變屢見正人心恐懼之際若不先因其怨惡速加罷斥則不足以謝天下又何以鼓舞忠義書其成功哉伏乞勅下九卿科道等官會議如果臣言不謬即賜罷斥則人心歡悅猶有過于蔡襄所云者沿邊將士不戰而氣自倍百司庶府不令而政自清邊防立見其固錢糧立見其足人才立見其正矣區區之念惟知報主與黨素無怨惡豈不知言出禍隨況臣孤身萬里抱病且又少加譴責即性命不全母老妻幼流離異鄉豈臣之愚不及此哉但思古人忠君愛國凡有益于社稷雖捐生為之臣以是惟知君父之恩為重惟子生之學為重而不遑惜其他也惟陛下察臣之心赦臣之死罪臣不勝

皇明尚書疏抄

卷十二

七十九

張四

悚懼恐懼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八十 張五水

早誅奸險巧佞賊臣疏

楊繼盛

臣前任兵部車馬司員外郎諫阻馬市言不及時本內脫
字罪應下獄被逆竊威屬問官將臣手指按折脛骨夾出
必欲置之於死荷蒙 皇上聖恩薄罰降調不二年間復
陞今職夫以孤直罪臣不死逆竊之手已為萬幸而又遷
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 皇上再生之身自今
已往之官皆 皇上欽賜之職也臣蒙此莫大之恩則凡
事有益於 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雖死有所不顧而日
夜祗懼思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于 請誅賊臣
者况臣官居兵曹以討賊為職然賊不專於胡虜凡有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八十一 早一
於 社稷人民者均謂之賊臣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
誤 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賊惟胡
虜為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胡虜者犬羊之盜瘡疥之
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
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 請誅賊嵩當
在勦絕胡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
鍊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言嵩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嵩
僭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為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
之非 皇上之仁恕又冀嵩感容留之 恩而圖為改邪
歸正之道故嵩猶得竊位乎今嵩於此時日夜感恩可也

意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之計因皇上之留而愈
恣其無忌憚之為衆慮俱備歸端一絕雖離經叛道取天
下後世之唾罵亦有所不顧矣臣等皇上敬天之誠格
于皇天上天恐奸臣害皇上之治而屢示災變以
警告去年春雷又聲占云大臣專政然臣莫大于嵩而專
政亦未有過於嵩者去年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
夫曰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心不在仁君而背之者皆謂之
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过于嵩乎如各處地震與夫日
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于賊臣身者乃日侍其側而
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皇上
皇明高廟疏抄 卷十一 八十二 早二 萬
聰明剛斷乃甘受高欺人言既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
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事政叛君之十大罪
為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
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微聞之
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手章國事故載諸祖訓有
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
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為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
輔臣儼然丞相自居挾皇上之權優自司之事凡府部
每事之題覆其初惟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圖票而後
敢起稿高之直房官奔走如市府部堂高差人絡繹

不絕事無大小惟高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步事
又謝罪於人雖有前丞相之事恣未有如斯之甚者高
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無丞相之干
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求及謝恩先謝高矣蓋惟知事權出
于高惟知畏懼奉承於高而已此壞祖宗之成法一
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
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皇上今高票本蓋任人圖政之
誠心也豈意高有一票奉之任遂竊威福之權凡如皇
上用一人高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皇上點
一入高又揚言於衆曰此人不親附於我故票本罷之
皇明高廟疏抄 卷十一 八十三 早三 萬
皇上有一人高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皇上
罰一人高又揚言于衆曰此人得罪於我故票本報之凡
少有得罪于嵩者雖小心躲避高亦尋別本帶出旨意
報復陷害高竊皇上之恩以市己之惠假皇上之罰
以彰己之威所以群臣感高之惠甚於感皇上之恩畏高
之威甚於畏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于高大
小臣工又盡附於高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
皇上之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也此竊皇上之大
惟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
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

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已之善而歸之於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已之能以與君爭功也

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 皇上初無

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善惟恐天下人不知事權之出

于已也及今則將 聖諭及高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為書

十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 皇上以前所行

之善盡出彼之極置主張 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

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 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

皇上令高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高乃令子世蕃代票

父逸子勞之為世蕃却又約諸兒于趙文華等群會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八十四 早面

擬結成奸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教手機密豈不漏泄所

以 旨意未下滿朝紛然已先知之及 聖旨既下則與

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高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冕

與事於高曰昨御史蔡朴叅守備許實等失事本部覆本

已具揭帖與東樓閣東樓已票送入未知如何東樓者世

藩之別號也高云小兒已票罰俸內分兩等甚有分曉

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 旨下果如高言即臣所

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鍊劾高 皇上將

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執輒庸鄙奔走高門下為高

心腹感高之恩畏高之威惶惶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

藩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傳當趙文華袖入通與

李本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高之本世蕃猶

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時高既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

子而並已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 京

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此時父子二閣老他日一

家盡獄囚蓋深恨高父子並專權柄故耳此縱奸子之僭

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高為

輔臣以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為壟斷之計先自貪冒

軍功將欲令孫冒功于兩廣故先布置伊表姪歐陽必進

為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為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黃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八十五 早面

如桂為廣東巡按朋奸比黨臆膺奏合先將長孫嚴效忠

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

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今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

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是

字十九號堂稿可查夫效忠嚴鵠皆世蕃子也隨任養養

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

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

部尚書陳圭告病回 京得掌後府印信黃如桂得陞

太僕寺少卿是高既竊 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

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此偏既作倣效成風將應奎等

令子冒功打死發遣皆高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將應奎等冒料道則劾之在黃會人所共知料道乃不敢劾然高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為事章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胡虜竊伺之時使高少有為國家之心選一賢將胡虜聞知豈敢輕犯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為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應子高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為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高之上反欺侮于高嘗自嘆以為養虎遺患後又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戾初鸞之跡以眩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時有高在終而高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虜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高與世蕃也使非高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逆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高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胡虜犯京深入失律歸路已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璈問計于高高且力主勦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戰

皇明高朝疏抄

卷十一

八十六 早六時

敗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汝璈傳令不戰及皇上聖問汝璈求救于高高又曰雖是聖問我且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璈招出真情故將此言啗哄以安其心汝璈亦恃高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變及汝璈臨刑始知為高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璈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為高主張特皇上不知之耳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高與世蕃軍任為民矣高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赫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其奸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皇上供事內庭之臣高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高與世蕃降為典史矣高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赫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高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高為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高不惟罷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善類為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皇上持之

皇明高朝疏抄

卷十一

八十七 早七時

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高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
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高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於高
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文武官之遷陞不
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
皇上為心惟日以納賄賂為事將官納賄於高不得不
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為其有司既納
賄于高不得不濫取于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
之民為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
思亂皆欲食高之肉 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
萬殘虐之害若非 皇上德澤之深 祖宗立法之善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八十八 早八

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既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
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
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 朝風俗淳厚遠古自述瑾
用事姑為少變 皇上即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
及高為輔臣諂諛以欺乎 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懸懸
者雖貪如盜賊而亦薦用奔競疎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
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為罔滯巧彌縫者
以為有才勵廉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卑汚
成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
有甚于此時者究其本源高先好利此天下所以尚乎貪

高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諛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
俗不正而欲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
高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 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
哉蓋因 皇上待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賊高事 皇上之
奸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墮于術
中而不覺也臣再以高之五奸言之知 皇上之意向者
莫過于左右侍從之臣高欲托之以伺察 聖意故先用
寶賄結交情熟于 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
笑戲之聲遊觀燕樂之為無不報高知之每報必酬以
重賞凡 聖意所愛憎舉措高皆預知故得以遂逢迎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八十九 早九

巧以悅 皇上之心 皇上見高之所言所為盡合
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 皇上之左右皆賊高之間
謀此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高欲阻塞天下之言路
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為通政司使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
本送高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 進呈本內情節高
皆預知事少有干於高者即先有術以為之彌縫聞御史
王宗茂劾高之本文華傳留五日方上故高得以展轉撫
拾其故是 皇上之納言乃賊高之攔路犬此其奸二也
高既內外彌縫固密所畏者厥衛衙門緝訪之也高則令
子世蕃將厥衛官籠絡強迫結為兒女親家夫既與之親

有忠直之士就無滅之情於賊黨之奸惡又豈忍
訪發露不然而高籍江西去京四百餘里乃結親於此勢
不便欲何為哉不過設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

皇上試問高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

皇上之爪牙乃賊黨之爪葛此其奸三也嚴衛既為之親
所畏者科道言重高惡其奏劾故於科道之初選非
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
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輟圓融出自門
下者方補科道奇少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
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高之而亦不真既選之後或入拜

皇明朝野抄

卷十

九十一

早十

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餞膳或心有所愛憎則唆之
舉劾為高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固夫既
受高之恩又附高且有效驗孰肯彼之過乎其雖有一
二感 皇上之恩而欲言高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

言而高門下之人每張空弮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
故科道諸臣寧忍於負 皇上而不敢忤于權臣也是

皇上之耳目皆賊黨之奴僕此其奸四也科道雖籠絡停
當兩部有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恨也高又令子世蕃
將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授之鄉里或托之親

戚或結為兄弟或招為婿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

番知故黨得預為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番
知故黨得早為之斥逐連絡結深根固蒂合為一堂互
相倚附各部堂司太平皆高心腹之人 皇上自思左右

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為流涕者也 皇上之臣
工多賊黨之心腹此其奸五也太高之十罪賴此五奸以
彌縫之識破高之五奸則其十罪立見噫高握重權諸臣
順從固不足怪而太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 皇上
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為天下除賊可也乃畏高之巧足以
肆其謗怛高之毒足以害其身寧辭快終日凡事惟聽命
於高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為高積威所劫然於 皇上亦

皇明朝野抄

卷十

九十一

早十

不可謂之不負也噫為次輔畏高之威亦不足怪以
皇上聰明剛斷雖變隱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于高
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不過欲全大臣之體
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 國之有萬物而
之有養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為一日之害 皇上何不
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况爾來疑

皇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 賜優容姑待之恩
恐致以前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則
見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

流離宗族賤惠家室零落幸復全職方統一月臣雖至愚

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獲危言論攻難去之

臣徒言取禍難成僥倖萬一之功哉顧 皇上既以再生

之恩 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 皇上況臣枉

直之性生于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瘁於中而不可忍每

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黨與高嵩已死獨高尚在嵩之

奸惡又倍於鸞將米為禍更甚使食此不言再報可以報

皇上者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 皇上聽臣

之言察嵩之奸群臣于嵩畏威懷德固不必問也 皇上

或問 二王令其面陳高惡或詢諸 閣臣諭以勿畏嵩

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 國法輕則

諭以致仕歸家以全 國體則內賊既去 朝廷可清矣

將見胡虜前既聞逆鸞之死今又聞嚴嵩之誅必畏

皇上之 聖斷知 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

而喪其膽況賊臣既去豪傑必出功賞既明軍威自振如

或再寇用間設伏決一死戰雖係儻答之頸梟吉囊之頭

臣敢許其特易耳外賊何憂其不除庸患何憂其不絕

乎內賊既去外賊既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故臣欲捨

死圖報而必以討賊臣為急也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

去內賊者則 皇上之事也 皇上知遇之厚不忍負

荷 皇上再生之恩不能忘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

早除元惡以圖安撫

重傳策

臣近見北虜寇邊財用訕乏廢虛 皇上宵旰之憂至發

帑藏濟急 聖意所嚮遂令言官糾劾邊臣累下 明旨

究治此誠感發人心之一機也然邊臣之政於欺罔皆由

輔臣嚴嵩之主持而言官所論未有極陳元惡之誤 國

者臣側耳數日寂無所聞蓋皆畏彼之中傷而愛身惜死

故寧負 陛下而不敢負奸臣耳臣知 陛下之英明神

武非不洞燭其奸特以輔臣尚為優容今日後改而為帖

不知警省 恩日深不思主憂臣辱之義而益肆上行私

之奸居位一日則天下受一日之害今言官既不敢言諸

曹又不能言 國家養士二百年一旦披靡不忠至此臣

竊私心痛之 祖宗舊制天下事許諸人直言無隱況今

有 君如此寧忍負之臣敢披肝瀝膽條列嵩之大罪伏

惟 陛下少垂聽焉夫邊疆之守責在督撫諸將官督撫

諸將官所以鎮安邊陲者徒以財用得人之死力也今戶

部所發歲不下百萬至為一切苟且之謀且不暇給而諸

邊臣尚猶結深嵩心以求護己之收所請財賦太平入嵩

之家或以數萬希圖內轉或以盈箱冀掩喪師展轉饋送

始無虛日遂令軍士嗷嗷待哺救死不贍虜至閉城任其

得利而去嵩為元輔臣不以聞甚至邊臣已罹法者嵩猶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九十二 上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二 九十三 上

受其賂遺曲為掩護所謂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此其壞邊防之罪一也吏兵二部文武人才所推用恒必由之而高拱部事賂賄公行選司注官至持簿入高之門任其填發將官求推善地動輒陪剋軍士以充饋獻如近歲萬家文選方祥為職方省高之至親擇為心腹順指氣使不異奴隸至有文管家武管家之誣此其害官爵之罪二也大工鼎建財用不貲識者蓋以民力為憂而高猶乘機侵剋縱欲無厭採木侍郎劉伯躍係高同鄉行邵動支賍罰銀兩或坐派民錢致之高家前後累至數萬他欲築修城之費高皆假公營私而獻諂者又甘為浸潤或因而獲皇明兩朝詠抄 卷十一 九十四 董二

入私囊遂至冒破日其講求無措夫天地生物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今天下財賦既不在公帑又不在民間其在高家可知也 陛下試令人查核高家恐富者富于帑藏者此其蠹國之罪三也趙文華罪惡滔天賴陛下英斷斥之使去而高猶恃乾兒之愛所得囊橐鉅萬盡寄高家蓋造大房居皇城之西嶺壁上游而高擅收人已畧無顧忌遣令數人護送文華南還北至徐州即駕座船恐嚇州縣私役民夫及支供給費高之政護私人類如此此其樹黨與之罪四也天下諸藩臬有司歲時問安高家動以千計勢不得不陪剋民財財困則高家日

富絡繹遣人肝回江西動起關文騷擾驛遞有如狼虎所至折乾葉索紳縉官吏莫敢誰何此其騷擾驛遞之罪五也自高貪穢不顧一時嗜利無耻之士盡出其門宵夜乞哀或以五六千求改要地或與七八百與選士風大壞官箴日喪緩急不得賢才用而高猶得洋洋坐政府自謂得計回視要地皆彼心腹莫敢出一語即有能自振拔者亦不得不隨風而靡此其壞人才之罪六也夫此六者罪大惡極釀成患階徒以高之奸邪善能變駭名實擠人死地而世蕃又以市井無賴之資入市攫金遙迎父惡恬不為恠一時臣子非受高父子之舉即畏高父子之奸誰肯為皇明兩朝詠抄 卷十一 九十五 董二

陛下言者臣待罪刑曹宜詰奸慝平生讀忠孝書蓋熟聞致身之義又矣臣豈不知此疏一入縱陛下知臣忠直而違忤奸臣之意一有譴責立可關即致死况臣羸弱多病尤易傾危加之親老無子孤立異鄉寧不自惜但有感於聖明在上何好不燭而諸臣患得患失動以及身之禍自諉有君無臣誠可憤惋臣故不論一身利害冒昧上陳為天下蒼生懇祈明主速賜乾斷以求安懷實効臣之微軀何足惜哉倘蒙俯垂採納乞勅九卿科道官從公會議數筆罪狀取自上裁但令解柄放還即天下蒼生受福而陛下勞心焦思不為無益將見人

心從然思舊三軍之士氣增百倍而黨漸可消除賢才漸可效用邊防漸可修舉官爵漸可愛惜國用漸可充積地方漸可寧謐矣臣不揣疎賤發自忠憤伏惟聖明憐察臣不勝激切惶悚之至

食積臣欺 君靈 國疏

鄒應龍

臣竊惟朝廷之優禮臣下何其至哉貴以崇爵富以厚祿以榮其身以潤其家足矣然未已也猶恤其私而廢及其子若孫焉復為之崇爵厚祿視其父祖亞焉朝廷之優禮臣下何其至哉夫是則為之臣者正宜夙夜匪懈雖捐糜其軀猶不足以仰荅萬一也而況有貪橫欺罔靡所不至者可不為之切齒痛心也乎此臣所以不避鈇鉞而取拔瀝乎君父之前也切照工部左侍郎嚴世蕃本以父官得承簡命歷陞清要位貳冬卿朝廷之優禮也可謂至矣為世蕃者臣不知宜何如以報朝廷也夫何頻年以來大肆身謀茂視國法臣不服一一悉數其罪謹擇其尤者一二以瀆天聽夫爵賞者朝廷之典也臣下惡得而私之然世蕃則視由已物廣致賂貽每一開選則某官銀若干某官銀若干至于陞遷也亦然其缺銀若干其缺銀若干群衆相競則價值轉增蓋未有不遂其所需而可以自然得者試舉一以例其餘往年吏部稽勲司缺主事凡資格相應者來就而謀之如群兒爭啖一餅然于是世蕃之門紛然如市有刑部主事今告病禮部祠祭司員外郎項治元者本以宦家必欲得此乃增至一萬三千金世蕃家人嚴年為之運送竟陞吏部主事人以所

所之數有符背之富民沈萬三者乃以沈官兒呼之士論
其然醜聲曰其未官時以抱愧抑鬱遂害病去矣官之
陞轉未必其然也然此輩不終無也夫是以件藏河南
道監察御史今陞河間府知府張九功條陳時事有謂更
部舊用千金今則增金者蓋皆沿元而官之惜乎不
明言其姓名而公論至今惜之爾今歲三月揀選官員有
舉人潘鴻業者欲得山東臨清州知州自攜八百金乃獲
得在京賈人一千五百金託中書嚴鴻以二千二百金送
世番竟除此官于是宰執大臣多有面斥其非者鴻業則
惶恐自失事遂露于同儕夫有司之陞拔未必盡此輩也
皇明兩朝彙抄 卷二 九十八 頁二 中
然此輩不終無也竊念 京師借貸利半其本如此官者
計速償已不下三千金矣奈何不取之民而誰取乎夫即
此二事觀之則餘可類推矣不特此也每遇歲時及父子
生日中外各官俱有餽贈遂為定例累不見疑然則世番
父子所蓄可勝計哉以過送之人言之有轎夫牛車頭者
有家人嚴年者有親識中書羅文龍者有伊子中書嚴鴻
者此輩固多而此數人則其尤者爾然數人之中嚴年
尤甚蓋由主人勢熾重天故彼日爾尊重以鶴山為道號
與士夫相往來歷年賄貨何止百十萬金往歲大學士嚴
嵩生辰彼則以數萬金為壽夫家人之富如此主人當何

如耶又有極惡家人嚴冬者今在南京揚州儀真等處用
強奪賈人田產數十處每處價可數千金賈者頂銀纔得
十之四五而已剝取民財侵奪民利如此類甚多昔人所
謂敢怒而不敢言者其斯之謂與夫世番賄詐欺 君不
忠甚矣然猶有可議者徃值母喪例應回籍倚家 皇上
軫念伊父高年老 綸旨留以侍養 命其子錦衣衛都
指揮念第嚴鴻送喪夫為世番者猶當比例陳情以盡子
道可也夫何一聞 成命遂喜不自勝蓋彼自知所為不
道惟恐身去被人指摘且縱淫偷安已久亦不任行略苦
辛應酬位也故肆然家居明示謝客暗通賄遺姬妾滿
皇明兩朝彙抄 卷三 九十九 頁三 中
前酣飲竟夕今一日已育而憐心不悛昔人謂求忠臣于
孝子之門者臣敢必其不可得矣然猶縱于鵠沿途取索
郡邑為空恣意鞭撻民生塗炭此其為心何如也夫今天
下水旱頻仍倭虜未服民窮財乏難以措置者正由世番
父子貪淫過甚為官者勢必剝民脂膏空人皮骨以奉彼
之欲以償已之費而後已夫是則民奚以不貧民貧則
國奚以得富去歲因天旱奉 旨斥貪舉荷蒙 皇上聖
明所斥降者凡數百人而此賊實為罪首反不與焉何則
彼父子積威所劫天下畏之如虎狼蛇蝎且黨類布列播
動掣肘言之自取禍階故人不收及之耳比臣待罪行人

原無言責公蒙 聖恩以言官尚何愛惜一死而緘默
苟容以負 皇上以負 祖宗乎恭照工部左侍郎嚴世
蕃本以鄙夫謬膺隆秩不思奉公盡職顧乃罔 上行私
明開請託之門汗同狗彘陰塞忠良之路狼似豺狼項元
治一主事也乃受金一萬三千則陞京堂者所獲之多具
見鴻業知州也必用金二千二百則轉方面者所費之
數可知任中書羅文龍為腹心自目之曰此吾弄臣是
朝廷之官輒敢玩侮聽家人嚴年之正使人稱之曰鶴山
先生是童僕之賤亦爾尊榮一歲而生日禮節序禮各官
之解送魚貫珠聯一季而茶果儀問安儀各處之饋遺斗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二百 會品
量車載運珍奇寶貝水陸絡繹無休道路為之長嘆奪
占田地房屋左右侵凌未已士民付之一嘆錦衣玉食儲
擬王侯作福遠威權傾中外生民之膏髓剝斂無遺時事
之艱難坐視罔恤居喪無禮教子惟貪不孝不忠大姦大
惡故天下錐婦人小子亦願齎其肉而泄其憤懣之心然
內外有文武百官莫敢指其名而數其欺罔之罪此臣所
以切齒痛心而冒死以瀆 天聽也再照大學士嚴高致
位首相受 國厚恩積黨蔽賢何有願節之度招權納賄
寔同市井之為庭訓無方官常失職戒之在得其背先賢
格言專擅選官輒犯 天朝明律此其罪當首論者也錦

衣衛都指揮僉事嚴鴻叨 朝廷之寵蒙藉父祖之威勢
視祖母喪為奇貨一路恣意需索郡邑因之罄囊還錦衣
官為近臣百官極力承迎豪傑為之喪氣此其毛頭鼠輩
亦敢狐假虎威罪當併論者也如蒙 皇上俯納臣之愚
忠 洞察逆黨如果臣言不謬將嚴嵩等或姑令退休或
加之顯罰或斬世蕃之頭懸之豪竿以示天下萬世為臣
子不忠不孝者之戒則天下之人有不稽首稱快仰頌
聖明者未之有也如是則群黨可以漸除善類可以日進
官清則政善政善則民安 國用有不足四境有不平
聖化有不隆盛者亦未之有也如或臣言不實則願斬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二百 會品
之首亦懸之豪竿以謝世蕃父子以為天下萬世言官欺
誑者之戒則臣雖在九泉亦無恨也臣干冒 天威無任
惶悚戰慄之至

懇乞 聖斷急斥效隱大臣并疏明例疏 周弘祖

昨見邸報該給事中張齊論劾太學士徐階其包機械

已蒙 皇上洞燭而處分矣但其疏中以植立私黨為言

竊詳黨之一字其流注蔓蔓實關 宗社安危非 盛世

所宜聞也 臣無任痛心疾首既而思之工部尚書雷禮實

首倡焉先該南北言官亦章列禮姦貪諸狀禮不勝憤恨

一心欲堅於保位一心又急於攻人思得古之可以激人

主之怒而傾陷忠赤打盡一絳形跡莫可窮詰善類不敢

牽鎖不曰其係其黨爰則曰其係其朋此三五集聚夜分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二

雖黃時政此即李斯之餘談耳 聖明之朝毀謗有木聚

談時政何害焉不意禮之無賴一至於此夫朋黨二字耳

其害人 國家鴆毒莫比鐙釘為下閥楷佳代歷有明微

漢以此殺李膺陳蕃矣而漢室已屋唐以此黜德裕李絳

矣而唐社稷遂末朽以此排韓琦司馬光矣遂釀而為靖

康之禍繼以此罷朱熹起汝愚矣遂極而為崖山之衰至

今慎黨綱之獄哀白馬之冤感郭太云亡之詠讀石工元

祐之碑千載猶有餘悲焉可忍言哉 臣向謂禮疏不覺泣

上即款為草論之後測聞 皇上已不道其說矣遂姑已

而臣之狗馬之心實不欲再以此二字更騰重奏遺棄

後人也不意險夫張齊遂踵其故智而為之雖以他事受

財擬遣而輒弼重臣緣此得告揆之 國體所傷益多始

禍之門禮實開之此其罪當參論者也參照得尚書雷禮

貌陋心狡才小氣為無故而倡朋黨之言險同隻足之虎

脅首而叩巨鑑之座諂類九尾之狐慣擇利以投交善附

勢而干進辯疏歷叙勤勞中外笑稱行狀進退全無道氣

士林號曰鄙夫至於暴橫桑梓功納賂遺又其增瑣難更

樸未易言也伏乞 皇上 大奮乾剛將禮為罷斥或

姑准致仕以全大臣之體察階之非黨也或再 賜召用

庶階與張齊不為兩罪之嫌亦惟 陛下裁察焉再照得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二

我 國家法度嚴明士大夫尤多正直忠厚二百年來更

不聞有朋黨之說即前左都御史張永明尚書史光昇皆

與禮同遭論列而辭疏一味引過適足以見二臣之高何

損焉而禮遂下此毒手作此惡謔何求可快已私更不為

國家慮禍貽流注於張齊而 國是以為之搖動矣此

風未艾憂方大焉再乞 皇上 勅下該部立為明例中

外大小臣工凡有彈糾奏辯俱要據事實書不許更指朋

黨二字敢犯者奏詞立案不行本官仍以姦邪罷逐為民

則庶乎法紀嚴而人心肅朋黨之禍根可拔而 宗社之

總乞 聖斷辨明輔臣被論事情以昭公論以植綱

常疏

周弘祖

臣前後接到邸報見南北諸臣交章論劾太學士高拱俱荷蒙我皇上溫旨留用臣雖至愚仰見我皇上嗣登寶位優禮大臣其體固當如是也但其中所論貪淫鄙穢事情皆可姑置勿論獨謂郭希顏被刑之日我皇上正危疑之時拱為講官恐禍及已遂納賄於嚴賊越序超陞而出此一事情分係臣子之太義理法關萬世之綱常臣竊謂不可不一追求而遂已也蓋人臣之愚莫大於不忠不忠之罪莫大於背主國家之利莫先於中背主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二

四一

之法國家之失莫甚於失背主之刑若此事未明我皇上雖有拾數次溫旨免卻高拱在拱之所以自處者亦不可一日安享其位蓋天下未有身負背主之名不求暴白於人而遂可覲顏忍恥於輔弼之任者我皇上雖有拾數次嚴旨切責言官在言官之所以報主者亦不能一日而已於言蓋天下未有視背主之臣聊以一言塞責而遂可含默保祿以取容者臣竊思此事非難知也伏乞皇上嚴勅廷臣查覈郭希顏被刑與高拱陞遷年月并拱與秦鳴雷俸資先後及舊日藩邸講官遷轉外補伊誰作始而其情可知矣若拱之陞也在希顏

未刑之日又俸資在秦鳴雷之先又藩邸講官曾有先

拱而陞為拱倡者則拱之陞也為草率而諸臣之奏屬

風聞美然後自拱之心與天下共明之庶幾足以安其位

而行其志若拱之陞也正希顏被刑之時又俸資在秦鳴

雷之後又藩邸講官外陞者自拱作始則拱之陞也為

有意而背主之罪在高拱矣然後聲拱之罪與天下共

棄之庶幾足以彰國法而啟人心如此則公論昭綱常植

大臣不致負重謗而蒙不韙之名人臣不敢懷貳心而皆

危疑之王矣再照得太學士高拱一時人言繁興余云

奸險比蔡京暴初類王安石而跋扈無禮欺罔不臣又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卷十一

四二

臣之所無者臣竊過之近讀拱所辯章草而知諸臣之言為不誣矣夫作威作福天子之權唯我皇上得以主之下此人臣雖尊且貴不過恪恭厥職而已其孰敢干之今拱乃曰一敬慮應嘉之既出恐已身之難全故挾臣以自重若然則歐陽一敬以後之內外升沉唯拱得以專之而陛下不能專也又曰劾一閣臣即為終身執當後有缺失皆責閣臣陪嘗若然則胡應嘉以後之生死榮辱唯拱得以專之而陛下不能專也此其詞氣抑揚之間畧

不知有陛下安得謂之為跋扈又曰應嘉劾彼不樂

贊玄夫應嘉所劾者劾彼不樂命於先帝寅夜私出直

屢也何嘗効彼不樂贊玄而遂以此美名曰居邪在
帝時則廢朕贊玄訟於陛下又稱不樂贊玄昧其心之
為此而顧朕辯於口之不如此也對君之詞其反復畧
無顧忌安得不謂之欺罔他如曰皇上孤立曰黨比成
風曰虎口曰臣友曰攻擊不已曰其機莫測無非張圻置
筭仗戟埋戈使投之而必陷觸之而必焦此必正直鬼神
妬其藏奸蓄詐陰奪其魄使之發為陰語鋒詞以吐露其
心竅之存即使彈擊諸臣安能鉤深致隱而模焉其心之
所存如此之盡乎至於懷恨應嘉以事逐出謀代徐階百
計陷害且波及李春芳欲打盡於一網使二臣既去他日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又將以謀二臣者謀郭朴矣急急焉口欲為內閣首臣以
恣其美權之私以快其恩怨之報顧階等二三老成皆
先帝所簡以遺陛下者能與此奸惡同事經其磨折而
不去耶階等去而善類空矣即此二節其野葛心腸莫鄒
手段以畧露其二他日獨當圖柄何弗至耶伏乞我
皇上大奮乾綱俯從公議將高拱亟賜廢公非特社
稷蒼生之福亦高拱之福也

強藩僭擬恣肆稔惡怙終大違 祖訓屢抗 明旨
懇乞 聖明特賜 宸斷重加究治以彰 國法以
伸 主威疏 丘岳

嘉靖四十一年十二月內該 伊王典樸三次瀆奏臣等
以燕事在彼中難以遙度且冀或能改圖自艾以贖前愆
未敢輒瀆 天聽止將該府前後僭擬抗違等情恭敷禮
部該禮部題覆奉 聖旨是典樸罔遵 祖訓敢行僭擬
奉旨改正又屢抗違瀆擾且不深究着撫按官催促折毀
具奏欽此臣等復於今年正月初九日接到河南巡撫都
御史胡克寬臣巡按御史李守仁勘奏下科乃知該府門牆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二
等項尚未改正退還復欲遷延歲月軍校餘丁仍舊占恠
不發止造托名文冊况傳奉 今旨語多渥傲不恭臣等
不勝駭愕夫以 皇上聖神英斷 統御萬方 如日月
照臨 雷電震薄百司庶府日懷懍受成不暇 伊王以
親而言雖曰 宗藩以分而言則為臣子何乃強驕橫
敢於蔑視 君父一至此也臣等竊聞古昔汲黯在禁闥
而寢淮南之謀曹臣李平亦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
鷂之逐鳥雀臣等侍罪該科每思 伊王僭擬之初既不
能如汲黯以寢之於未然今無禮之跡已著又復緘默不
言不一效鷹鷂逐雀之義則臣等之罪愈滋重矣故敢不

避斧鉞冒瀆宸嚴惟 皇上垂聽焉夫 天子之所以尊於天下者以其 訓典與 威令之能行也而奉行尤在於 親藩 藩王之所以保其富貴者以其 訓典與威令之能遵也而遵守孰先於名分今 伊王一切抗違若是無乃以 祖宗之成法 朝廷之明命為強藩所得而阻撓顧敢於犯今違棄以必逞其無忌憚之為而後已耶是以臣等私竊憤焉 伊王之過臣等且不敢指摘苛細姑即往歲勘官之奏報與今撫按之回奏者舉其實跡數端為 皇上陳之臣等伏覲 祖訓有曰凡 諸王宮室並依已定格式起蓋不許犯分 伊王聽信術士田五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二 立十

峯等誘說洛陽天地之中背却面洛右澗左潞自古建都之地要得改闢壯麗以當風水之勝遂增建門樓三座於承運端禮之前森然 天子五門之制創築城垣二層於舊額蕭牆之外宛若 天子重城之居又私造乘風御氣等閣及妄稱東廠緝事名色儼然 京師輦轂之氣象其犯分僭踰極矣此其違 祖訓一也 祖訓曰凡 王國內除額設諸職事外並不許延攬交結奔競佞巧知謀之士 伊王故將犯賊逃回知縣吳希同休回教授畢貢等輩養在府冒充校尉月給米五斗結攬黨發文案教誘為非以致凌辱官府酷擾百姓尤為害不細此

其違 祖訓二也 祖訓曰凡 王國內時常點檢軍中不許隱匿逃亡 伊王故將先問發充軍逃回秦州等衛卒思孝湯名平景林崇等收入府內作為伴當撥置為非以致嚇人財物強占人田土使萬姓含冤一方荼毒此其違 祖訓三也 祖訓曰凡 王府侍衛正旗軍六百七十二名守禦 王城四門該府除正額軍校外校餘多六千餘名軍餘多一萬四千六百餘名廣招羽翼威蓄爪牙此其違 祖訓四也 祖訓曰凡 親王官人必須選擇良家子女以禮聘娶但是倡妓不許狎近 伊王聽信葉章潘貴等誘說令宮殿一新好選官人侍奉遂將先次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二 立三

安樂王奏選官人勘合程改年月張掛諭衆令潘松等闖入軍民房室將劉鸞段紹等各女各妻小強拉入府淫樂又聽葉金趙用等攬置帶領內官軍校多人乘馬出城入富樂院等處遊戲以致禮義蕩然此其違 祖訓五也 伊王之大違 祖訓如此我 皇上不加罪譴止降 勅戒諭 伊王自宜感 恩悔過痛加裁損以仰體 皇上寬宥至意可也乃猶執迷蔽竊故悞不悛強辯飾非豈止一次嘉靖四十年三月內該禮部會同三法司等官看得修理違制議將門樓重城自行改正強取婦女給夫完聚承奉等官照依律例問擬多餘軍校移咨兵部議覆題奉

聖旨這事情你每既會看明白都准議行 王著馮勅戒諭遵守 祖訓法制以保祿位張柱等降調各犯提問發遣發落俱依擬欽此 伊王却乃奏要不動牆門不發錄丁不放強取婦女此其抗 明旨一也本年閏五月內天該禮部題覆府第門牆係 皇親分封之初法制所定理宜世世遵守詎容擅有增建以恣已私既奉有前項明旨即當折毀改正無容別議奉 聖旨牆垣照前旨改正欽此 伊王復又遷延踰歲之久城垣門牆一一不肯拆毀改正此其抗 明旨二也嘉靖四十一年九月內該御史林潤條奏該禮部題覆行彼處撫按官查勘門牆等項有無拆毀退還奉 聖旨是欽此又該兵部題覆議將旗校餘丁盡發洛陽縣收籍當差奉 聖旨是伊府旗校刺丁着照原議查發當差不許占悞欽此 伊王又復奏擾仍要將牆門照舊殿堂修理內外官校赦免罪咎此其抗 明旨三也夫 伊王五違 祖訓是不知有 祖宗矣不孝莫大焉三抗 明旨是不知有 朝廷矣不忠莫大焉不孝不忠然則 伊王之過其得為小乎夫 皇上聖恩浩蕩如 天如地而 伊王僭擬抗違至再至三是我 皇上納 伊王於 覆載之中而 伊王乃自絕於生民之外該府長史等官既不盡誠諫阻內使群姦又多

皇明兩朝顯抄

卷十二

五十四

用山松置於之 憲典俱難輕宥若復姑息因循恐然天不悼再照 伊王所為與昔寧府無異但寧府之事已形而 伊王之心叵測不然何乃聽信風水之說占據形勝以圖興旺寧至於違 祖訓抗 明旨而不顧而方賊主遺囑謂其越理違法心存不軌抑豈無所指而云然哉寧府不法先已革去誰衛後因通賄權姦將護衛謀復違致宸濠之變士論至今恨之今 伊王必欲占悞衛司餘丁不知其意將欲何為夫機貴防微事宜杜漸臣等私憂過計須將該府護衛革去始可以消黨與而折姦萌是亦保全 宗室之道也臣等又訪得該府官校潛住 京師傳郵道路尤緊要政務不踰數日即得邸報 伊王分茅洛邑自藩屏之外宜一無所干預豈得窺覷 朝政此則尤當嚴行緝拿者也臣等愚昧不識忌諱然犬馬微忠實關 宗社大計伏望 皇上體乾獨斷 勅下禮兵二部會同詳議如果臣等所言不妄即將 伊王 重加究治仍將該府護衛革去其長史等官及撥置群姦先行巡按御史提問探聽人員嚴行嚴衛衙門及五城御史緝拿再乞 勅責河南撫按等官遵照近日 明旨催促改正勒限完報毋為 伊王積威所劫含糊展轉以致該府違回觀望如或該府仍再抗違撫按官容情不舉聽臣等一

皇明兩朝顯抄

卷十二

五十五

併糾 奏庶 祖宗之訓行 天子之令信 朝廷之體
統益尊而 藩封之侯度愈肅 國家億萬載無疆之慶
端在是矣臣等千冒 天威無任悚息俟 命之至
嘉靖四十二年正月初九日奉 御批禮兵二部叅看
來說

兩朝疏抄十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顧爾行編爾行歸安人萬曆甲戌進士官大名
府推官初張瀚撰疏議輯畧所載止武宗以前故
爾行復錄世宗穆宗朝諸疏以續其書明至世宗
以後紀綱日弛議論日多當時諸疏或忿爭詬戾
使聽者不平或支蔓冗沓使讀者欲臥士大夫淳
厚忠樸之風自是漸壞其間忠義激發非為名計
者亦參襍其中然混淆而不能別矣是則世運為
之也

皇明留臺奏議二十卷（一）

〔明〕朱吾弼等輯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三年刻本

皇明留臺奏議序

先王之世諫無常官工師矇瞍
何在非箴故人無擇言言無留
聽猶之鍾磬鼓鈔應響而發發
則收響於寂安所得傳其言故
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不聞
其所補者竟何旨也世道漸波
忠憤者憂時觸事形為奏牘非
得已矣至於焚草而默默此衷
徒自藏耳諫官之設已非其古
諫者重以其言與天下後世共
耳之卽屈平之辭流誦千古天

皇明留臺奏議序

十

下後世謂其主何如主不無少
望在離騷哉噫若是則陳得失
列善敗以引古鑒今皆駢指乎
而賈誼劉向何敷奏至今不朽
也是不然矣蓋自梧鳳希聲伏
馬立斥宣室之召不再潮陽之
轍未返而世遂以言為諱夫有
諱於言也者始有貴於言也者
貴於言而激之亢之以鼓舌批
鱗幸而言行與身俱信也不則
挾片字之雄自號千秋曰此其
立言之大者嗟嗟言如是曷如

無言夫氣水也言浮物也余嘗
有味乎楊子之言故置杯於勺
水之上則膠行舟於江河則日
千里人臣而緘默如皇尸無論
也以言為市但藉名高要以與
古為徒未矣即皇皇徇義成心
未忘要以與天為徒猶未矣是
惟精白一心廓然無垠淵然無
滓而後明白正大以陳之有其
言不必有其意有其言不必有
其氣有其言不必有其名蓋以
其言為不得已而不以其言為

幸彼惟不言耳言必積思竭誠
若越人察府藏而投禁方又若
庖丁奏刀而肯綮立解此其言
何妨與天下後世共聞之也則
是留臺奏議之刻將有鏡於斯
乎留臺係

皇明留臺奏議

序

四

天子喉舌陪京屬贊畫焉其封
奏未有專刻若無以勵敢言者
於是內江蕭公內鄉李公沁水
孫公偕不佞輯而梓焉輯成將
問序名筆又恐作者有譽無祝
徒為前後諸同事者倖不佞因

強為序之蓋嘗反復披陳

國家鴻昌茂龐之氣莫盛於弘
治一時諸巨臣又能成以博大
其為政務於存國家之體而不
必掊擊之以見其操其所為言
務益於國家之實而不必刻剗

皇明留臺奏議

序

五

之以華其名正德以後氣日開
露此意稍稍蕩矣前後諸君子
其乘時為升降者吾不能盡知
要非辭暢意真寧無取焉覩斯
集也其以為劒呖乎其以為駟
音乎其以為操觚艱而汎雲夢

無所不利於行乎則以聽之知

言者若明明

天子今終有倣公卿大夫相與
賡喜起之歌舌可箴牘可廢也
茲且為餘食贅行吾師乎吾師
乎天何言哉予日望之矣

皇明留臺奏議

序

六

皇明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嘉平

之吉

賜進士第文林郎南京浙江道

監察御史高安朱吾弼諧卿

父譔

皇明留臺奏議序

國家稽古建官百司庶府各營其職
而參錯其間靡所不糾繩者莫如御
史臺御史臺之糾繩莫大於章疏章
疏之於憲度猶輔車也憲度有更張
而章疏在尤愛禮者所不忍廢滅也
南御史臺貴近烜赫稍孫於北然以

皇明留臺奏議

序

七

襟帶南服故

上所寄耳目視北加重焉何者南臺
無輜軒四方之事無騰躡華撫之想
無風指觀望之撓顧得一意營職暮
思而朝筆之又其人大抵多用落落
來者也故其論事有伉直而寡匿端
忠憤鬱積勃乎其不能自休也

國家有大廢置大利病竭情悉志以排九閹甚至批逆鱗搜城社有北臺所不能得而南臺一疏寔之者即如往者大禮議起所執不闔

上心赫然震怒臺中逮繫幾空而皂囊相望不輟也嗟嗟隼以秋擊梅以臘芳非其性習然哉然則南臺之有

奏議恢

皇明留臺奏議序

八

人主之視聽關一代之紀綱惡可聽其逸而不存也近者

天聽愈高疏入多不報憲度頽靡建白之章委積充棟藏史不能悉收久且泯泯有識寒心試問二百餘年以來某人論某事某疏出某人有能舉

其一二者否語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章疏者已事之典刑也故曰愛禮者所不忍廢滅也同臺二三兄弟因延宣城吳生伯與悉搜洪永以來掌故所藏諸臣章疏裒而梓之題曰皇明留臺奏議然而逸存相半間亦稍加刪次

皇明留臺奏議序

九

於以載往哲之嘉猷作方來之明鑑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昔者魏弱翁好觀漢故事條奏上前蘇長公繕寫唐陸宣公奏議以進夫使紙上之言無益成敗之數則兩公為多事於以備稱引稽故實使深計者有所証據而忠諫者有所景行是編惡

可以已也若曰昔人焚諫草而此胡以存則請還諸結繩之世

萬曆乙巳一之日吉

賜進士第文林郎

欽差巡按直隸巡視下江兼管上江

漕儲監察御史中州李雲鵠黃羽

父謨

皇明留臺奏議序

十

留臺奏議序

今之論諍臣者動曰古之遺直直於人為心即於臣為節故乾以直而生坤以直而利匪直則枉枉則負此生矣矧臺臣任天子耳目而比周焉甘為妾婦可乎人即不肖誰甘以妾婦自

皇明留臺奏議序

十一

居匿於中而張於口避影於潢恣而假宿於篇牘且將逃枉沽直而奏議種種雜出矣則茲集也其精白之符乎其緒餘乎亦顧所為議何如耳余嘗歷稽往古諱言之朝天下方難於議能易其難者始足振國家之神氣

而收之既渙盡言之朝天下方
易於議能難其易者始足培國
家之元氣而安之已萃非難非
易之間按其時核其事以差等
奏議而臣道可鏡也我

祖宗並建兩京南北臺兼重南
中於耳目最近尤清議所聚

皇明留臺奏議

序

十二

國初靖難諸臣及議禮被逮者
此中未暇更僕惜不得其全疏
讀之耳分宜當國動以刑僇刼
鈐諫臣口至默而無所控持當
時首發其奸摻捕其黨至戍之
繫之磔而尸之由南臺也嗣是
感憤輸赤者相繼紛紛其他增

補

主德掃除奸兇與夫國計邊儲
民風吏治所為爭自刮剔以庶
幾於裨益朝廷之一二至今讀
其疏凜凜有生氣夫古稱遺直
南臺豈謂無人顧余猶有說焉
蓋直之分於枉也固矣抗一論

皇明留臺奏議

序

十三

以自高震之為名直於外者也
矯矯焉惟國是恤於義若嗜而
峻之為坊直於內者也直於外
者中有所殉直於內者直而自
有難乎為叅和矣乾動直而悔
在亢坤主直而章在含夫直也
而可自有乎自有則亢而不含

是惟栗而寬溫而厲閭閻侃侃
 合并以出而我不有也夫是之
 為真直諸君子必有合矣則是
 奏議之刻亦有而不有可也觀
 其有者以為直防也繹其不有
 者以與直忘也正直壹歸於忠
 厚以濟國家蕩蕩平平之治是
 我同事兄弟梓而布之之意乎
 若曰一鳴驚人姑藉之以號於
 世非其好也石無當於玉而玉
 可攻麻無當於蓬而蓬可直三
 人行而得師者二况濟濟諸君
 之成步在不佞何敢自愆其將
 以是刻為韋弦矣

皆

萬曆乙巳長至日

賜進士第文林郎

欽差巡按直隸巡視鳳陽等倉

帶管屯田馬政南京福建道

監察御史沁水孫居相書于

留臺公署



皇明留臺奏議目錄

君道類 卷之一

定大禮正大法急大務以全聖治疏

方鳳 正德年
浙江道

乞慎舉動以保治安疏

郭惟賢 隆慶年
河南道

亟圖大本大務以光聖德疏

王廷稷 萬曆年
貴州道

勤顧問以隆聖學疏

唐喬 萬曆年
湖廣道

陳愚見以光聖德疏

韓介 萬曆年
浙江道

披陳愚衷以裨聖治疏

黃正色 萬曆年
山東道

敬進芻蕘以隆泰運疏

王學曾 萬曆年
湖廣道

乞及時經理以保泰治疏

王許之 萬曆年
福建道

恭請視朝疏

李自謙 萬曆年
山西道

乞慎喜怒審好惡辨忠邪節採織疏

林培 萬曆年
河南道

乞克已恤民疏

章守誠 萬曆年
福建道

乞毅斷決行以荅天眷疏

蕭如松 萬曆年
河南道

乞去三壘一蠹疏

朱吾弼 萬曆年
浙江道

脩省類 卷之二

脩德政以消災變疏

方鳳 正德年
浙江道

災異陳言以消天變疏

仲選 嘉靖年
廣西道

因變陳言以謹天戒疏

趙錦 嘉靖年
江西道

元旦日食脩省疏

徐枋 嘉靖年
湖廣道

乞脩實政以弭天變疏

田成法 隆慶年
河南道

乞飭邊備練民兵以昭儆戒疏

于有年 萬曆年
湖廣道

直抒愚見少助脩省疏

沈汝梁 萬曆年
廣西道

敬陳天變民隱以裨脩省疏

孫鳴治 萬曆年
四川道

皇明留臺奏議 目錄

乞順民心回天意疏

党傑 萬曆年
貴州道

畏天變恤人言疏

黃華秀 萬曆年
浙江道

乞乘天人交感之機以圖消弭疏

王藩臣 萬曆年
江西道

乞蚤釋被建諸臣以回天變疏

蕭如松 萬曆年
河南道

兩宮災陳言疏

朱吾弼 萬曆年
浙江道

天壇災請脩省疏

朱吾弼 萬曆年
浙江道

日食請行實政疏

李雲鵠 萬曆年
四川道

星變陳言疏	孫居相	萬曆年
消弭天變疏	胡鶚	萬曆年
好尚類	并差遺卷之三	
崇正黜邪以隆聖治疏	史梧	正德年
收成命以防易差後患疏	喬祺	嘉靖年
乞賜停取以光聖德疏	王學曾	萬曆年
乞信詔令停差遣疏	丁元復	萬曆年
儲貳類	卷之四	
乞命東宮出閣講學疏	周冕	嘉靖年
皇明留臺奏議	三	目錄
隆聖德慎儲教疏	楊邦憲	隆慶年
催請建皇儲疏	朱吾弼	萬曆年
宗藩類		
乞察讒誣親藩疏	黃華秀	萬曆年
弼違類	卷之五	
廣德意以飭吏治疏	王廷稷	萬曆年
乞裁革冗濫疏	鄭之亮	萬曆年
急儲教刷財蠹疏	施懋	萬曆年
折羣言定國是疏	李一陽	萬曆年

請祛邪錄直疏	朱吾弼	萬曆年
議處京察留用諸臣疏	李雲鵠	萬曆年
釐正類	卷之六	
及時脩舉急務以隆治安疏	陳王道	萬曆年
嚴禁令弭盜賊疏	張友舜	萬曆年
申明職掌疏	郭惟賢	隆慶年
陳察吏保民疏	彭而珩	萬曆年
議處留都屬臣以重根本疏	党傑	萬曆年
復科場舊制疏	潘維岳	萬曆年
皇明留臺奏議	四	目錄
肅臣綱挽士習疏	俞咨禹	萬曆年
議處民饑兵餉疏	章守誠	萬曆年
乞查礦議異同并重責成疏	黃華秀	萬曆年
畿民困敝乞查例責實以安重地疏	徐金星	萬曆年
請發拾遺武臣疏	朱吾弼	萬曆年
議革選籤減錢爐疏	李雲鵠	萬曆年
臣職類	卷之七	
乞申大義飭諸臣以全國體疏		

數陳臆見以勵臣工疏	譚希思	萬曆年
催請考選代差疏	郭宗賢	雲南道
爲諸臣爭職掌疏	朱吾弼	浙江道
國紀類	孫居相	福建道
公銓典以激勸人才疏	張士佩	嘉靖年
乞定諸臣疏章稽程疏	李之茂	隆慶年
定兵變以肅紀綱疏	張蒲	萬曆年
申明職業疏	孫惟城	萬曆年
皇明留臺奏議	五	目錄
乞酌議臺規疏	黃仁榮	萬曆年
乞肅法紀申公論疏	李用中	萬曆年
乞奮乾斷定考察疏	蕭如松	萬曆年
正班次以肅官聯疏	胡鶚	萬曆年
請五城關防疏	李雲鵠	萬曆年
時政類	卷之九	四川道
申飭朝覲事宜疏	林潤	隆慶年
推廣仁恩以光初政疏	尹校	隆慶年
乞及時修舉以裨治安疏	陳希美	萬曆年

摘陳時務疏	王藩臣	萬曆年
黃冊屆期乞及時明作疏	易以異	萬曆年
申明考察事宜疏	蔣科	萬曆年
酌陳考察事宜疏	陳功	萬曆年
陳末議以廣德意疏	聶應科	萬曆年
陳川湖事宜疏	劉寅	萬曆年
敬陳考察事宜疏	楊鳴鳳	萬曆年
觸事陳言以裨治安疏	陳所問	萬曆年
地方火災疏	孫居相	萬曆年
皇明留臺奏議	六	目錄
用人類	卷之十	四川道
乞慎用撫臣疏	戴燦	萬曆年
乞搜遺賢疏	王以通	萬曆年
乞議憲臣督屯疏	彭而珩	萬曆年
乞酌議選法疏	陳燦	萬曆年
乞及時用才以裨化理疏	郭惟賢	萬曆年
乞下考選之命以充任使疏	蕭如松	萬曆年
乞慎重臣去留以安地方疏	蕭如松	萬曆年
僉用部院請和衷疏	朱吾弼	萬曆年

請留重地重臣疏	朱吾弼	萬曆年
請補南都大臣疏	孫居相	萬曆年
援直類	卷之十一	
乞宥言官以光聖德疏	陳堂	隆慶年
開言路杜姦萌以全聖德疏	王嘉賓	隆慶年
矜狂愚以光聖治疏	朱鴻謨	萬曆年
覃恩廣孝以崇國體疏	孟一脉	萬曆年
乞寬譴罰以光聖治疏	劉維	萬曆年
乞宥言官以崇國體疏	胡宥	萬曆年
皇明會典奏議目錄	七	
乞矜宥言事諸臣疏	郭惟賢	隆慶年
乞矜宥言官以光聖德疏	王藩臣	萬曆年
乞錄直臣以光聖治疏	方萬山	萬曆年
矜宥諫臣以開言路疏	李文熙	萬曆年
優容諫官疏	張蒲	萬曆年
乞寬宥科臣疏	段尚繡	萬曆年
矜宥愚忠亟回天聽疏	王藩臣	萬曆年
請敘建言諸臣疏	蕭如松	萬曆年
救言官疏	孫居相	萬曆年

請有直臣疏	孫居相	萬曆年
民隱類	卷之十二	
乞大賜蠲恤并查議考成疏	郭惟賢	隆慶年
乞寬恤疏	林應訓	萬曆年
陳末議以備採擇疏	孫惟城	萬曆年
救荒裕民崇儉足國疏	陳邦科	萬曆年
水旱異常乞賜拯救疏	林可成	萬曆年
敷陳救荒要務疏	黃正色	萬曆年
蠲豁馬價疏	彭而珩	萬曆年
皇明會典奏議目錄	八	
乞備荒停刑疏	劉寅	萬曆年
乞肅吏治以蘇民困疏	黃仁榮	萬曆年
請緩征弭亂疏	朱吾弼	萬曆年
財儲類	卷之三	
撫恤屯田官軍疏	方日乾	嘉靖年
興利救弊以裨屯政疏	方日乾	嘉靖年
議處急缺段疋銀兩以寬民力疏	方日乾	嘉靖年
乞定錢法規制疏	陳堂	隆慶年
	唐裔	萬曆年

計足軍儲疏	劉寅	萬曆年 山東道
乞修屯政疏	彭而珩	
陳倉場末議疏	章守誠	萬曆年 福建道
邊餉部入疏	揭廷諫	萬曆年 雲南道
陳倉庾利病疏	柳佐	萬曆年 貴州道
循職掌定軍餉疏	蕭如松	萬曆年 河南道
礦稅類		卷之十四
通商惠民疏	方萬山	萬曆年 河南道
乞停礦店稅疏	陳燧	萬曆年 四川道
皇明留臺奏議 目錄 九		
乞遵祖訓以停抽採疏	王藩臣	萬曆年 四川道
乞止稅疏	馬嗣武	萬曆年 貴州道
乞禁開鑿疏	陳燧	萬曆年 四川道
乞洞察利害曲體臣工疏	蕭如松	萬曆年 河南道
乞推官民並苦以寬逮臣疏	蕭如松	萬曆年 河南道
叅橫璫辱宗室疏	朱吾弼	萬曆年 浙江道
叅晉璫誣重臣疏	朱吾弼	萬曆年 浙江道
叅楚璫播惡疏	朱吾弼	萬曆年 浙江道
叅粵璫勾夷疏	朱吾弼	萬曆年 浙江道

因災異請停礦稅疏	李雲鵠	萬曆年 四川道
兵防類		卷之十五
杜狡夷以安中土疏	張翀	正德年 福建道
議處重兵以安地方疏	趙錦	嘉靖年 江西道
乞議處兵食疏	趙時齊	嘉靖年 江西道
處邊虜事宜疏	陳廷芝	隆慶年 湖廣道
議防守湖盜疏	彭而珩	
浙民悖亂議處善后疏	于有年	萬曆年 湖廣道
乞酌議防倭疏	聶應科	萬曆年 河南道
皇明留臺奏議 目錄 十		
預防倭患疏	黃華秀	萬曆年 浙江道
制馭播酋疏	王藩臣	萬曆年 四川道
討外叛清內蒙疏	王藩臣	萬曆年 四川道
備邊政以杜倭患疏	王藩臣	萬曆年 四川道
陳處置楊酋疏	蕭如松	萬曆年 河南道
陳議倭情疏	蕭如松	萬曆年 河南道
議異船獲倭疏	蕭如松	萬曆年 河南道
江巡改移將領疏	朱吾弼	萬曆年 浙江道
江防類 卷之十六		

議處本折倉糧以蘇負累疏	俞諫	弘治年
議處臨德二倉糧疏	徐枋	嘉靖年
請遣大臣治河疏	陳堂	隆慶年
議革總勳易副將以肅漕規疏		湖廣道
酌議治河疏	聶應科	萬曆年
請河流分洩疏	陳邦科	萬曆年
追論漏網河臣疏	陳燧	萬曆年
爵祀類	孫居相	萬曆年
皇明留臺奏議		福建道
目錄		
乞俯從中官辭免恩命疏	李之珍	隆慶年
慎封爵疏	蔣科	萬曆年
奉天道稽祖訓采公議杜倖門疏		廣東道
議從祀孔廟疏	徐金星	萬曆年
比例請恩疏	林可成	萬曆年
行大禮以慰人心疏	孫居相	萬曆年
舉劾類	周冕	萬曆年
參貪劣勲臣妄差騷擾疏		陝西道
楊際熙		萬曆年
		四川道

參貪臣受賄鬻法疏	李士達	嘉靖年
留耆德斥姦邪疏	李一陽	萬曆年
狂臣倡為異議乞賜罷斥疏	潘維岳	萬曆年
乞罷邪鄙大臣疏	郭惟賢	隆慶年
參大臣辱士疏	陳奇謀	萬曆年
乞罷撫臣以重邊陲疏	田一麟	萬曆年
乞賜睿斷以清世道疏	王麟趾	萬曆年
參貪肆科臣疏	章守誠	萬曆年
浙兵忿變乞議處以飭法紀疏		福建道
皇明留臺奏議		
目錄		
參薦舉違例疏	郭惟賢	隆慶年
近倖類	柳佐	萬曆年
亟處輕妄中官以防積漸疏	党傑	萬曆年
參閹惡放恣疏	王藩臣	萬曆年
姦豎橫肆乞正國法疏	關揚	萬曆年
權姦類		山西道
黜元惡究大盜以正國法疏	方鳳	正德年
申逆罪正典刑以彰天討疏	林潤	浙江道

姦邪大臣巧辯誣罔疏	謝瑜	嘉靖年 廣東道
黜貪濫撫臣以消民怨疏	林潤	
昭國法以絕禍根疏	林潤	
糾劾誤國輔臣疏	王宗茂	嘉靖年 廣東道
邪臣獻媚乞雪冤憤疏	孫惟城	萬曆年 湖廣道
劾狂勲殺人疏	蕭如松	萬曆年 河南道
乞正罪姦邪以定國是疏	蕭如松	萬曆年 河南道
劾狂勲殺人疏	朱吾弼	萬曆年 浙江道
叅兩勲裔疏	李雲鵠	萬曆年 四川道
劾罪勲抗旨疏	孫居相	萬曆年 福建道

南京河南等道監察御史	內江鶴侶蕭如松	高安密林朱吾弼	同輯
內鄉黃初李雲鵠	沁水拱陽孫居相	宣城廩生吳伯與編校	金谿庠生周文明督梓
定大禮正大法急大務以全聖治疏	方鳳	正德年任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一	
臣惟禮者爲治之本而必先於正名名分不正不足	以爲治法者輔治之具而必先於賞罰賞罰不明不	足以成治至於萬幾庶政尤必以先務爲急不急先	務則爲之無要施之無序而欲禮之定法之行亦難
矣欽惟	陛下聰明睿知應天御極未及三月而	隆恩善政徧及海宇然謂之大有作爲則可進求以	糾之道而尚有未全者況以近日之事觀之將來
之作爲又未知其爲何如也	臣請冒死陳之所謂大	禮者	興獻王之議是也
陛下不肯自私而			

付之禮部禮部不敢自專而會諸多官其所考定亦惟遵古人不易之制合天下人心之公而無一人敢以私意參其間者雖周公復起亦難改移

陛下留中不決一月有餘臣仰窺 聖心不過篤

于孝思不忍遽定而獻諛希寵之臣遂立異說以搖睿聰伏望 陛下割恩從義克已復禮不必論

孝宗 興獻之親疎而當體 太祖太宗之心

不必泥一家一國之私恩而當垂天下萬世之法則大禮自定而治本立矣所謂大法者處決大獄是也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二

太監張銳張忠等罪大惡極無一民尺地不受其害

論其情罪當與江彬錢寧一律賊臣蕭敬等曲爲救

拔本司末減止作一死雖皇陶再興恐難別議本留

于中半月必待御史屠橋催請方纔發出而又有

官會審之旨中外聞之不知所謂會審者將以其罪

尚輕而欲加之以快人心耶抑因其重賄交通官掖

而欲減之以壞國法耶伏願 陛下奮然獨斷毋

事姑息將張銳等早賜處決勿惑于近侍之回護勿

沮于 宮戚之挽扶使將來內臣皆知畏法罔敢作

慝則大法旣正而治具張矣所謂大務者御 經筵

以親儒臣開言路以防壅蔽是也雖聖如堯舜舍此

無以成其治蓋 經筵之設所以培養德學講求治

理不可一日而廢也 陛下經筵日講之議遷延

不斷而內閣大臣動以經月不得一見且聞有造爲

離間之言而多方誘引者臣切憂之科道之官所以

補過拾遺規救時弊不可一時而廢也今

陛下比之 卽位之初聽信漸疎而事屬左右親信

者輒以有旨爲辭且聞有不由內閣調停而徑自批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三

發者臣竊痛之伏願 陛下以經筵爲必當御而

內閣師臣時賜 召問義理有未明者相與咨諏事

體有未安者相與商度一言一動師保是依而內臣

不得與如此則得于講究之餘者親切有味而禮樂

法度之施自無不宜矣以科道爲必可信奏疏之繁

多見 陛下之好諫不當有厭心言辭之懇直見

陛下之容諫不當有怒心或可或否斷之于獨而左

右不得沮如此則得于聞見之下者聰明日啓而蠹

政害民之事無不照矣臣待罪言職幸際 明時必

欲以堯舜望 陛下 陛下必如此而後可以
爲堯舜否則一心之微攻之者衆邪正相勝不彼則
此而天下事之可慮有不可勝言矣

乞慎舉動以保治安疏 郭惟賢 隆慶年任

邇閱邸報詎刑部主事董基諫停 內庭操練伏蒙

明旨降調臣竊惟 聖明在御 宵旰治理宇

內方囑囑觀 德化之成邇邇來有此 內操舉

動使抱忠之士不無懷憂治危明之慮者臣待罪南

臺安敢自甘緘默以負此言責耶臣聞聖王之治修

德以爲安和民以爲樂不聞其以觀兵爲事也卽或

畜威昭德不能去兵然亦非其地不舉非其時不舉

非不得已不用不聞其練之於 內地以預扈衛之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備也何者 禁庭非練兵之地中官非演習之人而

兵爲凶器尤非 天子之所宜近也 山陵之行

雖以祇奉 慈命然而 皇上前此嘗

恭謁矣嘗值風霾之變矣又嘗聞羽檄之警矣

天心垂戒不可不畏邊情叵測不可不防 萬乘

至尊不可輕出推 聖母保愛 聖躬之心必

不欲 皇上以 宗廟社稷託重之身而屢櫛

沐於 山陵遠 駕之勞者則此行是亦不可以

已乎若謂必不可已則 法駕一臨人爭翼衛六

軍之師足以備 扈從之用虎賁之衆足以壯

雷霆之威又奚俟於中官之演習爲也彼皆久安膏

梁不任戈矛非有章徹超距之勇即日演月試亦安

能恃之以爲無恐也且非獨此也 皇上玩心聖

學 秉執聖道倘 臨御之暇不欲自逸則請

復午朝盛典以 詳閱言官之章奏 召諸大

臣 面對以商確庶政之是非一日二日

萬幾憂勤其於練兵之舉非惟不必爲而亦不暇爲

矣然_臣尚有隱憂者竊謂事變常生於所忽有伏在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六

眉睫而不自見者有近在肘腋而不及察者自昔患

之語云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夫

戎罷畜之足以爲威挾之易以起釁演習之久有不

堪其勞者則怨有不遂其欲者則忿此誠有意外未

測者也卽今諸中官之演習者凜 天威而鑒覆

轍或可料其無他然以 九重之尊不處於萬全

無患而樂於萬有一危之事以爲娛此愚_臣之所私

憂而過計者也夫厝火積薪難與言安而杜漸防微

明主所重伏望 皇上圖久安之計慎未然之防

將 內操之 令亟行停止并將董基 賜復原

職無使天下後世有以作無益忽遠慮爲

明時憂者_臣愚不勝悚慄懇切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七

乞圖大本大務以光聖德疏

王廷稷 萬曆六年任

臣聞人主之治天下也有天下之大本有天下之大務天下之大本立而四方奠安天下之大務舉而六合寧謐大本者何切於君身者是也大務者何關於當世者是也切於君身者多矣而其爲至要者則有三焉曰清心志也曰勤政事心也曰節財用也關於當世者多矣而其爲至急者亦有三焉曰備海寇也曰防虜變也曰恤災傷也夫是數者中外諸臣亦既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八

惓惓言之矣何俟臣愚置喙哉然事有出於本務者雖庶言之同而不厭其煩言有極於急務者雖芻蕘之賤而有所必察臣荷蒙 皇上破賢格之拘弘無方之用拔之於風憲而試之以言職臣日夜激勵思竭報稱無由苟有見聞敢終於緘默已乎此臣所以冒昧具陳而望 皇上之有所採擇也先正有言曰人主保身以保民又曰人主養壽命之源蓋人主之身天下之身也人主之壽命天下人所恃以立命者也故必葆全精神順養氣體不通聲色不恣宴

遊夫然後其心日清清則其神日定其體日康而可永保天下之民同登於仁壽之域矣今 皇上起

居動作自有定則又聖母有節慎之諭后妃有雞鳴之儆元輔日進格心之訓老成內侍亦時有逆耳之言所爲縱耳目之欲以從心志之奸者萬萬無是也臣尚與 皇上以心爲嚴師不顯亦臨不諫亦入毋有畔援毋有歆美調攝一身之元氣以培四海之元氣保養一身之命脉以延萬世之命脉傳曰天地之道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今九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九

重之上果能留意於此則不惟精完神固與天無極而專直翕散造化同流卽則百斯男之慶亦於是焉基矣故臣願 皇上之清心志也書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一日二日萬幾能不叢挫乎故人主必日致兢兢業率作興事於其上然後股肱良而庶事康也今 皇上春秋鼎盛睿哲益聞當日御便殿延見元輔閣臣暨九卿侍從諸臣凡諸幾務必與之反覆裁決而後施行凡諸章奏必與之斟酌可否而後批行其有疑義者則講讀諸臣

從而剖釋焉具有隱情者則臺諫諸臣從而駁正焉如是則 皇上日明習國家政事始微覺其煩難行之既久自然融會暢合四海之利病無一不聞於上九州之安危無一得隱於下太平之風不興起於世者無是理也昔太宗與羣臣議論藹然如家人父子後世集其言動爲貞觀政要至今讀之宛如見當時政治之美今宇內之所望於 皇上者豈止於唐太宗已哉故 願 皇上之勤政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夫財之節不節何與於民哉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十

蓋財者民之心也過用則必害於民能節則民受其福故古 聖帝明王寧藏富于民毋寧藏富于國寧損上以益下無損下以益上無損下以益上凡所以節用無非爲民也 皇上儉德彰聞于天下邇因內府缺乏歲取太倉銀二十萬兩以益之科臣進言雖蒙溫旨批咨未見協然允從 臣仰窺皇王之心蓋以邇者宮中費用較前更爲浩煩內府誠有缺乏不能不取給於外庫者計內府歲時所入金花銀百萬兩非以盡供一歲之用也蓋亦爲有餘不盡之蓄

耳卽官中費用浩煩亦不宜至處缺乏或出入之數有未稽乎 聞 皇上卽位初年該司禮監太監曹憲爲年例缺乏物料事奉 聖旨目今內庫錢糧取用不敷每體朕崇儉節財之意有可減省的會同司禮監議處來說不必拘定舊例及本監查減上聞又蒙 皇上加賞此盛心也今內侍中老成忠實者亦彬彬有之 皇上誠以已意叮嚀之則諸內侍自能仰體奉行以贊成盛心費用自節卽內庫銀自當贏餘而無不足之患矣此在 皇上一加之意而已且太倉銀兩所以供邊餉及諸大典禮之用今幸北虜納款太倉稍有積餘然虜心叵測一旦渝盟費用不貲未可知也連歲追徵新舊錢糧邇者荒旱相仍民不聊生輸納不及或致他虞亦未可知也 皇上其尚深思遠慮乎其尚慎儉德以懷永圖乎昔漢文帝露臺惜百金之費後宮無曳地之衣惟敦朴以爲天下先今歲賜民田租之半明歲賜民田租之半卽位數十年優恤之詔史不絕書天下古世稱頌其賢迄今不衰 皇上自處豈後于漢文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十一

帝哉故臣愿 皇上之節用也去冬彗星經天該

占候者俱以東南兵兆為虞通者私門衛又有虜血之異血主陽陽主殺一見於浙之慈谿而吳越殘破一見于閩之晉江而興泉塗炭倭寇之流禍者且十餘年近日通舟之船潛伏海島雖旋却襲殺亦足稱快然起釁之端實出于此又聞潮州地方遁賊林道乾復引倭入犯東南多事於茲可見數年臥鼓江亭兵防漸弛幸自總兵戚繼光俞大猷等以後破倭長技即海邦一帶熟見習聞民間堡寨各自為守清野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十一

之一策尚在合無行撫按責令各處海防把總等官多方隄備奮力殲除整練鄉兵修舊城堡緩急傳呼首尾相救伺其來而絕其往今日急務也誠能按而行之庶兵禍可消而民生可安矣故臣謂倭寇之患不可以不備也馬市之開尚矣北虜輸款亦既久矣俺倭已老近又為挨落達子所敗若無足慮者然其子有如黃臺吉等掘強鴛鴦其心不測往者求索茶市今又求增其外賞豺狼無厭漸不可長况秦晉諸虜亦覘此效尤且邇見邸報屬夷長昂等攔阻各夷

貢馬因而挾賞而青王二酋又與合兵欲圖入犯此其將來恣橫為我邊患一旦如楚襄申之變焉未可知也如土番劫軍城之盟焉未可知也而可不預為之防乎臣以為宜嚴勅諸邊謹斤侯焉固城堡焉密哨探焉又精練土著以足其兵增修屯田以足其食其叛也則奮吾之勇以勦滅之母示之以弱也其服也則施吾之恩信以撫綏之母開之以釁也斯則和與戰常在我而不在夷狄有以制而不制於人矣故臣謂虜變之不可以不防也近聞各省被災之地在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十三

在有之如山東陝西有亢旱之變河南荆襄有水溢之變蘇常有蝗虫之變廣東廣西則屢遭用兵之荼毒以淮揚一帶則黃河為患一望沮如寸草不長凋疲極矣而近日又遼東地方天降霪雨河水泛漲城垣田禾淹沒殆盡此其災變非小也而可以坐視乎我 皇上軫念民隱嘗問之元輔以黎民之安即然為天下喜今遇有此災變之報臣知上聞之必有惻然不寧者所在撫按臣以蠲徵請無不允從其鴻恩亦既丕布矣然臣愚以為蠲免之

恩能濟之于常不能濟之于變能行於有產之人不能行於無告之夫彼災疫之地其民爲旱魃之所焦稿洪流之所淹沒兵燹之所殘毀豈惟逋負不能輸卽性命且不保而不有以賑之則無復卽生之望不相率爲盜賊者幾希今宜通行各省撫按查勘如山東等處地方則止令所在有司量其災傷分數發倉多少賑濟至於淮揚一帶則不惟當有以賑之尤必速停不急之征更加撫恤之意毋徒以有限農功填塞無窮巨浪而遼東近日水災又當人爲之賑濟或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十四

官廩不敷則爲之多方處辦銀兩以補助之俾貧窮無告者皆有所仰給而不終於流離困苦則天下之民心舉安而無有忍於亂者矣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安民則惠是以古聖賢之君愛民之心如愛赤子休養生息惟恐失所誠知夫民心之向背所係甚大故如此其切切焉耳此臣又謂災傷之不可以不恤也夫是數者非有超越之見也非有卓異之識也然而實天下之大本大務焉

皇上誠於此而亟圖之躬修力踐以倡百辟而又明

發德音布告中外使天下曉然知勵精求治之至意毋因循故事毋搪塞虛文則海內蒙休而宗社無疆之慶在此矣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慄之至

乞勤顧問以隆 聖學疏

唐 喬 萬曆八年任

臣惟 帝王一身萬代瞻仰之身也而所以奉

天子民者不容有一時之或懈 帝王一身萬化

從出之心也而所以握符運化者不容有一理之未

精自隆古之盛以迫我 朝之 聖人相傳肇區夏

而揚休烈信合萬世如一轍也 陛下資天授

聖德日新英齡御極八年於茲矣信任元輔銳志治

平力挽積習之頹風大復 祖宗之舊制邇來海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十六

內義安四夷咸服太倉之粟陳陳相困百司庶府濟

濟相讓任賢圖治之效已章章明著矣然治功在天

下而負荷之責非在 陛下之一身乎致治在輔

臣而運量之機非在 陛下之一心乎今

陛下春秋鼎盛較之踐祚之初不同矣以聖躬之聰

明明畏固未嘗自懈其時凡之勅而 聖修之極

功及是時誠不容以自緩者詩之詠成王曰日就月

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又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

非 陛下今日之急務耶 臣嘗伏讀

陛下勉諭輔臣張居正有曰卿受遺 先帝為朕

元輔忠勤匪懈勲績彌隆朕垂拱受成倚毗正切欽

此夫自古 聖帝明王曷嘗不垂拱無為以享至

治哉 臣竊意所謂垂拱者但不見其有作為之迹耳

而其圖惟化理則固兢兢業業而未嘗有一息之自

暇自逸也 陛下端冕臨朝肅然具瞻矣而

朝廷之機務寧無一二之未究心者乎設有之非所

以法乾之健也疑神聽講藹然加納矣而義理之精

微寧無毫髮之未洞燭者乎設有之非所以普離之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十七

照也 臣願 陛下乘此上下志同之會益懋內外

交修之功退 朝之暇遍閱章奏凡遇軍國之重務

大臣之進退與夫民生之休戚時御便殿間召輔臣

虚心延訪商確可否而後渙之 綸音播之中外

庶天下事日與聖心相流通而明良喜起相得益章

矣至於每日講官 御前講解經史倘有一間之

未達亦須少降威嚴俯垂清問俾諸臣咸得以效靖

獻之忱雖 帝王之學不在尋章摘句為工而好

問好察亦 聖人所不廢也夫 聖學日進則

輔理之功益茂輔理之功益茂則太平之業益隆

陛下所以垂拱受成以享無爲之化者固將遠踵隆

古而近嬭 祖宗矣惟我

太祖高皇帝當定基肇業之始日與楊士奇等謨謀

帷幄達旦不寐歷 聖相承紹休不怠此在

陛下繼序不忘耳 臣愚不識忌諱干冒

天恩無任悚仄祈懇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十八

陳愚見以光 至德疏 韓 介 萬曆十五年六月

臣 一介寒微伏處草茅讀 堯舜周孔之書講脩齊

治平之理思欲得時遇 主見之實用茲荷蒙

聖恩拔置南臺昇之耳目之寄正君子得言之會也

一念芹曝之忱敢敬爲 皇上獻焉切惟人主一

身天地宗社之主百官萬民之所觀法者也

陛下涵養操持謹疾慎動誠重之矣但心者身之主

而欲者心之妬此心用之學問則日益精明而身無

不正不然忽不知其爲衆誘之牽引矣懇乞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十九

陛下經筵日講之時與輔臣講官詢究經理退朝燕

適之際召大臣科道等官商確章奏悉從咨訪務求

至當始猶覺其扞格而久之熟慣情洽宛然都愈吁

唏之景象由是義理愈爲融徹靈臺無所壅蔽欲寡

心清本端極建 陛下之身儼然精一執中之再

見矣官闈者 陛下之家也今孝養 兩宮友愛

潞王家庭之間藹然雍穆矣但其費用日廣而錢糧

將至于不可繼卽一士庶之家亦必量入而出而後

可以致富饒苟費出無經而操其家者不爲之約束

寧能免其匱乏哉乞

勅司禮監備查內庭之供

用比往年加多幾何宦官之廩俸比往年加多幾何不時之賞賚比往年加多幾何一一稽其盈縮而多者裁之濫者革之定爲節制寧過於簡毋過于奢務使所入常孚於所出而國用克然有餘則

陛下之家法卓然千古而直接克勤克儉之芳規矣京師者

陛下之國也今觀於都人多不務本業而以淫侈相高其房屋衣服器用務窮美麗爲異常而無籍之徒糾聚誘引雖經禮部奏頒禁約都察院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二十

節行革逐而目循日久違犯猶初都會如此安望四海九州之遠不踵其故步哉乞

勅禮部查照原

刊禁約咨行都察院轉行各城御史查訪民間房屋衣服等項但有違制與夫山人星相倡優之流盤據

雜出者逐一究治仍諭都市商賈不許鬻賣淫伎曲巧貨物斯京幾有恬淡朴素之風而萬方臻蕩平熙

皞之化矣今之兩直十三省乃

陛下之天下也

近日水旱爲災固稱困窮卽昔豐稔之歲民生猶未

遂風俗猶未淳此何以故蓋古者取民什一而公私

常裕今之取民十或二三而斂愈急而民愈窮困缺

一用則加征一稅其後用足而稅尤不已此類甚多殆不止爲十取二三矣如之何民不日窮也乞

勅戶工二部細查各省直原額田土若干賦稅若干雖不能盡如古什一之法而與之調停均節去其歷

年加添之稅如京折起運之外一切不急之征盡行停止則百姓可足而積貯亦不至虛矣古之養士先

六德六行而後代更之以詞賦國初養士太學猶文行兼重而近日開科取士全重文詞砥德礪行之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三

事置之不講士風安得而不日趨于薄耶乞

勅備行各提學官并掌印官諭令士子以脩德敦行爲本果有講明

聖學孝弟力行涵養純粹端方

之士爲衆所推服者責令該撫按官歲舉一二人於朝以備顧問或量才而用之其次者優待加獎以培

養士氣或有險怪邪僻之徒重加汰斥懲戒但要諮訪的實不許夤緣作弊上以德求下以德應青矜之

中必多賢良方正而真才可需世用矣教養備而太

和洽萬世而下不與協和風動者並稱哉惟我

皇上天縱英明冲養和粹至德直可以邁堯舜而治化猶未卽唐虞者蓋由聖學猶未盡純耳臣前所陳者非不諄切而陛下尚未見之施行此臣之所以不容已于塵瀆也如陛下不以爲迂謬銳然行之則大哉聖君不得專美千載時難再得惟陛下留神則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披陳愚衷仰裨聖治疏

黃正色

萬曆十三年十月上

臣本謏劣蒙恩拔擢叨冒南臺日夜兢兢惟恐不稱任使偶有一得不敢隱諱謹條爲三事伏惟聖明採擇焉

一曰酌治體夫治道過寬則弛弛則廢國之法過嚴則刻刻則盡人之情惟於寬大之中稍存節制之意斯所以稱大猷之世過者皇上加意黎元振刷

吏治嘗蠲

國稅減刑罰而竹篋枷號且有制矣罪

酷吏逮賊吏而餽遺驛傳胥有禁矣斯不亦寬嚴並濟乎載而一時者哉顧臣以爲當茲治平須酌用中典斯天下可守而亦可常如小民無知偶有過犯則擬議爰斷無令過求竹篋枷號無使踰制寧罪浮於法無寧法浮於罪至於憑恃刁惡豪橫作奸不可槩事姑息者當令有司盡法處治毋徒希長厚之名而廢許奸之典不引蠅之外而亦不推蠅之內不緩治之內而亦不急法之外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就如官吏不良廉得其狀則重而逮治次而罪謫次而罷斥

又輕而降貶孽以自作此何足惜但以全盛之朝當令氣象寬裕無令促迫竊謂一切文罔似宜少寬寧爲冕旒之蔽無寧爲淵魚之察寧爲黠黠之塞毋寧爲數計之求昔賈誼有言曰廉遠地則堂高廉近地則堂卑又曰上以節義廉耻待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非人類此言誠於治理有切臣原

皇上繹之也

二曰正士風夫向者國是不定邪正混淆暴戾者好謫訕柔奸者務依阿三五爲徒是非顛倒聞行一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二十四

政卽群起而議之聞用一人卽同聲而非之或陽以爲是而陰以爲非或指陳於東而實心向於西千態萬狀在處而有此皆足以眩觀聽亂是非然猶其小也又有甚者今日國是稍定群賢方將協恭和衷乃一二巧僞者欲藉口諸臣以自文其過嘵嘵然無故而造爲不平人人自疑而不能安其位若有甚不得已者臣竊惑之夫諸臣慷慨激烈扶植綱常其中賢者誠多第以清明之世豈有蔽賢之人哉又誰不欲賢者安位而行志哉況諸臣之中固有間被指摘

者亦有從無議論者彼驟爲此恣睢不平以挑釁生事則諸臣之疑忌實自若人起之而又誰咎耶

國是將定而復撓人心將安而復振彼自爲計則深爲國計則甚謬矣此士風最好者也伏望

陛下於諸臣則信任勿疑益堅其和衷之志更乞

勅諭各衙門自今已後惟勉脩職業毋得藉口諸臣

以挑釁生事亦無得謫訕比附以撓亂是非有故違

者臣等指名參奏卽時處治庶人言知傲而

士風正矣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二十五

三曰慎章奏夫進言者孰不曰主上當親覽奏

章固矣然猶未得其要也章奏無體則

聖覽弗便是故對君之言貴顯易不貴艱深貴

簡切不貴煩多試觀國初諸臣章奏類皆明暢

簡約而款誠要旨俱已竭盡彼誠得其體故也邇者

人多好逞其才辨自鋪揚條陳建白多者動經一二

十章少者亦不下數千言卽主上神聖或不厭

其爲煩然以人情論之不惟屈贅聲牙驟讀難以通

曉且長篇累牘展玩移時尚未能終其說竊恐

聖覽過勞而厭倦易生矣文雖工何益哉是欲下情無壅蔽莫若 皇上親覽章奏欲

皇上親覽章奏莫若定爲章奏之式如薦某人則直書曰某事某事可徵効某人則直書曰某事某事可驗以至當與當革皆據事直陳達意卽止無務艱深之語無剿支蔓之說庶乎 皇上一覽而大意可得 聖神不勞而上下之情通矣 臣欸欸之誠不容已故因識忌諱仰瀆 宸嚴伏願

皇上留神省覽俯賜施行天下幸甚 臣愚幸甚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二十七

敬進芻蕘以隆泰運疏

王學曾 萬曆十三年

臣伏觀

皇上年來勵精圖治易轍改絃嚴內帑

以消隱憂錄建言以來忠讜步郊行以祈雨澤減燒造以節財用降召諭以隆太交行賑恤以拯災疲責有司以重民瘼諸如此類不可殫述卽古堯舜禹湯文武復生不是過也蓋誠千載而一時者 臣待罪留臺奉職無狀舉手加額謂上有 聖明之君則下多藏拙之臣 臣方將順之不遑矣敢過爲搜求掇拾以瀆 天聽但 臣一念慙直生平自許偶見時事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二十七

皆 皇上意旨之所及者恐一時之奉行未當與泥夫相沿之積習或於德意未能盡宣也故題覆漫則關係乎政體提調濫則關係乎育才蠲免偏則關係乎 國計商榷多則關係乎王仁 臣有一得豈容緘默以負 陛下故忘其愚陋不識忌諱直陳於陛下伏乞 陛下虛心采納焉

一曰慎題覆以一政體是也 臣每見邸報捧讀

聖旨惓惓以有司阻撓 德意玩視勘合爲言眞可謂明見萬里外矣夫有司阻撓由文移太煩也文

移太煩由題覆未慎也近來言事諸臣每建一議畫一策或出一時意見或得道路傳聞未必言人人同亦未必言言皆當也所貴部院大臣虛心爲政體謀一切題覆當權時宜酌事理勢必期於可久法必準諸典章或宜於上而不宜於下者不妨行查或便於此而不便於彼者不妨酌議可則明言其利而當行否則明言其弊而當止務使政出而信如四時令行而堅若金石當行者載入考成轉行者嚴其查罰則有司孰敢不遵奉者乎乃今不然或甲是而乙非或皇朝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壬九

朝更而夕改方行而復止方革而復設議者各一其見覆者各一其詞其中又有不及致詳與行之便否而漫爲覆 請者是皆因人題覆非因事題覆也大臣謀國果如是哉文移既煩觀聽自玩又何怪乎有司之停閣而扞格也 臣自受言責以來每見諸臣之條議部中之題覆不知凡幾矣各省之奉行謝報者能幾何哉聞有奉行者不過循故事取其不違依准而已一目而束之高閣粘壁而徒懸觀聽至叩問之有不知爲何事者識者能不令人扼腕嗟嘆哉昔申

公之告武帝曰爲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臣敢以是爲今日望也伏乞 勅下部院大臣以後題覆不厭詳慎務關大體務期可行既覆之後註入考成以便稽查凡有司給由朝 覲冊內俱要逐一開註奉到勘合完與未完件數撫按及部院嚴爲稽考比照錢糧積穀分數事例完不及分數者照例查叅則政令一而久玩之人心知儆奉行專而朝廷之德意可宣矣

二曰重提調以育人才是也 臣近見邸報皇朝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壬九

皇上申諭吏部慎選有司無非爲教養斯民計也德意亦甚善矣 臣聞古之帝王莫不以興教化育人才爲首務則首令之設豈爲牧養斯民已哉蓋將以師帥之而提調作養之責屬焉夫用人不可以資格拘而提調作養興起人才則又有不容以不拘者每月朔望視學面與諸生講解此提調事也匪由科貢則不能每歲則有季考三年則有科考此提調事也匪有科貢則不能即省直提學條約內亦首重之矣邇者故相擅權倡爲三途並用之說而貢途援例等輩

日奔走其門納賄以求美缺而所用者皆張居正王篆輩之私人也以致矯枉太過遂有以吏員而作令者如卽今山東沾化等縣之趙蛟楊果輩是已官生作守如思恩姚安等郡尚乏人才上下猶未爲窒碍也卽今如湖廣之衡州寶慶皆郡之至煩人才之傑出者亦以官生守之一切考校提調之事將責之正官乎勢既有所不可將委之他人乎情又有所未安體統混淆僚屬多生嫌隙考校盡廢人才何由作興誠數郡邑之一扼也矧巧猾之徒每善承乎上官膏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三十

梁之家尤易獵乎聲譽當事者特未之思耳卽使吏員而有異才官生而有時望自當優以別秩奚必責以提調爲哉此皆故相之弊政且長奔競之風也伏乞 勅下該部酌議如果 臣言不謬將趙蛟等速爲議處仍慎選以充其任以後郡邑不必處以雜流以妨考校一應開納事例原爲助大工今大工已完速爲停止以清仕路則提調之責不至虛設而地方人才俱有賴矣

三曰酌蠲免以裕國計是也 臣近接邸報戶部覆奉

聖諭將萬曆八年至十一年止一應帶征錢糧盡行蠲免仰見 皇上軫念民窮因旱行賚欲假此以

少甦其一二甚盛典也 臣復何言第 臣作令時曾見

皇上蠲免萬曆七年以前帶徵錢糧其中貧民拖欠

者固有但勢豪大戶任意延捱積猾刁民包收隱匿

者良亦不少也自一郡言有民淳事簡州縣節年錢

糧全完而無帶征者則此州縣也未蒙惠矣自一邑

言有良善畏法之家每遇錢糧派出則竭力早完而

無帶征者此一家也未蒙惠矣自一戶言有良善畏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三十

法之人每遇錢糧派出則竭力早完而無帶征者此

一人也未蒙惠矣雖奉 明旨委官清查包濫隱

匿等弊安能盡令通縣小民而一一查審之畢竟俱

成虛套反屬騷擾此 臣所親觀其事不若不查之爲

愈也故小民有云蠲免帶征止利頑民不利良民有

味哉其言之也除萬曆十一年以前已奉

明旨蠲免 臣不敢再議外但 臣偶得於道路者三說

可以爲善後計者又不容於無言也議者有曰

聖恩欲通行蠲免宜於下年未徵錢糧定爲減免分

數頒行天下庶無貧富無大小無良頑皆沾

皇上之恩而無向隅之悲此一說也議者有曰近來錢糧頭緒太多額派加派逐年多寡不一有司先期開徵派單後期方且吏胥易于爲奸小民莫可稽查又有積猾糧里先於布政司未派時夤緣用計飛洒倉口奸弊不一莫可覺察夫派單既遲則催徵必緩舊者未完新者復至則舊者遂成帶征矣今帶徵者既可免孰若部中派單先期給發酌量緩急題

請量寬減其款目科則使民易於輸納則寬一分小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三十三

民受一分之賜此一說也議者又有曰與其通蠲帶徵孰若查節年各省報到受災地方凡經二年以上者帶徵方爲蠲免此一說也凡此皆便宜之策而有裨於國計者伏乞 勅下該部從長酌議定爲經制以後凡遇 聖恩不妨下部議擬上請照例施行斯爲畫一之政也其以後年分錢糧行令各省撫按官通行有司催徵設立易知單限分定期責令里排照依赴比杜吏胥之隱匿禁積猾之包攬如是而錢糧不完者未之有也其各州縣報到受災地

方責令核實定爲分數詳報具奏方爲減免則奸弊庶可杜耳然 猶有說焉曩歲見 皇上以覃恩

詔免徵七減三仁恩溥矣但減三之中又有各王府祿糧各官俸薪各衙門諸役工食勢有不容減者部中未見說明而小民執以蠲免爲詞撫按有司不得已倡爲措處之說或移東以就西或科罰以湊補此豈 皇上蠲免之初意哉合無以後凡遇蠲免部

中俱要申說明白起運存留某項應免若干應徵若干各府祿糧與各官俸薪等項不在免數之內庶有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三十三

司可使遵守而小民俱沾實惠矣

四曰清關權以溥王仁是也 近見邸報捧頌

聖諭朕無一念不在小民大哉王言其真聖人之言

乎 竊謂士農工商皆人君之赤子商亦民也伊尹

一夫不獲視爲已辜苟恤農而不恤商豈爲安民之

長策哉古者關市譏而不征此王者仁商之政也今

不可復矣獨昔今日之征商反漢唐宋之不若者 臣

切惑之遠者無論矣 先奉南京都察院劄付委督

抽分偶有感觸如上關抽分木料等貨方在蕪湖抽

之至南京又一抽之夫蕪湖之抵南京也如遇風水之便僅半日程耳貨尤未賣也一抽於蕪湖再抽於南京不亦苛乎臣每抽稅見諸商咸疾首蹙額而呻吟其苦者矣臣一南京而他省可知也又如臣省廣東南雄已立橋稅矣南雄之去贛州僅二三日程耳貨尤未賣也一抽於南雄再抽於贛州不亦苛乎臣每見鄉里經商南都咸疾首蹙額而呻吟其苦者矣臣一贛州而他省可知也其中又有昔年原未設立抽分近爲壟斷奸民告納稅向而新設者他無論已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三十四

也夫江南之民田地稀少民間每藉此以營生今國家之征求日覺煩重而下民之生理日就蕭條以致商旅不行亦非盛世事也 皇上深居九重雖念念在民而諸臣未有爲此言者 皇上豈能一周知乎伏乞 勅下該部通行各省直撫按官逐一清查酌議果有如蕪湖之於南京上關南雄之於江西贛州相去不遠而重稅者及非原額設立而妄行告稅如英德之滄涯者當裁則裁當併則併其中各關稅亦有民間日用柴米蔬菓等物不當稅而稅者亦量爲裁革務從寬恤則關徵庶其不苛乎夫言及題覆之漫則大臣所不悅言及用人之濫則雜途所不悅言及蠲免之偏則奸頑豪右所不悅言及關權之煩則當其事者或悅或不悅然臣一念犬馬微忱則欲爲政體惜欲爲人才惜欲爲國家惜欲爲商民惜其悅弗悅奚暇計哉儻蒙皇上諒臣之心察臣之言俯賜容納或失於前者痛懲於後相沿於昔者改正於今則政紀肅而有司無玩視之心守令重而人才有興起之地蠲免既均而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三十五

貧民咸沾實惠征權不煩而商旅咸願出途誰謂堯舜熙皞之治不復見於今日哉

條議 國家事務乞及時經理疏

王許之 萬曆六年任

臣竊惟 國家之大事有三宗藩其衛也漕河其計也虜市其藩也我 皇上英賢睿德親賢圖治舉百度而畢張于此三者 宸衷非不倦倦也建白之臣非不諄諄也顧終不免因循膠固使譚理道者亦以積薪病腫憂之夫焚救於曲突醫視於未見失此不圖火將大燃而疾痼既深又何所救藥是故通時勢之宜破拘攣之見正今日事也 臣備試南臺日夕恒兢兢焉縈心時務以圖報塞然不敢指摘小事輕爲瑣瀆謹條三議上陳 睿德倘蒙採摘乞勅集廷臣會議而損益之求至當而力行之則宗社生靈萬萬年有永賴矣夫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事今明良相遇千載一時此三者正非常事也 臣以不勝祈請之至

計開

一曰宗藩之當議 臣聞協和平章始于敦睦大封同姓以藩王室從古帝王未見薄視其宗者近接

恩詔首及宗藩者四條臣有以仰見

陛下親睦之盛心矣顧齒繁而祿有限額具而征不給流離困憊之狀節經言官道之詳矣其議欲處之者不曰立限子之例則曰序親盡之法不曰賢達許出仕則曰庶人聽自便夫嘉靖列省削抑已盡關係潢裔更始爲難脫有不終誰其任之宜乎該部之靳於覆也然則將任其極而不爲之所乎臣以爲治國猶家也善理家者操一家歛散之權而齊其盈縮則家不匱今宗祿固不給矣而冗官之祿獨不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三十九

可汰而助之耶臣之府瑞州也屬止三縣設管糧捕盜通判二員首領官四員管糧者不可缺而復裏盜少同知可兼捕也首領原無多事四員可去一二也所屬高安上高新昌各主簿二員其縣不如南昌豐城臨川廬陵之大而官多過之則可減也高安所屬洪城陰江二巡檢設在閑村官止住縣應差是可省其一也臣又嘗任屬高州矣通判一二員計其合府錢糧不及江南小縣追徵皆屬縣官通判徒虛是可省其二也夫衙門之冗官不獨臣所見二府三縣試

通查之可汰者多矣天下儒學府五員州四員縣三員往者歲貢濫寬儒林清秩徒以贍疾哺老近行六人同選之例六人不中再倍選之法亦嚴矣然年少能文希躡甲第者恒懷不足之望山州草邑弟子員少有廩未幾而旋即貢者不無速化之驟臣以爲徒取充年例之數也不若將府州縣學各減一員慮其壅也則每年考貢照舊一正一陪壯且文者取之否者間亦遙授冠帶是貢途一清也天下衛所有指揮千百戶鎮撫司等國初軍額衆盛官一稱之近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三十九

則軍少官多臣以爲此輩皆恩蔭不可革也而比試之規犯罪之條則當申祖制以酌行之其初襲也必試強勇謀藝者取之疾弱優給冠帶閑住藝疎者許再次赴試不中亦間授之仍付劄許身後子孫試襲其犯罪也當依律條科擬公罪通考黜陟私罪笞者附近杖者解見任降等重者從重毋槩徇還職立功之情則用舍之間寓選將之法是武職一清也夫汰一官不但省一祿且免一官之擾即其所省俸照舊編征改充宗祿以彼之盈濟此之虛未

必無小補也然猶有正本之說焉

宗室之貧不

專係祿米也奢侈使之也 國初各王府官選用得

人輔導有賴正統後漸弛矣員缺不補者不任任者

匪人至宗室犯法者紛紛近日戈陽等府之事可懲

也夫宗之與民孰親令王官不如民牧可乎 臣愚以

爲長史教授等官賞取賢能者任之凡各 王府定

之以官室器用之數嚴之以僭侈淫賭之條限之以

名封婚嫁之期各宗有犯輔導官得以舉之王王得

以法行之 王之自治有愆或治宗無法者輔導官

得

得以諫正之大則令撫按叅奏之凡有長史教授之

府兼差一才力內臣以協之通年一換不涉民事專

務覺察而舉以正於王焉至輔導官與內臣之賢否

又聽撫按考察舉劾銓部而一體陞斥之賞罰之則

內外大小繩繩相制惟正之供儉而益裕是亦安宗

藩權宜之策也若謂親王祿厚得從郡王通減儀賓

家富優其禮而裁其俸 宗室繁盛之都當量移別

省以分其勢三者亦可行也又恃在

陛下之宸斷耳伏候

聖裁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四十

二曰漕河之當議 臣聞懷襄滔天虞廷申戒瓠子河

決宜房興歌黃河之治從古難之至我 朝兼用漕

矣今日兼治淮矣蓋難之又難者也比年所患在人

在財付之無可奈何近蒙 皇上軫念時艱

勅才望大臣總之選賢能部司分之捐積貯錢糧而

便宜之故今則非無人財之患也患不得其治之

法也 臣 究心於此舊矣敢以得於所經歷所稽謀者

而論之夫水無所歸而後泛濫則淤其勢然也自雲

梯閉塞草灣口小而徐邳宿桃之患極矣說者謂草

灣不足容也當求雲梯之故道不知淤積高遠漕漕

爲難况舊口逼淮城便淮水遠之恐不速也可復之

乎有謂當求入海之口以殺其流者不知河水子母

從來不分禹之疏九河者上流之水緩土堅也若其

入海則九河同歸禹亦何嘗折之乎有謂當求老黃

河者策近矣顧自徐邳之大河口約三百餘里一路

河身高出於岸宿遷而下漸逾城垛欲暫放水於缺

口截上流而一一以濬之則聚米畫脂日亦不足况

水起沙湧何所容力欲盡塞決口速還水勢令其自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四十

冲則道理遠曠入口曲折倘水舍河身怪卑之冲則或缺房村而穿靈壁缺及溝而趨夢湖缺宿之孫家灣桃之成子等河而祖陵之驚泗淮揚之患又不勝言矣臣以小浮橋之衝此天之所以與

陛下救徐邳之民崔鎮口之缺此天下所以與

陛下救徐邳之民也今若將徐呂以下沿途一帶築隄以來其流又用混江龍順水滾沙因而導出崔鎮之口任其通脂老李等湖由魚溝達黃河出灌口以入海桃源而下築隄斷流引淮水從天妃閘出大河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四十三

口稍加疏濬使之會黃江濟運道則因川澤以爲下地形卑濫不拂黃淮東流之性利一也諸湖浩蕩可容數千里之巨浸利三也黃淮相會于近海之湖以海爲壑可免內侵利三也准得所歸倘高坐湖水漲之則或剔支河射陽湖以入海或循新河故道由天長六合以入江衆水皆有所歸利四也說者謂逆從漁溝不免湖波之險然湖不如海高寶亦湖也何妨於運水息而運以濟利五也雖然猶止治其流也何源之水其出也本無幾自合長途之諸客水而後其

積廣至夏秋之淫雨而後其勢張蓋井田廢於阡陌而神禹溝洫之則壤遂不可復是以雍豫梁冀之墟牧地平衍無所蓄水一經洪霖彌漫趨河舉而歸之一淮丰浦益盛固其爾也今日不可井矣而溝洫之制獨不可復乎臣以爲藉數省之有戶田者而程督之使之人治其田田自爲洫洫合爲溝蓄水以備旱潦而入河者少是治田之中兼夫治河此非臣私言也先朝臣固言之矣都御史葛守禮等曾請行之

以捍虜騎矣臣舊年過臨清關山東諸臣亦曾論及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四十三

此也顧無有以倡之者耳試一行之民不勞官不費其利溥矣設謂山東河南土性疎浮不可疆然神禹畝畝距川是數省皆作貢之地也豈今日之土又一變乎若夫未事而先度土之勞方事而求工作之實既事而預桑土之戒此又在當事諸臣之效忠也伏

候 聖裁

三曰虜市之當議臣聞周宣脩行儼猶于襄重華敷德四夷來王萬世而下談者美之我皇上德軼虞周虜酋納款于時言于都市者非不紛

紛賴廟謨斷而乃成再八年久矣無論省餉增築卽降敵中之生靈全活蓋不知其幾者臣于今有可者焉今之款互市者有曰狼子野心狡詐不常爭於搶番逆兆已萌嘉靖年間之事可鑒也臣以爲餓虎之喙方俾得肉俺荅尚存不卽敗盟此不足慮也有曰虜入教場戲慢無禮市宅鬻撞驕陵自恣晉室五胡亂華之時可鑒也臣以爲逍遙生心鷗鳥不來旣欲撫之此不能禁也又有曰虜馬抽筋市後多弊違禁貨器彼得利而我反之臣以爲互市之意原不在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四十四

馬苟有以待之此亦不足怪也臣之所慮者在無兵焉非無兵也無新募敢戰之兵也蓋虜未市之先憑險隘守之足矣方市之日權威信馭之足矣若敗盟之後變在堂奧非戰不可今衛所之軍從幼至老摧挫百端日銷月磨氣力已隳而本折銀糧難充飢餒雖主客不同其不可使戰均也故二百餘年邊功不競者坐此耳昔韓琦言京師苦禁衛之兵肥弱賊嘗輕之乞增募土兵利其善戰今之衛所卽宋禁衛也此何時也可費增募以備戰乎然臣所謂增者非敢

卽召號於三鎮之間以疑虜也亦非敢別求於額餉之外以疑國也查得各邊馬步官軍原額八十六萬五千三百有奇今不止少三分之一矣而客兵餉銀則每年合用一百二十萬八千四百有奇山西擺邊民壯約萬有數千每名半年支銀七兩二錢總計九萬有奇是與其收疲憊以頻更番孰若卽此而轉移照南兵工食而稍減之則原募之下有勇夫也京師有外省之軍年例上班徒備工役若以京軍應役而扣班軍之月糧行糧又清在京虛冒役占者而改募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四十五

則京營有兵也州縣原設民壯以備倉卒今則徒供差使若申嚴有司練兵之賞罰而勅撫按總參以令操之則民壯皆兵也其應設于薊遼延寧等地方卽就彼募之其應設于貢市三鎮者或集京師或併隣鎮或練之附近州縣毋使虜中間而疑焉蓋舊軍之氣易折新兵之銳難當布置既定在我有隱然虎豹之勢如市可久也則明禁其無厭之策申論以陵番之罰虜人自守盟納款之恐後萬一不然制之自有餘力矣古云教士一萬橫行天下李陵三千衆岳

飛五百騎皆能破虜而今何謂虜之強哉臣以爲是舉也不但爲貢市謀可服東虜制西番真我

國家轉弱爲強之大權也說者謂

祖宗設兵之制不可變更不知太祖嘗長驅逐

北矣成祖嘗三躁虜庭矣彼一時也軍新而銳

今積衰之漸不得其增也況兩廣多寇非無軍也

先帝俞撫臣之請章程設兵然後平靖此邊也者正

朝廷之有背藩籬也何惜不爲乎若夫偵探斥擲之

當謹軍士剝削之當禁屯田馬政之當舉當事自不

皇明留臺奏議

四十六

敢懈也臣何贅焉伏俟

聖裁

恭請視朝疏

李自謙

萬曆十七年六月

臣惟上下交而其志同名之曰泰乃所以聯其交而

通其志者莫過於視朝勢分靡隔形跡罔間君令臣

共情意浹洽若元氣之流行貫徹於兩間而無阻塞

不通之處其所關於國體民情政教號令非眇小

也自古帝王及我祖宗所以稱聖明於今昔者

大都以是爲首務我皇上臨御以來講學勤政

兢業萬幾昧爽視朝日夕惕若遠邁帝王之芳軌近

守祖宗之成憲天下臣民所共仰久矣然自去

皇明留臺奏議

四十七

冬十一月內迄今春正月中暫輟視朝該戶科給事

中楊其休一本覲臣雲集闕下拭目仰觀懇乞

聖明益加振飭以慰群情以勵人心事奉

聖旨朕因動火靜攝暫免視朝這所奏知道了該衙

門知道欽此臣竊謂一時動火調攝若易耳近閱

邸報復見鴻臚寺接出聖諭仍因動火免朝傳

令面恩官員候過三次具本奏知不必再補則動

火蓋數輟朝亦屢矣夫皇上以祖宗列聖付托

之身天下萬世仰賴之重乃至動火靜攝輟朝如是

臣容默然已乎臣聞太極之理判爲陰陽陰陽動靜互爲其根分爲五行化生萬物未常一於靜也惟聖人則主靜立人極此心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實非離動而爲靜也但不妄動焉耳易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此聖人主靜之學不離乎動而爲言也況天下之大億兆之重四方臣庶若見若辭若謝若貢日麟集於輦轂之下孰不翹首拭目快覩天顏匪但如科臣所奏大計諸臣已爾此可令不遂其利見之願哉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四十八

臣仰窺皇上慎重之意誠慮動火而視朝則火因之而愈動耳臣愚以爲當朝之時雍容端拱於清穆之上而大小臣工祇服奔走於堂陛之間猶足以宣暢精神涵育性靈火似不能動也臣又伏讀聖諭嘗以靜攝爲言矣然不必求諸屋漏淵默之地也誠於燕暇無事之際時御便殿召見輔臣講明身心性情之微考究養德養身之要彼其閱歷既久識見爲真忠貞既篤開導彌殷必能大有補於靜攝也且言及國本則聖心爲宗社悅言及民

瘼則聖心爲蒼赤悅言及除奸任賢則聖心爲進退人才悅言及納善從諫則聖心爲福我國家悅蓋至是則心和而氣和氣和而形和百邪不侵萬壽無疆火不期息而自息雖視朝何傷哉伏願皇上體太極動靜之理繹行止光明之說念大臣啓心沃心之益察斯世斯民仰望之切當靜攝則靜攝務求所以安養之道當視朝則視朝又適得乎智臨之宜庶幾哉動靜惟時光輝明著主上臣下通爲一心官中外庭聯爲一體藹藹乎泰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四十九

和盈宇宙矣君道之盛何以加茲臣欸欸之衷不識忌諱敬摠一得於君父之前仰瀆宸聽儻蒙俯賜俞允採納施行天下民生幸甚臣愚幸甚臣不任懇切悚仄俟命之至

乞慎喜怒審好尚辨忠邪節採纖疏

林培

職以一介草茅荷蒙 聖恩拔居言路夙夜兢兢

勉效涓埃以付任使從前條議略見施行近爲兵部

黃選枋濫內臣盜濫臺諫諸臣未言職亦未言

皇上于諸臣斥逐謫降有差職得及于寬政薄罰供

職是職以往之官 陛下所賜也職一日未死之

身 陛下所留也 陛下不奪職官職何敢愛身

官以負 陛下 陛下全職之身職何敢愛身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五十

以負 陛下况 陛下既罪職等不言職復有

言不盡是益其罪也職之所言不出慎喜怒審好尚

辨忠邪節採纖之四端或匡救于 聖怒方殷之中

或條議于 聖心未回之日強之以所不爲止之以

所不能已遂耳批鱗罪當萬死職不難一死以悟

君心言行身死且有餘榮言不行而生有餘愧請盡

言無諱而 陛下留神終覽焉

天子喜怒上通于 天喜怒當則天地之和氣至

喜怒不當則天地之乖氣至 國家承平二百年

佞倖不敢有所播弄奸雄不敢有所睥睨者此一線

之言路摘奸檢而防壅蔽耳自 陛下在宥言官

之言雖不盡納然一事失錯罪止一事少者一二人

多者三四人未有一事而波及三四十人者閣臣揭

救雖不盡行然必略寬一二未有因閣臣之救而反

加重者頃爲軍政內臣之事 陛下赫然震怒斥

吳文粹劉士瞻未已也因而斥區大倫張同德又因

而斥俞价強思又因而斥南北臺省耿隨龍等二十

三人挫折亦太甚矣閣臣救之不聽九卿救之不聽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五十一

閣臣再救而邊方之旨下矣九卿再救而削籍之

旨下矣中外臣民轉相疑惑謂 陛下平日敬禮

大臣胡然一旦拂忤若是言官職司耳目胡然一旦

挫折若是意者 陛下意有所欲爲恐諸大臣與

言官之妨已也先示以必不可犯之威杜大小臣工

之口然後爲吾所爲無不如意乎且區大倫張同德

固曾論徐文壁者俞价強思固曾論沈思孝江東之

者 陛下不加罪于抗疏建白之時而加罪于當

言不言之日中外臣民又轉相疑惑謂耿隨龍等二

十三人必其平日有他論列不當

聖心特借不言以去之使進不蒙直諫之名退甘受斥竄之辱于是人人以言爲戒恐人主不聞至過非

社稷之福也夏之臣等五人以搜賊被斥人將謂

天子貴貨而賤耳目之臣非所以令百姓見四夷聞也不崇朝而斥逐臺省三十四人非

明聖之世所宜有也職願以一身性命贖諸臣之官部大臣累疏爭之不足惟一死可以悟

君心職死而君心悟國體全賢于生也然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五十二

職雖死矣詎敢一日而忘陛下之恩哉審好尚

辨忠邪節採織之三事請畢其詞焉職謂好尚之當

審者蓋有感於刑部司屬之以搜賊獲遣也夫費甲

金隱匿堅賊物皇上追究之爲正法也非貨之

也刑部連日比併未有實跡且疏

上請其中甚有不得已矣彼司屬獨不見巡城之五

御史乎豈其不愛一己之官而苦爲費甲金回護情

固可推也陛下於司屬則降級調外不諒有不

得已之情於堂官則姑且不究不全其大臣之體恐

其足以傷于明而累於德也且追究不已必致賠賂

賠賂不已必致株連京城內外疊疊衍楊以足原數

將無令輦轂百姓罔怨於陛下乎傳播四方

將掩陛下明法懲奸之美而昭其違不類之徒

妄爲揣摩必有以某人當沒某人當抄惶惑

聖聽者流禍可勝道哉所損聖德不既多哉職

願陛下宥司屬徐維濂之官以明

上意之爲法不爲貨使聖德光昭不失顯名于

天下職以觸犯獲罪雖死不憾職謂忠邪之當辨者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五十三

蓋有感于沈思孝因諸臣罷斥而揚揚見

朝也夫沈思孝江東之李植剛狠小人傾危變詐天

下之人皆知之臺諫交章彈之臺論疏十不一下思

孝東之反脣而論十疏十下陛下得非以思考

東之可用而欲重用之耶夫正人必與正人爲朋以

丁此呂之大奸大貪而思考東之曲爲庇護至與尚

書孫丕揚相許也則思考東之固奸之魁而貪之首

也又不觀進退之難易乎難進易退者必君子也蒙

面厚顏不知人間羞耻事甘進不止者必小人也今

丕揚杜門半年辭疏十上必得去而後已思孝則欣
欣于俞价強思鄒廷彥黃運泰馮從吾等之去謂
皇上不難罷言官五六人以安我心此從前於臣所
未有之殊眷也 朝廷之上惟吾所爲無不如意
矣于是揚揚見朝廣侈得意明示天下莫敢誰何使
沈思孝江東之李植柄用必將去其所憎而拔其所
愛去其恬靜而方正者拔其陵鑠而荼毒者凡逆理
亂常不利 社稷不利生民之事皆導

陛下爲之以翳威權而固祿位此三人手段也只今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五四

議論繁多

國是靡定惟是忠邪未辨耳正人指

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非

陛下超然朗

照獨斷

宸衷則無以別邪而定 國是

陛下試取丕揚思孝東之累疏讀之丕揚一意求去

別無撫拾惟恐

上意之不允思孝東之則兇憤

排擠妄逞狂鋒惟恐

上意之或允人品心術一

覽自見古稱爵人刑人必稽之國論而始定今四人

之中孰爲國論之所共與乎孰爲國論之所共擯乎

稽是數者君子小人之品定矣君子進而天下之爲

君子者雲附而影從小人進而天下之爲小人者朋
比而類集此世道升降之機 國家治亂興衰之故
宗社生靈休戚安危之漸皆決于此也願

陛下留意熟察于君子而任之不疑于小人而退之
必速以自爲 社稷計毋兩賢而兩任之以釀無

窮之害職以觸犯獲罪雖死不憾職爲採織之當節
者蓋有感於撫按之爲織造罰俸也

陛下織造羊絨撫按以災疲請而不納矣採買回青

部科以事干外夷請而不納矣湖廣撫按以魚鮓罰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五五

俸蘇松撫按以織造罰俸矣通判以織造削籍矣應

天織造分四運而費至十萬矣夫撫按爲

陛下肅清百僚澄清天下豈飲食衣服之是司通判

雖職有思存然民社攸寄非止段疋一事也爲一服

食之故而令撫按蒙罰通判褫職是

陛下所用以彈壓地方者日奔走以供服御之需而

不足郡邑之官親民之吏舍其職業竭民膏脂惟求

上供無負以逭已罪非所以彰

陛下卑服康功

約已厚民之休美也况陝西外連強虜百姓疲痼不

支必折而入于虜撫按控請之詞備悉艱危困苦之狀回青原非中國所有應天一年而加至二萬五千餘兩雖所費者工部之料價而舊京民力已殫嗷嗷之聲盈滿道路矣爲羊絨而令邊鄙之民甘心以倫于夷爲回青而令奇好之聲交騰于外國爲段疋而令簡書之臣不安其職郡邑之吏莫必其命竊爲陛下不取也庶人必保其家而後飲食衣服有所取而不竭天子以天下爲家靡外府之財竭百姓之力以供服玩之奇年復一年極敝不支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五十六

恐室家自是不完天下嘖嘖多事矣飲食衣服豈曰可缺職不言停而言節誠不敢望盡如

國初之舊但遇撫按陳情部科執奏必令查

陛下卽位初年之數過溢則損之復陸鎮默之官罰俸之令毋及于撫按生靈受福無量職以觸犯獲罪雖死不憾抑職又有隱憂出于四端之外者

陛下設立閣臣非以託腹心乎設立六卿非以寄股肱乎設立臺諫非以通耳目乎設立撫按非以示彈壓乎

陛下初年信任大臣優容言官撫按條議

間有施行天下想望太平之福邇年以來宰執難售造膝之譴臺諫難進犯顏之規撫按爲百姓請命任哀鳴而不恤執法而抑豪強則逮繫隨之是陛下視大小臣工無一可信也不信宰執不信六卿不信臺諫不信撫按陛下所信者誰乎天下無事則已有事職見陛下孤立于朝也職以嶺海迂疎待罪言官憫時事之日非恐皇心之未察又思諸臣連篇累續陛下庸若罔聞反伏思惟非剖心無以明忠非捐軀無以悟主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五十七

陛下操生殺予奪之權雷霆之所繫無不摧折者萬石之所壓無不糜滅者敢以死之一字常試于陛下哉憫時憂國觸目激衷耿耿丹心不容已矣伏乞聖明少加裁察下閣部伏議如果職言可採將一時斥謫南北台省三十四人併搜賊司屬織造府佐各復原官或量加罰治以示懲創孫丕揚沈思孝江東之李植分別忠邪定其去留毋或疑貳各處採買織造查萬曆初年數目施行而後治職冒犯天威之罪死不足爲職患亡不足爲職憂投諸四裔

以禦魍魎不足爲職辱言官死言死其職耳

皇天后土鑒照職心職無所悔若悚惕于

雷霆之威震悸于死亡之誅緘口結舌上負

天子下負生平職死不敢職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五十八

乞克已恤民疏

章守誠

臣聞之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故未有不召自至之災亦有有災無應之理惟 聖帝明王遇災知

懼則災轉爲祥也今年自二月至今災異之生殆無虛日順德地震星隕矣山西天鼓鳴星墜如火矣宣大又地震真定又星隕矣河南山東北直則風霾晝冥傷人傷畜傷麥矣條紅條黑兵器起火光矣今臨洮又天鳴地震矣 京師亢旱禱雨不應矣

上天告譴何啻諄諄變不虛生禍亂將至尚可泄泄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五十九

然視爲治安之世耶東南地方三年患水去年旱災尤甚幸蒙 皇上破格蠲賑飢餓之民寧死不忍

爲非而轉徙流亡終莫之救乃今二麥雖熟斗米尚易錢百四十文父不保子夫不保妻苟得升斗以延旦夕安慶廬州等府今又疫癘盛行民死過半城鎮罷市村落斷煙麥被野而不盡收田荒蕪而不暇顧古云十室九空嗟無財也今則幾無人矣民因至此能不寒心頃者 皇上深念 天變示儆特發德音笞杖減徒流審矜疑寬重辟惕然藹然惟恐一

夫含冤上千和氣卽古

聖王勅天時幾之盛節

無以尚矣臣又何容置喙然臣愚謂今日修省可以

仰荅天心者莫要于恤民尤莫先于克己恤民者

陛下修政之事克己者

陛下修身之事要之皆

自修省德意推而廣之也望

聖明垂聽焉律載

不應得爲而爲之者笞四十重者杖八十笞杖相去

凡四等今天下問刑衙門除徒流外不論所犯重輕

一槩擬杖若笞罪不惟問官弗知卽法家亦曰莫之

有行向年曾因條陳一申飭矣而奉行者能幾今

聖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六十

聖諭釋放見監笞囚臣恐海內郡縣無笞囚可放也

應笞而杖之冤皆向隅之泣也徒流以下通減二等

此五年欽恤之例今令減等擬審蓋遇青肆赦意也

但無知小民誤投法網以本罪而喪身亡家者何可

勝計若通減之例止行于見監之囚亦惠未徧耳惟

通行天下至年終而止或文到之日一年半年而止

則所矜恤所全活真若大旱之得時雨矣此刑罰之

當恤民者一也南直沿江州縣各有蘆課潮水流注

湖地又各有魚課去年潮水不長各處湖地盡成陸

地鄉村中有掘地及輒不得泉者魚何以生哉蘆州

田地江遠者無論近者初稍播種竟以灌漑艱難耕

而不獲卽蘆葦抽苗隨亦枯槁課銀何所從辨十七

年二課今正征收日也若不議

請蠲免恐氣息奄

奄之衆重以追呼箠撻之苦寧獨輸納不前必至捐

身溝壑二課所入在

國計不過如太倉一粟而忍

驅子遺之民于死地也故或議全蠲或照原災分數

減免庶可存殘喘而安地方此課稅之當恤民者一

也每年夏稅及南北解部錢糧各省多至冬征解淮

聖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六十一

江北諸郡縣當五六月間催提比較勢若燃眉曰此

麥熟時也然未奉會計小民莫肯納排年莫肯納獨

以責之糧長借辨完官其名曰包封此在豐年猶有

嚮產破家者今何時也而堪此不急之征耶且條編

內官吏有俸師生有膳兵卒有餉各衙門諸役有工

食悉于此時取給而奈之何不用一緩二也十八年

夏稅等項照各省至冬然後征解則災民息肩矣此

田賦之當恤民者一也夫民瘼以恤庶

天意可

固然非其本也

聞大君天之宗子天則

君之

父也故天憂下民而仁愛人君爲甚父子之理則然君奉天以愛民而自愛其身爲急于事父之道則然由斯以談今日修省之事固在恤民而尤在

皇上之反身修己明矣我 皇上孝養備至享祀

精虔茹納忠言創懲墨吏綱紀振揚 仁恩宜壅固

宜 天心之默順又胡爲乎災異迭見也

陛下試反而思之視朝日講報罷經年輔臣言之弗

從省臣言之弗從臺臣言之弗從凡爲心肺二火靜

攝計也倘深宮燕閒之際起居食息之間有可快心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六十三

當意者一過其節則本末養靜適以滋動本求息火

適以導慾曾不若 視朝之爲暇豫 日講之能

養心也人命至重 陛下詔內外所司矜恤矣然

左右近侍弗稱使令一或忿怒太過則雷霆之威所

繫無不摧折縱有可矜可疑可從而詳鞠之是刑罰

不中 陛下所宜深思也宮中買辦自有本項錢

糧向年借取太倉銀二十萬兩實一時不得已權宜

之計乃年伏一年率爲定例部臣臺省連章執奏俱

未允可 祖宗二百年之積逋一旦空虛矣去年

浙直大旱 皇上發帑銀三十萬賑濟此 浩蕩

之恩也然災民得賑多者不過一二錢少者分數而

已倘 陛下幡然感悟停取太倉銀兩自今歲始

則一年所省可賑幾萬萬戶是災民之命懸于

陛下之財用弗節用而欲恤民無繇矣 陛下縱

不爲財用惜能不爲民命惜乎孔子曰父母惟其疾

之憂非必疾病也凡人子有悖道敗德之事皆所謂

疾皆親心所憂也 皇上身爲天子何可貽天以

憂今欲修省以答 天心莫如克己克己莫如戒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六十三

前數事 臣愚謬居言職罔知獻替惟推廣 德意而

進克己修身之說如此伏願 皇上擴大舜之智

察矇瞽之見復 朝講之規勤 召對之命戒非禮

之動屏伐性之慾寬可容之過惜有用之財則

聖德格天諸祥可致而治安將保于萬世如或災異

有不消祈禱有弗應卽治 欺罔之罪 甘心焉

臣不任隕越待 命之至

乞穀斷行以荅天眷疏

蕭如松

萬曆三十年閏二月上

臣等竊惟君人者天之宗子民之父母天生民不能自治而以生養安全之任付之君民戴君不能自報而以祿位名壽之福祈之天上一體天人一機人心悅則天心順感應捷于影響莫或爽也臣等待罪留臺君門萬里二月內接邸報聖躬偶爾違和不能前伏闕下一念狗馬之忱實與在朝諸臣同瞻戀者本月十六日漏下二鼓內閣接出聖諭停止礦稅織造寬釋干連罪犯起用建言諸臣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六十四

午夜

恩旨自天丙朝歡聲動地

輦轂之下方

呼天以祝

聖

玄穹之上已人感而

天申遂傳

聖躬勿藥有喜矣好音電馳普天率

土匪直大小臣工共相慶慰雀躍舞蹈一時士悅于庠民悅于市軍悅于伍商稅于途農悅于野四夷悅于遐方凡有血氣者莫不舉手加額共祝

天子萬年調

皇上此諭功德無量其膺福於

天者必無量矣未幾復讀

聖諭傳示內閣不盡

釋然於礦稅之罷而謂其餘之事卿再酌量當行的

擬

旨來行臣

等竊意礦稅當亟罷干連當亟釋

建言諸臣當亟用

宸衷已明見獨斷而又仰窺

酌量請行之

旨則

聖意未嘗不欲旦夕間

次第行也

皇上天所申命不難察識擴充閣部

君所倚托必能調停匡正臣等即抱忠赤靜聽轉移

且思

聖躬正在調攝何敢遽煩

省覽不謂太

僕寺卿南金仲之疏驟然一上致蒙

嚴旨干連

不得即釋言官不得即起與礦稅不得即罷者大負

人心所望矣嗟嗟開採礦稅雖云權宜原非遠計宇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六十五

內小民苦中使之橫剥膚腠骨喪身破家不啻塗炭

官切爲民稍與中使相左輒被捏詞瀆激遂以逮繫

干連至于臺省部署諸臣偶因觸事陳言或以同官

波及前後降斥接踵于塗此誠

天心所矜憐

皇上所不能忍然者數年來內外大小諸臣連篇累

牘或論是非或論利害或論聚散安危之寃竟以求

罷礦稅或陳相左之由或明誣枉之故以求釋干連

或申顛直之無他或辯事體之無涉以求容斥臣曾

未有得

俞旨者一旦

聖諭煥發與天下更

始 官府內外無容贅一詞此豈偶然乎哉

天心仁愛 廟社護持欲 皇上爲堯舜天下

際唐虞故思若啟行若翼耳 絲綸一出炳如日

星中外一傳奉爲著蔡而况停礦稅之 旨尤人

心所延頸希冀欣其下而悲其晚者既聞停罷孰敢

背違在在中使俱已束裝就道民心方信而喜又得

復還設局張威民心必疑而愁民心疑則生懼民心

愁則生怨懼心與怨心合萬一蟻聚蜂起與中使抗

爭狂逞事有不測利耶不利耶故停罷礦稅以解倒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六十六

懸此已布 聖諭斷難移者所以信其視民如傷

之仁也忠直之士禁于園扉無辜之人被以縲紲若

諸所干連夜號棘林者已有之矣以 皇上太和

宇宙安可今在繫干連仍抱向隅之泣耶故踈放係

累使之還職寧家此已布 聖諭斷難移者所以

信其解網赦過之仁也臣多直道乃成 聖朝野

無遺賢斯臻至治今建言各官老於牖下者已有之

矣以 盛世 聖明遭際安可今言事諸臣竟

或齋志以終耶故起拔淹廢使之顯庸效忠此已布

聖諭斷難移者所以信其體恤羣臣之仁也矧今傳

宣既遠感格已通在 皇上必不可不察識擴充

全其得人得 天之善心在閣部必不可不調停

匡正盡其憂 國憂民之職分萬代瞻仰在此舉耳

皇上倘念 官殿之費不肯釋然于礦稅_臣等謂

君令臣共 君勞臣逸當事諸臣自有任其責者

無論臣工即民間幸礦稅之罷懽欣鼓舞輪將恐後

赴工趨事不日成之何煩 聖慮哉大學曰未有

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六十七

則今日罷礦稅而無憂 官殿之謂矣伏乞

勅下各部停罷礦稅釋放干連起補廢官則

皇上自諭而自行之原非聽人言之強聒萬方共悅

而共祝之靡不祈 聖主之凝休協氣導迎

天心寵眷 令名與日月爭耀壽算與乾坤並長

億萬年無疆之治平端在是矣天下幸甚_臣等幸甚

_臣等無任瞻依懇切待 命之至

乞去三壅一蠹疏

朱吾弼

臣以不孝庸流憂居墓下謬叨 特旨起自禪月

雖非奪情寔是破格力疾違限又荷恩憐感激無地

捐糜矢天乃從仲秋抵住僅共職事不敢以一言瀆

擾亦緣大小臣工言者不乏日冀 聖明電發有

期奈何數月 天聽日高壅者不勝壅蠹者不勝

蠹紀綱陵夷 國無善理姦貪縱恣民有戒心天之

太白太陰同時晝見地之陷谷涌陵沴異非恒召亂

有形致乎無象蓋不啻漢臣所稱可爲痛哭流涕長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六十八

大息者 臣叨言官敢復默默自辜 主恩貽漢臣

羞也幸將改歲天運一新 臣謂鼎革當念慮煩

膚覽姑不敢縷舉直舉時政之要不可一日使壅者

三不可一日使蠹者一爲 皇上陳之夫

皇儲天下之本也周官法詳世子 國朝重典

東宮今 皇長子冠婚將行 冊立宜先去春曾

幾何時 明旨尚未昭宣一切禮儀當蚤查議欽

奉 屢旨中外臣民皆知 皇長子聰明仁孝簡在

宸衷眷顧特隆三陽開泰迎祥履端時所當乘 臣謂

宜於首春遵

祖制擇吉次第並舉 冊立冠婚

之禮此時政之要關於 國本不可一日使壅者一

也內閣號曰政府 皇上所以資啓沃總機務而

百寮眎以爲表率者故曰相道得而萬國理今宰輔

庸庸已非忠良能鞠躬盡瘁者間不得已有疏揭

皇上又多藐若贅疣十不得匡正一二而閣臣之推

頻上頻格致政府爲虛譬之人身股肱任其痿痺誰

代運用 臣謂宜遵 祖制速行點用數員入閣辦

事使庸病者去一清政本此時政之要關於 國體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六十九

不可一日使壅者二也科道號曰言官 皇上所

以司糾繩寄振肅而 九重賴以無闕蔽者故曰

后從諫則聖今臺省寥落已非暇豫得極思建言者

間不得已有獻替 皇上又多置若敝帚十不蒙

批發一二而考選之期愈催愈遲致言路爲塞譬之

人身耳目任其聾瞽誰司視聽 臣謂宜遵 祖制

速行考選科道取補缺員使忠良者進一廣言路此

時政之要關於 國憲不可一日使壅者三也 臣所

謂蠹之一者則礦稅中使是已初 皇上苦兵苦

回祿用出浩繁不忍加賦偶聽礦稅之說行以蘇天下之困非行以困天下臣民也奈奉行匪人假公濟私竊威肆毒地方則多激變官吏則多摧殘海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奏疏種種無一虛語豈叢神作祟煬竈爲姦而 皇上溺其利忘其害乎害在商民者耳目親記拔髮難數如妄據察院則無法捏誣守令則無官槌殺生員則無士以刑餘之徒憑尺一之旨禍商禍民積漸至於無法無官無士將復何所忌憚誠 國家一大蠹也 皇上動法 世宗臣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七

謂革天下鎮守大監乃 世宗萬世瞻仰第一舉蓋其起自藩邸稔知此輩之狐假狼貪故禁不使出今 皇上宜法 世宗亟下撫臣賈待問按臣馮應鳳張應揚等疏嚴拿姦惡劉有源等追賊正法召回高家等礦稅之使放釋華鉦等無辜之臣以上念 祖宗之 陵寢者念 祖宗所遺之民亦皆居有住宅葬有墳墓斷脉洩氣生命必戕憂以天下槩停開採稅則酌量定額悉付有司庶國可取盈商不重困民不思亂如大寒之後頃爲陽

春區區虜播足憂哉此時政之要關理亂安危之機臣固謂不可一日使蠹者一也 臣忠憤激切知識短淺近聞民間私語誼傳 皇上用內相不用外相聽內官不聽言官故天地示變兵荒釀亂武俠者不難揭竿魯脆者易於簧鼓 臣愚竊謂三壅不決一蠹不除治平無時也伏願 皇上乘時省圖聖德與天運同新墜者不使再墜蠹者不使再蠹如日月之燭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則天變可弭人心可定億萬世治平無疆之休端在是矣 臣無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七十五

任悚懇待 命之至

儉德政以弭災變疏

方鳳嘉靖

臣聞天變之來雖或然之數而人事之感召有必然之理故古之明王一遇災變或下罪己之詔或致省躬之誠而不敢易以處之也陛下臨御以來方及年餘災異數見遼陽大水山東山西陝西福建廣西等處風烈星隕天鳴地震久旱疾疫死亡相繼民困已極今年南京內府火災延燒國學號房及百餘間近于七月二十五日申酉時分惡風暴雨夜以繼日冲撞搏擊天地震搖瓦石飛走孝陵石欄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一

倒壞樹木傾拔一千三百餘株國子監等坊牌并城中房屋倒壓大江平湧潮水丈餘儀真居民漂沒及千餘家商民船隻覆溺無數浮尸填塞觸目痛心變異之大未有甚於此者臣思所以致變之由未必不因人事之感召而陛下德政之可修者尤所當急臣敢昧死言之經筵雖曰日講而未聞有諮詢之實甚至有愆期而不御者宰臣濫加爵賞而未聞有延納之禮甚至有累月不得見者免租之詔方下而追徵益急是失信於窮民沙汰之法方施而傳

奉繼行是縱姦于倖進信內使之言而使御史貶責主事被執益長貂璫之勢從外戚之請而使無功受封無名賜第漸張閹閹之威欺君誤國如張銳等罪當萬死今則止於充軍而百萬私藏仍歸舊橐囊惡害民如浦智等罪不容誅今則止於降級而入官贓物還給本人凡此皆蠹政之大且要者其他一時之失一事之弊雖拂乎人心之公而不足以致上天之怒者臣不敢一一細陳以取煩瀆之罪伏願陛下痛加警省勿視泛常不必遠求古之帝王但思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二

我孝宗之所以致治者其道何先及武宗之所以致亂者其失何在則一心之中理欲自判萬機之際得失自明善者師之而君子必進惡者戒之而小人必斥左右之親信者必察其誠偽而不可委以腹心臣僚之老成者必展其才猷而不當求之形迹賞罰必公毋奪於私請而至於濫縱政令必信毋惑於群議而有所改移凡百章疏必由內閣或行或止必取上裁而擅自批發者必加重譴使言路大開新政日益而不可安於小成以自足仍

勅內外大小衙門官員一體脩省務求實驗毋視虛文則災異可消休祥可致而天下之治其原蓋不出此矣臣于冒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三

災異陳言以消 天變疏

仲選 嘉靖年

臣等竊惟古今天下未有無異之國惟明哲之君能修德則災變爲祥不能修德以應之則災害必至是故春秋一書人君正心術之要典也記災異而略祥瑞唐臣張守珪亦曰古者多難開國殷憂啓聖事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故能轉禍而爲福由是觀之人君於災變之來正所以動其憂勤之心而啓其治平之機也未足爲損而固已爲益惟求其應之之實何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四

如耳近該禮部類奏邇年四方災異歲無虛月皆出非常此亦咎徵之見必有所感臣等見之實爲寒心旣而伏觀 聖諭曰四方災異非常朕心朝夕憂懼又曰此非下民之咎皆朕之失臣等稽首三嘆以爲 陛下此言卽禹湯罪已之言也 陛下此心卽周宣遇災而懼之心也固宜上格 天心消彌災變而和氣充於兩間矣有君如此何忍負之然臣等聞之應天以實而不以文動民以行而不以言感召之誠亦唯於人事驗之而已人事修則天心格

人事乖則天理違必然之理也今日之災異無亦有以召之也歟臣等妄議或者 聖學之未敦也政權之下移也小人之未遠也忠直之未錄也百官之未勵也民生之日蹙也武備之廢弛也有一於此皆足以上干天和臣不揣愚陋敬條七事上陳伏冀

陛下采擇其一曰敦 聖學夫帝王之學與經生

異經生之學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已至於帝王則不然所以講明道理察識事機以爲用人行政之本非小補也 陛下翠帷天開鴻儒日侍所以啓

皇明留臺奏議

卷二

五

沃之者無不周至固已匹休帝王矣至於或用一人其人之制行才器其當與否恐未必盡知也或議一事其事之始終利害其成與否恐未必盡知也臣等未敢盡以爲然使時或有此是亦 聖學之未敦也伏願 陛下燕閒之時召密勿儒臣顧問天下政事四方動靜或行一大政令儒臣及該部陳說事狀利害始終備悉 聖心瞭然施行或大臣有缺或用方面重臣亦與之評論其人才制行應當是任然後授之日久驗其當否如有不職罪坐舉者如此

久而行之積少成多其餘可以類推矣古之帝王憂勤惕厲所以祈天永命者此道也其二曰攬政權洪範有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凶於而家害於而國言逆尊卑之體亂上下之統則危敗有必至者

陛下英明夙成釐正羣弊威福之柄出自

朝廷凜然如太阿出匣莫可容議邇者或以姦黨而

復其官或以極惡而宥其罪或奏擢官而卽與擢官

或討 勅命而卽得 勅命人言紛紛皆謂此

曹厚賂 陛下左右往往乘其喜怒陰援引而福

皇明留臺奏議

卷二

六

庇之殊非 陛下本意果若人言則政柄恐不免

於下移而無怪乎 天變之屢見也臣等伏望

陛下廓離照之明奮乾剛之斷用人行政之間惟以

理法是準以 成憲是遵無以一時之喜而遽賞人

有人無以偶然之怒而遂黜人刑人至公至正使人

不得以窺伺其意則威福之柄不至下移天下之政

皆出於一而 天意可回矣其三曰遠小人臣等

讀易見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其卦爲泰小人在内君

子在外其卦爲否所謂泰者世道平治之謂也所謂

否者世道不得其治之謂也天下否泰係於君子小人之進退如此是故不遠小人不足以應

天變也可知矣今太監崔文以邪術而得侍

左右張璫桂萼以讒夫而得預經筵劉蔡以白丁

而久廁內閣蔡享蔡銘吳大田以匪人而居華職

之數人者天下人人知其爲邪佞也知其爲匪人也

陛下任而用之是小人猶未遠也世道何由而泰耶

臣等伏願陛下大奮朝剛於此輩人或令其

閑住或令其致仕毋使久玷名器以順人言以從

皇明留臺奏議

天脩省類卷二

七

天意則天下幸甚其四曰勵百官夏書曰先王克謹

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說者謂

其人君能謹天戒于上而人臣者各守常憲各修常

職以輔佐於下則君無失德而爲明后也自今觀之

陛下遇災而懼憂形于言可謂克謹天戒矣而

百官之在下者豈皆克守常憲者哉或覆庇匪人或

苟且公事或私通關節或公行賄賂文雖麗而大節

有虧外可觀而內行不足有一於此是皆臣職之未

勵也其何以輔吾君以格天意耶臣等伏乞

聖諭除天下官員見今嚴加考覈外其兩京百司庶職令兩京科道劾其才不職者咸罷黜之以應

天意以勵臣工則百官各修其職以輔

陛下之明明矣其五曰錄忠直臣等聞之匹夫結憤

六月飛霜一婦含冤三年不雨天人感應之機至速

也前者在廷之臣或論事忤旨在外之臣或守

法被戾陛下怒其狂妄皆置之罪謫戍如豐熙

等爲民如馬明衡等降遠方如馬卿陳通等調外任

如呂柟等不幸而死如王思裴紹宗等罪之誠是也

皇明留臺奏議

天脩省類卷二

八

然原諸臣之初心皆欲效區區之微忠以受知於

朝廷無他志也今而或死或謫或降或調使之抑鬱

而不得其志也是豈上天生才爲世用之心哉

近者陛下於衛道等諸臣憐而察之皆復其職

而以上諸臣獨不被其曠蕩之恩此災異之所以

屢見也臣等伏望陛下以天地父母之心哀而

憐之或漸復其官或量移近地不幸而死者得瞑其

目自然和氣充溢而天意可回矣其六曰蘇民

困天地生物以人爲貴故立君以生養之使各得其

所故曰民牧此天意也

祖宗盛時民戶計一千

六十五萬有奇而民口六倍其數當時差派不煩徭役不重催科不擾爲守令者又皆寬厚平恕之吏是故庶民得安災變不作自正德以來流亡頗甚且以南直隸一方論之始遭流賊之變民之死者什三繼以水旱疾疫之災民之死者什五加之權姦煽毒酷吏肆威死者不生散者不聚十室九空蒿萊滿目較之前日民散不支者已太半矣而差派如故徭役如故不惟如故而又增之催科日煩無有寧日爲吾民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九

者大家怨咨小家巷泣殘酷之吏日新月盛天地一大父母也視民皆其子也如之何而不動心哉此災變之所以頻仍也

臣等伏願

皇上體

上天仁愛之心悼下民流亡之苦乞

勅該部行

各省地方會計民數如百里者撮爲六七十如五六十里者撮爲三四十里量其里分審派均徭盡去貪殘酷暴之徒而求寬厚平恕之吏以休養之一切不急之征暫且停止待其稍稍振起然後徐復其故則民生少遂民困少蘇而

天意可回矣其七日振武備

臣

等觀之往事凡地震

冬雷冰雹之災皆兵象也今

聖明之時萬萬無

此然災變不已必主荒歉萑苻之盜伺隙而動不可以不深慮也且以南京而言祖宗根本之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軍職皆驕子徒事文具而不識戰陣士卒皆壬人唯充私役而不辭什伍凡年力精壯者皆私役於守備坐府坐營之家輪番上直多者百餘人少亦不下六七十人其備操守備者往往皆老弱不堪之徒且其紙盔布甲殊不精明木刀竹弓全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十

無堅利書曰有備無患今平居如此萬一有卒然之變欲驅之以荷戈向敵豈能濟哉往年流賊橫江而下士卒望風奔走宸濠動變選閱累日不足應用無備之患固已如此此亦救變之不可緩也乞

勅南京兵備會同守備及點軍科道等官嚴加簡閱更替老弱凡年力精壯充私役者盡數退出歸之行伍使其充實訓練弓馬務求閑熟點視器械務求堅利其有武藝不精兵甲不利者本管官一體住俸待其完熟然後開支如是久而行之則人各自奮而士

氣百倍武備不期飭而自飭矣_臣等待罪言官義當
陳力平時不能隨事納忠匡救闕失致夫災異迭見
驚惶 聖心此皆_臣等不職之所召也謹略陳愚
見以塞萬一儻言有可采少
賜施行仍將_臣等罷斥以應天變以昭人臣不職之
訓_臣等無任隕越待罪之至

因變陳言以謹天戒疏 趙 錦

嘉靖年任

_臣伏見今者正月之朔日有食之夫日食之變雖曆
數可推而春秋日食三十有六亦未有無其應者故
聖人書之以示災至于食在正旦古人所謂變見三
朝災非常有應爲尤重_臣謹按春秋所載先賢所論
皆以爲陰盛陽微之象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
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又山東淮徐之間連歲
大水四方地震疊見章奏皆爲陰盛之類書曰天有
顯道厥類惟彰故自古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
有災而無應之理恭惟 陛下遇災而懼同符大
禹必能上回 天心左右之臣亦必能極言時政
之闕失以上副 陛下脩省之實_臣愚雖身在萬
里而志切效忠謹以天意驗之人事醜虜驕橫時肆
侵陵閣臣怙寵擅作威福竊以爲有若影響之不謬
者敢昧死爲 陛下陳之伏讀 皇明祖訓有
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竝不曾設立丞相自秦
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
間所用者多有小入專權亂政今我 朝罷丞相設

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蓋前代政在中官則有望夷之禍政在外戚則有新室之憂至於委任臺閣最爲得策而用或匪人猶不能無專權亂政之失我太祖高皇帝因胡元之敗長慮遠筭于是始罷丞相散其權于府部諸司而總之于朝廷上不失其操柄下不嫌于僭逼此聖祖之慮所以獨超乎前代也

成祖文皇帝時始命解縉楊士奇等七人入直內閣然初皆編脩待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十三

詔等官終永樂之世亦不過春坊學士之職蓋取其足以代王言備顧問而職輕員衆則無專盜僭竊之虞此成祖之制所以深慮乎後世也洪熙中楊士奇等始以東宮舊恩兼領保傅景泰中王文復以保傅之重兼領冢宰于是內閣之權日以重而祖宗之微意寢以失矣列聖相承循爲典故故議者以爲今日之內閣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非高皇帝不設丞相本意然當時諸臣雖身居宥密參與謀議猶未敢招權市寵賄賂公行于外故內閣之

權雖重其弊尤爲未極頃者夏言以貪暴之資廁跡禁扉今大學士嚴嵩復以姦佞之雄繼登台鼎怙恩寵以張其威權假刑賞以行其愛憎事無大小咸欲稟承于己人有少違則必陰中以禍于是百官懾息諸司望風天下之事未以聞于朝廷先以聞于內閣其大者銓司之黜陟本兵之用舍尚書先以白于內閣必許可而後敢具題其清要之職優厚之地非內閣之私人與通賂者則不可得邊臣遇有功罪則必扣剋軍士月糧行賂于內閣賂入則願指諸司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十四

曲爲擬議無功者受賞有罪者免刑體勘之臣明知其冒濫而不敢以上聞執法之司心知其冤抑而不敢與申理至於宗藩勳戚之封襲文武大臣之贈諡亦惟視賄賂之厚薄以爲遲速予奪而莫之顧諸司之章疏必先呈嵩而後聞四方之奏請各具副封以自達謂之揭帖白事之官班候于其門者日無虛刻請求之賂輻輳于其室者不遺微小其諸中外臣僚之陞除致謝朝覲進表公差給由之土物餽遺大者千百小者數十奇珍異彩水運陸輸者則

又視爲常例希寵干進之徒妄自貶損稱呼非類頌
美功德比擬不倫奴顏婢膝于其前而廉耻掃地者
則臣所不忍言也蓋昔日散丞相之權而分之于府
部諸司今則合府部諸司之權而悉歸于內閣雖前
代丞相之專權亂政何以加此陛下天縱聖神
宸斷獨運自以爲予奪悉由于宸斷題覆則在于
諸司閣臣雖參與謀議不過票擬取裁而已而不
知諸司之題覆則已先受其風旨閣臣之票擬莫非
兩存其胃臆羣臣敢怒而不敢言陛下何由而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五
知之今言雖莫逆于天誅而嵩猶得以播其惡
者蓋言剛暴而疎淺其惡爲易見嵩柔佞而姦深其
惡爲難知前此諸臣有指嵩姦邪之狀者有列嵩貪
穢之迹者皆陛下之所熟聞無俟于臣言臣本
外臣不知內事至于嵩欺罔陛下之術則固四
方之所共知者臣請試舉一二而陛下自察之
蓋嵩窺伺逢迎之巧似于忠勤諂諛側媚之態似于
恭順能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以探諸臣之動靜而先
發以制之故少敗露善以厚賂結交陛下左右

親信之人凡陛下起居意向無不先得故多稱
旨陛下見其小有所諍以爲非盡從者而不知
嵩成聖心所不經意之事稍爲執論以絕
陛下之疑陛下見其外若無與以爲非招權者
而不知嵩意所欲則脇制諸司題請而莫敢不從或
俟聖意所發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事機所
會從而執之以肆其毒使陛下思之則其端本
發于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于內閣幸而
洞察于聖明則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遂傳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十六
于後世則陛下代嵩任其咎則有丞相之實而
無其名有丞相之利而無其害故怙寵作威招權納
賂嵩與言等而立心之深爲術之巧則嵩非言之所
能髣髴也嵩粗有文學性亦警敏陛下久加寵
任而不疑屢抑人言而不信竊意聖心必以爲
嵩有可用之賢而闕于國家之安危耳然自嵩輔
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賄是好政權悉歸于掌握
而府部諸司皆不得其職故銓司之黜陟不當而文
臣多奔競貪冒之流本兵之用舍失宜而武臣無覓

敵死綏之志邊臣之功罪不明而戰士解體將帥之
培尅日衆而卒伍耗弱封襲非賂不行而大典日壞
贈諡非賂不得而國是日淆羣臣憚陰中之禍而忠
言不敢以上聞四方習貪墨之風而閭閻日見其愁
急十數年以來使 陛下欲致太平則羣臣不足
以承德于左右欲遏醜虜則將士不足以禦侮于邊
陲財用以竭而外患未見其底寧民困已極而內變
日虞其將作蓋古者雖中材之主而輔佐得人皆足
以致治今 陛下躬至聖之德總堯舜之盛憂勤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十七

萬幾三十有二年矣而天下之勢其危如此非嵩之
姦邪何由以致之中外之臣見其流害天下貽憂
君父懷抱鬱鬱思欲爲 陛下一言者亦久矣每
竊私議以爲昔漢光武不任三公其後政歸閣宦卒
有王甫曹節之禍萬一 主上因一二匪人之故
盡疑左右之臣則後世必有以斯言爲過者相顧莫
發卒至于今上天變洪範有曰臣無有作福作威
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皇明祖訓有曰當未知之初一槩委用旣識其奸退

亦何難慎勿姑息惟

陛下燕閒之頃深思而徐

察之至于醜虜驕橫則固

聖心之所軫慮者其

于防禦諒在周詳然自庚戌以來

臣見

陛下當募天下之武勇以足兵矣竭天下之財賦以
事邊矣搜天下之逸遺以任將矣行不次之賞神莫
測之威以風示中外矣重血戰之功寬損軍之法以
展舒諸臣矣二年以來雖仰仗 皇威虜無深入
而封疆之臣猶復擁兵自護引日偷安未見有堅甲
利兵真足以制醜虜之死命而紓 陛下宵旰之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十八

憂者何哉朱熹有言其本不在乎邊鄙而在乎朝廷
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自頃閣臣行私邊帥
用倖以培尅爲得計以營求爲有能遂致 朝廷之
上用者不賢賢者不用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是則紀
綱一壞雖有百萬何益于事書曰惇德允元而難壬
人蠻夷率服詩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故內有張仲
而後外有尹吉甫內有魏相而後外有趙充國自古
未有小人在內而將帥能成功于外者也

陛下觀上天垂象之顯察

二祖立法之微念操

柄之不可使移思紀綱之不可使亂將嵩早賜罷黜以應天變以後閣臣得如 成祖故事斯爲上策

若 陛下以爲循用已久勢難卒變則請慎簡其人不許侵與府部諸司之政府部諸司亦不許事先關白仍踵弊風如此則 朝廷清明紀綱自正醜虜雖橫 臣知其不足平矣嵩素有術數善爲傾陷聞 臣斯言必將自謂直贊 陛下故人目爲姦邪

陛下左右直贊之臣非止嵩一人前後諸臣不論他人而論嵩則非以其直贊 陛下明矣前此徐學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

十九

詩等曾經論嵩又必將謂 臣爲其鄉人報怨夫人臣忘其身以事君則謂之忠人子忘其身以事親則謂之孝忠臣孝子不多見于天下是忘其身之難也今 臣以螻蟻之微上干 雷霆之威死生未測身家莫保以此而爲其無干之鄉人雖至愚者不爲也况御史何維栢等節經論嵩彼又將誰爲乎

陛下聖明必不惑于其說若嵩別生飛語曲爲中傷或將 臣疏停閣于外先爲辭以激

陛下之怒使 臣言無自而入此則非 臣之明與力所

能及亦惟區區盡死節而已 臣職在諫諍目擊天變深惟安危所係不敢不竭其愚干冒天威不勝隕越待罪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二十

元旦日食脩省疏

徐 棡

嘉靖年任

臣聞天人之際每達於幾微而帝王之德常成於危懼近觀邸報該欽天監奏爲日食事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初一日戊寅朔日食分秒推算共食九分九十三秒日未入見食八分一十八秒日已入見食一分七十五秒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竊惟日者衆陽之長以清明普照爲德正旦者二陽之首以生育長養爲事乃於茲時謫見於天蔽虧侵掩若此况入秋以來如西南之赤氣廣東之大水徐淮之荒歉並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二十一

見疊出已爲深災而又加之日食於三始數十年來未有天變如是之甚異者也夫十月之交詩人垂訓而春秋於日食必書其謹天戒也至矣蓋變不虛生而日食爲異食於正旦者爲尤異 臣驟見之不覺憂懼恭惟我 皇上懋昭 聖德總攬 乾剛憂勤惕厲國爲化理其所以敬 天勤民者雖古帝王之勅天命畏天威無以過也是宜克享

天心感召和氣詎至有此以 臣瞽見度之豈非以聖明在御而大小臣工奉職不效者之所致歟抑

天獨厚我

皇上欲

皇上寅畏自脩增益

聖德應之以誠轉之以福而永綿 宗社無疆之慶也歟是以 臣抱日中之慮效 獻曝之誠而有不能以自己也伏願我 皇上深體 上天仁愛之意益虔帝王兢業之心應 天以實恒謹時幾之戒弭災以德愈養和平之福仍乞 勅下禮部咨行各該衙門大小臣工俱務竭誠脩省盡心職業毋諉日食爲常數毋謂救護爲常儀要在盡人事以答 天道焉蓋日食之爲占陰盛陽微先儒謂小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二十二

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之象也以實應之則進君子退小人莫要於考察也卽當三載考察之期乞 勅部院務要矢心會同秉公持衡去留允當以明黜陟之典其兩京堂上官員仍令照例自陳毋妨賢路以儆有位斯君子道長而小人不得以濫廁其間矣以實應之則綏 中國制夷狄莫先於自治也卽今防秋漸弛而武講遂疎乞 勅該部轉行各邊諸臣務撫士卒嚴團練固城堡謹烽堠以爲邊防先事之備其各衙門政事關涉軍國利害大計及有關失

憲敝大非民便可以上干 天和者許令諸臣具
實條陳伏望 賜之采納施行斯內治日修而可以
坐收外攘之略矣修弭之實交乎中外將見人事修
於下 天道應於上災變消伏瑞符日臻清寧位育
亨嘉暢遂而億萬年久安長治之休端在是矣臣待
罪言官適逢 天變義不敢隱上瀆
睿覽無任懇切戰兢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二十三

乞脩實政以彌天變疏 田成法 隆慶六年任

臣等切惟天人之理相爲流通感應之機捷於影響
故人事之失足以干天和而召異人事之得足以轉
災異而爲祥古之英君詎辟有值天道之變而卒能
保至治於無虞者夫豈倖致哉皆由實修其政以爲
消彌之道耳我 皇上以聰明仁孝之資膺奉

天承運之寄遐邇人心懽忻鼓舞太和流行於宇宙
誠千載一時頃者乃有客星麗於壁宿光芒與日爭
耀 慈慶宮後連房亦有燒燬之變旬日之間災異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二十四

迭見豈偶然哉盖 陛下天之子也父母於子撫
育之又從而教戒之乃所以爲愛之至今日之變得
非 天心仁愛因此以示警戒之意耶恭聞我
皇上齋心露禱減膳輟樂且諭內外諸司痛加修省
卽此警惕之一念足以仰荅 玄窮潛消戾氣矣然
而星變尚未泯滅其故何也 臣等以爲

陛下有是實心矣必有是實政而後格天有全功
陛下敬修於上矣必羣臣交修於下而後人道無餘
事伏望 聖學疊疊而日新

聖德乾乾而不息動靜語默奉

帝則以周旋好惡用合體 天心以從事篤

官闈之愛敬以端化理之源勤閤臣之召見以資啓沃之益防壅蔽則廣聽納於言路崇大體則存渾厚於精明撫運盈成而不忘復隍之警身居九五而恒念小民之依又必申命大小臣工共圖昭格有左右之任者殫心以輔台德期袞職之無愆有分理之責者協力以亮天功期庶績之咸舉撫綏于內者俾匹夫匹婦皆被堯舜之澤禦侮於外者俾蠻夷寇盜永無窺竊之虞斯則不徒有修省之文而有修省之實廢弛者無不振湮鬱者無不宣萬物和於下天道應於上而轉災爲祥之道在是矣昔商高宗恭默思道拳拳於同心臣辟之訓周宣王側身修行切切於靡人不周之言卒之雉雉旱魃咸不爲殃而益衍商周之令緒此非上下交修以彌災異之明驗也與伏乞陛下念天監之在茲思人事之當盡俯察微言特賜採納見之施行則維新之命益見其孔固而太平有道之盛永底於無疆矣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二十五

乞飭邊備練民兵以昭警戒疏

于有年 萬曆十年任

臣等切惟 帝堯卽政則景星出宋景公有君人之言三而災惑退舍上下感應捷於影響故周禮保章氏掌天星察其吉凶以觀妖祥而漢儒孔安國云人君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蓋天道遠人道邇人事既脩天變自回固理之不可誣者也恭惟皇上御極以來敬 天法祖約已惠民明良協德遠邇向化所謂至治之世也固宜星辰順軌而休徵協應矣何邇者 輦轂之下瘍疫大行畿輔之地恒暘不再浙江之兵變繼作河西之赤光遶天而白氣並見浮圖峪等口天火焚燬徽州祁門縣大水漂溺均非 盛世之所宜有維茲四月末旬復有彗星出見下起西北上指東南出似五車形如足鍊說者謂其色白其應主兵 臣等反覆思之方今聖明在上夷狄虜情洞若火照德蓄威服如固磐石而何兵之足慮也然顧有象者意者北虜之通好不可恃以爲常內地之兵政容有未得其當故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二十六

天心仁愛

皇上出災異以警懼之欲其防微杜

漸以保億萬年之治安乎則申飭邊方武備團練腹

裏民兵皆今日所當亟爲修舉以仰荅

天意也請爲我 皇上陳之切自俺荅效順北虜

納款邊關數寧塞垣安堵雖遼左時驚亦每報克捷

蓋十有餘年于茲矣自 成祖犁虜庭之後未有

如今日之盛者也識者顧不免隱憂焉何者虜不犯

邊則我備自弛虜旣內附則賚予必多以將帥則驕

縱目不識陣以卒伍則游惰身不荷戈甲兵朽鈍於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二十七

不試糧餉耗費於屢頒且俺荅旣故統馭無人或部

落生心起釁挑禍以彼久蓄之銳攻我無備之師是

可不爲之寒心乎范仲淹有言曰隆禮謹信以和爲

權宜治甲繕兵以攻守爲實事彼不諭盟我則撫綏

不倦彼若叛德我則攻守皆宜言哉斯言蓋甚切今

日之事焉伏望

皇上示諭本兵申飭邊臣大破

常格勿襲故套刻將吏驕縱之習作士卒委靡之氣

修其戈矛豐其糧餉而又簡閱以時賞罰必公使人

人淬勵如李牧之兵日思一戰則恃其不來恃吾有

以備之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不可勝矣所謂邊方

之備當飭者如此臣等聞古之教民卽戎者教之孝

弟忠信使其知方教之務農講武使其有勇今備操

軍丁咸以免死罪人充之其人無良可知也乃其子

孫替補惟取充數不論強弱其力之不齊可知也此

操軍之所以不足爲用也而緩急有事不得已而募

兵召募之兵惟取其力足當以鋒勇足以突圍而無

賴亡命之徒固皆兼收而並用之者卽三時鼓舞亦

可藉其力而或少拂其心則卽敢爲不逞近日浙江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二十八

之事可鑒也惟民壯之設得古人寓兵於農之意蓋

人多良民家皆土著其與操軍募兵固不可同日而

語也但今之民壯不專處之於行伍而多處之於衙

門不專用之於馳射而多用之於勾攝近或以爲充

役復行減革甚失立法之初意矣合無

勅下兵部行各省直撫按查各州縣民壯曾經減革

者卽復原額間有原額過少者量行加添審編之法

不拘上中下戶簡其膂力過人願意應當者卽行僉

派酌議工食務定費用每兵備道所屬州縣俱赴該

道總爲三營比照京營事例春秋各操三月選設中軍教習常川操演分班比試各使耳熟金鼓之聲目習旌旗之色兵備道每月兩次較閱賞罰之歇操之日聽其務農生理各衙不得占役差遣則人人可用處處皆兵其有軍衛之處選其壯丁得入行伍可也所謂腹裏之兵當練者如此夫邊方備戎則有以得先事之防腹裏有兵則可以制意外之變以威外夷以安中夏所謂應天以實不以文者卽有天變自將有其象而無其應矣又考之書曰 明王順德四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二十九

夷咸賓宋朱熹亦曰其本不在邊境而在

朝廷則飭備練兵弭災之具也而非弭災之本也臣等聞端陽佳節 皇上先期戒龍舟調駿馬于

內苑欲爲後天下之樂旣以彗星之出輒卽中止是遇災而懼之心卽格天弭災之本也然敬畏每生於感發而怠玩易起於因循伏望

皇上堅持此心慎終如始仙釋土木不以荒此心遊畋宴樂不以弛此心聲色紛華不以鑿此心以此心而慎起居以此心而節 御幸以此心而沉潛經

史稽覽章奏親近儒臣軫念民瘼則敬畏常存聖心純一卽帝堯之兢兢易災爲祥易禍爲福者此也惟在 聖明留意焉臣等無任隕越祈望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三十

直抒愚見少助脩省疏

沈汝梁

萬曆十二年
二月上

臣竊惟人君以身爲天之子上而昊天成命之疑承下而億兆生靈之所尊戴前而祖宗鴻基之所托藉後而子孫大業之所仰賴其位至尊其責至重是故天心仁愛常出災異以儆戒之蓋欲緣微儆著居其位而思以盡其責也昔者洪水之災日聞於唐虞而堯舜終不以此貶聖明者何哉警子其咨之語欽明允恭之德其所以祗事而消弭者固有道耳我太祖高皇帝克勤民事尤謹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三十一

天戒九年秋以七曜紊度求直言十八年春以五星並見求直言二十六年夏以太白經天求直言而亢旱減膳藁席露坐晝暴於日夜卧於地此其心雖古堯舜奚加焉恭惟皇上卽位以來親享

上帝敬天之心無時敢怠是宜天心默順瑞應且疊見矣何災異頻仍歲無虛日以天文則有驟風暴雨之間作日蝕星變之交馳以地理則有山鳴谷震之屢報水溢赤地之相望以人民則往往有螟蝗旱澇之變在在皆飢饉流離之苦十一年來歲終各省直

類報災傷已軫

聖慮近又接報

慈寧官被災復奉

聖諭上天示戒朕衷深切儆

惕中外大小臣工都各宜省愆思職共圖消弭以承天心仁愛欽此皇上之心卽聖祖之心也顧臣愚謂應天變者以實不以文善弭災者以心不以迹脩省之道非徒區區弭文末節可昭假者臣待罪南臺以言爲職敢以六事恭獻睿覽少俾修省之助惟皇上垂聽焉

一日勤講讀以熙

聖學夫人君之身在殿廷之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三十一

時少而在宮禁之時多虛靈之天易惕於講筵之頃而易逸於閒居之際我太祖高皇帝嘗召宋濂于華蓋殿講論經典又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及書洪範揭于左右以備觀省此聖祖勤學之盛典也皇上日御經筵講求至理固與聖祖好學之心同一揆矣然切計歲時寒暑除去四月中間朝祭亦有妨誤一年之中弗講過半况乎深居九重固儒臣所不得親侍從所不得陳少有放逸是所以熙聖學者尤未純也願自今以後每遇經筵之時則

當假之溫顏舉凡治亂興衰不嫌忌諱使講臣得盡言以輸其忠至於萬機閒暇之時尤當常閱經史舉凡聲色遊玩一切屏絕使此心湛然悉歸于正則積習久而啓沃日多涵養深而聰明日開其所以爲盛德之助豈少補哉

二曰勤清問以宏聖政臣聞天地之氣必交泰而後其澤普君臣之際必交泰而後其道光我

太祖高皇帝嘗於便殿召王偉等講論政事夜分乃退成祖文皇帝於左順門諭羣臣曰早朝奏事

皇明聖學素議

臣省類卷二

三十三

不得盡言午後事簡卿等宜從容陳說朕亦欲隨時商議此祖宗勤政之盛典也皇上視朝有

期隆冬弗輟天下臣民莫不仰聖天子勤政之

美矣然朝罷卽退便殿無由得見端拱深宮政事奚

由周知臣願自今以後法祖宗故事於退朝之後常

御文華殿召大臣面議政事而可否之或詢軍民之

休戚或訪人才之賢否或察治體風俗之得失至於

一應奏疏必令閣臣擬旨臣覆議以求至當然後

上請少有未當許諫官從傍駁正審處而施行之則

情意通而政事爲之益周國是定而體統爲之益尊矣

三曰宥諍臣以開言路夫國家之建立言官也必選直諒敢諫之士以充備厥職而國家之優容言官也正養其直諒敢言之氣以扶持正論我

太祖高皇帝諭侍臣曰昔大禹以五聲聽治使人擊鐸搖鞀大禹聖人也虛已求言如此之切朕日總萬機安能事事盡善所望左右直言無諱耳宣宗章

皇帝諭楊士奇曰爲君以受直言爲賢爲臣以能直

皇明聖學素議

臣省類卷二

三十四

言爲賢不受直言則過益增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卿等視朕行有未當須直言之毋以不從爲慮此

祖宗容諫之盛德也我皇上臨御以來起者舊

於淹滯之中拔忠良於廢棄之餘聖德昭彰已

十有一年於茲矣臣願自今以後遠法祖宗之

盛美益弘加納之聖度狂直者必賜優容抵牾

者毋加斥逐勿以已有成旨而阻其忠諫勿以爲沽

名賣直而喪其節氣則從諫轉圜之盛真與列聖媲美而天下生民利病不至壅塞而不通矣

四曰崇節儉以紓國用夫天地生財之數不在官則在民而國家理財之法與其藏富于國莫若藏富于民我太祖高皇帝嘗諭侍臣曰人君理財苟樽節用度自有餘饒豈可聚斂以傷國體

聖祖儉約之德真可爲萬世師法也乃今日之財以爲在民乎則閭閻之內十室九空多有啼飢號寒之苦以爲在官乎則天府之儲日消月削每有經用不足之慮臣近接邸報見戶部財賦一疏有隱憂焉度之時勢而權其事宜孰有外於節用之說哉伏願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三十五

皇上自今以後按籍而稽量入而出百凡用度悉從儉約不急之費可省也而抵補之數不必取盈於太倉不時之賞可節也而內府之需不必復支於光祿則行之既久積之必裕蓄有九年計在萬世雖不鎔銖筭歛自無乏匱之患矣

五曰蘇貧民以培國本夫災傷之地有田者固困於時艱而無田者尤難以自存救荒之法有田者固當蠲恤而無田者尤當周急今遇災之處荷蒙

聖恩特加蠲稅十分之三則有田之民既已霑雨露

之仁感頌聖德於無已矣然無田之民本無升

合之可蠲則聖恩之所施徒加於富民而貧戶

猶有流離之泣也况乎出粟賑濟之法其報名關給者率皆衙門吏卒之人而流離貧困之夫足跡不至城廓其於給領實惠奚有哉查得丁口之銀不拘貧富計口納官鹽鈐之銀亦無問貧富征輸與糧銀一例今鹽既不給而鈐尤日征獨不可酌議少寬以蘇流困之民乎成化二年江西各處旱傷

皇帝從御史趙欽之請詔天下將本年丁口鹽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三十六

鈐通行停免此聖祖賑荒之良法也方今災傷

頻形於奏牘貧民流散於四方臣愚謂以後災傷之處與其蠲免田租十分之三不如法

將本年丁口鹽鈐銀兩盡行免輸則有田之民固得

沾浩蕩之澤而無田之民亦可免征輸之苦貧富咸

蒙實惠人人並沐聖恩似爲今日救荒之所當

行者也

六曰查軍伍以修武備夫國家之備禦也衛所各有軍額邊海各有兵戍所以爲防患之備者周且悉

矣乃今衛所額軍逃亡過半年年行勾徒事虛文卽如南京各營原額官旗軍舍一十二萬七千二百一十二員名逃亡九萬二千九十五員名計少原額十分之七以留都如此其餘各省直衛所之廢弛可知矣今欲仍舊勾補則原籍隔遠奸弊叢生必終額數之欠缺將欲置之不補則武備弗修廢弛日甚何以壯國家之神氣臣愚以謂宜通行各省直衛所除自隆慶近年巡回嚴令行文關勾外其餘遠年失額隨於舍餘軍舍內抽選精壯貧丁願領月糧養贍者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三七
收入補伍勿聽營衛各官一槩勾擾以致套弊失額則隨查隨補可以免行勾久稽之擾而軍多精壯可以無孱弱疲癯之患矣至若各省水陸之兵近多異境調募之夫彼其人非土著原無鬪心徒以糜公家之糧餉而况恃其群黨驕悍難馭有如浙江兵變之可鑒乎臣愚以謂此客兵者可以去而不可以遽去宜行令兵備各官如遇客兵事故缺役不必復召客兵充補只於本役名下召募土兵之精壯者充之仍將月糧給于土兵則數年之間兵皆土著率多強壯

可用之旅而客調之兵漸漸消耗奚有群據難馭之患哉伏乞 皇上俯賜採擇則

聖德日新而大政爲之益宏言路日開而國計爲之益培貧民日蘇而武備爲之益振宗社靈長之慶寔係于此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三八

敬陳天變民隱以裨脩省疏

孫鳴治 萬曆十四年

臣待罪南臺近接邸報該內閣傳奉 聖諭朕見連

日以來天氣昏濁塵霾蔽空又覽臺官所奏主百姓
流離朕甚憂惶驚懼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云
民罔常懷懷於有德古人之言甚有裨於為治君民
一體憂樂相關其害甚大着各該有司明白條具奏
請定奪庶以仰回 天意以遂民生朕與卿等共
享太平之治卿等傳示知悉欽此我 皇上見災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三十九

知懼而軫念民瘼卽此可以徵敬天勤民之至矣又
諭各省有司條陳其略卽此尤可以知下詔求言之
盛心矣有言責者於茲而無一言以仰荅

聖明是曠厥厥職也 臣請得而言之夫言之當先者
在擇賢守令令非其人而欲民獲一日之安不可得
矣况 臣初叨邑令其於斯民困苦之情聞見頗真而
寧能以默默無言乎夫我 皇上存心天下加志

窮民每於守令嚴加黜陟頃當 大計考察之後
固無不肖輩也然豈無巧於彌縫僥倖漏網而深為

民害者乎 臣固有以指陳其槩矣如征稅有定額火
耗羨餘之必禁非不嚴也乃今則尚有不惟加火耗
而且加派乎正數不惟加羨餘而且反令其增補者
矣此其為百姓之苦者一也如徭役有條編一切科
派之悉除非不善也乃今而尚有由票不給小民不
知該納之項私票橫行惡吏任意誅求之擾千條萬
端不可勝害矣此其為百姓之苦者二也夫帶征自
萬曆十一年以前節奉 明旨俱在減免傳之各
省非不通行也然榜文方掛而旋收黎民何由而驟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四十

知乃催征反急於星火而比之正額尤甚借口加補
別項橫虐里甲押追成羣哀號滿路是減免者祇濟
有司一己之私而 朝廷之恩澤毫不下究矣此
其為百姓之苦者三也如詞訟重辟外至應得之罪
或杖或贖而止此外不容加罰 明禁非不厲也
乃今於無力杖罪則槩免其決杖而加倍折銀於有
力贖罪則輒罰銀數十兩名曰公用罰穀數十石名
曰補賑固有破家蕩產賣男鬻女以充其數者不然
則監追立斃矣此其為百姓之苦者四也如刑以禁

民之暴人君不得已而用之者催征之間小民容有貧窘而輸納不前者可槩以重刑加之也乎乃今一遇比較無論男女老幼夾糶連日致多損壞手足竟廢疾而終身不能耕作者矣此其爲百姓之苦者五也如夫馬等類驛遞冒濫之禁誠嚴夫固可以蘇小民之困也然有冲疲州縣未設夫馬皆經州縣官差撥尤宜思所以節省而調停之迺於馬匹夫役內每十抽其一俱征銀貯庫以爲多官按臨備用之名而其實歸於已且於所支給工食之正數亦爲之剋減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四十一

而或走遞不敷仍復借派於里甲之顧替此其爲百姓之苦者六也如清丈田地原爲均賦俾富民無無糧之田貧民無無田之糧非不善也柰有司不肯親臨其畝而逐一踏丈亦不肯親查其糧而虛心均攤但憑里胥之低昂以故賄賂公行弊端日滋富豪之膏腴田地隱漏反倍于昔時其失額有由然也顧以貧民之古道荒林山徑水窪而任情鋪糧取盈額數拖累更加於往其在湖廣承天等府有民屯之混雜有守備衙門司房校總等之侵占受害較他省獨甚

焉蓋不若照舊之爲便矣此其爲百姓之苦者七也如河南南陌一帶多陂堰之水利則渠道當疏如湖廣襄郢之間多漢水之爲患則隄防當築今渠道一任其豪強之兼併而方興旋廢能息心清查俾得以資灌溉之利者誰與隄夫一任其督役之包攬而雖築不固能量工加幫俾得以免潰決之虞者誰與此其爲百姓之苦者八也以上數條固未可槩論天下有司之皆然而臣之所耳聞目擊如此類者誠多其爲民害者不小是不可不申飭而嚴禁之哉然則禁加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四十二

增以絕耗餘止私票以行由票張榜文以宣惠澤省重罰以正條律寬酷刑以全民命革抽扣以免借派均田糧以豁貧困正溝洫以通水利勤加幫以防隄決夫固今日之急務也臣又竊謂與其求政于有司不若求政於朝廷之上與其詢人不若省己粵稽三五盛際天災流行國家代有第皆恐懼脩省卽有災異示儆而聖治不少損焉是故堯切儆予之懼湯嚴自責之禱高宗之克正厥事宣王之側身修行古聖帝明王所以挽

言亦何補哉誠不厭旁午 躬親覽閱必欲見之實行而殊多實效庶幾膏澤下流而民罔不得所者此覽斷之當親也方今 經筵日講儀制非不井井具矣顧嚴然而臨肅然而退所橫經而論議者其能悉當 聖心乎臣以爲凡有疑義當 渙發綸音令其旁引曲證必求其洞然豁暢而後已又徐究以古帝王治世養民之道而效法之則綦隆且旦暮遇此講讀之當專也 聖哲之君不下皇序而吏弊民妬若燭照數計而毫無隱情者以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四十三

召對時舉也今元輔以及部院大臣皆足以啓沃而廣忠益 皇上誠虛心訪問相與商確而籌策焉務求經世之計謨毋徒一咨詢而輒罷則所以裨益於靈明者豈鮮耶哉此顧問之當詳也自古諫官之設所以弼違而補闕也故雖言涉過激或至於指摘宮闈譏切 君身 明主亦必霽顏色而受今皇上加納讜言固憲諤伸氣之日第頃者建言之臣如范雎龔仲慶蔡時鼎王學曾姜應麟沈璟等相繼貶竄若不亟 召還職則直臣稍稍自阻脫有事

回乎 天變也蓋如此我 皇上峻德洪猷超

三軌五凡所以釀醇和而來休禎者固無異

古帝王儆惕之衷也 臣愚以爲今日尤當亟圖者其

說有六焉 人主一心養之以義理則清而狃之以

嗜慾則溷故皓齒蛾眉伐性之斧也麴蘖饕餮迷心

之毒也珍奇玩好蕩神之器也我 皇上當深居

嚴禁之時誠守一葆真若禦大廷對臣民一切聲色

玩味息屏斥之而不使眩惑其心則此心洞灼化原

而百姓顛連疾苦之狀將時惕於念慮四海必且陰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四十四

受其福者此嗜慾之當屏也古者英詛之

主往往以晏安爲戒故未明秉燭夜分列炬備載圖

史者班班可考我 皇上留心理雖日不暇給

然爾來臨御之時少燕豫之時多得無少勵精之意

乎今誠早 朝晏罷宵衣旰食而圖所以綏養元

元之方則 君勤於民隱而臣顧有怠於政治者必

不然矣此臨御之當勤也 人主雖至聖神間閭

細務弗能周也今百官奏疏四方之利病具焉故事

一一傳之該部知道而不思所以區畫而究竟之則

關 國計民生又誰敢爲

皇上陳之乎此言路之當廣也是皆書生一得之愚知非經 國之遠猷然一念大馬之誠於

盛世不無少補惟 皇上留神垂聽焉如以

可採將臣所見聞之弊政申飭通行各省直撫按痛

加禁革而又以後所言之事時備省覽庶幾

君身強固 君德清明官邪知警民隱日恤災變

潜消 天休茲至 皇上所謂共享太平之治

者或在於是乎臣不勝悚忭願望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四十五

乞順民心回天意以裨脩省疏

党

保

卷十三

臣等切惟 皇上神聖當乾雨暘時若天下際豐

亨之會十三年于茲矣邇者 畿輔重地亢陽爲災

荷蒙 皇上遇災而懼精誠虔具于 宮中祈

禱遠步于郊壇且屢厯 明詔恤淹獄緩征賦減

燒造懲貪墨諸凡脩省之事無不舉行此雖商湯之

六事自責宣王之側身修行矣讓焉然而歷時日久

甘雨未沛則天心之仁愛 皇上必有在也臣等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四十六

待罪留臺仰承德意用是冒陳四事冀助脩省萬一

惟 聖明採納施行

計開

一曰減織造臣等聞之書曰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

則衣服之敦朴自古尚之矣恭惟我 太祖碎麟

金之牀 成祖服潣洗之衣是以后宮左右一時

服用俱尚簡朴 祖宗之崇儉也如此

皇上卽位以來一切織造常聽人言罷之此盛德也

然罷之未幾而諸司猶膠于故常迨今織造錢糧則

逾加焉花樣奇巧工力煩密臣等常見工人筭帳每龍被一件描工剔花費值不下百餘金每龍袒一件堆花錦繡費多至六七十兩則其他可知臣等仰思皇上宮闈之內一年袍服能用幾何西南蘇杭等處日進月進所供者不知其幾十萬也非空貯于玉筍設而不用則濫錫于左右靡而不珍至于民間麻縷百結衣不蓋體九重之邃何由聞見則所以忽

民之隱而干天之和者未必不由于此也臣等望

皇上敦朴爲先

勅下該部查議各處織造所用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四十七

錢糧何者爲舊額當依何者爲新增當減所用衣袍何者爲簡朴當進何者爲奇巧當止不必通計一年之用數以爲織造定數如一年足用暫停一年如一處有餘暫停一處如是錢糧漸省則征求漸緩庶幾民心悅而天意回此非脩省之一事乎伏乞

聖裁

一曰省工役

臣

等聞之聖王惠養元元每欲相安于

田里漢文帝露臺惜百金之費唐太宗鑒秦止一殿之營彼時上下寧謐時和年豐談至今美之

皇上卽位以來一切興作但各報罷又且軫念飢民屢次蠲免可謂安矣頃因被災而土木遂至煩興夫人君以天下奉其親何惜于一官然以

皇上萬壽無疆而急營乎壽域以

皇上謁陵一

行而欲建乎行宮此幾于工役之煩矣故年來幾輔軍民創建甫出供應隨之版築未幾運轉繼之夫民安然後四方可安今也節年勞役而都民疲困所以傷民之力而干天和者未必不由于斯也臣等望

皇上垂念邦本

勅下該部從長計議如慈寧工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四十八

役固難中止然皇木之採道路艱難當議減也壽官之修尚有餘日當議緩也行殿之坐事尚未決當議罷也減一工則民省一工之勞寬一役則民受一分之賜由是土木不興則朝野相安庶幾民心悅而天意可得此非脩省之事乎伏乞

聖裁

一曰慎刑獄

臣

等聞之書曰庶慎庶獄文王罔知罔

兼非忘之也蓋以法者所以公天下付之以人而已無成心則刑獄不寃而天心可感格也

皇上卽位以來每用刑罰叮嚀致慎雖虞帝欽恤之

心無以加矣然有一二事間或不然_臣等思刑者一時之喜怒法者朝廷之大信不可忽也邇來以重辟付之鎮撫以大刑付之嚴衛官校拿人勢如猛虎官司羅織毒如蛇蝎致使外而撫按不得詰其罪內而法司不得執其律雖_{聖怒}所發主于懲奸然意有所偏則刑辟因之不平所以殘民之生而干天之和者未必不由于此_臣等望_{皇上}以罔知爲心勅下該部今後一切刑獄在外則付之撫按使之緣情以定罪在內則付之法司使之酌律以用刑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四九

皇上高拱穆清推酌其宜平反之將見仁義並施一天之普物無心也由是刑法適中則人不稱冤庶幾民心悅而天意可復矣此非脩省之事乎伏乞

聖裁

一曰恤邊民_臣等切見邊方之民內供賦役外迫強虜視腹裡則又異矣今之時虜酋款貢邊民雖稱安枕也然猶有所不忍言者何也重辟有五斬居其首今之邊民遇虜入境則橫罹于鋒刃而死亡可憫又大師所至玉石難辨間有以假首充虜及無辜堪哀

且充軍下死罪一等非易言也今之邊軍有願退逃竄而妄拿同名以冒頂者有假捏姓名而槩拿平民以應軍者此數難以枚舉也地方州縣衛所俱被其害而衛所爲尤甚蓋自總兵以至守備等官孰非該管上司以統左右之人下鄉捉軍誰得而阻之無論難不得寧甚有避害而脫逃者有負累而死_臣者每見臨邊地方村落蕭條人烟斷絕豈盡虜之害哉皆由捉軍致之也夫一婦含冤猶足以致三年之旱今舉各邊之民而使之含冤無伸有不于天之和者乎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三

五十

自來邊方多旱正以此耳且元人有議徒民于塞下者凡以實邊也今以見在邊民而任其腹削日盡萬一地方有事欲練土著則苦于無人欲募勇敢則苦于無應豈可不爲之寒心哉此係邊方之大關係而人多玩忽不之知也_臣望_{皇上}加意邊民

勅下該部查議行令邊方撫按等官今後凡遇斬獲首級委官詳辨真假而中有假充虜首希圖功賞者查明奏處其一應軍士行令各營務俾加意優恤不致逃離遇有應請之軍照依腹裏清軍事例申請該

道下有司衛所核實解補不許仍前擅拿平民有犯者重處之勿貸由是邊民充實則捍禦有賴庶幾民心悅而天意可回矣此非脩省之事乎伏乞聖裁

畏天變恤人言疏

黃華秀

臣聞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誠以天道遠人道邇也 陛下臨御以來孜孜求理其于勅天之道似已備至宜若無所致天譴者適閱邸報災及 乾清二宮路寢煨燼宸極震恐 臣以爲此非細故也變不虛生意必有以召之者人事容有未至乎 陛下拊躬引罪恐懼不寧亦既屢修省之力而欲不虛 上天仁愛之意矣 臣以爲此時發德音下明詔求直言布新德當皇明留臺奏議

必有惟恐不及者大小臣工因事效忠稱意

俞旨當必有夕奏疏而朝施行者其奚待 臣言 臣蓋

疏草而焚者再矣又數日伏覲遣人告廟外僅僅

詔告已爾其于諸臣封事之疏咸留中不發 臣不勝

惶惑以爲此非修省之實也 臣聞之太上修德其次

脩教以今諸人之論列其爲修德脩教也審矣而一

切不察 臣不知其何省而何脩也 臣謹仰察天心俯

稽輿論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隱憂知今日修省

當速舉行者三視朝也郊廟也納諫也當速議行者

一大婚也當共舉而通行者二太交也省刑也當議處而酌行者亦三舉逸也採辦也不難披心腹爲詳陳之惟 陛下試垂鑒焉夫臨朝聽政豈僅故事臣主于是乎親禮法于是乎維承式者肅望風者懷蓋其效至神也前代無論卽 祖宗視朝之制亦無敢怠荒惟 世廟末造靜攝深宮而三殿之災可爲殷鑒今 殷庭希御堂陛曠疎百官庶府思欲覩 聖天子之威儀而不可得矣二宮火焚得非天不欲 皇上以幽閒輟蹕之所而忘青陽總章之居耶且 陛下以今之日何時也東倭猖獗西虜跳梁水旱薦臻流移騷繹不以此時御朝視事 召諸臣而圖得失求長綏遠馭之略而欲 深居高拱以希無爲之風 臣恐天下脊脊多事也 臣見古者謹災有召群臣便殿者有御殿門親受章奏者是知諸臣之請視朝是也所當亟行也國之大祀惟 郊與廟天地神明森然對越祖宗靈爽儼若降臨 聖代以邇未有不親者乃今數年來盡遺代矣以爲無益耶則胡以祭也以爲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五十三

有益耶則胡以代也二宮天燔適值祭掃之日得非天不欲 皇上以內禁齋居而爲明禋報本之地乎云何事也至此而告廟之禮仍復不親天方降災而君猶未悔禍 陛下以災如是已也竊恐天意有未可知也 臣見古者謹災有郊祀甘泉者有入告寢廟者是知諸臣之請 郊廟是也所當亟行也苦言利行苦藥利病秦以惡聞過而失隋以不受言而亡營往鏡來可爲龜鑑 陛下督過言官厭薄讜論落臣勲至數十章奏百無一發使喑啞而歸朝陽寡和則焚煬赫焰之虞得非天不欲 皇上以龍樓雞幃之嚴爲文書架閣之府乎云胡言者踵至而猶未顯然施行也將天變爲適然耶將令中外之人以災爲諱也將鳳展回天自有獨斷而無庸于言耶不則諫官之設豈欲祿糜之耶且使權奸根據而莫除皇路蓁蕪而莫開 臣以爲此非國家之福也 臣見古者謹災有詔求直言者有令群臣極陳得失者以知諸臣之請開言路是也所當亟行也乃 大婚當速行而胡以云當熟議也蓋 臣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五十四

聞男女之好婚姻以時則陽不愆陰不伏故禮謹納采詩咏標梅誠重之矣我 太子諸王婚禮雖殊然皆舉以十五歲未有愆期者歷歷可考也

皇長子十五歲于茲矣欲請以 冊立並舉則

陛下爲中宮故謙讓未遑也若因是而復不允大婚之請則倘 中宮過此而未有舉亦將閣是禮以需之乎竊恐 中宮之心亦有所不安矣 臣謂齒均議嫡母均議長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定制也

皇長子出講也 陛下特寵其與諸王異則今日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五十五

大婚亦乞 勅禮官按故事暫以 皇長子妃命名而以 太子妃之禮舉之夫誰曰不宜此朝野

仰望之誠心 宗社根本之大計炕陽示誠天得非欲 皇上安處周樓疏軒之中亦念

青宮胃禁之地乎且 皇長子與 皇女孰重

陛下已選 皇女姻矣豈故愛女賢于愛子乎 臣

見古者謹災有司有請豫建太子者以知諸臣之請大婚是也當速議而行者也古者君臣上下手足腹心協氣薰蒸太和翔洽故天表之應應之以祥今也

宮禁端居堂簾萬里上既遠隔下亦濶疎大臣少格心之論小臣乏造膝之規人各有心心各一意譬之同舟而胡越然乖氣致異天固欲使內壁之深嚴易爲幄筵之親接也謂宜日賜燕見使元老得時奉檄音月數御門使羣僚得時望顏色而爲大臣者又當正笏垂紳而從容諷議爲小臣者亦宜隨職效忠而展衆錯事要使君臣道合相得益彰此毋寧諸臣協恭和衷尤 陛下虛懷延訪之日 臣見古者謹災

有謂君臣當交儆者有謂爲君難爲臣不易者以知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五十六

泰交之說是也古者罪止其辜罰不及衆故刑措之朝百端輻輳今也告訐門開抄沒習漸上既督責下亦阿承籍良右以抵賊駢無辜而受虐誅蔓裂門拊楊載路祝融示儆天固欲使廣廈細旃之間亦念爛膚焦骸之厄也謂宜解煩苛之網追賊者怨之蠲連坐之誅被逮者原之而理官刑曹亦宜體好生之心不難平反以逆主奉 欽恤之詔毋輕枉陷以毒民要使生者不死死者不冤此無寧諸臣秉公執法尤 陛下布德施惠之時也 臣見古者謹災有請

肆赦者有議五覆者以知諸臣之請緩刑是也乃舉
遂何以酌議也臣見草莽之伏多矣遺佚日久無論
朝野傾心即陛下前旨亦謂罪廢諸臣且當錄
用者乃邇時請而猶未蒙溫旨何也得非恐沽名
干進之徒濫與輸忠據赤者同科乎臣竊以懲饁廢
餐尤計之左也語曰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今諸
臣之言纚纚在也其隨聲希進者與忠肝義膽者俱
灼然可考陛下試令吏部都察院從公查核分
別以請其于百折不回抗節砥柱者不次超遷以慰
皇明留臺奏議脩省類卷二 五十七
人望次則循資推轉又次則稍寬謫禁以收人心將
見舉不至濫野無遺賢中外欣欣彈冠相慶民心悅
而天意得矣彼災變之來得非天欲
皇上撫高居清穆之家亦念岩穴側陋之英乎臣見
古者謹災有擇賢良者有蒐遺逸者以知諸臣之請
舉廢是也夫採辦胡以酌議也臣見今採辦之困甚
矣湟中之絨西川之扇楚之魚鮓南之回清蘇松之
段疋邇年逾額供億不支豪目憂時之臣請蠲而因
以蒙罪乃一舉而付之烈焰之中此

天欲 皇上席重茵累縉之盛而思農夫織女之
艱也陛下不以此時蠲額外之供停不急之役
廣大之以市民心計于今營繕方興物料等項其勢
又不得不取于民加以東事告急兵餉日增轉輸盈
途誅求四出有如居者不堪出辦之煩行者不耐登
途之苦東匱西竭新嗟舊怨襍然並作竊恐秦人戍
澤之變可爲寒心矣臣見古者謹災有議寬無名之
征者議省內供之費者以知諸臣之請酌採辦
是也夫天與人通者也 人君承天而爲之子天
皇明留臺奏議脩省類卷二 五十八
心仁愛 人君至無極也故六事責而七年虐焰
遂熄于桑林三言善而熒惑退舍不罹于火災
皇上邁德殷湯何論宋景哉况臣之所論列者非蒼
蒼是覆之天總臣庶之天也非臣一人之私言天下
萬世之公論也伏乞 俯順人心仰承天意
勅下該部着實舉行則官垣雖赭 國祚益堅殿宇
可建邦基愈固腹心耳目無煬竈之憂山龍火藻有
垂裳之慶主德日以精明君身日以強固不化災爲
祥易歉爲豐登海宇于雍熙之盛者臣請從欺罔之

誅若乃以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

祖宗不足法此小人誤 國欺君之言臣決不敢

爲當寧 獻惟 陛下垂採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臣不勝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五十九

乞乘天人交感之機以圖消弭疏

王藩臣萬曆二十八年二月上

臣等聞災異有二失道之君與天隔絕災異之應也常遲有道之君與天感通災異之應也常速故雖雉之異助商宗時憲之誠風雷之儆啓周成親迎之駕假令二君漫不加省則其心與天不相應安能消孽反風若此之速而迄今頌商周之盛不衰也哉

皇上聰明神聖性自天植御極之始雅志法

祖敬 天年來朝講久輟舉動日殊上天感召咎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辛

徵畢集無論 兩宮 三殿之災太白太陰之

見山崩水湧之異人心已爲驚駭頃者尚寶印綬六

科廊等處伏惟回祿邸報方至而南都非常天變忽

繼之風霾晝晦霆霹蔽空午日爲夜冬令爲春聲動

陵寢之地按其會適符寧國開採之初臣等竊意

太祖在天之靈必有震驚而不寧者夫雷火鬱氣所

發也天與人相通休與咎相感我 皇上靜懾以

來宮闈九閣堂簾萬里所恃以通下情者惟此章奏

乃大半中格間有批荅痛快人心者孰非天啓其幾

乎顧其端雖萌竟未究厥施於天下幾何不鬱而爲雷爲火以代天下人心宣洩之也臣等目擊其變未敢毛舉以瀆聖聽第以時事最急爲天下人心所屬望者爲皇上陳之夫天地一大父母耳大君者父母之宗子則推天地父母之心舉皇長子之冠婚冊立而及時以行之非當今第一事乎伏讀明旨不曰喜事在邇則曰典禮臨近奈何請期不決卽皇長子有納吉迎喜之心而不能出諸口也氣安得而不鬱大臣者宗子之家相則思政府所關之重許首輔以生還亟點屢推有望者入閣與次輔政非擇相之先務乎伏讀明旨每曰政本重地豈可久缺缺奈何屢推而不下致大臣負朝夕納誨之責而不能啓乃心也氣安得而不鬱科道爲耳目之官世未有耳目不備而元首得成其尊者南北臺省落落晨星而行取諸臣且守候都門業已踰歲不得用伏讀明旨不曰行取還候旨行則曰候旨逾時已知道了奈何明知不可已而猶預不決諸臣有排云披腹之想而不能匡其闕也氣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六十一

安得而不鬱 聖衷天啓

明旨昭然舉而行之在我而已矧欲斷之際正迷復晦明之會理亂興亡之機上天所以仁愛

皇上而反災爲祥惟在於此倘聖意不可測竊

恐天意猶有不可測者豈臣等所忍言哉伏乞

穆然思愍然悟設誠致行無徒飭以空言則實心實

政朝發夕聞人通天通諸祥畢至國家治平之

盛永保無虞矣商宗周成豈得專美於前耶臣等無

任隕越待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六十二

乞早釋被逮諸臣以回天變疏

蕭如松 萬曆三十二年八月上

臣等竊聞天心仁愛人君莫大于發災變以譴告之尤莫大于出妖孽以警懼之無非欲其省愆修政而養賢以及民也蓋天以林總之衆寄之乎君而一時豪賢尤天所挺生以爲民者故人君奉天出治匹夫匹婦不被其澤引爲已辜况所稱豪賢實心代君以任民事者尤當曲加優恤而可挫辱之條累之漠然不動念如今日被逮諸臣乎頃者 長陵雷火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卷二

明樓煨燼爲從前曠見之災仰厯

聖懷頒

諭內閣銓補官寮矜恤罪犯此誠

皇上敬

天之威畏

祖宗之靈而修政弭災之初心也

臣

等竊幸太平盛治可即日覩矣顧

皇上言之非

艱而行之惟艱諸臣望之彌懇而諫之彌直咸謂礦

稅流毒宇內好貨乃其病根累牘連章併與報罷無

非將順 德意以擴充善端云耳不謂

宸衷愈

增遲疑而致天災頻仍疊見靈雨逾月洪水滔天諸

陵松楸方駭蠶食而

神路橋梁又突冲决且自

都城至邊關數千里軍民廬舍半屬傾危邊牆亦多頽塌神人胥困中外繹騷虜可伺邊民易爲亂此等災異信非無因而然者閣部諸臣合誠叩 闕遠邇臣民延頸待 命廼 皇上僅僅捐資興工賑濟非不稱實政而政之最大最急幽可立解怨恫明可立躋平治者曾不加脩豈以非常之災此足消弭耶 臣等謂礦稅橫征下歛民怨上干天和斷斷當罷而被逮諸臣乃天心所矜憐 祖宗所培養尤急急當釋者也彼其膺監司郡邑之官有惠養元元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卷二

之責不忍貂璫肆虐擾害閭閻稍與相左卽被羅織以逮於獄馮應京蔡如川何棟如華鈺等繫之鎮撫司沈聽之陸道通等繫之刑部卞孔時等繫之錦衣衛各數年于茲矣原其事始非有不赦之條自取之罪以激怒 朝廷而爲 君以恤民爲民以罹禍枉遭桎梏久禁園扉暑雨祁寒向隅獨苦青宵白晝覆盆自悲慘切愁深魂消魄落形骸瘦損肺腑焦枯旦夕莫必其命彼其同患難如吳應鴻王之瀚等已多困斃不獲生出獄門矣及今不早爲計安必非鬼

錄之續耶匹婦含冤三年不雨一夫抱恨六月飛霜
天人感召捷于影響矧諸臣忠義所激奮不顧身其
節槩可以動 天寧不爲民而怒乎其精神可
以格 祖宗 祖宗寧不爲民而痛乎 臣等謂
今日之災致之固多端而此其最喫緊也夫礦稅不
利于天下諸臣詳言之 皇上亦洞燭之而幸停
止有日之 旨稍可慰人心故今天下每聽釋逮
臣之早晚以卜停礦稅之遲速若令無罪之牢久而
益錮則天下將謂虐焰方熾終無停期竊恐怨極忿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六十五
劇揭竿而起借言釋箕子因以倡亂于一旦譬之突
火驟炎防隄直決燎原奔海勢不可遏雖有善者未
如之何禍患方來可逆睹之而不忍詳言之矣 臣等
仰 皇上好生之心本通于天地 祖宗而矜
恤之 諭發之獨斷宣布至再天下 恐緩須臾
死以待 恩久矣 命令信如四時豈可以食
言爲故常乎伏望 皇上憫念被逮諸臣積苦已
極施澤宜先不改泣罪之初心早行解網之實政
勅下法司將見監馮應京等列名上 請應用者

用應釋者釋則 朝廷收忠良之益固圖免冤抑之
聲沉鬱一舒歡呼四動可以荅 祖靈可以回
天變 聖諭所謂脩實政者首當及此逮臣旣釋
天下曉然慶礦稅之停止有期由是收內使罷橫征
修 朝講 親祀典補員缺起廢官并省一切土
木不急之役此在諸臣先後言之 皇上旦夕行
之一悔悟轉移間與天下更始而諸祥畢集妖孽不
生億萬年 宗社無疆之慶端在是矣 臣等無任
懇切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六十六

兩宮災陳言疏

朱吾弼 萬曆

臣聞天人之際應若影響災祥之來動有象類謹按漢書五行志曰賢佞分別官人有叙率由舊章禮重功勳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謂宋公信讒逐其華大夫奔魯之應變不虛生言非妄謬頃者鬱攸挺災見於 乾清坤寧等宮肇戍達寅驚動 聖母震駭都城致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六十七

聖心惕畏蓋不測之變為非常之譴其漢臣董仲舒所稱警懼者耶惟至誠可以格天惟修德可以弭變故商湯有六事之責而霖雨降宋景有三言之仁而熒惑移讀 陛下責躬 諭旨諄切反咎固旦暮皇皇如也援古驗今 陛下果賢佞分別官人有叙乎率由舊章禮重功勳乎抑信道不篤或耀虛偽讒夫昌邪勝正乎 臣謂火之失性至災 官寢舉 陛下熙聖攸寧之所暨金珠寶玩之儲一旦鞠為煨燼適在大逐臺省諸臣後若與劉向所論魯

宋災者符則今日之火

天心實念忠直屏疏庸

碌尸竊 臣應首蒙斥竄避賢路以膺

顯赫之威

者而叅之五行志則別賢姦由舊章

陛下遇災

而懼側身修行尤宜首加之意焉此 臣所為以亟

躬禱謝 親朝講錄忠直為今日消弭第一

請也夫 聖明下罪已之 詔致省躬之誠正

臣子不避忌諱可以極言得失 盛際 臣獨

請亟 躬禱謝 親朝講錄忠直者誠見

陛下深居 宮禁 臣下隔絕惟宦官宮妾之逢迎無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六十八

賢士大夫之規諷舊章之不率由已非朝夕倘欲反躬切責不亟 躬禱謝 親朝講錄忠直心悔前日之非力圖今日之是祇襲 下詔之靡文仍用留中之故套諸臣諫納者將曲譬婉喻罔從啓其繹將危辭謹論罔從聳其聽將連篇累牘指陳是非利害如燭照數計罔從獲其詳覽而采收縱緣災異言者優示曠蕩總歸空言靡補奚殊緘默諸 臣思覲顏就列不如去之為快嗟嗟令言者至於以去為快盛時景象可畏已 臣願 陛下穆然思幡然省揣

上天之意得毋曰 陛下數年胡然 官居而不

郊祀也胡然 官居而不 廟享也又胡然

官居而不 朝不講不信仁賢以空虚其 國顛倒

其行也是 宮之爲崇也以 宮之爲崇而燔其

宮豈非 靈長之景運深於 帝眷

陛下之仁聖克享 天心欲錫以純嘏帝虞其傷

敗故自 官居未出以來日食星隕火光地震旱澇

侵荒倭虜緬播災變之作陞不絕報史不絕書

陛下恬不爲意 夫人以耳目弗及莫或警懼先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六十九

以 北上門災矣 西華門災矣已驚

陛下耳目茲復災及 官寢是譴告之不足繼之以

警懼惟斯其時詩曰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

無然泄泄 陛下可復憲憲泄泄爲耶則欲祈

天永 命禳災登治必沛發 明詔思與天下

更始 躬禱 南郊匍伏 九廟彷彿桑林

自責之虔 朝講一如常期還初年之 徵政守

聖祖之芳規隨 諭吏部查經降斥忠直敢言之

士分第其等或 召還原職或超擢重任或量起

序用而林莽遺賢卑遠正士並得關其忠矣於是

孝養之不可不常親也 儲位之不可不蚤定也賢

邪之不可不別白也召取之不可不遴發也章奏之

不可不批荅也刑罰之不可不慎簡也貨財之不可

黷情好之不可偏名器之不可濫 畿甸之民不可

累海宇之力不可竭而肆赦之文不可已也彼忠直

見錄之士必有疏於 御前閣輔講幄之臣必有

引古道折時政者曩諸臣奏牘中千百言所不能徹

者可面決以一言在臣下免煩激之擾在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七十

皇上省披閱之勞慰一時誠懼之情成萬代瞻仰之

舉 陛下春秋 鼎盛血氣方剛只一覺悟振

奮間曾何苦而憚之董仲舒所云事在勉強而已春

秋傳例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宮庭嚴邃回祿災

蔓其爲天火明甚 陛下邁 國運之隆昌體

天心之仁愛反災而爲祥轉禍而爲福 熟計脩省

亟務非 陛下 躬禱謝 親朝講錄忠直群

器必弗靜 天意必難回 故以爲消弭第一

請也 又攷昔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避正殿五

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
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喜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
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實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
素服避正殿群臣皆素服而弔今已復殿矣猶入賀
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
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有所
攘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
亦善乎文侯喟然嘆曰善臣於 陛下今日之災
敢竊附公子成父之賀并取其藏於四海之說爲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七十一

陛下獻胤是以後幸毋復作篋櫝之藏以兆災也或

者曰 陛下聖明欲持 乾斷往往意所將行

以人言輒止噫好問拜善聖帝懿矩止輦轉圜英誼

美談 陛下詎不見及此耶夫天之視人甚信古

之視今不爽伏惟 陛下欽若 昊天儀刑古

哲痛自刻責惕勵憂勤如果臣言可采除

躬禱謝 親朝講 陛下傳 諭擇日次第

舉行外卽將臣疏 勅下吏部查前忠直諸臣列

名上 請盡賜錄用庶省皆實心脩皆實事無負

仁愛之 天心永衍昌隆之 國運則

宗社幸甚臣無任隕越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七十一

天壇災請脩省疏

朱吾弼

萬曆三十三年六月

臣等待罪南臺接閱邸報見

天壇雷火擊毀望

杆

天譴大非常矣

聖心警惕亟切脩

天共布愚忠爲

皇上側身脩行萬一助焉夫

祖宗以

天所付託之天下傳之

皇上父

天母地而

爲之子郊社之禮以事

天地自有帝王以來有

其舉之鮮弗躬親者昔

皇上偶以靜攝遣代乃

今

園丘之上無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七十三

子而子之定省違則必怒天雖眷

君而君之昭

事懈則必怒矧天子之位承之

祖宗者天位也

其職天職其祿天祿其命天命其討天討其恩天恩

其威天威無非所以奉若天道者雖天道遠人道邇

而天視聽自我民視聽天人相感之際應如桴鼓捷

於影響故詩曰命不易哉天監在茲聖詰之辟英誼

之后法祖敬天無敢一念一動一時一地少屑越者

災以召至變不虛生適

成祖碑成行禮之期致

園丘望杆擊毀之變

天怒有赫

聖衷靡寧

豈區區祝史之誠營繕之急避殿減膳青衣角帶之

常可以回

天而弭變耶

臣等竊謂自

皇上深居密勿

君門萬里賢士沉淪中使流毒

舊章弗由臣民失所故仰拂

帝監而數年風霆

雷雨火雹之災見於

祖陵見於

孝陵又見

於

長陵發祥之地震驚既遍今擊毀望杆於

園丘

長陵碑成行禮之會夫豈偶然是

天心之仁愛真董仲舒所云譴告之不足又出災異

以警懼之者頻駭郵傳至於

天壇且災極矣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七十四

皇上遇災而懼必非幡然猛省毅然改圖萬萬不可

者

南郊效桑

林之自責而

祖宗陟降之神無不在

帝左右不可不親

廟告賴

祖宗在天之靈

祈

天永命其陳詞昭信於

天壇

祖廟者必曰今之觸

天褻

祖豈泰交隔於

廢

而賢關閉於忌忠直與職司曠於滯推補而冤氣結

於繫無辜與怨聲騰於苦礦稅而脂膏竭於召司空

與抑怙勢有叢神之祟蔽明有煬竈之奸濫賞售冒
功之欺唆法無不寃之頌旱滂靳肆赦之恩逋負多
敲朴之瘠與於是實省實脩竭誠祭告先

郊而 廟俾一時臣民快觀 六飛之馭

五位之臨隨延見閣部大臣凡 祖宗典制一一

與天下更始酌其緩急次第振舉臣等謂屏姦邪完

計典釋繫逮撤中使補科道及兩都大察各省撫按

道府諸臣不可須臾緩者然後擇日復 朝講下

詔顯忠良刑不濫施功無僭賞災傷之類仍勢難自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七五

活者多方活之逋負之難前勢在必蠲者破格蠲之

凜凜奉若天道而於天位天職天祿天命天討天恩

天威毫無所私令 祖制一一由舊令臣民一一

得所則天下之湮鬱盡舒 祖考之怨恫盡泯能

法 祖而敬天將人歸而 天與易災為祥反

異為常直在 皇上一轉移間耳倘修文告仍關

實脩復恬然若 天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人

言不足惜民生已感人心思亂中原一動四夷群起

五路之跳梁宰賽之作孽薊鎮報雷火之怪比虜獲

窺伺之奸在在兵端種種畏壘天之方厯猶然泄泄
恐 天不可回 祖宗不可恃人言之繁興不
可不為之寒心矣臣等無任憂懼皇悚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七六

日食請行實政疏

李雲鵠

萬曆三十二年五月上

臣等竊惟變不虛生而異常之變尤非細故天無虛倣而異常之倣尤當祗承今日日食何災也四月何月也兩年同見於一日何奇也尚可視爲泛常而泄泄從事哉臣等不諳占卜不知是何徵兆惟於是日同南京文武大小諸臣於禮部救護見陰霾氣象頃刻昏慘臣等相對驚歎以爲上天譴告獨此於皇上爲最切焉蓋日者君之象日爲陰氣所掩海宇無光其象皇上數年以來爲羣小所蔽宣朗無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七十七

期乎其象皇上數年以來靜攝深宮內外臣工不能一覩天顏乎象爲易見譴爲最真雖頃者或示之山川或示之雷火或示之物怪人妖災非不異或應於兵戈或驗於饑荒或見於陵寢重地變皆有徵彼時上天下地幾無寧相乃皇上宵旰切責雖已布之綸音而倣惕改圖尚未有形之實政天之心肯容已耶以故日食大變兩年之間不一而足兩食之期不約而同臣等知其非偶然之故矣况四月之朔又享廟之期兩次易祭則仁

愛之心又豈獨上天爲然哉故知我

太祖與

列聖在天之靈其倣告

皇上亦與

天同矣

皇上敬

天法祖至虔至誠尚可不亟省耶而今

日修省之實亦惟願

皇上乾剛獨奮則陰翳自

息請自今日始速出臨御不當以宮闈自安下罪已之詔滌已往之庇停礦稅釋獄臣補庶官發章奏爲

聖心之久蔽未開

天心之久恫未寧者銳然舉

行與民更始一如日食之後大明旋復照臨之下將

見魑魅魍魎不知遁之何所尚何有纖翳能掩其光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七十八

明乎善乎先儒子貢有言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皇上今日之謂矣臣等至愚無所知識亦惟於先儒之言三致意焉嗟嗟今之時勢已岌岌矣有識者咸謂民生日蹙時事日非正不勝邪盜賊蜂起一亂難收正在此時撥亂反正亦在此時天心仁愛正在此時皇上仰荅上天以消譴告亦在此時蓋此時將亂未亂之人心尚可收拾九死一生之諸臣尚可錄用主德可以復完金甌可以復安過此則遲一

日更釀一日之禍 上天縱欲仁愛我

皇上也臣等慮其無及矣臣等與言至此涕淚交零

忝列言官回 天無計惟是懼今日災變非常大

非太平徵兆臣等一念杞憂寢食俱廢謹合詞以

請惟願 皇上留意焉則我 皇上萬壽無疆

之慶與我 國家萬年有道之長在此一舉矣臣等

幸甚天下幸甚臣等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七十九

星變陳言疏

孫居相萬曆三十年十一月上

臣惟我 太建都金陵我 成祖定鼎燕國

所稱重地非耶地重則災祥形見治亂攸關是不可

以泛常視之者臣誤蒙 簡用備員 留都本年

十月初四日夜五更時分流星起於中天飛往東北

光芒燭地有聲如雷少頃天鼓鳴響初八日未時分

應天府牌坊柱孔突然出烟一刻方熄本日申時分

孝陵第一尖忽然火起莫詰從來嗣是每夜見西南

方一星甚明散光七道爍爍射人方具本奏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八十

聞間隨於初十日接邸報見內靈臺奏稱九月二十

三日東北方有星如椀大自參入宿後有二小星隨

之又有大小流星數百千枚四面紛紛交錯而行此

皆異常災變也夫變不虛生必有所以感之者今旬

日之間災異數見而且見於 兩京都會之地此豈

無因而至耶臣聞谷永有言王者躬行道德則五徵

時序祥符並降違道妄行則咎微著郵妖孽並見此

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我 皇上邇年以來

尊生靜攝未有勝政 郊廟不親 朝講不御

召對罕聞於 便殿宴遊近見於山園土木繁興而
不休珠寶宣索而無節宦官無功而冒蟒王之榮臺
諫無罪而蒙譴摘之罰聽言利之臣則小民之骨髓
幾空信讒邪之口則 國家之忠良繫獄叅隨賤隸
也逼殺 命官而聽其漏網閹豎廝役也毆辱
爵宗而若罔聞知生者愁嘆於朝野死者悲號於窀
穸傷天地之和氣重 祖宗之隱憂夫是以天象
見異 山陵示警在 天地 宗祖若以此
微悟 皇上而俾之恐懼修省者詩曰敬天之怒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八十一
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言恐懼也易曰山上
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言修省也故古有遇災而
祇懼者則天意卽回有謂天變不足畏者則禍亂踵
至此治亂安危之大機欲保世弭變者若之何而可
忽哉伏願 皇上念天變之可畏思人事之當修
痛懲前愆嘉與海內更始 時享卽不能俱舉也
獨不可間一親承以修仁孝之實歟 常朝卽不能
盡復也獨不可稍勤 臨御以答臣民之望歟
宮殿雖有不得已之後獨不可及時告完以省漏卮

之費歟珠寶雖有不得已之用獨不可少爲樽節以
免竭澤之憂歟礦稅雖有停止之日獨不可先撤內
使逐棍弁而以額貢之數責撫按歟由是而修
召對之典由是而節無益之遊由是而慎賞罰之施
由是而釋忠良之獄其逼殺縣官毆辱 宗藩者各
寘之於理則人事旣修天心自順禳禍爲福返災爲
祥星辰有不順軌山川有不效靈者 臣不信也 臣猥
以庸愚備貪言責旣不能蚤見預言以弭災咎又不
能因變陳說以裨 聖修倘將來災禍或不止此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八十一
臣雖萬死不足贖其罪矣是用不避忌諱昧死披陳
伏惟 聖明垂察 謹薰沐祈禱之至

消弭天變疏

胡鶚萬曆三十一年

臣等聞天變非無故而遂起也每由人事之感召亦非無應而卽止也恒兆將來之隱禍是故聖王遇變必側身修行拔濯更始誠畏之也從古災異之大者莫過於日食頃則日食於四月之朔矣夫四月爲純陽用事之期日不宜食而況朔日爲孟夏

廟享之日乎迺上天垂戒適與祭告合遂令

廟享定期因而更易是上天示儆之意非曰僅如尋

常且又藉祖廟大典以爲我皇上悚動之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八十三

也尚可泄泄然而不思其故乎哉我

皇上勅天之誠海內欽仰邇歲以來一二舉動未合

天心偶于往歲違和下省躬之詔礦稅議罷燒

造議停誣獄議雪廢臣欲錄懽騰海宇以爲堯舜復

興唐虞真再見矣乃渙汗復反屯膏未施是

皇上有此美意而未竟天心尤不欲其遂已也故往

歲秦報河竭矣閩報星變矣未幾而群星亂流爲兩

都萬目之睹未幾而孝陵火燃在根本發祥之地

迺今於孟夏廟享之期而復示日食之儆我

皇上聰明天縱包羅萬古曾聞其變之疊見而疊異者有若是乎曾聞其變之疊見而疊異者可晏然視之以爲常乎董子言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先出災害以遣告之不知自

省又出災異以儆慎之尚不知變傷敗乃至以此見

災異之來天所以震怒人主實所以仁愛人主也人

主而誠知所應則震怒實爲休祥人主而不知所應

則仁愛終爲譴責我皇上臨馭以來遵成憲爲

著龜守儉德爲型範農民感輕徭薄賦之澤商旅歌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八十四

柔遠能邇之仁豈不誠上聖之休懿而綦隆之盛際

也夫何自兩宮三殿相繼告災之後土木之費

漸廣水衡之錢不繼乃稍稍遣中貴遣緹騎而出矣

開礦不已轉而爲收稅餘鹽不已轉而爲變產爲稅

契爲珠池爲寶井爲採金所差遣者數十輩所帶原

奏叅隨委官則不下數千百如狼如虎如鬼如蜮指

居者而嚇之曰盜礦指行者而嚇之曰漏稅乘宗族

之構釁而獻之曰損資乘百姓之貿遷而許之曰漏

契順其意則至於罄產不順其意則至於殺身商旅

爲之悲啼行道爲之咨嗟 皇上得而聞之乎匹

夫斷命於錢布無辜自盡於誅求 皇上得而睹

之乎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爲民之父母子

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以爲民之父母矣今之

禍敗何適蔑有其誰不知而父母斯民者計獨有守

令長吏耳乃宵人群小且得以衡命撓法之明章動

乎先入易所之 上意卽有朝士之連章累牘必

無以勝其鏤金銷骨之螫吻鈎連之逮捕之沉滯圓

扉竄伏草野縉紳短氣道路傷心嗟乎人臣不愛其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八十五

爵祿不惜其軀命凡以爲民耳乃身之不保而民於

何有焉夫天之立君凡以爲民也今日閭閻之景象

若此誰謂變故之疊出天心爲無意乎哉臣等謂我

皇上之蒼天惟有悉反新政信前日之 詔旨而

已常考我 太祖之遇災而懼有曰人事邇天道

遠得民心者則得 天心矣大哉 王言萬世

祈天永命之要旨也伏願我 皇上體上天仁愛

之心念祖訓憫民之 旨大奮 乾斷銳然更

化速下 明詔撤回中使若礦若稅若採金珠若

織造燒造諸不便於 國家有害於生民者一切報

罷而又念被逮諸臣無非爲民爲 國祗因上干

天怒久繫囹圄度時如歲相繼死者且不知其幾於

是廣好生之仁發慈悲之念且爲矜釋則 雷霆

雨露固非 君恩特在一轉移間耳累年斥逐諸

臣皆 上天篤生以需我 皇上用者懲創旣

深財猷更裕勿拘常格登之要途則前日之

詔旨一一不爽而 朝野之人情爲之允快自是

而 郊廟必親勿令代攝自是而章奏批發勿令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八十六

留中自是而員缺必補鬱滯自是而 兩宮告完以

杜漏卮則海內氓黎再覩更生之慶內外臣工咸荷

無方之恩人心胥悅 天心自回凡天變之來悉

轉而爲休徵之應矣臣等所謂深維理道 亟圖脩

弭以荅 天譴而冀 宗社者誠無出此是在

我 皇上獨斷而行之耳臣等謬叨 聖恩濫

竽言官之列用是不避忌諱昧死披陳伏惟

聖明垂鑒臣等曷勝惶悚之至

天變請補缺官疏

李雲鵠

本月初七日據署揚州海防兵備道揚州府知府朱錦申據泰州申稱本州陰陽學陰陽生王彥呈稱八月初四日戌時天鳴有聲如風水相激自南方震響至東而下更初而起更餘而息經今二日未止事屬災異呈乞申報等情到學備申到州據此卑州於初六日戌時靜聽果爾其聲自南而來漸高至東而下漸微其響似潮聲而怒至初十日猶然不止其時依然不爽考之五行傳以爲兵象訪之父老以爲嘉靖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十一

八十七

年間天上曾有此聲後果倭奴入犯淮揚搆禍不小據此看得上天鑒視變不虛生今不雷而作噴不雲而雨聲且每至夜分騰騰怒起綿綿不息士民耳目之靡不驚駭震怖卑州敢不脩省以挽天變第恐非一方關係益夜分陰氣也天聲似怒殺氣也兵家陰象也自南而東海氛也五行之書固非無據民間記覩猶有明徵况今民間憂愁悠悠上千天怒而倭奴窺伺耽耽思亂未形今日之變其爲兵亂之象可知事干 題請等因備申到道據此爲照今歲水旱

相仍間閭饑饉人心惶惶隱憂正切上天垂示如此

况值小汛之期泰州濱臨邊海倭奴情形莫測外黨

內虞深爲可慮等因到 臣一見之不勝駭愕方屬

草具 題間又聞鎮江府亦有天響之災且本府西

南九華山忽裂有二三尺濶下視黑暗此皆變出異

常皆 臣不職所致除一面修省并行沿江文武衙門

整棚兵馬倍加防守外看得上天下地以清寧爲常

今天鳴地裂誠古今所稀聞者乃一旦見于泰州鎮

江府等處地方天響占係兵端往事又屬倭兆大屬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十一

八十八

可虞而華山之裂又適在一時總之皆天怒土崩兵

起民離之象而地方人情觀此異變兼值今歲春苦

雨夏苦旱麥稻無收盜賊紛起靡不洵洵然恐禍亂

之旦夕至者 臣新蒙 皇上差巡下江帶管上江

業于前月二十八日蒞任矣甫十日卽值此異常災

變既慮 陪京又慮江防驚懼失色莫知所措將責

之道府乎而揚州道與淮徐道徽寧道缺矣鎮江府

與池州府缺矣將欲倚之南司馬乎叅贊尚書久未

補矣侍郎臧惟一又在告矣將欲出巡料理乎而 臣

衙門御史除蕭如松給由赴京外見在止臣等三人且各管數差口不暇給臣所管中南兩城無人代矣所管四道印信無人掌矣內外門禁及抽分等差無人交矣顧此失彼前出後空近見邸報馬島倭倭又與朝鮮構隙爲謀臣測倘一旦揚帆而來或草澤奸雄乘釁而起地方無官將何所責成乎臣雖不敢少愛微軀竭蹶從事亦豈能以一手之力挽萬里江海之鯨波置地方于磐石乎伏望

皇上念天地之交變留都之可虞缺官急在

皇明留臺奏議修省類卷十一 八十九止

燃眉補用時不可緩勅下吏部將南京叅贊機

務兵部尚書并兩江道府諸臣作速推選才賢者請

皇上卽賜點用令其刻期到任管事併乞將近日推

陞南北各部寺候缺諸臣原係奉旨備選省臺

者卽遵往例量改御史數員或先以南一二員就便

與臣交代俾得一意整理江防事務此今日第一

喫緊事惟冀皇上亟賜採納宗社幸甚地方

幸甚臣愚幸甚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崇正黜邪以隆聖治疏 史 悟 正德年任

竊惟帝王所以運天下之幾不可一事少試於權奸之巧而其所以主天下之心不可一毫稍違乎道義之臣等伏觀陛下登極之初詔毀添蓋佛

寺神廟石經山祠而法王佛子國師禪師盡行查革凡所爲類矯武廟故事直欲追唐虞而上之今不載暮廼有邸報如壇場齋醮之設大小廷臣所疏者是武廟前日之所爲而今復爲之陛下之昔

以爲非而今顧甘以爲是而行之耶夫天人禍福之皇明留臺奏議修省類卷十一 一

幾之不可徼幻誕妄誣之妖之不可信大學士楊廷

和給事中張源御史屠僑等蓋已連章累疏援古證

今互攻其謬無餘說矣臣等不容復贅矣臣等惟謂

天下之理有是非之分邪正之對是非邪正之所以

相勝者其幾每決於人主好尚之微不可以不審也

今而指佛爲非目佛爲邪匹夫愚民而皆辯之豈有

人主德高天下而智獨屈於匹夫之愚也特壽天禍

福之疑有以奪之焉耳夫禍福一出於天夫人而皆

辯之豈有人主爲天之子而獨不悟也特不勝左右

羣枉之讒焉耳左右之事其君者亦豈不知帝王萬乘之尊而錯聽於削髮涅槃之說貽笑中外也但彼之良心斲喪焉耳彼之良心斲喪欲眩其君者先之以壽夭禍福之說以售其似忠似愛之姦繼之終之凡可以蠱惑君心而逞彼之便者無所不至矣由此觀之則今日齋醮之設亦安知非陛下主一無二之心誤旁落於權姦之試也哉臣等聞之深爲陛下惜亦深爲陛下懼也况王道異端勢不兩立朝廷之所作爲天下臣民之所趨嚮千百年道

皇明留臺奏議

好尚類卷三

二

統正脉之所繫不可不慎也夫旣以身繫天下臣民之所趨嚮則上有好而下必有甚焉者矣

陛下爲天下生民主亦肯率天下之人而歸於無父無君之教也哉旣以身繫千百年道統之重則有今日浮屠之說其誰啓之陛下亦甘暫釋道統

之傳而坐百年之後壞道之議也哉臣願

陛下重思之也王者之度如天地之無心揆之理而順則行稍有違焉則改陛下今日之所爲以爲順耶則何以來廷臣之所論列有如是者以爲違耶

則何不改其違以歸於正而使在朝無異議天下依然共仰日月之明也耶此臣等所以共爲

陛下爭也然臣等論列至此終不甘心於左右妖妄之言復毅然堅執一說以勝之請爲陛下終之

夫左右之言佛不過曰佛能養壽命之源佛能造天下之福也臣等則以爲養壽命之源不在於佛而在

於講學養身造天下之福不在於佛而在於遏疆扶弱養壽命之源不在於佛而在於節慾順理造天下

之福不在於佛而在於信任君子屏斥小人邇者皇明留臺奏議

好尚類卷三

三

經筵之講暫御復釋何有於講學養身復聞聲色之邇過而不節何有於節欲順理主事羅洪載罪遭慘刻是以一百戶之故中傷乎足也何有於遏疆扶弱事關大體不由內閣尚書林俊呼斥回話而崔文之姦固結不去何有於信任君子屏斥小人不如是而徒佛老焉齋醮焉使大臣解體小臣離德

陛下亦何便哉臣願陛下遵崇正道講學養身信任君子屏斥小人速罷齋醮之舉求夫倡言之人而重治之佛像盡行燒燬僧道盡行屏逐將其蠱惑

之甚者與崔文明置典刑仍乞 勅禮部嚴絕僧道
內侍往來之路以杜媚寵由徑之漸其有僧不循禮
法潛使養髮之徒出入內侍衙門希圖賄賂漸要
恩寵者卽送法司鞫問則王道明而異端去矣

收成命以防易差後惠疏

喬 祺 嘉靖年任

臣等竊惟聖人貴未然之防而人臣有先事之戒蓋
事關利害幾伏安危有目前之所不必慮而爲他日
之大可憂者惟在乎人主早見而預圖思患而預防
之耳近該浙江鎮守太監鄧文請易 勅書內織染
局太監刁永請差官往陝西織造羊絨袍袂近該科
道論劾該部執奏未蒙 俞允 臣等遠在南都聞之
甚駭以爲 陛下明聖而一旦忽有此舉切恐非

陛下本意也 陛下臨御以來節用愛人絕遠方
珍怪之物禁 內庭玩好之供一供役之必慎一用
舍之不輕愆愾乎周天下之慮以圖萬世之安薄海
內外皆有以知 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矣
今卽此二事觀之若有異焉 臣等妄料決非

陛下本意也 臣等請舉其甚不可者爲 陛下陳

之 祖宗設鎮守太監於各省者凡以爲地方計
也自張慶請 勅以便已私而兩浙生靈至今受困
又況成化弘治年間民殷物阜已不能堪卽今水旱

頻仍邑里蕭索生民凋敝莫此爲甚若是而更加以此曹之剝削兩浙之民如之何而可以生活耶訪得鄧文見在浙江以惡第爲謀主養無賴爲爪牙擅作威福多方害人索扛有分利魚鹽有供應糧長機戶索取銀兩段疋富家大戶無故訪拿必得重賄方肯釋放知府以下官員勒要拜見銀兩方許進見地方軍民甚是不堪道路以目旣如此而又賜之以勅是猛虎而益之以翼也民不堪其命者必矣

陛下設鎮守以安民而使民不堪命亦何以利於是

皇明留臺奏議

好尚類卷三

六

哉畢真浦知履輒在前切恐此勅之換亦非鄧文

之福也至於差官往陝西織造羊絨袍袂尤爲不可

蓋陝西地方連年苦於兵革病於飢饉祖宗百

五十年以來所患者惟陝西邊境之最要也其在今

日甘肅則有回夷洮岷河州則有亦不剌延寧固原

則有套賊邊警不時支給不暇連年勅遣重臣鎮

壓其境雖收薄効尚未底寧而今乃復有此舉差官

一出供應不貲叅隨爪牙之徒惟利是索有司驛傳

恣意誅求陝西地方近已置於軍餉民情皇皇今復

加以科擾必將騷動地方震驚邊庭譬猶抱薪以救火也其不動外夷之覬覦者或寡矣陛下宵衣

旰食內修外攘言及邊事輒勞宸慮今瘡痍之民

尚未全瘳邊方之警尚未寧息而又可重以此等騷

動之哉切恐此舉殆非國家之利也夫天下大勢

在東南浙江爲財富之區在西北山陝爲藩籬之地

近年以來東南民力罄竭無餘西北兵威困憊不振

譬之人身元氣索然強自支持其不仆者無幾識治

者每爲國家危之今又重以軍民不堪之甚者忽

皇明留臺奏議

好尚類卷三

七

然加之臣等恐天下之大可憂者必無出於此矣臣

等待罪言官有事當言有言當盡使

廟堂之上有此不令之舉以遺後日之憂一旦變生

噬臍無及異時臣等雖身伏斧鑕亦無以追其責矣

伏願陛下不以成命爲難回不以微言爲

可忽緬念萬姓之艱危俯從諸臣之論諫將鄧文亟

賜罷黜以爲生事者之戒另選安靜老成之人以充

鎮守陝西織造羊絨乞如該部所議着令彼處官司

照數織造解送來京以給公用庶幾地方不擾民生

得安而後患可以潛弭矣

國家億萬年靈長之休端於是臣不勝懇切待罪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好尚類卷三

八

乞賜停取以光 聖德疏

王學曾萬曆十三年十月上

臣近接邸報禮部一本傳奉事該文書房太監劉成口傳 聖旨聞河南產有麒麟撫按官如何不奏

禮部傳與他上緊進來欽此隨該禮部具奏續奉

聖旨卿等所奏知道了但麒麟鳳凰世間異物比他

瑞不同朕於罷瑞獻豈不知惟欲一見耳還着彼處

撫按官上緊進來欽此臣仰見 皇上之意不過

以麟爲瑞物向未見今止欲一見似於 聖德盛

皇明留臺奏議

好尚類卷三

九

治無妨臣復何言但臣聞四方災異水旱盜賊日以

奏聞此撫按事也竊聞此麟產于光山托生于牛腹

卽斃於次日旋產而旋斃則祥者亦爲不祥矣不祥

之物撫按敢以上聞哉撫按既未嘗奏聞不知

皇上所聞者果聞之三四輔臣乎抑聞之部院大臣

乎抑聞之臺諫言官乎夫三四輔臣未有聞部院大

臣未有聞臺諫言官未有聞 皇上深居九重雖

聰明天縱何由卽聞產于河南乎臣遠在南都實不

知其所有但以臣意竊揣之無亦左右小臣以奇怪

取悅 聖心多方差人訪求於外或傳聞於道路或收買於繪圖務爲鼓惑計耳若此者非 皇上之所宜聞也此端一開日漬月淫將來乘間竊發潛聞於 皇上曰某省出有某物某地產有某瑞可着禮部上緊取之又其甚者則必曰聞文臣某人可用着吏部上緊陞之聞某項錢糧可用着戶部上緊進之聞武臣某人可用着兵部上緊轉之聞某人問某重辟可矜着刑部上緊釋之聞某處尚堪修造着工部上緊造之聞某處某官可逮着錦衣衛上緊逮之

皇明留臺奏議 奸尚類卷三 十

皇上將惟其言而聽之可乎否乎天下萬世謂皇上爲何如主乎 臣竊謂 皇上獨斷之明雖不可無而從中之旨猶不可有此關於理亂安危之機匪細故也誠所謂始於微而成於著者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正此之謂耳矧四方灾旱老稚流離啼寒之聲 皇上猶有未及聞者乎矧北虜驕橫士卒困苦呻吟嗟怨之狀 皇上猶有未及聞者乎矧孤臣寡嫠獨哀哀哭泣之情 皇上猶有未及聞者乎矧 宗室困窮饔飧弗給愁苦涕洟之態

皇上猶有未及聞者乎諸如此類左右不以聞而以斃麟聞誠非忠于 皇上者也故 臣願皇上之慎其所聞而進於其所未聞者誠以此夫所謂罷瑞獻者豈徒曰罷之云乎哉乃其心則不見者也苟心欲見之則不可言罷亦不可以言知 臣嘗鏡之古矣周武王却旅敖漢文帝却千里馬漢光武却寶劔唐太宗却名鷹此皆 聖主賢君不以異物爲貴誠却之而不欲見之者垂之後世遂爲美談皇上德邁周武而陋漢唐于不足居者何爲既知宜

皇明留臺奏議 奸尚類卷三 十一

罷而復欲見之乎又嘗鏡之今矣洪惟我太祖高皇帝于蘄州進竹簾則却之曰恐天下聞風爭進奇巧仍令四方毋得妄有所獻太原進葡萄酒曰朕飲酒不多自今令其勿進 國家以養民爲務豈可以口腹累人 世宗皇帝卽位之初珍禽奇獸一切縱放而淫巧玩異罔干嗜好是 祖宗之所以結人心凝天命培千萬年不拔之基者其好尚恒端舉動恒慎典則具存固 聖子神孫所當服膺而遵承之者也 皇上御極年來盛德大業光

昭 祖宗臣於以前仰德意一疏已經叙誦茲不

敢多贅矣 皇上今日爲一稿麟之故必欲一見

令撫按官上緊進來似比 二祖之盛德不無少

損乎假使麒麟尚存 皇上必欲一見然產在遠

方臣猶以爲不可矧麟已斃多時其形枯槁不堪進

于丹陛之前亦明矣或者左右小臣以爲此希異之

物不可不見或誑以爲麒麟尚存也遂鼓惑

聖德而必令撫按之進乎撫按聞 命徬徨無措

則責之道府道府聞 命徬徨無措則責之州縣

皇明留臺奏議好尚類卷三 十二

州縣下吏徬徨無措又不知何如而後可應

皇上之命也其中道途之費用解官之科索驛遞之

騷擾恐又有不可堪言者當此物力凋疲之際軍民

困苦之時西河報災比他省尤甚 皇上惓惓以

軫恤小民爲念何苦爲此無益之舉動而勤民動衆

爲也 皇上睿哲已知罷瑞獻之爲是此正杜將

來貢獻之漸也今必欲一見而不盡罷之則傳之四

方咸以爲斃麟且見之況生者乎況出於斃麟之外

若將來聞風而進獻接踵至也書之史冊寧不爲盛

德一累哉昔舜之造漆器諫者七人夫漆器用物也

造用物且諫則稿麟之取寧忍於不諫耶臣雖不敢

以舜臣自待而實不忍不以虞舜望 皇上也伏

望 皇上俯察臣言收回成命速爲停止仍乞

皇上自今以往不邇聲色終惟其始不嗜玩好久而

勿替不聞亦試常存布衣祈禱之心不見是圖永堅

停操減造之節移此念以接賢人君子則所聞皆正

言所見皆正行移此念以就日講經筵則所聞皆帝

典所見皆王謨至于內臣之語有益身心者始聽之

皇明留臺奏議好尚類卷三 十三

凡涉于嗜欲者必黜之一切從中傳奉

旨諭倍加詳慎毋啓邪萌如是則 皇上之盛德

格天駿業亘古不數年間有麒麟遊苑鳳凰儀庭以

應 聖明之瑞者矣區區遠方一稿麟奚足美哉

乞 信詔令停差遣疏

丁元復 萬曆四年任

臣等切惟天下之治其原在於君身人君之德其要在於虔始 皇上以萬曆紀元而光寶祚迄今四載譬於歲序之運纔發春耳正海宇式治之端華夷觀化之始一食一衣關天下之命脉一舉一動係百姓之安危誠不可不慎也頃者 登極之初

明詔天下差臣坐守織造悉皆停止薄海內外罔不惟忻踴躍以爲 天子明聖方冲齡而能超然遠

皇明留臺奏議

好尚類卷三

十四

覽洞悉民艱卽唐虞之盛德亦不是過將嬉嬉乎坐觀德化之成也乃今 詔墨尚新而差官織造頻遣皇上之意豈不念東南之疾苦而特爲是以勞民哉誠以祀宗廟臨百官法服所當御而內供之用亦不可缺故特允言官之奏量減段疋之半而又選內臣廉慎者督其織造庶幾民不擾而事易集此

皇上虚心納諫之誠約已裕民之意天下臣民可望而知也然比之登極一詔亦異矣夫王者之令堅如金石信如四時雖歷之千萬世而不變何則其所關

係者重也 皇上亦何忍以服御之用自異其明

詔縱使內臣廉慎或仰體聖意然叅佐供奉及諸匠作人役非一類其間庸有乘時希冀壞法騷擾者內臣亦安得盡知而盡禁之故願 皇上之信其詔令而布此 盛德於天下也昔我 太祖高皇

帝創業之初面諭中書省臣有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疲生息未遂譬之觸熱者思得清涼冒寒者思就溫煖爲人上者固當念之又謂太平應天諸郡乃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而觸租免賦之詔

皇明留臺奏議

好尚類卷三

十五

無歲不下二百年來戴渥澤而歌盛德者至今猶耿耿也我 皇上繼體握符所統之地卽

皇祖開創之地所馭之民卽 皇祖供億之民惓惓德意何嘗一日忘東南哉而茲以織造事重役之恐非所以培根本而篤豐鎬之遺也且今天下雖已治平四方尚稱多故嶺表之叛徭方議征討高寶之汎濫頻築隄防膠萊則鉅費滋繁江浙則水旱薦至俺倭響稱降順而窺伺漸萌番賊幸就誅夷而餘黨未殄此正

皇上宵衣旰食之際思艱圖難之秋而能無慎重於織造之舉哉必若上用供應之數委不可缺則南司厥衛諸臣率多廉慎宜必有能稱

皇上之任使者即以織造者委任之務令如式製造依期解運而撫按及巡視諸臣並得以稽考而恭閱之則藝修而財不費工興而弊不滋織造之計莫有便於此者又何必添設一官特遣一命而後可責其成哉伏願皇上俯鑒愚衷亟收成命培根本之重地而厚之不傷念綸綍之王言而守之益固如

皇明留臺奏議

好尚類卷三

士止

此則民心孚戴 帝眷重申

大聖人之作為真出尋常萬萬矣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乞 命東官出閣講學疏

周 冕 嘉靖年任

臣備員言官待罪無補晝夜孜孜求為建論思以仰禪 聖政萬一不敢顧忌心至切也但才識庸庸無遠者大者雖有縷縷之誠不足瀆 聞臣伏覩嘉靖二十四年春我 皇上渙發 綸音欲行

皇太子 裕王 景王冠讀禮內外臣工不勝欣躍續以禮官不能仰承 德意妄有所議是以中止臣嘗聞漢儒賈誼保傅篇有曰天下之本係於太子太

皇明留臺奏議

儲貳類卷四

一

子之善在於早諭教選左右又曰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 天下定矣後世莫不首舉以為定論盖古昔王者之教太子也未生則有胎教既生則有保傅襁褓之教及其有識則有禮樂詩書之教如拘以文成之年歲不同是蓋不達時宜之論至於禮節繁多為言者又書生畏難苟安之故習也豈萬世不易之道哉欽惟 皇太子誕生岐嶷之質得於天成以堯繼堯以舜繼舜似若無待于教也臣切思皇上天縱之聖龍飛 藩邸人倫物理罔不周之尤

加意於二帝三王之學遜志時敏無時豫怠矧

皇太子生長 春宮之中隔遠 天顏不得行問安

視膳之禮而事親之道誰則陳之不得接士大夫於

左右而臨下之體誰則啓之不得覩稼穡之艱難而

所云無逸之言誰則告之不得見閭閻之疾苦而祁

寒暑雨之怨咨誰則聞之使不及時爲學禮樂名物

何自而知治亂興亡何自而識君子小人何自而辨

與其日處於深宮孰若 文華殿之清嚴與其日

侍以宦官孰若士大夫之爲師保與其日逸于休養

孰若詩書禮樂之爲薰陶此蒙以養正之功在今日

所不可一日緩者也且古者人生八歲自王公以下

至於庶人之子皆入小學以收其放心及其十有五

歲皆入大學以養其德性况 皇太子之年有以

過入小學之期而將近入大學之時乎然重

太子所以重 宗廟 社稷也教 太子所

以教天下萬世也早一日之教則天性之明早開一

日非獨 臣之願也是天下之至願也 臣愚伏望

聖明思 祖宗之業 皇太子繼之天下之大

皇太子理之億萬年之統緒 皇太子繫之蚤舉

昭代之儀以隆 聖朝之典博選天下之有道義

多聞孝弟忠良之士旦夕與居使之日陳正道日講

正言日行正事其前後左右侍御僕從必選小心端

恪之人至於 裕王 景王冠讀禮亦並舉行而所

以爲之擇 師儒以輔之者亦必極一時之選如此

則聖功可養國本可端本支百世宜君宜王億萬年

有道之長端在是矣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詩曰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惟賜

聖裁 臣不勝拳拳懇祈隕越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儲貳類卷四

二

皇明留臺奏議 儲貳類卷四

三

隆 聖德慎儲教疏

楊邦憲 隆慶五年上

節諫禮部題為懇請 東宮出閣讀書以端睿養以

崇 國本事奉 聖旨年十齡來說欽此切計來

歲壬申 東宮妙齡正當講讀詩書繼正體以植大

本雖恭敬疑自天資然學問有原教喻宜早

皇上仁明慈愛 聖敬日躋所以儲啓幄之規者

固涵育薰陶之有素矣今恭逢出閣正睿德一新之

初為臣工快觀之候凡儀文之所講求官僚之所懋

簡稽之往牒酌以時宜誠資六行之符以弘三善之

皇明留臺奏議 儲貳類卷四

四

益者也古者文王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寢必問膳

必視此萬世太子之法我 太祖高皇帝遊宴有

儆卹農有 諭食藜藿而知畎畝之艱難親蠶桑

而知績紉之不易此萬世教太子之法即今開講期

近 聖學日新博訪賢德妙選人望使日侍左右從

容講讀誠謂甫養調護義莫切于作醴矣然所貴端

本澄源防微杜漸入奉 廷範之儀出明齒學之讓

其本又安在哉漢臣叔孫通之言曰太子天下之本

而 等則曰 陛下太子之本傳云內有賢父兄

外有嚴師友而學業無成者鮮矣夫以士庶之學不

徒責之師友而必賴有父兄之賢矧 陛下本天

縱之聖 皇太子有克類之資因嚴以教敬因親

以教愛至德要道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謂不本于

聖教哉 臣等願 陛下以嗣德在初進學惟敬

留神出閣之務甫求敷導之方不屑屑于儀文之煩

不規規于事為之末以文王之聖望太子則自飲食

起居之微動靜語默之際立愛和衷惇讓明睦于以

啓其親親之愛而發其繼述之孝將萬世彝倫之道

皇明留臺奏議 儲貳類卷四

五

明矣以 太祖之法教太子則凡目之所接耳之

所聞 帝王興替之由 國家盛衰之故善足為

法不善為懲及人情物態間閭稼穡無不一一開導

俾聰明日啟聞見日親將萬世政教之本立矣且天

地之大德曰生 聖人則之以育萬物故堯仁如

天舜德好生我 祖宗以淳厚立國 陛下承

之深仁厚澤覃布寰區世德作求後先一道今

皇太子天德渾全物交未雜宜及明德之初導以寬

仁之教使知元首股肱之義父母斯民之念一元之

中德愛洋溢叶氣加生董爲太平俾 國家享億萬載無疆之盛者其本源端在於是乎 帝王之盛

德曰儉昔禹慎財賦文供惟正我 朝列聖莫不躬行節儉以先天下 陛下遠紹 帝王近法

列祖恭儉之德身有之矣今 皇太子年歲漸長嗜慾漸開正宜黜華尚素敦朴去奢慎乃儉德惟懷

永圖一切靡麗之物不接于目難繼之味不以充饌氣清而養愈純本端而尚益正非惟天下受節省之

福而簡素菲薄以成其德清心寡慾以厚其躬調護

皇明留臺奏議

儲貳類卷四

六

之法保訓之方尤莫先於此矣然 臣等又聞傳說之

告其君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使學不遜志

不時敏尤不學也夫授經講業發揮啟迪一歸于正

不可謂之不學矣顧晨而授書日中進講羣官侍班

講讀數行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洽此何以昭德讓

而懋進修以爲憲天聰明之益 臣等欲乞 朝廷

敷求講讀之禮務爲簡便可行講讀既退常留二人

直日將所授書義舒氣怡顏從容講解以發自古

帝王爲治之蘊凡 國朝典則 聖訓神謨時時

陳說其餘雜書俗傳務令屏去無耗心目以亂聰明

庶幾一日之間所聞皆直言所見皆正事上下古今

優游論議義理融會德性精純而作聖之功無以踰

矣至於內直之司服勞官省旦夕左右地近職親尤

宜慎簡老成質實厚重小心之人定其名數分班輪

直祇應講讀凡 皇太子游豫飲宴動靜起處莫

不因事進諫與官僚諸司協心贊導務迪以正大隨

事箴規若果恪謹供事有裨 睿德厚加獎擢不

則譴斥隨之此亦不可不預爲之慮而曲爲之防也

皇明留臺奏議

儲貳類卷四

七

臣等叨位南臺忝逢鉅典謬陳膚臆少效堦埃伏望

俯賜垂鑒留備採擇 臣等不勝願幸之至

催請建 皇儲疏

朱吾弼萬曆二十九年四月上

臣等屢奉 明旨於 皇長子 大禮靜聽舉

行自去秋來不敢一言激瀆意三陽開泰萬國

朝宗 皇上必以此時擇吉完 令典協天人

之交矣乃桃夭愆期標梅踰候臣等當言欲言尤遲

回不敢言者無非將順靜聽 屢旨斬 皇長子

得早承 聖恩正位 東宮遂成人室家樂耳既

秋而冬而春而夏為時久矣近禮部等衙門大臣以

請後軍都督府等衙門勲臣亦以 請俱未奉

皇明留臺奏議

儲貳類卷四

八

旨於是南京大小九卿亦不得已 請矣臣等職

在言官詎容持祿溺職復無言以處此正具疏拜發

候於邸報見司禮監傳出 聖諭將典禮所用錢

糧器物著各該衙門行文嚴催不許延緩悞事臣等

捧誦始知 典禮之遲皆由等待造辦之故而

皇上篤愛 皇長子至情未嘗不以延緩為慮也內

外各該諸臣日引領 大禮之行豈敢不仰體

宸衷勉圖造辦而竟難措者或 皇上加厚

皇長子超越 祖制多求奇珍各該諸臣之造辦

勢必不能如數乎伏乞 皇上稽 祖宗之定

制酌內外之可供不貴奇珍亟成 大禮則

止慈蚤有譽於天下 崇儉永垂則於

聖神而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慶端在是矣臣等

無任延望懇切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儲貳類卷四

九

乞察讒誣親藩疏

黃華秀

臣等閱邸報見留守衛百戶王守仁獻其先祖定遠侯王弼所遺御賜金寶財物乃二百年前寄頓

楚府者臣等竊心尤其誕以爲捐貲應取諸已進獻

必其見存豈有借財於宗藩輸助於遠代者

陛下行查或者欲俟其詐欺情窮始坐之罪耳其何

事臣等嗷嗷乃中外愚民見臺省交章未蒙

明察真以陛下爲若有利于楚府者臣等謹

據所聞爲皇上陳之臣等聞之詩曰大邦惟

皇明留臺奏議

宗藩類卷四

十

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言親親也說者謂

周家有道之長實基於此漢文治幾三代至淮南栗

布之謠稱盛德累矣我祖宗分封同姓比隆成

周而陛下敦篤宗誼尤有加無替諸凡

天潢之派無不被分外之榮享域中之樂者卽近日

韓王孝行卓異陛下特爲表章豈顧獨於

楚府寡恩哉陛下以楚府果有珍藏乎臣等查

先臣鄭曉吾學編載楚官于宣德五年被火譜系符

勅並從更給今無論守仁之先原無寄頓卽其有諸

而回祿之後符勅已不能保矧財寶煨燼其存尚

能十一乎又其國多難胤續多孤聞先朝時曾被

通山王挾私誣訐行撫按官會同查勘該府積貯僅

可十餘萬後爲武岡王權攝侵盜乾沒又日銷耗矣

此皆往牒所載卷案具徵楚今日蓋無以爲寶者又

無論楚府空虛無用詰問卽使府中遺藏或有一

二餘蓄而以楚王世守之物入小臣奸欺之語無

故而輕籍之亦恐與尚德親親之意不類非所以示

天下公而垂訓後世也況其無之而徒徇愾夫之口

皇明留臺奏議

宗藩類卷四

十一

貽楚國之憂重失諸藩之望臣等願

陛下之熟計也臣等按高廟實錄凡功臣之卒

無不備書者獨王弼不書卒意必有別故及查國朝

人物考載王定遠以洪武二十七年坐奸黨不

食死國除始知守仁所稱王弼暴卒宴延停柩謹身

殿者俱屬迷罔而其餘欺誣不辨可知且如陝西牧

地的係皇祖欽賜楚業先是撫臣蕭廩題請收

租充軍餉猶蒙陛下念

皇祖之賜不忍無故追奪明旨炳然爲年易考

而守仁亦敢巧飾捏誣謂其先世遺產則其欺

上罔下真不容於臣聖明之世者臣等聞

楚王孱弱差官將至撫按奉旨持王官甚急王

之妃眷合官人等憂懼不知所出此在諸臣虞異日

差官查府中無有恐無以塞責其勢不得不爾第恐

楚王萬一不諒聖慈無他而或以憂疾甚至有

不忍言者陛下得無悔之晚乎又將何以謝

諸藩也臣等讀史見七國之變始於晁錯後雖伏誅

無救禍亂夫七國負重罪錯猶願忠者計畫稍失尚

皇明留臺奏議

宗藩類卷四

十二

爲難端今楚府無辜守仁自適已便故行離間有

如諸藩抱憤流言爲不必然之圖竊意礫守仁不

足以謝天下而於陛下聖德虧損多矣臣等願

陛下俯念宗盟垂情親睦勅該部併行撫按會

同差官從公查勘果係守仁欺罔差官不妨據實回

報仍正王守仁之罪以爲奸欺之戒是臣等狗馬之

忠也其或追回

成命姑免差查又或只委彼中撫按免遣內臣則恩

降自天誼出獨斷宗藩之福楚王之幸天下之

望又臣等之所大願而不敢過微者也臣等職司糾

繩分難終默故敢冒昧

上陳伏惟聖明裁察

皇明留臺奏議

宗藩類卷四

十三

廣德意以飭吏治疏

王廷稷 萬曆六年任

臣近觀邸報該廣東巡按龔懋賢題為乞大彰法紀特懲貪官以阜民生以保萬年治安事該吏部覆題奉

聖旨朕奉天子民恒恐一夫不獲其所前屢有旨欲懲貪進廉以飭吏安民撫按官通不着實奉行或前官論劾賊私滿紙接管提勘止將一二輕賊抵罪問革又不盡法追賊取具收領了事及奉旨駁回追倖便說朝廷用法太嚴人不能堪似這等上澤何由得究小民何由得安今後撫按官都著嚴察奸

皇明留臺奏議

源達類卷五

一

貪訪有實跡的不論官職崇卑出身資格即便照例叅奏拏問遵律例追賊治罪欽此臣伏而讀之仰見

我 皇上如天之仁好生之德婉美堯舜誠

社稷之福天下蒼生之幸也有 君如此而大小

臣工顧無以仰荅報稱謂之何哉臣猥庸鄙陋無所知識獨犬馬微忱深懼尸素曩備員蜀邑每見今時吏治俱非實心為民有所蘊蓄而欲言者久矣今又

荷蒙我 皇上殊恩甄拔謬居言職是臣所欲言

者今則可言矣可言而不言臣之大罪也矧恭遇我

皇上叮嚀告戒切切為民如此臣有一二見聞少裨於民者尚忍於不言乎是以披瀝愚衷列有七事上

讀 宸聽倘以一得之見有可採擇乞 勅下該部覆議施行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計開

一曰急農事臣聞國之本在民民之天在食食之盈歉係於農之勤惰古昔盛時君臣相與咨諏惟以農事為不可緩無逸一篇反覆不置春秋補助無非為民考之月令春二月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

皇明留臺奏議

源達類卷五

二

勤民又命司空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於都其所以叮嚀告戒於其臣者不一而足其在外而邦國則載之詩詞雖以公侯之貴出舍於郊至忘其勢分而嘗饁旨否煦煦然如家人父子焉故民不惟得以盡力抑且樂於趨事其時五穀豐登家給人足有以也三代而下此意漸微馴至於今與古大異矣上之所

以責望乎下與天下之所以奉行於上者惟歲督科徵之辨而已日理簿書之煩而已至於民之田業則若秦越之罔聞有指以為言者且以為迂而議之其

間不才之吏則又重徵厚歛嚴行酷法至於無故被累株連蔓引俾皆失其農時而廢其常產不惟無裨於民而反爲民之大蠹爲民父母至於蠹害其民是誠深爲痛心者也臣以爲今宜行今天下有司官惟以勸農爲重務爲之禁戢遊惰爲之撫恤流亡田地荒蕪者招募以墾種之堰塘堙塞者清查而疏濬之及屆農期則命之親詣郊野誘掖其勤慰勞其苦有貧而牛種缺乏者則官給之資以寓補助之意而又戒興作以顯其力也緩徵稅以節其財也省刑罰以

皇明留臺奏議

弼違類卷五

三

聖裁

一曰重教化臣聞治之得失觀於民風而民風之美惡係於教化今之側名譽序者非異於凡民而爲士者乎率皆學無用之空文以爲媒利祿之偕心身性命漫不加省禮義廉恥真無所知甚者又倚詞章之習以逞其驕橫之私至於頡頏其師長控制乎官司

自爲得計無所顧忌而爲凡民者又愈趨愈下矣居鄉村者或武斷鄉曲或霸占田土或窩藏奸細或畧賣子女居城市者或包納錢糧或包當里甲或起滅詞訟或夤緣衙門奸盜詐僞無所不至是誠賈生之所以痛哭流涕者也然據目前而言押片紙呼之則立至折寸挺笞之則涕懾似無足慮者但小人學道則易使民不知方則易與爲亂平居無事猶可以法度相維也一旦有急安必其無有他志而皆就吾之約束哉臣以爲宜通行天下有司務以興教化爲先

皇明留臺奏議

弼違類卷五

四

而教化之興又非徒恃乎文具之末爲也必也明之以義理示之以規條於朔望日群士子於學官於朔望次日聚民庶於鄉約諄諄然曉諭之切切然告戒之使之知如是而爲善如是而爲不善如是而可爲如是而不可爲又爲之公其賞罰以嚴其勸懲其有明於倫理可資以淑世者則不問其人之爲士爲庶也必優禮而厚獎之其或悖於倫理不若於訓者則不問其人之爲士爲庶也必重懲而嚴斥之使天下之人皆知善之爲榮而必爲也皆知不善之爲辱而

必不爲也而有司者又以身先之守之以正行之無
倦日漸月磨民皆向方將向之頽俗不革自變而學
校間閭之間皆濟濟師師之風矣伏乞 聖裁

一曰廣儲蓄臣聞上古之世蓄積多而具先備是故
天不能爲之災地不能爲之貧昔堯有九年之水湯
有七年之旱而民無飢寒之患今早一月則民告飢
三月則民菜色五月則民溝瘠何待七年九年若是
者雖曰天時豈非人事哉宋朱熹作社倉於建多其
積蓄使貧民春則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什二小不收

皇明留臺奏議

附遺類卷五

五

則弛其息之半大侵則盡弛之期以數年千什其母
惠足以廣而息遂捐以予民行之至今建人賴焉臣
嘗嘆其法之善而惜其不行於天下也及臣官蜀中
閱簿書知蜀亦有此議於是奉檄諭邑民而邑民之
富者二十餘人俱以粟應臣復益之以贖遂得粟二
千有奇乃是建倉貯之以待凶年而歲之出入則倣
朱熹之制焉因知古之法未嘗不可行於今而今之
民亦非有異古之民也在上之人倡之耳今各處倉
穀自額報之外無有餘積者雖常申明社倉之法而

着實奉行之者亦少萬一地方有急因之以師旅加
之以饑饉方始經營處置急遽倉皇糴買無從轉運
莫繼如之奈何臣以爲宜行令天下有司官及茲暇
時多方積貯除額報常數之外務再加設法區處或
勸諭富民隨其多少輸納有能輸百石以上者爲之
請給冠帶榮身免其雜泛差役其或不願冠帶者則
爲之豎立義扁以獎賞之又如犯罪之人或徒流或
充軍徃徃逃而不去去而復逃名爲治奸反資冗費
合無除巨惡重情照例拘解外其有情稍輕而惡不
至巨願納穀自贖者亦聽有司爲之申請量定其數
或千石或數百石許之輸納免其發遣俾所入者多
倉有餘積選擇鄉社中公正而有身家者掌其出入
之數每遇春夏青黃未接則借貸於民及至秋成之
時則畧加其息而收貯之每年終則以置過社倉及
積過穀若干申報撫按以備查考則社倉之法通行
於天下而國有三年九年之積民無旱乾水溢之患
矣伏乞 聖裁

皇明留臺奏議

附遺類卷五

六

二曰衛封疆臣聞古所謂封疆之臣者今之有司是也

封疆有內外內爲城郭外爲鄉村皆有司之所當加
意防衛者也邇者揚州府夥賊強入斬關擁出山西
長治屯留二縣盜賊寅夜連劫居民卽此一府二縣
觀之則有司之防衛廢弛可以槩見况各處隱匿不
報者又非止一府二縣已也若不大加振刷其流之
禍曷有極哉臣以爲欲衛城郭在練民兵欲衛鄉村
在嚴保甲夫各州縣之有民兵正爲城守而設也然
必訓練有素使知攻擊之方旦夕在營乃無暮夜之
虞今之爲兵者則以訓練爲虛文以差役爲公務有
皇明留臺奏議
弼違類卷五
七

朔後半月操上番望後半月操下番掌印官仍以朔
望親臨稽閱量加賞罰其法則弓矢責其引滿中紅
襍械責其互角較勝膂力程其任重趨遠驗其不喘
稍有勇畧出人者另優獎異夜則以日操之衆分植
於城樓傳箋爲號分更守宿有警則委之休番者而
城守者毋動他如公務之役宜別有處分而民兵之
差嚴行禁止則兵有素教之勇城無意外之憂臣謂
欲衛城郭無出此者至於保甲又必行撫按官責令
掌印官親自挨戶編審毋致遺漏亦毋得騷擾其法
則放古寓兵於農之意於一堡之中每十家爲族族
長帥之十族爲鄉鄉長統之蓋每百家爲一鄉也就
中論產業之厚薄以爲編次如鄉長一人則擇其中
之有財產而爲衆推服者爲之次以有產而僅足者
爲之又次以有產而不足者爲之至如無產者則居
族末責令自立議約一張置木牌一面如前列定次
序註定日期每月初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則定一
族人夜間巡邏各執器械或潛坐於冲要路頭或同
登於高阜山崗但遇有更深夜行者卽擒拿搜檢審

其有何緊急事故并投宿何家方止如或踪跡可疑即送官究治或見有火光喊叫去處即時鳴鑼為號九族人齊起救護初二二十二則以第二族人巡邏悉如前規以次輪流毋得紊亂每一月一族人止巡三夜月小則族末一人止巡二夜如該期巡邏查有一人不到者九族人報知鄉長呈官問罪如該期本鄉被賊而不救護並不聞鑼聲喊叫者罪坐該族九人俱以交通賊情論有一人為盜而九人不首出者以知情論如一族同為盜而九族不首者亦然

皇明留臺奏議 弼違類卷五 九

如此則各保守身家不敢因循懈弛且勢既相維情亦相親出入相友守望相助雖有不測之變不患無備所謂無事則謂比閭族黨州縣之民有事則為伍兩卒旅軍師之衆者此也然所以必論貧富以為編次者蓋以富者既有身家畏其連坐必能制其貧者使不為盜又或遇凶荒則知每族之孰為極貧者次貧者給穀之多寡均而救荒之策亦可舉也臣以為欲衛鄉村無出此者仍以此通行天下俾此疆彼畧各有防守則盜賊亦無從而生發矣然臣所陳者群

邑事也有司責也至若沿海各處撫禦防守事宜尤今日最急者則在 廟堂加之意焉伏乞 聖裁

一曰禁奉迎 臣聞治理之道在得民之心必上下樽節愛養不勞民不傷財然後怨咨不作民心懽悅今之為官者其得此道者少矣下之人率以奉迎為職分也上之人亦以奉迎為好惡也而於民初不加之意焉如遇上官按臨則數月之前修理衙門補砌道路起集夫役無時休息及至迎接之期則盛整軍容

皇明留臺奏議 弼違類卷五 十

多張鼓樂前導後擁僕從騰踏至一夫而起數夫一馬而起數馬前途守候餽餉相繼其排設家火也雖花石玩好之物無所不備其供送饌席也至山海珍異之品無所不有又如遇歲時年節餽送各衙門下程動數十副肩担背負奔走道路相習成風率為故常如此之類其勞民傷財亦甚矣為上官者不問其所從來不顧民之向背惟見其官之奉迎恭敬也則以其能幹而譽之而或朴實尋常不趨時好者則曰此其無才者也不知此何裨於政治哉祇以滋民之

嗟怨不平而已臣以爲宜申諭撫按官敦尚古風痛抑頽俗爲之嚴立規條凡上官出巡衙門可以住扎道路不致傾頽足矣不許先期動衆修治致妨農務迎接夫馬兵快只於本衙門伺候不許前來交界等接額數應用之外不許多撥一騎一役吹旗鼓手只用一班如笙簫細樂等類一切革去排設家火只辦合用器具不許增置無用玩物供送飯食限定數品不許分外多一饊一味其或監司跟隨等官有不遵行而有司曲意奉承者密加體訪指實奏至如節

皇明留臺奏議

弼達類卷五

十一

免矣伏乞

聖裁

一曰省煩文臣聞法愈詳則弊愈滋故爲治者在執其體要而不在多其條約昔夫子以仲弓可使南面謂其有得於簡也夫子何取於簡哉蓋簡則精精則明此衆志之所以一而奸欺之所以息也若使上之人無所統紀而惟從事于焚焚楚楚之間則在下者

亦曰以虛文相搪塞而全無有裨於實政不知欲以防奸而反以長奸耳今之官司正坐此弊此簿書之所以日煩文移之所以日多而奸益以乘間切發事益以叢挫不治也是可不清其源而裁減之乎臣請舉其一二之尤者爲我

皇上陳之如竊盜之捕

拿爲上官者懼有司之蒙蔽無以除民害也而使之十日一申報至季終又責巡捕官帶兵總赴比焉此謂督責之嚴矣而不知其赴比也路途費用何所出乎官取之各兵而已各兵歛之本戶人丁而已況此

皇明留臺奏議

弼達類卷五

十二

年之比方回而下季之比復至日見其紛擾而已何曾用心於捕拿哉如波渠堰塘之清理爲上官者懼有司之因循無以興民之利而使之每季一造冊且遣該吏親實赴查焉此謂稽考之密矣而不知其造冊也紙張工食何所出乎徒取之堰長而已堰長歛之用水人戶而已況此年之冊方畢而下季之冊復起抵見其科害而已何嘗用心於清理哉他如屬官之賢否尚長雨水之入地方寸錢糧之有無侵欺拖欠如此等類不可勝計上之人懼其無由知也而各

有月報季報文冊州縣既經申矣而又使州縣彙申焉此在府州縣不過苟且答應徒費紙筆甚至積數百件而不得完繳者在上官事件既多安能一一親查其勢必付之吏胥吏胥緣是以需索於是有所謂對房使用常例者一或缺少則以差錯稽遲駁回問罪是徒以啟吏胥之奸貪何裨於實政也推其原蓋由巡守道交代不常而又時以公事徃省每歲不得一至其地不得不假此以呈報撫按耳臣以爲今宜行令各省撫按官申諭守巡道務常川往扎地方毋

皇明留臺奏議

弼違類卷五

十三

得托以公事赴省每歲務遍巡各州縣凡一應官吏倉庫獄囚與夫地方盜賊水利田土等項俱一一親自查理而各項申報文冊煩擾者俱裁減不用庶有司無所肆其欺瞞吏胥無所容其奸弊而實政可舉矣伏乞

聖裁

一曰公舉劾臣聞昔者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見其地闢田治化行俗美則有進爵之典反是則黜罰必加焉是古人所以責望其臣者教養之外無他焉馬今之郡守縣令即古之所謂州牧侯伯也今之

撫按監司即所以代天子之時巡者也然而今之以督責之者則與古異蓋各省地方廣遠州縣散處撫按官既無由周知巡守道又不一一親歷徃徃委府佐等官代爲查訪萬一委託匪人反籍此以作威福不問其政行之實而惟以奉迎遲速爲賢否拂其意者雖本廉幹惜民而反議之以害民順其私者雖本奸貪誤事而反譽之以能事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監司循之以註考撫按因之而誤聽至上之於部而黜陟加焉則陟者未必賢黜者未必不肖何所賴以服天下諸司哉雖其是非之公未嘗不在民心而小民卑遠何由上達祇以滋其議而已夫人君所恃以勸懲有司者惟此黜陟也今也不以爲勸爲懲而反以起天下之議是可不思其故哉臣以爲宜嚴行申飭各省撫按官令各巡守道秉公持正無論荒僻小邑俱要親至其地采之民謠訪之士論其有心乎爲民而教養兼舉者則考之上也或心雖爲民而才有不逮者則考之中也又或無心爲民而徒以營已私者則考之下也監司以是上之撫按撫按以是

皇明留臺奏議

弼違類卷五

十四

聞之 天子天子下之該部而詳覈之果所考不
謬則下考者盡法以治之中考者量才以調之至於
上考者則或賜獎或加秩或超遷率以資之淺深爲
序或所考不公致有遺議者則撫按及監司官俱當
議處斯則上之所黜陟者不徒以虛名縻天下而皆
有以覈其實行下之所以應其上者亦皆以實行趨
其所陟避其所黜而不徒慕乎虛名法令於是乎可
一而吏治有不興者未之有也伏乞 聖裁

乞裁革冗濫疏

鄭之亮

萬曆九年六月內上

恭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躬行節約愛養黎元汰
冗刺而官聯清嚴驛遞而浮費漸天下臣民方熙熙
然歌詠 德化之成矣夫復何言然 臣竊謂極治
之世必一民一物無不得所而後足以慰 皇上
兼濟之懷論治之臣即可裁可革不避煩瑣而始有
以舒葵藿無已之念故敢以一得之愚爲我

皇上陳之 近閱邸報該戶部題覆爲遵 旨辭任
以隆 聖治事奉 聖旨近來科道部屬等官凡

奉差委卽濫收書筭人役專一欺公作弊罔利害人
今後着通行裁革有造言騰謗及營求復入的着本
管官卽便拿送法司重究欽此仰窺 聖明深知
書筭人役玩法于紀爲蠹政之源也然吏農之害尤
甚於書筭而其額尤當限制惟 國初之選農民考
其字書猶存古意自嘉靖十三年後援納之例大開
考選之法遂廢濫觴至今弊無紀極其間差煩役重
之處畝自遮蔽者率以其貲寄籍農民大都之缺僅
一二十其聚而守之者幾數十倍而州視縣又倍之

司府視州又倍之比遇審編紛紛呈乞優免從之則偏累貧戶不從反致其謗怨及其收叅之後衙門愈高則憑陵愈甚黨援益衆則氣勢益張武斷把持肆無忌憚幸獲役滿由之以壅銓途賤名罷斷樸俗熾貪心勢所必然也合無通行各省直撫按官除已納候叅外自今以始比照童生入學事例總計所轄額設之缺酌量郡邑之大小而定其數焉于一缺以三人須之不得過越凡有貲願上者止取于土著于良家之子而門書之類過犯之流不使得廁其間一應

皇明留臺奏議

弼達類卷五

十七

開納撥叅嚴爲之制無容夤緣規避如是而冗吏裁矣其承差上納冒濫亦多又必一體行之或有謂其入貲充費雖實煩有徒未爲不可者然不知國家之用何藉于涓滴之微而減省一人則能免一人之害庶幾僥倖抑而利權撓姤政之源其少塞乎又該兵部題覆爲敷陳一二利弊以便地方事奉 聖旨是這瞻夫依原議盡行裁革欽此仰窺 聖明深知驛站瞻夫徇私濫用爲民力之困也然是夫役之設在福建則爲養瞻夫而各省直則爲排夫長夫

前此驛遞未經查革固皆編養以便倉卒汎用近奉欽依稽覆甚嚴凡係真正勘合公差卽一夫一馬亦必實報循環如有違縱許撫按官叅劾降斥之連坐之騷擾之蔽禁革殆盡則前項夫役委屬虛糜故有一州縣而長養一二百名者有三四百名者差使有限日費無窮有司以其空閑而莫之用也則曲意市恩任情欺罔不報循環漫無稽查或有新舊迎送絡繹不絕甚者貪婪之輩且遠役原籍相運而歸焉夫此養瞻之資皆取辦於小民而抵供於私遣其于膏脂孰恤而樽節未聞也合無通行各省直撫按官除福建已遵奉行外其餘查照撫臣勞堪所議將原排夫長夫盡數革去量其地方衝僻定銀多寡具載賦役冊內徵貯在官遇有應付臨時雇募登報循環送查則分文出帑不容不報而報有假借罪坐侵欺支剽銀兩卽准減下年之派不許冒破如是而冗夫革矣其走遞民皂所費亦多又必一體行之或有慮其銀旣在官一時取用至衆無從召募者然不知閑民轉移固無乏人之理而于例諛應付員役禁其額外

皇明留臺奏議

弼達類卷五

十八

過索庶幾公務濟而私弊絕民力之困其少寬乎伏乞 皇上軫念 國體民生所繫 勅下吏其二部查果 臣言不謬覆議上 請轉行各省直撫按嚴加裁革則吏道清而冒竊者不能行其計夫役省而阿縱者不得遂其私冗濫以除邦本以固 國家億萬載太平之休端在是矣天下幸甚 臣愚幸甚

皇明留臺奏議

弼達類卷五

十九

急儲教刷財蠹疏

施

懋 萬曆十八年七月上

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微矣人君欲求在天之疇莫若求在人天之敬修匪懈則天之有災無災足以動吾之憂喜而不足爲吾之累者譬之保身者然不必計賦受之厚薄也爲之慎起居寡嗜慾節飲食固吾身之元氣而已矣譬之處家者然不必計感遇之順逆也爲之謹蓋藏具裘葛廣儲蓄急吾家之當務而已矣頃者災害交侵烝黎失業 皇上日乾夕惕竭誠祈禱幸天心感格自北而南雨澤誕布一時人心稍稍慰豫矣 臣愚猶不勝私憂過計焉遇災而懼人之情也災已而怠尤人之情也况 內帑空虛籌策無策一時之雨尚未必相繼之何如者敢以補綴之事冒塵 睿覽雖不敢自謂於天下有裨儻荷俯納而推廣焉亦涓埃之一意也天下幸甚 臣愚幸甚

計開

一曰急儲教 臣聞人生八歲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皆入小學豈八歲之童詎能誦詩讀書揖讓前

哲而爲人父者何若是責成之惓惓哉良以乘其純一不襍之天則開導易爲力而其所受開導者亦堅久不能忘此養之所以貴于豫而緝熙光明之學亘千古而有光也恭惟 皇元子聖質方茂英異夙成真初曦之暘未琢之璞蒙養入聖之時也而慎選師保日侍帷幄反復開陳問安視膳之禮虛懷納諫之義治亂興衰之故間閭疾苦之狀有不容一日少怠者或曰 皇元子王體和粹不宜遽離阿保臣觀自古 帝王之子未有八歲以往而不就外傳

皇明留臺奏議

新達類卷五

三十一

者民間衣食稍裕之家動以延師訓幼子爲美舉蓋夫人幼而習之長而安焉及其安也嚴禁之不能禦方其習之未定導之而趨爲不難語云少成若性習慣自然齊民莫不知所以擇也况人主哉或又曰 皇元子聰明天縱若不專俟夫學者夫古今聰明之至孰逾 皇上哉六齡出閣親典謨而討究之宇內尊仰後世傳頌之者也今 皇元子已越其斯宮詹之官尚使其曠溺則諸臣之心亦有不自安者萬一愛惜之至請於六局中多擇純謹慣習之人爲

之扈從戴日方出講畢即還血氣動盪將益舒展智識習熟將益廣廓視之朝夕深宮逸於休養甚相懸矣且 皇上試驗十五年以前誦讀之心與十五年以後之心靜專何如十五年以後之學視十五年以前之學精專何如則教之當豫與豫教之裨益弘博有不待 臣之喋喋者雖然猶未及教之本也 臣觀周室父子祖孫聖聖相繼豈直天縱之篤厚輔翼開導之備至哉而宮庭之間敬孝慈信又有以漸涵之也今 皇上敬德勤學親賢恤民 皇元子固

皇明留臺奏議

新達類卷五

三十一

耳而目之則轉移默化進於師保之誘掖真什伯者薄海內外既仰 聖明之在上而又慶繼統之有人固結益深淪洽益廣文武成康不得專美於前矣教 皇元子以重 宗廟社稷正天心所篤念者伏乞 聖裁 二曰刷財妬臣聞唐有國計錄宋有會計錄凡以襲周官之制總括天下財賦而備知有無多寡者也外稱其所入而浸漁之政不行內察其所出而城社之奸自弭脫或所入不能償所出又得隨時變通增減

於其間也今以 國家之大財用之廣而缺此一總錄寧能必其無城社侵漁之妬乎邇司農告竭見缺至百餘萬兩信有不容不皇皇爲之講求者今不節之大孰逾邊餉及在京冗役哉臣生長于粵未獲親履邊境難以盡按其虛實查自嘉靖年以來疏添兵馬修城堡動至數十萬一經增給年年執之爲例矣不知所修所增能悉用之於邊否也 皇上托重撫臣而各撫臣類竭心奉職萬無冒破第恐轉發給散之官未必一一能盡體撫臣之心也卽貢市一節

皇明留臺奏議

○弼建類卷五

三

業行已久逐年遞加何無定額甚至剝軍需以奉虜意果何爲者是不亦耗財之一大妬乎臣又查各監局工匠錦衣衛食糧軍校中書科之帶俸禮部之譯字生鴻臚寺之通事光祿寺之厨役凡若此輩狐媚猿扳日增月長皆張口待哺於 陛下者若不爲之裁省限制將來何所紀極是又不亦耗財之一大妬乎外此又各直省權務取之於民已無遺利而報之於官不免有遺是以公家之費而充墨夫之橐也是又不一耗財之大一妬乎凡此之妬相沿日久又

無冊籍送部稽查以故敢於冒破而無憚也乞

勅戶部轉行各撫督及冗役收稅衙門每年各自查理造冊一樣二本合用存糧公費盡數登記一送戶部一存本衙門 皇上照嘉靖年間事例選差給

事中御史在外或兩省鎮一員或五年一查在京衙門每年一查所委權務之官只許臨船騷貨給單其稅銀各商照數所在府州縣庫秤納彼此牽制 弊

妬自清或者慮差官糜費不如就各巡按御史查理臣意不然御史巡歷一方審錄考察激揚伸理不謂

皇明留臺奏議

○弼建類卷五

三

不煩兼之時日有限孰若專精畢力之尤爲妥便也萬一通同負 簡書回京之日難逃物議或者又恐碍撫臣體面拂中貴等官之心臣意不然當此財力困竭之時而爲 宗社萬不得已之計非無上事而苛求於諸臣也儻仰體 國計民艱必有忠勤任事如延綏巡撫賈仁元之自查理者盡心報主臣子所同然也若新增 內供應否供給 皇上自有定裁蓋 皇上家視六合指家之所有以予家之人不過一轉移之間焉耳查刷旣清戶部歷筭旣周

思祿煩就簡盡天下財賦公私出入之數照 國計
會計彙總一錄萬幾之暇時進覽閱與周官並傳周
室億萬載無彊之休不在是哉裁耗妬以垂永久誠
天下所篤念者伏乞 聖裁

皇明留臺奏議

弼違類卷五

二十五

乞折群言定 國是疏 李一陽壽曆十二年任
等近接邸報先該山東道御史丁此呂論劾禮部
左侍郎高啟愚等科場事情該吏部議處各官及丁
此呂續該給事中王士性江東之等叅劾吏部尚書
楊巍又該閣部諸臣具奏俱奉 明旨慰留處分
無容置喙矣顧臣待罪南臺目擊時事此當 國是
動搖人心煽惑迺 朝廷體統所關理亂安危所係
也尚忍默默無言哉夫大臣乃天子股肱心膂之司
而諫官亦 朝廷耳目聰明之寄均之並重於天下
皇明留臺奏議 弼違類卷五 二十六
然必衆有師師濟濟之風人懷謇謇諤諤之節一德
相成同心共濟斯爲盛世之氣象也已頃者丁此呂
見 祖宗二百年之鉅典盡懷於權臣之手力撻
羣黨據實糾彈夫孰可以短此呂也至論高啟愚命
題輒犯禪受之旨卽言語文字之間未可必其爲附
逆但已卯賢書一出海內人士相顧驚疑至有以爲
病狂喪心目啟愚者又安得謂此呂爲誣賢也夫楊
巍惜一高啟愚未暇惜言官之斥逐江東之等相繼
疏劾而或於彼此之激然其環瑜固自不相掩也繼

在廷諸臣見形疑影附和同聲倖倖然若聚訟焉此何爲哉夫大臣之道當剖盈廷之議開忠讜之門未有轉相構議詆逐言官而共起爲讎如今日者也臣等蓋虛心論之大都天下之人品邪正較若黑白原不以一事之謬一人之毀而慨其生平天下國家事須平心易氣以調停亦不當以一時之憤而爭去如大臣各被人言義當引退或當辦明心迹以自白又諸臣中或因其人素望足推重其去而各爲具疏乞留此猶可言也乃言不相侵託之手同心爲國皇明留臺奏議 弼達類卷五 三七

輒亦攘臂奮爭藉口求去甚則指言官爲私黨邪議而排擠之者此又何以說焉夫大臣荷 國深恩當有戀主之義如不可去而憤然求去是要之也不欲去而矯焉求去是欺之也不則是脅制言官以箝天下之口耳臣等竊謂人臣之氣節難培而 國家之言路易塞矧常人之情多好默而不好言卽有敢言之士如及大僚則又曰搖惑是必顯言卑官而後可耳事關公論則又曰聲援是必人人結舌而後可耳臣等竊謂若人之爲計矣至如江東之李植楊

四知王士性等皆直言敢諫之士也語曰虎豹在山則藜藿不採直臣在國則奸究不萌彼何負於朝廷也顧詆之曰傾危浮薄不可使居臺諫誠何心哉倘直臣可去脫有大奸如徐爵輩誰敢復爲張胆言之此其誤國蓋不小也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時布綸音申飭在廷諸臣自今伊始各宜虛心德讓協恭和衷相與敦崇雅道維持國是毋得哓哓多讓以傷國體再乞 勅諭言官精衡鑑慎舉動勿以人言有所顧忌并鑒江東之等愚衷復丁此呂原職以抒皇明留臺奏議 弼達類卷五 三八

直臣之氣而倡敢諫之風庶大臣安其義言官盡其職體統正而 朝廷尊億萬年無疆之休端在是矣

請祛邪錄直疏

朱吾弼萬曆三十三年六月

臣博攷古今歷鏡治亂惟君子進小人退則治而君子常難違易退惟小人進君子退則亂而小人常易進難退故臣竊衆正之途塞群枉之路一無所私相道也去邪以懲姦獎直以勸忠一無所假君道也反是則未有不滋議釀亂者臣大有慨於時事方將具元輔招權邪臣怙勢漸不可長一疏參論閣臣沈一貫及南北拾遺大臣蕭大亨王基等被察外推科臣錢夢臯鍾兆斗等日以兼冗病軀未皇脫稿忽接邸報

皇明留臺奏議

邪違類卷五

二十九

見候補郎中劉元珍一本宏議讜論已先得臣心一貫且有辯章 皇上既傳 聖諭以元珍排誣元輔憂及言官令內閣看詳重加懲治矣臣不勝驚愕言終難已夫考察何典可以權使可以姦逃竟任小人素舊章而爲厲階耶則一貫明明招權當責以省愆圖報夢臯明明怙勢當亟於罷斥示懲元珍明明思直當加之旌異超用者今仰誦 聖諭反右權姦而左忠直豈 皇上姑爲是存大臣之體乎抑未灼見彼爲權姦此爲忠直乎臣不得不據所聞

見直數於

皇上之前爲權姦折之彼夢臯之當

幽黜部院同聲科道同聲兩京大小臣工無不同聲北來者誼傳一貫力爲私援曾浼戶部尚書趙世卿言之部院且云處夢臯卽處我世卿不能阿承婉辭爲荅已耳至票擬大犯公評之兵部尚書蕭大亨主筆而忌清正方嚴之吏部侍郎楊時喬非

皇上神明獨斷今歲之顛倒是非淆亂賢邪不知作何景象此又見於邸報昭昭者一貫之心公乎私乎皇上留用被察科道 聖諭有洩忿結黨監權立

皇明留臺奏議

邪違類卷五

三十

威之切責非不堂堂正正而群情不以爲快轉以爲駭或者多疑一貫陽施陰設內交近侍故

皇上深居密勿第聞一貫所獨是非不聞天下所共是非 皇上愛惜人才何得不疑臣下誰不捧

聖諭而泣下僉曰有 君如此奚忍負之一貫誠

秉公無私隆古之吁咈矣朝之匡救豈其一以將順爲泰交耶孟軻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一貫讀其書以梯榮寵得

君專行政久平旦夜氣清明內省反照恭耶敬耶賊

郭良心必有不能自昧自欺者不然考察

大典理亂攸關平章機務於此漫不可否復安所置可否乎如部院之考察科道之拾遺果某官私庇某官而漏網某官私讎某官而羅織何妨明目張膽會同次輔三輔集九卿科道眾議分別請于

皇上指其人正其罪以爲徇私害公者戒豈不萬代瞻仰一盛舉哉智不出此直護夢臯章私人橫分町畦雄逞戈矛恣行冒臆仇讎善類若拾遺大臣必不可容者被察科道之必不可全者外推各衙門諸臣

皇明留臺奏議

附遺類卷五

三十一

之必不可已與南京部堂之自陳庶寮之察處必不可不奉 旨者濡滯將半年未聞其引爲相道之

虧疾首刺心懇乞於

皇上非不沿襲故套有疏

有揭傳播中外而中外於傳播疏揭中觀其悠悠之談業盡窺其肺腸今乃曰嘗言 皇上每有格外

舉動則 等先受無端之疑等語是何過則歸

君善則歸已耶 臣不敢遽謂其擅權而招權之漸固

履霜時矣昔齊威王以譽言日至爲善事左右而烹

阿大夫以毀言日至爲不善事左右而封卽墨大夫

齊國於是大治 臣願 皇上兼聽並觀耳目寄之

科道毀譽絕於左右念京察爲 祖宗二百餘年

礪世磨鈍之典合公論於下持 宸斷於上 臣謂

部臣身在事外如尚書趙世卿侍郎李廷機清公端

亮 皇上所素信者試一 召問二臣必不敢

枉是非冒欺罔之罪自喪其生平質以諸臣所議當

否然後沛發 明旨一一處分 恩威出自

朝廷中有才可惜情可原者曉然與天下共留之其

餘蒙垢已甚飾過不悛者凜然與天下共棄之不使

皇明留臺奏議

附遺類卷五

三十二

戀類營窟之夫覲顏竊位壞 計典自今日始而他

年任事者免於憂讒畏禍遂以今日爲口實胎

國家無窮之害正 皇上大有爲作用中外喁喁

旦暮引領者元輔一貫荷魚水之懽慶風雲之會當

如元珍所云撤府隔之藩籬除門牆之荆棘協恭和

衷閉閣思過以矢報効毋懷忿悁稱疾言去上負

特恩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可也前此未能以道事君

偶因人言托之不可則止孔子所謂大臣或不其然

臣於一貫有厚望焉元珍志希聖賢心懷忠孝不染

一塵不憚諸艱當大任決大疑 國家必不可無此

等人伏乞 皇上嘉其忠直 特賜優擢以作

敢言之氣俾正士有所恃而無恐權姦有所懾而潛

消 國是弗淆一貫之心跡自是可白則元珍之功

在 宗社生靈卽于一貫殊非小補矣臣愚戇無

當鞭策難前六載兼三差不得代七年踰再考不得

行在在積案勉強支吾廢弛日多衰病日增度非致

身無以報 皇上故不避忌諱布其樸忠倘獲以

尸素負罪之身僅從夢臯等一體罷斥少清仕路仰

皇明留臺奏議御選類卷五 三十三

全 祖制俯謝輔臣此 臣大幸大慶者萬一言出

禍隨自古有死無信不立他復何惜臣雖從龍逢比

干於地下又豈不大幸大慶也乎哉干冒宸嚴

宸嚴臣無任皇悚待 命之至 奉

聖旨朱吾弼這廝黨救同類這廝狂妄揣擬 君上

誣詆輔臣好生可惡本當重治姑念留都科道差用

乏人朱吾弼且罰俸一年劉元珍已另有 旨了吏

部知道

議處京察畱用諸臣疏 李雲鵠

竊惟國家治亂之機得人則治不得人則不治黜陟

幽明古帝王率由此道典甚鉅也我 朝六年一計

內吏以考察付之部院以糾拾付之臺省相沿二百

餘年吏治固蒸蒸稱盛矣乃今歲考察拾遺之典南

京尚未奉 旨北京業已告竣第其中有一二事

似爲 恩勝於法皆舊典所希覲而人人共爲駭

異者臣等謹爲我 皇上陳之一謂雲南巡撫陳

用賓劣狀穢聲久干清議前次 大計已掛彈章乃

皇明留臺奏議御選類卷五 三十四

用賓未見改圖貪鄙猶故今南北臺省復交章論之

人言踵至掛冠已遲 明旨再畱墮履猶念顧渾

地遠在天南緬寇時聞竊發安攘重寄用賓安能以

積魯之身久堪之乎矧六年倖脫又復六年漏盡鐘

鳴彼固無能改於其德而地方敗壞將不知所終矣

故爲遠地計則此臣不可畱也一謂工部尚書姚繼

可生平雖無顯過目病實難又持三十七懇其詞已

窮扶掖自陳其情甚苦 皇上責以狂躁而不聽

之去得無取其易與耶第 大工繁興非大司空

病之日此卽耳目聰明者尚未必能勝其任矧衰
殘繼可不惟自苦部事恐部事廢弛亦苦繼可故爲
大工計則此臣不可畱也一謂南京總督尚書王基
品望薄劣已經糾拾乃哆口撫辯以冀瓦全是基身
爲大臣首觸 明禁矣 等方謂基疏一上必難
逃 皇上之明鑒迺畱用之 旨卽於其疏下
焉不幾於賞其辯乎人情樂於辯而利於畱恐將來
效尤聚訟之風且日長矣故爲大體計則此臣不可
畱也一謂被察科道諸臣 皇上念其人少而畱
皇明留臺奏議 御選類卷五 三十五
用非重言路盛心乎乃 臣等思之似稍有未便者蓋
科道明目張膽以言事必非人所指摘者而後可今
諸臣遇事將言乎不言乎言之恐人議其後不言又
恐有負 聖恩矧諸臣果賢而被誣亦必不肯以
彈射之身覲顏就列今已各具疏辭矣 皇上盍
聽其退省養高爲異日待用之地乎故爲諸臣計則
一 允其請而臣節可全舊典不易所爲造就更
多也 臣等仰窺 皇上畱用諸臣之心蓋爲乏人
耳而今豈借才於異代哉以備撫循之寄則內而卿

寺外而藩臬可需也以備股肱之任則九列濟濟循
資待擢可用也以備耳目之司則候 命與散館
及近日推陞諸臣可選也况人心世道若水之就下
恃有法以隄防之儻 計典一定之法偶以權宜更
新竊恐後來戀羶之輩藉爲口實奔競夤緣以圖持
祿保位將益無顧忌安望有大法小廉之效以臻長
治久安之休乎伏望 皇上念舊典之難更公議
之當聽將以上數事 畱神裁處庶法紀肅而人
心正其所裨於 計典非淺鮮矣 臣等不勝惶悚待
皇明留臺奏議 御選類卷五 三十六上
命之至

及時脩舉急務以隆治安疏

陳王道

萬曆六年任

臣聞資理之要圖之於未形也爲之於未有也故可以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而垂之於無窮我

祖宗立國開基肇造區夏並建兩都均重也而留都實爲根本重地其諸司之建置百度之振肅法紀之森嚴視之輦轂下無殊也顧承平既久玩愒日生不無廢闕之弊臣愚所見方今時事最要所宜亟爲之圖者蓋有二焉一曰飭武備也一曰脩文事也何

皇明留臺奏議

八上類卷六

一

謂武備之當飭蓋南中地土夷曠城郭溝池廣衍其城內則延袤九十六里外郭則周遭百八十里高壘深塹雉堞連雲非不金湯固也而聲援策應防守實難以故統轄備禦之制星列棋布極爲周密有中官以爲之內守備有勳臣以爲之外守備參贊則屬之兵部尚書軍於京城裏外者爲衛四十有九操演場所凡六簡閱以時蒐乘勿替其揀選汰斥歲率以爲常宜其士馬服習將率驍勇可恃以無恐矣臣愚切以爲未也文具徒存而實用鮮裨也老弱選要取盈

原額之數曾不聞有一超距刺蜚之輩乃其壯勇余丁固自在也脫有緩急國家亦奚賴焉爲今之計

須責任內外守備等官時時督率將領申明紀律慎意汰選毋踵故習罷弱者悉爲革去精壯者卽以充補約束既定行之有常毋得緩怠則自然營伍充實將惟所欲用之矣再照南京六部官額設尚書一人侍郎一人邇年以來止設尚書而侍郎亦不復更置蓋謂其事省而官不必備也臣切以爲六部惟吏禮二部曹務頗簡而刑工次之卽以尚書一人總之諸

皇明留臺奏議

八上類卷六

二

司務隸之亦足辦事若戶兵則不等也今戶部尚書總督糧儲侍郎一人而兵部則無之矣夫足食足兵爲政所先戶部所以不廢侍郎之官者爲其國儲積貯所係非輕足食也兵部爲兵戎所寄軍國之大計攸關卽居常無事時籌策計畫商確可否獨可少此官乎夫兩部事體相同北部自本兵以外復有尚書協理京營戎政南京卽不能効爲之而兵部侍郎之補置固其必不可已也何爲文事之當脩我國家開科取士以三年爲期兩京十三省各

三寶院其生儒號舍俱預構之甃以甃植覆以簷楹
規制整齊葺治堅厚可垂經久各省皆然也惟南京
則臨時搭蓋篷廠僅足容膝不蔽風雨窮日盡明繼
以燈燭則風火可虞事竣則以芻狗視之且鞠爲蔬
園矣夫 朝廷設科廣求才賢甚盛典也而京師
首善之地顧因陋就簡一至于此豈非以其貲費浩
煩而慮始之不易耶 臣嘗周爰相度約號舍之數僅
四千四百有奇計所費不過二萬餘金足矣即欲新
其堂宇美其輪奐不過三萬金可無加益矣夫不一

皇明留臺奏議

卷六

三

勞者不永逸若經營創造措處有方擇委廉幹董治
其役可量工而就者我 國家胡惜此有限之費而
不爲之也矧南京上下關設有抽分稅課局征權商
人本色折色則竹木襍料等項緣江而下者比比鱗
集也浹歲以來所榷杉篙之類朽腐不堪用者奚啻
萬數藉令以此爲號舍棧棟之需何至積于空虛無
用之地乎此 臣所目覩者私竊重爲之恤也不獨此
耳又有利弊所在其事若瑣屑而興利蠲弊者所關
甚大不敢不一陳之夫南京太常寺光祿寺衙門

及 陵寢歲時供應犧牲例取諸權稅每猪三十

口稅一所從來舊矣顧法久弊生不便于民且隱匿
不報稅者十之四五其佻儇無賴往往鬻販私猪糾
類聚徒越城弔入持械衝擊無復顧忌直以城垣爲
梯徑即直警人役邏而得之懼其黨與衆多莫敢誰
何南中在仕官每一聚談間僉曰是漸不可長也將
來有大可虞者 臣切憂之嚴行守禦官及五城兵馬
司痛爲禁約且令其從長集議有可通變宜民弭患
過報者一一開報隨該守禦浦子口都指揮僉事嚴
皇明留臺奏議 卷六 四
矧南城兵馬杜凌雲等會議前來謂不當復稅商人
之猪第責令屠戶報名在官每猪一口量納稅銀三
分官給小票赴宣課司輪納仍榜示通衢曉諭則稅
既輕省易辦即無賴者亦自重也犯法私猪之弊將
弗敢自止矣若泥于三十稅一之制則彼賈豎市販
者挾幾何貲安得一一足此數乎如必欲足此數直
須等侯別商計總而稅則留難抑勒且重苦之矣是
則奸弊之所由起也夫都民戶口實繁一日屠猪不
下五六百口稅之所入不惟祭祀之用足以取給而

每年奇羨尚可贏一二千金也臣卽以此事諏訪閭閻無弗踴躍稱便似可創爲之者語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聚黨越城禍之胎也萌芽不折將尋斧柯矣試一變通之獨不可以消厲階杜讐孽乎矧于城守之備亦非細故而興作工力之資且未必無小補矣此臣愚芻蕘一得之見輒敢冒昧 上陳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如果臣言有可採擇俯賜施行則庶幾武備飭文事脩而留都重地可綏固於無虞矣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五

嚴禁令弭盜賊疏

張友舜

萬曆六年十月上

臣先奉南京都察院劄委巡視 皇城四門復劄委巡視京城地方凡該管事務法所當理者一一申飭兵馬指揮千百戶等官一體舉行不敢廢墜幸

國家成憲具在人咸遵守地方亦賴清寧但其中事有牽制法難遽行者必須互相經理方能克濟謹披瀝愚衷敬爲 皇上陳之切見 皇城乃尊嚴重

地祖宗先陵制品

上用物料錢糧俱各在內管

理分辨其內供奉御火者等項員役非巡視之職所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六

得約束故今歲在內人役或自縊或投池不數月死者相繼且家人親識工匠人役往來出入裸然混淆雖經原奉有 題准門禁事例俱日久漸馳人心懈怠少知遵守致難盤詰若不申飭嚴禁如前火者陳洪被劫卽係在內往來尹宗張爵之輩設或庫藏可窺安知其無他變乎此在內 皇城門禁所當謹者也再照南京地方廣濶居民麟列商賈蜎集寇賊奸宄本難悉辦故四方劫掠者亦潛入京假裝貴遊豪傑宿婦飲酒一入樂院重門委巷邃室高樓任其自

本房樂工只圖厚利兵番緝捕動輒拒阻即便拏獲一時賊証不明事過之後又告稱嚇詐財物以致不敢輕動及內外大小寺觀不止百計且分門列戶居止參錯或師徒三四人多至八九人卽有遊方僧道在外行劫一入安宿一時難知是以揚州商人宋國徵被劫乃僧道余小庵胡雲霞其來舊院嫖飲者乃李七王近陽也若非密緝得獲安知不延蔓橫行耶此在外各城所當嚴者也易云履霜堅冰至則防微杜漸不可無矣語云智者見于未然則思患預防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七

不可忽矣矧留都爲根本重地京師又四方之極如不申明法紀何以消弭盜賊以固 祖宗首定之業哉且事專職掌法當並行其在 皇城內各衙門係內守備司禮監該管非巡視之所得與也伏乞

勅下本監示諭各內官衙門有不得已事情送本監究治或輕或重據法審據不許淫刑拷打致死非命并照原奉 題准事例凡內使火者家人出入俱要懸常所給銅牌及各一應工匠并各衙門應用人役亦要懸帶本等脚色牌面如有更代不常亦須添

守門官軍照牌看明方准出入如無前牌卽係奸細拿送內守備衙門究治庶幾稽查慎密而內城專嚴之地自肅然難犯矣其各樂院寺觀又屬禮部該管亦非巡城之所得與者也伏乞

勅下本部行令各寺觀庵院如有僧道投宿須要住持赴官投名迹有可疑卽密行稟報敢有隱匿事發之日先將主僧住持究罪本主房屋改公所各院樂工亦行令不許窩藏面生歹人如有可疑卽行密報所得財物亦不追究敢有隱匿事發之日照弘治年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八

間事例將樂工色長治罪樂婦住房變賣入官庶幾法度詳密而外城無虞都會之地自屹然永固矣

申明職掌疏

郭惟賢

隆慶年作

臣奉南京都察院劄委掣鹽除一面遵照近題季

掣事理行批驗所催鹽船及期赴掣外卷查得淮南水商解緡小鹽例赴南京石灰山關聽御史掣驗遇有夾帶及鹽斤短少者問罪罰贖完日將銀兩解貯南京戶部轉解濟邊此法相沿已久諸經管者亦多悉心清理似無容置喙矣但臣謬承差委隨詢之民瘼采之輿論因得於事例之可做而行者其何敢以無說而處於此惟國家之設官分職也職在錢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九

穀則理錢穀之務職在糾察則理糾察之務如南京工部龍江竹木抽分專委主事一員管理而南京各道御史不過監督之而已蓋惟有專官則事易責成惟有監督則弊無從滋於協心共理之中寓相維相制之義法莫善乎此也而何獨鹽政一差有不然哉竊有以喻之今夫千金之家舉所積聚悉掌握於一人之手為費易耳使有一人者掌之又有一人者朝夕按簿牒督而稽焉即欲恣費不已難乎理國計何以異此夫鹽政賦罰俱解貯之於計部又經計

部轉解則此項銀兩乃南京戶部錢糧雖聽諫部委官分掌之可也既可以貯諫部之帑獨不可以協管子諫部之官乎即使委及於御史亦止宜做監督抽分之例查其船隻之多寡若何覈其贖緩之贏縮若何所謂一人掌一人督而稽焉者也奚得獨理之而獨專之耶何者臺臣也職忝糾察錢穀之務自有司存而非臣之所宜專也借云此項銀兩係批發上元江寧二縣收貯為務頗簡似不必別委以分事權然而政關利源則稽查宜慎利經多手則奸弊易生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十

與其經臣之批發又經諫縣之追收而後傾銷解部展轉之若此煩擾也孰若以諫部之銀隨諫部委官掣收而以監督之於法不尤為直截於事不尤為歸一乎方今朝政清肅百度惟貞諸凡省直之賊罰俱欽奉明旨諭令撫按互相稽查矣矧是掣鹽之務其所關於邊餉之需者事亦非細烏容循循于故常之安而不為之所也伏望勅下戶部都察院覆議如果臣言不謬乞照南京工部抽分之例行令南京戶部專委主事一員臨關秤掣仍咨南

京都察院輪差御史按季監督之其餘應行事宜悉聽所司從長詳議如有營私罔公減少國課者容臣指名參究庶乎責任專一而臣工之職掌不淆稽覈詳明而軍需之詘乏有賴矣再照理鹽固所以足國而足國莫先于惠商所謂惠商者豈必蠲其常課而可取之利盡置之於不取哉興一利莫若除一害而省一分則商受一分之賜惟去其所以害商者而其所以利商者自在也臣聞鹽商之赴縣納銀也全憑保歇攬納此輩多積棍無賴詐稱勒騙者既指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十二

一而科十甚至攬銀入手卽挈家逃匿縣官急於完繳實收仍拘正身重複陪納商人敢怨不敢言此包攬之不可不嚴禁者一也掣鹽之法數多者罪擬夾帶短少者罪擬盜賣緣夾帶納贖重於盜賣故秤役隨因而上下其手需索已遂卽爲報數少未遂卽妄報數多自非躬親截查則增損任之而已此秤掣之不可不親驗者二也鹽商投文到關每名私送該關官吏共銀三錢以千名計之則數盈三百矣又歇家指稱各衙門使用名色每船一隻索銀一兩以千隻

計之則數盈一千矣多方剝削營費不貲此常例之不可不嚴禁者三也又經收吏役勒騙火耗每兩多至一錢少亦不下四五分故一遇罪單到縣吏役往往爭收夫商旣變鹽價以入之官矣又辦罪贖以輸之官矣吏復勒其耗餘而取之彼所獲幾何而能當此誅求之困耶此耗餘之不可不盡革者四也以上四弊均爲蠹政病商之尤者臣竊謂商人之熙熙爲利來也固將徼其贏餘以博富厚也乃各奸之腹彼以生而使之無以爲生者其弊類若此如不及今明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十二

禁安保夫政差之後寧無營營射利之役尋踵故轍而恣害者乎伏惟聖明留意併勅部院議覆容臣遵照施行有蹈前弊者重治之如此則宿垢盡剔而實惠暨沾富商輻輳而赴掣恐後其于鹽政未必無萬一之裨矣

察吏保民疏

彭而珩 萬曆十五年

臣愚昧迂疎不識時務荷蒙

天恩拔錄濫列南

臺待罪言責欲據一得以仰報

大造於萬一而

未能也伏思吏治之汙隆民生之休戚二者所關係

於國家甚重我皇上在御風勵吏習勤恤民

隱德意甚盛則臣子欲臣時效忠宜莫先於此者

用是不避芻蕘之愚少效涓埃之悃謹以察吏保民

切要事宜條列五款冒昧上請伏乞聖明

采納勅下部院覆議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十三

一公舉刺以風吏臣惟激揚吏治莫要於舉刺故舉

刺之權專寄於撫按官誠重之也舉刺有得失而庶

吏觀望係之可不慎乎臣觀今撫按官秉公道以辨

吏治所舉所刺往往協於人心似無容喙第恐拘攣

或有未破鑒別不無失真尚有一二當酌議者以薦

舉言之藩臬職分稍崇其舉動猶為易見下至群有

司則耳目所難周矣豈無筮仕矯飭一登薦剡輒以

宦成而虧晚節者乎豈無守悃愾後聲名日計不足

而月計有餘者乎使矯飭者一薦偶及繼薦接踵悃

悃者初薦偶遺終不與薦則誤矣郡守薦舉稍寬推

官次之若縣官則人多而薦有限也豈無處地方之

美者事能力辦聲譽易博取薦之易如探囊乎豈無

處地方之難者竭力盡瘁無以自見望薦之難如登

天乎使美惡相若相望人視以為捷徑難地薦者廖

廖人視以為苦海則偏矣至於論劾一節容有奸貪

難察因循縫之善竟得以漏網者亦有孤危易傾因

萋菲之及不免於覆盆者劾語必用排偶則敷衍成

章而事情半屬影響者有之証據少有錯漏則橫口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十四

展辨而隱奸又得倖脫者有之有一於此非枉則縱

夫是數者舉刺之弊由習矣而不察故雖在今公道

昭明之世未必無者臣乞勅下吏部都察院通

行撫按官今後務秉虛明益精鑒別其薦舉也毋忽

矯飭而濫及變節之夫毋持成心而致遺悃愾之輩

當難地者有勞必錄處美地者勿徇其名其論劾也

毋為彌縫所蔽而致漏奸貪毋為風聞所誤而致有

枉抑劾語不效直書証據不厭詳確若撫按舉刺有

偏倚等情聽科道官訪實叅究如此則鑑衡不爽勸

昭吏治日興而生靈蒙福矣伏乞

聖裁

一重律令以明法臣惟我國家律令之設堅如金石諸犯罪得贖者一二有明條在焉司獄訟者奉三尺以從事一罪一贖公而無私雖言贖錢有無多寡何傷乎第假公濟私積弊已久其在今日良吏雖感而不肖之徒舞法爲奸者亦未嘗無之臣聞近時有司治訟有不論情節何如輒罪以不應罪名者有罪止於笞越本條而加之杖者是利其贖而故入之也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十五

有富豪巨室所犯情重乃不盡本法量擬輕罪而罰以穀石之價者或罰以修理工程之貲者是利其贖而故出之也若此者以法律爲弁髦而任意軒輊以訟獄爲壟斷而多方漁獵可恨孰甚焉故貧民無力而混擬有力則賣產鬻子無所控告富豪以有力而輒得未減則作奸犯科無所顧忌民之膏脂日削國之法典日盭未必不由之矣臣乞

勅下法司通行在外掌印問刑等官今後一切訟獄務守憲章人無可罪者雖不應毋得擅坐罪不可贖

有違富豪毋得輕縱有本條則不得他分已問罪則不得再罰在藩臬守巡等官各宜持法守正表率屬僚其撫按舉刺群吏必以是爲臧否有仍前舞法者叅劾不貸庶乎吏知奉法而民自得所矣伏乞

聖裁

一慎委用以釐弊臣惟州縣之官於民最親得其人則百姓蒙福立見不然使匪人當事雖一朝一夕未必不貽虐於民也況積日累月乎今各省直州縣遇正官缺必委官以吳其事然所委之官不皆由正途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十六

者其府衛幕職州縣佐貳等官亦得與焉蓋正途中有自好者輒欲避暑印之嫌其餘碌碌者鮮有得上官之委若前項小官或由納粟或由刀筆其人每工於鑽刺習於逢迎故得承乏而攝州縣之事此輩中賢者最少不肖者實多蓋其以貲得官急圖取償一旦操得爲之權有如持券而索之於民又况前路有限不復有分外之望則凡壞廉喪恥之事何者而不可爲哉由是吏胥隸卒夥爲一家閭閻百姓任其剝削官一日之事則圖一日之利圖一日之利則貽斯

民一日之害故小官署印以賊敗者接踵求其法守自全者十不得二三由委用識之不早故也臣乞

勅下吏部都察院通行在外各該衙門今後州縣署印宜專擇府佐官之賢者委之或本府乏人卽擇委隣近府佐官不然則擇委教職中之茂壯通達者其府衛幕職州縣佐貳等官不得一槩濫委以貽患地方倘遇正官入覲之時及有州縣稍多之府委官人數不足不得已及於此輩亦宜擇其人之謹厚者及由貢途而年未衰者然後用之蓋府佐等官豈人人皆賢但多出正途則猶知顧惜稍圖前進則敢不兢持藉令有碌碌者猶愈於殃民者也以彼視此不可以同日語故妄用宜慎無非爲斯民計也伏乞聖裁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十七

一權積散以足食臣惟民以穀粟爲司命國以儲蓄爲大計今天下軍衛有司所在有儲遇災而賑鮮濟於事此曷故哉良由穀價貴賤之間未之調停耳臣愚以爲國家自貯穀備賑之外卽錢糧積散亦可以擇穀價而使之平以佐百姓不時之急者蓋各處

錢糧本色折色原有坐派其存留給散放折亦有定額在米價適中之時本折兼放固爲良法但有時米極賤而所放者米則得米者費用甚易有米極貴而所放者銀則得銀者謀食甚難米賤之時放之如例而倉無餘積則米貴之日卽欲多放濟急而無可放處矣臣聞事有經權貴在便俗是故歲無常稔亦無常歉稔則穀多而賤歉則穀寡而貴賤則民利於折銀貴則民利於本色此物理人情之常也茲欲使米價不甚相懸民食不至頃乏宜於錢糧積散之間一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十八

劑量之乞 勅下戶部酌議將各處軍衛有司存留給散錢糧若給軍士給幕兵等項除米價適中之時應照舊本折兼放外如遇米價賤甚當放本色之月亦暫以折色放之量增本地時價十之一遇米價貴甚當放折色之日亦暫以本色放之量減本地時價十之一人情見利則趨一增一減之間而利在焉人未有不樂從者亦未有不以爲德者米賤而少放則不至暴殄若泥沙米貴而多放則不至騰踴如珠桂米有羨則可以抵銀之不足銀有羨則可以抵米

之不足本色折色俱不必求諸常額之外惟在一通融間而倉庫兩不告匱民食亦不至乏此法之立於俗甚便蓋權以經濟而不悖乎經者也至於羨銀宜扣貯另櫃以防吏胥那移之奸羨米宜扣除另倉以省官攢守支之勞其委官查盤悉照近例庶此法之行可以無弊矣昔齊臣管仲曰民有餘則輕之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人君散之以重故財可得而平又曰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此其意可做而用者也伏乞 聖裁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十九

一酌催科以救災 臣惟催科與撫字二者缺之不可惟緩急之間酌之以時則 國計民生兩無病矣頃河南陝西等處災歉異常我 皇上憫念民艱破格蠲賑一時待命之生靈賴以延活者無筭第飢荒連歲膏血盡枯故併蠲起運一節諸臣數以為請乃司計者輒難其議無非為 國家抱遠慮耳 臣等復何容喙但 臣愚竊謂 國家惟正之供固不可以缺錢糧征輸之限則猶可以暫寬 臣近見人自中州來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二十

南都者言河北諸郡災重地方樹皮食盡村竈烟稀十八在途僂者五六此其危迫之狀不出於目前諸臣疏中所指但瘡痍之民延久而不起聞之可為寒心當此之時催科如故竊恐追併徒急辦納寔難況民窮易與為非又不獨流亡可慮也故錢糧不蠲者 臣願以緩征之夫災地有司近經精覈其中豈無勤心於民謨者然而催科考成勢有所驅孰肯為小民而甘違限之罰乎 臣乞 勅下戶部行河南撫按官備查通省之中某府災歉為甚一府之中某州縣災歉為甚將見征錢糧量與百姓寬之如原以三限征者今暫寬為六限原係夏秋完者今暫寬之冬春諸如此類悉聽撫按等官隨地酌議令有司奉行以甦民困仍於考成之時為之分別焉待其歲事有成生意漸復然後仍舊限征之庶乎有司不迫於叅罰則撫字可施飢民不苦於征求則非心自息 國計民生兩有賴矣伏乞 聖裁

議處留都屬臣以重根本疏

光 傑 萬曆十三年

臣惟我 朝兩都並建官職並設視前代爲甚盛

矣顧地里之相去甚遠南北之形勢亦殊夫地遠則

人情難於萃而易於渙勢殊則事體難於合而易於

離此在今日不可忽以略也卽如官職一事沿習偏

廢南中爲甚識者增慨久矣 臣爲我 皇上言之

稽諸 祖宗時建設京官南北一例升除遷轉彼

此相同此固 祖宗之睿識良有深意存焉者也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王

後來不知始自何年立爲定例南京部寺等衙門各

屬官止就南京陞轉不論年限不拘歷任一槩在南

及至資俸相應率卽外補以去臣逆其當時可以就

近爲便嗣後相因遂爲故事一經任南則才力不問

其優劣槩曰此南官也職事不問其煩簡槩曰此南

差也以故往往典銓者每以舊例爲當然不復一加

議處而南北門戶從此分矣噫西京者四方之極也

視彼各省原自不同故乃從而拘泥之不知京有南

北 國家之官職可以南北分乎人有南北而

國家之事務可以南北限乎甚非設官之初意也且

外省各官有由州縣等官轉陞在京者此爲出入均

勞今南京官竟不能如外官入內之例況各部堂上

官亦有自南而北者獨於司屬各官靳此例而未開

臣恐鼓舞豪俊之術不如是也南部臣考滿計其程

限二千餘里以水陸則有盤纏之費以往返則有人

事之費京官俸祿所入幾何而能當此費用且三年

考滿者例截日住俸而身往北焉近者率送妻子於

其鄉遠者妻子蹴居於京邸朝夕幽閉啼飢號寒往

往有之談及於此殊可隱惻夫六年考滿不赴部不

住俸蓋爲體其情也而三年者獨不可體乎兩京各

差諸臣考滿止令造冊報部爲職守不可離也今南

京在任之臣凡一事一職皆公務也獨可以歲月曠

乎且外省各官每遇考滿之期有撫按保留者有不

准考滿者則外官以考滿而赴部亦無幾矣今南京

諸臣無大無小俱赴吏部考滿而一應事體倍難於

外官 臣恐惻恤勞匱之義不如是也故近時南中諸

臣在任者率以病而告回夫

人情孰不欲同奮清時而消沮若此誠有大不得已者以嬰其情也雖蓋臣事 君不以南北易慮然

臣愚 朝廷之設官惟取其有益於 國家也而

顧以南北之門戶風之耶此甚不可也方今

聖明在上銳意用人以起廢則有議以邊才則有議以行取官員則有議凡爲邊才計也顧獨於在南屬

官拘泥往例而一切待之獨何歟臣知此非出於

皇上之本意也亦非常事者之本意也特以歲久因

循相視未發耳臣望 皇上加意根本一視臣工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三

將臣所言 勅下吏部從長計議以後南京部寺

各衙門屬官中有資望相應輿論共推者令無准照

在南各堂上官事例間一北轉以示優異未必非鼓

舞之一機也至于考滿一節既不能如外官之例又

不能如各差之例合無比照六年事例止令造冊報

部以憑殿最免其赴北過堂庶免於勞費而職任亦

有考核未必非憫恤之一端也或曰北轉之例一開

則事體不免更張臣謂南中諸臣凡丁憂赴部者率

卽補北矣又何疑於此乎誠開此例則南北均可習

而臣工均圖報効有裨於治理亦多矣此何爲而不議耶或曰考滿之例中止則事權將移於南部臣

謂外省撫按且有奏留之事兼三年考滿已屬之在

南部院矣又何疑於此乎誠免此行則

皇上不過少一朝見銓部不過少一過堂而斥涉操

縱之柄固自若也此何爲而不議也誠如臣言則南

北相爲聯屬有以一天下之耳目內外相爲維係有

以一天下之心志此固萃渙合離之長計而根本可

賴以崇重矣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三

復科場舊制疏

潘維岳

竊以致治之要在於取士而甄別人才在於鑑空衡平之有人鑑空則精於品藻而可免魚目之混衡平則公以較藝而不啓私倖之塗是以真才並出俊義彙征而致綦隆之治有由也我太祖高皇帝開科掄才司之考校者惟務得人而不以職任爲限典至隆也其後於京闈之同考各省之考官始皆一用學職遂致應名取具寢失其初弘治嘉靖年間大臣上言宮議乃照國初之舊嘗選部寺名流司京省之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三十五

考蓋曠典之舉者屢矣臣知以任自重而請託罔聞士亦乘時思奮而倖實不事故一時主司有得人之譽士子無抱才之嘆各相淬勵舉忻忻以觀其盛如今崇祀王守仁以刑部主事出典山東今試錄傳之人世燁然有光俾數十年之後讀之猶可想見其美他可知也迨嘉靖四十三年兩京鄉試仍舉部臣爲之同考非以首善之地爲獨重乎其時北場竣事得稱上意惟南都因總考故臣孫世芳之變至於爭席故僅一行復較今外省卽未復舉而兩京考官寧不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三十六

可遵先制援近典而特一舉行哉夫士生斯世涵育於豐世之仁遭逢於熙洽之運論極盛至治者莫如今日然士習愈敝公道益壞群然而頽靡矣勢之所極當亟有以反之不可後也今屆大比之期凡有志之士莫不翹首跂足以望曠典之行則思所以新其耳目而一其心志者宜無以易此蓋畿輔實風教之始四方人士所輻輳也同考之官又得與總考擅去取者也矧江南九鉅麗繁華之邦織文錦貝之饒視天下爲最而馳騫奔趨之習如水之下而不可止乎任之重則其典宜隆委之專則其人宜慎當鉅麗繁華之邦則其防檢尤宜嚴今之所聘學官豈無清修積學可膺是任者然此以數求彼以數應非有選擇其間也藻鑑未必盡當而苟且因循之弊亦或隨之况總考二人既限於精力之難徧而教職分卑又無以展其兼濟之能邇年以來抱才者有壅閼之嘆孤寒者深鬱抑之嗟豈不爲無其故與夫人才得失實關世運盛衰而求士於考官猶索模於陶求鑄於冶也埏埴鎔範之理未有爽者使授其職者皆經明行

備之臣則所羅而致者必皆積學知名士也苟以冒濫而得猥瑣而混平居無學問之功欲其從仕有經濟之效難矣如是而欲風俗之厚治理之隆不亦萬萬無是理哉至於序坐之禮則同考諸臣當遵前席在嘉靖年舉行之時有定議矣循而行之可也奉公體國期得人以事吾君則同寅協恭實諸臣自靖之職其無俟於言又可知也伏乞 勅下該部會同兩京大臣各舉部屬等官素有文學方正者屆期特允是選每房量加數員或純用部臣或參一二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二十七

教職則委任特隆人思自盡所以鼓舞真才而成作新之化者不在是哉再照考官惟其賢不惟其人法貴無弊而後可行今兩京考官往往循資而推有以本省之人而典試事者夫循資則人可預擬本省則親知易通宜於聽考之官擇譽望最隆素孚於時者充之而不泥於資序之循預考之官籍在南者不得為南考籍在北者不得為北考則私門可杜而大公有布此其所當申飭者也又民間俊秀未嘗學問每視入監為捷徑一藉其中遂百計夤緣至以曳白而

致青紫又兩畿人士所深憤悵者近科臣張維新欲嚴覆試大臣子弟而俊秀中式者獨可容其冒濫乎此亦當申飭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慎擇考官稽查原籍仍會同都察院科道官係俊秀中式者各于揭榜後嚴行覆試庶紀法明而弊蠹清矣臣待罪南臺目擊時事深惟科場懲創之際正人屬望之秋故敢獻其愚顛惟 賜採擇施行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二十八

肅臣綱挽士習疏

俞咨禹

萬曆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臣惟朝

觀以計吏治會試以羅英才二者均

國家鉅典三年而一舉之聚四方之臣民以聽

朝廷之政令視京師之風習其所係治道之隆汙生

民之休戚非渺小也故餽送不禁或以起寵賂之端

糜費不經或以長貪饕之漸又何以肅臣綱挽士習

使吏清民安風淳俗美以成雍熙悠久之治也哉臣

待罪留臺論思是職敢述朝

觀之官餽送爲弊

會試之士糜費爲苦爲我

皇上陳之夫朝

觀之典倣周家述職之遺意計畿省群工之賢否淑

慝而上下黜陟之要以爲安養民生計也臣聞正德

弘治以前臣綱整飭餽送不行如先臣於謙所云清

風兩袖朝天者其時之淳龐何如也嘉靖末年權奸

秉柄賄賂公行內外臣工一以餽送爲禮故郡邑之

吏有潔已愛民澤被黎庶古之所謂良臣也然苞苴

不行奸邪見妬於是有所不受上賞者矣有殘酷貪墨

禍及閭閻古之所謂民賊也然鑽刺通神權奸見納

於是有不蒙顯罰者矣又其甚者是非倒置賢否混

淆私門一通公論大拂有以賢爲不肖而挫抑終身

有以不肖爲賢而一年數轉者夫中人之性既不欲

獵取功名彼見賄賂之入者如此不入者如彼是以

乘朝觀之由爲入賄之實不偏派里甲則侵用

錢糧不多取羨余則濫罰紙贖必囊索充盈然後出

一入京師視衙門之炎涼顯晦而多寡分張之筐篚

載路金帛盈几送者以爲套物受者以爲常儀人蹇

一人恬不知怪迨權貴之歡心既結則揚揚任其所

欲爲而無所顧忌矣餽送之弊其流至此此維持世

道者所爲必欲嚴禁而不願弊風之日以長也會試

之典倣周官賓興之遺意群畿省之才俊豪傑而倫

選錄用之亦以爲圖治安生民計也臣親見萬曆甲

戌以前士習未壞用費未侈而前尚書葛守禮猶有

揭官箴慎重士習以重始進之疏誠知士習之當端

也丁丑而後倡導匪人士風大變新進之士每以紛

華爲悅開榜之初捷報有賞猶其常也迺住京棍徒

巧立名色有云主考房考所役者有云監調堂內夫

皂者有云監試巡綽供給及膳榜掛號者所索不下

百金矣猶其小也至撥部辦事則有本部人役赴部選官則有吏部人役及主考提調等官人役索賞猶故也則所費又不啻百金矣自此之外又有餽送之儀宴會之禮用費不貲歛取多端大抵丁丑用其一庚辰則倍而十丙戌則倍而百矣夫中人之性孰能不蕩心富貴彼以爲功名入手富貴可以立待是以甘酬應之繁而願爲稱貸之舉或罄篋以用或重利以借或諂求于富貴大賈或干謁于豪室權門必求充所用然後已一出官郡邑則舉揭債之商賈權豪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三十一

已接踵而券取矣手足無措志氣不揚始爲抵債之謀繼爲肥家之計日甚一日恬不知恥蓋必至於縱已之欲重百姓之禍雖上負國恩下負所學不恤矣糜費之弊一至於此挽回士習者所爲必嚴革而不願弊習之漸以長也方今聖明在上嚴吏治以圖治安急求賢以充任使郡邑長吏悉洗心滌慮以待天朝黜陟之命而計偕儒士亦敦本尚實以應天子側席之求萬萬無餽送之事侈糜之習如臣前所言者一或頽風未變弊習求除而餽送

侈糜猶故焉其不爲聖治之累者否也况今日

入覲之官大半爲前科所取之士而今日所取之士大半以代入覲之官而分布之郡邑彼新進之

士草茅未脫學術尚真當其家食時親見郡邑之吏廉而能官者則私心慕之且樂稱而景仰之意入計必蒙優錄也貪而無狀者則私心鄙之且嗤笑而唾罵之意入計必受顯罰也倘使入覲之後餽送

可行苞苴得入萬一有賢而未必見錄有不肖而未必遽黜則始進之士必將駭而思曰某也賢以餽送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三十二

不周也故考中下某也不肖以鎖刺通神也故考中上遂以賄賂之果可通而廉能未必庸顯也則變淳朴之性爲澆漓之習改平生之學爲身家之謀下以剥百姓之脂膏上以結權倖之容悅朝廷之政令其何能新百姓其何能安盜賊其何能息而公計吏之典正以爲造士之基革餽送之風正以杜糜費之漸二者雖若世俗常談而所關係紀綱風俗非細故也今待計之吏就試之士以次鱗集闕下陛下試念吏治之當嚴士風之當挽也特召吏禮二

部及都察院大臣面諭以 朝廷建官爲民訓廉

爲急而餽送非政體也宜禁 聖諭諄切

明旨森嚴則中外臣工知 陛下起弊維風化民

成俗至意大臣廉潔以倡之而小臣罔敢違越矣近

臣廉潔以先之而遠臣罔敢違越矣而又定之條教

申之禁令凡 朝覲官員者定以不謹論黜新進

之士務就澹泊以養廉節其有奔競權貴費用奢華

者定以下等住選而嚴節科道之官用心糾察敢有

蹈襲前弊毋論權貴指名叅奏嚴令厥衛員役加意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三十三

巡邏敢有故違 明旨毋論內外官員訪獲送治

庶禁革既嚴則頽習可回四方之觀聽一新

朝廷之紀綱益振所以貽百姓太平之休而培

國家悠久之治者端在於此

議處民饑兵餉疏

章守誠 萬曆二十一年九月上

臣聞王者之所天在民民阻飢而弗救則昏墊捐瘠

之夫揭竿而起矣 國家之大事在兵兵缺餉而弗

與則枵腹荷戈之衆脫巾而呼矣今淮揚重地水患

異常爲百年所未見海防孔亟非一旦可息肩民不

聊生士不宿飽貽 朝廷隱憂勢岌岌也 臣諺叨任

使既見且聞敢不疾首蹙額爲 皇上陳之淮揚

所屬自今年三春多雨二麥不收已經撫按奏勘猶

未蒙優卹也乃於五六月間風雨交淫若將倒海淮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三十四

黃並溢何啻滔天淮安各州縣與太高興寶之間沉

竈產蛙者十九葬身魚腹者無筭巢木爲居採藻爲

食悲號震地轉徙無門生靈困苦莫可摹狀鳳徐等

處被患亦同 皇上試取撫臣李戴疏詳讀之未

有不測然心動者今欲徼浩蕩之恩以活旦夕之命

舍蠲與賑無他奇而若尋常之所爲蠲賑無益也何

也七年之病非三年之艾弗治也故存留可蠲積逋

可蠲則議蠲漕糧可折起運可停則議折議停故典

具存諒勿靳與然蠲停非小惠而貧無寸土將不免

而悲發帑非驢虞而米貴於珠或不免握金而死臣愚爲今日計則莫如 請留漕糧矣漕糧因

太倉之粟而委積相陳非若帑金之告訕也淮運皆便漕所經而隨取隨足非若輓輸之勞費也運卒之行糧與夫耗米皆可收之以濟非率二石而用一石漕糧之留其便若是合無於附近地方扣留四十萬石聽撫按酌量淮揚徐等被災輕重貧民多寡分發賑濟庶奄奄殘喘可望延生而於 國計亦無大損如不得已則以二十萬平糴之價每石五錢或四錢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三五

糴完銀歸戶部下無玉粒之愁上有不費之惠兩利之策似可耳若給帑金已有成命仍將前粟盡許平糴其全活豈止百萬生靈而已哉我

皇上好生之仁如天視民之饑由已謂不忍四十萬之粟而忍百萬生靈之命必不然矣狼山濱海諸營向幸承平日沐月削積靡之氣幾于重地頃因倭奴大逞防禦勦諸臣建議添兵增餉大非得已顧二十一年之餉狼山尚少三萬六千八百餘兩二十二

年之餉各營共少四千五百餘兩狼山歲用四萬七

千九百餘兩該撫臣先後具 題計口授炊用心

良苦及至部臣議伏兵部諉之戶部戶部諉之撫按則何以故夫兵增餉益理勢固然部臣知之矣土瘠差繁不堪加派部臣知之矣庫藏空竭勢難容已部臣又知之矣顧於今年所待哺明年所儲蓄動則曰不敷之數自行議處豈以神輸鬼運之術望撫按哉蓋大將東征一戰而平壤復再戰而開城收三戰而王京克破竹之勢前無堅壘倭且度漢江而脅息於溟渤嶼島之區審如是則兵可漸撤而餉省此部臣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三六

意也而今大不然也繕城結屋如虎負嵎標掠攻圍如鯨鼓浪方憂晉州之不可援王京之不可克而尚望其去釜山歸日本乎乃臣之愚則又以爲關白非易與也狡焉啓疆其謀叵測住釜山則東北急歸日本則東南急無論倭之歸不歸而江海兵防鮮嚴無日若之何可一日無餉哉臣又據遊擊濮朝宗稟稱連日正理兵防不意黃淮奔暴湖水決堤海潮上湧廟灣適當下流將新建營房冲去二十餘間人馬棲息無所只得移就高阜也徵官兵遭患等情夫郊原

沉陸腹裡猶然海濱之地可知已下民艱食城市猶然濱海之兵可知已舉一廟灣而諸營又可知已合無查照原題狼山二十一年缺餉二十二年歲餉或於戶部全給或戶工兵三扣留起運錢糧各營二十年所少歲餉或淮馬價餘鹽各留五萬二千宜無不可不然各差按臣贓罰濟邊之用暫議借留可也淮揚兩關船料解京之額暫議借留可也總之通融支給在是正餉 皇上之財防海防邊皆

國家之事緩急後先固有次第而今日江北之餉乃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三七

最急而所當計者倘釜山之倭揚帆流突則徐淮將士犯其先鋒狼山左右諸營皆爲後應江北江南卒然騷動當是時將一心以策兵又一心以議餉不惟士有飢色而桑土戶牖之計亦晚矣 臣又聞之理財急矣用人要焉唐建中初國用大困任一劉晏爲海東轉運而軍國遂饒今豈無若人哉兩海額鹽七十萬引餘鹽銀六十萬此舊額也先臣霍韜曾鹽兩淮餘鹽可得三百萬引今日濟邊之數僅僅三分之一其利不可盡收也近科臣廉知府石崑玉賢狀特疏

推轂業蒙

皇上簡命矣及今趣令赴任設法經

營使三百引餘鹽息歸公帑豈特區區江北兵餉可

仰給哉伏乞

皇上軫念

勅下該部淮揚等

處災傷除該年分起存舊欠照例蠲停外仍將潛糧扣留四十萬或全賑半賑或全糴半糴狼山等營各該年分兵餉或照原額於戶部全給或扣留戶兵起運及馬價餘鹽或照今議儘留各差罰銀兩關船料併催運使石崑玉上緊赴任務收餘鹽之利以佐軍興庶根本重地內消潢池之警外澄瀚海之波而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三八

皇上南顧之憂可賴少紓萬一

宗社幸甚地方軍民幸甚激切祈懇待

命之至

乞查礦議異同并重責成疏

黃華秀 萬曆二十四年九月上

臣惟聽言之道必以其事稽之則言者莫敢飭實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臣伏閱邸報見陸松曾長慶等條陳開礦事宜既稱其利如彼矣乃科臣程紹等又力言其害如此利與害臣愚耿固未敢定其指歸然言利者證之世廟言害者亦證之

世廟臣以爲此一事耳不應舛錯若此竊意

世廟去今日未遠文卷簿冊應有可查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三十九

陛下試勅該部先朝當日胡然而開胡然而止

其所得之利孰與所失之害一據案可明也果松等言實乎則必然之利佐國家之急官帑不傾民力

所殫此所謂不竭之府也祖宗故事誰敢故違

後有言者罪以阻撓百喙奚辭如科臣之言有徵也

則無論其別有必然之害而卽其無利

先朝已中止矣今日奈何蹈無益之舉紛紛錯出以

招萬一有之害乎豈松等能以天地爲爐萬物爲炭

陰陽爲冶別有神輸鬼運之術乎不然其欺罔旣明

臣以爲可正之以法使進言者不敢以當事漫試於

陛下之前陛下亦因是而可以知忠邪之辨又

參伍之說也若謂今日不用官開與民收利視襄者

不同乎則又不應援世廟之事爲證假飾說以

欺陛下也且利在則爭人衆則亂苟非盡統於

官勢固不能息爭止亂也民六官三之說臣不知松

等何以行之倘陛下欲姑試之乎則亦請就近

暫開一路俟其長便然後將產礦諸處逐一開採此

不過外府寄之未爲晚也不必遽以未睹之利遣使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四十

旁午輕傳呼召以搖人心也故曰礦之利害兩言

可決也抑又有獻焉今日開採爲大工計也

傾大工所需直財乎哉人亦有言得任事之臣

勝得百千萬鎰今工部尚書非所稱將作大匠者耶

乃列名推補十未一用此臣之所未解也將謂左右

侍郎亦足辦乎臣以爲此猶二之也天下有分理有

總理其任不可濶也任事之權分則輕專則重其柄

不可移也故官事無攝春秋紀之垂作共工虞廷咨

之今必欲以侍郎而缺尚書之任是六官可五九列

可八恐非虞周設官之意也抑十人者未當

上心乎則未嘗試之何知其不勝任也此十人之外

又未見明有賢於十人者也臣願

陛下勅吏部於十人中會推其尤者二員 進呈

而錄用其一彼責任既專總成攸寄將群職兢勸百

堵皆興木屑竹頭綜理周密所爲 國家無涯之費

者不知其幾十倍矣至於諸臣捐俸在大臣固爲體

國之忠在小臣未必非迎合之意上爲祿已薄所濟

纖涓而遷轉不常又成畫餅襍沓陳請體統更乖徒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四十一

使遠邇訛惑眞以爲府軍空虛而卽 二官之建亦

待括諸臣之俸甚非所以誇遠夷隆 中國盛大氣

象也臣請文臣自閣部卿寺而下武臣自公侯錦衣

衛堂官而下如兵馬司經歷千戶等員量行議免或

自今日爲始已捐者姑俯從所願以後有請者盡行

停止以示養廉勸士至意使天下明知 朝家一體

之誼人人仰荷體恤之恩將恪供靖職爭思圖報視

錙銖之助何啻萬一間有猥瑣襍流以貲爲官惟利

是視棄捐於此安知其不取償於彼而以助工爲鉏

會哉夫審效程功至明也推誠委用至聖也體悉群

工至仁也 陛下以仁聖明哲握樞於上令諸臣

眞實忠盡効力於下將 皇圖與天壤並悠久論

帝居永固已哉伏惟 聖明裁察如果臣言不謬

乞 賜採納 勅下該部查覆施行臣愚幸甚

宗社幸甚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四十二

畿民困敝乞查例責實以安重地疏

徐金星

萬曆九年任

臣聞爲治不在多言考言乃可底績今天下恭遇

皇上以明聖照臨良弼夾輔所爲奠安生民計至深遠天下舉欣欣愛戴而臣自試職南京待罪巡視乃見京城軍民愁困衣食艱難私竊異之似非今日太平之世所宜有徐思其故五兵馬司擾之也五兵馬司利弊非難知也或謂瑣屑而不敢聞耳然

皇上軫念根本圖大於細卽五兵馬司裁冗員黜賊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四十三

吏飭法懲奸已無遺慮間有一二利弊蓋常節奉

欽依但事以久而浸湮法雖立而未盡或因虛文塞

責原未着實舉行者臣敢無釋巨細查例上陳志在

宿弊頓洗實惠大行軍民永有攸賴以上荅

明時核實責成之意伏乞

聖慈重此根本之地

憫此捐瘠之民不罪臣毛舉將臣所言特

勅該部查議施行不惟京城百姓之幸實

宗社萬年之慶也

計開

一正體統查得嘉靖四十一年該南京兵部會議題

請一款地方積弊雖係各衙門沿習亦係兵馬司阿

承卽五兵馬司副指揮吏目等官不論正佐分管地

方此殆爲巡捕詞訟而設至於差撥供應俱照分地

以致印信無稽指稱尤易今後除巡緝聽理照舊分

管外但遇各衙門堂票取討各項專行掌印兵馬承

行管理不許副佐攙越以便責成等因今照各官未

實遵行指稱工部分撥有一牌二牌三牌四牌之號

每牌火甲輪日折送差錢機兵舖行經紀人等按月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四十四

三限取結斯固刀錐之末耳然疲民手拔身傭肩鬻

背販朝夕營營以幾數錢之蓄而率爲貪吏攫取日

朘月削以爲當然畿民焉得而不瘠再照前議巡緝

聽理准其照舊分管亦屬未盡蓋此輩銖求寸取家

至戶及皆自分民畫地始也乞

勅該部痛革前

弊一切合行事宜統於正官而分授之不許各牌專

管取索常例民始獲蘇伏候

聖裁

一革冗役伏奉

聖旨近來科道部屬等官凡奉

差委卽濫收書算人役專一欺公作弊罔利害人今

者通行裁革有造言謗訕及營求復入的請不宣
拿送法司重究欽此仰惟 皇上洞燭弊源

臣等即衙門大小不同要其爲害則一今查該五
人曰此特其出官者耳每名又有貼寫數輩計之
不下七八十人焉應役則分日以爲利權之贏縮而
替役則計日以爲頂首之高下 臣亦知是在革之而
已然革之猶不革也蓋名去而實固存也夫以一兵
馬司而官吏胥徒若此其衆要皆食民之食以肥其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四十五

家者也而又翼之以弓兵數十人及白役者不可計
是五城張口千百以叢食畿民何以堪命乞
勅該部查議各司令書手足任騰寫弓兵足任巡緝
而止其餘冗役一切痛革實於地方有補伏候
聖裁

一清差檢查得嘉靖四十一年南京兵部查照九年
三十二年會例題奉 世宗皇帝聖旨是這各項
差役逐一查察減免以清宿弊權豪勢要敢有阻撓
的着科道官指名參奏欽此欽遵該本部會同南京

各衙門將會議過應留革差役緣由具題仍禁約地
方總甲人等不許指倚科擾及票取物料夫匠器用
等項通行知會其有公舉事非得已一時暫用者亦
要印信牌票行城仍將原票呈送巡視衙門掛號方
許諭辦敢有隱漏不赴掛號者俱聽巡視衙門將承
行員役從重究治等因今照南中諸臣各安分守已
無票取物料夫匠器用等項如曩時矣但掛號事例
尚未舉行合無申飭五兵馬司今後如遇各衙門牌
票務要遵例呈送巡視衙門掛號不許隱漏以致滋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四十六

蔓其巡守火夫前議留革已悉但各城差撥假手積
書奸弊百出如趙甲舖分之差越撥錢乙舖分又有
坐定舖分私家役使者以致豪猾縱逸貧儒重困閭
閻不勝偏累之苦而議者方以細故忽之且事權不
一更代不常孰與地方除此患也乞 勅該部將
五城軍民舖座查計若干每日照前會議過應撥各
衙門人夫若干清理的確通融酌派刊立木牌行令
各該地方總甲輪流徑自巡守不必仍赴該城差撥
等仍申明禁每月取該城不致私撥人夫取用物

料甘結呈遞查考庶差役均平奸弊盡絕而地方肅清矣伏候 聖裁

一立保甲查得保甲之法節經兵部題奉

欽依在外府州縣不分城市鄉村十家爲一甲甲有長五甲爲一保保有正書門牌置戎器平居則互相覺察有事則互相應援此亦足稱彈盜善策矣今在外府州縣多已行之而京城獨未之舉知有火夫已爾夫京城五方襍居商賈輻輳奸民之未易窮詰奚啻外郡而土著富姓多置店房容留勾引不問來歷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聖

官司又不立法漫無稽查卽有地方總甲故多無籍市虎或孱弱貧氓耳緩急奚賴焉合無准令京城內外一體編立保甲慎選殷實謹厚之民爲之長爲之正除守望譏察外不許別項差擾其勸戒功過等項並查照在外事例施行亦不許五城官吏苟且塞責及因而生事擾民務不失古鄉井守望相助之意實於彈盜良便伏候 聖裁

一廣賑恤查得洪武初令天下置養濟院以處孤貧殘疾無依者而又特 勅京城聚寶門等處置三

飯堂每年光祿寺支米一千八百石惜薪司支柴一十二萬斤油鹽諸物稱是內守備差官督率廚役造飯以給貧民恩至渥也緣與巡視衙門舊不關攝近乃虛應故事漫無稽查節據各地方總甲呈報倒臥乞食貧民數多 臣慮該管官縱容下人侵漁及積棍冒頂以致貧民不沾實惠有負 恩典行查間隨據各官口稱目今四外饑饉流入南京就食人多米少不敷支給等因 臣惟三飯堂之設出我

聖祖嘉惠特恩錢糧似不爲少果能實心奉行貧民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聖

亦克有濟今都城之內叫號相屬餓殍日聞竊恐聖祖在天之靈尚未大慰乞 勅南京內守備會官將內官等監及光祿寺等衙門除前額支外將各項歲用柴米通行清查撥出羨餘增給賑恤凡遇無辜乞食者一體查收入冊仍許巡視衙門行令該城兵馬司正官每日會同三飯堂該管人員當官給散按月呈報以憑查考庶貧民得沾實惠而錢糧不致冒破是合億兆之懽心以仰承 聖祖尤

聖孝之大者伏候

聖裁

一省煩文查得府州縣官叅謁該管上司節奉

明旨嚴禁以勵職業節民力也今據五城兵馬司呈稱統轄之多奔馳之苦除驗牌註銷載在大明會典及該管各衙門事關體要者照舊外其餘月報事蹟叅謁迎送領枷回風督府發放等項及火盜人命以一事而解報守備三次候見私宅三處旦暮奔馳人馬困乏不暇防捕乞議革免等因到臣查得前項趨承本非舊制見今叅謁有禁外官遵奉方嚴豈容各城尚沿舊套況職官既奉裁革煩文相應禁止乞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四九

勅該部查議諸不在會典該載者盡行除免其月報事蹟止用申文鋪遞火盜係干地方親報守備衙門一次後亦遞申文人命自有法司職掌不必混解守備衙門徒滋煩擾蓋承稟多則案牘積胥徒衆而弊孔多不若優之使有餘暇以修職業因可損其胥徒之柄絕其漁獵之端伏候 聖裁

一重正官查得隆慶四年吏部會題五城掌印官俱選科目中壯年有志行者陞除奉有 欽依邇來選充又或不由科目臣照五城兵馬司其官輕其責

重大至賄微小至忿爭之獄咸與聽焉誠使官得其人卽如臣前所陳數者自無不得其理苟不才處此則政以賄成貪以酷濟閭閻隱痛殘蠹最深雖其官竟視職而民已剝膚立法之詳亦復何益臣請今後五城正官俱選科目陞任巡視衙門年終止造賢否文冊送部不必如例舉劾卽有稱職卓異者吏部於考最之後不次優擢如其貪婪姿肆罪蹟彰聞巡視衙門卽不時請 旨提問庶各官少知自愛而強盜人命重情不致枉縱且使爲之副與屬者知所嚴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五十

憚知所承稟伏候

聖裁

拾遺武臣疏

朱吾弼 萬曆二十四年三月上

臣惟外內所以綏靖而無大可憂者文武之材備也賢豪所以布列而無甚不職者黜陟之法嚴也故委任簡授不以武弁而輕責成稽覈不以武弁而略載在 令甲文職有考察武職亦有考察文職考察有拾遺武職考察亦有拾遺歷查 祖制武職大計每五年一行命曰考選軍政如期兵部題 請行令各武臣照例自陳恭候 聖明裁定去留中間有不協公論者聽兩京科道官拾遺糾舉初規定法

皇明留臺奏議

卷六

五十二

至詳至密

祖宗深意蓋以權專於司馬詢廣於

言官武臣既有所束而不敢肆司馬復有所憚而不敢私且也鎖刺固施神功靡遁我 國家自有武臣以來內無破柱之伏外鮮吞舟之漏勲戚免跋扈之虞帥裨絕跳梁之釁名侯宿將安攘震赫未至於尾大不掉者胥此有常 令甲足節制鈐縛之耳 臣以迂劣誤蒙 皇上拔置南臺會萬曆二十三年正係五年考選軍政之期例與采訪十月內隨諸御史於南京都察院清議堂會議走使四出博諮中外當

事者又相盟約悉心禪智集見稟聞務在核真罔眩耳目六科給事中亦設清議堂於會同館其議諸盟約極其劾惑者不異臺臣預圖蚤計已非日月待

命下有去留邸報六科集諸給事中十三道集諸御史各於其清議堂啓所博諮陳所見聞非惡條彰灼耳目僉同共稱遺姦者不輕入論列臣得逐隊與議觀臺省之公之慎不縱不枉爲 朝廷剔蠹又爲

朝廷憐材有如此則 皇上欲執軍政大典勵世

磨鈍庸賢祛姦通戢寇竊遐莫封陲措寰宇億萬年

皇明留臺奏議

卷六

五十三

泰山之安者

愚謂北科道之拾遺不可少而南科

道之拾遺尤不可少也頃者南京兵科等科諸科臣會同有疏叅童元鎮莊德福劉巨安等矣南京浙江

等道諸臺臣會同有疏叅童元鎮馬孔英賈邦信等矣先是北科道之疏並奉 旨下部處分乃南科

道之疏竟未奉 旨迄今不獨 臣等驚愕合兩京

文武百官人人驚愕相訝拾遺 祖制二百餘年

未嘗廢格於南一旦廢格 臣誠有所未解倘

皇上別有疑於科道諸臣并其公論疑之則過矣何

也以一人參一人非甚不肖尚不敢懷私滋毀自甘欺誑得罪名教矧群諸臺省參諸武弁曾誰私憎私怒而肯共爲私毀者試詳科道兩疏人有事款款有確證風聞據以實跡月旦出於公評萬萬無顛倒是非以白爲黑以賢爲不肖者 皇上可無纖毫疑也諸臣之疏無可疑而日久 留中其不便者有三臣敢畢其說焉拾遺之典上肅 朝常下警有位南北臺省從來不偏廢此 祖宗舊制更南都清議最重是非最公今昔所談一旦不顧清議之重是非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五十三

之公而闕數百年不刊之 令典其何以示作求而風庶官乎一不便武弁之流寡廉鮮恥者比比砥名植義者歟焉有其防之猶虞恣肆奈何縱之而漫不防也前此未經彈射行固恣睢心實畏忌一經彈射非自矜脫網之得意則回思破甑之難完將貪縱奚所不至望之感 恩激濯効其死力者必不得之數也其何以化貪庸而收功能乎二不便兵柄之重士卒賴以作馭中外倚以干城彼名玷彈章者雖蒙曠蕩非極孟浪喪心斷難居然視事春汛屆期武備宜

飭 陪京重地操練重權都督胡大忠可以貪毫不檢爲科道所參論之身仍得與科道共事京營乎見其垂首喪氣對人無色率下不威舉一大忠他可知已不幾致中外重地潰士卒而撤于城乎三不便夫一停閣而其所不便乃爾 皇上不可不動念也臣等科道仰遵 祖制俯循職掌共矢天日畢竭愚忠就令中有未當 聖心者恭候 命下該部覆議上 請總歸 聖斷其去否非臣等所敢與或欲一二留用不妨 明示安心供職使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五十四

得展舒圖報以副使過之仁奚爲滯常典駭觀聽令諸武臣靡所措手足耶臣前幸濫與衆議今冒巡視營務近閱東封可疑諸疏恐倭情之叵測觸汎防之戒嚴慨營將之匪人慮責任之難諉敢膺鈇鉞昧死懇 請伏乞 皇上念 祖宗之成憲難廢察諸臣之公論無他 亟賜俞納將南京科道所糾重元鎮徐文煒祁光祖胡大忠馬孔英姚一元莊德福吳廣劉巨安干以歸劉登洲賈邦信等發下兵部從公酌議請 旨應罷斥者罷斥應革

任者草任應量處存留者量處存留庶介胄知創艾
舊章不愆忘帳中有孫吳塞外多頗牧而留都臺
省不爲虛設矣臣不任戰栗隕越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五十六

議革選籤減錢爐疏 李雲鵠

臣惟今天下號稱多事矣吏治日頽用人急焉而選
法不善人將不得所用 國用日匱理財急焉而錢
法不善 國將不得所利則今日吏部大選之抽籤
南京工部鑄錢之增爐誠不可不議處者臣請爲我
皇上言之我 國家以官人之柄付之吏部蓋責以
別材賢弘化理也從未聞以選除大典憑之籤者自
請託盛行而前吏部始議用籤以矯其私意誠公也
豈知籤一設則反爲籤所東南與北或相左矣人與
地不相宜矣甚且選後而告改者紛紛矣夫南北不
宜害猶在一人也人地不宜不害及郡邑乎害若此
奈何猶拘拘然株守一籤也故籤之當革不但如往
時或檢籤或換籤爲士人所關關卽如銓曹責在知
人止緣籤在而任抽之縱有月旦之明何所用焉則
器使之謂何而臣所謂選法之久敝者以此我
皇上酌鑄山之政行之工部蓋責以裕貨財前民用
也從未聞以鑄錢一事頓增多爐者自水衡告訕而
南工部始議增爐以濟其用意誠善也豈知爐一增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五十六

則反爲爐所困今據告爐增至六百座矣銀七分五釐易錢百文矣甚且商賈畏行錢不敢入京矣夫多爐多利爐可加增也今爐多錢滯官民不交病乎壅若此奈何猶泄泄然不爲之所也故爐之當減不但如近日錢止行之京不行之外爲都人之大蠹卽如工本之費不貲祇緣錢多而賤出之遂致利不償費國何益焉則持籌之謂何而臣所謂錢法之大壅者以此夫邇來鑽刺成風臣方欲以白簡杜邪徑豈以抽籤革弊反欲去之以潰其防倉庫如掃臣恨不得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五十七

以多方濟燃眉豈以增爐利用反欲減之以掣其肘良有見於吏部原號爲銓衡必遴選羣材如衡之錙銖不爽而後可若徒用籤而不用衡使人謂銓部爲籤部是之謂有選而無法臣竊謂人材惜之蓋用籤以示公道孰若去籤而使公明之并用也故採之輿論咸以爲革籤便財貨原謂之貨泉必錢法流通如泉之流行不滯而後可若行錢而不類泉使人視制錢如棄錢是之謂有錢而無法臣竊爲耗費惜之蓋多鑄以開財源孰若少鑄而使源流之無壅也故稽

之民情咸以爲減爐便雖然臣又有說焉

朝廷自有大體在主官爵者當求得以報

主恩不當守陋規以廢職掌况秉心誠公卽請託何

敢至前而區區藉三寸之竹以謝人真同兒戲理財

自有大道在司錢穀者當求長便以充公儲不當持

一端以爲完計况稽察誠嚴卽節省亦且無筭而區

區守數百之爐以坐困何濟時艱是又在當事者勉

圖之耳以上二事臣有激於衷久矣且錢法通塞又

該臣等每季具奏故不避嫌怨謹據事直陳如此

皇明留臺奏議

釐正類卷六

五十八

知兩部之有識者當必有同心焉伏乞 皇上勅

下吏工二部再加查議吏部之籤南京工部之爐應

否一革一減第革宜速革臣無容喋喋矣減雖徐減

然亦宜設法能令處處行錢而後爲得策總之俟兩

部 題覆請自 聖裁庶人材各適於用而吏治

日隆錢法不至於壅而 帑藏可裕其於用人理材

未必無小補矣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乞申明大義飭諸臣以全國體疏

譚希思 萬曆十三年

臣聞君猶心也大臣手足也言官耳目也手持而足行目視而耳聽皆聽命于心者也藉令有痿痺有聾且盲則各失其官而其形不全矣我國家設部臣以襄治理又設臺省以防壅蔽其意甚深故開誠布公集眾廣忠主于培植善類者大臣之事也明目張膽隨事納忠要于維持國是者言官之責也古之良臣知有君不知有己知有國不知有朋故雖屠

皇明留臺奏議

臣職類卷七

一

介之切直文彥博且薦之不少置彼誠以言路之通塞關國家之安危亦正已之道宜爾也頃者御史丁此呂忿科場之弊指摘諸臣楊巍極欲保全原任禮部侍郎高啓愚遂于覆奏內極叅此呂以致給事中王士性御史江東之李植楊四知恐塞言路交章論劾語侵元輔荷蒙皇上洞察處分大小臣工莫不舉手加額稱明見萬里矣故事惟被論之臣具疏乞辭蓋或以心迹之不得不辯或以職掌之不容終默其去與留聽命于皇上而已若他同寅卿

貳熟觀事宜存心社稷當披瀝忠誠徐言于

皇上曰某也素忠直不可去某也素負望不可以言

廢某也心無他或當宥則皇上有必為堯舜之

志諸臣輔皇上有必為唐虞之治明明在上休

休在下傳之中外垂之史冊豈不為盛美事今接邸

報各部院卿二多有人出一疏各以求去為詞是豈

不知聖明無許去之義耶心知其不許而託言

是似乎要也抑豈欲臺諫之緘口結舌耶

皇上之夢寐求言者何如而反其所好是似乎慢也

皇明留臺奏議

臣職類卷七

二

況此呂外調已非大臣之心所宜安今吏部侍郎陸

光祖之疏且云江東之等傾危險諛之習不可以居

臺諫向非皇上明察秋毫則諸言官將接踵告

罷致堯舜之君蒙拒諫之名其責又將誰諉耶古

者言關乘輿則天子改容敬禮之而將順彌縫周旋

補闕大臣之依於君側者懇惻周至未嘗言去今所

論者一大臣而稱去者在眾臣朝縉見之間閭聞之

外夷傳之不曰雷同以悅俗則曰承望以保寵不曰

格君之令而逞于一擊則曰激君之怒以私快其

所忿諸臣中多有負人望者前言官一三疏諸臣且短之今諸臣之疏不啻三矣如此舉動舉爲

皇上謀耶果爲國家謀耶其爲

皇上與何不欲聰明之益廣也其爲國家與何不顧惜乎大體也忠臣愛君或不若此伏乞

皇上灼見羣情渙發綸音先諭諫臣以建白之當糾察之審論是非勿論利害有異同勿有將順毋因今之排互生疑畏以啓將來承望之漸次諭銓臣以評陽須精陞擢必公毋使朝除而夕可罷毋使甲是而

皇明留臺奏議

臣職類卷七

三

乙稱非鑑空衡平務成立賞無方之盛治又諭卿貳以無執已見無信狹心繩愆糾謬從容論列斟酌運量計出萬全以調劑天下之事於不墜則大臣法小臣廉股肱耳目各效其職而太和在朝宇間矣

敷陳臆見乞賜采納以勵臣工疏

郭宗賢 萬曆年任

臣聞天下之大可以一人主之不可以一人理之大君宰于上百司輔于下然後啓沃疏附勵翼協恭太平可從而理也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是固然矣而其所以於昭有虞之大業者尤必賴於舉八元登八愷與去四兇也方今聖明御宇碩輔贊

襄凡巖林棲處之士拔茹彙徵朋奸挾勢之徒後先斥逐殆不翅於元愷之舉四兇之竄稽諸舜而尤光

皇明留臺奏議

臣職類卷七

五

誠千載一時矣臣歌詠太平弗遑尚可容喙頃接邸報仰見朝廷之上於舊日之臣廢而起起而旋廢方其起也爲其賢也而其旋廢也果何以也及其廢也爲其非賢也未幾復起也果何以也不要諸至當不歸諸協一匪直無以品才賢抑且無以定國是似非盛世所宜然也臣猥以草茅眇知寡識謬蒙聖恩擢授南臺兢兢焉惟無以報塞是懼偶有臆見不容緘默謹列四事上陳仰竇聖聽冀垂納焉一曰兼名實夫名實之相須也久矣士固有其名而

無其實者未聞有其實而無其名者詩曰鼓鐘於宮
聲聞於外又曰鶴鳴九臯聲聞於天蓋言有諸中者
形於外實之大者聲自宏理之所必致也士君子懷
才抱德於身卽處深巖藏幽壑部屋茅簷之陋而罔
不令聞昭彰名飛譽廣譬之珠藏而浦潤玉韞而山
輝不容秘也惟務實以全名斯爲善士矣先正有言
曰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好名忘名不可得而見
矣得見立名者斯可矣苟併立名之士不可見而惟
馳騖於好名之場焉亦何貴於爲士耶臣聞近世之

皇明留臺奏議

臣職類卷七

四

士德立而名成才高而譽達者固多亦有夙稱有道
至與骨肉爭財產而甘赴愬於公庭者亦有高譚仁
義而強占人田勢挾人業莫敢誰何者亦有與世浮
沉徇人好惡其中如鬼如蜮不可得而測度者亦有
孤介寡合凌世絕俗其中貪昧隱忍趨利避害脆弱
無所振卓者甚至近日有聞舉邊才廼竊騎射之虛
名剝韜略之糟說而欲覬售邊秩者諸如此類難以
枚舉苟衆好不察影獵風聞遂張大其聲施誤厠諸
剗積采春華而忘秋實不惟見舉者懷負乘之羞而

舉之者且昧知人之哲矣乞 勅該部轉行各衙
門以後薦用人才必廣詢博訪務期才與誠合德協
譽茂者然後舉之否則隆虛譽而病實德不與也如
是則名實相兼言行一致舉皆真才庶不爲飾名者
所罔矣

二曰嚴公私人臣薦賢爲 國也非不明之患而惟
不公之患不明之罪小不公之罪大傳曰君子有更
相汲引交好以爲公小人有互相朋黨比周以爲私
其迹同而情異不可不察也昔祈奚請老晉侯問嗣

皇明留臺奏議

臣職類卷七

六

焉舉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
於是羊舌職死矣又問焉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
君子謂祈奚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
比舉其偏不爲黨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方
今 朝政清明公論大著非但如呼朋引類崇奸植
黨如宋權臣蔡京之流今故相張居正之輩比暱兇
邪戕抑讜直然後謂之私也蓋賢才 國家之公器
舉賢人臣之公心必無所爲而爲焉斯所舉爲至公
否則動一市恩德我之念卽私也興一納交要譽之

懷卽私也誘於利而怵於勢卽私也若繫與情允愜
卽舉之親知故舊桑梓枌榆人不得議之以爲私脫
若弗諧衆論卽舉之八埏之外九州之遠人不得推
之以爲公益公則天下同心一人舉而衆共是之私
則人持異見一人舉而衆共非之故此一人也甲譽
而乙毀此舉而彼斥譽者是而毀者非矣斥者得而
舉者失矣是非不兩立得失不同情此公私所以判
也乞 勅該部轉行各衙門以後舉用人才務要
允協至公毫無私意庶乎一心一德舉則公舉斥則

皇明留臺奏議

臣職類卷七

七

公斤不待計較商確自無異同之患矣

三曰酌用舍夫人君之馭下不外用舍二端而賢否
實因之用舍乖其當斯賢否淆其真矣往年阿附權
門虧損名節奔趨勢醖濁亂紀綱是皆奸邪之尤人
人切齒幸賴我 皇上英奮睿斷擯斥無遺遐邇
歡頌以爲舍之得當矣獨於用人之道 臣愚猶有說
焉近時所用之臣起廢者甚衆孰不以爲碩望宿德
朝野忻服聯性韜真士民式仰祇緣不善負融齟齬
故相或因人註誤遂至落職在草茅則爲潛德之光

在廟廊則爲名世之彥起而用之得矣緬想其中豈
無以他事獲罪如心術刻儉排擠同儕才力懦軟驅
策難前志行卑鄙垢濁渙浚者乎亦豈無蹤跡詭秘
彌縫機巧指摘尚未得其根究者乎彼適當故相柄
政之時解組遂槩目爲賢是猶混燕石於下璞雜鴟
鷂於鸞鳳奚怪乎人言嘖嘖起而復廢用而旋舍也
臣愚以爲用人者與其紛錯於後孰若慎擇於先不
因人之舉而輕於起也不因人之論而輕於廢也伏
乞 勅下該部必覈其平生履歷考其人品邪正

皇明留臺奏議

臣職類卷七

八

察其志行純疵果爲特立獨行不詭不隨者乎起之
可矣不然雖舉而毋啓也果爲趨炎逐熱毀節踰閑
廢之可矣不然雖論而無廢也說者又曰唐虞而後
完人實鮮有長於此而短於彼有務於大而略於小
者苛於求備不亦難乎蓋人固有偏長而取人有大
致狐裘而羔袖猶之可也苟虎皮而羊質尚可取乎
合抱而寸朽尤之可也苟尺直而尋枉尚可取乎以
此而審取舍則嚴而恕公而確兼得之矣是尤權之
稱物低昂不同而施之各得其平也鑑之照物妍媸

不同而燦之均協於當也用舍之法似不越於此者
四曰審進退天下有自重之臣而後朝廷之益
用舍予奪在人進退行止在我記曰周之士貴秦之
士賤等士爾矣周貴於周而賤於秦哉蓋其貴也非
人之所能貴難進而易退者貴之也其賤也非人之
所能賤難進而易退者賤之也此貴賤之懸殊周秦
之異政也今之人臣方筮仕之初猶曰少不更事冥
行徑趨容或有之若夫諳練歲深關歷年久其於進
退之機業已見之定而審之熟矣當自省厥中果爲
皇明留臺奏議 臣職類卷七 九

則真態畢露矣果能免於朝就塗而夕被謫任未抵
而歸裝促乎方其進也人皆仰之如冲霄之鴻及其
退也人皆唾之如伏穴之鼠功名何物也而乃汨沒
人一至此哉以上四事皆膚淺俚談似無裨於謀謨
宏略然下有關於岩穴上有關於廟廊而近有關於
國家遠有關於天下未必非一得之見也伏乞
皇上采納施行庶士皆惇實以待舉皆秉公以薦賢
以之用人則無二三之惑以之進身則無冥昧之羞
野無遺賢朝無倖位致治與而太平可萬億矣

皇明留臺奏議 臣職類卷七

十

催請考選代差疏

未吾弼萬曆三十年正月

夫人臣之分鞠躬盡瘁不敢言勞惟軍國之圖思患預防實所當亟故力能任而巧于推避偷安者爲自私其力不任而甘于挨排釀禍者爲悞國自私之臣欺其君而罪小悞國之臣欺其君而罪大臣不敢自私爲小欺詎敢悞國冒大罪耶奈時窘于芻應沓酬而智索于任多責重勢必悞國不得不爲

皇上陳之臣自萬曆二十七年冬奉命巡視下

江巡按直隸傳頌勅書內有向因巡江御史安

皇明留臺奏議臣職類卷七

十一

處京城遙度事機以致地方受害今特命爾巡視下

江常川在於鎮江駐劄六箇月餘往來巡歷嚴督守

備倭等事天語諄諄踰三百言凡以沿江地

方與倭爲鄰一海之隔在指顧間江海遼廓鹽徒出

沒盜賊縱橫每計勾倭夥引倒戈內向網利爲害地

方毒之故特設憲臣昇以專勅肅僚貞度備內

防外體統比之邊鎮一年滿日差官接管而自龍江

關以上抵九江又另差御史一人飭江防理漕務意

蓋深遠其不爲冗員明矣臣慚庸弱謬叨委用非不

日夜惴惴蚊負是懼適際臺員多缺一人數差維日不足臣奉南京都察院劄付巡視中東南三城經年不得代近以御史陳燧丁憂又奉旨兼管上江

矣他如九庫光祿抽分門禁皇城鹽政撥船存

恤小刷卷等雜差臣同御史王藩臣蕭如松三官遞

相序攝顧彼則失此居京則遺外其於勅書背

違匪直臣巡江一差爲然是以臣自蒙欽差僅

於萬曆二十八年三四九十等月一巡歷蘇松常鎮

淮揚濱江聯海一帶起縣營鎮審其要害試其操練

皇明留臺奏議臣職類卷七

十二

閱其城池稽其械餉訪拏其鹽盜窩家考察其有司

軍衛官吏而又爲絕技絕力能將能戰者之搜求南

止吳淞北止狼山及欲抵金山淮北邊海極處縱觀

其洋島未遑也今且兩易伏臘合屬之官吏迭更各

伍之軍兵非故幾過半矣上年川沙之失雖信地員

役之罪臣罪亦安所逃哉且也倭奴叵測犯於閩犯

於浙又犯於廣東康爲互市之說以危朝鮮轉瞬汎

期臣不敢謂倭之必至不敢謂倭之必不至則躬行

巡歷督率將領守令衛所百官整飭一切防禦爲未

雨綢繆之備臣職分也第臣同臺御史不過三人王藩臣則以屯田印馬兼掌各官考滿責皆重大蕭如松則以鳳陽糧儲兼管京營京倉事頗繁多若署道印帶別差二臣各不一而足肯聽臣卸巡視攝理諸冗劇出爲備倭謀乎勅書所謂安處京城遙度事機以致地方受害臣捧誦凜凜嚴於鈇鉞之臨寢食靡寧要之絆於兼差臣於事機未嘗一日非遙度而臣在京城未嘗一日是安處無裨地方仰負勅旨究竟釀亂不無可虞若川沙之切於剝膚若各

皇明留臺奏議

臣職類卷七

十三

省之驚於震隣臣固有春汛近憂無奈群差駢集跋胡蹠尾大類狼奔計無復之矣臣竊思留都根本重地異方蝟處姦人狐潛神棍大俠不可方物倭於嘉靖中倡獮曾犯城下臣查有舊題一城差一御史誠瞿瞿治安長慮豈昔不當兼城而今兼城反當兼大小差耶外之則屯馬倉江所隸十五府四州其職掌關係南差者撫按不越俎而理矧文武之賢否地方之利害歲異月殊名曰巡按監察御史竟逾年來無一巡其境按其事親見而察其人懲一警百稍

稍振刷整頓之奈之何官不玩法不弛姦盜不無忌而軍民不坐困也皇上豈謂御史黃華秀段尚

編相續物故後藩臣尚在告臣暨如松丁憂只馬嗣武陳燧兩員未嘗廢格曠官耶不知其挨排強支格之不能不廢官之不能不曠猶之乎臣今日之挨排強支也嗣武積勞業以病歸而遂卧病就木燧積勞欲以病乞而遭母喪息肩大都不得請於

皇上無可奈何耳臣籍江西溯游而下金陵長江天塹吳楚交會左黃漢右鄱湖綠林嘯聚爲四通八達

皇明留臺奏議

臣職類卷七

十四

之區順流千里舳艫蔽江萑葦幃野妖孽伺隙竊發者難於防詰小則黑夜肆劫大則白晝橫行十數年前強盜劉汝國輩之狂逞致動兵蘇松可爲寒心當逆宗宸濠垂涎南京先攻安慶殷監不遠茲

勅巡江御史於安慶彈壓當時非漫然議者併以督漕屬之任匪輜細便付之兼才兼力之士尚恐鞭長不及馬腹莫克兼制分上下江爲兩不欲缺人廢事臣何人斯克勝此艱鉅兼任乎江之永矣二千餘里城之廢矣臣萬家諸所攝治旁午而前精神不能

處處流貫力量不能事事周詳耳目不能人人旁及而精神已耗力量已竭耳目已窮臣行年未五十血氣折磨鬚髮斑白日賴藥物勉強支撐是委千斤之重擔寄骨立之屨夫鮮不仆矣臣既不敢推避偷安更不敢揜排釀禍又不敢泛論言路之難塞臺省之難空惟有耿耿爲國一念真切苦情不得不冒昧懇於皇上耳伏乞聖明察臣之真憐臣之苦觸汎期之伊邇思倭備之當嚴矜庸臣兩江之難兼亟將考選原擬南京御史諸臣欽定各道分

皇明留臺奏議

臣職類卷七

十五

補缺員

勅下吏部給憑勒限速令赴任試職管

差庶臣

寬一分受賜一分姑乘時力疾料理江防觀

兵海上以一職報効務使鯨波絕警鴈澤安生而臣

之拙劣免叢挫於南諸臣之賢能不淹滯於北輦

陪京於磐石維東南於泰山則寧獨臣一人幸甚諸

臣幸甚半壁之士民幸甚臣無任懇切皇恐待

命之至

爲諸臣爭職掌疏

孫居相

臣惟國家衆建庶官凡以共衛社稷故官得其職則事治而社稷安官失其職則事廢而社稷危此古今不易之理也我太祖高皇帝甫定天下卽諭群臣曰自古君臣本同一體若君獨用則臣職廢臣不任則君事勞君臣之間貴在一德一心以共濟天下大哉王言真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我

皇上初登大寶虛懷用人一時官備職舉事治民安說者謂萬曆初治婉美祖宗豈非任人之明效

皇明留臺奏議

臣職類卷七

十六

歟嗣是深居靜攝稍稍倦勤心有所獨嗜於是

輕視天下之心意有所偏信於是有過疑群臣之意

舉內外大小諸臣無一足當聖心者是故缺者

不補補者止令備員廢者不用用者僅取充位職業

不脩政事盡廢未有甚於此時者臣請得而備言之

如閣臣以論思爲職者也自召對不行疏陳不報

堂陛之地若隔九關是閣臣不得其職矣吏部以用

人爲職者也自野多遺賢官懸空位內外壅滯有如

積薪是吏部不得其職矣戶部以理財爲職者也自

武弁言利宦堅持籌官民匱竭有如懸罄是戶部不得其職矣禮部職在典禮自 郊廟襲代攝之文

山陵之拜掃之儀大祭大禮竟成闕典禮部之職何在乎兵部職在詰戎自權璫弄禁兵於西郊懦梟殺屬夷於滇南煽亂損威僅同兒戲兵部之職何在乎刑部職在乎寬自忠臣繫無罪之獄殺人逃天討之誅是刑罰之用不得其平而刑部之職何在乎工部職在營建自 前殿無 臨御之地後宮侈傳造之役是工用之興不得其當而工部之職何在乎都察

皇明留臺奏議

臣職類卷七

十七

院以紀綱爲職者也邇來僕隸下賤辱殺

命官掃除廝役毆傷宗室都察院曾不得執法問罪以振揚風紀是可謂得紀綱之職乎臺省以諫諍爲職者也邇來忠鯁之言百發不收立伏之馬一鳴輒斥臺省曾不得明目張胆言天下事是可謂得諫諍之職乎撫按以彈壓爲職者也邇來刑餘銅臭擅行叅劾虎翼猴冠吮民膏髓撫按曾不得詰姦鋤暴以信此簡書是可謂得彈壓之職乎藩臬以承宣爲職者也邇來銳意調停者指爲阻撓苦心節愛者動見

皇明留臺奏議

臣職類卷七

十八

陛下諸臣之罪也諸臣欲盡職而不得盡是

陛下負諸臣不獨諸臣之罪也恐於 聖德亦未必無少累矣矧政事日見廢缺治道日見乖違天變於上人怨於下究且土崩瓦裂不可收拾即使金玉珠寶亘地彌天竟何救於危亂之勢哉夫諸臣幸際風雲光依日月類欲致明主於三代之隆以少副其幼學壯行之志今乃以職業不脩之故仰累

聖德兼損 聖治則諸臣之罪益大矣 臣之憂滋深矣用是不避忌諱輒爲諸臣爭職掌然非爲諸臣

計也蓋區區赤心知爲 皇上之 社稷計耳

萬一 臣心可亮 言可採伏祈 蚤降勅旨明諭

內外大小臣工各修厥職勿從中格勿使外撓勿述
信而心疑勿陽予而陰奪悉予便宜聽其展布亦非

爲諸臣計也蓋任人圖治乃我 皇上自爲

社稷計耳 臣思及此 臣心良苦 臣言及此 臣心欲吐

臣知無能爲也所恃 社稷有靈或能默啓

聖衷頓悟理道庶幾君臣一德大小協恭 社稷

之慶永綿於億萬禩後萬曆之治愈光於二十年前

皇明留臺奏議 臣職類卷七 十九止

矣 臣不勝瀝血焚香叩頭懇祈之至

乞公銓典以激勸人才疏 張士佩 嘉靖四十

惟 國家所任以弼治者庶官也所持以權懲庶

官者黜陟也邇來中外肅清崇廉靜顧賢能擯不才
在任者百執事因之傲惕勵翼靡不精白承休濟濟

效忠真一時明良之盛也但人心久則易生懈怠而

考察實激勸之典乃破格例以洗往弊尤所以易觀

聽而回心志邁往代而範百世也 臣慶遭逢稍竭一

得之愚而略言之夫府州縣官孰不知爲親民當重

其選擇其人今之官於府州縣也乃率以文以資以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一

資則庸劣亦得以備員以文則浮章無裨於實政是

任之者已不盡其制矣既任之後所賴維持士心者

特有懲黜以惕其衷陞擢以鼓其志也今之陞擢又

有可慨者均一州縣官也在進士不過三四年有銓

司科道之遷遠有部院堂卿之望舉人極其歸竟多

止方面近雖臺署之榮亦千百中之一二非卓英積

著卽賄附之輩也歲貢愈拘愈卑遷擢府佐而止矣

皇上試觀今日吏禮兵三部之屬六科十三道之內

有幾舉貢出身者乎若以爲例不當也嘗有先爲之

者矣若謂中無才俊耶今天下舉貢幾萬人皆

皇上久道化成之者以爲無人則誣也有例有人不與舉貢而獨與進士者豈以近來任官得人甲科爲最乎然非進士生皆豪傑也特朝廷優擢甲科咸各自愛自勵是以業官者善人多爾若論忠勳名位之心舉貢與進士同也雖下至吏胥或亦不無此心各以上進無階鬱抑未能自發耳觀國初任賢一時得人獨盛才不可以出身拘亦明矣況今府州縣星列宇內計一千五百有七設官六千七百有餘貢

皇朝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二

進士三年中纔三百人除選京職外除不越百五十人使其皆賢亦天下編氓十分之中一分蒙至治之澤其九分之所仰藉皆舉人歲貢官也蒼生籍于舉貢者甚多而朝廷乃待舉貢爲甚輕焉可乎是國家陞官之典不惟上待士類當昭公道而下爲民生尤當普公惠也況民爲邦本不爲民計寧不爲國計乎伏乞皇上勅諭吏部推爲國爲民之念察州縣牧責之同不肖者同其斥也才且賢者亦必同其遷今後但府州縣官歷任年久廉能茂異不復

謂其出身資格亦惟酌其德器相應堪任六部之屬雖舉貢置之吏禮兵可也戶刑工亦可也堪任耳目之寄雖舉貢選之六科可也十三道亦可也次之而寺署之屬外之而方面之重量才度德咸與科甲參任其位愈久望愈隆德猷足以經綸叅贊器節足以大受裨國雖九卿三閣皆所不靳乞著爲令典垂憲萬世將見大典一公風動自別爲舉貢者莫不以上之待士不我限我隨所在出身皆可大行身家之念靡不易而爲民爲國之忠孰肯以限

皇朝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三

一第而志局於行也孰肯任職自畫而不遠圖也孰肯至積負盈身而後出爲囊橐之計也翕翕焉及時效用聲靈焉竭忠報國如此循吏之盛眞可齊唐虞駕三代豈止云掃除魏晉以來弊典爾哉此尤以外言之也若在內則資格之外更增一弊焉陞遷論衙門矣均二郎官也吏部之屬涉必崇階禮兵次之戶刑工何嘗涉其津也均一七品也六科之任率多喬遷十二道次之評事等官何嘗窺其徑也將以爲論年勞則歷任久近相懸職務煩簡互異也將以爲

論賢能則庸劣恒叨峻秩才望擢多常調也臣嘗訪之而詢其故咸云此各衙門舊規也伏覩

祖訓曰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額視不敢相壓竝無優待一二衙門之意也所云舊規不知出何典紀分明積弊當革乃謂舊規相傳可永嘆也此且不古若矣况望古之治也哉此國弊之大者以一二衙門之便彼方固守之若醫之利病者然孰肯言亦孰肯除之臣欲其除之者非不欲其優擢也惟欲其人不惟其資惟其才不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四

定其官也伏望皇上大奮乾剛革自古所無之

弊勅諭吏部自今以後京職轉遷不許復沿舊弊騰黃提督不必吏曹也府丞寺丞少卿不必科道也叅政叅議副使僉事不必分拘某衙門幾年陞某衙門幾年轉也懸虛位以待俊又察政績以議陞遷果端公廉幹聲實芳隆也凡在九卿之屬皆得內轉崇要惟才不愧官功不浮位而衙門非所拘焉苟非其人雖吏屬科道之年深者亦不槩轉京秩并外而方面之崇亦不輕補而資次非所計焉祇爲國家

之便不爲一二衙門之便爲豪傑之便不爲庸夫之便陞一必足以勸百而後陞之優也如此則弊典一清激勵自彰凡厥庶官莫不以朝廷擢官無所拘也我隨其所據之位能樹大動皆可致大位而行道不爾雖任爲衙門奚益也循常之念靡不奮而爲卓異之忠孰肯仍前推諉苟延一官乎孰肯自持陞格矜倨玩愒乎孰肯不以國士自期進圖匡濟乎爭相砥礪之行達乎百僚凡非中人以下者莫不相率爲善也在豪傑之無待而興者亦愜其衷倍其氣焉噲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五

進之徒雖驅之鑽刺擇官不爲也竈薪撤而湯不沸病根拔而癰不潰官以德懋位以功隆內焉得人之盛殆可竝九官駕宅俊豈止云革正昭代弊典爾哉然拔舉貢矣但用之不廣何以回狂瀾於旣倒之餘取之不恕何以多得人于久挫之後論人品矣但要地叨俸之最者竝未抑而量遷散局資望之深者當優擢而多靳是破格例而未盡去其弊公激勵而未定其典無以盡愜中外滌德之望久著鼓舞作人之術也今當朝親會試之期天下官貢舉貢咸萃

京師傾心聖政伏乞 天語叮嚀吏部益祛往弊
一任至公仰觀 國初之良法永定任賢之大典播
誥中外俾勿復以格例自阻惟當以忠愛自進賢才
幸甚民生幸甚 國家幸甚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六

乞定立諸臣疏章稽程疏 李之茂隆慶元年任

恭惟 皇上履登大寶端拱穆清 聖躬居法

宮之中政令敷薄海之外其于內外臣工賢否貪廉
之跡人才風俗多寡厚薄之殊錢穀甲兵豐歉強弱
之數邊徼道路夷險通塞之由閭閻疾苦之狀海內
利害興革之宜靡不燭照數計而洞見其幾微是雖
英質天授 聖學日新無待於廣覽博識亦必候
諸臣敷陳疏章以啓其端也然 陛下以一身任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七

于諸臣疏章固一覽無遺而處分各得其當大小臣
工莫不仰日月之明畏雷霆之威以爲大有爲之君
出於尋常萬萬也間有一二疏章畱中不出者
陛下必有深意存焉或待而發耳諸臣愚昧遂疑
陛下該工科都給事中馮成能恭陳末議疏奉
聖旨是聽諫乃朕素心說得是的未嘗不卽加納昨
謂不諳事體者你每今後宜審擇所言以承朕意禮
部知道欽此則夫畱中不出者無乃果未審擇所言
者乎事未可知也若于所畱之疏姑有待而發雖期

月之間亦不爲晚特恐左右近習不諒

陛下畱中之意祇慮方已所謂或處之高閣或置之

深藏 陛下一日二日萬幾裁決方來者未暇矧

暇搜索已往者哉 陛下不暇再覽臣下不敢再

讀彼近習輩遂以爲得計至再至三末流不可收拾

要之其漸不可長履霜之所當戒也 愚以爲欲慎

杜漸防微之意莫如定立稽查之程我 朝稽古定

制凡諸臣疏章外由通政司內由司禮監實封進呈

御覽畢內閣要指取自 上裁仍由司禮監散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八

旨于各衙門欽遵施行其制度精嚴固超軼前代遠

甚但由外入內者有數可查由內出外者其數不可

得而稽也畱中之疏不無壅蔽之奸矣懇乞

聖明俯從 臣議合無申命內閣通政司各置題

奏號簿二扇總開年月細分日時但有諸臣疏章各

以類附明開某日某時某衙門某官某人通政司記

其入內閣記其出每月終科道掌印給事中御史循

序各差一頁先查由通政司入本若干數果相同會

題某日分題本若干奏本若干竝無多少數目如有

畱中不出會奏某月分某人題本某人奏本未蒙

聖旨批荅稽程一立諸臣疏章咸得以 上聞

陛下益著從諫之美近習庶屏壅蔽之奸內外臣工

之賢否貪廉人才風俗之多寡厚薄錢穀甲兵之豐

歉強弱邊徼道路之夷險通塞間閭小民之疾苦海

內利害之興革不惟燭照數計而知之真亦將議處

調停而行之當矣守成業而享盛治夫豈外是哉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九

定兵變以肅紀綱疏

張

蒲

萬曆二十年四月上

等近接邸報見得寧夏鎮城標正奇遊四營官軍家丁因減劑糧銀布花等項將巡撫黨聲兵備石繼芳登時殺死焚毀公署文卷釋放各獄罪囚臣等大相駭愕謂國家非常之變一至此也夫方今疆場多事驅貔貅之軀命以當腥羶之醜虜須得休恤軍屬結其歡心彼方委順用命乃猶踵襲故套肆行漁獵二臣之被慘未必非作孽者之自取也夫復何惜顧巡撫兵備皆命自天子以主鎮一方即使侵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十

削有據惟天子得以殺之斯於國法爲順今軍士大肆戕叛略無顧忌如朝廷法紀何不知有二臣獨不知畏陛下耶似此叛逆之徒大彰天討一鼓盡殲亦不爲過仰荷聖慈允該部之議矜宥餘黨准與招撫脅從罔治已奉有明旨等無容復贅矣其在今日惟以殲厥渠魁爲急務若不得真正者明正其罪猶如歲前禁門鼓譟之變僅以一二老稚無干者搪塞了事恐貽害國家不可收拾矣等以爲弭變者當慮其後除惡者須務

其本如兵部之議懸榜曉示各黨將真正造意首惡盡從獻出固良計矣萬一各黨不爲自獻或獻者非其首惡將奈之何熟思之無如就當日觀變之武臣求之手臣等詳玩總兵張惟忠本以稱說四營官軍家丁圍殺二臣時曾責令坐營都司汪廷輔屯田都司蕭韶成中軍守備千總等官汪度等問衆軍有何吉軍各該軍丁便以二十事申訴夫衆軍作亂之際可以齊口稱冤而班軍記事者難以混聽繁寫也勢必計今二三軍人稱訴矣再詳所訴二十事內糧之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十一

粗細銀之毫釐年月之先後詳悉周備且有序次是言之者從容而聽之者爲暇豫矣言者從容其自露其面貌以示觀者亦甚久矣聽者暇豫其觀出言者之面貌亦甚熟且真矣假各武官認記之不真其跟隨軍役未有認之不真者縱跟隨軍役認記之不真其部伍久相聚噪亦未有認之不真者一一魚鱗挨查則能於倉卒殺官之罪者必平素懷殺官之心也是卽其正造意首惡也何難得哉然而觀變之武臣雖易以挨查首惡彼必慮其部伍犯順主帥難免甘

心窺避終不肯捕綁出獻者諒人情然也誠開示赦宥之條以捉獲首惡之功准抵素疎紀律之罪在武官心無顧慮誰不幸恩而圖功此而猶不出心綁獻隨責以備寫軍寬之時豈其瞑目而坐略無顧視耶彼將何辭如此究查又何渠魁之能漏網乎伏乞皇上先開武臣擒惡抵罪之例專責張維忠督令都司汪廷輔蕭韶成中軍守備千總汪度等在于標正奇遊四營將叛軍首惡詳為挨查綁獻亟加殲除無使遺種于重地枉及于不辜庶羣危定而頓消目前之變法紀明而不貽久大之憂邊疆可常常無事矣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十三

申明職業以便遵守疏

孫維城萬曆十三年六月

頃者給事中葉時新題議明職掌等四事雖詞指不同大約指摘南都各差為多時值北方亢旱

聖心憂勞臣等不能交修職業仰助消弭宜罷宜斥

方深脩省又何敢于科臣所請妄有陳辨竇溷

天聽然觀邸報傳聞以來南京諸臣無不驚惶在外倉屯等差不敢根究所轄之病弊在內巡視五城不

敢追問橫道之死傷既負曠療之憂復虞尸越之嫌

朝夕眩惑莫知適從首尾顧畏不成事體臣等目擊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十三

如斯豈復仍容默默惟

皇上虛心覽察焉夫南

都根本重地西接荆楚東連浙越北控江淮民多豪

健奸變易生故

祖宗朝設五府六部又設有科

道等官而外之江鹽食屯內之巡視皆以風憲之臣

委之非徒贅龐之也所以重根本而防禍變也東南

二百年來民間靡有竿旗之呼鋤耨之擾雖皆

朝廷威德所極而

祖宗委任事權之重亦不為

無賴已苟不論理勢便與不便情俗宜與不宜徒求

目前之可聽罔思後日之永久盡取各該職務而分

更之束縛之又阻抑而摧折之則事事招嫌誰敢不避人人掣肘安得有爲狗馬之心徒懷絲毫之力難展豪強得以窺伺奸僞莫可究詰將來東南搖動禍害深可慮也

皇上試容

臣

等細陳其說以通詳

言之巡按兼總眾職其一應事務各差誠不宜侵越矣然巡按有巡按之事各差有各差之事其有司通詳者必其有事體相關者耳若一槩以爲越禮犯分而不令與聞臣等未識朝廷專勅差委此官之意止令坐鎮雅俗乎抑欲有所事事乎即欲有所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十四

事事而又病其通詳則使各差奚所適從且文移批荅自是本分公事初非有成心此而以爲越禮不知所越者何禮也此而以爲犯分不知所犯者何分也事有干涉上當究而下未詳職難推諉彼已行而此不知則職業歸于曠廢成命何以責成夫人之田固不可芸已之田亦非可舍此通詳之禁名爲省事而實不便于行事所當酌議者也以訪察言之事有指証負累牽連禁之誠是矣然法可行則俱行法不可行則俱止斯蕩蕩平平之道也今以各差爲當禁

而巡按爲當行豈各差行訪東搏西擊上干

天變而巡按行訪東搏西擊獨召

天和乎

臣等

以爲惟論其理之當否不必拘于差之大小若禁之于各差而聽之于巡按是欲止其沸而存其薪欲塞其流而開其源將來詰訪窩訪之害決不能絕而巡按兼總之差恐亦難免于愛惜者之雌黃矣此訪察之害當通禁而不當爲偏禁所當酌議者也以查盤言之倉庫錢糧一歲數次定以爲額然法體貴于得中輕重期于不爽故事在得已雖間行而不爲宜在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十五

不得已雖數行之而不爲擾其委官查盤則撫按可筭而各差不可筭何也撫臣數年一轉又與按臣事體多同故會同查盤自無相防各差之于巡按則不然矣或到任有先後復命有早晚如遇各差將滿而巡按未到或雖到而未及委官或雖委而未及報官則各差將坐委而巡撫與巡按隔別難窮其弊又使巧吏舞文易行其奸或忽有而忽無或東掩而西撫數目缺于清楚事務盡屬潦倒職掌謂何咎將誰歸夫一差查盤一二日可完計各差查盤歲不過

十餘日之擾費而以養無窮之奸非所謂權輕重而審法體也但委官在于得人名罪不宜輕坐耳此查盤之歸併便于侵欺之輩不便于各差職掌所當酌議者也以詞訟言之衙門濫受越境勾攝尤爲騷擾然南都舊事_臣等不知竊見近來勾攝不過百里准理止於都民雖應天上江之訟五城亦不得槩聽焉科臣以爲越境勾攝無日無之其殆訛指南都之舊事乎至于巡視五城御史尤不可不分別者蓋巡城御史專有地方之責奸弊皆當聽理而南都民情尤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十六

等又有說焉巡按專_勅也巡鹽專_奏亦專_勅也地方既有巡按足矣而又必議有巡鹽屯田巡江巡倉等差無亦鹽屯倉江之務關係地方重大即巡按亦勢有不能兼者乎以勢所不能兼者而欲使權盡歸于一人以事之所當理者而欲使束手高坐于地方則文書收掌一吏役能辦衙門清閑一冷曹可攝是巡按之外皆虛設矣曷若革去此差乎此皆_臣等之所未解也大抵天下之事不貴于可言而貴于可行人之論事不當執已見而當通衆見懲噎而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十七

多就之所以然者巡城聽理事大者方與叅送事小者酌量計放今日告而次日可給隨投而隨已寧家無贖追之累人無保候之艱一投通政司其間衙門轉折不得如是之速今不辨黑白而槩爲濫受不分願否而盡歸以通政司恐奸民易乎通狀以累無辜平民苦於通狀而自貽伊累强者得以凌弱不敢控訴民間冤抑百無一伸橫行得志良善懷憂將來地方不安而乖氣致異北方之亢旱又將移于南都矣此詞訟之繁欲以便民而實不便所當酌議者也

乞的議臺規疏

黃仁榮 萬曆十七年九月上

頃該南京右都御史耿定向參論御史王藩臣不送揭帖左都御史吳時來因而申飾南臺憲規奉

聖旨都察院既有相沿舊規兩京都着一體遵行王藩臣着罰俸二個月吏部知道欽此臣惟大臣當為

國家持大體不當與言官競大都御史辨論官邪故事不白臺長臺長無侵官御史無撓法此大體也若

上疏公朝投揭私署邇來陋習耳即欲沿為規御史偶失之不過小節罪不至叅况 大明會典不載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十八

憲綱不列原非

祖宗舊制

皇上聽時來欲

令一體遵行臣慮其開箱制之端壅蔽之漸也况南北事體不同實有難於槩行者關臣職掌安敢默默

不言我

祖宗設兩京都察院有都御史十三道

御史都御史固得參論御史而御史亦得彈射都御史均以論劾為職與部寺堂屬不同臣讀通志考見

唐御史蕭至忠彈蘇味道賊汚貶官御史大夫李承

嘉詰諸御史曰彈事不咨大夫可乎至忠曰故事臺

無長官御史

天子耳目比肩事主各自彈事不

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又誰白哉

御史之不白都御史由來舊矣臣又查得嘉靖三年

吏部侍郎何孟春都御史王時中等劾張璵條議大

禮 肅皇帝謂張璵等所上留中未發安得先知

孟春時中等覆罪言璵先以藁示人且有副本存通

政司故臣等知之 肅皇帝因戒通政司封納何

不嚴謹夫副本且當嚴謹則私藁又何先投耶今年

三月內吏部都察院一本議復人心不古等事奉

旨極其嚴切几章奏未有 明旨先傳寫者不便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十九

罪及傳寫人役且併原奏官罷斥矣

肅皇之舊

典 陛下之新命赫然具在誰敢故違且投揭之

不便者三其不必者二近事可鑑者一御史章疏

皇上尚未賜覽都御史先得觀之不敬莫大乎是非

獨臣等有所彈而不敢即都御史亦安敢當之而不

疑也一不便南都去 闕下二千餘里往來遲速之

期預難計算若北院朝進疏而夕達 宸聰矣一有

傳播百弊叢生二不便彈劾之疏非貪贓壞法則徇

私植黨及生事害民之類驅逐豺狼常虞反噬語曰

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又曰謀泄者事無功三不便御史風聞論人行止予奪議覆于該部取裁一聽於聖斷卽未有當御史身當其罪不及都御史也不必者一建白條陳不妨商確可否若論官負卽有權貴爲勢所必避門生故吏爲情所必徇御史言之都御史將止之乎不必者二南道御史林可成劾吏部侍郎徐顯卿不知顯卿從何得揭先觀大搜賁疏之人三日不得又從通政司謀緩其事該司不從邇來章疏或至途中而追趕或至闕下而不投總之私藁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二十

先傳可援而止此臣所謂可鑑也故會典止載凡建言創行事理必須公同評議互相可否務在得宜方許實封陳奏至於公列則不及之也前人豈智不逮此亦知其不便且不必也蕭至忠卑卑耳尚能堅執臺綱不肯關白卒之至忠劾罷疏欽明與承加等而綱正爲一時所憚兩都御史爲朝廷執三尺法豈肯以承加自待臣等雖至愚又敢自處至忠下哉雖然獨有深慨焉嘗觀胡世寧薦霍韜爲御史謂祖宗初設都御史以糾劾百僚其後都御史又與六

卿皆同僚人情稔熟彈劾不行而遂委之御史至於今非但不自彈劾且阻御史之彈劾矣如定向者時輩號爲有聞者也昔副北院旣極言以詆周之翰今總南院又借事以叅王藩臣疏號愛惜人才迹類挾制言官今日之事非有大不可已者祇因一二知厚急索疏藁不得聞激於人言輕形論列使後之挾私防口者借言於今之申明流禍之大將有不可勝言者吳時來旣同總持之責宜有救正之言乃其持說益倖低昂伸抑之間不勝恣睢較轆之意所謂不足而獎進之有餘而要束之不知我祖宗設官之意果如是否耶至於上下內外之分理亦舛矣史典之譬詞益窮矣總之一博北臺之轉一急冢宰之推皆欲以風力受之如往事也臣無容深論以傷雅道但投揭終不可行投揭不已勢必至於稟白稟白不已勢必至於阻抑阻抑不已勝必至於別有申究自今以往苟有大奸大惡爲都御史所欲黨援者又就爲之論列語曰繫騏驎之足而責其走千里縛賁育之手而望其敵萬人必不能也事體關係甚不小此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二十一

臺長而不敢壞 國家風紀伏乞 勅下部

院科道會議如 言或有可採仍遵 大明會典

憲編凡建言創行事理聽其訂至于論劾照舊不

相關白必欲存一揭以備他日查考亦必奉有

明旨之後方許送堂庶耳目不至壅塞而風紀得以

振揚矣 臣之此疏仍未敢先臺長而後

皇上如蒙俯采 臣言禁投私揭姑一罪臣以謝臺長

罪斥不足為 患罰治不足為 辱何也 臣去而臺

綱存也 辱而 國體不辱也 實不勝幸甚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二十二

乞肅法紀申公論疏 李用中 萬曆十九年 閏三月上

竊惟人君所恃以齊一天下者惟此三尺之法也

令嚴則臣下罔敢弁髦而公論稱快反是則法敝而

公論惜之矣我 皇上厲精圖治惓惓以飭吏治

恤民瘼正士風為要務而奉法者率不能仰體

皇上之心此畫一之治所以不克臻於天下也 臣愚

有慨於中久矣謹據實為我 皇上陳之表弘德

昔為肅州兵備副使其所控制正邊方地也宜乘此

時以大展其冒中之奇矣乃一聞虜騎闖入即惶懼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二十三

無措杜門稱疾必俟有冀寧之役而後已此其畏虜

如虎烏有邊才萬分之一哉孰意去肅州未幾而邊

才之薦弘德亦得廁名於其間是豈弘德在邊方之

日全無才可見離邊之後始見邊才乎 臣料弘德之

有此薦也蓋一則懼討肅州規避之罪一則欲避冀

寧巧官之名故多方營求此薦以自文耳假令該部

因其薦而仍薦之邊方則弘德其將攘臂以往乎抑

亦縮首回籍以再求腹裏之調乎 臣恐是薦也即使

弘德反鏡窺形當汗流夾踵矣此倖進之臣所宜懲

也閱世翔先任南京工部主事三年已碌碌無奇矣
及其赴京考滿也臣意其當聽 皇上予奪耳奚

遑擇官哉乃世翔于將啓行之日每與諸同僚者曰
吾此去再回南京不第手段此同衙門諸臣所共聞
也然亦相與竊笑之比入京未久果如翔言改補工
部屯田司主事南中諸臣始咸駭異世翔此改矣臣
因恂知各衙門官員以考滿進京者每年不下二三
十人其才望非俱出世翔下也其資俸亦皆與世翔
等也何數年來未聞有一人改北者而世翔獨垂誕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二十四

此改也薄南曹爲冷局艷北部爲奇貨設心若此亦
患得患失者流耳其能盡職業以求稱任使乎然臣
非謂南部之必不可改也蓋方在南而卽快其改北
卒之果如持券而取焉斯有以啓千進者之奔競而
動守拙者之扼腕耳此夤緣之臣所宜裁也李廷儀
原爲甘肅巡撫是 皇上舉河以西者付之廷儀
詎非鎖鑰重寄哉爲廷儀計者正宜奮不顧身以期
邊境奠安可也迺敢於重負 國恩不敢少忤虜意
舉凡險道要路悉任夷虜往來且使其盤據內地結

姻漢族而亦漠然付之罔聞者此其微 國家藩籬
之固召彼狡虜荼毒之慘廷儀之罪不可勝誅前經
言官周孔教等相繼叅論而猶得南京別用近臺臣
董子行又論劾之乃調用南京者如故焉然則

廟堂之上豈以南京衙門之設專爲安置罪犯之所
乎抑以廷儀所犯之罪尚未合於褫職奪爵之例乎
才不足以使虜夷之我畏術不足以結權要之我援
若廷儀誠吞舟而漏網者也若不明正其罪亟加顯
斥則不惟廷儀無顏面以見南都臣民恐將來邊備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二十五

之弛壞者難以懲卽邊臣之欺罔者無所儆矣此悞
邊之罰所當重也嘗攷各省直之受理詞訟者下之
而縣上之而府又上之而司道又上之而撫按其衙
門雖至夥矣然而體統相屬總理則一此刁民難以
得志而善類得以保全也若南都則有不然者有縣
與府矣有五府六部三法司矣又有督儲操江臺省
及內外守備矣其間爵位雖不無崇卑而彼此原不
相統攝巧于搆訟者利其不相統攝也故趙甲方赴
此衙門以告錢乙矣而錢乙又赴彼衙門以告趙甲

焉此衙門方牌行該司坊以拘解錢乙矣彼衙門又牌行該司坊以拘解趙甲焉在奸頑恃衙門之多而動輒逞刁肆毒無所顧忌在良民苦衙門之多而寧爲飲恨吞聲莫敢誰何刁風之熾若此欲自此而刑清訟簡也其可得乎況中間解送者有先後抑或意見有異同則不惟百姓之枉抑不得伸而各衙門之嫌隙從此起矣夫設立問刑衙門本以爲寃民計也乃流弊一至于此是豈清平之世所願有乎此聽訟之責所宜專也我國家設科取士而冒籍者有禁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二十六

蓋其惡混淆制科也前科馮詩章維寧等輩初以冒籍中試旋悉查明革斥矣卽詞臣史鈎亦以縱子冒籍落職矣若申用嘉係輔臣申時行之子其爲南直隸吳縣人也天下所共知也旣而附于浙江烏程縣以中試其爲冒籍也亦天下所共知也乃竟獲免全焉此何以故聞彼之自辨者曰吾入贅烏程卽可烏程籍非冒籍者比矣然則曩曰馮詩等當冒籍各省直之時豈無有於所托之處約爲婚姻乎假令馮詩等借用嘉爲解臣不知用嘉何辭以對也臣亦曾聞

所謂入贅者以貧不能糊口而借資於妻家使相臣之子而入贅天下皆不得子其子矣臣切爲用嘉羞且用嘉旣以贅烏程借口矣則未中之先與旣中之後又何不居住烏程也臣又聞用嘉自中鄉試以來累科俱不曾入會試場得非知其昨非而懼有後議乎用嘉且自悔而懼之矣奈之何久無一人置一喙于用嘉而俾其得以無恙也與馮詩等同一冒籍而不與馮詩等同一查處是法可行於貧士而不可行於權貴矣如天下之公議何如後世之公議何矧今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二十七

歲復當大比士設有鑽刺之徒娶婦別省而卽附籍婦家以圖僥倖萬一當事者許之乎抑操三尺以從乎此冒籍之禁所宜一也以上五事固有爲諸臣所已言者然已議處或未能盡愜輿情亦有爲諸臣所未言者然緘默終無以大紓公憤此臣所以不得不爲之喋喋也倘 皇上鑒其犬馬之忠采其狂瞽之見則於吏治民生士風賢科未必無小補矣

乞奮乾斷定考察疏

蕭如松

萬曆三十三年六月

臣等待罪留臺職關言責接閱邸報刑科給事中錢

夢阜一本楚事善後當除禍本懇乞 乾斷亟斥

不忠大臣以正 朝綱以杜再亂事工科給事中鍾

兆斗一本大臣專恣行私顯肆欺罔伏乞

乾剛獨斷以清 朝廷事大都錢夢阜爲考察掛名

鍾兆斗爲年例推外皆歸怨于左都御史溫純而有

是疏也道路喧騰聽聞駭愕 等仰思 朝廷設臺

省之官付以言責凡 朝政是非人才邪正皆得白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二十九

簡從事而臺省諸臣之邪正是非則又付之公評非

謂已可彈人而人不敢議已也故臺省不職則難逃

考察考察有遺則年例隨之倘考察年例一或不當

則滿 朝事外諸臣代稱不平公論久當自明令譽

終無所損原非被考被推之臣可得報忿而求全也

者二百年來令甲炳如日星孰敢以私意干之乎二

臣考察年例當事者采論於公評聽斷於

皇上錢夢阜既以被察見留正當仰戴

聖恩勉

思報塞而區區借逆宗事以攻溫純不思罪人伏誅

楚亂已定一切善後事宜議自撫按而覆之禮臣即

傳播 諸藩可永絕干犯之念而謂純庇護逆宗意

終不已則羣衆會議誰其附之非但純無是心或亦

勢所不能然也鍾兆斗既以年例見推自當靜聽

新命圖効方來而紛紛借銓曹事以攻溫純不思衙

門職掌各有專任一切銓選事體議自諸司而主之

冢宰雖夤緣干進不無覬覦之人而謂純暗持吏權

得受重賄則該部諸臣誰其聽之非但純無是事或

亦力所不能行也楚構初起是非易明諸 臣共議于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二十九

下 聖明獨斷于上夢阜雖力辯逆宗誣 王之

狀亦非言人所不敢言者何乃矜爲謹論而終始藉

以自重乎忿爭一行聲氣相應夢阜帶兆斗之名於

先兆斗續夢阜之說于後二臣雖當功名難割之會

亦自有心不可昧者何乃甘爲聚訟而彼此執以傾

人乎惟知要路可據故稍拂所願則哆口橫爭即加

人庇逆不惜誣人多賊不顧也罔念言官難私苟有

所爲肺肝畢露彼其設心何險其操術何卑也故自

溫純有辯疏而侍郎楊時喬不得已有折鍾兆斗之

疏矣臺臣孔貞一科臣侯慶遠又不得已有叅錢夢
阜之疏矣慶遠疏中所云私意未化強半成公等語
臣等不知其意指所在而夢阜復借口騰辯以結黨
之說動 皇上之疑聞者竟莫測其機鋒所謂也
臣等竊惟國家之治每成于和衷而壞于朋黨故東
京之標榜爰逮五屬西晉之揮塵禍及一網有宋之
黨或以小人攻君子或以君子攻小人至元祐而君
子相攻隨釀紹聖之禍信乎朋黨者國步之厲階縉
紳之禍阱有憂世之心者所不樂聞也 臣等奉職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三十
留都從來有清議無朋黨而亦不知夢阜之所謂黨
者何居當 聖明在宥果有結黨之人恐非
國家之福未敢信爲然也 臣等與夢阜兆斗非同鄉
則同年豈不欲相安無言諱其所忌而事關 大
典序屬建白私不勝公誠有不能爲之解者此而不
一糾正則年例終不可推考察終不可行竊恐將來
當事者慮身爲的懼人反噬惟務私情之調不顧公
家之計紀綱法度終必隳頽世道人心安所底止哉
臣等惟願 皇上洞燭是非 大奮乾斷將錢

夢阜鍾兆斗 亟行罷斥以爲挾私報怨者之戒
而又 念溫純久在是非之場頻招愛憎之口乞身
懇切蚤聽歸休以全大臣之體仍 勅下在朝大
小臣工聯情合志同寅協恭共念時事之艱各効急
公之義衆言矛盾務折衷於 聖心人情好惡期
同歸于 皇極庶幾蕩蕩平平之治不在唐虞三
代而在今之宇宙間矣 臣等不勝悚仄候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三十

正班次肅官聯疏

胡

鶚

萬曆三十年九月上

臣接邸報見八月十四日吏部文選司郎中倪斯蕙一本爲百載班行一旦隕越請乞 聖裁申明舊制以肅官常以存 國體事又見浙江道御史何淳之等一本爲 朝班原有定規部屬妄生異議懇乞 聖明特賜申飭以肅官聯以重 朝廷事俱奉 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 臣詳閱二臣之疏大都部臣所辯者以官品之有別也臺臣所論者以

會典之有定也二說雖各有因輿論當歸至當想禮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三十三

部必有成議以覆

皇上之命者

臣竊謂品有崇卑皆

朝廷之臣子班有先後原

祖宗之

朝儀正 朝儀乃所以尊

朝廷也班次誠當前者

不爲抗後者不爲屈班次誠無當一則見謂踰階一

則見謂歷位我 朝儀制備載

會典二百餘年

誰敢輕議則

朝班自當準諸

會典而品秩非

所拘者

臣

自試職

留都每隨大小臣工凡習儀

慶賀諸禮臺臣聯班科臣曾未見銓屬諸臣參入科

道間者夫 留都爲我

太祖開天定鼎之地一

代典禮臣子迄今凜凜遵守無敢變易在銓屬安然

於科道之後在科道亦安然於銓屬之先無非遵行

祖制以尊

朝廷耳

臣

質以

留都之班聯而謂南

北有二禮耶顧部臣之所以生議者其亦有說彼見

往時銓屬曾參入科道間一旦更止不得不不一辯論

不知禮以

祖制爲尊臣以遵制爲敬而各以衙

門私心相競非禮也如謂御史秩卑於部郎則戶禮

兵刑工非部郎乎如謂御史事關銓屬則科臣之選

授考績獨不由銓屬乎蓋儀制有照品秩者有不拘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三十三

品秩者科道職司耳目原非品秩所拘載在

會典良有以也

臣

願銓臣臺臣各捐成心共遵

祖制在銓臣不得以品秩之故而銳意滋辯在臺臣

亦不得以所持之是而盛氣相加惟以不合於

會典者一旦昭然與衆共更之無非正 朝班以尊

朝廷云爾初何嫌於說之同異乎

臣

猶有說焉方今

仕路否塞十署九空我

皇上

特簡斯蕙爲選郎

爲斯蕙者正宜苦心焦思鑑別賢否充補庶位以求

濟時艱無負任使當有寢食不遑者乃以一 朝班

之故而銳然以去就爭之亦過矣臣官行人時雅服
斯蕙恂恂長厚非憤爭者今日之辯或爲衙門體面
致然而禮求至當正不必拘拘如此臣以試職之初
非深於達禮者而言責所關義不容默謹以 留都
班次傳自 國初者仰瀆 天聽以備禮部叅酌
伏乞 聖裁施行臣不勝悚慄待 命之至

請給五城關防疏

李雲鵠

臣等荷蒙 皇上不棄拔置南臺自受事以來日
夜兢兢於凡一切職掌事務敢不悉心以圖報效而
巡城事體則又最重而不可忽者前此未曾

請有關防深爲未便用是不避煩瑣謹爲我

皇上陳之臣等巡視衙門文移極其浩繁批駁往
來強半皆盜賊人命重情與夫拘攝人犯牌票俱無
關防鈐蓋匪直吏胥易緣之爲奸而都城奸宄叢集
詐僞百出雖臣等嚴加申飾而空白無憑眞僞何辨

如近日南京鷹揚衛致仕百戶崔輔持假牌詐騙被
南城徐兵馬捉獲除另行懲究外竊念京都通衢白
晝之中又當三令五申之後乃有魑魅惡弁肆行觸
扞若此尚可謂知有三尺哉蓋人情重得利而輕犯
法矧更無以隄防之則將來如崔輔之詐騙者恐未
易更僕數也因查得萬曆二十九年四月內巡視中
城江西道監察御史姚思仁等請討關防蒙
旨俞允南北事體相同彈壓最亟伏乞

勅下禮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俯將南京

五城御史覆

請照例各給關防一顆庶法紀可肅而重地亦可安矣臣等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三十一

申飭朝覲事宜疏

林

潤嘉靖四十四年

臣等仰惟我國家稽古定制凡天下諸臣率三年一朝大計吏治斥陟幽明甚盛典也我皇上憲天法祖任賢黜治又四十年於茲矣歷年言官之建明該部之題覆其法制詳盡宜垂諸萬世而無弊也顧明禁雖嚴而奉行或有未至近例雖善而事體或有未全臣等謹集一得列爲四條上陳聖覽伏乞勅下部院議擬俯賜施行

計開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一

一嚴法禁以杜科歛照得每次朝覲先期吏部通將事宜題奉欽依各行都察院各省禁革應朝官負不許指以餽送爲由科歛百姓其所以防奸杜漸者非不嚴且預也奈之何因循日久法弛漸隳中間遵守不敢干犯者未嘗謂無其人然亦有不才之輩直以前項事情不過歷年故事殊無忌憚之心頓生覬覦之念指名餽送需索百方剥百姓之膏脂半充自己之囊橐况今四方疲困勞費百倍小民窮苦極矣又如此橫歛暴征奈之何不驅而爲盜也乞

勅部院今次申明法制務極嚴勵但有如前項不才
官負聽撫按官從重叅拿究治仍於各官入京之時
特 勅廠衛出給告示不許在京官負私相往來
交接一面嚴差緝事人役多方察訪敢有仍前損擡
書儀餽送投謁即時拿問等因伏乞 聖裁 一旌
異能以明激勵切惟無所利而爲者大智之資有所
感而後興者中人之性是以 祖宗每遇朝 覲必
拔其賢能優著者賜宴賞賚以寵異之我 皇上
御極之八年亦蒙傳諭舉行故一時人心奮勵職業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二
益修夫此浩蕩之恩希時之典爲臣子者雖不希望
而心實翹幸焉應朝臣工奚啻數千而使二三卓犖
之輩躬逢其盛則所以生其歆羨願慕之心而作其
愧耻企及之志其於潛移默化導誠非無補 臣等再照
祖宗舊制在外有司官負九年考滿稱職者給與應
得 誥勅封贈至正統十四年奉有詔書事例凡
外官曾經撫按官保舉果有卓異政績者不拘三六
年考滿凡與應得 誥勅旌異蓋九年例得封贈
者所以待常流三六年先行旌異者所以優異等是

國家激勵之大權也近年以來定以三年之內必有
保舉三次者方准給與是亦慎重盛典之意但各省
地有遠近而撫按之交代時有遲速如南直隸則交
代而近故一有賢聲即交章薦舉其在各省動至二
年或代於任淺之時或滿於未代之先如是而舉舉
以三次不可得矣遂使旌異之典不章人心亦何所
勸哉乞 勅該部通行議擬賜宴賜賚盛典間一
舉行其三年考滿者令其明開任內曾經幾次撫按
有保薦又查歷年考語果有政績異等與該部所訪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三
相同及一二次保舉者仍照舊例准與應得
誥勅封贈等因伏乞 聖裁 一禁誣毀以佑善良
照得每次朝 覲之時多有一等聽選辦事人役先
在原籍得罪有司希圖報復即將各官微細註誤張
皇裝飭妄菲貝錦洗索癡污喧傳騰播惶惑人聽甚
至寫作揭帖投遞衙門粘貼地方壞人名檢以快已
私者夫當考覈之時人多樂聞人過一入在腹遂以
爲真使當事諸臣疑信相半緣此竟致擯斥及後雖
知未當而事已不可復者再照 祖宗舊制拾遺只

及方面而不及縣令非獨詳於方面而疎於縣令也
蓋以方面官崇而履歷深任久而仕論定或有漏網
公議不容縣令新進之士耳其職卑其任淺間有罪
跡暴著者不告詰於百姓則訪察於上司撫按論列
部院考覈^臣等以爲網法之密與方面不同卽存留
復任者雖未盡賢亦不過氣質之稍偏識見之未至
可與之改過以遷善也去之則阻其自新之路矣仰
惟我 皇上之心四海之內雖昆虫草木皆欲使
之得所而新進之士或去以非罪使之沒齒懷恨於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四

草莽之中亦豈太平之美事哉乞 勅部院議擬
嚴行禁革誣毀如有此等聽厥衛巡城御史拿究仍
照舊制拾遺只及方面而不及縣令庶中人有自新
之地而豪強無報復之門矣伏乞 聖裁 一懲貪
墨以肅官箴伏惟我 太祖定國之初痛懲貪吏
故置爲大誥省貪錄諸書以戒諭之又定爲官吏受
枉法贓滿貫罪絞之律以恐懼之是以當事官吏畏
法而犯之者亦鮮近歲貪官不過止於罷職爲民夫
貪官之所愛者財巧需苛征陰增酷籌鞭撻所至一

孔不遺若止去其官不奪其財彼又不失其富亦何
所憚而不爲哉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聚斂之
臣昔人已切齒之然昔之聚斂以歸於國今之聚斂
以歸於家昔之聚斂與盜臣以爲二今之聚斂與盜
臣而爲一是安可姑息而不加重治哉乞 勅部
院於罷斥之外擇其一二尤甚寃治如律籍沒其財
仍先行曉諭以照法紀等因伏乞 聖裁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五

推廣仁恩以光初政疏 尹 校 隆慶元年任

臣惟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一草一木未值其生則天地非全功人君以好生爲德而一民一物未被其澤則聖人非全恩此博施濟衆堯舜猶歉於未盡而一夫不獲伊尹必以爲已辜也 臣 伏觀 皇上登極

明詔有曰期衍舊恩適弘新化又曰凡爾有位尚體朕心各據匡贊之誠共保熙昌之祚欽此中外大小臣工恭承 明命效忠宣力罔敢暇逸 臣 待罪南臺愧無報稱謹以下情之不能自達者條爲四事上塵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六

睿覽伏乞 聖明采擇 勅下該部查議施行

一曰均封典切惟凡厥有位莫非吾君之臣凡爲人臣孰無榮親之念我 皇上嗣登大寶在京文武群臣恩賚有差而南京諸臣未蒙暨及焉夫不泄邇不忘遠聖人公溥之心舉斯心加諸彼王者推恩之序均爲人臣均際維新之會而不蒙一命之榮寧能忽然乎篤近舉遠一視同仁惟 皇上加之意焉耳如蒙 俯念臣子至情比照北京事例凡

誥勅進階實授移封等項恩典一體准給則浩蕩之

恩不間於遠邇而 祖宗根本之地百辟增光矣

二曰恤倉儲天下雜職之官倉儲其一也祿薄官卑而有錢糧之責稱艱苦焉南京外設三十六倉內設四門倉又艱苦之特甚者也蓋各倉既有廩房以爲儲積之所又有氣樓鋪墊以防浥爛之虞收多放速加耗八升故鮮虧折四門倉原無廩座米皆貯於廊房上無氣樓下少鋪墊易爲浥爛且收少放遲耗米又止五升徃年倉儲傳憲等累害身死羅寵等乞丐還鄉近日如陳楠周倫等數十人盤驗虧折每至百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七

石之多本部委官查勘雖無侵欺情弊而正米法當陪償未經豁免茲遇 皇上明詔渙頒仁恩覃布雜職每員給絹二疋倉儲如陳楠等既不得蒙賞賚之恩又不得蒙赦宥之典貧窘莫措控訴無由如蒙皇上俯念寒微行令查勘果無侵欺情弊豁免追補其四門倉糧米仍令從長計處收儲停當不致損爛數多苦累官儲則日月之明徧照於覆盆之下而雨露之恩霑需於向隅之地矣

三曰恤吏典天下吏員始參爲一考轉參爲兩考給

由赴部有辦事之例北部十八個月南部止六個月
三考後滿有官辦之例北部六個月南部亦六個月
夫奔走服役固胥徒職分之常然南北事有繁簡人
有多寡餼廩有等差而官辦之期亦當酌量久近以
示優恤於其間也伏覲 皇上登極詔書勿拘三
途但有才能卓異者即便破格擢用以示激勸欽此
又覲 皇上勅諭覃恩之典各衙門辦事官免辦
一個月承差并辦事吏二個月欽此兩京吏員事同
一體寧無一分之賜以及之乎如蒙 皇上憫念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八

異途行令查勘南京辦事官人數果少事體果簡
俯從末識各免官辦三個月就將各吏應得俸糧扣
除三月添補類派官吏俸糧以抵減免官辦之數永
爲定規則非但吏胥知感而財用亦可少節矣
四曰恤軍士我 祖宗得國之初設錦衣留守等五
十餘衛所軍皆註籍迄今軍伍之數不及北都之半
而差使之繁難則過之如衛官禁衛京城衛孝陵兩
京體統相同至於兩關按伏係江防之重寄而解運
糧運輸運之苦又南京衛兵奔走捍禦而勤勞當卹

者也 皇上曾念及之乎如蒙 俯察軍情無
分南北比照在京軍士事例一體議賞則卒伍懷出
格之衛而留都之藩屏可固矣再照欲議行賞先議
錢糧南京戶兵二部鹽引馬價等項南京都察院掣
塩後湖黃冊各紙贖等項銀兩或貯本部或貯應天
府上江二縣中間皆有可以支用者如蒙准行令各
該衙門公同計議各照分數多少動支給賞事完之
日造冊奏繳庶幾財用有資而事克濟乎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九

乞及時脩舉以裨治安疏

陳希美 萬曆六年二月內上

臣聞人君際雍熙之運不可無勵精之圖人臣遭明盛之朝不可乏危言之策臣一介草莽幸遇明時伏覩皇上以英睿天挺之資御重熙累洽之運卽位以來敬天勤民講學聽政翼翼焉稱一代中興之令主矣故六禩之間吏稱民安黜陟授首薄海內外靡不嚮化論治者皆曰天下可計日而平也臣不敢以爲未也然筭計見効猶未有以大快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十

聖心者如淮揚之水患頻仍四方之夥盜蜂起北出繪以和強胡南發兵以勦勁寇頃者星象示異占應掃除中外皇皇恒恐有虞是豈足爲盛治之累歟蓋太平之世以事爲諱則日流于因循苟且而不覺惟夫當國家多事之時正天與陛下經營之日陛下試益勵精焉于多事而綏之以無事于太平而防之以不測則有備無患國家之所恃以久安長治者端在于此此所謂太平萬世之業也臣知識愚昧不敢漫陳謹按祖宗之典叅之

時務之略疏爲五事以備採擇惟

聖明矜察焉

一日聽納之貴廣也臣聞自古帝王一日二日萬幾

朝而聽政晝而訪事夕而修令何疊疊也然太平之

功非一人之略也自公卿大夫以至芻蕘工瞽靡不

獲盡治効乃可觀矣今陛下聰明天縱虛心任

賢每出一政行一令在廷之臣皆舉首吐舌以爲

明見萬里猗歟盛矣臣愚亡知猶過以虞廷吁咈之

治望之臣往覩陛下臨朝之頃所振肅者不過

百官之風采而已傳曰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不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十一

可謂非治世之徵也然陛下曾未降一清問

發一睿斷以釐天下之政而四方之臣以事至

闕庭者亦未有以軍民利病之狀聞之陛下如

古君臣相與圖議政事之實則何望于治理之登耶

臣不敢遠引竊攷祖宗時宣廟以前頻于

便殿召見大臣成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初年壅

蔽爲患而大臣始不得延召學士講讀之臣始不得

關輪對矣今祖宗之令典固在也幸

陛下時于平臺召見元輔中外懽呼以爲一代曠

典誠 宗社之福生靈之慶也臣願 陛下自今

以往孜孜焉弘風俗而騁太平 常朝之外 時御

便殿如吏部有大遷除戶部有大錢糧禮部有四方

災異兵部有緊急邊報之類即 召館閣公輔及各

部大臣 面加諮詢曲折詳盡然後付之中書政本

總揆而行則不惟世事日熟于 宸衷百官莫逃

于洞洞燭而 陛下勤勞萬幾之慮周接見賢士

大夫之時多其於養心致理之助當不爲少也昔人

有言曰自古惟大有爲之君始能與學士大夫討論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十三

先王之政以措之天下耳臣觀 陛下則真大有

爲之君也二曰財用之當節也今天下吏治民風關

國家之理者亦多矣臣獨區區以財用爲言者何也

財者民之心也我 祖宗之深仁厚澤維繫至今

惟其不忍失民之心耳 陛下統一寰宇從未輕

有征調以傷百姓且寬卹之詔每從中出邇者俯憐

蘇杭民力困拙特罷織造以紓窮閭雖康誥之如保

赤子文王之視民如傷不是過也臣聞之京師之一

金田野之百金也自古帝王與其設法以足民不若

躬行節儉使天下陰受其賜之爲益也往竊見光祿

寺錢糧 陛下一朝而取十萬焉科臣言之不能

止此必 陛下有萬不得已之需然以爲供

上用而 上用服御自有常額以爲賞賚戚里而

戚畹貴幸之家但願存心忠孝自然享有富貴固不

在于爭此尺寸之賞以開 國家之漏卮也是利孔

將安出歟業已往矣臣何敢言臣聞往者來之鑒也

今天下勸勸恭遇 陛下嘉禮舉行之際萬一費

出不經錫予無節臣恐 內府禁錢不給其勢必取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十三

外府以佐之外府司農錢盡一旦有警其勢不得不

括之民間矣 陛下此時然後下 詔求便利百

姓之道則晚矣伏望 念國家財賦需用之急 憫

天下民物凋弊之餘痛加簡約以防不然實 宗社

無疆之福也史臣稱漢家四百餘年命脉皆文帝所

留臣願 陛下爲億萬年留之也三曰 宗藩之

當卹也夫聖王御寓浸淫衍溢六合之內懷生之物

有不浸潤于澤者賢君耻之矧 天潢之派乃

太祖 成祖一氣而分 陛下豈忍使之失所

哉然今陵夷以至于可憂者則法制積約之漸也臣

聞 太祖皇帝初定天下封建 親藩祿制有差

固欲世世共享太平也迨今二百餘年 宗支日繁

祿糧不給事勢漸不能支矣臣伏讀 大明會典

內一欵凡 郡王子孫有文武材能堪任用者宗人

令具以名聞授任後俱如常選法是我

太祖皇帝未嘗不許 宗藩出仕也宣德初年屬漢

庶人之變當時大臣倡爲疎忌 宗室之說遂廢出

仕之令夫禁其出仕使不得隨職受祿惟仰食有司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十四

是故昔也以一郡而供一王今也以一郡而供數千

百人矣此祿糧所由不給也臣聞諸道路陝西平涼

等處 郡王以上猶多受享將軍中尉而下有腹饑

而不得以糠粃自飽體寒而不得以敗絮自擁者矣

流離失所殆不忍言夫舉一關陝而天下可知也昔

人云草澤之中禍深難測言危民之易與爲非也而

況 藩封之間哉今 國家鼎盛 諸藩樂善萬無

此理脫有饑寒迫體詐爲使者以洩無聊卽不勤

國家一矢一鏃之費而 朝廷下咫尺之書以責問

之其于 親親之仁所傷亦多矣是不可不爲之寒心

也哉臣願 陛下與館閣大臣熟議而行或通融

出仕之路或并講求五世之義務使脛不至大而枝

不甚弱是乃篤厚 本支思患預防之道也宋臣歐

陽修有言天下事言之于無事之時常患于不見信

及其既事而後言之則又無及矣此進言之所以難

也臣以爲惟 明君能蚤見而預待之也四曰勲

臣之當議也臣觀今公侯伯之家皆與我

太祖 成祖躬冒矢石定天下故剖符丹書之盟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十五

若將曰世世與國咸休翼衛 王室無敢數也今堂

堂萬乘乃天生 聖人以統羣生尚以 宗廟社

稷之重惟日兢兢旰旰不暇乃彼功臣子弟目不識

旌旗耳不聞金鼓卽已侈然膺爵祿之重矣 君勞

臣逸恬不爲異此臣之所未喻也跡今之天下臣亡

論其他以邊境一事言之數年間賴 廟謨弘遠力

主和戎之議邊將大吏又未至失筭以生戎心故疆

圍得請旦夕之命耳然套虜則戀牧矣東胡則糾聚

矣頃者虜王西行甘肅延固一帶警戒非常抑又何

匈奴靖矣萬一虜酋寒盟飲馬長城則

陛下今日所稱折衝之將自戚繼光李成梁等一二

人之外孰可以使之歟而彼功臣世胄之家有能帶

甲控弦爲 國家發一矢以禦之歟 臣不敢知也

伏觀 祖宗時勲閥舊臣嘗遣之守邊蓋其身爲

夷狄所知素所敬憚故足以鎮壓而成功今不責成

于功臣世胄之家而惟取辦于良家材力之士則何

緩急之足恃也 臣願自今公侯伯除五府掌印僉書

不遣外其餘請如先臣吳寬之議年二十以上五十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十六

以下者間歲分番留其半以備宿衛其半遣之邊方

悉隸大將麾下習險夷諳虜情練軍士待其邊事既

熟人望既歸一旦有警擇而使之則不惟諸臣之以

勞而食於國 朝廷以國之重臣而將兵其與用新

進喜功之士功當自倍矣昔漢宣帝與趙充國謀伐

匈奴魏相非之以爲當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

有識者詳議乃可此三人者非賢于趙充國也謂其

富貴已極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之心則過於充

國遠甚此魏相之所以非也 臣愚以爲 國家有急

有重臣以握其樞有勇敢材力之士以濟其變則彼

此交厲是乃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惟

陛下圖之也五曰士氣之當振也今天下大小臣工

曳裾束帶俯仰周旋庶幾烝烝淬礪以效 明時矣

臣猶以爲士氣之當振者何也則習俗之久靡而亟

反之難也 臣嘗閱 孝宗皇帝時部臣李夢陽疏

曰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訥訥不吐詞則

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爲善

處 臣每誦此未嘗不扼腕而嘆也竊以爲今之士氣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十七

實似之夫所謂老成者沉涵不耀力足以任事耳非

是之謂也今人既不喜人言又惡人直間有抵掌而

譁當世恢廓而任國事者則必反脣而稽矣彼之所

謂老成所謂委曲者則皆巧宦深藏袖手旁觀其視

國事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縱有施設但取其不

切于政體不涉于利害者稍稍辨之以見才譎曰是

吾職辦焉耳矣遇有利害卽卷縮觀望莫肯自任優

游待遷去矣嗟乎 國家之張官置吏豈謂是哉是

萬乘日焦勞于上百官日規避于下奈之何政事之

得理也此最今日吏治之大患也臣竊憾之此等習
尚不惟蠹治抑且蠹人夫豪傑之士不隨風而靡世
固有之大都中人之性多耳今夫中人少有抱畜其
始涉世孰不思效于一旦或不幸而遭任事之蹶則
精銳銷沮終身弗振視彼巧宦之徒身名兩全略無
破綻方揚揚自以爲得志也則人之情孰不欲富貴
哉于是相率而爲嬖倖怯懦之風以成就其全軀保
妻子之念而莫肯爲 國家發一言任一事者皆此
巧宦之習壞之也臣故曰此等習尚不惟蠹治抑且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十八

蠹人最當今之大患也幸 陛下明見萬里精覈

吏治于百官之貪者酷者闢茸無爲者具以法繩之
矣中有推姦避事 明旨切責罔不慄慄逃誅然貪

酷之弊有跡而可據也猶可繩也巧宦之蠹懷奸挾
詐不可詰也臣竊以爲 盛明之世此等吏弊不

痛釐之不可也臣願 陛下大奮乾剛在內責之

各衙門堂上官在外責之撫按督察羣寮除大計復
命外每歲不時揭報如果有精明練達實心任事者
紀錄久任待以超遷其有巧宦推姦惟便身圖者詎

部廉有實跡亟行黜調不得幸免則人皆喁喁爭自
祓濯務一心營職以求表見而莫敢有趨避自愛之
私此實鼓舞人才礪世磨鈍之一端也臣聞士風所
繇係天下安危 陛下不可不加意振厲之也是

臣之疏爲五事者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語又曰
聖王在上號令未出而天下延頸舉踵矣則端本之
謂也今域中之治惟 陛下所執 陛下誠能

清心寡欲以端其原 召見公孤大臣以縫其闕日
乾夕惕以殫其勞則天下之事萬世之業可指顧而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十九

定矣 陛下如日之升繇之而邁古帝王何難也
是臣所望於 陛下之加意勵精者如此臣識淺

才疎不諳當世極知言之不切于理伏念一介孤寒
誤蒙 聖恩拔寘言路今既數月迄無一言以報

陛下耻立于 聖明之朝而爲卷舌之士也且遭

荷 明良千載一時竊見 陛下求治甚切而

微臣復懷祿無狀有忤古人忘身憂國一義是以披
瀝勉竭涓埃倘蒙 採擇賜之施行臣愚幸甚天下
幸甚臣不勝隕越悚懼之至

摘陳時務疏

王藩臣

萬曆十六年十二月

恭惟

皇上軫念四方水旱頻仍扎扎焉慎擇守

令惠安元元是急時則合天下群吏而大計之正人

心淬勵之始治道維新之會也然而監司爲守令之

綱考諫爲守令之務廉靜爲守令之實於此不加之

意其何以宣 上德而達下情乎臣敢以得於聞見

之真者條爲四事爲我 皇上陳之一監司遷轉

當就近蓋 朝廷之紀綱寄於撫按之措注監司者

所以奉撫按行君之令而致之民也故分轄有方住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二十

扎有地其爲責甚專其關係甚要矣况年來爲地方

荒計議欲分道出巡遍歷誠恐其坐照不周者是可

缺然久虛其位哉迺今有二三年間不至任者或因

事故更易或以寫遠稽延帶管雖不乏人而不親臨

不專理其於民情亦付懸斷遙度焉耳蓋十聞不如

一見勢固然也彼當遷轉之時一省之中豈無資俸

相應者就中擇而補之萬一本省無缺推之鄰近者

庶地既不遠時亦不廢其間人情土俗知之既真處

之必當不惟供應夫力之節省而裨益於地方非淺

鮮矣故不若就近遷轉之爲便也一遠方考察當加

密蓋天下猶一身也腹裏以內精神之所常注而肢

節以外尤意念之所當周 臣嘗承之江防巡察安寧

池太等府其按視之精覈不待言矣至於府領縣佐

而下有一事而開戒數次者有一官而罷不及期者

緣各差耳目既庶推求殆盡卽一言一勤無所容其

掩護也若彼遠方者不然蓋一按臣坐鎮一省既難

遍週撫臣時巡二年始得報命此其法綱之疎密入

情之敬肆較之直隸地方相什伯也茲當大計之年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三

宜畫均齊之法酌量地方以爲旌別詳者加寬畧者

加嚴無內肅而外弛無近覈而遠遺則斥罰之中寓

愛惜之意而人心亦有所奮激矣 臣固謂遠方考察

當密也一考成事件當實蓋 國家大事關切民生

者奉 旨允議定爲勘合章程限以年月奏繳部

院行之撫按撫按行之各府州縣科臣考成悉治其

法非不嚴矣然責成雖切終屬紙上空言類繳雖多

竟是移文故事求其實心行實事俾小民得沾實惠

者能幾何哉 臣未敢槩言天下事卽如丈田一件方

行自萬曆九年始至今七八年於茲 皇上勤恤

民隱摘查改正之旨惓惓不啻三令五申而遠省遐方尚有文書報結覆丈未完者有覆丈雖完而糧未定者抽丈之時去年委一官今年委一官矣征糧之際去年派一則今年派一則矣長吏不身親其事而遍委之驛丞巡檢彼聽選省祭之流以小民生活之產爲委官魚肉之資以 國家版圖之籍爲吏胥鬻販之計年復一年日甚一日實徵冊漫無盡一竟使猾書得上下其手而奸民得夤緣其弊兒戲苟且莫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二十三

此爲甚天高日遠小民亦何所控訴也閭閻之隱情如此而文冊之結報如彼考成之謂何哉誠因此類推其餘法必求其行事必求其當毋徇虛文母泥故套如臣前所言者摘查一二示懲則矯飭無所遁而膏澤下於民矣臣固以考成責實之爲要也 一廉靖之吏當風勵方今天下嚴禁餽遺重懲貪墨言官申飭矣不踰旬而如故 詔旨誥責矣不踰期而如故豈誠人心之不古法令之不行哉特未有以風之耳蓋買馬收骨千里馬之所以常有也茲當入覲

之期宇內諸司會同濟濟其間豈無清風兩袖不受

一錢者乎卽有之而衆皆嗤之不以迂腐目之則以矯激病之矣臣愚以爲人無全才有所長必有所短皇上欲以廉風天下不必爲卓異之名以起微徠之望以德勝不以才勝惟其實不惟其名特查廉靖寡欲悃悃無華者果卽一省得數人焉不爲過果合數省得一人焉不爲踈果郡邑優於方面但及郡邑果尉倅優於正官卽及尉倅不爲躡等但得數人至期疏名上聞以請特加褒寵俾天下曉然知上之崇廉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二十三

也如此吾人之以廉見拔也如此而天下不翕然趨於廉者臣未之信也蓋方今南北水旱災傷生齒殆盡與其粉飭逢迎以竭小民之脂膏曷若休養生息以培 國家之元氣一激勸之下而人心之轉移世道之維繁胥有賴矣臣固以風勵廉吏之當急也此四事皆於吏治民生最切伏乞 皇上留神采擇如果臣言不謬 勅下該部覆議施行天下生靈幸甚

黃冊屆期乞及時明作疏

易以巽

萬曆九年

臣近接邸報見我

皇上允戶部之請委藩司諸

臣督造各省黃冊

伏念此事關係至重內有應行

事宜可備採摘者

臣備員耳目不容無言切惟

國家所重莫先財賦版籍者財賦之所出也當今廟

堂之上大小臣工淬磨洗濯其于財賦區畫詳盡亦

可謂明作之日矣顧于版籍一事猶或畧焉

臣恐今日財賦徒理於下知澄其流而不清其源甚非所以

飭吏治而安民生也

臣請備言六事皆下而民瘼所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二五

係上而國計攸關乞

勅下該部查果

臣言不謬

議覆上

請施行或載入考成冊內不惟大慰今

日海內仰德之心而吏治益修民生獲福

臣愚幸甚

計開

一曰嚴考成之令我

國家定制天下省直州縣軍

民黃冊十年一造令甲照然冊籍一成永垂遵守相

繩官吏莫敢變易其當時責成之嚴切可知也往遇

大造之年各州縣正官或因明斷不足致延閣於里

書或見事體重難多推避於更代未見本年之內有

能卽完實徵者實徵者不完故射利書筭始得夤緣

爲奸大州縣虛丁糧常至千小州縣虛丁糧不下百

原額不滿追徵何從其勢不得不儘見虛丁糧盡責

見年糧里陪納奸黠者得計詭免善良者破產完官

閭巷愁嘆莫大於此實徵無就之期本官有遷之望

遙相沿承其來已久不知於設官爲民之意謂何也

況明歲爲科舉朝 觀之期再明歲應行取陞遷之

候科甲正官不無有所規避踵循故習乞於先期

勅令天下省直州縣但遇行取陞遷要查實徵完成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二五

起解明白該道府取下手官吏并境內里老各結狀

申詳布政司撫按衙門重復行勘明白方准起送如

有將舊底冊虛應故事者覺發之日定行叅究重治

庶官無玩怠事可考成而各該布政司與南京後湖

之冊不爲虛文一洗相沿之積弊伏乞

聖裁

二曰定原總之數凡各省直州縣各有丁糧總數載

在版籍藏諸天府而糧之納有常賦丁之差有定額

不因十年之內偶有增損之也除水患旱傷去處有

田地荒蕪人民流移者責令該司開墾招撫要足原

總外其腹裡地方有司不無生好大喜功之心延開
墾招撫之譽不知其實利裨於國家能幾何也今
生齒日繁即多報戶口亦不爲僞增但原額之產既
湍雖多亦奚以爲合無申明此意行令省直州縣所
報丁糧俱以原額爲據不得增新出奇以開有司僥
倖之門至如丈田一節亦要足各處原額總數裏多
益寡務得其平不得短弓行文積步生盈丈多爲能
以鈞一時之譽其已丈者尅限催完卽爲大造則實
徵黃冊爲有據而可守矣其未丈州縣行令照依原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二六

總速爲清理以成厚下安民實政不得藉口羈延以
悞大造伏乞 聖裁

三曰均丁糧之差有田則有糧有身則有丁丁與糧
皆差皆出百姓之財力其來舊矣漏報戶口與欺隱
田糧均之犯禁然田無隱而丁有漏者勢使然也假
如民生稠密之處奚啻以數十萬計而官丁所報亦
不過以萬計而已何也各州縣之差有原定之額期
於足差而止耳固不必一一而藉之也其最不均者
莫如大戶之丁多者常以百丁爲一二官丁而小戶

之丁少者常以一丁爲一官丁大戶之力下足以隆
壓里書上足以蒙蔽州縣故小戶之苦不得上聞聲
終歲之勤足以供一丁之費非賢明有司孰能立此
輩之命哉合無行令各州縣先期通融總審大小戶
約筭境內若干丁口然後查照原報官丁若干或以
三五丁爲一官丁或以十餘丁爲一官丁隨其多寡
之期足原額而止仍令先照此欵出示曉諭使知必
行則丁差與糧差各得其均小戶與大戶各得其平
有不舉行通融之法許地方軍民告發該州縣委官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二七

以不職論庶幾可以奉行不至姑息實督造之至要
也伏乞 聖裁

四曰一追徵之則昔有夏三則成賦周禮九賦歛民
蓋著之爲一定之法不特十年百年之間而已我
國家賦民之意何嘗不與禹周同至近年又行一條
鞭之法亦易遵信矣然戶部歲歲頒行稅糧條則於
各該布政司及轉行各州縣雖增減不多而則派不
等不特間巷小民駭觀聽卽昏庸有司已先受書笑
之愚美釐毫絲忽之間過徵有不及省又其奉到常

遲而期限又早州縣且照往年派徵中間或遇有寬恤之典小民已不得霑其實惠矣合無自本年勅下戶部行各省布政司轉行各州縣於原額所定稅糧每十年之內通爲一則其有奉行停徵及新例起派者先期另行曉諭查照增減不在十年一則之內差與徵差亦照此例庶幾法令畫一官民曉然民間願望莫切於此伏乞 聖裁

五曰存留審編之規切惟 祖宗之法斟酌美善使由之者不易知知之者不易言言不易況輒易之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二天

耶隆慶年間兩浙始有條編遂易我 祖宗二百年來輪差之法不數年盛行於江南既而浸淫於江北轉相倣倣以爲揀時之良方矣事無全利亦無全害若較利害之多寡則耗 國家之元氣者此條鞭也使人貪其利之近而不知害之無窮者此條鞭也臣請先言利害而後及 國家元氣之說可乎條鞭之法總筭人戶丁糧一例徵銀在官然糧差常易而丁常難改大戶常饒而小戶獨苦若能行 臣前所言均丁糧之差之說則此若或去其半矣而猶終不能

免者村落細民吏卒困繫之日多而休養生息之日少也然終言其利而莫言其害者大戶喜其免目前身家之大費而細亦感於朝三暮四之術雖苦糧費物賤弗計也若較之往者輪差之日十年暇豫一歲供輸其氣象遠矣雖然此猶以民間利害言之也古者耕夫有受田之制而近代亦有限田之說蓋恐民間貧富不均則變所自起識治體者必先焉今皆不可行矣而損富益貧之意獨不默寓于其間乎蓋昔者輪差之行也間遇殘虐有司每一歲常破一二家之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壬九

產不知此一二者富民也其受弊慘者不知幾千萬家矣今者條鞭之行戶戶聽比于公庭朝朝稱貸于隣里此在通邑細民盡然而田連阡陌之家益吞窮民之所有矣據一二家之所見以罷輪差是見刖而欲廢屢也惜一二之富民而不惜千萬戶之細民王道公平之體果若是乎大戶既破產猶可及中人細民力竭則溝壑流移而已矣 朝廷發政施行孰當先而孰後耶况臣所論猶舉其偏重者言之也即條編而有司果皆奉行者乎卽輪差而有司果皆殘虐

者乎反是而論其利害又不知幾千百也此其所關在國家元氣臣是以不惜細論之也顧今行之既久者其勢已成爲有司者必不敢倡爲變之說其有未行或行而未便之州縣乞令戶部通行照舊審編稍存臣祖宗美意以惠此黎元實臣之所大願伏乞聖裁

六曰廣中外之示夫丈量清矣實徵就矣規則一矣可據而可守矣不廣示於中外則冊籍雖有猶東高閣遠方愚民何處憑藉是盈縮之權猶操於里書卽皇明留臺奏議時政類卷九 三十

才敏之有司亦難使之家喻而戶曉也必須動支官錢刊刻成書其書首開大造追徵之則次開該州縣田地山塘總數次稅糧丁口總數又次都總圖總甲總百里州縣不過百張千里不過千張其價甚微每里各給一本餘聽民自行收買執照如是則在官書笑既不得憑以愚詐細民卽有豪民亦不搖惑有司將此書鈐印一解該府一解該道一解布政司一解南京後湖永爲十年遵守訟簡刑清莫此爲要伏乞聖裁

申明考察事宜疏

蔣科

萬曆二年任

臣等竊惟旌別淑慝者固進退之大典斥陟幽明者乃激勵之微權自古帝王未有不致慎於此者我朝稽古立法在京官員例以六年一行考察著爲令甲法至善也萬曆二年例該京官考察之期仰惟我皇上獨秉貞明幽隱畢照當事臣工罔敢不竭忠愼慮惟公惟慈以期無負於明時之重典矣臣等又復何言但事干大察法不厭於精詳人惟難知事尤貴於慎重臣等爰循舊例用綴前聞條爲五事上塵皇明留臺奏議時政類卷九 三十五

睿覽伏乞

勅下該部議擬施行

一曰論大體

臣等切謂人臣立身志節爲上國家論人大體爲先况志甘守正者不能俛仰以徇時而智足飭奸者或能彌縫以獵譽此樸茂之士恒多負俗之愆而耿介之操動遭遺世之累若不辨其大體而槩指其苛細之事則守正不阿者或以一眚見訾而任智多能者反以文飭獲免矣是故桐梓不以尺朽遺夜光照乘不以絛瑕棄何者以其可取者大也故今考察之

舉莫先於辨大體使其志節果虧也則雖才智可觀不得以此而倖免如其志節足取也則雖氣稟少偏不當以此而過求庶辨明精而善類不遺進退審而公道益著矣

一曰覈名實

臣等切惟考察名目大約有五年老有疾與夫不謹者例應罷斥矣才力不及與夫浮躁者例應降用矣年老有疾者既易見也不謹者不足惜也但不及浮躁二項欲以二字之微而槩人平生之實切恐老成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三十三

持重者似涉於遲鈍厚重少文者或歎於振揚慷慨任事者不足於深沉直諒自持者有歉於渾厚此皆以正直之儔而涉於疑似之迹萬一不察將不免有誤退之虞而此臣者一經指摘志意銷阻雖有抱負莫克自振矣故今考察之舉莫要於覈名實所謂不及者必智力困詘者當之而老成厚重者不可以不察也所謂浮躁者必輕佻不檢者當之而慷慨直諒者不可以不辨也庶旌別當而是非不淆權衡審而邪正不紊矣

一曰專考効

臣等切惟京官考察府部院寺各有僚屬六年之內員數頗多當事臣工欲稽之素履則陞遷離任者或阻於聞見之未真欲叅之輿論則徇私怨恨者未必議擬之皆當惟各衙門堂上官日率其僚屬朝夕共事考驗之真縱或先後異時其事蹟具在稽查亦易但心存長厚者憚於指摘欲避嫌然者易涉含糊夫考察之舉斥陟所關事體至重不容不慎伏望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三十三

勅下該部轉行兩京各衙門通將六年之內各該僚屬逐一虛心細加評品據事直書如其應罷斥則以某事考之某應降用則以某事知之疏其名務類證以事列其款務允服其心不得復爲含糊兩可之說俱類造一冊先期咨送部院以憑覆覈庶責成專而人無推諉叅酌審而事有指據矣

一曰慎咨訪

臣等切惟知人則哲自古爲難考察之舉當事者每以見聞難周其勢不得不資於廉訪但公是公非固多其人而私怨私憎者未必無也畱報復之私者多

肆爲媒孽之言懷中傷之計者或撫以曖昧之事一或不察不惟直枉爲其所淆而善類之受害者亦多矣伏望 勅下該部申飭當事諸臣必也本之考驗以稽其素叅之考語以核其實又兼之輿論以驗其同一切媒孽之言撫拾之語務加詳察以辨是非庶青蠅無以惑聽而市虎無以騰訛所以昭 國家蕩平之治者在是矣

一曰惜人材

臣等切惟人材之生培植之也甚難摧折之也甚易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三五

我 朝京官考察例以六年較之外官爲少疎者豈故詳於外而畧於內哉蓋官聯密邇法紀森嚴况耳目易逮可無過於操切也伏覩自隆慶三年考察以來隆慶四年特行考察科道矣 皇上御極通行考察京官矣六年之間蓋凡三舉歟揚淘汰似亦無遺况 聖明在上咸思砥礪以承 休德 臣等切恐循習故事或分限以衙門或取盈於定數將不免吹毛以求庇洗垢而索瘢矣伏望 勅下當事之臣今茲考察毋泥成規務拘定數果一署不肖雖多去

數人不以爲刻果一署盡賢雖不去一人不以爲徇母以衙門而限員毋以舊額而取足庶評騭不傷於苛責而擯斥不至於泛加所以培 國家渾厚之體者在是矣均乞 聖裁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三五

酌陳考察事宜以飭吏治疏

陳功 萬曆十年任

照得萬曆十一年又當天下庶官入覲之期一應考察事宜節經言官建白部院議覆業已詳且備矣但先後時勢不同而議法不無少異有往年議行而輿論不便所當報罷者有裁省太過致生弊端酌議當補者有往時雖行而時移事久人心玩愒所當申飭者謹採群議參以見聞分爲條款爲 皇上陳之一曰權大較以服人心夫考察之典原爲懲不肖但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三

全才難得有所長必有所短或賦性稍偏而舉動不免忤物或謀慮未悉而措注少乖輿情揮霍裕於煩難而小德或有出入鴻碩利於盤錯而當事或有乖違是據其一節似於道有虧而揆之大較其所善者固多也若不論其衆善之長而惟指其一節之短則吞舟或至於漏網小疵乃過於銖求此去取客有欠當而人心之所以憤怨不服也故連抱寸朽良匠不棄而孔子亦曰赦小過合無今次考察行各該撫按衙門將所屬應考官員辦其人品察其心術槩其

任以來行過事跡斟酌較量註爲考語考察之時該部院據其實跡系以聞見果大德不踰卽小事少有出入亦在所收縱細行能矜而大德或至踰閑亦在所去如是則不肖者不以片長倖免賢者亦不致以一青遽乘矣

二曰補考語以妨奸蠹查得往年覲例各差送冊俱有五花不獨紛紛攢造有工食紙張之費而冊送部院亦苦於檢閱校讐之勞萬曆八年該言官條陳部院議覆止存簡明五花裁革蓋所以去煩文省靡費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三

法至善也但查簡明文冊姓名履歷之下止填貪酷年老不謹不及浮躁罷輒等字而絕無考語夫撫按原有五花簡冊無考可矣各差惟有簡明一冊而更不註考無論遺忘錯誤不便檢查而奸蠹生心舞文玩法以貪爲不及以酷爲年老諸如此類補綴洗改難保其必無各差據之以聞報部院據之以考察恐毫釐之差將千里之謬也夫考察之典正欲博採人言以資聞見何靳一考而致有訛謬如此乎查得先次南京屯田等差雖不造五花而於簡明冊內間亦

註考似爲長便合無今次考察行令各差御史除五花裁省不造外於簡明冊內仍註本差考語考註之下再分別貪酷年老等項明白填註不獨洗補不便絕無文飾之奸而叅互稽覈部院亦有所據以爲准而無訛謬矣

三曰絕顧避以公糾劾查得往年朝覲方面有司皆得撫按預先論劾以聽部院會同考察此舊例也但節查撫按糾合之章多苛於有司而疎於方面且多係去任夫方面之數原舊於有司本難一律然亦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三

豈處處皆然哉蓋緣方面之於撫按地位迫近相處親密易於紆縫且中間或同里閭或屬舊知或溺於氣味之投或阻於權要之囑又有巡撫見其可去而避於巡按之見殊巡按見其當黜而避於巡撫之申救恩怨交戰於中是非眩惑於外往往一切姑置而惟取一二去任者以圖塞責矣然今日之去任前日之見任焉有見任行事絕無物議而去任免事之後反有人言且其人已去對質無憑是非爲清賢否因之倒置者不終無也合無今次考察預行各省直撫

按衙門將所屬方面官員不拘見任去任虛心秉公逐一細加體訪查照貪酷等例據實叅劾不論同里不念舊遊不溺已之私不徇人之情巡撫真見其可去卽拂巡按之意而不以爲嫌巡按真見其可處卽於撫按相左亦不嫌於異同不肖之人一二不嫌於少果衆也雖數人不嫌於多惟求其當而已如是則積久相沿之弊一時可革而方面之不肖亦不得以他故倖免矣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三

四曰慎糾拾以惜人才夫有司之職最號親民其人果賢則地方受無疆之福若果不肖則地方受無窮之害此近例於大計群吏之後復許科道糾拾者蓋惟恐不肖漏網而重遺民之害法至善也但方面體勢稍尊而不親民事且其歷任也久更事也多槩其平生足可指擬若夫有司職卑而親事職卑則難於執法親事則易於斂怨而糾拾不據撫按揭帖不由司道開報多主於京師之傳聞夫以難於執法之官兼以易於斂怨之勢惟執傳聞之言以定去留之准恐推奸避事者多安享祿位而任勞任怨者又遭

顯斥矣且各該有司多係筮仕一經指摘終身受汙深爲可惜查得嘉靖十三年科道建言部院議覆止糾方面不糾有司無非愛惜人才至意合無以後拾遺亦止及於方面於事體反覺停妥庶任事之吏不致以官爲累而斥幽不濫於無辜矣

五曰預禁約以絕科索夫朝覲之典三年一舉卽別項科求等弊如輿馬之供應僕從之工食須知之盤纏行一番則有一番糜費民已不勝其擾矣矧不才有司假此媒利不難派於里甲則勸借於富戶不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四十

動支自理之紙贖則摻括大戶之羨餘甚有將庫貯錢糧充爲京邸囊橐者以故身尚未回事先敗露往往見之奏牘行之提問降調褫職比比而是此固積弊相沿要亦禁之未預也臣愚以爲與其重懲於既往孰若嚴禁於將來與其事後而法在必行百姓已被剝削孰若先事而預行申飭使斯民全無科索之害之爲愈也合無今次考察行令各該撫按衙門將所屬應覲官員預行禁約人人曉然知科索之弊明例森嚴諸犯剝取之條難派之禁者法在不宥如

是不獨令預而知遵民免科派之擾法立而不犯官亦可無敗度之失矣

六曰嚴暗揭以杜中傷夫考察群吏先憑撫按疏冊叅以部院聞見賢者留不肖者去足爲指據又何流言之足畏顧奉公之吏每不便於行私而執法之臣多見忌於讐口或造爲飛語轉相傳播或捏寫事跡暗自投人其始尚知所從來其繼則不可究結夫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此理有固然勢有必至合無今次考察先行各撫按衙門將所屬應考官員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四十一

細加察訪可去可留一一的有指實不可輕信一二浮語致淆真偽至於考察之際大張榜文嚴禁私揭仍行五城御史不時查訪若有此輩暗地傷人者委拏正法其在京要緊衙門亦不許聽信流言接受揭帖如是則賢者不致中傷而不肖者亦不致倖免矣以上六款皆稽之往牒酌以時宜故敢先事冒陳冀以少裨計典於萬一耳倘臣言可採伏乞勅下部院擬議施行其於吏治未必無少補矣

陳未議以廣德意疏 聶應科

臣以一介草茅蒙 恩拔居言職近閱邸報見刑部等衙門傳奉 聖旨近來災異疊見雨澤愆期朕衷深用警惕恐刑獄冤濫上干 天和三法司并錦衣衛見監罪囚答罪無干証的放了徒流以下便減等擬審發落重囚情可矜疑着虛心鞠審并枷號的都為來看南京及各省一體遵行欽此 臣捧誦再三

皇上之遇災而思以格天者諄且切矣 皇上之遇災而思以脩彌者亦懇且至矣然格天以實不以文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四十一

而弭災則豫之道勝也 臣敢以狂瞽之見為 皇上陳之 皇上英資天授睿智性成孝養 兩宮恩覃萬彙郊則躬誠早則步禱而尤加惠元元議蠲議賑從納如流天下臣民咸欣欣然謂 明主方隆唐虞之治海宇庶幾太平之象矣然而東南頻年水旱西北異常風霾百姓展轉於溝壑虜酋跳梁于邊陲天鼓鳴地脉震天星墜而有聲鎗刀光而起火 天心示儆變匪一端 皇上得無以忘予之天不可為怒予之天猶可為乎故切切然儆惕于衷而猶重以刑

獄冤濫為天下慮也 臣切以為變不虛生感召在人欲修省而挽回之其本在養 聖心以崇昭假之實

次則以飭武備裕儲蓄為修彌之具而刑獄之中最易冤濫者莫重于人命強盜兩端今日之所宜申飭於臣下者也所謂養 聖心崇昭假之實者何蓋人君一心即天地之心其興居言動喜怒予奪皆關乎天地之動靜故惟勤學可以澄定此心 皇上經筵之御得無有昔勤而今怠者乎願自今以往時御經筵俾大臣侍從輪直進講凡正心修己敬天勤民之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四十二

許謨虛衷討論則典謨訓誥皆 聖心之師資以勤學而養矣惟勤政可以惕勵此心 皇上視朝之期得無有昔勤而今倦者乎願自今以往昧爽臨朝退御便殿 召見閣部大臣商確時事及章奏之可否旋賜批行則正言讜論皆 聖心之藥石以勤政而養矣而又毋以寒暑輟其功毋以幽獨墮其行 深宮大內懼女謁盛而遊幸不節左右近侍防讒夫昌而慎選其人一喜怒一予奪務與天心相昭合則心止而 天心未有不應者此昭假之實 皇上宜加

意矣以脩彌之具言之 國家之武備凡以爲不虞之防今之邊陲防範亦既周矣但承平既久玩愒成風操練皆屬虛應器械悉爲朽鈍脫有卒然之變則疲卒潰兵何以禦侮朽鉞鈍戈恐難決勝如兵計之調何臣請 勅下該部轉行各邊督撫及將帥諸臣修險隘謹斥堠嚴哨巡以捍其外練兵馬新器械撫士卒以堅其內然大將擁重兵於巨鎮固爲緩急所恃亦恐驕盈易生令之掣肘不可寵之太過尤不可則慎選於始而節制於后毋亦今日之所當注意而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聖

預飭者乎 國家之積儲凡以爲軍國之需今內而太倉告匱外而各省告賑勢岌岌矣脫有意外之用既無以取于 國又莫能取于民上下俱困食計之謂何臣請 勅下該部先將調停隨事樽節凡開納之銀兩徵解之錢糧并工部營膳太僕馬價等銀一應存留以備邊用其餘不急之費悉從裁省至于沿邊屯田行各鎮督撫稽查侵占分屯給種使無傲則歸田而耕有傲則執較以戰寓兵于農而餉賴以濟毋亦今日之所當注意而預備者乎以刑獄之最易

冤濫者言之人命之檢驗必憑于仵作使于告發之日近則一日遠則三日問官親行相檢則真形尤在內外合一傷之有無自見仵作亦難弄弊于其間也邇來郡縣多至旬日不檢或又止于差官夫旬日之後形骸腐解外傷已滅其迹內傷未免恍惚况所委之官又多下僚或徇情於請托或溺志於苞苴遷延日久奸弊愈滋皆由問官怠緩所至其上干 天和誠有如 聖明所慮者伏乞申飭各省撫按嚴行所屬自今人命務以三日之內初檢爲定其初無而後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聖

有初有而後無者卽屬弊端嚴加訊鞫不得委之下僚以致踈虞違者從重叅罰如此則死不啣冤生不枉斃而人命之刑獄無濫矣盜賊之訪緝必藉于捕官使其所捕之盜果有原告所失之賊所扳之人亦分有原告所失之物罪自不容逭矣顧近日郡縣捕官一遇有盜推求影响捕兵乘機挨捕需索良民少不如意卽私記其姓名得一真盜則以私記之人令其當官口報大戶指曰窩主小民指曰同盜問官往往聽其扳扯繩引蔓連動以拾數既苦桎梏繫囹圄

羅織鍛鍊致事未白而身殞牢獄者徃徃有之幸而得免亦體無完膚家無宿儲矣其上于天和誠有如聖明所慮者伏乞申飭各省撫按嚴行所屬自今強盜除驗贓得實依律處治外其餘毋得聽信妄言指及讐扳窩主強盜誣陷良善違者從重叅罰如此則猾捕不得以肆毒玉石不至于共焚而盜賊之刑罰無濫矣然此由京師以達之天下直一有司事耳至于宮闈之內臣猶有過計者皇上英敏特出左右近侍未必盡當聖心少不如意刑之或過於此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四十六

輩不足惜所以傷聖心之和爲養心之累者非淺眇也中庸以喜怒之中爲位天地育萬物之根本有味乎言之哉臣願皇上繹中和之旨慎七情之發無一念不對乎天地則昭假之道信不以文而以實聖明端本于上臣工自將順于下災異日弭禎祥叠見保國家于長治奠宗社於久安萬萬年無疆之慶端在是矣

陳經理川湖事宜疏

劉寅

萬曆十六年

臣待罪下邑五年每接邸報仰見皇上愛民好

生從諫轉圜凡諸臣請蠲則蠲請賑則賑以故海內

百姓鼓舞更生莫不舉手加額祝頌萬壽無疆矣惟川湖兩省一則屢年水患一則頻年用兵軍民有未盡得所者臣產於楚官於蜀耳目所聞見最親且切有不容緘默焉敢爲皇上陳之夫西蜀去京師

萬里峻嶺高山夷漢襟居土番種類非一而大爲害者松藩建昌二夷建昌乃雲貴咽喉有城池學校軍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四十七

衛商民湊集於此由省而至建昌將僅千里道經大渡河相公嶺九折坂二十四盤等處勢難登天險蹈虎尾惡番盤踞於內十餘年來出搶殺戮慘不忍言荷蒙皇上遠念邊鄙特遣撫臣漸次剿除向以全軍已進建昌而止今三軍把守馬湖隘口爲賦乃誘和尋自喪厥躬卽死有餘辜矣今日仰伏天威直搗巢穴惡番蕩平百姓歡呼載道可以紆皇上西顧之憂彼撫臣職任閩外之寄雖臥薪嘗胆成此勲業而人臣分所宜然但念蜀民方以採木未

已而師役繼之將士跋躡險阻出萬死一生斬首數千按臣精明勘驗甚確而又有監軍紀功二道在焉未敢有欺罔者其百姓造作火藥器械運糧草魚鹽隨大軍以往相依爲命而辛苦艱危視兵卒無異夫撫臣無論其籌畧但卽其久住邊疆不可謂非勞將士無論其斬獲但卽其深入賊巢不可謂非勇百姓無論其轉輸但卽其採木征伐不可謂非苦況剿滅大夷邊境寧謐論其功烈民心自有公道

朝廷當有激勸也不有厚賚何以酬將士之死力不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四九

有蠲賑何以甦百姓之久困乎夫松藩已安於盤石矣建昌因有瀘水之瘴前兵道多住雅州遙制之以故建昌扇亂賦乃叩部所轄反爲強敵也彼武侯五月渡瀘未聞染瘴而建昌貨財所聚素稱樂土該道何憚而不駐扎於此今惡番已擒乃政令一新之始其欲調度軍將脩葺城堡經畫兵食臺臣言之甚悉無容再贅事在撫臣酌量善後機宜以垂永遠之計臣獨謂兵道居於建昌自可以訓練軍士控制蠻夷安撫百姓猶爲得其要領逸而有成乃今日之急務

也夫楚地乃江漢合流之區夏秋霖雨二水一旦驟發其泛濫冲决爲患尤在比之河民遭陷溺春間餓殍未可數計今年之水較昔尤甚所以然者蓋由支流淤塞兩岸堤築未堅以故洪濤并至急塞難通輒壞田廬爲魚鱉久矣而府州縣水利之官坐視而不爲之救奈之何民不窮且盜哉夫禦水者在堤之高厚脩堤者在官之賢能今之被災地方皆藉口築堤矣然春冬間民方饑餓不能出門戶而責之興工是利未興而害已先之有官給銀者多爲吏胥所侵剋未受實惠小民畏法勉強担沙成堤以畝高大可觀水至則决裂四出而不可禦是徒費官錢空爲勞民矣今當責令水利官親爲經理惟藉民之力不費民之財給以倉谷築極高厚如有冲决重加叅治可也况楚地廣濶大半蘆葦之場東决西淤原無定在而决者淤者莫非民田歲有正賦但彼權勢見淤者則起貪心其天湖地市口皆侵冒爲己物莫敢誰何賦稅將何從出辨乎而民田與府田多大牙相褫小民俛首任其侵越棍徒投獻冒行已私一爲府之佃民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四九

則有司不敢問隨其暴虐鄉間邈無忌憚而校旗威如狼虎橫行州縣擾害百姓有司惻目以待之耳撫按號令可行當委廉能正官逐一查勘何者爲府田則屬之於府何者爲民田則屬之於民正其經界立之碑石使無混亂包占者責令退還原在民者他不得以妄求其佃民亦聽有司節制其田租官爲代收依時起解勿令此輩出匣爲害乃百姓莫大之福也

臣冒昧無似謹以川湖事宜上瀆 天聽倘蒙

聖明採擇施行未必於治道無萬一之補軍民幸甚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五十

矣

敬陳考察事宜疏

楊鳴鳳

萬曆十二年

臣等竊惟

國家稽古定制每三年大計羣吏而斥

涉之典制昭垂至爲周備照得萬曆十四年復當天

下官負入

觀考察之期

臣

等待罪南臺叨備耳目

之司謹稽之舊章察之輿論冒昧條爲數事聊以自

效其一得敢謂有裨於萬分伏乞

勅下部院覆

議尚可採摘施行天下幸甚

臣

等幸甚

一曰崇實政昔漢世稱善治者必安靜之吏幅悃無

華而嚴竣深刻者常垂之以爲世戒蓋幅悃無華之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五十

人守已廉靜不馳意於聲聞故施之於民者皆悶悶

之實政可以深入民心而不足以致當世之譽嚴竣

深刻之吏專事矯飾恒務華以絕根故施之於民者

皆察察之虛文足以眩俗要譽而不可以欺至愚之

民此較吏治於賢否之間誠辨之不可不早者方今

薦舉之數甚廣而貪酷之禁甚嚴若可以旌賢而儆

不肖矣然竊觀各處薦剋幅悃之吏或反見遺而所

極稱以爲賢者則多材智有爲之士其間名實相符

者固多豈無工於彌縫逞於炫耀而於民之利病瘼

然不加喜戚於心者乎以是求治譬之適越而北轅欲其事治民安臻熙洽之化不可得也乞

勅部院今次考察有惠愛循良之吏尚實無華者列上考而多獵聲譽炫耀於衆者稍抑而下之使天下翕然知上意所向將率爲敦本尚實之治而浮華要譽之徒庶乎不日競矣此世道轉移之一機而爲生民根本慮者至大也

一曰慎糾劾夫國家張官置吏分職而事然必重之以監臨部使之權用以督察而糾彈之所以肅吏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五三

治貞憲常也故吏有不法不職者撫按得疏其罪狀以聞至三年大計之時又各廉羣吏之不肖者大都曰貪酷也不謹也不及也罷軟也老疾也如是而止矣夫人一有於此撫按將指其實而直陳之部司因得以按其狀而處之固不必苛求其所甚不肖者而後足以示幽斥也臣往見彈章刺一人則連篇累牘舉一事則蔓引株連甚至撫拾其影響鄙褻之詞撰索其曖昧淫汙之事以彰廉察而賣宸聰臣等蓋切惑之夫古之人臣坐不廉者而且曰簞簞不飾

坐污穢者而且曰帷薄不脩坐罷軟者而且曰下官不職奈何索瘢求疵毛舉隱過必陷人於非類而後已也乞勅部院通行各撫按衙門自今糾劾官負以備考察除大奸巨惡仍備開事蹟叅問外其餘應斥者務要律其大節指摘顯過如某也貪某也酷某也不謹不及等項惟就其中據事執証直敘緣由但不許虛泛隱略以致斥罰無憑斯可矣倘有瑣屑鄙俚淫穢曖昧諸不敬語許該科指名叅駁庶雅道無傷而吏治亦肅矣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五三

一曰審面詢竊惟知久最難甄別宜慎况考察乃斥涉所關尤當慎重而不容忽者照得每遇大計銓部暨諸司屬據歷年之考語平日之見聞彈精竭智叅互評品分別去畱其立法既詳矣又于司府過堂之時面加詢問者蓋緣考語或異而賢否難以執一故稽之于衆以求協于至公歸于至當耳然人品不同而言之真僞難辨其間是非可否據實而奏者固多陰受賄囑報復私仇以愛憎爲賢否者未必盡無也乞勅部院當面詢之時必辨其人品之殊以爲

聽言之準人果賢歟則所可者必公是也所否者必公非也卽用其言以行斥涉亦奚不可不然其所可否非其親厚必其夙怨也宜嚴加詰問若果無當則不惟舍置其言而且并斥其人以爲欺蔽者之戒庶乎公道昭明賢否不紊而考察之舉益詳慎而無遁情矣

一曰破額數夫三年一大計所以簡不肖而勵賢能也故時而不肖者少卽少斥之而不流于姑息責之者無成心行之者無成筭要在協於公論與民共之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五五

而已何歷年以來咸有常數通天下而言數必若干槩省直而言數必若干就一地方而言數必若干方面若干有司若干與雜流若干部院以此數求撫按撫按以此數應之行之既久恬不爲異夫官有賢否難律之齊賢否多寡難執其數假令不肖者多而竟爲數拘得無有漏網者乎漏網則縱奸宄以虐良民固非也而覆盆之冤固多矣且或無顯過也而多方鉤索或尚可策勵也而刻意催殘又或卑職下僚猶可原貸也而略不容惜諸如此類甚非所以慰人心

而示大公也乞

勅部院轉行撫按各衙門及今

大計在邇將所屬官員嚴查細核如有不才不妨盡數開造毋嫌過多倘迹未昭彰才堪驅策毋肆殘苛毋得槩棄毋以往額而有去取之私毋构成規而有盈縮之計庶臧否咸服而斥陟惟精矣

一曰禁私揭夫賢否之在人未易周知必廣詢博訪然後聞見無遺必至公無私然後真偽不爽所望操進退斥陟之權者慎之而已今之廉訪撫按司道各借便以廣耳目不問尊卑無論寅采或上下交訪或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五五

彼此互詢周詳曲盡可謂無遺知矣然猶有乘機伺間出自仇人之手傳于積窩之家顛倒乖謬甚或以鄉官而憾請托之未行或以過客而誅贈迎之簡禮或以地方相嫌相輒而欲擠排之必逞巧于肆讒無端造謗暗通揭帖陰圖中傷不曰公論不容則曰民情共憤不曰得之甚真則曰聞之備悉情狀宛然真可奪心移慮倘當事者智識深沉尚足以洞燭遺奸麾指阻遏俾不獲遂僥倖喜事之輩不及詳察得之無異拱壁謂益我智慮之未逮感彼意誼之勤渠竟

墮術中而莫覺矣執此以往欲人品之不淆賢否之確當而不眩于司衡之度又何得乎乞 勅部院轉行撫按各衙門嚴諭所屬如係委托廉訪官負許令竭誠殫公多方查訪精明開具但有無因而投私揭或通私書即係懷仇報復之類盡行焚之毋或乘間抵隙滋毒良善庶私實塞而公道昭明藻鑑精而斥陟允當矣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五十六

觸事陳言以裨治安疏

陳所問

萬曆二十二年八月十一

竊惟天下之勢譬之身也善理身者必求去其病欲去病者必求其致病之由不然所投泛漫即藥物主鍾奚益也方今倭奴蓄謀不測夷虜乘間跳梁疇不謂國家之病證在是宜急去之然而非病源也蓋天下不患四夷之不服而患內治之不脩不患萬事之不理而患君心之不清敢以今日之急務悉有關於君德者爲 陛下陳之

陛下試垂聽焉

臣聞

祖宗時當政事之暇時時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五十七

延見大臣召對平臺暖閣

命坐賜茶體貌有加

故上下之情洽而爲大臣者得盡言以匡輔不逮今皇上之於大臣其優禮眷畱之文非不備至然而晉接之實則缺前輔臣王錫爵三上乞休疏隨蒙

旨諭待朕少愈召卿面見商量國事彼時內外臣工咸忻忻然謂天下大本軍國重務在此一見而決自是閣部諸大臣或得以繼見言天下事矣詎意歷今已數越月面見之 召寂然無聞徒事文移謬悠歲月或偶一政事缺失致使上下相疑是豈

朝廷之福哉夫君元首也大臣手足也頭面與手足頃刻不相啗攝則痿疲之患必生如是而曰吾手足自在也吾聽之而已可乎幸而大臣悉奉公者爾不然陛下欲爲高居不聞人聲之主臣不知於

國家何如也伏願 皇上訪 先朝平臺之儀

時御便殿 召內閣部寺大臣相與裁決機宜商確

可否至於天下之大事必咸以爲當而後行庶上下

一心官府一體如是而不成一代協恭和衷之治臣

不信也臣聞遊江海者託於舟致遠到者託於乘圖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五十八

治安者託於賢則正人君子之有裨於 國家章章

較著矣若吏部所推鍾羽正張棟孟一脉鄒元標等

陛下果以爲不賢耶則元輔交泰一疏何獨列名以

請果以爲賢而可用耶則宜不時拔擢以副輿望今

該部於鍾羽正等方推起用卽蒙切責而痛罰之於

孟一脉等屢遇缺推陞曾不得一 俞旨然則

陛下前日謂候旨用者豈其不俟部臣具缺以請而

欲特出 中旨用之耶必不然矣臣近覩

明旨以人才缺乏已有愛惜之念顧獨於諸臣棄之

乎夫骨髓之臣引置左右誠有所不便然而補苴鏤漏消折釁萌非是人莫可賴者伏願

陛下當抑情克己曲加優崇以俯順人心而裨重

本朝毋阻塞禁錮使之終於淪廢內孤忠直之望而

外蓄海內之憤也臣聞劉基曰三代之民如以膠搏

沙五霸之民如以水搏沙可見民心之離合由上之

固結與否爾卽今水旱頻仍干戈不息田野間閭之

間大都十室九空幸見 陛下惓惓民隱於天津

等處稍加賑賚是以民間願少須臾無死以望德澤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五十九

若夫遼東登萊與江淮海濱之區當湯火災傷之餘

獨可不施一視之仁乎語曰窶民易與爲非甚可慮

也臣猶以爲賑貸之 恩所濟有限蠲停之惠細

民不沾惟願 陛下申飭撫按責成循吏多方體

養凡糴餉之苦硝黃之費諸如此類一毫有擾於民

者悉在必革庶民有樂生之心卽或有警必如三代

之民以膠搏沙而不散矣倘因循不變擾民如故譬

之病癰者徼倖於一旦之無潰以爲安豈不謬哉臣

聞天人之際應若影響乖氣致異理固然也今旱魃

肆毒於畿甸霖潦浸淫於淮徐雷火星變東西不

絕報焉 天心示戒亦明甚矣頃者

陛下因禮部躬虔 廟享之請亦蒙

旨諭以郊祀遣代非敢安逸似若翻然修省然躬親

之誠竟莫覩焉夫 天道陰陽而已人身一陰陽

也勵精則爲陽明懈惰則爲陰弱陽明則禎符見陰

弱則災異生自古及今未之或爽者 臣願

陛下修德正事以承 天心各處奏報災異之變

必蚤夜觀省凜然敬畏庶天變可回而邳隆不難奏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六十

也 臣聞唐太宗曰欲盛則費廣賦重則民愁是節儉

之德人君不可少也頃見戶部以丙丁等庫積贏物

料多半朽壞請暫改折色濟邊似得盈縮之體未蒙

陛下采納雖 九重尊富自難減損茲聞 內用之

額比 祖宗朝歲踰百萬費有日增而實不內塞

歲復一歲後將何支况 京師之一金田野之十金

也 朝廷之數十萬民間之數百萬也值今多事之

秋人民尚未寧息伏望

陛下躬行節儉凡 內府物料逐一清查從部所議

倘省一分之費則民不止受一分之賜矣 臣聞尚書

曰令出惟行傳曰令重則君尊詔令其可以不信乎

近見一令興旋一令罷矣今日 國都閭巷宣傳

聖諭也如此明白 官府內庭告播中外也又如彼

甚至 宗社根本之圖亦蹈朝更夕改之輒嗚呼

天子言則左史書之 天子動則右史書之

陛下自謂詔令可易天下不可欺也天下可欺後世

不可欺也又何用此紛紛者耶嘗觀古之明主愛一

噏一笑夫噏笑猶不可輕况詔令哉 臣願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六十一

陛下主之以剛果勿情牽於愛惡勿惑生於蒙蔽一

令之出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則天下之人莫得而議

其後矣夫 臣之所言非以過高難疑之事嘗試

陛下之前皆

陛下之所已行今漸移者耳倘一振勵之若舉毛易

耳昔公孫僑之語平公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

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節宣其氣勿使有

所壅蔽湫底以露其體 臣亦敢以是而惓惓致望於

陛下也伏惟

陛下諒臣之心不罪臣之愆 俯賜裁察施行臣愚
幸甚 宗社幸甚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六十三

地方火災疏

孫居相

本年八月十四日據南京金吾後衛左所三舖總甲林二呈稱本月十三日未時分有國子監外西號監生姚虞良失火燒燬號房三連係干地方理合呈報等因到院該臣批行北城兵馬司查報續又行牌催報照得國子監號房被火已行該城查報去後數日未見報到事屬違玩擬合行催爲此仰城官吏卽查國子監前地方的係該城某牌某官所管巡邏把總等官爲誰起火之家爲誰巡緝軍兵爲誰牌甲火夫爲誰因何起火火起之時因何不行撲救實燒號房若干間有無傷人作速查明限三日內回報以憑叅處施行毋得遺漏隱諱等因隨准該兵馬司回稱查得本月十三日國子監前外西號房內監生姚虞良失火處所係本城副兵馬劉在中分管二牌金吾後衛左所三舖地方本日係該本司夜巡弓兵徐文舉張學王舉本方總甲林二火夫黃安趙宗夏忠等巡守其本日輪該監前巡邏把總及巡捕官軍班次職名係屬巡邏姜坐營管轄本司無從開報及查監生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六十三

姚虞良所住監外西邊格字號房左連本號房屋及圍牆總門右連本號房屋相抵射圃廳其前後俱鄰本監致字等號各房內皆監生寓所原無十家牌甲又經行拘姚監生家人姚成總甲林二火夫黃安等到司查得姚成稱伊本主監生姚虞良原籍福建人近年帶有成等來京坐監肄業一向寓住監外格字號房三間今年八月十三日未時分姚虞良偶出會文因成在寓炊爨陡失小心遺落火星在於柴內被風吹着不期天意不測大風驟起火焰熾盛以致延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六

燒本主寓所格字號房一連十四間又致字號房一連十二間彼時本監各廳督該方甲夫人等協力擁救不息本監恐致遍燒別房即隨令各役將緊鄰誠字號房六間正字號房七間射圃廳三間扛幫俱各撿倒其火方息並未傷人等情據此覆查相同除失火監生姚虞良聽該監重加壓罰家人姚成甲夫林二等容臣分別叅送責治外竊謂國子監號房創自先朝所以作養人才關繫爲最重也今突然被火延燒多間火起雖曰有因撲救豈容無策乃地方各官

法令疎弛平日鮮曲突徙薪之計赴救不蚤臨時無焦頭爛額之功卽槩從重懲亦不爲過但火起白晝夜巡官軍罪若可原至該城副兵馬劉在中練才潔守臣等嘗首薦之今地方忽有此變實出意外且旋起旋滅計無所施似當量爲罰治以示懲戒再照南京地方遼濶保伍最難聯絡而五方雜處情誼不相維持且法紀久弛人心怠玩每遇地方有火盜之警軍民保甲杜門旁觀文武各官互相推諉臣雖百相告誡百相叮嚀曾未親臂指相使之勢也自非仰藉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七

嚴旨何能振起積玩伏乞皇上軫念根本降旨申飭倘今後京城內外突有火盜生發該巡邏巡捕兵馬等官有不上緊赴救者容臣等叅論重處庶累年之廢弛可振而地方緩急亦有攸賴矣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奉

聖旨姚虞良着該監壓罰姚成等叅送法司究治劉在中姑罰俸二箇月留都地方遼濶人心怠玩偶有火盜輒袖手旁觀不以救護是何法紀着嚴加申飭有仍前推諉的叅來重處都察院知道

請旨申飭積玩疏

孫居相

頃蒙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

勅令巡視鳳陽

等處倉糧受事以來日惴惴焉惟恐催查不效仰負皇上任使是懼隨於本年十一月初三日巡歷鳳陽滁泗地方因移手本於鳳陽管倉戶部分司煩查各倉見貯糧米若干每年應放若干見在糧米可足官軍幾年支用并查直隸所屬府州縣衛及河南布政司所屬州縣各起運鳳陽倉夏麥秋米除已完外其三十二年以前年分未完錢糧各若干希數過院以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六十六

憑查理等因隨准該司主事劉克勤手本回稱除各府州縣衛所未完錢糧數目另冊開送外查得見在倉廩糧米四萬一千八百六十三石鳳陽中等九衛所官軍每月約支米六千六百餘石前項所貯米石僅足六箇月支放等情到臣該臣不覺錯愕失色以爲昔人謂國無三年之儲者國非其國今且無終歲之儲矣是尚可以爲國乎因查閱該司送到未完錢糧書冊自萬曆二十七年起至三十二年終止鳳陽府屬未完夏麥若干未完秋米若干淮安府屬未

完夏麥若干未完秋米若干揚州府屬未完秋米若干畱守司所屬鳳陽中等九衛所未完夏麥若干未完秋米若干廬州府英山縣未完秋米若干常州府無錫縣未完夏麥若干河南布政司所屬未完折色麥若干總計直隸河南未完麥米共八十二萬九千四百六十石零夫由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纔六年耳曾額派錢糧幾何而積欠乃至八十餘萬是已完者不若未完者之多見在者不當掛欠者之半雖曰年穀不登是亦有司怠緩蓋歲遇水旱災傷臣等不得不題請改折停徵以蘇民困然所謂改折者改本色而爲折色非并折色而不徵也所謂停徵者遇災暫爲停緩遇豐仍當帶徵亦非盡蠲免而不徵也乃有司一獲改停之令遂視爲不急之需藉口災傷漫不爲意於是有拖欠在軍民者有包收在排甲者有續徵在官而那移別用者甚至有埋沒冊卷巧潤私囊者種種弊端莫可究詰歲歲相仍率以爲常其始也慮災民難於本色而議折色其究也不但無本色且并折色而無之矣其始也慮災民艱於輸納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六十七

而議停徵其究也不但停徵者未見帶徵而見徵者亦歸停徵矣計紙上之開載億萬有餘核倉中之積儲百什不足今幸寓內無事猶可勉強支持儻一旦有急而數萬之衆國家何以給之又幾幸過歲豐稔或可措處接濟儻不幸又值方數千里水旱而數十萬之餉國家又何以辦之凡此雖皆未必然之事而謀國者不得不深思而遠慮也臣今受事之初適值地方大歉國計在念貧民堪憐固不能以數年之逋取盈於一旦亦何忍以數十萬石之糧求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李八

多於災民但恐各該有司視鳳倉爲緩圖以負欠爲得計因仍故習致候軍需他日以白簡糾之於後而勢已無及不若今日請明旨申之於先而時猶可爲用是不避瑣瀆冒陳言懇乞

勅下戶部查議如果臣言可採更乞

俯賜嚴旨申諭管糧司道及府州縣衛各官查照撫按二臣近題災傷事例除三十一年以前積欠姑准停徵外其本年見徵錢糧及三十二年帶徵錢糧照例徵完折色限來歲三月以裏解赴鳳陽倉

接濟軍儲如有過期不完者容臣分別疏請處分嗣後再不得如前逋欠致損軍儲庶積玩之風可振而陵寢重地亦可永保無虞矣臣不勝懇惓待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李九

慎推用撫臣疏

戴

戶部
萬曆二十三年
月內上

竊惟撫臣專制一方吏治民生胥賴焉吏治不可一日不振民生不可一日不安則撫臣之在地方誠重矣而在應天根本之地爲急何也三吳之凋敝有年海外之警報叵測及此時而得人振刷之不容一日緩者也而問今日巡撫應天者誰乎李涑已奉

旨回籍矣今調保定宋仕以代李涑又調江西任養心以代宋仕又調操江邵仲祿以代任養心計其遞爲交代之期已需數月之久而茲仲祿已故矣江西

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一

之代又緩矣必江西得代而後保定有人保定有人而後應天可代況其間有山川跋涉之勞而不能無曠日持久之患乎則應天之代不徒以月計而當以歲計矣以今日之應天而寄于今日之李涑不惟涑視地方爲秦越而無任事之心卽地方亦視涑爲贅麗而無趨事之念矣軍伍久缺糧餉久之戰備久弱俱付之漫不加意萬一卒然有倣胡以應之是重臣可虛而重地可委也可不爲太息哉臣每嘆近日撫臣無故調用朝受

命而夕已渝席未煖而地已

易然在陝西甘肅等處猶曰邊方腹裏才品相遠也至於保定江西操江諸巡撫非有邊方腹裏之異似可無更調而直爲此紛紛也人皆駭之夫價不十者不易貨利不百者不變常以建牙重臣無故而數易之非所以爲體也既有東奔西馳之煩又多送故迎新之費非所以爲安也夫立法有常利國爲本從政有輕宜民爲上一舉而無益於國不便於民非所以爲計也況乎吏之賢否俗之懲惡非久延訪則不能知有利當興有害當除非久閱覈則不能定彼撫

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二

臣蒞任未久於地方之利病正在咨求爲政規模始有次第吏方拱手而受成民方拭目以待治而一旦乃遽奪之以去卽無論之人情有所不順而於爲治之道亦大甚拂矣此臣之所以日夜捫心爲地方慮者也伏願皇上嚴勅調用撫臣刻期赴任不許私便稽遲以緩國家之急庶幾應天之代得早日地方亦受一日之賜仍諭當事諸臣今後撫臣非有甚不得已勿輕議調以爲地方之擾夫當事之臣豈不知調之非便而顧樂於調者必以諸臣之

才品各有當也爲地方擇人也臣之愚陋則以爲與其調之於旣用之後孰若慎簡用而謀之於始與其用之不當而速調之孰若任之久而責其成功夫國家擢任撫臣而必付公論於廷推誠重之也今則視爲具文矣銓臣僉名出之袖中諸臣畫諾而已名爲廷推而實故事則欲求撫臣之得其人不可得也願皇上更諭部院及科道諸臣今後遇推巡撫許秉直評論商酌才品與地方應否相宜要於其當不可使易逮其受事之後又遲之歲月考其成績

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三

不效則治撫臣之罪間有政善民懷者不靳加銜使地方永賴以無負聖天子計安元元至意則不易官常不廢時務而清淨寧一之化可興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而雍熙太平之風馴可致矣天下生民幸甚臣愚幸甚

乞搜遺賢疏

王以通

萬曆十七年任

臣聞帝王致治惟以親賢爲急務而其立賢則無方是故有弓旌招賢之典焉有鄉舉里選之法焉而有辟召徵聘以起岩穴之士焉若堯之舉舜湯之聘伊尹皆岩穴而登之廊廟者也輔佐得人政治畢舉時雍風動之化兆民允殖之休於今爲烈有由然矣我國家取士以科目而得人獨盛今秋兩直各省所貢士真彬彬然足充任使矣然我朝

祖宗辟召徵聘每科舉間行如

太祖高皇帝選

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四

秀才張宗文皇帝聘吳與弼至京而擬授以官僚之職蓋爲官擇人而不專倚於科目是以野無遺賢而士效實用治化之盛真與堯湯並隆矣以臣觀於今日化理之所甄陶豈無隱逸賢士可以冀贊皇猷者也臣前閱邸報見南京祭酒趙用賢一本爲申飭監規修明祖制等事內開請修遺賢拔用之典據薦江西新城縣舉人鄧元錫安福縣舉人劉元卿陝西藍田縣舉人王之士三臣學行已詳於趙用賢之疏章蒙皇上允其請下吏部覆議該部

臣將王之士當行陝西撫按衙門查果行誼可嘉久
嬰足疾宜遙授師儒之官以示風勵而鄧元錫則欲
其起送吏部銓補劉元卿則欲其起赴禮部會試此
其進賢慎於重始甚遠慮也但臣聞孟軻有云大有
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 皇上勵精圖治銳志
稽古邇者與輔臣議斥者貞觀政要進講禮記諸賢
書蓋卓乎不世之主也士生斯時豈忍高蹈遠引以
爲潔哉故如王之士者足既患疾授之儒臣可以儀
刑多士矣至於鄧元錫劉元卿未可以節祿常例引

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五

至也臣愚以爲

皇上當取法

祖宗成憲徵

聘隱逸二臣則召入便殿而親試之或質之經術以
觀其學或探之匡濟以觀其才或察之動靜語默以
觀其操履果有可用則用之以輔導 元子可也方
今 元子睿齡日增聰明日啓可正與進學之時也
寸陰之惜大禹猶然臣見庶民之家積有千金之資
則亟欲聘明經於四方及時以訓誨其子何者蓋蒙
養勿端則有浮靡之習時過後學恐有扞格之虞故
所以爲之慮甚殷也况 元子行將日理萬幾而講

學又不可少緩乎雖其天縱之資不與凡民伍然而
古今之興衰非賢士孰與通其故天心之微隱非賢
士孰與浙其幾四海利病之大原非賢士孰與擴其
聞見君子小人之情狀非賢士又孰與辨洞其真偽
故誠得鄧元錫劉元卿以輔導之則隨時論思因事
啓沃起居出入之間皆聞正言行正道 聖功以
豫而學問將日新 國本以端而國祚將益隆矣所
以行 宗社無疆之荅海宇臣民之望者何以踰此
臣前待罪江西下邑已六年餘知二臣之學行頗詳

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六

茲蒙

皇上拔置留臺思效涓埃而惟以請

元子之講學者爲甚切故敢不竭忠愚上瀆

天聽如不以臣言爲枉乞

勅下該部咨行江西

撫按衙門轉行該府縣禮聘三臣入京因其能而授
之職臣雖愚昧亦得效以人事君之忠矣臣愚不勝
隕越惶懼之至

議遣憲臣督屯疏

彭而珩萬曆十八年三月上

頃科臣王繼先建議欲脩舉九邊屯政該戶部覆題奉 聖旨各邊屯政久敝屢經建議申飭只是虛應故事須要着實清查責成經理你部裏還詳究弊端再議停當來說欽此 天語諄諄務在懲虛文責實效我 皇上軫念邊計抑何切也顧屯政載

在 令甲炳若日星惟法立而不能守故致有目前之敝茲科臣所議該部所覆核時敝而圖永利亦既纚纚具矣即欲進而求之寧別有奇計哉第治法無

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七

議治人尚有所當議者各邊管屯之官星羅碁布

朝廷督屯之

旨三令五申乃

詔令格而不行

職員具而無裨則以奉行

君令而致之所司者

未有專官玩愒廢弛日甚一日此惟在近世則然耳

臣攷宣德五六年節遣兵部侍郎柴車吏部郎中趙

星禮部貢外郎吳政等經理各處屯田嘉靖三十九

年遣御史陳旌往陝西甘肅延寧等處溫如章往山

西宣大鴈門等處查理屯田及查

會典嘉靖二十

九年令選風力重臣二員督理沿邊屯牧隆慶二年

有都御史三員之差總之遣廷臣董其事者重之也宣廟時各邊管屯百執事雖設立而未甚備迨

世廟時則以次大備矣猶然有重臣憲臣之遣豈非以提綱率屬必須得 簡命之臣而後百執事奉

其約束不敢隳厥職乎其時邊土無曠 國用不訕

未必非任人之效也承平日久輒以屯爲弁髦督屯

之使庸易報罷此豈計之得耶又何怪乎屯田之日

壞也臣竊謂事之當急莫如九邊官之當用莫如御

史今宜倣嘉靖年間故事選差御史二員分往前定

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八

地方督理屯政撥之事體其便有三焉邊屯弊實甚

于鼠穴撫按官政務旁午未必能一一窮詰之况非

履畝查勘恐隱奸未可坐照也得御史拮据而理之

自爾振刷風生科臣所謂托爲荒者名爲逃者諸如

此類莫能售其奸一便也先大學士楊一清有言附

郭屯地每歸于世豪之家屯田軍餘有終歲陪糧而

不知屯地之所在者此其弊至今無改也各邊該道

未必無任勞任怨欲清理之者而限于事權動見掣

肘必也御史奉璽書持三尺以從事則兼併者法之

陪累者甦之二便也昔婁師德屯田豐州身衣皮袴以率先士卒故作事勸功非以身倡之不可也今塞上屯官果有如師德者乎先禮部尚書劉文定之有以管屯爲職者率優游于城市何嘗有阡陌之巡邇來因循之習大都坐此惟御史不時以單車巡行原野閱其土之荒闢以課吏之殿最則羣吏曷敢憚胼胝士卒曷敢舍耒耜耳目所及孰不象指三便也語曰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今諸邊屯政業已極敝敝極則反正當更張之時而憲臣專督一舉三便則

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九

更張之第一義也爲拘攣之見者則以官非額設難其議不知 朝廷設官遣使所以爲 國也揅時也苟于 國有裨于時爲急卽自今創設之特遣之未爲不可況率由舊章者哉先年曾革巡關革僭運無何而次第復之則以其終不可少也督屯所係不在巡關僭運之後顧獨可以駢拇視之耶 命官誠便也乃其效非可以旦夕計也則宜需之以久焉

請著爲令亦如兩京屯差之限以三年爲期仍令每年終籍報墾田之實數併舉劾屯官之稱職不稱職

差滿之日 廟堂覈其功能則立法庶爲不踈乎久任誠是也乃其事非可以牽制爲也則便宜可假焉昔漢用趙充國唐用韓重華皆得以便宜行事故湟中振武之屯竟成大功今宜彷彿其意任是職者無務以常格繩之凡利病興革一任展布而惟省其成則用人庶盡其所長乎屯不可一日而不講則督之不可一日而無官政成之日勿輒議罷必如是而後事功無作輟之病 國家享長久之利也伏乞 勅下戶部都察院會議果 臣言可采查照前例遣憲

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十

臣二貲分督邊屯仍選擇而使至于責成事宜 臣言有未盡者再加議處務求長策則 明旨所謂清查經理者不患無人虛文可剔實效可期屯政從此大修額餉從此全復裕 國安邊恒必賴之矣 臣不勝隕越悚慄之至

乞酌議選法疏

陳

堦萬曆二十五年四月上

臣查得

大明會典凡引選先期將應選等官考

試已定查審得實具各官廕子數進入至日早朝已

畢吏部官請

旨選官奏各官總數候本經

御覽發出填榜揭示此舊制也未知有以籤選者又

查得

會典載稱正德七年奏

准廣西除方面知

府外其餘大小官負職事許本省別府州縣人負相

兼選用至嘉靖七年奏

准四川邊遠地方東川等

處首領屬官許以本省別府人相兼選用此又酌諸

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十一

時宜者也未知有以籤選者選之用籤由原任吏部

尚書孫丕揚始初意在杜私請而示公道顧其中有

大不便者未暇計也及請

旨允行之後彼亦自

知其窒礙處迺其執性偏拘又不善於調停迨去任

而洽及同事之臣見謂奉行久矣遽難議改以傷雅

道故有明知非是而聊且仍之者所以宜更而久不

更也今

陛下深維銓政久廢務在得人冢宰選

司一時

簡用矣此正改絃易轍之會而可復因循

已乎

臣請詳其法之不便試爲

陛下言之夫吏

部每雙月大選例也在進士除授有先於試政衙門

稽勤情訪行能者而又兩經過堂以驗其年貌蓋品

級雖定而人與地之相當其中當有辨也至於舉貢

等項則加堂考以定職銜而就其本銜之中仍酌爲

先後次第蓋官銜雖定而人與地之相當亦貴有辨

也今付之一籤而已乎則大小職官並有不便者如

均是官也有宜簡僻而授以煩冲有堪煩劇而授以

偏簡縱不爲地方計亦非所以全器使惜人材也此

似與任大責重者尤不便焉故有一履任而輒爲請

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十二

調者矣均是官也或南人而處之極北或北人而處

之極南無論水土不習卽一官路費稱貸不可得也

此似與官卑俸薄者尤不便焉故有膺一命而向人

泣訴者矣凡此皆今日用籤與本來選法大相背戾

以致多有不便如此故

臣

謂其法之不經也

臣非不知變法之意苦於公道之不能白而假是以濟其勢

之窮然若籤之變也不通之甚者而可久乎且

臣惟

掣籤之法但能行於大選已矣乃若推舉推補改調

改除之類其不能用籤者尚多也將盡掣之乎不能

盡掣而欲假是以蓋該部之無私也其誰信之無惑乎議其後者謂籤法雖新猶夫闕缺之故智也闕始於公卒於弊而弊獨免於籤乎哉自古聖王圖治不任法而任人人臣奉公不務名而務實實心秉公即遵舊制而可以集事可以服人意念少私名為新法而適以僨事適以滋議然則居銓衡之地者顧其實意何如耳奚事引嫌而以籤為名况銓衡云者謂其能權宜而善低昂也假令抽籤而可以了事則何必吏部一神祠足矣此甚非 祖宗設官立法之意

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十三

陛下動思法祖獨奈何而忽此重務乎恐執此不變所妨吏治不小也臣故謂其當議也抑臣猶有說焉選法者用人之具也銓臣者用人之人也曩

陛下久虛銓部堂屬不輕易以與人誠慎之矣夫既慎而後用則貴信而勿疑蓋上用疑下亦疑而自沮上用信下亦自信而任事焉此疑信之間堂陛通塞之關而世道否泰之機也方今 國家多事須人最急 陛下誠寄心膂於用人之人而重其事權行其志願乃專責以知人善任之效彼不竭犬馬以報

國者非夫也此又臣欸欸之愚竊為 聖明今日望焉倘臣言不至甚謬 陛下幸採擇之仍乞勅下吏部查議掣籤之法果否合乎經制協手時宜今後大選應否人地相當南北兩便務使行諸今而無弊傳之後而可遵酌議上 請而該部以實意奉公行之少有徇私聽該科訪實叅奏庶政本肅清選法停妥深於吏治有裨而安內攘外各有攸賴矣何東事之足憂乎臣愚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十四

乞及時用才以裨化理疏

郭惟賢 隆慶年任

^臣備員南臺伏覩 皇上宵旰求治寤寐英賢起

廢之典無日不下直將羅天下之士空巖穴之良邇者又從科臣之請將南京卿貳盡行推補卽唐虞庶明勵翼之風不越於此矣但有屢薦剡負一時之望天下之所期嚮用而未及用者^臣安能以無言乎^臣嘗觀大學傳論平天下之道歸重用人而見不能舉舉不能先名之曰命則是用人之貴於及時也

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十五

故天下非無才之患非才不見用之患用而不及時之患也譬之鳥獲之力一夫能舉重任而騏驥之足一日可致千里然用之於強壯之日則其力尚奮然有餘而用之于衰憊之後則其力亦有時而竭今諸臣之所薦舉者清議首推如原任禮部侍郎王錫爵猶曰在憂未報闕也餘如原任光祿寺卿賈三近孫鑪太常寺少卿何源尚寶司卿汪文輝保定巡撫孫丕揚福建巡撫耿定向貴州巡撫曾同亨吏部郎中王鑑廣東按察使胡直福建副使蔡國珍雲南副使

劉應峰廣東叅議詹仰庇之數臣者類皆以才品著稱可肩艱鉅之任而致千里之遠者也彼或以病告或以憂去或以讒斥退修山林遠者十餘年近者數年使不及今強健之時而用之^臣恐其歲華相催精神意氣漸就隳頽不將使人才有後時不用之嘆耶卽云在位不乏人然太平非一士之略舉而不先何貴於舉伏乞 勅下吏部將賈三近等諸臣及時

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十六

遇缺推用庶俊乂在官而野無遺賢詩所頌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者將于今快覩其盛矣雖然^臣猶有說焉昔之用人者其任之也專其養之也至語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言貴專任也又曰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言貴愛養也方今

聖明在御羣工式序臣子當斯時誠千百載一遇矣而^臣區區芹曝之 獻尤願 皇上知人善任

虛心用賢使輔弼部院之臣皆得盡其所懷直已而行道 官府上下之間精神脉理相通爲一其有法未合於 祖制謀未協於僉同事未宜於民情者乞復 祖宗朝執奏之規許院部諸大臣因事

執奏敷陳利弊

聖明召輔臣商確其是

裁而行之務在法

祖宜民與治同道有都俞而

濟以吁咈有獻可而不廢替否間有愚慙之臣意在

披瀝而昧於將順者尤望

聖慈優容愛惜以培

天下謇諤之氣以示

國家養士之仁毋乍進而乍

退毋旋用而旋斥使諸臣皆欣欣然有所願效而無

憂懼不敢之意如此則股肱喜而

元首起士氣

伸而豪傑奮此尤隆泰交寓鼓舞之要機也惟

聖明加之意焉

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十七

乞下考選之命以充任使疏

蕭如松

萬曆三十年正月

臣惟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五行之吏各宣其氣以

成歲功故人臣受命於君各願修其職掌越俎代庖

虞不克塞匪直才力所限要亦事勢之難兼也方今

聖明在宥總攬朝綱行政用人悉由獨斷頃者

大典聿舉

恩赦旁流遠邇臣民罔不歡呼鼓舞

于堯天舜日之下泰運之隆真千載而一時矣矧

遺佚在野之臣咸得奉

詔起用乃行取諸臣待

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十八

補闕下而不及

聖意淵微

愚莫能管

窺惟是留臺乏人至極差務兼攝為難

日冀諸臣

之補以為解任之計翹首白門視待

恩闕下者

望更殷焉

稽

祖宗朝以留都為

開天定

鼎之地設十三道御史以掌道務以備差使額有三

十九員與北臺稱並重後雖稍不符額而每次選補

新舊共計十七八員之外即

於壬辰之冬誤蒙

聖恩簡錄臺末於時濟濟在事者猶有十二員大小

差務人肩其一故

得畢力巡江以竣厥事嗣緣守

制歸田同時御史亦各星散留臺幾於無人臣于已
亥之夏再蒙 聖恩起補南來共事僅四人而今
又去一人矣臣自待罪兼管山東山西陝西貴州四
道印務本年十月蒙 皇上差巡視鳳陽等倉次
年五月又蒙 皇上差兼京營京倉二十九年九
月都察院劄委巡視西北二城夫鳳陽係 陵寢
重地設九衛所官軍以爲衛設各省直錢糧以爲餉
邇年各屬灾荒徵解不前非躬省其地責成有司多
方催督不能爲三軍寄命而文移往返掛號銷批清

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十九

完查欠與京倉事務冗集如蠅加以京營之差閱操
較射點馬選軍臨倉放糧渡江放賞各有期會尤爲
旁午又加以巡城之差平息爭喧禁緝強暴五方之
人雜處其間類多奸宄盜情人命無日無之振刷調
停更爲紛糾大臣一人之身耳以一身兼數務日夜
靡遑寢食未暇時方料理糧儲而聞馬練兵適當其
會何敢獨後旋思經營城務而省方督餉復際其期
焉敢緩圖操瞻前顧後之心竭馳東騫西之力始猶
勉強撐持久則神情困憊精血耗散頓起怔忡體貌

疴羸痰火日熾且臣父家居見年八十一歲日薄西
山不能啟口告養緣病思親積思益病時雖力疾視
事難勉凜鯨之愆倘異日者廩庾空虛三軍枵腹兵
旅不振疆場多虞巡緝無狀畿民生奸 皇上一
數以責臣將何辭以解哉故不暇自逸臣之分
也臣不敢言勞也不遑將父臣之情也臣不敢言私
也惟不稱厥職以負重任臣之罪也實臣之所大懼
而不容默然也矧臣之兼差俱久報命逾有歲月四
顧旁皇無人可代而同臺兩御史其差繁不下於臣

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二十

以 聖明之朝豈果乏才而致令廢事若此臣竊
謂候補諸臣才經百練俊邁千人撫院所薦揚部院
所咨訪其賢數倍於臣以具官久妨賢路尤一念
耿耿不自安者臣向來靜以候 命未敢一言輕
瀆乃今年復一年事勢窮蹙萬不得已呼 天而
鳴俾下情上徹 宸聰縱不爲臣子計勞逸亦當
爲政務計舉廢而 蚤斷預圖之矣伏望 皇上
法 祖宗規制官不缺人念庶官職掌事不兼攝
速令吏部列名上 請 欽賜點用以布列於南

北臺省之間如臣庸病許以請告回籍爲親侍養庶
久役之臣稍得息肩新補之臣協力抒悃在位在野
靡不感奮治人治法聿見修明億萬年長治久
安之休端在是矣臣不任激切顙望待命之至

乞慎重臣去留以安地方疏

蕭如松

萬曆三十年
六月上

竊惟江北鳳泗陵寢在焉徐淮之間姦雄所窺
爲東南要害漕儲所運爲西北咽喉實稱重地而撫
臣握兵坐鎮控要害而扼咽喉永奠國家億萬年
發祥之基實稱重臣故重臣一身去留關重地一方
治亂矧其人才望夙隆輿情共協則又不可輕去之
使賢者遂其高蒼赤失所倚也臣等待罪留臺奉
命巡視倉屯江務共有地方之責五月內接邸報鳳
陽巡撫李三才一本微臣自劾待斥按臣堅意謬推
懇乞聖明亟賜廷議以濟河漕事奉
聖旨李三才既推托着他去罷員缺即便另推來用
吏部知道欽此臣等相顧錯愕隨見漕臣崔邦亮按
臣李思孝塩臣蔣以化三御史相繼具奏而在
朝科道之臣復交章有言矣言者連篇悉蒙
中格臣等誼難緘默不得不爲皇上請焉夫
皇上之去三才非以推托乎推托之臣不利于地方
地方人所同願其去者也使三才而果其人去之誰

曰不宜而三才則實心肩事衆所信服從前撫臣中
指不多屈者以實心肩事得推托之名 聖衷淵
微非管窺所能及矣^臣等習見三才其品孤騫其才
卓犖其氣剛正其心真誠惠澤足起疲癯威令足懾
姦宄精神力量足投艱大而應糾紛自其撫鎮以來
諸凡彰善癉惡興利除害不避嫌不避怨不避勞苦
其心一主于任試讀在前建白諸疏論礦稅論姦逆
論財用所由耗論治亂所由基侃侃數萬言忠誠愷
切毫無回護匪獨以去就爭至以生死決推托之臣
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二十四
有是乎頃因河流潰壅阻漕灌 陵三才矢心竭
智崇論竑議抵掌與巡漕御史崔邦亮極譚平成石
畫邦亮深嘉篤信而薦用之三才遂有按臣謬推乞
賜廷議之疏其心蓋謂爲 國論治臣子分也會推
任官 朝廷事也若因其言而薦其人則言以干進
于義未可且時方與稅監陳增齟齬自効待斥而又
求治河無以明心跡故自鳴于 皇上見進禮退
義欲爲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云耳初非
簡命及之而畏難固遜也不謂偶觸 宸嚴頓以

推托目之使三才得釋重負縱忠臣去國不忘其君
江湖懷 廊廟之憂而自此閑閑桑畝儘有餘適
三才固安心聽去矣惟是正直弗庸儉壬思逞自三
才杜門候代諸所懷姦之人揚揚復出若狐兔幸虎
豹離山而漸肆吞噬無論陳增程守訓輩益肆咆哮
橫行歛怨即各監素稱安靜者亦不免惑于左右以
致居者行者受毒不少法紀蕩然靡所隄防適留守
司副留守韓有光以被論逞忿輒敢毆傷知府金時
舒兇暴之狀同於寇亂罔所顧忌地方事勢忽至于
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二十四
此可爲寒心故江北士民見三才聽去有日皇皇無
依若赤子之失慈母極其啼號千百爲羣不遠千里
乞哀在事諸臣望其保留撫此重地且也淮北徐南
異常水災田成巨浸窮苦萬狀草澤中逆惡盜黨寔
繁有徒乘間伺隙斬木揭竿鼓怨誹無知之衆借礦
稅播惡之名思以一朝發難禍變叵測若三才一去
彈壓失人是撤東南之保障增西北之隱憂萬萬不
可者况人才之生不數一代之才原以供一代之用
以此異等而去之草野寧不爲天地生才惜哉故以

陵寢關係而言不可不留之以安重地以時事多艱而言不可不留之以共治理以才望夙著而言不可不留之以盡所長以人心公議而言不可不留之以孚衆志總之 皇上自爲封疆計而非徒爲三才計去留已也倘非重地重臣有關治亂休戚臣等方鄙小人貪位固寵方嘉君子難進易退祇區區爲人一官爭去留不從旁成就三才爲君子而甘效小人附和俗態非夫矣是以躊躇候 旨不下而有此言所言無能加于諸臣而實非得已也伏乞

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二十五

皇上仍查按差諸臣及科臣曹于汴臺臣袁九臯史學遷等諸疏則知諸臣所以惓惓于重臣之留者爲重地也爲天下 國家也 特賜諭令李三才照舊供職盡展其才庶災黎更生群兇落魄其于治安非小補矣地方幸甚臣等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催用部院請和衷疏 朱吾弼

臣攷之都兪吁咈之朝事必備官師師濟濟而世躋昇平猜忌傾險之朝官多兼事滄滄訛訛而國因危亂振古不忒若影響然故英君誼辟不愛爵祿以收豪傑而賢佐良臣每忘恩怨以圖治安上慕師濟之盛軌下醜滄訛之澆風臣於今日不能無深慨焉今之日何日也 皇上仁孝疎於 郊

廟惕勵弛於 朝講土木興於 宮苑蓐蕪滿

於 殿陛群小肆於中外正士錮於囹圄閭閻掃

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二十六

於礦稅郵傳疲於推挽流亡驅於旱澇郡縣艱於支撐草澤多攘臂而生心冠裳胥感額而短氣閣輔不得効焚詔補牘之忠臺諫無從致折檻引裾之直歷稽史冊治平之時鮮有景象至於斯者迺災變之疊見若異若常不爲殃悖逆之迭出輒起輒滅不爲害此無他故特以 祖宗之德澤淪浹既深

祖宗之法度嚴密難犯 皇上獨神其斷有莫測

之恩威臣下各守其官無不供之職業耳第彼守其

官者寧以身庇民不敢戕民以愛身寧以官明職不

敢溺職以戀官寧蹇蹇諤諤以獲罪於

皇上不敢唯唯諾諾以取譏於當時豈其欲惡非人

情哉亦惟 國家有 大計典不可逃賢士大夫有

公議論不可干於是人用凜凜 祖制京官伍年

一考察茲萬曆三十二年倣古三歲計群吏而弊之

正考察外官期也令甲凡不肖者各省直撫按糾之

兩京科道又糾之吏部都察院合以吏科河南道之

公評而軒輊降黜之吏部主之者尚書叅其議者則

左右侍郎也都察院主之者左都御史叅其議者則

皇明留臺奏議 八用人類卷十 二十七

副僉都御史也尚書李戴方被劾 請告重於自

爲避怨左都御史溫純又剛直寡和難於獨任秉公

避怨重而左右無分其責者勢不得不模稜了事秉

公難而副僉無贊其決者勢不得不遷就因人一模

稜了事一遷就因人將毀譽出於愛憎是非必不公

將殿最淆於是非勸懲何所示究也以幽明之公典

快好惡之私情卽世號太平猶懼官評倒置民患縱

橫矧民患縱橫而官評倒置是不能拯民于水火且

益之焚溺矣 臣謂吏部左右侍郎都察院副僉都御

史當此 大計時決不可無人者故曰 大計關緊

匪輕大臣委任難闕寔喫緊時事 臣非無故而發喟

然之嘆矣邇以 楚主一事諸臣見旣杌鑿意遂矛

盾詎知或叅輿論或據習聞或持大體或泥疑心總

非恩讎之私要不失爲君子如閣臣沈一貫及諸臣

所云然者叅輿論而持大體默契 皇上之神斷

天下誰不是之而部臣郭正域則以楚人習聞楚語

自武岡王煤孽以來凡楚人惑楚語者十而九匪直

一正域矣正域疑心生於習聞固執有之必無他腸

皇明留臺奏議 八用人類卷十 二十八

獨怪正域任真太過以楚城之人遇 楚王之事例

應迴避旣不能先事別嫌復因人言急於自明至發

楚王之壽金其淺之乎爲量宜來衆口之嘵嘵併累

閣臣沈鯉又累部臣李廷機夫非正域此舉不厭人

心哉要之 臣不爲石瑕不掩瑜就楚事論正域在正

域終難文過飾非而正域之生平居已峻疾惡嚴 臣

與同官 留都頗服其門無私謁行有師模迨轉北

而署秩宗議謚法正文體攻異教種種犯人所忌毅

然不顧不可謂非端人故沈鯉李廷機重其人而過

信之 聖明在宥碩彥在列 朝固多賢良方正

若鯉若廷機若正域或未必能先之倘宏其識量竟其才志安得以一青輕訾正域耶臣謂以楚議言去者皆 皇上社稷臣不可不惜才爲

社稷計令之各安位而行志也况元輔一貫荷阿衡之眷任次輔鯉蒙東山之 特起礦稅之使未停縲絏之臣未釋 國事日非民生日促此乾坤何等時也爲二輔者所宜旦暮皇皇如恥吾

君不爲堯舜恥吾身不爲伊周同三輔朱賡合誠以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二十九

感動多方以幹旋斯不負 皇上斯不負所學今

袞闕百不補一忍遽言去耶昔齊景公以梁丘據爲和而晏子以和者五味相濟五音相成病梁丘據之同也非和也故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者傳爲美談爲國家而忘私讎者卒來負荆之請臣方以都俞吁咈之隆望之 皇上豈諸臣肯出數子下

耶然必 皇上盡加 溫慰使之同出供職毋襲近時託疾之故套務追上世揖讓之休風各捐私忿共矢忠貞不責人以梁丘據之同而以下殿不失

和氣爲國忘私負荆請罪者是法乃可耳不然猜忌一生傾險必至君子分黨小人交構一時師濟之美傳爲滄訛流毒於 國可勝道哉臣以年來

天聽日遠疏多 留中每慚戇率徒彰

主過無益治機類於葉蟬久矣顧天變人離已極世情局面已非終不能違心結舌以負

皇上敢復遠怨而怵禍耶臣是以冒昧懇請伏乞 皇上悼 國步之孔艱憫世風之漸薄

重乎計典先之和衷亟以 旨促李戴會同九卿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三十

科道公推吏部左右侍郎都察院副僉都御史隨

賜點用佐戴與純協恭秉正以完考察又以

旨促輔臣早出閣辦事正域毋更言去同廷機進部供職庶諸臣之猜忌釋雅道全而治平可坐致也不然人人以去爲快不以留爲樂舉

朝註籍時當入觀班行落落如晨星胡可令衆庶見耶此 明示諸臣釋嫌和衷各出供職以共襄上

理者又臣所惓惓也臣愚靡所短長僅爲 國爲民一念真切樸忠所激忌諱頓忘所恃

主聖臣直生死進退漚露跡之遑他恤耶臣無任隕
越皇恐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三十一

請留重地重臣疏

朱吾弼

竊謂古之帝王不愛異數殊寵以收賢豪而古之賢
豪必欲進禮退義以敦風節蓋不如是不足與有爲
也臣等待罪留臺奉差屯倉江上者與鳳陽巡撫右
僉都御史李三才已四年共事地方而秣陵去淮陰
盈盈一水其忠直端亮家視 國子視民焦勞拮据
不遺心力若置恩怨榮辱生死於度外又人人耳而
目之有臣如三才真所稱 社稷臣惟 社稷
安則悅不安則不悅者矣 皇上自爲 社稷

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三十二

計或偶中群小先入之言不快其憂危謹論故陽去
之陰留之將顛倒豪傑而盡其用 聖衷淵邃非
庸愚所能仰窺其時臣等曾繼按臣李思孝蔣以化
及北科道諸臣懇 請候 命臣等日以匡襄
望閣臣之不靳補牘日以職掌望銓臣之不憚叩
閣今且兩更歲月三才竟不蒙 旨加職懃留又
無人得代以去類於羝羊觸藩狼之跋胡蹇尾矣雖
三才真品真忠實心實政無一念不及汲汲無一事不
皇皇未嘗以 皇上去留二心乃開府大臣所云

推較而遣專閫而聽文武是憲軍民具瞻者名不占
銓曹之尺籍祿不享司庾之石儲縱三才浮雲富貴
敬事後食於 皇上之敬大臣謂何昔范叔上昭
王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
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國者其
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隱蔽使
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
久留臣無爲也正三才今日之謂也鳳泗爲

二陵根本重地莫輦之非三才不可中使爲數郡生

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三十三

靈醢毒調劑之非三才不可河伯爲祟漕運多虞草
澤謀逆浮屠聚奸閭井滿目憂愁倭奴有心窺伺計
利害緩急而隨時整頓消彌之又皆非三才不可三
才爲 皇上莫輦調劑整頓消彌一切能人所不
能屹然東南長城卓然中外端表勞不爲不大功不
爲不多治衆不爲不能則祿之爵之官之極其富厚
尊顯以一三才風勵天下之爲三才者正宜首加
恩禮奚而實用之名舍之令三才進不得據用行之
樂退不得遂舍藏之高耶此三才所以 請去不

一而足固自重宜爾亦爲 朝廷重地方爲地方

重重臣耳臣等近閱邸報所據祖廣才出首獲妖人

鄭才之子鄭國柱又供有鳳陽等處爲佛頭薛真王

臣等總領一百餘會約萬餘人得非趙古元輩孽黨

乎戎心叵測乘間伺隙不敢竊發者未必非三才顯

制潛杜力也誰謂淮上坐鎮可一日無三才耶語云

任賢勿疑又云疑人勿用臣等亦知 皇上之賢

三才任之用之無纖芥疑者惟 君之使臣有禮

臣之自處有義古昔盛時上下相成禮通於去留義

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三十四

嚴於出處 皇上誠爲重地果不能去三才則當

以禮強之留而三才義不得更言去如 宸衷終

不欲留三才則當以禮聽之去而三才義難於苟爲

留庶用則行舍則藏在三才出處有據使人知

皇上有爲之作用非常而親賢任能終不以譏間

蚤有譽於天下豈不休哉臣等共叨言責不容坐視

溺職上爲 國體下爲地方盡欲爲 皇上求治

安冒昧合誠以 請原非敢爲三才私者伏乞

皇上俯念重地得人惟艱重臣去留匪輕

勅下吏部卽將三才通論資俸增秩進階特加

溫慰照舊安心供職紓

皇上南顧之憂則地方幸甚_臣等幸甚_臣等無任隕
越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三十五

請補南都大臣疏

孫居相萬曆三十年十月十一日

臣惟張官置輔者宰世之具也控要扼衝者保治之
謨也故明主不以神聖而廢股肱之佐盛世不以泰
寧而忘根本之憂古之帝王所以久安長治而無土
崩瓦解之禍者凡以加意官僚之任而能制輕重之
勢也乃今所稱地之最重而重臣最不可缺者孰有
過于 留都者乎蓋當我 太祖之起淮甸也首
議取金陵而其時陶安贊之曰龍盤虎踞此帝王之
都也據以臨天下何向不克 太祖如其言竟由

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三十六

此肇萬世之業豈非以地跨中原瓜連數省防江備
海誠握其要則天下可不勞而定哉我 成祖再
造區宇定鼎 燕京至于設官置吏南與北未嘗不
相埒夫以 成祖之睿聖豈不知省官之爲便而
必不省者誠見夫 祖宗之 陵寢在焉
國家之咽喉係焉非衆建庶官則不足以控制遐方
彈壓重地耳我 皇上初登大寶虛懷任人大小
相維南北並重維時庶政修舉海內乂安治幾與
二祖比隆濟美矣邇年以來嗜好少偏登用弗廣以

猜疑成壅滯以壅滯成廢格在 皇上方謂慎于

用人在諸臣亦且澹于用世或缺而不補或補而不來或來而輒去有一署缺至數官者有一官缺至數年者凡官皆然大臣尤甚兩京皆然南京尤甚以南京大臣之缺而歷數之如吏部缺矣總督倉場缺矣禮部缺矣兵部缺矣工部缺矣都察院掌院缺矣通政使缺矣大理寺正卿缺矣即其間有一二已黜已任者又屢辭未至久歸未旋矣夫吏部缺則統百官者為誰總倉缺則理軍儲者為誰禮部缺則司典禮者為誰兵部缺則詰戎兵者為誰工部缺則富邦土者為誰都察院都御史缺則掌風紀者為誰通政使缺則達幽隱者為誰大理寺正卿缺則評冤抑者為誰優游家園者尚抵任之無期遷延不補者又懸缺而廢事徒使一戶部尚書張孟男也既管本部矣又管倉場矣又管吏部禮部矣一刑部侍郎王基也既管本部矣又管兵部工部矣一操江僉都御史耿定力也既管操江矣又管都察院矣大理寺矣夫設官分職各有司存 聖明之朝原不乏士今乃使一

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三十七

官而兼數官一人而攝數篆縱使諸臣之才力固足

以勝之然事非專制官屬代庖能保人心之不玩政事之不弛乎況今採權之擾逼及閭閻稅契之議洵

洵未息農夫怨于野商賈怨于途生民之顯禍

國家之隱憂真有不可勝言者儻有陳勝吳廣之徒

乘積玩積怨之民心因而鼓煽其間而傑黠者誘之

脇眾以窺茲土 臣恐二三大臣顧東則遺西支左則

漏右 祖宗二百年創業之地亦大可為寒心矣

昔寧庶人南昌造變意在直搗 金陵然竟趁起

三十八

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安慶而不敢下者非當時南京兵部尚書喬宇威名

智略有以奪其氣而屈其謀哉由此言之 留都之

大臣胡可忽也胡可缺也且也任用大臣非但用才

亦以養才蓋其素所豎立表見者習熟於 人主

之耳目一有軍國緩急簡而補之如探囊而取挈券

而求無不如意不然無事而忽之有事而求之不亦

難乎我 皇上誠為養才計為 根本計為

祖宗之 陵寢 官闕計則夢卜延訪正惟其時

烏得視 留都為曠地視大臣為贅員顧乃真而不

念哉臣新入陪京值大僚多缺其蕭條寥落之狀不忍見聞故首言及之伏惟 皇上穆然深思逖然遠覽審輕重之勢察安危之源 勅下吏部令已點用者速來到任未推補者速爲推補其托故久歸未旋者勒令嚴限復職庶在位有師師濟濟之風而國家享磐石苞桑之固矣 留都幸甚宗社幸甚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三九止

乞宥言官以光 聖德疏

陳

聖諭

慶六年

臣等近接邸報恭覩 聖諭惓惓於星象之變責令臣工着實盡心修舉職業共圖消弭及聞皇上宮中露禱減膳徹樂一時南都大小臣工莫不傳誦以爲卽此可以格 天而宰輔大臣又能仰體聖心辭免纂修筵宴特蒙 俞允遂罷無益之費君臣一德交相警惕如此則災變何復爲患而天意豈不孚格也哉臣等竊惟自古聖帝明王不恃其無災異之生而恃其有消弭之道堯之水湯之旱皆不足爲 聖德累而况我 皇上超越百王出於尋常萬萬也乃者御史胡濬祇因奏放宮人語意狂悖竟蒙罷斥臣等又復疑之夫御史言官以言爲職者也 陛下旣欲在廷諸臣着實修舉職業則所以爲御史者舍言何以盡心哉欲責之言而又甚其罪是尤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嘗聞唐臣陸贄有言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

斯皆盛德臣等雖未獲親胡渚然莊誦

陛下詰責之旨則渚誠狂悖矣故以陸贄之言觀之則凡爲多爲直爲狂誣爲漏泄皆進言之過而無損於陛下惟夫好而賢之怒而從之則固

帝王聖德千古以來所未有也且查放宮人古之明君常有行之者矣唐太宗是也比因八旱少雨李百藥上言宮人無用者尚多陰氣鬱積亦足致旱遂命簡出之前後三千餘人光耀往牒至今以爲美談夫唐太宗三代以後君固不足爲陛下道而史稱

皇明留臺奏議

援直類卷十一

二

貞觀之治庶幾成康者陛下倣而行之則亦超

越前代比迹成康矣臣等未識天道仰觀玄象示異

誠不知感召爲何災咎但以人事攷之能有言官以

開言路俾朝廷之上情意交孚毫無壅蔽之患亦

修德行仁消衰弭災之一端也况今一歲之內日月

交食天鼓時鳴慈慶宮後連房燒燬皆若

天心仁愛有以示儆於將來者使胡渚竟以狂誣不

蒙赦宥則羣臣之中自愛者衆天下事誰復與

陛下樂告哉是以臣等披瀝肝膽敢陳於

君父之前伏乞陛下俯察愚誠特原胡渚之罪

俾復其官令其照舊供職勿以成命爲不可易斯

天下臣民曉然知陛下之從諫真如轉圜而下

情以和氣畢達天心可格於有永星變可弭於

將來矣

皇明留臺奏議

援直類卷十一

三

開言路杜奸萌以全聖德疏

王嘉賓 隆慶年任

臣見邸報有吏科給事中石星一本歲序更新萬化伊始懇乞 聖明亟圖政理以慰人心事奉

聖旨這廝惡言訕上好生無理着錦衣衛拏在午門前着實打六十棍爲民當差不許欺縱欽此 臣驟見不勝駭愕切思 陛下卽位纔逾年耳前於太常

寺少卿周怡則調外任矣於禮科左給事中陸鳳儀則斥之爲民矣今於給事中石星旣使爲民當差而

皇明留臺奏議

援直類卷十一

四

復廷杖之幾乎就斃矣數月之間所以處進言之臣日漸以甚如此此實言路抑遏之機而奸邪鼓弄擅竊之漸治道升降于此乎繫誠不可以無慮也 臣時見報卽欲具奏陳其不可頃緣 陛下節有籍田春祭冊立之儀卽有疏諒未暇覽乃遲違數日今各舉已竣事 萬機從容輒敢冒昧一言非不知觸犯忌諱拂逆左右然而不容已者誠以待罪言職不敢顧惜一身之利害而陷 陛下於過舉也 臣請卽不可者爲 陛下陳之國家置耳目之官所以補

過拾遺不使人主陷於不義也是故在朝有諍臣而後人君無過舉給事中以諫爲職者也例當隨仗糾拾凡主上言動少差皆得而言之若夫筆楚言官而嗔其言主上不得聞其過而怠心生矣怠心一生萬幾叢脞而政事墮矣故 臣謂石星一事啓

陛下怠政之漸其不可者一也古人云仗節死義之士必於犯顏敢諫中求之是犯顏敢諫之臣世道所賴而立而培養成全則在大君優崇而護惜之耳嘉靖末年權奸在朝士氣萎靡 陛下卽位凡以建

皇明留臺奏議

援直類卷十一

五

言得罪者或起用之或卹錄之加恩於旣往實以激勸乎將來士類稍稍生氣矣石星入科未久乃卽能謇謇諤諤正色危論此實 陛下育養之人物是猶萌蘖始生正宜吹噓培植以期成全顧罷斥廷杖是摧折其生意也士氣由此銷沮而側媚依阿之風興矣於世道何賴此其不可者二也 臣嘗觀古中世之主欲止人之言往往加以誹謗之名夫人臣進言于君無非效忠于國詞非激切不足動人主之聽自非病狂喪心何敢忤犯此情理之所當察若夫禁人

之言而謗加之則言涉于直者皆謗也是雖欲以箝
言者之口而實不足以服天下之心誠恐名色一立
非所以訓臣下臣竊惑之其不可者三也言路者國
家之命脉繫焉其通與塞而治亂隨之言路一塞則
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無人言之而天下之事去
矣聖明之主方導之使言而顧止之乎臣謂處石星
一事是杜衆正之路而開羣枉之門此其不可者四
也壅蔽之患前史載之詳矣故我朝票旨付之內
閣擬之昨石星之旨見其從中批出莫不疑惑咸以
皇明留臺奏議援直類卷十一 六
聖量含弘天覆地載縱石星有未當諒亦包荒而遠
處之如此如果出于聖衷已非納諫之美如出
左右所擬或生壅蔽之奸竊弄之漸殆不可長此其
不可者五也宦官不預政祖訓戒之嚴矣
陛下卽位加恩從龍之臣雨露覃布欲其沾造化之
仁固然也爲此輩者正宜愈加勤慎小心以拱掃拂
之役可也但小人難養近則不遜從來內官未有條
陳時政者而李芳則妄肆其如簧之口他如黃浦之
廕襲錦衣滕祥則爲票旨王本之生事高麗朝廷

置之不行此輩防遏之嚴猶恐其肆然無忌若夫縱
容之過其亦何所不爲正德中劉瑾事可爲明鑒言
官斥逐正以示其用事之端耳不見其形當察其影
今其形狀不已暴著矣乎陛下不早加關防則
將來之害不可揀藥此其不可者六也小人之性睚
眦必報中傷善類以快已私又其故態也近日滕祥
輩每被言官摘其壞事之跡欲起而報之者屢矣石
星之疏所謂察讒譖者則灼見其肝肺而深中其膏
肓也其所假而激陛下之怒者不過卽其語涉
皇明留臺奏議援直類卷十一 七
聖躬者以爲言耳遠近傳聞石星當廷杖時有內臣
數人環列詈罵人言豈誣事必非虛卽其詈罵之跡
益見其讒譖之實矣假使石星不幸而斃于杖下則
陛下有殺直臣之名左右之悞陷陛下非淺也
縱欲悔之其將何及此其不可者七也是則由前言
之則闕言路之通塞由後言之則繫奸邪之滋長誠
非細小然也昔者仲虺之美成湯也不曰無過而曰
改過吉甫之事宣王也不曰無闕而曰補闕蓋人不
以無過爲難而過以能改爲貴語曰君子之過也如

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臣願

陛下以從善爲心以聞過爲喜平旦而思留神俯察
推前日起用建言廢棄之意而施于今日以言得罪
之臣將石星召用陸鳳儀原因條陳邊事誤遺旨意
字眼亦非大罪俱復原職使天下曉然知石星一事
乃偶爾一時之誤庶幾可復于無過而不至于有闕
矣左右有言臣下短長者必察其毀譽之由左右有
竊弄威福者必治以恣肆之罪如滕祥王本罪過明
著已經論列下之法司問擬仍選忠厚老成如先朝
皇明留臺奏議 援直類卷十一
金瑛懷恩王岳之儔使之供役一切章奏必以二三
大臣 面議請 旨俱不留中庶上下之情可
通壅蔽之奸可除朝政清明而治道不無少補矣臣
俯伏待罪無任隕越之至

矜狂愚以光 聖治疏 朱鴻謨 萬曆年任

臣近接邸報內開翰林院編脩吳中行檢討趙用賢
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進士鄒元標各一本
大要陳乞元輔奔喪守制以明大義以植綱常等因
伏蒙 聖明廷杖遣戍爲民遇例不宥臣聞之不
勝恐懼遠在千里未得全疏想其情詞或多狂悖必
有大傷 聖心觸犯 天怒者且不能仰體
聖明爲 社稷蒼生之意諒輔臣迫於

君父不得自遂之情愚昧之罪焉可逃也語云世必
皇明留臺奏議 援直類卷十一

九

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
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五臣之罪惟在
執常人之見耳若謂排擠輔臣圖便已私不惟諸臣
所不忍爲 聖明在上憲典具存此何時也而敢
萌此念哉臣謂諸臣之罪雖不可逭而其情尚可矜
恭惟我 皇上臨御以來 聖仁天覆草木羣
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諸臣蒙被 恩寵咸通仕
籍或列 侍從或厠郎署或叨黃甲犬馬報
主之心方有待於異日乃以一眚之玷自棄 明時

遣戍者未卜生還之期削籍者永絕 國門之望後
雖欲致身報 國其道無絲孤臣去 國萬里投荒
風霜之所剝蝕憂苦之所銷鑠萬有一二不幸湊先
朝露使上傷 陛下好生之仁下沮忠臣敢言之
氣非所以勸百工示來世也臣 閱邸報輔臣張居正
亦嘗爲疏救之諸臣以輔臣之故而罹 嚴譴想居
正當是之時亦必有甚不安於心者
陛下以 社稷懇畱輔臣而乃使輔臣有不安之心
陛下縱不爲諸臣惜獨不爲輔臣惜乎臣 惟君之於
皇明留臺奏議 援直類卷十一 十
臣猶父母之於子也人子有過爲之父母者未嘗不
訶詈而鞭笞之方其鞭笞之時戚然其不忍於心也
旣鞭笞之後煦然其不衰於愛也慈父不棄有過之
子孰謂仁君終棄有過之臣哉五臣已蒙罪責足昭
國法旣經懲創悔悟必深伏乞 聖明憫念狂愚
收回 成命遣戍者重加降罰爲民者降調外職俾
得改過自新庶有罪之臣亦 聖心之所不忍終
絕而 王度益廣太平之世無一夫向隅之泣而
聖治益光諸臣亦將困而復作蹶而知奮報

主之忱以使過之仁而益勵矣其於 聖治豈曰
小補之哉恭奉嚴 旨不許救護臣 雖牛馬亦畏
鞭笞臣 雖螻蟻亦戀微生况 親老家貧又無兄弟
子姪臣 雖木食豈不顧念第念 身有言責義難自
全終不忍以畏死之故上負 明主下負言官臣
死之後庶幾天下後世有諒臣 不得已之心者倘蒙
聖明特寬斧鉞 俯賜采納臣 與吳中行等未死
之年皆 陛下更生之賜也殺身報 國萬死無
恨臣 愚不勝祈懇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援直類卷十一

十一

覃恩廣孝以崇國體疏 孟一脉 萬曆年任

臣聞之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而孟軻氏亦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誠以孝者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天子之德教所以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者率是道也是以虞舜以大孝成時雍之化武王以達孝致永清之休此虞周之世卓冠千古迄今稱盛美者必稽焉我 皇上聰明仁孝勤政講學每於視事之暇卽朝 兩宮問安視膳日夕無逸大小臣工皆欣欣然有喜色而相頌曰此虞舜之大孝也邇因嘉禮告成特薦徽稱仍于奉冊之後 詔頒海隅大需 明恩內外臣工又欣欣然有喜色而相慶曰此武王之達孝也 臣嘗伏讀詔書有曰各王府親郡王嫡母與生母並存詔書到日其嫡母許奏請准加稱爲太妃生母准授封爲次妃給與 誥命是 皇上之孝首沾于藩服矣有曰勳臣公侯伯襲封見職者俱與應得誥命是 皇上之孝大賚于世臣矣有曰兩京文官未及三年考滿者俱與應得 誥勅命是

皇明留臺奏議

十三

皇明留臺奏議

十三

皇上之孝湛濡于文臣矣有曰軍職自萬曆六年二月以前有犯該充終身軍已經開五年六十以上者比照爲民事例子孫承襲是 皇上之孝流行於罪人矣有曰天下儒學生負有親老無人侍養願告侍養者聽是 皇上之孝覃布於士類矣有曰軍民有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免其雜泛差役是皇上之孝洋溢于百姓矣夫鴻均之世何物不熙聖孝之廣何幽不被雖大造不求仁於芻狗而行潦思委潤於江河此天下臣民無論貴者賤者遠者近者存者歿者年老而無依者作慝而負罪者咸荷其仁也夫以 皇恩之錫若此其大 聖孝之推若此其廣 臣請爲 皇上陳之 臣於萬曆三年十二月內見御史傅應禎率其愚戇之見冒爲狂悖之言仰忤 聖心允爲有罪乃蒙 皇上恢弘天地之量待以不死調戍窮邊矣 臣聞其往戍之時伊父傳國相年逾七十卽今 皇恩浩蕩凡軍民有年七十以上者許一子侍養而彼之父子分離各天生而永訣死難再見此誠 陛下之至仁所當矜

閱者一也臣於萬曆五年十月內見進士鄒元標執
拘攣之迂談昧社稷之大計仰觸聖怒罪

復何贖乃蒙皇上弘開覆幬之仁寬以不殺謫

謫絕域矣臣聞其臨謫之時伊母羅氏年已六十卽

今聖母覃恩軍職犯該終身軍年六十以上者

比照爲民事例子孫准其承襲而彼之子母遠別天

涯生還無期沒齒難逢此陛下之仁所當矜憫

者二也臣竊思之御史劉臺與傳應禎之事相若也

編脩吳中行趙用賢與鄒元標之事相若也三臣者

皇明留臺奏議後直類卷十一十四

得以待罪於畎畝之間復伸其天性之愛皆

陛下之賜也而何靳於此二臣邪夫人君之尊天也

天無外聖人之仁亦無外臣觀天之於物雷霆以震

之霜雪以威之而又煦之以日月澤之以雨露是殺

之乃所以生之毀之乃所以成之此天之所以爲至

仁也伏願皇上丕顯無外之仁大廣無前之孝

如天之覆如地之載如造物者之無物不容將傳應

禎者比照劉臺事例俾其父子得以再見將鄒元標

者比照吳中行等事例俾其子母不至永訣其他如

貢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雖其父母之存亡臣未敢

必而推彼親親之至情使亦得以照例生還則是當

霜雪之後而暴以日月之光霽雷霆之威而潤

以雨露之澤聖恩既廣聖孝並隆配天之

業足以比隆於造化錫類之仁且將遠軼乎虞

周矣於國體顧不甚美而聖治豈不彌光哉

臣愚不識忌諱目覩皇上覃恩之孝覆被天下

不勝歡欣鼓舞冒昧上瀆伏乞

陛下俯鑒愚誠少垂省察則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皇明留臺奏議後直類卷十一十五

乞寬譴罰以光 聖治疏 劉 維萬曆二年任

頃該南京科道官楊節等叅小火者張進已奉

明旨處分隨該科道諸臣鄭岳麻永吉趙參魯等執

陳前事蒙將諸臣降罰有差夫以一事屢陳委屬煩

數 皇上降罰以儆臣工宜矣然臣等竊念言官

建白凡事關 國體無擇細大無嫌再三使所言足

采宜蒙 聖明虛受設有忤觸猶望 曲賜優容

此誠 皇上公聽之量而言官獻納之衷賴以伸

也今諸臣瑣奏固未能仰契 宸衷而原其本心惟

皇明留臺奏議 援直類卷十一 十六

欲共全 國體要亦各舉其職守圖報於萬分耳一

旦降罰若此使天下聞之謂臺諫之議既不獲伸進

議之臣仍皆獲譴恐非 聖世所宜有也漢臣有

言開導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

猶恐懼而不敢言正以 天威嚴重而犯 顏抗疏

自古爲難諸臣幸際 聖明之世事 堯舜之君

既欣欣然勉其爲難矣 皇上不用其言且罰及

其身其於忠諫之路不無少阻或者異與之臣繇此

咸守卷舌之戒則忠謀至計孰與 皇上陳之共

成 光大之治哉臣等待罪南臺義不容默用敢冒

昧 上陳伏望 皇上下大恢仁度 特賜聽納

將諸臣宥免降罰再乞 聖明垂察羣言果有可

采不以一眚而併棄之則臺諫得以正色立朝忠諫

無不上聞我 皇上蕩蕩平平之治益 光大於

重熙累洽之日矣天下幸甚臣等幸甚

皇明留臺奏議 援直類卷十一 十七

乞矜釋言官以崇國體疏

胡宥

萬曆四年二月上

臣等備員南垣近接邸報有御史傅應禎建言冒犯伏蒙皇上既加戒懲復擬發遣并將給事中徐貞明御史李禎喬岩謫調傳應禎率其愚戇之見冒爲狂悖之言加以罪遣亦復何辭竊惟人主端臨億兆之上而天下之利弊生民之休戚至於四海九州之遠靡不周知者以有獻納之責寄之言官也夫惟獻納之責於言官寄之則責其盡言者亦甚殷皇明留臺奏議 援直類卷十一 十八

唐虞之世稽衆好問以受天下之言豈能必其言之皆善而用之哉其心嘗恐人之不言多方以誘之雖或其言之未盡善尤必曲加矜容而招徠之此都俞吁咈至今稱爲美談蓋非惟作臣直亦所以養重國體也 陛下亶上智之資擴兼聽之度登極以來日御經筵輔用大臣尤能善體聖意相與朝夕論思惓惓以興道勤政爲務而於章疏之進必嘉納而酌行之至或有觸冒忌諱冒于明威者每荷聖德寬恤曲爲優容是以中外咸欣欣然喜

曰皇上之虚心受言如此凡職居言路間有一得之愚皆爭求自效以獻於聖明之前而御史傅應禎乃不能仰體宸衷冒陳臆說蒙加戍遣誠足以示懲創矣但念應禎言雖過激而心無他蓋一則急效其芹曝之忱一則素恃我皇上天地之量遂爾冒昧上陳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况國朝優恤言官之體媲美唐虞應禎一人固不足惜竊恐天下徒見皇上一時懲創之迹而未詳應禎獲罪之由遠近傳聞致生疑畏將來雖有關於國計切於民生亦將畏避顧惜而不敢披瀝以直陳矣此國體所係最重而忠讜之氣宜養也昔賈生言於漢文帝曰開導而求諫和顏色以受之文帝因以止輦聽受魏徵言於唐太宗曰自古上書率多激切太宗嘉其言而賜皇甫德參帛足以言之可用而樂受之固足以見鑒納之明惟於言之狂激而矜容之益彰皇上仁恕之意超漢唐而獨隆矣且人主之威天威也威一加而天下以畏以懲人主之恩天恩也恩一布而天下以感以勸恩威兼著

皇上之所以鼓舞臣工懲而且勸尤臣工之所以仰戴於君父者也伏願皇上俯鑒愚誠特矜傳應禎之罪恩賜赦釋并徐貞明等各從寬宥復俾天下臣民翕然慶皇上之優容狂慝之臣莫不感頌聖德而益知所圖報矣臣等備職言官干冒威嚴不勝戰兢懇切戴罪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援直類卷十一

二十

乞矜宥言事諸臣以全臣節疏

郭惟賢 萬曆九年任

竊惟士君子之正氣國家之元氣繫焉正氣伸則元氣固元氣固則國脉昌其機每相乘者自昔直言敢諫之士何代無之然英君誼辟未有不優容之愛惜之以養和平之福而扶正直之風者凡以爲培元氣計耳臣竊見往者翰林院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戶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刑部辦事進士鄒元標各以建言伏蒙天威廷杖遣戍爲民遇例不宥諸臣不體皇上留元輔安社稷之心而區區欲以持綱常之說勝之其狂慝之罪固不可追然其奮焉不顧而必欲效欵欵之愚者彼豈不知承順之恭而與人異性哉誠各持其見各執其是而其心非有他也皇上之罪之也亦豈終擯絕之哉誠欲其動心欲其忍性而玉之於成也今其罪廢也已六年於此矣謫戍者堅志於瘴鄉削籍者杜跡於衡門行道之人側之卽皇上聞而見之未有不脉脉然動也皇上者天地父母也諸臣者子也人子得

皇明留臺奏議 援直類卷十一

三

罪於父母父母怒之宜矣迺其後能恭順靜思引咎自悔爲父母者寧獨無介於懷乎方今恭逢

聖嗣誕生普天同慶卽昆蟲草木熙熙然如登春臺之上而諸臣久在罪斥之列萬一有身先朝露如朱劉故事其於

皇上愛惜人才之心必有宥過後時之悔四方傳之史冊書之豈不爲

聖明之果哉伏乞

勅下諒部覆議如果諸臣情有可矜

臣所言不謬望

蚤賜特恩寬宥將吳中行等復其冠帶艾穆等赦還故里則以全謬謬之節至明也以

皇明留臺奏議

援直類卷十一

二十一

擴好生之澤至仁也天下仰

聖德之高明廣大

真配天地而同流垂萬世而有光者豈不休哉至於

數年節經言事得罪如傅應禎朱鴻謨余懋學等諸

臣其言不無過激其志均有可原者亦乞

聖慈槩覃

洪恩盡行矜宥庶蕩蕩堯天無不蒙

施之物而士君子之正氣因是以發舒

國家之元氣培之永永矣若復憐其愚忠將先後諸臣一體破

例叙用使蹶足之馬猶得超馳於前途而圖報於來

日此尤出於

皇上使過之仁再造之賜

臣之願

也天下之願也非所敢必也

臣愚不勝惶悚懇祈之

至

皇明留臺奏議

援直類卷十一

二十一

乞矜宥言官以光 聖德疏

王藩臣 萬曆十二年十二月

近接邸報該雲南道等御史蔡時鼎湖廣道御史王學曾各一本請重視聽以悉羣情停征取以免騷擾俱蒙 明旨降罰_臣等待罪南臺皆司言責聞之

不勝惶懼竊惟人君其尊天也其威雷霆也人臣以卑微之身思欲抗天而觸雷霆卽誘之猶恐不敢而況示之懲創鮮有不疑畏而消阻者稽古帝王之盛舜稱重華武云大烈豈直有淫逸之事狎侮之失哉

皇明留臺奏議

援直類卷十一

二十五

而勿貳勿疑之戒玩人玩物之規下言之而上能受之不以為諱此明良之遇所以萬古稱隆也仰惟

皇上臨御以來拔擢耆俊察納忠言宵旰憂勤圖惟治理凡在臣工際遇昌期孰不忻忻思効涓埃之報于萬一哉邇者之懲 陛下本非輕視聽也麟皮

之取 陛下本非貴異物也乃諸臣輕於瀆奏具

言雖涉狂妄不識忌諱然原其心以爲人臣愛

君當防其漸而憂盛危明之論必

聖主之所樂

聞故冒昧陳說蓋以虞周之聖望

陛下而竊欲

自效其因事納忠之過計也誠由羣情之悉以廣明聽之實由麟皮之停以謹好尚之端則

陛下之聖益聖而二臣區區犬馬之誠庶幾得以少輸矣 君父之前豈敢有他念哉_臣等竊意

聖度汪涵必將俯原而優容之乃今一時被謫在皇上天地之心雖不過薄示懲創而在狂妄之言亦屬自取_臣等未敢以爲過但恐傳之天下後世不曉所謂將以爲欲重別科而反輕言路以一麟皮而處一言官則 陛下所聽納稍有不廣而于

皇明留臺奏議

援直類卷十一

二十五

聖德未必無少損也_臣等又惡敢默默無言也伏願皇上擴天寬地容之量赦過宥罪亟召二臣復還原職則 國體益崇 聖德益光虞周明良之盛不得專美於前矣_臣等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乞錄直臣以光 盛治疏

方萬山 萬曆十三年四月上

臣惟明主不諱憂危之言以博觀忠臣不避斧鉞之誅以直諫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自古及今主聖臣直未有不相須而成者也仰惟我

皇上英明天縱 睿斷夙成從諫如流求治若渴

日者因言官之請 准令建言諸臣鄒元標等分別

叙用一時遠聽之士無不歡欣鼓舞思竭涓埃勉圖

報塞 大聖人之所作爲真有出於尋常萬萬矣

皇明留臺奏議 援直類卷十一 二十六

然范雎亦言官也以其言獲罪亦猶之乎諸臣也乃

獨未蒙一視之恩 臣竊疑之意者 皇上因其過

於切直故特爲之異處乎無乃謂諸臣見在職任而

范雎業已爲民不可復用乎 臣竊以爲言官之職惟

恐其緘默而不言非以其切直之爲患也范雎不識

忌諱致干 聖怒罪復何辭然其心切於效忠實

與諸臣無異諸臣咸蒙叙用而雎仍在擯斥之列恐

非所以弘大公而昭一視也若曰爲民不可復用則

鄒元標前已謫戍貴州矣孟一脉亦已削籍編氓矣

皇上始而竊之以言責今又示之以優容

聖度恢弘遠邇歌頌范雎之罰或恐無所加於二臣

而處之獨異故願 皇上之以待二臣者而施及

於雎也 臣又聞人君之於臣猶天地之於物父母之

於子也天地普物而無心故裁者培傾者覆雖物有

自棄於天地者而天地並生之心則無二也父母愛

子有心而無私故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雖子有

弗克肖於父母者而父母兼愛之心則無二也故天

地不以摧剝之後而廢發生父母不以震怒之餘而

皇明留臺奏議 援直類卷十一 二十七

替慈愛人君亦不以罪謫之臣而忘錄用何者罪謫

之臣一時狂慝之態雖若可罪然其心切於効忠則

固明主之所資以成其大者也語云滿堂宴笑一人

向隅而泣則滿堂皆爲之不歡諸臣咸蒙叙用而雎

獨抱向隅之泣無亦 盛世之所當憐而察焉者也

伏乞 皇上推天地父母之心 弘赦過宥罪之

仁如果范雎創艾旣久情有可原或與諸臣一體錄

用於以昭 聖明納諫之美於以作言官敢諫之

風其於 清明之治未必無小補矣

乞矜宥諫臣以開言路疏

李文熙 萬曆二十二年十二月

頃閱邸報該福建道御史冀體爲論輔臣趙志臯奉旨回話蒙賜降調旋以臺省申收斥爲編民又該南京戶科給事中任彥藥爲救文選司郎中馮生虞奉聖旨任彥藥降一級馮生虞等降罰有差抗疏冒瀆未能仰契 宸衷且意涉急遽詞失婉曲上干聖怒譴謫示懲固其自取更復何辭 臣等濫厠留臺不能默默者誠有見於 朝廷之言路關係治道匪

皇明留臺奏議

援直類卷十一

二十九

細耳恭惟我 祖宗設官分職兩京並置六科十三道寄以耳目之責凡時政得失百官邪正皆盡言無諱所以廣聰明而防壅蔽也使阿諛唯諾 國家何賴焉今冀體任彥藥俱有獻替之司因事納言本其職分非出位妄言者言有可採固俯賜 俞允詞或逆耳當曲爲包容體以大義而責備乎志臯明臣節也生虞因推賢被譴而彥藥救之實愛惜人才之忱耳要之以市恩結黨 臣等知其必不敢也昔人云主聖則臣直又謂君仁則臣直 朝有諍臣而

皇上之仁聖益彰不諒其謇諤之忠而責以瀆激之罪白簡甫陳謫譴隨加 皇上設立臺諫之意謂

何培植直才之意謂何而遂一鳴輒斥耶由是天下之人見諫臣以言獲罪也必將曰清明之朝且諱言如此 聖明之主且拒諫如此二臣無負於

朝廷而顧不能容如此爲盛德之累多矣古之諫官言及乘輿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宰相待罪故聖帝明王稽衆舍已未曾罪一言者所以養天下敢言之氣而折奸邪之萌也今悃悃款款者立見斥逐此風一

皇明留臺奏議

援直類卷十一

二十九

長自非仗節慷慨幾何不爲利害怵哉天下中才最多鑒二臣之覆轍將以言爲戒緘口結舌效於寒蟬豈敢明目張膽批鱗折檻以身試不測之威而買其罪耶異日脫有大奸巨姦 陛下深居九重何由而知之直諫骨鯁之士遠儉夫壬人乘隙而進讜論不聞而國是日非將來壅蔽之患有不可勝言者豈社稷之福也哉 臣等非止爲二臣惜也爲言官惜也非止爲言官惜爲 國家大體惜也伏乞

皇上廓天地之量霽雷霆之怒念育才之甚難思建

言之不易收回成命將冀體任彥藥照舊供職併馮
生虞各復原職仍願自今以往不復以言事罪建言
官庶幾開天下忠義之門豈惟體等感恩圖報內外
大小臣工靡不思罄涓埃 皇上德業之盛名譽
之美真可以增光 祖宗匹休帝王而億萬年無
疆之慶端在茲矣

乞優容諫官疏

張蒲萬曆

近該吏科都給事中林材等一本爲儒臣鮮耻貪位
可羞懇乞 聖明亟賜議罷并行申飭以昭大公
以杜羣枉事伏蒙 皇上着成憲回籍養病去劉
元震馮夢禎俱着照舊供職林材則降三級調外任
矣該科道諸臣吳文梓崔景榮等合疏申救又蒙
皇上將林材降祿職調極邊方用不許朦朧推用矣
夫林材抗奏一疏糾論三臣摘事陳辭未當
聖意始尤輕降三級隨且祿職極邊_臣等厠班

都驚觀

天威震疊不勝戰懼曷敢復爲贅詞

再瀆

宸聰顧_臣等竊思

祖宗創制設官特

設六科給事中使之列署

內庭班聯侍從者以

謂

天子深居九重雖竄有聰明難周天下之見

聞故以耳目之寄寄之言之而是則嘉納之言之未
必皆是則包容之然必養其銳氣而借之重議者蓋
重茲耳目也科臣林材非所稱耳目臣乎况官以吏
科名吏科以給事中名凡茲百司邪正才品薰蕕或
時觸於目擊或事得於風聞皆其臣所得言臣所當

言材之就官論人敷陳於黼黻之前者蓋爲官

擇人罄忠赤而明職掌也其心非有他也至於言之可聽與否人之可去與否一惟聽命於

皇上雖於聖心不欲去者未能盡合於

聖心所欲去者未必能孚殆非越職而言無當而語者比也皇上威凜雷霆誰敢觸犯材亦何敢以

狂悖而冒干不測之怒哉皇上肯以大聖人之

心熟思俯察曰聖王御世寧使有狂言無使有隱論夫誠不欲論之有隱自不見言之有狂况材列在言

皇明留臺奏議援直類卷十一 三十一

官職掌謂何循職彈劾未必有狂皇上可以無

用怒而可以無用降謫矣皇上於六科諸臣之

中特簡材爲吏科之長以三年大計之典與授材以

諮訪之權任之不可謂不重矣且向來屢次奏言悉

加採納知之不可謂不深矣材也感知遇之隆益據

忠謹皇上鑒惻直之素少霽 天威則在材

爲感恩思奮之直臣在皇上爲受諫容直之

聖主顧不稱盛朝之美事哉 臣等又聞曰容一

言之不當者則百當者集罪一言之不當者則百當

者離何者尚忠之士進不關人主喜怒退不顧一身

榮辱者十百之一二也故明王開導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猶恐士之畏懦而不敢進若一鳴而便斥之

恐見影生疑皆謂叅官獲罪相率顧忌噤口成風自

茲以往事若有大於此而難言者誰爲

陛下言之夫天下事至於人不敢言則國是之可

畏者至矣言之可爲於邑臣等遙叩九閭不能

默默者非爲一科臣也爲言路關國家之命脉言

路之通塞關國家之治亂也方今各省直隸推官

皇明留臺奏議援直類卷十一 三十一

知縣等官應徵書而來輦下蒸蒸日上需臺諫之

選矣丹誠赤心炯炯躍發秉謨竭忠勃勃思効茲以

吏科都給事中彈章方騰貶降旋至恐非所以鼓士

氣而作敢言也伏願我皇上念 祖宗設官

之意重殿陛耳目之官將科臣林材俯賜寬貸俾

復原職或重加罰治則聖德之天寬地容海溷

春育者爲益廣大此臣等之願也宗社無疆之

慶也臣等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乞寬宥科臣疏

段尚綱 萬曆二十二年五月上

臣等待罪南臺先于邸報接得戶科都給事楊恂一本時事觸心不忍隱默昧死陳言仰冀

聖明垂察亟賜省納以清政本以圖治道挽回萬一事語侵輔臣致干 聖怒奉 旨降一級調外

任中外臣工莫不震愕隨大學士趙志臯張位各一本申救俱奉 旨姑免降級 等慶 天威之

少霽冀 聖意之漸回于科臣不終棄也迺今調任如故 臣等竊謂諫官以諫諍為職而以他意揣之

皇明留臺奏議 援直類卷十一

三五

則深亦以風聞言事而以妄詆非之則鑒夫威福在朝廷議歸臺諫苟太阿獨持衆庶共見苞苴絕跡仕路亨夷復有開訾議之端逞無根之說是則自棄于盛時也惟化日光矢鬼魅出沒深機密勿闇昧莫窺于是見者膠于迹聞者激于衷又有時與事會機與人合若符左券則志士扼腕盡臣撫膺而為痛哭流涕之說者有矣心實無他也方今 聖明在御碩輔秉鈞窮簷部屋疇不拭目以觀其盛詎意考察禁約之奉 欽依乃有如許茂樺者出西討畫謀實

歷 聖慮乃有如楊應龍者出其間點陪推驅逐

言官奉 旨知出 聖明而薄識小臣誰則知

之科臣于茂樺欲究根因非為一茂樺蓋塞其源也于應龍欲求下落非為一應龍蓋防其漸也于

聖斷而誤為專擅朋黨之說蓋中外臣工防倒持虞旁落望輔臣格心之功借相道以規 主德而不覺

其言之涉於誣詆矣上于譴責夫復何詞惟是科臣職司繆繩又心切攄忠因時事之觸衷致陳言之忘

忌 皇上不採其言復責其罪節奉 溫旨欲

皇明留臺奏議 援直類卷十一

三五

安輔臣之心而姑免降級 臣等竊謂科臣難輔臣亦難科臣有弼違之責迹涉輔臣而不敢為輔臣避忌諱輔臣有引咎之心詞干科臣而不得與科臣爭是非顧雅量欲容而容之不能嫌于妬實心欲救而救之不終疑于虛由是而安輔臣之心而宥科臣之罪或復其原官或量加罰治則 皇上雷霆之威既震而雨露之仁無窮 聖德優容出尋常萬萬矣更祈 總攬乾綱 召見輔臣用舍注措面訂可否輔臣必不肯有私庇以誤 皇上

皇上亦可無有紕繆以訾輔臣 君臣一德百度惟
貞大小臣工相忘于熙皞之日也天下幸甚後世幸
甚臣等濫竽言司冒瀆 宸嚴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援直類卷十一

三六

乞矜宥愚忠亟回天聽疏

王藩臣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上

臣等閱邸報工科都給事中王德完近因愚直疏及
宮闈致干 聖怒下鎮撫司獄考治中外惶惶咸
謂德完以忠蒙譴有傷 聖主之明諫官以言獲
罪有虧 治朝之體臣等誠不勝駭愕既伏而思之
則又不勝過望以爲此我 皇上今日悔悟轉困
之一大機也夫人臣披腹心矢忠蓋業已置生於於
度外言而見信雖鼎鑊若飴言不見信縱苟全何益
皇明留臺奏議援直類卷十一 三七
邇來章奏上憂 國本下憂民生一切 宗社安
危大計諸大小臣工流涕痛哭而陳於旒纁之前者
不知幾矣退而杳然不聞命也莫不瞋然自喪謂
皇上置羣臣於無用付羣臣言於不理 天聽益高
無可奈何一日言官論及宮闈忽蒙 皇上赫然
批發乃諫垣章疏得經 御覽德完雖受筆楚人
心殊切仰望臣等亦不爲一臣危而竊爲天下幸也
至於深罪德完重加譴責者 皇上特謂宮禁嚴
密有非臣子所得言者耳不知人主以天下爲家官

中府中俱同一體豈有藩籬之隔人臣事君如子事父分殊堂簾情均骨肉亦何形跡之嫌如劉甫之於成帝以危辭諫趙婕妤之立宋李元之於真宗以却詔抑劉美人之寵自古忠臣觸忌諱而不顧者類然非創見於德完也矧今訛言煩興充清京邑幸而德完言之 皇上明之天下始曉然知 中宮得侍左右并無危疑莫不舉手加額為 國家稱慶向非德完冒死一言則雖 宮闈交泰下既不知道路流言 上亦不聞其為 聖德之累大矣然

皇明留臺奏議

援直類卷十一

三十八

皇上試以此思之德完當言耶不當言耶德完之言有罪耶無罪耶 等又莊誦 憲章實錄隆慶年間御史詹仰庇曾上慰問 中宮一疏亦因彼時人言藉藉而發正與德完今日事同維時奉 穆宗聖旨謂爾不曉宮中事多言免究當時翕然稱仰庇愚忠頃 先帝盛德至今以為美傳 等乞 皇上以 先帝為法寬宥德完仍乞乘此省悟之機盡閱留中之疏亟舉典禮以定國體漸罷礦稅以甦民窮則羣疑盡釋 聖德益光矣天下幸甚 等幸甚

請救建言諸臣疏

蕭如松

萬曆二十二年二月上

臣等待罪南臺接得邸報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孫繼有廣西司郎中譚一召吏部驗封司主事安希范各因疏論 廷處高攀龍楊應宿等事語侵元輔皇上罪其狂瀆將孫繼有降極邊雜職譚一召安希范革職為民俱奉有 旨欽此夫前項會處事情皇上所獨斷也孫繼有譚一召安希范乃疑元輔王錫爵票擬而語多侵之則降職削籍皆其自取 臣等似無容贅然展轉伏思有不容終默者蓋人君以集

皇明留臺奏議

援直類卷十一

三十九

衆思采公論為兼照之明以敬大臣體羣臣為兼容之量明能兼照則是非邪正悉無回互而佞人不得遂其姦量能兼容則中外遠邇咸無廢棄而正人始得盡其用此古昔盛時所為協人心而致盛治率是道耳頃者郎中楊應宿鄭材因吳鎮奏婚事情初上論綱常一疏人心非不是之其後罵詈堂官誣排衆正一切險詖瑣褻之言形諸奏牘天下洞見其小人之態而公論所不容矣行人高攀龍疏及之則降職御史吳弘濟剖分之則削籍臺省諸臣是攀龍非應

宿救弘濟則各加重罰而應宿竟止調降鄭材且調之南中夫使材而賢也則北可也南可也材固犯公惡者南都豈納汙之所哉從來清議出自南都大小臣工聞諸臣之處分罔不相顧駭愕彼三臣者遂憤激不勝而陳言矣此其狂瀆之咎安所辭之若謂其明姦黨惡其排善類希旨援引如 旨所責者則三臣所未有也夫楊應宿等處分之事本是

皇上親裁而三臣乃侵及輔臣亦自有說矣蓋廟堂之上事無大小 君主之閣臣輔之語曰爲君

皇明留臺奏議

援直類卷十一

四十

難爲臣不易而況相道有關君德則君之一舉一動輔臣與有責者自古英君誼辟其於用人行政之間多有因啓沃而協人心者明係輔相所爲也乃人不歸美乎相而曰人君聖神之獨運亦有厭救正而拂人心者若與輔相無與也乃人不歸咎乎君而曰相臣匡弼之有虧故孟軻氏論相道亦謂人不足適政不足間而獨以格心定國之功歸之大人前項票擬雖非出自輔臣而一時之處分未當各官之邪正此三臣之所以因迹疑心而責備元輔者過詳也夫元

輔爲 皇上心膂倚毗殷隆其自任之重人所夙仰頃觀泰交一疏思以和衷明公道一疏急於起廢則其論思密勿所爲與 皇上相弼違當無缺者使三臣所言而是輔臣將受益焉抑所言不是輔臣固無損也大臣其心休休容言納善皆其分量

皇上欲隆重元輔惟在言聽計從使 朝政清明天下不得指隙而生議最爲要務奚必去此三臣以爲安輔臣計乎頃於邸報中見元輔以寬妄言請而

皇上以雅量稱之則知三臣激切之言非必不可原

皇明留臺奏議

援直類卷十一

四十一

之過矜憐而寬宥之是在一轉移間耳如以爲必去此三臣而後可以安輔臣之心則人將疑輔臣之不受人言而徒以虛留塗天下之耳目是輔臣之心反覺有不安者 皇上縱不爲三臣惜獨不爲元輔惜乎況今災變日報海警未寧盜賊橫興民窮財匱此不獨 皇上求言之日而亦輔臣延納之時若使朝進疏而夕罷官竊恐人人相率緘默以言爲諱忠直從此阻塞佞諛從此競進天下之理亂安危未可知也伏乞 皇上深察楊應宿鄭材並犯公論

而鄭材謫南非宜另加處分以謝天下至於高攀龍吳弘濟孫繼有譚一召安希范諸臣原爲疏論楊應宿事情所累而其心之一念忠懇無他大開聖慈亟賜矜宥將降職者復其官削籍者登之用庶幾上有公論下無棄才世道躋於蕩平 聖德光於覆載而雍熙悠久之盛治可必於今日矣 臣等干冒天聽曷任恐懼懇切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檄直類卷十一

四十一

救言官疏

孫居相萬曆三十年十月上

臣等待罪留臺接閱邸報見山東道試御史劉九經疏論刑部侍郎董裕通政使沈子木詹事范醇敬不堪銓二因及工部尚書姚繼可推舉市恩蓋風聞言事有見必陳諫官之職宜然耳我 皇上留中不發業已置之度外初非有心以處九經也比繼可具疏自陳惟欲辨明心迹亦非有心激 皇上之處之也顧我 皇上優禮大臣不欲以一言斥去慰留繼可而于九經重加降調蓋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安繼可之心耳乃 臣竊謂臺臣之職在于進言大臣之分在使臺諫得進其言 人主兼收其美方爲相成盛事今以繼可自辨之故而降謫九經是皇上本有優容之意而翻蒙斥逐言官之名繼可雖無報復之心而竟負鉗制言官之罪無論繼可之心不能自安卽董裕等之心亦何能安是以連章累牘各求引去非但有激于人言亦謂以已之故致譴言官仰累 聖德實無顏立于 朝端之上耳故矜宥九經不獨存言官之體亦所以安四臣之心降謫

皇明留臺奏議

檄直類卷十一

四十二

九經不獨拆言官之氣適所以速四臣之去况御史
乃朝廷之耳目凡國家利弊時政得失百官邪
正皆得言之是以古之帝王及我祖宗建立言
官必選直諫敢言之士以充厥職言之而當則用其
言而顯其身言之不當則略其言而寬其罪未有官
之使言而又禁之使不得言者今九經職列臺班言
非出位彈論方脫干口而貶謫隨及其身其無乃非
設官求言之初意乎臣竊有感于先朝之事矣
洪熙初大理少卿弋謙言事頻數仁宗將罪之
皇明留臺奏議
援直類卷十
四十四
楊士奇對曰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
言者將懼矣仁宗遂不罪謙特免其朝參專令
坐司視事自是月餘言事者少仁宗諭士奇曰
自免弋謙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遂令士奇就前
草勅引過命弋謙如舊朝參令百官言勿以謙爲戒
此祖宗盛德明訓皇上所當祖述憲章者
也若因九經論人而遽罪之臣恐罪一言官而人皆
以言爲諱倘後日有大奸巨惡蠹國害民誰肯復
爲皇上言者臣不敢爲九經惜一官而言路從

此遂壅誠可惜也伏願皇上反優容之初意察
辯者之無心寬宥言官免其降調則不惟九經
感激圖報而四臣由此少安其位諫官由此益矢其
謨君臣都俞大小協恭遠近傳之以爲盛事青史書
之以爲美譚其聖德令聞寧不與
祖宗濟美帝王匹休哉臣不勝懇切祝望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援直類卷十
四十五

請宥直臣疏

孫居相

臣等竊惟今歲計事半年始完雖其間不無少違

祖制然聖主獨斷於上群情懾服於下夫既聊

且稱結局矣頃從邸報中讀

聖諭知劉元珍龐時雍兩奉嚴旨處分輔臣救

之不聽也臺省救之不聽也豈惟不聽反加重焉救

者且罰俸有差焉赫赫天威中外震疊小臣何

敢復置一喙竊思臣等以言爲職雖斧鑕在前猶不

敢避矧上有明明之君下有休休之相又何敢

皇明留臺奏議

援直類卷十一

四十六

以言爲諱者臣等聞宋臣蘇軾曰天下治亂出於下

情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達臣等姑無遠

引前代卽我太祖高皇帝御極自文武群臣以

及軍民匠役諸色人等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

御前陳說其言中理卽爲施行且或與之官或給之

賞其不中理者亦置而不問故當時閭閻無不達之

情廟廊無不究之澤治成化洽有由然也今元

珍時雍雖非言官然列爵郎署似與軍民匠役人等

不同彼其目擊時事各效讜言雖言人人殊意在納

忠則一我

皇上默察其忠潛行其意決數月不

決之疑了半年未了之局說者謂已啓用其言矣語

曰用其言而顯其身非今日之謂乎乃不惟不顯庸

之且降黜加焉臣等想二臣建言時已置功名於度

外今茲之處適足遂其初心可無遺憾矣獨念賞罰

不當則是非不明是非不明則勸懲無策

祖制從此陵夷臣工從此解體毋乃不可乎况優容

直臣非但容賢亦以養賢昔人謂平居無直言敢諫

之士則臨難無仗節死義之臣邇來國家多事

皇明留臺奏議

援直類卷十一

四十七

皇上數以爲言幸有直言敢諫如元珍時雍者正宜

多方培植以需異日緩急之用乃切責而降黜之則

人將習爲諛佞詭隨儻遇國家有事竟將何所倚

藉乎司馬光曰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

也是可深長思矣夫衆臣皆謂二臣可原我

皇上排衆言而必欲處者豈以不如是不足以安元

輔之心乎臣等竊以爲過矣蓋輔相之道貴於集思

廣益休休有容卽元輔亦自誓不傷言者一毛又曰

不傷一人今因二臣直言而重處之則所傷奚啻一

八一毛是元輔之言不信於人而元輔之心滋不安矣況二臣之言亦輔臣之所常言者如元珍謂察臣宜去而輔臣亦謂宜去時雍謂時政宜更而輔臣亦謂宜更如以二臣爲結黨爲挾私則輔臣亦結黨挾私乎於此可以明二臣之無罪矣臣等恭繹

聖旨有曰閣臣職在密勿時進獻替之忠言其可否行止出朕裁斷又若將以此重二臣罪而爲閣臣解者獨不思

皇上居萬乘之尊爲四海臣民主言則左史書之行則右史書之天下萬世且從而評議

皇明留臺奏議

援直類卷十一

四十八

之臣等誠不知閣臣之在密勿所獻替者何事但據邇來耳目之所覩記亂政亟行常政俱廢並未有一善言善動可以光史冊而垂美名者豈以閣臣之所不居而皇上獨居之乎天下後世將以皇上爲何如主而甘冒不美之名也竊爲皇上惜之嘗謂廟堂舉動論臧否不必辨有無政果臧歟君任之可也臣任之亦可也苟弗臧歟臣居之不可也君居之尤不可也今明知其不可而陰避之致令

望主獨當其咎輔臣之心安乎不安乎故臣等謂欲

安元輔之心當行元輔之言欲行元輔之言又當自宥二臣始蓋宥二臣卽所以留輔臣也不然忠直被黜議論叢生元輔雖有救揭人且疑爲陽救陰排元輔雖有敷陳人且目爲空言無補

皇上安能人喻戶說而爲元輔白心跡元輔亦安能以不白之心跡而強顏立於百官萬民之上也乎哉臣等謬列言責願效朴忠若此非爲二臣計爲元輔也非爲元輔計爲皇上也伏乞

皇上弘天地之量霽雷霆之威矜宥直臣免其

皇明留臺奏議

援直類卷十一

四十九

降調或薄罰其俸少示裁抑則不惟二臣感激聖恩益圖報稱卽二三輔臣以及內外大小諸臣亦莫不鼓舞懽忻共襄化理

明旨所謂維新庶政協和萬邦者意者其在斯乎意

者其在斯乎臣等不勝懇悃候

命之至

乞大賜蠲恤查議考成疏

郭惟賢

萬曆十一年七月

臣于本年閏二月由浙江復任道經三吳一帶地方屍棺蔽野比屋漂沒井里爲墟蒿目怛中詢之民間則曰吳地連年被水也去年被風潮蟲傷歲復不稔也以故道殣相望民不聊生臣心切憐之嗣後聞撫臣郭思極奏

聞請蠲

臣意

聖天子必憐此

一方民破例大蠲以溥還定安集之仁也續該戶部開款題覆奉有

欽依其所蠲之數

臣不得知其

詳但聞蘇松小民嗷嗷缺望以爲

聖德如天而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一

蠲免甚少澤不下流也臣以此必限于常賦或難處補者及今閱邸報戶部覆議陝西巡撫蕭廩之疏奉聖旨是延平等五府災困異常免過民糧准動支太倉銀兩照數全給其西安府應免災糧依擬量給各抵補欽此仰見

聖明加意元元邊陲萬姓欣然

有更生之慶矣但

臣竊謂均之赤子也均之重災也

處補之惠獨行于關陝而不行于蘇松是

蕩恩猶

未盡洽窮民猶未盡蘇也夫

國家經賦原有定額款款而派之歲歲而徵之在小民爲惟正之供在官

府有催徵之責安敢求免然而邦之本惟民民之託命惟

君苟其玷危不安而無以自存則其勢不

得不於常賦之中爲酌盈濟虛之法而使民命有所

託以生全者今財賦之地莫過蘇松而民之窮亦莫

過於蘇松本之俗侈易費齊民無蓋藏而賦額大重

十倍他省非遇大穰卽難以完官數年災沴相仍民

不堪命撫臣謂其訟牒中艱苦之狀至不忍讀者太

倉嘉定之間計無所處官爲借庫銀代完允米州縣

最近民者儻民間有所出辦彼安肯坐視而至動官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二

帑乎至于動帑而民之損瘠可知也旣不能允糧而他又可知也民之出賦于田猶取漁于澤澤無魚卽竭澤而捕何益也民窮財訕雖弛征調猶恐不能安全復拘於常賦之一定而必欲征之是將使之殫其地之出乎而地無所出矣將使之罄其廬之入乎而廬無所入矣尚安從取辦輸公賦耶彼有司者雖權借庫貯應燃眉之急勢必日比以追補之比追不已必至筭楚筭楚不已必至逃竄逃竄不已必至相率潛伏萑苻者此甚可慮也

臣謂與其征之而無益於

征孰若蠲之而足以爲惠乎今夫富人有一千畝之田而授之耕者歲收其田之入以爲常間有不稔亦置之不取以紓其困而繫其心使必責之一一盡輸于我也彼有逃去而已耳夫民之輸公家猶是也我

聖祖當御宇之初免租之詔無歲不下彼其時創造之始豈不稱煩費倍今哉其常賦豈不斂額有定哉然賦愈蠲而未常不足於用者則爲其視天下爲一身苟有疾痛如同已出故常酌量于有餘不足之間以樽節愛養之也方今宇內恬熙太倉殷富足當九年之蓄卽此所蓄積者而通融權處以補給一二郡應蠲之糧尚何損于國儲之萬一旦一舉而所以蘇民生者在是所以培邦本者在是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三

皇上何憚而不爲也天下之患莫患於下有疾苦之狀而上不知旣知之矣然猶限於有常之賦而不急遺黎之急反裘負薪豈所望于聖明視民如傷

臣

待罪言官目擊其事是以不敢隱諱于

君父之前也伏乞勅下該部覆議如應倣延平等處及西安府動支太倉全補量補之例將蘇松十

年分錢糧蠲免另行處補庶孑然之民得以煦沐于皇上之湛恩所謂損上益下民悅無疆者在是矣再照取民有制則其取易供立法適中則其法可久自往時輔政者以考成之法繩天下地方諸臣奉行太過文罔日密民命日殘說者謂海內元氣虛耗多由于此以考成之舉官不廢事事不迂期其用意固亦無惡于天下但行之而善爲虞室屢省乃成之遺行之而不善則不過一韓非督責之餘術耳其最不滿人意者令戶部註冊送閣查考是則以政本之地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四

兼錢穀之數以燮理論思之任而預天下之經費以爲此非養閣臣之體也夫稽四方之登耗覈錢糧之完欠者大司農事也事有司存卽專責之自足以爲治何必躬自督之而冒越俎之嫌也昔漢陳平對文帝謂錢糧有主者責治粟內史至今以爲確論方今聖政維新一切煩苛悉從蕩滌固不至如曩者之操切且錢糧應否止責計部其送閣冊籍應否停免併其餘各部考事例乞

勅輔政大臣通行會議停受以垂經久庶乎分守可

明事體可一人人皆得盡其職以自效而天下之治將不勞而舉矣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五

乞寬恤以安地方疏 林應訓 萬曆八年任

臣於本年四月內巡至蘇松等處勘効河工不意閏四月二十五日以來天雨傾盆連旬不止江湖湧漲道路悉滄暫回南京雷雨倍作京城內外街衢隄岸率多漂溺水勢不退於五月十一日牌行按屬蘇松常鎮四府水利官查勘各屬田地有無分數具申報奪去後續據各府水利官奉 臣牌查水患因由與各府呈報相同各呈批行蘇松常鎮兵備道并該府縣覆勘尚未詳報 臣自念待罪蘇松等處水利四年於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六

茲矣濬治之工罔不殫其心力復因去年淫潦之後多方諮諏壩塘治浦塘加築圩埠凡以爲捍洩備也自期非有大災可保無虞矣不揣今年復遭此患雖據各屬報災災不過數縣其餘尚多車救無恙而 臣之奉職無狀其何以自諉耶 臣以去年曾以災請仰荷 皇上軫念東南重地 垂察狂瞽微言特下綸音禁亂民議蠲賑東南赤子遂得保全至今日又復敢有所冒昧陳乞哉切惟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不思亂者恃有 聖人在上爲之扶植

而全安之也蘇松諸郡連年歲祲方今被災之民咸盡力于補苴之務而弗欲有亂萌者亦恃我

皇上聖恩浩蕩加意窮民而明旨森嚴在人耳目也知有嚴禁故相率以守朝廷之法思有厚恩

故相率以待有司之請苟不以轉聞乎上則是下有窮民而情不上達上有聖主而澤

不下究有臣如此將焉用之是以不遜煩瑣復有所瀆議者有曰今歲之災尚不至如往歲之甚且分

數未經勘報胡以輕數爲也臣以爲不然譬之人也有血氣尚壯而驟得風疾者病勢雖危而藥之尚易

皇明留臺奏議

八民隱類卷十二

七

至如久病者精氣已竭方在呻吟而風疾復有傷之即虛扁亦望而驚矣往歲之災驟病之症也故今歲之一分抵舊歲之數分今歲之二分抵舊歲之十分使不亟爲之所萬一秋期已過蠲拯不下事勢轉迫致有他咎將誰諉耶若夫上元乃京邑根本江都爲南北咽喉被災獨重所當一體寬恤者也除災傷分數容撫臣勘實另奏臣謹以被災緣由先期具報并蠲賑二事采之輿論酌之時勢補偏救弊立款以

請伏乞勅下該部議覆如果言不謬亟

賜施行則東南之民幸甚臣愚幸甚

計開

一議蠲以救窮民惟今年各屬被水雖不稱爲全災然其被災特甚者據一郡言之如蘇之常熟常之江宜鎮之金壇是也據一邑則如吳江之十八等都長之十二等都華亭之近於泖澱浦黃等保是也上元江都類皆如此夫一邑災甚則一邑之錢糧無所出矣一區災甚則一區之錢糧無所出矣向隅之泣誠爲可憫往歲雖有蠲免率諸邑而皆灘之是以恩有頭分全荒之區每畝尚徵銀一錢六分以上夫熟田得蠲數分不得爲惠荒田即欲納一二分且無所辦矣況不止於是乎爲今之計宜行各撫按嚴責所司據實定蠲田果全荒即與全免半災者量行改折無災者照舊徵收至於災輕縣分不得比例攤平然有捏熟作荒者里排重治而官吏以不職論斥庶熟田不至倖免而荒區之民得受全惠將來免於追呼刑杖之苦此固無私之仁至公之法也伏乞聖裁

皇明留臺奏議

八民隱類卷十二

八

一議賑以收實效臣惟江南水多發於插蒔之時而秋苗未長易爲淹沒故雖有河以洩水亦必有圩以捍水臣於去年以來加高築圩除各縣盡責民力外卽如武進無錫之蕪蓉湖汙崑山縣之西北等圩一則工程浩大民心弗齊一則村落用窮民力弗能措用隨該府縣之議量以備賑米穀賑之小民相勸於工而各區之田舊歲被淹者今皆得圩以救秋成可望此其明驗也往歲蘇松之屬破格議賑不下二三萬金矣給散之時小民未必親領侵冒者未必全無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九

至於鑿封之間吏書匠役抵換欺匿無所不至臣偶巡歷崑山曾究其人寘之於法蓋官有所散而無以稽其實故也先時曾爲議於此者似非原題之言遂寢爲今之弊耳宜行撫按查處堪賑銀米發督有司踏勘極低田地賑此荒民築此荒圩卽使中間侵冒之弊則因圩岸之工可以考其虛實也此民有所濟以爲生土有所藉以興利其視請省賑濟事無實效者不侔矣伏乞聖裁

陳末議以備採擇疏

孫惟城萬曆十四年四月上

臣待罪南臺頃以考滿進京伏覲皇上軫念連

日塵靈蔽空諭令各該有司條具民瘼臣不勝鼓舞

以爲陛下勵精圖治洗滌吏風加惠元元海內

稱治安矣而風霾一作輒雇聖慮且惓惓爲生

民之計此堯舜病諸之心文王如傷之視以是憂民

民生何弗安也以是格天變何難回也臣雖辭

闕在途然伏念聖諭諄諄苟有見聞尚可緘默

竊思之今天下病民之政節年條議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十

陛下亦多允行矣豈宜有弊端未去而民間疾苦未聞者乎然有四事焉或人言之未及或及之而未行或行之而未至民瘼之所當察而不可不急爲之所請冒昧歷陳其說陛下試垂聽焉臣所謂四

事者何也

一曰禁投櫃以息朘削之端二曰寬考成以杜科

罰之害三曰贍疲驛以息累逋之困四曰恤收

頭以免蕩傾之禍夫惟正之供不能不取諸民而一

法之立恒一弊生焉不可不慎也國初錢糧催徵

責之保里坐取委之大戶有司者驗比之而已故上無所容其侵謀之奸而下亦安妥及後好事者創爲投櫃之法防人之索壓而絕其侵欺而不知巧取之吏遂相率視爲利孔矣故投有加二加三者有加五加六者賦一費倍而戶人輟辦則難下歛然而上比責而保里陪納則難悉民間之膏脂幾何不爲私囊之贏餘哉此法初行於江南耳後侵及於北方而北方咸受其病何也大戶勒索猶可訴之於官官則誰敢與抗大戶侵漁猶懼有官法治之官則何所于畏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十一

故愚以爲此法不變民病未可瘳也爲今之計莫若行令撫按凡有司徵收一應錢糧除南方行久人情相安者量從其便外其河南山東等處地方仍令照舊大戶坐收惟隨收寄官庫俟其通完原封領出傾解官耗重者懲治之自始至終官不得染一指焉則朘削之患與花費俱絕而民庶不苦于輸納矣臣之所謂投櫃當禁者此也夫刑所以弼教非所以富國也撫按有司自理賦贖國初存畱貯庫正項支銷原無定額自嘉靖間始行掾括在撫按者解濟邊

儲在有司者積穀備賑後又定爲額例最後則其數層增矣夫刑清則民安而限以贖刑之緩欲其不煩于刑胡可得也訟簡則民安而責以誣訟之科欲其不貪于訟胡可得也比廉吏苦難奸吏借口而濫受詞訟橫肆科罰刑之所以日滋矣解濟多于上而民力竭於下所積者未必能救萬民之饑而被罰者已踵受其破家之禍雖經明詔量減然額例猶存而禍端尚未已也臣愚以爲自今宜稍寬之撫按贓罰多則解少則寡解亦常存畱其半以備地方之急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十二

有司積穀多固爲功少不爲罪使得遂以寬民勿拘考成之例則天下明知朝廷之德意期在與民相安於無事而不在於贓穀之有無由是上而監司下而有司皆愛其民而所謂詞訟濫受查盤多問罪名不恤一路之哭者其弊皆可漸次消除矣臣之所謂考成當寬者此也驛遞之設所以通天下之往來而今之地方冲疲告病者則十邑而十然矣夫驛禁既嚴而驛費必減宜稱裕可也乃反日益告病此豈獨應付之累哉則以南馬之工料不足故耳蓋驛遞之

費莫重於馬而馬夫召募之工料半出於江南半出於江北邇來北價猶足南價則歲歲拖欠矣彼之拖欠固當體其所出之艱而北之客使絡繹焉能一日不費況又有已徵在官而那移別用者乎一歲所當半歲不贍急用于目前而曾不得給領于日後客使一臨其勢不得不重息以稱貸日積一日出息愈多而坐困愈甚有司懼其逃竄或強取鄉民之有力者以充其役而利其包賠十役十累無怪乎衝途嗷嗷者之衆矣臣愚以爲蘇北地之疲民莫如先清南馬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十三

之工料徵在某處某處該徵其數或附入考成或以別項錢糧南北改撥務使工料應給各驛者每歲常完而無欠而又以時給之寬其苛削則衝疲之民可以免於逃累是謂贍疲驛也亦除民病之一端也民之害莫重於偏累而偏累之害莫重於收頭則今之所以爲民病者蓋不惟徵斂之急而已今之收頭之害臣固不暇枚舉姑以一二言之如南京侯伯祿糧一兩重壓二錢內官監白米三兩重壓二兩解京金花一兩重壓五錢甚至不才有司借出公費而折色

之收頭累矣南糧監兌需索於官旗河南席米把持於請托臨清等倉米麥積猾常例不下數十餘種加以碾晒浪戾虧折而本色之收頭累矣一收頭累則一戶窮一歲而數十收頭累則十歲而數百戶窮矣盡天下州縣之民家有蕭條而戶無興起者其弊蓋坐此乎今議者欲槩條編之法其意固善臣以爲條編可行而本折之收頭安得盡廢病痛殊未消也何也毫釐增損何所輕重于民而蕩產破業未容坐視其累故臣愚以爲收頭當恤也恤之道無他調停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十四

之而已矣嚴禁之而已矣解京錢糧皆交戶部而南京侯伯之祿內官祿米等項何獨不然一歸戶部收支則彼積壓者無所滋其弊矣南北月糧多從改折而臨清等倉米麥獨不可比例而通融之乎願改折者改折則彼積猾者無所肆其他兌運需索之例席米把持之奸凡可以作弊而爲上納害者悉責司計之臣嚴禁而重處之即以是考其功能則弊端清而收頭庶乎不累民間之就窮者漸少是謂恤收頭也最除民病之要務也夫是四者或害生於法行之弊

或害存於弊治之久其務雖小而其所切於民生之利病甚大皆閭閻所恒疾苦亦臣耳目所親擊觀臣願陛下之無忽也然臣又有說焉邦本在民治民在朝廷民之力可盡而不可繼朝廷之用當節而不當糜陛下亦觀今之海內乎江西則有燒造之累蘇杭則有織造之累蜀楚則有採木之累畿輔徐邳則有採石之累曾有一處之不勞於役乎火炭添取熟銅添取御馬草料添取川扇添取天燈工料添取曾有一歲之不增于費乎故請蠲請賑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十五

陛下雖俯從矣而當事之邑與任事之人獨受其累者未必得聞于上臣以為尤當加惠也減織造燒造陛下雖已行矣而無益之費事在得已若天燈之累者尚見憂愁於下臣以為不當止于量減也什一關市不可以待來年王者量入為出我

太祖頒用之式非萬世聖子神孫所當遵守者乎臣願陛下內庭諸費悉以稽之

祖制所有斯必用而不吝祖制所無雖欲用而必裁則用於得已之中必尤有出於一時之私恩左

右之妄請而義在所必省者夫節財則贏濫用則縮而一訕于上必竭于下陛下之取用常省則民生之愛惠愈無窮矣如是而中外承休四方傳頌和氣流通天變不作太平之治未有不樂享者也臣狂瞽不識忌諱惟陛下裁察幸甚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十六

陳救荒裕民示儉足國疏 陳邦科

萬曆十五年八月上

惟自昔 帝王之世不能無水旱之憂是有災

非治朝諱也然偶災而復稔則殘息可以苟延北歉而南豐則徵輸可以不乏民貧而國富則蠲除可以少甦乃若今日之時勢艱危 皇上以爲何如哉

夫十餘年間無兵革而民已窮不旱澇而財稱詘人情洵洵已無聊生之狀矣乃歲以來災異屢見山陝之間六年不雨野無青草疫癘盛行死徙流亡枕藉道路迄今尚未卜收成粒食之期東南幾郡若蘇松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七

寧太及加湖財賦居天下之半邇年疊苦水淹所以收成不及十之五而今歲霖雨異常湖河泛濫田廬漂沒禾麥俱空又數十年未之有也往歲西北旱荒蒙 皇上憫念元元賑粟銀不一而足近見戶部上會計數歲出多餘入二百萬太倉之積不滿三百餘萬傳記謂國無三年之蓄曰非其國也况所蓄不支一年此尚可以爲國乎今日不議蠲賑則民命莫支議蠲賑則國計無補以南北俱災之時值公私交困之秋人情苦於倒懸公廩等于屢空豈非賈生之

所欲痛哭流涕時哉而

皇上安得置之晏然當

事諸臣亦安得視之泄泄也

臣反覆思維濟目前之急有法當酌議例當通行禁當申嚴惠當核實恩當

破格者五事皆所以爲救荒之計也而至于經國用以免匱乏則莫先於 皇上之節儉焉

臣嘗聞縉

紳之議有謂 國家毋輕改折蓋穀之所產無窮銀之所積有限折色則穀賤穀賤既能傷農而輸太倉則民亦困匱乏此亦宏遠之識深遠長慮也然在平時可持此議若今日時勢又不可膠執矣蓋地方類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十八

粒不登小民糊口無策而責之以必令輸粟太倉陳陳相因俱可銀給而拒之勿令折銀豈非強民以所無而於 國家亦無甚利焉民何以堪乎故臣謂災傷之處除蠲數外若漕之難免者莫若暫從改折以寓寬恤其無災之處不得一槩輕改致虧儲蓄此折兌之法當酌議者一也向者春荒淮揚督撫臣曾題畱米四萬石濟地方之急而米價遂平民甚便之今運道經由之處災荒日甚米值倍增乞 勅各省地方撫按願借漕米濟急者許照淮揚之例

如數措處折銀解還太倉准其畱米運赴被災州縣
陸續以粟價補庫其山陝河南雖離運道稍遠然一
自徐州抵汴一自臨清衛河之衛輝彰德懷慶而轉
之大河達河南省會由此而上便可運及西安若西
安少餘則全陝就食之民庶幾獲濟豈非拯救之一
切務乎此借畱之例當通者一也春間蒙

聖諭處積米穀地方閉過隣境羅買殊失 朝廷愛
民均一之意着各該撫按官曉諭禁約務令通融協
助大哉 王言真救荒之要策也奈何地方官各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十九

私其土 諭旨雖嚴過糴如故上官問一語問之
則動以本處不足爲詞以致豐收之所粟狼戾而不
售災歉之處民貴糴而無從相率流亡職此之故乞
皇上天語嚴勅各省撫按官密訪所屬郡縣有仍蹈
前轍者不時叅法其各處關隘但遇米穀船隻即時
放行不許羈阻蓋商民販賣米穀必因本處價賤以
故裝賣遠方若本地米少價高則士民必不輕粟而
商賈轉賣利微卽驅之不肯遠販又何事阻遏之乎
此過糴之禁當申嚴者一也偶災地方隨銀米皆可

賑矣而山陝等處連歲不收公私積粟俱竭縱傾帑
藏以給之小民得金不可療饑徒增米價之貴騰而
已今後乞 勅該部及撫按官凡迭災地方毋輒
議賑銀或發臨德之米或查庫貯堪動銀易粟於有
收地方務使饑民得沾實惠不致懷金枵腹轉爲溝
瘠此則分賑之惠當核實者一也山陝地方小民株
死不瞻雖欲不蠲且無從追納矣若蘇松等處額數
太多卽不能起存全免而今歲之災迥異常時倘一
切追呼不置非惟剝肉難完抑恐激生他變乞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二十

勅該部詳議務將起運漕糧半准改折半准蠲免其
各色折銀亦酌量緩急以議蠲停不得止蠲存畱致
爲虛惠且東南之災當嘉靖年間已曾盡蠲運計今
日太倉之積數倍於嘉靖而反恡一貸此蠲免之恩
當破格者一也然此皆僅揀一時目前之急耳若
皇上不躬崇節儉汰省靡費則內帑坐見困絀又將
以何者行蠲賑耶夫太倉歲出每年納五百萬而供
皇上御用者九百萬此在豐稔平時則以天下奉一
人分也詎也何敢言多寡乎惟是今日時勢民膏已

竭公貯更虛上下皇皇計無所出不能不仰望於

皇上之樽節矣近者部臣言臣累疏請停織造止收

買減金兩罷銅錫 聖諭不曰照舊買進則曰遵

旨行豈以 皇上聖明顧肯恣然於民瘼哉 臣知

左右近習有執 先朝舊旨以惑

皇上曰上用錢糧從來不因人言停減也或曰停減

不可開端後將援以爲例也或曰今雖告免終當免

強辦足也或曰始且倍數多派待後量減以塞人言

也此說相沿牢不可破 願 皇上歷查累朝收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主

支之數遍訪 先朝公私之積有如今日之帑藏

空虛閭閻愁苦者哉及今不一節省此如千金之子

囊橐已空租入復鮮家口嗷嗷而猶欲執先世之故

態食必萬錢衣必絢綺尚幸其家之不墜無是理也

且今所懇 皇上之節省豈敢望損於正供之內

必瘠已以肥天下耶惟查其無益者罷之不急者止

之未甚缺者停之派有餘者減之而每年可省三之

一矣以此存積則公廩充以此槩蠲賑則民命活其

效豈不速而甚大耶是在 皇上銳然儆惕且身

先節儉則各監局人貲亦必仰體 聖衷不敢泥

襲故套矣 臣觸事感時忠悃所發不覺詞之過激罪

當斧鉞乞 勅下該部詳議施行至于國用日詘

之故海內虛耗之由其來已漸極于今日若不大加

講求着實區處雖欲爲燕雀處堂之安已有剝牀及

膚之勢矣并乞 勅下大小臣工各據所見用贊

廟謨再祈申諭當事諸臣毋以天下事爲一人事而

虛心采訪又當任國事如家事而實心措處則民窮

可甦國用可足一人享無疆之慶萬年增有道之長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主

矣

水旱異常乞賜軫救疏 林可成

萬曆十五年八月上

臣竊惟我國家財賦多出東南東南財賦多出浙

直若浙之嘉湖等府直之蘇松等府尤爲財賦興區頻年災傷幸而未甚僅延喘息所望漸爲調劑復得完生豈意今歲天不悔禍水旱交侵大江以北如鳳陽淮安等府地方自三月以至七月亢陽不雨赤地千里大江以南如蘇松常州鎮江寧國太平杭州嘉興湖州寧波紹興等府地方自五月以至六月霖雨連旬瀰漫無際旱魃肆殃未已甚者加以黑蟲滿野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三

蝗蝻蔽天齧食禾苗不生顆粒雨師淫溢未平甚者加以蛟水橫流水雹搏擊漂流老穉相枕溝渠又有颶風大作湖海竝嘯疫氣流傳災病洊至間里蕭索廬舍間其無人烟火稀疎釜錡棄而不用使賈誼更生奚止涕泣而鄭俠或見胡忍繪圖臣猥以菲材誤蒙投擢叨任言責待罪留臺密邇災傷處所稔知淒楚情狀哀此顛連日夕憂戚顧念洪武二年

太祖高皇帝詔曰鎮江太平寧國爲京師翼郡創業之初止此數郡供億子孫世世不可忘江左之民

於是夏秋二稅悉與蠲免是無事之時尚加拊循也况值今日之災傷乎又考嘉靖七年

世宗肅皇帝憫蘇松被災蠲免全稅發太倉庫銀一百萬兩抵補起存錢糧餘行賑濟是遇災之日破格存卹也况災傷之尤甚乎皇上誠倣而行之遠

繩祖武而近守宗法可乎又聞山陝河南等

處連年大旱今歲益烈雖山西雨澤近報霑足而陝西河南至六月尚未得災以繼災歲復一歲家室真如罄懸草樹亦已削盡米珠薪桂何足以喻今年三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三

月間南京戶部欽奉皇上德旨差司官解銀一

十六萬兩賑濟陝西柰粒粒無存糴買不出見銀徒在無異土苴但見彼中百姓富者抱珍衣錦立斃街

衢貧者棄子拋妻直投水火言之痛心思之酸鼻寧

忍坐視其斃而已乎思一切蠲除勸借召商和糴

興作鬻粥等法皆不足濟而急救燃眉之術無如發

粟一端憶往歲伏覲皇上念山西陝西河南等

處旱災慨然從建言者之議發帑遣賑蠲稅停征迺

知皇上惻念元元思之渥也又幡然喜曰

皇上家視天下子視萬民豈有拯援財賦淵藪之民不如山陝河南之民乎第恐安步徐行非以救焚溺之棘而勺泉掬水無以活涸轍之魚蓋此數郡舊穀既乏新穀不發枵腹者難以時待上戶匱乏下戶離此待哺者難以數計其勢誠急其情可悲不啻蹈乎水火而困於涸轍也伏乞 皇上軫念東南重地以培養財源爲急查照浙直撫按奏報災傷分數早賜愈允速渙 綸音發倉庫以濟民饑或賑粟使嗷嗷之衆及今賴全活之仁議稅糧以寬民力或緩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二十五

征使奄奄之民將來免暫催之苦庶幾焚溺可拯鮒魚可蘇起死回生大造莫過矣蓋諸郡之恒暘恒雨俱在倖種之時百物既已焦枯四郊亦久淹沒縱甘霖大沛何補毫毛惟 皇上洪恩一布則燔炙者舉可出諸鼎鑊而逃亡者盡可登之衽席往者皇上命發臨德倉糧以濟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生全甚衆而陝西猶未之及今聞二倉儲蓄尚有餘糧願照例發賑陝西雖不無轉運之煩而水程居多不甚勞費先由黃河載至近陝次後從陸路輓入關

中或令該省差官隨帶車輛前來接濟庶幾億萬年生靈垂斃而復活百二秦關大定而不搖亦安邊濟時之全策也其在河南雖已蒙賑過然災傷無改於舊厘卹不厭其煩惟一視而同仁勿飽此而餒彼是則乾坤浩蕩之恩而 皇心所當加意者 臣本書生不諳事務然目擊時艱心憂民隱失今不救恐生厲階遂竭芻蕘之愚以紓宵旰之慮如蒙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二十六

勅下戶部再加覆議從長區處若果 臣言可采亟賜施行則南北赤子俱獲更生而書稱元后作民父母者於我 皇上見之矣 臣愚無任戰慄激切之至

敷陳救荒要務以濟時艱疏

黃正色

萬曆十六年

頃者水旱頻仍蒸黎失業浙直江西河南山東陝西等處流離瑣尾道殣相望父不能顧其子夫不能保其妻始而食糠覆茹草石今野無青草樹皮且剝盡矣始携老幼鬻男女今強食弱生啖死甚哉父子相食慘及骨肉矣懦者轉于溝壑强者聚而衝擊所在鬻然人心思亂如南直之楊州上海江西之進賢餘干皆擁衆攘奪莫可誰何慈谿則生儒勸借士夫爵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三

溪則軍人圍縛官吏頗聞震澤具區之間聚衆立號漸不可長語云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亂自古揭竿斬木之變皆由於此是可不爲寒心哉

皇上視民如傷側身引咎屢下

明詔議賑加惠

元元之意至渥也奈何天未悔禍災沴薦臻自春徂夏大江以南淫雨綿綿田圩淹沒淮揚以北旱魃爲虐赤地千里以旣困之窮民當此未回之天意夏麥失望秋稼未登小民訛言官司束手欲請 內帑則皇恩不可屢徵 內帑則告匱矣欲發倉廩則年來

搜括略盡而庫藏皆空矣欲行勸借則累荒之後雖大家巨室亦上困於徵輸下困於逋負而閭閻之積如掃矣 臣反覆思維計無所出欲爲權宜救時之務惟漢時入粟之令庶其可行乎昔漢文帝時賈誼晁錯以積貯爲憂勸帝募民入粟拜爵免罪曾未幾邊食可支五歲郡縣可支一歲除民田租海內富庶當其時未有天災數年之水旱也而文帝猶爲之況今日乎請將戶工二部見行開納事例頒示天下令納監納級人員皆輸粟本處文書類繳其所納之粟聽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三八

有司隨時賑餼庶納者樂輸轉之便饑者獲及時之恩此兩利之道也或曰此策若行將礙工部開納不知大工今已垂成可緩之一二年以拯萬姓垂絕之命 臣知其無不可也至于贖罪之說則不獨漢有之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金作贖刑是唐虞之世亦未嘗諱贖也今除徒杖等罪律有常贖及軍罪以上曾經奏請 欽依者不敢輕議外其餘有罪在大辟而情可矜法可疑其力能自贖者或罪當遣戍而法不至死者或誤問革而不當以一青棄者

皆令其出粟免罪以所犯之重輕爲納粟之多寡隨收發以賑饑民如此則上爲不費之惠而亦可全好生之仁下拯垂斃之民而亦可以保無辜之命此一策也臣謂目前救荒之策似無便於此譬之醫家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入粟之說正所謂急而治其標者也若求備荒之策而永久可恃者則惟義倉之說焉夫常平義倉自古有之顧主之在官則擾令民自爲之則便此固臣之所目擊者今見任南京刑部尚書陸光祖置義倉於秀水縣以三十都捐數百石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三十九

爲本春放秋收豐年則三分取急歉則減之荒則置之每五人爲一票票有長十票爲一約約有正彼此互結卽奸頑亦不能負不十年而米石幾以萬計其先盡散本圩本里次及各圩各里米漸多則所濟漸廣凡圩岸坍塌怠惰不修者不貸其願修圩岸者量加工本不惟鄉民有濟而水利亦興卽一都一鄉而天下可知矣今且倣此法令所在有司勸民自爲之如一都之中有殷富者有稍厚者各量力捐資多者百石或數十石少者十餘石擇忠實者各量力司其

出入斂收票約悉如前法豐年旣以薄息而民樂於趨凶年自可備賑而民免於困雖有旱乾水溢不能爲之災矣且今富家之田耕種多由佃戶部內居民大率皆由此也義倉一立則佃戶永有藉而田土不致拋荒是一舉兩利將有不賞而勸者至於始事倡義之家仍令有司量爲旌賞或免其更徭則人益鼓舞爭相倡義而在在蒙樂利之益矣臣目擊民艱不勝款款謹陳救荒三策以舒目前之急以備後日之虞倘所言不謬伏望 皇上俯賜採納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四十

勅下該部作速覆議施行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蠲豁馬價疏

彭而珩萬曆二十年六月

臣奉 命巡屯兼管馬政往歲巡歷泗州叅謁

祖陵其時晴霽良久而州治十九水滄公署亦在沮

洳登 陵眺望萬頃滔天茫無彼岸因訪其人民

日迹月竄皆因田沒糧存力不能陪計無復之故土

臣目擊景象爲之心寒邇來聞彼中昏墊之苦較

巡歷之日更有甚焉爲一想像輒爲流涕臣竊惟天

下之患莫大乎無民離散者無民之漸也在郡邑且

不可況泗州哉泗人流離瑣尾其命不絕如綫欲爲

皇明留臺奏議民隱類卷十二 三王

招輯計宜莫如蠲若尋常之蠲亦無當也其必破格

而後可乎近該潁州兵備道副使王之猷條議拯卹

之策有三一馬價銀兩宜永蠲一漕糧改折量減一

協濟河夫宜免派此三議均爲喫緊均應允行地方

當事諸臣諒必有采其議以 請者惟是馬價一節

臣職掌在焉安敢以無言查得該州在 國初時原

無派養馬匹宣德間因江南高淳溧水等縣水災將

彼中馬匹寄養於州久假不歸遂沿爲額每年派納

折銀二千七百五十兩後又加至三千三百六十兩

隆慶二年及派草料銀七百兩夫原無額設而陸續

增之數逾四千不可言少藉令泗無水患猶慮不堪

茲者桑田滄海變遷異常執續增之課而責水中之

民以辦之其勢必不能矣萬曆十六年起至二十年

止馬價該撫按兩次請蠲蒙 恩允免民困少甦

今限期滿矣無何又開徵矣彼流移之民畏此徵求

誰肯復還故土其境內孑遺畏此徵求又將散而之

四方則安可不及時圖之也臣 請將該州馬價草

料銀兩永蠲勿徵不然則請自三十一年爲始連蠲

皇明留臺奏議民隱類卷十二 三王

十年俟限滿另議徵豁臣 非不知 蕩恩不可以長

徼第念該州彈丸之地在水中央泛濫三災慘不可

言目前行諸臣相度咨議未有定策則疏淪之效猶

未可以旦夕計也議遷減議開河興大工必動大衆

則勞民息肩之日猶未卜也異時險阻遠矣汙萊開

墾豈宜一旦可望成熟耶戶口消耗豈一旦所能生

聚耶久病之夫甦羸日甚調理休息非假以歲月不

可若遽責以負重實速其斃泗人亦然則十年之蠲

不言久也聞太僕寺馬價積儲稍裕不以區區一州

之歲課爲盈蝕矧泗爲 昭代豐鎬之地

祖陵在焉以湯沐之故而永蠲之亦不爲過他處亦

不得援以爲例伏乞 勅下兵部查議如果 臣言

不謬將該州前項錢糧破格蠲豁庶瘡痍少甦離散

漸復 國家根本之地益固而 列祖在天之靈

益妥矣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三十一

乞備荒停刑疏

劉寅 萬曆十七年七月

臣讀洪範見箕子衍庶徵之疇云人君五事修則休

徵應五事失則咎徵應而王與卿士師尹隨分驗之

是可見天人感通之機捷於影響君臣修省之道不

容懈弛從古已然於今爲要彼南直江浙湖廣皆稱

財賦之地 國家所仰給者邇來數月不雨旱魃爲

災春末之播夏末之耘秋末之收卽草木亦多枯槁

井泉亦且乾渴旱之極矣而瘟疫之流行十室有九

一家之老幼十去二三此固氣數使然實由在事臣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三十二

工奉職無狀所致則守法信度生養安全以下貧民

庶上弭天變者不可不亟圖也 臣竊惟凡事豫則立

不豫則廢而救災惜患尤宜蚤爲規畫蓋荒政非一

載在史冊與發於 詔令者歷歷可考無容再贅 臣

特言竊于今日可爲目前之安者夫撫按統制一方

則視民饑猶已饑者乃職分之常此時宜如救焚拯

溺汲汲皇皇經畫區區無所不至責令監司巡歷州

縣問民疾苦查果某處災傷爲重某處爲輕從實具

奏以爲蠲免之次第又查州縣之官某爲廉能某爲

貪鄙嚴加戒飭以免百姓之誅求仍查各項錢糧某爲當急某爲可緩條分縷析以定催科之先後又查衙門人役某爲民害某爲冗食沙汰整肅以去城社之憑陵又查各項詞訟某爲遠年某爲戶婚俱令省發以免閭閻之騷擾又查相連之境某地有收某地不收禁勿遏糴以爲有無之通濟又查某事可積穀以備賑貸某處可勸借以贍貧乏查某興作可止以惜民財某禮節可殺以省妄費凡此皆爲一時樽節愛養之法可以救凶年死亾之患而厚生之政豫矣

皇明留臺奏議

八民隱類卷十二

三十五

夫救之於未饑則事逸而功倍圖之于已壞則空勞而無補民饑盜起則兵戈擾攘益爲不堪近如劉汝國者豈非明鑒耶夫民之疫矣而拘囚困者染疫尤甚我皇上屢年停刑彼須臾勿死者莫不均沾浩蕩之恩臣何敢再請以沽博大之名但臣觀罪過大者卽不時處決未嘗輕縱而監繫者則可疑之獄纏延既久非老則病死無歲無之况值瘟疫乎卽近時有罪律不合者尚未見宥由此觀之四方之可疑者奚啻十倍臣昔待罪下邑曾見停刑矣如四川

雲貴等處以道路之遠未奉部文先以決之則死而不得復生而殊恩容有未盡沾者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蓋仁可過義不可過也臣冒昧以爲大疫之歲不可無破格之惠予遺之衆不可無寬恤之澤我皇上德并生成卽再一停之所以爲慈仁爲天地也豈曰姑息如不可再各直省惟處一二重辟以示懲創其餘情可矜可疑律未合者法司推鞠窮詰緣情擬罪依律上請早爲開豁勿使老斃于獄爲聖世之寬抑也昔唐

皇明留臺奏議

八民隱類卷十二

三十六

太宗縱囚三百迄今侈爲美談我皇上仁聖聰明陋漢唐諸君與不爲者何嫌于至再至三耶夫厚生者責在百執事飭吏之權在皇上好生者機在皇上而愛民之德格天今明良喜起燮理叅贊宜乎休徵類應矣而災疫若此則克謹天戒者非今日之急務乎願皇上致中和之極擴覆載之量俯念古今周成王有足法者昔周公進戒成王祈天永命而必以和民爲本責之顧畏民巖而必以服御事爲先責之化服臣民而歸之曰王敬作所不可不

敬德蓋敬者德之聚而洞洞燭燭兢兢業業惟恐一念之不公一事之不當者敬之畏也人君天之宗子惟心可以通天惟敬可以存心天體事而無不在敬當無往而不存彼自深宮內室以至大廷端拱皆不可忽之地自左右僕從以至輔弼臣鄰皆不可忽之人自語默動靜以至飲食起居皆不可忽之時自立本定國以至發號施令皆不可忽之政自尊養孝順以至燕翼貽謀皆不可忽之道於此一主於敬則心和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可以迎嘉祥洪範所謂歲月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三七

日時無易又百穀用成俊民用章家用平康者此也伏願 皇上不棄 芻蕘之言 俯賜採擇 勅下該部將 臣所言備荒停刑者酌量議覆施行則於民生未必無萬一之補而四海有謳歌之慶矣天下幸甚 臣愚幸甚

乞肅吏治以安民疏

黃仁榮

萬曆十五年九月上

臣等待罪留臺接到邸報伏覩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承天子民惟恐匹夫匹婦不得其所乃者南北水旱災沴頻仍百姓何辜罹此酷罰朕心憫焉不寧守令爲民父母宜上德意下達民情爲職乃者貪墨之吏剝下罔上肥己瘠民或罷軟廢事炫耀博名侈費傷財阿承取悅朝廷雖有蠲賑實惠不及於民其間斷獄情每多冤抑撫按官亦不爲虛心聽理淹禁日久干連多人以致斃獄情由猶爲可矜所以傷和致災皆由於此爾部院今後選擇守令毋用匪人阿縱不職仍嚴飭各該撫按官務在懲貪墨理冤獄舉察所屬務在有犯必懲以稱朕計安元元克謹天戒至意一應合行事宜次第修舉其欽承毋忽故諭欽此仰見我 皇上一念憫恤元元之意恨不起四海之瘡痍於一旦而躋之咻噢之地雖古帝王視民如傷之心不是過也且 勅部院次第修舉合行事宜 臣知斯民更生之會將在今日然合行事宜不出在 廷諸臣之所言其最切民生而爲今日之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三七

所當申飭者則莫如

聖諭中之選擇守令耳蓋

守令之職最爲親民苟得一實心守令之吏不必斗
授匹賜之爲惠而政令詞色皆惠也不得其人丘山
之粟徒飽奸欺貫朽之錢徒填谿壑方今 朝廷清
明俊乂布列奉宣 陛下德意以惠養蒼赤者固
彬彬在位也而傷和致災以重爲斯民困者亦不可
謂無人焉其大端有五吏不除雖傾太倉之粟而賑
之雖盡起存之賦而蠲之皆屬虛文無救於下民之
困苦 聖諭謂 朝廷雖有蠲賑實惠不及於民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三九

其弊正坐於此臣請先言五吏之害而後及今日修
舉之宜

一曰咎在貪吏之剝削也今天下州縣吏受賂鬻獄
至五百兩其罪至于戍邊與亡命之徒竝列什伍此
亦天下之至辱也然猶多冒行之何也其說有三府
胥賤吏與夫以貲入官者皆得補郡縣比知雖有出
羣之才終亦不得躋於顯貴之列逞其一時之欲無
所不至其勢然也有血氣旣衰志惟在得此其初未
必貪夫也不幸而歲晚途窮蹙蹙靡聘則遂以自棄

此兩者甘心於不肖者也雖至於鞭笞戮辱不足以
禁其貪又直假詞訟催科以豪奪其贖緩橫取其羨
金若以爲宜然曰吾不鬻獄夫誰得而議之此在賢
者且然也民財止有此數此三人方日誅月朘而無
已時此傷和致災之一也

二曰咎在酷吏之驚悍也今天下頻年水旱皆竄偷
生而亡積聚民散久矣是以詐僞成風訟獄滋起大
者遠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赭衣載道拮拳盈杆
仁人之所不忍聞也乃今之聽訟者 臣每見其悍然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四十

任意旣無照覆之明淫威已逞又無見牛之痛喝其
民使不犯薄責一不服輒以笞掠定之卽有冤不及
白者亦見尺箠在庭旁皇驚顧不敢出一語自扳也
胥吏之徒舞文撓法十金易字百金易詞爰書以成
郡縣又重成業不喜覆勘往往有罪者其詞旣不與
罪蒙而無罪者又牽於文致不可得及株連蔓及無
復提出之門徒日夜從縲絏中自苦呼其冤而已此
傷和致災之二也

三曰咎在慢吏之因循也方今吏治之弊不止一端

而苟且偷安塞責一時罰之則民生無補去之則官箴未壞今天下十而七八也何也頻年以來士習盡壞始之以持祿位之心繼之以沿習俗之念能者不思激發以自見不能者甘於廢弛而無用依違可否未聞有一言以切引事情安習故常未見有一事以深究利害俛首帖耳于簿書期會之間以了故事僥倖於三年五年考成而無過曰吾歲滿矣吾可拱手遷去矣譬之百戲之場各相互弄以偷耳目使天下之病日甚一日積至於不可復爲而上之人方且目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四

爲安靜間有滌蕩振刷以求補過於民者不外此而內躋此傷和致災之三也

四曰咎在巧吏之奔競也天下之事固非遲鈍木彊者之所能辨而智巧才辨之士又多炫飾於耳目而無真德實惠以及吾民知廣譽在過客則飾廚傳以悅過客之心傷財勿恤也知起謗在鄉貴則狗鬻請以杜鄉貴之口撓法勿恤也知事權在要津則厚遺餽以結要津之知喪耻勿恤也其所畢智竭慮者皆奔走趨承之事至于閭閻利病生民休戚泄泄然秦

人視越人瘠也此至一年而薦五年而取此輩往往居先而惻惻無華者後矣則今之仕者又何憚而不務奔競此傷和致災之四也

五曰咎在遠吏之恣肆也方今天下法度內肅而外弛邇嚴而遠遺畿輔之近上無容奸下無宿詐庶幾可以語治荒服千萬之外貪吏白日攫人之金而莫之禁酷吏日斃赤子箠楚之下其誰問之遠民咨嗟無所告訴莫不飲血嘆息仰而呼天說者皆曰見聞有所不周法度有所不及勢也噫是不然山海瘴癘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四

之鄉有力者孰肯分符以去往往以科貢之及罪而當黜者置之若弁髦然彼其失爲近臣而去也已不憊然於其心三年五年計期又度不免是以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無所顧恤此傷和致災之五也五吏相賊而害民猶之五行相沴而病民日夜狃其肌膚侵其骨髓雖有倉公扁鵲何救於死亾哉頃見山陝保定等處大計救荒之吏而斥陟之輕者降級重者褫職亦甚嚴矣宜乎五吏之不吝于民上而民得以甦旦夕之命也然未聞某縣之民免於

饑困某州之民免於逃移而呻吟愁苦不安其生者日甚一日此其故何哉方今天下大患在於習故常之過而昧通變之宜圖苟且之安而憚振作之勇總之無實心無實事也凡事皆然不特救荒一事蘇軾曰宜如諸葛之治蜀王猛之治秦然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然後今日之吏可飾今日之荒可救益病之所由來者深則以治之者固非因仍苟且之所能去也而當事者乃且循舉劾之故事泥資格之常談各舉一二科貢之士或有弛罪當去借以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四三

塞責不已踈乎嘉靖初年吏部侍郎何孟春因歲不登條奏宋臣救荒二事其一宋高宗時李光奏曰方今之患莫甚於州縣之吏蓋公廉多不容而賊貪或得倖免百姓受弊不可勝言慶曆間歲旱范仲淹請遣使者往勞來之於是命仲淹爲江淮安撫今日荒旱民多流徙願選公忠亮直之臣通臣情曉民治者以撫爲名察郡縣貪苛之吏其二宋孝宗時趙汝愚奏曰講行荒政全在得人任得其人則能每事隨宜措置不至乖疎任非其人鮮不敗事守令不堪倚仗

宜委諸路監司體察監司之責在今尤須謹擇若旱傷分數稍重必須選帥臣有才望者專一措置施行由此觀之救荒之有安撫有體察宋嘗行之何孟春嘗言之矣其在于今日謂宜訪安撫體察故事于西北東南重災地方之所救荒之策如蠲如賑如改折如贖罪與夫懸爵以待輸粟輸銀之士皆得便宜行事有可變通者不必泥夫故常有當振作者毋得仍前苟且州縣官員竝得舉刺賞格刑條一以荒政爲主不得泛及他事其間或有仍前五吏者許其特疏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四四

斥逐單車匹馬親詣郡縣兼聽博以周知地方之利害災沴之輕重凡事之關於荒政者悉以付之如此則授任專而操術簡庶乎其有濟矣蓋救荒之政因地所宜非若其他政令生之廟堂便可通行天下者也最卑莫如州縣然修舉非其得專最尊莫如撫按然徧歷非其所暇又且一心緩徵又一心以畏考成泛泛焉莫任其責令舉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軫念災民然後得以熟籌靜慮求生民之大計而惟其所欲爲臣非妄言也今天下之鹽政舉而歸之巡

監天下之刑獄舉而舉之恤刑其他茶政莫不有專
差凡責專而後其事可舉也方今天下二三年間旱
澇頻仍南北兼困議蠲則計臣難之議賑則帑吏難
之議罷織造停買辦則 陛下又以爲不可所持
以撫此子遺者二三守令若無專責荒政誰其舉之
伏乞 勅下該部亟爲查議或于卿寺科道官內
揀選曉吏治通民瘼者二人專一措置施行或查近
日都察院申飭撫按官專督監司事例於各司直司
道官內揀選公忠亮直之人專重荒政事竣即止自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上 四十五

請緩徵弭亂疏

朱吾弼

萬曆二十八年四月

臣承乏江上弭盜安民乃其職掌邇者逆惡趙古元
孟化鯨等無知么麼敢於狂逞雖古元未獲業已伐
謀執黨意自悔禍遠遁乃本月初四日 臣又接淮徐
兵備副使郭光復申到淮安府抄錄逆賊僞示內開
順天王詔諭孤立爲王非圖尊貴實救萬民即今寵
用宦官不納忠諫聽信姦妄剋民膏殘害生靈天
人共怒切照連境兇荒萬民奎炭去年淮徐二郡二
麥少收雖種秋田先遇炕陽禾稼枯槁後遭大雨連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上 四十六
綿水深丈餘渰沒已盡又兼太監抽稅擾阻客商民
無營計日亦難支即今青黃不接百姓流離嗷嗷待
斃孤心惻然今舉大義替天行道應命順人自立爲
王特示詔諭本郡在城并附郭鄉村鎮集居民得知
如有早識時務順命投降兵到秋毫無犯將爾百姓
大施賑濟萬曆二十八年以前拖欠錢糧盡行宥免
以後蠲免三年稍甦民困拯救殘遺再赦釋獄囚以
取豪傑上至官將下至軍民有能獻倉庫城池門禁
定封侯爵與國同久若能聚千人短住糧運封爲伯

爵聚百人或獻銀百兩或米百石封爲指揮如若執迷不識時勢抗違天命不順孤者大兵至日誅戮一空汝若順命所有害民賊官汙吏與爾除害決不食言故茲詔示遐邇知悉等語僞示一紙到臣_臣不勝憤怒除一面嚴行緝捕防範并移文各郡縣出示曉諭安民毋爲逆賊所惑酌量緩急追徵外_臣日夜憂維所職下江一帶十九濱江沿海鹽徒盜賊最稱淵藪錢糧逋負甲於天下萬一有司迫於_臣屢旨而歷年拖欠之兼徵貧民迫於有司而合室係累之不免勢必至於妨農妨農則失業失業則計窮而生促計窮思亂生促忘死一惑於逆賊之蠲徵再惑於逆賊之封爵匹夫揭竿萬夫響應事有不可知者_臣愚謂制治未亂保邦未危急在收拾人心今誠無切於緩徵者故唐馬周諫其君曰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爲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人主雖欲追改不能復全故當修於可修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也蓋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陸贄亦曰建官立國所以養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四十七

民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又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歛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啓其君更定徵稅限期詳二臣忠直之論正今日對證之劑我皇上仁聖剛明雖古帝王而陋唐宗於不居者_臣最迂鄙謬辱主恩自許寧敢後於周贄耶屢奉嚴旨頒示院司郡邑凡有錢糧干係官員靡不住俸責令追完_臣目擊多故支費孔艱正供民分徵欠國法自應催督完解豈有冒無心忠君憂國耿耿寸念反在闔人武弁下乎第逆賊無忌窮民易搖東作方殷春耕當慮憤激時事竊倣唐臣冒昧以竇聽宸聰懇乞勅下戶部酌議上請除萬曆二十七年一應錢糧無災地方勒限追完其二十六年以前者盡行停止俟秋成開徵時頒詔告天下明示朝廷體恤德意諺云寧爲治大不爲亂民家自爲守人自爲兵縱有赤眉黃巾終是釜魚矧趙古元輩未足稱鼠竊狗盜之雄且暮將齒鈇鉞奚亂之足憂者_臣故曰緩徵爲今日收拾人心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四十八

得亂第一切務也不然歷年所稱拖欠者非包攬無籍之棍徒則實不聊生之窮漢耳筆撻桎梏之難堪有田宅則鬻田宅田宅盡則賣妻孥已之田宅妻孥盡則株連兄弟兄弟之田宅妻孥盡則又蔓延宗族親隣縣差四出鷄犬不寧卒之家家驚皇邑邑騷動彼棍徒無籍窮漢無聊其兄弟宗族親隣又僉受無辜之累將人人思亂所稱烏窮則啄獸窮則攫者是已夫非逆賊以蠲免之偽示號召於前而我以催督之嚴令爲之毆其後乎其時卽朝議停徵而夕下令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一

四十六

晚矣不可不爲之寒心者

臣願

皇上鑒

臣樸忠

軫民窮苦

亟賜施行庶幾人心固而亂本消

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臣

無任激切哀懇之至

撫恤屯田官軍疏

方日乾

嘉靖年

一曰召佃 看得各衛屯種軍餘近年以來苦於賠補相繼逃亡拋下田畝荒蕪間有暫荒之田易於開墾非無人領佃也但以我 朝屯法每軍一名給田五十畝其田四散一軍之名或跨數圩一圩之田又分數處屯官旗甲不知事體或有鋤種一二畝者便率全糧彼欲廉領又患遠孰貪一二畝之便而任數十畝之勞圖數畝之地而賠五十畝之稅哉人視荒田畏如蛇蝎以致荒者日荒賠者愈賠患不得息自非 朝廷寬恩停稅設法召佃則此荒田迄無可耕之期矣今南京戶科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要將拋荒屯田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各擇所便開耕具告本衙門計畝定稅給帖承耕免其二年租稅不許屯田官分外科擾候三年成熟方許征納深爲有見蒙本院備劄到職竊惟前項荒田零坵隔遠則不便於全領荒蕪則不望其收成非聽令擇便則人苦於四散而不肯佃非量停租稅則人憚於賠糧而不敢佃卽今勘得南京和陽鎮南等衛近年拋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一

荒田畝共計三百三十頃九十七畝儘堪耕闢乞聽
本衙門多方召人佃種不拘全分隨其所便開坐畝
之數其有未足待二年之後財力稍舒補完蒙本院
備劄到職竊惟各官所住之俸已係在官今復以之
准抵逋糧揆諸事體恐亦未安合無照各年分豁災
傷事例查各衛見今勘實冊荒田地若干所欠屯糧
悉爲蠲免此外若有未完的係拖欠俱照原欠多寡
數目分作三分嚴立程限先完一分暫准開俸其餘
二分續征取通關繳報如二年之後不完仍舊住俸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二

庶幾人心有所遵循漸次補完否則各官之俸可住
所欠之糧終不得完且祿以養廉士人尚資於此軍
職之中求其甘貧守職者不多得也今俸糧久住日
用無措未免侵尅屯軍屯軍既窮未免侵欠子粒計
所虧損仍在正額不若寬以處之爲愈也如蒙乞
賜施行非惟屯官有資生之慶而屯軍亦無侵擾之
虞矣 一曰薄徵 照得屯田之則有三曰比較
曰改科曰新增比較之田每畝納糧一斗二升改科
則減其半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新增每畝納銀一分

六釐蓋又輕矣看得比較之田屯軍一名佃五十畝
每歲納糧一十八石內准十二石准作月糧實納糧
六石豈得爲重但 先朝末年頻歲凶歉嘉靖三年
加以時疫流行人死過半以致前項屯田無人耕種
如南京鎮南等衛坐落江浦等屯行數十里俱是曠
地葭莽極目不勝淒涼此項無徵糧稅所司因循不
與區豁逐年俱係衆戶賠補賠補愈重逃亡愈多逃
亡賠補反覆相因勢不能已屯政之弊至今極矣今
南京戶科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欲將三則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三

之內一項停免候年豐人衆方議並復又欲通查三
項田地見種若干頃畝照常輸納見荒田頃畝若干
姑且停免以待召佃成效一體征收無非憫時救弊
之意也蒙本院備劄到職看得田有常額額有常稅
前三項屯田俱係在冊正額遂欲除額一項恐亦有
碍如云將見荒田畝姑且停征待召佃成效一體征
收竊恐法亦未備蓋停征而不召佃則征之停者何
時可復召佃而不設法則召之佃者何人敢承查得
嘉靖六年曾經總督南京糧儲右副都御史杭淮巡

視屯田監察御史唐勳王世爵等屢次題行欲通查各衛墾荒田若干頃畝坍江者悉與除豁拋荒者俱作改科所缺額糧將各衛新增田內每畝加銀分釐通融處補以足原額虧欠之數酌量事體似爲永久可行之規詢訪輿情俱各稱便今大約計算勘實各衛坍江田地四十五頃二十一畝一分委實崩坍合應除豁拋荒比較田地四百七十頃的係久荒難於開墾若非薄稅改科必無願佃之人矣合無照依都御史杭淮等官所議將前項坍江田畝悉爲除豁比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四

較荒田俱減作改科計缺額糧共三千五百餘石通衛新增田地三千四十八頃每畝加銀五釐共加出一千五百二十四兩每糧一石折銀五錢准備欠額糧米三千四十石又查三則之外有三升二合等項之田此項田地俱係成熟年久俱當陞作五升三合五勺共陞出糧四百七十五石足以抵補原額而無虧欠然後出給曉諭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擇便開坐畝段俱赴本衙門告領戶由開墾耕種永爲已業量寬二年租稅待三年之後田已成熟一體征收

如此則有力之家貪圖輕稅廢幾出力承佃矣再照中間有等田地坐落和州等屯荒廢久遠措力極難則雖薄征改科人未必願佃者又不可不預爲之計查得紅牌事例承佃故軍田地戶由每戶不過二分近年以來各衛故軍好田槩被軍官戶內舍餘侵領每戶領戶由十紙二十紙者有之硃瘠不堪之田俱着貧軍領佃賠補稅糧最爲作弊合無通查衛所戶由每戶多領二紙以上每三紙者着領久荒田一分務要立限開完回報如不願開者即將戶由退出另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五

召有力之人承佃每三分戶由帶領荒田一分將見得三分熟田而領一分荒田未有不願承佃者矣如此則前項久荒之田俱可耕闢待十年之後成熟已久仍當復作比較國稅可增人心亦願如蒙採擇施行則屯無曠土軍有餘糧屯弊庶幾可清矣

興利政弊以裨屯政疏

方日乾

嘉靖年任

欽命巡按南京應天鳳陽滁和等府州縣清理錦衣等四十二衛屯田照依清軍事例三年滿日差官更替自揣微才莫勝重寄奉 命以來已經三年計日雖多全無寸補用心徒切實有餘慚但巡歷久而風土浸遠咨詢遍而利病頗知得於目擊耳聞未敢條分縷析姑以至切要者言之夫興利莫先於賑濟補弊莫急於坍江賑濟預則饑年不至於逃竄坍江補則窮軍不苦於包賠屯務最切要者宜無有過於此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六

也謹以便宜二事具本奏陳如蒙 采納實軍民之福也

計開

一曰備賑濟 臣惟南京各衛操備駕船運糧各項軍役固皆貧苦然未有如屯軍貧苦為最甚者蓋各項軍役俱有月糧可資屯軍則自食其力輸糧於公牛具種子備不及時收成鮮薄僅足為納糧贍家之用一遭荒歉輒至流移宣德成化年間屯所饑荒陸續借過應天府常平倉糧四萬餘石賑濟軍士賴以

存活自此以後歷弘治正德至今五十餘年饑荒累見不復聞有賑恤之舉蓋由本衙門自無蓄積饑荒之際欲頻借貸勢固難為奉職之臣坐視軍士離散再無別處至於弘治年間巡屯御史亦曾建議欲於各屯設立倉廩將本衙門一應問過詞訟賊罰紙價銀兩買穀上倉以備賑濟亦一策也但各衛三十六屯地方四散若蓋草廩約有數十餘所土木工力先難措辦且無均徭斗級看守人役謀議疎濶事寢不行 臣看得各衛屯所俱雜處應天等府州縣地面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七

奉 命以來問過賊罰紙米贖罪等項價銀紙價以十分為率八分除解南京都察院作正支銷二分本衙門公用外查得罰銀尚有一千七百餘兩贖罪稻穀三千二百餘石見貯各府州縣倉庫趁今豐成之際動支前項銀兩差委廉能官員照依時價收買好穀并原贖罪穀石俱仍貯各倉自此以後但問過賊罰紙價逐年查考收買穀石貯積各收倉廩若遇有大荒之年審實極貧軍餘各就該地方倉廩支領造冊奏繳庶倉廩無創立之煩關支有附近之便深為

便益再照南京總督衙門總理屯務各年批發各司詞狀贓罰紙劄贖罪穀石數多亦俱貯各府州縣庫倉如蒙一併存留以備屯田賑濟如此則稱穀益多賑貸有賴屯軍不致失所矣

一曰處坍江

臣惟南京各衛所屯田大半附江原

無高堤捍禦江流只靠沿堤栽插柳樹潮水一漲漫不可支年復一年江形漸移附近田土漸次坍沒其未沒者江潮往來亦成廢地近年子粒俱係各軍包賠甚可憐憫臣於嘉靖八年已經遵命處補坍江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八

田三十九頃餘畝由是以來又經三年近歲江湖尤為橫暴濱江處所復多坍沒本年正月內據和陽等衛陸續呈報坍江田畝數目并各軍賠糧情狀到臣最為困苦查得臣先年處補荒田剩有餘糧七百一十餘石及陞科過營房等地餘糧約有二百餘石皆係額外聽補坍江之數今據該衛呈報前情除一面委官踏勘外竊惟田去糧存實係弊政屯種貧軍難以貼極貧之戶未免賣房鬻子償納前銀若不極為分豁誠恐賠納稅糧不堪逃亡相繼成熟田土亦

轉拋荒如蒙乞

勅戶部轉行南京戶部委官一

員會同踏勘果係坍沒量與分豁額糧虧缺卽將前項積出餘糧補足原數如此則國課不缺窮軍亦裕矣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九

議處急缺段正銀兩以寬民力疏

陳堂 隆慶年任

臣等近接邸報 內承運庫太監崔敏等爲急缺段正事諫工部議覆奉 欽依咨行應天等處撫按官動支無碍官銀督令有司織造各色段疋共計九萬七千九百有奇分限三年解運以備 供用賞賜等竊惟 陛下旣爲好仁之君則下當有好義之臣府庫之財皆 陛下之財供輸役使皆臣下之事 臣等豈敢有所置喙顧念昔人有言天地生財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十

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未聞有以無碍官銀之說干 天聽者也無碍之說起於貪墨之吏陰取下官以充私餽近者 陛下綜核吏治簡任賢能其貪墨不仁者若遠去於舜與湯之世卽有一二倖進猶當斥逐不暇獨奈何以其說而貨取下民爲漁獵之事哉 臣等仰窺 聖意蓋以額外之賦業不可加而 內庫之用又不可缺故從權宜爲一切不得已之計以爲無碍官銀不取於民而亦不費於官旣又恐倉卒難辦分作四限解運誠於征輸之中寓寬

恤之意所以體察民情者亦旣至矣 臣等竊恐下官

承望 風旨避咎者多而執法者寡萬一奉行未至

率以爲 陛下之急於供用也必至掇括公帑以

充之掇括不已必加漁獵漁獵不已必加科派科派

不已必加筆楚股削之下遂成怨號戕百姓之膏脂

以充庫藏 陛下豈樂聞之哉茲者應天府查照

坐派數目諫各色紵絲紗羅綾錦等件九千五百疋

段每疋酌量舊規估計料價工銀一十二兩零總計

一十二萬兩有奇一府如此他府可知直隸如此他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十

省又可知以九萬七千九百餘疋成數計之計銀一百二十三十萬矣已經查無無碍官銀盡派里甲丁田加納織造 陛下聰明固不料其至是也然而轉輸解運所費不貲之數猶未與焉兼之貪墨之吏乘機而額外倍剋私充囊橐又所不免閭閻愁苦千態萬狀語曰公家之金一田野之金十自一百二三十萬之外其間意外之費尚可以數計哉 臣等愚昧以爲與其取之無名之官銀不若取之有常之經費與其科派於無辜之百姓不若取足於逋負之頑民頃

者戶部爲急缺 上用銀兩事查該浙江等省蘇州等府拖欠應進京庫金花銀自嘉靖四十三年起至萬曆二年共計一百六十餘萬兩已蒙

陛下明見萬里洞燭勢豪恃頑不納領解員役侵欺之弊責成各撫按官照考成簿內完解又爲議處改督事例贓罰納解等事查該各撫按官贓罰銀兩有

二三年間全不解部者亦蒙 陛下詰責著令今後依期完解以上贓罰銀兩十分爲率除二分備賑

四分解部濟邊者不敢輕議外尚該四分查係工部

十一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十一

額數近以不事營建方行政議此固戶部之數所本無而織造又係工部之所自出者也至於金花銀兩

原諫歲辦備供 上用與今題奉 欽依織造

段足事體相同以 上用之歲銀供 上用之

段足宜無不可 等斟酌權宜議寬民力竊謂今日

之急莫如查該地方撫按官萬曆二年以前未解贓

罰銀兩扣該工部四方額數并前金花銀兩萬曆二

年以前拖欠侵欺者盡法追出不必解部通融筭計

各該應天等府州浙江等省一切原議無碍官銀並不許分解額外派及百姓如尚不足及追徵不前倉卒難辦者又查工部歷年額派四司料價亦自萬曆二年以前或未徵或未解或侵欺者亦要追完那用湊補務足織造原數支費其無前項拖欠銀兩地方免其織造比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在上則爲經費之常征在下則爲歲辦之舊額在戶部不損其原數之所本有在工部不失其職分之所當然一可以懲積逋之臣民一可以充目前之 內帑無槩及無辜之民無巧中黷貨之吏如蒙 勅下戶工二部覆加會議如果 等所言不謬查照隆慶四年題准議將嘉靖四十四年起至隆慶三年止歲造拖欠并見年未織數內改織解用事例斟酌施行天下臣民之幸也 臣等之幸也 臣等又嘗聞之明君必先節儉以惠民人臣不諱直言以進諫天下有迹若逆耳而實所以爲將順者 臣等之言是也 臣等恭遇陛下御極之初嘗 詔天下有曰一各處織造絨褐紵絲紗羅綾紬等項除額辦成造并工部奏派之數

照舊解運外其陝西蘇杭嘉湖并應天府等處差人坐守織造者悉皆停免已織完者照數起解未完者并已徵物料交與所在官司准作歲造內支大哉

王言天下信之後世傳之史官書之豈不洋洋謨烈稱盛美哉昔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節帷帳於書囊或有言其儉者曰朕爲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世稱殷富極治今陛下自初政以來歲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筭帑藏畢盡民力凋耗卒有不虞復當重賦而乃又坐織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十四

造似與 詔旨不相似此 臣等之所未安也頃者恭接邸報諫司設監太監曹憲爲年例缺少物件事奉聖旨目今內庫錢糧缺乏取用不敷你每體朕崇儉節財之意有可減省的會同司禮監議處來說不必拘定舊例欽此及諫本監查減又蒙 陛下嘉賞

吾民至厯

天語叮嚀務要汰去無益不許各衙

門造辦等項動引舊例朦朧奏討卽此

陛下樽節一念雖文王視民如傷之心何以逾此天

下臣民間之莫不仰聖人之在上方幸知有生民之樂詎乃又有額外織造 陛下以爲諛庫段疋歲

造之外所供賞賜者果皆有益耶無益耶據稱嘉靖三十等年事例所謂援引舊例否耶邇者輔臣接出聖諭十二事首日謹天戒而以樽節用終之

陛下妙齡聖哲凡此皆爲 明見之所及矣方今四方 奏報災異倍於曩昔兩淮太水無日無之而又各處春夏亢旱雨暘不時米價騰踊天降黃塵白日星殞邊城旌竿火光禾傷冰雹天鼓時鳴地維震撼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十五

日食無光浙潮海嘯皆天之所戒而 陛下之所謹者 臣等愚昧竊以爲欲格天意必順民心自古未有民心悅而不可以得天意者信如躬行節儉約已裕民卽所謂悅民之大端也 臣等惟願

陛下自今以始戒其所已往杜其所將來執 詔書堅如金石持獨斷信如四時勿以小善而不爲而忘漆器象箸之戒勿以小勞而輕賞而忽繁縷敝袴之微貴近之請乞欲保其終當防其漸俾享太平之福於無虞錢穀之蠹穴欲節其流當塞其源俾培

國家之脉於有永容該科之封駁如 陛下所謂
朦朧奏討者必以 上聞容該部之執奏如

陛下所謂無益之費者不嫌停免務使崇儉節財言
行不悖納諫從善上下交孚斯庶幾乎百異消弭而
衆祥浚臻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 臣等叨列言官又
目擊 畿輔之民不堪加賦遂不知忌諱誠冀有益
毫毛伏惟 陛下少留神明厚自修而薄責 臣等
以罪不勝悚慄俟 命之至

乞定錢法規制疏

唐 裔 萬曆八年任

臣惟財用在民而利權之操縱則在上而不在民利
權在上而奔走以導利則在民而不在上自古有一
代之興必有一代之錢有一代之錢自供一代之用
其間設法調停俾疏通而不滯者固自有道也仰惟
陛下因錢法之難行不靳再三申飭言官之所建白
部臣之所議覆不啻詳矣其在于今乃有未盡行者
南京係都會之區行未數月竟停壅而不達南京如
此其在外府州縣可知矣毋怪乎噪攘者之紛紛也
進言者以爲私鑄之混官鑄也即今私鑄者且獲重
遣矣以爲新錢之濫惡也而舊鑄之堅厚者自在也
一槩不行其故難知矣 臣愚以爲有二端焉價值之
不歸一也督責之太驟也何謂價值之不歸一也發
錢之初議有成價每銀一分或錢八文或十文行未
幾八文者或改爲十文矣十文者或改爲十二三文
矣匹夫持尺寸布粟入市易錢不至盈百旣而以錢
易他物則其價又若十指然矣自匹夫而上其積錢
愈多則其虧本愈甚甚至積于無用能令不悔其始

之受新錢耶欲望其行之久也難矣此其故皆起于市井壅斷之徒設計奇贏陰爲轉移而致然耳伏乞勅下諛部轉行撫按衙門將各處官錢鑄合式之錢立爲一定不移之價刊刻成數頒示中外毋致先貴而後賤毋致日異而月不同而市井壅斷之徒嚴爲體訪懲一警百若是而錢不行者未之有也何謂督責之太驟也鑄錢一出則官府急急焉速爲示諭某項給錢某項納錢某項不許收錢某項不許並用有不若令者刑罰且隨之愚民轉相淆惑以爲今日之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十八

使新錢非正直也乃官府以法驅之也他日官府一弛錢將焉用也此其所以展轉趨而錢日壅也夫以銀易銅以銅鑄錢錢卽銀也何至以刑威迫而使之重自疑畏也伏乞 勅下該部轉行撫按衙門諭令各府州縣將新鑄萬曆之錢與我朝 列聖寶號之錢相兼行使不致舍彼而取此不致遺舊以專新從容導引以期民之信從若是而錢有不行者未之有也再照財者民之命也人情者 聖王之田也大學論理財而本之絜矩要之使民各得分願也曾

見雲南巡撫饒仁侃奏雲南一省自來不知錢法夷人行使不通乞要照舊以安民俗奉 聖旨雲南地方旣不用錢不必鑄造其見在庫藏着貴州差人諛省搬取以資兵餉價銀免解還欽此仰見陛下行錢之令原無成心未嘗用此以苦民也五方風氣異宜膠於故常而駛於新制恐不但雲南一省爲然也伏乞 勅下諛部轉行撫按衙門再加查核如原係行錢地方上緊着實舉行務在設法疏通倘有積習已久不便行使者不妨明白開奏以便裁奪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十九

毋得隱忍遲回以釀厲階此實用法之深仁而亦順治之大權也統惟 陛下留神俯賜施行

計足京儲疏

劉寅萬曆十八年七月上

竊惟王者之政以食貨爲先天下之人以積貯爲命故人君視民如傷而散財發粟成賦中邦而養軍衛民者蓋以兵農合一生養不容以偏廢天灾流行有備斯可以無患古人有云國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彼荷戈執銳之士嗷嗷待哺在上者不能謀之於目前人心誦誦識者憂之此時政所當亟圖者莫有過於此也恭惟我皇上聰明仁聖軫念民瘼因江南旱傷遣科臣遍歷州縣分賑百姓矣而又惠及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二十

軍餘該南京都察院奉

旨劄委

臣親至屯所賑

過九萬有奇一時軍民老弱匍匐升斗以延旦夕孰不鼓舞更生歌詠

帝德乎誠曠古一見也然

臣

切思之軍餘之衆旣已蒙浩蕩之恩而食祿之軍

不可無桑土之慮邇來倉米不足二年之支尚可泄

泄然不急救濟之耶原任御史黃仁榮因軍衛冒支

不相關會而欲設御史一員科臣徐常吉以節年拖

欠程督不嚴而欲設御史二員無非謂軍儲匱乏而

建白耳

臣奉

命巡視鳳陽府等處倉糧兼理京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二十一

倉已閱月矣切見京倉有部臣以總督之憲臣以按治之監收諸臣以分理之查糧廳郎中臣以稽查之官非不備也舉刺者原在總督權非不重也而應解額糧所以節年逋負者豈特歲時之凶荒小民之拖欠亦以官府之急緩糧里之侵費耳而解到者則有官攢賞例歇保需索衙門使用船脚艱辛百孔千瘡不可枚數夫始而苦于征之難繼而苦于解之難民益困迫而拖欠有由然矣彼各省直皆有管糧官終年不一經心催儻設法追徵則建官之謂何此而無以勸戒則人心懈矣又以百姓之脂膏充奸猾之囊橐利歛剝削肆無忌憚則法紀之謂何此而無以懲創則人心玩矣可不一振肅之哉故于彼速爲之催于此嚴爲之禁皆今之急務也夫京倉御史不過掛號驗米故先年併之一人所以前者冒支而不相關會亦視之爲贅瘤耳向使如科臣近議假之事權俾糧儲所由地方皆得管轄舉劾則人未有不畏而事未有不集也此亦易爲者哉且天下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然未有不自上積之而能散之者也惟

改折則本色漸少蠲租則輸納漸微賑濟則 內帑漸虛茲京倉無二年之儲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矣不及此時于節年拖欠者申飭叅罰立限完解則倉廩何由而充軍士何由而食也況京軍五十二衛所乃 祖宗根本之所係歲支百餘萬石乃軍士性命之所關而其氣素稱驕悍易于鼓噪當事者必日爲訓練而後可責其信服嚴加約束而後可制其強項厚施愛養而後可望其效力設或一日糧有未給則衆志危疑其爲 國家之隱憂豈眇小哉夫催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王

徵則倉糧日至而居常恒損於浥爛見今奉議修倉已有專官矣科臣郝世科復言及此無非欲責成之意 臣查南京二十七倉廠多者至二十餘座少亦十數座率皆傾圯茲鼎建者間止有數座且砌築未乾遽難就緒邇來雨澤沾足儻年豐登而歲入且近百萬議留漕糧至百有二十萬一旦湊集則司庾吏惟將舊廠因陋就簡以蘆席墊覆之耳難乎免於昔之患也莫如每倉擇其墻垣完固梁柱堅實者或補瓦或鋪地或鋪板或修氣樓料理即可堪用而大修者

漸次舉之務令堅固不可苟且塞責且二十七倉相距甚遠勢亦未易周遍若一瓦一椽一堵之拆俱待專管者親至估修亦不憚煩矣彼監收諸臣日夕在倉支放可以秦越視乎自當相爲協贊凡有損壞隨即令葺補約所費若干諛用錢糧專管者給之驗之可也夫督修者務其大不遺其小監收者分其責不攬其權義在急公又何嫌忌之有值此創造之日而爲萬全之計豈不一勞而永逸乎 臣待罪巡倉耳聞目擊於其職掌不容隱默今查各處屢年拖欠糧米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王

開揭送部爲此冒昧上瀆 天聽伏乞 勅下該部移咨各省直撫按轉行布政司糧儲道催解凡一應倉中利弊容 臣次第查行至千舉勅之可否則在部院從長酌議事理自有至當非 臣草茅所能與也

乞脩屯政疏

彭而珩萬曆十九年閏三月上

臣荷蒙

欽命巡視南畿屯務受事以來見屯政

日敝亟圖一整頓之頃巡歷鳳陽等府地方到處諮度於一切利病亦且耳而目之矣大都屯額暗耗致虧課程則清查當議屯官冗濫致有包侵則催征當議屯災改折不得其平則折征當議此其關於利病最切而整頓所必先者臣有慨於衷謹以一得之愚列爲三款冒昧上請伏乞勅下戶部覆議如果臣言不謬懇祈聖斷允行釐奸布利在此一舉其於國家兵倉大計未必無所裨益矣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三十五

計開

一議清查夫屯田之壞壞於名存而實亡則隱占與典賣二者是已南畿屯田固多然所在膏腴之產軍不得種如諛管指揮千百戶輒垂涎奇貨而欲居之就中隱占不知其幾矣夫軍田官占名爲屯而實非屯也典賣一節官與軍俱有之官與軍通同者有之展轉典賣一業更至數主者甚至盜典盜賣者亦有之夫公田私售名爲屯而實非屯也斯二者固積弊

之大較而其飾弊則多端或以詭名佃或以逃絕開或託之拋荒或託之迷失隱奸種種孰從而辨之屯額日耗屯糧日逋大抵坐此今不着實查刷勢必至於大壞異時欲收拾難矣南畿各衛所屯種坐落各州縣地方宜及今行委衛所掌印官會同該州縣正官單騎履畝博訪廣詢前項弊端大加撙剔倘覺察有所不到被諸人首發者責有所歸官軍有犯但能先期自首者准改正免罪係查出者究問如律清查竣日經手各官仍會同造冊報臣衙門要見會勘田畝的數以憑覆覈報部查考所有清出田土分給軍種來年實征准以新冊爲額其各衛造冊計費不多量於庫貯新增銀內處給不得指稱科派在事官員有能不避勞怨秉公摘發清出田畝數多者容臣酌量報部紀錄或有徇情行私苟且塞責及因此擾地方者亦容臣據實叅究庶查刷有法田額可清而錢糧亦因之以清矣伏乞聖裁

一議催征夫屯糧不完不皆旗軍之逋負多因管屯官之侵沒邇來設有考覈叅罰之例然止叅指揮間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三十五

及千戶而百戶不與焉故侵沒惟百戶爲甚南畿管屯百戶冗濫極矣下鄉征斂如蟻聚殫騷擾剝削無所不至包攬錢糧有一石倍收二石者有今年預收明年者額外倍收而正額未必輸之庾帑新糧預收而舊糧猶以未徵爲詞查及未完槩稱軍欠孰從而覈之延捱歲月必至於蠲朝廷蕩恩皆此輩所冒以爲厚利而于軍困毫未甦也並欲照例叅罰以示勸懲而官冗格卑寡廉鮮耻有叅罰不足以爲懲者將奈之何揆之事體惟汰其管事爲便焉何也一衛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三七

有一指揮一所有一千戶催征之力有餘官催旗甲旗甲催花戶指臂之勢易使胡不做有司征民糧之法行之折色投櫃本色上倉悉令花戶自輸倉有定在固無庸設櫃設於衛所衙門之內所以示公仍量委首領文職一員會同指揮千戶監收銀滿千兩卽解所在官司寄庫一切加耗預收等弊嚴行禁革花戶有拖欠者許旗甲報官勾追其屯地寫遠花戶有願赴旗甲代納者聽其便旗甲革去積滑選軍丁殷實者充之如是則將焉用百戶哉夫軍民同一糧也

指揮千戶譬則州縣長吏然旗甲里排也屯伍編戶也衛所之糧豈能多於州縣州縣以一長吏催科不爲少衛所何獨不然必欲假手於衆百戶是猶以丞簿雜然侵長吏之職政出多門欲民安事集難矣故不用百戶則包侵自革額課自完上不病國下不病軍且保全此輩不致罹法網尚亦有利非病之也倘不欲盡汰止可於衛所量備一二員協同經收亦不得容其下鄉爲害伏乞 聖裁

一議折征邇來災祲頻仍屯糧子粒無歲不折矣見行事例十分以至八分稱爲全災每石折征銀三錢次則七分以至五分稱爲輕災每石折銀三錢五分其四分以下仍征本色此係嘉靖間御史沈一定建議題 准遂沿爲例令雖用之往往稱不平看詳此例誠不無可議者蓋災之輕重或相倍徙折征等則亦宜相稱十分全災五分半災相去甚懸一征三錢一徵三錢五分其則不遠此果相稱否耶况查民災事例應征應免等則不齊大都因其災而低昂之期於適均焉耳屯災與民災何以異顧可使有不均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三七

之歎哉叅酌通變宜以十分稱爲全災每石減銀五分實折征二錢五分以五分稱爲半災每石增銀五分實折征四錢其九分八分爲重災征銀三錢七分六分爲輕災征銀三錢五分四分以下征本色各不妨照舊斯則增所當增豁所當豁而輕重各得其宜以所增之贏抵所豁之詘而會計可以相當雖經久行之可也既定折征之例當重勘覈之規年來報災者多而覈實者少則有司不任事之過也合無

申飭州縣長吏今後勘災務躬歷郊原辨驗荒熟酌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三十八

定分數毫不可爽勿假手羣小以滋奸勿抄謄衛冊以塞責有不率者議處夫勘災不淆則折征之例不爲徒設矣再照屯官征收利在折銀而其弊視本色尤甚沿門箕斂任其壓秤窮簷茹苦安所控告并投櫃之法行相應較發天平法馬當官秤兌京衛行南京戶部外衙門諛府州各如式鑄給衛所官有不依行者查出叅治省一分則軍受一分之賜也伏乞

聖裁

敬陳倉場未議疏

章守誠

萬曆二十年三月

臣聞之法不敝不與更新而更敝法貴於慎始易曰先庚三日先庚者叮嚀於事之前後庚者揆度於事之後言慎始也邇南京倉糧冒支數目法甚敝矣荷蒙皇上俯從臺省之請部院之議將巡視京倉并京營御史不妨原務兼攝爲其事相關分相屬也臣猥承明命適當事始敢不慮後懲前勉釐奸弊以佐一時維新之政顧弊之生也其枝蔓於下而其根伏於上所貴乎善治者不能必下之不爲弊惟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三十九

吾根本所在何如耳今臣所獻凡七事責成於上者恒詳而防閑於下者恒略夫亦求正根本之意也如蒙皇上勅下諛部酌議倘果芻蕘之見可備採擇卽爲題覆施行豈惟京衛官軍有賴而留都重地當益安於磐石矣

計開

一議查考收糧夫收糧之法期於乾潔昭然載令甲矣乃各州縣糧解聽信歇家希圖作弊而官攢軍斗又從而垂涎之常例入則未乾報乾未淨報淨雖

甚濫惡亦爲容隱此其責在監督也今監督諸臣禁諭固已嚴明閱驗固已周悉然不設法稽查恐苟且易安勞怨難任或掩嚴於目前致釀患於日後土餽塵糗不可爲炊又將誰任其咎乎臣謂宜令設收根文簿一扇開列監督諸臣姓名及該管倉場每收一縣糧完填註某年月日某倉某廩某縣糧米若干付之掌記以備查考若後放糧之時驗有朽爛揀和弊在收糧者卽本官陞任亦聽總督指名追論庶人懷遠慮則事有實功而太倉粟紅效可期矣伏乞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三十

聖裁

一議預驗放糧軍士月糧待充枵腹糧不堪則嗷嗷焉賴何怪其脫巾而呼也有等官攬員役慮糧虧折計將碎席土屑之類陰入其廩以致各軍支糧用錢買囑扒夫求領好米此其上干國法下失軍心爲何如者然猶其小也脫米本欠乾加之收藏不密濕蒸爲熱米腐成灰放者持籌領者荷擔弗與則軍弗散與之則軍弗受弗受而強之強之而不已將艱然闕然其禍恐有出於意外者可不爲深慮哉臣謂宜

將應放倉糧先期啟驗如有前項情弊卽便呈報總督會同巡視根究作弊緣由一面指實叅奏一面換版支放無待軍士要求臨時更換致傷大體各軍並不得違拗生事擅起釁端庶士有宿飽亦無譁伍而國家有常伸之法也伏乞

聖裁

一議查糧部臣冒支之弊其端非二其責在查糧廳也支糧尺籍姓名非不詳具按之則有而爲無者有逃而爲在者有未娶而爲有室者甚至有改一爲十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三十一

改十爲百者自查糧之案令一發各衛官卽奉之以請查同而唱籌給糧矣職掌所關之重如此而奸弊叢生曾不覺察亦何以察糧稱哉萬曆十七年羽林等衛冒與倉糧事敗叅治止於武弁而不及查糧亦倖矣查糧一年差耳卽差俸深部臣何碍陞轉今不問其才品率以俸最淺者充之安所望能其官耶臣謂宜選資極深素稱廉幹者任其事差滿之日該部考其任內有無摘發情弊分別稱職與否題請定奪倘有徇情隱弊或失於覺察與衛官一體叅

論庶治人與治法並行而冒與之弊可清其源矣伏乞 聖裁

一議給散糧籌冒支之弊其孔竅在根冊其吃緊在糧籌而唱名給散各衛經歷事也經歷一人之耳目固不能舉一衛軍士盡而識之而各所有親管各軍有隊伍則未有不識其情僞者故凡逃亡虛浮之數官識朋奸捏故不到直俟衆軍既追或顧人或類領而籌已入奸人之手矣蹤跡詭秘氣焰要挾即經歷明知其非恐與官職牴牾莫敢究詰此其弊不可更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三十一

而理乎臣謂今後糧籌宜令衛經歷會同親管千百戶當堂給散仍令諛所識字及同伍軍互相認識如有可疑即時首發不到者不拘有無情弊經歷官詳列姓名具申總督巡視衙門行提查究又每月查糧巡視總督出其不意間掣一衛親自按冊散籌巡視御史差滿聽將各衛經歷從公獎戒以示勸懲庶綜核有要奸弊自消而冒與可永杜也伏乞

聖裁

一議裁革委官軍之有糧與馬之糧皆武備所繫振

也糧籌既掌自經歷料籌又付之委官每年終另委更替各衛千百戶之無差者營求充管初委有常例領籌有錢大都剝馬之食以食人人肥而馬日瘠矣又甚有盜當官籌得錢私費領料軍無籌則塗墨於面以爲驗認其名曰畫臉如興武衛百戶范繼祖自十八年領籌一百五十三根盡行當用十九年委官化從善呈舉究治至今籌無不落徒滋培尅無補軍儲惡用此輩爲哉臣謂各衛草料委官委宜裁革原領籌令交納經歷照依糧籌事例按月給散仍將范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三十二

繼祖當籌情弊及受當人通行查究庶省一官則軍省一官之費而草料可無虛糜也伏乞 聖裁

一議追賠虧折各州縣糧解在江浙多包自棍徒在湖廣多包自船戶遇有虧折皆積猾之侵牟也自合責令本縣照數賠還但本人每托言別故以自便其私而有司又偏聽姑容以自文其故遂不問典守之責不問蠹耗之由重派闔縣追補還官彼豈不以千百之數責之一人難升合之數責之百姓易而不知

賸剝窮民保全狐鼠固仁者所不爲 國法所不赦
如黃岡縣解戶王得富虧折十四年糧米一千八百
石應城縣船戶周良璽侵欺十五年糧銀二百五十
兩皆自闔縣派還此何法也至於遇風漂沒理固有
之然解官糧長通同侵匿而沉舟飾罪者焉保必無
若不酌量情罪一槩重派不惟輸納者令再納不勝
其剝膚之苦而典守者縱之失事益啓其玩愒之心
豈所以創遺奸而重民脂哉臣謂凡額糧虧折宜儘
本解家產追賠不得重派小民卽有沉沒亦不得徑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三十五

聖裁

一議久任總督夫總督之繫於儲鉅且重矣內之表
率部屬以督收支外之彈壓有司以督完欠下至倉
官贊斗衛官軍士解官糧長胥吏歇保靡不賴總督
之權以成振肅之治非得人而久之無益也近年以
來居是官者席未及煖忽報陞遷卽有治 國如家
之臣思所爲興除利病亦未免朝行而夕格甲是而

乙非案牘沉埋奸弊竊發以是而爲人擇官則可以
是而爲官任人則不可奈之何舉糧儲之重而屑越
視之哉臣謂總督大臣今後宜令久任如期考滿勞
績懋彰合無比照戶部總督倉場加以尚書職銜照
舊管事不得仍前旋推旋轉庶乎官有常職事可責
成而亦兩京倉儲並重之道也伏乞

聖裁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三十五

議邊餉部入疏

揭廷諫

萬曆二十年六月上

臣近接邸報延綏巡撫賈仁元一本虜衆謀犯兵食
缺急懇乞 聖明俯賜預處以圖自固以裨防禦
事大略爲陝西邊餉拖欠甚多每年請預發銀二十
萬兩軍士猶然缺乏卽今各路軍士約欠月餘一年
未補共諒三十六萬七十餘兩已經部覆將二十年
例銀酌議足濟時艱而會計見存折色僅僅足支七
月且虜聲內犯議處宜先奉奉以給客餉催拖欠爲
急乞奉 聖旨諒部作速看議來說欽此 臣讀之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三六

不勝酸楚不勝疑懼夫苦莫苦於邊軍無論昨夕警
於斥堠生歎懸於旦夕卽枕戈衽革沐風櫛雨較他
軍不啻霄壤所有月糧雖毫釐不可少況積而至於
數萬乎雖時日不可待況延至於一年乎當事者苟
非盡心優恤思患預防而胡然以枵腹待哺之狀詳
疏以聞也仰知 陛下卽出 內帑不恤矣乃含
糊積歲不一設處此不獨非 國家養士之意而當
事者亦不近人情不慮禍患甚矣苟非賈仁元魏學
曾查處會議以 請也延綏不爲寧夏之續乎 臣固

因而論之變之成也其罪在上不在下何也生殺予
奪上之所操以制下者自下于之也變之起也其釁
在上不在下何也饑寒疾苦下之所執以望上者自
上拂之也上拂情則下干紀總之皆當事者之過也
賈仁元亦庶幾懲殷鑒而濟時變矣或者曰兵弄潢
池效尤潛伏此而查歷年之欠糧爲數年之補給不
幾于惠襲而長驕乎 臣以爲月糧之查給論理之可
不可不論士之驕不驕理可與而執驕士之說則嗷
嗷待哺之衆恐不能以安靜俟也與之而驕不愈于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三七

脫巾而呼乎廼 臣之所憂則有不在是者蓋延綏有
內犯之虜患他鎮未必無叵測之夷情延綏有經歲
之欠糧他鎮未必享全支之實惠延綏受積年之查
補他鎮儻亦有仰給之同心此皆事勢人情之必至
者今延綏而年有二十五萬之預發也部中可常繼
乎他鎮而有比例延綏之請也部中可靳與乎客餉
而可那此借彼也客兵苟至能無望于部中乎不與
則無以救目前之急頻與實足以貽難繼之憂是不
可不思爲計矣 臣以爲諒鎮糧芻原發解京轉發則

可今止以陝西各府拖欠之故而欲以天下之樂輸補一時之逋負豈獨非王法殆亦非人情矣且查買仁元疏內西安等府折征虧折及十四年以後拖欠本折五十七萬五千九百五十有零查計該鎮月糧是拖欠者幾足二年之用使各府而無欠也則二十五萬可免預發軍士可免歲欠而買仁元亦可以無請矣奈之何不追彼以與此而日損內以益外乎頃見部覆亦奉 旨督責該省撫按司道先嚴有司催征之限續禁該鎮額外之求誠深恩哉我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三十八

皇上之神謀睿斷蓋以權時艱嚴玩愒而懷遠圖矣臣以爲西安等府以前官吏弁髦王法致使腹裏百姓任情拖欠胡越官軍日積月累竟至數十萬置之若罔即嚴限追解孰曰不宜但邇來三秦之民岷洮虜犯瘡痍未瘳水旱頻仍閭閻愁苦即見年錢糧且已完納不前今欲以積年之逋負催征于一時數十年之糧餉責備于一旦無論民不堪命而有司亦不勝追呼之擾乎况今寧夏之變全陝搖動人情疑畏苟撫綏無道催科過嚴恐非地方之福也相應行令

彼處撫按轉行司道先責有司將各應解邊儲錢糧自二十年起不許拖欠分毫而前項銀兩據難輕易催征務須因時酌議多方調停毋假帶征而有加征之弊毋借新納以抵舊欠之科狡猾不至欺隱良善無容賠累優恤軍屬之中毋存愛養斯民之意庶幾邊計民生兩得之矣臣復思之天下者公帑之外府也亦九邊之內府也今以陝西而即有數十萬之拖欠則各省可知以邊儲而且任意推延則部入可知此何時也寧夏苟一蕩平犒賞豈容數計秋來防禦多事各邊仰望不貲該部之需誠岌岌矣伏乞勅下該部及各鎮督撫衙門將各省週年拖欠太倉并各邊應解錢糧盡數查出各省各年有無荒歉地方有無事故通融酌量定筭分數題 請欽限專責巡撫御史嚴督布政司欽限如數解京邊以濟緩急毋得藉口所屬追解不前即如有司一時難完先將該司堪動官銀備行借解徑自就便催補蓋戶部之拖欠在藩司而藩司之拖欠在府州縣惟布政無所責成則戶部日聽懸缺府州縣日逐延推無足怪者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三十九

若以借解立法則諛司既知太倉匱乏罔容任意稽遲彼亦嚴責有司不致懸缺貽害公帑庶幾其有資乎雖嚴那解之令括外藏之便此皆不得已之計那括而解亦必動經歲月恐無以濟緩急伏望我皇上俯念帑藏之歲入有數邇來之解給頻煩有司之追呼可憂民間之懸磬可憫大發內帑之積用濟目前之需則財流天府萬姓之困苦少甦恩自上方三軍之感激益奮內外安攘在斯有無均助耳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甲

陳倉庾利病疏

柳

佐萬曆二十三年四月

臣惟中都

陵寢在焉猶周之岐山漢之豐沛億

萬年根本之地也額設九衛所官軍以備環衛而其

食仰給鳳陽倉不屹然淮泗之間一都會哉顧法弛

于因循生于積玩陵遲至今而軍士嗷嗷甚矣臣以

固陋蒙皇上簡拔委之巡視國計民瘼有槩

于中久矣然不敢以恍惚風聽之言輕爲論列茲一

歲之中體驗頗得其詳敢以擔負已釋而不一效其

款款謹條爲六事冒塵睿覽伏乞勅下諛部查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甲一

議覆請施行地方幸甚臣愚幸甚

計開

一曰議改折查得鳳陽倉糧如江南各府原派折色者無論已江北鳳廬等四府原坐本色者十之九載在令甲所將實倉廩濟緩急者賴有此耳邇來水旱相仍苦輸運遂起而告改折矣膠固不通則人皆效尤狡猾解戶以改折爲詞然任意延緩不改不已甚者重賄諛司吏書陰受折色而至于通關批廻猶然本色也此其價不下六七錢而至支放則曰有三錢

之則在矣雖每月有冊報部然止稱本色收放孰從而核之是不半爲囊橐之潤乎請自今被災地方果係八分以州縣重災或應全折或應半折每石照折色舊例不得以意增損具文呈報夏災如過四月秋灾如過八月俱不准行若道府報不以實及該司私收改折者許巡倉御史查確叅奏伏乞 聖裁

一曰議改放查得各軍月根本折原無定額蓋通融相濟其意甚善第聞之萬曆十三四年間每年止兩月折色迨後本折相半矣至今則一年之中放本色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四十二

僅僅三月耳折色之入每石米六錢麥四錢而放則三錢此雖舊例然折色漸多軍士不漸病乎月糧多者一石少者止三斗是一軍一月僅得折銀九分

中都何地而令軍士倒懸若是請自今著爲令每年二季分照例以三錢放本色季分有本色則已無則以各州縣原解改折米六錢麥四錢之數與之謂之改折蓋軍士當得之本色而改之以卹民也欲以卹民而固可病軍乎如日恐出浮于入倘州縣不改折亦將以本色之半給之乎卽萬萬不然亦當量爲增

益則寬一分軍受一分之賜矣伏乞 聖裁

一曰平給散蓋錢糧者斂之則民之脂膏放之則軍之命脉不宜分毫低昂其間也據_臣所聞卽如往時給散班軍月糧每五十兩有短四五兩有短一二兩者付領班衛官分析呈驗而必責全數以塞各軍之口衛官不得已復取償于各軍名曰添封是掩耳盜鈴也習以爲常恬不爲怪其他可盡信乎宜令自今但遇分散糧銀不許專用衛官許鳳陽府于首領中擇賢能官一員先期詳報委董其事每月具放過數目及有無短少冊揭申報倘刻削如故御史得以三尺按之蓋首領隸在府屬在上則難以順指在下則不聽其利求軍士或庶幾其沾惠矣伏乞

聖裁

一曰明職掌照得鳳陽重地也軍儲重事也且計日待支豈容少緩 朝廷 特命御史彈壓而督理之則錢糧其所專者邇來有司積玩成風漫不留意已完在官者聽其那移領銀起解者任其花費及至發覺則又百方覆庇不曰那充官用則曰拖欠在民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四十三

必得寬假而後已如不得請則徑申別衙門朦朧完
銷如此是鳳陽倉糧藉猾吏而資奸民也請乞自今
申飭各該有司嚴加稽考如有那移侵欺等弊即行
申報各巡倉衙門究罪追賠如代爲隱匿妄申別衙
門以圖抵塞者許御史查實叅奏伏乞 聖裁

一曰專責成照得錢糧之拖欠責在州縣之玩愒御
史欲時時督之不勝其煩且褻矣各府管糧官非所
該催督一郡者乎舊日未有查比之規無由激勸况
今鳳陽倉逋負日多異日支放不敷恐有脫巾之患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四四

請自今責令各府管糧官每年會計到日將所屬州
縣某本色若干折色若干造冊申送御史印發催督
每雙月將州縣完欠錢糧數目填註冊內差吏齎比
每州縣管糧官吏有違抗者許府官具文申究御史
復命時即品功過而舉刺焉則提綱挈領而逋欠積
弊或庶幾少挽矣伏乞 聖裁

一曰裁衙役照得各處解戶言及本色輒應額橫眉
百方求脫蓋畏積年衙役朘削之苦耳此輩憑城倚
社自謂莫敢誰何肆無忌憚起家鉅富者往往而是

奈何以無辜赤子而聽此輩魚肉也以後御史出巡
細加廉訪如有貪奸玩法干碍錢糧者屬有司徑自
拿問屬分司會同管倉主事拿究正罪此亦懲一儆
百剔蠹安民之機括也伏乞 聖裁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四五

循職掌議軍餉疏

蕭如松萬曆二十八年五月上

臣以固陋待罪留臺仰荷

皇上委之巡視鳳陽

等倉竊謂中都根本重地

陵寢在焉額設九

衛所官軍以備環衛徵解各省直糧餉以養官軍綜

覈則巡倉御史有專

勅收放則監督分司有專

任法至備也倉場利病在前條議者非一人奉行者

非一日

臣自履任思與各屬諸臣勉圖報塞凡力可

行者行之力可禁者禁之一切事體總俟考成而後

敢聞于

皇上不欲以恍惚疑似之見嘗試于建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四六

白而數數請也頃因巡屯御史王藩臣綜屯政而議

及鳳陽月支三斗軍士改折之苦請增糧值蓋得管

倉分司貢外郎張一棟之揭而申其說已經部覆奉

有

欽依

臣復何言乃分司復難其行而請于部

近接南京戶部尚書張孟男題揭大意謂三斗軍

士加增已無從辨別軍借口比例猶屬艱難其議詳

而其慮可謂深遠者惟是疏中有據分司揭稱乞禁

改折清逋負則量增之議不煩更張之說夫禁改折

清逋負正

臣職掌

所為與分司計畫而約各屬者

不啻三令五申邇來各屬諸臣漸覺奉行若罔有背

但地方偶遇災傷改折甚非得已且查改折固便民

亦非病軍惟不可沿為常耳分司既有增糧之議以

悅軍心而又欲藉禁折清逋以報罷

臣恐議論徒多

總非實政調停未盡靡所適從無論將來有隱憂即

目前三軍希望之心未肯晏然已也

臣謹畢其說而

請

皇上定畫一之規可乎

臣查鳳陽倉設自宣

德年間每年額編民糧本色米麥共九萬五千二百

石有奇屯糧本色米麥共七萬二千石有奇又民糧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四七

折色銀共八萬八千一百兩有奇而壽寧倉不與焉

河南江南各府屬額解折色鳳廬淮揚四府屬額解

本色以地有遠近之殊故派有本折之異從其便也

本色例給守衛官軍折色例給班漕諸軍以行者樂

于輕齋居者樂于資養利其用也本色每石實收實

放折色米每石六錢麥每石四錢而給放則槩以三

錢餘者存留以備緩急以補逋負此非

祖宗朝創立收放之微權為千百年遵循之成憲乎

各軍月糧雖多寡不同本折各別而額有定數各守

故常卽月支三斗者無復他議惟因邇年廬鳳四府屬間有災荒暫將民糧本色議改折色每米一石改六錢每麥一石改四錢折解在官而給散于軍每石亦惟照折色三錢之例于是軍士失本色之實受折色之虧枵腹待哺噴有煩言矣夫糧有本色有折色此定額也本折收放舊有成規誠難以意增減也彼改折者改本色之米麥爲折色之價值不過一時權宜而安得額視之哉若米以六錢改卽以六錢放麥以四錢改卽以四錢放原非損上所有益軍所無亦

皇朝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四十六

只足其應得本色之數耳乃議放者指改折爲折色亦曰畱其半以備通融不知改折非額折比也倘民間不遇災不議改而以米麥解也亦將放其半而畱其半乎說者又謂民糧改折誠厚而屯糧遇災改折猶然三錢或三錢五分與民糧改折兼放若有不便不知鳳倉額編屯糧卽鳳陽九衛所與兩京衛之軍輸也以軍所改折者還以給軍卽厚薄不等彼何說之詞乎夫法無所因猶曰可諉臣考萬曆二十三年巡倉御史柳佐條陳倉庾利病惓惓乎改折改放二

條曾經戶部覆題內云臣等看得鳳陽等衛軍士護衛陵寢俯仰所給者獨有月糧耳乃今本色漸

少折色漸多况折色之入其值尚厚而放則止給三錢是于民無當而于軍則病甚矣臺臣條議及此無非恤軍戍固根本之意相應依擬咨行鳳陽撫按并南京戶部劄行管倉主事將鳳陽等衛軍士應支月糧每年本色二季折色二季除折色每石給銀三錢其本色米麥偶遇支盡卽以各州縣原解米六錢麥四錢盡數給散永爲定例巡倉御史按季查核如有

皇朝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四十九

積弊據實題參奉聖旨依擬行遵守在卷臣詳部覆之意蓋謂折色定額放以三錢給軍不可增其改折米六錢麥四錢給軍不可減也矧二十三年至今僅五易春秋耳覆題得旨赫然彰明豈彼時管倉者格而未行乎抑行之有碍而漸更乎可行而不行與不可行而不言臣所未解也今若不調停酌定而徒以禁改折清逋負爲詞萬萬不能箝三軍之口臣查原額本色應給守衛軍士者從前以來每年儘所收本色放盡方改折色未有限季分放本折之

額矧民糧本色派在鳳廬淮揚四府除淮揚所屬二災疲地方徵輸不前其他各府州縣亦每照常解報間或遇災請改雖無本色米麥而有米麥價值猶之乎本色也加以屯糧相兼而放儘足供守衛軍士二年之需臣以爲今後給放守衛軍士月糧當先儘本色米麥若當年本色間有改折卽以改折銀兩抵充本色給放如本色米麥與改折銀兩俱已放盡或少一二月不足一年之支方補放折色亦止照折色舊例每石給三錢諒軍士共聞共見夙知改折與折

聖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五

色不同旣幸得改折之值于額內必不加求折色之值于額外無論守衛者心服卽他軍亦難比例而生羨心也伏望 聖明洞鑒詳改折改放之議定畫二可久之規量入爲出永示遵守則本色非虛名三軍蒙實惠不議增值而值倍不煩加賦而賦充或亦庶幾乎補偏救弊之術乎此因部疏增糧之艱臣姑就事論事以備採摘若謂改折不可全給增糧聽自聖裁則有南北戶部大臣之疏在焉非臣所能議也雖然臣猶有說焉古之論治者謂國無三年之儲國

非其國方今海內虛耗倉庫一空無論他方卽

中都重地官軍嗷嗷待哺庫貯歷年折色雖有盈餘而倉庾本色則至匱乏一有緩急奚以賴焉臣今巡視倉儲彈壓督理固有專責而錢糧完欠在各州縣臣以一人耳而目之懼不能周非賴共事諸臣同心嚴督其何有濟臣有未議三款最關軍餉願奉

明旨一申飾之俾

臣

得畢力焉其一謂糧有定額改

折者偶因災年一行之而人情憚于轉運每每藉口

災荒故議改折于有收之年則謬矣請自今嚴行道

聖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五

府查告災地方果係七八分以上方許具文轉報如夏災過四月秋災過八月俱不准改卽係別衙門批允仍詳臣衙門酌定庶事有專責而改折可禁矣其二謂糧有定數停徵者偶因災地一行之而人情喜于通負年年藉口蠲停故虧正賦于額派之地則舛矣請自今嚴行道府查逋負地方先年有何重災奉何明文停免災過之後每年夏收幾分秋收幾分應納倉糧因何久逋不報務期設法立限嚴行催解查不以實責有所歸庶人無推諉而逋負可清矣其

三謂糧有本折同爲軍需而本色爲尤重當此倉庾空竭之時脫有師旅饑饉之厄軍士饔飧無所取給卽欲倍值轉糴以濟臨時之用恐無及矣鳳陽地方雖稱瘠薄而時值有秋米價亦不甚貴無過四錢或五錢可糴一石請自今移知分司除在前貯庫餉銀不輕動外以後每年終確查放餘存積銀兩約有若干以十分爲率八分照例貯庫二分糴米貯倉每年先以糴米給軍卽以解到本色補數以寓出陳易新之法仍禁積年倉場衙役不使爲姦蓋此輩憑城倚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五十五

社罔所忌憚收民糧夙遭朘削之苦收官糧不無阻撓之言敢犯此禁重懲以法行之十餘年倉廩充盈本折俱足無論地方有事無事可備緩急之需而長治久安端在是矣臣事關職掌心切杞憂因部議之陳申芻蕘之獻伏乞 勅下戶部如果臣言不謬速行酌議覆題請 旨咨行鳳陽撫按并南京戶部劄行管倉分司遵奉施行地方幸甚臣愚幸甚